

001 列仙傳

經名：列仙傳。二卷。原題漢光祿大夫劉向撰。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記傳類。參校本：《四庫全書》本。

列仙傳卷上

漢光祿大夫劉向撰

赤松子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往往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時復為雨師。今之雨師本是焉。

眇眇赤松，飄飄少女。接手翻飛，冷然雙舉。縱身長風，俄翼玄圃。

妙達巽坎，作範司雨。

寧封子

寧封子者，黃帝時人也。世傳為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為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於寧北山中，故謂之寧封子焉。

奇矣封子，妙稟自然。鑠質洪鑪，暢氣五煙。遺骨灰燼，寄墳寧山。人睹其跡，惡識其玄。

馬師皇

馬師皇者，黃帝時馬醫也。知馬形生死之診，治之輒愈。後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皇曰：此龍有病，知我能治。乃鍼其唇下口中，以甘草湯飲之而愈。後數數有疾龍出其波，告而求治之。一旦，龍負皇而去。

師皇典馬，既無殘駟。精感羣龍，

術兼殊類。靈虬報德，彌鱗銜轡。振躍天漢，粲有遺蔚。

赤將子輿

赤將子輿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而噉百草花。至堯帝時，為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時於市中賣繳，亦謂之繳父。云：

蒸民粒食，孰享遐祚。子輿拔俗，餐葩飲露。託身風雨，遙然矯步。雲中可遊，性命可度。

黃帝

黃帝者，號曰軒轅。能効百神，朝而使之。弱而能言，聖而預知，知物之紀。自以為雲師，有龍形。自擇亡日，與羣臣辭。至於卒，還葬橋山。山崩，柩空無尸，唯劍舄在焉。仙書云：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乃昇天。羣臣百僚悉持龍髯，從帝而升攀，帝弓及龍

髯，拔而弓墜，羣臣不得從，仰望帝而悲號，故後世以其處為鼎湖，名其弓為烏號焉。

神聖淵玄，邈哉帝皇。甄蒞萬物，冠名百王。化周六合，數通無方。假葬橋山，超升昊蒼。

偃佺

偃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也。松者，簡松也。時人受服者，皆至二三百歲焉。

偃佺餌松，體逸眸方。足躡鸞鳳，走超騰驤。遺贈堯門，貽此神方。盡性可辭，中智宜將。

容成公

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更

黑，齒落更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也。

豐豐容城^②，專氣致柔。得一在昔，含光獨游。道貫黃庭，伯陽仰儔。玄牝之門，庶幾可求。

方回

方回者，堯時隱人也。堯聘以為閭士。煉食雲母，亦與民人有病者。隱於五柞山中。夏啓末，為宦士。為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得去，更以方回掩封其戶。時人言：得回一丸泥塗門戶，終不可開。

方回頤生，隱身五柞。咀嚼雲英，棲心隙漠。却閉幽室，重關自廓。印改掩封，終焉不落。

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轉為守藏史，積八十餘年，

《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為隱君子，謚曰聃。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真人也，乃強使著書，作《道德經》，上下二卷。

老子無為，而無不為。道一生死，跡入靈奇。塞兌內鏡，冥神絕涯。德合元氣，壽同兩儀。

關令尹

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常服精華，隱德修行，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炁，知有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授之。後與老子俱遊流沙化胡^③。服芑勝實，莫知其所終。尹喜亦自著書九篇，號曰《關令子》。

尹喜抱關，含德為務。挹漱日華，仰玩玄度。候氣真人，介焉獨悟。俱濟流沙，同歸妙趣。

涓子

涓子者，齊人也。好餌術，接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見於齊。著《天人經》四十八篇。後釣於荷澤，得鯉魚，腹中有符。隱於宕山，能致風雨。受伯陽九仙法。淮南山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

涓老餌術，享茲遐紀。九仙既傳，三才乃理。赤鯉投符，風雲是使。拊琴幽巖，高樓遐峙。

呂尚

呂尚者，冀州人也。生而內智，預見存亡。避紂之亂，隱於遼東四十年。西適周，匿於南山，釣於磻溪，三年不獲魚。比間皆曰：可已矣。尚曰：非爾所及也。已而果得《兵鈐》於魚腹中。文王夢得聖人，聞尚，遂載而歸。至武王伐紂，嘗作《陰謀》百餘篇。服

澤芝地髓，具二百年而告亡。有難而不葬，後子仍葬之，無尸，唯有《玉鈐》六篇在棺中云。

呂尚隱釣，瑞得鱗鱗。通夢西伯，同乘入臣。沈謀籍世，芝體鍊身。遠代所稱，美哉天人。

嘯父

嘯父者，冀州人也。少在西周市上補履數十年，人不知也。後奇其不老，好事者造求其術，不能得也。唯梁母得其作火法。臨上三亮上，與梁母別，列數十火而昇。西邑多奉祀之。

嘯父駐形，年衰不邁。梁母遇之，歷虛啓會。丹火翼輝，紫煙成蓋。眇企昇雲，抑絕華泰。

師門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亦能使火，食桃李葩。爲夏孔甲龍師。孔甲不能順其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

之，訖，則山木皆焚。孔甲祠而禱之，還而道死。

師門使火，赫炎其勢。乃豢虬龍，潛靈隱惠。夏王虐之，神存質斃。風雨既降，肅爾高逝。

務光

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

好琴，服蒲韭根。殷湯將伐紂，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詬，吾不知其他。湯既克桀，以天下讓於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遂之？請相吾子。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非義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位，況於尊我？我不忍久見也。遂負石自沈于蓼水，已而自匿。後四百餘歲，至武丁時復見。武丁欲以爲相，不從。武丁以輿迎而從，逼不以禮，遂投浮梁山。後遊尚父

山。

務光自仁，服食養真。冥遊方外，獨步常均。武丁雖高，議位不臣。負石自沉，虛無其身。

仇生

仇生者，不知何所人也。當殷湯時，為木正。三十餘年而更壯，皆知其奇人也，咸共師奉之。常食松脂，在尸鄉北山上自作石室。至周武王，幸其室而祀之。

異哉仇生，靡究其向。治身事君，老而更壯。灼灼容顏，怡怡德量。武王祠之，北山之上。

彭祖

彭祖者，殷大夫也。姓錢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禱請風雨，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祠訖，

地即有虎跡云。後昇仙而去。

遐哉碩仙，時惟彭祖。道與化新，綿綿歷古。隱倫玄室，靈著風雨。二虎嘯時，莫我猜侮。

邛疏

邛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鍊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至數百年，往來入太室山中，有卧石牀枕焉。八珍促壽，五石延生。邛疏得之，鍊髓餌精。人以百年，行邁身輕。寢息中獄，遊步仙庭。

介子推

介了推者，姓王名光，晉人也。隱而無名。悅趙成子，與遊。旦有黃雀在門上，晉公子重耳異之，與出居外十餘年，勞苦不辭。及還介山，伯子常晨來呼推曰：可去矣。推辭母入山中，從伯子常遊。從文公遣數千人以玉帛禮之，不出。後三十年，見東海邊，為

王俗賣扇。後數十年，莫知所在。

王光沈默，享年遐久。出翼霸君，處契玄友。推祿讓勤，何求何取。遯影介山，浪跡海右。

馬丹

馬丹者，晉耿之人也。當文侯時，為大夫。至獻公時，復為幕府正。獻公滅耿，殺恭太子，丹乃去。至趙宣子時，乘安車入晉都，候諸大夫。靈公欲仕之，逼不以禮。有迅風發屋，丹入迴風中而去。北方人尊而祠之。

馬丹官晉，與時汗隆。事文去獻，顯沒不窮。密網將設，從禮迅風。杳然獨上，絕跡玄宮。

平常生

穀城鄉平常生者，不知何所人也。數死復生，時人以爲不然。後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平輒在缺門山頭大呼，言：平常生在此。云復水雨五日，必

止。止則上山求祠之，但見平衣帔革帶。後數十年，復爲華陰門卒。

穀城妙匹，譎達奇逸。出生入死，不恆其質。玄化忘形，貴賤奚恤。暫降塵汗，終騰雲室。

陸通

陸通者，云楚狂接輿也。好養生，食棗盧木實乃蕪菁子。遊諸名山，在蜀峨嵋山上，世世見之，歷數百年去。接輿樂道，養性潛輝。見諷尼父，論以鳳衰。納氣以和，存心以微。高步靈嶽，長嘯峨嵋。

葛由

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在峨嵋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數十處

云：

木可爲羊，羊亦可靈。靈在葛由，一致無經。爰陟崇綏，舒翼揚聲。知術者仙，得桃者榮。

江妃二女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遊於江漢之湄，逢鄭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懼悔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採其芝而茹之，以知吾爲不遜也。願請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旁，採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與交甫。交甫悅，受而懷之中當心。趨去數十步，視佩，空懷無佩。顧二女，忽然不見。

靈妃艷逸，時見江湄。麗服微步，

流盼生姿。交甫遇之，憑情言私。鳴珮虛擲，絕影焉追。

范蠡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柱飲水，爲越大夫，佐勾踐破吳。後乘輕舟入海，變名姓，適齊，爲鴟夷子。更後百餘年，見於陶，爲陶朱君。財累億萬，號陶朱公。後棄之，蘭陵賣藥，後人世世識見之。

范蠡御桂，心虛志遠。受業師望，載潛載惋。龍見越鄉，功遂身返。屣脫千金，與道舒卷。

琴高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冀州、涿一作碭郡之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待於水傍設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旦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

琴高晏晏，司樂宋宮。離世孤逸，浮沉涿中。出躍頰鱗，入藻清冲。是任水解，其樂無窮。

寇先

寇先者，宋人也。以釣魚為業，居睢水旁百餘年。得魚或放，或賣，或自食之。常著冠帶。好種荔枝，食其葩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即殺之。數十年，踞宋城門，鼓琴數十日，乃去。宋人家奉祀焉。

寇先惜道，術不虛傳。景公戮之，尸解神遷。歷載五十，撫琴來旋。夷俟宋門，暢意五絃。

王子喬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栢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巔。至時，果乘白

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亦立祠於緱氏山下及嵩高首焉。

妙哉王子，神遊氣爽。笙歌伊洛，擬音鳳響。浮丘感應，接手俱上。揮策青崖，假翰獨往。

幼伯子

幼伯子者，周蘇氏客也。冬常着單衣，盛暑着襦袴。形貌歲異。後數十年更壯，時人莫知。世世來誠祐蘇氏，子孫得其福力也。

周客戢容，泯跡泥盤。夏服重纊，冬振輕丸。作不背本，義不獨安。乃眷周氏，祐其艱難。

安期先生

安期先生者，瑯琊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

書，以赤玉舄一雙為報，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

寥寥安期，虛質高清。乘光適性，保氣延生。聊悟秦始皇，遺寶阜亭。將遊蓬萊，絕影清冷。

桂父

桂父者，象林人也。色黑，而時白，時黃，時赤。南海人見而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龜腦和之，千丸十斤。桂累世見之。今荊州之南尚有桂丸焉。

偉哉桂父，挺直遐畿。靈葵內潤，丹桂外綏。怡怡柔顏，代代同輝。道播東南，奕世莫違。

瑕丘仲

瑕丘仲者，寧人也。賣藥於寧百

餘年，人以爲壽矣。地動舍壞，仲及里中數十家屋臨水皆敗。仲死，民人取仲尸棄水中，收其藥賣之。仲披裘而從，詣之取藥。棄仲者懼，叩頭求哀。仲曰：恨汝使人知我耳。吾去矣。後爲夫餘胡王驛使，復來至寧。北方謂之謫仙人焉。

瑕丘通玄，謫脫其跡。人死亦死，泛焉言惜。遨步觀化，豈勞胡驛。苟不睹本，誰知其謫。

酒客

酒客者，梁市上酒家人也。作酒常美而售，日得萬錢。有過而逐之，主人酒常酢敗，竅貧。梁市中賈人多以女妻而迎之。或去或來。後百餘歲來爲梁丞，使民益種芋菜，曰：三年當大饑。卒如其言，梁民不死。五年，解印綬去，莫知其終焉。

酒客蕭粹，寄沽梁肆。何以標異？醇醴殊味。屈身佐時，民用不匱。解紱晨征，莫知所萃。

任光

任光者，上蔡人也。善餌丹，賣於都市里間。積八十九年，乃知是故時任光也，皆說如數十歲面顏。後長老識之，趙簡子聘與俱歸。常在栢梯山上，三世不知所在。晉人常服其丹也。上蔡任光，能鍊神丹。年涉期頤，曄爾朱顏。頃適趙子，縱任所安。升軌栢梯，高飛雲端。

蕭史

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於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爲作鳳女祠於雍，宮中時有簫聲而已。蕭史妙吹，鳳雀舞庭。嬴氏好合，乃習鳳聲。遂攀鳳翼，參翥高冥。

女祠寄想，遺音載清。

祝雞翁

祝雞翁者，洛人也。居戶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有千餘頭，皆立名字。暮棲樹上，晝放散之。欲引呼名，即依呼而至。賣雞及子，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吳，作養魚池。後升吳山，白鶴孔雀數百，常止其傍。云：

人禽雖殊，道固相關。祝翁傍通，牧雞寄驩。育鱗道洽，棲雞樹端。物之致化，施而不刊。

朱仲

朱仲者，會稽人也，常於會稽市上販珠。漢高后時，下書募三寸珠。仲讀購書，笑曰：直值汝矣。齎三寸珠，詣闕上書。珠好過度，即賜五百金。魯元公主復私以七白金，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送置於闕，即去。下書會稽徵聘，不知所在。景帝時復來獻三

寸珠數十枚，輒去，不知所之。云：朱仲無欲，聊寄賣商。俯窺驪龍，捫此夜光。發跡會稽，曜奇咸陽。施而不德，歷世彌彰。

脩羊公

脩羊公者，魏人也。在華陰山上石室中，有懸石榻，卧其上，石盡穿陷。略不食，時取黃精食之。後以道干景帝。帝禮之，使止王邸中。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脩羊公能何日發，語未訖，床上化爲白羊，題其脇曰：脩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靈臺上，羊後復去，不知所在。

卓矣脩羊，韜奇含靈。枕石大華，餐菇黃精。漢禮雖隆，道非所經。應變多質，忽爾隱形。

稷丘君

稷丘君者，太山下道士也。武帝時以道術受賞賜。髮白再黑，齒落更

生。後罷去。上東巡太山，稷丘君乃冠章甫，衣黃衣，擁琴來迎拜武帝，指帝：陛下勿上也，上必傷足指。及數里，右足指果折。上諱之，故但祠而還，爲稷丘君立祠焉，爲稷承奉之。云：

穆丘洞徹，脩道靈山。鍊形濯質，變白還年。漢武行幸，携琴來延。戒以升陟，逆睹未然。

崔文子

崔文子者，太山人也。文子世好黃老事。居潛山下，後作黃散赤丸，成石父祠。賣藥都市，自言三百歲。後有疫氣，民死者萬計。長吏之文所請救，文擁朱幡，繫黃散，以徇人門，飲散者即愈，所活者萬計。後去，在蜀賣黃散，故世寶崔文赤丸黃散，實近於神焉。

崔子得道，術兼秘奧。氣癘降喪，仁心攸悼。朱幡電麾，神藥捷到。一時獲全，永世作效。

列仙傳卷上

①「仰」字據《四庫全書》本《列仙傳》（下簡稱《四庫》本）補。
②「城」字疑應作「成」。
③「胡」字原文作「明」，據《四庫》本改。
④「山」字《四庫》本作「王」。

列仙傳卷下

漢光祿大夫劉向撰

赤須子

赤須子，豐人也，豐中傳世見之，云秦穆公時主魚吏也。數道豐界災害水旱，十不失一。臣下歸向，迎而師之，從受業，問所長。好食松實、天門冬、石脂，齒落更生，髮墮再出。服霞絕，後遂去吳山下，十餘年，莫知所之。赤須去豐，爰憩吳山。三藥並御，朽貌再鮮。空往師之，而無使延。顧問小智，豈識巨年。

東方朔

東方朔者，平原厭次人也。久在吳中，為書師數十年。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為郎。至昭帝時，時人或謂聖人，或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言，或虧語，莫知其旨。至宣帝初，棄

郎以避亂世，置幘官舍，風飄之而去。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智者疑其歲星精也。

東方奇達，混同時俗。一龍一蛇，豈豫榮辱。高韻冲霄，不羈不束。沈跡五湖，騰影陽谷。

鈎翼夫人

鈎翼夫人者，齊人也。姓趙。少時好清淨。病卧六年，右手拳屈，飲食少。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氣，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偉。武帝披其手，得一玉鈎，而手尋展。遂幸而生昭帝。後武帝害之，殯尸不冷而香一月間。後昭帝即位，更葬之，棺內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鈎翼。後避諱改為弋廟。闡有神祠閣在焉。

婉婉弱媛，廟符授鈎。誕育嘉嗣，皇祚惟休。武之不達，背德致仇。委身受戮，尸滅芳流。

犢子

犢子者，鄴人也。少在黑山，採松子、茯苓餌而服之，且數百年，時壯時老，時好時醜，時人乃知其仙人也。常過酤酒陽都家。陽都女者，市中酤酒家女，眉生而連，耳細而長。眾以為異，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牽一黃犢來過，都女悅之，遂留相奉侍。都女隨犢子出取桃李，一宿而返，皆連兜甘美。邑中隨伺逐之，出門共牽犢耳而走，人不能追也。且還，復在市中數十年，乃去。見潘山下，冬賣桃李。云：犢子山棲，採松餌苓。妙氣充內，變白易形。陽氏奇表，數合理冥。乃控靈犢，倏若電征。

騎龍鳴

騎龍鳴者，渾亭人也。年二十，於池中求得龍子，狀如守宮者十餘頭。養食，結草廬而守之。龍長大，稍稍而

去。後五十餘年，水壞其廬而去。一旦騎龍來渾亭下，語云：馮伯昌孫也，此間人不去五百里，必當死。信者皆去，不信者以爲妖。至八月果水至，死者萬計。

騎鳴養龍，結廬虛池。專至俟化，乘雲驂螭。紆轡故鄉，告以速移。洞鏡灾祥，情眷不離。

主柱

主柱者，不知何所人也。與道士共上宕山，言此有丹砂，可得數萬斤。宕山長吏知而上山封之。砂流出，飛如火，乃聽柱取爲。邑令章君明餌砂三年，得神砂飛雪。服之五年，能飛行，遂與柱俱去。云：

主柱同窺，道士精徹。玄感通山，丹砂出穴。熒熒流丹，飄飄飛雪。宕長悟之，終然同悅。

園客

園客者，濟陰人也。姿貌好而性良，邑人多以女妻之，客終不取。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食其實。一旦，有五色蛾止其香樹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至蠶時，有好女夜至，自稱客妻，道蠶狀。客與俱收蠶，得百二十頭繭，皆如甕大。繅一繭，六十日始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在。故濟陽人世祠桑蠶，設祠堂焉。或云陳留濟陽氏。

美哉園客，顏曄朝華。仰吸玄精，俯捋五葩。馥馥芳卉，采采文蛾。淑女宵降，配德升遐。

鹿皮公

鹿皮公者，淄川人也。少爲府小吏木工，舉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橫生。

數十日梯道四間成，上其巔，作祠舍，留止其旁，絕其二間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泉，且七十年。淄水來，三下呼宗族家室，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水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乃辭遣宗家，令下山。着鹿皮衣，遂去，復上閣。後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皮公興思，妙巧纏綿。飛閣懸趣，上挹神泉。肅肅清廟，悃悃二間。可以閑處，可以永年。

昌容

昌容者，常山道人也。自稱殷王子。食蓬蘽根，往來上下，見之者二百餘年，而顏色如二十許人。能致紫草，賣與染家，得錢以遺孤寡。歷世而然，奉祠者萬計。

殷女忘榮，曾無遺戀。怡我柔顏，改華標舊。心與化遷，日與氣鍊。坐卧奇貨，惠及孤賤。

谿父

谿父者，南郡鄘人也。居山間，有仙人常止其家。從買瓜，教之鍊瓜子，與桂附子芷實共藏而對分，食之二十餘年，能飛走，昇山入水。後百餘年，居絕山頂，呼谿下父老，與道平生時事。云：

谿父何欲，欲在幽谷。下臨清澗，上翳委蓐。仙客舍之，導以秘籙。形絕埃壒，心在舊俗。

山圖

山圖者，隴西人也。少好乘馬，馬蹋之折脚。山中道人教令服地黃、當歸、羌活、獨活、苦參散，服之一歲，而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人問之，自言五嶽使之名山採藥。能隨吾，使汝不死。山圖追隨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家間。暮年復去，莫知所之。

山圖抱患，因毀致全。受氣使身，藥輕命延。寫哀墳栢，天愛猶纏。數周高舉，永絕俗緣。

谷春

谷春者，櫟陽人也。成帝時爲郎，病死而屍不冷。家發喪行服，猶不敢下釘。三年，更著冠幘，坐縣門上。邑中人大驚。家人迎之，不肯隨歸。發棺，有衣無屍。留門上三宿，去之長安，止橫門上。人知，追迎之。復去之太白山，立祠於山上，時來至其祠中止宿焉。

谷春既死，停屍猶溫。棺闔五稔，端委於門。顧視空柩，形逝衣存。留軌太白，納氣玄根。

陰生

陰生者，長安中渭橋下乞兒也。常止於市中乞，市人厭苦，以糞灑之。旋復在里中，衣不見污如故。長吏知

之，械收繫，著桎梏，而續在市中乞。又械，欲殺之，乃去。灑者之家室自壞，殺十餘人。故長安中謠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陰生乞兒，人厭其黷。識真者稀，累見囚辱。淮陰忘吝，況我仙屬。惡肆殃及，自灾其屋。

毛女

毛女者，字玉姜。在華陰山中，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也。秦壞，流亡入山避難，遇道士谷春，教食松葉，遂不饑寒，身輕如飛。百七十餘年，所止巖中有鼓琴聲。云：

婉嬾玉姜，與時遁逸。真人授方，餐松秀實。因敗獲成，延命深吉。得意巖岫，寄歡琴瑟。

子英

子英者，舒鄉人也。善入水捕魚。

得赤鯉，愛其色好，持歸著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子英怪異，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汝上背，與汝俱昇天。即大雨。子英上其魚背，騰昇而去。歲歲來歸故舍食飲，見妻子。魚復來迎之，如此七十年。故吳中門戶皆作神魚，遂立子英祠。

子英樂水，游捕為職。靈鱗來赴，有焯厥色。養之長之，挺角傳翼。遂駕雲螭，超步太極。

服閭

服閭者，不知何所人也。常止莒，往來海邊諸祠中。有三仙人於祠中博賭瓜，顧閭，令擔黃白瓜數十頭。教令瞑目，及覺，乃在方丈山，在蓬萊山南。後往來莒，取方丈山上珍寶珠玉賣之，久矣。一日髡頭，着赭衣，貌更老。人問之，言坐取廟中物云。後數年，貌更壯好，鬢髮如往日時矣。服閭游祠，三仙是使。假寐須臾，

忽超千里。納寶毀形，未足多恥。攀龍附鳳，逍遙終始。

文賓

文賓者，太丘鄉人也。賣草履為業。數取嫗，數十年輒棄之。後時故嫗壽老年九十餘，續見賓年更壯他時。嫗拜賓涕泣，賓謝曰：不宜。至正月朝，儻能會鄉亭西社中邪？嫗老，夜從兒孫行十餘里，坐社中待之。須臾賓到，大驚：汝好道邪？知汝爾，前不去汝也。教令服菊花、地膚、桑上寄生、松子，取以益氣，嫗亦更壯，復百餘年見。云：

文賓養生，納氣玄虛。松菊代御，鍊質鮮膚。故妻好道，拜泣踟躕。引過告術，延齡百餘。

商丘子胥

商丘子胥者，高邑人也。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娶婦，而不老。邑人

多奇之，從受道，問其要。言：但食木菖蒲根，飲水不饑不老。如此傳世，見之三百餘年。貴戚富室聞之，取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墮慢矣，謂將復有匿術也。

商丘幽棲，韞積妙術。渴飲寒泉，饑茹蒲朮。吹竽牧豕，卓犖奇出。道足無求，樂茲永日。

子主

子主者，楚語而細音，不知何所人也。詣江都王，自言：寧先生顧我，作客三百年，不得作直。以為狂人也。問先生所在，云在龍眉山上。王遣吏將上龍眉山巔，見寧先生，毛身廣耳，被髮鼓琴。主見之叩頭，吏致王命，先生曰：此主，吾比舍九世孫。且念汝家當有暴死女子三人，勿預吾事。語竟，大風發，吏走下山。比歸，宮中相殺三人。王遣三牲立祠焉。

子主挺年，理有所資。寧主祠秀，拊琴龍眉。以道相符，當與訟微。

匡事竭力，問昭我師。

陶安公

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旦散，上行紫色衝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到，大雨，而安公騎之東南上。一城邑數萬人衆，共送視之，皆與辭決。云：

安公縱火，紫炎洞熙。翩翩朱雀，銜信告時，奕奕朱虬，蜿然赴期。

傾城仰覲，迴首顧辭。

赤斧

赤斧者，巴戎人也。爲碧雞祠主簿。能作水瀕鍊丹，與硝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生皆赤。後數十年，上華山，取禹餘糧餌，賣之於蒼梧、湘江間。累世傳見之。手掌中有赤斧焉。

赤斧頤真，發秀戎巴。寓跡神祠，瀕鍊丹砂。髮雖朱蕤，顏擘丹葩。采藥靈山，觀化南遐。

呼子先

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也。老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老嫗曰：急裝，當與嫗共應中陵王。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呼子先。子先持一與酒家嫗，得而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常於山上大呼言：子先、酒家母在此。云：

三靈潛感，應若符契。方駕茅狗。蜿爾龍逝。參登大華，自稱應世。事君不端，會之有惠。

負局先生

負局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語似燕代間人。常負磨鏡局徇吳市中，銜磨鏡一錢。因磨之，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輒出紫丸藥以與之。得者

莫不愈。如此數十年。後大疫病，家至戶到與藥，活者萬計，不取一錢。吳人乃知其真人也。後主吳山絕崖頭，懸藥下與人。將欲去時，語下人曰：吾還蓬萊山，爲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流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愈疾。立祠十餘處。

負局神端，披褐含秀。術兼和鵠，心託宇宙。引彼萊泉，灌此絕岫。欲返蓬山，以齊天壽。

朱璜

朱璜者，廣陵人也。少病毒瘕，就睢山上道士阮丘。丘憐之，言：卿除腹中三屍，有真人之業，可度教也。璜曰：病愈，當爲君作客三十年，不敢自還。丘與璜七物藥，日服九丸，百日病下如肝脾者數斗。養之數十日，肥健，心意日更開朗。與老君《黃庭經》，令日讀三過，通之，能思其意。丘遂與璜俱入浮陽山玉女祠。且八十年，復見故處，白髮盡黑，鬢更長三尺餘。過

家^①食，止數年，復去。如此至武帝末，故在焉。

朱璜寢瘕，福祚相迎。真人投藥，三屍俱靈。心虛神瑩，騰贊幽冥。毛禿髮黑，超然長生。

黃阮丘

黃阮丘者，睢山上道士也。衣裳被髮，耳長七寸，口中無齒。日行四百里。於山上種葱薤百餘年，人不知也。時下賣藥，朱璜發明之，乃知其神^②人也。地動山崩道絕，預戒下人，世共奉祠之。

葱藹巖嶺，實棲若人。被裘散髮，輕步絕倫。含道養生，妙觀通神。發驗朱璜，告徧下民。

女丸

女丸者，陳市上沽酒婦人也。作酒常美，遇仙人過其家飲酒，以《素書》五卷為質。丸開視其書，乃養性交接

之術。丸私寫其文要，更設房室，納諸年少飲美酒，與止宿，行文書之法。如此三十年，顏色更如二十時。仙人數歲復來過，笑謂丸曰：盜道無師^③，有翅不飛。遂棄家追仙人去，莫知所之。云：

玄素有要，近取諸身。彭聃得之，五卷以陳。女丸蘊妙，仙客來臻。傾書開引，雙飛絕塵。

陵陽子明

陵陽子明者，銓鄉人也。好釣魚，於旋溪釣得白龍。子明懼，解鈎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沸水而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山去地千餘丈，大呼下人，令上山半。告言谿中子安當來，問子明釣車在否。後二十餘年，子安死，人取葬石山下。有黃鶴來棲其塚旁樹上，嗚呼子安。云：

陵陽垂釣，白龍銜鈎。終獲瑞魚，

靈述是修。五石溉水，騰山乘虬。子安果沒，鳴鶴何求。

邗子

邗子者，自言蜀人也。好放犬子，時有犬走入山穴，邗子隨入十餘宿，行度數百里。上出山頭上，有臺殿宮府，青松樹森然，仙吏侍衛甚嚴。見故婦主洗魚，與邗子符一函并藥，便使還與成都令喬君。喬君發函，有魚子也。著池中養之一年，皆為龍形。復送符還山上。犬色更赤，有長翰，常隨邗子往來。百餘年，遂留止山上。時下來護其宗族。蜀人立祠於穴口，常有鼓吹傳呼聲。西南數千里共奉祠焉。邗子尋犬，宕入仙穴。館閣峨峨，青松列列。受符傳藥，往來交結。遂棲靈岑，音響昭徹。

木羽

木羽者，鉅鹿南和平鄉人也。母

貧賤，主助產。嘗探產婦兒，生便開目，視母大笑。其母大怖。夜夢見大冠赤幘者守兒，言：此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汝子木羽得仙。母陰信識之。母後生兒，字之爲木羽。所探兒生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去，遂過母家呼：木羽，木羽，爲御來。遂俱去。後二十餘年，鸛雀旦銜二尺魚著母戶上。母匿不道而賣其魚。三十年乃沒去。母至百年乃終。

司命挺靈，產母震驚。乃要報了，契定未成。道足三五，輕駟宵迎。終然報德，久乃遐齡。

玄俗

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餌巴豆。賣藥都市，七丸一錢，治百病。河間王病瘕，買藥服之，下蛇十餘頭。問藥意，俗云：王瘕乃六世餘殃下墮，即非王所招也。王常放乳鹿，^①母也，仁心感天，故當遭俗耳。王家老舍人自言：父世見俗，俗形無影。王乃呼俗

日中看，實無影。王欲以女配之，俗夜亡去。後人見於常山下。質虛影滅，時惟玄俗。布德神丸，乃寄鹿贖。道發河間，親寵方渥。騰龍不制，超然絕足。

讚曰：《易》稱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然後有人民。有人民，然後有生死。生死之義著明矣。蓋萬物施張，渾爾而就，亦無所不備焉。神矣妙矣，精矣微矣，其事不可得一一論也。聖人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日月運行，四時分治，五星受制於太微，監無道之國，吉凶預見，以戒土者。動靜言語，應效相通，有自來矣。天然雖不言，其變化云爲，不可謂之無也。《周書》序：桑矯問涓子曰：有死亡而復云有神仙者，事兩成邪？涓子曰：言固可兩有耳。《孝經援神契》言：不過天地，造靈洞虛，猶立五嶽，設三台，陽精主外，陰精主內，精氣上下，經緯人物，道治非一。若夫草木，皆春生秋落必矣，而木有松、栢、樞、檀之倫百八十餘種，草有芝英、萍實、靈沼、黃精、

白符、竹筴、戒火，長生不死者萬數。盛冬之時，經霜歷雪，蔚而不彫，見斯其類也。何怪於有仙邪？余嘗得秦大夫阮倉撰《仙圖》，自六代迄今，有七百餘人。始皇好遊仙之事，庶幾有獲，故方士霧集，祈祀彌布，殆必因迹託虛，寄空爲實，不可信用也。若周公《黃錄》記太白下爲王公，然歲星變爲寧壽公等，所見非一家。聖人所以不開其事者，以其無常。然雖有時著，蓋道不可棄，距而閉之，尚真正也。而《論語》云怪力亂神，其微旨可知矣。

列仙傳卷下

①原文無「家」字，據《四庫》本補。
②「神」字原文作「年」，據《四庫》本改。
③「師」字原文作「私」，據《四庫》本改。
④「怜」字原文作「麟」，據《四庫》本改。

（尹志華點校）

002 神仙傳

經名：神仙傳。十卷。東晉葛洪撰。《正統道藏》原缺。底本出處：《四庫全書》子部十四道家類。參校本：《廣漢魏叢書》本。

目錄

神仙傳原序

卷一

廣成子

若士

沈文泰

彭祖

白石生

黃山君

鳳綱

卷二

皇初平

呂恭

沈建

華子期

樂子長

衛叔卿

魏伯陽

卷三

沈羲

陳安世

李八伯

李阿

王遠

伯山甫

卷四

墨子

劉政

孫博

班孟

玉子

天門子

九靈子

北極子

絕洞子

太陽子

太陽女

太陰女

太玄女

南極子

黃盧子

卷五

馬鳴生

陰長生

茅君

張道陵

欒巴

卷六

淮南王

李少君

王真

陳長

劉綱

樊夫人

東陵聖母

孔元

王烈

涉正

卷七

焦先

孫登

東郭延

靈壽光

劉京

嚴青

帛和

趙瞿

宮嵩

容成公

董仲君

倩平吉

王仲都

程偉妻

薊子訓

卷八

葛玄

左慈

王遙

陳永伯

太山老父

巫炎

河上公

劉根

卷九

壺公

尹軌

介象

卷十

董奉

李根

李意期

王興

黃敬

魯女生

甘始

封君達

神仙傳原序^①

洪著內篇^②。論神仙之事，凡二十卷。弟子滕升問曰：先生曰神仙^③，可得不死。可學古之得仙者，豈有其人乎。答曰：昔秦大夫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撰，又七十一人^④。蓋^⑤神仙幽隱，與世異流。世之所聞者，猶千不及^⑥一者也。故甯子入火而凌煙，馬皇見迎以^⑦獲龍，方回咀嚼^⑧以雲母，赤將茹葩以隨風。涓子餌木以著經，嘯父烈^⑨火以無窮。務光游淵以脯蕪。仇生却老以食松，邛疏服^⑩石以鍊形。琴高乘鯉於碭中，桂父改色以龜腦。女丸七十以增容。陵陽吞五脂以登高，商丘咀菖蒲以不^⑪終，雨師煉五色以厲天。子光^⑫轡虬雷於玄塗。周晉跨素禽於緱氏。軒轅控飛龍於鼎湖。葛由策木羊於綏山，陸通匝遐紀於黃盧，蕭史乘鳳而輕舉，東方飄衣於京都，犢子靈化以淪神，主柱飛行於丹砂。阮丘長存於睢嶺。英氏乘魚以登

遐，脩羊陷石於西嶽，馬丹回風以電徂，鹿翁陟險而流泉，園客蟬蛻於五華。余今復抄集古之仙者，見於仙經服食方及百家之書，先師所說，耆儒所論。以爲十卷，以傳知真識遠之士。其繫俗之徒思不經微者。亦不强以示之矣。則知劉向所述殊甚簡要。美事不舉。此傳雖深妙奇異，不可盡載，猶存大體，竊謂有愈於向，多所遺棄也。葛洪撰^⑬。

神仙傳原序

- ①《廣漢魏叢書》本作「神仙傳序」。
- ②《廣漢魏叢書》本作「子著內篇」。
- ③《廣漢魏叢書》本此處作「仙化」。
- ④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又七十余人」。
- ⑤「蓋」，《廣漢魏叢書》本作「然」。
- ⑥「及」，《廣漢魏叢書》本作「得」。
- ⑦「以」，《廣漢魏叢書》本作「于」。
- ⑧「咀嚼」，《廣漢魏叢書》本作「變化」。
- ⑨「烈」，《廣漢魏叢書》本作「別」。
- ⑩「服」，《廣漢魏叢書》本作「煮」。
- ⑪「不」，《廣漢魏叢書》本作「無」。

⑫「子光」，《廣漢魏叢書》本作「子先」。
⑬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晋抱朴子葛洪稚川題」。

神仙傳卷一

晉葛洪撰

廣成子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雲不待簇而飛^①，草木不待黃而落，奚^②足^③以語至道哉。黃帝退而閒居。三月，復往見之^④。廣成子方北首而卧^⑤，黃帝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廣成子蹶然而起曰^⑥：至哉，子之問也^⑦。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⑧。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爲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吾道者，上爲皇。入^⑨吾道者，下爲王^⑩。吾將去汝，適無何之鄉^⑪，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日月齊光，與天地爲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焉。

若士

若士者，古之神仙也，莫知其姓名。燕人盧敖，秦時遊于北海，經于太陰，入于玄關，至于蒙谷之山，而見若士焉。其爲人也，深目而玄準，鳶肩而脩頸，豐上而殺下，欣欣然方迎風軒輕而舞。顧見盧敖，因遁逃于碑下。盧敖仰而視之，方蹠龜殼而食蟹蛤。盧敖乃與之語曰：惟以敖爲背羣離黨，窮觀六合之外，幼而好遊，長而不渝，周行四極，推此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于此，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儼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不宜遠而至此，猶光乎日月，而載乎列星，比夫不名之地猶突奧也。我昔南遊乎洞瀾之野，北息乎沈默之鄉，西窮乎窈冥之室，東貫乎瀕洞之光。其下無地，其上無天。視焉無見，聽焉無聞。其外猶有泔泔之汜，其行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之能也。今子遊始至於此，乃云窮觀。豈不陋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

期於九垓之上，不可以久住，乃舉臂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愴恨若有喪者也，曰：吾比夫子也，猶鴻鵠之與壤蟲也。終日而行，不離咫尺，自以爲遠，不亦謬也。悲哉。

沈文泰

沈文泰者，九疑人也。得江衆神丹土符還年之道，服之有效。欲於崑崙安息二千餘年，以傳李文淵曰：土符不法服藥，行道無益也。文淵遂授其秘要，後亦昇天。今以竹根汁煮丹黃土，去三尸，出此二人也。

彭祖

彭祖者，姓錢，名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末世，年七百六十歲^①而不衰。少好恬靜，不恤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服，唯以養生治身爲事。殷王聞之，拜^②爲大夫。常稱疾閒居，不與政事。善於補養導引之術^③，並服水桂

雲母粉麋鹿角^①，常有少容。然其性沈重，終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詭惑變化鬼怪之事。竊然無爲，時乃遊行^②，人莫知其所詣，伺候之，竟不見也。有車馬而不常乘，或數百日或數十日不持資糧，還家則衣食與人無異。常閉氣內息，從平旦至日中，乃危坐拭目，摩搦身體，舐唇咽唾，服氣數十，乃起行，言笑如故^③。其體中或有疲倦不安，便導引閉氣以攻其患。心存其身，頭面九竅，五藏四肢，至于毛髮，皆令其存。覺其氣行體中，起於鼻口中，達十指末，尋即平和也。王自詣問訊，不告之。致遺珍玩，前後數萬，彭祖皆受之以恤貧賤，略無所留。又有采女者，亦少得道，知養形之方，年二百七十歲，視之年如十五六^④。王奉事之，於掖庭爲立華屋紫閣，飾以金玉，乃令采女乘輕輶而往，問道於彭祖。采女再拜，請問延年益壽之法。彭祖曰：欲舉形登天，上補仙官者，當用金丹，此元君太一所服，白日昇天也^⑤。然此道至大，非君王所爲。其次當愛精養神，服餌

至藥^⑥，可以長生。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虛飛行耳。不知交接之道，雖服藥無益也。采女能養陰陽者也。陰陽之意可推而得，但不思之耳，何足枉問耶。僕^⑦遺腹而生，三歲失母，遇犬戎之亂，流離西域，百有餘年。加以少怙，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和氣折傷，令肌膚不澤，榮衛焦枯，恐不得度世。所聞素又淺薄，不足宣傳。今大宛山中，有青精先生者，傳言千歲，色如童子，行步一日三百里^⑧，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餐，真可問也。采女曰：敢問青精先生所謂何仙人也。彭祖曰：得道者耳，非仙人也。仙人者，或竦身入雲，無翅而飛。或駕龍乘雲，上造太階^⑨。或化爲鳥獸，浮遊青雲。或潛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氣，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間，則不可識。或隱其身草野之間。面生異骨，體有奇毛。戀好深僻，不交流俗。然有此等，雖有不亡之壽，皆去人情，離榮樂。有若雀之化蛤，雉之爲蜃，失其本真，更守異器，今之愚心未之願

也。人道當食甘旨，服輕麗，通陰陽，處官秩，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和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長在世間。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莫敢犯，五兵百蟲不能近，憂喜毀譽不爲累，乃可貴耳。人之受氣，雖不知方術，但養之得宜，當至百二十歲。不及此者，皆傷之也。小復曉道，可得二百四十歲，能加之，可至四百八十歲。盡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仙人耳。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涼，不失四時之和。所以適身也。美色淑姿，幽閒娛樂，不致思欲之惑。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其志也。八音五色，以玩視聽，所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古之至人，恐下才之子，未識事宜，流遁不還，故絕其源也。故有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千裹，不如獨卧。五色令人目盲^⑩，五味令人口爽。苟能節宣其宜適，抑揚其通塞者，不減年筭，而得其益。凡此之類，譬猶水火，用之過當，反爲害耳。人不知其經脉

損傷，血氣不足，內理空疏，髓腦不實，體已先病。故爲外物所犯，因風寒酒色以發之耳。若本充實，豈當病耶。凡遠思強記傷人，憂恚^②悲哀傷人。情^③樂過差傷人，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戚戚所患傷人，寒暖失節傷人，陰陽不交傷人。所傷人者甚衆，而獨責於房室，不亦惑哉。男女相成，猶天地相生也。所以導養神氣，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無終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殘折之期。能避衆傷之事，得陰陽之術，則不死之道也。天地晝離而夜合，一歲三百六十交，而精氣和合者有四，故能生育萬物，不知窮極。人能則之，可以長存。次有服氣得其道，則邪氣不得入，治身之本要也。其餘吐納導引之術，及念體中萬神，有含影守形之事，一千七百餘條。及四時首向，責已謝過，卧起早晏之法，皆非真道，可以教初學者，以正其心耳。愛精養體，服氣鍊形，萬神自守。其不然者，則榮衛枯瘁，萬神自逝，非思念所留者也。愚^④人爲道，不

務其本，而逐其末。告以至言，又不能信。見約要之書，謂之輕淺，而晝夕伏誦。觀夫太清北神中經之屬，以此疲勞，至死無益也，不亦悲哉。又人苦多事，又少能棄世獨住山居穴處者，以順道教之，終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但知房中之道，閉氣之術，節思慮，適飲食，則得道矣。吾先師初著九都節解韜形隱遁無爲開明四極九室諸經，萬三千首，爲以示始涉門庭者耳。采女具受諸要以教王，王試爲之，有驗欲秘之，乃令國中有傳彭祖道者，誅之。又欲害彭祖以絕之。彭祖知之，乃去，不知所在。其後七十餘年，聞人於流沙之西見之。王能常行彭祖之道^⑤，得壽三百歲。力轉丁壯，如五十時。鄭女妖淫，王失其道而殂。俗間相傳，言彭祖之道殺人者，由於王禁之故也^⑥。彭祖去殷時，年七百七十歲，非壽終也^⑦。

白石生^⑧

白石生者^⑨，中黃丈人弟子也。至彭祖之時，已年二千餘歲矣。不肯修昇仙之道^⑩。但取於不死而已，不失人間之樂。其所據行者，正以交接之道爲主，而金液之藥爲上也。初患家貧身賤，不能得藥。乃養猪牧羊^⑪，十數年，約衣節用，致貨萬金，乃買藥服之。常煮白石爲糧，因就白石山居，時人號曰白石生。亦時食脯飲酒，亦時食穀，日能行三四百里，視之色如三十^⑫許人。性好朝拜存神，又好讀仙經及太素傳。彭祖問之，何以不服藥昇天乎^⑬。答曰：天上無復能樂於此間^⑭耶，但莫能使老死耳。天上多有至尊相奉事，更苦人間耳。故時人號白石生爲隱遁仙人，以其不汲汲於昇天爲仙官，而不求聞達故也。

黃山君³⁷

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年數百歲，猶有少容。亦治地仙，不取飛昇。彭祖既去，乃追論其言，爲《彭祖經》。得《彭祖經》者，便爲木中之松栢也。

鳳綱³⁸

鳳綱者，漁陽人也。常採百草花以水漬泥封之，自正月始，盡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煎丸之³⁹，卒死者以此藥內口中，皆立生⁴⁰。綱長服此藥，得壽數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中仙去。

神仙傳卷一

- ①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禽不待候而飛」。
- ② 「奚」，《廣漢魏叢書》本作「何」。
- ③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三月后，往見之」。
- ④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無。
- ⑤ 此句《廣漢魏叢書》作「廣成子答曰」。

⑥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無。

⑦ 「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廣漢魏叢書》本無。

⑧ 「入」，《廣漢魏叢書》本作「失」。

⑨ 「王」，《廣漢魏叢書》本作「土」。

⑩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無。

⑪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

⑫ 「拜」，《廣漢魏叢書》本作「以」。

⑬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善于補導之術」。

⑭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服水桂，雲母粉，麋角散」。

⑮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少周游，時還獨行」。

⑯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乃起行言笑」。

⑰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視之如五六十歲」。

⑱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此九召太一所以白日升天也」。

⑲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服草藥」。

⑳ 「僕」，《廣漢魏叢書》本作「吾」。

㉑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步行日過五百里」。

㉒ 「太階」，《廣漢魏叢書》本作「天階」。

㉓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五音使人耳聾」。

㉔ 「志」，《廣漢魏叢書》本作「喜」。

㉕ 「情」，《廣漢魏叢書》本作「喜」。

㉖ 「愚」，《廣漢魏叢書》本無此字。

㉗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王不常行彭祖之術」。

㉘ 此句之后，《廣漢魏叢書》本作「后有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百歲猶有少容，彭祖既去，乃追論其言以爲《彭祖經》」。

㉙ 「彭祖去殷時，……非壽終也」此句《廣漢魏叢書》本無。

㉚ 「廣漢魏叢書」本作「白石先生」。

㉛ 「仙」，《廣漢魏叢書》作「天」。

㉜ 《廣漢魏叢書》作「養羊牧猪」。

㉝ 「三十」，《廣漢魏叢書》本作「四十」。

㉞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何不服升天之藥」。

㉟ 「此間」，《廣漢魏叢書》本作「人間」。

㊱ 此篇在《廣漢魏叢書》本中移在第十卷。

㊲ 此篇于《廣漢魏叢書》本中移在第八卷。

㊳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煎丸火」。

㊴ 「生」，《廣漢魏叢書》本作「活」。

神仙傳卷二

晉葛洪撰

皇初平^①

皇初平^②者，丹谿人也。年十五而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使將至

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忽然^③不復念家。其兄初起，入山索初平，歷年不能得見^④。後在市中，有道士善卜，乃問之曰^⑤：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今四十餘年，不^⑥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爲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皇名初平，是卿弟非耶^⑦。初起聞之驚喜，即隨道士去尋求。果得相見^⑧，兄弟悲喜^⑨。因問弟曰：羊皆何在，初平曰：羊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了不見羊，但見白石無數。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見之。初平便乃俱往看之，乃叱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爲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得神通^⑩。如

此，吾可學否？初平曰：唯好道，便得耳。初起便棄妻子，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千日^⑪，能坐在立亡，行於日中無影，而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里，諸親死亡略盡，乃復還去。臨去以方授南伯逢^⑫，易姓爲赤初平，改字爲赤松子。初起改字爲魯班，其後傳服此藥而得仙者，數十人焉。

呂恭^⑬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食，將一婢於太行山中採藥，忽有三人山谷中，因問恭曰：子好長生乎，而乃勤苦艱險如是耶？恭曰：實好長生，而不遇良方，故採服此物，冀有微益也。一人曰：我姓呂，字文起。一人曰：我姓孫，字文陽。一人曰：我姓李，字文上。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也^⑭，時來採藥，當以成授新學者^⑮。公既與吾同姓，又字得吾半，是公命當應長生也。若能隨我採藥，語公不死之方。恭即拜曰：有幸得遇神人，但恐聞塞多罪，

不足教授。若見採救，是更生之願也。即隨仙人去。二日，乃授恭秘方一通^⑯。因遣恭還曰：可歸省鄉里。恭即拜辭仙人^⑰。語恭曰：公來雖二日，今人間已二百年。恭歸到家，但見空野，無復子孫^⑱，乃見鄉里數世後人趙光輔，遂問：呂恭家何在。人轉怪之曰：君自何來，乃問此久遠之人。吾聞先世傳有呂恭，將一婢一婢入山採藥^⑲，不復歸還，以爲虎狼所傷耳^⑳。經今已二百餘年，君何問乎？呂恭有後世孫呂習者，在城東北十里作道士^㉑，人多^㉒奉事之，推求易得耳。恭承輔言，往到習家，叩門而呼之^㉓。奴出問曰：公何來。恭曰：此是吾家也。我昔採藥隨仙人去，至今二百餘年，今復歸矣^㉔。習舉家驚喜，徒跣而出。拜曰：仙人來歸，流涕^㉕不能自勝，居久之。乃以神方授習而去。時習已年八十，服之，轉轉還少，至二百歲。乃入山去。其子孫世世服此藥，無復老死，皆得仙也^㉖。

沈建

沈建者，丹陽人也。世爲長史，而建獨好道，不肯仕宦。學導引服食之術，遠年²⁷却老之法。又能治病，病無輕重，遇建則差²⁸，舉事之者千餘家²⁹。一日，建當遠行，留寄一奴一婢³⁰，並驢一頭，羊十口，各與藥一丸。語主人曰：但累舍居，不煩主人飲食也，便決去。主人怪之曰³¹：此君所寄口有十三³²，不留寸資，當若之何。建去之後，主人飲啖奴婢，奴婢聞食皆吐逆。以草與驢羊，驢羊皆避而不食，便欲舐人。主人乃驚。後百餘日，奴婢面體光澤，轉勝於初時。驢羊悉肥如飼。建去三年乃還，又各以一丸藥與奴婢、驢羊，乃却飲食如故³³。建遂斷穀，不食能輕舉，飛行往還，如此三百餘年，乃絕迹，不知所之也。

華子期

華子期者，淮南人也。師祿里先生，受隱仙靈寶方。一曰伊洛飛龜秩，二曰伯禹正機，三曰平衡方。按合服之，日以還少。一日能行五百里，力舉千斤。一歲十二易其形，後乃仙去。

樂子長

樂子長者，齊人也。少好道，因到霍林山，遇仙人，授以服巨胜赤松散方。仙人告之曰：蛇服此藥，化爲龍。人服此藥，老成童。又能昇雲上下，改人形容，崇氣益精，起死養生。子能行之，可以度世。子長服之，年一百八十歲，色如少女。妻子九人，皆服其藥，老者返少，小者不老。乃入海，登勞盛山而仙去也。

衛叔卿

衛叔卿者，中山人也，服雲母得仙。漢元鳳二年八月壬辰，武帝閒居殿上。忽有一人，乘浮雲駕白鹿集於殿前³⁴。帝驚問之爲誰。曰：我中山衛叔卿也。帝曰：中山非我臣乎。叔卿不應，即失所在。帝甚悔恨，即使使者梁伯之往中山推求，遂得叔卿子，名度世。即將還見。帝問焉，度世答曰：臣父少好仙道，服藥治身八十餘年，體轉少壯。一旦委臣去，言：當入華山耳。今四十餘年，未嘗還也。帝即遣梁伯之與度世往華山覓之。度世與梁伯之俱上山，輒雨積數日³⁵。度世乃曰：吾父豈不欲吾與人俱往乎。更齋戒獨上，望見其父與數人於石上嬉戲。度世既到，見父上有紫雲覆蔭鬱鬱，白玉爲床，有數仙童執幢節立其後。度世望而再拜。叔卿問曰：汝來何爲。度世具說天子悔恨，不得與父共語，故遣使者與度世共來。叔卿

曰：吾前為太上所遣，欲戒帝以灾厄之期，及救危厄之法，國祚可延。而帝強梁自貴，不識道真，反欲臣我，不足告語，是以棄去。今當與中黃太一共定天元九五之紀，吾不得復往也。度世因曰：向與父博者為誰。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王子晉，薛容也。今世向大亂，天下無聊。後數百年間，土滅金亡，天君來出，乃在壬辰耳。我有仙方，在家西北柱下³⁷，歸取，按之合藥服餌，令人長生不死，能乘雲而行，道成來就吾於此，不須復為漢臣也。度世拜辭而歸，掘得玉函，封以飛仙之香，取而按之餌服，乃五色雲母，並以教梁伯之，遂俱仙去，不以告武帝也。

魏伯陽³⁸

魏伯陽者，吳人也。本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不肯仕宦。閒居養性，時人莫知之³⁹。後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不盡⁴⁰，乃試之曰：

此丹今雖成，當先試之。今試飴犬，犬即飛者，可服之。若犬死者，則不可服也。伯陽入山，特將一白犬自隨。又有毒丹，轉數未足，合和未至，服之暫死⁴¹。故伯陽便以毒丹與白犬，食之即死。伯陽乃問弟子曰：作丹惟恐不成，丹既成，而犬食之即死，恐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為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俗，委家入山，不得仙道，亦不復歸，死之與生，吾當服之耳。伯陽乃服丹，丹入口即死⁴²。弟子顧相謂曰：作丹欲長生，而服之即死，當奈何。獨有一弟子曰：吾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將無有意耶。亦乃服丹，即復死。餘二弟子乃相謂曰：所以作丹者，欲求長生。今服即死，焉用此為。若不服此，自可數十年在世間活也。遂不服。

乃共出山，欲為伯陽及死弟子求市棺木。二人去後，伯陽即起，將所服丹內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弟子姓虞。遂皆仙去。因逢人入山伐木⁴³，乃作書與鄉里，寄謝二弟子，弟子方乃懊恨。

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似解《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反⁴⁴作陰陽注之，殊失其大旨也。

神仙傳卷二

①《廣漢魏叢書》本作「黃初平」。
 ②《廣漢魏叢書》本作「黃初平」。
 ③《廣漢魏叢書》本此處無「忽然」兩字。
 ④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歷年不得」。
 ⑤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初起召問之曰」。
 ⑥「不」，《廣漢魏叢書》本作「莫」。
 ⑦「耶」，《廣漢魏叢書》本作「疑」。
 ⑧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遂得相見」。
 ⑨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悲喜語畢」。
 ⑩「神通」，《廣漢魏叢書》本作「仙道」。
 ⑪「五千日」，《廣漢魏叢書》本作「五百歲」。
 ⑫此句《廣漢魏叢書》本無。
 ⑬《廣漢魏叢書》本作「呂文敬」。
 ⑭《廣漢魏叢書》本作「三人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也」。
 ⑮《廣漢魏叢書》作「當以成新學者」。
 ⑯《廣漢魏叢書》作「秘方一首」。
 ⑰「仙人」，《廣漢魏叢書》作「三人」。
 ⑱《廣漢魏叢書》本作「但見空宅，子孫無復一人也」。
 ⑲《廣漢魏叢書》本作「持奴婢入太行山採藥」。
 ⑳「傷」，《廣漢魏叢書》本作「食」。

- ①《廣漢魏叢書》本作「居在城東十數里作道士」。
- ②「人」，《廣漢魏叢書》作「民」。
- ③《廣漢魏叢書》本作「扣門問訊」。
- ④《廣漢魏叢書》本此處無「今復歸矣」句。
- ⑤「流涕」，《廣漢魏叢書》本作「悲喜」。
- ⑥《廣漢魏叢書》本此句作「子孫世世，不復老死」。
- ⑦「遠年」，《廣漢魏叢書》本作「還年」。
- ⑧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治之即愈」。
- ⑨《廣漢魏叢書》本作「數百家」。
- ⑩《廣漢魏叢書》本作「一婢三奴」。
- ⑪《廣漢魏叢書》本作「主人大怖之曰」。
- ⑫《廣漢魏叢書》本此句作「此客所寄十五口」。
- ⑬《廣漢魏叢書》本作「乃飲食如故」。
- ⑭《廣漢魏叢書》本作「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集殿前」。
- ⑮《廣漢魏叢書》本作「輒火不能上，積數十日」。
- ⑯《廣漢魏叢書》本作「洪崖先生，許由，巢父，火低公，飛黃子，王子晉，薛容耳」。
- ⑰《廣漢魏叢書》本作「西北隅大柱下」。
- ⑱此篇于《廣漢魏叢書》本中屬卷一。
- ⑲「不肯仕宦……時人莫知之」此句《廣漢魏叢書》本無。
- ⑳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心懷未盡」。
- ㉑「伯陽入山……服之暫死」此句《廣漢魏叢書》本無。
- ㉒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乃服丹入口即死」。
- ㉓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道逢入山伐木人」。
- ㉔「反」，《廣漢魏叢書》本作「多」。

神仙傳卷三

晉葛洪撰

沈羲

沈羲者，吳郡人也。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治病，救濟百姓，而不知服食藥物。功德感於天，天神識之。羲與妻賈氏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道次忽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乘，從數十騎，皆是朱衣仗節，方飾帶劍^①，輝赫滿道。問羲曰：君見沈道士乎。羲愕然曰：不知何人耶。又曰：沈羲。答曰：是某也，何為問之。騎吏^②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道，從少已來，履行無過，壽命不長，算祿將盡。黃老愍之，今遣仙官來下迎之。侍郎薄延者，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者，青龍車是也。送迎使者徐福者，白虎車是也。須臾。忽有三仙人在前，羽衣持節，以白玉版青玉介丹玉字授與羲。羲跪受，未能讀。云拜羲

為碧落侍郎，主吳越生死之籍^③。遂載羲昇天。時道間鋤耘人皆共見之，不知何等，須臾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羲所乘車牛入田食苗。或有識是羲牛者，以語其家弟子。數百人恐是邪魅將羲藏於山谷間，乃分布於百里之內求之，不得。而後四百餘年，忽來還鄉。推求得其數世孫，名懷喜。懷喜告曰：聞先人相傳，說家祖有仙人，今仙人果歸也。留數十日。羲因話初上天時，不得見天尊^④，但見老君東向坐。有左右勅羲不得謝，但默坐而已。見宮殿鬱鬱，有如雲氣，五色玄黃，不可名字^⑤。侍者數百人，多女子及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樹，蒙茸叢生，龍虎辟邪^⑥，遊戲其間。但聞琅琅有如銅鐵之聲，不知何物。四壁熠熠，有符書著之。老君形體略高一丈，披髮垂衣，頂項有光。須臾數髮，有玉女持金盤玉盃，盛藥賜羲曰：此是神丹，服之者不死矣。妻各得一刀圭^⑦，告言飲畢而謝之。服藥後，賜棗二枚，大如雞子，脯五寸，遣羲去曰：汝還人間，救治百姓

之疾病者。君欲來上天，書此符，懸於竿杪，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賜羲。羲奄忽如睡，已在地上，後人多得其方術^⑧者也。

陳安世

陳安世者，京兆人也。爲灌叔平客^⑨，稟性慈仁。行見鳥獸，下道避之，不欲驚動。不踐生蟲，未嘗殺物。年三十^⑩，而叔平好道思神。忽有二仙人託爲書生，從叔平行遊以觀試之。叔平不覺其是仙人也，久而轉懈怠。叔平在內方作美食，二仙人復來詣門，問安世曰：叔平^⑪在否。答曰：在。因入白叔平，叔平即欲出。其妻止之曰：餓書生輩，復欲求腹飽耳，勿與食。於是叔平使安世出，告言不在。二人曰：汝向言在，今言不在，何也。大家勅我去耳^⑫。二人益善之以實對，乃相謂曰：叔平勤苦有年，今日值吾二人而反懈怠，是其不遇我，幾成而敗之。乃問安世曰：汝好遨戲耶。答

曰：不好也。又曰：汝好道希仙耶。答曰：好道，然無緣知耳。二人曰：汝審好道，明日早會道北大樹下。安世早往期處，到日西而不見二人，乃起將去。曰：書生定欺我耳。二人已在其耳邊^⑬呼之曰：安世，汝來何晚耶。答曰：早旦來，但不見君耳。二人曰：我端坐在汝邊耳。頻三期之，而安世輒早至，知其可教，乃以藥兩丸與之。誠曰：汝歸家。勿復飲食，別止一處。安世依誠。二人常往其處。叔平怪之。曰：安世處空室。何得有人語，往輒不見，何也。答曰：我獨語耳。叔平見安世不服食，但飲水。止息別位，疑非常人，自知失賢。乃歎曰：夫道尊德貴，不在年齒，父母生我，然非師則莫能使我長生也，先聞道者則爲師矣。乃自執弟子之禮，朝夕拜事安世，爲之洒掃。安世道成，白日昇天。臨去，遂以要道傳叔平，叔平後亦得仙也。

李八伯

李八伯者，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計之，已年八百歲，因以號之。或隱山林，或在塵市，知漢中唐公昉求道而不遇明師^⑭，欲教以至道，乃先往試之，爲作傭^⑮客，公昉不知也。八伯驅使用意過於他人。公昉甚愛待之。後八伯乃僞作病，危困欲死，公昉爲迎醫合藥，費數十萬。不以爲損。憂念之意形於顏色。八伯又轉作惡瘡，周身匝體，膿血臭惡，不可近視，人皆不忍近之。公昉爲之流涕曰：卿爲吾家^⑯，勤苦累年，而得篤病。吾趣欲令卿得愈。無所恡惜。而猶不愈，當如卿何。八伯曰：吾瘡可^⑰愈。然須得人舐之。公昉乃使三婢爲舐之。八伯曰：婢舐之不能使愈，若得君舐之，乃當愈耳。公昉即爲舐之，八伯又言：君舐之復不能使吾愈，得君婦爲舐之，當愈也。公昉乃使婦舐之。八伯曰：瘡乃欲差，然須得三十斛美酒

以浴之，乃都愈耳。公昉即爲具酒三十斛，著大器中，八伯乃起入酒中洗浴，瘡則盡愈，體如凝脂，亦無餘痕。乃告公昉曰：吾是仙人，君有至心，故來相試，子定可教。今當相授度世之訣矣。乃使公昉夫妻及舐瘡三婢，以浴餘酒自洗，即皆更少，顏色悅美。以丹經一卷授公昉，公昉入雲臺山中合丹，丹成便登仙去。今拔宅之處，在漢中也。

李阿

李阿者，蜀人也。蜀人傳世見之，不老如故，常乞於成都市，而所得隨復以拯貧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其所宿也。或問往事，阿無所言，但占阿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容貌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微歎者，則有深憂。如此之候，未曾不審也。有古强者，疑阿是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強後復欲隨阿去，然身未知道，

恐有虎狼，故持其父長刀以自衛。阿見之怒曰：汝隨我行，何畏虎耶。取強刀擊石折敗，強竊憂刀敗。至旦復出隨之，阿問曰：汝愁刀敗耶。強言：實恐父怒。阿即取刀，以左右手擊地，刀復如故，以還強。強逐阿還成都，未至道次，逢奔車，阿以脚置車下，轆其脚脛皆折，阿即死。強驚視之。須臾阿起，以手抑按脚，復如故。強年十八，見阿色如五十許人。至強年八十餘，而阿猶如故。後語人云：被崑崙山名，當去。遂不復還耳。

王遠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至中散大夫。博學五經，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觀諸掌握。後棄官入山修道。道成，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牧逼載，以詣京師，遠低頭閉口，不肯答詔，乃題宮門扇板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事。帝惡

之，使人削之，外字始去，內字復見，字墨皆徹入板裏。方平無復子孫，鄉里人累世相傳共事之。同郡故太尉公陳耽，爲方平架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消災，不從學道。方平在耽家四十餘年，耽家無疾病死喪，奴婢皆然，六畜繁息。田蠶萬倍，仕宦高遷。後語耽云：吾期運將盡，當去，不得復停，明日日中，當發也。至時，方平死。耽知其化去，不敢下著地。但悲涕歎息曰：先生捨我去耶，我將何如。具棺器燒香，就床上衣裝之。至三日三夜，忽失其尸，衣帶不解，如蛇蛻耳。方平去後百餘日，耽亦死。或謂耽得方平之道化去，或謂方平知耽將終，委之而去也。其後，方平欲東之括蒼山，過吳，往胥門蔡經家。經者，小民也，骨相當仙。方平知之，故住其家。遂語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故欲取汝以補仙官。然汝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昇，當爲尸解耳。尸解一劇，須臾。如從狗竇中過耳。告以要言，乃委經去。後經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

水灌，舉家汲水以灌之，如沃焦石，似此三日中，消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在，視其被中，惟有皮頭足具，如今蟬蛻也。去十餘年，忽然還家。去時已老，還更少壯，頭髮還黑。語其家云：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其日，可多作數百斛飲食，以供從官，乃去。到期日，其家假借盆甕作飲食數百斛，羅列覆置庭中。其日方平果來，未至經家，則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比近，皆驚，不如何所在。及至經家，舉家皆見方平，著遠遊冠，朱服虎頭鞞裳，五色綬帶劍，少鬚，黃色，長短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麾節幡旗，前後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有十二玉壺，皆以臘蜜封其口。鼓吹皆乘麟，從天上下懸集，不從道行也。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往，惟見方平坐耳。須臾，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相問，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在民間，今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使人也。

答言：麻姑再拜，比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脩敬無階思念。煩信承來，在彼登當傾倒，而先被記當案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來時亦先聞人馬之聲。既至，從官當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於頂中作髻，餘髮散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日，不可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入拜方平，方平爲之起立。坐定，召進行厨，皆金玉盃盤無限也。餚膳多是諸花果，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而行之，如松栢炙，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說：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昔，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姪。時經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至，得米，便以撒地，謂以米祛其穢也。視米皆成真珠。方平笑曰：姑故少年也，吾老矣。

不喜復作此曹輩狡獪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釀，非俗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怪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攪之，以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復還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相聞求其酤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者飲耳。又麻姑手爪不如人爪形，皆似鳥爪。蔡經中心私言：若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以爬背耶。便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比舍有姓陳，失其名字，嘗罷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扣頭求乞拜見。於是方平引前與語。此人便乞得驅使，比於蔡經。方平曰：君且起，可向日立。方平從後視之曰：噫。君心不正，影不端，終不可教以仙道也。當授君地

上主者之職。臨去以一符並一傳著小箱中，以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令君竟本壽，壽自出百歲也，可以消灾治病。病者命未終，及無

罪犯者，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有邪鬼血食作禍者，帶此傳以勅社吏，當收送其鬼。君心中亦當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尉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百家，陳尉壽一百一十一歲而死。死後，其子孫行其符，不復效矣。方平去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在庭中者悉盡，亦不見人飲食之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是何神人，復居何處。經答曰：常治崑崙山，往來羅浮山、括蒼山，此三山上，皆有宮殿。宮殿一如王宮，王君常任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反覆者數遍，地上五嶽生死之事，悉關王君。王君出時，或不盡將百官，惟乘一黃麟，將士數十人侍。每行，常見山林在下，去地常數百丈，所到，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或有千道者。後數年，經復暫歸家，方平有書與陳尉。真書廓落，大而不可工。先是

無人知方平名遠者。起此，乃因陳尉書知之。其家於今，世世存錄王君手書及其符傳於小箱中，秘之也。

伯山甫

伯山甫者，雍州人也。在華山中精思服餌，時時歸鄉里省親。如此二百餘年不老。每入人家，即知人家先世已來善惡功過，有如臨見。又知未來吉凶，言無不效。見其外生女年老多病，將藥與之。女服藥時年七十，稍稍還少，色如桃花。漢遣使者經見，西河城東有一女子答一老翁，其老翁頭髮皓白，長跪而受杖。使者怪而問之，女子曰：此是妾兒。昔妾舅氏伯山甫，以神方教妾，妾教使服之，不肯而致今日衰老，不及於妾。妾恚怒，故與之杖耳。使者問女及兒今各年幾。女子答云：妾年二百三十歲矣，兒今年七十。此女後入華山，得仙而去。

神仙傳卷三

①《廣漢魏叢書》本作「仗矛帶劍」。

②「吏」，《廣漢魏叢書》本作「人」。

③此句《廣漢魏叢書》本無。

④「天尊」，《廣漢魏叢書》本作「帝」。

⑤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不可名狀」。

⑥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龍虎成群」。

⑦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夫妻各一杯，壽萬歲」。

⑧「方術」，《廣漢魏叢書》本作「符驗」。

⑨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為權叔本家傭賃」。

⑩《廣漢魏叢書》本作「年十三四」。

⑪「叔平」，《廣漢魏叢書》本作「叔本」。

⑫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大家君教我云耳」。

⑬「耳邊」，《廣漢魏叢書》本作「側」。

⑭《廣漢魏叢書》本作「有志不遇名師」。

⑮《廣漢魏叢書》本作「傭客」。

⑯《廣漢魏叢書》本作「吾家使者」。

⑰「可」，《廣漢魏叢書》本作「不」。

⑱《廣漢魏叢書》本作「入雲台山中作藥，藥成，服之仙去」。

⑲「宿」，《廣漢魏叢書》本作「止」字。

⑳《廣漢魏叢書》本作「左手擊地」。

㉑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以手撫脚」。

㉒「博學」，《廣漢魏叢書》本作「學通」。

㉓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但祈福，未言學道」。

神仙傳卷四

晉葛洪撰

墨子^①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爲大夫，外治經典，內修道術。著書十篇，號爲墨子。世多學之者，與儒家分塗。務尚儉約，頗毀孔子。尤善戰守之功。公輸班爲楚將，作雲梯之械，將以攻宋，墨子聞之，徒行詣楚，足乃壞，裂裳以裹之，七日七夜到楚，見公輸班，說之曰：子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耶。楚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公輸班曰：吾不可以言於王矣。墨子曰：子令見我於王。公輸班曰：諾。墨子見王曰：今有人舍其文軒，鄰有弊輦，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

之。此謂何若人也。楚王曰：若然者，必有狂疾，翟曰：楚有雲夢，麋鹿滿之。江漢魚鼈，爲天下富。宋無雉兔井鮒，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楚有枵梓松椽，宋無數尺之木^②，此猶有錦繡之與短褐也。臣聞大王吏議攻宋，與此同也。王曰：善哉。然公輸班已爲雲梯，謂必取宋。於是見公輸班，攻宋，墨子解帶爲城，以幘爲械。公輸班乃設攻城之機，九變，而墨子九拒之。公輸班之攻城械盡，而墨子之守有餘。公輸班屈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吾不言矣。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班之意，不過欲殺臣。謂宋莫能守耳，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禦之器，在宋城之上，而待楚寇至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乃止，不復攻宋焉。墨子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矣，榮位非可長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遊矣。乃謝遣門人，入山精思至道^③，想像神仙。於是，夜常聞左右山間有誦書聲者。墨子卧後，又

有人來，以衣覆之，墨子乃伺之。忽有一人，乃起問之曰：君豈山嶽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且少留，誨以道教^④。神人曰：子有至德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同畢耳。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卷。告墨子曰：子既有仙分，緣又聰明，得此便成，不必須師也。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效。乃撰集其要，以爲《五行記》五卷，乃得地仙。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遂遣使者楊遼，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六十歲人，周遊五嶽，不止一處也。

劉政^⑤

劉政者，沛國人也。高才博物，學無不覽。深維居世榮貴須臾，不如學道，可得長生。乃絕進取之路，求養性之術。勤尋異聞，不遠千里，苟有勝己，雖奴客，必師事之。後治墨子《五

行記》，兼服朱英丸，年百八十餘歲也，如童子。好爲變化隱形，又能以一人作百人，百人作千人，千人作萬人。又能隱三軍之衆，使人化成一叢林木。亦能使成鳥獸，試取他人器物，以置其衆處^⑥，人不覺之。又能種五果之木，便華實可食，生致行厨，供數百人。又能吹氣爲風，飛沙揚石，以手指屋宇山林壺器，便欲傾壞。更指之，則還如故。又能化作美女之形，及作木人^⑦。能一日之中行數千里，噓水興雲。奮手起霧，聚壤成山，刺地成淵。能忽老忽少，乍大乍小，入水不濕。步行水上，召江海中魚鼈蛟龍龜鼉，即皆登岸。又口吐五色之氣，方廣十里，氣上連天。又能騰躍上下，去地數百丈，後不知所在。

孫博^⑧

孫博者，河東人也。有清才，能屬文，著書百許篇。誦經數十萬言。晚乃學道，治墨子之術。能使草木金石

皆爲火，光照耀數十里。亦能使身中

成炎^⑨，口中吐火。指大樹生草即焦枯，若更指之，則復如故。亦能使三軍之衆，各成一叢火。又有藏人亡奴在軍中者，自捕之不得，因就博請，博語奴主曰：吾爲卿燒其營舍，奴必走出，卿但諦伺捉取之。於是，博以一赤丸擲於軍中。須臾，火起漲天，奴果走出而得之。博乃更以一青丸擲之火中，火勢即滅，屋舍百物，向已焦燃者，皆悉如故不損。博每作火，有所燒，他人雖以水灌之，終不可滅。須博自止之，乃止耳。行火水中，不但己身不沾，乃能兼使從者數百人皆不沾。又能將人於水上，敷席而坐，飲食作樂，使衆人舞於其上，不沒不濡，終日盡歡。其疾病者，就博自治，亦無所云，爲博直指之，言愈即愈。又山間石壁，及地上盤石，博便入其中，初尚見背及兩耳出石間，良久都没。又能吞刀劍數十枚^⑩，及從壁中出入，如有孔穴也。又能引鏡爲刀，屈刀爲鏡，可積時不改。須博指之，刀復如故。後入林慮山中，合神

丹而仙矣。

班孟^⑪

班孟者，不知何許人。或云女子也。能飛行終日，又能坐空虛之中。與人言語，又能入地中，初時沒足，至腰及^⑫胸，漸漸但餘冠幘，良久而盡沒不見。又以指刻地，即成泉井，而可汲引。又吸人屋上瓦，瓦即飛入人家，人家有桑果數十^⑬株，皆聚之成積如山。如此十餘日，吹之各還其本處如常。又能含墨舒紙著前，嚼墨一噴之，皆成文字滿紙，各有意義。後服酒餌丹，年四百餘歲，更少容。後入大治山^⑭中仙去也。

玉子^⑮

玉子者，姓張，震南郡人也。少學衆經，周幽王徵之不起。乃歎曰：人居世間，日失一日，去生轉遠，去死轉近，而貪富貴，不知養性，命盡氣絕即

死。位爲王侯，金玉如山。何益於是爲灰土乎。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耳。乃師長桑子，受其衆術，乃造一家之法^⑩，著道書百餘篇。其術以務魁爲主，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灾散禍。能起飄風發木折屋，作雲雷雨霧，以草芥瓦石爲六畜龍虎，立便能行，分形爲數百千人。又能涉行江漢，含水噴之，立成珠玉，遂不復變也。或時閉氣不息，舉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伸之不直，如此數十日，乃復起如故^⑪。每與諸弟子行，各丸泥爲馬與之，皆令閉目，須臾，皆乘大馬，乘之一日千里。又能吐五色氣，起數丈見飛鳥過，指之墮地。又臨淵投符，召魚鼈，魚鼈皆走上岸。又能使諸弟子舉眼，即見千里外物，亦不能久也。其務魁時，以器盛水，著兩魁之間，吹而嘘之，水上立有赤光，繞之擘擘而起。又以此水治百病，在內者飲之，在外者浴之，皆使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丹成白日昇天也。

天門子^⑫

天門子者，姓王，名綱。尤明補養之要，故其經曰：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夫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洩^⑬陽也，陰人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是以真人道士莫不留心駐意，精其微妙，審其盛衰。我行青龍，彼行白虎。彼前朱雀，我後玄武。不死之道也。又陰人之情也，有急於陽，然能外自戕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不爲木屈也。陽性氣剛躁，志節疏略，至於遊晏，則聲氣和柔，言辭卑下，明木之畏金也。天門子既行此道，年二百八十歲，色如童子。乃服珠醴得仙，入玄洲去也。

九靈子

九靈子者，姓皇名化，得還年却老，胎息內視之要，五行之道。其經曰：此術可以辟五兵，却虎狼，安全己

身，營護家門，保子宜孫，內外和睦。人見則喜，不見則思。既宜從軍，又利遠客。他人謀己，消滅不成。千殃萬禍，伏而不起。杜姦邪之路，塞妖怪之門。呪咀之者，其灾不成。厭蠱之者，其禍不行。天下之賢，皆來宗己。傾神靈之心，得百姓之意，田蠶大行，六畜繁孳，奴婢安家，疾病得愈，縣官逆解，忿爭得勝，百事皆利。世有專世行此道者，大得其妙。在人間五百餘年，顏容益少。後服鍊丹而乃登仙去矣。

北極子^⑭

北極子者，姓陰名恒。其經曰：治身之道，愛神爲寶。養性之術，死入生出。常能行之，與天相畢。因生求生真生矣。以鐵治鐵之謂真，以人治人之謂神，後服神丹而仙焉。

絕洞子

絕洞子者，姓李名修。其經曰：

弱能制強，陰能弊陽。常若臨深履危，御奔乘駕，長生之道也。年四百餘歲，顏色不衰。著書四十篇，名曰《道源》。服丹昇天也。

太陽子

太陽子者，姓離名明，本玉子同年之親友也。玉子學道已成。太陽子乃事玉子，盡弟子之禮，不敢懈怠。然玉子特親愛之，有門人三十餘人，莫與其比也。而好酒恒醉，頗以此見責。然善爲五行之道，雖鬢髮斑白，而肌膚豐盛，面目光華。三百餘歲猶自不改。玉子謂之曰：汝當理身養性，而爲衆賢法司。而低迷大醉，功業不修，大藥不合，雖得千歲，猶未足以免死。況數百歲者乎，此凡庸所不爲，況於達者乎。對曰：晚學性剛，俗態未除，故以酒自驅。其驕慢如此。著七寶樹之術，深得道要，服丹得仙，時時在世間。五百歲中面如少童，多酒，其鬢鬚皓白也。

太陽女

太陽女者。姓朱名翼。敷演五行之道，加思增益，致爲微妙行用。其道甚驗甚速。年二百八十歲，色如桃花，口如含丹，肌膚充澤，眉鬢如畫，有如十七八者也。奉事絕洞子，丹成以賜之。亦得仙昇天也。

太陰女

太陰女者，姓盧名全。爲人聰達，知慧過人。好玉子之道，頗得其法，未能精妙，時無明師。乃當道沽酒，密欲求賢。積年累久，未得勝己者，會太陽子過之飲酒。見女禮節恭修，言詞閒雅。太陽子喟然歎曰：彼行白虎騰蛇，我行青龍玄武，天下悠悠，知者爲誰。女聞之大喜，使妹問客。土數爲幾。對曰：不知也。但南三北五，東七西七，中一耳。妹還報曰：客大賢者，至德道人也。我始問一，已知五

矣。遂請入道室，改進妙饌，盛設嘉珍而享之，以自陳訖。太陽子曰：共事天帝之朝，俱飲神光之水，身登玉子之魁。體有五行之寶，唯賢是親。豈有所怪。遂授補道之要，授以蒸丹之方，合服得仙。仙時年已二百歲。而有少童之色也。

太玄女

太玄女者，姓顓名和，少喪夫主。有術人相其母子曰：皆不壽也乃行學道，治玉子之術，遂能入水不濡，盛寒之時，單衣行水上，而顏色不變，身體溫暖。可至積日。能徙官府宮殿城市及世人屋舍於他處，視之無異，指之則失其所在。又門戶櫝櫃有關籥者，指之即開。指山崩，指樹樹死。更指之皆復如故。將弟子行所至山間，日暮。以杖扣山石，石皆有門戶開。入其中，有屋室床几帷帳厨廩酒食如常。雖行萬里，所在常耳。能令小物忽大如屋，大物忽小於毫芒。野火漲天，噓

之即滅。又能生炎火之中，衣裳不燃。須臾之間，化為老翁小兒車馬，無所不為。行三十六術。甚有神效，起死無數。不知其何所服食，顏色益少，鬢髮如鴉。忽白日昇天而去。

南極子

南極子者，姓柳名融。能合粉成雞子，吐之數十枚，煮之而啖，出雞子中黃，皆餘有少許粉如指端者。取粉塗杯，呪之即成龜，煮之可食。腹藏皆具，而粉杯成龜殼者，取肉，則殼還成粉杯矣。又取水呪之，即成美酒，飲之醉人。又能舉手即成大樹，人或折其細枝，以刺屋間，連日猶在。以漸萎黃，與真木無異也。服雲霜丹，而得仙去矣。

黃盧子

黃盧子者，姓葛名起。甚能理病，若千里只寄姓名與治之，皆得痊愈。

不必見病人身也。善氣禁之道，禁虎狼百蟲皆不得動，飛鳥不得去，水為逆流一里。年二百八十歲。力舉千鈞，行及奔馬。頭上常有五色氣。高丈餘。天大旱時，能至淵中召龍出，催促便昇天，即便降雨，數數如此。一旦乘龍而去，與諸親故辭別。遂不復還矣。

神仙傳卷四

- ① 此篇于《廣漢魏叢書》本中屬卷八。
- ②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守無數丈之木」。
- ③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
- ④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誨以道要」。
- ⑤ 此篇于《廣漢魏叢書》本中屬卷八。
- ⑥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易置其處」。
- ⑦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及作水火」。
- ⑧ 此篇于《廣漢魏叢書》本中屬卷八。
- ⑨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亦能使身成火」。
- ⑩ 「十」，《廣漢魏叢書》本作「千」。
- ⑪ 此篇于《廣漢魏叢書》本中屬卷十。
- ⑫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至腰及胸」。
- ⑬ 「十」，《廣漢魏叢書》本作「千」。
- ⑭ 「大治山」，《廣漢魏叢書》本作「大治山」。
- ⑮ 此篇于《廣漢魏叢書》本中屬卷八。
- ⑯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別造一家之法」。

- ⑰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或百日、數十日，乃起」。
- ⑱ 此篇于《廣漢魏叢書》本中屬卷八。
- ⑲ 「洩」，《廣漢魏叢書》本中「疲」。
- ⑳ 此篇于《廣漢魏叢書》本中屬卷十。
- ㉑ 此篇于《廣漢魏叢書》本中屬卷七。

神仙傳卷五

晉葛洪撰

馬鳴生^①

馬鳴生者，齊國^②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少爲縣吏，因逐捕而爲賊所傷，當時暫死，得道士神藥救之^③，遂活。便棄職隨師，初但欲求受治瘡病耳^④，知其有長生之道，遂久事之，隨師負笈，西之女几山，北到玄丘山，南湊瀘江，周遊天下。勤苦備嘗，乃受《太清神丹經》^⑤三卷歸。入山合藥服之，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爲地仙矣。常居所在，不過三年，輒便易處，人或不知其是仙人也。架屋舍，畜僕從，乘車馬，與俗人無異。如此展轉遊九州五百餘年，人多識之，怪其不老。後乃修大丹，白日昇天而去也。

陰長生^⑥

陰長生者，新野人也。漢陰皇后之屬，少生富貴之門，而不好榮位^⑦，專務道術。聞有馬鳴生得度世之道^⑧，乃尋求，遂與相見，執奴僕之役，親運履之勞。鳴生不教其度世之道，但日夕與之高談當世之事，治生佃農之業^⑨，如此二十餘年^⑩。長生不懈怠，同時共事鳴生者十二人，皆悉歸去，獨有長生不去，敬禮彌肅。鳴生乃告之曰：子真是能得道者。乃將長生入青城山中，煮黃土而爲金以示之。立壇四面，以《太清神丹經》受之，乃別去。長生歸，合丹但服其半，即不昇天。乃大作黃金數十萬斤，布施天下窮乏^⑪，不問識與不識者。周行天下，與妻子相隨，舉門而皆不老^⑫。後於平都山白日昇天。臨去時，著書九篇。云：上古得仙者多矣，不可盡論。但漢興已來，得仙者四十五人，連余爲六矣。二十人尸解，餘者白日昇天焉。抱朴子曰：

洪聞《諺書》有之曰：子不夜行，不知道上有夜行人。故不得仙者，亦安知天下山林間有學道得仙者耶。陰君已服神丹，雖未昇天。然方以類聚，同聲相應。便自與仙人相尋索聞見，故知此近世諸仙人之數爾。而俗民謂爲不然，以己所不聞，則謂無有，不亦悲哉。夫草澤間士，以隱逸得志，以經藉自娛，不耀文彩，不揚聲名，不循求進，不營聞達，人猶不識之，豈况仙人。亦何急急，令聞達朝闕之徒，知其所云爲哉。陰君自序云：維漢延光元年，新野山北，予受和君^⑬神丹要訣，道成去世，副之名山，如有得者，列爲真人。行乎去來，何爲俗間。不死之道，要在神丹。行氣導引，俯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少延，不求未度，以至天仙^⑭。子欲聞道，此是要言。積學所致，無爲爲神^⑮。上士聞之，勉力加勤。下士大笑，以爲不然。能知神丹，久視長存^⑯。於是陰君裂黃素寫丹經一通，封以文石之函著嵩山。一通黃櫃簡漆書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大華山。一通黃金

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著蜀經山¹⁷。一通白縑書之，合爲一卷¹⁸。付弟子，使世世當有所傳付。又著書三篇¹⁹，以示將來。其一曰：唯余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漢世，紫艾重紆，余獨好道。而爲匹夫，高尚素志，不事王侯，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跡蒼霄，乘虛駕浮，青腰承翼，與我爲仇。入火不灼，蹈水不濡，逍遙太極，何慮何憂。遨戲仙都，顧愍羣愚。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忽未幾，泥土爲儔。奔馳索死，不肯暫休。其二曰：余之聖師，體道如貞²⁰，昇降變化，松喬爲鄰。惟余同學，十有二人，寒苦求道，歷二十春，中多怠慢，志行不勤。痛乎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歸賢。身投幽壤，何時可還。嗟爾將來，勤加精研。勿爲流俗，富貴所牽。神道一成，昇彼九天。壽同三光，何但億年²¹。其三曰：惟余垂髮，少好道德。棄家隨師，東西南北。委於五濁，避世自匿。二十餘年²²，名山之側，寒不違衣，飢不暇食。思不敢歸，勞不敢息。奉事聖師，

承顏悅色。面垢足胝，乃見哀識。遂授要訣，恩深不測。妻子延年，咸享無極。黃金已成²³，貨財十億。役使鬼神，玉女侍側。余得度世，神丹之力。陰君留人間一百七十年，色如童子。白日昇天也。

茅君²⁴

茅君者，名盈字叔申，咸陽人²⁵也。高祖父濛，字初成。學道於華山，丹成，乘赤龍而昇天。即秦始皇時也，有童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天昇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其事載史紀詳矣。秦始皇方求神仙長生之道，聞謠言，以爲己姓符合謠讖，當得昇天。遂詔改臘爲嘉平，節以應之，望祀蓬萊，使徐福將童男童女，入海求神仙之藥。茅君十八歲入恒山學道，積二十年，道成而歸，父母尚存，見之怒曰：爲子不孝，不親供養而尋逐妖妄，流走四方。舉杖欲擊之，君跪謝曰：

某受天命，應當得道，事不兩濟，違遠供養。雖無旦夕之益，而使父母壽老，家門平安。某道已成，不可鞭辱，恐非小故。父怒不已，操杖擊之，杖即摧折而成數十段，皆飛揚如弓激矢，中壁穿柱，壁柱俱陷。父驚，即止。君曰：向所啓者，實慮如斯。邂逅中人，即有傷損。父曰：汝言得道，能起死人否？君曰：死人罪重惡積，不可復生者，即不可起也。若橫受短折者，即可令起也。父因問鄉里死者若干人，誰當可起之。君乃遂召社公問之。父聞中庭有人應對，不之見也。問社公：此村中諸已死者，誰可起之，衆人皆聞社公對曰：某甲可起。君乃曰：促約勅所關由，使發遣之事須了可掘。於是日入之後，社公來曰：事已決了，便可發出。於是君語死者家人，掘之，發棺，出死人。死人開目動搖，但未能語。舉而出之，三日後能坐，言語了了。如此發數十人，皆復生，活十歲方復死爾。時君之弟名固字季偉，次弟名衷字思和，仕漢位至二千石。將之官，鄉

里親友會送者數百人。親屬榮晏時，茅君亦在座，乃曰：吾雖不作二千石，亦當有神靈之職，尅三月十八日之官，頗能見送乎？在座中衆賓皆相然曰：此君得道當出，衆皆復來送也。君曰：若見顧者，誠荷君之厚意也。但空來，勿有損費。吾當自有供給。至期日，君門前數頃之地忽自平治，無復寸草。忽見有青縑帳幄，下敷數重白毡，容數千人。遠近皆神異之，翕然相語，來者塞道，數倍於前送弟之時也。賓客既集，君言笑延接，一如常禮。不見指使之人，但見金盤玉盃，自到人前。奇穀異果，不可名字。美酒珍饌，賓客皆不能識也。妓樂絲竹，聲動天地。隨食隨益，人人醉飽。明日迎官來至，文官則朱衣紫帶數百人，武官則甲兵旌旗器仗耀日千餘人。茅君乃與父母宗親辭別。乃登羽蓋車而去。麾幢幡蓋，旌節旄鉞，如帝王也。驂駕龍虎麒麟白鶴獅子，奇獸異禽，不可名識。飛鳥數萬，翔覆其上。流雲彩霞，霏霏繞其左右。去家十餘里，忽然不

見。觀者莫不歎息。君遂徑之江南，治於句曲山。山有洞室，神仙所居，君治之焉。山下之人爲立廟而奉事之。君嘗在帳中與人言語，其出入或導引人馬，或化爲白鶴。人有疾病祈之者，煮雞子十枚以內帳中，須臾一一擲還，雞子如舊。歸家剖而視之，內無黃者，病人當愈。中有土者，不愈。以此爲候焉。雞子本無開處也。廟中常有天樂異香，奇雲瑞氣。君或來時，音樂導從，自天而下，或終日乃去。遠近居人，賴君之德，無水旱疾癘螟蝗之災。

山無刺草毒木及虎狼之厲。時人因呼此山爲茅山焉。後二弟年衰，各七八十歲，棄官委家。過江尋兄。君使服四扇散，却老還嬰，於山下洞中修練四十餘年，亦得成真。太上老君命五帝使者持節，以白玉版黃金刻書，加九錫之命，拜君爲太元真人東嶽上卿司命真君，主吳越生死之籍。方却昇天，或治下於潛山。又使使者以紫素策文，拜固爲定錄君，衷爲保命君，皆例上真，故號三茅君焉。其九錫文，紫素

策，文多不具載，自有別傳。其後每十二月二日、三月十八日，三君各乘一白鶴，集於峰頂也。

張道陵

天師張道陵，字輔漢，沛國豐縣人也。本太學書生，博採五經。晚乃歎曰：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得《黃帝九鼎丹經》，修鍊於繁陽山。丹成服之，能坐在立亡，漸漸復少。後於萬山石室中，得隱書秘文，及制命山嶽衆神之術，行之有驗。初，天師值中國紛亂，在位者多危，退耕於餘杭。又漢政陵遲，賦歛無度，難以自安。雖聚徒教授，而文道凋喪，不足以拯危佐世。陵年五十方退身修道，十年之間已成道矣。聞蜀民朴素可教化，且多名山，乃將弟子入蜀，於鶴鳴山隱居。既遇老君，遂於隱居之所備藥物，依法修鍊。三年丹成，未敢服餌，謂弟子曰：神丹已成，若服之，當冲天爲真人。然未有大功於世，須爲國家除害

興利，以濟民庶，然後服丹即輕舉。臣事三境，庶無愧焉。老君尋遣清和玉女，教以吐納清和之法。修行千日，能內見五藏，外集外神。乃行三步九迹，交乾履斗，隨罡所指，以攝精邪。戰六天魔鬼，奪二十四治，改為福庭，名之化宇。降其帥為陰官。先時，蜀中魔鬼數萬，白晝為市，擅行疫癘，生民久罹其害。自六天大魔推伏之後。陵斥其鬼衆，散處西北不毛之地，與之為誓曰：人主於晝，鬼行於夜。陰陽分別，各有司存。違者正一有法，必加誅戮。於是幽冥異域，人鬼殊途。今西蜀青城山，有鬼市並天師誓鬼碑石、天地石、日月存焉。

樂巴

樂巴，蜀人也。太守請為功曹，以師事之。請試術，乃平生入壁中去。壁外人叫虎狼，還乃巴也。遷豫章太守，有廟神。能與人言語。巴到。推社稷，問其蹤由。乃老往齊為書生，太

守以女妻之，生一男。巴往齊，勅一道符，乃化為狸。巴為尚書，正旦，會羣臣，飲酒。巴乃含酒起，望西南嘔之。奏云：臣本鄉成都市失火，故為救之。帝馳驛往問之。云：正旦失火時，有雨自東北來，滅火，雨皆作酒氣也。故終日不違如愚，若無所得而愚，是乃物之塊然者也。士大夫學道者多矣，然所謂八段錦、六字氣，特導引吐納而已。不知氣血寓於身而不可擾，貴於自然流通，世豈復知此哉。雖日宴坐，而心驚於外，營營然如飛蛾之赴霄燭，蒼蠅之觸曉窗，知往而不知返，知就利而不知避害，海魚有以蝦為目者，人皆笑之，而不知其故。晝非日，不能馳；夕非火，不能鑿。故學道者，須令物不能遷其性。冶容曼色，吾視之與嫫母同；大厦華屋，吾視之與茅茨同。澄心清淨，湛然而無思時，導其氣，即百骸皆通。抱純白，養太玄，然後不入其機，則知神之所為，氣之所生，精之所復，何行而不至哉！所著《百章發明道秘》，要眇深切，迷途之指南也。

神仙傳卷五

- ① 本篇于《廣漢魏叢書》本屬第二卷。
- ② 《廣漢魏叢書》本無「齊國」兩字。
- ③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忽遇神人以藥救之」。
- ④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初但欲治金瘡方耳」。
- ⑤ 《廣漢魏叢書》本作「《太陽神丹經》三卷」。
- ⑥ 此篇于《廣漢魏叢書》本屬卷四。
- ⑦ 「榮位」，《廣漢魏叢書》本作「榮貴」。
- ⑧ 「道」，《廣漢魏叢書》本作「法」。
- ⑨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治農田之業」。
- ⑩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如此十餘年」。
- ⑪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乃大作黃金十數萬斤，以布惠天下貧乏」。
- ⑫ 此句后，《廣漢魏叢書》本還有一句：「在民間三百餘年」。
- ⑬ 「和君」，《廣漢魏叢書》本作「仙君」。
- ⑭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服食草木，可得延年，不能度世，以至乎仙」。
- ⑮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無為合神」。
- ⑯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久視長安」。
- ⑰ 「蜀經山」，《廣漢魏叢書》本作「蜀綏山」。
- ⑱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合為十篇」。
- ⑲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又著詩三篇以示將來」。
- ⑳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體道之真」。
- ㉑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何但億千」。
- ㉒ 《廣漢魏叢書》本此處作「三十餘年」。

23「黃金」，《廣漢魏叢書》本作「黃白」。

24此篇于《廣漢魏叢書》本屬卷九。

25「咸陽人」，《廣漢魏叢書》本作「幽州人」。

26此篇于《廣漢魏叢書》本屬卷四。

27「萬山」疑爲「嵩山」。

28此句後，《廣漢魏叢書》本作「著作道書二十四篇」。

29「樂巴，蜀人也」，《廣漢魏叢書》本作「蜀郡，成都人也」。

神仙傳卷六

晉葛洪撰

淮南王

淮南王安，好神仙之道，海內方士從其游者多矣。一旦，有八公詣之，容狀衰老，枯槁傴僂。聞者謂之曰：王之所好，神仙度世長生久視之道，必須有異於人，王乃禮接，今公衰老如此，非王所宜見也。拒之數四。公求見不已，聞者對如初。八公曰：王以我衰老，不欲相見，却致年少，又何難哉。於是振衣整容，立成童幼之狀。聞者驚而引進。王倒屣而迎之，設禮稱弟子曰：高仙遠降，何以教寡人。問其姓氏，答曰：我等之名，所謂丈五常、武七德、枝百英、壽千齡、葉萬椿、鳴九皋、修三田、岑一峰也。各能吹噓風雨，震動雷電，傾天駭地。迴日駐流，役使鬼神。鞭撻魔魅，出入水火，移易山川，變化之事，無所不能也。時王之

小臣伍被，曾有過，恐王誅之，心不自安，詣闕告變，證安必反。武帝疑之，詔大宗正持節淮南，以案其事。宗正未至，八公謂王曰：伍被人臣，而誣其主，天必誅之。王可去矣，此亦天遣王耳。君無此事，日復一日，人間豈可捨哉。乃取鼎煮藥，使王服之，骨肉近三百餘人，同日昇天。雞犬舐藥器者，亦同飛去。八公與王。駐馬於山石上，但留人馬蹤跡，不知所在。宗正以此事奏帝，帝大懊恨，命誅伍被，自此廣招方士，亦求度世之藥，竟不得。其後，王母降時，授仙經，密賜靈方，得尸解之道，由是茂陵玉箱金杖丹出人間，抱犢道經見於山洞，亦視示武帝不死之跡耳。

李少君

李少君，字靈翼，齊國臨淄人也。少好道，入泰山採藥，修絕穀遁世全身之術。道未成而疾，困於山林中。遇安期先生經過，見少君。少君叩頭求

乞活。安期愍其有至心，而被病當死，乃以神樓散一匕與服之，即起。少君於是求隨安期，奉給奴役使任，師事之。安期將少君東至赤城，南至羅浮，北至大垣，西游玉門，周流五嶽，觀看江山。如此數十年。安期一旦語之：我被玄洲召，即日當去。汝未應隨我至彼，今當相捨去也。復六百年，當迎汝於此。因授神丹鑪火、飛雪之方，誓約口訣。畢，須臾，有乘龍虎導引數百人，迎安期。安期乘羽車而昇天也。少君於是還，齋戒，賣於市，商估六國。或時爲吏，或作師醫治病，或時煦賃。易姓改名，遊行處所，莫知其有道。逮漢武帝之時，聞帝招募方士，特敬道術，而先貧不辦合大藥，喟然長歎，語弟子曰：老將至矣，死將近矣，而財不足用。躬耕力作，商估求錢，必不致辦合藥。又吾亦羸拙於斯事也。聞天子好道，請欲見之，求爲合丹，可得恣意，無求不得。天子中成者成之，不中教者便捨去。吾在世上已五百餘年，而不爲一權者，必不免於蟲蟻之糧矣。

乃以方上武帝，言臣能凝汞成白銀，飛丹砂成黃金。金成服之，白日昇天，神仙無窮，身生朱陽之羽，體備圓光之翼，竦則凌天，伏入無間，控飛龍而八遐已遍，駕白鴻而九陔立周。冥海之棗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瓶，臣已食之。逮先師安期先生授臣口訣，是以保黃物之可成也。於是引見，甚尊敬之。賜遺無數，爲立屋地。武帝自謂必能使我度世者。少君嘗從武安侯飲酒，坐中有老人，年九十餘。少君言與其祖父遊射處，老人爲小兒時，從其祖父，識有此人。一座盡驚。少君見武帝有故銅器，少君望而識之曰：昔齊桓公嘗陳此器於栢寢^①。帝按其刻^②，果齊桓公器。乃知少君數百歲人也。然視之常時年五十許人。面色甚好，肌膚悅澤，尤有光華。眉目口齒，似十五童子。諸侯王貴人聞其能令人不死^③，老更少壯，饋遺之金錢無限。乃密作神丹。丹成未服，又就帝求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書，凡十二事。帝以元封四年七月，以書授少君。到元封

六年九月，少君稱疾，上表云：陛下思心玄妙，志甄長生，於是招訪道術，無遠不至。精誠感神，天神斯降。自非宿命所適，孰能偕合。然丹方禁重，宜絕臭腥。法養物仁，克仙蠢動。而陛下不能絕奢侈^④，遠聲色，殺伐不止，喜怒不除。萬里有不歸之魂，市朝有流血之刑。神丹大道，未可得成。而臣疾與年偕，今者虛瘵，又不獲躬親齋戒，預睹彭祖丹砂之變，於此邈矣。先師安期先生昔所賜金丹之方，信而有徵。若按節度，奉法戒，爾乃可備用之焉。若鬱砂虹飛，玄朱九轉，剖六二而流精奪日，探霜雪而月光風卷。徘徊丹霞，騰沸龍虎。投鉛錫而黃金克成，刀圭入喉而凋氣立反。爾乃駕神虬以上昇，騁雲車以涉遠。當驗此方之神，將明小臣之不妄矣。乃以小丹方與帝，而稱疾，固非大丹方也。其夜，武帝夢與少君俱上嵩高山^⑤，半道有繡衣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言：太一請少君。武帝覺，即遣使者問少君消息。且告近臣曰：如朕夢，少君將捨朕去

矣。明日少君臨病困，武帝自往視，並使左右人受其方書^⑥。未竟而少君絕。武帝流涕曰：少君不死也。故作此而去。既斂之，忽失其所在。中表衣帶不解，如蟬蛻也。於是爲殯其衣物。百餘日，行人有見少君在河東蒲坂市者，乘青驪。帝聞之，使發其棺，棺中無所復有，釘亦不脫，唯餘履在耳。武帝殊益懊恨，求少君之不勤也。明年栢梁臺火燒，失諸祕書妙文也。初少君與朝議郎董仲舒^⑧相親，見仲宿有固疾，體枯氣少，乃與其成藥二劑，並其方一篇，用戊巳之草，后土脂精、良獸沉肪，先莠之根。右卉華體。龍銜之草，亥月上旬，合煎銅鼎。童男童女^⑨，服盡一劑，身體便輕。服盡三劑，齒落更生。服盡五劑，命不復傾。仲爲人剛直，博學五經，然不達道術，常笑人服藥學道。數上書諫武帝，以爲人生有命，衰老有常，非道術所能延益。雖見其有異，以^⑩爲天性，非術所致。得其藥竟不服，又不解從問其方，爲藏去之而已。少君去後數月，仲病甚矣。又

武帝數道其夢，恨惜之。仲乃憶所得少君藥，試取服之，未半，能行，身體輕壯，所苦了愈。藥盡，氣力如三十時。乃更信世間有不死之道。即以去官，行求道士，問以方意，悉不能曉。然白髮皆還黑。形容甚盛。後八十餘乃死。臨死謂子道生曰：我^⑪得少君神方，我^⑫不信事，後得力無能解之^⑬，懷恨黃泉。汝後可行求術人，問解之者。若長服此藥，必度世也。道生感父遺言，遂不肯仕，周旋天下，求解此方。到江夏，遇博澤先生。先生曰：此乃非神丹金玉也，可使人得數百年而已耳。乃具爲說解其方意，所用物真名。道生合藥，服之，得壽三百七十歲。入雞頭山中，不知竟得道不。同時卓元成、張子仁、吳士耳、蔡子盛、魏仲明、張遠達服之，或得三百歲，或得五百歲，皆至死不病不僵，面不皺理，齒不落，髮不白，房屋不廢。此蓋少君凡弊方耳，猶使人如此，況其上方邪。少君當去時，密以六甲左右靁飛術十二事傳東郭延，以神丹飛玄之方授少君鄉

里人蒯子順者。此二人後學道，並得仙。少君又授子訓崑崙神州真形也。

王真

王真，字叔堅，上黨人也。少爲羣吏，年七十^⑭，乃好道。尋見仙經雜言，說郊間人者，周宣王時郊間採薪之人也。採薪而行歌曰：巾金巾，入天門。呼長精，喻玄泉。鳴天鼓，養泥丸。時人莫能知。唯柱下史曰：此是活國中人，其語祕矣，其人乃古之漁父也。何以知之？八百歲人，目瞳正方。千歲人，目理縱。採薪者乃千歲之人也。貞讀此書而不解其旨，逐搜問諸所在道士。經年，而遇有解其旨者，語貞曰：此近淺之術也，爲可駐年反白而已耳。乃語訣云：巾金巾者，恒存肺炁入泥丸中，徐徐以繞身，身常光澤。喻玄泉者，漱其口液而服之，使人不老。行之七日有效。鳴天鼓者，朝起常叩齒三十六下，使身神安。又夜恒存赤氣，從天門入周身內外。在腦中

變爲火，以燔身，身與火同光。如此存之，亦名曰鍊形。泥丸，腦也。天門，口也，習閉炁而吞之，名曰胎息。習漱

舌下泉而嚙之，名曰胎食。行之勿休。真受訣，施行胎息、胎食，鍊形之方，甚有驗。斷穀二百餘年，肉色光美，徐行

及馬，力兼數人。自歎曰：我行此術唯可不死。豈及神丹金玉之方邪。乃

師事蒯子訓。子訓授其《肘後方》也。魏武帝聞之，呼與相見。見侶^⑤年可三十許^⑥，意嫌其虛詐，定校其鄉里，皆異

口同辭，多有小小見真者。乃信其有道，甚敬重之。郗孟節師事真十數年，

真以蒸丹小餌法授孟節，得度世。鄉里計真已四百歲。後一日將三少妾登

女几山，語弟子言：合丹去。去遂不復還。真日行三百里。孟節能合棗核

以不食。至十年，又能閉炁不息，身不動搖，若死人，可至百日半歲。亦有家

室。此法是真所習郊間人之法也。孟節爲人質謹，不妄言。魏武帝爲立茅

舍，使令諸方士。晉惠懷之際人，故有見孟節在長安市中者。魏武帝時亦善

招求方術，道士皆虚心待之。但諸得道者，莫肯告之以要言耳。

陳長

陳長者，在苧嶼山六百年。每四時設祭。亦不飲食，亦無所修。人有病者，與祭水飲之，皆愈也。

劉綱

劉綱者，上虞縣令也，與妻樊夫人俱得道術。二人俱坐林上，綱作火燒屋，從東邊起。夫人作雨，從西邊上，火滅。

樊夫人

樊夫人者，劉綱之妻也。綱字伯鸞，仕爲上虞令。亦有道術，能檄召鬼神，禁制變化之道。亦潛修密證，人莫能知。爲理尚清淨簡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無旱暵漂墊之害，無疫毒鷲

暴之傷。歲歲大豐，遠近所仰。暇日與夫人較其術用，俱坐堂上，綱作火燒

客碓舍，從東而起，夫人禁之，火即便滅，庭中兩株桃，夫妻各呪一株，使之

相鬪擊。良久，綱所呪者不勝，數走出於籬外。綱唾盤中，即成鯽魚。夫人

唾盤中，成獺，食其魚。綱與夫人入四明山，路值虎，以面向地，不敢仰視。

夫人以繩縛虎牽歸，繫於床脚下。綱每共試術，事事不勝。將昇天，縣廳側

先有大皂莢樹，綱昇樹數丈，方^⑦能飛舉。夫人即平坐床上，冉冉如雲炁之

舉，同昇天而去矣。

東陵聖母

東陵聖母者，廣陵海陵人也。適

杜氏。師事劉綱學道，能易形變化，隱顯無方。杜不信道，常恚怒之。聖母

或行理疾救人，或有所之詣，杜恚之愈甚，告官訟之，云聖母姦妖，不理家務。

官收聖母付獄。頃之，已從獄窗中飛去。衆望見之，轉高入雲中。留所著

履一綱^①在窗下。自此昇天，遠近立廟祠之。民所奉事，禱祈立效。常有一青鳥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問所在，青鳥即集盜物人之上。路不拾遺，歲月稍久，亦不復爾。至今海陵海中，不得爲姦盜之事。大者即風波沒溺，虎狼殺之。小者即病傷也。

孔元

孔元者，常服松脂茯苓松實，年更少壯，已一百七十餘歲。人或飲酒，請元作酒令。元乃以杖拄地倒立，頭向下，持酒倒飲。人不能爲之也。乃於水邊鑿岸作一穴，方丈餘，止其間，斷穀或一月兩月。而出。後入西華嶽得道也。

王烈

王烈，字長休，邯鄲人。常服黃精並鍊鉛，年二百三十八歲，有少容，登山如飛。少爲書生，嵇叔夜與之游。

烈嘗入太行山，聞山裂聲，往視之，山斷數百丈，有青泥出如髓。取搏之，須臾成石，如熱臘之狀。食之味如粳米。《仙經》云：神山^②五百歲，輒一開，其中有髓，得服之者。與^③天地齊畢。

涉正

涉正，字玄真，巴東人，說秦王時事如目前。常閉目，行亦不開。弟子數十年莫見其開目者。有一弟子固請開之，正乃爲開目，有聲如霹靂，光如電。弟子皆匍地。李八百呼爲四百歲小兒也。

焦先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漢末關中亂，先失家屬，獨竄於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時太陽長朱南望見之，謂之亡士，欲遣船捕取。同郡侯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註其籍，給廩日五升。人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

逕，必循阡陌。及其搶拾，不取大穗。飢不苟食，寒不苟衣。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至乃出。自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爲床，而草褥其上。至天寒時，篝火以自炙，呻吟獨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河水泛漲。輒獨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不狂。所言多驗，僉謂之隱者也。年八十九終。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人。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穴居之。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體。用才在乎

識貞，所以全其生。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後作幽憤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竟莫知其所終。

神仙傳卷六

- ①「柏寢」二字《廣漢魏叢書》本（下簡稱漢魏本）作「寢座」。
- ②「按其刻」，漢魏本作「按其言觀其刻」。
- ③「聞其能令人不死」原文作「聞能令其人不死」，據漢魏本改。
- ④「奢侈」，漢魏本作「驕奢」。
- ⑤「上」字漢魏本作「山」。
- ⑥「書」字漢魏本作「事」。
- ⑦原文缺一「朝」字，據漢魏本補。
- ⑧「董仲」漢魏本作「董仲躬」。
- ⑨「童男童女」，漢魏本作「使童子沐浴潔淨，調其湯火，使合成鷄子，三夜為程」。
- ⑩「以」字漢魏本作「將」。
- ⑪漢魏本「我」后有一「少」字。
- ⑫「我」字漢魏本作「初」。
- ⑬「後得力無能解之」數字據漢魏本補。
- ⑭「年七十」，漢魏本作「年七十九」。
- ⑮「伯」字漢魏本作「似」。
- ⑯漢魏本「許」后有一「人」字。
- ⑰「方」字原文作「力」，據漢魏本改。
- ⑱「緬」字漢魏本作「雙」。

- ⑲「二」字漢魏本作「三」。
- ⑳「山」字原文作「仙」，據漢魏本改。
- ㉑「與」字原文作「舉」，據漢魏本改。

神仙傳卷七

晉葛洪撰

東郭延

東郭延，字公游，山陽人也。少好道，聞李少君有道，求與相見，叩頭乞得執侍巾櫛灑掃之役。少君許之，見延小心良謹，可成，臨當去，密以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術。遊虛招真十二事授延。告之曰：此亦要道也，審而行之，亦昇天矣。口訣畢而遣去。延遂還家，合服靈飛散，能夜書，在寢室中，身生光點，左右行六甲左右術，能占吉凶。天下當歿者，識與不識，皆逆知之。又役使鬼神。妝攝虎豹，無所不為。在鄉里四百歲不老。漢建安二十一年，一旦，有數十人乘虎豹之來迎之。鄰盡見之。乃與親故別而辭去。云詣崑崙臺。臨去，先以神丹方五帝靈飛祕要傳尹先生。

靈壽光

靈壽光者，扶風人也。年七十時，得朱英丸方。合服之，轉更少壯，如年二十。時至建安元年，已二百二十歲矣。

劉京

劉京，字太玄，南陽人也。漢孝文皇帝侍郎也。後棄世從邯鄲張君學道，受餌朱英丸方，合服之，百三十歲，視之如三十許人。後師事薊子訓。子訓授京五帝靈飛六甲十二事，神仙十洲真形諸祕要。京按訣行之，甚效，能役使鬼神，立起風雨，召致行厨，坐立亡，而知吉凶期日。又能爲人祭天益命。或得十年，到期皆奴。其不信者，至期亦奴。周流名山五嶽，與王真俱行悉遍也。魏武帝時，故遊行諸弟子家。皇甫隆聞其有道，乃隨事之。以雲母九子丸及交接之道二方教隆。

隆按合行服之，色理日少，髮不白，齒不落，年三百餘歲，不知能得度世不耳。魏黃初三年，京入衡山中，去，遂不復見。京語皇甫隆曰：治身之要，當朝朝服玉泉，使人丁壯有顏色，去三蟲而堅齒也。玉泉者，口中液也。朝來起早，漱液滿口，乃吞之，琢齒二七過。如此者三，乃止。名曰鍊精，使人長生也。夫交接之道至難，非上士不能行之。乘奔牛驚馬，未足喻其嶮墜矣。卿性多淫，得無當用此自戒乎。如京言，慮隆不得度世也。

嚴青

嚴青者，會稽人也。家貧，常在山中燒炭。忽遇仙人云：汝骨相合仙。乃以一卷素書與之，令以淨器盛之，置高處。兼教青服石腦法。青遂以淨器盛書，置高處，便聞左右常有十數人侍之。每載炭出，此神便爲引船。他人但見船自行。後斷穀入小霍山去。

帛和

帛和，字仲理。師董先生，行炁斷穀術，又詣西城山師王君。君謂曰：大道之訣，非可卒得。吾暫往瀛洲。汝於此石室中，可熟視石壁，久久當見文字。見則讀之，得道矣。和乃視之。一年了無所見，二年似有文字，三年了然見《太清中經神丹方》、《三皇文》、《五嶽圖》。和誦之上口。王君迴，曰：子得之矣。乃作神丹，服半劑，延年無極。以半劑作黃金五十斤，救惠貧病也。

趙瞿

趙瞿者，字子榮，上黨人也。病癩歷年，衆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及活流棄之，後子孫轉相注易。其家乃賫糧將之送置山穴中。瞿在穴中自怨不幸，晝夜悲歎涕泣。經月，有仙人行經過穴，見而哀之，具問訊之。瞿知

其異人，乃叩頭自陳乞哀。於是仙人以一囊藥賜之，教其服法。瞿服之，百許日，瘡都愈，顏色豐悅。肌膚玉澤。仙人又過視之，瞿謝受更生活之恩，乞丐其方，仙人告此是松脂耳，此山中更多此物，汝鍊服之，可以長生不死。瞿乃歸家。家人初謂之鬼也，甚驚愕。瞿遂長服松脂。身體轉輕，氣力百倍，登危越險，終日不極。年百七十歲，齒不墮，髮不白。夜卧，忽見臺間有光大如鏡者，以問左右，皆云不見。久而漸大，一室盡明，如晝日。又夜見面上有綵女二人，長二三寸，面體皆具，但為小耳。遊戲其口鼻之間。如是且一年，此女漸長大，出在其側。又常聞琴瑟之音，欣然獨笑。在人間三百許年，色如小童。乃入抱犢山去，必地仙也。

宮嵩

宮嵩者，琅琊人也。大有文才，著道書二百餘卷。服雲母，得地仙之道，後入苧嶼山中仙去。

容成公

容成公，行玄素之道，延壽無極。

董仲君

董仲君者，臨淮人也。服炁鍊形，二百餘歲。不老。曾被誣繫獄，乃佯死，須臾蟲出。獄吏乃昇出之，忽失所在。

倩平吉

倩平吉者，沛人也。漢初入山得道，至光武時不老。後託形尸假，百餘年却還鄉里也。

王仲都

王仲都者，漢中人也。漢元帝常以盛暑時曝之，繞以十餘爐火而不熱，亦無汗。凝冬之月，令仲都單衣，

無寒色，身上氣蒸如炊。後不知所在。

程偉妻

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娶妻得知方家女。偉常從駕出而無時衣，甚憂。妻曰：請致兩段縑。縑即無故而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乃往視偉，偉方扇炭燒箒，箒中有水銀。妻曰：吾欲試相視一事。乃出其囊中藥少許投之，食頃發之，已成銀。偉大驚曰：道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由命者。於是偉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猶不肯告偉。偉乃與伴謀撾笞杖之。妻輒知之。告偉言：道必當傳其人，得其人，得路相遇，輒教之。如非其人，口是而心非，雖寸斷而支解，而道猶不出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遂卒。

薊子訓

薊達，字子訓，齊國臨淄人。李少君之邑人也。少仕州郡，舉孝廉。除郎中，又從軍，拜駙馬都尉。晚悟治世俗綜理官無益於年命也。乃從少君學治病作醫法。漸久，見少君有不死之道。遂以弟子之禮事少君而師焉。少君亦以子訓用心專，知可成就，漸漸告之以道家事。因教令胎息、胎食、住年、止白之法。行之二百餘年，顏色不老。在鄉里與人信讓從事，性好清淨，常閒居讀《易》。時作小小文疏，皆有意義。少君晚又授子訓無常子大幻化之術，按事施行，皆效。曾見比舍家抱一兒，從求抱之，失手而墮地，兒即死。其家素尊敬之，不敢有悲哀之色而埋之，謂此兒命應不成人。行已積日，轉不能復思之，子訓因出外抱兒出家。家人恐是鬼，乞不復用。子訓曰：但取無苦，故是汝兒也。兒識其母，喜笑欲往母。乃取之，意猶不了。

子訓既去，夫婦共往掘視，所埋死兒窆器中，有泥兒長六寸許耳。此兒遂長大。又諸老人髮畢白者，子訓但與之對坐共語，宿昔之間，則明旦皆髮黑矣。亦無所施爲，爲黑可期一年二百日也。亦復有不使人髮黑者，蓋神幻之大變者也。京師貴人聞之，莫不虛心欲見子訓，而無緣致之。子訓比居有年少爲太學生，於是諸貴人共呼語之：卿所以勤苦讀書者，欲以課試規富貴耳。但爲吾一致薊子訓來，能使卿不勞而達。書生許諾，乃歸。親事子訓，朝夕灑掃，立侍左右，如此且二百日。子訓語書生曰：卿非學道者，何能如此？書生曰：忝鄉里末流，長幼之道自當爾。子訓曰：何以不道實而作虛飾邪？吾已具知卿意。諸貴人欲得見我，我亦何惜一行之勞，而不使卿得榮位乎？便可還語諸人。吾某月某日當往。書生甚喜，到京師，具向諸貴人說此意。到期日，子訓未行。書生父母憂之，往視子訓。子訓曰：恐我不行也，不使卿兒失信，當發。以

食時去所居。書生父母相謂曰：薊先生雖不如期至，要是往也。定後日書生歸，推計之，子訓以其日中時到京師，是不能半日行千餘里。既至，書生往見之子訓。子訓問書生曰：誰欲見我者？書生曰：欲見先生者甚多，不敢枉屈，但乞知先生所止，自當來也。子訓曰：不須使來，吾尚千餘里來寧，復與諸人計此邪？卿今日使人盡語之，使各絕賓客，吾日中當往，臨時自當擇所先詣。書生如其言語貴人，貴人各灑掃。到日中子訓往，凡二十三處，便有二十三子訓，各在一處，諸貴人各各喜，自謂子訓先詣之。定明日相參問，同時各有一子訓，其衣服顏色皆如一，而論說隨主人諮問，各各答對不同耳。主人竝爲設酒食之具，以餉子訓。皆各家家盡禮飲食之。於是遠近大驚。諸貴人竝欲詣之，子訓謂書生曰：諸人謂我當有重瞳八采，故欲見我。我亦無所道。我不復往，便爾去矣。適出門，諸貴人冠蓋塞道。到門，書生言：適去矣，東陌上乘青

驟者是也。於是各各走馬逐之，望見其驟徐徐而行，各走馬逐之不及。如此行半日，而常相去一里許，不可及也。乃各罷還。子訓既少君鄉里弟子。微密謹慎，思證道奧，隨時明匠，將足甄綜衆妙矣。

神仙傳卷七

- ①「字子榮」三字據漢魏本補。
- ②「琅玕人也」四字據漢魏本補。
- ③「二百餘卷」漢魏本作「百餘卷」。
- ④「二百餘字」，漢魏本作「百餘字」。
- ⑤「倩平吉」，漢魏本作「清平吉」。
- ⑥「曝」字原文作「暴」，據漢魏本改。
- ⑦「二百餘年」，漢魏本作「三百餘年」。
- ⑧「兒」字據漢魏本補。
- ⑨「出」字原文作「還」，據漢魏本改。
- ⑩「畢」字原文作「必」，據漢魏本改。
- ⑪「已」字原文作「以」，據漢魏本改。
- ⑫「子訓」二字疑衍。
- ⑬「矣」字據漢魏本補。

神仙傳卷八

晉葛洪撰

葛玄

葛玄，字孝先，丹陽人也。生而秀穎，性識英明，經傳子史，無不該覽。年十餘，俱失怙恃。忽歎曰：天下有常不死之道，何不學焉。因遁跡名山，參訪異人，服餌芝朮。從仙人左慈受《九丹金液仙經》。玄勤奉齋科，感老君與太極真人降於天台山，授玄靈寶等經三十六卷。久之，太上又與三真人項負圓光，乘八景玉輿，寶蓋幡幢旌節，煥耀空中。從官千萬。命侍經仙郎王思真披九光玉韞，出《洞元》、《大洞》等經三十六卷，及上清齋二法：一絕羣獨宴，靜炁遺形，冥心之齋也。二清壇肅侶，依太真之儀，先拔九祖，次及家門，後謝己身也。靈寶齋六法：一、金錄，調和陰陽，寶鎮國祚。二、玉錄，保佑后妃公侯貴族。三、黃錄，卿

相牧伯拔度九祖罪原。四、明真，超度祖先，解諸冤對。五、三元，自謝犯戒之罪。六、八節，謝七祖及己身，請福謝罪也。及洞神、太一、塗炭等齋，並戒法等件，悉遵太上之命，修煉勤苦不怠。尤長於治病、收効鬼魅之術。能分形變化。吳大帝要與相見，欲加榮位。玄不枉^①，求去不得，待以客禮。一日，語弟子張恭言^②：吾為世主所逼留，不遑作太藥，今當以八月十三日中時去矣。至期，玄衣冠入室，卧而氣絕，顏色不變。弟子燒香守之，三日三夜，夜半忽大風起，發屋折木，聲響如雷，燭滅良久。風止燃燭，失玄所在，但見委衣床上，帶無解者。明日問鄰人，鄰人言：了無大風。風止在一宅內，籬落樹木並敗折也。

左慈

左慈者，字元放，盧江人也。少明五經，兼通星緯^③。見漢祚將盡^④，天下亂起，乃嘆曰：值此衰運^⑤，官高者危，

財多者死，當世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厨。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內《九丹金液經》。能變化萬端，不可勝紀。曹公聞而召之，閉一室中，使人守視，斷其穀食，日與二升水，期年乃出之，顏色如故。曹公曰：吾自謂天下無不食之人。曹公乃欲從學道。慈曰：學道當得清淨無爲，非尊貴所宜。曹公怒，乃謀殺之。慈已知之，求乞骸骨。曹公曰：何忽去耳？慈曰：公欲殺慈，慈故求去耳。曹公曰：無有此意。君欲高尚其志者，亦不久留也。乃爲設酒。慈曰：今當遠適，願乞分杯飲酒。公曰：善。是時天寒，溫酒尚未熱，慈解劍以攪酒，須臾劍都盡，如人磨墨狀。初，曹公聞慈求分杯飲酒，謂慈當使公先飲，以餘與慈耳。而慈拔簪以畫杯酒，酒即中斷，分爲兩向。慈即飲其半，送半與公。公不喜之，未即爲飲，慈乞自飲之。飲畢，以杯擲屋棟，杯懸着棟動搖，似飛鳥之俯仰，若欲落而不落。一座莫不矚目視杯，既而已

失慈矣。尋問之，慈已還所住處。曹公遂益欲殺慈，乃勅內外收捕慈。慈走羣羊中，追者視慈入羣羊中，而奄忽失之，疑其化爲羊也。然不能分別之。捕吏乃語羊曰：人主意欲得見先生，暫還無苦。於是羣羊中有一大者，跪而言。吏乃相謂曰：此跪羊是慈也。復欲擒之。羊無大小悉長跪，追者亦不知慈所在，乃止。後有知慈處者，以告曹公。公遣吏收之，得慈。慈非不得隱，故欲令人知其神化耳。於是受執入獄，獄吏欲考訊之，戶中有一慈，戶外亦有一慈，不知孰是。曹公聞而愈惡之，使引出市殺之。須臾，有七慈相似。官收得六慈，失一慈。有頃，六慈皆失。尋又見慈走入市，乃閉市四門而索之。或不識者，問慈形貌何似。傳言慈眇一目，青葛巾，單衣。見有似此人者，便收之。及爾，一市中人，皆眇一目，葛巾單衣，竟不能分。曹公令所在普逐之，如見便殺。後有人見慈，便斷其頭以獻曹公。公大喜，及至視之，乃一束茅耳。有從荊州來者，見

慈在荊州。荊州牧劉表以爲惑衆，復欲殺慈。慈意已知。表出耀兵，乃欲見其道術。乃徐去詣表，說有薄禮，願以餉軍。表曰：道人單僑，吾軍人衆，非道人所能餉也。慈重道之。表使人取之。有酒一器。脯一束，而十餘人共舁之不起。慈乃自取之，以一刀削脯投地，請百人運酒及脯，以賜兵士。人各酒三杯，脯一片，食之如常酒脯味。凡萬餘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減。座中又有賓客數十人，皆得大醉。表乃大驚，無復害慈之意。慈數日委表東去入吳。吳有徐隨者，亦有道術，居丹徒。慈過隨門，門下有客車六七乘。客詐慈云：徐公不在。慈便即去。宿客見其牛皆在楊柳樹杪行，適上樹，即不見。下即復見牛行樹上。又車轂中皆生荆棘，長一尺，斫之不斷，搖之不動。宿客大懼，入報徐公，說有一眇目老公至門，吾欺之，言公不在。此人去後，須臾使車牛皆如此，不知何意。徐公曰：咄咄。此是左公遇我，汝曹那得欺之。急追之，諸

客分布逐之。及慈，羅列叩頭謝之。慈意解，即遣還去。及至，見車牛如故繫在，車轂中無復荆木也。慈見吳先主孫權。權素知慈有道，頗禮重之。權侍臣謝送知曹公、劉表皆忌慈惑衆，復譖於權，欲使殺之。後出遊，請慈俱行，令慈行於馬前，欲自後刺殺之。慈著木屐，持青竹杖。徐徐緩步行，常在馬前百步。著鞭策馬，操兵器逐之，終不能及。送知其有道，乃止。慈告葛仙公言：當入霍山中合九轉丹。丹成，遂仙去矣。

王遙

王遙者，字伯遼，鄱陽人也。有妻無子。頗能治病，病無不愈者。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針藥。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帊，敷坐於地，不飲不食，須臾病愈，便起去。其有邪魅作禍者，遙晝地作獄，因招呼之，皆見其形物入在獄中。或狐狸鼯蛇之類，乃斬而燔燒之，病者即愈。遙有竹篋，長數寸。有一

弟子姓錢，隨遙數十年，未嘗見遙開之。常一夜，大雨晦暝，遙使錢以九節杖擔此篋，將錢出，冒雨而行，遙及弟子衣皆不濕。又常有兩炬火導前，約行三十里許，登小山，入石室，室中先有二人。遙既至，取弟子所擔篋，發之，中有五舌竹簧三枚。遙自鼓一枚，以二枚與室中二人，並坐鼓之。良久，遙辭去，三簧皆內篋中，使錢擔之。室中二人出送，語遙曰：卿當早來，何爲久在俗間。遙答曰：我如是當來也。遙還家百日，天復雨，遙夜忽大治裝。遙先有葛單衣及葛布巾，已五十餘年未嘗著，此夜皆取著之。其妻即問曰：欲捨我去乎。遙曰：暫行耳。妻曰：當將錢去否？遙曰：獨去耳。妻即泣涕。因自擔篋而去，遂不復還。後三十餘年，弟子見遙在馬蹄山中，顏色更少，蓋地仙也。

陳永伯

陳永伯者，南陽人也。得淮南王

七里散方，試按合服之，二十一日，忽然不知所在。永伯有兄子名增族，年十七，亦服之。其父繫其足，閉於密戶中，晝夜使人守視之，二十八日，亦不復見，不知所之。本方云：服之三十日得仙。而陳氏二子服之未三十日，而失所在，後人不敢服。仙去必有仙官來迎，但人不見之耳。

太山老父

太山老父者，莫知其姓名。漢武帝東巡狩，見老父鋤於道間，頭上白光高數尺，怪而呼問之。老父狀如年五十許人，而面有童子之色，肌體光華，不與俗人同。帝問有何道術耶。老父答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頭白齒落。有道士教臣絕穀服術飲水，並作神枕，枕中三十二物，其二十四物以象二十四氣，其八物以應八風。臣行之，轉老爲少，黑髮更生，齒墮復出，日行三百里。臣今年百八十矣。武帝愛其方，賜之金帛。老父後

入岱山中去，十年、五年時還鄉里。三百餘年乃不復還也。

巫炎

巫炎者，字子都，北海人也。漢

武帝出，見子都於渭橋，其頭上鬱鬱有紫氣，高丈餘。帝召而問之。君年幾何？所得何術而有異氣乎？子都答曰：臣年今已百三十八歲，亦無所得。將行，帝召東方朔使相此君有何道術。朔對曰：此君有陰術。武帝屏左右而問之。子都對曰：臣昔年六十五時，苦腰脊疼痛，脚冷不能自溫，口中乾苦，舌燥涕出，百節四肢各各疼痛，又足痺不能久立。得此道已來，已七十三年，有子三十六人，身體強健，無所病患，氣力乃如壯時，無所憂患。帝曰：卿不仁，有道而不聞於朕，非忠臣也。子都頓首曰：臣誠知此道爲真，然陰陽之事，公中之私，臣子之所難言也。又行之皆逆人情，能爲之者少，故不敢以聞。帝曰：勿謝虧君耳。

遂受其法。子都年二百餘歲，服餌水銀，白日昇天，武帝後頗行其法，不能盡用之，然得壽最勝於他帝遠矣。

河上公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

文帝時，結草爲庵于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經》。時文帝好老子之道，詔命諸王公大臣州牧在朝卿士，皆令誦之。不通老子經者，不得陞朝。帝於經中有疑義，人莫能通。侍郎裴楷奏云：陝州河上，有人誦《老子》。即遣詔使賫所疑義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即駕幸詣之。公在庵中不出，帝使人謂之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民。域中四大，而王居其一。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朕能使民富貴貧賤。須臾，公即拊掌坐躍，冉冉在空中虛之中，去地百餘尺，而止於虛空。良久，俛而答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焉？君宜能令

余富貴貧賤乎？帝大驚，悟知是神人，方下輦稽首禮謝曰：朕以不能忝承先業，才小任大，憂於不堪。而志奉道德，直以暗昧，多所不了。惟願道君垂愍，有以教之。河上公即授素書《老子道德章句》二卷，謂帝曰：熟研究之，所疑自解。余著此經以來，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示非人。帝即拜跪受經。言畢失公所在。遂於西山築臺望之，不復見矣。論者以爲文帝雖耽尚大道，而心未純信，故示神變以悟帝，意欲成其道。時人因號河上公。

劉根

劉根，字君安，長安人也。少時明五經，以漢孝成皇帝綏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後棄世道，遁入嵩高山石室中。崢嶸峻絕，高五千丈，自崖北而入。冬夏無衣，毛長一二尺。其顏如十四五許人。深目多鬚，鬚皆黃，長三四寸。每與坐，或時忽然變著高冠玄

衣，人不覺換之。時衡府君在潁川，自說其先祖有與根同歲者。王莽數使使請根，根不肯往。衡府君道廟掾王珍問起居，根不答。再令功曹趙公往山達敬，根惟言謝府君，更無他言。後潁川太守高府君到官，民人大疫，郡中死者過半。太守家大小悉病，府君使珍從根求消災除疫氣之術。珍叩頭述府君意，根教於太歲宮氣上穿地作孔，深三尺，以沙着中，以酒沃之。君依言，病者即愈，疫氣登絕。後常用之，有效。後太守史祈^④，以根爲妖妄，欲殺之，遣使呼根。舉郡皆諫，以爲不可。祈殊不肯止。諸吏先使人以此意報根。使者至，根曰：太守欲吾來何也？吾當往耳。不往者，恐汝諸人必得罪，謂卿等不來呼我也。根即詣郡。時賓客盈坐，祈令根前，使庭下五十餘人將繩索鞭杖立于根後^⑤。祈厲聲問曰：君有道耶？根曰：有道。祈曰：有道，能召鬼使我見乎？若不見，即當戮汝。根曰：甚易耳。遂借祈前筆硯書作符，扣堦鋒，錚然作銅聲。因長

嘯，嘯音非常清亮，聞于城外。聞者莫不肅然，衆賓客悉恐。須臾，廳前南壁忽開數丈，見四赤衣吏，傳呼避道。赤衣兵數十人，操持刀劍，將一科車直從壞壁中入到廳前，根勅下車上鬼。赤衣兵發車上烏被，上有一老公一老姥，反縛囚繫，大繩的頭。熟視之，乃祈亡父母也。祈驚愕，愴然流涕。父母亦泣，責罵祈：我生時，汝仕宦未達，不得汝祿養。我死後，汝何爲犯忤神仙尊官，使我被收束囚辱如此？汝亦何面目立於人間。祈下堦叩頭，向根乞放赦先人。根乃勅赤衣兵將囚出去。廳前南壁復開，車過，尋失車所在。根亦隱去。祈恍惚若狂，其妻暴卒，良久乃蘇。云：見君家先被捉者，大怒云：何以犯觸大仙，使我被罪。當來殺汝。後月餘，祈及妻兒並卒。少室廟掾王珍，數得見根顏色懽悅之情，伏地叩頭，請問根從初得道之由。根說：昔入山精思，無處不到。後入華陰^⑥山，見一人乘白鹿^⑦從千^⑧餘人，玉女左右四人，執彩旄之節，年皆十五

六。余再拜頓首，求乞一言。神人乃住，告余曰：汝聞昔有韓衆否乎？答曰：嘗聞有之。神人曰：即我是也。余自陳少好長生不死之道，而不遇明師，頗習方書，按而爲之。多不驗。豈根命相不應度世也？今日有幸逢大神，是根宿夜夢想，從心所願。願見哀憐，賜其要訣。神未肯告余。余乃流涕自搏重請。神人曰：坐，吾將告汝。汝有仙骨，故得見我。汝今髓不滿，血不煖，氣少腦減，筋急^⑨肉沮，故服藥行氣不得其力。必欲長生，且先治病十二年，乃可服仙之上藥耳。夫仙道有昇天躡雲者，有遊行五嶽者，有食穀不死者，有尸解而仙者，要在於服藥。服藥有上下，故仙有數品也。不知房中之事，行氣導引而不得神藥，亦不能仙也。藥之上者，唯有九轉還丹及太乙金液。服之，皆立便登天，不積日月矣。其次雲母雄黃之屬，能使人乘雲駕龍，亦可使役鬼神，變化長生者。草木之藥，唯能治病補虛，駐年返白，斷穀益氣，不能使人不死也。高可數百

年，下纔全其所稟而已，不足久賴矣。余乃頓首曰：今日受教，乃天也。神人曰：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三尸去，則意志定，嗜欲除也。乃以神方五篇見授，云：伏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罪過。司命奪人筭紀，使少壽。人身中神欲人生，而三尸欲人死，死則神散，返於無形之中，而三尸成鬼，而人享奠祭祀之，則得歆饗，以此利在人速死也。夢與惡人鬪爭，此乃神與尸相戰也。根乃從次合作服之，遂以得仙。珍又言：數見投符於地，有所告召，即見如取之者，然不見人。又唯聞有所推問，有人答對，而不見形也。或聞有鞭杖聲，而或地上見血，莫測其端也。教珍守一行氣存神坐³⁰。三綱六紀謝過上古之法，不知珍能得仙名耳。根後入鷄頭山中仙去矣。

神仙傳卷八

①「枉」字漢魏本「聽」。

②此句漢魏本作「語弟子張大言曰」。

③「緯」字漢魏本作「氣」。

④「盡」字漢魏本作「衰」。

⑤「運」字漢魏本作「亂」。

⑥漢魏本「杯」後有「良久，乃墜」等字。

⑦漢魏本「慈」後有「試其能免死否」等字。

⑧「跪而言」，漢魏本作「跪而曰：為審爾否」。

⑨漢魏本此句後有「驗其尸，亦亡處所」等字。

⑩漢魏本無「常」字。

⑪此句下漢魏本有「所行道，非所曾經」等字。

⑫此句下漢魏本有「曰：為且復少留。遙曰：如是還耳」等字。

⑬「三」字原文作「二」，據漢魏本改。

⑭「問」字漢魏本作「旁」。

⑮「八物」，漢魏本作「八毒」。

⑯此句下漢魏本有「漢附馬都尉」等字。

⑰「陰術」，漢魏本作「陰道術」。

⑱「三十六」，漢魏本作「二十六」。

⑲「公中之私」，漢魏本作「宮中之利」。

⑳「虧」字漢魏本作「戲」。

㉑「能」字漢魏本作「德」。

㉒「承」字漢魏本作「統」。

㉓「著」字漢本作「注」。

㉔「史祈」，漢魏本作「張府君」。

㉕此句後漢魏本有「根顏色不作」等字。

㉖「陰」字漢魏本作「陽」。

㉗「白鹿」，漢魏本作「白鹿車」。

㉘「千」字漢魏本作「十」。

㉙「急」字漢魏本作「息」。

㉚「坐」字原文作「先生」，據漢魏本改。

神仙傳卷九

晉葛洪撰

壺公

壺公者，不知其姓名。今世所有召軍符、召鬼神、治病王府¹符凡二十餘卷，皆出於壺公，故總名為壺公符。汝南費長房為市掾時，忽見公從遠方來，入市賣藥，人莫識之。其賣藥口不二價，治百病皆愈。語買藥者曰：服此藥必吐出某物，某日當愈。皆如其言。得錢日收數萬，而隨施與市道貧乏飢凍者，所留者甚少。常懸一空壺於坐²上，日入之後，公輒轉足跳入壺中，人莫知所在³。唯長房於樓上見之，知其非常人也。長房乃日日自掃除公座前地，及供饌物。公受而不謝。如此積久，長房不懈，亦不敢有所求。公知長房篤信，語長房曰：至暮無人時更來。長房如其言而往，公語長房曰：卿見我跳入壺中時，卿便隨我跳，

自當得入。長房承公言爲試，展足不覺已入。既入之後，不復見壺，但見樓觀五色，重門閣道。見公左右侍者數十人。公語長房曰：我仙人也，忝天曹職，所統供事不勤，以此見謫，暫還人間耳。卿可教，故得見我。長房下座^⑤，頓首自陳：肉人無知，積罪却厚^⑥，幸謬見哀愍，猶如剖棺布氣，生枯起朽。但恐^⑦臭穢頑弊，不任驅使。若見憐念，百生之厚幸也。公曰：審爾大佳，勿語人也。公後詣長房於樓上曰：我有少酒，汝相共飲之。酒在樓下，長房遣人取之，不能舉。益至數十人，莫能得上。長房白公，公乃自下，以一指提上，與長房共飲之。酒器不過如蟬^⑧大，飲之，至旦不盡。公告長房曰：我某日當去，卿能去否？長房曰：思去之心，不可復言。惟欲令親屬不覺不知，當作何計。公曰：易耳。乃取一青竹杖與長房，戒之曰：卿以竹歸家，使稱病^⑨。後日即以此竹杖置卧處，嘿然便來。長房如公所言，而家人見此竹是長房死了^⑩，哭泣殯之。長

房隨公去，恍惚不知何所之。公獨留之於羣虎中，虎磨牙張口，欲噬長房，長房不懼。明日，又內長房石室中。頭上有大石，方數丈，茅繩懸之，諸蛇並往嚙繩欲斷，而長房自若。公往撫^⑪之，曰：子可教矣。乃命噉溷。溷臭惡非常，中有蟲長寸許，長房色難之。公乃嘆謝遣之曰：子不得仙也。今以子爲地上主^⑫者，可壽數百餘歲。爲傳封符一卷付之，曰：帶此可主^⑬諸鬼神，常^⑭稱使者，可以治病消災。長房憂不能到家，公以竹杖與之，曰：但騎此到家耳。長房辭去，騎杖忽然如睡，已到家。家人謂之鬼。具述前事，乃發視棺中，惟一竹杖，乃信之。長房以所騎竹杖投葛陂中，視之，乃青龍耳。長房自謂去家一日，推之已一年矣。長房乃行符收鬼治病，無不愈者。每與人同坐共語，而目瞑訶遣。人問其故曰：怒鬼魅之犯法耳。汝南郡中常有鬼怪，歲輒數來。來時導從威儀，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內外，乃還去。甚以爲患。後長房詣府君，而正值此

鬼來到府門前。府君馳入，獨留長房。鬼知之，不敢前，欲去。長房厲聲呼使捉前來。鬼乃下車，把版伏庭中，叩頭乞得自改。長房呵曰：汝死老鬼，不念溫涼，無故導從，唐突官府。君知當死否？急復令還就人形，以一札符付之，令送與葛陂君。鬼叩頭流涕，持札去，使人^⑮追視之，以札立陂邊，以頸繞札^⑯而死。東海君來旱，長房後到東海，見其民請雨，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當赦之。令其作雨，於是即有大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促還他馬，赦汝罪。人問之。長房曰：此狸耳，盜社公馬也。又嘗與客坐，使至市市鮓，頃刻而還。或一日之間，人見在千里之外者數處。

尹軌

尹軌者，字公度，太原人也。博學五經，尤明天文理^⑰氣，河洛讖緯，無不

精微。晚乃奉道，常服黃精^①，日三合。年數百歲，而顏色美少。常聞其遠祖尹喜，以周康王昭王之時，居草樓，遇老君與說經。其後周穆王再修樓觀，以待有道之士，公度遂居樓觀焉。自云：喜數來與相見，授以道要。由是能坐在立亡，變化之事。蘇並州家先祖頻奉事之，累世子孫見之，顏狀常如五十歲人。遊行人間，或入山，一年半復見。無妻息。其說天下盛衰治亂之期，安危吉凶所在，未嘗不效。晉永康元年十二月，道洛陽城西一家求寄宿，主人以祭蜡不欲令宿。良久，公度語其姓名，主人乃開門迎公度，與前設酒食。又以數斛穀與公度所乘青驪。公度竟不飲啖，驪亦不食穀。明旦去。謂主人曰：君是不急難人耳。先雖不欲受我宿，後更有勤意吾及驪。雖不食君所設，意望相酬耳。今賜君神藥一丸，帶以隨身。明年當有兵死者滿地，此藥可以全君體命。明年洛中果有趙王倫之亂，死者數萬。舉家有從軍者，皆不還，在家又為劫殺皆盡，惟

餘得藥一人耳。公度腰中帶漆竹管數十^②枚，中皆有藥，入口即活。天下大疫，有得藥如棗者，塗其門，則一家不病，病者立愈。又弟子黃理，居陸渾山中，患虎為暴。公度使斷大木為柱，去家四方各一里外埋一柱。公度即以印

印之，虎即絕跡。又有怪鳥止其屋上者^③。以語公度。公度為書一奏符，著鳥鳴處，至夕，鳥伏死符下，遂絕。有人遭大喪，當葬^④而貧窮不及。公度見而嗟之。孝子說其孤苦，公度愴然曰：君能得數斤鉛否？孝子曰：可得耳。乃具鉛數十斤。公度將入山中小屋下，鑪火中銷鉛，以神藥如棗^⑤大投沸鉛中，攪之，皆成銀。以與之，曰：吾念汝貧困，不能營葬，故以相與，慎勿言也。復又有一人，本土族子弟，遇公事簿書不明，當陪負官錢百萬。出賣田宅車牛，不售，而見收繫。公度語所識富人曰：可暫以百萬錢借我，欲以救之，後二十日頓相還也。富人即以錢百萬與公度。公度以與遭事者，乃語曰：君致錫百兩。其人即買錫與

之。公度於鑪中洋錫，以神藥一方寸匕投沸錫中，變成黃金。金即秤賣，得錢百萬還錢主。公度後到南陽太和山昇仙去矣。

介象

介象者，字元則，會稽人也。學通五經，博覽百家之言，能屬文。陰修道法，入東嶽受氣禁之術。能茅上燃火煮雞，雞熟而茅不焦。能令一里內不炊不蒸^⑥，雞犬三日不鳴不吠。能令一市人皆坐，不能起。能隱形變化為草木鳥獸。聞九丹之經，周遊數千里求之，不值明師，乃入山精思，冀遇神仙。疲極卧石上，有一虎往舐象。象睡寤見虎，乃謂之曰：天使汝來侍衛我者，汝且停。若山神使汝來試我，汝疾去。虎乃去。象入山見谷中有石子，紫色光彩，大如雞子，不可稱數。乃取兩枚而遊。谷深，不得度，乃還。於山中見一美女，年十五六許，顏色非常，衣服五彩，蓋仙人也。象叩頭乞長生之方。

女曰：汝急送手中物還故處，乃來。吾故於此待汝。象即以石送於谷中而還，見女子在舊處。象復叩頭。女曰：汝血養^⑭之氣未盡，斷穀三年更來，吾止此。象歸，斷穀三年更見，此女故在前處。乃以丹方一首^⑮授象，告曰：得此便仙，勿他為也。象未得合作此藥，常住弟子駱延雅舍^⑯。惟下平^⑰牀中。有書生數人，共論書傳事，云云不判。象傍聞之，不能忍，乃為決解之。書生知象非凡人，密表奏象於其主^⑱。象知之欲去，曰：恐官事拘束我耳。延雅固留。吳王詔徵象到武昌，甚敬重之，稱為介君。為象起第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隱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入殿門，莫有見者。又令象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⑲。與先主^⑳共論鱸魚何者最上，象曰：鱸魚為上。先主曰：此魚乃在海中，安可得乎？象曰：可得耳。但令人於殿中庭方坳者，水滿^㉑之，象即索釣餌起釣之，垂綸於坳中，不食，頃得鱸魚。先生驚喜，

問象曰：可食否？象曰：故為陛下取作鱸，安不可食。仍使厨人切之。先主問曰：蜀使不來，得薑作鱸至美。此間薑不及也。何由得乎？象曰：易得耳。願差一人，並以錢五千文付之。象書一符，以著竹杖中，令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買薑畢，復閉目。此人如言騎杖，須臾已到成都。不知何處，問人，言是蜀中也。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在蜀，從人恰與買薑人相見。於是甚驚，作書寄家。此人買薑還^㉒，厨中鱸始就矣。象又能讀諸符文如讀書，無誤謬者。或不信之，取諸雜符，除其標注以示象。象皆一一別之。又有一人種黍於山中，嘗患獼猴食之。聞象有道，從乞辟猴法。象告無他，汝明日往看黍，若見猴羣下，大嗥語之曰：吾已告介君，介君教汝莫食黍。此人倉卒，直言象欺弄之。明日往見，羣猴欲下樹，試告象言語，猴即各還樹，絕跡矣。象在吳，連求去，先主不許。象言：某月日病。先生使左右以梨一奩賜象，象食之，須臾便死。先主

殯埋之。以日中死，其日舖時已至建鄴，以所賜梨付苑內^㉓種之。吏後以表聞先主。發視其棺中，唯一奏版符耳。先主思象，使以所住屋為廟，時時躬往祭之。常有白鵠^㉔來集座上，良久乃去。後弟子見象在蓋竹山中，顏色更少焉。

神仙傳卷九

①「王」字漢魏本作「玉」。
 ②「買」字原文作「賣」，據漢魏本改。
 ③「坐」字漢魏本作「屋」。
 ④「人莫知所在」，漢魏本作「人莫能見」。
 ⑤「下座」二字原文作「不坐」，據漢魏本改。
 ⑥「積罪却厚」，原文作「積劫厚」，據漢魏本改。
 ⑦「恐」字原文作「見」，據漢魏本改。
 ⑧「蚌」字漢魏本作「拳」。
 ⑨「使稱病」，漢魏本作「便可稱病」。
 ⑩此句漢魏本作「家人見房已死，尸在床，乃向竹杖耳」。
 ⑪「撫」字原文作「撰」，據漢魏本改。
 ⑫「主」字漢魏本作「王」。
 ⑬「主」字原文作「舉」，據漢魏本改。
 ⑭「常」字原文作「嘗」，據漢魏本改。
 ⑮「人」字原文作「以」，據漢魏本改。
 ⑯「札」字漢魏本作「樹」。

①「理」字漢魏本作「星」。

②「黃精」漢魏本作「黃精萃」。

③「數十」漢魏本作「十數」。

④「者」字據漢魏本補。

⑤「葬」字原文作「年」，據漢魏本改。

⑥「棗」字漢魏本作「米」。

⑦此句漢魏本作「能令一里內人家炊不熟」。

⑧「養」字改魏本作「食」。

⑨「首」字原文作「日」，據漢魏本改。

⑩「舍」字原文作「合」，據漢魏本改。

⑪「平」字漢魏本作「屏」。

⑫「其主」，漢魏本作「吳主」。

⑬「可食」，二字據漢魏本補。

⑭「先主」，漢魏本皆作「吳主」。

⑮此二句漢魏本作「乃令人於殿中作方埒，汲水滿之」。

⑯此句漢魏本作「此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吳」。

⑰「苑內」，漢魏本作「苑吏」。

⑱「鵠」字漢魏本作「鶴」。

神仙傳卷十

晉葛洪撰

董奉^①

董奉者，字君異，侯官縣人也。昔吳先主時，有年少作本縣長，見君異年三十^②餘，不知有道也。罷去五十餘年，復爲他職，行經侯官。諸故吏人皆往見故長，君異亦往，顏色如昔，了不異故。長宿識之，問曰：君無有道也。昔在縣時，年紀如君輩，今吾已皓白，而君猶少也。君異曰：偶爾耳^③。杜燮爲交州刺史，得毒病死，已三日。君異時在南方，乃往以三丸藥內死人口中，令人舉死人頭搖而消之，食頃，燮開目動手足，顏色漸還，半日中能起坐，遂活。後四日，乃能語。云：死時奄然如夢，見有數十烏衣人來收之，將載露車上去。入大赤門，徑以寸獄^④，獄各一戶，戶纔容一人。以燮內一戶中，乃以土從外封之，不復見外。恍惚

間，聞有一人言，太乙遣使者來召杜燮。急開出之，聞人以鍤掘其所居戶。良久，引出之。見外有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燮上車，將還至門而覺。燮既活，乃爲君異起高樓於中庭。君異不飲食，唯啖脯棗多，少飲酒。一日三爲君異設之，君異輒來就燮處飲食，下樓時忽如飛鳥，便來到座，不覺其下，上樓亦爾。如此一年，從燮求去，燮涕泣留之，不許。燮問曰：君欲何所之，當具大船也。君異曰：不用船，宜得一棺器耳。燮即爲具之，至明日日中時，君異死，燮使人殯埋之。七日，人有從容昌來，見君異，因謝杜侯，好自愛重。燮乃開視君異棺中，但見一帛，一面畫作人形，一面丹書符。君異後還廬山下居，有一人少便病癩，垂死，自載詣君異，叩頭乞哀。君異使此人坐一戶中，以五重布巾韜病者目，使勿動搖，乃勅家人莫近。病人云：聞有一物來舐之，痛不可堪，無處不匝。度此物舌當一尺許，其氣息大小如牛，竟不知是何物，良久

乃去。君異乃往解病人之巾，以水與飲，遣去，不久當愈，且勿當風。十數日間，病者身體通赤，無皮甚痛，得水浴，即不復痛。二十餘日，即皮生瘡愈，身如凝脂。後常大旱，百穀焦枯，縣令丁士彥謂綱紀曰：董君有道，必能致雨。乃自賚酒脯見君異，說大旱之意。君異曰：雨易得耳。因仰視其屋曰：貧家^⑤屋皆見天，不可以得雨，如何^⑥。縣令解其意，因曰：先生但爲祈雨，當爲架好屋。於是，明日，士彥自將吏^⑦人，乃運竹爲起屋。屋成當泥塗，作人掘土取壤，欲取水作泥，君異曰：不煩運水，日暮自當雨也。其夜，大雨高下皆^⑧足。又君異居山間，爲人治病，不取錢物，使人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而山中百蟲羣獸，遊戲杏下，竟不生草，有如耘治也。於是杏子大熟，君異於杏林下作簞倉。語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來報，徑自取之，得將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往取一器杏。云：每有一穀少而取杏多者，

即有三四頭虎噬逐之。此人怖懼而走，杏即傾覆，虎乃還去。到家量杏，一如穀少。又有人空往偷杏。虎逐之到其家，乃嚙之至死。家人知是偷杏，遂送杏還，叩頭謝過，死者即活。自是已後，買杏者皆於林中自平量之，不敢有欺者。君異以其所得糧穀賑救貧窮。供給行旅，歲消三千斛，尚餘甚多。縣令親故家，有女爲精邪所魅，百不能治。以語君異，若能得女愈，當以侍巾櫛。君異即爲君勅諸魅，有大白鼃，長丈六^⑨尺，陸行詣病者問。君異使人斬之，女病即愈。遂以女妻之。久無兒息，君異每出行，妻不能獨住，乃乞一女養之。女年十歲，君異一旦竦身入雲中去，婦及養女猶守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逐之如故。養女長大。納婿同居。其婿凶徒也，常取諸祠廟之神衣物。廟下神下巫語云：某甲恃是仙人女婿，奪吾衣物，吾不在此，但羞人耳，當爲仙人故無用爲問。君異在民間僅百年，乃昇天，其顏色常如年三十時人也。

李根

李根，字子源，許昌人也。有趙賈

者，聞其父祖言傳世見根也。賈爲兒時便隨事根，至賈年八十四，而根年少不老。昔在壽春吳太文家，太文從之學道，得作金銀法，立成。根能變化入水火中，坐致行厨，能供二十人，皆精細之饌，四方奇異之物，非當地所有也。忽告太文云：王陵當敗，壽春當陷，兵中不復居，可急徙去。衆乃使人收根，欲殺之^⑩。根時乃方欲書疏，奄聞外有千餘人圍其家^⑪求根。語太文父曰：忽忽但語吾不知，官自來搜之，昨已去矣。太文出戶還顧，窺根失所在，左右書器物皆不復見。於是官兵入索，困食衣篋之中，無處不遍，不得根。及良久，太文出，見根固在向坐，儼然如故。根語太文曰：王太尉當族誅，卿弟泄語，十日中當卒死。皆果如言。弟子家有以女給根者，此女知書，根出行，竊視根素書一卷讀之，得根自

說其學道經疏云：以漢元封中學道於某甲。時年計根已七百餘年也。又太文說根兩目瞳子皆方。按《仙經》說：八百歲人瞳子方也。根告諸弟子言：我不得神丹大道之訣，唯得地仙方耳。壽畢天地，然不爲下土之士也。

李意期^⑫

李意期者，蜀郡人也。傳世識之，云是漢文帝時人也，無妻息。人有欲遠行速至者，意期以符與之，並以丹書其人兩足^⑬，則千里皆不盡日而還。人有說四方郡國宮觀市井者，座中或未見，重問說者，意期即爲撮土作之，所作郡國形象皆是，但盈寸耳，須臾消滅。或遊行，不知所之。一年許復還於蜀中，乞食所得，以與貧乏者。於成都角中，作一土窟而居其中。冬夏單衣，髮長剪去之，但使長五寸許。啜少酒脯及棗果，或食百日，不出窟則無所食也。劉玄德欲東伐吳，報關羽之怨^⑭，使人迎意期。意期到，玄德敬禮

之，問其伐吳。意期不答而求紙筆，玄德與之，意期畫作兵馬器仗十數紙，便一一以手裂壞之。曰：咄，咄。又畫一大人，掘地埋之。乃徑還去。玄德不悅，而出軍，果大敗。十餘萬衆，纔數百人得還，器仗軍資，一時蕩盡。玄德忿恥，發病而卒於永安宮。乃追念其所作大人而埋之，正是玄德之死象也。意期少言語，人有所問，略不對答。蜀人有憂患，往問吉凶，自有常候，但占意期顏色。若懽悅，則百事吉。慘戚，則百事惡。鄧艾未到蜀百餘日，忽失意期所在。後入瑯琊山中，不復出也。

王興^⑮

王興者，陽城人也。常居一谷中，本凡民，不知書，無學道意也。昔漢武帝元封二年，上嵩山，登大愚石室，起道宮，使董奉^⑯君東方朔等。齋潔思神，至夜，忽見仙人長二丈餘，耳下垂至肩^⑰。武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

疑仙人也。聞中嶽有石上、菖蒲，一寸九節，服之可以長生，故來採之。言訖忽然不見。武帝顧謂侍臣曰：彼非欲學道服食者，必是中嶽之神，以此教朕耳。乃採菖蒲服之。且^⑱二年，而武帝性好熱食，服菖蒲每熱者，輒煩悶不快，乃止。時從官多皆服之，然莫能持久，唯王興聞仙人使武帝常服菖蒲，乃採服之，不息，遂得長生。魏武帝時猶在，其鄰里老小皆云傳世見之，視興常如五十許人，其強健，日行三百里，後不知所之。

黃敬

黃敬，子伯嚴，武陵人也。少讀誦經書，仕州爲部從事。後棄世學道於霍山，八十餘年。復入中嶽，專行服氣斷穀，爲吞吐之事，胎息內視，召六甲玉女，吞陰陽符。又思赤星在洞房前，轉大，如火周身。至二百歲，轉還少壯。道士王紫陽數往見，從求要言。敬告紫陽曰：吾不修服藥之道，但守

自然，蓋地仙耳，何足詰問。聞新野陰君神丹昇天之法，此真大道之極也，子可從之。人能除遣嗜慾如我者，不可學我所為也。紫陽固請不止。敬告紫陽曰：大關之中有輔星，想而見之，翕習成，赤童在馬持朱庭，指而搖之，鍊身形，消遣三尸除死名，審能守之，可長生，失之不久倫窈冥。紫陽受之，得長生之道也。

魯女生

魯女生者，長樂人也。服胡麻餌術，絕穀八十餘年，甚少壯。一日行三百餘里，走逐麋鹿，鄉里傳世見之。二百餘年，入華山中去。時故人與女生別後五十年，入華山廟，逢女生，乘白鹿，從後有玉女數十人也。

甘始

甘始者，太原人也。善行氣，不飲食。又服天門冬，行房中之事。依容

成玄素之法，更演益之。為一卷，用之甚有近效，治病不用針灸湯藥，在人間三百餘歲，乃入王屋山仙去也。

封君達

封君達者，隴西人也。服黃精五十餘年，又入鳥鼠山，服鍊水銀，百餘歲，往來鄉里，視之年如三十許人。常騎青牛，聞人有疾病時死者，便過與藥治之，應手皆愈。不以姓字語人，世人識其乘青牛，故號為青牛道士。後二百餘年，入玄丘山仙去也。

神仙傳卷十

- ① 此篇于《廣漢魏叢書》本屬卷六。
- ② 「三十」，《廣漢魏叢書》本作「四十」。
- ③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偶然爾」。
- ④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徑以付獄中」。
- ⑤ 「貧家」，《廣漢魏叢書》本作「貧道」。
- ⑥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恐雨至，何堪」。
- ⑦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士彥自將人吏百餘輩」。
- ⑧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高下皆平方」。

- ⑨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長數丈」。
- ⑩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太文竊以語弟，弟無意泄之。王凌聞之，以為妖言惑眾，使人收根，欲殺之」。
- ⑪ 「其家」，《廣漢魏叢書》本作「吳家」。
- ⑫ 此篇于《廣漢魏叢書》本中屬卷三。
- ⑬ 「兩足」，《廣漢魏叢書》本作「兩腋下」。
- ⑭ 「怨」，《廣漢魏叢書》本作「死」。
- ⑮ 此篇于《廣漢魏叢書》本中屬卷三。
- ⑯ 《廣漢魏叢書》本作「董仲舒」。
- ⑰ 此句《廣漢魏叢書》本作「耳出頭顱，垂下至肩」。
- ⑱ 「且」，《廣漢魏叢書》本作「經」。
- ⑲ 「不」，《廣漢魏叢書》本作「亦」。
- ⑳ 《廣漢魏叢書》本作「失之不久淪幽冥」。
- ㉑ 「甚」，《廣漢魏叢書》本作「日」。
- ㉒ 「逐」，《廣漢魏叢書》本作「及」。
- ㉓ 「二百」，《廣漢魏叢書》本作「三百」。
- ㉔ 「數十人」，《廣漢魏叢書》本作「三十人」。
- ㉕ 《廣漢魏叢書》本作「封衡」。
- ㉖ 「黃精」，《廣漢魏叢書》本作「黃連」。
- ㉗ 「鳥鼠山」，《廣漢魏叢書》本作「鳥獸山」。
- ㉘ 「三十」，《廣漢魏叢書》本作「二十」。
- ㉙ 「玄丘山」，《廣漢魏叢書》本作「元丘山」。

(章偉文、尹志華點校)

003 歷代崇道記

經名：歷代崇道記。一卷。唐末五代杜光庭撰。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玄部記傳類。

穆王於崑崙山、王屋山、嵩山、華山、泰山、衡山、恒山、終南山、會稽山、青城山、天台山、羅浮山、崆峒山致王母觀，前後度道士五千餘人。秦始皇帝併吞六國，招方士，好長生之術，遣使往蓬萊，採不死藥，造宮觀一百餘所，度道士一千七百餘人。漢文帝、竇太后並好黃老之術，造宮觀七十二所，勅天下：如不通黃老經者，不得注官。又親訪河上公，問道德之要，天下大治。計度道士一千餘人。孝武帝奉道彌篤，感王母降於宮中，遺帝白銀像五軀，曰是太上老君之真形也。帝別營三殿而供養之。後移像於柏梁臺上。

後又移於甘泉宮內，以一殿而並列之。南向設座，自茲始也。又度公主數人，及度道士約五千餘人，並造觀三百餘所。其嵩嶽萬歲觀、泰山登封觀、華山集仙觀、終南望靈觀、王屋通天觀，並不得令庶姓居之，以爲恒式。其萬歲觀因帝巡幸而聞山呼，遂捨行宮而爲觀焉。至孝宣帝時，有上黨郡功曹李暉，因入抱犢山採藥，於石室內獲天書四十餘卷，並玉箱、玉杖，獻於河東郡太守張純。純立遣使上進，帝視之大驚，不覺流涕，乃令宣示內外臣僚。時冉癸爲主書中郎將，見之泣曰：此是武帝臨崩時遺制，令葬於梓宮之內，何由至此？及披之卷後，所有臣僚校勘姓名，于今見有存者。帝乃遣使檢校茂陵，即又安完如故。帝乃爲武帝造觀二所，一在長安城內，一在茂陵之下，以奉先帝也。復度道士二十人，以奉香火也。後赤眉之亂，茂陵爲賊所發，於梓宮之中，但見有劍一口。方欲取之，其劍忽然哮吼騰空而去。世祖光武皇帝既平王莽，天下大定，東封禮

畢，乃爲本朝十一帝追薦。及南陽、春陵、名山大川、長安洛陽，計造觀一百二十所，度道士一千八百人。魏明帝爲武帝及先太后造觀於五都，計一十三所，度道士一百九人，仍詔道書同御史裝飾。吳主孫權於天台山造桐柏觀，命葛玄居之。於富春造崇福觀，以奉親也。建業造興國觀，茅山造景陽觀，都造觀三十九所，度道士八百人。晉武帝於洛陽造通天、洞天、靈仙、靈寶四觀，及諸州共二百所。先魏末，隴右臨洮郡有神人長三丈，著白衣，垂素髮，戴金冠，現於襄武縣，告縣人王始曰：不久當見太平。及武帝受禪，果天下一統。帝乃令於所現處造告平觀，即李宗之故居也。別度道士七人，并前後所度道士，共計四百七十二人。時吳郡臨平湖岸崩，獲石鼓一枚，遣使上進，帝問司空張華：此物何用？曰：但以桐木刻作鯨魚形，扣之必有聲，聞於數里。至惠帝時，於宮中忽夜鳴不已，帝甚惡之，乃遣嵩山萬歲觀，擊之集衆，自茲始也。後魏道武帝於

雲中、太原及河朔造觀計五十所，度道士六百餘人。太武勅令天下造太平觀共二百七十五所，度道士一千三百人。帝受籙，改太平真君元年，仍令四方內外上書，言太平真君皇帝陛下。自後帝嗣位，並皆受籙。後周武帝於長安造通玄館，以延羽客。隋高祖文皇帝遷都於龍首原，號大興城，乃於都下畿內造觀三十六所，名曰玄壇，度道士二千人。煬帝遷都洛陽，復於城內及畿甸造觀二十四所，度道士一千一百人。皇朝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於隋末大業十三年感霍山神，稱奉太上老君命，告唐公：汝當來必得天下。至武德元年，晉州浮山縣羊角山著素衣，戴金冠，乘朱鬃白馬，令吉善行告神堯：汝今得聖理，可於長安城東致一安化宮而安道像，則社稷延長，天下大定。善行辭：見天子何以爲據？太上曰：但去，有獻石龜者，可以爲信。善行乃告晉州刺史賀君孝義，孝義遂將善行見秦王，具言神人現事。群官拜慶，遂差左親衛帥杜昂與善行於所現處設

祭，太上又現，一如善行所言。以鞭指昂曰：汝是何人？昂曰：是秦王使者。太上曰：我不飲不食，何用祭乎？所有委曲，令人具知。昂還，乃言神人復現。秦王大悅，乃令昂將善行入京上奏。至京，立未定，果有邱州治中張達獻石龜，上有文曰：天下安，子孫興，千萬歲，千萬葉。遂入面奏，高祖大悅，詔授善行爲朝散大夫，賜物一百段。乃令通事舍人柳憲於羊角山立廟，復改浮山縣爲神山縣，羊角山爲龍角山。太上又現，爲善行曰：天子喜歡否？對曰：大喜。又曰：疑惑何事？復對曰：爲不知聖者姓名耳。太上曰：我是無上神仙，姓李氏，號老君，即我也。我即帝之祖也。《史記》中有傳，亳州谷陽縣本廟有枯檜再生爲驗。我已令周公旦領神兵助國家打劉黑闥，得四月節，即破矣。孝義又令善行入奏，高祖乃勅善行馳驛往洛陽軍所宣勅示諭。至時果平黑闥，四海大定，枯檜亦重生焉。乃改廟爲慶唐觀。今觀內有明皇御製書碑及列聖真

容並在。武德三年，詔晉陽道士王遠知授朝散大夫，並賜縷金冠子，紫絲霞帔，以預言高祖受命之徵也。太宗又加遠知銀青光祿大夫，並遠知預言之故也。羽衣人賜紫衣，自茲始也。高宗龍朔二年，詔洛州長史譙國公許力士於邙山建上清宮，以鎮鬼仙洞。掘得古石椁，即仙人帛仲理之故基也。及功畢，帝令設醮，太上又現。百官進表稱賀，帝大悅。乾封初，帝東封禮畢，迴鑾亳州，親謁太上，謹上尊號爲混元皇帝，聖母爲先天太后。仍改谷陽縣爲真源縣。又爲太宗及文德皇后造東明觀於京師。又勅道士宜隸宗正寺，仍立位在親王之次。文明元年，天后欲王諸武，太上乃現于魏州閭鄉縣龍臺鄉方興里皇天原，遣鄔玄崇，令傳言於天后云：國家祚永而享太平，不宜有所僭也。天后遂寢，乃捨閭鄉行宮爲奉仙觀。後慶山湧出於新豐縣界，高二百尺，上有五色雲氣，下有神池數頃，中有白鶴鸞鳳，四面復有麒麟獅子，天后令置慶山縣。其諸祥瑞具

載天后實錄，以表國家土德中興之兆也。又捨中嶽奉天宮爲嵩陽觀，以追薦高宗大帝也。竟傳位於中宗孝和皇帝。景龍元年，勅天下州郡並令置景龍觀。二年改爲中興觀。三年改爲龍興觀。其度人一依前代故事。睿宗捨東京宅爲景雲觀，又捨太原宅爲唐隆觀，爲資薦天皇、天后也。明皇開元中，勅諸道並令置開元觀。又製混元讚，帝親書，勒之于石。又勅五嶽置真君廟。又勅上都置太清宮，東都置太微宮，以太原神堯舊宅爲紫微宮，潞州潛龍故宅爲啓聖宮，並給袞冕、絳紗、帷帳、交龍門戟，一如宮闕之制。帝又注《道德經》，及製序引，詔天下士庶，並令家藏一本。兩街道衆，乃以幢幡伎樂，自禁中迎引歸于太清宮。香花之盛，近古未有。又勅置道舉，一如禮部之制。帝親自策之，達者甚衆。後蒲州奏因修紫極宮，掘地獲玉石，狀如半月，復有仙人杵藥之像，扣之有聲，頗甚清遠。帝令懸於太原玄元廟庭，號之爲偃月磬。東都留守張琦奏汝州

魯山縣因修仙居古觀，獲玉瑛，扣之聲聞數里。帝令懸於太清宮聖祖廟庭。衢州爲建觀宇，穿地得魚一頭，長三尺，其狀似鐵，微微帶紫碧之色，又如青石光瑩，雕鑄殆非人功所成也。扣之甚響。其魚亦不能名。遣使來獻，帝令宣示百僚，亦不能辨。帝乃呼爲瑞魚，磬仍命懸於太微宮，非講經設齋，不得擊之。由是諸觀競以木石模之，以代集衆。又詔諸官悉以宰臣及本道節度使領之，永爲常式。帝又製霓裳羽衣曲、紫微八卦舞以薦獻於太清宮，貴有異於九廟也。帝東封，獲江淮間三脊茅，乃令於所獲之地，置靈茅觀，乃禮畢，迴謁聖祖於亳州本宮，親札《道德經》於石，作大幢，造八角樓，覆之於虛無殿之前。又幸懷州開元觀及闕鄉奉仙觀，爲王公萬民所請，亦親札二經，以大石對峙立之，一如太清之製。乃詔授鄔玄崇爲虢州刺史。開元十七年夏四月五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張敬忠奏大聖祖混元皇帝應現於當管蜀州新津縣津興尼寺，佛殿柱上自

然隱起木文，爲太上老君聖像，當頂上有華蓋，足下前後各有雲葉、天花共一十三處，謹差判官益州功曹參軍王大鏜檢覆得狀，與本州刺史李忠徇、別駕盧昉、縣令李韶、道士僧尼一百三十人狀同，方敢上奏。至五月二十四日，勅差內侍林昭隱宣取像柱入京，於大同殿供養。又令兩街宮觀各賜供養七日，却令進入大內，于今見在。前後瑞應極多，難以具錄。二十九年正月七日，陳王府參軍田同秀於丹鳳門外忽見紫雲自西北暎樓，又見混元乘白馬，侍從二童子，一童子謂同秀曰：我昔與尹喜將入流沙之日，藏一匱靈符在桃林故關尹喜舊宅，汝可請帝取之。同秀具事聞奏。勅差內使李志忠監同秀往陝州桃林縣南十二里故函谷關墟求訪之。俄有紫雲白兔現於枯桑之下，便乃穿掘，下至水際，得石函金匱玉板，朱書細篆。帝聞奏大悅，即令京師列十部樂，歌舞鼓吹，自通化門入其文於寶輿中。五色放光，洞照天地。帝於丹鳳樓上身披龍袞，手執金鑪，六

宮嬪嫖，競於樓上焚香散花，遙自作禮。帝又令亂撒金錢於樓下，縱令士庶分取，以爲歡樂。斯須山呼之聲震動京邑。帝令置寶符於靈昌殿。是夜樓閣林樹之上，皆有神燈。乃於正月一日改開元三十年爲天寶元年，改桃林縣爲靈寶縣。其後三年，帝見靈符有天寶千載之字。天寶已應改元之號，遂改年爲載。乃於其地長樂亭置天寶觀，御製並書靈符，銘立於所獲之處。又於大內置靈符殿，賜同秀五品正員官。宰相請加尊號爲開元天寶神武之字，制可之。乃大赦天下。其年閏四月，帝夢混元謂帝曰：我在城之西南久矣，當與汝於興慶相見，可速迎我。帝謂宰相李林甫、牛仙客曰：朕臨御海內，向三十年未嘗不五更而起，具朝服，禮謁真容，爲蒼生祈福。近因假寐，見混元具言上事。遂差內使與道門威儀蕭玄裕於城西南尋訪數日，忽於樓觀山谷間，見有紫雲現，白光屬天，於其下穿之，果得玉像老君，高三尺餘，以進。其日帝在興慶宮大同殿

親自迎謁，果符興慶之言。置於內殿供養，仍令所司寫真容，分送天下諸道宮觀。遂大赦天下。五載，帝夢見混元言：我有靈應，尋當自至。遂於太白山獲靈符玉冊，及迎到京，置于靈符殿，親自供養。仍封太白山神爲靈應公，改獲符洞爲嘉祥洞，於山下置真符縣。乃令諸道置真符觀。仍編入史。其年十二月，帝幸華清宮。其月四日，日未出時，忽見驪山頂雲物積異，須臾雲散，見混元聖祖現於朝元閣上。帝與內人瞻謁良久，乃隱。詔改會昌縣爲昭應縣，其新豐縣隸入詔應。又封會昌山爲昭應山，封山神爲玄德公，改朝元閣爲降聖閣。內出圖本，頒示天下，宣付史官。八載，帝獲二十七仙玉像於寧州羅川縣，勅令迎像入京，一如天寶初迎靈寶符儀注故事。帝親自製讚，尋改羅川縣爲真寧縣。於所獲處造通聖觀。帝製碑文立之，于今並在。其年六月，大同殿產玉芝一莖，又造金仙、玉芝二觀，復度公主二人爲道士。又太白山人李渾上言見混元，言金星

洞內有玉版石，記聖皇福壽之符。勅御史中丞王鉉入遊，谷行四百餘里，求而得之。勅以殊祥頒示中外，乃於其地造靈符觀。閏六月丙寅，帝謁太清宮，加五聖尊號，作仲尼四子像侍立於混元之前。又勅十道大郡置玉芝觀，大赦天下。九載，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混元大帝降現，言寶仙洞中有妙寶真符，謂帝取之。勅刑部尚書張均、工部尚書王倕往取，獲之。乃造真靈觀。十三載正月，帝謁太清宮，又上混元尊號爲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混元天皇大帝，五聖各加謚號，帝加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大赦天下。十五載，帝幸蜀，混元現於漢中郡三泉縣黑水之側，帝親禮謁，遂命刻石像真容於所現之處。又於利州益昌縣山嶺上見混元騎白衛而過，示收祿山之兆。詔封其山爲白衛嶺，於所現之處置自然觀。又於嵩山置興唐觀，成都置福唐觀。肅宗至德二載三月十八日，混元現於通化郡雲龍巖。初因郡人爲國祈福，建大齋會，十八日忽煙霧異香氤

氲不散，至辰時漸漸開霽，神光照天，因見混元真像立於山前，自地接天，通身白衣，左手垂下，右手執五明之扇，儀相炳然，衆盡瞻禮。其山雖高，亦不及肘。良久乃隱。遂具上奏，內出圖本，太上皇製讚並序，文繁不錄。具編史冊，仍示天下。乾元二年，帝夜夢二青童導從至一宮闕，謁見混元。混元衣雲霞之衣，冠九鳳之冠，坐方席，垂寶蓋，憑玉几，執白拂，左右侍衛、真人玉女、神仙童子、五天力士羅列極衆。帝著絳衣，秉圭立侍於混元之後，遊涉山海，經歷甚遠。帝一一潛記。又見混元鬚髮皆黑。及明，宣下兩街，訪諸瑞像於務本坊光天觀聖祖院，果獲黑髭老君之像。圖寫以進，帝見大悅，一如夢中所睹。乃出帝真容，令侍立於混元之後。仍頒示於天下，普令供養。代宗初於楚州安宜縣獲八寶，因改安宜縣爲寶應縣，勅於所獲處造寶應觀。遂改元爲寶應元年，大赦天下。德宗貞元十年，混元潛使金母累降於果州金泉山，授鍊炁之術，付女真謝自然，

修習功成，以其年十月十六日白日上昇。後三月乃歸，謂刺史李堅曰：天上有玉堂最高，老君居焉。壁上皆題神仙之名，時注脚下，云在人間，或爲帝王，或爲宰輔。神仙入謁老君，皆四拜焉。自然言訖，遂却昇天。敬宗寶曆二年正月，帝有事于南郊，朝獻太清宫。御駕將至，長安縣主簿鄭翦忽見老君衣白衣，容狀異常，謂翦曰：當此路有井，可速實之，不然禍在不測。翦驚惶，顧其地已微陷，遂併力實之。因失老君所在。駕至，具以上聞，百官稱賀，詔兵部侍郎韋處厚爲碑，起居郎柳公權書，立于實井之側，乃編付史官。其年十二月十八日，公權書碑之際，忽有勁風颯然而起，旋颯不已，乃見混元著紫衣，金冠金履，立於白連花之上，右手執五明扇，左手垂下，空中光明如金色。公權與鏤碑人瞻睹良久，因以物畫地記形像。及畫畢，混元忽以扇指空中，流光四散，乃騰空而去。衆皆側身仰視，漸遠漸小，沒於雲中。遂以事上聞。詔編事跡入碑之中。又勅於

兩京造延唐觀。文宗開成二年五月，中書舍人高元裕爲閬州刺史，於州北八九里嘉陵江上小山之前，忽見崖壁間光彩有異，近而觀之，石上自然石文成老君真像，眉髮衣章，巾履服飾，無不周備。傍有一人，寬衣大袖，持鑪薦香，後一人童子，雙髻高束，謹若聽命，皆非人力圖繪鑿刻所及。元裕每有祈禱，即紫炁上浮。又有靈泉自湧，士民請福，無不立效。遂刻石建宇，用旌其瑞。乃畫圖呈進，乞編入史。詔從之。武宗會昌元年，勅以二月十五日大聖祖降誕之日爲降聖節，仍令兩京及天下諸州府設齋行道作樂，賜大酺三日，軍期急速，亦不在此限，永爲常式。懿宗咸通十年九月十日，徐州逆寇龐勛領從黨三千餘人來亳州太清宮，其日宮北百姓三百餘人，見老君自宮中乘空而南，須臾黑霧遍南川中，群賊迷路，自相殺戮，龐勛溺水而死。群兇自此殄滅。汴州節度使太清宮使李蔚具事上聞。詔曰：我國家系承混元，教導清淨，苦縣舊里，聖相故鄉，宮宇具

嚴，廟貌斯設，昨者餘妖奔突縱火，將欲焚燒，陰霧覆閉於晴空，狂寇顛迷於道路，散逸原野，遂至誅夷。緬惟玄功，申茲靈貺。內出青詞，又委李蔚虔申告謝，布示中外，仍付史官。十三年三月，台州刺史姚鵠奏於天台山修老君殿，於其地穿獲得石函冊文以進，乞付史館，頒示四方。詔從之。廣明二年三月，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奏據晉州申龍角山慶唐觀老君殿側栢樹上瑞葛枯死重生。先是，武德中，混元應現後，於一樹間立殿宇，逾年之後，栢樹上忽自生葛蔓，長十餘丈，榮茂於常。其後齊王奪嫡，此蔓枯死。旬月之後，自其末青翠再生，齊王遂敗。至中宗復位，安史叛逆，朱泚謀亂，皆忽枯落，久而復生。廣明元年，黃巢犯闕，其年秋葛蔓枯死。二年春，枝葉重茂。又於傍樹上別生一枝，旬日之中，長五十餘尺，相對繁茂，有異於常。奏詔褒美，編付史官。其後祥異，皆有詔勅，蓋美乎葛藟，慶其孫謀，瓜瓞昭其遠祚，混元流貺，奕葉無窮者也。皇帝駐

蹕西蜀，中和二年八月九日進到，帝令宣示內外。三年三月十一日，亳州刺史潘稠差道士馬含章、孫棲梧等奏太清宫自乾寧四年已後，累有逆寇侵犯真源，少或逾千，多或至萬，皆窺伺是宮，欲爲焚劫。或來攻城邑，或旁犯縣城，老君皆密垂神化，忽起濃雲，或驅以陰風，或擊以雷雹，率皆顛沛，尋至敗亡。靈貺益彰，神功罔測。尋詔昇真源縣爲畿縣，仍內出青詞，修崇告謝。帝即稽首東拜。八月十二日，勅亳州太清宮是混元降聖之里，名高道祖，福蔭皇基，九宮之瑞井涵空，一鹿之仙蹤在樹，累代之禎祥可紀，近年之感應尤彰，所宜嚴盛於福庭，安可荒涼於靜宇。潘稠能施善政，久染真風，廣出俸錢，備修宮觀，垣墉棟桶，無不精新，像設丹青，彌加煥麗，觀圖考事，深可慰嘉。其住宮威儀道士吳重玄可賜紫，仍號凝玄先生。道士馬含章、孫棲梧並賜紫。潘稠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餘並如故。其年八月二十九日夜，詔帝房宗室李特立與道士

李无爲於成都府青羊肆玄中觀混元降生舊地設醮祈真，忽見虹光如彈丸許，漸漸明大，出於殿基東南竹林中，跳躑入西南梅樹下，沒於沒處，穿地三尺。已來得寶博一口，長一尺一寸五分，闊七寸四分，一邊厚一寸三分，並有花文，一邊厚一寸八分，重一十二斤，有古篆六字，各方二寸，深三分，鑄刻瑩潔，迨非人工。文曰：太上平中和災。九月一日，西川節度使侍中陳敬瑄奏曰：皇帝陛下稽古順天，膺圖撫運，凝懷至道，屬想大同，是用省方以明罪己，深仁旁達於下土，至德昇聞於上玄，符讖允臻，禎祥間出，降太上匡持之命，清中和寇孽之災，迺示明文，爰形古篆，足表妖氛即殄，聖祚無疆，克知收復之期，便是清寧之日。至十二日，帝令宣示百官，中書侍郎平章事韋昭度、戶部侍郎平章事蕭遘、門下侍郎平章事鄭畋、御史中丞張瀆、宗正卿嗣曹王龜年，表賀曰：伏以萑蒲嘯聚，車駕省方，天灾流行，國家代有。陛下降成湯罪己之詔，徵王者有征之師，顧彼

兇妖，即當殄滅，清平既彰於嘉兆，幽贊爰睹其秘文。赤雀銜書，貺豈同於太上，玄龜負卦，慶難比於平灾。況因宗室齋醮之辰，仍有祥光跳躑之瑞，其爲感現，可謂丁寧。樞密使李順融、十渾十二衛都指揮使田令孜表賀曰：今者又有維城來於仙觀，至誠纔發，嘉兆俄呈，現此時在地之赤光，是昔日度關之紫氣。及穿積土，果獲古文，驗逸勢於龍蛇，即知平於梟獍，於冲邃理，頗甚昭開。既太上今與平灾，知中和永昌，厥祚所現，全因聖祖掘得。又自皇枝捧此靈蹤，可明天意。且混元聖祖，每逢多難，皆有殊祥，唯彼明徵，備書正史。昔於丹鳳門上告田同秀與天寶復國之期，今又青羊肆中示李特立以陛下還宮之慶，莫不天下幸甚，乞付史館。帝並俞之。十五日，李特立授太子校書，李无爲賜紫，仍各賜縑帛三百匹。二十一日，又詔曰：太上玄元大帝與弟子文始先生講真經於樓觀之臺，約後會於青羊之肆，便乘雲駕，俱入流沙。仙記傳聞，地圖標載，自周昭

至于此日，曆數約二千餘年，景象寂寥，基蹤牢落。今因巡幸，靈貺昭彰，殊光跳躍於庭前，靈篆申明於樹下。博含古色，字驗休禎。中和之灾害欲平，厚地之禎符乃現。足表玄穹降祐，聖祖垂祥，將殲大盜之兵戈，永耀中興之事業。須傳簡冊，兼示寰區。已付史官，備令編錄，仍模勒文字，告示諸道及軍前。其觀可改號爲青羊宮，仍置殿堂屋宇。側近屬觀田地，約有兩頃，近來散屬黎甿，多植葱蒜，清虛之地，難使薰蒸，已賜錢二百貫，便令收贖，仍給公驗，永歸靖廬。宗子特立已除官，道士李无爲已賜紫，所宜昇獎，用荷慶靈。敬瑄位冠公台，風行郡國，效節於延洪之代，修心於道德之鄉，遂令境內消兵，地中呈寶，其爲休美，倍可嘉稱。至十月七日，勅高品郭遵泰監建青羊宮土木之工，並用內庫宣賜。自獲靈瑞之後，至是月癸丑，近蜀郡寇相次擒戮，旬月之內遂致清平。駕幸青羊宮，頒賜有差。李特立賜緋，授龍州錄事參軍。又下詔曰：太上垂祥，

青羊應現，禮宜崇飾，用答殊休。諸道州府紫極宮，宜委長吏如法修飾，仍選有科儀道士祭醮。是月乙卯，奏收復京城，有以見大道垂休，聖祖昭祐，洪圖延永，唐祚無疆者也。又勅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兵部侍郎、知制誥樂朋龜撰碑立之。伏乞頒示天下，以表皇家承神仙之苗裔，感太上之靈貺，實萬代之無窮也。臣今檢會，從國初已來，所造宮觀約一千九百餘所，度道士計一萬五千餘人，其親王貴主及公卿士庶，或捨宅捨莊爲觀，並不在其數，則帝王之盛業，自古至于我朝，莫得而述也。中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上都太清宮文章應制、弘教大師、賜紫道士臣杜光庭上進謹記。

歷代崇道記

①「年」原爲「帝」，據文義改。

（尹志華點校）

004 道教靈驗記

經名：道教靈驗記。唐末五代杜光庭編撰。十五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玄部傳記類，參校本：《正統道藏》太玄部張君房編《雲笈七籤》。

目錄^①

序

宋徽宗御製

杜光庭撰

卷一

宮觀靈驗

饒州開元觀驗

興元北逢山老君觀驗

洋州素靈宮驗

上都昭成觀驗

青城山宗玄觀驗

卷二

宮觀靈驗

城南文銖臺驗

蜀州紫微閣驗

成都青羊殿驗

亳州太清宮驗

昌明縣孟津觀驗

周真人上經堂基驗

南嶽魏夫人仙壇驗

洪州鐵柱驗

廣州菖蒲觀驗

青羊肆驗

益州龍興觀取土驗

靜福山分界驗

劉將軍取東明觀土驗

樂溫三元觀基驗

李福相公修玄元觀驗

韋臯令公修葛瓚化驗

果州開元觀驗

開州新浦花林觀祥異驗

卷三

宮觀靈驗

剡縣白鶴觀蝗蟲不侵驗

卷四

尊像靈驗

明州大寶觀山水不侵驗

金州盤龍觀野火不侵驗

東川置太一觀驗

均州白鶴觀野火自滅驗

安邑崔相夢潛丘臺觀驗

劉瞻相夢江陵真符玉芝觀驗

李蔚相修汴州玉芝觀驗

鄭畋相國修通聖觀驗

段相國修仙都觀驗

盤屋縣樓觀驗

南平丹竈臺金銅像驗

蜀州天尊碑驗

唐興堰石天尊驗

常道觀鐵天尊驗

木文天尊驗

什邡縣興道觀鐵像天尊驗

洪州信果觀木天尊驗

彭州三台觀鐵天尊驗

青城山丈人真君驗

雲頂山鐵天尊驗

洵陽望仙觀天尊驗

蘇鵠偷尊像驗

卷五

尊像靈驗

張仁表太一天尊驗

袁逢太一天尊驗

李邵太一天尊驗

孫靜真救苦天尊驗

啓靈觀天尊驗

白鶴廟茅君像驗

合州慶林觀尊像驗

蜀中唐興縣芝草天尊驗

唐興縣天尊現驗

益州唐隆縣大通觀驗

梓州飛鳥白鴉觀驗

卷六

老君靈驗

蜀州壁畫老君驗

京光天觀黑髭老君驗

終南山玉像老君驗

玉局化玉像老君驗

閬州石壁成紋自然老君驗

蜀州鐵老君驗

三泉黑水老君驗

昌明縣靈集觀鐵老君驗

駱全嗣遇老君驗

崔齊之遇老君驗

賴處士說老君降生事驗

卷七

老君靈驗

賈湘事老君驗

龍鶴山老君驗

龍瑞觀老君驗

許述事老君驗

沈瑩事老君驗

蕭山白鶴觀石像老君驗

天臺觀老君驗

楊鬧兒夢老君驗

勾道榮鑄金老君驗

楊文簡老君賜金驗

卷八

天師靈驗

昭成觀天師驗

劉存希天師幘驗

龍家樓上孫處士畫天師驗

蜀州天師井驗

陵州天師井驗

皇甫洽事天師驗

李瓌夢天師驗

邛州趙可言事天師驗

謝貞見天師授符驗

劉方瀛天師靈驗

卷九

真人王母將軍神王童子靈驗

明州象山縣門陶真人畫像驗

西王母驗

黃魔神救蕭李二相公船驗

湖州青龍君驗

荆南開元觀南帝神驗

青城丈人真君示現驗

羅真人示現驗

嘉州飛天神驗

乾元觀四天神王驗

丈人真君山摧出水驗

襄州龍興觀神王驗

襄州北帝堂驗

卷十

經法符籙靈驗

李昌遐念《昇玄護命經》驗

崔晝《度人經》驗

孫元會《天蓬咒》驗

孫循《保命經》驗

姚元崇女《九天生神章經》驗

王道珂《天蓬咒》驗

王清遠《神咒經》驗

卷十一

經法符籙靈驗

何道璋遇《上清經》驗

仙都觀《石函經》驗

襄州城角鐵篆真文驗

陸含真水星石符文驗

玄武樓北真文驗

劉遷都功籙驗

玉霄葉尊師符驗

賈瓊受《正一籙》驗

李玄禮《護命經》驗

尹言《陰符經》驗

高相《三皇內文》驗

張乾曜《天蓬咒》驗

趙業授《正一八階籙》驗

卷十二

經法符籙靈驗

僧法成改經驗

僧行端改《五厨經》驗

杜簡州《九幽拔罪經》驗

曹嘉《道德經》不焚驗

崔公輔《仙都經》驗

曹幾《天蓬咒》驗

鄧老《枕中經》驗

張正元《大梵隱語》驗

陳太清《度人經》驗

甘玫《神咒經》驗

張融法籙驗

姚生《黃庭經》驗

卷十三

鐘磬法物靈驗

青田縣清溪觀鐘驗

宗玄觀鐘驗

太平觀鐘驗

眉州彭山觀鐘驗

爰赤木古鐘驗

玉霄宮鐘驗

開州龍興觀鐘驗

施州開元觀鐘驗

洪州許真君鐘驗

天師劍驗

張讓黃神越章印驗

范希越天蓬印驗

越州上虞縣延慶觀鐘驗

卷十四

齋醮拜章靈驗

陳武帝黃籙齋驗

隋文帝黃籙齋驗

唐高祖醮宗聖觀驗

高宗三川投龍驗

玄宗大寶觀投龍驗

玄宗昭成觀齋驗

玄宗拜黃素文驗

僖宗金籙齋祈雨驗

僖宗青城齋醮驗

僖宗封青城醮驗

葉法善醮靈驗

劉圖佩籙靈驗

卷十五

齋醮拜章靈驗

李軌神咒齋驗

張郃奏天曹錢驗 邛州成都奏錢事附

陶隱居拜章祈雨驗

王招商神咒齋驗

杜邠公黃籙醮驗

籍縣劉令破黃籙齋驗

程克恭拜章祈雨驗

韋臯令公黃籙醮驗

李約黃籙齋驗

李言黃籙齋驗

①此目錄係整理者擬補。

道教靈驗記序

宋徽宗御製^①

夫妙道本於混成，至神彰於不測，經誥所以宣契象，宮觀所以宅威靈，符籙所以備真科，齋祠所以達精懇。驗徵應之非一，明盼蠻之無差，誠覺寤於蒼黔，而彰亶於善惡也。朕顧惟寡昧，獲纂隆平，荷祉福之咸臻，務齊明而匪懈，思揚妙理，普示羣生。因覽杜光庭所集《道教靈驗記》二十卷，其事顯而要，其旨實而詳。今昔所聞，盈編而有次。殊尤之迹，開卷以斯存。冀永流傳，俾刊方版，庶資訓範，克暢淳風。直叙厥由，題於篇首云爾。

杜光庭撰^②

道之爲用也，無言無爲。道之爲體也，有情有信。無爲則任物自化，有信則應用隨機，自化則冥乎至真，隨機

則彰乎立教。《經》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此明太上渾其心，而等觀赤子也。《書》曰：不獨親其親，天下皆親。不獨子其子，天下皆子。此明聖人體其道，而慈育蒼生也。惡不可肆，善不可沮，當賞罰以評之。《經》曰：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此聖人教民捨惡從善也。又曰：爲惡於明顯者，人得而誅之。爲惡於幽闇者，鬼得而誅之。又曰：爲善者善氣至，爲惡者惡氣至。此太上垂懲勸之旨也。《書》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聖人法天道福善禍淫之戒也。由是論之，罪福報應猶響答影隨，不差毫末，豈獨道釋言其事哉，抑儒術書之，固亦久矣。宣王之夢杜伯，晉侯之夢大癘，恭世子之非罪，渾良夫之無辜，化豕之報齊侯，結草之酬魏氏，良宵之殂駟帶，鄭玄之粹劉蘭。直筆不遺，良史攸載，足可以爲罪福之鑒戒，善惡之準繩者也。況積善有餘福，積惡有餘殃，幽則有鬼神，明則有刑憲，

斯亦勸善懲惡。至矣，大道不宰，太上好生。固無責於芻狗，而示其報應。直以法字像設，有所主張。真文靈科，有所拱衛，苟或侵侮，必陷罪尤。故歷代以來，彰驗多矣。成紀李齊之《道門集驗記》十卷，始平蘇懷楚《玄門靈驗記》十卷，俱行於世。今訪諸耆舊，採之見聞作《道教靈驗記》，凡二十卷。庶廣慎徵之旨，以弘崇善之階，直而不文，聊記其事。

①『宋徽宗御制』，《雲笈七籤》作『真宗皇帝御制叙』；『叙』叢刊本、四庫本、輯要本作『序』。

②『杜光庭撰』，《雲笈七籤》作『廣成先生序』；『序』叢刊本、四庫本、輯要本作『叙』。

道教靈驗記卷之一

廣成先生杜光庭

宮觀靈驗

饒州開元觀驗^①

饒州開元觀，舊在湖水之北，去郭一二里^②。巨殿層樓，迴軒廣廈，枕湖有水閣，松徑有虛亭，松竹森疏，花木秀茂。郡人避暑尋春，為一州勝賞之所。其後道流既少，廊廡摧損，唯上清閣大殿齋堂三門，皆在里中，民庶多葬於觀地之中^③，壇殿之外，盡為墟墓矣。大中二年，郡中夜聞千萬人聲，如風雷之響。及明，見開元殿閣門堂四十餘間，移在湖水之南，平地之內，其所布列，形勢遠近，殿閣相去，與舊觀不殊^④。太守上聞，請易其名額，以旌神異。詔旨依舊為開元觀，只改上清閣為神運閣，別命崇修。遠近歸心，爭捨美利，遂加繕葺，觀殿鼎新。記云：所移之地，途超二里，水越一湖，出自神

功，事資聖感是也。

興元北逢山老君觀驗

興元北逢山老君觀，即公慕化也，去南鄭，隔江。上古相傳有之，云是老君化行之所。漢祖起師漢中。將收散關，定三秦，差官告祭，留侯張良有筆跡，近方磨滅。鎮南將軍，梁、益二州牧，張魯理漢川，行正一之法。別崇室宇，構壇殿靜堂，臨老君水源為巨閣。水有神龍居，歷代所依，每彰靈應。太師楊守亮失守之後，再還梁城，廨署多已焚毀，徵督瓦木，增置公衙。有吏請取老君觀材瓦以備公用，差吏將毀之。鄉里之人請眾備瓦木之直，充贖其觀。或云屋宇多年，材瓦皆朽，不任選用。吏拒而不聽，即命工昇屋。俄有巨蛇，長十餘丈，蹠踞屋上，張口向之。吏殞工墮，斃者數人，奔迸而去。太師怒，命焚之。軍士鼓譟而至，鄉里言其靈，亦越趨不進，去觀百餘步。迅雷震電，大雨盆注，軍士驚懼而還。觀今存矣。

洋州素靈宮驗^⑤

洋州素靈宮，云漢武帝為素靈夫

人降真內殿，於太白之前，爲築宮宇，即其地也。年代寔遠，遺址僅有⁶。我唐高祖既至長安，受隋恭帝禪，是歲夢素衣神人云：我太白之主也，居素靈臺，以荒毀爲告。詔訪其地，特創臺殿，命爲素靈宮。開元中，傳天師曾奉詔，齋醮於其上。德宗幸梁洋，欲駕幸其地，又加營飾。由是材石之功，最爲宏壯。馮行襲自金州，遙統洋州武定軍，命其子守之。欲毀素靈屋宇，以修公署。工人揭瓦，皆有毒蛇居於雷中，莫知其數，竟無所措手。以事白焉。馮子怒，使吏焚之，曳薪炷火，而雷電大震，風雨總至。羣吏奔駭，數輩死之。靈跡巋然，無敢犯者。

上都昭成觀驗

上都昭成觀，明皇爲昭成太后所立，在頒政里南通坊內，北臨安福門街，與金仙觀相對。觀有百尺老君像，在層閣之中，坐折三十尺。像設圖績，皆吳道子、王仙喬、楊退之親跡。命天下道門使蕭邈字玄俗，爲使以董之。閣上觚稜，高八尺，兩廓簷雷，去地三

十餘尺。京師法宇，最爲宏麗，唯玄都觀殿，可以亞焉。僖宗復長安，大駕歸闕，所司將創衙殿，復舍元舊基，不欲勞民之力，選殿宇之高大者，徙而充之。所司奏拆是廊及閣，隕墜工者十餘人，死之。時以爲靈驗，欲奏免之。而竟至摧拆，像露風雨中。是冬復幸陳倉，含元之製，亦已罷矣。識者見之，無不痛惜。

青城山宗玄觀驗

青城山宗玄觀，古常道觀也。在黃帝受籙壇前，六時巖側，後爲僧徒所侵，移觀於山外。遂以其地置飛赴寺，僧徒栖止，常有神人所擾，或飛石壞屋，或撤其門窗，投於崖下，寺中巨鍾，三度擲於谷中，每一取之，所費功力殊廣。僧知其不可住，亦多苦之。開元十九年，道士王仙卿奏請移觀還舊所，寺出山外。詔益州長史張敬忠，命道士王仙卿、高品官王懷景，專檢校移觀入山，仍賜金仙、玉真二公主道像石真，鎮於龕內，黃帝真文幢、陰道山文碣、手詔碑，皆立於觀所。自是道流居

之，雖一人獨處，坦然無懼。咸通末，道流即闕，觀已荒摧，但有尊殿石壇而已。叢篁拱木，徧於基址之上，侵及階簷。有僧輩二人，來止其內，復欲移置飛赴寺。栖息月餘，潛計已定，將隕壞像設，而奪其地焉。自是夜卧則有巨蛇橫其腹上，晝飯則有飛砂投其食中，或見巨手如箕，毛脚若柱，或有暗鳴之聲響於谷內，或有隕空大石墮其屋前。二僧驚懼，奔馳而去。乾符己亥歲，縣令崔正規、道士張素卿，重興觀宇。駕幸西蜀，遂奏爲宗玄觀，准詔。修齋有神燈徧山，靈鍾自響，金蛇見於壇上，枯松再生於山前。手敕褒美，編其事於國史及幸蜀碑內。每因良宵奏醮，則仙磬吟於空中，藩帥投龍，則卿雲凝於林表。信乃神仙奧府，豈庸徒之可侵哉。

城南文銖臺驗⁷

文銖者，長安人也。父母令於別業讀書爲學⁸，於莊前堆阜之上，置書堂焉。而性本疏誕，不樂文字，但與鄰里少年彈射飛鳥，捕格野獸，以爲戲

樂。至於筌笥之具，尉羅之屬，弋網置畢，弓矢槌刃，靡不置之。數年之間，殺獲不可勝紀。或有道士見之，謂曰：子之頭何遽變也。銖驚而問之，乃引於臺下，令其窺井照之，自見其形而獸頭矣。欲求道士悔謝，更令熟視井中，頃刻之間，身形不改，而頭已百變，或鳥或獸，或蛇或魚。銖見之，異常憂懼。道士曰：萬物營營，各貪其生，至於飛動，皆重其命。爾反天道而殺之，當有此報耳。每變一頭，則受一生，終爾所殺之數，一一償之，積月累日，計其壽限。自此之後，爾身則死。乃歷生異類之中，報所殺之命，百千萬年，未有還復人身之日。銖號泣求救，願焚弋獵之具，以謝前愆，洗心改悔，不敢又犯。道士見其誠至，乃謂之曰：我奉太上之敕，歷救衆生之苦，名曰救苦真人。爾有昔緣，早合遇道，此若不救，淪陷無期。乃以道士衣與之，令其終身修道，陰功救世，廣濟物命，方免前罪。道士即躡身而起，去地數丈，立於金蓮花上，左執瓊碗，右執

柳枝，金冠鳳履，身逾三丈，通身有五色之光，上連天表，照耀一川。逡巡乃隱。文銖焚羅網之具，披道士衣^①，於其處立殿，製所見之像，晝夜精勤，焚香懺罪。居十餘年，又感真仙授以藥訣，令遊行海內，救人疾苦。後乃得道而去。其所居處，相傳號曰文銖臺，而救苦天尊之像猶在。忽有僧數人，遊行見之，曰：既是文銖聖跡，何得有道士功德。固知道士無良，侵我古跡，已多年矣。因拔得大木，二僧共擊其項，未能致損，用力甚困。二僧少歇，看天尊所傷之處，並已如舊。二僧口耳鼻項痛楚極甚，及看其手，亦已折矣。匍匐號叫，告於衆人，自述其事，良久而死。

蜀州紫微閣驗

蜀州唐興縣大通觀有紫微閣，是開元中道士蔡守冲以敕賜匹帛所造，歲月深遠，廊宇門殿相次摧損，而此閣存焉。中和年，阡陌侵陷郡縣，里人羅生父子素懷兇狂，忽焚其閣，人皆痛惜，莫暇救之。賊既蕩平，閭里相賀於

閣基之上，率衆置齋。當法事之際，羅之父子匈食於衆中，亦有憫而救者。忽一人謂之曰：汝於危亂之中，不能自逃性命，無故焚燒此閣。用功巨萬，古跡多年，汝一旦滅之，不懼神理所誅，更敢於此求乞。此人言訖，父子二人躡身丈餘，撲於地上。如此五六度，聲聲號叫，逡巡乃死。衆人看之，骨肉皆散矣。

成都青羊殿驗

青羊宮，中和壬寅歲准敕創置，己酉年鵬月重圍，屋宇壇殿，固以鼎新矣。是時，城外屋宇且焚且毀，其殿有巨楹一條。十夫之力方可昇拽。忽有一官健云：我能獨力舉之。衆以爲笑。果能擔之入城，有問其買者，曰：此材可惜，欲置於嚴真觀中。答曰：要支持作柴施與道士，何所益。遂援斧而斫之。舉刃未下，忽覺臂痛，投斧於地，頃刻而死。其鄰巷同取木者云：青羊老君殿，衆不欲拆之，此官健號令諸人下手先拆，初有大蛇從座下而出，此人已拉殺之，功德尊像亦遭其

摧損，此之異死，蓋神理所殺。量其少壯，豈人能害之耶。衆皆歎之異。其楸經年猶在，後不知所之耳。

亳州太清宮驗^⑩

亳州真源縣太清宮，聖祖老君降生之宅也。歷殷周至唐，而九井三楹宛然常在。武德中，古檜再生。天寶年，再置宮宇。其古跡自漢宣、漢桓重修營葺，魏太武隋文帝別授規模，邊韶、薛道衡爲碑，以紀其事。唐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明皇六聖御容，列侍於老君左右。兩宮二觀，古檜千餘樹，屋宇七百餘間，有兵士五百人鎮衛宮所。咸通中，龐勛據徐州，十道徵師招討，長圍將合。龐勛恐力不支久，遂領徒三千餘人徑來，欲奪宮所據爲營壘。是日，避難士庶千餘家，咸在宮內。見黑氣自井中出，良久昏暈一川。老君空中應現，龐勛徒黨迷失道路，自相蹂踐，蘄水橋斷，盡溺死水中。逡巡開霽，賊黨無孑遺矣。廣明中，黃巢將領徒伴欲焚其宮，亦有黑霧徧川，迷失行路。又有草賊徧地，自欲凌毀

太清宮，迷路乃往。亳州城下，因圍逼州城，攻打彌急。刺史潘稠望宮焚香，以希神力救援。頃之，黑霧自宮中而來，同繞城外，腥風毒氣，聞者頓仆，密雪交至，寒凍異常，死者十有五六。初攻城之時，有神雅無數，銜接箭^⑪，投於地中，賊輩已加驚異。既而城內朗晏，城外風雪殺人，懼此神力，解圍而去。尋亦散滅。潘稠奏云：自大寇犯關之後，羣兇誅殄已來，大小寇逆前後一十八度，欲犯太清宮，或迷失道途，或龍神示見，終挫兇計，宮城晏然，所庇護居人，不知其數。請移真源縣就宮安置。敕：有恐移縣就宮^⑫，必多穢瀆。縣依舊所，宜准萬年例，昇爲赤縣。仍降青詞，修齋告謝也^⑬。

昌明縣孟津觀驗

綿州昌明縣孟津觀，在郭外隔江山頂之上。殿堂崇設，臺閣隆高，下瞰長川，低臨井落，亦一邑之形勝矣。太尉平陽公既尅東川，創爲節制，焚燼之。後公府闕然，不欲力役疲人修飾廨署，昌明鎮將寶生申狀云：孟津觀

去縣隔江，道流數少，俯臨水路，船筏皆通。請拆觀舍及瓦，作筏般載，便於事機。太尉持疑未決。修造使亦言事急，且借公府力辦，可以起造，却還。乃許之。寶生領工巧人力，就觀毀拆房廊屋舍已一十八間，般於江上，縛筏載送。其大殿及三門五聖閣瓦中，皆有毒蛇，下手不得。寶生是日便覺腿膝疼痛，似患虎風。旬日之間，蝕斷一腿。太尉知之，以其木送城北開元觀，竟以不用。

道教靈驗記卷之一

①「饒州開元觀驗」，《雲笈七籤》作「饒州開元觀神運殿閣過湖驗」。

②「去郭一二里」，《雲笈七籤》作「去郭二里」。

③「葬於觀地之中」，《雲笈七籤》作「葬於觀地中」。

④「與舊觀不殊」，《雲笈七籤》作「與舊不殊」。

⑤「洋州素靈宮驗」，《雲笈七籤》作「洋州馮行襲毀素靈宮驗」。

⑥「僅有」，《雲笈七籤》作「僅存」。

⑦「城南文殊臺驗」，《雲笈七籤》作「文殊臺二僧擊救苦天尊像驗」。

⑧此句《雲笈七籤》無「爲學」兩字。

⑨ 此句《雲笈七籤》作「披道士天衣」。

⑩ 此句《雲笈七籤》作「亳州太清宮老君挫賊驗」。

⑪ 此句《雲笈七籤》作「銜接賊箭」。

⑫ 「敕：有恐移縣就官」，《雲笈七籤》作「敕旨：恐移縣就官」。

⑬ 此句《雲笈七籤》作「修齋告謝也」。

道教靈驗記卷之二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宮觀靈驗

周真人上經堂基驗^①

周真人名太玄，陶隱居弟子也。年二十一歲得道^②，先於隱居證位。其所居，即今紫陽觀。處茅嶺之前，平陸爽塏，實爲福地。堂側一片地稍高，如舊屋基，而無輒蹙蹤跡，太玄於其上植花木。時見有人，高冠褒衣，或三或二。亦有介金之士，明月靜夜，立於其中。家有小兒，名小豆，纔五六歲，遊戲其上。逡巡有人，送置庭中。如是者數四，而無傷損。一旦問陶君，說此祥異。陶曰：晉朝許君舊宅，乃上經堂基，正當其地。速作靜室，爲焚香之所，不可褻瀆也。太玄因問：上經所安之地，何神明如此耶。陶曰：三洞寶經所在之地，萬靈侍衛，百神朝揖，豈可不尊之耶。太玄曰：真經已去，

其地久虛，而猶真靈衛之耶。陶曰：上經所安之地，地祇守之七百年，法宇之地千年，正一所安之地，善神護之三百年。經法雖去，年限未滿，所以然耳。太玄遂作靜室，每旦夕香燈，而不敢於此室朝拜存修，恐法位尚卑，有真凡之隔爾。

南嶽魏夫人仙壇驗^③

魏夫人壇在南嶽中峰之前，巨石之上，是一片大石，方可丈餘，其形方穩，下圓上平，浮寄他石之上。嘗試一人推之，似能轉動，人多即屹然而定。相傳以爲靈異，往往神仙幽人，遊憩其上，奇雲靈氣，彌覆其頂。忽有衲僧十餘人，秉炬挾杖，夜至壇所，欲害候仙姑。入其居處，仙姑在床上，而僧不見。乃出詣壇所，推壞夫人壇，轟然有聲，若已顛墜。迴燭照之，元不能動。知其靈異，奔迸遁去。及明，有至遠村者，太都不過走十餘里。十人同志，九人爲虎噬殺。一人推壇之時，不同其惡，遂免虎害。乃以其事白於村鄉之人，遠近驚異焉。

洪州鐵柱驗^①

洪州鐵柱，神仙許君所鑄也。晉朝豫章有巨蛟、長蛇、水獸，肆害於人。許君與其師吳君，得正一斬邪三五飛步之術，制御萬精。自潭州井中，奮劍逐蛟，出於此井。君出，謂吳君曰：此井之下，蛟螭所穴，若不鎮之，每三百年一度爲民之害，後來復何人制之。役鬼神運鐵數百萬斤，鑄於井中，溢於井外數尺，屹若柱焉。於井之下，布巨索八條，以鎖地脉。自是鍾陵之境，無妖惑之事，無墊溺之災。誓之曰：後人壞我柱者，城池洽沒，江波泛溢。人皆知之，固不敢犯。或有漁人，敲柱上之鐵^⑤，用墜網網，所損頗甚。近亦官中禁之。嚴譴節制江西，信誹毀之詞，使人掘鐵柱，將欲碎之。迅雷大擊，江波遽溢。掘未二三尺，城池震動，內外驚懼。譎方信之，焚香告謝而止。柱側道院，爲其所毀，近亦再修矣。

廣州菖蒲觀驗

廣州菖蒲觀，安期先生修真之所，藥竈丹井，靈溪古松，爲州中遊賞之

最。古有觀宇，歲久，爲僧所侵，以置禪院。雖人衆同居，常多驚恐之事。不然，則論訟毆擊，亦時有殺傷。有老人過之，謂僧曰：此仙官所居，道家靈跡，僧雖護持，且非其類，若不移去，當有虎狼爲災，遭其啗食矣。殊不信。旬月而虎暴尤甚，損傷者十餘輩，掩蔽不敢言。稍稍逃去。時進士許三畏，偶題七言長句於壁上，曰：本是安期燒藥處，今爲達麼坐禪宮。數僧梵響滿樓月，深谷猿聲半夜風。金磬韻停松閣迴，浮雲散盡海山空。我來不見修真客，却得真如問遠公。節度使鄭公愚，因遊茲院，僧徒寂寥，復聞有摯獸之事及老叟之言，顧見此詩，喟然曰：此亦志之所之也，能無感動乎。遂表奏，改置菖蒲觀焉。

青羊肆驗

成都青羊肆，在正見坊、羅城之外，乃太上老君自終南與尹喜相別，將適流沙，會期之所也。是歲，老君自說經臺上昇入太微，尹喜千日修行，功成入蜀，尋覓青羊肆，得見老君，即其地

也。荒涼既久，曾未興修。教門雖具詳知，亦無力收買，於是地屬居人。但有千載古松，高十餘丈，徑三四尺，修竹荒臺，巋然存矣。時百姓楊玫，負販於市肆，買其地以居焉。鄰里咸言：大松之下，竹林之中，不可穢瀆，玫亦常敬護之。因晚自市歸，至竹林之內，見一老人，謂玫曰：我此靈跡，十年間有人興之，爾亦不可久住，我欲置一宮宇，來往憩遊，汝可爲之也。玫云：無巨力。以窮因爲辭。老人以杖指地，曰：此下有金，汝取之爲我作舍，板閣層欄，必令周備，餘以答爾護持之心。事畢，遷居外郡，勿多言於人也。玫喜其言，認取金之地，而忘問其姓氏，尋已不見，但謂之龍神，亦不知是道門靈跡。掘三二尺，得瓷瓶，以甌覆之，乃上金三四十兩。取金藏之，置瓶於巨松之下。市材瓦，作十六柱天宮一區。其下自地布甌，列斗拱，作板閣欄干，精詳如法。其中一壁，不敢圖形像，但炭灰泥之，以香案供養而已。事畢，乃移家彭州，賣酒爲業，日益富。贍以其

地，賣與度支院官陳評事，乃丙申年春也。余詣陳訪其地，已有此宮，因問其所以，陳爲余道之。不二年，陳隨相國高燕公下江陵，其地屬隨軍蘭肇。辛丑年，大駕到蜀，壬寅年八月，獲靈輒之瑞，九月十二日，敕置青羊宮，賜錢二百千，收贖其地，一千八百貫製屋宇。聖駕三幸其中，丙申至此，七年耳，其驗昭然。時讓帝房李特立道士李無爲，見夜赤光如彈丸，跳於地上，於其沒處，掘獲古輒一口，有古篆六字，云：太上平中和災。節度使侍中陳敬瑄、行在指揮使軍容田令孜以表奏進，宣示百官，模勒文字，賜軍前。李特立賜緋授太子校書、龍州江油令，李無爲賜紫，正帛有差。自是，明年收宮闕，後年誅黃巢，乙巳年駕還京師。斯則太上玄祖爲中和聖孫盪寇平災之驗信矣。

益州龍興觀取土驗⁶

成都龍興觀，即後周至真觀也，基址廣袤，四面通街，唯大殿講堂玉華宮碑碣皆在。有王峰者，事潁川王，於小

蠻坊創置私第，以基地卑濕，乃使力役者斲觀門土墻，及廣掘觀地，取土數千車，築基址。土木未畢，已數口凋亡。一旦自衙歸宅，於其門外，見二黃衣人曰：爲觀中取土事，要有對勘。應答之間，下馬而卒。其觀內有鍾臺曰靈響，臺有門樓宏壯，制度精巧，節度使吳行魯奏移門樓於天王寺，拆其鍾樓，遺蹤勝賞，併爲毀蕩矣。頃年，駕在蜀，明道大師尹嗣玄云：行魯之吏，因疾入冥，數日復活，言見行魯爲鬼吏所驅，般運龍興材木，鐵鎖繫械，晝夜不休，木纜積塚，又却飛去，如是槌運，不知何年當得息耳。欲求子孫爲立觀門、贖其罪，子孫貧窘，固不及耳。

靜福山分界驗

連州靜福山觀，神仙廖冲得道之所。其居枕小溪，有石筍奇木，頗爲幽勝。其孫廖神璈，紹續居葺，香火精虔，以爲州里所重。無何有僧於其鄰近置院，侵觀地置倉及溷，神璈陳牒理之，州差官吏往驗其地，僧猶固執，乃指觀地，更欲吞侵，詞款縱橫，官不能

定。忽聚議之次，風雷暴起，雷霆擊碎石柱，劈開陸地，分別界畔，倉厠基址，還屬觀地之中。是夕，又有猛虎哮吼，嚙樹斷草，攫地爲跡，分別僧界，刺史蔣防立碣以紀其事。

劉將軍取東明觀土驗⁷

劉將軍者，隸職右神策軍。居近東明觀，大修第宅，於觀內取土，築基脫擊，計數千車。功用既畢，劉忽得疾沉綿，旬日稍較，忽如風狂，於其階庭之中，攫土穴地，指爪流血，而終不已，骨肉扶救之，似稍歇定，又須匍匐穴土，似有驅迫之者。時聞爲物捶擊痛楚之聲，但流淚嗚咽而已。問之竟無所答。月餘，日又沉困垂命，巫醫殫術，略無徵應。偶召瞽者巫，云求道法救之。劉素不信道，未嘗有道士過其家。妻子既切，因詣金仙觀，請符理之。置符於牀前，又焚數道，和水飲之，劉乃言曰：我以無知，犯暴道法，取東明觀土修築私舍，地司已奏天曹。罰令運土填陪，不知車數，計我獨力般運，二三百⁸，恐未可足。稍或遲怠，

稟官考責，鞭撻極嚴，卒無解免之日。言訖，嗚咽號叫，若有所訴，一家聞之，俱爲嗟痛。其妻子就東明大殿上，焚香祈乞，請買淨土五千車，填送所穿坑處，設齋告謝，求賜寬赦，疾乃稍定。一早^⑨又自言曰：天符有敕，穿掘觀土，修築私家，雖已陪填，尚未塞責，有十二年祿命，並宜削奪，所連累子孫，即可原赦。是夕遂死。余按道科，凡故意凌毀大道及福地靈壇，殃流三世，今劉生以陪填首謝，罪止一身，得不爲戒耶^⑩。

樂温三元觀基驗

涪州樂温縣三元觀，梁宋間所置，獨占一峰，傍臨江岸，前有龍潭，基址闊七八十畝，猶有石像、鐵碑、石獅子，工用精巧，不同於常。有李胤衙推者，以爲宅開拓其地，以爲園圃多植葱蒜，貨鬻規利其家。疾瘵聯縣，死傷十餘口。識者以福地不合穢瀆，勸其悔謝，殊不介意。尋爲江陵府奪其地，置把截營版，築垣墻，制置廳宇，亦甚宏麗，觀側古柏貞松、巨材嘉木，皆被誅斫。

營使馬述，採伐尤甚。其居止寢息，頻有不安，即烹殺豬雞，禱祀鬼神，人或勸其護持像設，覆蓋功德，瞶若不聞。因校門棹船，戲於江上，溺水而死。其後營使三人，皆所不利。今營亦廢矣，而榛蕪荒穢，尊像摧殘，余亦勸誘邑人再爲整葺，常伺賢儒上士，以復勝跡靈墟爾。觀有元始天尊像，篆額八分，書刻於鐵碑之上。碑廣三尺，長六七尺，乃中書侍郎庾子山文也。

李福相公修玄元觀驗

相國李福，咸通元年居守東都。頃常侍楚國太夫人，發願修觀，事竟未就。此年既爲留守，亦遺忘前願矣。至都三日，夢青童七八人，執花香前引至一山觀，入山似深，至觀乃平坦，松柏森茂，臺閣崇高，若曾所遊。歷入殿，見天尊像貌若塑，運動如生，但不言，頷之而已。福拜乞一言，天尊亦不答，以手指殿外鍾樓，隨手看之，樓已傾矣。明日到玄元觀，果如所夢，及迴顧鍾樓，亦似傾朽。因命工修之，撤瓦毀垣，損者多矣，唯棟桁一條，周迴純

漆，外無所傷，觸之則中已空矣。工人亦請別換，不欲更用舊材。福令鈇普賜切之，當中有竅，長尺餘，內有方木，刻文曰：山水誰無言，元年有福重修。歷示百司，周問官屬，莫能解之。福自解之曰：山水誰無言，指御名也，有福重修，余之名也。聖人垂夢，指此鍾樓，今之所修已，叶前兆矣。

韋臯令公修葛瓚化驗^⑪

南康王、太尉、中書令韋公臯，爲成都尹相國張公之愛婿，而量深器大，舉止簡傲，不狎於俗。張公奕世相家，德望清貴，張族皆輕侮於臯，以此見薄，亦未之悟也。忽夢二神人謂之曰：天下諸化，領世人名籍，吾子名係葛瓚，祿食全蜀，富貴將及，何自滯耶，勉哉行矣，異日富貴^⑫，無以葛瓚爲忘也。由是臯有干祿之志。謀於其室，室家復勉勵之，以粧奩數十萬金資其行。計至鳳翔，張鎰辟爲推官。會隴州闕守命韋權領郡事，俄而朱泚亂，德宗幸奉天，泚遣使授韋隴州刺史，韋斬其使，傳首行在時，車駕卒至征鎮，皆

未及赴難。韋表既至城中，羣心始固。詔韋爲隴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金紫。賊平，入爲金吾大將軍，出鎮興元，改授西川節度，與張公交代^⑤。既而累年蜀境大穰^⑥，金帛豐積，南詔內附，乞爲臣妾，威名益重，而貢賦不虧。朝廷倚注，戎蠻懾伏，由是請許南詔。置習讀院，入質子學生，習詩書禮樂，公文翰之美，冠於一時。南詔得其手筆，刻石以榮其國。而葛瓚之事，久已忘矣。又夢二神人曰：富貴而忘所因，其何甚耶。公夢覺，流汗驚駭。久之，乃躬詣雲林，炷香禱福。遂命工度木，揆日修崇，作南宮飛閣四十間，巨殿脩廊、重門邃宇，範金刻石，知無不爲。支九隴租賦，於山下作屯輸貯，糗糧山積，匠石雲趨。自製碑刊于洞門之側，上構層樓，焚僮七十人以供洒掃、良田五百畝，以贍齋儲。在鎮二十餘年，封以王爵矣，即本命丁卯，屬葛瓚化也。

果州開元觀驗^⑦

果州開元觀接郡城，頗爲爽塏，以

形勝之美，選立觀額。雖州使旋具結奉，而制置之內猶闕大殿。州司差工匠及道流，將泝嘉陵江，於利州上游採賣林木。臨行，道流工匠同夢有人云：朱鳳潭中有木，可以足用。如此者三。因聚議曰：夢兆如斯，必有大商貨木，沿江而至，可躊躇三五日以伺之，或免遠適，頗以爲便。一匠曰：吾於朱鳳山下江中尋之，莫不有商筏已到來否。即往山下尋求，潭水澄徹，忽見潭底有木。因使善沉者鈎求，得梓木千段。構成三清殿^⑧，鍾樓經閣廊宇，咸得周足。又市輒磬壇，內有黃赤色者，疑其火力未足，棄而不用，信宿皆化爲金，起觀之費，過於豐滿。殿宇既成，將塑尊像，又於白鶴山觀，掘地得鐵數萬斤。鑄三尊鐵像，僅高二丈，今謂之聖像。遠近祈禱，立有徵驗，起觀道流何氏家代豐足^⑨，今爲胄族焉。至今負販之徒，錐刀求利者，每以三日五日，必詣聖像前焚香祈祐，或闕而不精信者，即貿易無利，貨鬻不售焉。

開州新浦花林觀祥異驗

開州新浦縣花林觀者，乃邑民所居之地也。其家巨富，門枕江岸。開元年中，民家晨起，聞異香滿庭，光景朗徹，紫氣連之四面，彌漫數里。其庭除及江上，皆奇花異木，水心紅白蓮花，廣皆尺餘，不窮其數。神仙往來，鸞鶴飛翥，移時方散。邑中人口聞異香，不睹花木神仙靈鶴之事，因以上聞，以其宅爲觀，仍以花林爲名，及創天尊之殿，則異香光景之瑞如初焉。

道教靈驗記卷之二

- ① 此句《雲笈七籤》作「周真人居上經堂基驗」。
 - ② 此句《雲笈七籤》作「年二十一而得道」。
 - ③ 此句《雲笈七籤》作「魏夫人壇十僧來毀九遭虎噬驗」。
 - ④ 此句《雲笈七籤》作「嚴譚掘洪州鐵柱驗」。
 - ⑤ 此句《雲笈七籤》作「敲柱上鐵」。
 - ⑥ 此句《雲笈七籤》作「王峰吳行魯毀掘成都龍興觀驗」。
 - ⑦ 此句《雲笈七籤》作「劉將軍取東明觀土修宅驗」。
 - ⑧ 「二二百年」，《雲笈七籤》作「三二百年」。
 - ⑨ 「一早」，《雲笈七籤》作「一旦」。
 - ⑩ 「耶」，《雲笈七籤》作「爾」。
- ⑪ 此句《雲笈七籤》作「南康王夢二神人告以將富貴驗」。

⑫「異日富貴」，《雲笈七籤》作「異日當富貴」。

⑬「計至鳳翔……與張公文代」，此段文字《雲笈七籤》作「既達秦川，屬歲饑久雨，因知友所聘，署隴州軍事判官。俄而駕出奉天，郡守奔難所在，率率土客甲士，饋輓軍儲，以申扈衛。以功就拜防禦使，復請赴觀行朝，德宗望而器之。既平寇難，大駕還京，以功檢校右僕射、鳳翔節度使。懇讓乞改西川，乃授西川節度，與張公文代焉」。

⑭此句之前，《雲笈七籤》有「擁師赴任，張假道歸闕，以避其鋒」。

⑮此句《雲笈七籤》作「果州開元觀工匠同夢得材木驗」。

⑯「構成三清殿」，《雲笈七籤》作「構成三尊殿」。

⑰此句《雲笈七籤》作「起觀道流何氏家，世代豐足」。

道教靈驗記卷之三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宮觀靈驗

剡縣白鶴觀蝗蟲不侵驗

晉右軍將軍王羲之剡川有二莊，其東爲金庭觀，西爲白鶴觀，相去七十餘里。金庭則王氏子孫百餘戶居焉，有禿筆塚、墨池、劍匣並在白鶴，即太宗飛帛書額爲州縣所寶。觀之水田，周迴於觀側。咸通秋中，蝗蟲害稼，江浙彌甚，里閭田畝之間，相聚驅之。或震輦革擊、銅器簸綵纈之。衣晝以及夕，忘其寢味，驚呼斥逐，猶不能免其害。或集於田中，雖千畝之廣，碩苗巨穗，頃刻皆盡。觀田有與居人之封畛相接者，有溝塍相隔者，屈曲縈紆，犬牙相半，民田皆盡殆，無子遺觀田，豐衍倍於常歲，其有植根於觀地之中，垂秀民田之內，蟲亦不食，時俗以爲偶然爾。洎明年，地蝻傷稼，所害尤廣，而

觀田復無所侵，邑人乃蒸香潔齋，上報玄德矣。

明州大寶觀山水不侵驗

明州大寶觀，明皇賜額，居龍潭之下，前有溪澗，觀居平林之中，暑雨積甚，則泥潦爲患。大中初，忽暴雨迅雷，溪潭泛溢，壞林摧岸。將及殿宇，泥波鼓怒濁浪，如山勢不可避，流至觀則十步以來，殿中陰雲勃興，大風振發，吹激水勢，蹴過前溪之中。迴視地形高涌波上，鐘樓大殿，屹在林表，自此觀基高顯爽塏，無復霖淹泥塗之患矣。

金州盤龍觀野火不侵驗

金州界甲口有古觀，其名盤龍，層壇危殿，功頗宏壯，迴廊房宇，亦二十餘間，常無道流。時有遊僧棲止，殿接荒徑，叢蒼極深。中和年，駕駐蜀川都城，未復郡控諸谷觀，當要衝戶口，流移人烟曠絕。忽寒風勁燒，飛焰四山，衝焱怒勢燎及簷隙，巨木爲燼，曾不斯須繞壇茅棘，亦無遺者。唯古殿廊屋，巋然皆存，四壁之上，都無塵煤之跡。

火滅之後數日，方有行人見之，深入谷中，訊諸父老，不知所撲滅者何人也，所焚燎者何時也。相與視之，大駭，曰：此谷中干戈之前，人戶比屋，頃值離亂，奔竄諸山，鷲毒伏藏，蹊路僅絕，固無居人助殲巨焰矣。假使人力所救，當有撲滅之跡。今則周爨壇庭深達堦阼，非人力之所能，蓋真靈保持，神明嚴衛耳。自是諸溪僑寓及山谷居人，感其靈應，相率締葺焉。

東川置太一觀驗

中和年，駐蹕全蜀尋剋上京，東川節度使楊師立稱兵內侮，封壤咫尺，密邇行朝，有軫於聖念，命成都大將高仁厚帥土客諸軍討平之。時三蜀久安，公私豐贍，糗糧山積，雖城壘之小，可力抗王師。累月而後拔其有爲，醜孽驅迫朋惡，吠堯不能捨亡圖存，轉禍爲福者，或交鋒勦戮，或乘勝誅鋤，殺傷衆矣。委尸草莽，棄骨溝隍，固亦多矣。凱還之後，常聞鬼哭之音，昏瞑即興，陰暄尤甚。亦有見怪於鄽閭，呼嘯於道途，居人惑之，相與驚懼。時朝廷

酬賞，俾仁厚節制東川，撫安疲瘵。仁厚乃於中軍舊寨造太一萬勝觀焉，殿宇既成，夜哭之聲息矣。塑玄元太一之像已畢，仁厚夢黑雲如蓋冠覆山頂，俄而變爲五色煙霧，中有絲竹之聲，山下之人男女老幼皆隨煙霧騰躍而散，自是光怪遽絕，閭井頓安。

均州白鶴觀野火自滅驗

均州鄖鄉縣南川，中涉漢江，入川十里許得白鶴觀。却倚橫山，俯窺平陸，林麓幽翳，臺殿崇高，亦佳致也。古老云：天皇帝封禪東嶽，鶴集於封壇之上，敕天下置觀以白鶴爲名。有馮逸人開元中，棲息焚修，進道於此，一旦解形而去，及襄漢寓書與其門人，鄉里知其得道，塑像存焉。咸通末，以久無道流住持，屋宇頽圯，三門、古殿、與廊、廡連接纔二十許間，外無垣墻，徧蒙蒿蓀。忽爲野火焱焰迴風激衝，直至簷砌之下，里人望之，驚奔來救。俄於簷雷之內，迸水懸流，沃滅其火，而晴景不改，風雨不施。化水祛災，繫乃神力矣。乾符己亥歲，因遊訪

靈跡觀，亦儼然有老叟話茲靈應，嘗紀其祥，異題於殿壁。是歲，老叟亦將議葺修焉。

安邑崔相夢潛丘臺觀驗

北都潛丘臺，有古觀焉。像設精嚴，樓臺宏麗，地形顯敞，迴出於都城之中。制創多年，久無崇葺，風號雨漬，日以傾摧。相國崔公彥昭嘗夢野步尋幽，至古臺之下，翹首仰望其上，有紫氣氤氳，祥光四照，無登躡之路。良久，復聆天樂笳簫之音，尋訪之意彌切，但四隅斗絕，咫尺萬里。忽前有金橋如梯，層級寬博，遂攀梯而上，中路三四級，板闕攔摧，躋攀不得，即見巨手金色引指而接之，公握指未定，已登臺上矣。徘徊四顧，唯古殿欲摧，荒壇蕪沒，歎嗟數四，復到天尊之前，認金橋乃座前之橋耳。金手乃天尊之手耳，不復聞天樂之聲，亦絕紫氣之象。因言曰：豈天尊有所付囑耶？何變化如此也？天尊忽言曰：子即居此地，無忘摧殘也。俄而驚覺。旬日，受北都留守到鎮。期月，恍恍然似有所失，

似有所疑，因命駕縱遊，用摠其志，聞潛丘臺不遠，造而觀焉。唯古殿摧殘，深草埋翳。乃瞻拜天尊，見儀像侍衛，宛若曾所遊睹，徐視座前，金橋在焉，欄拆板斷矣。復睨金臂及指，皆醒然頓寤，即前之所夢也。施俸金募工役，革故之弊，鼎新其宇。惟殿之^②且久，惜其古制增修而已，其餘垣墻廊宇、壇庭門房、圖續丹雘、赭堊金翠，靡不畢備焉。締構之功，香花之獻鬱^③爲一時之盛也。

劉瞻相夢江陵真符玉芝觀驗^④

相國劉公瞻，南遷交阯，道遇江陵。既登扁舟，將欲解纜，迴首道左，見像設甚嚴，而朽殿傾圮，問其名，即真符玉芝觀也。入門昇階，拜手潛祝。是夕，舟中夢青童前導，登大山之上。松徑連延。崖巘奇秀，芳芝幽草，好鳥靈花，燦然在目。行一里許，見元始天尊，坐寶花座上，瞻仰眸容，乃玉芝殿中天尊也。拜祝曰：某得罪聖朝，竄逐咀遠，非敢有怨，但祈生還爾。天尊曰：爾之青簡，列於方諸矣，何憂於世

難乎。再居相位，而後得道。自此齋一旬、戒三日，則蠻陬瘴海魑魅之鄉，無所憚矣。辰未巳午，與子爲期也。自是劉公南征，至湖嶺間，所在藩方，遺問相繼。旋得金帛寓信於荆帥，特創天尊殿齋廳廊宇，選精介焚修之士以居之。於是再徵，入掌鈞軸，泊厭俗棄世，果符夢中之言，歲辰亦無爽矣。

李蔚相修汴州玉芝觀驗^⑤

李相國蔚，擁旄汴州，兼太清宮使。每翹心玄關，思真念道。一夕夢野步郊外，叢薄間見奇光五色，中有天尊像，頂光半缺，手握玉芝，芝狀如白蓮花，而圓莖脩細，芝有八秀。歷歷詳記，注于心目。翌日，因送賓出郊，顧見有道像暴露，問其所，即玉芝觀也。相國異之，迴鑣而禮謁。莎莠盈庭，蕭蒿蔽路，披榛而後進。所睹尊像，與夢同焉。雖不握玉芝，而名與夢協，遂廣加崇飾焉。巨殿森沉，飛甍烜赫，齋宮講肆，月牖霜壇，前闕通街，雄臨郭郭，爲藩方之壯觀焉。噫，開元皇帝，尊祖奉先，耽玄味道，精誠上徹，禎貺下通，

得真符於靈峰，產玉芝於內殿。因敕大鎮重地置觀，以真符玉芝爲名。封太白山爲靈應公，改華陽爲真符縣。上瑞已彰於昔日，嘉徵復顯於茲辰。所以相國名臣，皆符吉夢，夷門諸官之完葺，自非大道應靈，其孰能與於此乎。

鄭畋相國修通聖觀驗^⑥

寧州真寧縣通聖觀，即開元皇帝夢二十七真，得刻石真像之所置也。歲祀寢深，旋已摧毀，邊徼素寡，道流繕修之事，固已曠絕矣。相國司空鄭公畋，登庸之年，偶嘗遊禮，賦詩三十韻，以紀其故實，亦冥祝曰：異日官達，必冀增修。泊入掌絲綸，尊居鈞軸，萬幾少暇，前願都忘。一夕，夢遊洞府之中，羣仙賞翫，奏鈞天廣樂，以恣嬉遊。俄而幢節羽衛自天而下，使者一人降曰：太上有命，徵還上清。於是羣仙或控鳴鶴，或駕飛龍，騰躍而去。相國亦欲振袂騫飛，一仙人迴首笑曰：第畢真寧之願，然後可此來爾。既覺，醒憶真寧修觀之事，乃輟鼎食之

資，為締構之費，邠帥李尚書俚，命都校以董其事，十旬而靈觀鼎新矣。相國嘗話斯夢，以為洞天者，羅川之洞也，羣仙者，二十七真也。驚其忽忘，懋此巨功，信大道之明徵矣。

段相國修仙都觀驗

忠州豐都縣平都山仙都觀，前漢真人王方平，後漢真人陰長生得道昇天之所。蕪沒既久，基址僅存。晉代高先生首為崇構，太元中姚泓再加繕飾。其後梁隋共葺，國朝繼修。華閣翔虛，丹簷照日。黔荆，梓蜀元戎重臣，或弭棹登臨，必命修葺。相國鄒平，段文昌旅寓之年，遭迴峽內。時因登洞，炷香稽首，祝於二真曰：苟使官達，粗脫棲遲，必有嚴飾之報。自是不十歲，擁旄江陵，視事之夕，已注念及此。俄夢二真仙，若平生密友，引公登江渚之山，及頂，乃陰君洞門矣，二真亦不復見。翌日，施一月俸錢修觀宇，一月俸為常住本錢，常俾繕完，以答靈貺矣。

蓋屋縣樓觀驗^⑦

樓觀者，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在京兆蓋屋縣神就鄉聞仙里，居終南之陰。觀內有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所置殿宇，及秦始皇墨跡。尹喜、靈井、老君、芝^⑧、草樹、昇天臺、晉宋謁板、秦漢銘記，歷代存焉。大唐將受命，義師起於河東，觀內有赤光屬天者六七夜。廣明庚子，寇犯長安，觀中有光，如義寧之歲，近車駕幸鳳翔。蓋屋將陷，觀中復有光景之異。由是避難士庶多投觀中，靈跡巋然，人莫敢犯。高祖時，賜號宗聖觀焉。

道教靈驗記卷之三

道教靈驗記卷之四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尊像靈驗

南平丹竈臺金銅像驗

丹竈臺，在渝州南平縣南界。南平即古江州也。湘東王曾領其地，陶隱居鍊丹於此。臺有石階，古壇基址，猶在臺側。山上石龕中有金銅像，皆天尊、道君、老君、真人之形，大者三二尺，小者八九寸，雖無風雨飄漬，且年祀久遠，而金色鏘人，精光奪目，製作精巧，異於常工，既重且潔，皆疑其真金也。古老相傳，取者必有神理所責，故無人敢侵。縣吏文才者，巡行鄉里，知而取之，潛有鎔鍛之意。既取三四軀，將到家，忽自掉其頭，匍匐階下，曰：實起愚意，欲損害功德，又如鞭捶痛楚之聲，舉身自撲，耳鼻流血。乃謂其子曰：速將功德送於本處，戒後來子孫，大道威靈，不可輒犯。其子孫數

① 此句《雲笈七籤》作「北部潛丘臺崔相國應夢修觀驗」。

② 「之」，《雲笈七籤》作「屋」。

③ 「鬱」同「郁」，叢刊本、四庫本、輯要本均作「郁」。

④ 此句《雲笈七籤》作「相國劉瞻夢天尊言再居相位驗」。

⑤ 此句《雲笈七籤》作「李蔚相國應夢天尊修觀驗」。

⑥ 此句《雲笈七籤》作「鄭相國還愿修寧州真寧觀驗」。

⑦ 此句《雲笈七籤》作「樓觀赤光示人以避難驗」。

⑧ 「芝」，《雲笈七籤》作「支」。

歲立在其前，文才指之曰：此兒可令名畏道。言訖而死，視其形已爛壞糜碎矣。至今鄉里相傳，永以爲戒。衆像皆在，無敢犯者，里人不知，呼爲佛子龕爾。

蜀州天尊碑驗

蜀州天尊碑，無制置年代。云營使楊叔觀，好善畏慎之人也。因營中早起，見空中有天尊影，在雲氣中，纔見半身而已，去地丈餘，儀相燦然，上有焰光寶繖，良久乃隱。如此日日見之，問左右即無睹者。叔觀因思之，此下恐有尊像，藏在地中。託以他事，乃穿阬出土深丈餘，得古碑，有天尊像，一如所見。自膝已下，碑已折矣。更左右穿斲尋求，亦不能得。洗拭焚香置於淨所，每祝之曰：但更得餘碑，即送紫極宮供養，別加粉飾。月餘夢曰：吾足在北三十餘步礪石是也。汝能全而安之，可加二十年壽，脫今歲死災。既而自所得碑處直北三十步，有一片石，數寸出土上，人用礪刀遽令掘之，果折碑矣。洗而勘之，屈曲相契。

遂加金彩裝瑩，立於紫極宮。是冬遽病月餘，自此二十年乃卒。二十年間，衣食豐贍，家無疾苦焉。

唐興堰石天尊驗

唐興堰村渠，小堰也。在縣西南十里許，鄉人每冬修築以備春耕，功用極至，而水至即壞，莫知其故也。忽寓夢於堰長曰：我聖人之像，萬國所尊，鄉人無知，用以堰水，靈官所責，其人今已死矣，汝能出之，堰可成也。明日告衆人，持鍤求焉。果於堰底見一方石，掘而出之，乃是天尊像，倒在土中，久爲浸漬，而頭冠金色鬢髮紺綠皆無所傷。里人築室以事，香火祈禱甚靈，堰亦自此無損矣。

常道觀鐵天尊驗

常道觀鐵天尊，鎔範精妙，儀相炳然，高三尺餘。久置於南廊之下，金彩銷剝，左手一指已損。邑人費和卧疾半年，日以瘦銷，醫藥巫祝不能致良。忽夢一道士，年可四十餘，著舊山水帔，拳其左手，而謂之曰：我住在山中，姓樂，天下之人皆貴重我，而山中

人少衣服，欲弊左手指，痛汝爲我理之，當令汝所疾立愈，年命延益。汝今歲筭盡，若早見我，可加得十年。和令人入山求訪姓樂尊師，數日不得。乃自力疾上山，覺心神輕朗，因徧於功德前炷香，乃見南廊鐵天尊，與夢無異，衣帔暗剝，驗其左手，一指少損。因發願裝修，宿於山中，設齋虔祝三日而所疾平復。歷問道流，不知天尊之姓。後有引《思微定志經》說：樂靜信證，果爲元始天尊之事，契其言矣。己亥年夢，至庚戌年冬費和方卒。

木文天尊驗

木文天尊者，開元十七年，蜀州新津縣新興居寺，四月八日設大齋。聚食之次，有一道流後至，就衆中坐，衆人輕侮之，不與設食。齋畢，道流起，入佛殿中，良久不出。人皆異之，爭入殿尋求，無復蹤跡。忽見道流隱形在殿柱中，隱隱分明。以刀斧削之，益加精好。其像於殿柱中，自然而見，高三尺五寸以來。雲冠霞衣，執手爐寶香，右手炷香於煙上，冠中有鳥如鴛

鴛形。足下方頭履，履下蓮花，花後荷葉，上有神龜之形。左肘後有雲片連焰，光中有青龍之首，右肩之前有虎形，迴顧於左。此外，周身火焰，如太

十人，令其竊取像柱。具事密奏，明皇不令尋究，收像柱於大內。其後模寫絹本，宣賜諸道及宰臣焉。

什邡縣興道觀鐵像天尊驗^⑤

一天尊，眉髯鬚髮，細於圖畫，自外繞身，有雲葉天花一十二處。頭光之上，有大花如蓋，以蔭其身。長史張敬忠，具以上聞。初，內官林昭隱，就川迎取像柱，令作寶輿，好好豎安。至京，進於內殿，上躬親禮謁。三日大齋訖，令

漢州什邡縣鐵像天尊，高丈二二三，俗謂之烏金像。元在金堂峽中崖壁之下，大水石摧，像乃露現。或浮於水上，出五六尺，其側即昌利化也。道衆焚香，備幡花迎引，尋即沉隱不見。稍晴，又泛泛而出昌利，三迎之，皆不可致。明年夏，大水泛濫，乃泝流至什邡

彭州三台觀鐵天尊驗

安置。大開道場，許臣庶瞻禮。仍令兩街大觀，每處作道場七日。是時，僧等上表抗論，云寺中示見，必是維摩詰之像，非關道門所有。上令宣示曰：朕觀像柱之上，是天尊之冠，非維摩詰巾也。僧等既慙於妄奏，乃雇有力之士，使於東明觀道場中竊之。既供養數日，人心怠倦，力士夜於道場中，抱取像柱，以絹繩繫縛，負之而行出觀院之外。歷街坊極遠，約十餘坊，力疲而坐歇。須臾既曉，只在道場之前，衆遂擒之。訊其所以，乃西明寺僧，召募三

興道觀。後水脉甚小，不知其所來之由。人迎引上岸，初只百人引拽，已及平地，欲置於大殿之中，數百人挽之，竟不能動，因構堂以蓋之。至今頻經亂離，雖堂宇盡焚，此像不損。

洪州信果觀木天尊驗

洪州信果觀木像天尊，即古跡豫章木之所雕也，其觀亦在豫章舊跡。古老相傳，頗有靈應。洪州閭井沃壤，戶口殷繁，多水居戶，以竹木作筏，結竹舍於其上。至於陸居之家，亦以竹瓦蓋屋。每風浪鼓擊，竹木相摩，自然

火出。火燭之患，無歲無之。信果觀在要鬧之所，每有失火，止於觀之四隅，尋即滅矣。或反風拒焰，或密雨交至，未嘗有焚灼之害。觀側之人，有火之時，常見黑氣從天尊殿上而起，立爲蒙霧，周蓋觀宇，由是火不能燒。一郡之人，謂之火不燒觀，其像至今猶在。

彭州濛陽縣三台觀鐵像天尊，則天朝鄉人衆力所鑄。鎔範之日，作大光明皎潔，日爲之暈。瑞鶴十餘隻，飛翔空中。其匠廖元立喜曰：我曾鑄三處天尊，皆有異應，陽安開元觀天尊，有三鶴下繞其爐，梓州玄德觀天尊，有紫光五色焰從爐中出，今此天尊，靈應最多，相好必當圓備。既成之後，累有感通。郡邑之人，歸依如市，疾苦祈願者立愈，小有竊失物者，焚香祈告，賊即立敗。由是井邑鄉里無有小盜，皆畏其靈驗矣。近者以觀爲營，頗損良馬，人多輕侮，聖跡猶未爲意矣。

青城山丈人真君驗^⑥

青城山丈人真君像，冠蓋天之冠，著朱光之袍，佩三亭之印，以主五嶽，威制萬神。開元中，明皇感夢，乃夾紵製像，送於山中。自天國祠宇，移觀於今所，蓋取春秋祭山，去縣稍近，以天國太深故也。數十年，金冠之色，宛如新製。有村人無知，以賦稅所迫，徵促鞭箠，一夕，走投觀中，齎三數錢神香，於真君前燒香，告以官稅所切，累遭杖責，乞真君頭冠，賣以充稅。因忽夢見真君謂之曰：我頭上冠，非是純金，乃金箔耳，賣無所直。汝或得金，亦爲官中所責，損汝性命，其禍不小。山門廟前，有十千錢，碑傍木葉下，可以取之。官稅之外，資汝家產。此人禮敬致謝，出山得錢，租稅既畢，家亦漸富，自是每月送香油觀中。至今真君頭冠，低俯向前，傳云：令此人看驗，冠非純金，所以然矣。^⑦

雲頂山鐵天尊驗

雲頂山鐵像天尊，高三四尺，亦是則天朝濛陽匠人廖元立所鑄。其山本

是仙居觀，有兩處洞門，及盧照鄰碑。近無道士住持，爲僧徒所奪爲寺。碑及洞穴，亦已掩蔽摧損。惟天尊一軀，每有僧徒創意欲毀之，立有禍患，捶擊不壞，鎚鍛不傷。僧徒託言，山神有靈，掩閉天尊之驗，遠近莫能知之。廖元立初鑄天尊之時，有紫雲如城，其上吐五色氣以捧於日。衆共瞻禮，忽有靈鶴數隻，引一大鳥，翼廣丈餘，通身赤色，其形如鳳，衆鶴繞鑪盤旋，嘹唳相應。大鳥飛勢迅疾，徑入鑪中，衆方驚異，即有火焰高三五十丈，其聲如雷，灑迤屬天，迸散流溢，直遍山上。衆人奔駭，但聞異香之氣，彌日方歇。既鑄成天尊，儀相奇妙，四方禱請，立蒙福祐。靈驗如此，豈常凡之意可以毀傷哉。

洵陽望仙觀天尊驗^⑧

金州洵陽縣望仙觀天尊，古跡所造，極多靈應。縣境之人，有論訟難理之事，公私攘竊之徒，但焚香披陳，即有響答。有隱情誣蔽者，即夜有神人詣門喚之，遽令對會。被喚者見宮闕

官署，在大殿之後，別有樓閣十餘間，兩面廊下列曹吏，鞠勘一如人間官府矣。故有匿情狡蠹黨惡朋姦者，亦見送於獄中，送獄者於此即死。對會者俱具情狀，即復放還。由是境內畏威，各洗心改過，而爲善矣。其邑中走失猫犬，巨細論訟，陳狀於殿壁之上，動盈百幅矣。至今常然。

蘇鵠偷尊像驗

蘇鵠，常州無錫人也。貧而好酒，日日須醉，家產既盡，遊徇於他方。至衡州，偷觀中法物及銅錫功德，貨賣沽酒。永嘉二年八月，入觀中擬揀銅像之次，迷悶叫喚，人皆聞之。果見倒在殿門之側，道流扶於階上，方能言曰：某欲取銅像偷賣，見有金甲神將數人以戈向之，將欲斬刺，乃叫乞命爾，道流哀而捨之。自此風癩，人皆惡見。道士梅有方聞其所說，爲作靈寶齋，拜章懺謝，眉鬚再生，平復如故。鵠感此恩，捨身爲洞靈觀行者，終身持經，不復飲酒，年七十餘方死。

道教靈驗記卷之四

- ① 此句《雲笈七籤》作「木文天尊見像驗」。
- ② 「開元十七年」，《雲笈七籤》作「開元七年」。
- ③ 「新興居寺」，《雲笈七籤》作「新興尼寺」。
- ④ 「初」，《雲笈七籤》作「救」。
- ⑤ 此句《雲笈七籤》作「漢州什邡縣水浮鐵像天尊驗」。
- ⑥ 此句《雲笈七籤》作「青城丈人真君賜錢驗（鐵像驗附）」。
- ⑦ 《雲笈七籤》於此附「雲頂山鐵天尊驗」一文。
- ⑧ 此句《雲笈七籤》作「金州洵陽縣望仙觀天尊理訟驗」。

道教靈驗記卷之五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尊像靈驗

張仁表太一天尊驗^①

左街道士張仁表，辨博多才。應內殿講論，逗機響答，抗敵折衝，莫能當之也。而所履浮誕，未嘗有由衷之言，及於儕友險躁詭妄，人多薄之。因疾作逾月，醫不能效，夢爲司命所攝，步卒騎吏，就所居以捕之，亦如世上之擒寇索姦爾。竄匿無所，縻束將去，歷荒徑曠原，皆荆棘之地，牽頓舁曳，其速如飛。衣冑藜棘，肉碎芒刺，苦不可堪。行可三十餘里，遙見黑城，上有煙焰，漸近視之，乃鐵城也。擁關衛門，守陴抗敵，皆獸頭人身蛇臂之士^②。或四口八目，或十臂九頭，齒若霜雪，牙如劍鋒，真世之所畫地獄狀也。入門則珠宮瓊堂，玉樓金殿，非常目所睹，頓異於冥關之中。行四五里，一無所

睹，徐問所驅捕者：「此何處也？」與門外所見不同。或答曰：「此太一天尊宮耳，過此方到本司。仁表聞太一之名，忽記得平常講說之處，多勸人念太一救苦天尊，今此乃天尊之宮，何可不念。即高聲念太一救苦天尊十餘聲，牽頓者皆笑曰：『臨渴穿井，事同噬臍，胡可得也。』既聞衆笑，不阻其念，更唱十餘聲，其調哀楚，其音悲切，亦淚下沾衣。如是忽有赤光，照其左右，牽頓者一時捨去，獨在光明之中。顧盼四方，山川明媚，雲物閑暇。頃之，天尊與侍從千餘人，現其前矣。仁表禮謁悲咽，叩搏稽顙，述平生之過，願乞懺悔。天尊坐五色蓮花之座，垂足二小蓮花中，其下有五色獅子九頭，共捧其座，口吐火焰，繞天尊之身於火焰中，別有九色神光，周身及頂，光中鋒鏑外射，如千萬鎗劍之形。覆七寶之蓋，後有騫木寶花，照耀八極。真人力士、金剛神王，玉女玉童，充塞侍衛。陰陽太一，四十六神，自領隊從，亦侍左右。雲車羽蓋，徧滿空中。天尊謂仁表

曰：人之在生，大慎三業十惡。三業之中，口過尤甚。一人妄說，萬人妄行。妄說之人，首當其罪。汝之三業，罪無不爲，言不救護，永淪幽苦。汝壽命已盡，不當復還，今赦汝七年，誘化於世，以吾此像，廣示於人，開引進之門，爲趨善之要，宜勉行之。即使童子引還，疾已瘳矣。數日後，以己之財帛，於肅明觀畫天尊之像。東洛關外，畿輔之間，傳寫其本，徧令開悟。仁表因出城，於春明門外，見蒿棘之中，如曾行之處，視棘刺之末，有所冒掛衣線紫縷，及棘上微有血痕。果是所追之夕，經行其路，七年而終。

袁逢太一天尊驗

袁逢，峽中人也。崇好至道，嘗於仙都觀得太一天尊像，焚修奉事。泝峽入蜀，江波所驚，逢念太一救苦天尊百餘聲，見赤光自水面亘天，不知丈尺之度。光中見天尊通身青衣，良久乃隱，波浪亦定，舟舸無虞。同侶云：逢所乘之舟於瀆潦中，迴旋數匝，衆疑傷損，皆爲驚焉。忽有赤光照船，乃安定

衆人，但見赤光之異，及安靜之事，不見天尊，唯袁逢隨念得見爾。

李邵太一天尊驗

李邵者，爲葭萌縣令。云其妻亡已八九年，素不在京國。忽因參選入京，稅居於三洞觀側客院之中，偶見其家亡婢，自鄰居而出。熟視之，果其婢小玉也，以名呼之，斂阜而至。問其故，即云：某隨娘子在此，已歲餘矣，暫出買物，逡巡即迴，迴即與報娘子矣。邵待之，食頃方至，買果實茶餅之屬，奔馳還家。良久，延邵相見。所居兩間，自有庭除少許。既見，叙存沒之事，或泣或悲，而頻令小玉看時節。久之，小玉報云：來矣。顏色憔悴，語聲哽咽，揖邵請去。邵未出門，有一少年，張蓋而入，邵忽遽避之，小玉即引於簾後且立。其妻出迎少年，拜亦不顧，擲蓋於地，化爲大鏊，水滿火起，煙焰蓬勃，少時即沸，少年去大帽，即牛頭神人也。持叉立於鏊前，以叉叉其妻，拋於鏊中，號叫痛楚。不久即爛，骨肉分張，尋亦火滅。以叉挑其骨，排

於庭中，張蓋而去。其妻身復舊，蘇而徐起，泣謂邵曰：平生罪業，合受三年，今已一年餘矣。每日如此，痛苦難言。邵見變化苦楚，亦深自悲歎。問其妻曰：今既相見，所須何物。莫要作功德救拔不。妻曰：適令小玉相邀，全爲功德相託爾。此處鄰里有受苦者，畫太一天尊一身，便得免罪。知之數月，無託人處，今得君來，將有離苦之望矣。邵於三洞觀中，訪太一天尊之像。殿上即有古本剝落，厚以金帛，召良工畫之，亦就觀設齋醮表祝。只三日內，事事周畢，躬自檢校無暇。到妻所居，功德既了，方得往報。見其所止，已空屋耳。留託鄰母，深荷太一功德，已得解脫往生矣。昨日辰巳間，與小玉俱去也。邵每勸人作太一天尊像，其福報可以立待矣。

孫靜真救苦天尊驗

咸通庚寅歲，海風翻浪，漂浸江浙，溺陷居人，明越蘇杭尤甚。水災既退，因疫疾作焉，所患之家十口不存一二，至於無人瘞埋，投尸於水，浮泛江

河中，蛆穢累月。孫靜真家兄弟，精勤世奉救苦天尊香火，其家五十餘口，不爲灾癘所侵。郭外有莊戶三十餘家，已數戶卧疾。此疾既作，親戚鄰里不相往來。靜真聞之，於其家靜堂之內焚香，祈祝以求保護。是夕，夢救苦天尊自堂中飛出，冉冉乘空向西而去。及明焚香之時，已失救苦天尊幀像。數日，莊戶云：某夜，忽有異香光明，似聞鍾磬之響。團頭王立起，出亭子中檢校，見亭內如有燈燭。進前看之，見有似人移閣子中，立案當亭子中間，壁前案邊有救苦天尊，幀前有香鑪，灰火未滅，光照亭內如燈燭之明。疾患者一十七戶，皆聞香氣，并見天尊執柳枝水碗到其家水灑病人。當夜一時平復，不知此幀從何而來，驗是靜堂內飛去矣。又有異香光明之事，遂於其莊設大齋謝恩，置道堂畫像，常令人戶旦夕供養。刺史黎郁聞其徵異，助送香花，亦畫太一天尊像以修奉焉。

啓靈觀天尊驗

秦州啓靈觀者，昔老君與尹喜將

適流沙，駐駕之所。自天竺迴幽演大道，亦栖止焉，故其地有伯陽川。幽王之時，老君猶居其處。幽王荒淫不可以佐，道德尊大，國人仰之，號爲伯陽父。古有祠宇，國朝爲啓靈觀。山谷復遠，自相國高燕公爲防禦，使葺修之，後久無人居。大寇犯關。車駕在蜀，避地僧三十餘人，寓止觀內。晝則遊食村落，夜宿其間，欲壞天尊像，以其殿爲禪堂。聚議累日，持疑未決。一僧唱言曰：此是老君古跡，但存老子一堂，天尊土塑去之，有何不可？率先毀其座。忽有大黑蛇現于座側，長十餘丈，吹毒噓氣，逡巡暝黑。衆乃奔走，風雷隨之，迸諸林野，傷者四五人，率先者殞於山外。節度使景端侍中聞之，命工增葺，度道士張法相以居之。巨蛇往往亦出，鄉里咸見之，無所傷害焉。

白鶴廟茅君像驗

茅山三茅君像，即漢朝所塑也。

大茅君名盈字叔申，得道於華陽，爲司命君，賜九錫文，主吳越生死之籍，理

金壇句曲之洞，華陽之天。弟固及衷年已衰暮，棄官尋兄，亦皆得道，居于洞中。每年三月十八日。三君皆乘白鶴，現於三峰之上。故有大茅峰、中茅峰、小茅峰焉。鄉里祠之。置廟於山上，號曰白鶴廟。室宇塑像已千餘年，符驗光靈累代攸顯。咸通中，有劉至孝者，既冠之年，喪其父母，禮制雖畢而不易其服，不衣絲絛，願終身麻衣而已。其後來往住廟中，入道修奉，勤瘁數年。因修大殿，工人於殿前海石榴花下，見物如桃，以其臘月，非有桃之時，擘而無核，棄之。至孝聞桃香，取而食焉，味與桃無異。是日晚，又於前處得物如拳，外青綠、內紅赤，與前氣味無異，又食之。明日又於舊處得物如掌，而有五指，背如桃色，掌中亦紅，其香如桃，味益珍美，亦食之。自是不復飲食，精修香燈，超然有出世之志，殿宇既畢，遂遊名嶽諸山雲水而去。

合州慶林觀尊像驗

合州慶林觀，多年摧朽，殿宇不修，穿漏尤甚，雨滴太上尊容。刺史楊

師謨，夢太上示見，而左目有淚痕。乃巡謁諸觀，朝禮功德。至慶林方驗。尊像左目有漏滴之痕，宛若垂淚。因剷薙荒蕪，恢張制度，創兩殿二樓，重門邃宇，壯麗華盛，冠絕一時，既畢，復夢太上請之曰：子以崇葺之功，上簡玄府，當作十郡矣。其後師謨累典符節，日深渥恩，凡一十一郡，享壽九十焉，大中年間卒。

蜀中唐興縣芝草天尊驗

蜀州唐興縣，天寶六年丁亥，甘露鄉百姓鮮隱忠地內柘樹之上，忽然生芝草一莖，自然成天尊之像。眉目髭髮，冠簪衣帔，裾履手足，一一詳備，圖績莫及。時採訪使郭虛已，夢唐興之邑有雲物之異。翌日，果聞芝草之應，命縣令崔光遠入京進獻，宣示中外，編於史冊。隱忠度爲大通觀道士，賜名靈應，光遠拜爲鴻臚丞，賜之朱紱焉。

唐興縣天尊現驗

唐興縣天寶七年戊子，安樂鄉人楊寶家樹上生靈芝，亦成天尊之像，形相周備而作金色。有愚人欲觸而除

之，雷雨大至，晝日昏暝。益州命縣令立子遊詣闕上進，宣示中外，編入國史。子遊賜衣一襲，絹三十匹。楊寶賜絹三十匹，特蠲邑役焉。

益州唐隆縣大通觀驗⁵

益州唐隆縣大通觀，晉義熙元年乙巳建⁶，至後⁷周末摧殘，僅存基址。武德中，邑人呂細，因過其地，遇一道士，乘青驢自天而下，於觀基之內，盤迴指畫，良久昇天。呂細與花仲良同受其教，即日共出金帛，特造觀宇。有紫微閣，高八十餘尺，尤爲宏壯。太尉南康王韋臯，再加修飾焉。其側有市城，觀在縣西南八里，有石像天尊一十身，各高一丈三尺。每至齋月、吉辰，鐘或自鳴，夜有神燈，晝有仙人來往，遠近共知焉。

梓州飛鳥白鴉觀驗

梓州飛鳥縣太陽山白鴉觀，居鎮縣之間，頗有形勝。有古跡鐵天尊一軀，高丈餘，古老相傳，甚彰靈驗，道士許上善居焉。光化中，兩川用軍所在，土團聚結，有景義全者，糾率數千人，

握衆顧望，雄據縣邑，暴橫彌甚。僧輩欲毀除觀宇，因矯謂義全曰：太陽山是此縣福地，全利鎮中緣有觀舍，鐵像壓却罔脉，此鎮無由興盛，若除得鐵像及觀，明公即受符竹節鉞，世世榮貴，可以立待矣。景生庸愚貪毒，聞之欣然。夜令節級數人，殺許道士一家六七口，焚其屋室。節級輩推壞天尊像，堅然如山，勢不可動。又懼兇帥所怒，以力排之，終莫能損。逡巡諸輩，皆身手痛楚，殆欲殞斃，相與竊議，召白衣師醮謝祈乞，復立舍宇供養此像，然後疾愈。景生父子然朝廷授官，亦不果。赴任意以兇橫爲梓，帥平原公屠其家焉。

道教靈驗記卷之五

① 此句《雲笈七籤》作「張仁表念太一救苦天尊驗」。
② 此句《雲笈七籤》作「皆獸頭人身，辨蛇臂蛇之士」。
③ 此句《雲笈七籤》作「李邵畫太一天尊驗」。
④ 此句《雲笈七籤》作「楊師謨修觀享壽驗」。
⑤ 此句《雲笈七籤》作「呂細修觀仙人來往驗」。

⑥「建」，《雲笈七籤》作「置」。

⑦「至後」兩字，《雲笈七籤》本無。

道教靈驗記卷之六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老君靈驗

蜀州壁畫老君驗

蜀州紫極宮東軒廊下有畫老君一尊，年深而彩色鮮瑩，金碧如新，郡人祈福，每有徵應。時任從海監州領資州髡頭軍，在宮中屯駐。衆人戲弄弓箭之際，有一官健把弓箭，告衆曰：我射老君前橫金一條，若中，即衆人爲我置酒。人或止之曰：橫金是老君曲几也，正當功德，必不可輒射。言未訖而射之，箭勢徑去，到老君前有物擊，迴中於階下楠木樹上，其聲震烈如勁弩焉。纔箭中樹，官健已死，衆人扶持救之，心前血流不絕。

京光天觀黑髭老君驗^①

黑髭老君，在京右^②街務本坊光天觀東聖祖院。夾紵所作，功用精能，相好周圓，常作所不可及。日月角隆起，

身長丈五六餘。左右侍立有玉童玉女十二人，真人八身，金剛力士、神王各四身。兩壁畫金甲神王各八人，天樂各一部^③。老君黑髭，山水帔，黃金九鳳冠，凭機而坐。帳幄嚴備，不知所置年月，亦不知所製之由也。代宗皇帝嘗夢爲二青童所召，云聖祖命皇帝從遊四海之外。夢中隨二童至老君所。帝著絳紗衣，平天冠，執圭立於老君之後，遊十洲三島。六合四極^④，海嶽山川，無不備到。歷歷記之，隊從儀衛，一無遺忘。既覺，命畫工圖之，宣示京師，求訪其像。於光天所驗部仗人物，一與所夢同焉。敕塑御容，乘五色雲，立從於老君之後。選高德道士七人，焚修住持，內庫及度支，別給服用齋厨，刻石以紀其瑞焉。

終南山玉像老君驗

終南山盤屋界樓觀谷中玉像老君，高三尺五寸，白玉所琢，不知何年代，藏於山中。開元年間，玄宗皇帝夢聖祖真像，乘雲冉冉而下，至帝之前。帝拜起禮謁聖祖，曰：吾在終南之陰

久矣，不久當於興慶，與汝相見。言訖乃隱。詔內臣與道士，就終南山尋訪，累日不獲。因設醮告祈，忽見谷中有紫雲如蓋，翳鬱而起，尋其起處，掘未盈丈，已得玉琢真容。驛表上奏明皇，即於興慶宮大同殿備法物、羽儀，百官迎引，祥風入律，瑞雲如蓋。帝親捧接

朝，拜置於大同殿中，以白玉爲座，衆寶龕帳，莊嚴護持，爲四海生靈。日夕，焚香祈福。其後於座上，夜見神光兩條，視光出處，有兩點如酥，信宿之間，結爲玉芝兩莖，各長四寸。是時太白山又獲瑞符，因宣示百官，大赦天下，改函陽縣爲真符縣，諸節度大鎮置真符玉芝二觀，封太白山爲靈應山，金星洞爲嘉祥洞。劉同昇爲碑文，立於樓觀焉。

玉局化玉像老君驗^⑤

玉局化玉像老君，天寶中，觀前江內，往往夜中有光，從水而出，高七八尺，上赤下白，其末如煙。衆人瞻之，以爲有寶器之物，撈攬求訪，又無所見。時^⑥明皇幸蜀，夢有聖祖真容，在

江水之內。果有人因見神光，夜於光處得玉像老君以進。高餘一尺，天姿瑩潔。其相圓明，殆非人工所製，駕迴，留鎮太清宮，其光見處，號爲聖容壩，亦是玉女壩，金沙泉古跡連接矣。玉像老君，自近年以來，不知所在。

閩州石壁成紋自然老君驗^⑦

閩州石壁自然石文老君像。中書舍人高元裕，謫授閩州刺史。是歲大旱，元裕禱祈，山川祠廟，無不周詣。忽於玉臺觀前，瞻望山東叢林之上，見有紫氣。披榛徑往，果有嵌竇懸泉，在峭巖之曲，喬木之下，有石壁奇文，自然老君之狀。前有玉童，褒袖捧壺，雙髻高束，後有神王之形，恭若聽命。元裕焚香叩祈，以崇葺爲請。而還未及州，甘雨大淫，聯綿兩夕，遠近告足。乃翦薙蕪翳，創爲齋宮，立碑銘以紀其事。於懸泉之下，堰爲方塘，注爲流杯曲水之池，雜植花果松竹，遽成勝賞。光啓年，大駕還京，光庭奏置玄元觀，寵詔褒允。至今郡中水旱，祈祝靈驗益彰矣。

蜀州鐵老君驗

蜀州紫極宮鐵像老君。高五尺餘，古所製作，不知年代。亂離之時，大殿焚毀，巨木爭摧，老君儀相不傷，金彩如舊，郡人共稱靈應。官未興，置移老君於舊壇之上，以竹瓦覆之，未有門墻，亦無紗窗遮護，主宮道士胡師虔，家在唐興，時來檢校，見老君胸襟之上，有人題毀老君之祠^⑧，師虔以水洗拭，猶微有蹤跡。忽見一僧，携油香於老君前禮拜，叩頭懺悔，泣而有請，笞擲之三二十，擲終無吉應。問其故，云：後學小僧，愚意題老君胸上，毀謗大聖，因成重疾，一日三度，爲神靈考打，骨肉糜碎，性命恐在旦夕。對答之詞，具述此過。懇求懺謝，而未蒙教應。又焚香告擲，竟亦不得。是夕歸還，小僧已卒矣。

三泉黑水老君驗

興元三泉縣黑水老君。天寶年中，明皇幸蜀，親見老君降見於崖石之上，下馬禮謁訖，乃勅所司，示以所見之狀，塑於見所，綿歷歲年，累有靈應。

危亭摧毀，榛莽交侵。時僖宗大駕還京，光庭獲備扈衛，以其年二月十五日降聖節日，奏請皇帝，躬拜捻香，奏置爲中興宮，增修聖跡。節度司尋便准敕崇葺。旋屬海內多事，復已荒涼。時于均爲三泉令，素亦耽味玄理，歸誠正真，躬往焚香者數矣。一旦，有兇黨十餘人，來據老君堂內，剽剝行旅，侵劫道途。被劫者驚恐，亦奔投老君堂側草中潛伏。逡巡見羣賊挺刃荷戈，捷運所得財物，入于堂中，俄有巨蛇自座下而出，電目血舌，吐氣如煙，噬殺三輩。餘黨棄甲奔迸，顛仆而死者又二三人。草中潛伏者熟睹其異，亦恐蛇威，未敢遽出。頃之，被盜之人相次皆至云路中，有報云：羣賊盡已散去，速於老君堂中，收認財帛。相率而來，亦不知所報者何人也。自是行路，所傳無復寇賊，巨蛇亦不復見。

昌明縣靈集觀鐵老君驗

昌明縣靈集觀鐵像白馬老君，高丈餘。觀在郭外，扃鑰不嚴。有興教市鑄冶鐵工父子二人，夜入觀中，欲毀

鐵像，以益其鎔鑄。二童子已搥毀，將去，是夜，老君自移至安期觀三門之外，約行四五里。道士開門見之，移置於大殿之上，六十餘人方能共舉。兩觀與邑中，驚異其事，莫知所移之由。旬日，有鐵冶人來，方說冶匠父子二人，偷得古鐵童子，碎於鑪中，鼓鞴之際，鐵液兩條，自鑪中涌溢而出，勢如迅雷，各長丈餘，燒殺父子二人。既而驗其所碎，知是白馬老君童子爾，老君像至今只在安期觀大殿之內。

駱全嗣遇老君驗

昆明池使駱全嗣。黃巢犯闕，宮城失守，南北紛擾，中外倉惶。全嗣其日，偶在私第，忽有官司報云：諸司使並宣令入內。單騎徑往，至興安門，門已閉矣。東馳望仙門，人相蹂踐，馬不可進。或聞人言，駕已西去矣。復還其家，骨肉百餘口，亦已奔散。獨心計曰：骨肉此行，必有人力部署，唯聖上巡省臣下，且合扈從，我不可以骨肉爲憂，且徑求大駕所在。遂乘馬馳出開遠門，門亦壅咽，奪馬殺傷甚多。乃投

金光門，人稍少，躍馬而出。至昆明池側，日已晚矣。逃難之人，衣冠士庶，携老挈幼，或憩林野之中，或聚道路之畔，如此者不知其數。全嗣頃年，於華清宮閣上，夢親拜老君。及覺，求得一小燈，修奉香火，已十年矣。每出入，必焚香禮謁。是日奔迫，固不及矣。至是乃投近池佛堂中，人衆闐咽，皆非相識。繫馬於佛堂柱上，入堂內西北隅，倚座而坐，唯此座傍，悄無一人，心憂力憊，昏然成寐。忽聞呼其姓名者，驚覺視之，乃一老叟，眉鬚皎白，素衣策杖，謂之曰：勿憂聖人，直往西南去矣，神明奉衛，固無他虞，常常帝王猶天神地祇所保，況太上自化身耶。爾之骨肉，只在後面小堂中，吾令人導引之，並無憂苦，便可詣彼相見，自此入蜀，克保安全，但堅臣節孝行，萬靈所衛矣。言訖，失老叟所在。遂就後面小堂中，尋得骨肉，一無所遺失。是夕方覺悟，恨不將得老君燈來，燒香虔謝。及明，取斜谷路，挈家過山，得達行。在詔監興元兵馬百口，骨肉咸獲

晏安。乃圖繪老君像，益加嚴奉矣。其弟全壅，爲東川監軍，全瓚爲會軍都監，兄弟之中皆荷聖力所護，立功榮盛，況其一家乎。

崔齊之遇老君驗

崔齊之，咸通十四年春，奉使山南東川，以其私，便取駱谷洋州路。行及洛陽公廟南五六里，路側石上，有一老人。齊之訝其不起，目之再三，老人以手招齊之，齊之心異之，下馬徑往老人，揖之，令坐，曰：大夫此行，頗有重厄，疾色成矣。石邊有一瓢，取之傾酒，與飲曰：得此酒，可解其半性命，無所虞也。然此去，過秋方得迴，迴及上京，已非舊主矣。聆其異說，加敬而問之，老人曰：今秋，聖上晏駕，幼主將立，此後四海沸騰，兵戈相接。社稷危於綴旒。太上老君，自降生宮中，爲鎮安宗社，以定此難，生已十二年矣。大夫迴時，當事幼主也。自此可以栖心於道，勿以榮達介懷。更三五年，外求事常。令在遠京西關外，主持簡靜之務，可以全身遠害矣。齊之問曰：

至人所居何處？將來之事，何先見如此也？老人曰：吾以汝稍有道氣，可以與語，此皆吾之身事，豈不知之耶？言訖，失老人所在，但覺異香良久。是年至東川，齊之疴作，及秋方愈。七月，懿皇昇遐，僖宗登極。前言果驗。齊之入奏賜紫。廣明中，天下亂離，干戈已起。求爲京西步驛使，駕在成都，追至行在加將軍，稱疾辭位，與十軍私道其事。遂南遊五嶺名山，絕粒訪道，或在匡廬、茅山，不知所適矣。

賴處士說老君降生事驗

賴處士者，江湖人也。在楊公玄默門館爲客，十餘年矣，不知其道術所習。楊公每盡禮敬之，若師友焉。多在宅內，少有見者。楊公時爲左軍，有小判官數人，有王有梁。王則辨博聰明，人多致敬。必謂其有非常之位也。梁則謙默謹靜，慎重寡言，人多疏之，必謂其不肖也。唯使宅軍將成君，賞與梁稍狎。賴處士忽於宅門，與成語曰：致身之道？先須識貴人，頗識之乎？成曰：某愚暗，何以能辨。願仙

丈教之。處士曰：梁大夫貴人也，此後當主樞機重務，吾子立身領旄節，須在其手，善依託焉。王大夫雖聰穎如此，壽且不永，將歿於他鄉。此後宗社不寧，天下荒亂，干戈競起，祚曆甚危。太上老君自降王宮，作幼主以扶此難，社稷可以存耳。梁大夫主機務，吾子領藩方，皆在幼主之手，可自寶愛耳。吾自此不復留也。數日，處士辭楊公而去。成異其言，禮敬於梁，交結甚固。俄而楊公罷權位，王有罪竄於南方，死于道路。其言愈驗。咸通十四年秋，梁爲內樞密，成爲軍使。僖宗即位，三日對軍，日色初出，微照階砌，聖上起，更衣未坐。梁公醒然，憶悟賴處士之說，因臨階與成話之。左軍韓公頗異其私語，詰之再三，梁與成以實白之。韓以少主初立，中外未安，聞此言，極爲慰喜。自是成持節滄州，皆如賴處士之說。中原紛擾，胎禍積年，社稷晏安，宮城再復，駐蹕數年，聖德如一，僖皇中興之力也。

道教靈驗記卷之六

- ① 此句《雲笈七籤》作「黑髭老君召代宗游十洲三島驗」。
- ② 「右」字，《雲笈七籤》作「左」。
- ③ 此句《雲笈七籤》作「天樂一部」。
- ④ 「六合四極」，《雲笈七籤》作「六合四方」。
- ⑤ 此句《雲笈七籤》作「玉局化玉像老君應夢驗」。
- ⑥ 「時」，《雲笈七籤》無此字。
- ⑦ 此句《雲笈七籤》作「自然石文老君降雨驗」。
- ⑧ 「祠」，疑作「詞」。
- ⑨ 此句《雲笈七籤》作「賴處士預言老君降生作幼主驗」。
- ⑩ 「耳」，《雲笈七籤》作「爾」。
- ⑪ 「耳」，《雲笈七籤》作「爾」。

道教靈驗記卷之七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老君靈驗

賈湘事老君驗^①

賈湘，累世好道，崇奉香燈。隸職計司，家頗豐贍^②。然其修奉勤至，人所不及。有一幅老君像幀，持以自隨，所至之處，雖一日一夕，亦設焚香之位，應感之效，不可殫述。黃巢既陷長安，大駕西幸，湘槌金帛，挈骨肉，自東渭橋出，道則剽掠之人，不知紀極，其一家百餘人，行李無所驚懼。遂於龍角山下，葺居避難。衣冠及遠近道流，皆投其家，各與拯紀，請道流轉《道德》《度人經》不啻萬卷。有羣賊忽圍其家，湘入告老君，乃出與語，賊投刃於地，羅拜其前。湘問其故，默而不答，拜亦不已。湘捨而入門，羣賊猶拜，唯稱罪過。湘哀，入持繒帛，使人與之^③，慰勉移時，稍稍而去，一無所取。自

此，外戶不扃，人無敢犯。或問羣惡，有何所見，而反拜之。曰：我見賈常侍左右^④。神兵極多，皆長數丈，呀口瞪目，似欲吞噬，不覺亡魂喪膽，惟恐不得命耳。時既修宮闕，車駕將還，湘於老君前，請進退之兆，忽見香爐邊有粟苗甚茂，上有兩穗，如風所動，粟穗西指，乃破產移家，歸京永興里。尋其舊第，已隳拆，有小舍一二十間，權為栖止。三月駕歸京師，方薙草構宇，於基址之下，得銀六千兩，家產益贍。五載亂離，力未嘗闕，乃其嚴奉精專，太上垂祐，使之然也。

龍鶴山老君驗

眉州丹陵縣龍鶴山，古有觀宇，老君像存焉。邑人祈田蠶雨澤，無不立應。時有獠賊侵逼，縣邑衆皆危懼。因望山焚香，以求祐護。即見老君山所有雲氣，連繞縣郭，雙鶴飛翔，巨龍騰躍，當縣城之上。夷人見之，驚懼而退。乃大葺觀舍，累年修崇，齋醮禱祈，迨無虛月。頃自荒亂以來，無人居住。乙丑年，縣復旱暵，所在祠廟，祭

皆無驗。鎮使王宗坦，躬往焚香，以甘澤爲請，虔誠所感，俄有陰雲垂空，還未及郭，雨已大霑，境邑之內，信宿雨足。自是人復致殷，將欲創興古跡，以答神功焉。

龍瑞觀老君驗

彌牟鎮龍瑞觀老君。開元中，所製觀在洄流上，下控澄潭，有龍神所處，老君靈應，鄉里共傳。頃以夏旱逾旬，將欲害稼。漢州刺史王宗夔憂物疼心，誠明感動，與羣寮馳往禱祈，炷香虔拜。俄而雲物異常，似有役應，還旆赴州十里許，大雨已至，自是豐足。每植札瘥爲疫，水旱致災，凡有誠祈，必獲昭應矣。昔有綿州居人，年運既長，而無嗣續，因賈鬻經過，知老君累有靈應，鄉里所傳，乃齋香火詣觀，禱祈曰：欲得一子，必令入道。懇拜再三而去。行及中路，逢一老人，共歇樹陰下。因話禱求嗣胤之事，仍許入道。老人曰：本要子孫繼續，今若入道，亦無繼續矣。當得二男，一令承家，一令入道，則周備矣。如是共行數步，失老

人所之，忽覺異香之氣，衆行路皆聞，方乃悟其神異。自是果有二男，一以紹繼傳家，次子入道，頗聰悟博覽，明於教典，自此祈請多驗焉。又新繁人楊志好道，家有疫疾，數口委困，自詣龍瑞觀祈乞保護，精意燃香，泣拜以請。及還家，道逢老人，授以呪訣及禁水噴灑之法。言依我法行之，可轉救他人，何況於己，但務立功，勿貪財帛，他日當有所遇。受訖共行，言語之次，忽然不見。楊志驚異了了，記其所教，歸而行之，以水漬灑，大小皆起，一家平復。遂轉救鄰里，立有徵驗。如此數縣之人，賴其救理，疫毒不侵。問其所行，但言太上老君法耳，故人號之爲楊老君焉。

許述事老君驗

許述事老君，乃湖州人也。世事農畝，力耕恪勤而已。忽頻年水災，衣食稍闕，弟兄相聚憂焉。忽夢神人，羽衣大冠，雲氣而行，謂之曰：爾神仙子孫，當須歸心太上，以求福祐，可致家豐力足矣。拜謝而覺，因求太上之像

於紫極宮，得老君幘一幅，畫蹤甚古，歸於淨所，以奉香燈，旦夕精謹，若奉所親矣。自是家道稍豐，所向畢遂，疾疫不作，農桑有成。遂發願每冬置靈寶道場，以申荷謝。湖浙間，冬有滯雨，述將啓齋壇，必遇晴霽，雖陰晦累日，亦臨事而雨止，露於庭中，初終三日，星辰皎潔，固爲常矣。鄉里遠近，咸伏其精誠，神其應感。因遊洞庭山，過太湖，偶與兩船同行，中道風起，二船駭盪，將沒者數四，述船如常，安穩殊不覺知有風。及至山下，互相勞問，二船皆云：適見許家船上有紫氣平覆船背，上有白衣仙人侍者，皆著五色衣，光彩照天，盡如金色。乃如許船是老君所護，風波不傷。自此二船之人，皆發心供養，求寫許述老君之像，誓心歸依，盡獲靈應。

沈瑩事老君驗

吳興沈瑩，宿奉至道，常供養老君，於越州剡縣市中有居第。時草寇裘甫，起自農畝，嘯聚兇徒，奔突縣邑。素無武備，官吏奔駭，甫因據有縣

城。詔徵陳、許、鄭、滑、淮、浙、徐、泗之軍以討之。八道天軍圍城以攻之，海內久無兵戈，居人不識征戰，師至之日，皆潛竄村落。瑩蒼惶鎖其外門而逸，士馬既至，瑩誤鎖小僮一人在舍中，却迴將開門，則營幕施列，不敢窺犯而去。其後或勝或敗，兵勢不常，市肆半被焚蕪。或逆徒所據，或官軍所收，十餘月日，方至誅殄。罷兵之後，瑩所居六七間，扃鑰如常，籬垣完備。及開鑰，小童安然，問其故，云門閉之後，有一童子衣青衣，年可十三四，云老君令與其嬉戲。良久，引去一大宅內，得飲食果實。滄啗了却，與童子爲伴遊戲。如半日頃，即聞老君令其添香，纔炷香了，即聞開門之聲。瑩入門時，香煙未歇，問其鬥戰火燭，鄰里焚燒，驚怕之事，一無所聞。是則十月戰爭，比鄰灼蕪，如同頃刻，殊不覺知。列肆併焚，其家獨在，非大聖神通之力，孰能及於此乎。瑩亦自此栖心玄門，探真慕道，將有長往之志，尋離鄉邑，莫知所之，只領此僮而去。

蕭山白鶴觀石像老君驗

越州蕭山縣白鶴觀石像老君，觀是南朝所置，歲月既深，講堂久已隳摧，自二門大殿，鐘樓之外，耕耨已平矣。咸通末，殿後空地內，夜夜有光，如窗日所射，可八九尺。間或陰晴，改候即有白氣如煙，鬱勃騰踊，人皆以爲金玉之像。道士呂見素焚香祝之，俄而白氣變紅，赤色散光，如鋒鋸照曜，數畝林木、墻壁皆變紅色，中有影像太上老君之形。使人穿掘丈餘，得石像老君。高四五尺，香水灌沐，立於大殿之側，見素以香花殷薦。是夕，夢二青童曰：太上有命，爾發見真像，精奉香燈，功著於青簡矣。此後民有疾苦，歲有水旱，苟竭所誠，必貽嘉應。自是邑人禱祈，迨無虛月。斲見之後，唯石机缺前面六七寸及脚於土中，訪求不獲。有湘湖老人，水上見一物，凌波而去。謂其蛇也。以杖引之及岸，乃石如獸脚。上有橫石。老人訝其浮水之異，留於其庭，數日見素偶過其家，聞異而閱之，果老君之机，取而勘之，曲折相

契。湖去白鶴四十餘里，此藏地中，綿歷多歲；彼浮水上，以示非常，何神奇之若！此益表聖像昭驗也。

天台觀老君驗

台州刺史姚鵠，因遊天台山天台觀，命於講堂後鑿崖伐木，創老君殿焉。將平基址，於巨石下得石函，方可三尺。發之，中有小石函，得丹砂三兩，玉簡一枚。長九寸，闊二寸，厚五六分，上有文曰：海水竭，台山缺，皇家寶祚無休歇。具以上聞，敕曰：上天降祉，厚地呈祥，爰有白簡之靈書，出於玄元之寶殿，告國祚延洪之兆，示坤珍啓迪之符。惟此休徵，實爲上瑞，宣付史館，頒示萬方，乃咸通十三年壬辰之歲也。鵠塑老君像，而山中土石相渾，求訪極難，夢青童告之曰：殿東丈，所有土如堊，可以用之。求而果得，塑太上之容，侍衛凡八九身，土無餘矣。既成，天儀燦然，眸容伊穆。月玄日角，若載誕於渦川。雙柱三門，疑表靈於相野。泊潔齋以贊之，則景氣融空，奇光煒燦，似聞笙磬絲竹之音，

咸以爲休瑞。昔桐柏初構天尊之堂，有雲五色，浮靄其上，三井有異，雲氣入堂復出者，三書於國史，以紀符應。清河崔尚碑文詳焉。此聖祖殿亦自有記。

楊鬧兒夢老君驗^⑧

成都楊鬧兒，父母崇道，常奉事老君，精勤不怠。鬧兒在軍伍中，於金堂把截，爲敵人擒虜，往南山寨中，不被傷殺。晝夜常念老君，願拜見父母。忽夢老君賜雲一朵，令童子引之，送於平地。童子曰：可以歸矣。及覺，已出山寨，因得還家。到家之日，父母爲其作百日齋矣。

勾道榮鑄金老君驗

勾道榮，常精奉老君，願鑄白馬金像，將所在供養。欲備金三十兩，猶闕二十兩，每以爲憂。焚香之際，輕風颯至，飄一藥貼，墜於其前。初甚覺輕，開之乃金二十兩。遂鑄老君像，精巧端嚴，逾於常制。

楊文簡老君賜金驗

楊文簡，綿竹人也。世奉香火事

老君，而蠶農稍曠，家道似窘。一旦暴雨，有老嫗避雨於其門，持物授之曰：苦李泉白衣老人令將此簡來受之。甚輕，入手乃重。發之乃真金也，約千兩焉。復訪老嫗，不知所在。乃知所說之狀，即苦李泉老君也。富及數世，子孫壽考，創堂宇以答焉。

道教靈驗記卷之七

- ① 此句《雲笈七籤》作「賈湘嚴奉老君驗」。
- ② 「家頗豐贍」，《雲笈七籤》作「家頗富贍」。
- ③ 此句《雲笈七籤》作「湘哀之，持繒帛，使人與之」。
- ④ 此句《雲笈七籤》作「我見賈湘常侍左右」。
- ⑤ 此句《雲笈七籤》作「沈瑩供養老君驗」。
- ⑥ 此句《雲笈七籤》作「聚集兇徒」。
- ⑦ 此句《雲笈七籤》作「姚鶴修老君殿驗」。
- ⑧ 此句《雲笈七籤》作「楊鬧兒奉事老君驗」。

道教靈驗記卷之八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天師靈驗

昭成觀天師驗^①

昭成觀壁畫天師，歲月既深，彩粉昏剝，在通廊之下，未嘗有香燈之薦。頌政坊內居人姓李，患店逾年，醫不能愈。日以羸瘦，待時而已。忽夢一道流，長八九尺，來至其前，以大袖布衣，拂其面目之上，頓覺清涼。謂之曰：自此較矣^②，勿復憂也。於是醒然疾愈，稍能飲食。洎晚策杖，行繞其家，不覺爲倦，但覺所夢道流，猶在其前，遽欲入昭成觀。家人慮其困憊，亦多止之，不聽。入觀，於天師真前，瞻視良久，曰：即所夢也。拜禮數四，乃召^③善夾紵塑人劉處士塑天師真，改葺堂宇，旦夕供養。人所祈禱福祥立應。其所塑夾紵真，於夾紵內，畫羅隔布肉色，縫絳綵爲五臟腸胃。喉嚨十二結

十二環，與舌本相應。藏內填五色香，各依五藏兩數。當心置水銀鏡，一一精至，與常塑不同。其塑中土形，移在天長觀，金彩嚴飾，亦皆靈應。

劉存希天師頓驗

彭城劉存希，天師靈驗，云自幼以來，於唐興觀瞻禮天師，發心圖寫供養，因得絹本，出入護持。雖祇命遠行，奉使南北，未嘗一日闕香火之薦。黃巢犯闕，時在內署。倉惶之際，隨駕不及，唯捲天師幘，捧持而行。同伍三十餘人，皆爲虜捉，或被殺傷，獨於衆中得免。將入南山，夜深，村落行次，遇避難人偶語，而閨妻在其間，乃同往洋州大巖山深處^①，結草寓居。況素無骨肉，惟夫婦而已，既免支離，決志林谷，不復有名宦之望。野麋山鹿，性已成矣。山下居人，以其口食不多，時亦助其糧儲，饋其鹽酪。此外拾柏子焚香，禮敬天師而已。無何，舊交宋開府入掌樞務，知其在洋山之中，強之使出，錫以朱紱，加以品位。固辭不獲，黽俛從焉。又駕出石門，因便奔竄，投

莎城山中，自匿數月。有軍士搜山谷，不得安居。夫婦棄繒帛之衣，夜行四十餘里。出及平陸，遙見馬軍十餘騎，兩面交至，已擒虜行人數輩，存希夫婦驚眙而立^②，馬軍過其側，似若不見，由是得免。後數年，奉使西川，携天師幘而至。余亦傳寫其本。存希深山窮谷，虎狼之中，軍士紛擾，白刃之下，心常坦然，若與數人，憂懼之際，隱隱然若侍立在天師之側。亦有感降之事，秘而不言。

龍家樓上孫處士畫天師驗

成都觀街東壁富商龍家樓，臨大慈寺，後門富春巷口。會稽山處士孫遇嘗借而居焉，每於樓上，延接賓客，而不敢止宿其上。孫頗不信，令僕使三二輩，宿於樓中。夜深皆被拖拽於地上，如是數四。問其僕役，但云睡覺，已在樓下，不知移拽之時，亦無所苦。孫處士自宿樓上，夜深亦聞履屐之聲，若數人俱行，雖呵咄之聲，尚不已。乃粉飾當梯壁一堵圖寫天師真，自奉香火，由是樓中頓安，可以獨寢，

積十餘年，無復驚怖，聞者皆異之。洎樓屬參謀太保李公師泰，欲毀樓遷去，余因請得此壁，移置北帝院中矣。

蜀州天師井驗

蜀州天師井在開元觀，古老傳云：天師自鶴鳴山，時乘鶴遊行，止於此院。或控鶴入井，便歸山中。故側近有馭鶴觀，井傍有天師堂，井上塑爲巨鶴。三年一淘井，獲鐵極多，以資香火修飾。人有疾苦，取水服之，多效。瘡癬以井水洗之，即愈。相傳靈驗，遠近所知，頃年亂離後，觀宇荒殘，唯天師堂及井兼古跡楠木在焉。有軍中人姓陳，於觀側開耕水田。引觀後渠水灌溉，修作堰埭，乃取天師石井欄，元是兩片所合併，將渠內堰水，工匠之徒皆言，古跡極靈，不敢措手。陳自下手拆之，令人移拽，猶未了，忽覺眼痛，良久漸腫，三五日中併喪兩目。至今井欄兩片，猶在水渠之中。

陵州天師井驗^③

《陵州天師井本傳》云：天師經行山中，有十二玉女，來謁天師，願奉箕

筭。天師知其地下陰神也，謂之曰：汝等何以爲獻？將觀汝心厚薄，選而納焉。玉女各持一玉環，徑皆數寸。天師曰：所獻一般，不可併納。吾化此十二環，令作一環，投之入地，有得之者，即納之焉。遂合十二環爲一大環，徑餘一尺，投於地中，隨即深陷，已成井矣。玉女皆脫衣入井，以探玉環，竟不能得。天師取其衣，藏石匱中，玉女至今只在井內。今陵州鹽井，直下五百七十尺，透兩重大石，方及鹹水。每年一度，淘洗其中，須歌唱誼話，然後入井。不然必見玉女，躑居井中，見者多所不利。井既深，不可數入，或繩索斷損，皮囊墜落，唯於天師前，炷香良久，玉女自與挂之，依舊不失。頃年，井屬東川，有張填常侍主其監務，於事稍怠，鹽課不登，欠數千斤，交替之後，縻留填納，未得解去。替人素亦崇道，因與虔告天師云：張填所欠之鹽，家資已盡，空此留滯，益恐困窮。於三五日內，願借神力，增加所出，爲其填納。與張俱拜，祈訴懇切。自是

每日所煎水數，四十五函如常，而鹽數羨益，五六日內填之課足。此後一如舊數，無復增減矣。十二玉女，戌亥二人在天，唯十人在井，所煎鹽至戌亥二時亦歇。天師初以茲地荒梗，無人安居，山川亦貧，不可耕植，化鹽井以救窮民。民聚居井傍，戶口日衆，遂置州統之。以天師名，故曰陵州。天師誓曰：我所化井，以養貧民，若官奪其利，千年外井當陷矣。今諸井皆有天師玉女之像焉。

皇甫洽事天師驗

成都皇甫洽，常崇玄教，精奉香燈，往來陵州，圖寫陵井天師真，旦夕供養。忽鄰家疫疾，洽僕使長幼患者十餘人，唯洽祇奉公府之外，每歸家，必自給湯藥，手供飲膳，憂心既切，不以爲勞，亦昏然而寐。當午夢童子一人進曰：天師至矣。如是即見天師，素衣花冠，仗劍而入。於供養處取水碗，執之先噴其身，頓覺清暢，次繞其居宅，周而內外，以水噴之，置碗案上而去。自是十餘口，一時平復。近鄰

之家，亦蒙安豫，其家崇奉焚修，至今不替。天師降時，停留三日。謂洽曰：吾爲汝至誠，天上得三刻，假救汝，即人間三日也。又見天師令侍者竈中及柴垛下，并糞堆中，各捉得兩鬼。又一大鬼，坐舍脊上，脚垂至簷。天師皆令擒送青城山中囚之。天師以朱筆指之，其鬼去如飛疾，一家皆見之。

李瓌夢天師驗

李瓌，咸通中爲王府長史，以勳貴之族，不慣食貧，居閒力闕，鬱鬱不得志。中夜而寐，夢入深山窮谷，棧閣縈折，流水潺湲，如此者不知其幾千里。又見闐闐雜遝，城闐爽塏，飛宇橫樓，摩霄檠日，不知其幾千萬家。縱神遊目，熙熙自得。又出郊甸，涉罔原，荒榛茂草，小松巨木，間以果林，則以筠篠，山嶺危峭，或汗或平。山迴逕盡，抵一小郡，茅棟縱橫，隘路欹側。傍有公署，署內白氣屬天，其大如屋，中有悲歌號呼之聲。見一青童，引瓌即路，躡危磴，步石梯，入門甚峻。門

內古樹芳草，若古觀宇焉。瓌素崇玄教，頗爲慰悅，俄而昇殿，見像設尊儀，笑而謂之曰：爾來耶，吾遲爾久矣。入天門、漱玄泉，古人所修也。注丹田，存白元，上士所修也。混而合之，子其行之。陰功及人，陰德濟物。千百之家，待子而字之。勉哉，勉哉。在明年之春。瓌再拜稽首，受其言而覺。是冬頻訴於宰執，復希入用，乃授陵州刺史之任。時經歷山川郡邑，神思敞悅，皆如常所經行。素未入蜀，莫可知其由也。至郡乃，謁天師，昇階及門，至于殿所。睹真像侍衛，屋宇布列，醒然而悟，乃叶其所夢矣。乃以俸金修天師之堂，加以丹牖，立爲銘碣誌。其白氣屬天，乃鹽井之所也，悲歌之聲，乃轉車之人也。而內修之訣，瓌未得之。瓌即西平王孫也。

邛州趙可言事天師驗

邛州趙可言尊師，早年入道，殊無所修，因夢天師，遂圖寫供養。其性真直、樸素，言無有二，人有休咎修禳，疾苦祈請，必問天師，以擲筭爲定。可則

往，否則止，故其所救人疾厄，爲人祝祈，無不驗者。是歲，群僧凌侮道門，因太守設大齋，未前數日，於閭里街開揚言曰：西川諸道士一百餘人，要於齋日論義鬥勝。而密雇村夫百餘人，假製道衣，欲臨時僞作諸州道士爾。道流殊不知，忽有人以此報可言，方與道衆詳度虛實，未有拒之之計。可言

可言所行所爲，一依天師所命，天師不許事，皆無驗。

謝貞見天師授符驗

謝貞者，臨邛工人也，善巧墁，而用意精確。鵠鳴化天師修道，老君感降之所，上頂有上清古宮，相傳云天師時所制。歲月甚多，而結構如新，但瓦破壁壞而已。貞傭工爲修泥之，貞精研盡意，墁飾周密。有道流引二從者，觀其功用，神彩異常，身逾九尺。自門而入，謂貞曰：山中難值修葺，頗媿用心。以手畫地作一符，使貞再三審記之。曰：此後有疾者，雖千里之外，行符必效，勿多取錢，但可資家，給終身衣食。而貞記其符，行之極效，大獲金帛，家業殷豐。鵠鳴諸山無天師真像，陵州井中所塑，又非世代子孫所傳之真。貞忽於青城山，遇峽中賈客修齋，有天師小慎供養，乃是應見之真爾。

劉方瀛天師靈驗

天台道士劉方瀛，師事老君，精修介潔，早佩畢法錄，常以丹篆救人。

與同志弋陽縣令劉翹，按天師劍法，以五月五日，就弋陽葛溪鍊鋼造劍，敕符禁水，疾者登時即愈。嘗於黃巖縣修齋敕壇，以救疫毒。有見鬼巫者，潛往眎之，見鬼神數千，奔北潰散，如大陣崩敗，一縣之疫，數日而愈。咸通末，方瀛無疾而終。戒其門人，使與劍俱葬，莫敢違之。乾符中和間，台州帥劉文下裨將李生，領徒發其墳，欲以取劍。見其尸柔輒，容色不變，如醉卧而已，顧眎其劍，哮吼有聲，羣黨驚懼，卒不敢取，李生命瘞之而去。不獨劍之有靈，劉方瀛亦陰景鍊形，得道之流也。

道教靈驗記卷之八

- ① 此句《雲笈七籤》作「昭成觀壁畫天師驗」。
- ② 「自此較矣」，《雲笈七籤》作「自此差矣」。
- ③ 「召」，《雲笈七籤》作「命」。
- ④ 此句《雲笈七籤》作「因得同往洋州大岩，山深處」。
- ⑤ 此句《雲笈七籤》作「存希夫婦驚恐而立」。
- ⑥ 此句《雲笈七籤》作「陵州天師井填欠數鹽課驗」。
- ⑦ 此句《雲笈七籤》作「李瓌夢遇天師告授陵州刺史驗」。

- ⑧ 此句《雲笈七籤》作「吾待爾久矣」。
- ⑨ 「在」，《雲笈七籤》本無此字。
- ⑩ 此句《雲笈七籤》作「觀其真像侍衛」。
- ⑪ 此句《雲笈七籤》作「謝貞精意坊壇遇天師授符驗」。
- ⑫ 「上頂」，《雲笈七籤》作「頂上」。
- ⑬ 此句《雲笈七籤》作「而結構如舊」。
- ⑭ 此句《雲笈七籤》作「乃是授符應現之真爾」。
- ⑮ 此句《雲笈七籤》作「道士劉方瀛依天師劍法治疾驗」。
- ⑯ 此句《雲笈七籤》作「早佩畢道法箬」。

道教靈驗記卷之九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真人王母將軍神王童子靈驗

明州象山縣門陶真人畫像驗

明州象山縣蓬萊觀陶貞白真人，梁朝修藥之所，自寫真於東壁之上。邑中祈請，應效甚多。有居人家在觀側，素亦崇敬，每早朝，必望觀瞻禮真人焉。常來往州中貿易，三日五日，一歸其家。一旦，隨船過海，將及縣步，忽颺風大起，船勢飄蕩，垂欲洽沒。此人心念陶真人，應賜救護，船衆六七十人。騰口念佛，風勢愈甚。俄見一道士，在黃色光中，乘雲到船上，以羽扇約風，曰：陶真人相救，無至怖畏也。言訖，風波寧靜。良久，船達縣步，衆見道士狀貌，聞其語聲，此人心知感應，引數人至蓬萊觀，認見真人形儀，與空中所見無異，遂相率修飾觀宇，以答焉。

西王母驗^①

玉局化西王母塑像多年，頃因觀宇燒焚，廊屋頽壞，而儀像不損，人稱其靈。居人范彥通忽患風癩，瘡痍既甚，眉鬢漸落。因入觀於王母前發願，但所疾校損，即竭力修裝。是夕，夢一玉女，手執花盤，以衣袖拂其身上，曰：王母令我救汝，疾即愈矣。數日之間，所疾漸退，瘡腫皆息，眉鬢復生。遂造紗窗，裝金彩，通檐兩間，嚴潔修奉，每月自送香燈，近年方稍不見。觀中三將軍，亦古之所塑。觀因南詔焚燒，屋宇摧盡，而將軍塑像不壞，起觀之日，再於其上，構立堂宇。居人閻士林，卧疾月餘，迨將不救。夢三將軍，以戟揮其身上，穿一物去，狀如黑犬，自此疾愈。乃捨衣物製紗窗，重加彩績矣。

黃魔神救蕭李二相公船驗^②

歸州黃魔神。因相國李吉甫，自忠州除替，五月下峽，至峽水之中，波濤極甚，忽有神人湧於水上，爲其扶船，三面六手，醜眸朱髮，袒而虓譟，風

濤遽息。李公祝而謝曰：是何靈神，拯危救難，神曰：我是黃魔神也。既而歸州駐船旬月，選地構宇於紫極宮作黃魔堂，言是黃天魔王橫天檐力之神也，刻石紀焉。相國蕭邁，自拾遺左遷峽內，徵還京師，峽水汎漲，舟船將沒，亦見其神捧船以救之。復命修飾，加其粉績，嚴其室宇，刻石爲誌，亦列於次焉。

湖州青龍君驗

湖州開元觀青龍君塑像，精妙冠絕江表。人皆云：明皇朝，國工所作。頗有靈應，士庶疾苦，禱祈無不驗者。其前臨官街，有槐樹，徑已盈尺，枝榦既枯。烏程縣令使人伐之，夜夢青龍君曰：我之庭樹，方今再生，旬月間，枝葉當茂，何得創意告之？令以爲偶然爾，明日使工伐樹，每斫一斧，令舉身皆痛。復有巨蛇從龍君座下出，工役驚懼，捨之而去。及還，令身已被一瘡，晝夜痛楚，方知青龍君惜樹之驗。以藥傅瘡，痛終不止，以葱泥塗樹斫處，瘡痛稍定。歲餘，樹瘡合，所疾亦

愈，枯樹枝葉復生，尤加繁茂，龍君香燈禱祈，旦夕不絕。

荆南開元觀南帝神驗

荆南開元觀南帝神，不識所製之由。多年塵土昏翳，無人修奉。一日，有里人家，夫出不還，其妻將產。夜深，鄰人皆卧，無求燈燭之所。忽見蠟炬至其前，有一少女，爲其燈火、溫水。以符與之，令吞符之後，痛楚皆定，安然而產。洗濯之具，湯酒所用，少女一一給之，逾於親愛之分。是夜稍寒，產婦安卧，少女以錦衣覆之，存恤再三，留蠟炬去。婦以感其周至，謝之既畢。忽思我夫至貧，素無親屬，何人如此憂我也？因問曰：明日夫婿還家，即令辭謝，不知誰家使來？如此周旋？爾女曰：開元南帝君，令我來也。如是而去。其夫還，婦爲說之。乃詣開元南帝君，在東廊之下，塵埃滿屋，金彩久暗，頭上多年傘蓋頂亦闕矣。此人掃灑焚香，具述其事。及驗所蓋錦衣，乃傘蓋之頂，折處甚新，纔方一幅及被覆，蓋不啻丈餘。自是士女求福，特加

嚴飾，四方禱祈，立有徵應。

青城丈人真君示現驗^④

青城丈人真君。大和六年壬子，節度使贊皇李公德裕，差軍將蔡舉二人，就山修齋，便令訪尋草藥。蔡舉於六時巖下，忽有勁風自谷中出，因見二神人行虛空中。一人在前，長丈餘，著大袖衣，平冠。一人居後，著青衣大袖，捧一帙書。舉驚悸問曰：何鬼神也？前一人答曰：我是竹枝老。又指其後人曰：此是瓚之瓌，我有密語兩紙，可一一記之，錄與尚書。今年西蜀合有水災，以修齋之故，我回後山一峰，堰水向東，梓州當秋大水，即其應也。於是授以密語。述李公吉兇未兆之事。蔡舉一一記之，歸常道觀，錄於紙上，果得兩紙。依神人之言，封題送李公。書寫既畢，併亦遺忘矣。是年八月，東川水深數丈，西蜀無害。李公歷問衆寮及道流，解隱語不得。李公曰：竹枝，老丈人也，此當是丈人真君耳。瓚之瓌者，本命屬葛瓚化，亦恐是化中靈官。特此示見，以彰靈應也。

羅真人示現驗^①

羅真人，即神仙羅公遠也。于濛陽羅江壩，接九隴，什邡之界，在瀛沅化後，今相傳號羅仙范仙宅，修道於青城之南，今號羅家山。明皇朝，出入帝宮，輔導聖德，自南有內傳，至今隱見於壩口，什邡，楊村，濛陽，新繁、新都，畿服之內，人多見之。不常厥狀，或爲老嫗，或爲匈食之人，每風雨愆期，田農曠廢，則必見焉。疑其仙品之中，主司風雨水旱之事也。楊村居人衆以早曠，將禱於洛口後城李冰祠廟。熱甚，憩於路隔樹陰之下，忽有老嫗，歇而問曰：衆人欲何往也？以祈雨事答之。嫗曰：要雨須求羅真人，其餘鬼神，不可致也。言訖不見，衆疑嫗即羅真人也，於是見處焚香以告焉。俄而風起雲布，微雨已至，衆乃還家。是多，數十里內，甘雨告足。乃於其所置天壇聖像焉。諸鄉未得雨處，傳聞此說，以音樂香花，就新宮祈請，迎就本村，別設壇場，創宮宇，雨亦立應。如是什邡綿竹七八縣界，真人之宮，處處皆有，

請禱祈福，無不徵效。忽爲乞士，於壩口江畔謂人曰：此將大水，漂損居人，信我者遷居以避之，不旬日矣。有疑其異者，即移卜高處。以避水災，其不信者，安然而處。五六日，暴雨大至，漂壞廬舍，損溺戶口，十有三四焉。居人以爲信，立殿塑像以祠之。金銀行人楊初，在重圍之內，陪納贍軍錢七百餘千，貨鬻家資，未支其半。初事母以孝，每爲供軍司追促，必託以他出，恐母爲憂。嘗於山觀，得真人像幀一幅，香燈嚴奉，已數年矣。至是，真人託爲常人，詣其肆中，問以所納官錢，以何准備。具以困窘言之。此人令市生鐵，備炭火。明日復來燃炭，壘鐵投之，一夕而去。臨行謂之曰：我羅公遠也，在青城山中。以爾孝不違親，心不忘道。以此金相助，支官錢之外，可以肥家。復引初往山中，時令歸覲。初亦得丹藥，以奉其親，髮白還青，老能反壯矣。

嘉州飛天神驗^⑤

嘉州開元觀，後周所創，本名弘明

觀。隋大業中，方製大殿，於殿西頭，塑飛天神像。生高二丈餘，坐二鬼之上。初修觀，道士呂元操，數夕夢神人在山之頂，其形接天，或白日髣髴如見。郡人有好道者，時亦見之，或通夢寢，遂商議塑此形像。本有十身，初製其一。而隋末多事，中原沸騰，不果徧。就像之靈應，郡人所知矣。疾瘵之家，禱祈必驗。其下二鬼青黑者，往往現於人家。太和中，相國杜元穎鎮成都，疆場不修，關戍失守，為南詔侵軼。木源川路境上，夷人導誘，蠻蜒分三道而來，掩我不備，將取嘉州。去州四十餘里，寇乃大驚，奔潰而去。州境稍安，方設備禦。有擒得夷人覘候者，大寇及境，何驚而退^⑥，云三路蠻寇，本欲徑取嘉州，謂州中無備，去州四十里，忽旗幟徧山，兵士羅布，不知其數。有三五人大將軍，金甲持斧，三二丈，聲如雷霆，立二鬼之上，麾諸山兵士，齊為拒捍，自量力不可敵，驚奔而去。是日，蠻中主軍酋帥，死者三人。蠻國之法，行軍有死傷及糞穢，旋即瘞藏，

不令露見，由是不知酋帥瘞埋之所。時衆聞之，皆言飛天神王兵示見，以全州境。自是祈福禱願，迨無虛日。又嘗有人下峽之時，曾詣飛天，求乞保護。至瞿塘，水方泛溢，波濤甚惡，同踪三船，一已損失，二皆危懼。忽見神人立於岸上，如飛天之形，使一大鬼入水扶船，鬼亦長丈餘，船乃安定，風濤亦止。驚迫之際，莫知所自，徐而思之，乃飛天所坐二鬼，救其船耳。一赤一青，形與所塑無異。

乾元觀四天神王驗

成都乾元觀，在蠶市，創制多年，頃因用軍，焚毀都盡。三門之下，舊有東華，南極，西靈，北真四天神王，依華清宮朝元閣樣，塑於外門之下，並金甲天衣。門既隳壞，而神王無損，風雨飄漬，亦無所傷。邑人相傳，頗為靈應。時蜀王既克川蜀，移軍收彭州，圍州久矣，因暫還成都。方當暑月，叅從將吏所在，取便而行，大將杜克脩，先至神王之所，見衆人聚觀塑像，問其故，云塑神皆動。克脩以器盛水，致神手中，

果搖動而水溢出。頃之，蜀王至，復祝而試焉，曰：若即克彭州，更觀搖動之應。良久而振動數四，不逾月而克州城，殲殄大敵。乃施金幣，命本邑創制堂宇，以崇飾之。

丈人真君山推出水驗

丈人真君殿，在青城山東谷之內，距層崖之下，前臨濬溪，地勢險窄，而四山縈抱，亦為勝所。自開元中，遷地於其處，常引東北崖下及西溪之水，以供飲食。泉或涸竭，必汲於前溪中，頗為勞矣。景福壬子歲七月十三日，風雨暴至，北崖鬼城之上，山隕石裂，迸水流注，其勢汹涌，將墊於真君殿。俄有隕石犇下，自為堰形，壅水向東，殿無危墊。自此常有水流，冬夏不絕。劈竹引於厨中，其味甘香，至今不竭。

襄州龍興觀神王驗

襄州龍興觀，自亂離已來，半已摧圮，觀門神王之像，土塑毀剝，僅存其骨而已。有步健者，取神王脚骨之木，以為薪焉。其婦因爨置薪火中，但焦黑而已，竟不成焰。遂撤而棄之，婦乃

坐竈前，自引其足，於竈下燒之，頃刻焦然，久而言覺痛楚。其夫驚往視之，足已爛矣。問其故，妻具述前狀，不知從何得此薪？亦不知何故，自欲焚其足？步健者思之，其薪乃神王脚骨也。遽送還觀中，因言其報應神異，遠近大駭，亦焚香致謝，自首其過，婦足雖爛，尋亦自愈。

襄州北帝堂驗^⑦

楚王趙匡凝，鎮襄州也。州郭舊有北帝堂，歲久蕪毀，在營壘中。一旦，楚王寢室之上，有物如曳戟皮革之聲，瓦皆震動。潛起視之，見黑氣一道，自北帝舊基之所，至板屋上。楚王異之，密加虔祝，將欲興創堂宇，以答祥應。詰朝視事之際，先嘗選將校五十人，俾往營田，日給以衣裝農器，指揮教命，一無應者。楚王疑有異圖，拘而訊之，得其構孽之狀，咸勦戮焉。乃謂人曰：北帝靈驗，信有徵矣。中夜有雲氣之異，詰朝乃姦慝彰明，若非玄功告示，幾有不測之禍。遂締飾堂廡，崇嚴像貌，俾焚謁之士，主其香燈。闔

境瞻禱，累獲符應矣。

道教靈驗記卷之九

- ① 此句《雲笈七籤》作「西王母塑像救疾驗（三將軍附）」。
- ② 此句《雲笈七籤》作「歸州黃魔神峽水救船驗」。
- ③ 此句《雲笈七籤》作「青城丈人同葛瓊化靈官示現驗」。
- ④ 此句《雲笈七籤》作「羅真人降雨助金驗」。
- ⑤ 此句《雲笈七籤》作「嘉州開元觀飛天神王像捍賊驗」。
- ⑥ 此句《雲笈七籤》作「何驚而去」。
- ⑦ 此句《雲笈七籤》作「楚王趙匡凝北帝祥應」。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經法符籙靈驗

李昌遐念《昇玄護命經》驗^①

李昌遐者，後漢兗州刺史之裔^②

也。生而奉道，常誦《太上靈寶昇玄消灾護命經》。而稟性柔弱，每為衆流之所侵虐。忽因晝寢，夢坐烟霞之境，四顧而望，皆熊羆虎豹，圍繞周帀^③，莫知所措。不覺傷歎：何警戒之甚耶！謂積善之無驗。于時空中有一道士，呼其名而語之曰：吾即救苦真人也，汝勿驚駭，吾奉太上符命，與諸神將密衛於汝。且汝常念者，經云：流通讀誦，即有飛天神王，破邪金剛，護法靈童，救苦真人，金精猛獸，各百億萬衆，俱侍衛是經。昌遐既覺，豁然大悟，因知自前侵虐我者，未有無禍患殃咎，蓋誦經之所驗也。

崔晝《度人經》驗

崔晝者，漢汶陽侯仲牟之後。嘗謁白雲先生，學修真之術。先生曰：汝當貴之子，何思淡泊？崔子避席而對曰：以財賤人，財有數而人無厭矣，以爵賞人，爵既崇而人或驕矣。如何示我以道，將以普濟生靈。先生曰：吾道之內，有《度人經》在，汝可誦之。崔晝乃作禮承受，至誠誦之。厥後有使者，馳一緘遺崔公曰：子之先君，令吾將此謝汝。言訖，使者寂然不見。於是啓緘熟眎，果備認得，考君親札云：感汝念誦《度人經》功德之力，累世之祖，盡得生天。自後崔公一家，至今念誦。

孫元會天蓬呪驗

孫元會者，吳後主皓之子。自幼稚之歲，遇道士。教誦天蓬咒。爾後，等閑未忘持念。洎後主降晉，枝葉悉皆淪落，獨餘元會一人，臨難之時，不覺踴身飛到絕嶺之上，彼外人無能迫逐。因於嶺上，見一醴泉，俯欲飲之，忽然照見空中天蓬大將軍與部衆等護

衛，己身於茲脫難，元會轉加篤信，歲久居山，以至得道矣。

孫循《保命經》驗

孫循者，元會之猶子。于時國破之後，六親不能相保。流落江表，聞叔父元會得道，望風前去，拂霧朝禮。元會以其忙，迫授以《保命經》，爾後冥心誦之，身輕骨健，履險如飛，亦以得道。

姚元崇女《九天生神章經》驗

開元宰相姚元崇，昔出官爲馮翊太守。有一女，名長壽，年七歲，不茹葷，不飲酒。父母常令於玄元像前焚香點燈。忽晝寢，夢見老君，有二侍童，二神將夾侍，左侍童語長壽曰：爾之焚修，精志可隨，口授汝《九天生神經》一章。章云：至太虛，感靈會，命我生神章，一唱洞九玄，二誦天地通，混合自相和，九徧成仙公，大聖贊元吉，散華禮太空，諸天並懽悅，一切稽首恭。長壽夢覺，歷歷記得，乃告父母。父母異之，但言更在虔志香燈，我女必然夙有仙骨，故太上垂教汝。旬日之間，又復夢見玄元侍衛如前，左畔

仙童，又謂長壽曰：汝之父不久住此，會面聖人，却爲元輔，當爲太上充宮殿使。長壽復以所夢，聞於父母。元崇喜而復驚，喜者，顯是嘉夢，驚者，深恐世數將終，太上召爲宮殿使。旬月之間，值皇帝講武於驪山，准式車駕行，幸三百里內，刺史，並合朝覲。元崇謂所親曰：吾必爲權臣所擠，若何爲計？叅軍李景初曰：某有兒母者，其父即教坊長，儻致厚賂，使其冒法進狀，可達。公然之，輒效燕公說，果使妻咬入奏曰：陛下久思河東總管重難其人，臣所見得，何以見賞？上曰：誰耶？如篋有萬金之賜。乃曰：馮翊太守姚元崇，文武全材，即其人也。上曰：此張說意也，卿罔上，當誅。咬頓首，服萬死。即詔中官追赴，行在上方獵于渭濱。公至拜首，上曰：卿頗知獵乎？元崇曰：臣少孤，居廣成澤，自不知書，唯以射獵爲事。年四十，方遇張憬藏，謂臣當以文學備位將相，無爲自棄爾，來折節讀書。今雖官位過忝，至於馳射，老而猶能於是？呼鷹放犬，

遲速稱旨。上大悅，上曰：朕不能，卿思有顧問，卿可於宰相，行中行。公行猶後，上縱轡久之，顧曰：卿行何後？公曰：臣官疏賤，不合參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公不謝，上顧訝焉。至頃，上命宰臣坐，公跪奏曰：臣適奉行，作弼之詔，不謝者，欲以十事上獻，有不行，臣不敢奉詔。上曰：卿悉數之，朕當量力而行，然定可否。公曰：自垂拱已來，朝廷以刑法理天下，臣請聖政先仁義，可乎？上曰：朕心深有聖於公也。又曰：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請三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又曰：自太后臨朝已來，喉舌之任，或出於闖人之口，臣請中官不預公事，可乎？上曰：懷之久矣。又曰：自武氏諸親，猥侵清切權要之地，繼以韋庶人、安樂太平公主用事，班序荒雜，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凡有斜封待闕員外等官，悉請停罷，可乎？上曰：是朕素志也。又曰：比因近密佞幸之徒，冒犯憲綱者，皆以寵免，臣請行法，可

乎？上曰：朕切齒久矣。又曰：比來侯家戚里，貢獻求媚，延及公卿，方鎮亦爲之。臣請除租賦之外，悉杜塞，可乎？上曰：願行之。又曰：太后造福先寺，中宗建聖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皆費鉅萬，耗蠹生靈，凡寺觀宮殿，臣請止絕建造，可乎？上曰：朕每睹之時，即不安，況敢更爲哉。又曰：先朝褻狎，大臣或虧君臣之敬，臣請陛下接之以禮，可乎？上曰：事誠當然，有何不可。又曰：自燕欽融韋月將獻直得罪，由是諫臣沮色。臣請凡在臣子，皆得觸龍鱗、犯忌諱，可乎？上曰：朕非唯能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呂氏祿產，幾危西京，鄧閻梁亦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爲甚，臣請書之史冊，永爲殷鑒，作萬代法，可乎？上乃潛然。良久，曰：此事真可爲刻肌銘骨者也！公再拜曰：此誠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年一遇之日，臣敢當弼諧之地，天下幸甚。又再拜，蹈舞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出涕。上曰：公坐於燕公之下，燕公讓，不敢

坐。上問對曰：元崇是先朝舊臣，合首坐。公曰：張說是。紫微令，復是太廟使臣，客宰相，不合首坐。上曰：可紫微令太清宮使，遂居首坐。元崇於奏對之間，或憶得女長壽持念《九天生神章》之驗。乃捨宰相俸錢一月，於太清宮啓道場，以答玄元應驗也。

王道珂《天蓬咒》驗

王道珂，成都雙流縣南筓居住。當僖宗幸蜀之時，恒以卜筮符術爲業，行坐常誦《天蓬咒》。每入雙流市，貨符卜得錢，須喫酒至醉方歸。其郭門外，有白馬將軍廟，曉夕有人祈賽。長垂簾，簾內往往有光，及聞吹口之聲，以此妖異，人皆競信。所下酒食，忽忽不見，愚民畏懼，無有輒敢正視者。道珂每因喫酒迴歸，入廟內朗誦神咒，則廟堂之上悄然。傍人視之，無不驚駭。道珂即日晨雞初叫，忽隨擔蒜村人趁市，夜行至廟門，忽然倒地。倉惶之間，見野狐數頭，眼如火炬，銜拽入廟堂階之下，聞堂上有人呵責曰：你何得恃酒入我廟內，念呪驚

動我眷屬？道珂心中默持《天蓬神呪》，逡巡却蘇。蓋緣其時與擊蒜人同行，神兵遠其穢臭，而不衛其身，遂被妖狐擒伏。洎擊蒜人去，道珂心中想念神呪，即妖狐便致害不得。既蘇息之後，遂歸家沐浴清潔，却來廟內，大詬而責曰：我是太上弟子，不獨只解持《天蓬呪》，常讀《道經》。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爾若是神明，只合助道行化，何以惡聞神呪？我知非白馬明神，必是狐狸精怪，傍附神祠，幻惑生靈。今日我決定於此止泊，持呪為民除害。遂志心朗誦神呪，至夜不歇。廟堂之上，寂然無聲，亦無光透簾幙，唯聞自撲呻吟之聲。至明，呼喚鄰近居人視之，唯見老野狐二頭，並小野狐五頭^①皆頭破，血流滿地，已斃。自後寂無妖異，亦絕祭祀，廟宇荒廢。是知凡持此呪，勿得食蒜，至甚觸穢。天蓬將軍是北帝上將，制伏一切鬼神，豈止誅滅狐狸小小妖怪矣。

王清遠《神呪經》驗^②

王清遠，世居北邙山下。唐咸通

年，時多疫疾。清遠身雖在俗，常襲氣行藥，誦《神呪經》，自稱是緱山真人遠孫。是時天子蒙塵入蜀，兵火不息，疫癘大行，連州而縣，飢荒病患衆矣。清遠佩授《神呪經錄》，每行符藥，救人多不受錢，只要少香油，供養經錄。鄉人迎請醫療，日夕喧聞。清遠有表弟一人為僧，名法超，亦持《大輪行秘字》，始清遠之醫道大亨。忽一日，冒夜來投止宿，潛以瓶盛狗血，傾於清遠道堂內。至二更已來，忽聞空中有兵甲之聲，頃間法超於床上，如有人拖拽叫喊，唯言乞命。清遠命燈照之，但見以頭自頓地，頭面血流，至平明不息。須臾之間，但見兩脚直下，如人拖拽奔竄，入緱水江內，浮屍水上。闔市目擊，無不驚歎。是知《神呪真經》，實有神將吏兵守護，豈容妖蠱。庸僧將穢惡之物犯冒，所謂為不善於幽暗之中，神得而誅之。清遠襲氣持經，陰功濟物，壽一百七歲，辭世之夕，闔境皆聞

異香仙樂，斯亦證道之漸階矣。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

- ① 此句《雲笈七籤》作「李昌遐誦《消災經》驗」。
- ② 「裔」，《雲笈七籤》作「後」。
- ③ 「市」，《雲笈七籤》作「匝」。
- ④ 此句《雲笈七籤》作「崔晝誦《度人經》驗」。
- ⑤ 此句《雲笈七籤》作「姚元崇女精志焚修老君授經驗」。
- ⑥ 此句之後一大段，《雲笈七籤》本無。
- ⑦ 此句《雲笈七籤》作「王道珂誦《工蓬咒》驗」。
- ⑧ 「恒」，《雲笈七籤》作「常」。
- ⑨ 「即日」，《雲笈七籤》作「異日」。
- ⑩ 「讀」，《雲笈七籤》作「誦」。
- ⑪ 《雲笈七籤》無「並小野狐五頭」句。
- ⑫ 此句《雲笈七籤》作「王清遠誦《神呪經》驗」。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一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經法符籙靈驗

何道璋遇《上清經》驗

何道璋，閬州奉國縣天目山道士也，戒潔專勤，五十餘年矣。衣食之外，所得金帛，必崇葺古跡，締飾宮觀，一邑之中，連創四觀。復修雲臺東峰，所至之處，克有成績。天目山昔有觀宇，爲野火所焚，唯古碑荒殿而已。道璋經之營之，數年而廊廡周備。當門立層樓，周環作房室，栽植花木，間以松檜，功用煥然。其東北隅巨巖之上，時有光景之異，因栽松，伐去枯枿，石裂摧落龕寶，宛然於龕內，得《上清洞真寶經》七十餘卷，紙墨如新，異香芬郁，將置於殿內。一夜有光盼，響如神人所衛。道璋不敢披讀，收藏於函櫃之中。旋以繕修，未暇別爲覽閱。忽有客道流，請經看之，意欲竊去。道璋

亦疑焉，未盡檢與。忽晴霽之夜，星月皎然，雷霆大震，人皆惶遽，旋風入觀中，須臾開朗，但覺香氣異常，及檢點真經，併已飛去。道璋憂惜久之，夢神人謂曰：太上以汝修奉專切，授以神經，皆上清大洞修真之要，而塵目竊窺，不能嚴衛，經已收還天府，復何所道哉！

仙都觀石函經驗

忠州平都山仙都觀陰真人鎮山《太平經》。武德中，刺史獨孤晟，取經欲進，舟行半日，有二龍，一青一白，橫江鼓波，船不得進。舟人驚懼，復泝流還郡。晟即命所由墊江路，陸行進經。時山川之中，久無摯獸，至是蛇虎當道，經使恐懼，將經却迴。晟即修黃籙道場，拜表上告，然後取經以進，在內道場供養，綿歷歲年。開元中，供奉道士司馬秀，准詔祭醮名山，開函取經，但空函而已。訶詰道衆，疑是觀司隱藏，法侶驚懼，無詞披雪。遂焚香上告，具述武德中經已將去，今詔旨搜訪，無經上進，仰憂譴責。時景氣晴

朗，野絕塵埃，忽陰雲覆殿，迅雷震擊。俄而簷宇澄霽，經在案上，異香盈空，祥煙紛靄，復得昔日所取之經以進。會昌中，賜紫道士郭重光、晏玄壽，復齋詔醮山，取經石函之中，經復如舊。至今鎮觀者，猶是此經，不知何年歸還耳。

襄州城角鐵篆真文驗

襄州城後據漢水，昔人版築之時，於城角鑄鐵仙人像，手執方札，上刻靈寶真文，札方尺餘，文字篆刻，殊爲精妙。常時，此角每有神異，往來之人，不敢污犯。俗中皆言，此有巨蛇之穴，或云嘗有城隍神，現於其處。及奇章公在鎮之年，江波泛溢，壞隄犯城，此角摧剝，方見鐵像及所刻符文下有隸書。云：元始五老敕真符，尹豐奉靈寶真文，以禳水害。如赤書符命。既而修復城池，泥之如舊，但不言刻符年月爾。向若無此真文鎮於城壁，巨波泛濫，雉堞頽壞，襄陽之陷，未可知矣。

陸含真水星石符文驗

道士陸含真，自天台山將適剡縣，

暑雨暴至，山溪斗溢，水深丈餘，泥波沙浪，誼逐尤甚。兩面環隔，危在其中，坐憂淪墊，無所攀涉。忽有一石，橫在其前，截流斜渡，出水二三寸，長可丈餘。含真尋石之上，越水而過。既及前岸，石復沉矣。以杖攪水中，無復蹤跡，驚異良久，莫知其由。又以杖攪水，覺有一石稍小於前，以杖撞之，隨即涌出，輕如朽木焉。取於岸上，見其平穩滑膩，洗拭看之，有大符一通，刻於石上，點畫周徧，全無隸字，止是一符。於側邊有字云：真君二年制水符。含真取紙筆，榻寫其石，移置於岸傍大楓樹下，默記其符所在，訪求莫可辨驗。於諸暨縣白鶴觀，看靈寶部經，乃是《洞玄五稱文》北方辰星符也，與經勘驗一無差異。數年，復過天姥，開嶺上溪水之側，訪其石符，不復見矣。

玄武樓北真文驗

光啓初，大駕還京，宮城修飾，所司於玄武樓北，夜見白光，廣可半幅，高餘丈許。月色未照，其明曜然。疑其下有所藏寶貨，掘深八九尺，得青石

函，方四尺。發之中有斑蛇環繞，忽失所在。乃於函中得《靈寶黑帝北方真文》，刻石板一片，廣二尺二寸，厚五寸，題則隸書文，皆篆字。云：黑帝玄老君，鎮宮城符命。復醮而藏之，是夕，工役之徒，有見黑衣兵士百餘人，森列其地，如是三夕，不復見矣。按靈寶舊法，王城宮闕、殿宇、郡邑，凡所制創，先鎮五方真文，以制召正神，鎮護其所。則隋築京城之時，安平公依按玄經，鎮符於此矣。亦將是高宗大帝藏鎮此文，以保衛宮內。歟祥光燭空，靈官警衛，豈徒然也。

劉遷都功錄驗

都功錄。昔天師昇天，於雲臺山，告示天地萬神曰：吾昇天之後，留太上所賜寶劍、都功印錄，以付子孫，救護億兆。此錄初以版署三品，各有符文，靈官佩受之者，拜刺入靖以付之。至十三世天師，以版錄所傳，制作勞費，所傳既廣，所制不充，改爲紙錄，或絹素寫之，書篆績畫，得以精備。自是紙素之用行焉，受者靈應，自有《都功

錄驗》三卷七十餘條。咸通九年，有劉遷者，大賈於西江，力當鉅萬計。因詣十九世天師，傳受都功，跪信豐贍，致齋嚴潔，愈於衆人。時弋陽縣令劉劇，天台道士劉脩然，既是宗盟，仍同傳度。劇則久崇玄奧，深造精微，脩然秉志端貞，將弘大教，乃相約曰：懋功惟勤，所勤惟久，即吾同學之志也。無肆過以貽咎，稔惡以延災，報師崇先以期福祉，即吾同學之願也。如是齋畢，數日散去。是歲脩然與劇，復於葛溪，製神劍各一口，依藏景石精之法以成。明年三月，劉遷卧疾於金陵，彌日綿篤，卒于旅舍，心上微暖，留之兩夕而蘇，遽能運動。良久起坐，妻妾兒女，環於其前，且悲且喜。曰：吾大限盡矣，食祿竭矣，昨爲冥官所追，以小舟載過江北，得馬乘之。但見鞍韉，不睹馬之首尾。其行甚速，送入大城中。城上皆虎豹守陣，龍蛇環壘，旗幟兵仗，自地列之。出城之表，長可百尺，入門爲吏士驅擁到西北，隅見囚繫考掠捶楚者，不知其數。忽有黃光自天

而下，初則城內昏暝，黃光所照，豁然開明。黃衣使者，乘空而至。官吏列行拜迎，執素簡丹書，讀曰：劉遷身佩正籙，名係上天，非地司所攝，大限既足，可延三十年在身，祿食依令豐泰。睹見天光者，皆息其罪。考原其刑責，由是載生。遂被褐修道，精專香火，入龍虎山，師奉天師矣。

玉霄葉尊師符驗^②

天台山玉霄宮葉尊師，修養之暇，亦以符術救人。婺州居人葉氏，其富億計，忽中癡狂之疾，積年不瘳。數月尤^③頓，後乃叫號悲笑，裸露奔走，力敵數人。初以絹索縻繫之，俄而絕絆出通衢，犯公署，不可支吾。官以富室之子，不能加罪，頗有所犯。亦約束其家，嚴爲守衛，加持禳制。飯僧祈福，祠神鬼，召巫覡，靡所不作，莫能致效。其家素不信道，偶有人謂之，令詣天台，請玉霄尊師符，可祛此疾，不然莫知其可也。乃備繒帛器皿，入山請符。尊師謂使者曰：此符到家，疾當愈矣。無以器帛爲用，盡歸之使者。未至三

日，疾者方作，斷絙投石，舉家閉戶以拒之，折關拔鈴，力不可禦，如此狂猛，非人所遏。忽遽斂容，自歸其室，盥洗巾櫛，束帶鞞足，執版罄折，於門內道左，其色怡然。一家忻喜，爭問其故。笑而不答，但言天使即來。飲食都忘，夕不暇寢，孜孜焉企踵翹足，延頸望風，汗流浹背，不敢爲倦。如此二日三夕，使者持符而至，入門迎拜，懽呼踊躍，前導得符，服之暝然，食頃疾已瘳矣。由是躬詣山門，厚施金帛，助修宮宇，一家修道，置靖室道堂，旦夕焚修焉。初玉霄賜二符，一已吞之，一帖房門之上。葉之女使竊酒飲之，嘔於符下，葉見一神人，介金執劍，長可三四寸，從符中出去，焚香拜謝，而不見其歸。數日，親戚家女使近患風魔疾，尚未甚因，來葉房之前，立且未定，忽叫一聲，葉見符中將軍，如前之形，揮劍於女使頭上。問其故，云：適有神人，以劍於頭上斬下一物，墜衣領中。令二三女僕扶持，驗有蛇頭如指，斷在衣領中，血猶滴焉。風魔之疾，自此亦愈。

賈瓊受《正一籙》驗^①

成都賈瓊，年三歲。其母因看蠶市，三月三日，過龍興觀，門衆齋受籙，遂詣觀，受《童子籙》一階。十餘年後，因女兄有疾，母爲請處士吳太玄，爲入冥看檢致疾之由，仍看弟兄年命兇吉。經宿太玄還，言疾由江瀆，求之即差，籍中不見有賈瓊之名。父母愈憂，復請太玄看之。時太玄每與人入冥檢事，必鎖於一室中，安寢而往，不使人驚呼，候其自醒，喚人開門，乃開之，歷說冥中之事，有如目擊，言必信驗。或一宿，或兩宿，然後迴耳。既載往檢瓊名字，云年三歲時，三月三日，於龍興觀受《正一籙》，已名係天府，不屬地司，地籍之中不見名字，於天曹黃簿之內，檢得其名。

李玄禮《護命經》驗

長安李玄禮，居修德坊。因左街興唐觀雲御大師李雲懿講下受《護命經》，精心諷念，不啻萬遍。每有善惡之事，髣髴預知。黃巢入關，隨衆奔

竄，因被俘虜，三五十人，驅至昌化，賊師見之，下階迎拜。曰：此人誰教領來。揖之與坐。玄禮驚怖，未即上階，延請載三，乃與之坐。問所修何善，果報如此，答云：曾於講下受道家《消灾護命經》，持之萬遍矣。帥言：某見君子來時，前有童子四人，大仙二人，與君子並進。後有金甲神王、金剛力士、獅子神獸，塞滿庭中。疑是帝王聖人，有此侍衛。既是道經，願傳一本。玄禮曰：此經三百餘字，一紙可書，傳之甚易，為焚香念一遍，即寫授之。帥命士卒十餘人，衛送出城，得達行在。

尹言《陰符經》驗⁵

尹言者，修德坊居，與明道大師尹嗣玄為宗姓之弟。常崇道慕善，孜孜不倦。因詣嗣玄受《陰符經》，至誠諷念。為其常少記性，願得心神聰爽，受之數年，念逾萬遍，頓覺心力開悟。因本命日齋潔焚香，念三十餘遍，忽了憶前生之事。姓張名處厚，在延壽坊居。家有巨業，兒女皆存，記其小字，年幾一一明了。與其家說之，乃往尋訪，述

張生死年月，形色情性，無所差異。張之兒女，聞之嗚咽感認，言其今之狀貌，與昔不殊，但性較舒緩耳。自是兩家契為骨肉，黃寇犯關之前，其二家皆在。

高相《三皇內文》驗

丞相高燕公駢，初鎮成都也，樂營之內，有狸魅焉。投瓦擲石，變化衍怪，無所不為。公甚怒之，符禁禳禱，皆不能已。大德何彝範曰：嘗見抱朴子云：其所居鄰里，忽有虎暴害牛，稚川按法書《地皇內文》，行之有神人，大冠綃衣，佩劍執版，冠中有小鳥如生，夜至庭中。問稚川曰：所召何也？以虎暴告之。明旦一二里間，有二虎斃於林下。請訪《三皇內文》試為行之。公素有《洞神經》、彝範書數字，按法用新盆，闔於灰上，置符及香於盆底之上，依而用焉。是夕有老狸，毛已禿落，死於盆下，其魅遂絕。

張乾曜《天蓬呪》驗

成都至真觀道士張乾曜，精奉香火，虔誠齋法，首冠於眾人。節度使燉

煌李公，有男無疾暴卒，舉體猶暖。倉惶之際，不知所為，召醫巫禁術者數十人，皆不知救理之法。良久，請乾曜到，告以食卒之事。乾曜素無他術，止於精奉經科而已，情理既切，因請劍水為救，水噴灑了，焚香念《天蓬呪》一百餘遍。卒者忽能運動，良久乃蘇。問其所見，云有黃衣使四人，攏一駿馬，令某試騎，上馬之後，便被將去，前路昏暝，如在煙霧之中。逡巡見張尊師，緋絹抹額，手執利劍，領黑衣兵士數千人，結陣而來，其行更速。使人馬尋已不見，某墮在地下，困悶多時。尊師童子扶昇，方得歸耳。李公令此郎君依乾曜入道，冠褐數年，到京除官，方還儒服。施錢三百千，絹五百匹，以答乾曜焉。

趙業授《正一八階籙》驗⁶

趙業，定州人。開成中，為晉安縣令。因疾暴卒，手足柔輒，心上微暖，三日乃蘇。云初為冥官所迫，牽拽甚急，問其所以，但云為欠債抵諱事。自思身心無此罪犯，必恐誤追。行三五

十里，過一山嶺，嶺上有宮闕崇麗，人物甚多，有一青衣童子，前來問云：汝非道士趙太玄乎？某答云：晋安縣令趙業耳。童子笑曰：豈得便忘却耶？又一童子續來，太一令喚趙太玄。追事人一時散去，即與童子到宮闕中，不見太一，但見一道流云：汝六歲時，爲有疾，受《正一八階法錄》，名爲太玄，豈得沉於俗官，併忘此事耶。太一有命，便令放還，却須佩錄修真，行功及物，居官理務，勿貪瀆貨財，輕人性命。言訖不見，所疾已蘇。遂於思衣山參受法錄，累置壇場，廣崇功德，復以法名太玄矣。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一

- ① 此句《雲笈七籤》作「忠州平都山仙都觀取《太平經》驗」。
- ② 此句《雲笈七籤》作「天台山玉霄宮葉尊師符治狂邪驗」。
- ③ 「尤」，《雲笈七籤》作「沉」。
- ④ 此句《雲笈七籤》作「正一錄」。
- ⑤ 此句《雲笈七籤》作「尹言念《陰符經》驗」。
- ⑥ 此句《雲笈七籤》作「趙業受《正一錄》驗」。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二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經法符籙靈驗

僧法成改經驗^①

僧法成，姓陳，不知何許人。立性拘執，束於本教，而矯飾多端。因遊廬山，至簡寂觀，不遇道流，而堂殿經厨，素不關鑰，遂取道經看之。將三四十卷^②，往靈溪觀棲止。誑云：某在僧中，本意好道，欲於此駐泊，轉讀道經，兼欲長髮入道。人皆善其所言。又取觀中經百餘卷，日多^③披覽。每三五日一度，下山教化糧食^④。人聞其所說，施與甚多，糧鹽所須，計月不闕。乃故^⑤換道經題目，立佛經名字，改天尊爲佛，言真人爲菩薩羅漢，對答詞理，亦多換易。塗抹剪破計一百六十餘卷。忽山下有人請齋，兼欲求匄^⑥。紙筆，借觀奴一人同去。行三二里，見軍吏隊仗，訶道甚嚴，謂是刺史遊山，法

成與奴下道，於林中迴避。良久，見旗幟駐限，有大官立馬於道中，促喚地界，令捉僧法成來。法成與奴聞之。未暇奔竄，力士數人，就林中擒去，奴隨看之。官人責曰：大道經教，聖人之言，關汝何事，輒敢改易。決痛杖一百，令其依舊修寫，填納觀中，填了報來，別有處分。即於道中決杖百下，仆於地上，瘡血遍身，隊仗尋亦不見。奴走報觀中，差人看驗，微有瑞^⑦息而已。扶昇入山，數日方校^⑧，遂出所改抹經本，呈衆道流。法成本有衣鉢，寄在江州寺中，取來貨賣，更來乞紙筆，經年修寫。經足送還本觀，燒香懇謝，欲願入道。道流以其無賴，無人許之。是夜，叫呼數聲，如被毆擊，耳鼻血流而死矣。

僧行端改《五厨經》驗^⑨

僧行端，性頗狂譎。因看道門《五厨經》，只有五首呪偈，遂改添題目，云《佛說三停厨經》，以五呪爲五如來所說，經末復加轉讀功效之詞，增加文句，不啻一紙。《五厨經》屬太清部，玄

宗朝，諫議大夫，肅明觀主尹愔注云：

蓋五神之祕言，五藏之真氣，持之百遍，則五氣自和，可以不食。其經第一呪云：一氣和太和，得一道皆泰，和乃無不和，玄理同玄際。開元中，天師趙仙甫爲疏，皆以習氣和神爲指。行端旁附此說，即云讀誦百二十遍，可以呪水，飲之令之不食，名爲《三停厨經》。詞理鄙淺，與尹、趙注疏，殊不相近。改經既了，已寫五六本，傳於他人。於窗下寫經之際，忽有神人長八九尺，杖劍而來，謂之曰：太上真經，歷代所寶，何得輕肆庸愚，輒爲改易。奮劍斬之，以手拒劍，傷落數指。同居僧二人，共見其事，驚爲哀乞。神人曰：如此無良也，解惜命促。令追牧寫換，然後奏聽敕旨。行端與同居僧，散尋所行之本，只得一半，餘本已被僧將出關，別寫《元本經》十本，燒香懺謝，所改添本，香上焚之。神人復見曰：嘗毀聖文，追收不獲，不宜免死。逡巡頓仆而卒。其所改經，至今往往傳行諸處，覽觀其義，自殊可曉焉。

杜簡州《九幽拔罪經》驗

京兆杜武，爲成都右職，清正公直，衆所推仰。因有微恙，請告數日。其家私召巫者看之，巫者曰：有一人，少年，徧身有血，云是杜公之弟，不得其終，死於他所，無人祭祀，常有所恨，故令職位不遷，所爲多滯爾。家人以此事白之，武知其非謬，曰：我弟出外多年，不知存歿，尋常祭饗，未欲與其列位，恐其在耳。今既知之，所說形狀、年幾、第行、小字，果不虛矣。爲其悲愴。久之，復令巫者問之，有何所要。答云：歲月已多，不要更依俗中之禮，但請一道流，轉《金籙妙戒九幽拔罪經》九遍，作符焚之，即有所詣，不復來矣。我去之後，訟責既無，兄當立遷劇職，作兩任刺史。於是召得道士古嵩華，求此經，置道場，轉讀百二十卷，設齋表祝焚衣服錢帛。既畢，巫者爲達感謝而去。月餘，武遷府城使，尋授簡州刺史，秩滿復載，領簡州古師。因爲寫百餘本《九幽經》，行於奉道家，勸其持奉矣。

曹嘉《道德經》不焚驗

曹嘉者，汾州西河縣人也。家富而好善，佛堂中像設圖畫經教甚多。因見《道德經》，亦寫兩卷，於佛經一處收貯。曾讀一兩遍，未甚會其義理。其鄰家失火，延燒嘉家，佛堂功德，尋爲煨燼。忽聞火中如風雷之聲，火焰爆散，《道德經》兩卷，飛在門外牀上。尋繹首尾，並無損污之處。但覺香氣異常，鄰里百餘家，咸被焚燒，其家只燒門舍、佛堂而已，火亦自滅。金帛資財，一無損失。自是親戚，皆來歸心奉道。其不燃之經，表進入京持節，西河郡太守陸澡表奏，聞天寶四載八月十二日，敕褒編付史館。

崔公輔《仙都經》驗

崔公輔，明經及第，歷官至雅州刺史。至官一年，忽覺精神恍惚，多悲恚狷急，往往忽忌，舉家異之。一旦無疾而終，心上猶暖，三日載蘇，亦即平復。謂其寮佐曰：昨爲冥使齎帖見追，隨行三五十里，甚爲困憊，至城闕，入門數重，追者引到曹署之門，立於屏外。

中任雅州刺史。

曹戮《天蓬呪》驗

曹戮者，字載之，泗州人也。廣明乾符間，在京師。少而神氣怯懦，多驚魘，往往不蘇。常遇蘇門道士劉大觀，授以《天蓬神呪》，令持誦千遍，載之勤而行焉。絕葷腥，專香火，逆旅之中，亦拳拳修尚，自是無復魘悸矣。寇陷長安，在宣陽里，爲寇所虜。力役勞苦之事，素非其所能，稍或遲舒，必承之以劍，性命憂迫，在乎頃刻，而密誦神咒，以求其祐。是夕，有一人如軍士之飾，謂之曰：勞役之事，吾爲子免之，此有徑路，可以脫禍，可相隨而行也。載之疑爲寇所試，辭焉。此人引其手，若騰躍於空中，良久履地。是夕，月光如晝，但見山川參差，泉聲流激，已在巨石之上。驚異之際，有村童前引，入洞府中。宮闕深嚴，層城煥麗，金樓玉堂，奇禽珍木，周還數十里。有謁者，平冠褒袖，云太帝君令於賓宇憩息。俄賜酒饌仙果，二仙官與之宴。飽，載之問：太帝所主何國？某未曾朝拜，

忽奉恩敕，深所憂懼。仙官曰：太帝是北斗之中紫微上宮玄卿太帝君也，上理斗極，下統酆都。陰境帝君，乃太帝之所部，天蓬上將，即太帝之元帥也。吾子冥心北元，尊奉神呪，而值此危難，將陷鋒鏑。太帝閱籍，當在驅除之位，仰軫聖慮，已奏章太上，述勤瘁之心，延壽三紀，使還於故里爾。頃之，得朝謁太帝，叩穎謝恩於闕下，命二童送之，食頃已達泗州。其友人謝良，奏事行朝，具話其事。載之今猶在江表，是則太帝之昭鑒，天蓬之威神，不遺毫分之善也。

鄧老《枕中經》驗

鄧老者，遂州長江人也。有田數千畝，古觀一所，在其田中。中和後，連屬干戈，人戶凋耗，田畝荒棘，生計日貧，而家多疾苦。一日，偶至觀中，久無人居，經籍委於地上。鄧收卷經書之，間有一老人，非常時所見，謂鄧曰：經中有一小卷，乃老君《枕中經》也，勤能持之，解災致福，力不可量。語訖，失老人所在。鄧取《枕中經》以

逡巡有官人，著緋執版，至屏迎之，先拜。公輔驚曰：某爲帖所迫，乃罪人也，官人見迎致拜，深所不安。官人曰：使君固應忘之矣，某是華陰縣押司錄事巨簡，使君初官，曾獲服事庭廡。近奉天符，得酆都縣地司所奏，使君任酆都縣令之日，於仙都觀中，取《真人陰君寶經》四卷，至今不還。天符令追生魂勘責，使君一魂，日夕在此對會，恐使君不知，故欲面見，具此諮述，以報往日之恩耳。使君頗覺近日忿怒悲愁，精神遺忘否？此是生魂被執繫故也。於是引至廳中，良久言曰：此有茶飯不可與使君食，食之不得復歸人間矣。但修一狀，請置黃籙道場，懺請所犯，兼請送經却歸本山，即生魂釋放矣。因令本司檢使君年祿遠近，逡巡，有吏執案云：崔公輔自此猶有三任刺史，二十三年壽。言訖，公輔留手狀，官人差吏送還。乃於成都及雅州紫極宮、忠州仙都山三處，修黃籙齋，送經還本觀。公輔平復如常，其後歷官年壽皆如所說。此事是開成年

歸，旦夕持誦，不輟於口，迨數千遍。三四年間，其家無復疾苦，衣食充給，兵戈之際，骨肉皆安，無驚奔支離之事。鄉里咸異之。成都康恭，嘗過其家，鄧話經之靈驗，亦傳受誦念，一家數口，盡令持之。郪城重圍，素無儲蓄，而衣食不闕，骨肉安全，果免其難矣。

張正元《大梵隱語》驗

張正元，京兆人也。詣尹嗣玄，講下受《大梵隱語》，旦夕課持，不食葷血。大寇犯闕於渭南，道中爲寇驅虜。是時，殺人方甚，死者盈路，逃避無所，憂懼萬端。驅行之際，忽有甲馬數騎，與賊軍一般，遮虜將，出送於大槐樹下。曰：只於此坐，不用驚怕。正元坐良久，悄然無復軍行之狀，恐日晚無所之詣。潛起而行，已在其家莊中庭槐之下矣。骨肉皆在，一無離散。居數日，晏然無虞，因結侶過山，於金州居止。後至成都，行朝與明道大師述此徵異，傾心修道，勤奉真經，一家咸令諷念。

陳太清《度人經》驗

陳太清者，天台觀道士也。年五十餘，捨家入道，持《度人經》，晝夜不倦。雖行坐執役，未嘗輟於口焉。太清素獷悍兇狡，鄉里惡之。及其入道，已髮禿齒落。持經十餘年，白髮載黑，齒落更生，勛力强盛，步驟輕疾，雖少壯者，與知登山，追不能及也。

甘玫《神呪經》驗

甘玫，綿竹人也，受法錄勤香火，凡所修奉，多有靈應。高相之鎮成都，未至間，蠻家侵逼，境內屯軍。北軍六七百人，在縣北寺中安下。併有疫癘，死亡甚多，卧者相枕。籍主帥憂危，莫知所救。玫曰：即請道流一人，爲轉《神呪經》，自備香火，無所勞費。因與道流人持香案，詣殿上轉《神呪經》十卷，以柳枝水椀歷詣營壘中，徧以水灑之，一日之內，二百餘人，痊復如故。自此士衆安全，無復疾苦。燕公奇之，召至成都，錫以金帛，讓而不受，唯取道衣一襲，名香數兩而已。

張融法錄驗

隨州道士張融，常修寫符錄，取其善價，而圖畫之時，繕寫之際，或委於牀榻之上，或致於杯盤之間，逼近葷腥，混雜眠睡，略無恭敬之心。同道有戒勸之者，即以他詞對之，亦甚不遜，所獲益厚，而家益貧。妻子伶俜，終年疾苦，二十餘年，而抱疾沉痾。每午後自床上投身於地，踴高數尺，而落被撲之時，喘息不續，悶絕痛楚，號叫移時。夜半復如此，晝夜兩度，近逾半年。骨肉碎痛，瘡痍相續，膿血淋漓，異常臭穢。飲食不得，或強食少許，即心腹絞痛，如有割刺。天台道士含真聞郡人所說，即詣其家，謂之曰：三洞法錄，上天寶文，從來不曾護持，多恣輕犯此，是考責之事，必須洗心悔過，懺謝犯觸之愆，縱生不蒙恩，亦死免考掠，如此痛毒，何可忍之？融聞其言，雨淚悲感，抗聲發願，乞衛法靈官真經，將吏捨其往罪，許以自新，載得性命，不敢輕於經錄。言訖，號咽叩告，聲聞于外。頃之心安。而寐夢金甲神王三百

餘人，在空虛之內森然而立，使人告之曰：汝以輕穢靈官，侮賤真法，更合考責二年，既能知過識非，且爲原放，盡汝八年餘命，不得輒是貨鬻法錄，載犯此罪，永沉幽獄。自是考責亦停，疾痛漸愈。半月間，平復如故。具以此事，書牒於壁，廣勸同人矣。

姚生《黃庭經》驗¹⁵

姚生者，華原人也。幼而好道，持《黃庭經》。光啓中，僖宗載幸陳倉，遠近驚擾。姚爲賊所迫，夜走墮枯井中，傷足，求出未得，乃旁有窞穴，匿於其中，晝夜念經。因不飢渴，足疾亦愈。時襄王既平寇，大駕歸闕，鄉里人戶稍復。有遊軍夜宿井側，見井中有光，拯而出之，具述經靈驗。遂爲道士，居華原西界觀中焉。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二

- ① 此句《雲笈七籤》作「僧法成竊改道經驗」。
- ② 「三四十卷」，《雲笈七籤》作「三十四卷」。
- ③ 「多」，《雲笈七籤》作「夕」。

④ 此句《雲笈七籤》作「下山化糧」。

⑤ 「故」，《雲笈七籤》作「改」字。

⑥ 「匈」，《雲笈七籤》作「丐」字。

⑦ 「瑞」，《雲笈七籤》作「喘」字。

⑧ 「校」，《雲笈七籤》作「較」。

⑨ 此句《雲笈七籤》作「僧行端輒改《五厨經》驗」。

⑩ 此句《雲笈七籤》本此處無「殊」字。

⑪ 此句《雲笈七籤》作「崔公輔取寶經不還驗」。

⑫ 此句《雲笈七籤》作「此事是開成年中任雅州刺史也」。

⑬ 此句《雲笈七籤》作「姚生持《黃庭經》驗」。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三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鐘磬法物靈驗

青田縣清溪觀鐘驗¹

處州青田縣清溪觀，古有銅鐘，因袁晁亂，後失其所在。有墨書青田字，人或記焉。其後温州島嶼山下水中，舟人時聞鐘聲，幽咽不遠。一旦，有人忽見水中一物，如半鐘之形，側露水上，盪槩視之，既近即覆矣。露其一半，認其模範之跡，蒲牢之形，乃鐘也。以物觸之，沉於水中矣。與人話其異，好事者乘舟看之，天氣晴霽，亦時一見。州寺僧結綵舫，具幡花，致齋迎之，或經宿水上道場，禮懺而請，或得見之，尋又沉去。道門亦備幡花，舟舫，香火迎之，見而不得。清溪道士，時亦在迎鐘衆中。稽首祝之曰：此州觀寺，皆自有鐘，唯清溪觀無鐘多年，極是闕事。遠地不辦香花，單心而已，

鐘若有靈，願泝流自往，某旬日即歸，於觀前溪中奉候。衆聞其說，皆笑之。十餘日，道士歸青田，鐘已在觀前潭中矣。焚香迎之，汎汎就岸，重千餘斤，數人挽拽懸挂，若百許斤耳。自後^②時亦飛去，旬月却迴，今以大鎖鎖之，不復去矣。其上墨書青田字，久在水中，宛然不滅。井邑老人詳認其字，乃觀中舊鐘也。

宗玄觀鐘驗^③

青城山宗玄觀古跡銅鐘，三千餘斤，隱花文，飛仙幢節之狀，工甚精好。劉闢據成都，取管內銅像大鐘，鑄兵器及錢。此鐘差縣人挽拽下山，磨其上隱起花文欲盡，頻以巨石捶擊，終不能損。拽至江干，將入竹筏，力敵萬斤，竟亦不動。縣狀申闢，闢異之，令送山中。三二十人牽送上山，纔若二百斤爾。既復懸掛，時或擊之，立致雷雨，至今見在。

太平觀鐘驗^④

溫江縣太平觀，有任尊師者，於市中，每日戶乞一錢，鑄鐘萬斤，數年鐘

成。尊師年已八十餘矣，作大齋表讚，扣鐘數百下，辭訣而去，即大曆年中也。其後劉潼僕射擁旄西川，觀寺鐘上皆鏤刻陀羅尼呪。至是任尊師復歸，領巧工於呪邊刻云：觀家銅鐘，不合妄刻佛呪。別立誓詞數句。而人見任狀貌益少，壯於當時，信是得道者。

眉州彭山觀鐘驗^⑤

眉州故彭山市觀，有大鐘數千斤。觀去州二十餘里，每扣鐘之時，聲應州郭。頃年，僧輩誑陳文狀，云觀無道士，鐘在草中，當用軍^⑥之。時官無正理，遂移於州寺。懸掛上鐘之時，折匠之足，人以爲靈驗。寺當州門，扣擊之聲，不聞州內。羣僧別鑄大鐘，此鐘不還本觀，賣與嘉州寺中。下樓之時，傷其二匠，斷足折腰。入船出岸，皆有傷損。輿俗不以爲靈驗，至今流落^⑦未還，良可惜也。

爰赤木古鐘驗^⑧

蓋屋南平黔中三古鐘附

爰赤木古鐘，開元中所進。云赤木莊在玉山之下，時聞地中隱隱然有鐘聲，尋求莫能致。一旦，赤木患瘡疾

且甚，醫不能祛，夢一青童曰：得浴鐘水洗之即愈。赤木就近觀寺中，以水洗鐘，用器盛之，歸以洗瘡，彌加痛劇。乃令人於常聞鐘聲處聽之，果有聲在地下，掘數尺而得之鐘形，上有坐獅爲鼻，鼻下平闊，其頂圓大，圍三尺餘，六七寸頓小，如腰鼓形，向下復大。奇文隱鏤，萬狀千名，迨非鎔範所作。既得，以水浴去泥土，取其水洗瘡，即日痊愈。夜有光景^⑨，時或自鳴，爲鄰里所異，不敢藏隱，奉表進焉，敕賜景龍觀。黃巢前，此鐘猶在。寶應中，蓋屋縣居人耕地，亦得古鐘百餘斤，上有伏虎形爲鼻，自鼻以下頓大，數寸而小殺之，如是載殺三成，共高一尺八九寸，徧身天花雲葉，工有殊妙，比赤木所得圓厚而重。既得，夜夜有光，或飛於空中，聲韻清越。亦表上進，詔送玄真觀，久之取留內殿。渝州南平縣道昌觀有古鐘焉，以二獅子對立捧花座，蛟螭爲鼻，蛟尾分繞獅子之足，盤於鐘上。鐘形載殺三成，如蓋屋古鐘之狀，於其殺處，細花文五條。當中一條，金

色^①明淨，累累若珠貫焉。次珠條之外，作花片之狀，屈曲相縈，又外一重，雲葉纏繞。蹤跡奇巧，二夫周細^②，若非人功。此外周身有花，不可細紀。云是湘東王送與隱居陶貞白。近因亂離，鐘已遺失。又黔南鹽井中，因摧損修築，得一古鐘，長三四尺，中細而實，如腰鼓瓦腔之狀，兩頭圓厚，扣之皆有聲，奇音響亮，與常異^③。在鹽井多年，益加光膩無毀蝕之勢，時有金色，精明異常。節度使僖公，留鎮府庫焉。

玉霄宮鐘驗^④

天台山玉霄宮古鐘，高二尺所，重百餘斤。制度渾厚，形如鐸，上有三十六乳隱起之文，亦甚精妙。相傳云夏禹所鑄，或云是越王樂器。頃年于空中，夜夜飛鳴，人皆聞之。忽墮于禹廟內，藏之府庫，綿歷七八十年。累有名僧求請，欲彰其異，而皆廉問不與。咸通中，左常侍李綰爲浙東觀察使，請玉霄峰葉尊師，修齋受籙，於使宅立壇，出此鐘以擊之。既而水部員外柳韜，復自上京得老君夾紵像，高三四尺，聖

相奇妙。乃重裝修，作盃頂寶帳，以白金、香鴨，香龜數事，送於玉霄，亦便留籙壇內。供養齋畢，李貂命賓畫爲鐘銘，具以歲月，刻於鐘上，並老君像，偕送山中。所刻之處，璨然金色。禹跡寺僧頻求此鐘不得，既知鐫勒銘篆，已送天台，計無年出，乃揚言曰：天台所得古鐘，乃真金也。匠人所刻之末，是數兩金，沉於鐘乎！又有香鴨，器皿，計其所直多矣。因有衲僧，與不逞輩十餘人，夜入玉霄宮，伏於版閣之下。中夜，踰欄干而上，於道場中取香鴨，香龜、金龍道具，實於囊中，縻鐘於背，出門羣呼而去。尊師知之，不許徒弟追之，僧等約行三十餘里，憩一大樹下。良久天明，只在閣柱之側，衆小師往視之，背鐘者已殭死矣。其餘徒黨，癡懵凝然，不辨人物，鐘及金帛，一無所失。尊師呪水灑之，良久，僧亦稍醒，羣賊乃蘇。發願立誓，乞不聞於官，乃盡釋之，扶昇病僧而去，僧至山下乃卒。

開州龍興觀鐘驗^⑤

開州龍興觀鐘，七八千斤，未有鐘樓，懸于殿上而已。相傳云：州中有數斂之徒，遺失之物，爭訟不決之事，沉滯抑屈之情，焚香叩鐘，立有明效。至有囚徒刑獄，推鞠不得其實者，即入欸請擊鐘，便可分雪明白。余頃駐泊觀中，忽見官吏押領囚徒，來于鐘前，焚香告誓，援槌將擊之際，有人抑止之，更令取欸，如是數四，都不擊鐘，論訟已得其理矣。因問其故，曰：累有公案不決者，請擊此鐘，擊鐘之後，旬月之內，誣罔冤抑于人者，必暴病而死，情有相黨、事有連累者，一年之中，無子遺矣。有理被抑之人，宛然無苦。由是刑獄大小，無敢有欺；以鐘爲準的也。雲安白鶴觀鐘，亦類於此，遠近傳焉。

施州開元觀鐘驗^⑥

施州清江郡開元觀，有鐘焉。其形絕古，用麟爲鼻，以系于簾，狀若玄瓠。叩之，初則清音彌遠，俄而震然，響聞數里，然不知何代之器也。初有郡民，牧牛于郡南田間，忽聞有異聲自

地中發，民與牧童數輩聞之，皆驚走辟易。其後，民病熱旬餘，夢一丈夫，衣青襦，告之曰：汝遷我于開元觀。民亦未悟其旨，又到田間，載聞其聲如前，而密誌其地，即以事白於郡守。郡守封君怒曰：此民昏妄，輒以不急之事干我耶，叱去之。是夕，民又夢青襦者曰：吾委跡於地下有年矣，汝不速出者，必有大咎。民大懼，及曉，與其子偕往，鑿其地，深丈餘，得此鐘，色青，如所夢丈夫衣色也。遂載白郡守，郡守置於開元觀。是日辰時，不擊自鳴，震響極遠，郡人俱異歎之。郡守以其事上聞明皇，有詔編於國史，復命宰臣李林甫寫其奏，以頒示天下矣。

洪州許真君鐘驗¹⁶

洪州遊帷觀有二鐘，一是觀同特敕所鑄，一是許真君修行鐘，歷代傳之，在真君殿，稍小於觀鐘耳。節度使嚴譔，創置節制，威令風行。素重禪主¹⁷長老，增修其院。長老欲取許君鐘，嚴差¹⁸官吏取而授之，道士皆不敢論其曲直。取鐘之日，雷風震擊，是時

大設齋筵，費用極廣，風雨暴至，曾不施張。頃刻水溢數尺，及扣其鐘，如擊土木，並無音響。長老謂嚴曰：此州道士，例多妖法，必是禁鐘，使無聲耳。嚴怒捕諸道士，所在禁繫，責其邪幻，將加重法，官吏畏威，無敢諫者。嚴忽沉然思寐，夢見許真君與二從者，來至其前，謂嚴曰：無知無道，強取我鐘，又加法於道士，若不送鐘還觀，禮謝大道，侍者斷其頭來。即見授劍於侍者，驚覺流汗，而侍者持劍，髣髴在其前。遽釋諸道士，送鐘還觀。自詣遊帷，焚香致謝。迴顧見持劍侍者謂之曰：汝爲不道，加害於人，上帝所責，斷頭之事，恐將不免。言訖而去，不久，以開江事敗賜死¹⁹。

天師劍驗²⁰

天師劍，五所鑄。狀若生銅，五節連環之柄，上有隱起符文、星辰日月之象，重八十一兩。常用誅制鬼神，降剪兇醜。昇天之日，留劍及都功印，傳於子孫。誓曰：我一世有子一人，傳我印劍及都功錄。唯此，非子孫不傳世。

于頂上有朱髮十數莖，以表奇相，于今二十一世矣。其劍時有異光，或間吟吼，乍存乍亡，頗彰靈應。至十六世，天師好以慈惠及人，憂軫于物，以神劍靈效，每有疾苦者，多借令供養，即所疾旋祛。鄰家夜產，性命危切，亦以此劍借之，既至產家，有神光如燭，閃然照一室之中，墮地而折。經數十年，十八世孫惠欽，志性溫和，守謙退直，與物無競，俗機世務，泛然不經其心，人有所言，雖譎詐者亦皆信用，略無疑色。一旦，有人挈布囊，入雲錦山仙居觀，周行廊廡之下，瞻禮功德，云解磨鏡釘鉸，門人令其綴鐸小銅鎖子。師見之，問曰：我有折劍，鐸綴得乎？此人請劍看之，云可矣，請別掃一室，須炭數斤。反扃其門，以巨石爲礎，熾炭鎚擊，聲聞于外，門人皆股慄心戰，憂此劍碎于其手，師殊不爲慮。頃之，鎚鍛聲絕，工人執劍以呈，果完綴如舊，所鐸之處，微有黑痕，如絲髮爾。師以錢半千酬之，此人得錢媿謝，致于老君前，負囊而去。出門數步，尋失所在。

有識者疑是天師化現，降於人間，自續其劍。不然何得重脆^①。若此，而鎚擊不傷，完復如故。

張讓黃神越章印驗^②

張讓黃神印驗。讓家于桂州，客遊湘鄂間，因得心疾，初則迷忘，在途忘行，在室忘坐，惑于昏曉，迷其東西。累月之後，復多狂怒，詬責鬼神，凌突於人，至於裸露馳騁，不知避忌。履水火，冒鋒刃，不為憂患，時亦燒灼害之，傷割及之。道士袁歸真，新刻黃神越章印，醮祭方畢，試為焚香，依法以印印之，印心及背。讓正狂走，執而印焉，昏然而睡，歸真知印之效也。復染丹炷香，載印其心，儼然疾愈。有物如鵲，從其口中，飛去數丈之外，墜於地上。衆往視之，乃大蝙蝠爾。背上印字宛然，讓乃乎復如舊。歸真持此印，所在救疾，大獲靈驗。

范希越天蓬印驗^③

范希越，成都人。得北帝修奉之術，雕天蓬印以行之，祭醮嚴潔，逾於常法。廣明庚子歲，三月不雨，五月逾

望，人心焦然，穀稼將廢。願於萬歲池試行神印，為生靈祈雨，於是詣至真觀致齋。是日庚辰，以戌時投印池中，陰風遽起，雲物周布，亥時大雨達曉，及辰，大電迅雷，驚震數四，至巳少霽，乃得歸府。昇遷橋水，漸馬腹，羅城四江，平岸流溢，螟蝗之屬，淹漬皆死，自是有年矣。明年駕駐成都，上知具道術，召對問以逆寇誅鋤宮城尅復之事，命持印於內殿，奏醮積雨之中，雲霽月朗。是夕，上夢神人示以誅寇復城之兆。上大悅，授太常奉禮郎，累遷主客員外衛尉少卿，錫以朱紱。黃巢捷至，果符聖夢之日，特加寵異。自言初居煮膠巷，印篆初成，而蠻寇凌突，居人奔散，藏印於堂屋瓦中，蠻去之後，四鄰焚燼，其所居獨在，疑印之靈也。

越州上虞縣延慶觀鐘驗

越州上虞縣郭郭間，有隙地數畝，時聞鐘鳴地中。咸通年，縣令夏侯頗傾心崇道，以縣邑無觀，買其地，創造觀宇。掘獲古鐘，百餘斤，上有文字，曰正觀。是冬賜額，以降誕節祝壽所

奏，賜名延慶觀焉。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三

- ① 此句《雲笈七籤》作「處州青田縣清溪觀古鐘自歸驗」。
- ② 「自後」，《雲笈七籤》作「日後」。
- ③ 此句《雲笈七籤》作「青城山宗玄觀銅鐘不能損驗」。
- ④ 此句《雲笈七籤》作「溫江縣太平觀鑄鐘道士得道驗」。
- ⑤ 此句《雲笈七籤》作「眉州故彭山市觀大鐘傷寺匠驗」。
- ⑥ 「軍」，《雲笈七籤》作「運」字。
- ⑦ 「落」，《雲笈七籤》作「俗」字。
- ⑧ 此句《雲笈七籤》作「浴爰赤木古鐘水洗瘡驗」。
- ⑨ 「光景」，《雲笈七籤》作「光影」。
- ⑩ 「金色」，《雲笈七籤》作「黃色」。
- ⑪ 此句《雲笈七籤》作「工甚固細」。
- ⑫ 此句《雲笈七籤》作「與常鐘異」。
- ⑬ 此句《雲笈七籤》作「天台山玉霄宮古鐘僧偷而卒驗」。
- ⑭ 此句《雲笈七籤》作「開州龍興觀鐘雪冤驗」。
- ⑮ 此句《雲笈七籤》作「施州清江郡開元觀鐘見夢驗」。
- ⑯ 此句《雲笈七籤》作「洪州游帷觀鐘州官強取入寺驗」。
- ⑰ 「禪主」，《雲笈七籤》作「緇徒」。
- ⑱ 「差」，《雲笈七籤》作「令」字。
- ⑲ 此句《雲笈七籤》作「已開江事敗，斷鞅而死」。
- ⑳ 此句《雲笈七籤》作「天師劍愈疾驗」。
- ㉑ 「脆」，《雲笈七籤》作「新」字。
- ㉒ 此句《雲笈七籤》作「張讓黃神印救疾驗」。
- ㉓ 此句《雲笈七籤》作「范希越天蓬印祈雨驗」。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四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齋醮拜章靈驗

陳武帝黃籙齋驗

陳武帝禪位之初，江南大旱，稼穡皆傷，雖赦宥狴牢，減膳避殿，放宮人，解鳥獸，賑卹窮乏，禱祝名山，二年亢旱，戶口凋減。帝於延安殿，召百辟僉議致雨之術，無以爲對。御史曹千齡奏曰：衡嶽道士葛伯雲，年數百歲，常持《陰符經》，山神虎狼，出入侍衛，必有非常之術，可副陛下之求。即命使徵伯雲至都下，帝設禮加敬，問致雨之術。答曰：但修黃籙道場，拜告天地，自當有應。遂於正殿置壇，虔誠修奉。至第三日，果降大雨。三日三夜，遠近均足，苗稼再蘇，歲乃大稔。伯雲辭歸山，帝賜雲冠羽衣，文机寶杖，委之而去。自是敕大臣公卿，凡百士庶，每歲祈福，修黃籙道場，持《陰符經》。特於

洞庭山，置黃籙觀，國內選度道士一千二百人，大崇玄教矣。

隋文帝黃籙齋驗^①

隋文帝開皇之初，干戈不施，寰海克定。唯王謙後周舊臣，勳名素重，畏憚隋祖，恐禍及其身，遂據三蜀以圖變。帝出師征之，頻戰不克，兵士多病，死者相枕。乃於內殿修黃籙道場，祈天請祐。三日，夜夢神人降曰：帝王上承天命，下順人心，天人合符，然後有國。今陛下革周立隋，天所命也，一方之力，何以敵於四海之力乎。帝曰：剋屬弔民，蓋不獲已，但王師疾疫，以此爲憂爾。神人曰：疾疫者，北人不堪瘴毒，所以多病。壇中法水，可救億兆之人，況偏師乎！即見神人取壇中禁壇水，向西南噴之，曰：雨至即疾愈，無煩聖慮也，子日進軍，必當克蜀。旬日軍中奏，某夜雷雨灑營壘之上，三軍疾者皆蘇，無復瘡疫矣。其後王謙傳首，三蜀底寧，果是子日也。

唐高祖醮宗聖觀驗

唐高祖自太原入長安，以公主駐

軍，司竹園，親臨軍所，便至樓觀謁聖祖老君。以隋尚書蘇威莊二百頃賜觀，充香油。常住改名爲宗聖觀。時秦王征討四方，東拒王充，外禦寶德。轉輸經費，杼柚爲勞。欲祈清盪，速安萬姓，駕幸宗聖，建醮祈福。問觀主歧平定以克定天下之事，對曰：陛下聖德感天，秦王謀無不勝，此乃上天所命，聖祖垂祐，何寇孽不可誅也？今耕之時，稍闕膏雨，但歲豐人贍，天下剋日可清矣。上曰：憂社稷未寧，都不念及水旱，如師之言，今祇請於神明，致雨養農耳。即入殿，於聖祖前，炷香虔拜，及便還宮，於是風雨隨駕，直至京城，三日而畿甸告足。平定授金紫光祿大夫焉。

高宗三川投龍驗

高宗皇帝爲生靈禱福，累於內殿修齋，皆有靈應。麟德元年，差道士宋玉泉、尚善真、馮善英，與蜀郡太守簡道通，留守劉子場，正月十一日，投龍於江瀆池。池水自長雨，六出雪花。二月十一日，投龍於隆山郡、鼎鼻江，

有神龍現。三月十三日，至真玄壇，三浪井現。是時，帝夢三臺星下於蜀中，及地而爲浪井。密詔玉泉等，與內使閻士泉，沙門法密、智閏，同訪其事。至是，浪井方現。又夢金烏栖於蜀川巨木之上，亦命訪之。是年正月，郫城界江側巨樹，有烏三足，栖於其上，經宿而去。至是皆符聖夢。乃置金烏觀，於巨木之下，今屬溫江縣。四月二十一日，投龍於九隴玉女房山，獲青鳥一雙，陽平化獲連理嘉木七樹。蜀郡隆山九隴官吏趙恩、陳宏，郡函使費叔建，瀆令闕昶材等四十餘人，同觀祥異。又詔各於其處，致醮告謝。仍刻石於江瀆玄壇。今石碑存瀆廟之側，龍興觀碑側，亦刻記其事。

玄宗大寶觀投龍驗

玄宗皇帝，詣司馬天師，受三洞寶籙。內殿致齋，投金龍於四明山之東南黃茂潭中。上以朱筆，於金龍左脅，直畫一條，潛以爲記。內使投龍。醮畢，有風雷起於潭中，沸涌良久，浮出水版尺餘。廣八九寸，如古經盞之，蓋

上有朱漆，書大寶二字，其下有永昌二字。是日，京師暴雨。龍現於內寢庭中，左脇有一條朱甲。帝喜曰：我所投龍也，左右若有言曰：是大寶龍，及詰左右，無道此言者。遂詔賜四明投龍處爲大寶觀，其潭號永昌潭。及詔使還京，以所獲奏，果符所賜之號焉。

玄宗昭成觀齋驗

玄宗命天下道門蘭陵蕭邈監造昭成觀，既畢，於觀爲昭成太后追福，修明真道場七日。至第二日，祥雲覆壇，天樂奏於殿上。夜有介金神兵三十餘人，立侍壇側。空中言曰：孝德動天。皆具以上聞，載其事於《蕭玄裕傳》及碑文中焉。

玄宗拜黃素文驗

開元天寶間，四海昇平，三十餘載。神仙贊助，賢良在朝，而冥心大道，憂勤庶政。天寶四載，乙酉正月甲子，帝自製自書黃素文，爲生靈祈福。炷香拜表，將焚奏於上玄。其表自飛入空玄中，杳不復見。紫氣盤鬱覆于御筵香案之上，空中有神人言曰：聖

壽延長。羣官表賀，編于史館。

僖宗金籙齋祈雨驗

僖宗皇帝嗣位之初，務先儉嗇中外，一遵宣宗大中故事，行幸賞賜文武階爵，無濫於時。而乙未歲三月，不雨，至于五月。名山大川，靈湫郊壇，所在祈祭，未能致效。時有淮浙人鐘常滿，顧昭之皆，有起龍致雨之術。上俾行之，內臣監於南山，投册有龍處，微有雨澤，不能均足。聖慮憂軫，中外焦勞，計無所出。司空平章事鄭畋上言曰：風雨水旱，實繫上玄。山川百神，皆上帝之臣吏也，不能專其雨澤。自春愆亢上軫，聖情所作禱求，未彰厥效。臣愚以爲，上奏玉皇，可以感降風雨，少安聖慮。請應天節日，殿上選兩街高行道士各七人，於內殿置金籙道場七日，天下名山，青城、峨嵋、茅山、天台、羅浮、五嶽等，一十八處，降賜詞文，各修道場七日。內殿請皇帝捻香祈禱，以冀感通制可之。十一日夜，內殿開金籙道場。十二日，皇帝捻香躬拜，日光赫烈，萬里無雲。隨駕寮屬，

往往誚讓於壇側。良久，還宮，即微風旋來，陰雲徐布，午後大雨。至十五日，所司奏京畿雨足。十八日，將散道場，詔延三日。是夕，又雨至。二十一日，方霽。中外表賀，萬姓歡呼，寵渥頒賜，特加優厚，自是歲乃大穰。

僖宗青城齋醮驗

中和辛丑歲，僖宗駐蹕成都。八月，有大星流出虛危，犯清廟，歷墳墓哭泣之星。太史奏：玄宗在蜀之年，星文譎見，與此無異。差道士於青城山修齋，果有祥異。請准故事，於青城山齋醮，以答天戒。余奉敕與高品賜紫郭遵泰，奏於丈人觀，修周天大醮，宗玄觀，置靈寶真文道場。啓壇之夕，神鐘鳴於空中，殿上鐘不擊自響，各五十餘聲。聖燈徧山，作虹橋花木之狀；肉角金蛇，見于壇上，收而得之。既而陰雲白雨，自辰及成，雨霽而失蛇所在，山下居人傍隱家枯朽櫻樹，載生六枝，旬月，而各長數尺以事。上聞詔曰：宗玄道觀，靈寶齋場，星冠上奏於殊庭，駟騎初傳於詔命。光含五鳳，狀

列宿於遙空，聲吼長鯨，若飛霜於豐嶺，或金鱗忽見，或櫻樹分榮，神仙難期，陰陽不測。驗茲祥異，自師精虔，功殊於五利文成，事美於秦皇漢武，喜歡所至，寤寐不忘，已付史臣。故茲詔示，復刻其事於幸蜀碑中。

僖宗封青城醮驗

青城山，昔黃帝詣龍師真人甯先生，受《龍躡經》，得御飛雲之道。乃封先生爲五嶽丈人，戴蓋天之冠，著朱光之袍，佩三庭之印，爲五嶽之上司，與潛山司命、廬山使者爲三司之尊。敕五嶽神，一月載朝虛中，灑水以代晷漏。其後歷代帝王，雖置祠齋祭，未載加封號。僖宗皇帝中和元年辛丑七月十五日詔：內臣袁易簡，刺史王滋，縣令崔正規，與余詣山修醮。封爲五嶽丈人，希夷真君。是時縣境亢旱，苗穀將焦。封醮之夜，龍吟於觀側，溪中風雨大至，枯苗載茂，縣乃大豐。以事上聞，編于國史矣。

葉法善醮靈驗

天師葉法善，括州人也。三世爲

道士，皆有神術，攝養登真之事，法善符籙，尤能效鬼神^⑤。顯慶中，高宗徵入內道場，思禮優異。時駕幸東都，法善於陵空觀作火壇^⑥，設大醮，城中士女，咸往觀之。俄有數十人，奔投火中，衆皆大驚，救之而免，亦無傷損。法善曰：此人皆有魅病，爲吾法所攝。及問之，果然。盡爲劾之，其病皆愈。法善自高宗、中宗、則天、睿宗、玄宗五朝，來往名山，累召入內。先天二年，拜鴻臚卿，封越國公，贈其父歙州刺史焉。

劉圖佩籙靈驗

劉圖，字文剛，年十五，佩七十五將軍符籙。少小明能計筭，身作江夏縣吏，則履行貞謹。以後漢安帝永初三年二月十日夜半子時，太山君遣使者、雅羽，迎圖校定天下簿書，奄忽將圖去。使者語圖家人勿哭，圖行當還耳。圖逐使者至天上，見太上老君，北坐，太山君東坐，隱仙君南坐，天師君西坐，道德君中坐，圖禮此五君訖。太上老君敕圖曰：知汝奉道，信真守善

而死，以明能計筭，故往喚汝，欲令校定天下萬人簿書。太山君教雅羽將圖去，與左右丞尉相見，訖共校定天下簿書。二日夜半，文書悉理，除死定生簿籍已了，便辭請還。太上老君曰：使者將圖示罪福之地，去雅羽，乃將圖入彌離一重之內，見三千餘女人，齊懸頭大樹上，足履百斤鐵核而拷之。次入二重之內，有三千餘男子，足履百斤鐵核，懸頭樹上而拷之。次入三重、四重，乃至十重之內，皆見受罪之人，或著百斤鐵核，或懸頭樹上，或反縛兩手，或入鑊湯之中；或頭戴重石，或鐵叉叉身，或著火中，或更相鞭打，皆身體爛壞，苦毒無堪。羽曰：誹謗三寶，欺枉百姓故也。復入十一重之內，見圖死父，共三百男子，更相鞭打。圖便於天上平康獄邊大嗥吁，叩頭曰：圖父有何罪，死遭此苦？羽曰：君父生時爲獄吏，殺人不問其罪，枉害良善，死入此罪，已經七年，可得生活也。當爲君奏天官，解放君父耳。圖因還啓太上老君，叩頭百萬，太上老君曰：當

爲汝解放父耳，勿復憂也。又敕雅羽，將圖上太清宮中見三萬六千人，著青衣，手執金簡，歌誦經文，飲食備具，音樂震天。羽曰：此人生時，受佩天官符籙，精進不息，名入太清，得受此樂。圖於是請還，老君告曰：汝還下土，宣吾所告，示諸道俗天下之人，罪福悉爾，勿令造過，汝迴倉猝，略示數條耳。又告汝等道俗，並月月除罪解過，令當依而行之。我與汝共期子丑，同會於白獸。圖稽首禮謝而歸焉。論曰：夫人生死，各有天曹地官，考錄罪福，毫末無遺。故經云：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是也。羅酆山在北方癸地，高二千六百里，周迴二萬里。洞天周迴萬萬里，中有六宮，是爲六天鬼神之宮也。每宮周迴一千里，人死皆於中過，隨緣受罪。又此山上下及中各有八獄，凡二十四獄。及太山下，有五府地獄。諸山河海，亦皆有之。獄中各有今丞掾吏、陰陽水火考官，諸受罪之人，備經三塗五苦訖，或搥蒙山石，以副太山；或汲西津水，置於東海；或生三

惡道；或生四夷中；或生下賤；或嬰六疾，皆償前生之罪也。故老君曰：夫善者昇天堂，惡者入地獄。方履三塗、五苦、八難，後生下賤畜生之類，邊夷之國。聖人愍之，爲說罪對矣，此即文始先生內傳之明文也。夫無知之人，乃謂道家唯尚清虛，而無報應，或生慢贖，豈不痛哉。老君哀之，故命圖示其罪福，欲令一切咸改惡修善焉。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四

- ① 此句《雲笈七籤》作「王謙據蜀隋文帝黃籙齋免平驗」。
- ② 此句《雲笈七籤》作「青城丈人授黃帝龍躡並降雨驗」。
- ③ 此句《雲笈七籤》作「縣境乃豐」。
- ④ 此句《雲笈七籤》作「天師葉法善設醮攝魅驗」。
- ⑤ 此句《雲笈七籤》作「尤能効役鬼神」。
- ⑥ 「火壇」，《雲笈七籤》作「大壇」。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五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齋醮拜章靈驗

李耽神呪齋驗

鄒聽希，毗陵道士也。精誠章醮，以三洞經法，化導於人邕。州節度使李耽、相國李蔚、御史中丞李昭，執弟子之禮，以師奉焉。先是李耽持節邕南溪，洞蠻乘間伺隙，俘掠封壤，焚燒廬井，稱兵入寇。耽命裨將出師以拒之，隔水結壘時，天下承平，兵甲不用久矣。人心危懼，遠近震驚。雖驛騎乞師，飛章上奏，而鄰救未至，莫知所圖。聽希請作洞淵神呪道場，得道士三十餘人，告齋虔祝，已二日矣。是夕，壇中香燭精豐，星月融朗。城中士女，通夕瞻禮，亦無夜禁之法，人情翕然。唯蠻壘之上，雲物陰翳，雷電交馳，震霹一聲，亦旋澄霽。及明，覘者馳報，羣蠻遁去矣。翌日，境上擒得蠻

酋一人，耽問其遠犯封疆，不俟鬥敵而遁去，何也？蠻酋曰：某日雷霆震擊之後，諜者云：北軍大至，旋已濟矣。由是棄甲而遁。數年連寇安南，相國高駢討平之，竟不敢犯邕南封部者，乃耽與聽希神呪之功也。

張郃奏天曹錢驗

邛州成都奏錢事附①

成都張郃妻死三年，忽還家下語曰：聖駕在蜀之時，西川進軍，在興平定國寨，以討黃巢。其時鄰家馮老人父子二人，差赴軍前，去時留寄物，直三十千，在某處。馮父子歿陣不迴，物已尋破用却，近忽於冥中論理，某被追魂魄對會，經今六年，近奉天曹斷下，云自是歿陣不歸，非關臣蠹故用，令陪錢三千貫，即得解免。緣臘月二十五日已後，百司交替，又須停駐經年，其錢須是二十五日已前，就玉局化北帝院天曹庫中送納，一張紙作一貫。其餘庫子門司，本案一一別送，與人間無異。光化三年臘月二十三日，就北帝院，奏前件錢訖。是夕，妻夢中告謝而去。又成都縣押司錄事姓馮，死已十

餘年。其姪爲冥司誤追到縣，馮怒，所追吏放其姪，自縣後門倉院路而還，見路兩畔有舍六十餘間，云是天曹庫，收貯玉局化所奏錢。又邛州臨邛人姓張，其夫曾事永平軍事副使張霖郎中，身歿之後，縣司差其子爲里正，已被追禁。其夫下語於妻，令入府將狀投副使郎中，必得解免。到府日，先就玉局化北帝院奏北斗錢二百千，我於天曹計會，必令判下免之二百千錢、二百紙耳。妻如其言，就化奏錢。復夢其夫，云事已行矣。明日見副使，果允其訴。則知紙錢所用事，甚昭然矣。冥中之事，與世無異矣！

陶隱居拜章祈雨驗

陶隱居在茅山之時，國中大旱。梁武帝祭禱山川，徧走羣望郊壇靈祠，靡有徵應。隱居於靜室，自製朱表，上告玄司。翌日，無驗。弟子周太玄曰：昨有真仙，降於靜室，因言水旱之事，天之陰陽數也。數既有定，不可遽移，山川百神、風雨之吏，莫敢逆天時而弄風雨。非太上之命，上帝所行，天

帝下臨，然後數可革耳。所以堯水湯旱，豈德之不逮耶？雖聖人，亦拘於天數矣。陶都水憂國憫人，誠亦至矣。詞旨丹切，善亦篤矣。其如數何？又一真人曰：都水拜章，必有奇應，但未知其法耳，若以青紙墨書，密室中拜之，必果御達也。隱居與太玄，知其言而拜之。是夕，甘雨大霑，連綿三日。帝時有侍臣在山，密白其事，手書褒謝焉。

王招商神呪齋驗②

蘇州鹽鐵院招商官，姓王，其家巨富，貨殖豐積，而苦疾沉痾，逾年不痊。齋供像設，巫醫符祝，靡不周詣，莫能蠲除。玉芝觀道士陳道明，專勤清齋，拜章累有徵驗，而招商素不崇道，聞之蔑如也。攻理所疾，費貨財萬計矣，日以羸爾，俟時而已。其親友勸勉，俾請陳道明章醮祈禳，不獲已而召焉。道明於其家，修神呪道場。疾方綿篤，不保旦夕，促以啓壇。當禁壇之際，疾士瞑然，家眷親友，相顧失色。禁敕既畢，道明持劍水，詣房內外，噴水除穢。

疾士曰：請尊師就此噴水，可否？道明就卧內噴之。忽能起坐稽首，頂禮曰：深謝神功，我疾有瘳矣。乃求衣命机，隱坐而喜曰：一生錯用心，不知有大道，今日方荷天兵之力也。徐與親友、妻子言曰：我初困頓絕甚，謂今夕死矣。尊師開道場之時，都不醒悟。但聞空中有言，大帝下降，領天兵討逆。如是即黃光如日，照灼遠近，即見千乘萬騎天兵神將，圍繞此宅，鬼物邪怪，並已擒縛去矣。方來大帝、太一乘七寶車，對行前引，侍衛儀仗，如人間帝王。忽令召某至太一前，令神人以水噴面，清涼徹心，無復痛楚，但氣稍羸爾。即云元始下降，乃見太帝太一對共迎拜，隊仗倍於前百倍多矣。元始天尊有光一道，下照某身，今則氣力亦似勝任矣。速備盥洗，自要臨拜壇前。親友尚恐其未任，勸俟來日，懇要盥漱更衣，扶杖而立，良久，捨杖而行，便於拜跪數四，家人扶策，揮手拒之。因坐觀法事，素若無疾，飲食氣力，遂巡如常。自是三日齋壇，炷香虔對，略

無暫替。乃獨修創玉芝觀，講堂大殿，三門通廊，齋厨道院，前及官河開街，廣四十餘步。土木之用，像設之製，牀枕器皿，服玩倉庫，凡數百萬資用，二年之內周備焉。自茲氣爽神清，智識明敏，乃乞解所職，養道居閒焉。

杜邠公黃籙醮驗①

相國杜邠公，幼履顯榮，歷居大任，名藩重鎮，皆載領之。年九十餘，薨於荆渚。是夕，中使楊魯周，自五嶺使迴，止於傳舍。一更之後，風勢可懼，敲磕擊觸，若兵甲之聲，人人股慄，莫知所以。魯周駟騎所倦，尋亦成寐，夢四衢之內，師旅充斥，不通人行。問其故，皆曰：迎閻羅王，今夜四更去。又問王是何人，曰：此州大將，官高年長者。既覺，召驛吏問之，時公不豫半日矣，官高年長者，首冠衆人，疑其必有薨變，是夕四更，果去世矣。魯周話此事於儕友間，自是京城亦有知者。明年春，女妓間有暴殞而蘇，傳公之命云：我今居閻羅之任，要作十壇黃籙道場，以希退免。令送錢三百萬。圖

幙各二百事，於開元觀古柏院，請沖真大師胡紫陽，嚴修齋法。齋畢，前傳命之妓，復暴殞如初，云：我已奉上帝之命，爲他國之王，免冥官之任矣。言罪福之報，信如影響，不可不預戒慎也。黃籙道場，表奏上帝降命，無所不可焉。

籍縣劉令破黃籙齋驗

劉生者，咸通末爲陵州軍事判官。知籍縣事，主簿程克恭，精勤崇道，率衆置黃籙道場，請道士羅超然主張齋法。羅超然性多虛矯，忽侮於人。至縣一謁劉生，偶未相見，不復載往，劉頗憾之。是夕啓壇，克恭請劉同往，竟亦不至。明日齋午間，劉令胥吏領囚徒數輩，於壇側廊下推鞠，超然怒之，聲厲詞勃。劉使吏就壇內擒超然，欲加捶扑。久之，隸校縻繫，詰其紫衣之由。超然云：法位合著，謂之法衣。是道門昇壇朝謁之服爾。劉殊不聽，填於狴牢中，齋壇由是遂罷，超然尋亦放釋。劉自此沉疾逾月，日夕號呼，若有捶撻。眉鬚墮落，瘡痂周身，遂成風

癩。而性多褊碎，所在凌人。既抱惡疾，情益兇躁。侍中崔公安潛鎮蜀之明年，其疾加作，病卧累月。一夕，風雨迅雷，卒於成都私客館下。

程克恭拜章祈雨驗

籍縣主簿程克恭，好道探玄，精勤修奉。家于眉州，遇錄事參軍崔渾，授以拜章祈福之訣。於其私第，創爲道堂，靜室，更益崇嚴。忽本郡亢旱，累旬炎熾，將欲害稼。因檢章格中有祈雨章，乃備脆信香果於其別墅，拜章請雨。焚章之際，有玄蛇徐行，若有所引，忽不復見。俄而朗月之中，微有陰曠雲纒數丈，即有甘雨，野田之中，涓涓流注，中夜而息。及明視之，乃其家莊內有雨，犬牙田界，涸潤便殊。翌日，別修章詞，乞一州之雨，章纔拜奏，夜果滂注。州境之外，雨所不及。

韋臯令公黃籙醮驗

太尉中書令南康王韋臯節制成都，於萬里橋南，隔江創置新南市。發掘墳墓，開拓通街。水之南岸，人逾萬戶，闔閭樓閣，連屬宏麗，爲一時之盛。

然每至昏暝，則人多驚悸，投礫擲瓦，鬼哭狐鳴。以其喪失墳隴，平剗墟墓，無所告訴，故俗謂之虛耗焉。居既不安，市亦不甚完葺。韋公知之，請道流置黃籙道場，精伸懺謝，至第三日，鬼哭之聲頓息，居人亦安。韋公夢神人曰：所營南市，開發墳塚，使幽鬼之類，失其所居，喪其骸骨，相與悲怨，幾爲分野之災。賴黃籙之功，爲其遷拔，上帝敕窮魂三萬餘輩，皆乘此福，託生諸方。居人自此安矣，勿復爲憂也。公深異之，自製《黃籙記》，立於真符觀也。

李約黃籙齋驗

李約者，咸通十二年，爲諸衛小將軍。妻王氏，死已逾年。忽一日還家，約勒大小，勾當家事，言語歷歷，一如平生。初，一家甚驚，及旬月後，亦以爲常矣。約罷官二年，力甚困闕，頻入中書，見宰相求官，未有成命。妻忽謂約曰：人間命官，須得天符先下，然後授官。近見天司文字，五月二十五日，方得符下，必授黃州刺史。可用二十

三日，更入中書投狀也。約如其言，二十三日，入中書求官。時相待中路巖，性甚強正，早聞其妻還魂之事，又聞二十五日必除刺史，適會其日，路公知印，因會話之際，已與諸廳有約云：李約妖妄之言，固不可聽，其已斷意，不與除官矣。至二十五日，路公知印，黃州刺史有闕，路持疑多時，未欲汪擬。忽下筆與署黃州刺史，亦總不知，敕下之後，方復醒悟。乃歎曰：此天道也，豈人力可爭乎！約將赴任，妻亦隨之，發日及上官日，畢其妻所擇。到任旬月，妻謂約曰：我人世限盡，與君爲生死之訣，所以未去者，爲天司與一主持要月限，未即赴任，又以平生有過咎，未得原免，今居官之際，可爲作少功德也。約問要何功德，妻曰：請修黃籙道場三日。約素不好道，意甚疑之。問何故須修黃籙道場，妻曰：天上帝下，一切神明，無幽無隱，無小無大，皆屬道法所制，如人間萬國，遵奉帝王爾。黃籙齋者，濟拔存亡，消解冤結，懺謝罪犯，召命神明，無所不可。上告

天地，拜表陳詞，如世間表奏，帝王即降明敕。上天有命，萬神奉行。天符下時，先有黃光，如日出之象，照地獄中一切苦惱，俱得停歇，救濟拔贖，功德極速，故須修黃籙齋爲急矣。約問

曰：佛家功德，甚有福利，何得不言？妻曰：佛門功德，不從上帝所命，不得天符指揮，只似世間人情，請託囑致而已。鬼神無所遵稟，得力極遲，雖云來世他生，亦恐難得其效。約聞之，乃備法物，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其兒女復爲母氏於紫極宮別修一壇，亦三日三夜。齋時，妻於壇前設位奉香，觀聽法事。既畢，謂約曰：此官二十九箇月，即當除替，授金吾小將軍。但勤心奉公，濟卹貧弱，矜憫孤獨，疏薄貨財，重人性命，哀矜刑獄，崇奉大道，清靜身心，勿食珍鮮，勿衣華美，即爲上矣。勿以久貧而貪財帛，人生各有定分，勉之思之。此去授一職任，足以自安，無以眷屬爲念也。長子後宰昌明，亦在道鄉，中子一尉，不足榮顯，小子當令入道，以奉香火。十年之內，四海多

事，善自保焉。言訖，不復影響。約更焚香虔請，竟無言矣。後三子及約官任，皆如其所言也。

李言黃籙齋驗

李言，自綿州度支院除大理少卿，乾符中，寓居綿劍間。崇奉大道，常供養老君，香火不輟。妻因省親，往普州，在道遇疾，於普州將息。言聞妻病，遂於莊所置黃籙道場，爲之祈福。啓齋之夜，妻夢青衣童子一人，云：太上老君令喚引。至一山下，仰視其山，崖壁數千尺，山前有梯，狀如金色，引之攀梯而上，良久及頂。道徑平坦，奇花異木，間以松篁，時見亭臺隱映林壑。行數百步，及一宮闕，崇高華煥，皆金樓玉堂。入數重門，方至大殿，白玉爲階，黃金欄楯。太上老君，坐於殿內，童子引言妻至階下。老君謂曰：適得李言所奏，爲疾苦未平，但好將息，勿爲憂也。因敕左右，以一杯酒賜之，拜謝而飲。飲畢，即令童子送還其家。便即夢覺，一室之內，皆聞酒香，口中亦有酒味，異常珍美。自此平復，

旬月便歸。昌明驗所夢之夕，是啓齋之夜，三更以來，法事初畢之時也。言乃畫太上老君像，益勤修勵，夫歸受籙，常奉香燈。大駕到蜀，言除官昇朝，妻封邑號，而精嚴修奉，人所不偕矣。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五

- ① 此句《雲笈七籤》作「張邵妻陪錢納天曹庫驗」。
- ② 此句《雲笈七籤》作「蘇州鹽鐵院招商官修神咒道場驗」。
- ③ 此句《雲笈七籤》作「養道閑居」。
- ④ 此句《雲笈七籤》作「相國杜幽公修黃籙齋免閻羅王驗」。

(章偉文點校)

005 錄異記

經名：錄異記。唐末五代杜光庭編撰。八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玄部傳記類。

錄異記叙

怪力亂神，雖聖人不語，經誥史冊，往往有之。前達作者《述異記》、《博物誌》、《異聞集》皆其流也。至於六經圖緯，河洛之書，別著陰陽神變之事，吉凶兆朕之符，隨二氣而生，應五行而出。雖景星甘露、合璧連珠、嘉麥嘉禾、珍禽珍獸、神芝靈液、卿雲醴泉、異類爲人、人爲異類，皆數至而出，不得不生。數訖而化，不得不沒。亦由田鼠爲鴛，野雞爲蜃，雀化爲蛤，鷹化爲鳩，星精降而爲賢臣，嶽靈升而爲良輔，今吉所載，其從寔繁。又若晉石莘

神，憑人約物，烏血魚大，爲災爲異，有之乍驚於聞聽，驗之乃關於數曆。大區之內，無日無之。聊因暇辰，偶爲集錄。或徵於聞見，或採諸方冊，庶好事者無志於披繹焉，命曰《錄異記》，臣光庭謹叙。

錄異記卷之一

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廣成先生上柱國蔡國公臣杜先生纂

仙

鬼谷先生者，古之真仙也。云姓王氏，自軒轅之代，歷于商周。隨老君西化流沙，泊周末，復還中國。居漢濱鬼谷山，受道弟子百餘人，惟張儀、蘇秦，不慕神仙，好縱橫之術。時王綱頹弛，諸侯相征，陵弱暴寡，干戈雲擾。二子得志，肆唇吻於戰國之中，或遇或否，或連或泰，以辯譎相高，爭名貪祿，無復雲林之志。先生遺儀、秦書曰：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到，秋不得久，茂日既將盡，時既將老。君不見河邊之樹乎？僕馭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人有仇怨。所居者然也。子不見嵩岱松柏華霍之樹，上葉陵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玄狐、黑猿，下有豹隱、龍潛，千秋萬歲，不逢斤斧

之患。此木非與天下人有骨血，蓋所居者然也。今二子好雲路之榮，慕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夕之浮爵，痛焉悲夫！二君，痛焉悲夫！二君。儀、秦答書曰：先生秉德含弘，饑必噉芝英，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賜書，戒以貪味。儀以不敏，名聞不昭，入秦匡霸，欲翼時君。刺以河邊，喻以深山，雖素空閭，誠銜斯旨。儀等曰：偉哉！先生，玄覽遐鑒，興亡皎然。二子不能抑志退身，甘蓼蟲之，樂棲竹葦之巢，自掇泯滅，悲夫痛哉！

廬山九天使者。開元中，皇帝夢神仙、羽衛，千乘萬騎，集於空中。有一人，朱衣金冠，乘車而下。謁帝曰：我九天採訪，巡糾人間，欲於廬山西北置一下宮。自有木石基址，但須工力而已。帝即遣中使詣山西北，果有基跡宛然。信宿有巨木數千段，自然而至，非人力所運。堂殿廓宇，隨類致木，皆得足用。或云此木昔九江王所採，擬作宮殿，沈在江州湓浦，至是神

人運來，以供所用。廟西長廊，柱礎架虛，在巨澗之上，其下汨流奔響，泓窅不測，久歷年歲，曾無危墊。初構廟時，材木自至，一夕巨萬，皆有水痕。門殿廊宇之基，自然化出，非人版築。常有五色神光，照燭廟所，常如晝日，揮斤運工，略無餘暇，人力忘倦，旬月告成。畢工之際，中使夢神人曰：赭堊丹綠，廟北地中，尋之自得，勿須遠求。於是訪之，採以充用，略無所闕。既而建昌渡有靈官五百餘人，若衣道士服者，皆言詣使者廟，今圖像存焉。初，玄宗夢神人曰，因召天台鍊師司馬承禎，以訪其事。承禎奏曰：令名山嶽瀆，血食之神，以主祭祠，太上慮其妄有威福，以害蒸黎，分命上真監莅川嶽，有五嶽真君焉。又青城丈人爲五嶽之長，灊山九天司命，主九天生籍。廬山九天使者，執三天之錄。彈糾萬神，皆爲五嶽上司。蓋各置廟，以齋食爲饗。是歲五嶽三山，各置廟焉。

鄂州黃鶴樓前江中，云有羅真人碑。言是羅真人曾於鄂州化，見頭爲

雙髻，年可四十餘，於民家傭力，未嘗言語。忽一旦，郡中大設，於衆中叱責一人，令其速去。此人驚懼拜謝，奔入樓下江中，衆皆異之。太守問其所以，答云：所叱者，江中白龍也。潛欲害此城池，吾故叱之遣去。太守疑其詐，試請一見白龍，驗其虛實。此人與太守登樓，以符投之，俄而江上晦暝，白龍即見。長數百丈，衆皆見之，尋復遣去。此人是羅真人也。今羅公遠真人，於蜀頻見，多主水旱之事。鄂州所見，亦恐是公遠耳。

淮南王安，好神仙之道，海內方士，從其遊者多矣。一旦，有八公詣之，容狀衰老，枯槁僂偃。聞者謂之曰：王之所好，神仙度世，長生久視之道，必須有異於人，王乃禮接。今公衰老如此，非王所宜見也。拒之數四，公求見不已，聞者對如初。八公曰：王以我衰老，不欲相見，却致年少，又何難哉？於是振衣整容，立成童幼之狀。聞者驚而引進，王倒屣而迎之，設禮稱弟子曰：高仙遠降，何以教寡人？問

其姓氏，答曰：我等之名，所謂文五常，武七德，枝百英，壽千齡，葉萬椿，鳴九臯，修三田，岑一峰也。各能吹噓風雨、震動雷電，傾天駭地，迴日駐流，役使鬼神，鞭撻魔魅，出入水火，移易山川，變化之事，無所不能也。時王之小臣伍被曾有過，恐王誅之，心不自安，詣闕告變，證安必反。武帝疑之，詔大宗正持節淮南，以案其事。宗正未至，八公謂王曰：伍被人臣，而誣其主，天必誅之，王可去矣。此亦天遣王耳。若無此事，日復一日，人問豈可捨哉？乃取鼎煮藥，使王服之，骨肉近三百餘人，同日昇天。雞犬舐藥器者，亦同飛去。八公與王駐馬於山石上，但留人馬蹤跡，不知所在。宗正至，以此事奏帝，帝大懊恨，命誅伍被。自此廣招方士，亦求度世之藥，竟不得。其後王母降時，授仙經，密賜靈方，得尸解之道。由是茂陵、玉箱、金杖，再出人間，抱犢道經，見於山洞。亦示武帝不死之跡耳。成都至真觀道士黎元興，

龍朔年中，於學射山，欲創造觀宇。夜

夢神人引昇高山大殿之中，謁見中央黃老君。身長數丈，髭鬚皎白，戴金鳳冠，著雲霞衣，侍衛十餘人。顧謂元興曰：吾近有材木，可構此觀，無煩憂也。如此再夢數日，有人於萬歲池中，乘舟取魚，或見水色清澈，池底大木極多，以告元興。元興令人取之，得烏楊木千餘段，至有長百尺者，以用起觀。作黃老君殿，依夢中像塑之。又制三尊殿，講堂齋壇，房廊門宇，木皆足用。

永平四年甲戌，利州刺史王承賞奏，深渡西入山二十里。道長山楊謨洞、在峭壁之中，上下懸險，人所不到。洞中元有神仙，或三人，或五人，服飾黃紫，往往出見。是時所見，人數稍多。詔道門威儀、凝真大師、默鑒先生任可言，內大德施昭訓，齋青詞御香，與內使楊知淑，同往醮謝。又復出見如初，詔改景谷縣爲金仙縣，道長山爲玄都山、楊謨洞爲紫霞洞。仍封玄都山主者爲玉清公，置紫霞觀，以旌其事，縣令李鏞賜緋魚袋正授。

恩州大江之側，崖壁萬仞，高處有

洞門，中有仙人。江中船人，叫聲呼之，往往即出。多着紫衣，下窺江岸，躊躇久之方去。洞下江灘水淺，往來舟船，於此般載上岸，船輕然後可行。有旭川劉宰宏，曾過此灘。舟人具話其事，因呼數聲，仙人果出。山上絕頂，多有石筍，迴然挺拔，高者僅千尺，亦有數百尺者，皆光色潔白，如凝酥積雪，人跡不到。大都黔峽諸山，有大西小西，皆是絕跡勝境，爲神仙所居。

蘇校書者好酒，唱《望江南》，善製毬杖，外混於衆，內潛修真。每有所闕，即以毬杖干於人，得所酬之金，以易酒。一旦，於郡中白日昇天，約是壬申、癸酉年也。晉州汾西令張文煥長官說此。

仙人許君居世之時，嘗因修觀，功用既畢，欲刻石記之。因得古碑文字，形缺不可復識。因剗去舊文，刊勒新記，自是恍惚不安。暇日，徐步庭砌，聞空中語曰：許君，許君，速詣水官求救，不然即有不測之釁。愕然異之，再問其事，杳不復答。乃炷香虔祝，願視

求救之由。良久，復語曰：所刻碑舊文，雖已磨滅，而當時爲文之人，見詣水官相訟奪我之名，顯己之名。由此水官將有執對之命，速宜求之。許君乃訪得舊文，立石刊紀。一夕，夢神人相謝，云：再顯名氏，無以相報，請作水陸大醮，普告山川萬靈，得三官舉明，可以證道。君依教修之，遂成道果。自此水陸醮法，傳於人間，成都道士楊景昭說此。

馬道流，名智能，常遊歷江湖間。乾寧丁巳歲，至玉梁觀。時有大齋，智能徑上山頂。時道衆留之不住，至山頂九仙得道處安座，儼然而化，神色不變，手足柔軟，與生無異。

司馬凝正，攻書好道，遊江湖間久矣。咸通初，與道士白無隅、張堅白，於洞真觀繕寫真經。尋復遊歷諸山，貌如五十歲人。天復中，來往西山、玉笥、袁吉諸郡，人皆識之。但性多鬪茸，未嘗拘檢。每於市肆里巷，與人鬥毆。忽於洪州生米埠，止僧院中。累日諠醉，爲人所擊。衆患之，醒而謂之

曰：師不拘道行，作此猖狂，不唯污辱道風，亦且喧亂於我。凝正聞，怒曰：我爲僧人所辱，何用生爲？即仆地而死。逡巡肌肉青黑，手足堅勁。即爲官中檢視，縣申於州。時當暑月，停留數日，驗覆方畢，了無臭敗。州司命給衣物、祕器，沐浴將殮。蹙然而起，振衣出棺，神色自若。入肆飲酒，與常無異。衆共驚歎，莫測其由。今猶在江西境內，時天祐庚午年也。

隱士朱君記《靈池縣圖經》云：朱桃槌者，隱士也。以武德元年，於蜀縣白女毛村居焉。草服素冠，晦名匿位，織履自給，口無二價。後居棟平山白馬溪大磐石，山石色如冰素，平易如砥，可坐十人。石側有一樹，垂陰布護於其上，當暑熾之月，茲焉如秋，桃槌休偃於是焉。有好古之士，多於茲遊。朱公或斲輪以爲資，前長史李厚德，後長史高士廉，或招以弓旌，或遺以尺牘，並笑傲不答。太子少保，阿東薛稷，爲之圖讚云：先生知足，離居盤桓，口無二價，日惟一餐，築土爲室，卷

葉爲冠，斲輪之妙，齊扁同歡。

隱士朱桃槌茅茨賦薛稷作

若夫虛寂之士，不以世務爲榮；隱遯之流，乃以閑居爲樂。故孔子達士，仍遭桀溺之譏；叔夜高人，乃被孫登之誚。況復尋山翫水，散志娛神，隱卧茅茨之間，屬想青雲之外，逸世上之煩襟，遂明時之高志而已矣。

其辭曰：若乃觀余菴室，修諸陋質野外，孤標山旁迴出。峭壁則崩剝而通風，懸崖則摧頽而瀉日。時或居閑，晚思景媚，青春陶斯澗谷，委此心神。削野藜而作杖，卷竹葉而爲巾。不以聲名爲貴，不以珠玉爲珍，自然風前引嘯，月下高眠。庭惟三徑，琴則一弦，散誕池塘之上，逍遙巖壑之間，逍遙兮無所託，志意兮還自樂。向明月以彈琴，對清風而緩酌，望嶺上之青松，聽雲間之白鶴，用山水以優遊，忘琴書之寂寞。谷中偏覺鳥聲，多聲多音，韻自相和。見許毛衣真亂錦，聽渠聲韻，宛如歌調絃聲，緩急向我茅茨集，時逢雙鷺來，屢值遊蜂入。冰開淥

水更應流，草長階前還復濕。吾意不欲世人交，吾意不羨功名立，將知世事盡徒勞，爭似幽棲長自戢。

初，薛公爲彭山令，聞其風而說之，作茅茨賦以贈焉。洎解印還京，假途就謁，其室已虛矣。但遺蹤宛然，訪於鄉里，云朱公或出或處，或隱或顯，蓋得道者。薛公題贊於其壁，而還長安。復數年，鄉人時見朱公，而竟不知所在，其所隱之石，今亦不見，巨木之下，唯石洞存焉。近年石洞長亦閉塞，後宰邑好事者，刻賦爲碣，立于洞門，于官道之側。然鄉邑祈請焚香禱祝者，頗有靈應，自非得道證品，孰能與於此乎？

錄異記卷之一

錄異記卷之二

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廣成先生上柱國蔡國公臣杜光庭纂

異人

李特，字玄休，廩君之後。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皞氏、樊氏、栢氏、鄭氏，五姓皆出，皆爭爲長，於是務相約以劍刺穴，能著者爲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爲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爲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子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稟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

西，如此者十日。廩君即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不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至碣石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群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玄。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狀。廩君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階相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筭，皆著石焉。因立城其傍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並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歛之歲，出錢四十萬，巴人呼賦爲賚，因謂之賚人焉。

袁起者，後漢時湘中人。在鄉忽醉，三日始醒，起吐皆聞酒氣，自云起與天神共飲。後任漢陽令，逆說豐儉有驗。白日判陽，夜判陰。忽乘雲而上天，不知所在。

契真先生李義範，住北邙山玄元觀。咸通末，已數年矣，每入洛城徽安門內，必改服歇轡焉。有李生者，不知

何許人，年貌可五十餘，與先生叙宗從之禮。揖詣其所居，有學童十數輩，生有一妻、一男，其居甚貧，晝日不暇給。自此先生往來，多止其學中，異常款狎。忽一夕，詣邛山與先生爲別，擁爐夜話，問其將何適耶，生曰：某此別辭世矣，非遠適也。某受命於冥曹，主給一城內戶口逐日所用之水，今月限既

畢，不可久住，後三日死矣，五日妻男葬某於此山之下。所闕者，雇送終之人，少一千錢，託道兄貸之，故此相囑，兼告別矣。因曰：人世用水，不過日用三五升，過此極，有減福折算，切宜慎之。問其身後生計，生曰：某妻聘執喪役，夫姓王某。小男後當爲僧，然其師在江南，二年外方至，名行成。未至間，且寄食觀中也。先生曰：便令入道，可乎？生曰：伊是僧材，不可爲道，非人力所能遣此，並陰隲品定。言訖，及曉告去。自是累阻寒雪，不入洛城，且五日矣。初霽，李生之妻，與數輩詣先生，云李生謝世，今早葬於山下，欠一千錢，云嘗託先生助之，故來

取耳，仍將男寄先生院。後江南僧行成果至，宿於先生之室，因與李生之男委之，行成欣然携去。云：既有成約，當教以事業，度之爲僧。二歲餘，行成復至，已爲僧矣。誦得《法華經》甚精熟焉。初，先生以道經授之，經年不能記一紙，人之定分，信有之焉，果僧材也。

李業舉進士，因下第，遇陝虢山路值暴雨，投村舍避之。鄰里甚遠，村家只有一小童看舍。業牽驢庇於簷下，左軍李生，與行官楊鎮，亦投舍中。李有一馬，相與入止舍內。及稍霽，已暮矣。小童曰：阿翁昂欲歸，不喜見賓客，可去矣。業謂曰：此去人家極遠，日勢已晚，固不可前去也。須臾老翁歸，見客欣然，異禮延接，留連止宿。既曉，懇留欲備饌，業媿謝再三，因言曰：孫子云阿翁不愛賓客，某又疑夜，前去不得，甚憂。怪及不意，過禮周旋，何以當此。翁曰：某家貧，無以待賓，慙於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人皆節度使，某何敢不祇奉耶？業曰：三

人之中，一人行官耳，言之過矣。翁曰：行官領節鉞，在兵馬使之前，秀才節制，在兵馬使之後。然秀才五節鉞，勉自愛也。既數年不第，業後戎幕矣。明年楊鎮爲仇士良開府擢用，累職至軍使，除涇州節度使。李與鎮同時爲軍使，領邠州節度。業以討黨項功，除振武邠涇，凡五鎮，旄鉞一如老翁之言。

景知果，亦有道者也。居寶圖山，與虎豹同處，馴之如家犬焉。鴉數隻，集其肩臂之上，鳴戲爲常。又有巨蛇，時出，知果叱而遣之，蜿蜒而去。虎三數頭，於庭中，月夜交搏，騰踏既甚，知果怒持白挺擊之，遂散去。知果於觀側薙草，兔卧草中，不驚，手移於他所，如猫犬耳。其狎異類也如此，一旦失所之。

鳳州賓佐王鄴員外，時在相國滿在相府，幕中籌畫，賓佐最爲相善。有客任三郎者在焉，府中僚屬，咸與之相識，而獨親於王居。無何，忽謂王曰：或有小失意，抑吾子之福也。又

旬月，王忽失主公意，因稱疾百餘日，主公致於度外，音問杳絕。任亦時來，一日，謂王曰：此地將受災，官街大樹自枯，事將逼矣。葉隕之時，事行也，可速求尋醫，以脫此禍。王以主公之怒未息，深以爲不可。任曰：但三貢啓事，必有指揮。如其言，數日內，三貢啓乞於關隴，已來尋醫。果使人傳旨相勉，遽以出院，倒錢匹段，相遺倍厚於常。王乃入謝，留宴，又遺綵纈錦綉之物。及其家，不旬，即促行北去。滿相於郊外宴餞臨岐之貺，僅二百餘。十五六日，至吳山縣，僦居而止。又十來日，鳳州人言，已軍變矣，滿公歸褒中，同院皆死於難。王獨免其禍，任公問其所舍，再往謁之，失其所在矣。

黃齊，衙隊軍徧裨也，常好道，行陰功，有歲年矣。於朝天嶺，遇一老人，髭鬚皎白，顏色櫻孺，肌膚如玉，與之語曰：子既好道，五年之後，當有大厄，吾必相救，勉思陰德，無退前志。其後，齊下峽，舟船覆溺，流至灘上，如有人相拯，得及於岸，視之乃前所遇老

人也。尋失所在，自是往往見之。忽於什邡縣市中相見，召齊過其所居，出北郭外，行樹林中，可三二里，即到其家。山川林木，境趣幽勝，留止一夕。因言曰：蜀之山川，是大福之地，久合爲帝王之都，多是前代聖賢鎮壓崗源，穿絕地脉，至其遲晚。凡此去處，吾皆知之。又蜀字若去蟲，著金正應，金德久遠，王於西方，四海可服，汝當爲我言之。及明相送出門，已在後城山內，去縣七十餘里。既歸，亦話於人，終無申達之路，數月齊卒。

夔州道士王法玄，舌大而長，呼文字不甚典切，常以爲恨。因發願讀《道德經》，夢老君與翦其舌。覺而言詞輕利，精誦五千言，頗有徵驗。道士郝法遵，居廬山簡寂觀，道行精確，獨力檢校，以歷數年，全無徒弟。忽夢玄中法師謂之曰：汝無人，甚見勤勞，今有二童子，所恨年小耳。既覺，話之於衆，出山過民，王家有孩子，年纔一晬，見法遵至，來抱其足，不肯捨去。法遵去後，晝夜啼號，累日不息。法遵至，則

欣然迎之。其父母曰：三五年後，即捨爲童子。又一小兒姓劉，眼有五色光，父母疑其怪異，因灸眼尾，其光遂絕。已四五歲，捨在觀中，今稍長成，相次入道，果符玄中夢授之語矣。

湖南判官鄭郎中蕘庭，今爲連州刺史。頃於岳下，寄榻其兄魚監紉。誕一男，當生之時，有鶴七隻，盤旋居處。至七日，七鶴又來。至百二十日，二十七鶴俱來。天地晴朗，雲物稍異，皆經日而去。所產之子，性頗淳厚，儀貌整肅，即以鶴爲名，天復庚申年也。四明山道士焦隱黃立傳記其事矣。

燉煌公李太尉德裕，一旦有老叟詣門，引五六輩，昇巨木請謁焉。聞者不能拒之，公異而見之。叟曰，其家藏此桑寶三世矣，某已耄矣，感公之好奇搜異，足以獻爾。木中有奇寶，若能者斲之，必有所得。洛邑有匠，計其年齒且老，或身已歿。子孫亦當得其旨訣，非洛匠無能斲之者也。公如其言，訪於洛下，匠已歿矣。其子應召而來，睨而視之，曰：此可徐而斲之矣。因解

爲二琵琶槽，自然有白鴿羽翼，爪足巨細畢備，匠料之微失，厚薄不中，一鴿少其翼。公以形羽全者進之，自留其一。今猶在民間，水部員外盧延讓見太尉之孫，道其事。

洪州北界大五埠胡氏子，亡其名。

胡本家貧，有子五人，其最小者，氣狀殊偉，此子既生，家稍充給。農桑營贍，力漸豐足，鄉里咸異之。其家令此子以船載麥，泝流詣州市，未至間，江岸險絕，牽路不通，截江而渡。船勢抵岸，力不能制，沙摧岸崩，穴中得錢數百萬。棄麥載錢而歸，由是其家益富，市置僕馬，營飾服裝，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令來往城市，稍親狎人事，行及中道，所乘之馬，跑地不進。顧謂其僕曰：船所抵處，岸中得錢，馬所跑處，亦恐有物。因令左右斫之，得金五百兩，齎之還家。他日後詣城市，因有商胡遇之，知其頭中有珠，使人誘之，以其狎熟，飲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額上有肉隱起，如半毬子形。失珠之後，其肉遂陷。既還家，親

友眷屬，咸共嗟訝，自是此子精神減耗成疾而卒。其家生計，亦漸亡落焉。

宣城節使趙鏗，額上亦有肉隱起，時人疑其有珠。既爲淮南攻奪其縣郡，鏗爲亂兵所害。有卒訪其首級，剖額得珠而去，貨與商胡。胡云：此人珠既死矣，不可復用，乃售與塑畫之人，爲佛額珠而已。

趙鸞奴者，合州石鏡人也，居大雲寺地中。初其母孕數月，產一虎，棄於江中。復孕數月產一巨鼈，又棄之。又孕數月，產一夜叉，長尺餘，棄之。復孕數月，而產鸞奴，眉目耳鼻口，一皆具，其自項已下，其身如斷瓠，亦有肩夾，兩手各長數寸，無肘臂，腕掌於圓肉上各生六指，纔寸餘，爪甲亦具。其下有兩足，各一二寸，亦皆六指。既產，不忍棄之。及長，只長二尺餘，善入水，能乘舟，性甚狡慧，詞喙辯給，頗好殺戮。以捕魚宰豚爲業，每鬪船驅儼及歌竹枝詞較勝，必爲首冠。市肆交易，必爲牙保。常髡髮緇衣，民間呼爲趙師，晚歲但禿頭白衫而已，或

拜跪跳躍，倒碯于地，形必裸露，人多笑之。或乘驢遠適，只使人持之，橫卧鞍中，若衣囊焉。有二妻一女，衣食豐足，或擊室家，力不可制。乾德初年，僅六十，腰腹數圍，面目如常人無異。其女右手無名指長七八寸，亦異於人。

符氏始王關中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符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不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符健以爲祿，下靖獄。會大霖雨，河渭蒲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間，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非虛也。赦之。

吉州東山有觀焉，隔瀨江，去州六十里。咸通中，有楊尊師居焉。師有道術，能飛符救人，觀側有三井，一井出鹽，一井出茶，一井出豉。每有所闕，師令取之，皆得食之，能療衆疾。師得道之後，取之無復得矣。

邵州城下，大江南面潭中，昔開元年，天師申元之藏道士之書三石函於

潭底。元之善三五禁呪之法，至今邵州猶多能此術者，爲南法焉。

白鶴山，屬岳州湘陰縣，接潭澧二州界，即晋代陶真君拔宅昇天之所，有陶仙觀在焉。山不甚深，而兵戈寇盜不可得至。居者數百戶，晏然無虞。處士胡恬卜居於此，父爲晏州刺史，恬獨好道，高卧雲林，善陰陽緯候，星曆推步，鑪火黃白之事，彭素道，易占術，篆隸詞賦，皆曲盡其能。調元鍊氣專以神仙爲務。景福年，於安州遇上蔡人馬處謙賣卜於世，憫其瞽疾而致孝於二親，學術未至，旨甘不足。因挈入山授推授課之訣。歲餘業就，送之出山。時鄂州大旱，相國杜洪與恬相遇，話及祈禱之事。恬爲考召投丹符於江中，俄而大霽，合境告足，厚疇金帛，不顧而去。雖諸侯辟召，皆不能致屈，至今猶在山中。嘗誠處謙曰：吾之所學，爲身也，非以爲人。以子純孝恭謹，故以相教。欲豐終身之給，黃白之術，吾欲言之，足以速子之禍，天子之命矣，非所惜也。勿以知數而誇誕輕

言以取患。夫人資五氣而生，有升降，陰陽有盛衰，五星有逆順，年命有吉凶。然積善者貽福，積惡者貽殃，視其所履，灾沴可知耳。苟善之不修，非禳請所及也。由是處謙雖與人言休咎，未嘗行禳厭之事。是後仕蜀，爲少將作檢校僕射。

錄異記卷之二

錄異記卷之三

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廣成先生上柱國蔡國公臣杜光庭纂

忠

光啓二年，丙午正月二日壬午，河東兵士入京師。是時車駕已巡幸陳倉，諸侯奔問相次而至。河東之帥搜索都城諸朝士，於新昌井窰中得奉常牛公叢及甥姪三四人，與軍將盧謙，將往河東。盧謙方有疾，捨於井畔而去。牛公既至河東，晋王承迎稟敬，逾於師資。公亦以忠孝之道，君臣之禮，以諭之焉。朝廷故實政理體要，晋王亦時訪之於公焉。是歲六月，僖宗幸褒梁，蕭遘、裴徹立襄王於長安，號曰監國。京輔左右，洎江南河北，皆傳襄王教令以懷撫之，或就加勳爵，或徵督貢奉，亦使諫議大夫鄭合敬與中官齋教令官告以入河東。牛公謂晋王曰：傳聞聖上駐蹕陳倉，必恐南幸梁洋，襄王之

立，非得衆心。蓋蕭裴輩嫉閹尹持權，不欲扈衛南去。故有此立。有君在外，襄王之教，非真命也。晉王悖然，遂戮其使，焚其教令。月餘，道路阻絕，不復得知朝廷之信。牛公憂戚不懌，因之遭疾。晉王疊命醫藥，或躬詣所居，勸以飲食，不能致損。盧謙疾愈，自西京乞食開道，求公之信息，亦達河東。晉王嘉其誠節，授以右職，謂其左右將校曰：事主勤盡有盧謙者，吾將脫衣以衣之，均食以食之，豈復惜官爵重賞乎？一日，醫工忽謂牛公，以行路謬傳之信云：襄王正位，聖主昇遐。公失聲號呼，歐血而絕。良久方蘇，自草遺表，懇陳晉王忠孝誠節，自言老病，不得扈衛奔問，詞旨激切，覽者感動，公嗚咽涕泗，移時絕筆而薨。晉王驚痛者久之，斬醫工以謝焉。乃驛表俾盧謙奏于行在，上聞於岐府，下詔褒美，贈牛公忠貞公，盧謙授滑州別駕。

僖宗在蜀，以司封郎中王慥授萬年令，兼御史中丞，先次歸京。乙巳

年，駕回長安，轉右散騎常侍。十二月二十五日乙亥，蒲帥犯闕。是夜三更，駕出寶雞，慥方寢疾，不得扈衛，自居在平康里奔南山下。自是杜門息跡，養疾累月。其夏，襄王稱制京師，搜訪具言，教令峻切，蕭裴秉權，中外畏懾。慥不自安，昇疾起。既至偽詔，加左常侍，慥稱疾不朝，謝襄王使。御醫視之，賜藥物，一無所受，號慟而薨。朝野聞之，莫不痛惜焉。

僖宗幸蜀，黃巢陷長安。南北臣僚奔問者相繼，無何，執金吾張直方與宰臣劉鄴于棕諸朝士等，潛議奔行朝，爲群盜所覺，誅戮者至多。自是阨束，內外阻絕，京師積糧尚多。巧工劉萬餘，樂工鄧慢兒，角觝者摘星胡弟米生者，竊相謂曰：大寇所向無敵，京城糧貯甚多，雖諸道不資，外物不入，而支持之力，數年未盡。吾黨受國恩，深志效忠，赤而飛竄無門，皆爲逆黨所使，吾將貢策，請竭其糧，外貨不至，內食既盡，不一二年，可自敗亡矣。萬餘，黃巢憐其巧性，常侍直左右。因從容

言曰：長安苑囿城隍，不啻百里，若外兵來逼，須有禦備，不爾固守爲難。請自望仙門以北，周玄武白虎諸門，博築城池，置樓櫓却敵，爲禦捍之備，有持久之安也。黃巢喜且賞其忠節，即曰：使兩街選召丁夫各十萬人築城，人支米二升，錢四十文日計。左右軍支米四千石，錢八千貫。歲餘，功不輟而城未周，以至於出太倉穀以支夫食，然後剝榆皮而充御厨，城竟不就。萬餘懼，賊覺其機，出投河陽，經年病卒。鄧慢兒善彈琵琶，樂府推其首冠。黃巢頗狎之，因灸其右手，託以風廢，終不爲彈。禮之甚厚，而未嘗爲執器奏曲。每三五日，一召入禁中，輟與之金帛。一旦，謂其友曰：吾聞忠節之士，有死而已，吾頻爲大寇所逼，終不能爲之屈節奏曲。今日見召，吾當就死，不復歸矣。與妻女一兒訣別，使者促之，遂入見黃巢，黃巢欣然謂曰：汝樂官推所藝第一，而久云風廢，吾亦信待於汝，豈不致三兩聲琵琶乎？不全曲也。慢兒曰：某出身應役朱紫之服，皆唐

天子所賜，固不忍負前朝之恩，以此樂樂於他人也。巢大怒，命斬之，屠其家焉。摘星胡弟善射，發無不中，巢甚愛之，衣以錦服，出入常在馬前。渭橋爲官軍所奪，黃巢親領兵以禦之，既至橋，命米生引滿以射，凡發十數箭，箭皆及遠而不中。黃巢詰之，箭皆及遠而不中物何也？對曰：聖唐兵士，非親即故，故不中爾。巢怒，亦殺之。

孝

資州人陰玄之，少習五經，尤精左史。父歿，廬墓六時臨哭，常有溪龍山虎助其號聲，久之，亦有鬼神助哭。每夜常有二燈來照墓前，至明乃息。又丁母憂，墓廬凡六年，草菴破壞，終不再葺，處於土穴中。因患冷氣，腰脚聲音嘶啞，而講誦不倦。每謂人曰：千名求進，非爲己身。吾二親俱歿，祿不及養，何用名爲，竟不應舉，貧苦終身，年八十餘而卒。

揚太博，資州人也。年十六，廬父

母墓三年。有神燈照墓，猛虎馴伏，有白兔之異。蜀相王公上聞，降勅褒獎，表其門閭。

句龍弘道，居梓潼山下，偃武亭南。廬墓於官路之東，年逾八十，髮長丈餘。父母二墳，各生紫芝一莖，高六七寸，馴伏猛獸，以爲常焉。廣明辛丑歲，僖宗幸蜀，親幸其第，坐於庭中巨石上。弘道尋作亭子，覆護其石。乙巳年，駕回，又臨幸之，頒賜錢帛衣物甚多，來往皆如之。駕駐劍州，詔復其租賦三年，仍賜旌表。

感應

嘉州夾江令檢校工部尚書朱播，嘗居官，得疾，四支不能運用，舉體沈重。每轉側，皆須數人扶昇，以爲風廢，藥餌攻之未效。忽眼痛且腫，晝夜煩楚。又數日，俄而渴，作嗜水及湯飲，不知石斗之量。又數日，心狂憤憤，若有所睹，賴其沈頓不能轉動，若不然，亦將披髮保走，無所畏憚矣。旬

日之中，四疾相屬，風露之危，期在旦夕矣。既晝夜不寐，疲倦之極，忽如睡不睡，見七仙人，列坐在前，纔長五六寸，衣帔冠服，眉目髭髮，歷歷分明。五人相倚而坐，二人兩畔橫坐，播心思之正坐，即有橫坐如何？忽聞側畔空中有人應曰：既爲仙人，無所不可，何怪橫坐？聞訖亦不見所語之人，七仙人亦復不見。自此常覺有人爲握搦手足，捫拍背膊，所疾漸損，其日所嗜冷水湯飲，頓減一半。如是三五日，便能主持公事，祇對賓客，所疾全愈，因畫北斗七星真人供養焉。

刀子判官、右僕射尹瓌，永平三年寢疾。初患下痢，晝夜五六十行。久之，即成心風狂熱，言詞無度。忽忽多忘。常欲顛沛馳走，一家扃鑰守護之。既而手足不遂，肢體沈重，每一起止，即四五人扶持，方能凭於几桮。又歷數月，家人看視，晝夜勞倦。忽見一老人，髭鬚白，着白衣，來謂瓌曰：病已效矣，何不速起？即以手擡其頭，便能起坐。逡巡，自起添油注燈下，就前床

取鞋著之，四顧，見僕使皆困卧，不欲驚之。自持燭出門，巡行一宅，然後乃復其處。一家驚異，自此都愈。

異夢

禮部尚書庾樸舉進士時，甚有聲稱，必就册名。夢入桂宮，折得桂枝，將歸人間，視之已焦枯矣。俄而下第。是歲，婚歸氏，親迎之後，旬日間，竊視歸氏額上指許，常塗藝油。問之云：小年爲火所燒，有痕而無髮也。故又名桂娘子。竟不登第也。

前源州中令宗夔光天，戊寅歲，夢一萬斤秤，如此者三度。夢挂秤於樓屋脊桁之上，俄而桁秤俱折，心甚惡之。是歲十月八日戊申薨，時年六十一。

廣明辛丑歲正月，僖宗車駕已及左綿郫縣。鎮使任時，當晝假寢于廳事，忽夢街巡小吏告之曰：大將軍迎駕，合同于道左。任即奔詣通衢之側，兵騎數千，已直北而去，旌旗部伍，異

常嚴整。戈甲之盛，首尾十餘里，不絕久之。介金曳地者千數，擁白馬朱纓金甲一人，五綵日月旗，羅列以從。任鞠躬兩食頃，隊仗方絕。問報者，大將軍爲誰？云是法定寺後李將軍也。既覺，流汗浹體，想其所睹，猶歷然在目。是歲，余奉詔青城修齋，話其事，光庭記。

錄異記卷之三

錄異記卷之四

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廣成先生，上柱國蔡國公臣杜光庭纂

鬼神

進士崔生自關東赴舉，早行潼關外十餘里，夜方五鼓，路無人行，唯一僕一檐一驢而已。忽遇列炬呵殿，旗幟戈甲，二百許人，若節使行李。生映槐樹以自匿，既過乃行。不三二里，前之隊仗復回，又避之，然後徐行。隨之有一步健，押茶檐子，其行甚遲。生因問爲誰，曰：岳神迎天官也，天官姓崔，呼侍御秀才，方入關應舉，何不一謁，以卜身事？生謝以無由自達，步健許偵之。既及廟門，天猶未曙，步健約生伺之於門側，押茶檐先入。良久出曰：侍御請矣。遽引相見，欣喜異常，即留於下處。逡巡，嶽神至，立語，便邀崔侍御入廟中，陳設帳幄、筵席，妓樂極盛。頃之，張樂飲酒，崔臨赴宴

約，敕侍者祇待於生，供以湯茶所須，情旨敦厚。飲且移時，生倦，徐行周覽，不覺出門，忽見其表丈人，握手話舊，顏色憔悴，衣服縷縷，泣而相問。生因曰：丈人恰似久辭人間，何得於此相遇。答曰：僕離人世，十五年矣。未有所詣，近作敷水橋神，倦於送迎而窘於衣食，窮困之狀，迨不可濟。知姪與天官侍御相善，又宗姓之分，必可相薦，故來投誠，願爲述姓字，若得南山紫神，即粗免飢窮，此後遷轉，得居天秩，去離幽苦矣。生辭以乍相識，不知果可相薦否，然試爲道之。言罷，復下處侍御，尋亦罷宴而歸。顧問久之，曰：後年方及第，今年不就試，亦得。余少頃公事亦畢，即當歸去，程期甚迫，不可久留，生因以表丈人所求告之，侍御曰：紫神似人間遺補，極是清資，敷水橋神，其位卑雜，豈可便得，然試爲言之。嶽神必不相阻，即復詣嶽神迎奉，生潛近伺之，歷歷聞所託，嶽神果許之。即命出牒補署，俄爾受牒入謝，迎官將吏一二百人，侍從甚整。

生因出門相賀，紫神沾灑相感曰：非吾姪之力，不可得此位也。佗後一轉，便入天司矣。今年地神所申，渭水泛溢，姪莊當飄壞，上下鄰里，一道所損，三五百家，已令爲姪護之。五六月，必免此禍，更有五百縑相酬。須臾，紫神驅殿而去，侍御亦發嶽神，出送生。獨在廟中，欵如夢覺。出門訪僕使，只在店中，一無所睹，於是不復入關，却回止別墅。其夏，渭水泛溢，漂損甚多，唯崔生莊獨得免。莊前泊一空船，水涸之後，船有絹五百匹，生益信不虛。復明年，果擢第矣。宗正王大卿鄴說

鄒平公段文昌，負才傲俗，落魄荆楚間。常半酣，輒屐於江陵大街，往來雨霽泥甚。街側有大宅，門枕流渠。公乘醉於渠上，脫屐濯足，旁若無人。自言：我作江陵節度使，必買此宅。聞者皆掩口而笑，不數年果鎮荆南，遂買此宅。又嘗佐太尉南康王韋臯，爲成都郵巡。忽失意，韋公逐之，使攝靈池尉。蒼惶受命，羸僮劣馬，奔迫就縣。去靈池六七里，日已昏黑，路絕行

人。忽有兩炬皆前引，更呼曰：太尉來。既及郭門，雨炬皆滅。扣關良久，令長差人延之，然後得入。時自郵巡與韋奉使入長安，公與劉禹錫深交，禹錫爲禮部員外，公往謁之。禹錫與日者從容之際，公遽至，日者匿於箔下，公既去，日者出，謂禹錫曰：員外若圖省轉，事勢殊遠，須待十年。後此客入相，方轉本曹正郎耳。自是禹錫失意，連授外官，十餘年，鄒平入相，方除禹錫禮部郎中，歸闕，果如日者所言。蜀朝庚午年夏，大雨，岷江泛漲，將壞京江灌口，堰上夜聞呼譟之聲，若千百人列炬無數。大風暴雨，如火影不滅。及明，大堰移數百丈，堰水入新津江，李冰祠中所立旗幟皆濕。導江令黃璟及鎮靜軍同奏其事。是時，新津嘉眉，水害尤多，而京江不加溢焉。

鄭君雄爲遂州刺史，一日晚，忽見兵士旗隊若數千人，在水東堤內屯駐。旗幟帟幕，人物喧闐，與軍行無異，不敢探報，莫知其由。但是州內警備突來而已，未曉，差人密探之，大軍已去。

只三五人在後。探者問之，答曰：江瀆神也。數年，川府不安，移在峽內，今遠近安矣。却歸川中，差人視之，有下營及火幕蹤跡，一一可驗。遂州東岸唐村云，古有一人，寬衣大袖，著古冠幘，立於道左。與村人語曰：我鍾離大王也，舊有廟在下流千餘里，因水摧損，今形像泝流而上，即將至矣，汝可於此，爲我立廟。村人詣江視之，得一木人，長數尺。遂於所見處立廟，號唐村神。至今水旱禱祈，無不徵驗，或云初見時，似道流形。

廣都縣有盤古三郎廟，頗有靈應。民之過門，稍不致敬，必加顯驗，或爲人歐擊，或道途顛蹶，由是遠近畏而敬之。縣民楊知遇者，嘗受正一盟威錄。一夕，醉甚，將還其家。路遠月黑，因廟門過，大呼曰：余正一弟子也，酒醉月黑，無伴還家，願得神力，示以歸路。俄有一炬火，自廟門出，前引之。比至其家，二十餘里，雖狹橋細路，略無蹉跌，火炬亦無見矣。鄉里之人，尤驚異之。

廬山九天使者真君廟門外，有石如瓦甌光，滑瑩潔。人嘗看翫之，頗有靈異。或廟中穢觸者，多被靈官執於石邊撲之。忽有寄居士人家小童，戲弄此石，或坐或溺，如此數四。俄有劉敦者，詣州陳狀訟此小童，州官差人就廟所追尋，但有小童戲弄此石之事，而無劉敦廟前居住蹤跡。時有毛尊師寄止廟中，云近有官人劉敦，云在廟前居止，曾相訪，言話甚是風流，稽古之人，亦曾訪之，不知居處。既言坐其頭上，又云溺之，恐是此石爾。因與衆人斲掘其下，纔三四尺，即連大石，根甚廣闊，衆共神異，因立小亭，作紗窗以護淨之。

房州永清縣，去郡東百二十里，山邑殘毀，城郭蕭條穆宗時，有孫令自京之任。逾年，其弟寧省，乍睹牢落，不勝其憂。暇日周覽四隅，無非榛棘，見荒廟歸然，土偶羅列，一神當座，三婦侍側，無門榜標記，莫知誰氏。訪之邑吏，但云永清大王而已。令弟徙倚久之，莫雪其悶，賦詩于壁，以詰以嘆。

頃之，昏然成寐，與神相接。神謂之曰：我名跡不顯久矣，鬱然欲自述其由，恐爲妖怪。今吾子致問，得申素誠，以據積年之憤。我毗陵人也，大父子隱爲大將軍，吳書有傳。將軍誅南山之虎，斬長橋蛟龍，與民除害，陰功昭著。余素有壯志，以功佐時。余名字廓浦，爲上帝所命，於金商均房四郡之內，嘗有鸞獸，暴害於人，漁樵不通，道途斷絕。余數年之內，勦戮猛虎，不可勝數，生聚頓安。虎之首帥，在西城郡，其形偉博，便捷異常，身如白錦，額有圖鏡，光彩閃爍，害人最多。余亦誅之，殄滅其類。居人懷恩，爲余立廟。自襄漢之北，藍關之南，肖形構宇，三十餘處。及此廟貌，皆余憩息之所也。歲祀綿遠，俗傳多誤，以余祠爲白虎神廟，謬之甚矣！幸君子訪問，得叙首末，原爲顯示，以正其非。他日令弟話於襄中，賓幕編述，書版真于廟中，塵侵雨漬，文字將滅。大中壬申歲，襄州觀風判官王士澄督審支郡，覽而異之，恐板木銷訛，乃刻石于廟。故祀典

曰：捍大災、禦大患，功及於民者，世世祀之。周君紹厥父之勇，膺上帝之命，四郡之境，豐祠相接，其惠人也博矣，其受享也宜。然甞俗莫知，謬以爲白虎之廟，非孫生之賦詠，激發廓浦之幽靈感通，神功不彰，邪正莫辨矣！後之覽者審而識之。

合州巴川縣，兵亂後，官舍殘毀，移居寨中，稍可自固。崔令在官日，有健卒盜拔寨木，擒之送鎮，鎮將斬之。卒家元事壁山神，卒死之後，神乃與令家爲祟。或見形往來，或空中詬罵，投擲火燭，損破器物，錢帛、衣服，無故遺失，箱篋之中，鎖閉如初，其內衣服，多皆翦碎。求方術禳解，都不能制。令罷官還，相去千里，祟亦隨之。又日夕飲食，與人無異，一家承事，不敢有怠，費用甚多，事力將困。忽一日，舉家聞大鳥鼓翼之聲，俯近屋上久之，空中大呼曰：我來矣。一家大小，皆迎事之。崇自稱大王。曰：汝比有災，值我雍溪兄弟非理，破除汝家活計，損失財物，作諸怪異，計汝必甚畏之，今並與

發遣去矣。汝災盡福生，大王自來，且暫駐泊，亦將不久。且借天蓬龕子中安下，兼此天蓬樣極好，借上天上傳寫一本，三五日即送來。數日後，插天蓬於舍簷高處，並無污損。自此日夕常在，往往召主人語話，忽令小大念詩賦、作音樂，一一能隨聲唱之。所念文字，或有錯呼，必爲改正。言論間多勸人爲善，亦令人學氣術修道，或云尋常乘鶴往來天上。初，邑中有群鶴現，神云：數內只有兩隻真鶴，我所騎來，其餘皆常鳥矣。或自云：姓張，每日飲食與人無異。亦有女名錦綉娘，及妻僕使等，食物所費，亦甚不少。大都見善人君子，即肯言話，稍近凶暴強惡之人，即不與語。亦云：上天去，忽有醉僧健卒三人來謁之，言詞無度，有所陵毀，固即不語。僧去之後，徐謂人曰：此僧餐狗肉、飲酒，兇暴無良，不欲共語。然人之所行善惡、災福、吉凶，了知之，言無不中。至於小名第行，一皆知。若子細問之，即以他語爲對，未知是何神也。

永平初，有僧惠進者，姓王氏，居福感寺。早出至資福院門，見一人長大，身如靛色，迫之漸急。奔走避之，至竹簣橋，馳入民家。此人亦隨至，撮拽牽頓，勢不可解。僧哀鳴祈之，此人問：汝姓何也？答云：姓王。此人曰：名同姓異。乃捨之而去。僧戰懼投民家，移時稍定，方歸寺中。是夕，有與之同名異姓者死焉。

錄異記卷之四

錄異記卷之五

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廣成先生上柱國蔡國公臣杜光庭纂

龍

海龍王宅，在蘇州東，入海五六日程，小島之前，闊百餘里，四面海水粘濁。此水清無風而浪高數丈，舟船不敢輒近。每大潮水，漫沒其上，不見此浪，船則得過。夜中遠望，見此水上紅光如日，方百餘里，上與天連。船人相傳，龍王宮在其下矣。

柳子華，唐朝爲成都令。一日，方午，有車騎犢車，前後女騎導從，徑入廳事。使一介告柳云：龍女且來矣。俄而下車，左右扶衛升階，與子華相見。云：宿命與君子爲匹偶。因止，命酒樂，極懽成禮而去。自是往復爲常，遠近咸知之。子華罷秩，不知所之。俗云：入龍宮，得水仙矣。柳孫君慶，乾符中，爲節度，押衙青城鎮。

遏使頗好善，常以藥石救貧民之疾，每自躬親，撫視健卒民庶孳孳焉。勤恪奉公，推誠及物，爲時人所重。有一珠，大如毬子，云是其祖所留，數世傳寶矣。照物形狀，毛髮形色，一一備足，但皆倒立耳。是時晉源賊帥韓珠，攻陷青城，及諸草市。柳爲都鎮，領所部將士，救陶埧鎮，爲賊所圍。健卒三十輩，與柳戰數百人。兵力不均，將陷敵，猶有步卒十餘人，擁柳突圍，不果，爲賊所害。遠近知者，莫不痛惜。

荊州當陽縣，倚山爲廨，內有劉文龍井，極深。井中有龍窠，傍入不知幾許。欲晴霽及將雨，往往有雲氣自井而出。光化中，有道士，稱自商山來，入井中取龍窠及草藥而去。其後有令黃馴者，到任之後，常繫馬於井傍，滓穢流漬，盡入于井中。或有譏之者，飾辭以對，歲餘，馴及馬皆瞽。

蜀庚午歲，金州刺史王宗朗奏：洵陽縣洵水畔，有青煙廟。數日，廟上煙雲昏晦，晝夜奏樂。忽一日，水波騰躍，有群龍出於水上，行入漢江。大者

數丈，小者丈餘。或黃、或黑、或赤、或白、或青、有如牛馬驢羊之形，大小五十，壘壘相次，行入漢江。却回廟所，往復數里，或隱或見，三日乃止。

癸酉年，犀浦界田中，有小龍一，青黑色，剖爲兩片。旬日臭敗，尋亦失去。摩訶池，大廳西面，亦有龍井。甚靈，人不可犯。

成都書臺坊武侯宅南乘煙觀內古井中，有魚長六七寸，往往游於井上，水必騰涌。相傳，井有龍。

異虎

劍州永歸葭萌劍門益昌界嘉陵江側，有婦人，年五十已。來自稱十八姨，往往來民家，不飲不食。每教諭於人，但作好事，莫違負神理，居家和順，孝行爲上。若爲惡事者，我常令貓兒三五箇，巡檢汝。來語畢，遂去。或奄忽不見。每歲約三五度，有人遇之。民間，知其是虎所化也，皆敬而懼之。

吉陽治，在涪州南，泝黔江三十

里，得之。有像設，古碑猶在，物業甚多，人莫敢犯。涪州裨將藺庭雍妹，因過化中，盜取常住物，因即迷路，數日之內，身變爲虎。其前足之上，銀纏金釧，宛然猶存。每見鄉人，隔樹與語，云：我盜化中之物，變身如此，求見其母，託人爲言之。母畏之，不敢往，虎來往郭外，經年漸去。

異龜

明皇帝，嘗有方士獻一小龜，徑寸而金色可愛。云：此龜神明而不食，可置之枕笥之中，辟巨蛇之毒。上常貯巾箱中，忽有小黃門，恩渥方深而爲骨肉所累，將竄南徼，不欲屈法免之，密授此龜。敕之曰：南荒多巨蟒，常以龜置於側，可以無苦閹者。拜受而懷之。泊達象郡之屬邑，里市館舍，悄然無一人。投宿于旅館，飲膳芻，豢燈燭，供具一無所闕。是夜，月明如晝，而有風雨之聲。其勢漸近，因出此龜，置於階上。良久，神龜伸頸吐氣，其大

如綫直上，高三四尺，徐徐散去。已而龜遊息如常，向之風雨聲亦已絕矣。及明，驛吏稍稍而至，羅拜庭下，曰：昨知天使將至，合備迎奉，適緣行旅，誤殺一蛇。衆知報冤，蛇必此夕爲害。側近居人，皆出三五十里外，避其毒氣。某等不敢遠去，止在近山巖穴之中，伏而待旦。今則天使無恙，乃神明所祐，非人力所及也。久之，行人漸至云：當道有巨蛇十數，皆已糜爛。自此無復報冤之物，人莫測其由。逾年，黃門應召歸長安，復以金龜進上，泣而謝曰：不獨臣性命，賴此生全。南方之人，永祛毒類，所全人命，不知紀極，實聖德所及，神龜之力也。

武成三年庚午六月五日癸亥，廣漢太守孟彥暉奏西湖有金龜徑寸，遊於荷葉之上。畫圖以聞。

圖以聞

有賈客，維舟汴河上，獲一巨龜，於竈火中煨之。是夕，偶忘出之。明

日取視，皮殼已焦矣。拂試去灰，置於食床上，欲以助餐。良久，伸頸動足，徐行床上，其生如常，衆共異之。投於水中。游泳而去。宣州下流採石山之西岸，有西梁山焉，與東梁隔水相對。西梁居民捕龜爲業，生解其板，以爲灼卜之貨。既解其甲，與肉俱棄水中，猶能運動。或云其板復生，歲歲取之，日供貨，不知紀極。而此山出龜，未嘗竭盡。天下所卜之龜，皆出於此，莫知其所以然也。唐高祖武德三年，老君見於羊角山，秦王令吉善行入奏。善行告老君云：入京甚難，無物爲驗。老君曰：汝到京日，有獻石似龜者，可爲驗矣。既至朝門，果有邵州獻石似龜，下有六字文曰：天下安，千萬日。

武德末，太宗平內難。苑中池內有白龜，游於荷葉之上。太宗取之，化爲白石，瑩潔如玉。登極之後，降制曰：皇天眷祐，錫以寶龜。蜀丁卯年，會昌廟城壕岸側穴中，龜生四龜，各三二寸，背上有金書王字、大吉字。

蜀皇帝乾德元年己卯七月十五日

庚辰，降誕廣聖節，朔口鎮將王彥徽，於羅真人宮內，得白龜以進。長沙縣，東晉太始元年，有神龜，皎然白色，其形長四五尺，出其水中，巡行岸上，因名龜塘。下有良田百餘頃。

異龜

龜，其狀如鼈，腹下赤者爲龜，白者爲鼈，俗云：龜之身，有十二屬肉，漁人捕得之，懼其所害，必加鉤鏢利器制之，然以長柯巨斧，鈇而碎之，雖支分鬻解，隨其巨細，未投湯鑊者，皆能跳走。鼈與龜，雖至大者，如蚊蚋嗜之，一夕乃死。

民有於蜀江之上獲巨鼈者，大於常，長尺餘，其裙朱色。鍋中煮之，經宿遊戲自若。又加火，一日水涸，而鼈不死。舉家驚懼，以爲龍數也，乃投於江中，浮泛而去，不復見矣。

異蛇

劍利間有蛇，長三尺，其大如甕，小者亦如柱焉。兔頭蛇身，項下白色。欲害人也。出自山上，輪轉而下，以噬行旅，必穴其腋而飲血焉。其名曰坂鼻，每於穴中藏，微出其鼻而鳴，聲若牛响，聞數里地，爲之震業焉，民有冬燒田者，或燒殺之，但多脂耳。

乾符中，神仙驛有巨蛇，黑色，高三十餘丈。諸小蛇，如椽如柱，如十石五石，甕者數百頭，隨之自東向西，群隊行旅。自辰時已前見之，至酉時方盡，不知其長幾里也。將盡，有一小兒執紅旗，立於蛇尾之上，跳躍鼓舞而過。是歲，山南節度使陽守亮敗。

南海中有山，高數十里，周回百里。每年夏月，有巨蛇，繳山三四匝，飲海水，如此爲常。一旦飲海水之次，有大蛇自海中來吞此魚，天地晦暝，久之不復見。

雞冠蛇，頭如雄雞，有冠，身長尺

餘，圍可數寸，中人必死，會稽山下有之。

爆身蛇，長一二尺，形如灰色。聞人行聲，林中飛出，狀若枯枝，橫來擊人，中者皆死。

黃領蛇，長一二尺，色如黃金，居石縫中，欲雨之時，作牛吼聲，中人亦死，四明山有之。

郟縣有民，於南郭渠邊得一小蛇，長尺餘，剝剔五藏，盤而串置於煙火之上，焙之。數日，民家孩子數歲，忽遍身腫赤，皮膚炮破，呻吟痛楚異常。因自語曰：汝家無狀殺我，剝剔腸胃，置於火上，且令汝兒知此痛苦，民家聞之，驚異，取蛇拔去剝竹，以水灑之，焚香祈謝，送於舊所。良久，蜿蜒而去，民家兒亦平愈焉。

異魚

南海中有山高數千尺。兩山相去十餘里，有巨魚相鬥，鬚鬣挂山半，山爲之摧折。

郟縣侯生者，於漚麻池側得鱣魚，大可尺圍。烹而食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自此輕健。

天復初，馮行襲侍中節制金州洵陽縣。永南鄉百姓栢君懷，於漢江勒漠潭，採得魚，長數尺，身上有字，云：三度過海，兩度上漢，行至勒漠，命屬栢君。

前進士崔道紀及第後，遊江淮間，遇酒醉甚，卧于客館中。其僕使井中汲水，有一魚隨桶而上，僕者得之，以告道紀。道紀喜曰：魚羹甚能醒酒，可速烹之。既食，良久，有黃衣使者，自天而下，立於庭中，連呼道紀，使人執捉。宣敕曰：崔道紀，下土小民，敢殺龍子，官合至宰相，壽合至七十，並宜削除。言訖，昇天而去。是夜，道紀暴卒，時年三十五。

鱣魚狀如鱧，其文赤班，長者尺餘，豫章界有之，多居污泥池中。或至數百，能爲魍魎子故反鬼幻惑妖怪，亦能魅人。其汙池側近所有田地，人不敢犯。或告而莫之，厚其租直，田即部豐。但

匿己姓名，佃之三年，而後捨去，必免其害。其或爲人患者，能換人面目，反人手足，祈謝之而後免。亦能夜間行於陸地，所經之處，有泥蹤跡，所到之處，聞嗾嗾之聲。北帝二十五部大將軍，有破泉魁符書。於磚石之上，投其池中，或書板刺釘於池畔，而必因風雨雷霆，以往他所，善此術者，方可行之。

鯀鯀魚，文班如虎，俗云煮之不熟，食者必死，相傳以爲常矣。饒州有吳生者，家甚豐足，妻家亦富。夫婦和睦，曾無虧間。一旦，吳生醉歸，投身床上，妻爲整衣解履，扶昇其足。醉者運動，誤中妻之心胸，其妻蹶然而死。醉者不知也，遽爲妻族所陵，云歐擊致斃，獄訟經年，州郡不能理，以事上聞，繫繫狴牢，以俟正命。吳生親族，懼敕命到，必有明刑，爲舉族之辱。因餉獄生，鱣鯀魚以啗之，冀其獄中自斃。吳生食之，無苦，如此數四，竟不能害，益加充悅。俄而會赦獲免，還家之後，胤嗣繁盛，年泊八十，竟以壽終。且烹之不熟，尚能殺人，生啗數四，不能爲

害，此其命歟。

錄異記卷之五

錄異記卷之六

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廣成先生上柱國蔡國公臣杜光庭纂

洞

長安富平縣北定陵，後通關鄉，入谷二十餘里，有二洞，一名東女學，一名西女學。其東女學，崖壁懸絕，洞門在崖面，躋攀不及，夜往往聞讀書之聲。其西女學，約山有路可到洞門，近門有一石室，可容一二十人。其洞門時有人，秉燭可入，行一二十里，兩面有五門，皆各有題記，或通蓬萊及諸仙境。近年有石摧下，遮閉洞門，不通人入。又山頂有一天井，直下深一丈許，有自然橫石旁出，石下天井，亦可二丈餘，可通人過，其底旁，有崖龕梯磴而上，屈曲甚廣，龕內有道經數萬卷，皆置於栢木板床之上。有一石人，俛首凭按而坐，形如生人。天井之底，有道門所投之簡，委積朽爛，不知其數。其

大順年中，富平奉道人姓徐第七，曾於洞內取《養生經》出，外傳。寫却送山洞中。又向北行二十餘里，有三泉，山谷中有石嵌，可容三二百人。當谷內有三石盆，其盆各廣丈餘，制度光滑，迨非人工。三盆涌出泉，水常滿，餘水流山外。古老云：時有仙人浴此盆。大都此山有人觸犯，即立致雷雹，損傷苗稼。由是鄉里多隱蔽蹤跡，難於尋訪。山上有仙人，鬥聖蹤跡極多。東女學山前有神鵬一窠，常護洞門，人或侵犯者，神鵬擊之，立致殞斃。古有道流，刻五石人致於山上。民有鋤禾者，爲鵬所驚，走避於石人之下，置笠於石人頭上，鵬即擊之。石人頭殞，于今見在。其山下通關鄉，多姓公孫，賈家山上石保村，多姓閻氏、麻氏。

繁陽山麻姑洞，即二十四化之第一陽平之別名也。在繁水之陽，因以爲名。《本際經》云：天師張道陵所遊，太上說經之處，在成都府新都縣南，渡江十五里，衆山連接，孤峰特起是也。神武皇帝潛龍之時，光化二年

己未五月四日丙申，山土摧落，洞門自開。縣吏時康鄉所由楊靖、道士張守真等，以事申府。云：自洞門開後，每日有百姓往來者。府差縣典楊澤、畫工任從，與張守真同往，檢覆畫圖。申上稱：把燈燭入洞，看檢其第一門，對北高二尺，闊三尺五寸。入至第二門，約五尺已來，第二洞門，方一尺六寸，入內並是黑處。長一丈二尺闊六尺，有石窟兩處在東畔，並西南有洞門兩路。南畔一路，圓闊一尺六寸，入內長一丈二尺，闊一丈，高四尺。南畔有石窟三處。西畔兩路，入內，通遶門，圓闊一丈七尺，內各闊五尺，高六尺已來，門相去一丈，門屋一所，高五尺，闊四尺。從內往來，有刻料拱甌瓦，約山作石，日月兼作日字、月字，隔子房一所，闊二尺五寸，高一尺五寸。刻料拱甌瓦石竈一所，高一尺，闊一尺五寸，門闊五寸。石窟三處，各闊七尺。又西入洞門，圓闊一尺七寸，彎曲入向南門。屋一所，高六尺，闊四尺。後內來往，有石料拱甌瓦，又有竈模兩所，共

一床，高一尺，闊二尺三寸，門闊八尺，有石抖拱。西北角又有一門，方一尺六寸，內方二丈已來，南畔、西畔、北畔，各窟一所，南角又有一洞，圓闊一尺六寸已來，將燈燭近前，有黑氣出，燈火即滅，更入不得。其洞連接繁陽本山，相去三里已來。其山據諸鄉帳生張贊等狀，稱繁陽是古跡，山每准勅祭祀，其洞亦是元有，往往閉塞，元和中，南康王韋臯莅蜀，洞忽開，時人咸云：洞門開，即年豐物賤。尋又閉塞，至是復開。其後果年遠近豐稔。其洞本名麻姑洞，山側有麻姑宅基，蓋修道之所也。

開州後倚盛山，東枕清江，沂江而北，三十餘里，至溫湯井，井有湯泉北山上。麟德年，因雷雨震霹，山脚摧裂，洞門自開。當門有石鐘，自然成形，如數千斤鐘大懸，身去地二尺許，外像鐘而中實，扣之無聲。門兩壁有石，如金剛力士之形者數人。鐘傍有小徑，高六尺已來。行二三丈，稍闊，有石碑，巨龜負之，自然而成，但無文

字而已。碑側有巨屏，上與鼎相連，下有一穴，側身可入，一二尺許，自是廣闊。中有路徑，平坦與常無異。路之左右。滴乳爲石，羅列衆形，龍麟鸞

鶴、頽雲魏山，如林如柱，似動似躍、乍飛乍顧，千形萬態，不可殫紀。僅一里許，傍竦蓮臺，周迴數步，高三四丈，層綴重疊，皆可攀躋，旋生乳石如臂、如指者，以燭照之，通透瑩徹，隨折脆斷。及出洞門外，得風皆爲白石矣。自臺側三四十步，步有蓮花，羅布於地。傍有甘泉，水色溫白，遊洞者烹茗於此。前有橫溪，湍波甚急，其聲喧洶，流出洞外。溪上有橋，長二三丈，闊一丈許，非石非土，功甚宏壯。過橋得黃土坡，高四五丈，道徑險滑，行者累息，方至其頂。坡上有巨堂，四壁平靜，中高數丈，壁上皆有游山之人題記年月日處。堂之極處，曲角有一穴，高四五尺，廣三四尺，去下丈餘，躋攀莫及。相傳云：昔有遊人，攀緣而入，累月之後，出於巫山洞中。自後無復敢入者。

歧府西隴州，路七十餘里。有魚

龍洞。中有石，或大或小，隨水流出。破而看之，石中皆有魚，龍形。人過洞前，並不敢語，語者，便聞風雷之聲立致，驚懼奔走，但諸人不聞耳。

絳州昌明縣豆圖山，真人豆子明修道之所也。西接長崗，猶通車馬，東臨峭壁，陡絕一隅。自西壁至東峰，石筍如圖，兩崖中斷，相去百餘丈，躋攀險絕，人所不到。其頂有天尊、古宮，不知所製年月。古仙曾竿繩橋以通，登覽而絙竿朽絕，已積歲年。里中有言曰：欲知修續者，脚下自生毛。如此相傳久矣。咸通中，有道士毛意歡，山下居人，幼而爲道，常持五千言，誦不輟口，著弊布褐，日於市誦經，乞酒醉而登山，攀緣峭險，以絕道爲橋焉。山頂多白松樹，以繩繫之，橫亘中頂，布板椽於繩上。士女善看，隨而度焉。行及其半，動搖將墮，而其底不測，莫敢俯視。數年，繩朽橋壞，無復緝者。咸通壬辰歲，與賓客醮山於西峰展禮，時毛師他遊，人有謂令曰：此峰之側，有小徑，抱崖纜通，人跡無所攀援，意

歡常遊此而去，逾旬而出。令疑其隱在穴中，座內有廣陵郭頭陀者，令請由此徑而往，探求之，頭陀久之，驚胎不能語，而後言曰：此徑去約三十餘丈，然到一穴，口纔三五尺，下去平地，猶數百尺。穴內可坐十餘人，中有巨木匱，緘鎖極固。意歡讀經處，石面平滑，有足膝之痕，而經卷在焉。不知意歡之所。其家一妻一女而已，疑其得道者也。意歡每多持燈椀度繩橋，山側居人視之，以爲常矣。山多毒蛇猛虎，里中人莫敢獨往，意歡夜歸，亦無所畏焉。常有二鴉，有客將至，鴉必飛鳴，意歡整飾賓階坐榻，未畢，客果至矣。

壬子歲七月十三日，青城鬼城山，因滯雨崖崩，洪水大至，在丈人觀後，高百餘丈，殿當其下，將憂摧壞。俄有墜石如岸，堰水向東，竟免漂陷。觀中常汲溪水，以供日食，甚以爲勞。自此瀑水出處，常有流泉，直注厨內，其味甘香，冬夏不絕。東柱西柱，金州之北，乾元之南，六十餘里，地名東柱西

柱。衆山連接，峰巒秀異。鄉人云：有山自南而來，其北有巨石而柱。山穿柱過，因以爲名。又東有數峰峭拔。一峰最高，云是蒲仙上昇之所。蒲仙下側，近崖上及溪澗中，有石版篆文，凡六七處，人多不識，往往亦可尋見。

焰陽洞，古老相傳，在陵州陽山上，從來隱蔽，人莫知處。乾德三年辛巳正月十六日癸卯，并監使保義、軍使太保馬全章，中夜夢一人，紫衣束帶，巍冠古服，狀若道流，揖之俱行，至崖壁所。告之曰：此焰陽洞也，閉塞多年，能開發護持，可以福利邦國。又指其地，近開小徑，亦可斷之，勿使常人踐踏，言訖而去。及旦，全章往尋其所，果見土勢微陷，以杖導之，深不可測。即命本軍節級侯廣之，勾當人夫斲掘。漸獲蹤由，相次開掘，見三重石門，其內並是細砂，一無蟲蟻他物。其洞自東入西，深三丈九尺，闊五尺三寸。其洞完全是石洞門，第一重，高六尺，闊五尺二寸。第二重門，高五尺五寸，闊三尺七寸。第三重門，高四尺七

寸，闊三尺五寸。第三重門內，從頂至底，一向高六尺一寸。其門三重相去，各只三四尺，鑿鑿精巧，迨非人工。第三重門內，南畔石房，闊七尺四寸，高四尺八寸，深四尺二寸。其後別有一小洞，元有一片石，遮掩其門。傍通一縫，以燈燭照之，深不知其底。北畔石房，深四尺二寸，闊七尺三寸，高五尺，其房內有石床一所。西畔小石房，深二尺，闊三尺五寸，高三尺一寸，西北畔石床，長三尺八寸，闊二尺八寸。西北畔石竈模，長二尺三寸，門額闊七寸，竈深八寸，周圍三尺五寸。從洞門向東，一直至鹽井面，相去四十一丈八尺。洞門面正東。全章召得當井監天師院主內大德道士費省真顧問，云：天師院見有元和年刺史李正卿著《天師聖德碑》，云：張天師以東漢建安二年，自沛游蜀，占乾爲分野，見陽山氣象，指爲門弟子曰：此山直下，有鹹泉焉。今驗此洞，正當井上，即是焰陽洞也。

錄異記卷之七

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廣成先生上柱國蔡國公臣杜光庭纂

異水

益陽縣，在長沙郡界，秦時立此縣，至今不改。《地理誌》云：益水在其陽，今則無聞。北臨澧水，源出邵陵、武崗縣界，東北流入洞庭縣治。東望，時見長沙城隍，人馬形色，悉可審辨。或平旦，或平午，覽矚移晷，仍漸散滅。縣去長沙徑道三百里，跨越重山，理絕表顯，將是山嶽炳靈，冥像所傳者乎？其土謠曰：長沙益陽，一時相印。昔光武中元元年，封泰山禪梁父，是日，山靈秉成宮室。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浮海，採藥於波中，見漢家堦基樓觀，參差宛然，備矚公侯第宅，皆滿目。班超在渾耶國，平旦，雲霞鮮朗，見天際宮館嚴列，侍臣左右，悉漢家也。如斯之類，難可審論。

新康縣西百二十里，有清潭，在漳浦溪，源極深，常有白龍藏此中。天旱，令人取猪羊糞擲潭中，即有洪雨大水，至今有驗。

錢塘江潮頭，昔伍子胥累諫吳王，忤旨賜屬，鏹劍而死，臨終戒其子曰：懸吾首於南門，以觀越兵來伐，吳以鱧魚皮裹吾尸，投於江中，吾當朝暮乘潮以觀吳之敗。自是自海門山潮頭湧，高數百尺，越錢塘，過漁浦，方漸低小，朝暮再來，其聲振怒，雷奔電激，聞百餘里。時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祠焉。

廬州城內，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廟。每朝暮潮時，淝河之水，亦鼓怒而起。至其廟前，高一尺，廣十餘丈，食頃乃定。俗云：與錢塘潮水相應焉。

中宗景龍年，洛京之西，四百里官路之地，皆如水影。人馬樹木，行立其上，歷歷焉，影可俯視，月餘乃滅。

昭潭山下有寒泉，水深不測，名曰昭潭。諺曰：昭潭無底橘洲浮。昔人覆舟於此，沈其銅甌，甌有銘題，後於

洞庭湖中得之，疑有潛穴相通耳。湘水龕中有石床，床上有石棺，和蓋宛然，其色如青銅鏡，莫之能測。

廬山西南七十里，有湧泉觀。昔太極仙公葛玄鍊丹於此，感致泉水，自石竇中湧出，流百餘里，入潯陽湖，溉田極廣。其地舊多水蛭，農人患之，仙公刻符於洞門之下，水沃其上，自此水所及處，皆無水蛭之患，遠近賴之。後人鑿此符，移於湧泉觀中，但舊跡在耳，而靈驗不改。

漢州赤水有湧泉焉，水脉五六，自山下湧出，因成大池，流三二百步，可激碓磴，流爲大溪。藥水在房州西四十里九室宮亭中，此宮大底基址在巨石之上，唯藥水一穴，徑二尺已來，乃是土井。深三四尺，水常數寸，不耗不溢。古老傳云：昔有二鵠，栖於雙栢之上，時飲此水。居人因取飲之，有疾皆愈。以淬刀劍，銛利倍常，因名藥水。雙栢夾井，至今猶在。魏周之間，敕構宮宇，以其山有九處神仙洞室，因名九室宮。宮北五里有湯口村，昔有

溫湯，院宇崇麗。郡人浴於於此。廬陵王在郡之日，愛女年幼，浴於湯中，遇癘而夭。自此湯泉涸竭，今爲陵陸矣。初，女歿之後，密夢於其父云：湯下陰闇，願置燈以照之。王命樹九幽燈，晝夜照灼，今並泯滅，無復舊址，但號湯口村焉。

青城縣西北，去縣三里，有老君觀，觀門東上有一泉，號馬跑泉。其泉水味甘，四時不絕。春夏如冰冷，秋冬即溫。昔太上老君與天真皇人於此會真之所。其泉是老君所乘者，馬跑成泉焉。

六時水。青城山宗玄觀南二里已來，有峭崖，面對觀中，高五百餘尺，其山崖上有授道壇，昔甯真君與軒轅黃帝授道之所。下澗底有石龕，玄宗皇帝御真，每日六時，從崖上自然有水出，至今不絕，時人遊禮見焉。

異石

帝堯時，有五生自天而寶。一是

土之精，墜於穀城山下，其精化爲圮橋老人，以兵書授張子房。云讀此當爲帝王師，後求我於穀城山下，黃石是也。子房佐漢，功成，求於穀城山下，果得黃石焉。子房隱於商山，從四皓學道。其家葬其衣冠黃石焉，占者常見墓上黃氣高數丈。後爲赤眉所發，不見其尸，黃石亦失所在，其氣自絕。

歲星之精，墜於荆山，化而爲玉。側而視之，色碧，正而視之，色白。卞和得之，獻楚王。後入趙，獻秦始皇，一統天下，琢爲壽命璽。李斯小篆其文，歷世傳之，爲傳國寶。又古今異說，又云是大角星精，大角亦木星是也。

火星之精，墜於南海中，爲大珠，徑尺餘。時出海上，光照數百里。紅氣亘天，今名其地爲珠池，亦名珠崖，後有時出焉。

金星之精，墜於終南圭峰之西，因號爲太白山。其精化爲白石，狀如美玉，時有紫氣覆之。天寶中，玄宗皇帝立玄元廟於長安大寧里，臨淄舊邸，欲

塑玄元像。夢神人曰：太白北谷中，有玉石，可取而琢之，紫氣見處是也。翌日，命使入谷求之。山下人云：旬日來，常有紫氣，連日不散。果於其下掘獲玉石。琢爲玄元像，高二丈許。又爲二真人、二侍童，及李林甫、陳希烈之形，高六尺已來。

水星之精，墜於張掖郡柳谷中，化爲黑石。廣一丈餘，高三尺。後漢之末，漸有文彩，未甚分明。魏青龍年，忽如雷震，聲聞百餘里，其石自立，白色爲文，有牛馬仙人之狀，及玉環、玉玦兼文字，果應司馬氏爲晉，以符金德焉。唐堯之際，當天氣窮於太陽，地氣極於太陰，陽九百六，交周之運，甲申之年，洪災之會，故五星實精，日月濁景，有些異焉。

天復十年庚午夏，洪州寶石，于越王山下，昭仙觀前，有聲如雷，光彩五色，闊十丈，袁吉江洪四州之界，皆見光聞聲。觀前五色煙霧，經月而散。有石長七八尺，圍三尺餘，清碧如玉，墮於地上。節度相國劉威命昇入昭仙

觀內，設齋祈謝，七日之內，石稍小，長三尺。又齋數日，石長尺餘，今只及七八寸，留在觀內。

江州南五十里，有店名七里店。

在蛇江之南，小山上有石，青色，堅膩。俗云：石中有珠，每至中秋，往往群飛，凡十餘枚，如流星往來，或聚或散。石上時有光景，相傳云：珠藏於此，乃無價寶也。或有見者，密認其處，尋不得。

會稽進士李眺，偶拾得小石，青黑平正，溫滑可翫，用爲書鎮焉。偶有蠅集其上，驅之不去，視之，已化爲石。求他蟲試之，隨亦化焉，殼落堅重，與石無異。

婺州永康縣山亭中，有枯松樹，因斷之，誤墮水中，化爲石。取未化者，試於水中，隨亦化焉。其所化者，枝幹及皮，與松無異，但堅勁。有未化者，數斷相兼，留之以旌異物焉。

縣州昌明縣山中，周迴二十里許，瓷香爐者，廣二寸來，或全破，堆積林中，莫知其數。

洪州建昌縣界野田中，有自然石碑、石人及龜，散在地中，莫知其數，皆如鏤琢之狀，而無文字。石人倒卧者多，時有立者。又云：側近有石井，深而無水。有好事者，持火入其中，旁有橫道，莫知遠近，道側亦皆是石人焉。

昌松瑞石文。初，李襲譽爲涼州刺史，秦昌松有瑞石，自然成字。凡一百一十字，其略曰：高皇海出兩字，李九王八千，太平天子李世民王千年，太子。治書燕山，人人士國，主，尚汪諤，獎文通千古大。王五、王七、王十，鳳毛才子武文貞觀，昌大聖四方，上下萬治，忠孝爲善。敕禮部郎中柳逞馳驛檢覆，不虛，並同所奏。

新北市，是景雲觀舊基。有一巨石，大於柱礎，人或坐之，踏之，逡巡如火燒，應心煩熱，因便成疾，往往致死。或云若聚火燒此石，即瞿塘山吼而水沸，古老相傳耳。

蜀州晉源縣山亭中，有二十大石，各徑二尺已來，出地七八寸，人或坐之，心痛，往往不救。又是落星石，東邊者

生，即靈驗，西邊者死。與諸石無異，色並帶青白色。

鎮靜軍側近江堤中，有石長五六尺，高大三尺已來，擊之如鐘聲。軍使劉師簡送一石，長四尺已來，形圓色青，擊之如鐘磬聲。吳郡臨江半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武帝以問張華，華曰：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

石季龍，立河橋於靈昌津，採石爲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工五百餘萬而不成。季龍遣使致祭，沈璧于河。俄而所沈璧流于渚上，地震水波，騰上津所，樓殿傾壞，壓死者百餘人。天臺僧，乾符中，自台山之東，臨海縣界，得一洞穴，同志僧相將尋之。初一二十里，徑路低狹，率多泥塗。自外稍平闊，漸有山川。十許里，見市肆，居人與世無異。此僧素習嚙氣，不覺飢渴。其同行之僧，飢甚，詣食肆乞食。人或謂曰：若能忍飢渴，速還無苦，或餐噉此地之食，必難出矣。飢甚，固求

食焉。食畢，相與行十餘里路，漸隘小，得一小穴而出，餐物之僧，立化爲石矣。天臺僧出山，逢人問其所管，已在牟平海濱矣。

錄異記卷之七

錄異記卷之八

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廣成先生上柱國蔡國公臣杜光庭纂

墓

陳州爲太昊之墟，東關城內有伏羲女媧廟，廟東南隅有八卦壇，西南隅有海眼，是古樹根穴。直下以物投之，不知深淺。歲旱，以金銀物投之，可致雨，亦是國家投奠之所。穴側有龍堂焉。東關城外，有伏羲墓，以鐵錮之，觸犯不得。時人謂之翁婆墓。陳州雖小，寇賊攻之，固不能克，以其墓靈也。

房州上庸界有伏羲女媧廟，云是搏土爲人民之所，古跡在焉。又華陝界黃河中，有小洲島，古樹數根，河水汎漲，終不能沒，云是女媧墓。大曆年中，連日風雨，晦螟雷電，不已，晴霽之後，忽失此墓，不知所在。

蔡州西北百里，平輿縣界有仙女墓，即董仲舒爲母追葬衣冠之所。傳

云：董永初居玄山，仲舒既長，追思其母，因築墓焉。秦宗權時，或云：仲舒母是天女，人間無墓，恐是仲舒藏神符靈藥及陰陽祕訣於此。宗權命裨將領卒百餘人，往發掘之。即時注雨，六旬不止，竟施工不得。是歲，淮西妨農，因致大飢焉。

漢長沙王吳芮塚在長沙縣東二里，高二十七丈，周迴六百丈。昔諸葛誕長史吳綱，時有人詣綱者，云：君酷似吳芮。綱驚曰：君何以知之？客曰：黃初三年，嘗至長沙，見人發吳芮塚中多玉器，芮僵屍，容貌不異生時，君酷似之。綱曰：是吾七世祖也。君于時見，得玉復何在？曰：悉置孫堅廟中。

漢長沙定王墓，及其母唐姬墓，各高十三丈，周迴三里，墓高十八丈，其間相去三丈。

宣州當塗縣之東南，有橫山焉，山下有八墓，形甚高大。乾符中，有盜發之，得一穴，續絹爲繩，凡七十匹，縋一人以觀之，爲黑蜂所蠶，蜂既甚多，縋

者驚懼而去，竟無所得。相傳云是陶廣州墓，莫知其名及年代矣。

洪州大廳前，有皂莢樹，數人合抱，鳥不敢棲，人犯之者，立有靈應，相傳見之數百年矣。大廳中，非時不敢視事，固爲常矣。李憲爲太守，既至命伐其樹，吏民爭之，咸以爲不可。憲竟伐去之。既而群鴉數千，鳴噪不已。憲疑其下有物，命掘之，而深數尺，乃巨墓也。中得石誌，識言數百字，末云：郭璞墓也。後五百歲，開墓賊李憲是也。所識將來之事，至今猶有知者。即命修完其墓，遷廳事以避之。按東晉元帝元年，時郭璞爲王敦所殺，事在金陵，不知何因，墓在豫章。東晉元年丁丑，至唐文宗敬宗中，即五百歲矣。

鍾傳初入洪州，命修于城。軍吏散掘墓磚以稱用。功畢，傳夢一人，古服項長，貌如子路，來詣傳曰：將軍何得暴我居處，令我不安，速宜修之。既覺，歷問軍吏賓客，莫能知者。市老羅通入謁曰：舊圖云，城東南角三十一

步，有子羽先生墓，相傳甚靈。恐軍人取磚，有所觸犯。傳使人視之，果驗。即命梵砌修飾，立亭子於其上，以表古跡，既畢，復夢致謝，傳以束帛賞羅通焉。按：澹臺滅明，仲尼弟子也，字子羽，居於武城，貌惡而廉謹。武城非豫章郡，不知何因，有墓於此？

許靜墓，在成都延秋門外，直西七八里。田中有巨墓，云：許將軍墓也。耕牧之人，牛豕之屬，犯者必有禍焉。近制置軍管也，野外墟墓，多不存者唯此歸然存焉，人莫敢犯。靜在前蜀官至大司徒。

越州上虞縣，過江二十餘里，有南寶寺，在南保村，過橫嶺則到。有好事者，尋訪山水，登嶺行倦，息於樹下，有村叟亦歇焉。共話山川形勝，指顧之間，見路側一墳，老叟曰：此墳若是丈夫，則無可說，若是女人，有子當爲三公。好事者異其言，訪於寺僧村民，有知者曰：此鄭注母墓也。初元和中，寺有女家人，與村民石生通焉，有一兒，十餘歲。時有客僧姓鄭，遊止寺

中，病苦痢逾月，寺僧常令此兒供給湯粥，甚得氣力，擬乞爲童子，將去可否。諸僧曰：其父石生存，待爲問之。石生許可，固無所怪，三綱問石生，生乃許焉。僧將去，因姓鄭氏，僧以方書伎術教之，又別遇方士，頗精遊藝，交謁王公，因遂榮達。大和中，恩渥隆異，除鳳府節度使，因坐事伏誅，即鄭注也。其母死後，寺僧葬於嶺上，則是老叟所指之墳也。李道，咸通末，爲鳳翔府府曹。因推發掘塚賊，問其所發，云：數爲盜，三十年，咸陽之北，岐山之東，陵域之外，古塚皆開發矣。又問其所得之物，云：嘗入一塚，自埏道直下三十餘尺，得一石門，以物開之，門內箭出不已，如是百餘發，不復有箭矣。遂以物撞開之，一盜先入，俄爲輪劍所中，倒死于地。門內十餘木人，周轉運劍，其疾如風，勢不可近。盜以木橫拒之，機關遂定。盡拔去其刃，亦不復能轉。因至其中，但見帳幄儼然，纈褥舒展，遍於座上。有漆燈甚明，木偶人與姬妾，皆偶。去地丈餘，有皮裏棺

柩，鐵索懸掛焉。即以木撞之，纔動其棺，即有砂流下如水，逡巡不可止，流溢四面，奔馳出門，砂已深二尺餘，良久視之，砂滿塚內，不可復入，竟不知何人之墓矣。

又一墓，在咸陽原上，既入，得鏡兩面，可照人鼻。在側畔背面，瑩潔如新，摩畢以面照之，如常無異。以背照之，形狀備足，衣冠儼然，而倒立也。

安州東北七里，有古墓，高七八尺，周迴數百步，莫知名氏，群賊發掘，見以生鐵錮之，入地丈餘莫見其底矣。

城東二十餘里，有一大墓，群賊發之，數日乃開，得金釵百餘枚，各重百斤，有石座雜寶，古樣腰帶，陳列甚多。取其一帶，隨手有水湧，俄頃滿墓，所開之處，尋自閉。盜以二師子獻太守武司空，太守夜夢一人，古服，侍從極多，來謁云：南蠻武相公也，爲群盜壞我居處，以太守宗姓之分，願爲修之。盜當發狂，勿加擒捕。即命修之，群盜三十餘人，同時發狂，相次皆卒。

乾寧三年丙辰，蜀州刺史、節度參

謀、司徒李公師泰，理第於成都錦浦里北門之內西迴第一宅，西與李冰祠相鄰。距宅之北，地形漸高，崗走西南，與祠相接。於其堂北，鑿地五六尺，得巨塚焉。磚甃甚固，於磚外得金錢數十枚，各重十七八銖，徑寸七八分，圓而無眼，去緣二分，有隱起規，規內兩面各有蕃書二十一字，其緣甚薄，有刃焉。督役者馳其二以白司徒，命使者入青城雲溪山居以示余，云：此錢得有石餘，公以命復瘞之，仍不開發其塚，但不知誰氏之墓也。度其地形，當石筭之南百步所，即知石筭，即此墓之闕矣。自此甚靈，人不敢犯。其後蜀主改置祠堂，以龍神享之，爲立小屋龍堂，即在墓之東矣。李公不發古塚，不貪金錢，亦古賢之高鑒也。美哉！美哉！

永平乙亥歲，有說開封人發曹王臯墓，取其石人、羊馬磚石之屬。見其棺宛然，而隨手灰滅，無復形骨。但有金器數事，棺前有鑄銀盆，廣三尺，滿盆貯水，中坐玉孩兒高三尺，水無減

耗。則泓師所云：墓中貯玉，則草木溫潤，貯金多，則草木焦枯，曹王自貞元之後，歷二百歲矣，盆水不減，玉之潤也。

洪州豐城縣，舊在瀨江之南，即雷煥得劍之所也。自黃巢後，所在干戈，縣邑多爲撫州所侵。制置使唐寶遷邑民于江北，城於赤崗之上，前臨陡崖，以爲險固，發掘丘墓，創屋宇居人，市井數千家，咸居其上，甚多厲鬼，形狀長大，見者輒有所傷。唐公在縣，居人皆安，或時往州使，乃暫有他適，即鬼物恣橫，不可禁止。唐公復至，晏然無苦。其後唐典諸郡制置使查郛代之理縣，鬼物敬伏，與唐無異。郛或暫出，鬼即爲害。數年之後，縣竟荒毀，後還舊處，就中廨署內廳事，間尤難居止。頃有鄰郡避難戶人千百家，寄止廨署中者，死亡略盡。暮夜之際，鬼多見形爲暴。疑是積古丘墓中伏屍鬼耳，終莫知其年代。

錄異記卷之八

（章偉文點校）

006 神仙感遇傳

經名：神仙感遇傳。唐末五代杜光庭編撰。五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玄部記傳類。參校本：《正統道藏》太玄部張君房編《雲笈七籤》。

目錄^①

卷一

王杲	吉宗老
何道璋	謝貞
李岌	葉遷韶
牟羽賓	于滿川
侯天師	韓氏女
王叡	王從玘
崔玄亮	錢道士
令狐絢	李筌
鄧老	楊初

卷二

劉彥廣	豐尊師
宋文才	劉景

蓬球

王可交

陳簡

邵圖

吳礪

王生

金庭客

費玄真

白椿夫

李顏

李班

裴沉從伯

盧山人

權同休友人

卷三

御史姚生

荊州韶石

曹橋潘尊師

相國盧鈞

李公佐

五子芝

何亮

薛長官

卷四

謝璠

鄭又玄

盧道流

成生

徐定國

京兆華原陸尊師

明皇十仙

虬鬚客

東明油客

王璘

梓州牛頭寺僧

任公瑾

岐陽女子

卷五

崔希真

越僧懷一

杜晦

吳淡醋

王廓

燕國公高駢

楊大夫

薛逢

蜀民

康知晦

僧悟玄

費冠卿

紫邏任叟

朱含貞

吳善經

楊晦之

清河房建

僧契虛

①此目錄係整理者擬補。

神仙感遇傳卷之一

廣成先生杜光庭纂

王杲

王杲者，湘南人也。其家近王喬觀，跡古所造，殿宇臺閣，功用甚奇，而歲久荒棘，漸欲隳壞。杲每疚心而無力崇葺，唯祀像設使，耕農稍贍，必旋議修營。其家牧童，於觀側牧牛，見一村夫，黃赤而短髮，力壯於常人，好與之戲。或較力焉，牧童多不勝。常伺牧童來，即與之遊狎。杲或責其歸晚，因話其由，杲曰：若是鬼怪，身冷而輕，童曰：此體冷而重，少語行遲。杲曰：明日復去，當隨而伺之。但與其效力，吾將助汝擒之。明日牧童復往，此人亦來，因效力而杲共仆之，乃金人也。昇歸甚輕，至家乃重，及數千斤，背上文曰：修觀之外，以答王杲。杲乃貨金修觀，數年而畢。王杲子孫，至今巨富也。

吉宗老

吉宗老者，豫章道士也。巡遊名山，訪師涉學，而未有所得。大中二年戊辰，於舒州村觀遇一道士，弊衣冒，風雪甚急，忽見其來投觀中。與之對室而宿，既螟，無燈燭，雪又甚。忽見室內有光，自隙而窺之，見無燈燭而明，唯以小葫蘆中出衾被帷幄，綳褥器用，陳設服翫，無所不有。宗老知其異，扣門謁之，道士不應，而寢光亦尋滅。宗老乃坐其門外，一夕守之，冀天曉之後，聊得一見。及曉推其門，已失所在，宗老剝心責己，周遊天下以訪求焉。

何道璋

何道璋者，闔州天目山道士也。修奉精勤，遠近所敬。其香燈，齋醮所得財施，皆以崇葺觀宇，興置像設。雖荒壇壞殿，玄門古跡，必力而創之，如

此者多矣。天目觀，為野火所焚，屋宇略盡，躬持畚鍤五六年，而樓殿鼎新矣。天目東有峻崖，上倚枯樹，樹下往往有光。道璋將植松檜，伐其枯枿，崖石隨墮，中有嵌穴，得《上清古經》七十餘卷，丹墨文篆，一如新製。而方事締構，未暇閱覽。有道士從而借之，欲潛將去，忽然風雨暝暝，而失其經。既失之後，無復知其所在。

謝貞

謝貞者，臨邛工人也，善汙墁，而用意精確。嘗煦工修泥鶴鳴觀上清宮，宮即天師在蜀時所製，貞研精盡意，墁飾用密。忽見道士引二從者觀焉，神彩異常，身長九尺，自門而入。謂貞曰：山中難值修葺，頗愧用心，以手畫地，作一符，令再三審記。曰：此後有疾者，雖千里之外，符必效。勿多取錢，可資家而已。貞記其符，行之極效，大獲金帛，而家業豐焉。

李岌

李岌者，桂州人也。採樵，歇於大樹下，見樹枝間有一卷書，取而看之，或有識者，皆鬼神之名。讀其名字，鬼神隨應之。父母異其事，潛抄不識字，辯之於人也。然後徧能自讀呼鬼神姓名，一一皆應。遂能役使鬼神，隱形藏影，或步行水上，或喝水逆流，變化萬端，無所不可。人或疑其幻化，欲擒之於官。乃曰：我自法戲，不擾於人，何爲怪也？復隱居陽朔山修道，至今猶在。

葉遷韶

葉遷韶者，信州人也。幼年採樵，避雨於大樹下，忽見雷公爲柎枝所夾，奮飛不得，柎枝雷霹後却合，遷韶爲取石楔開枝間，然後得去。仍愧謝之曰：約來日却至此可也。如其言，明日復至樹下。雷公亦來，以墨篆一卷

與之曰：此行之，可以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也。我兄弟五人，要雷聲，喚雷大雷二，必即相應。然雷五性剛躁，無危急之事，不可喚之。自是行符致雨，咸有殊效。嘗於吉州市中醉，太守擒而責之，欲加凌辱。遷韶於堦下，大呼雷五^②一聲。時中旱日，日光猛熾，便震霹靂^③一聲，人皆顛沛。太守下階禮接之，請爲致雨，信宿大霖雨，澤遂足。因爲遠近所傳，遊滑州時，方久雨，黃河泛，官吏被水爲勞，忘其寢，遷韶以鐵扎長二尺，作一符，立於河岸之上，水湧溢推阜之形，而沿河流下，不敢出其符外，人見墊溺，于今傳之。人有疾請符，不擇筆墨，書而授之，皆得其效。多在江浙間周遊，好啗葷腥，不修道行，後不知所之。

牟羽賓

牟羽賓者，成都洛帶人也。家貧，煦力於市。一旦，有少年道士，立於路中，見而問之曰：我有衣檐，要求一人

力送之，入成都可乎？羽賓許之，遂行至大東市北街，日方辰巳間，道流謂之曰：日既未午，此不能住，徑往山中矣。又隨其行，稍晚，已到青城山門。自神廟入竹林中，有小屋十許間，道流自開鎖鑰。入內，房宇清潔，而別無人居。令其廟中取火，道流於籬落間採掇野菜，烹而與喫。乃曰：不欲留宿此，欲遣去又無錢，有一冊子與之。開其數葉，見有文字。云：此方可以變髭髮，依方合之，可終身衣食，必有所遇。既而出山，及施婆店，乃夜計其道途，自早及暮，二百餘里，羽賓依方製藥，行之甚效。相國燕公在蜀，召見之，乃與冠帔，改名羽賓。其冊子內，止於一首方，無復他字，其方亦無傳得者。

于滿川

于滿川者，是成都者樂官也。其所居鄰里闕水，有一老叟，常擔水以供數家久矣。忽三月三日，滿川於學射

山至真觀看蠶市，見賣水老人，與之語，云居在側近。相引蠶市，看訖，即邀滿川過其家。入橙竹徑，歷渠塹，可十里許，即見門宇，殿閣人物，誼闐有像，設圖繪若宮觀焉。引至大廚中，人亦甚衆，失老叟所在，問人，乃葛瓚化厨中矣。云來日蠶市，方營設大齋，頃刻之間，已十日^①矣。賣水老叟，自此亦不復來。

侯天師

侯天師者，九隴木頭市人也。因蠶市於葛瓚化，誤損一客道流衣擔，驚懼異常。道流殊不爲怪，乃授一道符，云：依此書之，可理衆疾，以資終身衣食也。依而行之，至今彌效。初時云天師符也，今人號之爲侯天師焉。

韓氏女

韓氏女者，雒縣真多化人也。劉關據成都府，天軍西討，兵士將及於真

多市，士庶奔迸竄於草莽中。女十五六歲，其家力足，亦未慣徒步遠涉。乃投真多觀中，於殿東大廚內，有童子引入其門。見年少女官數人，窗下弈棋。既令引見老大女官一人，謂之曰：不慣驚恐，但安心看棋。如是良久，與之飯饌。訖曰：恐其家憂之，可令歸去也，復令童子引至其家，已三日矣。韓氏乃大修觀宇，崇嚴像設，以報其恩焉。

王叡^⑤

進士王叡，漁經獵史之士也。孜孜矻矻，窮古人之所未窮，得先儒之所未得，著《灸穀子》三十卷，六經得失，史冊差謬，未有不鍼其膏而藥盲矣。所著有二鍾之篇^⑥，釋喻之說，則古人高識酒鑿之上，有所不逮焉。嗜酒自娛，不拘於俗。酣暢之外，必切磋義府，研覈詞樞，亦猶劉闌之詬誚古人矣。然其咀吸風露，呼嚙嵐霞，因亦成疹，積年若冷，而莫能愈。遊宴^⑦中，道

逢櫻杖櫻笠者，鶴貌高古，異諸其儕，名曰希道。笑謂之曰：少年有三感之累耶？何若^⑧瘡若斯？辭以不然。道曰：疾可愈也，余雖釋倍^⑨有鑪鼎之功，何疾之^⑩不除也。叡委質以師之，齋于漳水之濱，三日，而授其訣曰：木津天魂，金液地魄，坎離運行，寬無成^⑪，金木有數，秦晉合宜。近效六句，遠期三載爾。歌曰：魄微入魂牝牡結，陽响陰滋神鬼滅，千歌萬讚皆未決，古往今來^⑫日月受而製焉餌之，周星疹且瘳。乃隱晦自處，佯狂混時，年八十矣，瘳於彭山道中，識者瘞之。無幾，又在成都市，常寓止樂温縣。時摯獸結尾，爲害尤甚。叡醉宿草莽，露身林間，無所憚焉，期以^⑬蟬蛻得道之流也。

王從玘

王從玘者，宦官也。蜀王初節制邛蜀，黎雅爲永平軍，從玘爲監軍判官。自是收剋成都，罷鎮爲郡。從玘

棲寓蜀中十餘年，食貧好善，不常厥居。於邛市有老叟，睨而視之曰：將有大厄，賓于死所。探懷袖中小瓢，以丹砂十四粒與之曰：餌此旬日而髯生，勿爲怪也。可以免難矣。服之三日，髯果生焉。月餘詔誅宦官，從祀亦在其數。人或勸其遜去，答曰：君父之命，豈可逃乎。俛首赴繫，太守哀而上請蜀王，特乞宥之，視其狀貌，無復宦官矣。

崔玄亮

崔玄亮，滎陽人也。奕世好道，勤於香火，常誦《黃庭》、《道德經》。寶曆中，授湖州刺史，修黃籙齋於紫極宮，有鶴三百六十五隻，集降壇上。內一隻，立於虛皇臺頂，周身皎白，朱頂而已，紫氣彌亘壇所，自辰及酉方散。杭州刺史白居易爲讚曰：有鳥有鳥，從西北來，丹頂火綴，白翎雪開，遼水一去，緱山不迴，噫吳興郡，孰爲來哉？寶曆之初，三元四齋，當白晝，下與紫

雲，偕三百六十，拂壇徘徊，上昭玄貺，下屬仙才，誰其居之？太守姓崔玄亮，自是通感，彌加精誠。一旦於靜室誦《黃庭》，異香盈室，無疾而死，葬時棺輕若空衣耳。玄亮子金陵幕，拂衣而去，居茅山，唯琴酒自適，亦解形去世。傳言湖州刺史，常誦《黃庭經》、《度人經》，執手鑪於靜室，諷經，奄然化去。歸葬滎陽坐龕中，但有手鑪法衣也。

錢道士

錢道士者，杭州臨安人也。初爲末校，事太守令狐纁，從至京師。時朝廷命金吾將軍韓重持節入雲南，進士袁循爲介，錢生同隨循入雲南。袁好尚焚修之道。到成都，遇玉局觀修黃籙道場，袁宿觀法事，錢得隨之。禁壇既畢，忽有道士，杖劍執水碗，紫衣巍冠，身長七八尺，繞壇之外，周行廊廡之下，至錢生前，以碗中水，令錢生飲之。水極甘美，錢飲數呷，道士乃去。錢自此不食，日以光悅，袁深異之，爲

製冠褐，令其入道。乾符間，猶來往京師，後不知所之。

令狐絢

令狐絢者，餘杭太守纁之子也。

雅尚玄微，不務名宦。於開化私院自創靜室，三日五日即一度，開室焚香，終日乃出。時有神仙降之，奇煙異香，每見聞於庭宇。因言入靜之時，有青童引入，至天中高山之上，朝謁老君。見冊命張天師爲玄中大法師，以代尹真人之任。初，尹與三天論功於太上之前，太上曰：群胡擾於中原，蠶食華夏，不能戢之，尹真人之過也。再立二十四化，分別人鬼，澤及生靈，道陵之功也。此二者各宜登臺宜思，取驗於大道。可即勅尹真人登一蓮花寶臺，端寂而坐。頃之，方景昏曠。又命道陵亦登此臺，既坐良久，則奇彩異光，種種變化，人天交暢矣。自是以道陵代尹爲玄中法師焉。乙未年，聞令狐之說。丁酉年於西川濛陽見張道士，

云：天師降授道法，遠近敬而事之，因聆其天師降教之事，云天師進位，近爲玄中法師，與令狐所說符契，論功登臺之事，一無異者焉。玄功杳冥，未可詳驗，聊以紀其異也。

李筌

李筌，號達觀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巖，得《黃帝陰符》，本絹素書，朱漆軸，緘以玉匣，題云：太魏真君一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筌抄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鬚髻當頂，餘髮半垂，弊衣扶杖，神狀甚異。路傍見遺火燒樹，因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筌驚而問之曰：此《黃帝陰符》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受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少年從何而得之。筌稽首再拜，具告所得。母曰：少年顛骨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日角，血腦未減，心

影不偏，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真是吾弟子也，然四十五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一通，貫於杖端，令筌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於是坐於石上，與筌說《陰符》之義，曰：此符凡三百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皆內出心機外合人事。觀其精微，《黃庭》、《八景》不足以爲玄；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爲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爲奇。非有道士，不可使聞之，故至人用之得其道，君子用之得其術，常人用之得其殃，識分不同也。如傳同好，必清齋而授之，有本者爲師，無本者爲弟子也。不得以富貴爲重，貧賤爲輕，違者奪紀二十。本命日誦七遍，益心機，加年壽。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於名山石巖中，得加算。久之，母曰：日已晡矣，吾有麥飯，相與爲食。袖中出一瓠令筌谷中取水，水既滿矣，瓠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沉泉，及還，已失母所在，但留麥飯數

升而已。筌食之，自此絕粒。開元中，爲江陵節度副使，御史中丞。筌有將略，作《太白陰經》十卷，有相乘，著《中台志》十卷。時爲李林甫所排，位不大顯，竟入名山訪道，後不知其所之也。

鄧老

鄧老者，家于遂州長江，距通泉界，有莊數千畝，古觀在其田中。連值干戈，人戶凋散，生計虛聲，膏腴榛荒，而疾厄不已。一旦，行於觀內，見經籍委散，因搶拾收卷際，忽有老人，立而與語曰：此是老君《枕中經》，若勤持誦，可以致福，災所不侵。鄧乃敬聽，取老人所指小經一卷，收拾既畢，已失老人所在。此後盡夜持《枕中經》，約數千遍，一二年間，家給力足，當兵戈之際，亦無所驚懼。成都康恭者，常過其家而得之，以精諷念。時郾城重圍，死者衆矣，康舉家十餘口，素無儲蓄，而骨肉安全，果免其難焉。至今康之

長幼，常持此經矣。

楊初

楊初者，成都人也。家贍，居東市金銀行，事親以孝，行爲親友所稱。因遊葛仙觀，得羅公遠真人真容，晨夕以香燈供養。數年，蜀王收成都，重闡于城中，公私力困，其家亦以罄謁納贍軍錢七百千，鬻產以充，纔及其半。旦夕爲官中追迫，而恐老母爲憂，不敢令其母知。忽有一村夫，與之語：官錢甚急，何以支吾？初話其憂迫狀，此人令初求生鐵，備炭火。是夕，來宿其家，於鑪中實鐵及炭以鍛之，相與飲酒。至晚，留藥與之曰：此金半以備官錢，半以資家產，我青城羅真人也，約會於青城山，服此藥，即當山中相見。如是乃去。視其鐵，化爲金矣。初償納贍軍錢之外，日充甘旨。一旦，吞其藥，徑往青城。時還其家，亦得藥與母，母已年老，髮鬢黑，半年圍解。

劉彥廣

劉彥廣者，金陵礪壁倉人也。嘗爲浙西衙職，事節度使唐若山，若山好道，與其弟若水皆遇神仙，授以道要。開元中，明皇寵異之，杖節鎮浙西，逾年而棄位泛海，遺表於船舫內。監軍使以事上聞，詔若水於江嶺仙山訪之，不知所適。彥廣十年後奉使揚州，於魚行遇若山，檐魚貨之。若山召彥廣至其家，門巷陋隘，蒿徑荒梗，露草霑漬，才通人行。入門漸平，布磚花卉，臺榭繁華之飾，迥非世有。命坐設食。聞其尚負官錢，家內窮罄，憫之，形於容色。既而令於所止店中，備生鐵及炭。是夕，唐詣其店，置炭鐵烈火而去，謂之曰：汝後世子孫，合於仙山遇道，不宜復民小職，但貞隱丘園可也。此金三分之一，以支官中債，其二豐產資家，勿食珍羞，以增爾祿；勿衣綺綉，以增爾福，陰功及物，力濟人之急，道所重也。度人上品《五千文妙經》，

勤而行之焉。彥廣得金，如其償官債，營家業於礪壁也。世壽八九十，其孫松後年，入道天台焉。

豐尊師

豐尊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爲行者，至處州松陽縣卯西山葉天師舊宅觀中，居累月，乃白其師，求度爲道士，願於卯西山居住，許之。師去而獨居山中，貨衣裝市；茅木結舍。既成，野火焚之。復歷告鄉里，乞竹木，依前葺舍。既成，又焚之。乃棲止巖下數月，頻有異物試難而退志，天師降焉。與其白丹，如豌豆大，謂曰：今歲大疫，可將此丹救人，一丸可止一家之疾。由是以丹一斗，救疾保全者極多，衆率財帛瓦木功煦爲於山頂，創殿宇鍾樓，齋壇廊廡，一年而所制畢備，衢州陳儒僕射有疾，召而攻之，不往所施極厚，亦乃不受，陳果不起。其弟主郡廣助金帛，以修功德焉。因中元，請衆道流二十餘人，修黃籙道場十五夜。

明月如晝，天無纖雲。忽涼風暴至，雷聲一震，壇中法事次，失豐所在。異香滿山，人皆驚異。逡巡豐至，曰：適天師與三天張天師並降，賜我神劍。令且於山中修道，續有旨命，即出人間，用此劍扶持社稷。視功德前，果有劍長三尺餘，有紙一幅，長四五尺，廣三尺，與人間稍同，但長闊頓異，非工所制作。刺史盧司空聞神劍之事，於大廳開黃籙壇，請豐及道衆以綵輿盛劍迎請入州。去州門三二百步，劍飛躍如電，徑入壇心，歎翫殊久。欲送節度使奏聞，豐曰：天師云，佐國之時，自當有太上之命，今非其時，不可遽出。盧然其言，至今在卯西山爾。昔葉天師嘗謂人曰：百六十年後，有術過我者，當居此山，今豐果符其言矣。

宋文才

宋文才者，眉州彭山縣人也。文才初與鄉里數人遊峨眉山，已及絕頂，偶遺其所齎巾，履步求之。去伴稍遠，

見一老人，引之徐行，皆廣陌平原，奇花珍木，數百步乃到宮闕，玉砌瓊堂，雲樓霞閣，非人世所睹。老人引登珠藥臺，顧望群峰。棋列於地，有道士弈棋。青童採藥，清渠瀨石，靈鶴翔空。文才驚馳，問老人曰：此爲何處也？答曰：名山小洞，有三十六天，此峨眉洞天，真仙所居第二十三天也。揖坐之際，有人連呼文才之名，老人曰：同侶相求，不可久住，他年復來可也。命侍童引至門外，與同侶相見，迴顧失仙宮所在。同侶曰：相失已半月矣，每日來求，今日仍得相見爾。文才具述所遇之異焉。

劉景

彭城劉景，因遊金華山尋真訪道，行及山半，覺景物異常，山川秀茂。見崇門高閣，勢出雲表，入門左右，池沼澄澈，嘉樹重條，棋布行列，披蔓柔弱，其實如梨，馨香觸鼻。景顧望無人，因掇擷其實，於懷袖中，未暇啗食，俄有

獨子數箇，馳出吠之，競欲搏噬。景乃蒼惶支吾，四顧無瓦石可投，探懷中所摘之果，以擲之，果盡而犬亦去也。迴顧前之宮宇，但林谷榛莽而已。時僧休與劉友善，嘗話其事跡者也。

神仙感遇傳卷之一

- ①「對室」，《雲笈七籤》作「道室」。
- ②「雷五」，《雲笈七籤》作「雷王」。
- ③此句《雲笈七籤》作「使震霹一聲」。
- ④「十日」，《雲笈七籤》作「三日」。
- ⑤《雲笈七籤》作「進士王叡」。
- ⑥此句《雲笈七籤》作「所有二種之篇」。
- ⑦「宴」，《雲笈七籤》作「燕」。
- ⑧「若」，《雲笈七籤》作「苦」。
- ⑨「倍」，《雲笈七籤》作「件」。
- ⑩《雲笈七籤》此句無「之」字。
- ⑪此句《雲笈七籤》作「寬猛無成」。
- ⑫此句《雲笈七籤》作「古往今來拋日月」。
- ⑬「以」，《雲笈七籤》作「亦」字。
- ⑭「一年」，《雲笈七籤》作「二年」。
- ⑮「算」，《雲笈七籤》作「筭」。
- ⑯此句《雲笈七籤》作「又著《中台志》十卷」。
- ⑰《雲笈七籤》本無「珠」字。

神仙感遇傳卷之二

廣成先生杜光庭纂

蓬球

蓬球，字伯堅，北海人也。晉太始中，入貝丘西玉女山中伐木，忽覺異香，球迎風尋之，此山廓然自開，宮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仙女彈棋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言訖，復彈棋如初。有一小者登樓，彈琴戲曰：元暉何謂獨昇樓。球於樹一立，飢，以舌舐葉上垂露。俄有一女，乘鶴而至，曰：玉華，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按行諸仙室，可令速去。球懼出門，迴顧忽然不見，及還家，已是建平中矣。舊民間舍，皆爲墟墓，因復周遊名山訪道不返。

王可交

王可交者，蘇州崑山人也。本農畝之夫，素不知道。年數歲，眼有五色光起，夜則愈甚，冥室之中，可以鑒物。或人謂其所親曰：此疾也，光盡即喪其目矣。父母愚召庸醫以灸之，光乃絕矣。咸通十年十一月，可交自市還家，於河上見大舫一艘，給以金綵，飾以珠翠，張樂而游。可交立而視之，舫艤于岸，中有一青童引之登舫。見十餘人，峨冠羽服，衣文斑駁，雲霞山水之狀，各執樂器。一人唱言曰：王三叔，欲與汝相見，亦不知何許人也。傍一人言曰：好仙骨爲火所損，未可與酒，但不食十年，方可得道耳。以栗子一枚與之，令食。可交食一半，留一半在手中。遂奏樂飲酒，童子復引之上岸。忽如夢中，足才及地，已墮於天臺山瀑布巖下，頃刻之間，水陸千里。台州刺史袁從疑其詐妄，移牒驗其鄉里。自失可交之日，泊到天臺之時，已二十

日矣，可交自此不食，顏狀鮮瑩。袁公以羽褐授之，使居紫極宮。越州廉察御史大夫王諷奏曰：始以神遊，天上之《簫韶》一曲，俄知夢覺，人間之甲子三旬。雖云十載爲期，終恐一朝飛去。詔曰：神仙之跡，具載縑緗，靈異可稱，忽詳聽鑒，定非凡骨。況在名山，今古不殊，蓬瀛何遠。委本道切加安恤，遂其棲隱。於是任其遊息。數年猶在江表間。

陳簡

陳簡者，婺州金華縣小吏也。旦入縣未啓關，躊躇以候。忽逢道流，其行甚急，睨簡，不覺隨之。行三五里所，及一宮觀，殿宇森竦，旁倚大山。引之一冥室內，有几案筆墨之屬，以黃素書一卷、紙十餘幅授之，曰：以汝有書性，爲我書之。發標視之，皆古篆文，簡素不識篆字，亦未嘗攻學，心甚難之。道流已去，無推讓之所。試按本書之，甚易，半日已畢。道流以一杯

湯與之，曰：此金華神液，不可妄得，飲之者壽無限窮。味甚甘美。因勞謝而遣之，曰：世難即復來此金華洞天也。出門恍如夢覺，已三日矣。還家習篆書，適勁異常，而不復飲食。太守鮮梓方將受籙，頗異其事，以爲神仙嘉應，判縣狀曰：方傳祕籙，有此嘉祥，既彰悟道之階，允叶登真之兆。尋復入金華山去，亦時還郡中。

邵圖

邵圖者，餘姚人也。以孝廉擢第，任江東紕曹連假宰邑。晚歲悟道，受符籙備簪褐於天臺。謝君方易名曰正圖，奉師之道，逾於其親。居四明山下葉天師舊址。其弟德溫，深於儒學，而未達玄理。圖與四明晉紹山丈友善，以兄弟事晉，十餘年未嘗往來。忽一旦，理策登山訪晉焉，於中道遇三道流，携筐掇蔬，偶遇道者，謂圖曰：山側將有干戈，江湖亂離，五穀翔貴，不可居矣。子既棲心於道，當可速遊以

避地。圖視其筐中，皆芝菌藥苗輩，亦不敢爲請。言罷登山。同行者訝其後至，乃徐話所遇。山之峭嶮，號大蘭羊額，才通鳥徑，攀緣一道，以絕他路。圖與三人相值同行，皆無見者。是夕，宿晉之廬長遲明，圖復還所居，與善友者高譚通夕味爽間，圖衣紙道衣，秉簡長跪而化。所蓄書冊、衣物，一一條疏，封於其前，發緘視之，則頒遺舊親交友，靡不周悉。弟拘於儒禮，哭之慟，良久復蘇，語曰：吾得道耳，非死也，何哀慟如此？爲言訖，奄然復化。是歲，漸有兵戈。自此中原多壘，遠近饑饉，率如其言矣。圖秉版跪化，弟云坐化，非儒家之事，伸其足而瘞之。書之者痛其拘於俗，而不達於道也。

吳磻

吳磻者，別業在湖州卞山下。其側有堆阜，高三四丈，圍數步，巨石欹斜，以蓋其頂。磻偶率人力，以長繩挽之，石忽傾側。其下有石穴，深而甚

明。使一人夫縋絙而下，見穴中甕十餘行列，兩壁下滿，中有水如血色。又有諸小器皿，若銅非銅，若金非金，皆有光耀，其鏤鏤精巧，若非人工。洞穴漸深，驚懼而出。取器之最小者，欲示於外。及出穴，亦失所在，乃以石覆之。其後有人於側近林中得一銅甕，可受六七斗，亦滿中赤水，傾棄溪中，數日，溪水皆赤。又有老母，拾得文石，光彩可翫。偶墜火中，則異香之氣聞於遠近，知其非常，因收而寶之。每投火中，異香亦如舊，尋竟亡去。時有里人，得讖云卞山下有無價香、長生藥，即老母文石之香，吳磻十甕之水，符其讖矣。

王生

王生者，嘗遊湖州烏程，過金子山下。遇石門大開，遂由其中。居第櫛比，閭井棋布，名花異木，迥非人世。其居人，皆霞冠羽衣，風貌高古，若神仙焉。王生周覽勝異，頗有寓居之思，

賦詩而復往尋之，金子山前，但見巨石峭崔，無復仙境矣。

金庭客

金庭客，咸通中，自剡溪金庭路由林嶺間將抵明州，行二三十里^④，忽迷失舊路，忽忽^⑤而行，日已將暮，莫知棲息之所。因遇一道士荷鋤，明^⑥津焉。道士曰：此去人家稍遠，無寓宿之所，不嫌弊陋，宿於吾廬可也。引及其家，則林徑幽邃，山谷冲寂。既憩廡下，久之，烹野蔬藥苗食之。頃有扣其門者，童子報云：隱雲觀請來日齋。洎曉，道士去，約童子曰：善祇奉客。客因問隱雲觀置來幾年，去此觀近遠。答曰：自古有此觀，去此五百里，常隱雲中，世人不見，故以爲名。客驚曰：五百里甚遠，尊師何時當還？答曰：尊師往來，亦頃刻耳。俄而道士復歸，欲留客久住，客方有鄉關之念，懇辭而出，乃遣童子示其舊路。行三二里，失向來所在。及問，歲月已三四年矣。

尋即復往，再訪蹤，無追其處所矣。^⑦

費玄真

費玄真者，成都雙流縣興唐觀道士也。大中末，有道士自稱吳子，來止觀中。淹留歲餘，養氣絕粒，時亦飲酒。其爲志也，汎然自適，無所營爲。忽謂玄真曰：吾欲爲師寫真，可乎？玄真笑曰：夫欲寫真，先須自寫。吳子如其言，引鏡濡毫，自寫其貌，下筆惟肖，頃刻而畢。復自爲讚，兼詩二章，留遺玄真。爲讚及詩，未嘗杼思，讚曰：不材吳子，知命任真，志尚玄素，心樂清貧，涉歷群山，翛然一身，學未明道，形惟保神，山水爲家，形影爲鄰，布裘草帶，鹿冠紗巾，餌松飲泉，經蜀過秦，大道杳冥，吾師何人，矚思下土，思彼上賓，曠然無已，罔象惟親。詩曰：終日草堂間，清風常往還，耳無塵事擾，心有翫雲閑，對酒惟思月，餐松不厭山，時時吟內景，自合駐童顏。又曰：此生此物當生涯，白石青松便

是家，對月卧雲如野鹿，時時買酒醉煙霞。又云：寂爾孤遊，翛然獨立，飲木蘭之墜露，衣鳥獸之落毛，不求利於人間，絕賣名於天下，此山居之道士也。題罷，振衣理策而去，莫知所在焉。

白椿夫

白椿夫，字永年，湖南衡嶽人也，少有高趣，習神仙之道，三元八節，以詣嶽中諸觀。助焚修朝謁之禮，問玄經參真之義，頗爲高尚所歎異。至於負薪汲水，勤苦尋師，不以爲替。因得丹書，飛步檄邪之術，修之二十年，由是濟俗救民，懲妖祛疾，賴其力者衆矣。巢寇犯闕，大駕西巡，海內干戈，紀綱凌紊，酋豪曠暴者，所在自樹置，不遵法度，師必約正道以戒之，從教者多矣。時境內有豪帥，亡其姓名，嘗爲其子娶婦，吉日之前，一晨，忽有一少年，騎從十餘輩，不知所從來，徑造其廳事。箕踞詬之曰：我先欲娉某氏女，汝何爲奪之？衆雖驚駭，莫敢酬

對。因使其徒，取纁絳羔鴈青錢束帛備物之數，以還之，而欲迫其女。衆疑其鬼物也，豪帥無以拒之，選迅足者走百餘里，召師詰明。師將至，年少初無懼色，良久自謂曰：白尊師果來矣。乃泫然流涕，跳躍上屋，號呼數聲而滅。所致之物皆在，師散之以遺貧病者。師顯以逆順之理論豪帥，豪帥知非，乃散釋堡聚，祛解兵衛，復爲編民。廉使州將嘉其事，湘衡間賢不肖者，皆美師之德，仰師之教焉。一日，有樵人扣戶，曰：西峰巖中有仙人會話，師可造之。師疑其山木之妖也，熟睨其目睛，以辯邪正。方攝衣將行，樵者曰：師功行已著，係籍仙簡，何邪之敢？干然毫釐之差，勿爲恨也。言畢由他徑去，師策杖尋之，至即暝矣。但見崖壁有光，因熟視之，有詩焉，翰墨猶濕，其詞曰：清秋無所事，乘霧出遙天，憑仗樵人語，相期白永年。讀訖即空壁無字，光亦止矣。

李顏

黔南節度李顏在鎮之日，管內有安居山，巨崖臨水，高數百尺，上有靈洞，鄉里不知其名，常有神仙居之。欲瞻禮者，乘舟其下，扣舷久之，即有雲氣異香之應。鄉人上陳李公，命道士泛巨舟，備齋醮虔潔，有真仙數十人，累累而集於崖頂，以觀聽法事者，三四日尚見。至今若祈請者，往往見之也。

李班

李班者，符秦時人，頗好道術，常於衛國縣西南遊川穴山。其山冬夏常出水，望之如練，時有瓜葉流出。班入穴尋之，可行三百餘步，廓然有明，中有宮宇床榻經書几案，有二人鬢髮皓白，對坐床上。班前拜之，顧曰：卿可還無宜久駐。遂辭，出至穴口，有瓜數枚，欲取食之，已化爲石。尋故道還家，家人云，班去來已四十年矣。

裴沉從伯^⑧

裴沉，仕爲同州司馬。云其再從伯自洛往鄭州。日晚，道左聞人呻吟，下馬披蒿萊尋之，見一病鶴，垂翼俛味，翅上瘡壞無毛，異其有聲，惻然哀之。忽有白衣老人，曳杖而至，謂曰：郎君年少，豈解哀此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必能飛矣。裴頗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請刺此臂，血不難。老人曰：君此志甚佳，然須三世人^⑨，是^⑩唐已數百歲，隱之謁焉，留宿及夜。當呼其女曰：可將下弦月子來。其女帖月於壁上，如片紙耳。唐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一室之內，朗然若張燭矣。見《壺史》。

盧山人

盧山人。寶曆中，往往於白波南草市販燒撲石灰，人見之累年，多有奇跡。賈人趙元卿好事，將隨之遊。乃

頻市其所貨，設瓜茗，訪其利息之術。盧亦覺其意，謂曰：觀子之意，不在所市，何所爲耶？趙曰：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洞過蒼龜，願乞一言耳。盧笑曰：今日且驗，主人午時有非常之禍，當有人非意相干，須戒妻子，勿輕應對，閉門臨水避之，只可費三貫四百錢耳，無大害也，不然禍甚，君可徑爲我語之。趙時在張家停，具以此語告張。

張素知盧神異，乃閉門伺之。欲午，果匠餅者，負囊而至，如盧所言之狀，叩門求糴，怒其不應，足其門詬之。觀者甚衆，張與其妻子出後門避之，及午，其人乃去。行數步，忽蹶倒而死。良久，其人妻至，號呼見官，官不能平，衆人具言張閉戶迴避之狀。官曰：張固無罪，但令爲備瘞埋之具，其人妻亦喜，因爲具之，正當三千四百文爾。由是，人爭趨之，如市。盧不耐之，竟亦遯去。嘗謂趙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遯者得隱形者亦不少，遯者二十年可易形名，又二十年名列地仙，所言率多奇怪。趙云盧生狀貌，老少不常，

亦不見其飲食。又嘗於復州市，與數人行，遇六七人，盛服帶酒，盧叱之曰：汝輩所爲，不悛性命。無幾，六七人羅拜塵中，曰：不敢，不敢。同行者訝之，盧曰：此盡是劫江賊也。其異如此，蓋得道隱仙之流也。

權同休友人

權同休。元和中舉進一年^①，先遊海湖間^②，遇病貧窘，有村夫傭雇，已一年矣。秀才疾中，思甘豆湯，令其市甘草。雇者但具湯火，竟不爲市，疑其怠惰，而未暇詰之。忽見折小樹枝，盈握搓之，近火已成甘草。又取麤沙授之，爲豆湯，誠與真無異，秀才大異之。疾稍愈，謂雇者曰：余貧疾多時，既愈，將他適，欲市少酒肉，會村中父老，丐少路糧無以辦之。雇者遂乃斫一枯桑樹，成數筐扎，聚於盤上，以水灑之，悉成牛肉。汲水數餅爲酒，會村中父老，皆至醉飽。獲束縑三十緡，秀才方慙謝雇者曰：某驕遇道者，過亦甚矣，今

請爲僕役，以師事焉。雇者曰：余少有限，謫爲傭賤^③，合役於秀才，自有限日，勿請變常，庶卒某事。秀才雖諾之，每所呼指，常蹙蹙不安。雇者乃辭去，因爲說修短窮達之數，且言萬物無不可化者，唯淤泥中朱筋及髮頰，藥力不能化。因去，不知所之。

神仙感遇傳卷之二

①「一」，《雲笈七籤》作「下」

②「今」，《雲笈七籤》作「令」

③「旦」，《雲笈七籤》作「早」

④此句《雲笈七籤》作「三二十里」。

⑤此句《雲笈七籤》作「匆匆而行」。

⑥此句《雲笈七籤》作「問津焉」。

⑦此句《雲笈七籤》作「再訪其踪，無能知其處所矣」。

⑧《雲笈七籤》作「裴沈」。

⑨按《雲笈七籤》，此處有一段文字遺漏，「君此志甚佳，然須三世人，是其血方可中用，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胡蘆生三世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豈能却至洛，爲求胡蘆生耶？裴沈然而返洛中，訪胡蘆生，裴沈具陳其事，拜而祈之。生無難色，取一石合子，大加兩指，以針刺臂，滴如乳下，滿合以授裴曰：無多言也。及鶴處，老人喜曰：固是信士。乃以血盡塗鶴瘡上，言與之結緣。既而謂裴曰：我所居去此不遠，可少留也。裴覺非常人，以

丈人呼之。隨行數里至在，竹落草舍，庭廡狼籍。裴渴甚，求茗，老人指一土龕曰：中有少漿，可就飲之。裴視龕中，有杏核一扇，大如笠，中有漿，其色正白，乃力舉飲之，味有杏酪，不復飢渴。裴拜老人，願爲僕。老人曰：君世間微祿，不可久住。君賢叔真有所得，吾與之友，出入游處，君自不知，今有一信，凭君達之。因裹一幘物，大如羹盎，戒無竊開。共視鶴瘡並已生毛矣。又謂裴曰：君向飲漿，當哭九族，但戒酒色耳。裴還洛中，將竊開其幘，四角各有赤蛇出頭，乃止。其叔開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因食之，入王屋山，不知所終。裴壽到九十歲也。

⑮「然須三世人」以下至末尾一段文字，《雲笈七籤》無。

⑯此句《雲笈七籤》作「元和中舉進士下第」。

⑰此句《雲笈七籤》作「游江湖間」。

⑱「傭賤」，《雲笈七籤》作「凡賤」。

神仙感遇傳卷之三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御史姚生

御史姚生，失其名。鄭州刺史鄭權叙云：姚罷官，居于蒲之左邑，有子一人，外甥二人，各一姓，年皆及壯，而頑駑不肖。姚之子稍長於二甥，姚怪其不學，日以誨責而怠遊不悛。遂於條山之陽，結茅以居之，兼絕外事，得專藝學。林壑重深，囂塵不到。將遣之日，姚戒之曰：每時季試汝之所能學，有不進，必榎撻及汝，汝各宜勉焉。及到山中，二子曾不開卷，而但樸斲塗墍爲務。居數月，其長謂二人曰：試期至矣，汝曹都不省書，吾爲汝懼。二子曾不介意，其長學讀甚勤。忽一夕，半夜臨燭凭几，披書之際，覺所衣裘後裾，爲物所牽，襟領漸下，亦不知異。徐引而襲焉，俄頃復爾，如是數四。遂迴視之，見一小狶，藉裘而伏，色甚潔

白，光潤如玉，因以壓書界方擊之，狶聲駭而走。遽呼二子，秉燭索于堂中，牖戶甚密，周視無隙，而莫知狶所往。明日，有蒼頭騎扣門，檣策而入。謂三人曰：夫人問訊，昨夜嬰兒無知，誤入君衣裾，殊以爲慙。然君擊之過傷，今則平矣，君勿爲慮。三人俱遜詞謝之，相視莫測其故。少頃，向來騎僮復至，兼抱持所傷之兒，並乳裸數人，衣襦皆綺紈，製造精麗，非尋常所見。復傳夫人語云：小兒無恙，故以相示。逼而觀之，自眉至鼻端，如丹鏤焉，則界方所擊之跡也。三子愈恐，使者及乳裸皆甘言慰安之，又云。少頃，夫人自來，言訖而去。三子悉欲潛去，避之惶惑。未決，有蒼頭及紫衣宮監數十人，奔波而至，前施屏幄網席炳煥，香氣殊異。旋見一油鬘車，青牛丹轂，其疾如風，寶馬數百，前後導從。及門，下車，則夫人也。三人趨出再拜。夫人微笑曰：不意小兒至此，君昨所傷，亦不至甚恐，爲君憂，故來相慰耳。夫人年可三十許，風姿閑整，俯仰如神，亦不知

何人也。問三子曰：有家室未？三子皆以未對。夫人曰：吾有三女，殊姿淑德，可以配三君子。三子拜謝，夫人因留不去，爲三子各創一院，指顧之間，畫堂延閣，造雲而具。翌日，有輜

駟至焉，賓從璨麗，逾於戚里。車服炫晃，流光照地，香滿山谷。三女自車而下，皆年十七八，夫人引三女昇堂，又延三子就座，酒餚珍備，果實豐衍，非常世所有，多未之識。三子殊不自意，夫人指三女曰：各以配君子。避席拜謝，復有送女數十人，若神仙焉。是夕合卺，夫人謂三子曰：人之所重者，生也。所欲者，貴也，但百日不泄於人，令君長生度世，位極人臣。三子復謝，但以愚昧扞格爲憂，夫人曰：君勿憂，夫人乃勅地上主者，令召孔宣父。須臾宣父具冠劍而至，夫人端立微勞問之，謂曰：吾三婿欲學，君其導之。宣父及命三子，指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瞭然解悟，大義悉通，咸若素習。既而宣父謝去。夫人又命周尚父，示以玄女兵符、玉璜祕訣，三子又得之無遺。

復坐，舉言則皆文樂公主遣上璽，書言勉之，國命暫屈高標。至京，親貴候，謁寒溫之外，不交一言，授太子賓客，封國公，及還山，勅翰林學士，賦詩送之。

荊州韶石

荊州利水間有二石，若門，名曰韶石。晉永和中，有二飛仙，衣冠若雪，各憩一石之上，旬日方去，居人咸共見之也。

曹橋潘尊師

杭州曹橋福業觀，有潘尊師者，其家贍足，虛襟大度，延接賓客，功行濟人。一旦，有少年，容狀疏俊，異於常人，詣觀告潘曰：其遠聆尊師德義，拯人急難，甚欲求託師院後竹徑中茅齋內，寄止兩月，以避厄難，可乎？或垂見許，勿以負累爲憂，勿以食饌爲慮，只請酒二斗，可支六十日矣。潘雖

不測其來，聞欲逃難，欣然許之。少年遂匿於茅齋中，亦無人追訪之，亦不飲不食。六十日既滿，再拜致謝焉。從容問潘曰：尊師曾佩授符籙乎？潘云：所受已及洞玄中盟矣，但未敢參進上法耳。少年曰：師之所受，品位已高，然某曾受正一九州社令籙一階，以冒奉傳，以申報答耳。即焚香於天尊前，傳社令名字，及靈官將吏。隨所呼召，兵士騎乘，應時皆至。既畢，令之曰：傳授之後，隨逐尊師營衛，召命與今無異。由是兵士方隱。又謂潘曰：可於中堂壘床爲壇，設案几，焚香恭坐，九州內外吉凶之事，靡不知也。但勿以葷血爲犯，苟或違之，冥必有譴。若精潔守慎，可致長生神仙矣。言訖隱去，不知所之。潘即設榻隱几，坐於中堂。須臾，四海之內，事無巨細，一一知之。如是旬日，爲靈官傳報，頗甚誼聒。潘勃然曰：我閑人也。四遠之事，何須知之！嚴約靈官，不使傳報，答曰：職司不宜曠闕。所報益多，約之不已，潘乃食肉啗蒜以却之。

三五日，所報之聲漸遠，靈官不復至以亡。一夕，少年來曰：吾輕傳真訣，以罹譴責。師犯污真靈，罪當冥考，念以前來相容之恩，不可坐觀淪陷。別受一術，廣行陰功，救人疾苦，用贖前過。不爾，當墮於幽獄矣。潘自啗葷食之後，自知已失，及聞斯說，憂懼異常。少年乃取米屑，和之爲人形，長四五寸，置於壁竇中，又授玉子符兩道，戒潘曰：民有疾苦，危難來求救者，當問粉人，以知災崇源本，然以吾符救之，勿取錢，務在積功贖過耳。勤行不替，十年後我當復來。自是潘以朱篆救人，祛災蠲疾，赴之者如市。十餘年，年少復至，淹留逾月，多話諸天方外之事，然後別去。歲餘，潘乃無疾而終，疑其得尸解之道也。

相國盧鈞

相國盧鈞，進士射策，爲尚書郎。以疾求出爲均州刺史。到郡，疾稍加，羸瘠而耐見人，常於郡後山齋，養性

獨處，左右接待亦皆遠去，非公召，莫敢前也。忽有一人，衣飾故弊，踰垣而入，公詰之，云姓王，問其自，云山中來。公笑而謂之曰：即王山人也，此來何以相教？王曰：公之高貴，位極人臣，而壽不永，災運方染，由是有沉綿之疾，故相救耳。山齋無水，公欲召人力取湯茶之屬，王止之，以腰巾蘸於井中，解丹一粒，挾腰巾之水，以咽丹。與約曰：此後五日，疾當已。康愈倍常，復三年，當有大厄，勤立陰功，救人憫物爲意。此時當再來，相遇在夏之初也。自是盧公疾愈，旬日平復。明年，解印還京，署鹽鐵判官。夏四月，於本務東門道左，忽見山人尋至盧宅，喜而言曰：君今年第二限終，爲災極重，以君在郡，去年雪冤獄，活三人之命，災已息矣，只此月內三五日不康，已固無憂也。翌日，山人使二僕持鐵十千，於狗脊坡分施貧病而已。自後復去，云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時，可令一道士於萬山頂相候，此時君節制漢上，當有丹華相授，勿愆期也。自

是公歷任清切，便蕃貴重，而後出鎮漢南之明，年已二十三年矣。及期，命道士牛知微，五日午時，登萬山之頂。山人在焉，以金丹二粒，使知微吞之，謂曰：子有道氣，而無陰功，未契道品，勤更宜修也。以金丹十粒授於公，曰：當享上壽，無怠修鍊，世限既畢，佇還蓬宮矣。與知微相揖別，忽不復見。其後知微年八十餘，狀貌常如三十許。盧公年僅九十，耳目聰明，氣力不衰，既終之後，異香盈室也。

李公佐

李公佐，舉進士後，爲鍾陵從事，有僕夫，自布衣執役，勤瘁晝夕，恭謹迨三十年，公佐不知其異人也。一旦告去，留詩一章。其辭曰：我有衣中珠，不嫌衣上塵，我有長生理，不厭有生身，江南神仙窟，吾當混其真。不嫌市井諠，來救人間人，蘇子跡已往，注云蘇就是也。顛蒙事可親，公佐字顛蒙，莫言東海變，天地有長春。自是而去，出門不知

所之，鄰里見其距躍，凌空而去。

王子芝

王子芝，字仙苗，自云河南緱氏人。常遊京洛間。耆老云：五十年來見之，狀貌恒如四十許，莫知其甲子也。好養氣而嗜酒。故蒲帥瑯琊公重盈作鎮之初年，仙苗屈于紫極宮，王令待之甚厚，又聞其嗜酒，日以二榼餉之。問曰，仙苗因出，遇一樵者，荷檐於宮門，貌非常也，意甚異焉。因市其薪，厚償厥價，樵者得金，亦不讓而去。子芝令人躡其後以問之，樵者徑趨酒肆，盡飲酒以歸。他日復來，謂子芝曰：是酒佳即佳矣，然殊不及解縣石氏之醞也，余適自彼來，恨向者無侶，不果盡於斟酌。子芝因降階執手，與之擁爐，祈於樵者曰：石氏芳醪可致不？樵者歡之，因丹筆書符一，置於火上。烟未絕，有小豎立于所，樵者勅之，爾領尊師之僕，挈此二榼，第往石家取酒，吾待與尊師一醉。時既昏夜，

門已扃禁，小豎謂子芝僕曰：可閉目。因搭其頭，人與酒壺偕出自門隙，已及解縣，買酒而還。因與子芝共傾焉，其甘醇郁烈，非世所儔。中宵，樵者謂子芝曰：子已醉矣，余召一客伴子飲，可乎？子芝曰：可復書一朱符置火上。瞬息間，聞異香滿室。有一人甚堂堂，美鬢眉，紫袍，秉簡揖坐，樵曰：而坐。引滿而巡，二壺且灑，樵者燒一鐵筋，以煖紫衣者，云：子可去。時東方明矣。遂各執別，樵者因謂子芝曰：識向來人否？少頃可造河瀆廟睹之。子芝送樵者訖，因過廟所，睹夜來共飲者，迺神耳，鐵筋之驗宛然。趙均郎中時在幕府，自驗此事，弘文館校書郎蘇棧亦寓於中條，甚熟蹤跡。其後子芝再遇樵仙，別傳修鍊之訣，且爲地仙矣。

何亮

何亮者，商山東陰驛廳子也。執役二十年，嘗謙謹自持，不敢違怠。忽

一日寒，其雨雪交至，道絕行旅。有一道士，冒雨而至，衣裝皆濕。歷詣諸店，皆閉門不容。亮見而哀之，延就驛廊下，熾火設食以待之。一夕而行去，將躊躇，曰：荷君此恩，不可無報。因壺中取丹一粒，令吞之。謂曰：大期內可以無疾矣。言訖而去，何亮年已四十餘，自此筋力愈充，無復疾苦。乾符初，年九十餘矣，狀貌四十歲，齒髮不衰。信都先生馮君涓，嘗召問其事。遠近之人，亦具道之，余得此說於信都先生焉。

薛長官

薛長官者，嘗與友人李生自京師同志訪道，同遊名山，數年未有所遇。而薛南入五嶺，言隱羅浮，其志彌篤。李生中道而輟，復歸京師，遊宦不偶，年迫衰暮。與薛相別三十餘年，交親益疏，骨肉淪喪，晚歲杖策，詣羅浮訪之，果與薛相見。薛栖止且久，道術既成，風姿秀穎，肌若水玉。山中華軒層

閣，風亭月榭，迨非人世所有。見李容

狀枯瘁，深所憫惻，謂之曰：子雖欲栖

息於此，然終不可久駐。因以金寶厚

拯之，命女妓酣宴以餞之。將行，顧見

其齒俱缺，問其故。云：前因弄毬子

所損，收繫在衣帶中。取而窺之，令女

妓刮去垢污，薛以小刀子割其缺處，復

安二齒，而遣之，戒以不語。及達山

下，齒已牢矣。自是十餘年，生諸齒皆

朽落，所安者，宛而不動。容師張公自

給事中出，領茲鎮，歲餘病瘴虐累月彌

甚，公就尚釋氏，衆有符藥，或言有效

者，皆不見信。骨肉將吏，深以爲憂。

副使信都先生馮君，密謂公之親吏

曰：羅浮薛長官，深有道術，拯人疾

苦，遠近賴之，可使一介，持信以求其

救也。由是命使訪之，果得其居處。

薛聞而哀焉，謂使者曰：謝張公遠遺

方物山中，無紙筆，不復寓書，所疾無

以爲憂，使至之後，可掃灑庭宇，潔齋

三日，自當有應。如其言，既至三日，

一宅聞異香氣，亦無所有，而張公瘳

矣。復使人齎信幣入山致謝，使者迷

神仙感遇傳卷之三

神仙感遇傳卷之四

廣成先生杜光庭纂

謝璠

謝璠者，蜀川人也。幼而好道，嘗

與三人同志，約爲弟兄，同遊諸山，博

採方術。因相與於峨眉山門誓曰：此

山神仙所居，必有求道之所。我等三

人，於此相別，各入一谷中，隨所投詣，

看有見遇否。訖分行，璠入木皮谷，約

五六里，逢四老人，會坐巨石之上，前

有大盤烹肉，共食之次。召璠令坐，揖

令食肉。璠告之曰：某志神仙之道，

① 此句《雲笈七籤》作「處襟大度」。

② 此句《雲笈七籤》作「行功濟人」。

③ 「茅」，《雲笈七籤》作「苑」。

④ 「年少」，《雲笈七籤》作「少年」。

⑤ 此句《雲笈七籤》作「不耐見人」。

⑥ 此句《雲笈七籤》作「問其所自」。

⑦ 此句《雲笈七籤》作「以丹與之。因約曰」。

⑧ 「已」字，《雲笈七籤》無。

⑨ 「勤」，《雲笈七籤》作「勸」。

⑩ 「喜」，《雲笈七籤》作「會」。

⑪ 「不康」，《雲笈七籤》作「小不康」。

⑫ 「固」，《雲笈七籤》作「困」。

⑬ 此句《雲笈七籤》作「山人令使二僕持錢十千」。

⑭ 《雲笈七籤》無「相」字。

⑮ 此句《雲笈七籤》作「自是公揚歷任清切」。

⑯ 此句《雲笈七籤》作「與知微揖別」。

⑰ 此句《雲笈七籤》作「樵者救之曰」。

⑱ 此句《雲笈七籤》作「小豎謂其僕曰」。

⑲ 此句《雲笈七籤》作「可復書朱符置火上」。

⑳ 此句《雲笈七籤》作「瞬息」，無「間」字。

㉑ 此句《雲笈七籤》作「樵曰：坐」。

曰：此天文大篆也，行之可以長生度世，可以積功救人，此非汝久居之處，便可去矣。璠辭道流，得經出山，却至谷口，宿於民家。有小兒墮沸湯中，數處糜爛，舉室驚痛，無門救之。璠視天文中，有注字可治者，乃書其文，爲灰調水洗之，逡巡都愈。自此常以天篆陰功救人。蒙其效者，不可勝計。相國幽公都尉鎮成都，招致璠於門下，待以異禮。及朝覲京師，璠亦隨至長安。一旦，幽公子弟暴疾，國醫盈門，莫能效。公忽記璠神篆之力，促令召之，纔至，授毫書之，應手而愈。金帛賜與，凡十數萬，一無所取。其後歸蜀，復遊諸山，不知所之。

鄭又玄

鄭又玄者，名家子，居長安中。其小與鄰舍閻丘氏子，偕學於師氏。又玄性僑率，自以門望清貴，而閻丘寒賤，往往戲而罵之曰：爾非類，而與吾偕學，吾雖不語，爾寧不愧於心乎！閻

丘默有慙色，歲餘乃死。又十年，又玄明經上第，補蜀州參軍。既至官，郡守命作尉。唐興。有同舍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計，日與又玄宴遊，又玄累受仇生金錢之賂，然以仇生非士族，未嘗以禮貌接之。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仇生不得預。及酒闌，有^②謂又玄曰：仇生與子同舍，子會宴，而仇生不預，豈其罪耶？又玄慙而召仇。既至，又玄以卮飲之，生辭不能引滿，固辭。又玄怒，罵曰：爾市井之賸，徒知錐刀，何僭居官秩耶！且吾與爾爲伍，爾已幸矣，又何敢辭酒乎！因振衣起，仇生慙耻而退，棄官閉門，月餘病卒。明年又玄官罷，僑居濛陽，而常好黃老之道。聞蜀山有吳道士，又玄高其風，往而詣之，願爲門弟子。留之且十年，未稟所受，又玄稍惰，辭之而還。其後因入長安，宿^③褒城。逆旅有一童子，十餘歲，貌秀而慧，又玄與語，機辯萬變，又玄深奇之。童子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有年矣，省之乎？又玄曰：忘之矣。童子曰：吾生閻丘

氏，居長安中，與子偕學，而子以我爲非類，嘗罵辱我。又爲仇氏子作尉，唐興，與子同舍，子受我厚賂^④，而謂我爲市井之賸，何吾子驕傲之甚也！子以衣纓之家，而凌侮於物，非道也哉！我太清真人也。上帝以爾有道氣，使我生于人間，與汝爲友，將授汝神仙之訣，而汝輕果高傲，終不能得其道。吁，可悲哉！言訖，忽不復見。又玄既悟其罪，而意以慙怍而卒矣。

盧道流

盧道流者，不知何許人也。年七十餘，賣卜於洛陽市。忽店作十餘日，異常危篤。聞程修已處士，來往二京，頗有神奇之跡，蓋得道者也。盧以店疾告之，程於瓠中出丹砂，細如芥子，於白茶椀中，滴酒研碎，又書椀子內作二天使字，以授於盧，並酒服之，店即頓愈。無何，自玄元觀，欲入城路。經穀水，暑熱既甚，因浴於水中。頃之，穀水暴溢，水頭丈餘，盧爲水所流，已

百餘步。河側有二天使促命鋤瓜人，涉流救之，僅得而免。及岸，則不復見二天使。免此漂流之厄，書二天使字，以潛救之耳。天復中，程至長安，謂人曰：五嶺可以避地，託求丹砂，入桂陽，不知所之。

成生

成生者，其家巨富，世居零口，伯叔數人，其第七叔好道，早年冠褐，來往華陰山，時或暫歸。自咸通後，不知所在。洎大綬犯關，昭宗東幸，成生骨肉淪散，生計困窮。忽一日，其叔還家，憫惻嗟痛，留止數日，因與成生子，往同州砂苑中。至所居，即甲第宏敞，亭臺崇邃，有若宮門焉，立成生子於門外，良久，持衣服器皿一吧，以授之，令歸贍家。至即數萬金矢，成生驚異，知季父之得道也。翌日，與其子復往尋之，無復知處所，成生由是贍足。其門外墻角有石筭，以捍車馬，凡五六十年。其叔令移於庭內，生疑其

異，因攻鑿之，得丹砂伍斤。鄰里知之，或傳於外，爲軍中有力者所奪。惜哉！疑其非世之丹砂，迨神仙之上藥者乎？而失之哉。

徐定國

徐定國者，隸籍右三軍，有膂力。大中年，詔選三十人，送軒轅先生歸羅浮，定國得預其選。既至山，託以有疾，方就藥餌，因得駐留，遂執僕御之禮，以事軒轅。時定國已六十餘歲，居數年，先生遣之歸長安，容狀益少，行若奔馬。天復中，不啻百歲，才如四十人也。

京兆華原陸尊師

京兆華原櫟陽界，有古觀焉。有陸尊師者，隋朝得坐忘之道，其形質尚存。乾寧中，有奉使北京，於館舍中，與師相遇。言笑如舊，交駐留旬日，因話所止，官使還京，乃乞假歸別墅，詣

訪焉。於小殿中，見陸尊師像貌，與北都所見無異。有姚生者持《黃庭經》。光啓初，僖宗再幸梁洋，姚爲寇盜所迫，夜竄以避之，誤墮此觀側井中，傷足。乃旁穴爲井窞，以養其疾。村里荒梗，竟無人到。以無修習之術，但晝夜念《黃庭》、《道德》二經，自覺不飢，足疾亦愈，亦不知在井窞中歲月之數也。襄王既平，大駕歸闕，有遊軍宿于觀中，夜見光明從井中出，因訪而出之。姚生感真經所祐之力，遂爲道士，居于此觀焉。

明皇十仙

明皇嘗夢仙子十人，御卿雲而下，引於庭，各執樂懸而奏之。其曲度清越，真仙府之音也。樂闋，有一仙人，前而言曰：陛下知此樂乎？此神仙《紫雲曲》也，今願傳授陛下，爲聖唐正始之音，與咸韶大夏，固不同也。上喜甚，即傳授焉。俄而寤，其餘響猶若在聽，且命玉笛吹而習之，盡得其節奏，

欲默而不泄。曉而聽政於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入奏事於上前，上俛然若不聞。二相懼，又奏之。上即起，下望庭廡，卒不顧。二相益恐，趨出。內臣高力士奏曰：宰相有所請，陛下宜面決可不？向者崇、璟所言，皆軍國大政，而陛下卒不顧，豈二相有罪乎？上笑曰：我昨夕夢十仙子奏樂，曰《紫雲曲》，因以授我。朕懼失其節奏，繇是默而習之，因不暇聽二相。即於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書爲二相言，二相懼少解，其曲傳於樂府焉。

虬鬚客

虬鬚客道兄者，不知名氏。煬帝末，司空楊素留守長安，帝幸江都，素持權驕貴，蔑視物情。衛公李靖，時擔簦謁之，因得素侍立紅拂妓。妓姓張，第一，知素危亡，不久棄素而奔靖。靖與同出西京，將適太原，稅轡於靈石店，與虬鬚相值。乃中形人也，赤鬚而

虬，破衫蹇驢而來。投布囊於地，取枕歌卧，看張妓理髮委地，立梳於床。靖見虬鬚視之，甚怒未決，時時側目。張熟觀其面，妓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靖，令勿怒。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卧者曰：姓張。妓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云：第三，又曰：妹第幾？妹曰：最長。喜曰：今日幸得逢一妹。妓遙呼靖曰：李郎且來拜三兄。靖遂拜之。環坐，割肉爲食。客以餘肉飼驢，笑曰：李郎貧士，何以致異人？具話其由。客曰：然則何之？曰：避地太原。復命酒共飲。又曰：嘗知太原之異人乎？靖曰：州將之子，可十八，來。姓李。客曰：似則似矣，然須見之。李郎能致予一見否？靖言：余友人劉文靖，與之甚狎，必可致也。客日望氣。曰：俾吾訪之。遂約期日，相候於汾陽橋。及期，果至。靖話於文靖曰：吾有善相者，欲見郎君，請迎之。文靖素奇其人，方議匡輔，遽致酒迎之。俱見太宗，不衫不履，褐裘而來，神氣揚揚，

邈與常異。客見之默，居末坐，氣喪心死。飲數杯，招靖謂曰：此真天子也。靖以告劉，益喜賀。既出，虬鬚曰：吾見之，十得八九也，然亦須令道兄見之。又約靖與妹於京中馬行東酒樓下。既至，登樓，見虬鬚與一道流對飲。因環坐，爲約與道兄同至太原。道兄與劉文靖對棋，鬚靖俱會。文皇亦來，精彩驚人，長揖而坐，神清氣爽，滿座風生，顧盼煒如也。道兄一見，慘然下棋子，此局輸矣，於此失局，奇哉！救無路矣，如復奚言。罷弈既出，謂虬鬚曰：此世非公世界也，他方可矣。勉之，勿以爲念。同入京，虬鬚命其婦妹與李郎相見，其婦亦天人也。虬鬚紗巾褐裘，挾彈而至，相與入中堂，陳樂歡飲。女樂三十餘人，非王侯之家所有，迨若洞天之會。既而昇二十床，以繡帟蓋之，去其帟曰：此乃文簿鑰匙耳，皆珍寶貨泉之數，併以充贈。吾本欲中華求事，或龍戰三五年，以此爲經費，今既有主，亦復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即當太

平。李郎一妹，善輔贊之，非一妹不能贊明主，勉之哉！此去十年後，東南數千里外有異，是吾得事之秋也，聞之可潛以酒相賀。因呼家僮百餘人出拜，曰：李郎一妹是爾主也。言訖，與其妻戎裝乘馬而去，道兄亦不知所之。靖得此事，力以助文皇，締構大業。貞觀中，東南夷奏，有海賊以艘船千艘，兵十餘萬人於扶餘國，殺其主，自立爲王。國內以定靜，靖知虬鬚成功，歸告其妻，乃瀝酒東南而賀焉。乃知真人之興，乃天受也，豈庸庸之徒，可以造次思亂者哉！

東明油客

東明油客，不知名氏，常負擔賣油於側近坊內，親居觀東偏門內數年。鄰里比狎之，謹潔謹慎，未曾見其喜愠。一旦，鄰居有負債者，客知其主，陳牒徵訟，所司將欲追捕。計無所出，議欲竄諸遠邑，不然虛繫狴牢，即數口無所贍給，必至殍殆，聚族號泣，決別

將去。客問之故，聞之默然良久。謂之曰：勿用遯去，此有計矣。即市致酪罐子一所，炭五斤，於其室，穴地爲爐，投藥於罐內，以泥封之，然炭燒之。且曰：待余却來，然後開之，勿得輕視。仍教以火候，因荷擔而去，其夕不復歸。明日及午，亦不至。火燭已冷，其家發罐視之，即真金也。貨而償債，三百餘千，油客自此不知所在也。

王璘

進士王璘，大中己卯歲，遊邊迴京師。既至之日，屬宣皇昇遐，人心震擾，纔入金光門，投諸逆旅，皆已肩鑿，遂入豐邑坊詣景雲觀，僦一獨院，月租五百文，即稅轡秣駟馬。近鋪有老叟，巨眉廣頰，髭鬚皎白，貌古而秀，負篋而入，顧見璘，驚曰：此有人居矣，又須移去也。璘揖與語曰：既爲先到第，安居無慮也，某只三兩日，此舍二十餘矣。叟曰：聞聞固有餘，君子月賃此舍，固難寓居。璘強留之，欣然而

上，開戶汲水而入，閉關悄然。時方八月，叟已踞地鑪熾炭，擁之而坐，深夜不寐，夕夕皆然，曾無庖爨之所。璘問其所爲，曰：余老矣，貨針以自給，多詣市肆，亦不事煙爨矣。旬餘，璘疑其有道，敬而親之，或詣其鑪側，坐而言論。詞高旨遠，迨非常流。璘稍稍言情，將有請益，及明而去，至夕不返，發戶視之，無復有鑪，中破藥鍋，其內微有金色焉。

梓州牛頭寺僧

牛頭寺僧。中山上創造經樓，經營四層，方就一級，已費百萬緡焉，迨適，眇無成功，吁歎憂惶，自形於言色。庖中有執役者僧，村巷庸樸，常使祈薪汲水而已，亦不知其來。忽聞進謂樓主僧曰：此事非汝所知，第去，無以爲問。居數日，又進而言，復斥之，如是者三。樓主僧疑其異，徐問其意。對曰：小僧有點化術，願爲和尚成就巨功。訊其所須只二十千，收買藥物，可

以辦矣。雖異其說，亦疑有妄，即使人齎錢與之買藥。旋令一僧支價，直得水銀二十斤，餘錢市金石諸藥，至夕而歸。乃於厨側小房內，鑿地爲鑪，擣築精密，布灰三升於其下，傾水銀於灰中，衣帶中解藥末少許，糝於交土，以油紙單上積炭百餘斤，熾火以鍛之。自夜及明，火已消矣，成真金巨餅，光彩異常。乃曰：可於城市，貨與商賈，每兩直二十貫。如其言而售之，市材募工，樓亦告畢。是僧一日遯去，樓主僧散令徒弟，物索求之。月餘，遇之於嘉州市，懇召同歸梓州，固辭不去。所追之僧，因與紛競，爲巡察所擒訊。詰其由，具云此僧有黃白之術。梓僧遣衆人尋之還舊所。點化者爲官司所留，將誘訪之，欲傳其術。閉口不對，遂潛害之，投屍於江中矣。

任公瑾

任公瑾者，長安懷遠里人也，年十餘歲。趙處士，不知何許人也，寓止於

其鄰。孑然獨處？晨出暮還，曾無飲食庖爨之所。任父見之數年矣，因與語曰：處士每出，獨執其蓋，不亦勞乎？某有兒十餘歲，願爲處士執蓋，烹茶給使左右，可乎？趙欣然可之。任執役又七八年，恭謹勤靜，趙頗鄰之。忽一日，熟視其面，驚謂之曰：爾神形異矣，當有棄市之厄，不宜復在此矣。爾常見鑪鼎之事，能記之乎？任曰：某未受處士之教，不敢竊記也。即取其藥石之類，一一示之，口傳手授，使其點錫成銀。戒之曰：勿衣羅錦，勿事奢華，勿酣嗜酒肉，勿耽習美色，勿乘銀鐙，勿干宦名，爾衣食素薄相，命窮賤，吾以此給爾衣食而已，爾當爲僕役二十年，儉心刻意，甘於力役，小有不忍，必陷刑戮矣，戒之慎之。遂決別其家，與段支使弟爲照保，凡十年，節行操守，異於常僕，無何段弟赴京，以其廉恪，委之在家，既而點化銀物，過理費用，主妾詬罵，不能容忍，持刀殺之。禁錮考按，將抵極法。法官問其本末，具述前事，試其化錫，果亦不謬。

任泣曰：某違處士戒約，自陷刑網，苟能忍之二十年，當脫此禍矣。竟亦就戮。大都黃白之事，非尋常之人所可妄學也，或得之者，必爲禍胎，驗於古今，斯證多矣。君子慕道，所宜戒之。

岐陽女子

岐陽女子者，年五六歲，其家沽酒。一旦，嚴冬寒甚，有樵夫十數輩，鬻薪於市，稍稍散去。獨一老叟，荷薪未售，日已晡矣，北風轉勁。女子之母，愍見老叟，呼之與語，買薪直疇之百錢，欲設食。叟曰：不須食也。乃以酒一器授之，叟袖中墜一柿子，女子因拾之。叟笑曰：本欲將還家，今既孩兒所得，便可食之。女子遂噉此柿子，因不食粒，今已數年。顏狀奇麗，樵叟竟不知所之也。

神仙感遇傳卷之四

①「作尉」，《雲笈七籤》作「假尉」。

②「有」，《雲笈七籤》作「友」。

③此句《雲笈七籤》無「宿」字。

④此句《雲笈七籤》作「受我厚賂」。

⑤此句《雲笈七籤》作「因得素侍立紅拂」。

⑥此句《雲笈七籤》作「卧者曰：張」。

⑦此句《雲笈七籤》作「州將之子年可十八」。

⑧此句《雲笈七籤》作「望氣者，俾吾訪之」。

⑨此句《雲笈七籤》作「褐衣裘而來」。

⑩此句《雲笈七籤》作「客見之默然」。

神仙感遇傳卷之五

廣成先生杜光庭纂

崔希真

會稽崔希真，嚴冬之日，見負薪老叟，立門外雪中。崔凌晨見之，有傷憫之色。揖問之，叟去笠與語，顧其狀貌不常，因問姓氏。云：某姓葛，第三。崔延坐。崔曰：雪寒既甚，作大麥湯餅可乎？叟曰：大麥四時氣足，食之益人，勿以豉，不利中腑。崔然之，自促令備饌。時崔張絹，欲召畫工爲圖，連阻沍寒，畫工未至。張絹倚于壁，叟取几上筆墨，畫一株枯松，一採藥道士，一鹿隨之。落筆迅逸，畫蹤高古，迨非人世所有。食畢，致謝而去。崔異其事，寶以自隨。因遊淮海，因遇鑿古圖畫者，使閱之。鑿者曰：此稚川之子葛三郎畫也。崔咸通初入長安於灞橋遇鬻蔬者，狀貌與叟相類。因問：非葛三郎乎？蔬者笑曰：非也，

葛三郎是晉代葛稚川之子，人間安得識之？負轅而去，不知所之。

越僧懷一

越僧懷一，居雲門寺。咸通中，凌晨欲上殿然香，忽見一道流相顧而語曰：頗有奇境。事，能往遊乎？懷一許諾，相與入山，花木繁茂，水石幽勝。或連峰與天，長松夾道；或瓊樓蔽日，層城倚空。所見之異，不可殫述。久之覺飢，道流已知矣。謂曰：此有仙桃，千歲一實，可以療飢。以一桃授之，大如二升器，奇香珍味，非世所有。食訖復行，或凌波不濡，或騰虛不礙，或矯身雲末，或振袂空中，或抑視日月，下窺星漢。如是復歸還人間，周歲矣。懷一自此不食，周遊人間，與父母話其事，因入道。歷詣仙人，更尋靈勝，去而不復返。

杜晦

杜晦少時，於長白山遇一道士，哀其多疾，以丹砂一粒，大如菘豆，紅光瑩徹，便令吞之。曰：此丹不獨祛積冷，若不食肉，可致長生，慎無觸穢也。既服丹，即容狀充悅，輕健不食，累官爲商州刺史。絕粒三十年，人不知也。忽一日，思肉。聞品味馨香，心自念曰：仙師戒我不食肉，今欲却食五穀，先須食肉，必奪我藥力矣，遂啗肉少許。良久吐一物，大如雞子，若新膠未乾，割而視之，丹在其內，光色瑩然，與初服時無異。復欲吞之，因失之，後惋恨久之。是夕，夢長白道士曰：子不守吾戒，敗於長生，吾復得丹矣。晦時年八十餘，只如四十許人。失丹之後，旬日齒髮變衰，顏色枯槁，數年而卒。

吳淡醋

吳淡醋，京兆奉天平原鄉人。咸

通中，幾內旱歉，携妻子二人，投京西就食，至永壽縣，與一老父刈麥，老父引入西山莊中，行十數里。雷雨暴作。既晴，漸到莊所，門庭嚴潔，有若公署。老人爲其設食，徐云：我姓韓，修道於此，大都修道，若人間有纖粟所勗，未得昇天去，我宿債負君錢，五十萬錢，未果遠適，今欲相還。食訖，使一村童，引出山門，約日君可於涇州居候，及永壽所負，且以五百千文支路糧。既別，行百餘步，如出煙霧中，已及永壽市，便往涇州寓居。夢韓公曰：錢在床下，可以取用。明日床下，得五百千。自是經營，事力贍足。鄉里或知有韓山人修道，不記其名，再訪山莊，不復知其處所矣。

王廓

布衣王廓，咸通中，自荆渚隨船，將過洞庭。風甚，泊舟君山下，與數人出岸，尋山徑，登山而行。忽聞酒香，問諸同行者，皆無。良久香愈甚，路側

山崖間見有洞穴，廓心疑焉，遂入穴中。行十餘步，平石上有窪穴，中有酒，掬而飲之，味極醇美。飲可半斗餘，陶然似醉，坐歇窪穴之側，稍醒乃歸。舟中話於同侶，衆人爭往求之，無復所見。自此充悅無疾，漸厭五穀，乃入名山學道。去後看經云，君山有天酒，飲之者升仙。廓之所遇者，乃此酒也。

燕國公高駢

丞相燕國公高駢。乾符三年丙申八月，始築羅城壅門却敵，共三十二里。自西北鑿地，開清遠江流入東南，與青城江合流，復開西南壕，自閭門之南，至甘亭廟前，與大江相會，環城爲固。其所板築，率彭眉嘉蜀資簡邛漢環畿赤之邑，入州十縣，丁夫以授矩設版，六旬而畢。臨邛縣令陳沼，領七縣之力，分得金花街、相如琴臺舊所，凡有七臺，各高丈餘，中臺尤大，盡取其土。復濬其下，以爲新壕，深且二十

尺，下值石板，廣三四尺，長五六尺，厚尺餘，二板相重，勢頗牢密。役者衆力舉之，既發，有煙焰五色，直上高三尺許。於石穴中，得石合方五寸餘，金彩鮮瑩，若圖翬才畢，合中銀葫蘆一，大如指。衆夫拏攫爭奪，毆擊捋拽，陳沼不能制伏，走狀聞于燕公。公使右廂版築使侯虔按之，得葫蘆石合金丹一粒。云有七粒，誼門之際，失去其六，公置葫蘆於道場中，炷香禮敬。來晨，丹砂七粒，紅鮮異常，公盡吞服之。命釋爭奪誼擊及分竊丹砂者之夫，並仰放之，一無所問。

楊大夫

楊大夫者，宦官也。亡其名，年十八歲，爲冥官所攝，無疾而死。經宿乃蘇，云：既到陰冥間，有廨署官屬，與世無異。陰官案牘示之，見其名字歷歷然，云年壽十八歲，而亦無言請託。旁有一人爲其請，乞願許再生，詞意極切。久之，而冥官見許，即令還。其人

亦送楊數百步，將別，楊媿謝之，知再生之恩，何以爲報，問其所欲，其人曰：或遺鳴砂弓，即相報也。因以大銅錢一百餘與楊。俄然而覺，平復無苦。自是求訪鳴砂弓，亦莫能致。或作小宮闕屋宇，焚而服之，如是者數矣。楊頗留心鑪鼎，志在丹石，能製反魂丹。有疰悞暴死者，研丹一粒，拗開其口，灌之即活，嘗救數人。有闔官夏侯者，楊與丹五粒以服之，既而以爲冥官追去，責問之次，白云：曾服楊大夫丹一粒耳。冥官即遣還夏侯，得丹之效。既蘇，盡服四粒。歲餘，又見黃衣者追捕之，云非是冥曹，乃太山追之耳。夏侯隨去，至高山之下，有宮闕焉。及其門，見二道士，問其平生所履，一一對答，徐啓曰：某曾服楊大夫丹五粒矣。道士遽令却迴，夏侯拜謝曰：某是得神丹之力，延續年命，願改名延年，可乎？道士許。之後即因改名延年矣。楊自審丹之靈效，常以救人。其子暄，因自畿邑歸京，未明，行二十餘里，歇於大莊之上，忽聞莊中有

驚喧哭泣之聲，問其故，生人^③之子暴亡。暄解衣帶中取丹一粒，令研而灌之，良久亦活。楊物產贍足，早解所任，縱意閑放，唯以金石爲務，未嘗有疾，年九十七而終。晚年遇人携一弓，問其名，云：鳴砂弓也。於角面之內，中有走砂，楊買而焚之，以報見救之者。其反魂丹方，云是救者授之，自密修製，故無能得其術者。

薛逢

河東薛逢，咸通中，爲絳州刺史。歲餘，夢入洞府，餼饌甚多，而不睹人物，亦不敢食之，乃出山門。有人謂曰：此天倉也。明話於賓友，或曰：州界昌明縣，有天倉，洞中有自然飲食，往往遊雲水者，得而食之。即使道士孫靈諷，與親吏訪之。入洞可十許里，猶須執炬，十里外漸明朗，又三五里，豁然與人世無異。崖室極廣，可容千人。其下平整，有石床羅列，床上有飲食，名品極多，皆若新食，軟美甘香。

靈諷拜而食之，又割開三五所，請以奉於薛公爲信。及齋出洞門，形狀宛然皆化爲石矣。洞中左右有散麵澆麵，堆鹽積鼓，不知紀極。又行一二里，溪水迅急，既闊且深，隔溪見山川，居第歷然，不敢渡而止。近崖坡中，有履跡往來，皆長二三尺，纔如有人行處。薛公聞之，歎異靈勝，而莫窮其所以也。

余按《地理誌》云：少室山有自然五穀，甘果，神芝，仙藥。周太子晉學道上仙，有九千年資糧，留於山。少室山，在嵩山西十七里，從東角上四十里得下，又上十里，得上定思。十里中，有大石門，爲中定思。自中定思出至崖頭下，有石室，中有水，多白石英。室內有自然經書，自然飲食。與此無異矣。又天台山東有洞，入十餘里，有居人，市肆多賣飲食。乾符中，有遊僧入洞，經歷市中，飢甚，聞食香，買蒸餅噉之。同行一僧服氣，不食既飽。行十餘里，出洞門，已在登州牟平縣界。所食之僧，俄變爲石。以此言之，王列石髓、張華龍膏，得食之者，亦須累積

陰功，天挺仙骨，然可上登仙品。若常人噉之，必化爲石矣。

蜀民

蜀民遇晉氏饑歉三五輩^①，挾木弓竹矢，入白鹿山，捕獵以自給。因值群鹿駭走，分路格之。一人見鹿入兩崖間，才通人過，隨而逐之。行十餘步，但見城市櫛比，閭井繁盛，了不見鹿。徐行市中，因問人曰：此何處也？答曰：此小成都耳，非常人可到，子不宜久住。遂出石穴^②，密誌歸路，以告太守劉俊。俊使人隨往，失其舊所矣。庾仲冲《雍荆說》曰：武陵西陽縣南數里，有孤山。巖石峭拔，上有葱，自成畦隴，拜而乞之，輒自拔食之甚美。山頂有池魚鼈，至七月七日，皆出而遊。半巖室中，有書數千卷，昔道士所遺經也。元嘉中，有蠻人此山射鹿，入石穴中，蠻人逐之，穴傍有梯，因上，梯即豁然開朗，別有天日。行數十步，桑果蔚然，阡陌平直，行人甚多。蠻人驚遽而

出，旋削樹記路，却結伴尋之，無復知處所。顧野王云：天地之內，名山中，神異窟宅，非止一處。則桃源天台，皆其類也。

康知晦

康知晦者，教坊樂官康赫赤之子，幼而挺特，好古從善，常有雲泉放曠之志，多談諧頗敏辯。常自子午谷抵金州，半歲而還。每值水石幽勝，必留連賞翫。忽谷行次，聞雷霆風雨之聲，在近山之側，尋亦雲物開霽，而山溪泛溢。水上有一老人，乘槎而來，沿岸而謂康曰：子有道氣，將有所得。然十年之間，四海沸騰，九州輻裂，王室多難，卒未可平。當深居遠害，勿近王公大臣，以保元吉。余有鬼谷九宮之書，以授於子，善審吉方，自謀避地也。言訖，泛泛而去，水亦驟退，山路復通。康受書，按而行之，占往知來，考定吉凶，雖京房管輅，莫能過也。老人使棲息於道康，乃冠簪，居永樂里開元觀西

廡之南軒，朝野請益，相屬於道，將欲卜居中條，未暇理策。左軍中尉韓公文，約使人三召之，不得已而謁焉。即署，軍職加之憲銜，以金魚玉帶衣馬靴笏，併以授之。康即冠帶庭謝而歸，謂其子曰：相逼若此，不可復留矣。明且無疾而卒。數日肌膚香潔，人以爲尸解焉。自是中原戈甲，四方用武，咸依老叟之言，其所授之書，名《命樞寶章》也。

僧悟玄

僧悟玄，不知何許人也。雖寓跡緇褐，而潛心求道。自三江五嶺，黔楚諸名山，無不遊歷。每遇洞府，必造之焉。入峨眉山，聞有七十二洞，自雷洞之外，諸崖石室邃穴之所，無所遺焉。偶歇於巨木之下，久之有老叟，自下而上，相揖而坐。問其所詣，悟玄具述尋訪名山靈洞之事。叟曰：名山大川，皆有洞穴，不知名字，不可輒入訪。須得《洞庭記》、《嶽瀆經》，審其所屬，定

其名字，的其里數，必是神仙所居，與經記相合，然後可遊耳。不然有風雷洞、鬼神洞、地獄洞、龍蛇洞，誤入其中，害及性命，求益反損，深可戒也。悟玄驚駭久之，謝其所教，因問曰：今峨眉山洞天，定可遊否？叟曰：神仙之事，吾不敢多言，但謁洞主，自可問耳。悟玄又問，洞主爲誰。叟曰：洞主姓張，今在嘉州市門，屠肉爲事，中年而肥者是也。語訖別去。悟玄復至市門求之，張生在焉。以前事告之，張曰：無多言也。命其妻烹肉，與悟玄爲饌，以肉三器與之，悟玄辭以不食肉久矣。張曰：遊山須得氣力，不至飢乏，然後可行。若不食此，無由得到矣。勉之再三，悟玄亦心自計度，恐是神仙所試，不敢違命。食盡二器，厭飲彌甚，張亦勸之，固不能食矣。食訖求去，張俯地拾一瓦子以授之，曰：入山到某峰下，值某洞門，有長松，下有洄溪，上有峭壁，此天真皇人所居之洞也，以此瓦扣之，三二十聲，門開則入。每遇門則叩之，則神仙之境可到矣。依其教

入山，果得洞，與所指無異。以瓦叩之，良久，峭壁中開，洞內高廣平穩，可通車馬。兩面皆青石瑩潔，時有懸泉流渠，夾路左右。凡行十餘里，又值一門，叩之復開，大而平闊，往往見天花夾道，所窺見花卉之異，人物往來之盛，多是名姝麗人，仙童玉女，時有仙官道士，部件車騎，憧憧不絕。又值一門，叩之彌切，瓦片碎盡，門竟不開。久之，聞雷霆之音，疑是山石摧陷，惶懼而出，奔走三五十步，已在洞門之外，無復來時景趣矣。復訪洞主，已經月餘，屠肆宛然，而張生已死十許日矣。自此志栖名山，誓求度世，後入峨眉，不知所之矣。

費冠卿

費冠卿者，池州人也。進士擢第，將歸故鄉，別相國鄭餘慶。公素與秋浦劉令友善，喜費之行，託以寓書焉。手札盈幅，緘授費，戒之曰：劉令久在名場，所以不登甲乙之選者，以其編率

不拘於時，捨高科而就此官，可善遇之也。費因請公略批行止於書末，貴其因所慰薦，稍垂青眼。公然之，發函批數行，復緘之如初。費致秋浦，先投刺於劉。劉閱刺，委諸案上，略不顧盼。費悚立俟命，久之而無報，疑其不可干也，即以相國書授闈者，劉發緘覽畢，慢罵曰：鄭某老漢，用此書可爲！壁而棄之，費愈懼，排闥而入，趨拜於前。劉忽憫然顧之，揖坐與語。日已暮矣，劉促令投店，費曰：日已昏黑，或得逆旅之舍，已不及矣。乞於廳廡之下，席地一宵，明日却詣店所。即自解囊裝，舒氈席於地。劉即拂衣而入，良久出曰：此非延賓之所，有一閣子，可以憩息，僕乘於外可也。即令左右引僕夫衛子，分給下處。劉引費挈氈席，入廳後對堂小閣子中。既而閉門。鑰繫甚嚴，費莫知所以，據榻而息。是夕月明，於門竅中窺其外，悄然無聲。見劉令自執簞盂，掃除堂之内外，庭廡階壁，靡不周悉。費異其事，危坐屏息，不寐而伺焉。將及二更，忽有異香之

氣非常，非^⑥人世所有。良久，劉執版恭立於庭，似有所候。香氣彌甚，即見雲冠紫衣仙人，長八九尺，數十人擁從而至。劉再拜稽首，此仙人直詣堂中，劉立侍其側。俄有筵席羅列，餽饌奇果，香閣中^⑦，費聞之，已覺神清氣爽。須臾奏樂飲酒，命劉令布席於地，亦侍飲焉。樂之音調，亦非世間之曲。仙人忽問曰：得鄭某信否？對曰：得人信，甚安。頃之，又問：得鄭書否？對曰：費冠卿先輩在長安中來，得書笑曰：費冠卿且喜及第也。今在此耶？對曰：在。仙人曰：吾未合與之相見，且與一杯酒，但向道早修行，即得相見矣。即命劉酌一杯酒，送閣子中。費窺見劉自呷酒了，即於階下盆中水投之，費疑而未飲。仙人忽下階，與徒從乘雲而去，劉拜辭嗚咽。仙人戒曰：爾見鄭某，但令修行，即得相見也。既去也，劉令即詣閣中，見酒猶在。驚曰：此酒萬劫不可一遇，何不飲也。費力争得一兩呷，劉即與冠卿爲修道之友，卜居九華山，以左拾遺

紫邏任叟

鄭南海爲牧梁宋，其表弟進士劉生寓居汝州，州有紫邏山，即神仙靈境也。劉以寓居力困，欲之梁宋求救。因行詣藥肆中，既坐，有樵叟，倚檐於壁，亦坐焉。主人連叱之，曰：此有官客，何忽搪揆！劉斂衽而起，謂主人曰：某閑人也，樵叟所來，必有所求，或要藥物，有急難所請，不可令去。懇揖叟令坐，問其所要。叟曰：請一幅紙及筆硯耳。劉即取肆中紙筆以授之。叟揮毫自若，書畢，以授於劉。書曰：承欲往梁宋，梁宋灾方重，旦夕爲人訟。承欲訪鄭生，鄭生將有厄，即爲千里客，兼亦變衫色。紫邏樵叟任某書呈。劉覽驚異，筆勢邁逸，超逾常倫。看讀之際，失叟所在。月餘，鄭爲人所訟，黜官千里之外，皆如其言。劉即於紫邏葺居，物色求訪。不復見叟。

世寶其書，巢寇犯闕，方失其所在也。

朱含貞

朱含貞者，晉陵道士也。居龍興

觀之東軒，素以清貧而精奉香火孜孜焉，未嘗少怠。大中丙子歲，道士馬自

然，落魄江浙間，率以杯酒娛逸爲事，然時人異之，疑其有道者也。每詣含

貞，必以爲請，含貞常力以奉之。居歲餘，謂含貞曰：我久遊江浙，今將北

行，嵩洛鎮華，皆神仙之府，餐和味道，道士不可不遊也。子有修勵之志，而

寡香膏之資，有憫物之心，而無拯救之效，亦可歎也。因以三符授之曰：可

以給終身之衣食。增無涯之陰功，第以玉篆救之，雖千妖百疾，靡不愈也。

初以一符攻之，未致效者，即發其二，大效不過於三也。多恤貧病，少務金

帛，功充德全，道不遠矣。因命版題二

十字詩，於其廡下曰：世有無窮事，生知遂曰春，問程方外路，直是上清人。署其名曰山客馬自然書。書畢，別去，

不復見矣。後數年，傳云馬君白日昇天，含貞自是符術大效，姑蘇、餘杭、金陵、淮海，東西南北千餘里，飛書寄信，請其救者，不知紀極。因其所得之緡錢，創東聖祖院，丹翠金碧，圖繪之麗，盛著一時。含貞壽七十餘，無疾而終，咸謂其預於道籍，解脫之流也。

吳善經

吳善經，嵩山學道十餘年，博尋洞府，周歷幽勝。忽值一洞門，廣丈餘，高五六尺。徐行而入，漸覺博寬，燭滅路遠，無復計，捫拊稍進，又二三里，即覺似濃煙霧中。如此數里，豁然明朗，山川洞開，四顧極遠。視一巖窟之下，有道士五六人，奔往禮謁，比至，唯一人在焉。善經拜禮修謁，自陳遭遇之幸，乞以延生度世之要。仙者欣然授之曰：子之勤志，頗爲難偕，今得值我，已是積善所鍾矣。度世之道，須青籙著名，天挺仙骨，未易言也。然子慕道之志，亦可憫焉。第還人間，後當重

會耳。因指石床上有書數軸，令取一軸來依教。取之仙者，笑曰：未可教以出世之道，且讀此，可以於人間整叙經文，辯識天文、玉字，以佐王者，增爾善功耳。因使讀之，善經一無識者，即授以指訣，丁寧再三。善經了然頓悟，一一詳識。即令出山，指以他徑，頃之，已在洛下矣。自此經中玉篆、赤書、寶章、真訣，展讀詳熟，與隸書無異。憲宗皇帝修內殿，於斗拱內，得符一函，中外無有識者。或言善經有天篆之鑿，召入殿內，示之。披讀周悉，輒無凝滯，賜以金帛，即令注解以進。命太清宮別勅供給，興唐觀道士瓊執執弟子之禮，備得其訣。瓊以天書玉字，寫《道德》二經、《黃庭內外篇》、《生神度人》、《消災》，諸經几十卷。又注解三洞籙符，篆以爲正音。咸通中，召於大內三宮，授夷希先生萬羽客等七百人。法籙所寫玉篆經未果，上進瓊以沒，故詔謚爲昭玄先生。善經在洛下九十餘，貌若嬰孩，齒髮不衰，言遊五嶺，不知所在。昭玄去世，已九十餘

矣，昭玄所書玉篆經，上饒道士吳方夷得之，將往華山中，方避黃巢之亂，因散失焉。

楊晦之

楊晦之，自長安東遊吳楚，至烏江。聞王先生頗有道術，因就門謁之。先生玄巾褐衣，隱几而坐，風骨清美。晦之再拜，備禮先生，拱揖命坐，其側語義，高暢不覺。至夕，即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七娘者，乃一老嫗，年七十餘，齒髮盡衰，行步俯偻而至。先生謂晦之曰：此吾女也，情不好道，今且老矣。既而謂七娘曰：爾爲吾刻紙作今夕月，置于室之東垣上。頃之，七娘以紙月施於東垣上，俄而奇光煥發，一室之內，纖毫盡辨。先生與晦之翫話於室內，寒氣逼人，如在天半矣。及曉將別先生，以杖劃其庭塵土，晦之暝視其所居，則崖壑萬仞，叢木參天，前有積水，目之不極。晦之與先生立于水濱，驚悸歎駭，謂先生曰：何變化之

如此耶！昨宵之遇，今朝之睹，豈非仙家一夕，人世千年耶。先生笑曰：吾以爲娛耳。振衣揮斥，逡巡則門庭如舊。晦之馳去。莫敢顧眄矣。

清河房建

清河房建，居舍山，尚奇好道，常授六甲符九章、真籙，積二十年。後至衡山，遇一道流，與語。及詰上仙都蓬萊、方丈，靈奇之事，一一皆若。涉歷旬餘，相依不能捨去。建將之南海，道流謂曰：余常遊南海，今十年矣。護軍李侯遺我玉簪，我以君好道，今以相贈，君其寶之。是歲秋，建至南海，獨遊開元觀，北軒有塑二真人，一曰左玄，一曰右玄。視左玄之狀，與衡山所遇道流無異，歎駭久之。顧其冠，即無簪矣。因問觀中道流，此真人何謂，而闕其簪耶？道流曰：十年前，護軍李侯，常以玉簪飾真人之冠，亡之數月矣。建具述衡山所贈簪之事，囊中出玉簪，歸于真人矣。

僧契虛

僧契虛，姓李，其父開元中爲御史。契虛幼好浮屠氏，年二十，髡髮衣褐，居長安中佛舍。及明皇幸蜀，羯胡陷兩京，契虛乃入太白山，食栢葉絕粒。遇道士喬君，清瘦高古，髭鬚皎白，謂契虛曰：師神骨孤秀，後當寓遊仙都。契虛謙謝之。喬君曰：異日師於商山備食物，於逆旅有揜子，必犒而餽焉，或有問師所求，但言願遊稚川，當有揜子導師去矣。及祿山破，上皇還京，天下息兵。契虛即於商山旅舍，備食膳遇揜子而餽焉。近數月，餽揜子數百人，食畢輒去，無問者。契虛稍怠，爲喬君見欺，將歸長安，忽遇川揜子，年甚少，問契虛所詣。答曰：願遊稚川，積有年矣。揜子驚曰：稚川，仙府也，安得而至乎？契虛曰：幼而好道，曾遇至人，勸遊稚川但不知其路耳。揜子曰：與我偕行，可以到也。於是與之俱至藍田上理行，具登玉山，

涉危嶮，踰巖巘八十餘里。至一洞穴，水自洞側而出。揜子與契虛，運石填水，三日而水絕。俱至洞中，昏晦不可辨。遙見一門，在十數里外。望門而去，既出洞外，風日恬煦，山水清麗。凡行百餘里，登一高山，攢峰迴拔，石徑危峻，契虛眩惑不敢前去，揜子曰：「仙都近矣，無自退也。」挈其手而登。既至山頂，緬然平坦，下視山峰川原，杳不可辨。又行百餘里，入一洞中，又數十里。及出洞，見積水無窮。中有石徑，纔橫尺餘，長且百里。揜子引之，躡石而去，頗加悚慄，不敢顧視。即至一山下，有巨木，煙景繁茂，高數十尋，揜子登木長嘯。久之，風生林杪，俄有巨索，自山頂懸竹橐而下。揜子與契虛入竹橐中，閉目危坐，勢如騰飛。舉巨絙引之，即及山頂。有城邑宮闕，璣玉交映，在雲物之外。後有缺文。

神仙感遇傳卷之五

- ① 此句《雲笈七籤》作「仍問姓氏」。
- ② 此句《雲笈七籤》作「頗有一奇境事」。
- ③ 「生人」，《雲笈七籤》作「主人」。
- ④ 「輩」，《雲笈七籤》作「人」。
- ⑤ 此句《雲笈七籤》作「遂出穴」。
- ⑥ 此句《雲笈七籤》作「非常人世所有」。
- ⑦ 此句《雲笈七籤》作「溢香閣中」。

（章偉文點校）

007 墉城集仙錄

經名：墉城集仙錄。六卷。唐末五代杜光庭撰。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譜錄類。

墉城集仙錄卷之一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聖母元君

聖母元君者，乃洞陰玄和之炁凝化成人，亦號玄妙玉女，爲上帝之師。太上老君先天毓神歷劫行化，應接隱顯不可稱論。其欲示生於人間，表物之有始也。故散形分神，寄胞於元君焉而更生也。昔於渺莽之劫，常寄誕於天崗靈鏡之山。洎商十八王陽甲八年庚申之歲，老君乘日精駕九龍氤氳漸小如九色彈丸，自天而下託孕於元

君之胎。元君時在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渦泉之濱晝日假寐，遂感日象如流星之光，徑入口中，因而有娠，凡八十一年，所居之室常有異香之氣、日月之光，髣髴神明以衛其體，容狀麗逸曾不衰怠。至二十二王武丁九年庚辰之歲二月十五日，元君因攀李樹而生，誕於左脇。時有九龍自地湧出，騰躍空中吐水而浴老君焉。龍出之處，因成九井，至今存焉，即亳州太清宮九井是也。老君既生，能行九步，步生蓮花，以乘其足，日月揚輝，萬靈侍衛。即指李樹曰：此余姓也。遂爲李氏，時人亦因號元君爲李母焉。既行九步，左手指天，右手指地，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世間之苦何足樂聞。三日之中身有九變，身長九尺，綠眉素髮，日角月玄，鼻有雙柱，耳有三門，美眉方口，蹈五把十，七十二相，八十一好，周備其身。元君以其生而白首，故號老子，或云自說九名，又云有三十六號，七十二名。《玄妙內篇》云：老君之生也，天地萬神，來集其庭，日童散暉，月

妃擲華。七元曜景，三素充庭。萬卉揚芬，陸壤生蓮。神童玄女，翼其左右。靈音虛奏，天樂駭空是也。老君於是景侍元君，幽闡妙道，將欲廣化萬有，大弘正真也。元君乘暇謂老君曰：吾觀於身皆六家之物權借用耳。何謂六家，甲寅木神爲骨，甲申金神爲齒爪，甲戌土神爲肌肉，甲辰風神爲氣息，甲午火神爲溫暖，甲子水神爲潤澤。又木神爲肝，火神爲心，土神爲脾，金神爲肺，水神爲腎，風神爲膽，六家共成人身。故有五臟六腑，九宮十二室，四肢五體，三焦九竅，百八十關節，三百六十骨節，各隨而居之。故能動作視息，飲食語言，別好惡，知是非也。一家不和即爲病矣。人生各有歲、月、日、時，隨其所屬星宿，以定其貧富貴賤，生命長短焉。然六家之物有合則有散，有生則有死，有成則有敗，有盛則有衰，此物之常數也。身有應敗之患，神有應散之期，命有必盡之勢，甚可畏也。夫神在則爲人，神去則爲尸，豈不痛哉。蓋由五色亂目，使目

不明。五聲亂耳，使耳無聽，五味亂口，使口厲爽。取捨亂心，使心飛揚。嗜慾無厭，使神流散。憎愛不泯，使心勞煩。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壽命日減，可不戒哉。五色者，陷目之錐也。五音者，塞耳之鎚也。五味者，截舌之斧也。衆貨者，焚身之火也。此數者殃禍之宮，患害之室也。元君曰：夫重長生者，始於一身，次及家鄉，至于天下。爲子盡孝，爲臣盡忠，爲上盡愛，爲下盡順。色味調和，與道合真也。若止一身獨願長生，久住無爲，逃避上下，不營忠孝，不存兼濟，偏善乖道，自是失德。縱能棄吾我之權，忘色味之適，同枯木死灰，復何足貴。夫修道者，在適而無累，和而常通，永劫無窮，濟度一切，此之長生乃可爲重。長生難得，由、忠、孝、仁、義。忠、孝、仁、義立者，功及於物，生自可延。無此德者，獨守山林，木石爲偶，徒喪一生。後方墮苦，先罪未釋，今又無功，遂失人道，生處邊夷或生飛沉，群醜異類，永與道隔，深可悲乎。若能以之習善生樂

常存，運之涉惡，死苦無極，上士積善，永久長生，號爲真人。天地有壤，真人無毀，超出三界，逍遙上清。因以一惡，至于萬惡，以垂戒焉。凡人有一千惡者，後代妖逆，二千惡者，身爲奴僕，三千惡者，六疾孤窮，四千惡者，疫病流徒，五千惡者，爲五獄鬼，六千惡者，爲二十八獄囚，七千惡者，爲諸方地獄徒，八千惡者，墮寒冰獄，九千惡者，入邊底獄，一萬惡者，墮薜荔獄。萬惡之基，起於三業，一一相生，以至于萬惡。墮薜荔獄者，永無原期，渺渺終天，無由濟拔，得不痛哉。夫人覺有一惡，急宜改而不犯者，去道近矣。若爲魔邪所干者，當洗心責己，悔過自修，即可反惡爲善矣。人有一善，則心定神安，有十善，則氣力強壯，有百善，則寶瑞降之，有千善，則後代神真，有二千善，則爲聖真仙將吏，有三千善，則爲聖真仙曹掾，有四千善，則爲天下師聖真仙主統，有五千善，則爲聖真仙魁師，有六千善，則爲聖真仙卿大夫，有七千善，則爲聖真仙公王，有八千善，則爲聖真仙皇帝，有九千善，則爲元

始五帝君，有一萬善，則爲太上玉皇帝。元君曰：萬善之基，亦在三業，十善相生，至于萬善。行善益算，行惡奪算。賞善罰惡，各有職司，報應之理，毫分無失。長生之本，惟善爲基也，戒之勉之。元君曰：人生天地之中，有清有濁，有剛有柔，因而修之，各成其性。夫氣清者，聰明賢達，氣濁者，凶虐愚癡，氣剛者，高嚴壯烈，氣柔者，慈仁淳篤。所以木性彊直，土性仁和，水性謙退，火性猛烈，金性嚴脆，各隨所受，以定其性。明者，返伏其性，以延其命，愚者，恣縱其欲，以傷其性。夫性者，命之原，命者，生之根，勉而修之，勤而鍊之，所以營生以養其性，守神以養其命，則離苦昇樂，福祚無窮矣。且人之生也，皆由於神，神鎮則生，神斷則死。所以積氣爲精，積精爲神，積神則長生矣。元君曰：世人唯知豐饒以甘其口，不知美食之傷命也。只知爵祿以榮其身，不知爵祿奢麗之傷己也。是故修學之人，鍊身於九丹，解結於五神，引氣於本生，滅根於三關，九鍊十變，百節開

明，斷滅胞結乃知本真矣。既知本真則成上仙也。夫仙者，心學心識則成仙。道者，內求內密則道來。真者，修寂洞靜則合真。神者，須感積感則靈通。常能守一，去仙近矣。若心競神勞、體煩不專，動靜喪精，耳目廣明者，徒積稔索道，道愈違也。人不修道，如幻化耳，但寄寓天地間少許時也。人若能攝氣營神，苦辛注真，將久得道，道成，則與天地共寄於太元中矣。又能洞虛體无，則與太无共寄於寂寂中矣。能洞寂寂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與道冥然矣。元君曰：道者，虛通之至真也。術者，變化之玄伎也。道之无形，用術以濟人。人之有靈，因修而契道。人能學之，則變化自然矣。道之要者，在深簡而易矣。功術之秘者，唯符藥與炁也。符者，三光之靈文，天之真信也。藥者，五行之華英，地之精液也。炁者，陰陽之和粹，萬物之靈爽也。此三者，致道之要機，求仙之所寶也。人能兼之，可以常存，度人无量矣。元君曰：道以何達，弘之在

人。夫藥能鍊形，符能致神，神歸則心通，形堅則炁固，神全炁固形復堅者，命可全也。命全然後化炁變精，洞入无形，飛行虚空，存亡自然，乃能長久長存也。人之得道，雖大劫之交天地崩淪而灾不能及，符藥之功以致斯矣。元君曰：寶章變化之功，還丹金液之術，昔有七十二篇，今則九篇矣。凡三卷，卷有三篇，其中卷三篇正丹經也。一曰玄白，二曰金精，三曰飛符，四曰金華，五曰三五，此謂之五符也。一曰白雪，二曰雄雌，三曰白華，四曰金液，五曰丹華，六曰五色，七曰泥汞，八曰金精，九曰九鼎，皆名九轉還丹。得一丹者可以長生，不必盡須作也。神丹之道三化五轉至九而止。若草木之藥，埋之則腐，煮之則爛，燒之則焦，不能自生，何能生人。金丹之道，即反於此，燒之愈精，冶之愈妙，故能令人長生。因使老君鍊丹，以示世人修道之本，今亳州丹井存焉。元君曰：九丹雖同，得之者繫其行業也。上士服之昇為仙官，中士服之栖集崑崙，下士服

之長生人間矣。元君曰：九丹金液同為昇天之道，服九丹者為仙官，雲龍來迎其身。服金液者，身生金色立可昇天。然在立功積行，神丹自至。無功行者，仙不可希也。吾昔於元始天君傳千二百訣，塵沙之劫授度者多。昔傳至真大仙天帝上帝太微太一元君，下及玄女黃帝皆得道矣。道不虛行必授其人，若耽樂嗜慾、留滯聲色，懷是非之心者，如墜石投川，往而不返，甚可痛也。然此道高妙，秘於九玄瓊臺雲笈萬年一傳，有玄籙玉名者得見篇目，自無宿命骨分形苦之人不得聞矣。於是，元君言畢，雲輿羽蓋，仙官衛從森然而集，即乘八景之輿白日昇天。老君乘白鹿自檜樹之上從衛仙駕，還歸太清，今有鹿跡在檜樹之上。或云：元君之位至尊至大，統制天地、調和陰陽，役使風雨、進退五星，斟酌寒暑、秉握乾坤，三界衆仙皆仰隸焉。人之生死，世之盛衰，咸由之矣。所以為老君之聖母者，示天地萬物必有稟生之由，師資之本爾。因勅太一元君，述

還丹金液之要，以傳於人世者焉。

金母元君

金母元君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靈九光龜臺金母，一號曰西王母。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在昔道炁凝寂、湛體無爲，將欲啓迪玄功，生化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焉，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蒼靈之墟，以生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曰：王公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焉，金母生於神洲伊川，厥姓緜氏，生而飛翔，以主陰靈之氣，理於西方，亦號王母，皆挺質大無毓神玄奧，於西方渺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氣，結氣成形，與東王木公共理二氣，而養育天地、陶鈞萬物矣。體柔順之本，爲極陰之元，位配西方，母養群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隸焉。所居宮闕在龜山之春山崑崙玄圃閭風之苑，有金城千重、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玄臺、紫

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鸞車羽輪不可到也。所謂玉闕墜天，綠臺承霄。青琳之字，朱紫之房。連琳綵帳，明月四朗，戴華勝，佩靈章。左侍仙女，右侍羽童。寶蓋踏映，羽旆蔭庭。軒砌之下，殖以白環之樹，丹剛之林，空青萬條，瑤榦千尋。無風而神籟自韻琅然，皆奏八會之音也。神洲在崑崙之東南，故《爾雅》云：西王母日下是矣。又云：王母鬢髮戴勝，虎齒善嘯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形也。元始天王授以萬天之統，龜山九光之籙，使制召萬靈、統括真聖，監盟證信，總諸天之羽儀。天尊上聖朝宴之會，考校之所，王母皆臨映焉。上清寶經、三洞玉書，凡所授度，咸所關與也。昔黃帝討蚩尤之暴威所未禁，而蚩尤幻化多方，徵風召雨、吹煙、噴霧，師衆大迷。帝歸息太山之阿，昏然憂寐，王母遣使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得之者勝，戰則克矣。符廣三寸、長一尺，青瑩如

玉，丹血爲文。佩符既畢，王母乃命一婦人，人首鳥身，謂帝曰：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宮五意陰陽之略，太一遁甲六壬步斗之術，陰符之機，靈寶五符五勝之文，遂克蚩尤於中冀，翦神農之後，誅榆罔於版泉，而天下大定，都於上谷之涿鹿。又數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虎集帝之庭，授以地圖，晚年復授帝以清靜無爲正真之道，其辭曰：飲啄不止身不輕，思慮不止神不清，聲色不止心不寧，心不寧則神不靈，神不靈則道不成。其要妙也，不在瞻星禮斗苦己勞形，貴在湛然方寸無所營營，神仙之道乃可長生。其後虞舜攝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環，又授益地圖，遂廣黃帝之九州爲十有一州。王母又遣使授舜皇琯，吹之以和八風。周昭王二十五年歲在乙卯，老君與真人尹喜遊觀八紘之外，西遊龜臺，爲西王母說《常清靜經》。故太極左宮仙公葛玄序曰：吾昔受之於東華帝君，東華帝君受之於金闕帝君，金闕帝君受之於西王母，皆口口相傳不記文字，吾

今於世，書而錄之。逮至穆王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驂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灤，主車則造父爲御，裔裔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字柏天，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而至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潼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道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嘆曰：予一人不盈於德，後世其追數吾過乎？又云：王持白珪重錦以爲王母壽，歌白雲之謠，刻石紀跡于弇山之上而還。世之昇天之仙凡有九品：第一上仙，號九天真王，第二次仙，號三天真皇，第三號太上真人，第四號飛天真入，第五號靈仙，第六號真人，第七號靈人，第八號飛仙，第九號仙人，凡此品次不可差越。然其昇天之時，先拜木公，後謁金母，受事既訖，方得昇九

天入三清拜太上，覲奉元始天尊耳。故漢初有四五小兒戲於路，中一兒歌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皆莫知之，唯張子房知之，乃往拜焉，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仙人得道昇天，當揖金母而拜木公也，自非冲虛登真之子莫知其津矣。漢孝武皇帝劉徹好長生之道，以元封元年登嵩高之嶽，築尋真之臺，齋戒精思。四月戊辰，王母使墉城玉女王子登來語帝曰：聞子欲輕四海之祿，迺萬乘之貴，以求長生真道乎，勤哉，七月七日吾當暫來也。帝問東方朔，審其神應，乃清齋百日，焚香宮中，夜二唱之後，白雲起於西南，鬱鬱而至，徑趣宮庭，漸近則雲霞九色，簫鼓震空，龍鳳人馬之衆，乘麟駕鹿之衛，科車天馬霓旂羽幢，千乘萬騎光耀宮闕。天仙從官森羅億衆，皆長丈餘，既至從官不知所。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麟，帶天真之策，佩金剛靈璽。黃錦之服，文彩明鮮，金光奕奕。腰分景之劍，結飛雲大綬，頭上大華髻，戴太真晨纓之

冠，躡方瓊鳳文之履。可年二十許，天姿旖藹，靈顏絕世，真靈人也。下車扶侍二女，登床東向而坐，帝拜跪問寒温。立侍良久，呼帝使坐，設以天厨，芳華百果，紫芝萎藥，紛若瑱螺，精珍異常。非世所有，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取桃，玉盤盛七枚，大如鵠音保子，四以與帝，母自食其三。帝食桃，輒收其核，母問何爲。曰：欲種之耳。母曰：此桃三千歲一實，中土地薄種之不生如何。於是王母命侍女王子登彈八球之璫，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玉，許飛瓊鼓震靈之簧，婉凌華拊吾陵之石，范成君扣洞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法嬰歌玄靈之曲，衆聲激朗靈音駭空。歌畢，帝下席叩頭以問長生之道。王母曰：汝能賤榮樂，卑宮室，耽虛味，道自復佳爾。然汝情恣體欲淫亂過甚，殺伐非法，奢侈恣其性者，裂身之車也。淫者，破身之斧也。殺者，響對。奢者，心爛。積欲則神隕，聚淫則命斷，以子萑爾之身而宅滅形之賊，盈尺之材乃攻之者，百刃

欲以此解脫三尸，全身永久，難可得也。有似無翅之鵝願鼓天池，朝生之菌而樂春秋者哉。若能蕩此衆亂撥穢易意，保神炁於絳府，閉淫宮而不開，靜奢侈於寂室，愛衆生而不危，守慈務施鍊氣惜精，有若斯之事，豈無髣髴耶。若不爾者，譬猶抱石而濟長河耳。帝跪受王母之戒，曰：徹不才，沉淪流俗，承禪先業，遂羈世累，刑政乖謬，罪積丘山，今日之後請事斯語矣。王母曰：夫養性之道理身之要汝固知矣，但在勤行不怠也。我師元始天王昔於嚴霄之臺授我要言曰：欲長生者，先外其身取諸身，堅守三一保靈根。玄谷華醴灌沉珍，溉長清精入天門。金室宛轉在中關，青白分明適泥丸。養液閉精具身神，三宮備衛存絳宮。黃庭戊己無流源，徹通五臟十二綸。吐納六府魂魄欣，却此百疾辟熱寒，保精留命永長存。此所謂呼吸太和保守自然真要道者也。凡人爲之皆必長生，亦可役使鬼神遊戲五嶽，但不得飛空騰虛而已，汝能爲之足可度世也。夫

學仙者未有不由此而始也。至若太上靈藥，上帝奇物，地下陰生，重雲妙草，皆神仙之藥也。得上品者，後天而老，乃太上之所服，非中仙之所寶。其中品者，有得服之，後天而逝，乃天真之所服，非下仙之所逮。其次藥有九丹金液，紫華虹英，太清九轉，五雲之漿，玄霜絳雪，騰躍三黃，東瀛白香，玄洲飛生八石千芝，威喜九光，西流石膽，東滄青錢，高丘餘糧，積石瓊田，太虛還丹，盛以金蘭，長光絳草，雲童飛干，有得服之白日昇天，此飛仙之所服，非地仙之所聞。其下藥有松柏之膏，山薑沉精，菊花、澤瀉、枸杞、茯苓、菖蒲、門冬、巨勝、黃精、靈飛、赤板、桃膠、木英、升麻、續斷、葳蕤、黃連，如此下藥略舉其端，草類繁多名數有千，子得服之可以延年。雖不能長享無期，上昇青天，亦可以身生光澤，還返童顏，役使群鬼，得爲地仙。求道之者，要先憑此階漸而能致遠勝也。若能呼吸御精，保固神氣，精不脫則永久，氣長存則不死。不用藥石之費，又無營索之

勞，取之於身耳。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故爲上品之道，自然之要也。且夫人之一身，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形，道付之以炁，炁存則生，炁去則死，萬物草木亦皆如之。身以道爲本，豈可不養神固氣以全爾形也。形神俱全，上聖所貴，形滅神逝豈不痛哉。一失此身萬劫不復，子其寶焉。我之所言乃我師元始天王所授之詞也。即勅玉女李慶孫書出之，以付於帝，汝善修之焉。王母命駕將去，帝下席叩頭請留，王母即命侍女召上元夫人同降帝宮。良久上元夫人至，復坐設天厨，久之王母命夫人出八會之書、五嶽真形五帝六甲靈飛之符，凡十二事，云此書天上四萬劫一傳，若在人間四十年可授有道之士。王母乃命侍女宋靈賓開雲錦之囊取一冊以授帝，王母執書起立手以付帝。王母呪曰：天高地卑，五嶽鎮形，元津激炁，大澤玄精，天迴九道，六和長平，太上八會，飛天之成，真仙節信，由茲通靈，泄墜滅府，寶歸長齡，徹其慎之，敢告劉生。祝畢，帝拜受。

王母曰：夫始學道受符者，宜別祭川嶽諸真靈，潔齋而佩之焉。四十年後若將傳付汝之所有，董仲君李少君可授之爾。況爲帝王，可勤祭川嶽以安國家，投簡真靈以祐黎庶也。言訖與上元夫人命車言去，從官玄集，將欲登天，因笑指方朔曰：此我鄰家小兒，性多滑稽，曾三來偷桃矣。昔爲太上仙官，因沉湎玉酒失部御之和，謫佐於汝，非流俗之夫也。其後武帝不能用王母之戒，爲酒色惑，殺伐不休，征遼東，擊朝鮮，通西南夷，築臺榭，興土木，海內愁怨，自此失道。幸回中臨東海三祠，王母不復降焉。所受之書置於柏梁臺上，爲天火所焚，李少君解形而去，東方朔飛翥不還，巫蠱事起，帝愈悔恨。元始二年崩於五柞宮，葬於茂陵。其後茂陵所藏道書五十餘卷，盛以金箱，一旦出於抱犢山中。又玉箱玉杖出於扶風市，驗茂陵宛然如故，而箱杖出於人間，此亦得託形尸解之驗也。又大茅君盈南治句曲之山，元壽二年八月己酉，南嶽真人赤君、西城

王君、方諸青童並從王母降於茅盈之室。頃之，天皇帝遣繡衣使者冷廣子期賜盈神璽玉章，太微帝君遣三天左宮御史管修條賜盈八龍錦輿、紫羽華衣，太上大道君遣協晨大夫石叔門賜盈金虎真符、流金之鈴，金闕聖君命太極真人使正一上玄玉郎王忠、鮑丘等賜盈以四節燕胎、流明神芝。四使者授訖，使盈食芝、佩璽、服衣、正冠、帶符、握鈴而立，四使者告盈曰：食四節隱芝者爲真卿，食金闕玉芝者位爲司命，食流明金英者位爲司祿，食長曜雙飛者位爲真伯，食夜光洞草者總主左右御史之任，子盡食之矣，壽齊天地，位居司命上真東嶽上卿，統吳越之神仙，總江左之山源矣。言畢，使者俱去。五帝君各以方面車服降於其庭，傳太帝之命，賜盈紫玉之版，黃金刻書九錫之文，拜盈爲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事畢俱去。王母及盈師西城王君爲盈設天厨，酣宴歌玄靈之曲。宴罷王母携王君及盈，省顧盈之二弟，各授道要。王母命上元夫人授茅固、

茅衷《太霄》、《隱書》、《丹景》、《道精》等四部寶經，王母執《太霄》、《隱書》命侍女張靈子執交信之盟以授於盈、固，以衷。事訖西王母昇天而去。其後紫虛元君王華存夫人清齋於陽洛之山、隱元之臺，西王母與金闕聖君降於臺中，乘八景輿同詣清虛上宮，傳《玉清隱書》四卷以授華存，是時三元夫人馮雙禮珠紫陽、左仙公石路成、太極高仙伯延蓋公子、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虛真人、南嶽赤松子、桐柏真人王子喬等三十餘真，各歌太極陽歌陰歌之曲。王母爲之歌曰：駕我八景輿，欵然入玉清，龍旌拂霄上，虎旂攝朱兵，逍遙玄津際，萬流無暫停，哀此去留會，劫盡天地傾，當尋無中景，不死亦不生，體彼自然道，寂觀合大冥，南嶽挺真幹，玉映輝穎精，有任靡其事，虚心自受靈，嘉會絳河曲，相與樂未央。王母歌畢，三元夫人答歌亦竟。王母及三元夫人紫陽、左仙公、太極仙伯、清虛王君，及携南嶽魏華存同去東南行，俱詣天台霍山。過句曲之金壇，宴太元茅

真人於華陽洞天，留華存於霍山洞宮玉宇之下，衆真皆從王母昇還龜臺矣。太真金母師匠萬品，校領群真，聖位尊高，總錄幽顯，至若邊洞玄躬朝而受道，謝自然景侍而登仙，故洞玄及自然傳謂爲金母師，即王母也。《玄經》所證事跡，蓋多此未備錄矣。

墉城集仙錄卷之一

墉城集仙錄卷之二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上元夫人

上元夫人者，道君弟子也。亦云玄古以來得道證仙位，總統真籍，亞於龜臺金母。金母所降之處，多使侍女相聞以爲賓侶焉。漢孝武皇帝好神仙之道，禱醮名山以求靈應。元封元年辛未七月七日夜二唱之後，西王母降於漢宮。帝拜迎稽首，侍立久之，王母呼帝命坐，設以天厨，言宴粗悉命駕將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懇懃，王母復坐，乃命侍女密香邀上元夫人焉。帝不知夫人何真也，云王九光母，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劉徹好道，適來視之見徹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淫濁，五臟不淳，關胃空索，骨無津液，脉浮反升，肉多精少，童子不移，三尸狡亂，玄白移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吾

久不在人間，人間實爲臭濁，然復時可遊望以寫細，念客主對坐悒悒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帝見侍女下殿俄失所在，一時頃侍女至，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仰戀光潤情係無違，密香至奉信承降尊於劉徹處，聞命之際登當命駕，先被太帝君勅使詣玄洲校定天元，正爾暫往如是當還，還便來席，願暫少留。帝因問王母：不審上元何真也。王母未答，夫人已至矣。來時亦聞雲中簫鼓之聲，既至從官文武千餘人，並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許，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日，真靈官也。夫人年可二十餘，天姿清耀，靈眸豔絕，服赤霜之袍，雲彩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名字，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戴九靈夜光之冠，帶六山火玉之珮，結鳳文琳華之綬，腰流黃揮精之劍，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止之。呼帝坐北向，夫人設厨，亦乃精珍，與王母所設者相似。王母勅帝曰：此真元之

母，尊貴之神，汝當起拜。帝拜，問寒温，還坐。夫人笑曰：五濁之人耽酒榮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徹以天子之貴，其亂目者倍於凡人焉，而復於華麗之墟拔根願無爲之事良有志矣。王母曰：所謂有心哉。夫人謂帝曰：汝好道乎？聞數招方術祭山嶽靈祠，禱河川亦爲勤矣，勤而不獲寔有由也。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恒舍於榮衛之中，五臟之內，雖獲鋒鋌良針固難愈也。暴則使烝奔而攻神，是故神擾而烝竭。淫則使精漏而魂疲，是故精竭而魂銷。奢則使真離而魄穢，是故命逝而靈臭。酷則使喪仁而攻目，是故失仁而眼亂。賊則使心鬥而口乾，是故內戰而外絕。五事皆是截身之刀鋸，剗命之斧斤矣。雖復汝好於長生，不能遣茲五難，亦何爲損性而自勞乎？然由是得此小益以自揜拄耳，若從今已去寫汝五惡，反諸柔善，明務察下，慈務矜寬，惠務濟窮，賑務施勞，念務存姑，息務及愛身，恒爲陰德救濟危難，旦夕孜孜不泄精液，

於是去諸淫養汝神。放諸奢處至儉勤齋戒，節飲食絕五穀，去臭腥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案而行之，當有冀耳。今阿母迂天尊之重下降於螻蛄之戶，屈霄虛之靈而詣狐鳴之俎，且阿母至誠妙唱玄音，其敬勗節度，明修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汝於玄都之墟，迎汝於崑閬之中，位以仙官遊於十方，吾言信矣，子勵之哉。若不能爾，無所言矣。帝下席跪謝，臣受性兇頑，生長亂濁，面墻不啓無由開達，然貪生畏死奉靈敬神，今受教此乃天也。輒戢聖命以爲身範，是小醜之臣當獲生活，唯垂哀護賜其玄玄。夫人使帝還坐，王母謂夫人曰：卿之爲誠言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思於志意。夫人曰：若其志道，將以身投餓虎，忘軀被誠，跡火履難故於一志也，必無憂也。若其無志，則心疑真信嫌惑之徒，不畏急言，急言之發，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故來必當賜與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師，遂欲毀其正志當疑天下必無仙人。是故我

發閬宮暫舍塵濁，既欲堅其胎志，又欲令向道不惑也。今日相見令人念之，至於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復三年吾必欲賜以成丹半劑，石象散一具，正爾授之，則徹不得停。當今兇奴未弭，邊陲有事，何必令其倉卒寫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耶。當問篤向畢卒何如，如其迴改吾方數來。王母因拊帝背曰：汝當用上元夫人至言，必獲長生，可不勗勉耶。帝跪曰：輒書金簡以爲身模式焉。帝又見王母巾器中有一卷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仙靈方耶，不審其目可得瞻眄否。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嶽真形圖也。昨青城諸仙就吾請求，今當過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文秘禁重，豈汝穢質所宜佩乎。今且與汝靈光生經，可以通神勸志也。帝叩頭請求不已，王母曰：昔上皇清虛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觀六合，瞻海河之長短，察丘山之高卑，立天柱而安於地理，植王嶽而擬諸鎮輔，貴崑陵以含靈仙，尊蓬山以館真人，安火神乎極陰之源，栖太帝乎扶桑之墟。於是方

丈之阜爲理命之室，滄浪海島養九老之堂，祖瀛、玄炎、長元、流生、鳳麟、聚窟各爲洲名，並在滄流大海玄津之中。水則碧黑俱流，波則震蕩群精，諸仙玉女聚居滄溟，其名難測其實分明，乃日山源之規矩，睹河嶽之盤曲，陵迴阜轉山高隴長，周旋逶迤形似書字。是故因象制名，定名實之號，書形秘於玄臺，而出爲靈真之信，諸仙佩之皆如傳章，道士執之經行山川百神群靈尊奉親近。汝雖不正，然數詣山澤扣求之志不忘于道，欣子有心今以相與，當深奉慎如事君父，泄失示人必禍考也。夫人語帝曰：阿母今以瓊笈珠韞發紫臺之文，賜汝八會之書，五嶽真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之玄觀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見此文矣，今雖得其形，觀其妙理，而無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太陰六丁通真逐靈玉女之籙，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左乙混沌東濛之文，右庚素招攝殺之律，壬癸六遯隱地八術，丙丁入火九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六巳石精金光藏景

化形，子午卯酉八稟十決六靈威儀，丑辰未戌地真曲素訣辭長生紫書，三五順行，寅巳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凡闕此十二事者，當何以召山靈、招地神、攝萬精、驅百鬼、來虎豹、役蛟龍乎，子所謂適知其一，未見其他。帝下席叩頭曰：徹下土濁民不識清真，今日聞道，是生命遇，會聖母今當賜與真形修以度世，夫人方今告徹應須六甲、六丁、六戊致靈之術，既蒙啓發弘益無量，唯願誥誨，濟臣飢渴，使已枯之木蒙雲陽之潤，焦火之草幸甘雨之溉，不敢多陳。帝啓陳不已，王母又告夫人曰：適真形寶文靈官所貴，此子守求不已誓以必得，故虧科禁將以與之，然五帝六甲邇真招神此術渺邈，必須精潔至誠，殆非流濁所宜施行，吾今既賜徹以真形，夫人當授之矣。吾當憶與夫人共登玄隴羽野及曜真之山，視王童子就吾所請太上隱書，吾以三九秘言不可傳泄於中仙，夫人時亦有言見守，助子童之至矣。吾既難違來意，不獨執惜，至於今日之事，有以相似，

後來朱陵食靈瓜味甚好，憶此未久而已七千歲矣。夫人既已告徹篇目十二事，必當匠而成之，何緣令主人稽首請某乙流血耶？夫人曰：環若苟惜向不持來耳。此是太虛群文真人赤童所出，傳之既自有男女之別耳。又宜授得道者，恐徹下才未應用此耳。王母色不平，乃曰：天禁漏泄犯違明科，傳必其人，授必知真者，夫人何向下才而說靈飛之篇目乎？妄說則泄，說而不傳是謂衍天道，此禁乃重於傳耶，別勅三宮司直推夫人之輕泄也。吾五嶽真形文乃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寶妙而爲天仙之信，豈復下授於劉徹也。直以徹孜孜之心數請川嶽，勤修齋戒以求仙之應，志在度世，不遭明師，故吾等有下眇之意耳。至於教仙之術不復限惜而傳之，夫人但有致靈之方能獨執之乎？吾今所以授徹真形文者，非謂其必能得道，欲使其精神有驗求仙之感不惑，可以誘進向化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間有此靈真之事。足以却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此也，子性

氣淫暴，眼睛不紅，何能得成真仙，浮空參差乎，勤而行之，適可庶於不死耳。明科云：非長生難也，聞道難。非聞道難也，行之難。非行之難也，終之難。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也，必何足隱之耶。夫人曰：謹受命矣。但環昔蒙倒景君無常先生二君傳靈文約以四千年一傳，女授女男授男，太上科禁以表於照生之符矣。環所授以來，並賢大女郎抱蘭凡傳六十八，女子固不可授男也。頃見扶廣山青真小童受六甲靈飛於太微中，元君凡十二事與環所受者同，青真是環入室弟子，所受六甲未聞別授於人，彼男官也，今正勅取之將以授徹也。先所以告其篇目者，亦是愍其有心，特欲堅其專炁，今日廣求，他日與之，亦欲與男授男承科而行，使勤而方獲，令知天真之珍貴耳，非徒苟執銜泄天道矣。願不罪焉。阿母真形之貴，愍於勤志亦以授之可謂太不宜矣。王母笑曰：亦可恕乎？夫人即命侍女紀羅容促到扶廣山，勅青真小童出左右六甲靈飛致神之方十

二事，當以授劉徹也。須臾侍女還捧八色玉笈鳳文之韞以出六甲之文，曰：弟子阿昌言向奉使絳河，攝南真七源君檢校群龍猛獸事畢過門受教，承阿母相邀詣劉徹家，不意天靈至尊下降於臭濁，不審起居此來何如？侍女紀羅容至云，尊欲得金書秘字六甲靈飛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劉徹，輒封一通付信且徹雖有心實非仙才，詎宜以此傳泄於行尸乎？昌近在帝處見有上言之者甚衆，云山鬼哭於叢林孤魂號於絕域，興師歸而族有功，妄兵勞而縱白骨，奢擾黔首淫酷自恣，罪已彰於太上，怨已見於天炁，嚚言玄聞必不得度世也。值尊見勅，不敢有違耳。王母笑曰：言此子者誠多然，帝亦不必推也。夫好道慕仙者，精誠志念齋戒思愆，輒除過一百。克己反善奉敬真神存真守一，行此一月，輒除過一千。徹念道累年齋亦勤矣，累禱名山願求度脫，校計功過殆已相掩。但自今已去勤修志誠，奉上元夫人之言，不宜復奢淫暴虐，使萬兆勞殘，怨魂窮鬼

破掘之訴，流血之尸，忘功賞之辭耳。夫人乃下席起立，手執八色玉笈鳳文之韞，仰天向帝而呪曰：九天浩洞，太上耀靈，神照玄微，清虛朗明，清虛者妙，守炁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成，役神形辱，安精年榮。授徹靈飛，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虛，可以隱形，長生久視，還白留青。我傳有四萬之壽，徹傳在四十之齡。違犯泄漏，禍必族傾，反是天真，必沉幽冥。爾其慎禍，敢告劉生。爾師主是青真小童太上中黃道君之司直，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名陵陽，字庇華。形有嬰孩之貌，仙官以青真小童爲號。其爲器也，玉朗洞照，聖周萬變，玄鏡幽覽，才爲真俊，遊于浮廣，推此始運，館于玄圃，治仙職分，子存師君，爾從所願，不存所授，命必傾淪。言畢，夫人一一手指所施用節文以示帝焉。凡十二事都畢，又告帝曰：夫五帝者，方面之真精。六甲者，六位之通靈。佩而尊之，可致長生。此書上帝封於玄景之臺，子其寶祕焉。王母曰：此三

天太上之所撰，藏於紫陵之臺，隱以靈壇之房，封以華琳之函，韞以蘭簡之帛，約之以北羅之索，印以太帝之璽。受之者，四十年傳一人。如無其人，八十年可頓受二人。得道者四百年一傳，得仙者四千年一傳，得真者四萬年一傳，得昇太上者四十萬年一傳。傳非其人謂之泄天道，得人不傳是謂蔽天寶，非限妄傳是謂輕天老，受而不敬是謂慢天藻。泄、蔽、輕、慢四者，取死之刀斧，延禍之車乘也。泄者，身死於道路，受土刑而骸裂。蔽者，盲聾於來世，命凋枉而卒歿。輕則禍鍾於父母，詣玄都而受罰。慢則暴終而墮惡，生棄疾於後世。皆道之科禁，故以相戒，不可不慎也。王母因授以五嶽真形圖，帝拜受俱畢，夫人自彈雲琳之璈，歌步玄之曲。王母命侍女田四妃答歌。歌畢，乃告帝從者姓名，及冠帶執佩物名，所以得知而紀焉。至明，王母與上元夫人同乘而去，龍虎車馬道從，音樂如初來時，雲彩鬱勃盡爲香氣，西南而去，良久乃絕。帝既見王母及夫

人，乃信天下有神仙之事，但不精勤，久得尸解而去，不能昇天。王母、夫人、青真小童皆云帝無仙才，斯固玄察之矣。然仙桃靈果、天膳靈酒，帝皆得而食之，但至誠求道之感應，亦非凡骨矣。不然者，何以茂陵之物出於人間，亦聊示神變之跡，知神仙之不可誣也。其後孝宣帝地節四年乙卯，咸陽茅盈，字叔申，受黃金九錫之命，爲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是時五帝君授册既畢，各昇天而去。茅君之師總真王君、西靈王母與夫人降於句容之山金壇之陵華陽天宮，以宴茅君焉。時茅中君名固字季偉，小茅君名衷字思和，王母王君授以靈訣，亦授錫命紫素之册。固爲定錄君，衷爲保命君，亦侍真會。王君告二君曰：夫人乃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高尊，統領十方玉童玉女之籍。汝可自陳二君，下席再拜求乞長生之要。夫人憫其勤志，命侍女宋辟妃出紫錦之囊開綠金之笈，以《三元流珠經》、《丹景道精經》、《隱地八術經》、《太極錄景經》凡四部以授二君。

王母復勅侍女李方明出丹瓊之函，披雲珠之笈，出《玉珮金璫經》、《太霄隱書經》、《洞飛二景內書》傳司命君。各授書畢，王母與夫人告去，千乘萬騎昇還太空矣。

昭靈李夫人

方丈臺東宮昭靈李夫人者，即北元中玄道君李慶賓之女，太保玉郎李靈飛之妹也。以湯時得道白日昇天，受書爲東宮昭靈夫人，治方丈臺第十三朱館中。東晉哀帝丕興寧三年乙丑八月二十二日夜降於真人楊羲之家，夫人著紫錦衣、帶神虎符、握流金鈴，年可十三四許，有兩侍女年可二十一、二。侍女名隱暉，皆青綾衣，捧白玉箱二枚，青帶絡之，題曰：太上帝章，一曰：太上玉文。夫人帶青玉色綬，如世人帶章囊狀，隱章當長五丈許，大三四尺，與上元夫人、紫微夫人、右英夫人諸真同降，臨去作詩曰：雲嵬帶天構，七炁煥神馮。瓊扉啓晨鳴，九音絳

樞中。紫霞興朱門，香煙生綠窗。四
駕舞虎旗，青駟擲玄空。華蓋隨雲倒，
落鳳控六龍。策景五嶽阿，三素眄君
房。適聞臊穢氣，萬濁污我胸。臭物
薰精神，囂塵德相衝。明玉皆璀璨，何
獨盛五躬。高揖苦不早，坐地自生蟲。
臨去又吟曰：心勿欲亂，神勿淫役，道
易不順，災重不逆，永喪其真，遂棄我
適，復往許家否，我當復來爾，勤之而
已。其年九月三日復降，又歌曰：縱
酒觀群慧，倏歎四落周。不覺所以然，
實心有待遊。相遇皆懽樂，不遇亦不
憂。縱影玄空中，兩會自然疇。十二
月一日夜又吟寄許玉斧曰：飛輪高晨
臺，控轡玄隴隅。手携紫皇袂，倏忽八
風驅。玉華翼綠帷，青羣扇翠裾。冠
軒煥崔嵬，珮玲帶月珠。薄入風塵中，
塞鼻逃當塗。臭腥凋我炁，百痾令心
徂。何不颺然起，蕭蕭步太虛。

三元馮夫人

三元夫人者，姓馮名雙禮珠，乃上

清高真也。亦主監盟，初仙及證度得
道，當爲真人元君者也。以晉穆帝聃
永和五年己酉，夫人與西王母、南極元
君、九微元君、紫陽左仙公、石路成、太
極高仙伯、延蓋童子、西城總真王方
平、太虛真人、南嶽赤松子、桐柏真人、
右弼王王子喬會於小有清虛上宮絳房
之內，宴南嶽紫虛元君魏夫人華存，設
以神籥，奏以鈞樂，九靈合節八音玲
璨，王母起舞乃擊節而歌，歌畢夫人自
彈雲璈而答，歌曰：玉清出九天，神館
飛霞外。霄臺煥嵯峨，靈廈秀鬱翳。
五雲興翠華，八風扇綠炁。仰吟銷魔
詠，俯研智與慧。萬真啓神景，唱期絳
房會。挺穎德音子，神映乃拂沛。天
嶽凌空構，洞臺深幽邃。遊海悟井願，
履真覺世穢，舞輪宴重空，笙魚自然
廢。回我大椿羅，長謝朝生世。歌畢
衆真各奏陽歌陰歌之辭，皆內修證道
之旨，或叙積功累行之美，或歌金液霜
華之要，與洞神陽歌之曲小異，蓋天真
之微辭也。

南極王夫人

南極王夫人者，王母第四女也，名
林，字容真，一號紫元夫人，或號南極
元君。理太丹宮，受書爲金闕聖君上
保司命。漢平帝時降於陽洛山石室之
中，授清虛真人小有天王王褒字子登
《太上寶文》等經三十一卷。夫人年可
十六七許，著錦帔青羽裙，左佩虎書，
右帶揮靈，形貌真正天姿醜藹，乘羽蓋
之車駕以九龍，女騎九千。居渤海丹
海長離山中，主教當爲真人者，晉興寧
三年乙丑降真人楊羲之家，與八真同
會，因吟授羲曰：控鸞扇太虛，八景飛
高。仰浮紫晨外，俯看絕落溟。玄
心空同間，上下弗流停。無待兩際中，
有待無所營。體無則能死，體有則攝
生。東賓會高唱，二待何足爭。東賓，東
嶽上卿大茅君也。又曰：命駕玉錦輪，舞
轡仰徘徊。朝遊朱火宮，夕宴夜光池。
浮景清霞杪，八龍正參差。我作無待
遊，有待輒見隨。高會佳人寢，二待互

是非。有無非有定，待待各自歸。是歲六月二十三日，又吟授楊君曰：林振須類感，雲鬱待龍吟。玄數自相求，觸節皆有音。飛輶出西華，總轡忽來尋。八遐非無娛，同詠理自欽。悼此四羅內，百變常在心。俱遊北寒臺，神風開爾襟。夫人昔授王子登寶經，既畢，告之曰：我道飛空八景浮虛上清，子勤修之吾不相欺也。於是西城王君携子登北觀玄洲，拜謁太上丈人及二十九真主仙道君，道君即太上公子勒伯黎也。道君即命侍女范運華、趙峻珠、王抱臺發瓊笈綠蘊，出《上清隱書》、《龍文八靈真經》二卷以授子登，又以雲碧陽水晨飛丹腴二升賜之，子登拜受還西城宮，精修九年，日行三千里，視見萬里之外。坐在立亡，役使群神。乘飛飈之車，遊觀天下，東度啓明之宮、廣桑之山，謁見太帝，受《紫鳳赤書》，南渡丹海長離之山，朝南極元君紫元夫人再受《太丹籙書》，又詣赤臺童子受雲琅水霜。夫人曰：昔日之言，豈負舉哉。子登稽首謝恩訖，西渡

庾丘巨海沉羽之泉，登麗農之嶽，詣三皇道君紫蓋華晨夫人，受《玉道綠字太真隱書》。又北遊雕柔玄海，登廣野之山，遇高上虛皇大道君玄請六微元君，賜以絕玄金章、絳和雲芝，子登拜而服之，還昇中嶽龜臺崑陵朝太真金母，乃受冊爲太素清虛真人，領小有天王三元四司左保上公，主領洞府三洞寶文，出入上清受事太極，乃夫人之弟子也。

壙城集仙錄卷之二

壙城集仙錄卷之二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雲華夫人

雲華夫人者，王母第二十三女，太真王夫人之妹也。名瑤姬，受徊風混合萬景練神飛化之道。嘗遊東海，還過江之上，有巫山焉，峰巖挺拔，林壑幽麗，巨石如壇，平博可翫，留連久之。時大禹理水駐其山下，大風卒至，振崖谷隕，力不可制，因與夫人相值拜而求助，即勅侍女授禹策召百神之書，因命其神狂章、虞余、黃魔、大翳、庚辰、童律等助禹斬石疏波決塞導阨，以循其流。禹拜而謝焉。禹嘗詣之於崇巘之巔，顧盼之際化而爲石，或倏然飛騰散爲輕雲，油然而止聚爲夕雨，或化遊龍，或爲翔鶴，千態萬狀不可視也，不知其常也。禹疑其狡怪獯誕非真仙也。問諸童律。童律曰：天地之本者道也，運道之用者聖也，聖之品次真人

寓情，荒淫託詞穢蕪，高真上仙豈可誣而降之也。有祠在山下，世謂之大仙，隔峰有神女之石，即所化之身也。復有石天尊、神女壇，壇側有竹垂之若簞，有槁葉飛物著壇上者，竹則因風而掃之，終歲瑩潔不爲之污楚，世世祀焉。

太微玄清左夫人

夫人者，乃太微之上真也。興寧三年乙丑十二月十七日，與太元真人衆真降於句曲金壇真人楊羲之室，吟北溟宮中歌。詞曰：

鬱藹非真墟，太无爲我館。玄公豈有懷，縈蒙孤所難。落鳳控紫霞，矯轡登晨岸。寂寂無濠涯，暉暉空中觀。隱芝秀鳳丘，逡巡瑶林畔。龍胎嬰爾形，八瓊迴素旦。琅華繁玉宮，綺葩凌巖粲。鵬扇絕億嶺，拊翮扶霄翰。西庭命長歌，雲璈乘虛彈。八風纏綠宇，叢煙豁然散。靈童擲流金，太微啓璧案。三元折腰舞，紫皇揮袂讚。玄玄

扇景暉，曄曄長庚煥。超駟聳明刃，下盼使我惋。顧哀地仙輩，何爲棲林澗。是夕衆降，太元真人述玄清宮中之事，因吟此章，皆上清內修得真之旨，以用和神也。夫人諸經傳別未顯名氏事跡也。

東華上房靈妃

靈妃者，方諸宮有東華上房，乃靈妃所理之處，亦天真之高位，將是太帝之左右相也。其詞曰：

紫桂植瑶園，朱華聲萋萋。月宮生藥泉，日中有瓊池。左拔音跋圓靈曜，右掣丹霞暉。流金煥絳庭，八景絕煙迴。綠蓋浮明朗，控節命太微。鳳精童華顏，琳腴充賜飢。控晨挹太素，乘欵翔玉墀。吐納六虛氣，玉嬪把巾隨。彈微南雲扇，香風鼓錦披。叩商百獸舞，六天攝神威。倏欵億萬椿，齡紀鬱巍巍。小鮮未烹鼎，言我巖下悲。此亦是晉興寧三年乙丑十二月十七日夜，太元衆真降於楊君之室云此

歌章，青童宮中常所吟詠，以勵青宮學真者之業，述檢制之要明修之樂，此靈妃亦別未顯名氏及所習事跡。

紫微王夫人

夫人名清娥，字愈音，王母第二十女也。昔降授太上寶神經與裴玄仁，裴行之得道，拜清靈真人。晉興寧三年乙丑六月降楊羲之家，時與太元真人、桐柏真人、右英夫人、南嶽夫人同降，言夫人位爲紫微宮左夫人，鎮羽野玄隴之山上宮主教當成真人者，是夕真會，右英夫人歌修真之事。夫人答歌曰：

乘飈遡九天，息駕三秀嶺。有待徘徊盼，無待故當靜。滄浪奚足勞，孰若越玄井。又吟曰：

龜闕鬱巍巍，墉臺落月珠。列坐九靈房，扣璈吟太无。玉簫和我神，金醴釋我憂。又吟曰：

宴酣東華內，陳鈞千百聲。青君呼我起，折腰希林庭。羽帔扇翠暉，玉

珮何鏗玲。俱指高晨殿，相期象中冥。

又叙玄隴之遊，吟曰：

超舉步絳霄，飛鸞比壘庭。神華映仙臺，圓曜隨風傾。啓暉挹丹元，飛景餐月精。交袂雲林宇，浩軫還童嬰。蕭蕭寄無宅，是非豈能營。陣上自擾競，安可語養生。

九月六日又降，命楊君染筆喻作

吟曰：

解輪太霞上，斂轡造紫丘。手把八空烝，縱身雲中浮。一盼造化綱，再視索高疇。道要既已足，可以解千憂。求真得良友，不去復何求。

吟此令示許長史穆及郗迴也。又

吟曰：

紫空朗明景，玄宮帶絳河。濟濟上清房，雲臺煥嵯峨。八輿造朱池。羽蓋傾霄柯。震風迴三晨，金鈴散玉華。七轡絡九陔，晏盼不必家。借問求道子，何事坐塵波。豈能棲東秀，養真牧太和。

吟畢亦令示許與郗，十月十七日

又與衆真降，命楊君書曰：

左把玉華蓋，飛景躡七元。三晨

煥紫輝，竦盼撫明真。變踊期須臾，四面皆已神。靈發無涯際，勤思上清文。何事坐橫塗，令爾感不專。陰阿失玄機，不覺年歲分。

吟畢，徐謂楊君曰：夫今勤者，勤

其事，耽其玄微耳。慎者亦觸類而作也。學道之難不可盡矣。有恥鄙之心者於道亦遼乎，灌秉然後可貴耳。賢者之舉自更悟耳，令且當內忘也。因吟曰：

玄清渺渺觀，落景出東渟。願得

絕塵友，蕭蕭罕世營

吟此再三，又曰：

靈人隱玄峰，真神韜雲采。玄唱非無期，妙應自有待。豈期虛空寂，至韻固常在。携襟登羽宮，同宴廣寒裏。借問明人誰，所存唯玉子。

吟竟，曰：卓雲虛之駿，抗翮於崆

峒之上，斯人也。豈不長挹南面，永謝千乘乎。二月三十日吟一章曰：

褰裳濟淶河，遂見扶桑公。高會

太林墟，賞宴玄華宮。信道苟純篤，何

不棲東峰。

此亦叙方諸東華之勝也。四月十

四日作七章，曰：

其一

控景始暉津，飛鸞登上清。雲臺鬱峨峨，閭闔秀玉城。晨風鼓丹霞，朱煙灑金庭。綠蘂粲玄峰，紫芝巖下生。慶雲纏丹爐，鍊玉飛八瓊。晏盼廣寒宮，萬椿愈童嬰。龍旂音祈啓靈電，虎旗徵朱兵。高真迴九曜，洞觀均潛明，誰能步幽道，尋我無窮齡。

其二

翳藹紫微館，鬱臺散景鸞。鸞唱華蓋間，風鈞導龍輶。八狼携絳旂，素虎吹角蕭。雲勃寫靈宮，來適塵中囂。解轡佳人所，同氣自相招。尋宗須臾頃，萬齡乃一朝。椿期會足衰，劫往豈云遼。真真乃相目，莫令心徂抄。虛刀揮至空，鄙滯五神愁。

其三

朝啓東晨暉，飛駢越滄泉，山波振青涯，八風扇玄煙。迴盼易遷房，有懷真感人。三金可遊盤，東岑宜永甄。

紛紛當途中，孰能步生津。

其四

飄飄八霞嶺，徘徊飛晨蓋。紫輶騰太空，矚盼九虛外。玉簫激長景，雲煙絕幽藹。高仙宴太真，清唱無涯際。去來山嶽庭，何事有待邁。

其五

神王曜靈津，七元煥神扉。虛遷方寸裏，一躍登太微。妙音乘和唱，高會亦有機。齊此天人盼，協彼晨景飛。總轡六合外，寧有傾與危。

其六

薄宴塵飈嶺，代謝緣環歸。奚識萬劫期，顧盼令人悲。

其七

靈草廕玄方，仰感璇曜精。洗洗繁茂萌，重德必克昌。

八月十七日夜夫人授楊君令告許長史，曰：平凝夷質，淵通妙靈。神造重絕，棲真攝生。太玄植簡，太素刻名。金挺內曜，玉華外榮。朱軒四駕，嘯命衆精。騁龍玄洲，飛雲浮冥。必能上友逸臺之谷公，下監御于太清矣。

因與保命君論遠志九方，又語曰：念不宜多，多則志散，志散而求不病者猶閉門而禦猛敵也。夫人製服術方以行於世，叙曰：夫晨齊浩元洞冥幽始八氣靡渾靈關未理者，則獨坦觀於空漠任天適以虛峙，於是淳音微唱和風合起，一明銜暉霄翳無待也。擁萌肇於未剖，塞萬源於機上，含生反真觸類藏初爰可哂萬歲以爲夭，顧嬰齟而長和耳，何事體造靈神之冥鄉心研殊方之假音遐外哉，自形無得真之具器，無任真之用者，誠宜步天元之領攝，推萬精以極妙，尋九緯以挺生，睹晨景之迴照，仰觀煙氣則六靈纏虛。俯盼六律則八風扇威，太无發洞冥之嘯，圓曜有映空之暉，於是紫霞藹秀，波激嶽頽，浮煙籠象，清景遯飛，五行殺害，四節交擲，金土相親，水火結隙，林卉停偃，百川閉塞，洪電縱橫而响沸，雷震東西而坼裂，天屯見化爲陽九之灾，地否闕乃爲百六之會。亢悔則載窮於乾極，睹群龍攫爪則流血於坤野爾，乃吉凶互衝衆示灾咎履坦道者，將幽人貞吉

居肥遯者，亦無往不利冒嶮巖也。行必輿尸涉於東北則朋喪而悔，至苟大川之不利明坎井之沉零矣。此皆人失其真，物乖我和，遊競萬端，神鬼用謀，容使天地無常，以百姓爲心，於是太上真人愍萬流之鼓動，開冥津以悟賢，遂爾導達百變，攝生理具，居福德者常全，處危害者凋折，禦六氣者壽延，服靈芝者神逸，奇方上術演於清虛之奧，金闕玉劄撰於委羽之臺，窈窕神唱真暉合離歌其章則控晨太微，用其道則揚輪九陔，軒蓋於流霞之陣，眷盼乎文昌之台，或爐轉丹砂之幽精粉鍊金碧之紫漿，琅玕鬱勃以流華八瓊，雲煥而飛揚絳液，迴波龍胎隱鳴，虎沫鳳腦，雲琅玉霜，太極丹醴，三環靈剛，若以刀圭奏矣。神羽翼張，乃披空洞之上文，焯燁元始之室，瓊音琅書發乎三玄之宮，寶紱紆三元之贈藥珮登丹琳之房，上帝獻紫輶之重曜，太真錫流金之火鈴，神童啓轅，九鳳齊鳴，天籟駭虛，晨鐘玲鏗，竦身抑旄，八景浮空，龍輿虎旂，遊扇八方，上造常陽之絕杪，下

寢倒景之蘭堂，月妃驂駟日華照容，靈姬奉衾香煙溢窗，顧盼而圓羅邁矣，何九萬之足稱哉。然後知高仙之道益上，尋靈之余微妙，服御之致合神，吉凶之用頓顯也。自非無英公子黃老玉書《大洞真經三十九章》，豁落七元太上隱玄者，莫有群偶於此術矣。然復有體神精思寶練明堂，朝適六虛使五藏生華，守閉元關內存九真，三炁運液而溉灌丹田，亦其次也。夫丹誠疏禴者，亦奚用東鄰之太牢哉。乃可加以五雲水、桂朮根、黃精、南燭陽草、東石空、青松脂、柏實、巨勝茯苓，此並養生之具，將可以長年矣。吾又俱察草木之勝負有速益於己者，並未及朮勢之多驗乎，且自頃已來殺氣蔽天惡煙弭景，邪魔橫起百疾雜臻，或風寒關結，或流腫積痾不期而禍湊，意外而病生者比日來集也。夫朮氣則式遏鬼津吐煙則鎮折邪節，強肉攝魂益血生腦，逐惡致真守精衛命。餐其餌則靈柔四敷榮輪輕盈。服其丸散則百病瘳除五臟含液，所以長生遠視久而更靈，古人名

之爲山精之卉山薑之精。《太上導仙銘》曰：子欲長生當服山精，子欲輕翔當服山薑。此之謂也。我見諸物皆當減而朮爲益也，直以朮氣之用是今時所要，末世多疾宜當服御耳。夫道雖內足猶畏外來之禍，形有外充亦或中崩之弊，張單偏致殆可鑒乎？夫朮者，一可以長生永壽，二可以却萬魔之枉疾，我見山林隱逸得服此之道千年八百比肩於五嶽矣。人多書繁不能復一二記示之耳，今撰服朮方以悟密尚若必信用庶無橫暴之災，既及太平，則四氣含融天緯荐生，災煙消滅五毒匿形，二晨常察萬物自成。於是時任子所運而服御亦無復夭傾也。今所言朮，欲令有心取服遏此灾痾耳。又頃者末學互相擾競多用混成，及黃書赤界之法此誠相生，和合二象匹對之真要也。若以道交用解網脫羅推會六合，行諸節氣，却消灾患結精寶胎，上使腦神不虧，下令三田充溢，進退得度而禍除，經緯相應而長康，敵人執轡而不失，六軍長驅而全反者，乃有其益亦非仙家

之盛事也。嗚呼，危哉。此雖相生之術，俱失度世之法，然有似騁冰車之涉乎，炎洲汎火舟以浪於溷津矣。自非真正亦失者萬萬，或違戾天文僭害嫉妬，靈根鬱塞否泰用隔，犯誓愆盟得罪三官，或違冤連禍王師傷敗，或坑降殺服流血膏野，或馬力已竭而求之不已。若逐深入北塞而不御者，亦必絕命於兇奴之刀劍乎，將身死於外而家誅於內，可不慎哉，可不慎哉。我見諸如此等少有獲益，徒有求生之妄作，常嘆息於生生矣，豈若守丹真於絳宮，朝元神於泥丸，保精液而不虧，閉幽術於命門，餌靈朮以順生，漱華泉以清神，研玄妙之祕圖，誦太上之隱篇，於是高棲于峰岫並金石而論年耶。諸侯安得而友，帝王弗得而臣也。遠風塵之五濁常清淨以期真，優哉游哉，聊樂我云按夫人以服朮爲序者，亦欲歷申勸戒學仙豈獨於餌朮而已，才豐詞麗學優理博，浩浩然若巨海之長波連山之疊岫也。然所戒彌切，所陳彌當，得不師而稟之，銘而佩之。誘善之功千古不泯，

何至真之屬念如是耶，何至聖之憫物如是耶。

墉城集仙錄卷之三

墉城集仙錄卷之四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太真夫人

夫人者，王母之小女也。年可十六七，名婉羅，字勃遂。事玄都太真王，有子爲三天太上府都官司直，主總糾天曹之違比地上之卿佐，年少好委官遊逸虛廢事，任有司奏劾，以不親局察降主東嶽，退真王之編，司鬼神之師，五百年一代其職。夫人因來視之，勵其使修守政事以補其過。道過臨淄，值縣小吏和君賢爲前冤所傷，當時殆死。夫人見骨相有異而愍之，問其何傷乃爾，君賢以實對。夫人曰：汝所傷乃重刃關於肺，五臟泄漏，血凝絳府，氣激腸外，此將死之急也。不可復生如何？君賢知是神人，叩頭求哀乞賜救護。夫人於肘後筒中出藥一丸，大如小豆，即令服之，登時而愈，血絕瘡合無復慘痛。君賢再拜，跪曰：家

財不足，不知何以奉答恩施，唯當自展驚力以報所受耳。夫人曰：汝必欲謝我，意亦可佳，可見隨去否？君賢乃易名姓，自號馬明生，隨夫人執役。夫人還入東嶽岱宗山崖峭壁石室之中，上下懸絕，重巖深隱，去地千餘丈。石室中有金床、玉几、珍物、奇瑋，乃人跡所不能至處也。明生初但服事，只欲學金瘡方，既見神仙來往，乃知有不死之道。旦夕供給掃灑，不敢懈倦。夫人亦以鬼怪、虎、狼、眩惑、衆變試之，明生神情澄正，終不恐懼。又使明生他行別宿，因以好女於卧息之間調戲親接之，明生心堅志靜，固無邪念。夫人或行去十日五日，或一月二十日方還，輒見有仙人賓客乘龍駕鳳往來，或有拜謁者，真仙彌日盈坐。客到，輒令明生出外別室中，或立致精細厨食，餽果非常，香酒奇漿不覺而至，不可名目。或呼明生坐，與之同飲食。又聞室中有琴瑟之音，歌聲宛妙。夫人亦時自彈琴，琴有一絃，五音並奏，高朗響激，聞于數里，衆鳥皆爲集於岫室之

間徘徊飛翔，驅之不去。逮天人之樂，自然之妙也。夫人棲止，常與明生同石室中而異榻耳。幽寂之所都唯二人，或行去亦不道所往之處，但見常有一白龍來迎，夫人即著雲光、繡袍乘白龍而去，袍上專是明月，珠綴著衣縫，帶玉珮，戴金華太玄之冠，亦不見有從者。既還即龍自去，不知所在。石室玉床之上有紫錦被褥、緋羅之帳，中有服玩之物，瑰金、函匳、玄黃羅列，非世所有，不能一一知其名也。有兩卷素書，上題曰：《九天太真道經》，明生亦竟不敢發舒視其文也。唯供給水掃守巖室而已，至於服玩亦不敢竊闖之，亦不敢有所請問。如此五年，愈加勤肅，輒不怠惰。夫人嘆而謂之曰：汝可謂真可教也，必能得道者也，以子俗人而不淫慢，恭仰靈氣終莫之廢，雖欲死亦焉可得乎？因以姓字本末告之，曰：我久在人間，今奉君王命又被太上召，不復得停。念汝專謹，故以相語，欲教汝長生之方、延年之術，而我所授服以太和自然龍胎之醴，適可授三天真人，

不可以教始學之者，固非汝所得聞矣。縱或聞之，亦必不能用以持身也。有安期先生燒金液丹法，其方祕要，便立用，是九君太一之道，白日昇天者矣。相安期明日來，吾將以汝付囑之焉。相隨稍久，其術必傳。明日安期先生至，乘駮麟、著朱衣、遠遊，冠帶玉珮及虎頭鞞囊，視之可年二十許，潔白嚴整，從者六七仙人，皆執節奉衛。見夫人甚敬，揖稱下官。須臾，設酒果厨膳，飲宴半日許。安期自說：昔與女郎遊於安息國西海際，食棗異美，此間棗永不及也，憶此未久已二千年矣。夫人云：吾昔與君共食一枚乃不盡，此間小棗那可相比耶。安期曰：下官先日往九河見司陰君與西漢夫人共遊，見問以陽九百六之期，聖主受命之劫，下官登答以年稚不識運厄之紀，別當咨太真王夫人，今既賜坐欲請此數。夫人曰：期運漫汗非君所能卒知，天地有大陽九大百六，有小陽九小百六，天厄謂之陽九，地虧謂之百六，此二灾是天地之否泰陰陽之孛蝕也。大期九千

九百年，小期三千三百年，而此運鐘聖王不能禳至於滅亡遺吉自復快耳。今大厄猶爲卒未然，唐世是小陽九之始，計訖來甲申歲百六將會矣。爾時道德方隆，凶惡頓肆，聖君受命乃在壬辰，無復千年亦尋至也。西漢夫人具已經見，所以相問者當是相試耳。然復是司陰君所局，夫陽九者大旱海涌而陸燠，百六者海竭而陵澗自填四海，水減溟洲，成山連城之鯨萬丈之鮫不達期運之度，唯叩天而索水，詞訟紛紜布於上府，三天煩於省察，司陰亦疲於謹按矣。九河之口是赤水之所衝，其深難測，今已漸枯。八氣蒸於山澤，流沙壅於源口，於是四海俱會群龍鼓舞爾，乃須甲申之年將飛陰洪倒流矣。今水母上天門而告期積石開萬泉，而通路飛陰風以撓蒼生，注玄流以遐布，洋溢在數年之中，漫衍終九載之暮也。既得道登真體靈合妙至其時也，但當騰虛空而盼山波，遊浮嶽而視廣川，乘玄鴻以湊丹城，御虬輦而邁景雲耳。咄嗟之間忽焉便適可以翔身娛目，豈足掛

意乎？當今日且論酒事，何用此爲及耶。因指明生向安期曰：此子有心向慕，殆可教訓。昔遇因緣遂來見隨，雖質穢未盡而淫慾已消，今未可授玄和太真之道，且欲令就君受金液丹方，若可得爾便宜將去。夫流俗之人，心肺單危，經胃內薄，血津疲羸，肝膈不注，其眼唇口不辯其機，蓋大慈而不合天人，欲奔走而不及靈飛，適宜慰撫以成其志，不可試以仙變八威也。想勿加切刻，令其失正矣。安期曰：諾但恐道淺術薄不足以訓授耳。下官昔受此方於廣成丈人，先師爲道德至妙，窈冥其心，無視無聽，言其行也無跡，言其止也無留，神炁接於玄漠，四骸寄於靈丘，存志無以踞崆峒之上，膝間草木忽林生而成洪阜，動之若叩地而不言，求之輒移載而莫宣，不知所以得其術，不解何緣造其根，當此之時實復罔然矣。以四五十年中勤守匪懈久修奴役以奉顏色，遂蒙顧盼漸見告悟，今越湯池而入生地，時開朱顏以對問見示，以求道之難易于時乃賜，與金液之要言也。

此則先師之成法實不敢倉卒而傳之也，要當令在二十年之內必使其闕天路矣。下官往與女郎俱會圓丘，觀九咳之疊落，望弱水而東流，賜酣玄碧之芳酒，不覺高卑而詠歌。嘗開尊笈以盼靈籙，偶見玉胎瓊膏之方，服之刀圭立登雲天，解形萬變上爲真皇，此術徑妙蓋約於金液之華，又速於霜雪九轉之鋒，今非敢有譏捨近而從遠，遠徑而近煩，實思聞神方之品第，願知真仙之高尊，苟卑降有殊又非所宜，論瓊腴之方必是侍者，未可得用耶。夫人曰：君未知乎？此是天皇之靈方，乃真人所宜用耳，非流俗下尸所能闕闕也。仙方凡有九品：一名太和，自然琅玕之醴。二名玉胎，瓊液之膏。三名飛丹，紫華流精。四名朱光，雲碧之腴。五名九泉，紅華神丹。六名太清，金液之華。七名九轉，霜雪之丹。八名九鼎雲英。九名雲光石流飛丹。此皆九丹之次第也。得仙者亦有九品：第一上仙，號九天真王。第二次仙，號三天真皇。第三號太上真人。第四號飛天

真人。第五號靈仙。第六號真人。第七號靈人。第八號飛仙。第九號仙人。此九仙之品第也。各有差降，不可超越，彼學知金液已爲過矣。至於玉皇之所餌，非淺學所宜聞也。君雖得道而久在世上，囂濁染於正炁塵垢鼓於三一，恐猶未可登三天而朝太上，邁扶桑而謁太真，玉胎之方尚未可愈，何況下才而令聞其篇目耶。安期有慙色，退席曰：下官實不知靈藥之妙品殊異，乃爾信駭聽矣。因自陳，曰：下官曾聞女郎有九天太真道經清虛明鏡，鑒朗玄冥，誠非下才可得仰瞻，然受遇彌久接引每重不自省量希乞教訓，不審其書可得見乎？如暫睹盼太真，則魚目易質矣。夫人哂爾而笑，良久曰：太上道殊真府遐邈將非下才可得交關，君但當弘今日之功無伐非分之勞矣。我正爾暫北到玄洲，東詣方丈，簡仙官於玉庭，遊蓬萊以匿景，太上有命親勅我往定神仙於流沙之外，受鴻飛乎九霄之房，校真人之遐紀，舉天靈於崑閩漱龍胎于玄都之宮，試玉

女于衆仙之堂，天事靡鹽將未暇相示以太真經也。若子能勤正一於太清，解三皇之妙籙，抱神光於幽林，制群仙於五嶽，陳山形以招衆靈，役恒華而命四瀆者，然後尋我於三天之丘，見索於鍾山王屋，則真書可得而授焉。如其不然，无爲屈逸駿而步滄津，捐舟楫而濟溟海矣。想誤日用之所和鍊金液以求真樂生，生而享年存正氣以營身爾，乃返華髮於童顏，保久視乎靈津也。如向所論陽九百六應期輒降，夫安危無專否泰有對，超然遠覽，悵懷感慨，亢極之灾可避而不可讓，明期運所鍾聖主，不能知是以伯陽棄周而關令悟其國弊，天人之事彰於品物，君何爲屑屑久爲地仙乎。孰若先覺以高飛，超風塵而自潔，避甲申於玄途，並真靈而齊列乎。言爲心盡，君將勗之。安期長跪曰：今日授教輒奉修焉。夫人語明生曰：吾不復得停，汝隨此君去勿憂念也。我亦時時當往視汝。因以五言詩二篇贈之，可以相存。明生流涕而辭，乃隨安期先生受九丹之道，詩曰：暫

寫壙城內，命駕岱山阿。仰瞻太清闕，雲樓鬱嵯峨。虛中有真人，來往何紛葩。鍊形保自然，俯仰挹太和。朝朝九天王，夕館還西華。流精可飛騰，吐納養青牙。至樂非金石，風生自然歌。上下凌景霄，羽衣何婆娑。五嶽非妾室，玄都是我家。下看榮競子，篤似蛙與蟆。顧盼塵濁中，憂患自相羅。苟未悟妙旨，安事於琢磨。禍湊由道泄，密慎福臻多。

其一

昔生崑陵宮，共講天年延。金液雖可遐，未若太和仙。仰登冥靈臺，虛想詠靈人。忽遇扶桑王，九老仙都真。駕驂紫虬輦，靈顏一何鮮。啓我尋長途，邀我自然津。告以鴻飛術，受以《玉胎篇》。瓊膏凝玄器，素女爲我陳。俯挹琳鳳腴，仰上飄三天。雲綱立爾步，五嶽可暫還。玄都安足遠，蓬萊在脚間。傳授相親愛，結友爲天人。替即由刑對，禍必無愚賢。祕則享無傾，泄則軀命顛。

其二

賦詩畢，明生隨安期負笈入女兒山，夫人乘雲龍而去矣。明生隨師周遊青城、廬、潛凡二十年，乃受金液之方，鍊服而昇天矣。

麻姑

麻姑者，乃上真元君之亞也。孝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降於蔡經家，將至，一時頃聞鼓簫人馬之聲，及至，舉家皆見之。方平戴遠遊冠，朱衣，虎頭鞶囊，五色之綬，帶劍，少鬢黃白色，中形人也。乘羽蓋車駕五龍，龍各異色。麾節旛旗前後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有十二隊五百士皆以蠟密封其口鼓吹，皆乘麟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行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見方平與經父兄弟及母相見，獨坐良久，即令人與麻姑相訪經家。經亦不知麻姑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報姑，余久不行人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乎？有頃使者

還，不見其形但聞其語，云麻姑再拜，但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煩信承來在彼，登頃即到，而先受帝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至矣。來時亦先聞人馬簫鼓之聲，既至從官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許，於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日不可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入拜方平，平爲之起立，坐定召進行厨，皆金盤玉杯無限也。餚膳多是諸花果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而行之如栢炙，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說云，接待已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姑欲見蔡經母及婦姪，時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來。得米便撒之擲地，謂以米祛其穢也。視米皆成真珠矣。方平笑曰：姑固少矣，吾老矣，了不喜復作

此狡獪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世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怪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攪之，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復還取也。仍以千錢與餘杭姥，相聞求其沽酒，須吏使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使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仙飲耳。又麻姑爪如鳥爪，蔡經見之心中所念，言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否。方平已知經心中所念，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仙也，汝何忽謂爪可以爬背耶？但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是日又以一符一傳授蔡經。鄰人陳尉能召鬼魔救人治疾，蔡經亦得解脫之道如蛇蟬耳。經常從王君遊涉山海，或暫歸家，王君亦有書與陳尉，多似篆文或真書，字廓落而大，陳尉世世寶之。宴畢，方平麻姑命駕昇天而去，簫鼓導從一如初焉。

壙城集仙錄卷之四

壙城集仙錄卷之五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雲林右英夫人

雲林右英王夫人名媚蘭，字申林，王母第十三女也。受書爲雲林宮右英夫人，治滄浪宮。晉興寧三年乙丑七月三日，與東嶽上卿司命真君諸真同降於楊君，因受書曰：弱喪潤養篤靈未盡，倚伏異因雲梯未抗，雖有懷於進趣，猶未淵於至理矣。君才實天工心以清瀾凝浪於高韻，栖神乎太玄，期紫庭而步空矣。有心洞於飛滯，柔翰鬱乎冥契也。動合規矩等圓殊方，靜和真味吐納餘音，可謂縱誕德挺英姿良爲欽矣。然穢思不豁鄙悛內固，淫念不斷靈池未澄，將未得相與論內外之期汛二景之交耳。夫失機者，貴在能改相釋有情今無妨矣，雖暫弭群聽故克和也。前途攸邈此比非一漏萬緒多端，當恒戢密，苟情有愆散得隨事失悟

言微矣，將何以遏之？將何以遣之？清響散空，神風灑林，身超冥衢，志詠靈音，仁侯其人也。守真一勤篤者，一年使頭不白而禿髮再生，苟內憂子孫以家業自羈，外綜王事朋友之交，耳目廣用，聲氣雜役。此亦道不專也。又述玉斧修道之事，因喻以薛季和七試不過，乃長里先生薛公之弟爲姪，失位，然性好簫音鳳響，故長里乞之於太上，使其生因言肇阿陰德，可以及於許侯玉斧也。又云聞北風則心悲，睹啓曜則懷泰，思駿駮以慕騁，嘉柔順以變鬱，世入之心曷嘗不爾。此則其本鄉之風，首丘之內感也。苟能信之，君其諧矣。如其壅恠秉欲，丹絳不陽，靈人携手而空返，高友歛袂而迴晏，神炁不眇其宅，寂通不鼓其目，自命矣。夫故可悲耶。夫得道者以其能排却衆累，直面而進，於是百度自靜，衆務雲散。該其擾者不足爲勞，披于艱者可以表心。正月中必有龜山客來，賢者之舉復宜詳之。自古及今死生有津，顯默異會、藏往滅智，與世同之者，皆得道

之行也。若夫瓊丹一御，九華三飛，雲液晨酣流黃徘徊，仰嘯金漿、咀嚼玉蕊者，立便控景登空，玄昇太微也。自世事乖互，斯業未就，當暫履太陰，潛生冥鄉，外身棄質，養胎虛宅，陶炁絕籥，受精玄漠，故改容於三陰之館，變童顏於九鍊之戶。然後知神仙爲貴，死而不亡，去來之事，理之深也。夫垂蔭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嶺，滔天振岑者，必發淵浩之源，洪哉積陰德之賢，有似邠人也。逸麟逍遙大荒之表，故無羈絡之憂，靈羽振翅玄圃之峰，以違羅紲之患，人之修道豈猷乎？藏身之密匿跡之幽也。且尋飛絕影之足，不能騁逸於呂梁，凌波泳泉之舟，不得陟峻於太行，此才之異也。繁林翳蒼則羽族雲萃，玄泉浩瀚則鱗群競赴，此在德之茂也。爲道者實爲勤苦，勤苦者必得之矣。學道者當在專道，注真情無散，念撥奢侈保冲白寂焉。如密有所睹熙焉，如潛有所得，專專如臨深谷，戰戰如履薄冰，此得道之門耳，而未得道之室也。所謂學道甚難而甚易，若其寂

玄沉味保和天真，注神栖靈耽研六府，惜炁杜情無視無聽，此學道之易也。若其不能行此數者，所以爲難也，況山嶽恠擾則強禽號於林，川瀆結滯則龍虬慘於澤，此自然象也。苟趣捨理乖，則吹萬之用不同也。非靜順無以要謙，非虛栖無以冥會，思之無邪則無禍害矣。在正其心而斥其累，澄其源而清其流也。若南趨而北聘，心念而口違，捐齋而茹茶，晒九成而悅比鄙者，我知其無識和音之聽鑒也。因告晉簡文帝，宜以麝香一具於頸間，辟水注及惡夢。學道在積功累善，太虛真人常云：人有衆過而不自悔，罪歸其身如川赴海，日益深廣矣。有惡知非悔過從善，罪減善積亦得道也。夫人遇我以惡者以善對之，遇我以禍者以福對之，善常在己矣。惡人害善人猶如仰天而唾，唾不污天還自污身，風揚塵，塵不污彼還蒙其己。道不可毀，禍必滅己。又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一寒栖學道之人，此高真之祕言太上之要戒也。財色之於身也，譬

如小兒舐刀刃之蜜，蜜不足以美口而有截舌之憂，戒哉。志之愛欲之大，莫大於色，其罪無外，其惡無赦，得不戒耶。學道在陰德施惠解救也。用志莫大於守身，奉道其福甚大，其生甚固。夫人受詩曰：

駕欵遨八虛，迴宴東華房。阿母延軒觀，朗嘯躡靈風。我爲有待來，故乃越滄浪。

其一

騰躍雲景轅，浮觀霞上空。霄軒縱橫舞，紫蓋託靈宮。朱煙纏旄旄，羽帔扇香風。雷號猛獸攫，電吟奮玄龍。鈞籟混庭響，金筑唱神鐘。採芝滄浪阿，掇華八溟峰。朱顏日以新，劫往方嬰童。夫道不專己，行事亦無功。

其二

夫真仙之才，例多隱逸，栖身林嶺之中，遠人間而抱澹泊，則必嬰顏而玄鬢也。玉醴金漿交黎火棗，此即騰飛之藥，不比於金丹也。仁侯體未真正穢念盈懷，恐此物輩不肯來也。苟真誠未一道亦無私，亦不當。試問交黎

火棗之樹已生君心中，今猶有荆棘相雜，是以二樹不見，不審可翦荆棘，出此樹否。此樹單生，其實幾好也。雖云問也，其欲希之近也，當爲君問主領者三年，更以相問以即日始也。夫虛和可守雄，蕭蕭可守雌，知白可守黑。簫蕭者，謂單景獨往也。君絳宮中，詎能仰扉空，同上上雲玄之涯否。道易聞而患不真，書易得而患不行，若專如此，大天之中盡真仙比肩也。我亦無咎於不能爲者，心不定而欲書，將欲沽之哉。意不往而求真，以欲銜之也。可以此告許長史十月十五日而降，又述秋分日瑤臺大會之詩。

青童大君四君各吟真詞，以和玄鈞廣韶之絃。青童君吟曰：

欲植滅度根，當拔生死栽。沉吟墮九泉，但坐惜形骸。

太虛真人吟曰：

觀神載形時，亦從車從馬。車敗馬奔亡，牽連一時假。哀世莫識此，但是息風火。種罪天網上，受毒地獄下。

西城真人王君吟曰：

神爲渡形舟，泊岸當別去。形非神常宅，神非形常載。徘徊生死輪，但苦心猶豫。

小有真人王君吟曰：

失道從死津，三魂迷生道。生生日以遠，死死日以早。悲哉苦痛容，根華已顛倒。起就零落坐。焉知反枯老。

又受詩與許君曰：

該清道難通，幽達妙難窮。許侯其人也，曜靈方昇丘。騰躍暉霞外，身飛九天中。作則群真歸，金闕撫種人。

其一

其德仁以融，其教整以和。可謂天秀標，韻爲後民崇。養形靜東岑，七神自相通。風塵有憂哀，殞我白鬢翁。長冥遺嘆仰，恨不早逸蹤。

其二

停駕望舒移，迴轅返滄浪。未睹若人遊，偶想安得康。良因候青春，以叙中懷忘。

其三

控晨浮紫煙，八景觀派流。羽童

捧瓊漿，玉華餞琳腴。相期白水涯，揚我葳蕤珠。

其四

滄房煥東霞，紫造浮絳晨。雙德秉道宗，作鎮真伯藩。八臺可眇目，北看乃飛元。清淨雲中視，渺渺躡景遷。吐納洞嶺秀，藏暉隱東山。久安人事上，日也無虛閑。豈若易翁質，返此孩中顏。

其五

晨闕太霞構，玉室起霄清，領略三奇觀，浮景翔絕冥。丹華空中有，金闕育挺精。八風鼓錦披，碧樹曜四靈。華蓋廕蘭暉，紫轡策綠駟。結信通神交，觸頻率天誠。何事外象感，須睹瑤玉瓊。

其六

三景秀鬱玄，霄映朗八方。丹雲浮高宸，逍遙任靈風。鼓翮乘素飈，竦盼瓊臺中。綠蓋入協晨，青駟擲空同。右揖東林帝，上朝太虛皇。玉賓剖鳳腦，遨酣飛藥漿。雲鈞迴曲寢，千音何琅琅。錦於召猛獸，華旛正低昂。香

母折腰唱，紫煙排棟梁，總轡高清闕，解駕佳人房。昔運挺未兆，靈化順氣翔。心眇玄涯感，年隨積椿崇。形苟甘臭味，動靜失滄浪。我友實不爾，榮辱昨已忘。

其七

絳景浮玄晨，紫軒乘煙征。仰超綠闕內，俯眇朱火城，東霞啓廣暉，神光煥七靈。翳映汎三燭，流任自齊冥。風纏空洞宇，香音觸節生。手携織女舞，併衿匏瓜庭。左徊青羽旗，華蓋隨雲傾。宴寢九度表，是非不我營。抱真栖太寂，金姿日愈嬰。豈似愆穢中，慘慘無聊生。

其八

三轡控紫軒，傾雲東林阿。四旌曜明空，朱軒飛靈丘。玉蓋廕七景，鼓翼霄上浮。九音朗紫空，玉璫洞太无。宴詠三晨宮，唱嘯呼我儔。不覺椿已老，豈知二景流。佳人雖兼忘，而未放百憂。長林真可靜，巖中多自娛。

其九

北登玄真闕，携手結高羅。香煙

散八景，玄風鼓絳波。仰超琅園津，俯眇霄陵阿。玉簫雲上奏，鳳鳴洞九遐。乘炁浮太空，曷爲躡山河。金節命羽靈，徵兵折萬魔。齊挹二辰暉，千春方嬰牙。喪真投競室，不解可奈何。

其十

仰眇太霞宮，金閣曜紫清。華房映太素，四軒皆朱瓊。擲輪空洞津，總轡舞綠駟。玉華飛雪蓋，西妃運錦旂。雖然塵濁涯，僚欵佳人庭。宿感應真降，所招已在冥。乘風奏霄晨，共酣丹琳嬰。公侯徒渺渺，安知真人靈。

其十一

清晨揖絳霞，總炁霄上遊。徊駟躡曲波，遂睹世人憂。辭旨鬱然起，不散三秀嶠。何若巡玄鄉，撫璫爲爾娛。君安有有際，我願有中無。

其十二

轡景登霄晨，遊宴滄浪宮。綵雲繞丹霞，靈藹散八空。上真吟瓊室，高仙歌琳房。九鳳唱朱籟，虛節錯羽鐘。交栖金庭內，結我真中朋。俱挹玉醴津，倏忽已嬰童。云何當路蹲，愆痾隨

日崇。

其十三

晨遊太素宮，控駟觀玉河。夕宴
鬱絕宇，朝採圓景華。彈璫北寒臺，七
靈暉紫霞。濟濟高仙舉，紛紛塵中羅。
盤桓囂藹內，愆累不當多。

其十四

駕烝騁雲駟。晨登太淳丘。絳津
連岑振，清波鼓浚流。步空觀九緯，八
綱皆已遊。暫宴三金秀，來觀立志儔。
勤懈不相掩，是以積百憂。

其十五

凌波越滄浪，忽然造金山。四顧
終日遊，罕我雲中人。

其十六

紫闕構虛上，玄館銜絕颺。琳琅
敷靈囿，華生結瓊瑤。騁駟滄浪津，八
風激雲韶。披羽扇北翳，握節鳴金簫。
鳳籟和千鐘，西童歌晨朝。心豁虛无
外，神襟何朗寥。迴舞太空嶺，六烝運
重幽。我塗豈能尋，使爾不終凋。

其十七

玄波滄浪濤，洪津鼓萬流。駕景

眇六虛，思與佳人遊。妙唱不我對。
清音與誰投。雲中騁瓊輪，何為塵中
儔。

其十八

松柏生玄嶺，鬱為寒林傑。繁條
盛嚴冰，未肯懼白雪。亂世幽重岫，巡
生道常潔。飛此逸轡輪，投彼遐人轍。
公侯可去來，何為不能絕。

其十九

清靜願東山，蔭景栖靈穴。愔愔
閑庭虛，翳蒼青材密。圓曜映南軒，朱
風扇幽室。拱袂閑房內，相期控妙術。
寥朗遠想玄，簫條神心逸。

其二十

縱心空洞津，竦轡策朱駟。佳人
來何遲，道德何時成。

其二十一

寓言必可用，不用是無情。焉得
駕欵跡，尋此空中靈。微音良有旨，當
用慎勿輕。事事應神機，保爾見太平。

其二十二

轡景落滄浪，騰躍青海津。絳煙
亂太陽，羽蓋傾九天。雲輿浮空洞，倏

忽滄波間。來尋真中友，相携侍帝晨。
王子協明德，齊首招玉賢。下眇八河
宮，上寢希林巔。漱此紫瓊腴，方知穢
途辛。佳人將安在，勤之乃得親。

其二十三

絳闕排廣霄，披丹登景房。紫旗
振雲霞，羽晨舞八風。停蓋濯碧谿。
採秀月支峰。咀嚼三靈華，吐吸九神
芒。椿數無絕紀，協日積童蒙。携袂
明真館，仰期无上皇。北鈞唱羽人，王
玄粲賢衆音終。云何波浪宇，得失為我
鍾。引領囂庭內，開心擬穢衝。習適
榮辱域，罕躡希林宮。一靜安足苦，試
去視滄浪。

其二十四

世珍芬馥交，道宗玄霄會。振衣
尋真儔，迴軒風塵際。良德映玄暉，穎
拔粲華蔚音畏。密言多償福，冲靜尚真
貴。恒當二象順，携手同襟帶。何為
人事間，日焉生患害。

其二十五

夫人自初降說此賦詩，尤皆勉勵
於修道，慮中道而敗則禍更重矣。丁

寧戒諭者，以許君及玉斧皆籍名仙簡，務其日進玄德更懋真階耳。因述青童君勸學道之士拔愛欲之根如掇懸珠，一一掇之自當盡矣。又云牛馬負重入泥轉增陷沒，道士心挾世欲速須去之，視彼泥中之牛願求蘇息耳。人讀道經得修道之味，如饗美食六腑皆美而有餘味，能行如此者得道矣。紫元夫人亦與夫人言，衆真曰：天下有五難，貧窮惠施難，豪富學道難，制命不死難，得見洞經難，生值壬辰後當聖世難。昔聞之於大道君曰：道德无形知之無益，當在守志行道耳。譬如磨鏡垢去明存即見己形，斷六情守空靜即自見道之真，亦可自知宿命矣。玄清夫人云：世人繫於妻子家宅之患甚於牢獄，牢獄有原赦之時，而妻子情欲雖有虎口之禍，已猶甘心投之，其罪無赦。故謂之家累，言其陷累我身不得逍遙自適，而人不知割愛去累洗心爲道而存其身也。楊君降真之會，有十夫人皆列位號而無傳記，及歌吟之詞，備列於此：太和靈嬪上真左夫人、北海六

微玄清夫人、北漢七靈右夫人、太極中華右夫人、八靈道母西嶽蔣夫人、上真東宮衛夫人、朱陵北絕臺上嬪管妃、北嶽上真山夫人、西漢夫人、長陵杜夫人。

此夕二十三真人十五夫人降於金壇楊君家也。

嬰母

嬰母者，姓諶氏，字曰嬰，不知何許人也。西晉之時，丹陽郡黃堂觀居焉。潛修至道久歷歲年，時人自童幼逮于衰老見之鬢髮齟容顏狀無改，衆號爲嬰母。因入吳市見一童子年可十四五，近前拜於母云，合爲母兒。母曰：年少自何而來，拜吾爲子未測其旨，亦莫敢許之，豈可相依耶。乃慘嘆而去，月餘又於吳市逢一孩子三歲，以來若無所歸，悲號浹夕，母因視之，執母衣裾不肯捨去。人或見者勸母收而育之，逾於所生矣。既長明穎孝敬異於常人，冠歲以來風神挺邁，所居常有

異雲炁光景髣髴而見。侍母左右時說蓬壺閩風之事，母異之。謂曰：吾與汝暫此相因，汝以何爲號也。子曰：昔蒙天真明授靈章，錫以名品約爲孝道明王，今宜稱而呼之矣。遂告母修真之訣曰：每須高處玄臺竦，絕異黨脩閑丘阜。餌服陽和靜夷玄，圃委鑿太虛無英。公子黃老玉書《大洞真經》，豁落七元太上隱玄之道，可致輕蓋以流霞之輦，睠眄乎文昌之臺，得此道者九鳳齊唱天籟駭虛，竦身御節八景浮空，龍輿虎旂遊扇八方矣。母宜寶之。一旦孝道明王漠然隱去，母密修大法積數十年，人莫知也。其後吳猛許遜自嵩陽南遊詣母，請傳所得之道。因盟授之，孝道之法遂行江表。暇日母告二子曰：世雲昔爲遜師，今玉皇玄譜之中，猛爲御史，而遜爲高明大使，總領仙籍位品已遷。又所主十二辰配十二國之分，遜領玄枵之野於辰爲子，猛統星紀之邦於辰爲丑，許當居吳之上以從仙階之等降也。又數年有雲龍之駕千乘萬騎來迎，諶母白日

升天。今洪州高安縣東四十里有黃堂壇靖，即許君立祠朝拜聖母之所。其升天事跡在丹陽郡中，後避大唐宣宗廟諱，鍾陵祠靖號爲諶母。其孝道之法與靈寶小異，豫章人世行之。偉哉人之行莫大於孝，孝於親者必忠於君，理於家者必康於國，感天地，動鬼神，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外清八表，內正百度，可以助道弘化者其唯孝乎。則孝道之法降自上玄，隆於晋代，豫章之俗至今行之。故許君則拔宅昇天，位統列國，皆孝感也。

鉤弋夫人

鉤弋夫人齊人也，姓趙。少好清淨，病六年左手拳握不開。望炁者云東北有貴人炁，推求而得之召見，姿色甚偉。漢孝武帝發其手得玉鉤，手尋展。遂幸之，生昭帝。武帝害之，殯尸不冷而香一月間。昭帝即位改葬之，棺槨但有絲履而已，故名其宮曰：鉤弋，後避諱改爲代廟。每祠謁之際，時

有神坐於廟閣內焉。

湘江二妃

湘江二妃者，舜之妃也，長曰娥皇，次曰女英。昔堯以耄昏倦於天下，舉賢隱之德以讓之，許巢善卷之屬，避之而去。訪於側陋，有鰥者曰虞舜，以孝德聞，堯舉而用之。娉之二女，以觀其內，歷試諸難以觀其外。既而大麓不迷百工咸理，爰俾攝政二十八年而堯崩，舜服喪三年而後即位，即位之年年六十一矣。在位又五十一年，凡壽一百一十二歲，南巡于蒼梧之野止於何侯之家，太帝五老以瑤車玉駟雲旌羽蓋降而迎舜，遂昇天不還，何侯亦拔宅而去。二妃時在山下，求舜不獲，瞻望九峰一一相似，不知舜之所之。望峰而泣，拭淚於崖竹，竹爲之斑歷，視諸峰皆疑舜在其上，因爲九嶷山焉。既而精誠感通，亦得仙去，時人以爲其沉於湘江也。故立祠焉。祠中列湘君湘夫人之位，此其序長少之品位，當是

娥皇爲湘君，女英爲湘夫人，非是別有湘君之神也。高秋月夜，九嶷湘浦，時聞天鈞韶樂之音，蓋是舜上理紫微，下鎮此山，每所經遊必有天樂導從，靈音駭虛，俗謂之湘靈鼓瑟，亦誤傳也。俗中咸以二妃爲堯之女，事亦誤矣。今按帝系云：黃帝，曰帝鴻氏，姬姓少典之子，亦云姓少典，亦云姓公孫，名軒轅。神農世衰，諸侯怨叛，蚩尤肆毒，害及生靈，黃帝自有熊之國興師佐命，遂即帝位，剋蚩尤誅姜氏之後而定天下。黃帝之子名摯紹，黃帝位號爲少昊氏，亦曰金天氏。金天之子曰顓頊，顓頊之子曰帝嚳，帝嚳之子曰堯，號陶唐氏，名放勳。以此詳之，堯即黃帝玄孫也，乃爲顓頊五世之孫，堯乃舜再從祖也。堯之女乃舜之從祖姑也，堯不應以女娉舜，此恐史冊相傳之誤耳。當是堯欲歷試於舜，以觀其德，聘以二女，史臣遂而書之，固非堯女以娉於舜矣。娥皇女英非姬姓也。又舜之號非謚號也。謚法起於周公，欲以褒貶君臣垂戒懲勸立以爲法。後人執而加

之，云翊善傳聖曰堯，蓋取堯舉其舜於側陋，授以天下禪讓之美，千古所宗，故追爲此謚爾。又舜之一字，謚法云：仁聖盛明曰舜，此亦後人追立之號也，何者？按《書》云，堯將異位，曰：咨爾四嶽，朕在位七十載矣，汝能庸命異朕位。嶽曰：否，德忝帝位。帝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嶽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帝曰：我其試哉，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此則堯但以二女嬪配於舜，觀其理內之德，或娶諸宮掖，或得於民間，固非堯之女以媯於舜明矣。蓋是秦皇焚書之後，學士逃難解散，史籍湮滅篇卷不全，濟南伏生口以傳授，或有舛誤，無由顯明。舜之爲號亦自布衣而有，非是歿後之謚，如伏羲神農帝嚳顓頊之例是也。穎悟之士更望詳之。

洛川宓妃

洛川宓妃，宓犧氏之女也，得道爲水仙，以主於洛川矣。常遊洛水之上，以衆女仙爲賓友，自以遊宴爲適，或祥化多端亦猶朝雲暮雨之狀耳。魏雍丘王曹植感宋玉對楚王之事作《洛神賦》以叙之，言其狀也，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日，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雲。皎若太陽昇朝霞，灼若芙蕖出綠波。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塵。此蓋文士妖飾之詞，若夫得道登真，體位高邈，仙凡復隔，感降良難，宜可方宋玉淫冶之音，所致上仙之一遇也。至若馮夷服虹丹爲水仙，位證河侯，震蒙得玄珠主于淹岷之錄，吳姮娥獲瓊藥登于月宮，此非獨水爲太陰之府而女仙主之，蓋其職秩所遇也。呂公子服水玉而爲河伯，天吳餌雲母而爲水神，亦有男仙居水官之任也。馮夷者好道，遇涓子以虹丹授之，服而爲水

仙，位爲河侯。震蒙氏女者，亦曰奇相氏，得黃帝玄珠之要而爲水仙，爲岷淹江源之主。吳姮娥，羿妻也，羿司射，衛黃帝之宮，入宮得瓊藥之丹，以與姮娥服，飛入月宮爲月中之官。況五嶽十山九江八澤皆有仙曹靈府，以司明世人罪福功過，亦生掌山川寶貨靈草神芝，或統御洞天真經玉籍。其任不常，或千年五百年，亦有遷易，玄真杳隔，世莫得知也。

陽都女

陽都女者，陽都市酒家之女也。生有異相，眉連耳，細而長，衆以爲異，疑其天人也。時有黑山仙人犢子者，鄴人也。常居黑山採松子、茯苓，餌而服之，已數百年矣。莫知其姓名，常乘黃犢，時人號爲犢子。時壯時老時醜時美，來往陽都酒家，都女悅遂相奉侍。一旦女隨犢子出取桃，一宿而反，得桃甚多。連兜甘美，異於常桃。邑人伺其去時既出門，二人共牽犢耳而

走，其速如飛，人不能追也。如是且還，復在市中數十年，夫婦俱去，後有見在潘山之下，冬賣桃果焉。《文選賦》云：犢配眉連是也。

杜蘭香

杜蘭香者，不知何許人也。有漁父者於湘江洞庭投綸自給，一旦於洞庭之岸聞兒啼哭聲，四顧無人，惟三歲女子在於岸側。漁父憐而舉之還家，養育十餘歲，天姿奇偉靈顏姝瑩，迨天人也。忽有青童靈人自空玄而下，來集其家，携女而去，臨昇天謂其父曰：我仙女杜蘭香也，有過謫於人間，玄期有限今將去矣。於是凌空而去，自後時亦還家。其後於洞庭包山降張碩家，碩蓋修道者也。蘭香降之三年，授以舉形飛化之道，碩亦得仙。初降時留玉簡、玉唾盃、紅火浣布，以爲登真之信焉。又一夕命侍女齎黃鱗羽帔絳履玄冠鶴氅之服丹玉珮揮靈劍，以授於碩，曰：此上仙之所服，非洞天之所

有也。不知張碩仙官定何班品，傳記未顯，難得詳載也。漁父亦自老益少，往往不食，亦學道江湘間，不知所之矣。

塘城集仙錄卷之五

塘城集仙錄卷之六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盱母

盱母者，豫章人也。外混世俗，而內修真要耳。嘗云我千年之前曾居西山，世累稍息當歸真彼中。其子名烈，字道微，少喪其父，事母以孝聞。烝烝翼翼勤於色，養家貧而營侍甘旨，未嘗有闕，鄉里推之。西晉武帝時，同郡吳猛、許遜精修通感道化宣行，居洪崖山，築壇立靖。猛既去世，遜即以寶符真籙拯俗救民，遠近宗之。遜仕州爲記室，後每朔望還家朝拜。人或見其乘龍往來，徑速如咫尺耳。唯盱君純篤忠厚，許君委用之，即與母結茅於許君宅東北八十餘步，旦夕侍養許君，謹願恭肅未嘗有怠。母常於山側採擷花果以奉許君，君惜其志誠常欲拯而度之。以惠帝元康二年壬子八月十五日，太上命玉真上公崔文子、太玄真卿

瑕丘仲册命，拜許君爲九州都仙大使。高明主者，雲車羽蓋白日昇天。許君謂道微及母曰：我承太帝之命不得久留，汝可繼隨仙舉期於異日。母子悲喜不自勝，再拜告請願侍雲輦。君乃許之，即賜靈藥服之，躬稟真訣，於是午時從許君昇天，今壇井存焉。鄉人不敢華繕蓋表，盱君母子儉約故也。世號爲盱母壇靖焉。

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者，黃帝之師，聖母元君弟子也。黃帝世爲有熊國之君，佐神農爲理。神農之孫榆罔既衰，諸侯相伐，干戈日尋，各據方色，自稱五行之號。太皞之後自爲青帝，榆罔神農之後自號赤帝，共工之族自號白帝，葛天之後自號黑帝，帝起有熊之墟自號黃帝。乃恭已下士側身修德，在位二十二年，而蚩尤肆孽，弟兄八十一人，獸身人語銅頭鐵額噉砂吞石不食五穀，作五虎之形以害黎庶，鑄兵於葛鑪之

山不稟帝命。帝欲征之，博求賢能以爲己助，得風后於海隅，得力牧於大澤，以大鴻爲佐，天老爲師，署三公以象三台，風后爲上台，天老爲中台，五聖爲下台。始獲寶鼎不爨而熟，迎日推莢，以封胡爲將，以夫人費修之子爲太子，用張若、隰朋、力牧、容光、龍紆、倉頡、容成、大撓、屠龍衆臣以爲翼輔，戰蚩尤於涿鹿。帝師不勝，蚩尤作大霧三日內外皆迷。風后法斗機作大車，以杓指南以正四方，帝用憂憤齋于太山之下，王母遣使披玄狐之衣以符授帝，曰：精思告天必有太上之應。居數日，大霧冥冥晝晦，玄女降焉。乘丹鳳御景雲服九色彩翠之衣集于帝前，帝再拜受命。玄女曰：吾以太帝之教，有疑可問也。帝稽首頓首曰：蚩尤暴橫毒害烝黎，四海嗷嗷莫保性命，欲萬戰萬勝之術，與人除害可乎？玄女即授六甲六壬兵信之符，靈寶五帝策使鬼神之書，制妖通靈五明之印，五陰五陽遁元之式，太一十精四神勝負握機之圖，五兵河圖策精之訣。復

率諸侯再戰蚩尤于冀州，蚩尤驅魑魅雜妖以爲陣，兩師風伯以爲衛，應龍蓄水以征於帝。帝畫之遂滅蚩尤于絕轡之野中冀之鄉，分四塚以葬之。由是榆罔拒命，又誅之阪泉之野，北逐獯鬻，大定四方。步四極凡二萬八千里，乃鑄鼎立九州，置五行九德之臣以觀天地，祠萬靈垂法設教，然後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黃龍來迎乘龍昇天。

孫夫人

孫夫人者，三天法師張道陵之妻也。同隱龍虎山修三元默朝之道，積年累有感降。天師得黃帝龍虎中丹之術，丹成服之，能分形散景，坐在立亡。天師自鄱陽入嵩高山得隱書制命之術，能策召鬼神。時海內紛擾，在位多危，又文道凋喪，不足以拯危佐世。年五十方修道，及丹成又二十年，既術用精妙，遂入蜀遊諸名山，率身行教。夫人棲真江表，道化甚行，以冲帝永嘉元

年乙酉到蜀居陽平化，鍊金液九丹。依太一元君所授黃帝之法，積年丹成，變形飛化無所不能。以桓帝永壽二年丙申九月九日，與天師於閬中雲臺化白日昇天，位至上真東嶽夫人。子衡，

為種子之法焉。山有三重以象三境，其前有伯陽池，即太上老君遊宴之所，後有登真洞，與青城、峨嵋、青衣、西玄、羅浮、洞庭諸仙山洞室徑邃潛通，故為二十四化之首也。

蠶女

字靈真，繼志修鍊世號嗣師，以靈帝光和二年歲在己未正月二十三日，於陽平化白日昇天。孫魯，字公期，世號系師。當漢祚陵夷中土紛亂，為梁、益二州牧，鎮南將軍，理于漢中。魏祖行靈帝之命就加爵秩，旋以劉璋失蜀，先生舉兵，公期託化歸真隱景而去。王子安陽平化碑云：嗣師歸真有會證道，茲山反霧移煙玄霄，巨地馳鴻驛鳳白日昇天。靈衛肅而上騰神儀，杳而長驚。西川耆舊攀鳳翼而無階，南國英靈仰龍髯而無逮，即以上昇之日遂為齋祭之辰是也。初夫人居化中遠近欽風禮謁如市，旋以方調鑪鼎，務在精嚴，人物誼闡必慮褻瀆，遂於山趾化一泉，使禮奉之人先以其水盥沐，然後方詣道靖，號曰解穢水，至今存焉。天師垂法令人探石井水，男女皆有應驗，以

蠶女者，乃是房星之精也。當高辛之時蜀地未立君長，唯蜀山氏獨王一方。其人聚族而居不相統攝，往往侵噬恃強暴寡。蠶女所居在今廣漢之部，亡其姓氏。其父為鄰部所掠已逾年，唯所乘馬猶在。女念父隔絕，廢飲忘食，其母慰撫之，因告誓於其部之人曰：有能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部人雖聞其誓，無能致父還者，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絆而去。數月，其父乘馬而歸。自此馬晝夜嘶鳴，不復飲齧。父問其故，母以誓衆之言白之，父曰：誓於人也，不誓於馬，安有人而配偶非類乎？馬能脫我於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馬嘶跪愈甚，逮

欲害人，父怒射殺之，曝其皮於庭中。女行過側，馬皮蹙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復棲於桑樹之上，女化為蠶，食桑葉吐絲成罽用織羅綺、衾被，以衣被於人間，蠶自此始也。父母悔恨念之不已，一旦蠶女乘彩雲、駕此馬，侍衛數十人自天而下，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之任長生矣，無復憶念也。言訖，冲虛而去。今其塚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皆獲靈應。蜀之風俗，諸觀畫塑玉女之像，披以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桑焉。俗云閣其尸於樹謂之桑樹，恥化為蟲故謂之蠶。《稽聖賦》云：爰有女人感彼死馬化為蠶蟲，衣被天下是也。《陰陽書》云：蠶與馬同類，乃知是房星所化也。

彭女

彭女者，彭祖之女孫也。祖姓錢，名鏗，帝顓頊之玄孫，陸終氏之子。舜舉之於堯，臣能調羹，進雉羹於堯。堯

以其善調味必能養生，善養生必能養民，遂封於彭城。其道可祖，彭人世世見之，故謂之彭祖，言彭地之祖也。其地在徐州，而彭祖得道不樂冲天，周遊四海，居蜀多年，子孫繁衆，故有彭山、天彭、彭門之名，俱在蜀焉。《禮經》云：微瀘彭濮皆蜀地也。導江有天彭山，兩峰如闕，相去四十餘步，謂之彭門，祖嘗隱焉，因以爲號。彭女亦得養生之道，隨祖修行亦數百歲，朝拜勤志，晨夕不倦。今彭女山有禮拜石，有彭女五體、肘膝拜痕，及衣髻之跡，深有僅寸。每往來北平洞及此山並建爲彭女化，一旦彭女於此昇天，其後置縣因山爲號。元和丁酉歲前進士湛賁立碑以紀其事，《蜀紀》詳載焉。若豐沛之彭城，即彭祖始封之地，大彭之國雄爲五霸之一也。唐光化三年庚申五月，有三鶴飛來共巢於彭女觀檜樹之上，巢廣六尺。刺史司空張琳具狀聞於蜀主，西平王香燈致醮，營修觀宇。其夕神燈千炬，飛照林嶺。畫圖上奏，下詔褒美，仍編入《唐史》也。

弄玉

弄玉者，秦繆公之女也，好吹簫。時有簫史者，善吹簫，公以弄玉妻之，築臺以居焉。弄玉吹簫十餘年能作鳳鳴，鳳來止其臺上。夫婦居臺上數年不下，一旦隨鳳飛去。於是秦公於雍宮作鳳女祠，時有簫聲焉。

園客妻

園客妻者，神女也。園客者，濟陰人也，美姿貌而良色，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終不娶。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蛾集於香草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華蠶焉。至蠶時，有一女自來助客養蠶，亦以香草飼之。蠶女養蠶既壯，得繭百二十枚，繭大如甕，每一繭繅六七日乃盡。繅訖，此女與園客俱去。濟陰今有華蠶之祠宇焉。

昌容

昌容者，商王之女也。修道於常山，食蓬蓂根二百餘年，顏如二十許。能致紫草，賣與染家，得之者色加倍好，得錢以救貧病者，往來城市世世見之，遠近之人奉事者千餘家，竟不知其所修之道。常行日中不見其影，或云昌容能鍊其形者也。忽乃冲天而去。

漢中酒婦

漢中關下酒婦者，不知何許人也，亦不知姓氏。忽遇卜師呼子先者，不知何許人也，年可五十餘，云已數百歲。酒婦異之，每加禮敬，忽一旦來謂婦曰：急裝束，與汝共應中陵王去。是夜果有二人來，持二茅狗，一與子先，一與酒婦，俱令騎之，乃龍也。相隨上華陰山上，常大呼云：子先、酒母在此，比日題有仙聖之道矣。

女几

女几者，陳市上酒婦也。作酒常

美，仙人過其家飲酒，即以《素書》五卷質酒錢。几開視之，乃仙方養性長生之術也。几私寫其要訣依而修之，三年顏色更少，如二十許人。數歲質酒仙人復來，笑謂之曰：盜道無師，有翅不飛。女几遂隨仙人去，居山歷年，人常見之，其後不知所適。今所居即女几之山也。

河間王女

河間王女者，乃玄俗之妻也。玄俗得神仙之道來往河間已數百年，鄉人言常見之日中無影，唯餌巴豆雲母，亦賣之於都市，七丸二錢可愈百病。河間王有病買服之，下蛇十餘頭。問其病意，答言王之所病乃六世餘殃所致，非王所招也。王昔嘗放乳鹿，即麒麟母也，仁心感天固當遇我耳。王家

老舍人云：常見父母說云玄俗日中無影，王召而視之果驗。王女幼絕葷血，清靜好道，王以女妻之。居數年，與女俱入常山中，時有見者。

采女

采女者，商王宮女也，少得養神之道，年一百七十餘，視之如十五六歲耳。初，王聞彭祖有道拜爲大夫，封之於彭。每稱疾閑居不預政事，服雲母粉麋鹿角雲母水桂常有少容，性沉靜，不自言有道。王詣問訊，竟莫之告，遺以珍玩，皆受以恤貧，乏略無所留。王於掖庭立華屋紫閣，飾以金玉使祖居之，令采女乘輜駟問道於彭祖。采女再拜，請問延年益壽之法，答曰：舉形登天上補仙官者，當服元君太一金丹白日昇天也。此道至大，非君王所爲。其次當愛精養神服食草藥，可以長生，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虛飛行耳。其次陰陽運炁導引屈伸，使百節炁行關機無滯，此可以無疾痛所侵，而後思神念真

坐忘練液，皆可以令人久壽。若一炁交接之道，泝流補腦之要，此甚難行，有懷棘履刃之危，又非王之所爲也。吾所聞淺薄道止於此，不足宣傳也。大宛中有青精先生千歲而色如童子，或終歲不食，或一日九餐，可以問其道也。采女曰：青精先生何仙也？答曰：此乃得道耳，非仙人也。仙者，或竦身入雲無翅而飛，或駕龍虎上造太階，或爲鳥獸浮遊青霄，或潛行江海翱翔名山，或服元氣，或茹芝英，或出入人間，或隱跡林莽，面生異骨體有奇毛，戀好深僻不交流俗者也。若以人之修身，當食甘珍服輕麗處官秩通陰陽，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神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長在世間。寒濕風溫不能傷，鬼神衆精不能害，五兵百蟲不能中，憂喜毀譽不能累，此乃可貴耳。人生於世但養之得宜可至百二十歲，不及此者皆傷之也。大醉大飽大喜大怒大溫大寒大勞大極皆傷也，至樂至憂至畏至怖至撓至躁至奢至淫皆傷也，甚飢甚渴甚思甚慮亦傷也，久坐久

立久卧久行亦傷也。寒温得節，飢飽適宜，無思無爲，惟清惟靜，此可與言修身耳。已得其壽復養之得宜可二百四十歲四百八十歲，但莫傷之也。冬温夏涼不失四時之和者，所以適身也，美色淑姿不至思欲之惑者，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不求者，所以一其志也，八音五色不至於耽溺者，所以遵心也。凡此之物本以養人，人之不能斟酌得中反以爲患，故聖賢垂戒懼下才溺之流遁忘返用之失所，故修道之士皆令禁之，欲以檢制之易也。故曰：上士别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卧。色使目盲，聲使耳聾，馨令鼻塞，欲致心蕩，味令口爽，苟能節宣得所，用之得宜，不減年壽必得其益。此者譬猶水火，用之過當反爲害耳。人不知經脉損傷，血氣不足，内理空疏，髓腦不實，體已先病，故爲外物所犯，因風寒酒色以發之耳。若本充實，豈有病耶。凡遠思羨願傷人，憂悲哀傷人，情樂過差傷人，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愛傷人，戚戚所患傷人，寒暖失節

傷人，陰陽不交傷人，所傷者衆而獨責房室爲傷可謂惑矣。是以男女相成猶天地之相生也，所以導養神炁使人不失其和。夫天地晝離而夜合，一歲之中三百六十交，故四時均而萬物生，生成成不知窮極，所以天不失其動，地不失其靜，氣不失其和，物不失其生，而能長久也。夫人不能法天地之常，而獨執一隅，單景孤形，減衣絕食，自取死病，愚之甚也。去此修攝節宣之外，則有服元和之炁，得其道則邪神不能入，此理身之本也。餘含景思神歷藏導引吞餌服御之事千七百餘條，及四時首向責己謝過卧起早晏之法，可以教初學之士，引進向善之門漸正其心，而徐息其罪咎，非便能致人得道也。若血脉枯竭神炁凋敗，豈思神念真而能守之，固未知其益矣。此由愚人爲道而求其末，不務其本也。又内不養神外則勞形，元精漸虚神炁困竭，而晝夜伏勤誦讀經訣，此亦無益也。既久不蒙效，則怨道無驗，恨古人欺我，此又非也。我師云：節解韜形無

爲九室諸經萬三千首，皆示以始涉之門庭耳。采女具受諸要以教王，王試爲之皆有驗。王行彭祖之道亦壽三百餘歲，但不能戒其妖淫耳。其後采女亦不知所之，蓋是得道者也。

太陽女

太陽女者，姓朱，名翼。得内修之要，吐納之益，敷演五行之道，用之深妙，行之甚驗，年二百八十歲，顏如桃花，口如含丹，肌體充澤，眉鬢如畫，光彩射人，視之如十七八者。奉事絕洞子，絕洞子姓李，名脩，能寅龍申虎之術，著書四十篇，名曰《道源》。在人間已數百歲，翼事之甚勤盡得道要，戒之曰：我之所修以柔勝剛弱制強，行之者謹敬爲本，如臨深履危御奔乘驚差之毫釐喪爾之榮，勤而守之可以長生矣。其後鍊金液之丹，丹成服之而俱得昇天。

太陰女

太陰女，姓嬴，名金。爲人聰達智

慧過群，學玉子之道，雖得其法未能精微，明無其師，乃當道沽酒密訪其師焉。會太陽子過之飲酒於其肆，見女詞旨閑雅禮節恭謹，乃嘆曰：彼行白虎騰蛇，我行青龍玄武，天下悠悠知者爲誰？女聞之喜，使妹問客土數爲幾。

對曰：南三北五東九西七中一耳。妹還報曰：客大賢者，至得道人也。我始問一已知五矣。遂請入道室，進名饌嘉饌而享之。以問長生之要，太陽子曰：共事天帝之朝，俱飲神光之水，登玉子之魁綱，禮五行之祕寶，唯賢是親豈有悖，遂教以補導之要，授以蒸丹之方，合服得仙，時已二百歲矣，有小童之容也。太陽子姓禹，名明。與王子爲親友，玉子得道，太陽子師而事之，曲盡服勤之禮。玉子門徒三千餘人，唯太陽子終日昏醉，三百餘年竟不精鍊，玉子謂之曰：汝當理身養命爲

衆賢之師，而低迷大醉，功業不修，大藥不合，雖得千年猶不免死，此凡庸所不爲，況於達者乎。乃改節鍊丹，丹成服之仙去。在世五百餘年常有少容。玉子姓章，名震，南郡人也。周幽王知其有道，徵之不出，遂隱山得道也。

太玄女

太玄女姓顓，名和。少喪父，或相

其母子皆曰不壽。惻然爲憂，嘗曰：人之處世一失不可復得，一死不可復生，況聞壽之限促非修道不可以延其生也。遂行訪明師洗心求道，得玉子之術，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寒之時單衣冰上，而顏色不變，身體溫暖可至積日。又能徙官府宮殿城市屋宅於他處，視之無異，指之即失所在。門戶櫛櫃有關鑰者，指之即開，指山山摧，指樹樹折，更指即如故。將弟子行所到山間日暮，以杖叩石即石開入其中，屋室床机幃帳厨廩供酒食如常，雖行萬里所在常爾。能令小物忽大如

屋，大物忽小如毫芒，或吐火漲天噓之即滅，又能坐炎火之中衣履不燃，須臾之間或爲小兒或爲車馬，無所不作。行三十六術甚有其效，起死迴生救人無數，不知其何故，所服食亦無得其術者，顏色益少鬢髮如鴉，忽白日升天而去。

樊夫人

樊夫人者，劉綱之妻也。綱字伯

鸞，仕爲上虞令，亦有道術，能檄召鬼神禁制變化之道，亦潛修密證，人莫能知爲理。尚清靜簡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無旱暵漂墊之害，無疫毒鷲暴之傷，歲歲大豐，遠近所仰。暇日與夫人較其術用，俱坐堂上綱作火燒客確舍從東而起，夫人禁之火即便滅。庭中兩株桃，夫妻各呪一株使之相鬥擊。良久綱所呪者不勝數走出於籬外，綱唾盤中即成鯽魚，夫人唾盤中成獺，食其魚。綱與夫人入四明山，路值虎，綱禁之，虎伏不起，適欲往，虎號之。夫

人徑往其前，虎以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縛虎牽歸繫於床脚下。綱每共試術，事事不勝，將昇天，縣廳側先有大皂莢樹，綱昇樹數丈力能飛舉，夫人即平坐床上冉冉如雲氣之舉，同昇天而去。

東陵聖母

東陵聖母者，廣陵海陵人也。適杜氏師事劉綱學道，能易形變化隱見無方，杜不信道常恚怒之。聖母或行理疾救人，或有所之詣杜，恚之愈甚，告官訟之云聖母姦妖不理家務。官收聖母付獄，頃之已從獄窗中飛去，衆望見之轉高入雲中，留所著履一緇在窗下，自此昇天。於是遠近立廟祠之，民所奉事禱祈立效。常有一青鳥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問所在，青鳥即集盜物人之上。路不拾遺，歲月稍久亦不復爾，至今海陵海中不得爲姦盜之事。大者即風波沒溺虎狼殺之，小者即病傷也。

西河少女

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女。山甫，雍州人，入華山學道，精思服食，時還鄉里省覲親族，二百餘年容狀益少。每入人家，即知其家先世已來善惡功過，有如目擊，又知將來吉凶，言無不中。見其外甥女體常多病，將藥與之，女服藥時年已七十，稍稍還少，色如嬰兒。漢帝遣使者行經西河，於城東見一女子笞一老翁，翁頭鬢皓白，跪而受杖。使者怪而問之，女子答曰：此子是妾兒也。昔妾舅氏伯山甫得神仙之道，隱居華山，愍妾多病，以神藥授妾，妾服之漸復少壯。今此兒，妾令服藥不肯，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乃恚之，故與杖爾。使者問女及兒年各幾許，女子答曰：妾年二百三十歲，兒年七十矣。女亦入隱華山，得仙而去。

墉城集仙錄卷之六

（范恩君點校）

008 江淮異人錄

經名：江淮異人錄。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玄部記傳類。《通志》著錄《江淮異人錄》三卷，題宋朝吳淑撰。《宋史·吳淑傳》亦稱淑撰《江淮異人錄》三卷。可知吳淑即該書作者。

江淮異人錄

司馬郊

司馬郊，一名凝正，一名守中。遊於江表，常被冠褐，躡屐而行，日可千百里。衣褐不改，作而常新。所爲麤暴，人無敢近之者。能詐死，以至青腫臭腐，俄而復活。嘗止於宣州開元觀，自宣之歙，時道士紹修默亦往歙州，至城門遇之，與同行。修默避之先往，至

一鎮戍，方息於逆旅，郊續至。修默隱身潛窺之，見郊入別店中，召主人與飲，因而凌辱之。主人初亦敬謝，郊不爲已，而更擊之。既而互相搏擊，郊忽踣於地，視之已死，體冷色變，一市皆聚觀。乃召集鄉里，縛其主人，檢屍責詞，將送於州。時已向夕，欲明旦乃行。至中夜，復聞店中喧然，曰：已失司馬尊師矣。而人方悟郊詐死，釋其主人。修默明日侵曉乃行，至前百里許，問人曰：司馬尊師何時過此？曰：今早已過矣。明日復行百里問之，曰：昨日已早過矣。及到歙州問之，亦然。每往來上江諸州，至一旅舍，安泊久之，將去，告其主曰：我所有竹器，不能將行，取火焚之。主人曰：方風高，且竹屋低隘，不可舉火。郊不已，衆人共拜勸之，郊怒不聽，乃發火於室中，持一大杖立於門側，敢至者擊之。郊有力，人無敢近之者。俄而火盛，焰出於竹瓦之隙，人皆惶駭。既而火滅，郊所有器什皆盡，所卧床皆重灼，而薦席無有焦者。有朱翱者，爲池州法祿，郊

過詣之，謂朱曰：君色甚惡，當病。我即去，君病中能念我，或呼我姓名，當有所應。翱不之信，後十餘日果病熱疾，數日甚劇。忽憶郊之言，意甚神之，因稽首思念，求祐。初朱已病惡，見人在己前，有小吏陳某者常指使如意，令入室侍疾，亦叱去之。家人守之戶外，無得入者。至是朱恍惚見陳某持一甌藥進之，朱飲之，便覺意爽體佳，呼家人曰：適陳某所持來藥甚效，當令更進一服。家人驚曰：比不令人入室，陳安得至此。朱乃悟郊之垂祐也。自是朱疾漸平。郊嘗居歙州某觀，病痢困劇，觀主欲申白官司，先以意聞郊。郊怒曰：吾疾方愈，何勞若此。既漸困篤，觀主不得已，乃口白縣令姚蘊。蘊使人候問之，郊曰：姚長官何故知吾病也？來者以告。郊怒，忽起結束，徑入某山中，其行如飛。後十餘日，持一大杖，求觀主，將捶之。觀中道士共禮拜求救，乃免。嘗至洪州市中探鮓食之，市中小兒呼曰：道士喫鮓。郊怒，以物擊小兒，中流血。

巡人執郊送於虞候，素知其名，方善勸說之。郊乃極口罵怒，虞候不勝其忿，杖之至十。郊謂人曰：彼杖我十五，可得十五日活。杖我十，十日死矣。既而果然。後入廬山居簡寂觀，因醉卧數日而卒。臨終，令置一杖於棺中。及葬，覺棺空，發之，唯杖在焉。

錢處士

錢處士，天祐末遊於江淮。嘗止於金陵楊某家。初，吳朝以金陵爲州，築城，西拋江，東至潮溝。錢指城西里餘荒穢之地，勸楊買之。楊從其言。及建爲都邑，而楊氏所買地正在繁會之處，乃構層樓爲酒肆焉。嘗宿於楊家，中夜忽起，謂人曰：地下兵馬喧闐，云接令公，聒我不得眠。人皆莫之測也。明日，義祖自京口至金陵，時人無有預知者。嘗見一人，謂之曰：爾天罰將及，可急告謝自責。人曰：我未省有過。錢曰：爾深思之。人良久乃曰：昨日飲食不如意，因怒其下，棄食於溝中。錢曰：正是此爾。可急取所棄食之。乃取之，將以水汰去其穢。

俄而雷電大震。錢曰：急取穢食之。如言而雷電果息。嘗有人圖錢之狀，錢見之曰：吾反不若此，常對聖人也。人不之悟。後有僧取其圖置於誌公塔中，人以爲應。後烈祖復取之入宮，陳於內寢焉。又每爲讖語，說方來事。言李氏之祚曰：髣髴之間一倍楊。初，吳氏有江之地凡四十六年，而李氏三十九年。或謂楊氏自稱尊，至禪代二十年，故髣髴倍之耳。

聶師道

聶師道，歙人，少好道。唐末于濤爲歙州刺史，其兄方外爲道士，居於郡南山中，師道往事之。濤時往詣方外，至於郡政，咸以諮之。乃名其山爲問政山。吳朝以師道嘗居是山，因號爲問政先生焉。初，方外在山中，郡人少信奉者。及師道至，跪信日至而富實。師道嘗與友人同行，至一逆旅，友病熱疾，村中無復醫藥，或教病者曰：能食少不潔，可以解。及病危，因復勸之，人有難色。師道諭之曰：事急矣，何難於此，吾爲汝先嘗之。乃取啗之。

人感其意，乃食，而病果愈。後給事中裴樞爲歙州，當唐祚之季，詔令不通。宣州田頴、池州陶雅舉兵圍之累月，歙人頻破之。後食盡援絕，議以城降。師道乃自請行。樞曰：君乃道士，豈可遊兵革中耶？請易服以往。師道曰：吾已受道法科教，不容易服。乃縋之出城。二將初亦甚怪，及與之語，乃大喜曰：真道人也。誓約已定，復遣還城中。及期樞適有未盡，復欲延期，更令師道出諭之。人謂其二三，咸爲危之。師道亦無難色。及復見二將，皆曰無不可，唯給事命時。城中人獲全，師道之力也。吳太祖聞其名，召至廣陵，建紫極宮以居之。一夜有羣盜入其所止，至於什器，皆盡取之。師道謂之曰：汝爲盜，取吾財以救飢寒也，持此將安用之？乃引於曲室，盡取金帛與之。仍謂之曰：爾當從其處出，無巡人，可以無患。盜如所教，竟以不敗。後吳朝遣師道至龍虎山設醮，道遇群盜劫之，將加害，其中一人

熟視師道，謂同黨曰：勿犯先生。令盡以所得還之。羣盜亦皆從其言。因謂師道曰：某即昔年揚洲紫極宮中爲盜者。感先生至仁之心，今以奉報。後卒于廣陵。時方遣使於湖湘，使還至某處，見師道，問之曰：何以至此？師道曰：朝廷遣我醮南嶽。使者以爲然。及入吳境，方知師道卒矣。師道姪孫紹元，少入道，風貌和雅，善屬文。年二十餘卒。初，紹元既病劇，有四鶴集於紹元所處屋上。及其卒，人見五鶴冲天而去。

于大

于大，居洪州西山中，無四時，常持花，不欲近人。嘗至應聖宮，以花置道像前。道士爲設茶，置之食案，須人退，于及取飲。飲訖，置茶盞於案，長揖而去。人或揖之，亦復相揖。但不與人語耳。有少年好道，欲往事之，而不能得。一日少年拜曰：願事先生。于走不顧。少年逐之，而持其衣，于驅之不去。上山渡水，不暫置之。至一處，臨水而坐，問少年曰：頗渴否？

曰：然。懷中出物如茶末，與之曰：置此口中，掬水下之。如言。須臾因睡，及覺，失之矣。

李夢符

李夢符者，常遊洪洲市井中。年可二十餘，短小而潔白，美秀如玉人。以放蕩自恣，四時常插花，徧歷城中酒肆，高歌大醉。好事者多召之與飲。或令爲歌詞，應聲爲之，初不經心，而各有意趣。鍾傳之鎮洪州也，以其狂妄惑衆，將罪之。夢符於獄中獻詩十餘首，其略曰：插花飲酒無妨事，樵唱漁歌不礙時。鍾竟亦不罪。後桂州刺史李瓊遣使至洪州，言夢符乃其弟也，請遣之。鍾令求於市中旅舍，人曰：昨夢符不歸。因爾不知所終。

劉同圭

劉同圭者，居洪州，詣艾氏家，賃其屋而居。家唯翁媪而已。旦持一筐葦賣之，夕而醉歸。積久，鄰人怪之，夜穴壁窺之，見出一缶土，以水噴之，須臾葦生，及曉刈之。後翁病，謂媪曰：我死必置一杖於棺中。及卒，如

其言。初舉棺以出，人覺其重。及至半路，漸輕如無。流蕩其棺，唯覺杖在其中。發之，獨得杖耳。

耿先生

耿先生者，江表將校耿謙之女也。少而明慧，有姿色。頗好書，稍爲詩句，往往有嘉旨。而明於道術，能拘制鬼魅。通於黃白之術、變怪之事。奇偉恍惚，莫知其何從得也。保大中，江淮富盛，上好文，雅悅奇異之事，召之入宮，益觀其術，不以貫魚之列待，特處之別院，號曰：先生。先生常被碧霞帔，見上多持簡，精彩卓逸，言詞朗暢。手如鳥爪，不便於用，飲食皆仰於人。復不喜行，宮中常使人抱持之。每爲詩句，題於墻壁，自稱北大先生，亦莫知其旨也。先生之術不常的，然發揚於外，遇事則應，黯然而彰。上益以此重之也。始入宮，問以黃白之事，試之皆驗。益復爲之，而簡易不煩。上嘗因暇，預謂先生曰：此皆因火以成之。苟不須火，其能乎？先生曰：試爲之，殆亦可。上乃取水銀，以礪紙

重複裹之，封題甚密。先生內於懷中，良久忽若裂帛聲。先生笑曰：陛下常不信下妾之術，今日面觀，可復不信耶？持以與上。上周視，題處如舊。發之，已爲銀矣。又嘗大雪，上戲之曰：先生能以雪爲銀乎？先生曰：亦可。乃取雪實之，削爲銀錠狀。先生自投於熾炭中，灰埃坌起，徐以炭周覆之，過食頃，曰：可矣。乃持以出，赫然洞赤。置之於地，及冷，爛然爲錠銀，而刀迹具在。反視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狀。蓋初爲火之所融釋也。因是，先生所作雪銀甚多。上誕日，每作器用，獻以爲壽。又多巧思，所作必出於人。南海嘗貢奇物，有薔薇水、龍腦漿。薔薇水清泚郁烈，龍腦漿補益男子。上寶惜之，每以龍腦漿調酒服之，香氣連日不絕於口。亦以賜近臣。先生曰：此未爲佳也。上曰：先生豈能爲之？曰：試爲，應亦可就。乃取龍腦，以細絹袋之，懸於瑠璃瓶中。上親封題之，置酒於其側而觀之。食頃，先生曰：龍腦已漿矣。上自起附耳聽

之，果聞滴瀝聲。且復飲，少選又視之，見瑠璃瓶中湛然如勺水矣。明日發之，已半瓶，香氣酷烈，逾於舊者遠矣。先生後有孕，一日謂上曰：妾此夕當產，神孫聖子誠在此耳。請備生產所用之物。上悉爲設之，益令宮人宿於室中。夜半烈風震霆，室中人皆震懼。是夜不復產。明日，先生腹已消如常人。上驚問之。先生曰：昨夜雷電中生子，已爲神物持去，不復得矣。先生嗜酒，至於男女大慾，亦略同於常。後亦竟以疾終。古者神仙多晦跡混俗，先生豈其人乎？余頃在江南，常聞其事，而宮掖祕奧，說者多異同。及江南平，在京師嘗詣徐率更游，游即義祖之孫也，宮中之事悉能知之。因就質其事，備爲余言。

潘宸

潘宸者，大理評事潘鵬之子也。少居於和州，樵採鷄籠山，以供養其親。嘗過江至金陵，泊舟秦淮口。有一老父求同載過江，宸敬其老，許之。時大雪，宸市酒與同飲。及江中流，酒

已盡。宸甚恨其少，不得醉。老父曰：吾亦有酒。乃解巾，於髻中取一小葫蘆子，傾之，極飲不竭。宸驚，益敬之。及至岸，謂宸曰：子事親孝，復有道氣，可教也。乃授以道術。宸自是所爲詭異，世號之爲潘仙人。能掬水銀於手中，接之即成銀。嘗入人家，見池沼中有落葉甚多，謂主人曰：此可以爲戲。令以物漉取之，置之於地，隨葉大小，皆爲魚矣。更棄於水，葉復如故。有蒯亮者，常至所親家，同坐者數人，見宸過於門。主人召之，乃至。因謂宸曰：請先生出一術以娛賓。宸曰：可。顧見門前有鐵砧，謂主人曰：得此鐵砧，可以爲戲。因就假之。既至，宸乃出一小刀子，細細切之，至盡。坐客驚愕。既而曰：假人物，不可壞之也。乃合聚之，砧復如故。又於袖中出一幅舊方巾，謂人曰：勿輕此，非一人有急，不可從余假之。他人固不能得也。乃舉以蔽面，退行數步，則不復見。能背本誦所未嘗見書。或卷而封之，置之於前，首舉一字，則誦

之終卷。其間點竄塗乙，悉能知之。所爲多此類，亦不復盡紀。後亦以疾卒。

潤州處士

潤州處士，失姓名，高尚有道術，人皆敬信之。安仁義之叛也，郡人惶駭，咸欲奔潰。或曰：處士恬然居此，必無恙也。於是人稍安堵。處士有所親，挈家出郡境以避難。有女已適人，不克同往，託於處士。處士許之。既而圍急，處士謂女曰：可持汝家一物來，吾令汝免難。女乃取家中一刀以往。處士刀邊以手抑按之，復與之，曰：汝但持此，若端簡然，伺城中出兵，隨之以出，可以無患。如言，在萬衆中無有見之者。至城外數十里村店中，見其兄亦在焉。女至兄前，兄不見也。乃棄刀於水中，復往，兄乃見之。驚曰：安得至此？女具以告。兄復令取刀持之，則不能蔽形矣。後城陷，處士不知所之。

洪州將校

鍾傳之鎮洪州也，嘗遣衙中將校

晏某使於浙中。晏至杭州，時方寒食，州人出城，士女闐委。晏亦出觀之，見翁媪二人對飲於野中。其翁忽爾乘雲而上，萬衆喧呼。媪仰望慟哭，翁爲下十數丈，以手慰止之。俄而復上，極高而沒。洪州艾氏其先識晏，親聞其說。

史公鎬

史公鎬者，江南大將史公銖弟也。性冲淡，樂道，未嘗見其喜怒。人或干之，亦不以介懷。既貴盛，衣服鮮楚。每至人家，必解衣而坐，不以賓主爲意。及去，誤著他人故弊衣，亦不之覺也。或持其衣逐之，方悟，乃易之。兵部尚書張翰典銓，公鎬求爲楊子令，會已除官，不果。翰見其曠達多可，試謂之曰：且爲楊子尉，可乎？公鎬亦忻然從之。後爲瑞昌令，卒於官。時方晴霽，而所居宅上獨雲雨，人有望見雲雨之上有一人，緋衣乘馬，冉冉而上，極高而沒。

江處士

歙州江處士，性冲寂，好道，能制鬼魅。鄉里中嘗有婦人，鬼所附著，家

人或髣佛見之。一夜其夫覺有人與婦共寢，乃急起持之，呼人取火共縛。及火至，正見捉己所繫腰帶也。廣求符禁，終不能絕。乃往詣江，江曰：吾雖能禦之，然意不欲與鬼神爲讎。爾既告我，當爲遣之。令歸家灑掃一室，令一童子烹茶，待吾至，無得令人輒窺。如其言。江尋至，入室坐，令童子出迎客。果見一綠衣少年，貌甚端雅，延之入室，見江再拜。江命坐，乃坐啜茶，不交一言，再拜而去。自是婦人復常。有人入山伐木，因爲鬼物所著，自言曰：樹乃我之所止，汝今見伐，吾將何依，當假汝身爲我窟宅。自是其人覺皮膚之內有物馳逐，自首至足，靡所不至。人不勝其苦，往詣江。人未至，鬼已先往。江所居有樓，樓北有茂竹。江方坐樓上，覺神在竹林中，呼問之。鬼且以告，且求赦過。江曰：吾已知矣。尋而人至。謂之曰：汝可於鄉里中覓空屋人不居者，復來告吾。人往尋，得之。江以方寸紙置名與之，戒之曰：至室屋棄之。如言而病失。又嘗

有人爲夔鬼所撓，其家置圖畫於樓上，皆爲穢物所污。以告之。江曰：但封閉樓門三日，當使去之。如言。三日開之，穢物盡去，圖畫如故。余有所知，世居歙州，親見其事。

李勝

書生李勝，嘗遊洪州西山中，與處士盧齊及同人五六輩雪夜共飲。座中一人偶言曰：雪勢若此，固不可出門也。勝曰：欲何所詣，吾能往之。人因曰：吾有書籍在星子，君能爲我取之乎，勝曰：可。乃出門去。飲未散，携書而至。星子距西山凡三百餘里也。游帷觀中有道士嘗不禮勝，勝曰：吾不能殺之，聊使其懼。一日道士閉戶寢於室，勝令童子叩戶，取李處士匕首。道士起，見所卧枕前插一匕首，勁勢猶動。自是改心禮勝。

建康貧者

建康開城之東郊壇門外，嘗有一人，不言姓名，於此面野水構小屋而居，纔可庇身，屋中唯什器一兩事，餘無他物。日日入城，云乞丐，亦不歷街

巷市井，但入寺逍遙遊觀而已。人頗知之，巡使以白上。上令尋迹其出處，而問其所欲。及問之，亦無所求。時盛寒，官方施貧者衲衣，見其劇單，以一衲衣與之，辭不受。強與之，乃轉以與人。益怪之，因逐之，使移所居，且觀其所向。乃毀屋，移於玄武湖西南內臣張謀果園。多荒穢，亦有野水。復於水際構屋居之。時大雪數日，園人不見其出入，意其凍死。觀之，見屋已壞，曰：果死矣。遂白官司。既發屋視之，則方熟寢於雪中。驚起，了無寒色。乃去，不知所之。

陳允升

陳允升，饒州人也。人謂之陳百年。少而靜默，好道。家世弋獵，允升獨不食其肉，亦不與人交言。十歲詣龍虎山入道，棲隱深邃，人鮮得見之者。家人或見之，則奔走不顧。天祐中，人見於撫州麻姑山，計其去家七十年矣，而顏貌如初。昇元中，刺史危全諷少知其異，迎置郡中，獨處一室。時或失之。嘗夜坐，危謂之曰：豐城橘

美，頗思之。允升曰：方有一船橘泊牢城港，今爲取之。港距城十五里，少選便還，携一布囊，可數百顆。因共食之。危嘗有姻禮，市黃金郡中，少不足用，頗呵責其下。允升曰：無怒，吾能爲之。乃取厚紙，以藥塗之，投於火中，皆成金。因以足用。後危與吳師戰，允升去之，曰：慎勿入口中。全諷不知悟，果敗於象牙潭。

陳曙

陳曙，蘄州善壇觀道士也。人謂爲百歲，實亦不知其年。步行，日數百里。郡人有宴席，常虛一位以待之，遠近必至。烈祖聞而召之。使者未至，忽歎息曰：吾老矣，何益於國，而枉見召。後數日而使者至。再召，竟不行。保大中，常至夜獨焚香於庭，仰天拜祝，退而慟哭。俄而淮上兵革，人以爲預知也。後過江，居於永興景星廢觀，結廬獨居。常有虎豹隨之。人亦罕有見者。及卒，數日方棺斂，而遍體發汗焉。

張訓妻

張訓者，吳太祖之將校也。口大，時人謂之張大口。吳太祖在宣州，常給諸將鎧甲，訓所得故弊，不如意，形於言色。其妻謂之曰：此不足介意，但司徒不知，苟知之，必不耳。明日吳公謂張曰：爾所得甲如何？張以告。公乃易之。後吳公移廣陵，嘗賜諸將馬，訓所得復駑弱。訓亦不滿意。妻復言如前。明日吳公又問之，訓復以爲言。公曰：爾家事神耶？訓曰：無。公曰：吾頃在宣州，嘗賜諸將甲，是夜夢一婦人，衣真珠衣，告予曰：公賜張訓甲甚弊，當爲易之。及吾問汝，果然。乃爲汝易之。今賜諸將馬，復夢前珠衣婦人告予曰：張訓所得馬，非良馬也。其故何哉？訓亦不能測也。訓妻有衣箱，常自啓閉，訓未嘗見之。一日妻出，訓竊啓之，果見珠衣一襲。及妻歸，謂訓曰：君開我衣箱耶？初，其妻每食必待其夫。一日訓歸，妻已先食，謂訓曰：今日以食味異常，不待君，先食矣。訓入厨，見甌中

蒸一人頭。訓心惡之，陰欲殺之。妻謂曰：君欲負我耶？然君方爲數郡刺史，我不能殺君。指一婢曰：殺我必先殺此，不爾，君必不免。訓遂殺妻及其婢。後果爲刺史。

董紹顏

董紹顏者，能知人。嘗詣鄂州節度使李簡，簡出諸子以侍紹顏。時有平頭小兒何敬洙侍簡側，紹顏曰：諸子亦皆貴，然不若此平頭也。後敬洙累授節鎮，爲時名將焉。義祖鎮潤州，紹顏在焉。常閱衙中諸將校品第之。有藍彦思者，謂紹顏曰：爾多言或中也。紹顏曰：君勿言，郎君非善終者。彦思曰：吾軍校，死於鋒刃事，吾事也，何足言哉。紹顏曰：汝寧得好鋒刃之下而死乎？後郡中稍有火，衙中亦爲之備，盛造桶以貯水。而軍人因是持桶刀爲亂，彦思死於難焉。

魏王軍士

義祖子魏王知證鎮宣州，有軍士失姓名，家唯夫妻而已。一日夫自外歸，求水沐浴，換新衣，坐繩床而終。

妻見之大驚，曰：君死耶？於是不哭，亦沐浴換衣，與夫對坐而卒。魏王因並塚葬之。

沈汾

唐末沈汾侍御退居，樂道。家有二妾，一日謂之曰：我若死，爾能哭我乎？妾甚愕曰：安得不祥之言？因問之。對曰：苟若此，安得不哭。汾曰：汝今試哭，吾欲觀之。妾初不從，強之不已，妾走避之。汾執而扶之，妾不得已，乃曰：君但升榻而坐。汾如言。二妾左右擁袂而哭。畢，視之，汾已卒矣。

虔州少年

虔州將校鐘某者，泛舟之廣陵，經太和戍，泊舟登岸，見一少年，貌甚端雅，亦求同載往揚州。鍾許之，遂同行。因江次上岸，共行市中，見屠肆有豕首，欲市之而無錢。少年曰：此亦小事。及還船，出豕首於袖中，因曰：適以無錢而取之，今當還其值。乃復至屠所，謂曰：吾先付爾錢，少頃還取肉。屠得錢，乃不復取肉。及至廣陵，

與鍾同舍於逆旅。一日有輕俠數人，行戲至店中。少年指一青衣曰：此必今夕爲盜耳，宜備之。鍾不甚信。中夜覺穴壁聲，伺其已穿，引首過竇，乃舉燭急持之。果少年所指者。因謂盜曰：汝未獲財，不欲殺汝。遂聽其去。後忽謂鍾曰：不可久處。促之歸去。鍾如言。及至日沙，而朱瑾殺昌化城中，驚擾焉。

閩中處士

閩中處士張標者，有道術，能通於冥府。或三日、五日卧如死，而體不冷。既蘇，多說冥中事。或言未來，一一皆驗。郡中大信之。王保宜者，唐末爲閩師，持章赴朝廷，道路不通。乃泛海，因溺死。其孫侃留居閩中，因家人疾，請標禱於冥府。標從之，因曰：見君之先父在水府，有冥職。言其家事委曲，一一皆是。

洪州書生

成幼文爲洪州錄事參軍，所居臨通衢，而有窗。一日坐窗下，時雨霽，泥濘而微有路。見一小兒賣鞋，狀甚

貧窶。有一惡少年與兒相遇，絀鞋墜泥中。小兒哭求其價。少年叱之，不與。兒曰：吾家旦未有食，待賣鞋營食，而悉爲所污。有書生過，憫之，爲償其^②值。少年怒曰：兒就我求錢，汝何預焉。因辱罵之。生甚有愠色。成嘉其義，召之與語，大奇之。因留之宿。夜共話，成暫入內，及復出，則失書生矣。外戶皆閉，求之不得。少頃復至前，曰：但來惡子，吾不能容，已斷其首。乃擲之於地。成驚曰：此人誠忤君子，然斷人之首，流血在地，豈不見累乎？書生曰：無苦。乃出少藥傅於頭上，捫其髮摩之，皆化爲水。因謂成曰：無以奉報，願以此術授君。成曰：某非方外之士，不敢奉教。書生於是長揖而去。重門皆鎖閉，而失所在。

糝潭漁者

吳太祖爲廬州八營都巡警，至糝潭，憩於江岸。有漁父鼓舟直至前，饋魚數頭曰：此猶公子孫鱗次而霸也。因四指曰：此皆公之山川。吳公異

之，將遺以物，不顧而去。

瞿童

瞿童，字栢庭，以字爲名，辰州辰谿人也。華眉廣額，長準秀目，勤事而寡言。大曆四年西川潰將楊林爲豐陽守，不戢部下兵，縱其黨賈子華率千人假道武陵劫五溪。五溪之人逃難四散。時栢庭十四，侍母走武陵，寓居崇義鄉烏頭里桃源觀道士黃山寶偏宅。栢庭因山寶願師事上清三洞法師黃洞源。山寶引覲，具道栢庭志。洞源辭以栢庭奉母須甘旨。山寶曰：栢庭母在山寶廬，幸有繼給，倘蒙收拾貧賤，所望容納。洞源許之。後亦時給栢庭母衣食。僅二周載，六年正月，栢庭喪母。既葬，服勤事洞源不懈。凡事役，力辦不倦。拋棄惡食，必興愛惜，辭而飯之。七月，洞源買藥至襄陽市，每入市，令栢庭持裝囊，栢庭必閉目處中。洞源讓曰：處衆而睡，人奪汝携。栢庭曰：非有睡也，悶衆之喧喧耳。九月，洞源南歸，行及宜城，去襄陽百餘里，洞源遽曰：香爐捐主人，柰何？栢

庭請復取，白洞源暫休以俟。不時頃，持爐還。洞源驚問，答曰：尊師方在途，恐留滯，故疾行。洞源信然。七年二月，朗州刺史胡叔清招洞源下郡，赴之。留栢庭山中植果藥。踰二十日，洞源來，栢庭一不。詰之，答曰：自尊師去州，祇於僊林尋僊穴。洞源問所尋何見。答曰：見石室石床石几。洞源曰：石室何許？曰：約去一里半。洞源疑而不窮。又旬，栢庭於藝圃中得一棋子。捧呈洞源曰：秦人棋子。洞源異之，曰：誰爲謂汝，烏知其然？復曰：是誠秦人棋子。洞源諦視之，狀若小龜，光潤如玉，遂貯錄囊中。復因閱錄，開囊，緘記如舊，亡棋子矣。夏四月，忽白洞源：願屈歸巖洞。時久霖雨澍。洞源既未決信，竟不果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始听。洞源命栢庭河畔視船，往復不一里，及午方回。洞源訶之：來何遲？栢庭曰：觀西南十五步許，有小橋，橋上遇一老尊，負杖掛物，呼令隨去。栢庭不敢，由是晚。三十早朝，褫常所布帶，以一紙繩束

腰，跣足，履草屨，昇尊殿，及洞源嚴修之處，各焚香跪拜。既而辭洞源，又拜。洞源凭几問曰：汝辭吾，安往？答曰：歸僊洞。洞源曰：吾隨汝，可乎？曰：不可。洞源又曰：何爲不可？栢庭曰：前時尊師不決去，迺今不可。因諭洞源，當以時遷棲。洞源曰：十年易居，昔賢遺旨，吾有志矣。今汝去，何時復見？答曰：期十八年。洞源欲留之，不尅，即聲命同觀道士朱靈誓曰：朱老師，看僊人來。靈誓睨栢庭曰：童子今日顏色異常光輝。洞源門人胡清鎬、朱神靜、童子陳景昕、譚伯璉偕圍矚。栢庭服短布衣、烏繒巾，逡巡却行，三移步，忽然不見。洞源與道徒皆愕眙。庭際有一栗樹，謂暫旁立。洞源曰：得無映樹乎？求之，無踪。即聲鐘集觀戶，將遍索林莽。觀戶至東北林際，遇一大蛇當路而止。十一年，兄僊信從辰州來，聞弟登僊。至桃源，又師事洞源爲道士。巖薛兩茂，遊嵩山，失所止。建中元年四月，洞源遷居江州廬山。貞元五年

十一月，復遷居潤州茅山。十八年春，潤州郵檄人於延陵縣界見一少年前行，行如人。郵者促步期及，竟不能。迭延陵，闖茅山三十里，郵人望見徐步入山門。是日女道士蕭冷然在鶴臺，見少年持小漆函蓋貯素書，直未及門，舉一足履闕。冷然問曰：汝爲誰？答曰：瞿栢庭。因問冷然：黃尊師何在？冷然指示路處，髣髴記有栢庭名。卒然不悟，久之忽了辨。即攝衣詣洞源，問：瞿栢庭來乎？洞源唯唯，不明諭。秋八月既朔之旬，洞源謂門弟子曰：吾將蹈滄海，爲備裝。或以未可行爲請。踰一年，當午，洞源化真造曰：代人傳瞿童登僊之跡，皆怪異可惑。予自幼貶武陵守，至之日，則詳詢舊老，迺談詭加甚。值暇日遊沅江，滄浪合流，聞之於漁人曰：栢庭有同學陳景昕，已五從居，今復爲桃源觀道士，易名通微，又改正長。始均執勞，久練行事。傳疑百說，不若一見。予得言忘食，遂命迓之，未獲至，若不克見。及期而朝門吏導景昕前庭，冠青

蘿冠，碧綠衣，冰顏雪膚，皓髭蒼眉，端簡足跡，肅容陳詞，予不知幸之喜之至也。既至，休館，徐徐閱所惑，景爲具辨。因裂櫝直紀，用祛後疑。長慶二年五月三日朗州刺史溫造述，上清三洞道士陳通微傳實。此記乃簡興親劄，曩爲好事者磨去重刻，惟存碑側數字。

江淮異人錄

①「須臾」原作「須吏」，據上下文義改。

②「其」原作「具」，據上下文義改。

(尹志華點校)

009 仙苑編珠

經名：仙苑編珠。三卷。王松年撰。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玄部記傳類。

仙苑編珠序

天台山道士王松年撰

松年竊詳：三古之前，百王之後，修真學道，證果成仙者，何代無人。《抱朴子》云：秦大夫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撰《列仙傳》止於七十一人。葛洪復撰《神仙傳》有一百一十七人。松年伏按《登真隱訣》及《元始上真記》、《道學傳》，自開闢以來，皆是聖帝明王作神仙宗，為造化祖。何者？如盤古為元始天王，天皇氏為扶桑大帝，伏羲氏為青帝，祝融氏為赤帝，軒轅氏為黃帝，少昊氏為白帝，顓頊氏為黑

帝。至於高辛、唐虞、夏禹、周穆、漢文，並在仙籍。松年又尋《真誥》、《棲觀傳》、《靈驗傳》、《八真傳》、《十二真君傳》，近自唐梁已降，接於聞見者，得一百三十二人。伏以誥傳文繁，卒難尋究，松年輒敷蒙求四字比韻，撮其樞要，箋註於下，目為《仙苑編珠》。謹序。

仙苑編珠卷上

天台山道士王松年撰

大道自然，混沌之先。

《道經》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莊子》云：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一氣凝化，盤古生焉。

《元始上真記》云：昔二儀未分，溟滓濛濛。日月未具，狀如雞子，混沌玄黃。乃有盤古真人，天地之精，自號元始天王，遊乎其中。天形如巨蓋，上無所係，下無所根。玄玄太虛，無響無聲。元炁浩浩，如水之形。若無此炁，天地不生。天地既分，相去三萬六千里。元始天王在天脊脊中住，名曰玉京山。山中有

宮殿，竝金玉，常呼吸天炁，俯飲地泉。忽生太玄玉女在石間。出能言，人形具足，天姿絕妙，號曰太元聖母。元始君下遊見之，乃招還上宮。

天皇東立，王母西旋。

自元始天王、太元聖母還上官之後，經一劫乃生天皇氏，治世三萬六千年，受書為扶桑大帝，居東極扶桑宮，為東王公。今世間皇太子居東宮，象此也。又生九光玄女，號曰太真西王母，居西極崑崙山。故曰木公金母，天地之尊神也。

伏羲八卦，軒后五篇。

《莊子》云：伏羲得道以襲氣母。《書》云：伏羲治世，感神龜負圖而出，乃畫八卦，造書契，得道為東方青帝。《莊子》云：黃帝得道以登雲天。《經》云：軒轅黃帝登峨嵋山，遇天真皇人授以靈寶五符，治世三百年，乃鑄鼎荆山鍊丹，丹成，有黃龍下迎，羣臣同昇者七十二人。以符藏於苑委山。

顓頊元輦，帝嚳龍駟。

《道學傳》云：顓頊高陽氏乘結元之輦，北巡幽陵，南巡交阯，西巡游沙，東巡蟠木。山水之神，動植之類，日月所照，莫不屬焉。周旋八卦，諸有洞臺之山、陰宮之丘，帝召四海神，使運安息國天市山寶玉，封而鎮之。鑄羽山銅為寶鼎，各獻一所於有洞之山。《莊子》云：顓頊得道以處玄宮。帝嚳高辛氏感九天真王、三天真皇乘九龍雲輿降牧德之臺，授以靈寶五符。帝用之得道。後封此符於鍾山。

虞舜得藥，夏禹道川。

《真誥》云：虞舜感北戎長胡大王獻白銀之霜十轉紫華，服之而成仙。《吳越春秋》云：禹平洪水，其功不就，乃按《黃帝中經》聖人所記，在乎九山東南，號曰苑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禹乃南巡，登衡山，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乃仰天而歎，因夢赤繡衣男子云：欲得我治水之方，御

龍之術，可齋乎黃帝之嶽，峻巖之下，金簡之書在矣。禹乃退齋，季庚之日，登苑委之山，發石，果得金簡玉書。用以治水，鑿龍門，通百川，天下有賴其功大矣。今道門《靈寶五符》即此書也。其探符處，在會稽山，禹穴是也。

老君無極，錢祖長年。

孔子曰：竊比於我老彭。葛仙公云：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終乎無終，窮乎無窮，極乎無極也。又云：世人謂老子當始於周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其杳杳冥冥，渺邈久遠矣。《莊子疏》云：彭祖姓錢，諱鏗，顓頊玄孫，善養性，能調鼎，進雉羹於堯，封於彭城。其道可祖，故謂之彭祖。《神仙傳》、《列仙傳》並云：歷夏經殷七百六十歲而不衰老。後西之游沙，莫知其終也。故羅隱碑文云：水運降靈，始分輝於玄帝；仙源啓祚，乃襲慶於彭墟。星辰浮濮渚之陽，雲鶴度

游沙之境也。

廣成高卧，尹喜精研。

《莊子》云：黃帝詣崆峒山，謁廣成子，問以理身奈何。廣成子曰：善哉問乎。吾語汝：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神將自正，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故我修之千二百歲矣，而形未嘗衰。《本起傳》並《西昇經》並云：關令尹喜受老子《道德五千言》，精研萬遍，於蜀郡青羊肆隨老子白日昇天，遊四海，登三清，下化八十一國焉。

盧敖遊海，若士冲天。

《神仙傳》云：盧敖者，燕人也。秦時遊北海，至于蒙谷之山，見若士焉，方迎風而舞，顧見敖曰：吾與汗漫期於九陔之上，不可久。乃竦身入雲中。

赤松行雨，甯封隨煙。

《列仙傳》云：赤松子者，神農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隨風雨上下。高辛時，復為雨師。今

之雨師復是焉。甯封子者，為黃帝陶正。有人能出五色煙以教封，封乃積火自燒，隨煙上下焉。

黃山數百，白石三千。

《神仙傳》云：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年數百歲，猶有少容也。白石先生者，中黃大夫弟子也。至彭祖時，年已三千歲矣。嘗於白石山煮白石為糧，故號白石先生。

瑤水周穆，槐山偃佺。

《列子》云：周穆王乘八駿，日行萬里，至于崑崙之山，與王母宴於瑤池。王母唱白雲之謠，王和之也。

《列仙傳》云：偃佺者，槐山采藥人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兩目正方，能飛行逐走馬。

醫龍師皇，釣魚寇先。

《列仙傳》云：馬師皇者，黃帝馬醫也。有龍下，向之張口，皇曰：此龍有疾。乃針其脣下，以甘草湯飲之而愈。後數數有龍出陂，告而治之。一旦乘龍而去。寇先者，宋人也。以釣魚為業。得魚或賣，或放，或自

食。好種薜荔，食其葩實。宋景公問其術，不告，遂殺之。數年後踞宋城門，鼓琴而去。

弄玉鳴鳳，蕭史同仙。

《列仙傳》云：蕭史者，秦穆公時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穆公有女曰弄玉，好之，公遂妻焉。教弄玉作鳳鳴，鳳止其臺上。一旦乘鳳同去。

李文黃白，沈太紅泉。

《神仙傳》云：沈文太者，九嶷人也。得紅泉神丹去土符、還年返命之道。欲之崑崙駐，安心二千餘年，以傳於李文淵。以竹根汁煮黃丹並黃白術，去三尸法，出此二人矣。

宋倫遊空，葛洪兀然。

《樓觀傳》云：宋倫字德玄，年二十二，日誦《五千文》，服黃精白朮，感老君降授中景之道、通真之經、倫行之望、巖申步，日行三千里，凌波陟險，不由津路也。《道學傳》云：葛洪字稚川，讀書萬卷，求勾漏令，意在丹砂。著內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碑誄詩賦百卷，檄章牋表三十

卷，《神仙傳》十卷，《良吏傳》十卷，《隱逸傳》十卷，《集異傳》十卷，抄五經史百家之言方伎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百卷，《肘後要方》四卷。年八十一，兀然若睡而蛻。

鄭遠養虎，涓子剖鮮。

鄭思遠，葛洪之師也。嘗於山巖間收得虎子兩頭，其母已死。君餒飼之長大。俄有一雄虎來菴前，乃二虎之父也。三虎出入相隨，駝藥囊經書，隱於括蒼山，仙去。《列仙傳》云：涓子，齊人，餌朮三百年，釣於荷澤，得鯉魚，剖之，腹內得符，能致雲雨。

少翁拜山，宋萊掃市。

《真誥》云：昔婁少翁入華山中，拜山二十年，遂一旦見西嶽仙人授以仙道也。楚莊公時，市長宋萊子恒洒掃一市，忽遇一乞食公唱歌，萊子知是仙人，乃隨之積十三年，遂得仙道，為中嶽仙人。

永伯七星，王遙篋子。

《神仙傳》云：陳永伯得七星散方，

服之二十八日，忽不知所在。有兒年十一，服之二十八日，亦不知所在。本方云：服之三十日，自得仙去。王遙字伯遠，與人治病，無不愈者。並不用針藥，但令坐一布帕上，須臾自愈。有一竹篋子，長數寸。有一弟子姓錢。忽一夜大雨，命弟子以九節竹杖擔此篋子雨中行，衣不濕。登山，入一石室中，中有二人同坐。遙發篋子，取玉舌簧三枚，三人對鼓之。良久，收簧內篋中，却擔迴。二人謂遙曰：早來，莫久戀人間。後百餘日，遙復自擔篋子，一去不復還。後三十年，弟子見在馬蹄山也。

介君竹杖，左慈木履。

《神仙傳》：介象字元則，會稽人，甚有道術。吳太帝禮重之，使作變化，種瓜果皆立生可食。帝思鯙魚鱠，象於殿庭作一方坎，著水，象垂釣於坎中，得魚。帝曰：蜀薑不可得。象曰：請差人買。與五百錢，象書符置竹杖中，令使人騎之，閉目，唯

聞風聲。到蜀買薑迴，厨人切鱠未了。左慈字元放，有道術，孫策欲殺之，驅於前，慈著木履竹杖，徐徐而行，孫公奔馬追之，常相去百步。後曹公殺之，唯見一束草也。

老父光白，剡都氣紫。

《神仙傳》：漢武帝東巡，見泰山下老父頭上有白光，高數尺。帝問之。老父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有道士教絕穀服朮飲水，並作神枕，用藥三十二味。臣今年一百八十矣，日行三百里。剡子都，漢武帝出遊，見其頭上有紫氣，高丈餘。問之，對曰：臣今已年一百三十八，所行者彭祖之道也。帝傳之不能行。子都年二百餘歲，服朮，白日昇天。

河上傳經，漢文得旨。

葛仙公云：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文皇帝時結草為菴，于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經》。文帝好老子之言，有所不解數句。遣使問，不告。帝親詣問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子

雖有道，由朕民，不能自屈，何乃高乎？朕足使人富貴貧賤。須臾，河上公乃拊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之中，去地數十丈而答帝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令余富貴貧賤？帝乃稽首禮謝，河上公遂授《注解道德經》二卷與文帝。

婁政變化，墨子朱英。

《神仙傳》：婁政治《墨子五行記》，服朱英丸，年八百餘歲，色如童子，能化一人為百人，百人為千，千人作萬。能立起風雲，步行水上，令水中魚鼈盡上岸。能口吐五色氣，方十里，上連天。能騰身虛空，無所不至。墨子名翟，宋大夫也。著書曰《墨子》。善戰，守之且巧，與公輸班較機變，以雲梯不足攻宋面^①止。後入狄山中學道，有神仙授以翟《朱英丸方通靈五行變化》凡二十五卷。因遊五嶽，不知其終也。

孫博同道，班孟異名。

《神仙傳》：孫博治墨子五行術，能

令草木、金石、人物盡成猛火。他人以水沃之，終不滅。須博自止之，乃滅。物皆如故，不焦。又能引數百衆步行水上，不沾不沒。或布席坐於水上，飲宴作樂。又能從石中來去。後入林慮山合丹仙去。班孟者，是女子，能飛行，坐空入地，飛屋瓦，指地成井，能含墨噴紙成篇章。飲酒餌丹，四百餘歲，後入天台山去也。

王綱二氣，章震五行。

《神仙傳》：天門子姓王名綱，善補養之法，行玄素之道，年一百八十歲，有童女之色。乃服珠醴仙去，入玄洲。章震者，王子也，師桑子，精於五行之意，以養性治病消災。立起風雲雷雨，化草芥瓦石為六畜龍虎。能分形為數百千人，步行江海。能噴水成珠玉，不變。能丸泥為馬，日行千里。能吐五色氣，能投符召魚鼈，能使人見千里外物，能呪水治病立愈。入崆峒山合丹，白日昇天。九靈却禍，北極貴精。

《神仙傳》：九靈子姓皇名化，得還年却老胎息之道，又得五行之要。能辟五兵虎狼，伏千殃，消萬禍。專行此道，大得其效。在人間五百歲，服丹仙去。北極子姓陰名恒，得保神養性貴精之道。其要曰：以金治金，謂之真。以人治人，謂之神。後服神丹仙去。

太陽華髮，絕洞長生。

《神仙傳》：太陽子者，姓離名明，得玉子之道。好酒恒醉，玉子責之，對曰：晚學性剛，俗態未除，故以酒消其驕慢耳。善修五行之道。在人間五百年，肌膚光潤，面目輝華，而鬢髮皓白也。著七寶之術，深得其要，服丹而仙。絕洞子者，姓李名脩，其術曰：弱能制強，陰能弊陽。常若臨深履薄，長生之道也。年四百歲，顏色不衰。著書三十篇，服還丹而仙。

陽女得妙，陰女亦成。

《神仙傳》：太陽女姓朱名翼，增益五行之道，其驗得妙。年二百八十

歲，色如桃花，如十七八人也。得神丹仙去。太陰女者，姓盧名金，好玉子之道，未得其妙。乃當鑪沽酒，遇太陽子過之，遂教以補養之術、蒸丹之方，服而仙去。

玄女行厨，南極通靈。

《神仙傳》：太玄女者，姓項名和，少喪夫，乃學道，治玉子之術，坐置行厨，變化無所不至。南極子者，姓柳名融，能含粉成雞子如真，能呪杯成龜鼈殼，呪水成美酒，服雲霜丹仙去也。

奉林閉氣，周君誦經。

《真誥》云：婁奉林者，學道於嵩山，積四百年。能閉氣三日不息。服黃連以致不死也。周君兄弟三人學道於常山中，九十七年，遇老人授以真經七卷。三人共讀之，忽有白鹿見，二弟放經看之，周君獨不看。數滿萬遍，翻然冲天。二弟為看鹿，經忽火起焚之，不得冲天，為心不定也。伯真心正，季道天青。

《真誥》云：姜伯真行道采藥，遇仙

人，使平立於日中，其影偏，仙人曰：子心不正。因教以日出三丈時，披心向日，覺心中暖，即正也。伯真旦旦行之，得道也。徐季道學仙，遇神仙教云：子欲學道，當中天青詠天曆，躡雙白，徊二赤也。行之得道。

劉安接士，八仙降庭。

《神仙傳》：淮南王劉安好道，聞有術之士，不遠千里，卑辭厚禮以迎之。時感八仙降焉。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一人能束縛虎豹，召致蛟龍。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在立亡。一人能乘虛步空，越海凌波。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為。一人能防灾度厄，長生久視。一人能煎泥成金，凝汞為銀也。

丁鶴人語，蘇鹿牛形。

《飛天仙人經》云：丁令威七歲入山求道，千年化鶴歸鄉，下華表柱頭，歌曰：我是昔日丁令威，學道千年今始歸也。《蘇君傳》：蘇耽者，彬

州人也。小時牧牛，牛化為白鹿，得道。後歸鄉駐牛脾山上。州縣官吏同往禮謁。日暮，君展《黃庭經》化為大橋，直跨城門，官吏登橋而還也。

大足地黃，唐鳳石蜜。

《神仙傳》：大足服地黃得道。唐鳳服中嶽石蜜得道。

墨容黃連，羨門青實。

《神仙傳》：墨容公服黃連得道。羨門子服甘菊青實散得道。三老鍊氣，四皓餌漆。

《神仙傳》：長陵三老服陰鍊氣，乃得成道。又云：商山四皓，服九加散、餌漆得道。

妙真入洞，暨琰飛棺。

《道學傳》：女真錢妙真幼而學道，居句曲洞山，年八十三，誦《黃庭經》數滿，乃與親友告别，服黃白色藥了，乃入燕洞經宿。明晨，女冠道士競往候之，忽聞洞有雷霆之聲，見龍鳳之車，自西北而來，載以昇天也。暨慧琰居於潛天目山學道，蟬蛻之

後，依俗禮葬之。數年中，忽有聞山蓋山，訇然如雷霆之聲。鄉人往看，見棺版飛空，上片落南村，今為上片村，底板落北村，今為下版村。兩邊版同在一處，今為版同村。因此昇天也。

遇藥朱璜，盜術女丸。

《列仙傳》：朱璜，廣陽人，病毒癡，道士阮丘與七物藥，日服九丸，百病愈。教以誦《黃庭經》，隨丘入浮陽山，八十年，髭髮俱黑，仙去。女丸者，陳市上沽酒婦人也。仙人過之，寄《素書》五卷。丸乃盜寫其文，得養性之道，不衰不老，棄家而去，不知所之。

常生止雨，方回印關。

《列仙傳》：平常生者，數死復生。在穀城鄉，忽大水出，所害非一。生乃登缺門山，大呼言：常生在此，雨水五日必止。如其言。後數十年，復為華陰門卒。方回者，堯時隱人也。鍊食雲母。夏啓末，為宮士，為盜所劫，閉之室中，回化身而出，更

以方回印封其戶。時人曰：得回一丸泥，關可開也。

仇生木正，子先竹竿。

《列仙傳》：仇生者，湯時為木正。食松脂，自作石室，仙去。周武王幸其室而祀之。呼子先者，卜師也，壽百餘歲。夜有仙人持竹竿至，呼子先，乃與酒家嫗各騎一竹，乃龍也。上華陰山仙去。

朱仲販珠，任光賣丹。

《列仙傳》：朱仲，會稽人，常於市上販珠。高后時求三寸珠，仲獻之，賜五百金。魯元公主私以七白金，仲獻四寸珠。景帝時復獻三寸珠數十枚而去，不知所在。任光者，上蔡人，善餌丹，賣於都里間。趙簡子聘之於柏梯山，三世不知所在。

牧豕商丘，鑄冶陶安。

商丘子胥者，高邑人，好牧豕、吹竽，服朮菖蒲，飲水，不飢不老。人世世見之。三百年，不知所之。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一旦火散，上紫色衝天，須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

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到，大雨，安騎之而昇天。

黃真武陵，劉阮桃源。

傳云：漁人黃道真，武陵人，棹漁舟，忽入桃源洞，遇仙。劉晨、阮肇，剡縣人也，採藥於天姥岑，迷入桃源洞，遇諸仙，經半年却歸，已見七代孫子。

初平松脂，鳳綱花卉。

《神仙傳》：皇初平，丹谿人也。年十五，家遣牧羊，遇道士將入金華山四十年。其兄初起尋之，相遇，問羊，云在東山。往看，盡是白石。初平叱之，悉化為羊。兄弟二人共服松脂茯苓，至萬日，坐在立亡，同昇天。初平改姓赤氏，號松子。初起號赤須子。今婺州赤松觀是其地也。鳳綱者，元陽人也。常採百草花，水漬泥封，埋之百日，丸之。死者以一丸內口中，立活。綱服藥，不老仙去。

呂恭遇仙，沈建寄婢。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食，於太行山採

藥，忽見三仙人，曰：子好長生乎？吾一人姓呂字文起，公與吾同姓，合得長生。乃隨仙去，經二日，遂授祕方一首，曰：汝隨吾二日，已二百年也。乃還鄉，已見十餘代孫。呂習者，作道士，涕泣拜迎，遂傳其方。其家世世無有老死者，皆得仙去。沈建者，丹陽人，得導引服食之術。凡有病者，見之即愈。嘗遠行，寄二婢、三奴、一驢、十羊，各與藥一丸，經三年，並不飲食。建既還，乃各與一丸藥喫，飲食如故。建乃舉身飛行，或去，或還。三百年後不知所在。

華生易皮，樂長童子。
《神仙傳》：華子期者，師用里先生，得靈寶隱方，合而服之，日行五百里，力舉千斤。每一歲十度易皮。後乃仙去。樂子長者，齊人也，遇霍林仙人授巨勝赤松散方，曰蛇服成龍，人服成童子。長服之，年百八十歲，色如少女。妻子九人皆服之，老者少壯，少者不老。登勞盛山仙去。

叔卿不臣，伯陽示死。

《神仙傳》：中山衛叔卿服雲母得仙。漢武帝閑居殿上，忽見一人乘雲駕白鹿，集於殿前。帝驚問為誰。答曰：我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非我臣乎？叔卿不對，忽失所在也。帝甚悔恨。魏伯陽，吳人也。入山作神丹，將三弟子、一白犬。丹成，飼犬，犬死。乃自服，又死。一弟子姓虞，服之亦死。二弟子棄之而出。伯陽乃起，將服丹弟子并白犬而去。逢樵人，乃作書寄鄉里并二弟子。伯陽作《參同契》、《五相類》凡二卷，盡神丹之旨也。

方朔歲星，傳說箕尾。

《登真隱訣》云：東方朔字曼倩，仕漢武，服初神丸。至宣帝時，棄官，於會稽賣藥。後昇為歲星。又《莊子》云：傳說得道以相武丁，奄有天

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沈羲三車，安世二士。
《神仙傳》：吳郡沈羲學道於蜀，但能消災除病，救濟百姓，功德感天。

因與妻共載，路逢白鹿車、青龍車、白虎車，騎從皆朱衣，執矛仗劍，告羲曰：君有功於民，黃老今遣仙官下迎。有三仙人，以白玉版、青玉界、丹玉字授羲，遂載昇天。陳安世為灌叔本客，每行見鳥獸，皆下道避之，未嘗殺物。年十三，叔本好道，忽有二仙人化為書生詣叔本。叔本不悟，待之不至，乃謂安世曰：汝好道可教。乃與藥二丸服之，不復飲食。叔本乃反師之。安世臨昇天，乃傳其道叔本，亦仙而去。八百歷代，李阿丐市。

《神仙傳》：李八百，蜀人，莫知其名，時人計其數已八百歲，故呼之。遊行不定。知唐公房可教，乃託瘡痍試之。百藥不可，云須人舐之。房乃令二婢舐之，不可。房乃自為舐之，不可。又令妻舐之。云：須得美酒三斛浴之。浴訖，體如凝脂。遂令公房并妻、三婢並入酒中浴之，並顏如童子。乃以丹經授公房，房合服仙去。李阿者，蜀人世世見之，

不老，常乞食於市。有古强者，常隨之。强時年十八，見阿如五十許人。至强年八十餘，阿亦如故。忽告人曰：崑崙召吾，當去。遂不復還也。

仙苑編珠卷上

①「面」應作「而」。

仙苑編珠卷中

天台山道士王松年撰

犢子易貌，桂父變容。

《列仙傳》：犢子者，鄴人，服松子、茯苓百年，時壯時老，時好時醜。忽牽一黃犢來過沽酒陽都家，女悅之，隨犢子出，取桃李，味皆甘美。邑人伺而逐之，共牽黃犢耳而走，不能追也。數十年見在潘山下，冬賣桃李也。桂父者，象林人，色黑，時白，時黃，時赤。常服桂并葉，以龜腦和之千丸。至今荊州南有桂丸也。一旦飄然入雲而去。

務光蒲萐，阮丘薤葱。

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寸，好琴，服蒲萐根。湯讓天下，不受，負石，身投蓼水以自溺。後四百年，至武丁時，復見也。阮丘者，蛆山上道士，被髮，耳長七寸，口中無齒，日行四百里。常種葱薤。百餘年，人不知之。赤斧餌丹，毛女餐松。

赤斧者，巴戎人也，為碧鷄祠主簿。餌丹與消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生，皆赤，掌中有赤斧文焉。華山中毛女字玉姜，自言秦宮人，避難入山。道士教食松葉，遂不飢寒，身生綠毛也。

王喬控鶴，陵陽釣龍。

王喬字子晉，好吹笙，作鳳鳴。道人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年後，以七月七日於緱氏山控鶴冲天。《仙經》云：仙位為侍帝晨，領五嶽，司桐栢真人，治天台金庭洞。陵陽子明者，好釣魚，釣得白魚，腹中有書，教服食法。遂上黃山，採五脂，服之三年，龍來迎上陵陽山也。

谿父瓜子，騎鳴守宮。

谿父者，南郡人，居山間，仙人來買瓜，教以練瓜子，與桂附芷實共藏，至春分食之，二十餘年，能飛行也。騎龍鳴者，渾亭人，年二十，於池中求得龍子，狀如守宮者千餘頭，養飼草廬以守之。龍長大，稍稍而去。後五十年，水壞其舍而去，一旦騎龍

來至渾亭。

季主長安，辛亥吳越。

《道學傳》：司馬季主賣卜於長安市，時宋忠、賈誼為中大夫，見之，謂曰：先生業何卑乎。對曰：夫內無飢寒之累，外無劫奪之憂，處上無殺，居下無害，斯君子之道也。鳳凰不與燕雀為羣，公等何知。後宋忠抵罪，賈誼感結也。竟不知季主所在。《登真隱訣》云：受西靈劍解之法，在委羽山大有宮，服明丹之華，挹扶晨之暉，貌如女子，鬚長三尺也。辛亥子好遊山，志願憑子晉以昇虛，侶陵陽以步玄，故名玄子，字延期。自序云：西王母見苦行，北酆帝愍道心。於今二百年矣，而大帝且令領東海侯，為吳越神靈之司，未得振翠衣於九霄，舞雲翔於十方也。

許邁山林，龍威洞穴。

《真誥》云：許邁小名阿映。《道學傳》云：志在往而不返，故自改名遠遊。弱冠詣郭璞，筮告曰：君元吉

自天，宜學昇遐之道。乃師鮑靚。後與同志東遊名山，餌木斷穀，能閉氣千息。初止桐廬新城臨安，所在作樓閣，開後門，上山采藥，經月不返。每言：映好山林，猶魚得水也。

《真誥》云：師王世龍，服玉液朝腦精也。龍威丈人者，包山得道人也。莫知其姓，號曰隱居。吳王闔閭登山，令隱居極洞穴之源，乃入洞，經百七十四日而返，云：約行七千餘里，忽見千逕百路，處處如一，有金城王屋，闐爾無人，城門牌曰：天后別宮。玉房之中有一卷赤書，拜而取之，以為信。既出，以示吳王，乃夏禹所藏《靈寶五符》也。

賢安甘草，伯玉松屑。

《魏夫人傳》：夫人字賢安，少多疾，清虛王真人告曰：夫學道先去病除疾，五藏充盈，肌澤髓滿，耳目聰明，乃可修習。因授甘草丸方，按而服之，百病悉愈。後得道為南嶽上真司命紫虛元君也。褚伯玉，錢塘人也，年十六，家為娶婦，婦乘車而入，

先生踰垣而出，隱於天台中峰二十年。樵人見之在重巖之下，顏色怡怡，左右惟有松屑二裹。由是遠近知之。齊高帝徵之不起，乃移居大霍山仙去。

神丹馬明，方術葛越。

《神仙傳》：馬明生，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少為賊所傷，在路遇神人，與藥救之，再生。乃師安期先生。因遊天下，勤苦備經，遂授與《太清金液丹經》。入山修鍊，藥成，未樂昇天，乃服半劑為地仙。展轉九州五百餘年，乃白日昇天。葛越者，號黃盧子，有病者千里寄名與之，皆愈。禁虎狼百蟲飛鳥，皆不得動。使水逆上一二里。天下大旱，能召龍致雨。力舉千斤。行逐奔馬。頭上有五色氣，高丈餘。年二百八十歲，一旦乘龍而去。

嘯父乘火，師門發煙。

《列仙傳》：嘯父者，少北曲周市上補履人。不知年幾，唯見不老。有人求其術，不告也。唯梁母得其作

火法，因上三亮山，與梁母別，乘數十炬火而昇天也。師門者，嘯父弟子也。得火術，好食桃李花，為夏孔甲龍師。孔甲殺而埋之，一旦風雨迎去，而山林間煙火自發也。

偉道心定，黃觀試全。

《真誥》云：金偉道者，學仙在嶓塚山十二年，仙人試之，以石重十萬斤，以白髮懸於空中，使偉道卧於下。偉道心定無疑，卧其下十二年，遂賜神丹，白日冲天。黃觀子者，少好道，朝朝禮拜，求長生。積四十九年，後入嘯山中，仙人以百四十事試之，皆全，遂得金丹，而誦《大洞真經》白日昇天。

子主傭顧，瑕丘棄捐。

《列仙傳》：子主者，楚語而細音，詣江都王言：甯先生顧我客作三百年。問甯先生所在。云：在龍眉山上。遣使往見先生，毛身廣耳，被髮鼓琴，謂曰：子主是吾比舍九世孫也。瑕丘仲者，甯人也。賣藥於甯百餘年。忽地動，舍壞數十家，屋臨

水皆敗。仲死，人取其尸棄於水中，收其藥賣之。仲乃被裘詣之取藥，棄仲尸者叩頭求哀，仲曰：吾恨汝使人知我耳，吾去矣。後却為胡王驛使來至甯，北方謂之謫仙人也。

陰生丐乞，酒客萬錢。

陰生者，渭橋下乞人也。常於市中乞，市人厭之，以糞灑之，衣且不汙。長吏試收繫之以桎梏，而復在市中乞。俄而灑糞家屋自壞。故人歌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酒客者，梁市上酒家釀酒人也。酒美，日收萬錢。酒客伴作過失，酒家逐之而酒酸敗。賈人多以女迎之。或去或來，百餘歲却來為梁丞，教民種菜，云三年當大飢。果如其言。忽解印綬而去焉。

王質柯爛，徐公醉眠。

《傳》云：王質者，西安鄉里人也，性頗好棋。因入山採樵，見二仙人於石橋下棋，質乃以斧柯磔坐觀棋，局終乃起，斧柯已爛。歸家，數百載矣。今衢州爛柯山是也。徐公者，

金華鄉里人也。入山見數人。道士飲酒，乃與公一杯，飲訖醉卧。覺來見其地成一湖水。歸家已數代孫子。至今金華山中有徐公湖也。

商仙游火，太一浮蓮。

《仙傳》云：商丘開者，晉人也。幼好道，居姑射山，能蹈水火而身不焦溺。或救覆舟，或噴水而滅大火。善丹青，然身常貧。客隱范氏家，諸客見商丘開，莫不狎侮欺詒。范氏一朝家大火，諸客莫能救，商丘開獨入火取錦，往還埃不漫，身不焦。火大熾，而復對諸客噴水即滅。衆方疑其神人，慙謝於商丘開。後入嵩山不出。又太一者，《漢遺史》云：武帝元狩中，有日者奏太一星不見。時帝召東方朔問其由，朔奏曰：是星不見則遊於世，為君民福壽。帝又問：何以驗焉？朔奏曰：陛下使人於異方江海之濱設禮祭而迎之，或乘舟，或控鶴，特異於世人者，則為驗。見則斫竹建壇，醮謝上帝。帝如朔奏而迎之。是月果有會稽郡

守奏海中有二人，丫角，面如玉色，美髭髯，裸身而腰蔽榭葉，乘一葉紅蓮，約長丈餘，偃卧其中，手執一黃書，自東北浮來。臣等焚香迎拜，俯及百步，俄為雲霧所遮。後霧散，而不知所之。遺其黃書，飄至岸側，獲之，略不濡濕。其字光明，皆天篆也，莫有識者。遂進於帝。帝令朔驗之，曰：此上界火珠經也。或曰連珠。

李生服玉，桂子癩痊。

李生者，名仲甫，豐邑中陽人也。學道於弘農王君。得服玉法，行遁甲隱形步斗術。年百餘歲，每與客對語，但聞聲而不見其形。後入西嶽不復出。又桂子者，不知名，任徐州刺史。病癩十餘年，衆醫不愈。冥心念道，後遇道人于君，使休官為于君役者。養馬三年，心不退。君與其丹及書一百五十卷，桂服之癩愈。年百九十歲，色若童子，自貨藥於成都。復歸西嶽不出。

方平道蔡，子玄師涓。

《神仙傳》：王遠字方平，得道，在太

尉陳耽家三十餘年，一旦託形蟬蛻。後東入括蒼，過胥門蔡經家，知經有仙分，遂告以要言而去。經亦蟬蛻。後十年却還家，以七月七日王君後來，神仙音樂，儀仗羽蓋，雲車排空而至。王君既坐，遣人召麻姑。姑既至，各進行厨，金盤玉盃，餚膳多是諸花，香氣聞於內外，擘脯而行之，云是麟脯也。麻姑自叙接待已來，見東海三為桑田。適來蓬萊水乃淺一半也，當復為陸地乎？酒盡，乃命使者往餘杭阿母求酒，使迴，得一壺，五斗許。麻姑鳥爪，經心中云：好爬背。聞空中行鞭，鞭經背也。《蘇君傳》云：君字子玄，初師琴高。又師仇先生，授以松脂方，云：吾服已二千七百歲也。後師涓子，授以制尸蟲方，行三一之道，守泥丸九宮之要。以漢元帝神爵二年三月六日乘雲駕龍望西北而昇天，為玄洲上卿矣。涓子即剖魚獲字者。

三茅弟兄，二許子父。

《登真隱訣》云：大茅君字叔申，年十八入恒山學道，師西城王君。詣龜山得九轉還丹。至漢元帝時，仙官下降，授玉皇九錫，為太元真人、東嶽上真卿、吳越司命君，治天台赤城洞。弟字季偉，服太極九轉丹，為吳越定錄君，弟字思和，所學與中茅同，為三官保命君，封掌川源，監植芝英也。晉護軍長史許穆字玄一，南嶽元君使楊君授上清諸法，得道為左卿仙侯、上清真人。子名翽，字道翔，亦楊君授經，得道為侍帝晨、上清真人。

茅濛駕龍，蕭貞驅虎。

《道學傳》：茅濛字初成，即三茅君之高祖也。師鬼谷先生，以秦始皇三十一年於華山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也。蕭廉貞入遺山學道，年四十，唯餌栢葉，採諸花為丸。又取桑葉雜黃精朮煎等服。年八十，白髮黑，落齒生。常誦《黃庭經》，每有虎伏在床前，欲起，先以杖子驅虎，如犬

前行。

馮長遇彭，彭宗師杜。

《樓觀傳》：馮長字延壽，周宣王辟為柱下史。年四十一，退官入道，誦《五千文》，服天門冬。居終南山，遇彭真人駕白虎降於道室，授以《太上隱書》。以平王時昇天，為西嶽真人。彭宗字法先，年二十，師於杜君，授丹經《五千言》、雌一之道。修之有應。常有神燈數枝，浮空照室。能三日三夜通為一息，能一氣誦《五千言》兩遍。年一百五十歲，厲王時昇天，為太清真人。杜君諱冲，字玄逸，聞尹真人得道，後乃居其宅舍二十五。於此修行二十餘載，感展真人降於寢室，授以仙方。合而服之，身生玉光。周穆王時年一百二十歲昇天，為太極真人者也。

王探雲昇，周亮禽舞。

王探字養伯，漢文帝稱為逸人。時年三十六，恒誦《五千文》。每散金帛拯濟飢寒，投財要路。預是舍生，皆沾惠潤。感趙真人化作狂人累歲

求乞，心無厭怠。真人哀之，授以神方。又於終南遇太玄仙女授以藏景化形之術，遂能與日月同光，雲霞合變。有故人謂曰：聞法師善於變化，試為一戲乎？乃化身為一樹，其人乃持斧斫。又化為一石，復以火燒之。又化為波水，復以土壅之。又化為火，復以水沃之。又化為一鳥，復以網罩之。又化為猛虎，復以刃擊之。又化為死人，故人懼而走。至數里間，復見探如舊，乃禮謝之。復化為浮雲高昇，莫測其道也。周亮字太宜，母孕，經十五日而生。年十九，身長八尺。師姚坦得道術。王子晉召與鼓琴吹笙，同遊伊洛，響金振玉，百禽率舞。年一百九十周烈王時昇天。

東海麻姑，餘杭阿姥。

事具王遠、蔡經篇中。

葛仙靈寶，王君上清。

《靈寶經》云：葛仙公名玄，年十八，於天台山精思念道，感三真人降授靈寶諸經、金錄黃錄齋法。今修齋

所請三師，即是此降經三真人也。《上清經》云：王君名襄，字子登。父楷為漢殿三老君。年三十一入華山學道，感西梁真人降授青精飢飯方。後入西城山，師總真王君授上清諸法，得道為清虛真人。

天師正一，于吉太平。

《正一經》云：張天師諱道陵，學道於蜀鶴鳴山。時蜀中人鬼不分，灾疾競起。感太上老君降授正一盟威法，以分人鬼，置二十四治，至今民受其福。有戒鬼壇見在。《神仙傳》：于吉，北海人也。患癩瘡數年，百藥不愈。見市中有賣藥公姓帛名和，因往告之。乃授以素書二卷，謂曰：此書不但愈疾，當得長生。吉受之，乃《太平經》也。行之，疾愈。乃於上虞釣臺鄉高峰之上演此經成一百七十卷，至今有太平山于谿在焉。

九鼎王長，七試趙昇。

《神仙傳》：王長，張天師入室弟子也。天師告諸弟子：爾等俗態未

除，其九鼎之要唯付王長也。又有趙昇，求為弟子。天師乃以七事試之，皆過，遂得入室。後與王長俱昇太清天中也。

少君委化，伯道丹成。

《神仙傳》：李少君聞漢武好道，故往見之。乃密作神丹。丹成，謂武帝曰：陛下不能絕奢侈，遠聲色，殺伐不止，喜怒不除，萬里有不歸之魂，市朝有漂血之刑，神丹大藥未可得成，乃託疾而化。帝恨求少君不勤也。《真誥》云：毛伯道、婁道恭、謝稚堅、張兆期共合神丹，丹成，毛先服而死。婁次服，又死。謝、張見之，棄丹而出。迴顧，見毛、婁二人行在山上，謝、張悲愕。告之，得茯苓方，服之皆數百歲，無復昇天也。

桂君養馬，尹軌辟兵。

《神仙傳》：桂君者，徐州刺史也。忽病癩，醫不愈。聞于吉得道，乃導從數百人詣之。吉曰：子欲病愈，乃可盡去將從，駐養馬乃可。桂君乃去官，駐養馬三年，並不見醫治，

不知病之愈也。乃授以道術。年一百九十仙去。尹軌字公度，常服黃精花，日三合，世人累代見之，計已千歲。晉永康中，過洛陽，投宿，明旦，謂主人曰：明年當有大兵，死者過半。與卿一丸藥，帶之可免。明年果有趙王之亂，死者數萬，此人獨免也。

郭文探虎，婁馮盜驚。

東晉郭文字文舉，隱餘杭大辟山。嘗有一虎來文前，大張其口，文知其髓，以手入喉中探去其骨也。《神仙傳》：婁馮學於稷丘子，服石桂英、中嶽石黃，年三百歲。尤精禁術，於路逢諸賈客，被劫賊數百圍合，馮謂賊曰：汝徒急散，不爾當殺汝輩。賊不聽，大放弓箭射諸賈客。馮乃喝箭，皆反中賊身。須臾大風拔樹，飛砂走石，天地陡暗。賊衆一時頓地，反手背上。賊乃求哀乞命。馮即勅天兵放之而去。

孔安有志，范蠡易名。

《神仙傳》：孔安常行氣服鉛丹，年

三百歲，色如童子。嘗謂弟子曰：吾昔事海濱漁父，乃越相范蠡也。蠡數易姓名，哀我有志，授我祕方五篇，以得度世也。

李根眼方，子皇齒生。

《神仙傳》：李根字子元，人世世見之不老。壽春吳太文師之，得作金銀法。又能變化，入水火，致行厨。太文常說根兩眼瞳子正方。《仙經》云：八百歲也。陳子皇者，年七十餘，髮白齒落，乃依方餌術，斷穀三年，髮盡黑，齒更生。年二百三十仙去。

御妾婁景，燒炭嚴青。

婁景者，漢文帝侍郎也。從張君學道，得雲母朱英丸方，服之，百三十歲，如年三十人。傳其丸與王公子，年七十，服之，御八十妾，生二十兒。日行三百里，飲一斗酒，年二百歲。嚴青者，會稽人。家貧，常在山中燒炭。忽遇仙人云：汝骨相合仙，乃以一卷素書與之，令以淨器盛之置高處。兼教青服石腦法。青遂以淨

器盛書置高處，便聞左左^①常有十數人侍之。每載炭出，此神便為引船。他人但見船自行。後斷穀，入小霍山去^⑤。

常在娶婦，仲甫變形。

李常在者，蜀人也。少學道，人世世見之，計已四百歲而不老。每娶婦，有兒乃去。去後三十餘年，人見在地肺山更娶婦。有兒後，七十餘年又忽去。人見在虎壽山下，依前娶婦，有兒也。李仲甫，豐邑人也。師王君服水玉，行遁甲，能隱形。年三百歲，轉少壯。其隱形或百日，或一年。與人相對飲食，但聞其聲，不見其形。有相識人相去五百里，以張羅為業，一旦羅得大鳥，視之乃仲甫也。在人間三百年，入西嶽仙去。

帛和視壁，趙瞿降靈。

帛和字仲理，師董先生，行氣斷穀服水。又詣西城山師王君。君謂曰：大道之訣，非可卒得。吾暫往羸洲，汝於此石室中可熟視石壁，久久當見文字。見則讀之，得道矣。和乃

視之，一年了無所見。二年，似有文字。三年，了然見《太清中經》、《神丹方》、《三皇文》、《五圖》。和誦之上口。王君迴，曰：子得之矣。乃作神丹，服半劑，延年無極。以半劑作黃金五千斤，救惠貧病也。趙瞿字子榮，得癩病將死。其家恐相傳染，乃以糧食送於深山石室中棄之。瞿晝夜涕泣，百餘日，忽見三人入石室中。瞿號泣求救，神人乃以松子、松脂各五斗賜之，告曰：服此不但疾愈，當得長生。瞿乃服之，疾愈。服至二年，夜間滿室有光如晝。夜卧，見面上美女二人，長三寸。至三年，長大如人，常在左右。聞琴瑟之音。三百年，入霍山仙去。

甘始門冬，黃敬赤星。

甘始者，善行氣，不食，服天門冬，在世一百八十六年，入王屋山仙去。黃敬，字伯嚴，學道於霍山，思赤星在腦中如火，以周一身。二百餘年仙去。

陳長祭水，宮嵩著經。

陳長者，在苧嶼山六百年。每四時設祭，亦不飲食，亦無所修。人有病者，與祭水飲之皆愈也。宮嵩者，大有文才，著道書二百餘卷，服雲母，得地仙道。後入苧嶼山中仙去。

太寶鼓琴，傅生鑽石。

《真誥》云：周太寶有才藝，善鼓琴。昔教麋長生、孫廣田獨弦子彈而成八音，真奇事也。得仙，今在蓬萊為左卿。昔有傅先生，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七年，遇木極老君與之木鑽，使穿一盤石，厚五尺許，云：此石穿，便得道。生乃晝夜鑽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得金丹，昇天為南嶽真人。

伯微崑崙，廣信小白。

《真誥》云：莊伯微者，少好道，常以日入時正西北坐，閉目存見崑崙山，積二十一年，服食學道，存之不已。又十年，閉目乃見崑崙仙人授金液方，得道也。趙廣信，魏時居剡小白山，每日往長安市賣藥救人，暮歸小白。時人云：朝離小白，暮返長安

也。《登真隱訣》云：受服氣法，守玄中之道，七十八年後，合九華丹一服，太一遣雲駕下迎，在東華宮。

餌术玄寶，善嘯成伯。

《真誥》云：張玄寶者，師西河蒯公，受餌术方。後遇真人樊子明授以遯變隱景之道。昔在天柱山，今來華陽洞為理禁伯，主雨水也。趙成伯者，善嘯，嘯如百鳥鳴，或如風激衆林，或雲翔其上，或冥霧颺合，或零雨其濛矣。今在洞中，主五芝金玉草。

仕文降棗，王喬飛鳥。

《樓觀傳》：田法師名仕文，年十九入道，師韋君，受三洞經法，挹氣吞霞，兼餌白术。每遇節值庚申，常捧香登山朝謁。嘗設醮，天降棗數枚，長二寸，甘美異常。年七十五，有旛花自空來迎，去入南宮福堂也。漢王喬者，仙人也，混跡為鄴令。夜會仙府，朝返莅事，人不知之。忽一旦廳吏見雙鳧飛入廳，吏以箒擊之墮地，乃喬雙鳥也。

子陽桃皮，高丘金液。

《真誥》云：黃子陽者，學道在傅落山，九十餘年，但食桃皮，飲石中黃水。遇司馬季主授以仙方，得道。高丘子，學道入陸景山五百二十年，但讀黃素道經，服术，合鴻丹以得地仙。二百年後，得金液一服而昇太清，為中嶽真人也。

來子紅泉，洛下夜芝。

《神仙傳》云：肯來子服紅泉而仙，洛下公服赤鳥夜光芝而仙。

張常門冬，飛孟四時。

張常服天門冬仙去，飛孟子服四時散俱得仙。

邢子好犬，木羽因兒。

《列仙傳》云：邢子者，蜀人也，好犬。犬走入山穴，邢隨犬入，十餘宿行數百里，上出山頂，有臺殿官府，青松森然。仙吏侍衛與邢符一函，令送與城都令喬君。喬發函，皆魚子也。池中養之一年，皆成龍。邢復隨犬往來，百餘年乃上山不還也。木羽者，母常為人看產。有人產子，

見母而大笑，遂夜夜夢大冠素幘者守此兒，云是司命君也，當令汝子木羽得仙。母果生兒，遂名木羽，忽一夜有車馬來呼木羽，遂俱仙去也。馬約神降，侯楷奉師。

《樓觀傳》：馬法師名儉，字元約，師孫君受五符真文、三皇大字。能命召萬靈，制御群邪。凡所施用，立皆有驗。忽降天神告曰：法師宿有功德，名在仙錄，何煩祈禱，役使神靈？法師乃祕諸法術，抱一凝玄。年九十八，忽有白雲從西北來，直赴寢室。弟子往看，已見白雲南舉漸遠，不知所詣。侯法師名楷，字法先，年十四，師陳寶熾，傳受真訣。謂曰：爾身佩經法，正宜入山，勿失時也。對曰：入山雖得妙之本，背師乃犯科之深，願終侍奉。年五十二，方遂所修，感靈泉吐液，奇樹含煙。年八十六仙去。

母先禽聚，陳熾虎隨。

母法師名始先，年十一，師牛先生受道，朝野英賢咸慕其德。所得信施，

皆訪貧老密放其家，不告姓名。又冬月常淨地一畝，布撒穀米，以救禽鳥，鳥皆群聚於庭。陳先生字寶熾，年二十一，能琴，善棋。初事王法師，後於華陰師陸景真先生，以授玄祕。每清晨朝禮，恒有白虎馴其左右，隨逐往來。後有群虎來擊樹以警惡人，有暴虎來，亦擊樹。時人號為考虎樹也。

梁諶入雲，孫徹拂衣。

梁諶字考誠，年十七，師鄭法師受道。視地而行，恐傷含氣。有鳥獸當路，常下路避之。年七十七，忽見雲氣彌林，乃竦身入雲而去。孫徹字仲宣，年十八，師王先生。或宿空樹，或坐幽房。編葛為席，時有問者，但觀其顏色，即知吉凶，不必更陳言語。年七十，忽告弟子曰：吾須暫行。乃拂衣而出，莫知所之。同道思之，乃取其葛席置靜室中，每聞席邊有人語聲。友人聞之，又分其席也。

王義天邨，尹通人歸。

王法師字道義，凝神白雲之外，注心丹柱之下，重興觀宇，再啓玄門，精誠所致，遂多洞感。曾降天邨，倉庫自滿，隨取隨盈，終無耗竭。常以施人，兼營功德，遠近貧病，皆沾惠潤。年六十三，忽一旦白鹿入其庭院，或隱或見，由是而蛻。尹通字靈鑒，年二十六，師馬先生受道，服黃精、天門冬，餌雄黃丸。由是賢愚慕其至德，車馬駢闐，道俗揖其清風，冠蓋相望。荷恩之輩，皆厚禮之。通悉用修諸功德，廣濟飢寒，一無所積。年一百一歲仙化，常有神燈照室也。

蓬萊尼公，太白歧暉。

《道學傳》：陳尼公者，蓬萊仙人也。服磁母石、銀蜚通、千秋耳。有弟子十二人，皆得其方而仙度也。《樓觀傳》：歧法師名暉，字平定。唐高祖初取天下，法師與道士八十人有濟國之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已下皆授銀青。後為國設醮，感黃雲覆壇，與香煙交合。又有兩隻白鹿鳴叫而去。乃謂弟子曰：仙經云：欲為仙

客入太白。遂與弟子登太白山，頗有雲霞之志焉。

仙苑編珠卷中

①「人」字疑衍。

②「五」後疑缺一「年」字。

③據《雲笈七籤》卷一百六《清虛真人王君內傳》：「襄」應作「襄」。

④「左左」疑應作「左右」。

⑤「去」前疑脫一「仙」字。

仙苑編珠卷下

天台山道士王松年撰

奇哉伯山，哀矣甥女。

《神仙傳》：伯山甫者，入華山精思服食，不老。比歸鄉里，見外甥女年老多病，乃與藥。女服之，年七十返少，色如桃花。漢使見一女子笞一老翁，翁跪受杖。使怪而問之，曰：此是妾子，昔舅氏伯山甫與藥不肯服，今年老，行不如妾，故笞之。問年幾，云：妾年一百四十，兒年八十七矣。

劉綱火焚，樊妻雨止。

劉綱者，上虞縣令也，與妻樊夫人俱得道術。二人俱坐床上，綱作火燒屋從東邊起，夫人作雨從西邊上，火滅。

聖母踰獄，孔元近水。

東陵聖母者，杜氏妻也。學劉綱術，坐在立亡。杜氏不信，誣以姦淫，告官付獄。聖母入獄即從窗中飛出，

入雲中而去。孔元者，常服松脂、茯苓、松實，年更少壯，已一百七十餘歲。人或飲酒，請元作酒令，元乃以杖柱地倒立，頭向下，持酒倒飲，人不能為之也。乃於水邊鑿岸作一穴，方丈餘，止其間斷穀，或一月兩月而出。後入西嶽得道也。

涉正眼光，王烈石髓。

涉正字玄真，巴東人，說秦皇時事如目前。常閉目，行亦不開。弟子數十年莫見其開目者。有一弟子固請開之，正乃為開目，有聲如霹靂，光如電，弟子皆匍地。李八百呼為四百歲小兒也。王烈字長休，邯鄲人，常服黃精，并鍊鉛。年二百三十八歲，有少容。登山如飛。少為書生，嵇叔夜與之游。烈嘗入太行山，聞山裂聲，往視之，山斷數百丈，有青泥出如髓，取搏之，須臾成石，如熱臘之狀。食之，味如粳米。《仙經》云：神山五百歲輒一開，其中有髓，得服，與天地齊畢。焦先施薪，孫登穴處。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常服白石，以分人，熟如煮芋也。日日伐薪，以施與人。冬常單衣。有火焚其菴，坐不動，火過菴盡，衣不焦。大雪，屋多壞，人往看之，不見菴，乃共抄起菴，乃卧在雪下，氣如甌中。或老或少，如此二百年，與人別，不知所往。孫登者，止山間，穴地而處。好彈琴、讀《易》。冬夏單衣。天大寒，但以髮自覆。髮長丈餘。或市中乞錢，隨以與貧人。謂嵇叔夜才優於逸倫，識少於保身也。或彈一弦琴以成音曲，亦不知其終也。

葛由綏山，王真女兒。

《列仙傳》：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為羊賣之。一旦騎羊入蜀，上綏山，王侯貴人隨之不復還，皆仙去。《神仙傳》：上黨王真，年七十九，學道三十年，貌少而色美，徐行追奔馬。魏武與相見，似三十許人。以蒸丹法授郗元節。鄉里計真已四百餘歲，乃將三少妾登女兒山去。

嚙酒樂巴，施金陰氏。

《神仙傳》：樂巴，蜀人也，太守請為功曹，以師事之。請試術，乃平坐入壁中，去壁外，人叫虎。虎還，乃巴也。遷豫章太守。有廟神，能與人言語。巴到，推社稷，問其蹤由，乃走往齊為書生。太守以女妻之，生一男。巴往齊勅一道符，乃化為狸。後徵巴為尚書。正旦會群臣飲酒，巴乃含酒起，望西南嚙之，奏云：臣本鄉成都市失火，故為雨救之。帝馳驛往問之，云正旦失火，食時有雨自東北來滅火，雨皆作酒氣也。陰長生者，新野人，聞馬明生有道，乃事之。執奴僕之禮十餘年，乃將入青天山中，示以太清丹。藥成，服半劑，與天相畢。乃以半劑煮黃土成黃金數千斤，以施天下貧病者。在人間一百七十年，色如少女。著丹經九篇，乃白日昇天也。

子訓青驪，琴高赤鯉。

蒯子訓，齊人也，人莫知其道。常以信讓於人。二百餘年不老。鄉里有

書生到京，諸朝貴欲一見子訓，子訓皆許。去京千里，同時到門，計二十三家，家家皆到，言語如一。諸朝貴欲駐子訓，子訓乘青驪而出郊外。奔馬追之，常相去半里。《列仙傳》：琴高者，趙人也，善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道，二百餘年後，涿郡水中與弟子期，乘赤鯉而仙去。

壺公賣藥，長房掾市。

《神仙傳》：壺公者，不知其姓名也，汝南費長房為市掾，時見此公來賣藥。藥無二價，百病皆愈。得錢數十萬，隨以乞貧凍者。常懸一空壺於座前，日入之後，乃跳入壺中。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見之，知其非常人也，乃朝朝掃灑，再拜進食。公受之而不謝。如此積久，長房不怠。忽一日謂長房曰：待日暮更來。長房如其言而往。謂長房曰：見我跳入壺，汝便隨我入。長房得入壺，但見樓觀五色重門，日月明明，侍者甚衆。謂長房曰：我仙人也，卿可教，

故見我。長房隨事，三試不過，謂曰：子不得仙道也，今以子為主者耳。乃以一竹杖與之，遣歸，如飛空。到家，即投於葛陂中。自此為人除邪魅救水旱，無所不應也。

董奉活變，劉根見鬼。

董奉字君異，侯官縣人。時士變為交州刺史，死經三日，奉到南中，乃以三丸藥內變口中，食頃却活，半日能坐。云死時如夢中，見數十黑衣人收入大珠門付獄，入一戶中，以土從外封之，不見光明也。忽聞人語，云太一使者召士變。乃聞掘土聲，引出登車而覺。奉住一年，稱疾示死。後往廬山種杏數萬株。在人間百年，乃白日昇天。劉根字君安，京兆人也。少學道，入嵩山石室中，冬凍無衣，身生綠毛，長一二尺。後潁川高太守到官，人民大疫，死者大半。遣使乞除疫之術，根令於太歲洩地上，埋朱硃。當時疫氣消。後張使君到，以根為妖，遣人召來，欲大辱之。謂根曰：君有道令人見鬼

乎？根曰：能。乃請筆硯并奏版一枚，書符，扣案前，鏘然作聲，忽聞四五百人傳呼避道，擁一科車至廳前，乃使君父母也。父母責使君不合犯神仙，致吾困辱。使君叩頭謝罪，忽失所在。根後居洞庭山毛公壇，身生綠毛耳。

宋倫六甲，杜沖九華。

《樓觀傳》：宋倫字德玄，年二十二，以周厲王時學道，誦《五千文》，服黃精白朮，積二十年，感老君降授靈飛六甲、素奏丹符。倫行之通感如神，言無不驗，望巖申步，日行三千里，凌波涉嶮，不由津路。年九十餘，以景王時昇仙，下司嵩山。杜沖字玄逸，年二十五，學道祈真，靜神守一。二十餘載，感展真人降授九華丹方，告曰：老君與尹真人於東海八滄山召太帝集群真，有地司舉子之勤，故勅我付爾仙方。沖服之，身生玉光，以周穆王時年一百二十歲，授書為太極真人。

道伶貝葉，姚坦銀花。

《道學傳》：女真王道憐七歲知道，市香油供養，甘蔬素，不衣繒綵。受三洞經，晝夜習誦。初入龍山造官字，號曰玄耀，有若神三壇。東南忽生一樹，狀如籠蓋，周蔭一壇，五葉相對。時人莫識，呼為貝葉。又有玉函降於壇上，有光。誦經滿萬，有雲輿來迎，迅雷烈風，香氣滿空也。

《樓觀傳》：姚坦字元泰，平陽人，年十九，以平王元年學道，誦《五千文》。有驚風崩山，大張口，終無怖懼。服鍊松脂，有神人授玄白回形之道、天關三圖飛行之經，坦行之，日有神光，開如飛電。年二百一十歲，以簡王時五月風雨晦冥，雷電激揚，天雨銀花，繽紛滿地，受書為玄洲真人。

呂尚地髓，王柱神砂。

《列仙傳》：呂尚避紂之亂，隱於遼東，適周，釣於磻谿。常服澤芝地髓，年二百告亡，葬而無尸，唯有《玉鈐》六篇。王柱者，與道士共上宕山，云此有丹砂，可得數萬斤。長吏

知而封之，砂飛出如火，乃聽取之。與邑令章君明餌砂三年，得神砂飛雪，服之五年飛行，乃俱仙去。負局磨鏡，服間擔瓜。

《列仙傳》：負局先生者，常負磨鏡局。於吳市中磨鏡，每一錢與磨之。又問主人有疾否，輒出紫丸藥與之，莫不皆愈。數年後，得藥活者計萬，不取一錢矣。人乃知仙人也。後上吳山絕崖頭，懸藥下與人，乃語人曰：吾還蓬山，為汝下神水。一旦崖頭有水自懸下，人服多愈也。服間者，常止莒，往來海邊，遇三仙人博瓜，令擔黃白瓜數十箇，教閉目，良久乃在蓬萊山南方丈山上。後還莒，常往取方丈山珍寶珠玉下賣，不知其往也。

祝鷄聚禽，玄俗下蛇。

祝鷄公者，洛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鷄百餘年。鷄皆有名字，千餘，暮棲晝放，每呼即至。賣鷄并子，得錢千萬，皆置之而去。後昇吳山，白鶴、孔雀數百，常止其傍也。玄俗

者，自言河間人也。常餌石英，賣藥都市，七丸一錢，治百病。河間王病瘕，服之下蛇十餘條而愈。或云俗無影。王乃命於日中，果無影。王以女妻之，中夜而去，不知所之。

陸通檀實，文賓菊花。

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養性，食桃檀實，遊諸名山。蜀峨嵋山上，世世見之。歷數百年，不知其終。文賓者，太丘鄉人也。賣履為業。常娶婦，十餘年輒棄之。後逢故嫗年九十餘，告賓，賓乃教服菊花、地膚子、桑寄生枳子，嫗乃服之，復少壯也。

紫陽登山，清靈遇道。

《紫陽真人周君傳》云：君字季通，周勃七世孫。年十六，師蘇君受道，遊行天下，但是名山，無不登涉。得道受書為紫陽真人，位列上清。《清靈真人裴君傳》云：君字玄仁，年十二，遇道人支子元，授以真訣五首，按而行之，五年得見日月之精，五星降房，受書為清靈真人，位列上清。

道輿得詩，楊君獲棗。

《真誥》云：羊權字道輿，降女仙萼綠華，授詩數篇，兼遺火浣布手巾、金玉條脫，云此女是九嶷山中羅鬱也，宿世有過，謫在人間也，九百歲矣。楊君諱羲，為晉簡文相府舍人。棄官學道於茅山，降紫微夫人九華安妃，贈詩兼贈棗一枚。至太元十二年，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受書為侍帝晨、東華上佐司命君主、司吳越神民也。

焦曠青禽，于章白鳥。

《樓觀傳》：茅山道士焦曠字大度，周武欽仰，拜為帝師。於華陰造宮，巖間湧土，用足乃盡。以石甕貯油，油盡而自滿。每有外人來謁，常有青鳥二頭來報。山靈守護，猛獸衛門也。于法師名章，字長文，年七歲時，讀《道德經》。年十一，師侯法師出家，受三洞經法，手寫天文祕符一百三十六首，逆知吉凶。年八十二而蛻。臨窆之際，有白鳥一隻，騰空而翥也。

靈壽少壯，東郭光明。

《神仙傳》：靈壽光者，扶風人也。年七十得朱英丸方，合服之，轉更少壯，如年二十。時至建安元年，已二百二十歲矣。東郭延年者，山陽人也，服靈飛散，能夜書。在暗室中，身生光明，照耀左右。又能見數十里內小物，知其形。在鄉里四百餘歲不老。一旦有數十人乘虎豹來迎，昇崑崙也。

李意萬里，王興健行。

李意期者，蜀人也。人有遠行，欲速到者，以符與之，并書其人兩腋下，則千里萬里不盡日而還。王興者，陽城人也。並不知書，亦不知學道。漢武帝登嵩高山，見一人長二丈許，耳垂至肩。帝問之，曰：吾九嶷人也，聞中嶽有菖蒲，一寸九節，可以長生，故採之。忽失所在。帝與群臣皆服之，不能勤久。唯王興聞而服之不怠，至魏武帝時猶在，常如五十許人，甚健行，日三百里。不知他道。

順興真降，法樂雲生。

《樓觀傳》：李先生字順興，京兆人。年九歲知道，師陳先生備受道要。既得真訣，遂奉經入南山太平谷修行。忽有雲車羽蓋翳天而下，見三大仙授《金真玉光經》、《七變儂天經》。行之，年十七道成，年三十八昇仙。張先生字法樂，南陽人，卅歲師尹法師，真文寶訣咸得付受。傳受之夕，乃感神燈慶雲之瑞。自此精思，凡經三十餘載，以其雲生樑棟，故時人號為雲居觀焉。

佯死董仲，還鄉倩平。

董仲君者，臨淮人也，服氣鍊形，二百餘歲不老。曾被誣繫獄，乃佯死，須臾蟲出，獄吏乃昇出之，忽失所在。倩平者，沛人也，漢高衛卒也。得道，至光武時不老。後託形尸假，百餘年却還鄉里也。

仲都耐熱，程妻致繒。

王仲都者，漢中人也。漢元帝常以盛暑時暴之，繞以十餘爐火而不熱，亦無汗。凝冬之月，令仲都單衣，無寒色，身上氣蒸如炊。後不知所在。

程偉妻者，能通神變化。偉當從駕，無時衣，甚憂。妻乃置繒兩匹，從空而至偉前。偉好作黃白，經年不成。妻乃出囊中藥少許投之，食頃，汞乃成銀。

飛散元綱，玄素容成。

婁元綱服靈飛散得道，容成公行玄素之道延壽無極。

張桑雄黃，巢許桂英。

桑子林、張虛並服雄黃，巢父、許由並服石柱英，得道。

郝容鹿角，秀眉茯苓。

《神仙傳》：郝容公服鹿角，秀眉公餌茯苓，得仙。

商丘桃膠，青烏九精。

商丘公服桃膠，青烏公服九精散，成仙。

女生鹿白，君達牛青。

魯女生，長樂人，服胡麻，餌木八十年，日行三百里，走過麋鹿。故人與女生相別五十年，於華山廟遇見女生乘白鹿，從玉女數十人也。封君達者，隴西人也，服黃精，兼服鉢銀，

百年還鄉，如年三十許人。常騎青牛，人不知姓氏，故號為青牛道士也。在世二百年，乃入玄丘山得道也。

離婁竹汁，白兔黃精。

離婁公服竹汁，白兔公服黃菁，而俱得道。

嚴達聽琴，國珍振屋。

《樓觀傳》：嚴法師名達，字道通，扶風人也。師侯法師，年十二，日誦萬言。年二十，備參經法。以隋開皇初重修宮宇，度道士滿一百二十員。至大業五年三月七日，坐聽彈琴，乃曰：音韻入神，乃有神降，可更奏一曲。曲未終，奄然而蛻。時年九十五也。巨法師名國珍，武功人。年三十捨家入道，師游法師，備受道要。自爾一味蔬餐，幽居帶索，飢無貪味，寒不思衣，口常誦經，心恒守一。年六十，弟子侍側，忽聞車馬之聲，不見人物，屋宇大振，奄然而蛻也。

張皓雲鶴，尹澄猿鹿。

張皓字文明，汝南人。年二十，以漢安永初二年入道。乃遇封衡真人，三試皆過，遂授青腰紫書并神丹半兩。入赤城山，勤修真道。道成，或

變為白鶴，搏空而上。或化為飛雲，浮遊八外。年一百三十八，以魏明

帝太和元年九月，仙官下迎，受書為

太清高仙矣。又尹澄字初默，汾陰

人。年二十八，恒市香燈，列於壇

靜。一旦香盡，靈熏自生。油盡，玄

光自照。曾入山，遇鹿傷足，乃為合

藥與封。後入山，遭滯雨，絕食。忽

有群鹿相依，飢則吮其乳，寒則卧其

身，累日得返。又入山，過野火，飛

颺滿谷，欲避無路，有群猿連臂而

下，携至山頂。又入山，遇石芝有

光，服方寸已，乃日行六七百里。又

入山，遇仙人宋君授三皇文、九丹

訣。年三百四十歲，以漢昭帝時仙

官下迎，受書為太清仙人。

稷丘進諫，武帝還宮。

《列仙傳》：稷丘君者，泰山道士也。

漢武帝時以道術受賞，能令髮白返

黑，齒落更生。還鄉後，遇武帝東巡泰山，稷君乃冠章甫，擁琴出迎武帝，諫曰：勿上山，上必傷足。帝不聽，果傷足指而還。

鹿皮閣險，鈎翼棺空。

鹿皮公者，少為府小吏木工，能舉手

成器。岑山上有神泉，不能至，遂白

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

閣梯道四間，遂止其巔，餌芝，飲神

泉。後蓄水泛漲，人得以免。鈎翼

夫人者，齊人，姓趙，右手常拳不展。

漢武收之，其手乃展，得一玉鈎。遂

生昭帝。後武帝害之。昭帝更葬，

棺空，唯履在焉。

谷春却活，山圖絕蹤。

谷春，櫟陽人也。成帝時為郎，託病

而亡。其尸不寒，家人不敢下釘。

三年，却更冠幘，坐縣門樓上，邑人

大驚。開棺，有衣無尸也。駐門上

三日而去。山圖者，隴西人也，因乘

馬蹶折脚，遇道士教服地黃、當歸、

羌活、獨活、苦參散一年而愈。乃隨

道士採藥，云十年一歸家。復去，莫

知所之。

壺丘變水，禦寇馭風。

《列子》云：壺丘子林者，列子之師

也。鄭有神巫，知人吉凶、存亡、壽

夭如神。列子引見壺子，壺子示以

波水三變，不能測而走。列子者，鄭

人也，名禦寇。得風仙之道，乘風

而行，旬有五日而一返，受號沖虛真

人。

馮夷河伯，文子漁翁。

馮夷者，華陰人也，服水玉，得水仙

之道，為河伯也。文子者，周平王時

人，老君弟子也。著書十二篇，泛三

江五湖，號漁父，受號通玄真人。

莊周鯤化，桑楚年豐。

莊周字子休，宋人，著書三十三篇，

其首云：北溟鯢魚，不知幾千里，化

而為鵬，翼若垂天之雲。擊水三千

里，一舉九萬里，至于南溟也。受號

南華真人也。庚桑子，名楚，老君弟

子，居羽山三年，俗無疵癘，而仍穀

熟也。受號洞靈真人。

昌容紫草，安期赤烏。

《列仙傳》：昌容者，常山道人也。往來上下，人見者二百餘年，而顏色如二十許人。能致紫草，賣與染家。得錢，以遺孤老也。安期先生者，瑯琊人也，賣藥于東海邊，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巡見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千萬，出皆置之而去。註書并赤玉烏一量為報，曰：後年求我于蓬萊山也。

馬丹迴風，脩羊化石。

馬丹者，晉耿人也。父侯，時為大夫。獻公滅耿，丹入趙。至宣子時，乘安車入晉。靈公欲仕之，逼不以禮，有迅風發屋，丹入迴風中去也。脩羊公者，魏人也，止華陰石室中，卧石塌上，石穿陷而不食，時餌黃精，以道干景帝，帝禮之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何日發，語未訖，床上化為白石羊。題其脅曰：脩羊公。乃置于通陵臺，復失所在。

赤須知災，崔文除疫。

赤須子者，豐人也。人世世見之。數言豐界內災害水旱，十不失一。

好食松實、天門冬、石脂，齒落更生，髮落更出。後往吳山下，不知所之。崔子文者，太山人也。好道，賣藥都市。自三百年後，有疫氣，民死者萬計。長吏有所請，文乃擁朱旛，繫黃散藥以救民。飲者即愈，所愈萬計。後去蜀，賣黃藥如初。

神魚子英，巨繭園客。

子英者，舒鄉人，善入水捕魚。得一赤鯉，愛其異，乃將歸池中，以食餒之。□年，長丈餘，生角，有翅翼。子英遂拜之，魚言：我來迎汝。遂大雨。子英上魚背，昇騰而去。園客者，濟陰人也。常種五色香草，積十數年，食其實。一旦有五色蛾止其草上。客以布薦之，生桑蠶焉。至蠶時，有女夜至。自稱客妻。與客養蠶，得一百二十箇繭，如瓮大。每繅一繭，六十日始盡。訖則俱去，莫知所之。故濟陰人蠶時世世祠之。

赤將花紅，卯疏乳白。

赤將子與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

而噉百草花。至堯時為木工，能隨風雨上下。卯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練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數百年，入少室山中矣。

親葛鮑靚，祐蘇幼伯。

《道學傳》：鮑靚乃葛洪妻父，於羅浮山俱得道。《列仙傳》：幼伯子者，蘇氏客也。冬常單衣，夏常綿袴。年多益壯，時人莫知。世世來祐蘇氏，子孫得其福力也。

展公白李，姜茂五辛。

《真誥》曰：高辛時有仙人展上公者，於伏龍地植李，彌滿林谷。今為九宮右保司。常言云：昔在華陽食白李果美，憶之未久，忽已三千年已。巴陵侯姜叔茂者，又於山下種五果并五辛菜。叔茂以秦孝王時封侯，今名此地為姜巴者，因此也。此人今在蓬萊為左卿。

許遜拔宅，時荷登晨。

《十二真君傳》：許君名遜，字敬之，為蜀旌陽縣令。師諶母，受孝道明王法，與吳君於鍾陵洞斬蛟蜃。以

晉永康二年八月十五日，四十二人拔宅昇天。時君名荷，字道揚，四明山道士也。許君昇天時，持龍節前驅于雲路。

吳猛白鹿，甘戰彩麟。

吳君名猛，字世雲，晉永嘉三年九月十五日乘白鹿，與弟子四人一時昇天。甘君名戰，字伯武，許君弟子。長持齋戒，尤尚符術，徧得許君之道。以陳天建元年正月七日乘綵麟之車，白日昇天。

持幢周廣，執羽陳勳。

周君名廣，字惠常，事許君，執僮僕之禮。元康中，執麾幢前引許君歸舊宅，即遊帷觀也。陳君名勳，字孝舉，慕許君之道，託為旌陽縣吏，因得師于許君，為入室弟子。許君拔宅日，執羽旌導于前。

魯亨骨秀，盱烈藥神。

魯君名亨，字國興。孫登常指云：此人骨秀，可學昇天。遂事許君。至許君昇天日，從車駕與昇。舊宅為真陽觀也。盱君名烈，字道微，早

孤，從母依於許君。許君上昇時，盱君母子悲泣，乞得隨駕。許君乃與神藥，因得隨駕部署，合宅四十二人焉。

施峰委付，彭抗親姻。

施君名峰，字大玉，小字道乙。常從許君除滅妖魅。許君凡有經典，悉皆委付。許君昇天後，忽一日見東方日中童子執素書飛下，云真人召汝。乃隨童子聳身入空。彭君名抗，永康中棄官事許君。君以長女妻之。永和二年八月十五日全家二十六人白日上昇。舊宅為宗華觀。

黃輔龍騎，鍾嘉碧輪。

黃君名輔，字邕，晉陵人。許君知輔之異，遂以次女妻之，傳付妙道。後為青州從事。每夜常乘龍歸，眷屬伺之，乃一竹杖耳。後乃沖天，宅為祈仙觀。鐘君名嘉，字超本，許君仲妹之子。少孤，得仙舅之要。許君上昇後，以十月十五日日中乘碧霞之輦而昇。宅為丹陵觀。十二真君事盡于此。

婁慶雲舉，韋雋龍躍。

《靈驗傳》云：婁善慶常賣赤白二藥，不言其價，有疾皆愈。得金帛，以施孤貧。武德中於西蜀市中足下雲生，白日輕舉。韋善雋亦賣藥愈疾於人間。常將以黑犬相隨。以則天如意年中過嵩嶽少林寺，請齋飯餒犬。僧怒，善雋乃含水一嚙，犬化為黑龍，乘以沖天。

洞玄騰身，道合蛻殼。

女真邊洞玄，年八十，忽一旦髮白返黑，齒落更生，以開元二十七年於冀州紫雲宮乘彩雲，白日沖天。婁道合，尸解于并州太一宮，腦後有坼，身如蟬蛻也。

法善月宮，果老北嶽。

葉天師名法善，字太素，引唐玄宗遊月宮。賈嵩有賦。張果老，開元二十二年春自恒州徵到，賜號通玄先生，授銀青光祿大夫。秋，請入恒州，錫賜衣服雜彩，放還北嶽。其神通變化，不可備陳。云九度見黃河青，飲酒數斛，而不知醉也。

沖寂焚香，道華偷藥。

謝沖寂者，華嶽道士也，志好焚香，增至三百鑪，旦夕不闕。無香，多以松栢子代之。以梁開平三年二月清晨，有二青童乘紫雲下迎，云上帝召謝沖寂，乃乘雲而去。侯道華者，中條山道靜院道士也，師事鄧天師。天師藥成而疑不敢服，道華竊而服之，以大中五年五月上昇，具在《唐記》。

可交登舟，歸真畫鵲。

王可交者，華亭縣人也。眼有神光，夜行如晝。乃灸眉後小空中，而光斷。以咸通十年十一月一日與鄰人同出，顧會草市河次，見一艘舫子，有童子喚云：王五叔要見。乃下船中，見二三道士對棋，云：可惜一具仙骨，灸破却也。乃與栗子一箇，喫一半，味如棗。云：且上岸去，更十年後與子相見。足纔踏岸，乃在天台山下瀑布寺前。問時日，已是十一月二十七日。厲歸真者，天台縣人也，性嗜酒，冬夏常衣單衣。妙于

水墨，見屋壁即畫鵲。時人不知其得道也。以天祐三年十一月于河中府中條山白日沖天。告時人曰：吾本台州唐興縣人也，有弟在彼。乃脫下破布衫，服星簪羽袂而輕舉雲中，寥寥有蕭管之聲也。

馬真升天，馮妻降鶴。

馬真人名自然，鹽官人也，有篇什在世。唯縱酒于鄜市間，或眠積雪，或卧深水，無所不為。咸通末于蜀梓州酒樓上白日沖天。河中少尹馮徽妻薛氏於道門修行二十餘年，以中和三年三月尸解，有鶴三十六隻降所居宅院內，紫氣滿空，玄髮重生也。

仙苑編珠卷下

①②「擔」，原文爲「檐」，據文義改。

③「北」，原文爲「比」，據文義改。

④「寇」，原文爲「冠」，據文義改。

⑤「徧」，原文爲「徧」，據文義改。

（尹志華點校）

010 三洞羣仙錄

經名：三洞羣仙錄。二十卷。
宋陳葆光撰。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正一部。參校本：《重刊道藏輯要》本。

三洞羣仙錄序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闕地求泉，雖至愚知其可得，鍊形致仙，雖賢者不能篤信。故神仙顯跡，昭示世人，使鍊炁存真，保命養神，以祈度世，脫囂塵，超凡穢，而游乎八極之外，其利物濟人之意弘矣。然仙凡異質，淨穢志殊。人之生也，資形以栖神，資物以養生。其弊也，後神以養形，逐物以喪真，自壯而老，自老而衰，自衰而死，骨肉復土，形神離矣。仙者，養形以存生也，氣專志一，不以好

惡累其心，不以得喪汨其和，游心於澹，合氣於漠。其至也心靜而神完，德全而不虧，故能出入虛無，獨與道俱，壽同天地，飛升太虛而為真仙矣。然知嵇康謂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吳筠謂神仙可學而成，二人矛盾如此。僕謂神仙苟非積學所致，則上帝之詔旌陽也，曰：學仙童子許遜，卿在多劫之前，積修至道，勤苦備嬰，萬法千門，罔不師歷，求災扞難，除害盪妖，功濟生靈，名刊仙籍，衆真保舉，宜有甄升。可授九州高明太史。又詔曰：學仙童子許遜，脫子前世貪殺匿不祀先祖之罪，錄子今生咒水行藥治病伐惡滅毒之功，仰潛山司命君傳金丹於下界，閉債封形，回子身及家口厨宅百好歸三天。兩詔皆曰學仙童子，又曰積修至道，勤苦備嬰，是神仙果可學而致也。茅盈未生也，秦始皇三十一年，其祖初成於華山乘雲白日昇天，邑民謬之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按盈《內傳》及

盈《九錫碑》言：盈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蓋未生前七十一年，始皇世已謠當仙矣。漢哀帝元壽二年，上帝授位太元真人東嶽上卿司命神君，時年一百四十有五歲，如此則神仙豈非稟之自然。二百一十七年，盈胎未兆前已謠當仙，實識於未然，審爾豈積學所致也。末學之夫，謂神仙非積學所致而怠於勤修者，自賊其身者也。謂可學而能致者，欲磨磚為鏡，坐禪成佛者也。夫忠信之道無他，誠一而已。誠之與一，入水不溺，入火不焦，金石為開，虎豹莫賊。如商丘開，如呂梁丈夫，彼一而猶若是。況神仙者，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其坐在立亡，分形散體，倏忽萬變，飛行八極，宜矣。修真之士，虛緣葆真，抱一冲素，以慈為寶，以靜為基，朝徹見獨，昭曠混冥，其要不離於老子莊周之書，捨是皆矯誣之論，非聖之書也。黃帝之遺玄珠，七聖迷道而象罔獨得。儵忽之遇混沌，日鑿一窮竅而返致其死。是明道者當遺形去智，虛無寂淡，靜一而不變，純粹而

不雜，此養形神、反造化之本也。秦漢之君，侈於嗜慾，蕩於紛華，慕神仙之術，欲長年而保其尊榮，信金丹之說，資藥力以濟其荒淫，於是方士並出，而幻譎變化之術始彰。乃有合鉛汞、結丹砂而名大藥，嚙津氣、存龍虎以爲內丹。木公、金母之名，姹女、嬰兒之號，黃芽、白雪之稱，七返、九還之訣，其上則玄都、絳闕之異，赤明、龍漢之紀，三洞符籙之科，九壇齋醮之式，下逮尸解鑑形，投胎奪舍，飛符布炁，劾鬼治邪之術，悉由恍惚而立象，從虛無以課有，千門萬戶，錯出旁門。及其成功，則殊途同歸，百慮而一致也。天下之士，無本不立，無文不成。虛緣葆真，抱一冲素，本也。變化飛升，尸解布炁，末也。故曰：本立而末自應，始質而文成，自然之理也。江陰靜應庵道士陳葆光，憤末學之夫怠於勤修，果於自弃，生存行尸，死爲下鬼，乃網羅九流百氏之書，下逮稗官俚語之說，凡載神仙事者，哀爲此書，以曉後學。使知夫列仙修真之勤，濟物之功，奉天之

嚴，得法之艱，如此之勤苦勞勩，卒能有成，不顯其光，與天爲徒也。昔司馬子微著《坐忘樞》，陳碧虛作《混元鏗》以啓後人，皆旨趣深遠，初學蒙叟無自而入。今陳君集仙之行事，揚高真之偉烈，以明示向道者，使開卷洞然知神仙之可學，歷世聖賢之跡，萃於目前，如視諸掌。激之勸之，使憤悱奮發，踴躍精進，以祈度世，如置尊通衢，人人可以酌取自飫，則其導迷翊教，濟物利人，豈淺淺者。陳君神氣虛靜，德性粹和，佩三洞之靈文，神飛碧落，窺九清之秘笈，名籍丹臺，他日繼列仙而授位，載雲氣而上浮，五帝校籍，三官策勳，所以酬著書之勤，而驚夫偷墮之士，使知有補於世者天必有以報也。紹興甲戌中元日醫里竹軒書。

三洞羣仙錄卷之一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盤古物祖，黃帝道宗。

《述異記》：盤古氏，天地萬物之祖也。其沒也，頭爲五嶽，目爲日月，脂膏爲江海，毫髮爲草木。一云頭爲東嶽，腹爲中嶽，左臂爲南嶽，右臂爲北嶽，足爲西嶽，泣爲江河，氣爲風雷，喜爲晴，怒爲陰。又徐整《三五曆記》云：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在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爲天，陰濁爲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深，地數極厚，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又真書曰：二儀未分，溟滓洪濛，未有成形，日月未具，狀如雞子，渾沌玄黃，已有盤古真人，天地之精，自號元始天王。《道

《學傳》：黃帝，少典之子，姓公孫，號常鴻氏，一號歸藏氏，又有縉雲之瑞，亦號縉雲氏，赤多白少曰縉，又有土德之瑞，故號曰黃帝。弱而能言，聖而預知，好道希妙，故為道家之宗也。少昊歌瑟，顓帝錫鍾。

《拾遺記》：少昊以金德王天下，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遊，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為白帝之子，即太白精降乎水際，與皇娥讌戲。又云：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木，直上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帝子與皇娥泛於海上，帝子與皇娥並坐，撫桐峰紫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洽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傍，當期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白帝子答歌曰：四維八埏眇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峰之梓千尋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湄海浦來棲息，及皇娥生少昊，號曰窮桑氏，亦曰桑

丘氏。

又顓帝高陽氏，黃帝孫昌意子。昌意出河濱，遇黑龍負元玉圖。時有一老叟謂昌意云：生子必叶水德而王。至十年，顓帝生，手有文如龍，亦有玉圖之象。其夜昌意仰視天，北辰下化為老叟。及帝即位，奇祥衆祉莫不總集，不稟正朔者越山航海而皆至也。帝乃揖四方之靈，羣后執珪以禮百辟，各有班序。受文德者錫以鐘磬，受武德者錫以干戈。有浮金之鐘，沉羽之磬，以羽毛拂之，聲振百里。

唐堯鳴鶴，夏禹乘龍。

《拾遺記》：唐堯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版方赤圖，天地之形。又獲金璧之瑞，文字炳烈，記天地造化之始。四凶既誅，善人來服，分職設官，彝倫條叙。乃命大禹疏川瀦澤，有吳之鄉，有北之地，無有妖災，沉翔之類，自相馴擾。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鳴之禽，其聲似鐘磬笙竽也。世語青鶴鳴，時太平。

又南潯之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龍，時蛻骨於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其國獻毛龍一雌一雄，放置豢龍之宮。至夏代豢龍不絕，因以命族。至禹導百川，乘此龍。及四海攸同，乃放河汭。

伯陽帝師，仲尼真公。

《廣記》：老子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曲仁里人也，其母感木流星而有娠。或云老子先天地而生，或云天之精魂，蓋神靈之屬，剖母左腋而生，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伏羲時出為師，號元化子，教示伏羲推舊法，演陰陽，正八方，定八卦。神農時出為師，號大成子，教神農嘗百草，種五穀，與民播殖。祝融時出為師，號廣成子，教修三綱，齊七政。黃帝時出為師，號力牧子，消息陰陽，作道誠經。以至少皞、高辛、堯、舜、禹、湯，老君皆出為帝師，各有其號，各傳其經，各授其道，千變萬化，不可窮詰，昭王時出開化導西胡，至幽王時却還中夏。故孔子適周而問

乎禮，曰：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老子知禮樂之原，則道德之歸，真吾師也。

《史記》：丘云字仲尼，姓孔氏。《拾遺記》：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有五老列於庭，則五星之精也。先是，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系表周而素王。故二龍遶室，五星降庭，徵在以繡衣繫麟角。及夫子將終，乃抱麟解紱而泣。《丹臺新錄》云：孔子為太極上真公，治九嶷山。

傅說比星，鄒屠夢日。

《莊子》曰：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拾遺記》：帝嚳之妃，鄒屠氏之女也。黃帝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遷惡者於有北之鄉。其先以地命族，分為鄒氏、屠氏。女行不踐地，常履風雲游於伊洛，帝乃期焉，納以為妃。妃常夢吞日，則生

一子，凡經八夢則生八子，世謂為八神，亦謂八翌。翌，明也。亦謂八英，亦謂八力。其神力英明，翌成萬象，億兆流其神睿焉。

公孫撫琴，師延吹律。

《晉逸史》：公孫鳳隱于九域山，冬則單衣，寢處土床，夏則并食於器，令臭然後食之。每撫琴吟詠，陶然自得，人皆異之。

《拾遺記》：師延者，商之樂人。師延精迷陰陽，曉明象緯，莫測其為人。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撫一絃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神俱降。黃帝時已數百歲，又能奏清商流滌角之音，迷魂淫魄之曲。

子房萬戶，涉正一室。

《列仙傳》：張良字子房，佐漢高祖功成，乃曰：余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

《神仙傳》：涉正，巴東人，說秦始皇時事，了了若親見。嘗閉目行，弟子

隨之，數十年莫有見其開目者。有人固請之，正乃開目，有光如電，照耀一室。李八百呼為千歲小兒。

馬底肥遁，昭微隱逸。

《仙傳拾遺》：馬底子者，不知何許人，與何丹陽隱居蜀鶴鳴山，修八道望雲之法，肥遁歷年。後於洞府探石函，得黃帝金鼎之訣，鍊丹於山上。丹成，服之昇天。

本傳：隋李昭微，志好隱逸，慕葛洪之為人。為師訪道，不遠千里。為高唐尉。大業中，將妻子隱於嵩山，時號黃冠子。

簡狄聖子，蘭公仙王。

王子年《拾遺記》：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游於桑野，見黑鳥遺卵於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於玉筍，覆以朱紱。夜夢神女謂之曰：爾懷此卵，即生聖子以繼金德。狄乃懷卵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而生契。祚以八百叶，卵之文也。雖遭早厄，後嗣興焉。

《廣記》：蘭公，兗州人，家有百餘

口，精專孝行，感動神明。一日遇月中真人下降其室，自稱孝悌明王，云：子居日中為仙王，居月中為明王，居人間為孝悌王。夫孝至於天，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為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為之成。且三才肇分，始於三氣。三氣者，乃玉清三天也。吾於上清托化人間，示陳孝悌之教，晉有許真人傳吾孝道之宗，得為衆仙之長。今授汝祕旨。言訖而不見，蘭公頓悟真機。道成，白日昇騰。

虞舜玉琯，漢武錦囊。

《廣記》：虞舜即位，西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環，又授以益地之圖，遂廣黃帝九州為十二州。王母又遣使獻舜白玉琯，吹之以和八風。

《漢武內傳》：武帝見西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書，盛以紫錦囊。帝見瞻覽，母曰：此《五嶽真形圖》也。昨青城諸仙就我請求，乃三天太上所出，其文祕禁，豈汝穢質所宜佩乎。子恭祕術，長桑禁方。

《賢己集》：杜子恭有祕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為神效，往往如此。

《史記》：扁鵲者，渤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入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洩。扁鵲曰：敬諾。乃出懷中藥子，扁鵲曰：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以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詆胠為名耳。

竇遷金液，嵩叟玉漿。

《神仙傳》：竇遷者，扶風人也。當西晉懷愍之時，王室寢微，中原振擾，年將筮仕痛此亂離，遂慕羨門、松喬之跡，奇峰邃洞，靡不栖託，凝

思至道，累經試難。一夕神光照室，異香滿谷，天樂漸近，侍官數百，有一真仙項佩圓明，乘車而下，二女扶翊，羣官後從。年三十餘，虬髯鶴質，自稱平都山陰長生也，愍以勤苦，授金液九丹之訣，盟傳告誓，禮畢而去。

《廣記》：嵩叟，嵩山老叟也，晉人。因墮嵩山洞穴中，巡穴而行，見穴中一物如青泥，叟食之不饑。遂巡穴出，忽到家，問張華，曰：此乃洞府也，所食者玉漿也，子其仙乎。

惠超拔俗，元素遁跡。

《仙傳拾遺》：唐胡惠超，拔俗有道之士也，處衆人中則頭出衆人之上，雖至長者纔及其肩，時人謂之胡長仙。善能役使鬼神。

《宣室志》：昭慶民駱元素為小吏，一日遁跡而去。令怒，分捕甚急。遂匿身山中，忽遇一老翁策杖立於長松之下，召素訊之，曰：爾安得至此耶。素以實對，望翁見容。引元素入深山，僅行十餘里，見二茅齋前

臨積水，珍木奇花，羅列左右，侍童二人年甚少，居于西齋，其東齋有一藥竈，命元棄候火。老翁自稱東真，以藥數粒令素餌之，且曰：可以療飢矣。自是元素絕粒，僅歲餘，授以符術及吸氣之法，盡得其妙。一日謂素曰：子可歸矣。既而送元素至縣南數十里，執手而別。元素自此以符術聞里中，神效不可具紀。

知古金魚，安期玉烏

《高道傳》：道士劉知古字光元，睿宗召見，問道家稱旨，特加崇錫。開元中，天災流行，疾疫者十有八九。上召知古治之，乃歎曰：大德曰生，至人亦病。下法鍊藥，上醫察聲，至於針艾，不其遠矣。遂以色代脉，用氣蠲痼，故能膏肓河決，膝理雪散，其精妙至如此。上寵錫皆不受。東陽峯山下有古觀，因葺而居之。忽室中有光，產丹芝一莖，扣之有金玉聲。夢神人謂曰：後山壁中有金魚，跨之可以冲天，非此芝扣石不可致。遲明訪金魚，茫然不知其所。

是夕，復夢曰：滴泉之下是也。既至，以芝扣如風雷之震，巨石迸裂，得金魚長三尺許，乘之飛空，雲霧旋擁而去。

《列仙傳》：安期先生者，瑯琊阜鄉人也。賣藥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秦始皇請見之與語，賜金璧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置去，留書以赤玉烏為報，曰：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

壽光少容，玉真美色

《神仙傳》：靈壽光年七十餘遇異人，得服食之訣，顏容更少，如二十許人。至建安元年，已二百餘歲，解化。殯之，開棺無尸，唯一履存焉。又玉真年七十九歲方知學道，得胎息之法，斷穀三十餘年，肉少而色美，行及奔馬。武帝召見，如二十許人，問其里人，皆言四百餘歲。帝奉之如神，辭歸，日行三百里。

景純無成，子年略得

《列仙傳》：郭璞字景純。又《西山記》云：真君許遜見晉室衰亂，干戈屢起，思有以弭其未然，乃與吳君往

詣王敦。時郭璞先在敦府，與之有舊，乃俱見敦。敦謂真君曰：子夢以木破天，先生其占之。先生曰：木上破天，未字也，公未可妄動乎。敦復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不悅，曰：子壽幾何。璞曰：公若舉事，禍將不久，若還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君壽幾何。璞曰：壽盡今日日中。敦令武士擒璞，將殺之。真君以酒杯擲起，化為白鴿，飛繞梁上。敦方舉首，已失二君所在矣。後敦竟不免。

《晉書》：王嘉字子年，不食五穀，不衣美麗，不與世人交，游隱于東陽谷。人侯之者，至心則見，或不至心則隱形不見。姚萇欲殺符堅，問嘉，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戮死。至萇子興字子略，方殺堅，略得之謂也。嘉之死日，人有隴上見之。

范飲桂水，張賜腴膏。

《列仙傳》：范蠡字少伯，徐州人也。事周師太公，好服桂飲水，為越大夫。勾踐破吳後，乘輕舟入海，變姓名。又適齊，為鴟夷子皮。後百餘年，見於陶，居累億萬，號陶朱公。後棄之，蘭陵賣藥。後人世世見識之。《仙傳拾遺》：張雲靈修道於南嶽招仙觀，精思感通，天降真密，授其內養元和、默朝大帝之道。行之十三年，神遊大无，面朝皇極。大帝賜以瓊腴琅膏混神合景之液，受而服之，變化恍惚，神用無方。建興元年九月三日昇天。

靈籥握棗，王粲得桃。

《真誥》九華真妃字靈籥，時同紫陽夫人降楊真人之室，夫人問楊曰：世上曾見此人否。楊曰：靈尊高秀，無以為喻。夫人大笑。妃握棗三枚，令人各食之。真妃曰：君師南嶽夫人，司命秉權，道高妙備，實良德之宗也。楊云：棗無核，其味有似於梨也。

《王氏神仙傳》：王粲昔為王屋令，誦《黃庭經》，每欲詮註，而未曉玄理。已誦六千餘遍，時棄官入洞，尋真訪道，誓不期返。一日深入洞中，見石床几案之上有經，旁有神人，告之曰：子其志乎，吾乃仙人王太虛也，註此經已七百年矣，今授於子。仍將一桃與之，曰：此桃非中土所有，汝今得之，食之者白日飛昇。妙想謁舜，良卿薦堯。

《集仙錄》：王妙想，蒼梧女道士也。辟穀服氣，想念丹府，由是感通，常有光景雲物之異，靈香郁烈天樂之音震動林壑，須臾千乘萬騎垂空而下。儀衛千人，皆長丈餘，執戈戟兵仗旌幢，良久乃見鵠蓋鳳車導九龍之輦下于壇前，有一人冠劍曳履，陞殿而坐，身有五色光，羣仙擁從亦數百人。妙想即往視謁，大仙謂妙想曰：吾乃帝舜耳，昔勞厭萬國，養道此山，每欲誘教後進，使世人知無可教授者。且夫道在於內，不在於外，道在爾身，不在他人。玄經所謂修

之身其德乃貞，非他所能致也。吾睹地司奏汝於此山三十餘歲，初終如一，守道不邪，汝亦至矣。於是命侍臣以《道德》二經及駐景靈丹授之而去。如是一年或三五降於黃庭觀，數年後妙想上昇。

《括異志》：陳良卿，景祐四年自永州隨鄉書赴禮部試。十月至長沙，夢一人引導入巨艦中，見一道士，自稱青精先生，與之談論，辭語高古，謂陳曰：吾已薦子於堯，為直言極諫臣。陳曰：堯今何在。曰：見司南嶽。陳曰：堯之由古聖君也，安可在公侯之列。先生曰：堯，人間之帝也，乘火德而王，棄天下而神，位乎南方，子何疑焉。陳辭以名宦未立俟他日應，乃許以十年為期。既寤，甚惡之為異，夢錄以自寬。明年登甲第，調全州判官，道出嶽州南驛，偶晝寢夢。使者持檄來召，遽驚覺，喟曰：豈堯命乎。同行相勉，以夢不足信。後執書秩卧讀之，晚食具呼之，已逝矣。

何知沙麓，裴憶藍橋。

《仙傳拾遺》：何丹陽，隴右人，仕於漢季為尚書郎。哀平間，王室陵夷，謂人曰：今日之事非人力所制，蓋世數有之。昔沙麓傾，有知數者云：五百年後，齊有聖女興。今丞相，齊國田氏之後，聖后當其運，革漢之命，興齊之業，在此時矣。遂放志山林，以求度世耳。常服松花，身輕目明。乃棄官隱遁，居蜀之名山。太平上真降授以攀魁乘龍之道，後上升。

傳記：裴航備舟于襄漢，同舟樊氏夫人，國色也，航賂婢裊煙達詩曰：同舟胡越猶懷思，况遇天仙隔錦屏，儻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幸無以諧謔為意，與郎君小有因緣，他日必為姻懿。答詩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後經藍橋驛，渴甚，茹舍老嫗緝麻，揖之求漿，嫗曰：雲英擎一碗漿來。航接飲之，

直玉液也。航謂嫗曰：小娘子艷麗驚人，願娶如何。嫗曰：老病有此女孫，神仙遺藥一刀圭，得玉白杵搗一百日方就。欲娶此女，但得玉白杵。其餘金帛，吾無所用。航恨恨而去。月餘，果獲白杵。挈抵藍橋，嫗襟帶間解藥，航即為搗之。嫗夜收藥，航窺之，有玉兔持杵，雪光曜室。百日足，嫗吞藥，曰：吾入洞為裴郎具帷帳。俄見大第仙童侍女引航入帳，諸親皆神仙中人。有一女子，云是妻姊，曰：不憶鄂渚同舟抵襄漢乎。左右云：是雲翹夫人、劉綱天師之妻，為玉皇女史。航將妻入玉蜂洞中，餌絳雪瑤英之丹，超為上仙。

武宿鳥巢，端窺螺殼。

《湘山野錄》：祖宗潛耀日，嘗與一道士游於關河，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武。每有乏，則探橐金，愈探愈出。三人者每劇飲爛醉，生善歌，步虛為戲，能引其喉於杳冥間作清微之聲。時或二句，隨天風飄下，唯祖宗聞

之。曰：金猴虎頭四，真龍得真位。至醒詰之，則曰：醉夢語耳，豈足憑耶。至膺圖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日也。自御極，不再見，下詔草澤遍訪之，或見於轅轅道中，或嵩洛間。後十六載，乃開寶乙亥歲也，時上已被襖，駕幸西沼，生醉坐於岸木陰下，笑揖太祖曰：別來喜安。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後掖，恐其遁，急回蹕與見之，一如平時，抵掌浩飲。上曰：我久欲見汝，决刻一事，無他，壽還得幾多在。生曰：祖今十月二十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措置。上酷留之，俾泊後苑。苑吏或見宿於樹末鳥巢中。

《搜神記》：謝端於邑下得一大螺，取以歸貯瓮中。一日窺其家，見一少女從瓮中出，至竈下燃火。端問之，答曰：我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哀卿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權相為守炊烹，數年中使卿居富得婦，自當還去。而卿無故竊相伺掩，吾形已見，不宜復留，當相委去，留此殼以

貯米穀，常可不乏。端請留，不肯。時天忽風雨，翕然而去。

採訪下宮，成子中岳。

《廣異記》：唐玄宗夢神仙羽衛千乘萬騎自空中而下，有一朱衣金冠神人前謁於帝曰：我九天採訪使，欲於廬山西置一下宮，自有木植基址，但須工力而已。帝悟，遣使者詣山，果有基址，巨木千萬段，自然而至。云是九江王採作宮殿，神人運來以供所用。帝即時詔造殿宇，不旬月畢工，一如化成。今江州太平觀是也。

《抱朴子》：成子者姓容，不知何許人，每多與巢父、許由相會。今在中岳，服三黃而得神仙。三黃者，雄黃雌黃、黃芩是也。

趙度逐兔，石巨化鶴。

《仙傳拾遺》：趙度，不知何許人，因獵於大房山，逐一白兔，因入於伏龍穴中，見瑤臺玉堂，壁立千仞，有白蝙蝠，其大如鴉。因與羣仙相遇，授靈藥而得仙。

《廣異記》：石巨者，胡人也，性好服食。大曆中，遇疾百餘日，形體羸瘦，神氣不衰。因命其子於河橋召一老姥卜之，臣卧堂前紙隔中，姥徑造巨，言其細密，人莫得聞。良久姥去。後數日，但有二白鶴從空而下，穿巨紙隔，入巨所和鳴。食頃，俄從孔中三白鶴飛去。巨子往視之，不復見。巨便隨鶴逼至城東大墩上，見大白鶴數十，相隨上天，冉冉而去。

祖常幽館，許肇靈閣。

《真誥》：大茅西平山，俗謂之方山，下有洞室，名曰：方臺。其洞與華陽相通，號為幽館，惟得道者處焉。祖常託醉墜車而死，隱身幽館，修守一之業而成道。

又，許肇字子阿，長史七世祖也。肇有賑死之仁，拯飢之德，至許暎被三官遣使執之，而暎吒其使曰：我七世祖積仁著德，音和鳥獸，救人之患如己之疾，已死之命在於阿手，窮垂之身撫之如子，度脫凶年，仁德不

墜，是以功書上帝，德刊靈閣，故使度世者五，登仙者三，汝可知乎。孔昇靈鶴，華陀五禽。

《天寶遺事》：明皇自為上皇，嘗玩一紫玉笛。一日吹笛，有靈鶴下。顧左右曰：上帝召吾為孔昇真人。未幾而仙去。

《魏書》：華陀字元化，善養生，年百歲猶有少容。弟子廣陵吳普、彭城樊阿受術於陀，時語普曰：體欲得勞，但不當令極耳。身常能動搖，則穀悉消化，血脉通流，病乃不生，譬戶樞不蠹之義是也。昔有道士鮑倩為引導之事，作熊經鳥伸，引挽腰脊，動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戲也。

仙人毀壁，貧士施金。

《七命注》：昔有仙人見二人爭寶，仙人乃自毀千金壁，二人曰：彼千金壁尚且不愛，況此乎。二人爭訟遂息。《文選》。

《野人間話》：龍華禪院本詩僧貫休歸寂，門人曇域主掌。曇域每因衆

僧齋後，必為貧士設食。有一貧士授食後不去，遍尋院內，顧覷上下，從容謂曇域曰：弟子雖貧，每感上人設食，今有少許施利，敢乞一人相隨。曇域不之信，堅請再四，遂令院內苦行醋頭僧一人相隨，與之偕行城北門外。約行十五餘里，於一小店中止。泊房內則別無所有，但見空床兩張而已。其夜宿於店內，因問院中僧數及修添屋宇，僧曰：若論院中修葺屋宇，豈止千繩。貧士遂起，燃火於床下，滌破磚數角，囊中取藥，燈下點之。逡巡光彩盡變為金，自將秤分一十斤付與僧，且謂之：將充添修，常住慎勿取之。凌晨遂辭去，不復見。

采和歌拍，段穀謳吟。

《續仙傳》：藍采和，不知何許人，常着破藍衫，木夸腰帶，一脚着靴，行歌於市，持拍版乞索於人，老少隨之，諧謔笑者皆倒，似狂非狂。其詞云：踏踏歌，藍采和，人生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

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至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官闕高嵯峨。一日踏歌於濠梁間，酒樓上騰雲上昇，遺下衫、靴、拍板。

《括異志》：段穀者，許州人，累舉進士，家豐于財。後忽如狂，日夕冠幘衣布袍白銀帶，行游塵市中，嘔吟云：一間茆屋，尚自修治，信任風吹，連簷破碎，斗拱斜欹，看看倒也。每至倒也二字，即連呼三五句方已。墻壁作散土一堆，主人翁永不來歸。遇其出入，則有間巷小兒數十隨而和焉，人以狂待之，不以為異。慶曆末病卒，權厝于野。後數年，營葬發視，但空棺耳。

昭王絕慾，子休恥媼。

《子年拾遺》：燕昭王假寐，忽夢羽衣人與語，問以上仙之術，羽人曰：大正精智未開，欲求長生久視，不可得也。王跪而請受絕慾之教，羽人以指畫王心，應手即裂，王乃驚寤，而血濕衿席。因患心疾，即却膳徹

樂。移於旬日，忽見所夢者復來語曰：先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綠囊，中有續脉明丹、補血精散，以手摩王之臆，俄而即愈。王即請此藥，貯以王缶，緘以金繩。王以塗足，則飛天地萬里之外，如遊咫尺之內，有得服者，後天而老。

《東方朔內傳》：秦併六國，太白星精織女侍兒梁玉清、衛承莊逃入衙城小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焉。太白歸位，衛承莊逃焉。梁玉清有子名子休，玉清謫於北斗下常春，其子乃配於河伯，驂乘行雨。子休每至小仙洞，恥其母淫奔之所，輒回馭，故此地常少雨焉。

三洞羣仙錄卷之一

三洞羣仙錄卷之二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楊君司命，子晉侍宸。

《真誥》：楊羲和，句容人，幼而通靈，與二許結神仙友，道成真仙，屢降授以道法。九華真妃告之曰：夫處風塵之休盛者，乃多罪之下鬼、趨死之老質也。夫富貴淫麗是斷骨之斤鋸，有似載罪之舟車。自後衆真屢降，月無虛日。至二十年，楊君乘雲鶴，白日昇天，補華陽司命真人。

《王氏神仙傳》：王喬字子晉，周靈王之太子，生而神明，幼而好道。好吹笙作鳳鳴之音，而白鶴、朱鳳翔集。復過浮丘公，授以道要，接上嵩山，不歸。一日忽乘鶴駐山巔，而童謠曰：王子喬，好神仙，七月七日上賓天。初補南嶽司命侍宸，再補桐栢真人。

謙之師位，道翔仙真。

《高道傳》：道士寇謙之隱嵩陽修

鍊，感太上道君下降，勅仙伯王初平引謙之而前曰：吾得中嶽主表云：自張天師登真之後，而作善之人無所師授，今道士寇謙之行合自然，宜處師位。

《真誥》：道翔，許長史第三子之字也。君糠粃世務，專修上道，長史君器之。極通真靈，與師契合。今在東華為仙真，授書除侍帝宸。

俞叟誠魄，夏馥鍊魂。

《宣室志》：唐王公潛節制荆南，有呂氏子窮窘來謁公，公不為禮。寓居逆旅月餘，窘甚，鬻所乘驢於市中。市門監俞叟者召生問其所，由生曰：吾家渭北，家貧親老，王公乃吾之重表父也，乃不遠而來，公不一顧，豈非命也。叟曰：我見子有飢色，今夕為子具食，幸宿我宇下。於是延入一陋室，共坐弊席，陶器進脫粟飯而已。夜徐謂生曰：當為子設小術致歸洛之費。因取一小缶合於地上，食頃，舉手視之，見一人長五寸許，紫綬金章，俞曰：此王公之魄

也。俞誠之曰：呂乃汝之表姪，家貧遠來，曾不為禮，豈親親之道耶。可厚其資賄，以一馬一僕二百縑遺之。紫衣者俛首受教。於是却以缶合於上，有頃視之，亡矣。明日，王公果召生宴游，累月生告去，贈以僕馬及二百縑。生歸渭北，不敢形言，後數年方告於人。

《真誥》：司命君曰：夏馥，少好道，入吳造赤須先生，授鍊魂之法，再遇桐栢真人得道，今在洞中仙矣。

道榮焚櫬，惠宗積薪。

《高道傳》：道士勾道榮，不知何許人，名聞於蜀，與華陽丞呂翼友善，自言去世月日當送我東郊巨松之下，以薪火燎棺為惠。翼與其友章升、常榮數十輩共誌其日。以俟之前一夕，道榮徧詣知友家，飲酒言笑。至暮，宿於逆旅。翼使密視之，見寢處如常。黎明則已化，而顏色不變。於是為置棺櫬，送於巨松之下，致薪次火已發，棺中烈焰，不可近見。道榮出於煙焰上，冉冉凌虛

而去。

又趙惠宗，天寶末忽於郡之東積薪自焚，僚庶往觀，惠宗怡然坐火中誦《度人經》，斯須化為瑞雲仙鶴。而火盡，其下草猶綠。遺簡得二詩，其一曰：生我於虛，置我於無，至精為神，元無為軀。散陽為明，合陰為符，形為灰土，神與仙俱。衆垢將畢，萬事永除。其二：吾駕時馬，日月為衛，洞躍九霄，上謁天帝。明明我衆，及我門人，偽道養形，真道養神。懋哉懋哉，餘無所陳。

徐鈞塗心，錢朗補腦。

《續仙傳》：徐鈞者，不知何許人，自稱蓬萊釣者，常腰一葫蘆，棹扁舟泛五湖，所得魚治江博酒，吟詠而歸。或見疾病者，取藥一粒如麻子許，令人以酒塗心上，皆安。或有問之此藥可食否。曰：可食，恐憎飯耳。有好事者吞之，自然絕食，人方信之。一旦遁去。

又錢朗，登甲科，累歷清顯，所治皆有遺愛。後棄官入廬山，遇人得還

元補腦之術，年一百五十歲，其顏如童子。有玄孫數人出仕，皆皓首。朗一日與別云：我處世多年，道為上清所召，今當往矣。遂解化去。

伯高方臺，玄解真島。

《真誥》：東卿君曰：龍伯高，漢人也，伏波將軍戒其兄子，稱此人之佳可法。伯高後從仙人刁道林授胎息之法，託形醉亡，隱處方臺。

《廣記》：祈玄解老而顏童，憲宗異之，召問曰：先生年高而色不老，何也。答曰：臣海上常食靈芝，故得然也。遂剋木作海上三島，綵繪以珠玉，帝觀之曰：若非上仙，無由及此境。玄解曰：三島咫尺，試為陛下一遊。即隱身而入，漸覺身小，無復見矣。帝嘆異之，因號其山為真島。

陰生乞兒，寒崑貧道。

《列仙傳》：陰生者，乃長安之乞兒也，常於市中求乞，市人厭賤，遂以糞潑之，而衣不污，疑以為妖，囚之依前。市人行長安，有歌云：見乞

兒，與美酒，庶免壞屋之咎。而劉向云：陰生乞兒，人厭其瀆，識真者希，累其囚辱，於我無污，彼灾其屋。

《廣記》：寒崑子隱於天臺，好吟詩，多述山林幽隱之句，桐栢真人序而集之，以行於世。咸通間，出謁李褐。褐見其藍縷，不禮之。次日更衣乘白馬而來，待之甚厚，老人曰：子知有寒崑子耶。曰：知。老人曰：貧道即是也。吾謂子為可教，今則未然也，子未知其門。曰：內修其心，外檢其身，所以無過，知柔守謙，所以安身，不善歸己，所以積德，如是可冀道之髣髴，遂鞭馬而去。

谿父煉瓜，孟節含棗。

《列仙傳》：谿父居山間，有神人來往賣瓜，常止其家，遂授父以煉瓜子之法，令春分食之。二十餘年，昇山入水，百餘歲，絕居山頂，呼父說事，遂去。

《西漢逸史》：孟節，西漢人，有道術，含一棗核，可至十年不飢。又能

結氣不息，身不動搖，可至一年許。士庶慕之為神仙，後入山不出。時荷一食，青精九餐。

《西山真君傳》：時真君名荷，鉅鹿人，少時入四明山，遇神人教以丹訣，點化金玉，賙濟困苦，民受其賜。後能驅逐邪魅，役鬼神，事母以孝聞，善胎息，得坐忘法，或百日一食，半年一寢。晉明帝時待之甚厚。及許真君上昇，師亦從而昇天。

《神仙傳》：青精先生年千歲色如童子，行步日過五百里，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餐。

天師三境，翊聖九壇。

本傳：張道陵，留侯六代孫也。舉賢良方正，雖仕而志在鍊形，遂退隱北邙山。章帝以三品印綬起之，不就。入嵩山，遇神人告之曰：石室中藏黃帝丹經琅函玉笈之書，子行必獲矣。師從之，果得其書。於是築壇朝真以煉九丹，丹成，謂弟子王長曰：服丹當冲天，然吾未有大功，豈敢遽服，宜為國家除害興利，然後

服之，則吾臣事三境亦無愧矣。

《翊聖傳》：本朝建隆初，翊聖真君降謂張守真曰：壇法有九，上三壇為國家設，中三壇為臣僚設，下三壇為百姓設，而九壇各有儀式焉。

玄甫五藏，叔期三關。

《真誥》：王玄甫授仙人吞日景之法，積三十四年乃能內見五藏，冥中夜書。道成，太上遣羽車迎玄甫，乘雲駕龍，白日登天。今在玄圃臺，受化為中嶽真人。

又，趙叔期於王屋山學道，見一卜者曰：欲入天門，詣三關，存朱雀，正崑崙。叔期異之，拜請要訣，卜者授書一卷，曰：三關者，口為天關，足為地關，手為人關。三關調則五藏安，五藏安則舉身無病而仙道成矣。

道君授劍，玉女獻環。

本傳：天師功成，太上道君下降，授以雌雄二劍，而劍各有日月星斗之文。道君乃曰：吾憫下元生人執係幽魂，人鬼雜處，今子為吾分別人鬼異位，則子之功無量矣。

又，天師至仁壽縣，遇十二天游玉女，各獻玉環一隻，願事天師。師合而為一環，謂之曰：吾投於地中，先得之者納焉。玉女爭取，愈取愈深，即禁之不出，因化為鹽井，公私取之以為利。其邑因為陵郡，自道陵始也。

聖母穿雲，周生取月。

《廣記》：聖母，海陵人，適杜氏為母。遇人，能易形變化，而夫不之信，反以為妖，告官下獄。而母自窗中飛出，人見穿雲去。時留履一輛於窗下，海陵人為之立祠，號曰聖母祠。

《宣室志》：周生有道術，游吳、楚，人多敬之。時抵廣陵坐中秋夜會，月色明瑩，衆人談及明皇游月宮之事，周生笑曰：吾常學於師，亦可以取之。因取數百筋繩而架之，曰：我將此梯取月。乃閉戶久之，客步庭中俟焉，忽天地曠黑，仰視又無纖雲，俄聞生呼曰：某至矣。手舉其衣出月半寸許，一室盡明，寒入肌

骨，食頃如初。

商唱陽春，張吟白雪。

《詩史》：商七七有異術，過潤州與客飲云：某有一藝為歡。即顧屏上畫婦人，曰：可歌陽春曲。婦人應聲遂歌，其音清亮，似從屏中出。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歸家，柳自飄香雪。如此者十餘曲。

《悟真篇·序》：天臺張伯端字平叔，嘗罄所得，吟成律詩九九八十一首，號曰《悟真篇》，文多不錄。其《九轉金液還丹》詩一篇云：黃芽白雪卒難尋，達者須憑德行深。四象五行全藉土，三元八卦豈離壬。鍊成靈質人難識，消盡陰魔鬼莫侵。欲向人間留祕訣，未逢一箇是知音。

張睹樓臺，逢昇宮闕。

《北夢瑣言》：張建章好經史，每以清淨為念。時往渤海，遇風，見一青衣人相引登山。至島上，睹見樓臺巋然，中有仙女，處處侍衛甚盛。留飲少頃，曰：子不欺暗室，可謂古之

君子矣。遂令青童送還。

《廣記》：逢女幼而不食，心慕清虛，父母以為虛言。忽一日見神仙在空中，自南至北，將逾千里，湧出金城玉樓於山頂，一人招女升宮闕，衆仙羅列，儀仗肅然。曰：汝有骨錄，當為上真，太上命我授汝以靈寶真文，按而行之，飛升有期。後果及期升虛矣。

棲崑洞室，徐姑掘穴。

《傳記》：許棲崑舉進士第，而志在修鍊。時因入蜀，登危棧，忽與馬俱墜棧下，進退不能，即隨馬而行至一洞室，見諸仙羅列，皆喜曰：此迺長史公之孫也，有仙相矣。衆真命坐，賜飲，且曰：此石髓也，汝得之矣，無輸洩，無荒淫，後復來相見。遂以所乘之馬送行曰：此吾洞之龍也，因責出負荷，子有仙骨，故得遇之。若到人間，放之，任其所適。後棲崑逡巡到故居，而馬化為龍飛舉。

《廣記》：徐仙姑年數百歲而貌若二十許人，多游名山，或時止宿於林巒

窟穴之中。往來江表，吳人見之四十年，顏色不改，行步如飛。咸通間，至剡縣謂人曰：我先君仕於北齊，有陰功而後及於我，已得延年。後人以此詳之，方知姑即丞相徐之才之女也。

德玄五嶽，偉道九嶷。

《真誥》：東卿君云：宋德玄，周宣王時人也，服靈飛六甲符得道，日行三千里，變形易質。今在嵩山，游行五嶽。

又，韓偉道，不知何許人，隨宋德玄出入以師事之，而德玄授以道法。今道成，常出入九嶷山。

徐福白鹿，處士黃鸝。

《廣記》：秦始皇遣徐福并童男童女三千人往東海取長生不死之草，不歸。及沈羲得道，黃老君遣徐福乘白鹿車來迎沈真人，方知徐福之得道。

又，元藏幾自號元處士，隋大業中奉使過海，遇神人，留外國，遍歷仙境。一日思歸，即時津遣，不旬日至東

萊。問其國，乃皇唐也，尋其子孫，皆無人，唯有二鳥類黃鸝隨處士出入，每翔空中，呼之即下，能傳口中言語。

裴謚佳會，蘭香玄期。

《廣記》：裴謚昔與王敬伯、梁芳為方外友，入山學道。梁芳死，敬伯下山調官，至正元中，奉使淮南，邂逅裴謚，維舟慰問：汝何所須。謚曰：吾儕野人，心近雲鶴，廣陵之西即吾宅也。倏然鼓櫂而去。敬伯詣宅，見謚衣冠偉然，設宴就座，謚酒酣，謂左右曰：此人乃吾昔山中之友，道心不固，以明自賊，將浮沈於生死海中，求崖未得。今日之嘉會，誠難得也，子其往矣。

又有漁父於湘江岸側聞小兒啼聲，四顧無人，唯有一女子三歲許，父抱歸養之十餘歲，天姿奇偉。忽一日，見一青童自空而下，携女子而去，謂其父曰：我仙女杜蘭香，有過謫於人間，玄期有限，今往矣。

謫仙呼鼠，祝公養雞。

《廣記》：永明中，鍾山有隱者蔡生，每養老鼠數十枚，呼之即來，令之即去，語言怪異，時人謂之謫仙。

《列仙傳》：祝公，洛人也，居北山，好養雞百餘年，雞千隻，皆有名字，暮棲木上，日放散去，呼名即至。積錢千萬，置錢去吳開池養魚，登吳山，有白鶴、孔雀數百，常止其旁。

李珣販糶，安公伏冶。

《續仙傳》：李珣世居廣陵城市，以販糶為業。年十五，父傳業而珣受之，升斗俾之自量，不計時之貴賤，衣食豐足。年八十，不改其業。適會李珣相公出鎮淮南，而珣改名寬。一夕，李公夢入洞府，有金書李珣名，視之甚喜。忽見二仙童自石壁出，珣問曰：此何所。二童曰：此華陽洞天也，此名非相公也。公曰：非我何人。童曰：公之部民也。珣悟，遍尋問於里巷，得李寬之名，迎入府，拜為年兄。問以道術，寬曰：不知所修。具以販糶事對。公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

後寬尸解蟬蛻。

《列仙傳》：陶安公，鑄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當迎爾以赤龍。至其日赤龍果至，安公騎之上昇而去。

馬湘紙獨，章震泥馬。

《續仙傳》：馬湘字自然，錢塘人，幼好文學，有道術。一日過菜圃，見蘿蔔甚盛，因丐之，園叟弗與，湘於篋中取紙裂為一獨子，又裂一鷺鷥，飛走園中，而獨子趕趁之，菜踐踏俱碎。園叟知是異人，乃祈謝之。於是取紙獨及鷺鷥致篋中，視菜如故，略無所損。

《抱朴子》：章震在周幽王時，屢召不起，師長桑子得其術，能分形化影，折草化為龍虎，噴水為珠玉。一日與弟子行，即以泥圓化為馬乘之，日行千里。後入崆峒山，白日上昇。程妻致謙，蘇母思鮓。

《神仙傳》：期門郎程偉妻者，能神

通變化。偉當從駕出行而服飾不備，甚以為憂，妻曰：出而闕衣，何愁之有。妻即為致兩縑，忽然自至前。偉復作黃白術，連作不成，妻乃出其囊中藥少許，投汞銀中煎之，須臾成銀。欲從求方，終不可得，云偉骨未應得之。逼不已，妻尸解而去。

《蘇仙傳》：仙君姓蘇名耽，桂陽郡郴邑人也，生於前漢，幼丁父憂，奉母潘氏以孝聞，溫清定省禮無違者，晨羞夕膳，人莫及焉。常感神仙授以道術，能隱形變化。一旦侍朝冷於母，母曰：吾思鮓，汝可致之。曰：唯。即捨七筋輟食，携金而去，須臾持鮓而至。母食未畢，得鮓甚喜，母曰：此去市甚遠，何處得之其速如此。答曰：便縣市中買來。母曰：便縣山路危險，去一百二十里，如此之速，汝誑我也。答曰：買鮓之時見舅在便市，語耽曰明日來此，請待舅來，以驗虛實。翌日，舅果至，乃首說市中相見之事，母始知其非常，乃潛察之。見常持一青竹杖，

衆疑之為神杖也。道人兩口，先生霍蹀。

《王氏見聞錄》：梁況之居鄂州，忽一道士至，況之與對飲，道人求綿袴遂與，即捲投衣袖中。將投，語曰：入袖中。再入，凡投十數次，皆不能入，道人咨嗟曰：不免為寇萊公矣。道人遂引去，約當再來。後月餘復至，門人欲入白，即曰：不須見侍郎，但報先去也。俟到彼相見，況之貶化州。久之，一道人兩口，腹上亦一口，既至廳舍，索酒一斗，引而盡，見況之言曰：記得鄂州相見否。音聲雖同，形貌非矣。索錢二十七文而去。出門以檐穿腹中，口鼓鐵笛，取漁舟獨立其上，風引渡江而去。後二十七日，況之謝世。

《道學傳》：簡寂先生陸修靜字元德，吳興東遷人，吳丞相凱之後也。母姚氏懷之，有一老姥告之曰：生子當為人天師。及生，足有霍蹀，掌有大字。家本奧室，早涉婚宦，嘗謂同僚曰：時難再得。乃遺棄妻子，

脫落營務，專精教法，不捨寤寐。卜居廬嶽，召赴金陵。一旦謂門人曰：吾將還舊隱。俄偃然解化，膚色暉映，異香芬馥。山中諸徒悉見先生還山，儀服鮮華，衆皆驚異，俄失其所。

樊英喫水，朱倫駕煙。

《漢書》：樊英者，濟南人也。善圖經緯，洞達幽微，隱於壺山之陽，辟召不應。嘗有暴風從西方來，英謂生徒曰：城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噴之，輒記其時日。後有客從蜀郡來者，云是日大火，須臾有黑雲從東起，大雨滅矣。英嘗云：浮丘公與我遊天壇之上。一旦遂去。

《丹臺新錄》：朱倫字德元，凝心抱一不替，感太上下降，開瓊蘊，給丹符，與之曰：爾能精修上道，守之能堅，保爾昇度，凌虛駕煙。遵則福降，慢則禍纏。子能行之，慎勿輕傳。倫道成，景王時太上授書除中嶽仙官。

抱一龍杖，清虛蛇鞭。

《高道傳》：趙抱一年十二，因牧牛，遇一老人問之：子飢否。先生但點頭而已。老人探手囊中，取食與之，其狀如蘿蔔而味甘，又與拄杖一條，瓢子一枚，中有藥，乃豌豆也。諭之

令人服食，於是沈痾新疾服者無不愈。先生自食蘿蔔，不復思煙火食。忽之一日信步抵京城之西巴樓院，過涅槃堂，聞有呻吟聲，先生問何人若此，僧曰：數童行時疫方甚。先生自瓢中取豌豆，以新水令嚥之，即時汗如新沐，人經夕皆愈。後請藥者如市，傳于裏外。時真宗東封未還，丞相向公留守京師，陰遣人察其實，飛奏詣行在。迨車駕還，召見，真宗欣然拊其背曰：子乃朕之姓也。封御，披度為道士。未幾，求歸，賜金鍍龍頭杖、銅朱記瘦木杯香藥等，差中使張茂先、道士胡太易送至石門山，特與建真寂觀，以為登真之所。

《仙傳拾遺》：廖冲字清虛，連山郡人也，以才德見稱，為本郡主簿。後

辭其印綬，遊探道要，於衡嶽遇太平真人授道。後歸鄉里，常乘一虎，執蛇為鞭。先天二年，風雲晦冥，騰舉而失所在。

劉邦賓友，虔子高仙。

《真誥》：劉邦，沛人，起自布衣，破秦平項，創漢之基，於漢有功，上帝補為南明公賓友，而茅君云：先世有陰德者，徑補仙官。或入南宮受化，不拘職位之高下，例皆速詣南宮受化。

又，華陰山中有學道尹虔子，武帝時人，遇異人服丹霞之道，行之五十年，色如童子。今太一君遣迎，乘雲昇天，在元州為高仙矣。

彭鏗出處，仲倫留連。

《真誥》：彭鏗即彭祖也，年八百歲而不作尸解之絕。南嶽夫人云：諸公自欲出處語默，肥遁山林，以遊仙為樂，以昇虛為滅，非不能登天也，不為耳。

《王氏神仙傳》：王仲倫時居鶴鳴山，石自響，田宣見而問之曰：彼何

人也。曰：我神仙王仲倫也，愛此石之奇響，故留連而聽之耳。

三洞羣仙錄卷之二

三洞羣仙錄卷之三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明期颯室，素臺真館。

《真誥》：衡山有學道者治明期，以魏末入山服食，與張禮正同止巖穴，受西城王君丹法已四十三年矣，內外洞徹，日行五百里。今在方諸室為上仙。

又定錄君云：易遷、童初二官是男女之堂館，凡地下主者之高者便得真仙之館，今有女真趙素臺在易遷官已四百年，不肯遷，云天下無復樂於此處也。

茅君鷄子，聖姑鵝卵。

《神仙錄》：茅君學道於齊，後道成，治於茅山，有疾病者往請願，常煮鷄子十枚內帳中，須臾茅君擲子還之。歸破之，皆無中黃者，病人當愈，若中有土者，病即不愈，以為常。候鷄子如故，無破處也。

《南史》：蕭昂為彭城太守，時有女

子年二十許，散髮黃衣，在武窟山石室中，無所修行，雖不甚食，或出人間飲少酒、鵝卵一枚，呼聖姑。就求子，往往有效，造者充滿山谷。昂呼問，無所對，以為妖惑，鞭之三十，瘡即瘥。後失所在。

道義馴鹿，君友引犬。

《高道傳》：道士王道義知終南山有尹喜真人登真之所，大和中，自姑射山將門弟子六七人來居樓觀。以永平三年師羽化，白雲滿室，異香盈庭，有白鹿卧於庭中，旬日或隱或見，既殯，乃絕。鄉人見道義乘白鹿冲天矣。

《茅亭客話》：遂州小溪縣石城鎮村民和君友，於雲頂山寺遇一道士，布衣鹿幘，引一黑犬，令君友携壺杖到青城山，初由荒徑，見怪石夾道，細竹桃花，飛泉鳴瀨，至一觀宇，令君友致囊杖于階上，云：爾有仙表。乃取藥一粒，令吞之，曰：九月八日復當來此。乃遣君友歸家，了無飢渴之念。至其日是夕，山谷月皎風

清，君友如有所待。達旦，雲霞相映，如有五色，君友仰觀躡空，祥風綵霧鬱然而起，遂越巨壑層巒而去，極目乃沒。

干樸識陶，和璞笑瑄。

《丹臺新錄》：嘗有人從江外還，忽逢一人乘小小鹿頭船子，劣容一人，從浪中直來，便呼其人姓名曰：顧道度下都去，吾欲寄尺書與茅山，陶隱居。正爾作書，垂當見授，忽云：罷，君會不往山中，我尋自下去。此人至都，果忽忽便往廣陵。後子良問洪先生，洪云：此人乃中嶽仙干朴，其前生經識陶某耳，非今生相識也，豈復來此耶。

《高道傳》：邢和璞，不知何許人，隱居瀛海間。時房瑄為廬氏宰，待和璞甚善，因携手，不覺行數十里。至夏谷村，有廢佛堂，松竹森映，共坐其下。和璞以杖擊地，令侍者掘之，深數尺，得一瓦甕，中有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瑄曰：省此乎。瑄髣髴記前世嘗為僧名永，和璞復

曰：君當為輔相，善自愛也。

梅姑履水，道華登松。

《異苑》：秦時丹陽縣湖側有梅姑廟生，時有道術，能著履行水上，至今廟晦望之日見水霧中曖然有履形。

《高道傳》：侯道華，凡所居之觀有損處，即持斧斤以葺之，勤苦備歷。一日修殿宇，忽於梁間得丹一粒，即吞之。觀門前有一松木，道華登松去其枝梢，人責之，答曰：恐礙我上昇。人皆以為狂。後七日凌晨，道華昇松頂，揮手謝曰：我受玉皇詔，授仙臺郎，知上清宮善信院，今去矣。復留詩云：帖裏大還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盜喫却，今日碧空飛。俄頃雲中音樂聲，幢幡隱隱，凌空而去。

令威仙鶴，宋織人龍。

《搜神記》：遼東城門華表柱有仙鶴立其上，人不知，欲射之，其鶴飛於空中，自歌云：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猶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纍纍。後人於華表柱立二

鶴，自此始矣。

《晉逸史》：宋織有才藻，去官，不與人交遊，隱居酒泉，弟子受業者三千人。酒泉太守圖其像於閣上，出入祝公，頌曰：為枕何石，為漱何流，形雖可見，名不可求。遂造其門而嘆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睹，而今而後，知先生乃人中之龍也。

王鼎物外，乖崖夢中。

《雅言雜載》：王鼎書歌詩，好神仙，心遊物外，時人或謂有所得，問之，終不泄露。詩百餘篇，傳於人間，如：風落蠹枝驚鶴去，水流山果向人來。贈程明甫云：古縣枕前灘，官閑道自安，執盃山鳥唱，曬藥野猿看。石縫橫琴筆，槎頭插釣竿。不知陶靖節，早晚入雲端。

《忠定公錄》：張乖崖在成都，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承事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黃之下，諭顧詳款，似有欽嘆

之意。公朔旦即遣吏詣西門召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之服來。比黃即至，果如夢中，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黃曰：無他長，每歲遇米麥熟時，以錢收糴，至明年米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糴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細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乃令吏掖而拜之。

順興宿德，少道陰功。

《丹臺新錄》：李先生字順興，京兆人也。因秋分之夕，忽有飛仙千餘騎翔集空中，有二人在庭，謂先生曰：上帝有命，遣仙官於紫閣上石室中相待也。吾二人乃直日之神，奉使來召，宜即展駕。先生與之相隨越度峰谷，若乘飛颿，倏然便至。乃見三真人各坐一牀，自然有五色雲霞羅覆其上，侍從僚屬精光璨鬱，幢幡羽蓋非可名字，先生即稽首請白日內飛之道，真人曰：子有宿德，位階仙官，而欲形神同舉，不足為難

也。

《王氏神仙傳》：王少道以陰功救人，積德成仙，常語人曰：功滿三千，白日昇天，修善有餘，坐降雲車，弘道無已，自致不死，斯言信哉。而《真誥》云：童初府有王少道，漢時人也。

杜沙龍飛，馬符鼠伏

《丹臺新錄》：杜昇真人，莫測其年壽，絕粒飲水，如二十許人。能以沙書一龍字，浮於水上，叱之則變為小龍，飛起丈餘，隱隱雲霞，生呼之即下。

《神仙傳》：馬湘遍遊名山，人皆不知有道術。常州太守馬公聞之，召以年兄待之，公曰：城中多鼠。湘即書符，令人貼於壁下，長嘯一聲，而羣鼠湊集，湘乃呼其大者而前曰：爾乃天生微物，天與粒食，何以撓於相公，今不欲殺爾，宜速去。大者迴而小者俯伏階前，成羣而去。韓湘藍關，尹喜函谷。

《青瑣》：韓湘字清夫，文公姪也，落

魄不羈，嘗醉吟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後夜流瓊液，凌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鑪鍊白朱砂，寶鼎存金虎，玄田養白鴉。一瓢藏世界，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公問曰：子安能奪造化開花乎。湘曰：此事甚易。取土聚之以盆，俄頃碧蓮二朵，類牡丹花，葉有小金字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莫曉句意。後言佛骨，謫潮州，時大雪，塗中遇湘，曰：憶向花上之句乎。詢地名，即藍關也。公方驚悟，乃續其詩：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為聖明除弊事，敢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深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湘後與公俱至沅湘，莫知所之。

《廣記》：函谷關令君喜占風氣，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四十里，見老子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國都未有所授，知喜命應得，乃停關授以道

要。

盱真母部，黃君父屬。

《西山記》：盱真君諱烈，字道微，事母以孝聞。而母亦有志學道，與母同往西山見許真君，叩頭求哀。真君念之，使築室於所居之西，侍母居焉，授以道術。及許真君上昇，道微與母皆受玉皇詔，部分許君家屬昇天。

又，真君姓黃名仁覽，字紫庭，父名輔，字萬石，有高行，事親以孝聞，州郡舉孝廉。穆帝時，仕至御史。紫庭少俊拔，有清致，許真君以女妻之。萬石事許君，執弟子之禮。及紫庭受玉皇詔，與父母家屬昇天。今高安縣祥符觀有丹井存焉，乃其故居也。

修公化羊，尹澄憫鹿。

《列仙傳》：修羊公隱華山石室中，服黃精。室有石牀，公卧其上而石盡穿。景帝聞名詔之，公即於牀上化為白羊，題其脅曰：羊公謝天子。帝後置石羊於臺上，公復化而隱，不

知所在。

《丹臺新錄》：尹澄有道術，始皇累詔不起。澄厭喧譁，意以山林為樂，改名尹林子，遠遁林谷。時見羣鹿有一傷足者躓頓不前，澄憫其苦，用藥封其足。復遇大雨，食盡，困於林藪，時羣鹿奄至，饑則吮乳，寒則臥懷，相隨累月。遇神人授祕訣，乃能生骸護病。年三百四十歲，白日上昇。而《真誥》名尹林子者，漢末入茅山，令以為真人矣。

志真繫虎，子英捕魚。

《高道傳》：呂志真，廣成先生弟子，居石室十餘年，善以藥石救人。入林谷則虎豹隨之，問其道則默無所對。出商山道中，忽失色不前，人皆訝之，且曰：前有剽掠者來。果見兵刀至，志真謂賊曰：此行皆吾弟子，無得干之。其徒斂衽避路，不復敢前。又至一谷口曰：此有害人之物。同行欲見之，遂入林中，以繩繫二虎而出。由是知志真深得廣成之道焉。

《列仙傳》：子英者，舒鄉人也，善入水捕魚，得赤鯉魚，愛其色，持歸著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一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子英怖而謝之，魚曰：我來迎汝爾，可上我背，與汝俱去。須臾暴雨，子英乃上其背，騰空而去。

子先二狗，沉建一驢。

《列仙傳》：子先姓呼，漢時人，卜師，壽百餘歲。好飲酒，有一嫗待之甚厚，未嘗問及酒資。一日忽呼嫗曰：急裝，當與共行。是夜有神人持二茅狗來，子先與嫗共乘之入華陰山，大呼云：子先酒家母在此。

《仙傳拾遺》：沉建有延年却死之術，一日遠行，寄驢一頭并犬羊於主人之家，各付藥一粒而去，主人曰：此客可怪，寄下十五口，並無一文，當若之何。建出三年乃還，奴婢驢羊如故。建輕舉矣，或去或還，如此三百餘年，人皆不曉，後不知所在。

韓衆莒勝，廷瑞菖蒲。

《總仙記》：樂子長，齊人，少好道，

入霍林山，遇韓衆授以莒勝赤杯散服之，年可八十歲，色如少女。後昇仙，補為修門郎。

《郡閣雅談》：沈道士名廷瑞，故吏部彬之子，居玉笥山，每遇深山古洞，終日忘返。一日辭道侶，坐集仙亭上，念人生幾何賦畢，乃卒。葬後越二年，有閣皂山曾昭瑩於山門數里相遇，其閣皂、玉笥相去一百六十里，曾問所往，云暫到廬山尋知己，且留詩一首為別云：南北東西路，人生會不無。早曾依閣皂，又却上元都。雲片隨天闊，泉聲落石孤。何期早相遇，藥共煮菖蒲。曾歸玉笥話及，方知師尸解矣。

俱鳳闌茸，持滿侏儒。

《北夢瑣言》：後唐同光中，有狂生桑俱鳳，闌茸垢膩，不近人情，神異不一。至渚宮謁南平王，一足草履，一足麻鞋，號為野人。

《河東記》：唐汝陽王璿能劇飲，術士葉法能過之，王強以酒，不可，曰：某有生徒，酒量可與王敵，明日

使謁王。詰旦有投刺者，曰道士常持滿。王遽引入，形狀侏儒，然神氣彩瑩，音韻鏗然。既坐，善談胚腓。王命飲，道士忻然，王以醇酒寫大斛中，沃以巨觥。王既醺然，而道士風韻高爽。良久忽謂王曰：某止此一杯醉矣。王強之，道士曰：王不知量有限乎，何必強之。復勸一杯，忽然倒地。視之乃一大酒榼耳，受五斗焉。

瑤池白橘，滄州碧棗。

《神仙傳》：周穆王會西王母於瑤池，食素蓬、黑棗、碧藕、白橘。《桂陽雜編》：隋處士元藏幾為海使判官，遇風船壞，破木載至洲，島人曰：此乃滄洲，去國千萬里。花木常如二三月，人多不死，產分蒂瓜，長二尺，碧棗、丹粒皆大如梨，池中有四足金魚、金蓮花，婦人採為首飾，曰不載金蓮花，不得到仙家。藏幾思中國，洲人製凌風舸送之，激水如箭，旬日達東萊。問其國，乃唐也，自大業至貞元，二百年矣。

右英五芝，鳳綱百草。

《真誥》：右英夫人吟曰：有心許斧子，言當採五芝。芝草必不得，汝亦不能來。

《廣記》：鳳綱者，漢陽人。嘗採百草花，以水漬泥封之，自正月始，盡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絞煎丸之，卒死者以此藥內口中，皆立生也。綱服藥數歲，不老，後入地肺山。

公成偃逸，宋來灑掃。

《真誥》：趙公成昔患脚疾，不能步履，心常默拜太上。三十年精專不替，感太上賜藥一劑，服之即愈。後得道，今在鶴鳴山。行道之時，未嘗少忘，此所謂內研太元，偃逸神府者也。

又，宋來子，楚莊公時為市長，常灑掃於市，見一乞食翁歌於市云：天庭發雙華，山源障陰邪，清晨按天馬，來詣太真家。歌此乞食於市，人無有識者，獨來子知之，遂以師禮事之。積三十年，授來子以中仙之道，今在中嶽。方知乞食翁乃西嶽真人

馮延壽也。注云：手為天馬，鼻為山源。

宮嵩長生，郭延不老。

《抱朴子》：宮嵩有文才，年數百歲，色如童子，遇仙人干吉，得其書，多論陰陽否泰之事。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治國者用之以致太平，治身者用之以保長生，此其道也。

《神仙傳》：東郭延者，山陽人，服靈飛散。夜書在冥室中，身皆生光。又能遠望，見平地數十里上小物，知其采色。天下當死者，識與不識皆逆知之，如其言。在鄉里四五百歲不老，一旦有數十人乘虎豹來迎，比鄰盡見之。辭別而去，入崑崙山中。

蔡女繡鳳，志和雕鸞。

《廣記》：蔡女仙，襄陽人也。幼而慧巧，善刺綉，鄰里稱之。一日綉雙鳳方成，五綵霞煥，忽一老人詣門請觀，為安眼。眼成，雙鳳翔舉，而老叟同女子各乘鳳去，即降襄陽山南之林。後因號襄陽山為鳳林山，置

鳳林關，乃勅其宅為鳳林靜真觀，立女冠像。

又，韓志和，外國人，入中國為衛士，雕木為鸞鶴烏鵲之形，置機楔于腹中，發之則翔空百步之外。又能作龍御牀，履之則牙爪皆動，夭矯如飛。憲宗悅之，甚厚賜。而志和悉散與人，後遁去，不知所之。

欒巴破廟，谷青發棺。

《廣記》：欒巴時為成都功曹，而太守問曰：功曹有道，可試之乎。曰：唯。即時入壁，冉冉如雲氣之狀，已失巴所在。後除郎官，遷豫章太守。其山有廟甚靈，能使江船分風使帆，巴至，失神所在，巴曰：廟鬼詐矣。遂破其廟。鬼走，化為書生，往齊國，而太守以女妻之。巴往齊國見太守，遂書符長嘯，令書生出相見，叱之，化為狸，即斬殺之。

《列仙傳》：谷青，成帝時侍郎也。因病死而尸不冷，入殯不釘，至二年，見青冠幘坐於縣門上。家人迎之，不下。發棺無尸。後入太白山，

人為之立祠，而青時復往來於祠中。梁伯求衛，孝惠祠韓。

《神仙傳》：孝帝遣使者梁伯至山中求衛叔卿，不見，但見其子度世。與之俱入太華山尋訪，度世望見父與數人博戲於石上，坐白玉牀。度世問博者為誰，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王子晉也。曰：我有仙方，在所居柱下。度世歸掘之，得玉函，封以飛仙之印，乃五色雲母也。度世服之仙去。

《拾遺記》：漢孝惠帝時有道士韓稚，解絕國人，言有泥離國來朝，人長四尺，兩角如蠶，牙出於唇，處於深穴，其壽不可測。帝使稚問之，經見幾代，答云：五代事相承，迭生迭死，如飛塵細雨，存沒不可論。又記女媧及軒黃以來事，了如在目。稚以聞於帝，帝嘆曰：悠哉杳昧，非通神達理，難可語乎斯遠矣。稚於斯退，莫知所之。帝使諸方士立仙館於長安北，名曰：祠韓。若山脫屣，任敦棄官。

《廣記》：唐若山，開元中出鎮潤州，日與僚友賓客三五人整棹浮江。將遊金山寺，既及中流，江霧晦冥，咫尺不辨。若山獨見老叟棹魚舟，直抵舫側。若山入魚舟中，超然而去。几案間得若山訣別之書，又得遺表一紙，其略云：臣運屬休明，累叨榮爵，夙悟升沉之理，深知止足之規，棲心玄關，早得真訣。黃金可作，信淮南之昔言，白日可延，察真經之妙用。既得之矣，餘復何求。是用揮乎紅塵，騰神碧落，扶桑在望，蓬島非遙。遐瞻帝闕，不勝犬馬戀軒之至。明皇省表，異之。

《道學傳》：任敦字子尚，永嘉初，天下擾攘，棄官南渡，遂抗志俗外，居於山林。忽有一人長丈許，敦問之，此人自稱是阿那窟老君，見使來問訊，敦問：老君常在何許。答曰：常在天上，復遊世間。又恒經過而去，復有所止，答云：時往大治及仙圖中。敦後逆知孫恩之禍，乃尸解於木沼山。

稚川金闕，公遠碧落。

《本傳》：玉皇詔葛真人曰：洪久傳心要，善養胎真，演神方治病於生靈，述先典廣行於塵世，陰功濟物，密行齊真，名係玉都，身歸金闕，可宜於三月三日寅時昇車上天者。

《本傳》：詔羅真人云：公遠能除水怪，救濟生靈，馘崇驅邪，召龍致雨，有行藥瘥病之善，有施符遣疾之功，內修三一，外養四生，名著仙都，身歸碧落，可宜於正月十五日午時駕赤龍車歸天者。

沈羲龍虎，公陽鸞鶴。

《抱朴子》：沈羲，吳人也，學道於蜀，救人利物，德感上帝。一日出行塗中，忽見青龍、白虎車各一乘，從者十數人，皆朱衣，仗節滿道，問曰：君見沈道士乎。羲曰：某是也。吏曰：子有功於民，黃老君遣

仙官來迎子為碧落侍郎。於是昇天。

《西山記》：鍾離嘉字公陽，許直君之甥也，好處林巒。許君愛其有授

道之質，遂付以祕訣，令密修之。許君上昇，告以冲昇之日，紫雲自天而下，青鸞白鶴翔舞於庭，仙童玉女下迎公陽白日上昇。

帛公素書，甘君仙藥。

《神仙傳》：于君者因病癩數十年，百藥不能愈，忽見市中賣藥公，姓帛，因往問之，云：可救。以素書二卷授之，曰：不但愈病而已，當得長年。于君再拜受之。于君思得其意，內以治身修性，外以消災救疾，無不愈者。道成仙去。

《西山記》：甘真君字伯武，以孝行見推於鄉里。仗劍隨許真君除妖，其功居多。許君授以祕訣，而君潛匿形影，人莫之測。一日，天際忽聞天樂之聲，須臾祥雲綵霞暉映，而君昇天。

鄭公崑臺，子廉魏閣。

《青瑣》：進士牛益出都門，息柳陰之下，夢至高門大第，吏云：此羣玉宮也。熟視迺故人呂臻，呂曰：吾掌此宮。益見殿上有白玉牌，朱篆，

蒙以絳紗，大字云：中州天仙籍。

其次皆名氏數千，其中唯識數人呂及夷簡、李迪、余靖而已。益問天仙之詳，呂曰：自有次序真命，上非子可知。益曰：今世卿相率皆仙乎。曰：十中有七八。益曰：富公弼，國之元老，豈其仙也。曰：富公是崑臺真人，壽九十三歲方還崑府。益曰：公今何職。曰：更三百年補地上主者。益曰：王者人是何官。曰：掌五嶽四瀆、名山大川者也。

《括異志》：衡嶽道士率子廉，落魄嗜酒，性獷戾，易辱人以言，人亦少與之接，故以牛呼焉。居山之魏閣，禮部侍郎王公祐守潭州，立夏將命祀祝融，至衡嶽，因訪所謂魏閣者。及至，則子廉方醉寢，王公與語，甚異之，遂載與還郡，日與之飲酒。間辭歸山，復止魏閣者。一日忽謂人曰：我將遠行，當一別王公。即日扁舟下潭來謁，且曰：將有所適。王公留與之飲，居二日，辭歸。至日以書別衡山觀主李公，盥浴服飾，焚

香秉簡而蛻去，聞者驚異，李為買棺厚葬之。殆半歲，有衡嶽僧自京師至安上門外，子廉來看京師云：即途時，蒙李觀主厚有賚行。懷中出一書附僧為謝。李發封，乃真子廉書也。人皆嘆王公之默識。

三洞羣仙錄卷之三

三洞羣仙錄卷之四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尊師何何，先生僕僕。

《神仙傳》：衡山有一道士，不示姓名，或問其姓，則曰何，問其名，則曰何，時人因呼為何尊師。或問：師無言，何以開悟後人。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誰能鑿混沌之竅而達自然之理邪。遂杖藜入山，而虎豹隨之。司馬先生曰：此可謂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後尸解，雷震，尸遂不見。

《廣記》：僕僕先生，不知何許人，自云姓僕，時人因號僕僕先生。寓光州黃土山，即三十餘年，餌杏丹，飲食如常人，貨藥為業，人皆不識之。時王弁遇之，而授弁以杏丹之訣，先生即時昇雲天。太守李休光聞之，以為不祥。先生復降休光之府，休光曰：若仙當往去，而復來，妖也。先生曰：麻姑、茅君皆問道於我，子

以為妖，何也。休光叱左右執之，即時龍虎君見於前，而先生上昇，煙雲四合，雷電震動，觀者奔走，休光謝罪。明皇詔立宮觀，至今存焉。

侯觀三松，蘇菴兩竹。

高道傳：道士侯楷字法光，京兆人也。魏正始中為道士，授天文祕訣，晨夕之奉，久而愈勤。卜居於寒谷，行三奔術，誦《大洞經》及《三皇內文》劾召之法。其居有清泉環流，三松偃覆，洒然幽寂，是為栖真之所，遂號三松觀。

《郴江集》：蘇真君耽母年百餘歲，無疾奄然而逝，鄉人為立封木以禮斂葬。是日，郡東北隅牛脾山上有紫雲覆木，瀰漫不散，又若有白馬一疋擊於林間，遂聞山嶺上有號哭之聲，皆云蘇君歸持母服。鄉人竟往即之，其草菴前哭泣之所，基址平坦，有竹兩株，無風自搖，掃其地，終年常淨。三年之後，無復哭聲，白馬亦不復見矣。

胡傲斲金，雍伯種玉。

《神仙傳》：唐陳休復號七子，貞元中來居褒城，耕農採樵，與常無異。多變化之術，好事少年五七人求學其術，勤勤不已，語未終，忽暴卒，須臾梟敗。衆皆驚走，莫敢回視，自此少年不敢干之。昌明胡倣常師事之，將赴任，留錢五千為休復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玉甚多，恨不能用爾。以鋤授倣，使之斲地，不二三寸，金玉錢貨隨斲而出曰：人間之物固若是，但世人賦分有定，不合多取，若用之，豈有限約乎。

《廣記》：楊雍伯事親以孝聞，及父母死，葬於高山，雍伯廬於墓側，晝夜號慟。甘泉湧出，以濟行人。忽有一飲馬者來，將白石一升與雍伯，曰：種之當生美玉。果生白璧，長二尺許，不計其數。一日出遊，偶至海上，遇羣仙曰：此種玉雍伯也。一仙曰：汝有孝行，神真所感，此宮即汝他日所居也。雍伯歸數年，夫婦俱上昇。今者所居之宅，號玉田坊。

道成跨騾，敬之謝鹿。

《郴江集》：慶歷中，有處士遊東嶽，謁主簿郭及甫。既坐，視其刺字，乃羅道成，詢其鄉里，曰：郴州人也。及甫留飲，處士曰：久思東州之遊，前日到泰山，已遊歷遍也，旦夕回南方。乃借紙筆為詩曰：因思靈秀偶來遊，碧玉寒堆萬疊秋。直上太平高處望，根盤連接十餘州。復自和云：水雲蹤跡日閑遊，夏谷陰寒冷勝秋。猿鳥性情猶戀舊，翻身却去海邊州。及甫見詩，不勝嘆美。既去，及甫遣人送之至邸，又為一詩付史曰：白騾代步若奔雲，閑人所至留詩跡，欲知名姓問源流，請看郴陽山下石。後詢郴人，地有白騾真君觀，因得道，跨白騾行石壁上，其騾迹至今存焉。

《西山記》：許真君名遜字敬之，世為許昌人，後徙豫章。遜生而穎悟，姿容秀偉，少不羈，喜畋獵，嘗射一鹿子墮地，母以舌舐之，未已而死，因感悟，毀棄弓矢，刻意讀書。弱

冠，旁通經史，善音律，天文地理、五行讖記之書悉皆極致，尤慕神仙之道，後拔宅上昇。

廖扶北郭，王績東臯。

《本傳》：後漢廖扶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公府辟召，皆不應，時人號為北郭先生。

《唐隱逸傳》：王績字無功，授揚州六合縣丞，棄官還鄉里。績河渚中先有田數十頃，鄰渚有隱士仲長子先，服食養性，績重其真素，願與相近，乃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故時人號為東臯子。

董奉食粟，曼倩偷桃。

《神仙傳》：董奉字君異，候官人也。居廬山，不田作，為人治病亦不取錢物，但使人重病得愈者為栽杏五株，輕病得愈者栽杏一株。如此數年，杏有萬株，鬱然成林，羣蟲戲其下，常無生草，有如耘除也。於是杏子大熟，奉嘗語人曰：欲買杏者，不須來報之，但徑自往取之，一器穀便得

一器杏。嘗有穀往少而多取杏者，即有虎號嘯而逐之。所得之穀救賑貧乏，供給行旅，歲消三百斛，而所餘猶多。一旦昇天去。

《漢武內傳》：武帝忽見青衣女子曰：七月七日王母暫來。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西王母紫蘭室女傳命往來。至日，帝盛服立階，下夜聞空中有簫鼓聲，王母乘紫雲車，駕九色班龍，別有天仙皆長一丈，王母上殿自設精饌，以梓盛桃七枚，帝食之甚美，母曰：此桃三千歲一實，方朔曾三來偷桃矣。

山甫玄髮，姚泓綠毛。

《抱朴子》：伯山甫居華山，精思不食，二百餘年玄髮不老。後以其術授之於女子，色如桃花。有一老翁鬚眉皓白而來，女子答之，怪而問之，女曰：此是妾兒，不肯用山甫之法，致令衰老，故杖之耳。

《唐記》：唐時有一僧居於南嶽，夜見一物，綠毛覆體，直至座前，僧曰：貧僧禪居，不撓生靈，鬼神有

知，無相惱也。其物曰：子知有晉、宋乎。僧曰：自晉至唐四百年矣。其物曰：師知有姚泓乎。僧曰：吾聞泓已死矣。其物曰：我泓也，其時示之以死，脫身逃遁，遊行福地，唯冷柏葉遍身生毛。

王母擊節，子登彈璫。

《集仙錄》：九微元君、龜山王母、三元夫人泊諸真人仙衆至，降於小有清虛上官絳房之中，夫人與王君為賓主，各命侍女陳曲成之鈞，九虛合節，八音靈粲，王母擊節而歌。

《漢武內傳》：王母命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璫，董雙成吹雲和之笛，許飛瓊鼓靈虛之簧，安法嬰歌玄靈之曲。

人間長史，山中宰相。

《真誥》：長史姓許諱謚字思玄，肇七代孫也。君博學高第，初為餘姚令，累遷尚書、護國長史，密修上道，真仙屢降，而真妃授書云：玉醴金漿、交生神梨、方文火棗，當與山中許道士，不與人間許長史。又，陶弘景字通明，擢進士第，遷侍

讀。年三十有七，無意於仕，乃曰：仲尼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我令義達，無復其方，請從求志之業。遂自稱為華陽隱居，脫朝服掛於神虎門，襲鹿巾，衣道服，入華陽，居積金峰，修《真誥》。梁武帝累召不至，或有所議，遣使就問，時人號曰：山中宰相。

法進帝前，奉仙天上。

《王氏神仙傳》：王法進幼而好道，一日忽遇二仙童告之曰：汝有仙骨，不忘於道，上帝敕我來迎汝，授事於天上。不覺隨二女凌虛至於帝前，而帝告之曰：人處三才之中，不易得也。付《謝罪科》一卷，汝下諭生民，亦汝之功也。天寶中，白日上昇。

又，王奉仙，宣民女也，幼時遇青衣童子十餘人，與之遊戲，言笑自夜達旦。父母疑為妖，詰之，奉仙曰：女所遇者道也，所見者上仙也，初刻天上見天人羅列，一仙人云：汝有仙骨，五十年後當復來此，然百穀之實

傷人真氣。奉仙自後絕食，嘗謂人曰：其所見天上神仙，與道家之流無異。遂畫天人朝會圖，號《混天圖》。

元一蹙壺，長房投杖。

《丹臺新錄》：謝元一號壺公，即孔子三千弟子之數也。常懸一空壺市肆貨藥，日入之後公輒蹙入壺中，舉市無人見者，惟費長房於樓上見之，往拜焉，以師事之。

又，汝南費長房為市掾時壺公，公知其篤信，語長房曰：我蹙入壺時，卿便效我，自當得入。既入壺之後，不復見壺，但瓊樓金闕，物象妍秀，玉童玉女俠侍，公語長房曰：我仙人也，君好道否。長房哀懇，授以劾鬼治病之術，但不得仙道耳。又以一竹杖與之，騎此到家，訖以杖投葛陂中。長房如其言，投於陂中，遂化龍去。

緱山王喬，磻溪呂尚。

《神仙傳》：王喬字子晉，遇浮丘公得仙。友人桓良遇子晉於緱山之

上，謂良曰：七月七日我當昇天，可與故人會別也。至是，與故人羣官登山，見子晉棄所乘馬於澗下，昇天而去。是時羣官拜別，回見所乘馬亦飛空而去，今名為拜馬澗焉。

又，呂尚，冀州人，幼而智慧，預知存亡。避紂之亂，隱於遼東二十餘年。西適周，匿磻溪，垂釣三年，不獲一魚，比間問曰：可已矣。尚曰：非汝所知。而獲魚於腹中，得兵軫之書，或云《玉鈐》。文王夢得聖人，聞尚之賢，載歸同治於周。功成告亡，開棺無尸，惟有《玉鈐》六篇在棺中。

石子東府，廣利南宮。

《真誥》：大茅君曰：昔有白石子，以石為精，故世號白石先生，此至人也。今補為東府右仙卿，入山斷穀煮石食之。煮白石自有方，乃石生所造也。

又中茅君曰：韓太華者，安國之妹也，漢將軍李廣利之婦也。廣利在世有功及物，今在南宮受化。

紫陽役使，魯連飛冲。

《天蓬呪序》：鄧紫陽入麻姑山，日夜誦天蓬神呪，感金甲神人與語曰：吾是北方六天使者，緣子念誦靈文，帝君已署子之功矣。遂今降黑篆神符真形，上有神仙之術，中有役使鬼神，下有救療疾病，子宜祕之，後當為王者師。次日果於石室中得其真形符篆，行持有驗。

《王氏神仙傳》：王魯連乃神仙王剛之女也，得父之道，入陸渾之山不出。後遇太一真人授以飛冲之法，修之白日昇天。

郭文馴虎，瞿君駕龍。

《仙傳拾遺》：郭文字文舉，洛陽人，居大壁巖。一旦有虎張口至前，若有所告，文舉以手探虎口中，得骨，去之。明旦虎銜一死鹿致石室之外，自後虎常馴擾於左右，亦可撫而狎之。文舉出山，虎亦隨焉，雖在城市衆人之中，虎俛首隨行，不敢肆暴，如羊犬耳，或負書冊鹽米歸山。晉帝聞之，詔詣闕下，問：先生馴虎有術耶。對曰：自然耳，人無害獸

之心，獸無傷人之意，何必有術。撫我則后，虎猶民也，虐我則讎，民猶虎也，亦何異哉。帝高其言，拜官不就，隱鼇亭山。

又瞿君者，南安人也，漢章和間隱居平岡山，黃帝降授龍躡之道，能控御雲龍。後入峨眉山修洞房明鑑之術，臨欲昇天，辭訣親友，駕龍而去。今平岡化有龍巖山繫龍溪。

黃石圯下，李整洞中。

《前漢列傳》：張良過一老人墮履於圯下，顧良曰：孺子取履。良取進，老人曰：孺子可教。遂與之期曰：後五日與我期於此。如是三次，如期而來，老人曰：當如此。遂出書與良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三年見齊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南嶽夫人曰：信者得失之關鍵，張良三期，可謂篤道而明心矣。

《真誥》中茅君曰：河內李整昔守一之道，初在洛陽，近遷在華陽洞中，主考注民間之事。

趙昇露宿，馬湘壁睡。

《神仙傳》：天師張道陵有九鼎大要，唯付弟子王長曰：而後合有一人從東方來，當得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具說長短形狀。果有趙昇從東方來，生平未相見，其形貌一如陵所說。陵乃七度試昇，皆過，乃授昇丹經。第一試昇初到門不為通，使人罵四十餘日，露宿不去。

《續仙傳》：馬湘字自然，有道術，因入長溪縣界投宿，主人戲言無宿處，若壁上睡可矣。日暮，弟子切於止宿，湘曰：爾乃眾人中睡，我坐可到明。眾人皆睡，湘躍身梁上，以一脚掛梁倒垂身睡。主人夜起，燭火照見，大驚異之，湘曰：染上猶能，壁上何難。俄而入壁，主人祈謝乃出。

稷丘擁琴，漁父鼓柁。

《列仙傳》：稷丘君者，泰山下道士也。武帝時，以道術受賞賜，髮白更黑，齒落更生。上東巡狩太山，稷丘乃冠章甫，衣黃衣，擁琴而來迎。

《五代逸史》：潯陽太守孫恂於渚際見一輕舟，凌波隱現，俄而見一漁父

垂綸鼓柁，長嘯清虛，公問：有魚乎。答曰：其釣非釣，寧有魚耶。公異之，遂褰裳涉水謂之曰：觀先生有道耶，方今文明之治，何不贊緝熙之治乎。答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辯貧賤，無論富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悠悠，相忘為樂，貪餌含鈎，非夷非惠，聯以忘憂。遂鼓柁而去。

道開食粗，石坦衣弊。

《茆亭記》：單道開，惡食惡衣，不畏飢寒，好山居，而山神木精屢試之而不懼。後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百餘歲尸解。

《晉逸史》：石坦自稱北海人，居無定所。不營定所，不求美衣，衣弊，或有與之者，則反施於人。或有送葬，杖策而吊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同時同日皆至焉，人莫測，以為神明。後不知所在。

司馬白雲，巫談紫氣。

《神仙傳》：司馬承禎善篆，別為一體，名為金剪刀書。隱居天臺玉霄

峰，號白雲子。睿宗召見，既歸，朝士賦詩送之盈編，自號為白雲記。

又，漢駙馬都尉巫談字子都，北海人也。漢武帝出，子都見於渭橋，其頭上有紫氣，帝召問：君年幾何。對曰：臣年一百三十八歲。帝問東方朔，朔曰：此君有陰道之術。武帝屏左右問之，子都曰：臣昔年六十五，有時腰痛口燥舌燥涕出，得此以來七十三年，有子三十六人，身健如少。武帝受其術不盡，然壽最勝別帝。

琴高控鯉，黃安坐龜。

《抱朴子》：琴高多遊江浙，每於水中行，時人以為水仙。昔浙江南鍊丹，丹成潑灰於江，化為小魚，時人因號為琴高魚。後遊吳，控赤鯉上昇。

《列仙傳》：黃安，代郡之卒，常坐一龜，闊三尺許，或問此龜幾年，曰：昔伏羲造網結罟以授予，其背已平矣。此出畏日月之光，三千年一出頭，吾坐此已五見出頭矣。

珠服桃核，回書榴皮。

《王氏仙傳》：王琮為王屋令，常令《黃庭經》六千遍，未了深義。罷官，絕穀咽氣，入洞中，有嵌室石牀案上古經一軸，琮再拜曰：臣竊入洞天，萬劫良會，今睹玄經，願許塵目一披。忽有一人曰：吾東極真人王太虛，黃庭經吾所註，授於子。復與桃核大如數斗，磨而服之，愈疾延年。子未可居此，更二十年期。琮携核與經而歸。

《搜神祕覽》：湖州沈偕秀才，父以其晚年自號東老，延賓客，多釀酒以供肴饌，苟有至者，無問貴賤，悉皆酌之。一日，有術者造謁，與東老對飲，高談琅琅，洞達微妙，夜以繼日，酒屢竭壺。術者神色自若，詰姓氏，終不答，因以石榴皮書于壁曰：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後題曰回山人。東老醉，遂失之。其去後，人多以為呂公，所題之字削去更生，東坡有詩甚詳。

焦光石芋，羊愔雲芝。

《抱朴子》：焦光居山，每煮白石如芋食之，或時入山伐薪，以施於人。及魏受禪，乃居河濱，結菴以居，不設席，其身垢污如泥漆。或數日一食，持不語，老少不常。如此在人間二百餘年，後不知所之。

《續仙傳》：羊愔常棲括蒼山，後遊阮郎亭崖上，去地十餘丈，有篆書刻石，字極大。傳云漢阮肇所題，驗之乃李陽冰，嘗為縉雲令，遊此亭題詩曰：阮客自何所，仙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愔於亭側與縉雲道士花時飲酒，忽僕地若斃，乃昇還家，七日乃醒，愔曰：初有一人青幘絳服，自稱靈英，邀入洞府，見樓臺鸞鶴之異，石穴中有物飛去，靈英指之曰：此青雲芝也，食之得仙。愔食之，覺身輕，行步如飛。後入委羽山隱矣。

三洞羣仙錄卷之四

三洞羣仙錄卷之五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善俊烏龍，叔卿白鵠

《高道傳》：道士韋善俊，訪道周遊名山，遇神仙授三皇檄召之文，得神仙之道。常携一黑犬，號曰烏龍，所至之處，必分食以飼之。一日將遊少林寺，僧方齋，善俊乃牽犬於其側，分齋食以飼焉，僧曰：人未食而食犬，可乎。曰：吾過矣。乃謝之。尋出寺去，衆望之，師行愈遠而犬愈大，遂化為烏龍，師乘之而去。

《神仙傳》：衛叔卿服雲母得仙，漢儀鳳二年八月壬辰，孝武帝殿上見一人，乘雲車，駕白鵠，集於殿前，帝驚問為誰，答曰：我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乃朕之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今云是朕臣也，於是大失望，默然不應，忽不知所在，帝甚悔焉。

葛象貨藥，季主賣卜。

《續仙傳》：羅萬象，不知何許人也，久居王屋山，後南遊羅浮，嘆曰：此山朱明之洞天，葛稚川曾棲此，雖無鄧岱相留，聯自駐矣。乃結菴而隱。或遊城市，貨藥飲酒，往來無定。忽一膳則數人之食不謂之多，或不食則莫知歲月，日可行三四百里，後不復出。

《丹臺新錄》：司馬季主賣卜於長安，宋忠、賈誼俱出休沐往見之，季主趣向高妙，忠等忽自失，茫然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出市門，僅能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忠見賈誼殿門外，語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景閑碎釜，趙明燃屋。

《仙傳拾遺》：秦景閑，不知何許人也，會昌中寓止會稽市，不常其居，或飲酒佯狂，凡十年。好事者稍疑其異，會稽張公家每加欵禮焉。忽一旦取秤錘，手授良久，引之如錫，

取鐵杵搏之為餅，良久皆復如故。張素貧，景閑曰：我將去矣。命張取釜擊碎之，以炭相雜，壘於鑪內，熾火加藥闔戶，告張曰：炭火息後，可取所化之物，以豐爾家，念道濟人，可以世享其富矣。翌日張視之，皆紫金也。

《抱朴子》：趙明、左慈皆以氣禁水，水為之逆流。又於茆屋上燃火煮鷄，鷄熟而茆屋不燃。禁水著中庭，大寒露之不冰，禁一里中，使灼者不熱。

秦避桃源，田居柳谷。

《桃源記》：晉太康中，武陵漁人黃道真泛舟自沅沂流而入，見山中桃花夾岸，落英繽紛，睹一石洞涓流中吐，寒聲漱玉，居室蟬聯，池亭連貫，雖男冠女服，略同於外，然所服鮮潔，顏色為燦然。見道真甚悅，遞邀至家，為具酒食，問今所歷代，道真具以實告，衆皆感歎曰：何人世之多遷貿也。道真辭出，他日復尋花源之路，乃迷不復見矣。

《真誥》：雷平山之北昔名柳谷，有田公者來居此，其北有柳汧水，或名為田公泉，云此水是玉砂之流津，服之除腹中三蟲矣。

緱姑青鳥，女真白猿。

《墉城記》：緱仙姑，長沙人，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於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孑然無侶。數年復有青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飛來居所，自語云：我南嶽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棲窮林，命我為伴。又曰：西王母姓緱，乃姑之祖也，河南緱氏乃王母修道之故山也。每有人遊山，必青鳥預說其姓名。後知四海多難，乃隱九嶷山。

《仙傳拾遺》：薛女真者，不知何許人也。晉時世弊，京師不寧，有道者多棲寓山林以避世，因居衡嶽尋真臺，外示同凡，內修真道，出行常有黃鳥、白猿、白豹隨之，後乃昇天。

聶論宗性，張講還元。

《神仙傳》：五代聶鍊師名紹元，築室於問政山，不偶世俗，自號無名

子。嘗撰《宗性論》、《修真祕訣》，徐鍇甚稱賞，曰：吳筠、施肩吾無以過焉。

《高道傳》：道士張無夢號鴻濛子，嘗遊天臺，登赤城，廬於瓊臺，行赤松導引、安期還丹之法。真宗召對講《易》，即說謙卦，上問曰：獨說謙卦，何也。曰：方大有之時，宜守之以謙。復命講《還元篇》，無夢曰：國猶身也，心無為則氣和，和則萬神結矣，心有為則氣亂，亂則英華散矣，此還元之大旨也。上說其說，錫賚處士先生號。

洞賓蓬島，景世雲駟。

《丹訣》：呂洞賓舉進士，兩至禮部皆不利，曰：既不利人間舉，當修天上舉。唐末，因遊廬山，遇鍾離先生，得其道，每持惜氣。貨筆墨往來京畿、衡嶽之間，人多不識其洞賓也。而先生授以祕訣云：三花和會化火龍，直出昏衢千日功。成驂鶴駕，先歸蓬島。

《真誥》：灑山有學道者鄭景世、張

重華，晉初受仙人孟德然口訣以入山，行守五藏合日法，兼服胡麻及仙丹。久久不復飲食，而身體輕強，反易故形。忽一日北方老君遣太一迎以雲駟，白日昇天。

房逢西白，徐遇東專。

《實賓錄》：唐房山長《陰符大冊經序》曰：予少好學道而慕長生，見《陰符》言，上有神仙抱一之道，後人只究以安邦治國之法，鮮知神仙至樂之術。貞觀三年，予遊泰山，遂逢一老自稱西白，不知其姓，因話《陰符》全在神仙大丹之極要，世莫能知。遂傳以驪山母所注，即神仙抱一之道見焉。

《神仙傳》：徐定辭，蓬州人，咸平中隸役于郡國，輦帛入關，宿華陰客邸，遇夜有書生自稱東專者，揖定辭而坐，相得甚懽，留飲浹日。及告行，書生曰：吾陳搏也，以君非凡骨，故得邂逅于此。定辭喜懼，因懇求異術，曰：術不貴異，但奮精神，不以好惡內傷，甚善。於是袖出藥

一乃圭，曰：君餌此，當壽百歲。翌日訪之，不復見。其後亦尸解矣。契虛三彭，上元五性。

《宣望志》：契虛者，神骨孤秀，居長安佛寺，避祿山入太白山，忽遇至人勸遊稚川府居。一日登山頂，見有城邑宮闕，殿上有具簪冕者，貌甚偉，憑玉几而坐，侍衛環列，問曰：子絕三彭之仇乎。契虛無以對，曰：慎不可留。乃引去。契虛後遁去，不知所之。稚川則葛真人也。

《漢武內傳》：上元夫人謂帝曰：汝好道乎，數召方士，登山祠，神亦為勤矣，然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常舍汝榮衛之中，五臟之內，若從今捨爾五性，反諸柔善，常為陰德救濟死厄，不泄精液，齋戒勤儉，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異耳。郅鑿司直，呂誨糾正。

《列仙傳》：郅鑿初同周撫為門亭長，今遷北帝靈關侯，再遷高明司直之任。高明之任，如世之尚書僕射。

《翰府名談》：呂誨獻可以言事，出安州，一日獨坐小軒，因合目，即有所見，一碧衣童子云：玉帝南遊炎洲，君子隨行，糾正羣仙。自此口食天厨，身遊紫府。炎洲苦熱，上帝賜汝清凉丹一粒。公拜賜而咽之，下喉若冰雪。公自知不久於世，有朱明復者，湘江道中有金甲吏兵數百人，公跨玉角青鹿，明復拜曰：公其仙乎。笑而不答，口占詩曰：功行偶然書玉闕，衣冠無限葬塵埃。我今從帝為司糾，更有何人直柏臺。

季偉定錄，思和保命。

《茅君記》：茅中君諱固字季偉，舉賢良方正，累遷金吾。聞兄大茅君得道，遂棄官入山，遇兄引見西城王君，得仙補定錄真人。

又，小茅君諱衷字思和，累遷五更大夫，同中君入山尋司命君，君引見龜山王母，授道要，補保命真人。大茅君告曰：吾今既去，便有職任，不可數相往來，每年三月十八、十二月初二日邀師命友下臨句曲，若有學仙

好善男子，至其日詣山，吾因料理，必相教誨於未悟者。今茅山朝山之會，自茲始也。

董重復活，甘始治病。

《真誥》：董君臨淮人，行氣鍊丹，百餘歲不老。一日因事繫入獄中，佯死，臭爛生蟲，昇至家復活，後遂成仙。

又，甘始太原人，善行氣，不飲食，依容成子得元素之法，用之有效，治病不用針灸湯藥，在人間百餘年，後入王屋山昇仙。

青州從事，紫府真人。

《西山記》：黃真君諱仁覽字紫庭，其先武陵人，力學有聞，後棄官入道。紫庭師事許君，得其道，尚為青州從事。紫庭道成，從許真君飛昇。

《青瑣高議》：右侍禁孫勉為元城埽官，岸多墊陷，埽卒曰：有巨龜穴其下，天晴輒出。勉伺其出，引矢射之，正中其頸。勉晝夢一吏召曰：子殺龜，今召子證。隨至一宮闕，吏曰：紫府真人宮也。勉曰：真人何

姓氏。曰：韓魏公也。勉思念向蒙公提拂，見當求助。入，望公坐殿上，侍立皆碧衣童子，勉再拜，乞真人大庇。公顧左右，取青囊中黃誥，童讀誥曰：五百世方比人身之貴，穴殘埽岸，事乃勉職也。公命遣去。王暉虎耕，陸羽鳥耘。

《高道傳》：道士王暉居華嶽熊牢嶺洞真觀，常種黃精於谿側，則虎豹為之耕耘，出入亦乘虎豹，具鞭策如人乘馬無異。著祕訣以教人修養，其事隱而人莫之曉。

《唐逸史》：陸羽不知所生，有僧得之於水濱。及長成，聰慧能文，以《易》筮之，得漸卦，取鴻漸于陸為姓名。隱於苕溪，自號桑苧翁。閉門著書，或時行歌于野，吟詩擊木，故時人謂之今接輿。羽嗜茶，著《茶經》，人以為茶神。又云陸羽象耕而鳥耘。

仙柯給炭，宣平負薪。

《仙傳拾遺》：王仙柯，青城橫源人，好行仁惠，家富巨萬。所居之側山

頗宜薪炭，忽聞盜斫柴者，仙柯因檢行，見乃一道士爾，曰：某於谷中燒鍊丹藥，每為闕炭，因竊此柴燒之。仙柯問其所用幾何，可以并為致之，不煩自致也，道士忻然謝曰：藥成後必當奉報。如是仙柯時往訪之，一旦藥已成矣，自此為別也，留丹數粒而去。仙柯服丹，自覺氣逸身輕。門側有大柏樹，騰身而舉，已往木杪，因此飛昇而去。

《廣記》：許宣平，新安歙人也，景雲年中隱於城陽山南塢，或負薪以賣，每醉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處，穿白雲行入翠微。

費公石墨，耿女雪銀。

《茅山記》：費長房遇壺公，得其術，書符行於世。寓茅山之東，書符救人有功，一日出山傾硯水於石澗中，其石變黑，因號為石墨。至今取其墨，亦可書符。

《女仙傳》：女冠耿先生者，耿謙之女。嘗因大雪，令官妓以金盤貯雪

搗為銀錠，投洪鑪中，須臾成金，指痕猶在。又《異人錄》云：先生取雪實之，削如銀錠，投熾炭中，及冷，爛然為錠銀矣。

虛寂馬鳴，大亮牛喘。

《高道傳》：舒虛寂字得真，居新繁銅馬觀，常與人言：昔黃帝與甯先生、天真皇人衆真會於此，號其地為三會臺，有銅馬隱於林間，今龍橋乃其舊迹。後人於銅馬隱處築臺以誌之，秋夕澄霽，忽銅馬騰躍嘶鳴，見之者得道。虛寂居此三十年，幸一見之。一日忽謂鄰母曰：旦夕將他適，欲以後事為託。因指示其地，囑曰：瘞我於此，當深三尺餘，吾必有厚報。是夕卒，鄰母如其言而瘞之，果得金一鎰。以聞官，驗所瘞，但杖屨而已。

《仙傳拾遺》：馮大亮家貧好道，亦無所習，每遇道士及方術之人經過其門，必留連延接。唯一牛拽步磨以自給，一旦牛死，其妻楊氏對泣傷嘆曰：衣食所給在此一牛耳，牛既

死，何以資其口食乎。時慈母山道士每過其家，來即憩歇累日。時道士果來，夫婦以此語之，道士曰：皮角在乎。曰：在。即取纒綴如牛形，以木為脚。以繩繫其口，驅叱遂起，肥健如常，道士亦不復見。數年，盛暑牛喘甚急，牧童見之，私解其口，遽成皮骨而已。

太和鶴駕，法善龍輦。

《王氏神仙傳》：真人王君好道，與妻俱入山，絕人事，香火精勤。積數十年，遇神人授以素書，且告之曰：爾仙名已定，但奉行此道，子必為真人矣。後一日，上帝遣龍車鶴駕下迎，白日上昇，補為太和真人。

《高道傳》：葉法善天師時居四明，忽見一老叟號泣求救，師問之，答曰：某東海龍王也，太帝敕主八海之寶，近緣婆羅門逞幻術，晨夕禁呪，五月五日海水將竭。夫統天鎮海之寶，上帝制靈之物，必為所取，至日乞以丹符相救。師即為飛符，海水仍舊。異日龍輦寶貨為謝，師

不受，謂龍曰：巖石之上，去水且遠，若致一清泉即佳也。是夕聞風雨瀟瀟之聲，達旦繞山齋石渠泉水環流，至今目之為天師渠。

玉札賢安，金書妙典。

《廣記》：魏夫人名華存，字賢安，晉文康公舒之女也。幼而學道，九經書史無不該覽。年十五，慕神仙吐納，不辭勤苦。至二十，父母強令適劉又為妻，生二子。夫人訓誨二子成立，遂告別寢，修鍊勤至，感太極真人及方諸青童君等降謂夫人曰：太上已注子之仙名於玉札矣，子其勉哉。

又魯妙典者，九嶷山女冠也。生而敏慧，及笄，遇人授《黃庭經》而告之曰：此經扶桑大帝宮中金書，誦詠萬遍，得為神仙，但在勤心爾。經云誦之萬遍昇三天，千災已消萬病痊。居山誦此，如與千人同侶，惟患人不能修。妙典遂入九嶷山，誦經十年，真仙下降，白日昇天。至今仙壇石上履迹存焉。

老叟蒸兒，孺子烹犬。

《神仙傳》：維陽十友者，家富足，拉為道友，遞以酒食為娛，常有一老叟，弊衣縷屨，每造其席，衆亦不拒。一日酒酣，謂衆曰：某雖貧乏，欲具一會奉酬，可乎。衆皆唯。明日乃延入一茅舍中，丐者數輩，相邀環坐，乃昇一巨板以油幕之，揭視即爛蒸小兒。衆深惡之，皆不食，叟曰：此千歲人參也，頗不易得，欲以此報，既不食，命也。各自分食，乃昇天而去。

《高道傳》：朱孺子師道士王元正，居大箬巖。一日溪側見二小花犬，異而逐之，入枸杞叢下，因與師掘杞叢，得二枸杞根，壯如犬，師令烹之。孺子看火三日，因先嘗味，又見根爛，乃食之。孺子忽出，覺身輕，飛於峰上，雲氣擁之而去。元正食其餘，亦得不死。今謂之童子峰。

高閬笑蟹，曹操驚鱸

《括異志》：高閬得養生術，飲酒至數斗不亂。申郎中為江東漕，每按

部，必拉之同行嘗艤舟。貴池亭有九華李山人者，與高友舊，因謁申，延之使飲，各盡二斗餘，殊無醉態。高取釣竿曰：各釣一魚以資語笑，然不得取蟹。迺鈎餌投坐前甕罇中，俄頃李引一蟹出，高笑曰：始釣魚，令得蟹，可罰也。

《後漢隱逸傳》：左慈字元放，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元放於下坐應之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與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度，可更得乎。元放乃更餌釣沉之，須臾復引，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繪之，周浹會者。

馮良棄世，杜契隱居。

《真誥》：馮良為縣吏，自恥無志，毀車殺牛，裂敗衣幘，學道術，抗志嚴恪。州郡禮辟，不就。朝廷聞，三公爭讓位於良，不就。後漢時人也，六十七歲遂棄世，東渡入茅山，今在鹿

跡洞中。

又杜契，建安初渡江，依孫策入會稽，為孫權校尉。黃武二十年，遇介先生授以守元白之術，遂隱居大茅之東，能隱形，亦數見身出，或採伐貿易衣糧，而人不知。

泰宜寶洞，元真仙墟。

《丹臺新錄》：周亮字泰宜，師姚坦其術。人有能飛沙走石一切妖魅事，亮即持經誦呪，邪物各復其形，或死於左右。常與神仙遊行寶洞，嘯詠終日。

《廣記》：薛元真少好道，時棲五嶺，謂人曰：九嶷五嶺，神仙之墟，山水幽奇，煙霞勝異，如陽朔之峰巒挺拔，博羅之洞府清虛，不可忘也。所以祝融棲神於衡阜，虞舜登仙於蒼梧。赫胥耀跡於灑峰，黃帝飛輪於鼎湖，其餘高仙列真、神人輔相騰翥逍遙者，其故何哉，山幽而靈，水深而清，松竹交映，雲蘿杳冥，固非凡骨塵心之所愛也。况邃洞之中別開天地，瓊漿滴乳、靈草秀芝，豈塵目

能窺，凡屣所履矣，得延年之道而優游其地，信為樂哉。

世雲羽扇，玄同飄車。

《高道傳》：吳猛字世雲，自鍾陵還，欲濟大江，遇飄風怒濤，遂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衆皆異之。

《集仙錄》：薛玄同號玄同子，誦《黃庭經》不替，遇神仙下降，告之曰：子誦《黃庭》有功，地司累奏簡在紫虛之府。因授口訣。至咸通間，紫虛元君降授九華之丹，曰：服此當遣輿車迎汝歸嵩山矣。是夕解化，無尸。表奏，僖宗異之。

成連刺船，顓和擊石。

《樂府解題水仙操》：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云：吾師方子春在東海中，能移人精。迺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吾將迎師。刺船而去，旬日不返。伯邪但聞水聲瀕洞，山林杳冥，羣鳥悲號，歎曰：先生將移我精。援琴而歌，頓悟妙旨。成連刺船迎之，伯牙遂妙天下。

《女仙傳》：太元女姓顓名和，自少

行道，能開關鑰，指山山傾，指木木倒。常將弟子行山，日暮，以杖擊石，石為之開，便睹門戶牀帳、酒肴之物。如此萬里須臾之間，老少無常。後入抱犢山昇天。

崇子致譽，奉林閉息。

《真誥》：東卿君曰：昔有郭崇子與弟兄四人。俱為惡人所擊傷其臂，三弟大怒，欲治之，崇子曰：無用怒。乃遣去。此人後出仕宦，而崇子致譽數數非一，此人往謝之，而猶譽不止，其人曰：我惡人也，不可以受君之施。遂自殺。崇子後得道，而太極真人以崇子有殺人之過，不得為真人上仙耳。

又，東卿君曰：劉奉林學道於嵩山，積四百年，三合神丹而為邪物所敗，乃徙入委羽山，閉氣不息，於今千餘年矣，猶未昇仙。云此人但得不死，未能有所役使。

通和青紫，清虛黃赤。

《高道傳》：賀知章為祕書監，開元中，遇通和先生授以丹，告之曰：先

盟而後授，然仙家品秩如青紫階級，不可驟進。必以退節為首，退節則寡欲，寡欲則神逸，神逸則無為無不為。反此而求道，猶却馬以追奔，子其志之。知章後棄官乞為道士。

《真誥》：清虛真人告楊君曰：夫黃赤之道、混氣之法，是張陵授世人種子之術耳，非真人事也。吾數見行此而絕種，未見種子而得生。夫存心色觀，兼行上道，所謂抱玉赴火、金棺葬狗也。夫色觀謂之黃赤，上道謂之隱書。

涓子玉函，公弼石壁

《蘇林傳》：涓子者，古之神仙也。昔撫綸於河上，遇東海小童君告之曰：子勤心至道，外假弋釣，餌而不釣，養生之全也。若獲鯉魚，試剖之。言訖而去。涓子果獲一鯉，剖之，腹中得一青玉函，開視乃金闕帝君所受三元真一之法。涓子從而修之，能興雲致雨，乘虛上霄。

《高道傳》：張公弼，不知何許人。劉法師居雲臺，鍊氣二十餘年，每三

元常見赴會，無言而去。師因問之，則答曰：公弼住蓮華峰下。師與之同往，至一所，見石壁高直千尋。公弼叩之，劃開，內有天地，森羅萬象。張公語其徒曰：法師在此，可具食，作戲與師觀。其徒嘖水，俄見蒼龍、白象各一對舞，舞甚妙，丹鳳、青鸞各一對歌，歌甚清。仍與法師水一盃，刀圭粉和之，令飲，其味甘且香。有頃，公弼與法師別出，反顧，但見石壁而已。

三洞羣仙錄卷之五

三洞羣仙錄卷之六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玉器自滿，陶瓢屢空。

《高道傳》：道士王延字子元，師華山雲臺觀焦曠真人，授三洞祕訣真經。後周武帝欽向，乃遣使召之，焦真人謂曰：道教陵夷，久失拯援，汝可力闡，無令不振，吾自此逝矣。師至都，久之得請還觀，復詔增修以居之。然山石無土，致之極勞，因虛默禱天，忽踊土出於觀側，取多而不竭。常苦乏油，又置一器，經夕自滿，久用而有餘。

《晉逸史》：陶潛少有趣，任真自得。宅邊有五株柳，故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其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

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宋香足雨，吳符止風。

《高道傳》：道士宋元白，一日越州大旱，方曝尅檄龍以祈雨，久之亢陽愈甚，元白謂人曰：凡所降雨，須俟天符，非上奏無以致於是。止於元真觀，焚香上祝，經夕大雨告足，越人神異之。信州復旱，郡將特請禱，元白遂作術以告城隍之像，則須臾致雨。

《西山記》：吳真君猛，字世雲，嘗有暴風起，世雲書符擲屋上，有青鳥銜去，須臾風止。人問其故，答曰：南湖有舟遇此風，有二道士呼天求救，故以此符止之耳。驗之果然。

尊師伏虎，處士豢龍。

《野人閑話》：閩州雲臺化，昔老君張天師經遊之所，觀內有一道士裴浩中者，不知何許人，年逾百歲，多食松枝或鍊氣而已。每因握固數息，冥目靜坐，必有猛虎馴擾於左

右，同住者亦嘗見之，一旦謂門人曰：余有所往，爾等好住，無替修習，門人固留不住，遂褰衣上峭壁，若履平地，如飛鳥捷猿直上峰頂，杳杳而不見之。後鄉里有虎暴者，競畫尊師形像以厭之，謂之伏虎尊師。尚書故實，牛相國鎮襄陽，久旱，有處士，衆云豢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黑龍，強驅必為災，難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漂流萬戶。

孝先水上，德閨甕中。

《高道傳》：葛孝先，人呼仙翁。嘗從吳王船行至三江口，阻風，船多漂沒，仙翁船亦不知所在，吳王歎曰：仙翁有道，何不能免此乎。乃遣使求之。踰宿，忽見翁水上行來，衣履不濕。既至，頗有酒容，詰其故，曰：昨伍子胥強邀留飲，淹屈陛下於此。上忻然。

《天師內傳》：張仲常字德閨，天師玄孫，常應聘至闕，潛歸嘆曰：吾幾落世網。室中常埋一甕，每對妻子

茹葷飲酒，夜皆在甕中，經日不出。赤松雨師，元芝水母。

《列仙傳》云：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不燒。往崑崙山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而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高辛時復為雨師焉。

《晉逸史》：趙元芝一日出行，遇一道士相揖，遂引入水去。深夜月中行，泥濘不污，傍見一物如蛇形，有五色之光，元芝驚異，問此何物耶。道士曰：此謂之水母，見者神仙。

洞源鳴鍾，薦明聞鼓。

《本傳》：瞿柏庭師事桃源黃洞源法師，一日拜辭，洞源問：汝辭吾將安往。答曰：歸洞府。欲留之，不克。見柏庭顏色光彩異常，服短布衣，烏縉巾，逡巡却行三移足，忽然不見。洞源與道徒皆愕，貽求之，無蹤跡。鳴鍾集觀戶將大索林莽，觀戶至東北林際遇一大蛇當路而止。

《高道傳》：道士張薦明通《老》、《莊》，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

乎。對曰：道者妙萬物而為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下。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為師。忽一日聞禁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聲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通玄先生。後不知所之。

剪韭務光，服葵桂父。

《列仙傳》：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薄韭根。殷湯伐桀，因光而謀，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他。湯既克桀，以天下讓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遂之，請相吾子。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歎，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非義不食其錄，無道之世不踐其位，況於尊我，我不忍也。遂負石自沉蓼水，已而自匿。後四百餘年至見武丁時，

復見武丁，欲相之，不從。武丁以輿迎而從，辟不以禮，遂投河浮山。後遊尚父山。《真誥》云務光剪韭以入清泠之泉是也。

又桂父者，象林人，時黑時白，時赤時黃，南海人見而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龜腦和之，千九百斤。桂父累世見之，今荊州之南尚有桂丸焉。仙流譚宜，客作子主。

《仙傳拾遺》：唐譚宜，開無末生，墮地能言，數歲身逾六尺，髭髮，風骨不與常兒同，不飲食，行及奔馬。後忽失所在，遠近異之，以為神人，鄉里立廟祀之。大曆中忽還家，即霞冠羽衣，真仙流也。告別父母訖，騰空而去。

《列仙傳》：子主者，不知何處人也，詣江都王，自言甯先生雇我客作二百餘年，不得作真人。以為狂王，問先生居止，云：在龍眉山上。王遣吏將上龍山，巔果見甯先生毛身廣耳，披髮鼓瑟。主見之叩頭，吏致王命，先生曰：此主是我比舍九世孫

也，汝勿預吾客事。吏乃下山。師文泉涌，萇洪雪飛。

《列子》：瓠巴鼓瑟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遊，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涸。當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而命宮以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

《拾遺記》：靈王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亦名宣昭臺，高百丈，昇之以望雲色。時有萇洪能招致羣異，王乃登臺，望雲氣蒼鬱，忽見二人乘雲而至，鬚髮皆黃，遊龍飛鳳之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縫緝毛羽也。王即迎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烈木燃，一人先唱，能為霜雪，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凜然，宮中池井，堅冰可琢。又設狐腋素裘，紫黥文褥，

褥是西域所獻也。又有一人唱，能使即席為炎。乃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裘褥皆棄於臺下也。蕭隨弄玉，犢配連眉。

《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能致孔雀白鵠舞。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以女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簫作鳳聲，鳳來止其屋。穆公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去，故秦人為作鳳女祠於雍宮，時有簫聲。

《神仙傳》：黑山仙人犢子者，鄭人也。居黑山，採松子、茯苓餌之，已數百年，時壯時老，時美時醜，乃知其仙人也。都陽女者，生而連眉，耳細而長，衆以為異，俗皆云天人也。會犢子求耦，都女悅之，遂留相奉。時出門，共牽犢耳而走，莫能追之。左太冲魏都賦曰：昌榮練色，犢配連眉。昌容事載別卷。

張老席帽，孟岐草衣。

《神仙傳》：張老，揚州六合縣園叟也。因娶比鄰韋恕女為妻，一日乃

挈妻去，且曰：某土居山下有小莊，明旦且歸，他年相思，可令大兄往天壇山南相訪。去數年，絕無消息。韋念其女，令男義方訪之，至天壇南，有崑崙奴迎拜。至一甲第，樓閣花木異常，見一人戴遠遊冠，朱履，儀狀偉然，細視之，乃張老也。引入堂內，見妹且碧窗珠箔，服飾之盛，世所未見。進饌精美，留經日而別，贈金二十鎰並一度帽，曰：兄若無錢，可於揚州北郊賣藥王家取錢一十萬，特以此信。既歸，五六年間金盡，訪王老取錢，果留帽付錢，乃信真神仙也。

《仙傳拾遺》：孟岐，清河逸人也。年七百餘歲，言及周時事如在目前，云曾侍周公升壇，以手摩周公之足，而周公以玉笏一枝與之。岐常執之，今已銳矣。每切桂葉而食。漢武帝好神仙，遂披草衣而來，帝異之。

驪母尅木，槎客支機。

《廣記》：李筌往嵩山石室中得《黃

帝陰符經》本未曉其義理，因往驪山，於路傍見火起燒木，有一老姥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克。筮聞之大驚，曰：此《黃帝陰符》之祕文，姥何得而言之。姥曰：吾受經已三元六周甲子矣。筮於是拜請奧義，姥曰：吾受此符，名列仙籍，而後可語至道之妙。夫《陰符》者，上清所祕，玄臺所尊，理國則太平，理身則得道，非奇人不可妄傳。泄天機者沉乎三劫，可不戒哉。

《博物志》：客有居河濱者，年年八月十五日浮槎來過，至不失期。客陰異之，乃多賣糧，乘槎去，任其所之。忽至一城郭處，望見織婦，因問，不答，但取支機小石與之曰：可將此蜀中問嚴君平。客還，問君平，君平曰：去年七月七日客星犯牛女，即是汝矣。

芝耕雲卧，松餐澗飲。

《仙傳拾遺》：吳筠自號洞陽子，年十五篤志於道，善屬文，攻楷、隸，舉進士，三教九流，靡不周覽。隱居南

陽倚帝山，芝耕雲卧，聲利不入。《高道傳》：道士王延字子元，九歲好道，師正懿先生陳寶熾。至十八，受業於樓觀，與真人李順興相友善。未幾，訪華山雲臺觀，復師焦曠真人，授三洞祕訣真經。唯松餐澗飲，以希真理。

司命寶爵，老父神枕。

《仙傳拾遺》：司命君者常在於民門，與御史康元環幼小同學，嘗贈元環一飲器，如玉非玉，不言其名，自此叙別，不復再見。一旦有商胡詣東都所居謁元環曰：宅中有奇寶之氣願得一見。元環以他物示之，皆非也，乃出司命所與器，商胡見頓首曰：此天帝流華寶爵耳，致於日中則白氣連天，承以玉杵則紅光照室，此器太上鎮中華之寶，亦不久留於人間即當飛去，得此寶者受福七世。元環以玉杵承之，夜現紅光滿室。

《神仙傳》云：太上老父者，失其姓名，漢孝武帝東巡狩，見老父鋤於道，頭上白光，怪而問之，老父答

曰：臣年八十五垂死，有道者教臣服木飲水，并神枕之中有三十二藥物，二十四件應二十四氣，其八毒藥應其八風，今臣之年轉少，此之故也。

嚴青夜行，國珍晝寢。

《神仙傳》：嚴青，會稽人也，居貧，常於山中作炭，忽有一人與青語，臨別授以一書曰：汝骨相應得道。並教以服石腦法。青自得神書之後，常覺有數十人侍從。時都督逢青夜行，因叱從兵錄之，青亦叱其從神錄之，都督與從者皆不得去。明旦，行人曰：此必是嚴公也。家人往叩頭謝過，乃放遺歸。《高道傳》：巨法師名國珍，好神仙學，名利兩忘，喜怒俱遺，食疏衣弊，所守彌篤。忽感疾，人勉之以藥，曰：道勝則疾除，何慮之有。其自信之如此。一日晝寢，門人忽聞車馬往來，有頃瓦屋皆震，師遂化去。

洞府天倉，靈壇石廩。

《神仙感遇傳》：河東薛逢為綿州刺

史，夢入洞府，肴饌甚多，有人謂曰：此天倉也。既覺，即使道士孫靈諷與親吏訪焉。至州界昌明縣，有洞曰天倉者，師乃入洞，見石牀羅列，飲食名品極多，食之味皆甘香。欲賚歸以奉薛，及出洞門，形狀宛然皆化為石矣。

《湘川記》：朱陵之靈壇，太虛之寶洞，當翼軫之宿，度應璣衡，故曰：衡山。山有五峰，而石廩預其一焉。山多詞人，樵夫、舟子往往能詩。嘗有廣州從事舟行，聞人諷詠云：野鵲灘西一棹孤，月光遙接洞庭湖，堪憎回鴈峰前過，望斷家山一字無。寡言石室，靈府草堂。

《高道傳》：道士陳寡言隱玉霄峰，以琴酒吟詩，放情自任，未嘗加飾。其山居詩云：醉卧茅堂不閉關，覺來滿目見青山。松花落處宿猿在，麋鹿羣羣林際還。又曰：照水冰作鑑，掃雪玉為塵。何須問今古，便是上皇人。將尸解，謂弟子曰：當盛我以青布囊於石室中，慎勿土木為

也。臨終以詩示其徒云：我本無形暫有形，偶來人世逐營營。輪回債負都還了，搔首索然歸上清。

又，徐道士名靈府，號默希子，居天台雲蓋峰，建草堂以居之，日以修鍊自樂，嘗作詩云：寂寂凝神太極初，無心應物降雲輿。性修自性非求得，欲識真精只是渠。又曰：學道全真在此生，迷途待死更求生。今生不了無生理，縱得生知何處生。會昌初，武宗詔浙東廉使以起之，辭不復出，見廉使獻言志詩曰：野性歌三樂，皇恩出九重，傳來紫宸命，遣下白雲峰。多愧書傳鶴，深慚紙畫龍。將何佐明主，甘老在巖松。廉使表以衰槁免命，由此絕粒久，凝寂而化。

劉寬府帥，賀亢員郎。

《真誥》：劉寬字文饒，後漢人，今在洞中作童初府帥正侯，主始學道者。《陳無已傳》：賀亢，世莫知年，與其鄉里仕石晉為郎。章聖皇帝東封，有布衣巾裹謁於道左，稱晉水部員

外郎賀亢。帝知其仙者，夜閱榜子，得之大驚，使求之，不獲，每與莊獻皇后言之，以為恨。天聖中，賀使其弟子喻澄詣闕獻金銀銅道像，直數十萬，后怪之，召問澄，澄以師對。問師，曰：賀也。后亦大驚，問：今安在，可得見耶。澄曰：在淮南，使臣有獻，固願見也。后喜過望，遣使隨澄求之淮南，與俱來。后為幸鴻福寺見之，其言皆人所難切於時者，后不樂，罷之。

何充仙品，丁義神方。

《真誥》：何充，盧江瀆人也，累遷尚書，世業奉教，多施惠立功德。永和二年尸解，受化南宮，升居仙品，以其多施惠故也。

《西山記》：吳真君名猛，字世雲，七歲有孝行，夏不驅蚊蚋，懼其去已而噬親也。年四十，邑人丁義授以神方，復師南海太守鮑靚，得其祕法。黃龍中，嘗天降白雲符，遂以道術盛行於吳、晉之間矣。湘媪丹篆，郭公青囊。

《女仙傳》：唐貞元中，湘潭有一媪，不云姓氏，但稱湘媪，常易止人舍十有餘年，每以丹篆字救疾，閭里莫不應驗。媪鬢髮如雲，肌潔如雪，策杖曳履日可數百里。忽有道士與媪相遇，甚相慰悅。或詰道士，道士曰：此劉綱真君之妻樊夫人也。方知媪即樊夫人矣。

《神仙傳》：晉郭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好古之奇，尤妙於陰陽。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福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為火所焚。

子春膏肓，遊崑痼疾。

《幽怪錄》：杜子春落魄，資產蕩盡，有一老人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旬歲稍盡，去馬而驢，去驢而徒，老人又與錢千萬。數年後，貧過昔日，老人又與錢三千萬，曰：此而

不痊，貧在膏肓矣。

《唐史隱逸》：田遊巖，就兆三原人，初補大學生，其母及妻子並有方外志，後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由東鄰。調露中，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遊崑山衣田冠出拜，帝令左右扶止之，謂：先生養道山中，皆得佳否。遊巖曰：臣泉石膏肓，煙霞痼疾，既逢聖代，幸得逍遙。帝曰：朕今得卿，何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超曰：漢高祖欲廢嫡立庶，黃綺方來，豈如陛下崇重隱淪，親問巖穴。帝甚歡。

王質爛柯，徐甲枯骨。

《王氏神仙傳》：王質，東陽人，時入山伐木，偶於石室中見數童子下棋，質坐斧柯上觀之，童子將棗與質食之，無飢渴。童子下棋未終，一童子曰：子可去，來已久矣。質起視，斧柯已爛矣。還家，親戚無有存者。後入山昇天，今衢州有爛柯山。

《神仙傳》：老子西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從之問道。時有客徐

甲，約日雇百錢，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遠行，索債不可得，作辭詣關令以訟老子。喜得辭大驚，乃見老子，老子問甲曰：汝久應死，吾昔倩汝為吾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以太玄生符與汝，所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乃使甲張口嚮地，而太玄符立出於地，丹書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

仲節學道，觀子奉師。

《真誥》：有學道者平仲節，河中人，渡江入括蒼山，受師宋君，存心鏡之道，具百神，行洞房事。如此積四十五年精思，身形更少，體有真氣。今年五月一日，黃老遣迎，即日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今在滄浪雲臺。

又，黃觀子自少好學道，而家中奉師，朝朝拜禮，願乞長生。如此積四十九年，太上真人以一百四十事試之，皆過，遂與之金丹，而入焦山誦《大洞經》。今補仙官為太極右卿，有志者也，非師所能致，是其寸心定耳。

園客薺繭，巴邛盎橘。

《仙傳拾遺》：園客者，濟陰人也，姿貌端美而良，邑人以女妻之，客終不取。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一日有五色蛾止其香末，客衣而薦之，以布生花蠶焉。至蠶時，有女夜半至，自稱客妻，道蠶狀。客與俱往，得一百二十頭繭，皆如甕大，繰一繭六十日乃盡，訖則俱去矣，莫知所之。濟陰人祠華蠶，設祠室也。

《真怪錄》：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園，因霜後盡收，餘有二十大橘如三四斗盎，巴人異之，剖開，每橘有二老叟，鬢眉皤然，相對象戲，亦不驚怖，一叟曰：恨不得深根固蒂以盡棋中之樂。一叟曰：君輸我海龍王第七女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枚、紫綃帔一副、絳臺山霞實散二庾、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勝、阿母女熊飛娘躋虛龍縞襪八緡，後日於王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一叟曰：僕飢虛矣。即於袖中取龍根脯食之，如一

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隋削復滿。食訖以水嚙之化為一龍，二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

金城絳闕，清都紫微。

《逸史》：有崔生者，於青城山下洞見金城絳闕，仙翁羽衣霞帔，留生酒食，以女妻之，取青囊藥兩粒令服之，每朔望乘鶴上朝藥官。歲餘請歸，得隱形符，乃潛遊宮禁，竊錦綵。上令羅公遠作法照之殿後，果有崔生，上令答死，公遠曰：此人已居上界，殺之非國家福。上遣兵仗送至青城山洞口，果見金城絳闕，生妻擲一領巾化為五色絳橋，令生渡橋，隨步隨滅，須臾雲霧四合，但聞鸞鶴笙歌之聲。

《列子》：周穆王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

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

希夷餌柏，守微茹芝。

《唐史屬辭》：王希夷隱嵩山，餌松柏雜葉，年七十餘筋力柔彊。明皇東巡，詔見行在，訪以政事，與語甚悅。

《高道傳》：道士李守微，不知何許人，常遊蜀，談論多滑稽，不拘小節，人常輕侮之。忽謂人曰：余將遊五嶽諸山，今往矣。或問求利術，則曰：浮生瞬息間，盍尋真訪道，脫灑塵網，至若脫氣鍊丹，茹芝絕粒，皆有益也，何區區於利術哉。遂遁去。嘗與祠部韓嶼友善，嶼贈詩云：一定童顏老歲華，貧寒遊歷貴人家。鍊成正氣功雖大，忘却元神道更差。烏曳鶴毛乾毳毳，杖携龍甲瘦查牙。如何舊隱不歸去，落盡蟠桃幾番花。番，去聲。

伯玉娶婦，薊子還兒。

《三洞珠囊》：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父為取婦入前門間，伯玉

從後門而出，往剡居瀑布山修道。又嘗遊南嶽，路入閩中，飛湍赴險。伯玉舟航逼晚，迴泊涯際，而衝颺夕震，山洪暴起，激船於萬仞之上，傾墜絕崖。徒侶在前，判其冰碎，緣岨尋求，已見伯玉怡然自若。後至霍山鍊氣餐霞，積年絕粒也。

《神仙傳》：薊子訓，齊人，舉孝廉，除郎中，又為都尉。年二百餘，顏色不老。曾求抱鄰舍嬰兒，誤墮地死。死家素尊子訓，即埋之。二十餘日子訓自外來，抱兒還之。家恐是鬼，掘視所埋，但泥而已。

居士芒屨，道者麻衣。

《仙傳拾遺》：朱桃椎者，成都人，隱於郭外，結草為廬，或佯狂放誕，或終日不言。益州牧竇軌辟之為掾，不就，遺以衣服，棄而逃去。每織芒屨致於路側，行者見之，為留米置於本處，桃椎夕而取之，人謂之居士屨。

《冷齋夜話》：有史宗者，號麻衣道者坐，廣陵白土埭、江都檀祇與語，

多無畔岸，索紙賦詩曰：有欲苦不足，無欲即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被玄裘。浮游一州間，汎若不繫舟，要當滅塵慮，棲息老山丘。檀祇異之。陶淵明記曰白土埭逢三異比丘，此其一也。有狂道士借海鹽，令所畜小兒登山，山有屋數椽，道人三四輩相勞苦，其言小兒，一不能解，但得食一甌如飴。又有問道士曰：謫者何時竟。答曰：在徐州江北廣陵白土埭，計其謫行當竟矣。仍作書授小兒曰：為達之繫小兒衣帶上，令還海鹽。令喜問曰：衣中何有。曰：書疏耳。又呼問：小兒至何處。小兒曰：為前道士捉杖飄然去。但聞足下波浪聲，至一山中。山中人寄書與白土埭，上即引衣帶示令，令一不能曉。小兒歸詣史宗，宗驚曰：汝乃蓬萊山中來耶。

三洞羣仙錄卷之六

三洞羣仙錄卷之七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保言冥吏，曼卿鬼仙。

《北夢瑣言》：道士秦保言勤於焚修，嘗白南嶽真君云：上真何以須紙錢為，有所未諭。既而夜夢真君曰：紙錢即冥吏所藉，我又何須。由是獄中益信之。

《摭遺》：西蜀崔存訪道尋真於王屋西峰，見石延年曼卿、蘇舜欽子美二人對坐，隔一小溪，存再拜曰：存脫棄利祿以求大道，固有日矣，今幸遇二仙於此，溪水視之淺而測之深，不得立侍左右，何也。又聞學士已作鬼仙乎。蘇曰：妄也，純陽即仙，純陰即鬼。既為仙，又為鬼乎。二仙乃命青童取牋管作詩以授存。存得詩，俄見一翠鳥銜一書置二仙前，蘇曰：瀛洲君召吾二人。乃飛踰山頂而去。

章令飛舉，小直擢遷。

《列仙傳》：主柱子，不知何許人，一日上宕山云：此山有丹砂，可得數百斤。邑令章公聞之，即時封山，而丹砂自流出如火，主柱子取丹砂與邑令餌之。章既餌砂，不五年身輕能飛舉，遂與柱子俱飛去。

《廣記》：韋小真母許氏，守孀事舅姑以孝聞，惟有此女十二歲，聰慧，無病而卒，未殮復活云：初聞召韋小真昇天，見天上人皆衣錦綉，引小真見韓司命君，曰：汝九世祖有功於國，近擢為地下主者，今遷地仙之品。汝母有孝道，已遷仙階，而汝三世已生天。小真自後奉道，至長慶年上昇。

郭靚負擔，黃齊挽船。

《真誥》：郭靚少孤，依栖無所，隋鄭先生負擔，經七年，勤謹無懈怠。先生憫其勞苦，遂授以導引法，壽至三百歲。復遇赤松子授道法，今在大洞中為真人。

《廣記》：黃齊者，蜀之偏將也，常好道，行陰功有歲年矣。於朝天嶺遇

一老人，顏色嬰孺，肌膚如玉，與之語曰：子既好道，五年之後當有大厄，吾必相救。勉思陰德，無退前志。其後牽下峽舟船覆溺，至灘上如有相拯，得及於岸。視之，乃所遇老人也，尋失所在。

長房縮地，女媧補天。

《丹臺新錄》：後漢費長房既遇仙翁，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翁乃斷一青竹與長房身齊，使掛之舍後，家人見即其形也，以為縊死矣，遂葬之。長房隨入深山羣虎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引萬斤石於心上，衆蛇來齧索斷，長房亦不移。翁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蟲甚長，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此不成。長房辭歸。長房能縮地脉，數千里奄在目，前，放之還舒也。

《淮南子》：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鼈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後蟲死，顓民

生。

藍方温存，初成慈憫。

《青瑣》：藍方字元道，亳州父老言自兒童時見先生，狀貌迄今如一。温厚接物，小大皆得其歡心。仁宗朝嘗見館於芳林園，先生告去，乃賜號曰南嶽養素先生。時學士賈公昌朝贈公詩云：聖澤濃沾隱逸身，道裝宜用葛為巾。祝融峰下醉明月，湘水源頭釣紫鱗。曾見海桃三結子，不知卯豆幾回春。他年我若功成去，願作靈橋跪履人。先生和曰：近告明君乞得身，不妨林下載紗巾。滿斟野酒浮瓊蟻，旋釣溪魚贈錦鱗。元府烏雛飛後夜，洞中龍子養長春。君今儻若為同志，續有壺天兩箇人。一日，先生沐浴乃奄然而逝。至今往來湖、湘間，人或見之。

《廣記》：茅濛字初成，即東卿君之高祖也。君性慈憫，好行陰德。周衰，入華山師鬼谷先生，得其道，乘龍上昇。故童謠歌曰：神仙學者茅

初成，乘龍上天入太清。蓋謂此也。馬明富盛，同休貧窘。

《真誥》：馬明、馬罕欽事經寶有過君父，恒使有心奴子二人，一名白首，一名平頭，常侍直香火，洒掃拂拭，每有神光靈氣見於室宇。明妻頗能通見，云數有青衣玉女空中去來，狀如飛鳥。馬家遂致富，盛資產巨萬。年老命終。明子洪，洪弟真，罕子智等，猶共遵向，末年事師乃弛廢之耳。

《西陽雜俎》：秀才權同休元和間落第，旅遊蘇、湖間，遇疾貧窘。有走使者，本村野人，雇已一年矣，秀才謂曰：子貧迫若此，无以寸進。因持垢衣授之，可以辦少酒肉，子將會村老丐少道路資也。雇者微笑曰：此固不足辦，某當營之。乃斫一枯桑枝成數段，扎聚於盤上喫之，悉成牛肉，復吸數瓶水傾之，乃旨酒也，村老皆醉飽，獲束縑錕物，雇者乃辭去。

薛昌甕卧，申屠瓶隱。

《仙傳拾遺》：薛昌，幽薊人，好道訪奇，天寶七年於洞天觀棲止累月，忽有山翁携大章陸一根，形如巨龜，文甲頭足一一周備，與觀中道士曰：此藥可切細令乾，用米以麴蘖醞酒熟，半年外飲者登仙。道士如其言醞造，一日道士皆赴齋醮，唯昌不出，越三日，道士歸見昌卧甕側，耳鼻血流，數日乃甦，身輕目明，勢欲飛舉，雖山川巖壁不能隔礙。後入大面山，不知所之。

《樹萱記》：申屠有涯放曠林泉，常携一瓶，一日躍身入瓶中，時號為瓶隱。

元泰龍軒，公度鳳靴。

《丹臺新錄》：姚坦字元泰，平陽人。雅操遐標，深根內植，乃託影神鄉，遠期真隱，遂遁幽巖，日誦五千文。遇許真人授以元白回黃之道，行之，雨不沾衣，泥不污履，目有神光如電。簡王時，駕龍軒以昇天。

又，尹軌真人字公度，太原人也。絕粒行氣，專修上道，能變化無常，或

為道士，或為儒生，或為童孺，或為長老，或與羣真衆仙驂龍勒鳳，策空駕虛，雲馳電邁，出有入無，分形散影，處處遊集。云：吾今已年一千三百歲，所歷甚多，非爾曹短札所能記錄。一日忽竦身入雲，騰空冉冉而去，但聞笙簫之聲，唯餘器服細素存焉。

始皇起臺，黃帝置觀。

《拾遺記》：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工巧，南得煙丘碧木、酈水燃沙、賁都朱泥、雲岡素竹，東得葱鬱錦柏、煙燧龍松、寒河星柘、岍雲之梓，西得漏海浮金、狼淵羽墜、滌嶂霞桑、沈塘員籌，北得冥阜乾漆、陰阪文梓、襄流黑魄、閭海香瓊，珍異是集，工人騰虛，泐木揮斤斧於空中，子時起工，午時已畢，秦人謂之子午臺。

《黃帝內傳》：王母飲帝以碧霞之漿、赤精之果，因授帝白玉像五軀，曰：此則元始天尊之真容也。又授帝二儀本形圖、還丹十九首，帝乃作

禮置於高觀之上，親自供養，后妃臣妾莫得覩之。其觀上常有異色雲氣，奇香聞數百步，時人謂之道觀。道觀之號，自此始也。

黃安舌耕，和璞心筭。

《列仙傳》云：黃安自云卑猥，不獲處人間，遂執鞭誦書，劃地計之。一夕地成裂，時人謂黃安舌耕。年八十，色如童子。

《仙傳拾遺》：邢和璞隱居瀛海間，得神仙之道，使人以心，注念於物，布筭而知之，無不中者。居嵩、穎間，著書三篇曰《穎陽書》，有筭心旋空之訣。

廣成窈冥，盧敖汗漫。

《神仙傳》：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廣成答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又，盧敖見一士深目而結喉，鳶肩而

脩頸，豐上而殺下，据龜殼而食蛤蟹，謂敖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不可久留而去。

齊女玉鈎，傳生木鑽。

《女仙傳》：鈎翼夫人，齊女也，姓趙。好清靜，病卧六年，右手拳，飲食少。漢武帝時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氣。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偉。帝發其手，即展而得玉鈎，幸之生昭帝。武帝尋害之，殯尸不冷而香。昭帝即位，更葬之，棺空，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鈎翼。

《真誥》：昔有傅先生者，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而太極真人接之，與一木鑽，令鑽一石盤，厚五尺許，告之曰：穿此石透，當得道。其人心專，晝夜鑽之，積四十七年不替。鑽盡石穿，遂得神丹，今為西嶽真人。

淮陽一老，開皇九仙。

本傳：前漢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召，曜獨不至，時人詩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後漢應邵八

代祖也。

《仙傳拾遺》：開皇九仙者，孔丘明、楊元忠、張法樞、吳天印、陳志空、駱法通、鄒武君、謝幽巖、周仙用、鄧希元，當漢楚交兵之際，無栖苳之所，各有修道之志，避世入山，契為兄弟，同遊五嶽。後居洪州西山，皆得仙矣。至隋開皇中，鸞鶴儀衛會於玉笥山中九仙臺上，徘徊終日，一時昇天。

喜稱文始，周號闡編。

《丹臺新錄》：尹喜初為函谷關令，見一老人乘青牛薄傘車來，喜頓首而前曰：聖欲何之。曰：吾在關東，田在關西，時來採薪，吾無道德，勞子問訊。老人再三辭，喜不得，乃曰：子既知吾，吾亦知子有信道之心。遂授以《道德》。喜道成德備，號文始先生，補無上真人。

《真誥》：莊周師長桑公子，授以微言，謂之莊子也。隱於抱犢山，修煉著書，服北育火丹，白日昇天，上補太極闡編郎。

軒集授葉，馬湘摸錢。

《高道傳》：羅浮先生軒轅集居羅浮山，人傳數百歲，顏色不老，髮長至地，坐暗室則目光長數丈，採藥巖谷，長有毒龍猛獸衛護，赴民家請齋者百餘處，無不分身。宣宗召入禁中，問：長生可致乎。集曰：絕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雖堯舜禹湯自可致，況長生乎。先生能以桐竹葉授成錢。

《神仙傳》：馬湘字自然，有道術，嘗於江南刺史馬植座上以酒盃盛土種瓜，須臾引蔓花實，食之甚美。又能徧身摸青錢投井中，呼之即出。

靈輿福地，山圖洞天。

《高道傳》：王靈輿者，九江道士，居五老峰，夜有神人告曰：得道者各有其地，如植五穀於沙石之間，則不能成。既有飛仙之骨，當得福地靈墟，可以變化，非其地則魔壞其功，無由冀矣。師曰：可栖者何地。曰：朱陵之上峰，紫蓋之鄰岫，乃洞

天福地也，可以冲天。師從之，遂遷居衡山。一紀功成，天監中白日上昇。

《真誥》：山圖子者，周哀王時大夫，亦仙人也。授張激子服九雲水法，而激子修此道上補九宮丞。今山圖子亦在洞天中，與激子對局。

達靈復髭，張果擊齒。

《超化寺壁誌》：唐黃門內侍謁者件達靈題云：予自知命之年，從鸞輿西幸，當天寶丁亥十二月，得城丈人授真元丹訣，而意未曉。屬駐蹕行在，掌命頗煩。及肅宗至德丁酉歲，銜命禋於嵩丘，復遇丈人，始全決神水黃芽之道。泊畢，請告回觀宸宸，乞骸歸田。會南曹郎張公去非、左史程公太虛皆以其故廬，共製神室，皇天眷祐，丹鼎融光，服餌浹辰，肌膚發爽，凌虛不懼，意愈通神。自餌靈丹起至德丁酉，迄今上乾符甲午，歷春秋一百一十有八載。更十二朝，遂得還童復髭矣。

《明皇雜錄》：張果者，明皇召見，一

日嘗賜董斟飲之，果遂舉三卮，醺然有醉色，顧謂左右曰：此酒非佳味也。即偃而卧，食頃方寤。忽鑿鏡視其齒，皆班然焦黑，遽取鐵如意擊其齒，盡墮。以藥傅齒，又寢。久之，再引鑑視其齒已生，堅然光瑩，愈於前也。

雞師救病，鰲靈導水。

《戎幕閑談》：唐蜀川費雞師者，目赤無黑，善知將來事，能與人禳救，其術或疾病來告者，雞師即抱一雞而往設祭於庭，又取一石如雞卵大，令病人握之，乃罡步作氣噓叱，雞旋轉而死，石亦四破，則病者瘥矣，因號雞師云。

《仙傳拾遺》：鰲靈，楚人也，死棄其尸於江中，泝流而上，至汶山下，蹶然而起，隱於蜀山中，以變化驅役鬼神之術聞於世。時峽中山摧，堰江不流，杜宇苦之，聞鰲靈有術，使決金堂山瞿塘峽，導水東注復舊所，人得陸處。宇遜位數百年，遊天柱山，遇天真集焉，遂昇天而去。

葛由刻木，張辭剪紙。

《列仙傳》：葛由，蜀人，周成王時常刻木為羊賣。一日騎羊入蜀，王侯貴人迎之至綏山，隨之者皆得一桃，不還，里人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仙，亦足豪。

《廣記》：張辭有才學，養氣絕食，嗜酒耽棋，嘗吟云：爭奈金烏何，頭上飛不住，紅鑪謾燒藥，玉顏安可駐。今年花發枝，明年花滿樹，不如且飲酒，朝暮復朝暮。時或以紙剪蝴蝶數千枚，以氣吹之，成列而飛拍手即下。或一日剪一鶴，以水噴之，俄而飛翥，辭曰：爾先去，我後來。

馬儉制邪，劉根召鬼。

《丹臺新錄》：馬儉通《詩》、《禮》，年十七遇人得遁甲烏角鳥情緯候之訣，善攝召萬靈，制邪伏魔。一旦感天神降，與語曰：法師宿有功德，必得度世，何須召役鬼神，可祕其術，絕其往來，怡神抱一，真仙自降。儉從之，白日上昇。

《神仙傳》：劉根能治病驅役，潁川

太守杜新聞之，以為妖妄，因呼根至郡，謂根曰：君有何能而常惑衆。

根曰：某能令人見鬼。新曰：今即試看，若無鬼，汝當見誅。根曰：鬼甚易見，可借府君前筆硯。新從之，根書符，作長嘯聲，須臾廳南壁忽開數尺，見有四五百人赤衣操刀劍，從壞壁中入至墀下，面縛府君父母而來，泣曰：汝何為犯神仙尊官，使我被縛困辱如此。府君叩頭求乞赦，根戒敕遣之，遂免。後一月，府君與夫人郭氏皆卒。

陳長架屋，嚴青挽舟。

《抱朴子》：陳長居苧蕘山已六百餘年，山中人為之架屋，每四時祭祀之，陳不飲不食，顏如五六十人。苧蕘山方千里，上有千餘家，風俗與吳同。

又嚴青，會稽人，食貧販炭，忽於塗中遇異人，授以素書一卷。青曰：我不識字。神人曰：不須讀，但置於靜處可也。青自後神通，潛有人為挽舟而入只見炭船自行。後為人

治病，即以所授之書到家，其人自愈。入小霍山得仙。

希夷堯舜，洪崖巢由。

《神仙傳》：陳搏字圖南，號希夷先生，時遇金甲神人指隱華山，太宗皇帝召見問曰：朕欲以堯舜之道治天下，可乎。對曰：臣聞堯舜土階三尺，芻茨不剪，陛下若能如此，正所謂今之堯舜也。

《高道傳》：道士張氲號洪崖子，隱豫章山。開元中，明皇召問：朕何如堯舜，先生何如許由。對曰：陛下道高堯舜，臣德謝許由。昔堯召由而由不至，今陛下召臣而臣來。上嘉之，拜先生，太常卿累遷至司徒，皆不受，乃曰：陛下何惜一山一水，令臣追迹巢由。上許之，居於西山巨崖，乃先生舊隱之處也。《豫章記》云：隋開皇改為洪州，以先生所居山名而名之。

程戒二虎，陶畫兩牛。

《高道傳》：程太虛，果州西充人，幼好道，年十五登所居之東山，飄然有

凌虛意，尋有五色雲霞擁其身。及長，絕粒坐忘，常有二虎隨侍出入，師因名之曰善言、善行，乃撫其背而授以三歸之戒，二虎跪伏以聽，自後呼名則至。

《隱居傳》：陶隱居先生居積金峰修《真誥》，梁武帝屢詔不起，先生即畫兩牛以進，一牛散放水草中，一牛著金勒，有人執之，帝曰：先生意效曳尾龜也，不可致之。

許尋偃月，杜拜庭秋。

《列仙傳》：許碣遍遊名山，所至處題字云：尋偃月子到此。忽作一詩云：閨苑花前是醉鄉，誤翻王母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於酒樓乘雲而去。

《高道傳》：杜光庭字賓聖，號廣成先生。唐末有狂道士晦名謁先生求寓泊之所，先生雖諾之，未嘗與之相見。道士日貨藥於市，得錢即沽酒飲之，唯唱感庭秋，時人呼為感庭秋。凡半年，人亦不知其異，一夕大醉，唱聲愈高，有窺之者，見燈燭綵

綉，筵具器皿羅列甚盛，青童侍立，斟酒而唱。窺者具以白先生，先生乃款其戶曰：光庭量識膚淺，不意上仙降鑒，深為罪戾，願匍匐一拜光靈，以消塵障。道士曰：何辱勤拳之若是，當出奉見。道士即時妝筵具及童子置於冠中，啓戶空室耳。

方朔窺窗，張平鑿井。

《漢武帝故事》：七月七日上御承華殿，有二青鳥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西王母欲來。有頃母至，時南窗下有窺看，帝驚問何人，母曰：是汝侍郎東方朔，性滑稽，我鄰家小兒也。

《廣記》：唐刺史張士平中年夫婦俱雙瞽，遂杜門醮謝，以祈保佑，愈久愈勤。元和間，忽遇一書生曰：此疾不假藥餌，但於福地鑿井得水洗之可也。君從之開井，取水洗眼，即時明淨。夫婦作禮厚謝，書生不受，曰：吾乃太白星官也，以子抱疾不忘於道，精勤無怠，上帝遣我授汝道術，以答修奉之勤。金帛之遺，非吾

所好。

白至仙居，李踐真境。

《廣記》：白幽求，貞元中下第，入海，風飄雨馳，維舟山下，夜聞風擊木葉相摩，如人誦詩之聲，云玉幢巨碧虛，此乃仙人居之句。俄而見千餘人騎龍控鶴、乘龜履魚而至，以手指水，如在月中行，有呼水府使者白幽求而授以水府之牒。幽求隨行，忽至一島上，望見人煙，遂歸家，無有存者，云已數代矣。

《仙傳拾遺》：李琳，燕人也，寶曆中與友人遊五臺山，偶墮於風穴中，見一人形如獅子，引入洞中，即以水令琳飲之，且曰：汝雖凡流，得入吾洞府，踐吾真境，亦有道分矣。汝有希生之心，今暫歸，他日可復來飲此神漿，亦可延年益壽矣。

昭王懷珠，玄帝埋鼎。

《仙傳拾遺》：昔黃帝時務成子遊寒山之嶺，見黑蚌在高崖之上，故知黑蚌能飛矣。至燕昭王時，其國獻於昭王，昭王取珪璋之水洗其沙泥，乃

嘆曰：自有日月以來，見黑蚌生珠已八九十遇，此蚌千歲一珠也。王暑月常懷此珠，體自輕涼，號銷暑招涼珠。

《真誥》：大茅山有玄帝時銅鼎，鼎可容四五斛，在山獨高處，入土八尺許，上有盤石掩鼎上，玄帝時命東海神使埋藏於此。

武丁被召，少君言請。

《仙傳拾遺》：成武丁，桂陽人也，年十三為縣宰遣送物上州，州牧周忻異之，留為文學主簿。因被使自京還過長沙郡，投郵舍不及，遂宿野木下，忽聞人有語云：向長沙市藥。平旦見二鶴，君異之，遂往市門伺候，果見二老人，君從之數里，老人問：子隨我何求耶。曰：聞有濟生之術，因來侍從耳。老人顧笑，於袖中出玉函，看素書，果有武丁姓名，各出藥一粒與之，因而得道。一日謂弟曰：七月七日牽牛詣織女，吾被召還宮，不得久留。言訖而卒，後葬，太守使人發棺，不復見尸，但有

青竹杖并烏而已。

《神仙傳》：李少君嘗合丹，丹未成，謂武帝曰：陛下不能絕奢侈，遠聲色，殺伐不止，喜怒不除，萬里有不歸之魂，市朝有流血之鬼，神丹大道未可得成也。少君忽稱病，是夕帝夢與少君俱上嵩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言太一請少君，帝覺，謂近臣曰：少君將舍我去。明日少君疾困，帝自往視，則已化矣。帝曰：故化去耳。歛而失之。

三洞羣仙錄卷之七

三洞羣仙錄卷之八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漆園傲吏，煙波釣徒。

晉郭璞遊仙詩曰：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注云：莊子嘗為漆園吏，楚威王使厚幣迎，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曰：亟去，無汗我漆園傲吏。

《漁歌記》：憲宗求訪玄真子《漁歌》，李德裕為潤州刺史，乃獲之。玄真子，張志和也，自號煙波釣徒，歌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二曰：釣漁父，褐為裘，兩兩三三舴艋舟。能縱棹，慣乘流，長江白浪不曾憂。三曰：雪溪灣裏釣魚翁，舴艋為家西復東，江上雪，浦邊風，笑著荷衣不嘆窮。四曰：松江蟹舍主人歡，菰飯蓴羹亦共飡，楓葉落，荻花乾，醉拍漁舟不覺寒。五曰：青草湖中月正圓，巴陵漁父棹

歌蓮，釣車子，擷頭船，樂在風波不用仙。

蘇耽鶴櫃，孫真牛車。

《郴江集》：蘇仙君耽忽一日掃洒庭宇，具衣冠，若有所待。俄見西北雲鶴翔集，從空而下，君乃入，跪白母曰：太上召補為真官，儀衛已至，不得終養。言訖拜辭，子母歔歔久之，母曰：汝去後，使我何以存養。君因留一櫃，扃鑰甚固，曰：有所闕乏，可扣櫃呼之，所須即至，慎勿開也。自後母但有所闕，叩櫃其物立至。母一日心疑其櫃，開視之有雙鶴飛去，自後雖扣，無復應矣。

《抱朴子》：孫真事帛和先生得其道，一日告行，先生將一符函與之，云：前有牛車迎汝即乘之，所有供給行厨，食之無疑，切不可開函。真跪受，以行前果有牛車來，問曰：君是孫道士乎，帛君遣制相迎。真上車如飛，每渡水不由橋梁，酒食供給悉備。一日弟子竊開，只見畫牛車一乘，即時不知所在。真後亦數與

帛和乘車出入。

彌明賦鼎，陶白携壺。

《高道傳》：道士軒轅彌明往來衡湘間，與劉師服友善。彌明自衡山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校書郎侯喜有詩名，與師服擁爐說詩，彌明在座，貌甚陋，喜視之蔑如也，彌明因指爐中石鼎曰：二子能賦此乎。師服雖舊識，不知其有文也，劉先生吟曰：巧匠斲山骨，剗中事煎烹。次侯曰：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彌明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因高吟迭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二子思竭不能續，起謝曰：尊師非世人能出也。其輩伏矣。

《廣記》：陶太白公每以採藥為業，一日携壺拉友遊嵩山，坐於林下，聞松梢有笑語之聲，仰視果有二人，公曰：君必神仙，可能下降而共飲乎。俄見一丈夫、女子，古服而下曰：予乃秦之役夫也，毛女乃秦之官人，與予同脫驪山之禍，乃匿於此。陶曰：今遇真仙，金丹大藥可得聞乎。

曰：予本凡人，但能絕世食木實，乃得凌虛，不覺生之與死、俗之與仙如何耳。遂折松枝叩壺而歌曰：餌柏身輕疊嶂間，是非無意到人寰。冠裳暫備論浮世，一餉雲遊碧落間。

子良青簡，永叔丹書。

《真誥》：周子良，陶隱居之弟子，自幼溫雅，肅然高邁。天監中，真仙屢降其室曰：周生修功積德，可為不負其志矣。子良曰：枉蒙上真賜降，欣懼交心，無以自措。司命君曰：近往東華，見子之名已上青簡保列保晨司矣。

《青瑣》：歐陽永叔與梅聖俞遊嵩山，醉望西峰崖上有丹書四大字云：神清之洞，永叔指示聖俞間無所見，公乃不言。洎乞身告世，作詩曰：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鑠樓臺。煙霞極目無人到，鸞鶴今應待我來。後數日公薨。

元化湔腸，黃眉洗髓。

《後漢》：華陀字元化，仙人也。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

就。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先令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剗破腸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則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漢武故事》：東方朔生三日而父母俱亡，或得之而不知其姓，以見時東方始明，因以為姓。既長，常空中獨語。後遊鴻濛之澤，有老母採桑，自言朔母，一黃眉翁至，指朔曰：此吾兒也，吾却食服氣三千年一反骨洗髓，二千年一剥皮伐毛，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

郝姑挑蔬，許僕市米。

《女仙傳》：郝姑祠在莫州莫縣西北，俗傳云：郝姑者字女君，魏青龍中與鄰女於漚洩水邊挑蔬，忽二青童至前曰：東海公娶女君為婦。言訖，敷連襦褥於水上，行坐往來，有若陸地。童子侍側，泂流而下。鄰女走告其家，家人往看，莫能得也。

女君遙語曰：幸憑水仙，願勿憂怖。後立祠水際，祠前忽生青白石一縱一橫，闊可三尺，高二尺餘，有舊題云：此姑夫上馬石。至今存焉。

《皇朝類苑》：洪州西山有許大夫婦，出入山中，相傳許旌陽僕也。方與妻市米於西嶺，及歸而許君已拔宅上昇矣。許大有詩云：自從明府歸仙後，出入塵寰直至今。不是藏名混時俗，賣柴沽酒要安心。許君乃授以地仙之術，改姓干大，至今人多見之。

戲臣鼓吻，狂士掩耳。

《酉陽雜俎》：邢和璞嘗延一客，鼓髯大笑，吻角侵耳，與邢劇談而去。或問之，曰：上帝戲臣也。

《神仙傳》：和州南門外見一縷狂士賣胡蘆子云：一二年間，甚有用處。卒無人曉其理。或時兩手掩耳急走，言風水聲何太甚邪。孩童隨之，時人呼為掩耳先生。來年秋，江水漲泛，淹沒數百家，眾人皆見狂士在水上坐一大瓢，兩手掩耳，大呼風

水聲何太甚，泛江而去。

北海掛冠，南陽遺履。

《後漢逸史》：逢萌字子廉，北海都昌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嘆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後之瑯琊勞山，養志修道，人皆化其德。

《集仙傳》：漢南陽公主出降王咸。屬王莽秉政，公主夙慕清虛，尚崇至道，每追文、景之為理，又知武帝之世累降神仙，謂咸曰：國祚如此，非女子可以扶持，但當自保恬和，退身修道，稍遠羈競，必可延生。若碌碌隨時，恐不可免於支離之患。遂入華山，結廬精思，真靈屢降，道成乘雲飛昇而去，但於嶺上遺朱履一雙，前取之，已化為石，因謂之公主峰。

王卿白兔，呂公青蛇。

《原化記》：王卿為天師守丹竈，竊發其封而窺一白兔躍出，眾皆曰：丹已去矣。一道士化為鶴飛去，須

與擒兔來復投筍中。

《青瑣》：賈師雄郎中有古鐵鑑，甚寶之，久欲淬磨，有回處士言善磨鑑，筍中取藥堆鑑上，曰：藥少頃歸取之。既去，久不至，遣人詢其宿止，乃在寺中，題詩寺門上：手內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艷長春。須知物外煙霞客，不是塵中磨鏡人。公視鑑上，藥已飛去，一點表裏光明。又贈張洎云：朝遊南越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粗。三入岳陽人不識，高吟飛過洞庭湖。

錢真飛練，女褒浣紗。

《茅山記》：女真錢氏二姊妹依止茅山隱陶居誦《黃庭經》，積三十年，一日告別，先生曰：何之。答曰：上賓金闕。先生以詩贈之云：道士送仙客，送到大茅東。太華十萬里，遠望杳冥鴻。真人答詩曰：師住好師住，勞師遠相送。仙籍有仙名，名在蓬萊洞。即時飛練入洞，及女弟至，則洞已扃矣，即今燕洞是也，有紫萸蒲、碧桃焉，故田霖有詩云：燕洞龍

泓氣象清，錢真此處有遺靈。仙兄去後師猶在，女弟回時洞已扃。雲片尚如披白練，泉聲長似誦《黃庭》。碧桃花發萼薄紫，留與人間作畫屏。

《仙傳拾遺》：褒女者，漢中人也，居瀘、沔二水之間，幼慕沖寂，既笄，因浣紗於水際，雲雨晦冥，若有所感而孕。父母責之，憂恚而疾，臨終謂其母曰：死後當以牛車載送西山之上，即所願也。言訖而終。父母置之於車中，未及駕牛，而車自行，踰漢、灑二水橫流而渡，直上平原山嶺。家人追之，但見五雲如蓋，天樂震空，幢節導從其女昇天，視車中，空棺而已。

張白飲酒，樵青煎茶。

《括異志》：張白字虛白，自稱白雲子，好沉靜，博學能文，兩舉不第，每沉湎於酒，會親喪，乃泣曰：祿以養親，今親不逮，干祿何為。遂辟穀養氣，全神為事，因脫去儒服為道士。入鄆中，多行詬罵，切中人微隱之事。風雪苦寒必破冰深入水中安

坐，氣如蒸炊，指顧之間，悉以乾燥。居常飲崔氏酒肆，嘗題其壁云：武陵溪畔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南來道士飲一斗，醉卧白雲深洞口。其後解去。

《脞說》：張志和有奴曰漁童，婢曰樵青，或問其故，曰：奴使捧釣取鱸，蘆中鼓柁，婢使樵蘭薪桂，竹裏煎茶。

王老打麥，張洎破瓜。

《神仙傳》：王老，房州宜君縣人也，居於村野，頗好道愛客。一旦有縵縷道士造門，王老與妻延禮之，居月餘，道士俄遍身惡瘡，王老為求醫看療，益勤，道士言不煩以凡藥，但得美酒數斛，浸之自愈。王老乃為造酒，及熟，道士命貯以大甕，自加藥浸之，遂入甕，二日方出，鬚鬢俱黑，顏復少年，肌若凝脂焉。仍令王老飲之，王老時方打麥，與其妻子并打麥人共飲，皆大醉，道士亦飲，云：可上天去否。於是祥風忽起，綵雲如蒸，全家人物雞犬一時飛去，空中猶

聞打麥之聲。今宜君縣西有昇仙村存焉。

《楊文公談苑》：張洎家居城外，有一隱士乃呂仙翁姓名，洎倒屣見之，索紙筆，八分書七言詩一章留與洎，頗言將相鼎鼐之意，其末句云：功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字為二八，洎果得六十八，乃其讖也。

巫山雲雨，姑射冰雪。

《集仙錄》：雲華夫人，王母第二十三女，名瑤姬，嘗遊東海，還過江上，有巫山焉，峰崑挺拔，林壑幽麗，巨石如壇，留連久之。時大禹理水駐於山下，大風卒至，崖谷振隕，力不可制，因與瑤姬相值，拜而求助，即敕侍女授禹策召鬼神，因命其神助禹斬石疏波，決塞道阨，以存其流。禹嘗詣之於崇巘，顧眄之際化而為石，或倏然飛騰，散為輕雲，或悠然而止，聚為夕雨，或為飛龍，或為翔鶴，千態萬狀，不可親也。其後楚大夫宋玉以其事言於襄王，王不能訪其道要以求長生，築臺於高唐之館，

作陽臺之宮以祀之。宋玉作《神女賦》以寓情荒淫，託辭穢蕪，高真上仙豈可誣而降之也。

《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綈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元嘉六舉，素卿三絕。

《朝野僉載》：唐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一絕，六事齊舉，時號神仙童子。

《實寶錄》：五代蜀道士張素卿畫獻神仙十二軸，歐陽炯為讚，水部員外郎皇居案八分題之，號三絕。

樂巴斬狸，長房訶鼈。

《神仙傳》：樂巴聞廬山廟有神與人語於帳中，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遂逃，不知所在。巴自行逐捕鬼，乃化為書生到齊，齊太守見其姿容妖麗，又有才辯，乃以女妻之，生一男。巴到齊，謁太守：聞卿有好女，壻明於五經，可得見否。太守

遂令壻出，壻拒辭不出，巴求之不已，壻告婦曰：今日出必死，如之何。女怪之。巴知其不出，乃以符付太守，壻得符涕泣而去，巴厲聲訶之，為狸，遂斬其頭。子亦化狸，并殺之矣。

又，費長房為市掾，遇壺公得道，能治鬼。汝南郡中常歲鬼怪每來，時導從威儀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及去甚悲。後長房詣府而正值此鬼，長房厲聲呼使捉來，鬼乃下車叩頭，乞得自改，長房呵曰：不念溫良，無故導從唐突郡守，復汝真形。須臾成一大鼈，長房令持符送與葛陂君，流涕而去。使人追視之，至陂鼈死矣。

雷劍衝斗，堯查貫月。

《晉書》：斗牛之間有紫氣，雷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云在豫章豐城，乃掘獄屋基，入地四丈，得石函中有雙劍，一曰龍泉，二曰太阿。煥得劍，送一與張華，一自佩。及華誅，失劍所在。及煥卒，其子衆

持劍行經延平津，忽於腰下躍出墮水，使人入水，見兩龍盤合光照水而去。煥曾云：靈異之物終當化去。果然。

《仙傳拾遺》：堯登位三十年，有巨查浮於西海，查上有光，夜明晝滅。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查常浮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復始，名曰貫月查。

張哥呼蝶，初平叱羊。

《散仙傳》：慶曆間有張九哥者，在京師，有道術。燕王一日登樓上，命呼之，嘗賜以酒，九哥曰：某有小伎，欲以悅王可乎。王曰：何伎也。九哥曰：借王帛一疋并金剪一柄。王悉與之。取羅碎剪為蜂蝶狀，隨剪皆飛去，莫知其數，或集王衣，或聚美人釵環上，王驚顧大喜，九哥曰：恐失王之帛。乃呼之，一一皆來，復為羅。一端羅中間一缺似一蝶之痕，乃一蝶為官人所捕也。王曰：此一蝶可復歸乎。曰：不可也，若隨呼而來即可，既久即已亦留

此為異也。乃別去。

《神仙傳》：黃初平家使牧羊，有道士將入金華山不歸，兄初起求之不得，後於市中見一道士，問之，道士曰：金華山下一牧羊小兒非是耶。初起隨道士往見其弟，問羊何在，初平曰：羊在山東。起往視之，但見白石，初平叱之，白石皆化為羊。

順興辟戎，進賢罵羌。

《丹臺新錄》：李順興年十一與道士籍，一日有飛仙千數集空中，神光照室，命侍經仙郎開九色流霞之蘊，出經二卷以授之。魏文帝嘗召入都城，朝野欽信，稱為李鍊師。年三十八，大統六年，託疾告終。葬日，有姪遇於驪山道中，謂曰：若天子尚未忘我，則可於此作吾像，北向居之，當為國家辟北戎之淫俗也。姪還家，方知已化，遂以實奏。遣使發視，則空棺而已，乃立祠於沙苑，號李聖。

《真誥》：王衍為晉武帝尚書令，其女字進賢，為愍懷太子妃。洛陽陷，

劉曜、石勒掠進賢渡孟津，於河中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之女，而胡羌小子，敢干我乎。言畢即投河中，其侍婢名六出，復言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時遇嵩高女真韓西華出遊而愍之，撫接二人，遂獲內救，外示死形，體實密濟，便將入嵩高山，令在華陽官洞中易遷之宮。六出時年二十三，體貌亦整善，有心節，本姓田，漁陽人，魏故浚儀令田諷之孫。諷曾有陰德之行，以及六出耳。

孟欽風旋，丘林雲翔。

《晉逸史》：孟欽得左慈、劉根之法，百姓歸向之。時符堅惡其惑眾，欲誅之。俄而欽至，堅留之。飲酒酣，令左右執之，欽化為旋風而去。有告在城東，忽前溪水不能渡。

《真誥》：范丘林在華陽宮為保命丞，善長嘯，如百鳥之雜鳴，或如風激衆林，或如伐鼓之音，須臾雲翔其上，衝氣動林。

休復妓侮，徐姑僧僵。

《仙傳拾遺》：陳休復者，號陳七子，嘗於巴南太守筵中為酒妓所侮，休復笑視其面，須臾妓者髯長數尺，泣訴於守。守為祈謝，休復呪一杯酒使飲之，良久如舊。

《廣記》：徐仙姑者，北齊僕射徐之才之女也，年數百歲，狀貌常如二十四五歲。善禁呪之術，名山勝景無不周遊，多宿巖麓之中。寓止僧院，忽為豪僧數輩微辭巧言侮之，姑罵之，羣僧激怒，色愈悖，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不避蛟龍虎狼，豈懼汝鼠輩乎。姑即解衣而卧，遽徹其燭。僧喜，以為得志。洎明，姑理策出山，諸僧一夕皆僵立尸坐，口不能言。姑去數里，僧乃如故。

淮南八公，田谷十老。

《神仙傳》：淮南王劉安折節下士，有八公者詣其門，門吏曰：王上欲延壽命以期長生不老之道，今公皆老矣。公曰：若王必欲見少年謂之有道，謹以少矣。言訖皆化為童子，色如桃花。

《高導傳》：法師嚴達字道通，幼有方外志，與王延、蘇道標、程法明、周化生、王真微、史道樂、于長文、張法成、伏道崇等十人以道術相忌，同於出處，世號十老。

趙昇取桃，田師降棗。

《神仙傳》：漢天師將諸弟子登雲臺絕巖之上，下有桃一株，如人臂傍，生石壁下，臨不測之淵，桃大有實，天師謂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實，當告以道要。於時伏而窺者二百餘人，股戰流汗，無敢久臨視者，莫不却退而還，謝不能得。昇乃從上投擲木上，足不蹉跌，取桃實滿懷。天師乃分賜諸弟子。後授以至道，白日上昇。

《高道傳》：田法師者名仕文，古邨人也，授三洞經法，服餌鍊氣，齋戒修奉，未嘗少輟。每與人祈福及救疾，無不通感，即獲平愈。陳綱嘗請作醮，忽神降棗數顆在壇，食之則非人間所有者。

夢昌戴花，子韋被草。

《郡閣雅談》：伊夢昌，不知何許人，因夢兩日，遂立其名。唐末不仕，披羽褐遊山水散逸，愛戴花。又《青瑣後集》：夢昌嘗題攸縣司空觀仙壇云：唯有青松空弄日，更無雲鶴暗迷人。題黃蜀葵云：露凝金盞滴殘酒，檀點佳人噴異香。夢昌後尸解，人發其棺，無尸。

《太平廣記》：宋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許以上大夫之位。處層樓延閣之上，以望氣象，設以珍食，施以寶衣。忽有野人被草負笈叩門而進，請見景公，公延之崇堂，語則及未來之兆，及已往之事，萬不失一。夜則觀星氣，晝則執筭披圖，不服寶衣，不甘奇食，景公謝曰：今國喪亂微君何以輔之。曰：德之不均，亂將及矣。修德以來人，則天降之祥，人美其化。景公稱善，遂賜姓曰子，名之韋，即子韋也。

萬傳八音，韋贈三寶。

《仙傳拾遺》：萬寶常者，不知何許人也，幼達音律，因於郊中遇十許

人，車服鮮麗，麾幢森列，召之曰：上帝以子天授音律之性，將傳八音於季世，故將壞之樂然正始之音，子未備知也。命坐，乃教以歷代之樂，治亂之音，靡不周述。寶常畢記之，由是羣仙凌空而去。寶常自此人間之樂無不精究。

《神仙感應傳》：韋弁字景昭，因下第，遊蜀至鄭氏園亭，見仙子數十，左右侍衛，華裙麗服，非世所睹，謂曰：予有新曲，名曰紫雲，今天子崇尚神仙之道，吾欲以此樂授與吾子而貢於聖唐之君，以此相託可乎。弁曰：某儒生耳，素非知音，固不可為也。美人曰：既不能，余當寓夢以授於天子也。然子已至此，亦道分使然，願以三寶為贈，其售之可以畢世而富。命侍者出一杯，謂之碧瑤杯，又出一枕，似玉而粟其紋，又出一紫玉函，皆光彩瑩徹，俱受於弁，拜而謝之，即別去。回顧，失向亭臺矣。

叔隱仙伯，周顛鬼官。

《丹臺新錄》：秦叔隱今在華山為仙伯。

《真誥》：周顛為鬼官司帥。注云：周顛字伯仁，汝南安城人，仕晉，過江，位至尚書僕射。元帝永昌元年，王敦南下，遣收於石頭南門被害，年五十四歲，追贈光祿開府，謚康侯。

賈耽偷書，神通竊丹。

《逸史》：賈耽一日令健卒入枯井中取文書，果得數軸，皆道書也。遂遣十餘人寫纔畢，有道士突入，呼賈公姓名叫罵曰：爭敢偷書。耽遜謝，道士復持去。

《高道傳》：輔神通幼孤貧，為人牧牛以自給，每於牧所見一道士往來，久而稔熟，謂神通曰：能為弟子乎。曰：可。乃引入水。汝宜隨之，無憚。既入，見所居嚴潔，有藥囊、丹竈，使神通看火，兼教黃白術。經三年，神通輒思人間，會道士出，乃竊丹別貯之。既歸，問丹所在，則隱而不言，道士嘆息曰：吾本與汝道要，今若是，曷足授教，雖備解諸法，然

無益長生。遂引去。

廖冲鶴骨，平阿玉顏。

《寶實錄》：唐蔣防為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曰：冲，先生名也，清靈，先生字也，靜福，先生家也。先生之名，玉堂金簡之名矣。先生之家，紅霞外景之家矣。至於鶴骨松貌，味淳含虛，寓形人間，天地無累，與夫扶桑公、陶隱居、張天師為師友矣。

《神仙傳》：劉平阿不示名字，漢末為九江平阿長，因以為號。行醫救人，見人之病如己之病，後遇神人授以隱存之道，服日月精氣，居主臺館，其顏色如玉。

守真三劍，楊寶四環。

《翊聖傳》：建隆初，黑殺降謂張守真曰：汝乃貞潔之士，可以驅邪。吾先授汝劍法，為民除妖。然劍法有三，以銅鐵煅為利刃，吾目一視便可用之，有疾者但揮之，邪氣自釋。地祇作孽，水族生妖，以上劍治之。山澤怪異，以中劍治之。魍魎害人，以下劍治之。

《續齊諧志》：楊寶見一黃雀為鷓所搏，寶取置梁上，啖以黃花。毛羽成，朝去暮來，夜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為鷓所搏，承君見救。以四環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事如此環。寶生震，四世名公。

三洞羣仙錄卷之八

三洞羣仙錄卷之九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赤脚仙人，黃髮老叟。

《括異志》：樂學士史景德末為西京留臺御史，嘗夢一人具冠服，稱帝命來召，俄見官闕壯麗，因問使者，云：此帝所也。既升陛見帝，謂曰：而主求嗣，吾為擇之。少選人至，帝曰：中原求嗣，汝往勿辭。頓首求免者再三，帝曰：往哉。遂唯而去。傍拱立者曰：此南嶽赤脚李仙人也，嘗酣於酒。明年果生仁宗皇帝。

《拾遺記》：李聃衰周之末，居反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絕跡，惟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鴻鶴，或衣羽毛，耳出於頂，瞳子皆方，面色玉潔，手握青筠之杖，與聃共談天地之數。及聃退迹柱下史，求天下服道之術，四海名士莫不爭至。五老即五方之精也。

景唐玉案，明星石白。

《稽神錄》：崔景唐，汝陰人。有道士自言姓梅，來訪崔，崔客之數月。景唐市得玉案，將之壽春，以獻節度使高審思。為梅曰：先生但居此，吾將詣壽春。旬日而還，使兒姪輩奉事，無所憂也。梅曰：予乃壽春人也，將北訪一親知，亦將還矣，君其先往也。久居于此，思有以奉報君家，有水銀乎。曰：有。即以十兩奉之，梅乃置鼎中，以火煉之，少頃即成銀矣。謂景唐曰：贈此為路糧，君至壽春，可於城東訪吾家也。由是別去。崔後至城東求訪梅氏，數日不得，村人皆曰：此中無姓梅為道士者，唯淮南王廟中有梅真人像，得非此耶。如其言訪之，果梅真君矣。自後不復遇。

《集仙錄》：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山頂石龜，其廣數畝，高三仞，有五石白，號曰玉女洗頭盆，其中水色碧綠澄徹，雨不加溢，旱不減耗，祠內有玉石馬一匹焉。

何姑故人，李昇舊友。

《撫遺》：洪州袁夏秀才侍親過永州，因見何仙姑曰：吾鄉有故人亭，永亦有之，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幸仙決之也。仙曰：此亭名因選詩而得之也，選詩曰：洞庭值歸客，瀟湘逢故人。夫洞庭之水與瀟湘之流一源耳，今永之境，湘水出其左，瀟水會其右，以二水所出，故為永字。今永創此亭得其實也，彼則非也。因贈詩曰：全永從來稱舊郡，瀟湘源上構軒新。門前自古有流水，亭上如今無故人。風細日斜南楚晚，鳥啼花落浙東春。因君問我昔時事，江左亭名不是真。

《集仙傳》：李昇字雲舉，有煉氣養形之術。元稹廉察浙東，白居易出牧錢塘，以昇舊友，皆慕昇之文學道術，邀致於賓席，問昇云：當太平，何不就榮祿而為布衣。先生徐吟曰：生在儒家偶太平，玄纁重滯布衣輕。安能世路趨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

成子蛇噬，陳純鶴嘔。

《真誥》：昔間成子少好長生，學道四十餘年。後入荆山中，積七十餘歲，為荆山山神所試，成子謂是真，拜而求道，而為大蛇所噬，殆至於死，賴悟之速而存太上，想七星以却之，因而得免。

《青瑣》：陳純至桃源，愛其溪山秀絕，裹糧沿溪尋勝，凡九日，至萬仞絕壁下，夜聞壁間人語，純糧盡困卧，忽聞美香，有巨花十餘片流出，因取食之。復見青衣採蘋岸下，乃詰之，曰：此即三源夫人之地，中秋夕三仙將會於此。俄三夫人邀入，見碧窗朱戶，非世所有，宴會樂作，與純酬唱極洽，仍戒曰：君慎無往南軒。純潛往軒中，見案間有一玉笛，試取吹之，忽見故鄉人物山川儼然，妻兒聚會笑語，久之不見。純，不覺嘔一卵墮地，化鶴飛去。仙責曰：不聽吾戒，莫非命也，後三十年復當來此。乃以舟送純歸。

四明賓友，九宮仙嬪。

《真誥》：魏武帝為北君太傅，孫策，漢高祖、晉武帝、荀彧為四明賓友。

《女仙傳》：帝高辛時，蜀地未立君長，無所統攝，遞相吞噬。蠶女之父為鄰所掠，唯所乘馬猶在。女念其父殆廢飲食，其母慰撫之，因誓於眾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妻之。然無能得父歸者。一旦其馬絕絆而去，載其父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飲，父曰：誓於人，馬配人而偶非類可乎。父怒，射殺之，曝其皮於庭。女過其皮，忽起卷女飛去。旬日皮復棲於桑，女化為蠶，食桑吐絲成繭，衣被人間。父母念之不已，忽見蠶女乘雲駕此馬自天而下，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孝，授以九宮仙嬪，無復憂念也。沖雲而去。蜀之風俗，官觀皆塑女子披以馬皮，謂之馬頭娘子，以祈蠶桑焉。

鬱夷金霧，蒼梧珠塵。

《拾遺記》：蓬萊東有鬱夷國，時有金霧，常浮轉低昂，有如山架樓室，常向明以開戶牖。及霧滅歇，戶皆

向北。又岱輿山南平沙千里，色如金，若粉屑，靡靡常流，鳥獸行則没足，風吹沙起如霧，亦名金霧。

又舜時有鳥如雀，自丹洲而來，吐五色之氣，氤氳如雲，名曰憑霄。雀能羣飛，銜青沙珠，輕細風吹塵起，名曰珠塵。今蒼梧之外，山人採藥時得青石圓結如珠，服之不死，帶之身輕。故仙人方因遊南嶽七言贊曰：珠塵圓靜輕且明，有道服之得長生。

馬明救病，峭崿拯貧。

《列仙傳》：馬明生者，少為縣吏，為賊所殺，垂死，遇神人以藥救之即活，方知長生之術有驗，遂隨之負藥笈，至廬山以受道要。馬明自後周遊天下，勞苦辛勤，願合藥以救人病，不願昇天，每居人間，人多不知其神仙也。

《高道傳》：譚峭岩者，茅山道士，寶曆中遊天台江浙間，貌如二十許人，人亦不知其有道。務以陰功救物，常遺金於塗以拯貧乏。或報之，殊不認，問其故，則曰：陰真君化土為

金以賑不足，吾恨未能。且無用之物以遺人，亦何怪。久而知其有神丹化金。

于章剪崇，元澤答神。

《高道傳》：法師于章字長文，開皇間受黃化丈人太極真公六十甲子及五帝五嶽符印凡百三十六首，並論天地原流、符之本末、置壇法式，乃錄受符日月及真仙誥訣次第記之。由是知師通冥之心與日俱進，故除妖剪崇，其神變不可量，而流俗霑惠日益多矣。

又，左元澤，温州青障觀有土地，里人常以血食祀之，苟祀之不至，則為祟，元澤以杖答神背三下，翌日有大狸死於庭，背有杖痕者三。里人復夢神告曰：託附吾者為仙官杖死，慎勿以血食祭我也。

禹鈞五枝，季卿一葉。

《寶諫議錄》：寶禹鈞嘗夢祖考告以無子及壽數不永，後十年復夢其祖考告之曰：汝三十年前實無子分，又壽促，我私告汝，今汝自數年以來

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延筭三紀，賜五子，皆榮顯，仍以福壽而終，死後當留洞天充真人位。故馮道贈禹道鈞詩曰：燕山寶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蓋謂此也。

《仙傳拾遺》：陳季卿因遊長安青龍僧舍，會一老翁與季卿擁爐以坐，見壁上有寰海華夷圖，季卿嘆曰：十年辭家，辛苦萬里，何由泳淮泛洛至于家山耶。翁笑曰：此不難致。命侍童折堦前一竹葉置於圖中渭水之上，注目於此舟，可如向來之願矣。季卿瞪目，覺渭水波動，竹葉已成巨舟，恍然舟泛，遂及於家。見兄弟妻子忻喜迎拜，復辭家登舟，至渭濱，欸然如夢，坐在畫圖之前，仙翁擁爐如舊。季卿謝之，因問翁姓名，翁曰：吾不欲姓名示於人間，但居終南山已七百年矣，子有道骨，故相值爾。

馮俊負囊，王遙擔篋。

《原化記》廣陵馮俊以傭賃資生，常

遇一道士於市買藥，置一囊可重百餘斤，售俊負之，至六合，乃登小舟，頃之忽抵廬山星子灣也，見平湖渺然，山嶺疊秀。道士上岸行約五六里，至一山下，有大石方數丈，道士以石扣之，石遂開，有二小童出於石間，洞中有數道士奕棋戲笑，道士曰：擔人甚飢。乃與胡麻飯食之，謂俊曰：勞汝遠來，授與錢一千文。俊辭歸，乃指一石若虎形狀，令俊乘之。道士鞭石，其去如飛，不覺已在廣陵門外。比至家，昏暝方始，舉燭解腰下，皆金錢也。

《神仙傳》：王遙遇雨，使弟子以九節杖擔篋，不沾濕。

盧生叱賊，劉馮止劫。

《酉陽雜俎》：盧生者，因到復州，與數人閑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逆鼻，盧生忽叱之曰：汝等所為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俯伏聽命。其侶訝之，盧曰：此輩劫江賊也。其異如此。

《神仙傳》：劉馮者，沛人也，有軍

功，學道。時長安諸賈客隨馮行雜貨萬金，忽山中逢劫賊數百人，仗白刃，張弓四面，馮語賊曰：汝輩居官食祿，我夫佃婦織，云何斷道，危人利己。於是賊愈怒，馮大聲曰：天兵先打。賊一時反手自縛，口中血出欲死，餘者尚能語，乃乞活改惡為善，馮曰：本欲盡殺汝。馮救天兵放賊，皆立起也。

野夫一拐，子芝二榼。

《冷齋液話》：劉野夫跛足，拄一拐，每歲必至洛中看花，為人談噱有味，嘗作長短句曰：跛子年來，形容何似，儼然一部髭鬚。世間許大。拐上有工夫，選甚南州北縣，逢著處，酒滿葫蘆醺醺醉。不知來日何處度，朝晡洛陽花看了，歸來帝里，一事全無。與瓠羹鮓，再作門徒。驀地思量，下水輕船上，蘆席橫鋪。呵呵笑，睢陽門外，有箇好西湖。

《神仙感遇傳》：王子芝字仙苗，常遊京洛間。蒲帥瑯琊公重盈作鎮之初年，仙苗居於紫極宮，王待之甚

厚。又聞其嗜酒，日以二榼餉之。仙苗自云是河南緱氏族，狀貌常如四十許人，好養氣，然莫知其甲子也。

李鈞不餌，陶琴無絃。

《高道傳》：道士李道盛與鄭遨、羅隱之為友，遨種田，隱之貨藥以自給，道盛有釣魚術，鈞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遨嘗驗之，信而不求。俱好酒能詩，善弈棋長嘯。有大瓢，云可辟寒暑，置酒於其中，經時味不壞，日携就花木水石間，一觴一詠。嘗因酒酣聯句，鄭曰：一壺天上有名物，兩箇世間無事人。羅曰：醉却隱之雲叟後，不知何物是天真。《晉隱逸傳》：陶潛字元亮，性不解音，唯蓄無絃琴一張，每因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

炎皇鑽火，封子隨煙。

《仙傳拾遺》：燕昭王即位，好神仙之道，仙人甘需事之。王行道既久，谷將子乘虛而集，告於王曰：西王

母將降觀爾之所修，示爾以靈元之要。後一年，王母果至，與王游燧林之下，說炎皇鑽火之術，燃綠桂膏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集王之宮，得員丘沙珠，結而為珮，登握日之臺，得神鳥所銜洞光之珠以消煩暑。自是王母三降於燕宮，而昭王徇於攻取，不能遵甘肅澄清之旨，王母亦不復至。《列仙傳》：甯封子者，黃帝時人也，世傳為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為其掌火，能出入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

伯仁西補，庚生東遷。

《真誥》：定錄君云：近見周伯仁補為西明公中都護，中都護如世間太傅之官也。

又庾生者，晉庾亮太尉也，大帝補為吳越鬼神之司王事靡盬，斯亦勞矣。元子云：庾生今遷為東海侯。

昌齡策杖，世雲乘船。

《西清詩話》：潁陽石唐山，一峰雄秀，上有石室，即邢和璞筭心處也。

治平中，許昌齡安世蚤得神仙術，策杖來居，天下傾焉。後遊太清宮，時歐陽文忠公守亳社，公生平不道釋，聞之，邀致州舍與語，豁然有悟，贈之詩云：綠髮青瞳瘦骨輕，飄然乘鶴去吹笙，郡齋坐覺風生竹，疑是孫登長嘯聲。公又嘗書昌齡：南莊相對北莊居，更卜深山十里餘。幽徑每尋樵徑上，真情還與世情疏。雲山犬吠流星過，天外雞鳴曉日初。昨日有人相問訊，旋將落葉寫回書。讀此想見其人矣。

《西山記》：吳猛字世雲，嘗乘鐵船於廬山之頂，俄有赤龍負之而遊於海。

越溪道士，少室仙伯。

《摭遺》：秦川城北山絕頂之上有隗囂宮，宮之壯麗，莫得狀之，門限皆琢青玉為之，瑩徹如瑠璃。蜀中道士云：古仙人有詩在限下土際。求之果爾，其詩曰：越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玉窗寒，滴露研硃點《周易》。

《王氏神仙傳》：王仙君以天復初自上黨雲遊，經北邙緱氏，入嵩山，放志林谷，迷其所之。歲餘，門人道士與其弟姪自壺關大行，南遊嵩少，歷問所經宮觀物色，求之乃於嵩山西北絕崖中見之，仙君端居巖竇之內，宴坐凝然，門人等皆炷香瞻禮，不忍捨去，君曰：太上以我夙有微功，召為少室仙伯。仙凡路隔，勿復悲戀。言訖，騰空而去。

畢靈引艘，仙柯拔宅。

《晉史》：畢靈，建昌人也，性少言，與小人羣居，多見侵辱而無愠色，邑里號之癡。時順陽樊長賓為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於建城山中，船成當下水，以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動，方請益人，靈曰：此以過足，但部分未至耳。靈請自牽之，惟用數人，而去如流，衆大驚怪，咸稱其神。

《北夢瑣言》：唐儀鳳中青城縣橫源翠圍山下有民王仙柯，服道士所遺靈丹，拔宅上昇，已具《仙傳拾遺》。瞿生捶遁，羅郁罪謫。

《廣記》：道士瞿生被師捶，急遁入一室穴中，頃時持一棋子出，曰：適遇秦人下棋，留飲，此棋子乃秦之物也。師視棋子，狀如小龜光潤如玉。

《真誥》：萼綠華，女仙之真也，於晋昇平間降于羊權之家云：我本九嶷山得道神仙羅郁是也，以罪謫暫降混濁之世，以償其過。乃謂權曰：無思無慮，無貪無求，無事無為，行人所不能行，學人所不能學，恬淡苦勤內行，故我行之已九百年矣，今授汝以尸解之訣。權亦得道，今在湘山不出。

千韶天書，王褒神策。

《續仙傳》：葉千韶事西山道士，學十二真君之術，隱居深山，遇神將帶劍佩龍虎符，有黃衣、綠衣二人，執簿書前拜曰：天命授君此簿，神將吏兵充備役使，以救世人。千韶授天書，閱之若人間之兵籍也，有事呼召即至。自後凡有邪祟，聞千韶之名自愈，得符者終身不病，人皆以為神。

《王氏神仙傳》：王褒入華山，一夕忽聞簫鼓之音，千乘萬騎浮空而下，見一神人曰：吾乃太極真人，聞子劬勞山林，未該真要，良可愍也。後命郭靈蓋授君神策玉璽，拜為清虛真人，理小有洞天事。

自東擊虺、趙昱斬蛟。

《傳奇》：韋自東遇一道士曰：吾合龍虎丹，信宿將成，多有妖魔，須得勇夫烈士仗劍攔截，藥成當分惠。自東從道士之高峰石洞燒丹之室，道士曰：五更初仗劍立洞門，見精怪擊之無懼也。俄有巨虺來，自東以劍擊之而去。

《異人錄》：趙昱從道士李珏隱青城山，隨煬帝知其賢，起為嘉州太守。時犍為潭中有老蛟為害，昱泣政五月，沒舟船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夾江鼓噪，聲振天地。昱持刀沒水，有頃江水盡赤，石崖傾吼如雷。昱左手執蛟頭，右手持刀，奮波而出。

韋見斷筆曹視束茆。

《廣記》：唐西川採訪使韋行武有姪曰子威，有部卒丁約者，執役於部下，一日別去，不可留，曰：五十年近京相見。子威自後尋訪，絕亡蹤跡，子威後調官，道由驪山旅舍，聞通衢誼甚，出視之，則兵仗嚴衛桎梏纍纍，其中一人乃約也。子威驚認之際，丁笑密謂威曰：尚記臨邛別否，一瞬五十年矣。威問：何為而致此耶。約曰：吾言之久矣，何逃哉。威問所須，云須筆，威搜囊中以進。臨刑之日，之威往觀，丁亦目子威微笑。及揮刃之際，子威獨見斷筆霜鋒倏及之次，而丁囚已躍出，謂威曰：自此遐遁矣，勉於奉道，猶隔兩塵，當候於崑崙石室。言訖而去。道謂之塵，釋謂之劫，俗謂之世也。

《丹臺新錄》：左慈字元放，能變化術。曹操求之，不與，曹公欲殺之，徧令逐捕人見慈即當殺之。數日，或有見慈者，輒便就斬，持其頭以白曹公，公大喜，就視之，乃一束茆耳。左蛟蹙縮，陳虎咆哮。

《高道傳》：左元澤居一巖室，左右有大竹十本，前池於曲渚中有碧芙蓉數十朵，文禽數十隻，類鸚鵡，游泳其間。嘉其趣，因宿室中。至夜有物環其身，既覺，唯瞑目坐，忽達旦方解去。視其布褐，唯聞腥涎。是夕復坐室中，布綱步以伺之，果一物自池出，長數丈，兩目光射人，若蛟螭狀。甫巖呵喻，徐而感縮入池，因戒曰：後學輩無術，慎勿獨棲巖穴也。

又，正懿先生姓陳名寶熾，誦《大洞經》通感，故珍禽異獸常來侍衛。每朝老子祠及八節投龍簡，則白虎馴繞左右，導從往來，人或有惡意，則咆哮震奮，觸觀左之槐，使彼惡者驚畏自匿，因號曰考虎木。

公昉遺鼠，忠恕稱猫。

《仙傳拾遺》：唐公昉師李八百，得其神丹，遂舉家拔宅昇天，雞犬皆去。唯鼠空中自墮腸出，一月三易其腸。今山下有拖腸鼠，東廣微所謂唐鼠也。

《志林》：郭恕字忠恕，周廣順中為《周易》博士，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復仕，多遊岐、雍、京、洛間。縱酒，逢人無貴賤，常口稱猫。遇山水佳處，輒絕糧不食。盛夏曝日中，體不沾汗。窮冬大寒，鑿河冰而浴，傍冰皆釋。復卒，葬於道傍。及改葬，視之空空如蟬蛻焉。

趙熙救惠，董奉活燮。

《真誥》：趙熙漢時為幽州刺史，能濟貧人，於河中救王惠等於誅族數十事，其身得詣朱陵，而子孫並在洞天中。

《神仙傳》：董奉字君異。時杜燮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三日，奉時在南方，往以三圓藥納口中。食頃，燮開目動手足，顏色還故，半日能起坐，遂活人。問其故，曰：初見赤衣吏追云：董真君有命。遂得回耳。

邠公觀像，曹王出獵。

《廣記》：杜邠公悰幼時嘗至昭應縣，與羣兒戲於野外，有一道士獨呼悰，以手摩挲曰：郎君勤讀書，勿與

諸兒戲。指其觀曰：吾居此，頗能相訪否。既去，悰即詣之，見荒村古觀，巋然一殿存焉，內有老君像。初，道士半面紫黑色，至是詳觀，頗類向者所見之道士也，乃半面為漏雨所淋也。

《原化記》：唐曹王貶衡州，時有張山人，伎術之士也，王嘗出獵，得鹿十頭，圍已合，失之，不知其處。召山人問之，山人曰：此是術者所隱耳。遂索水以術禁之，俄於水中見一道士，長纜及寸，負囊杖而行，王問山人曰：可追否。曰：可。王令追之，道士笑而來。王問鹿何在，道士曰：向見鹿即死，故哀而隱之，今在山側。王遣人視之，皆隱於小坡而不動，王笑而遣之。

童子回舟，老翁負笈。

《稽神錄》：婺源公山二洞有穴如井，咸通末有鄭道士以繩縋下百餘丈，傍有光，往視之，路窮阻水，隔岸有花木，二道士對棋。使一童子刺舟而至，問欲渡否，答曰：當還。童

子回舟而去，鄭復繼而出。明日井中有石筍塞其口，自是無入者。

《幽怪錄》：侯通劍門外見四黃石，大如斗，收之皆化為金，通貨財百萬，市美妾百餘人，大第良田甚多。忽一老翁負笈曰：吾來求君償債，將我金去，不記憶乎。盡取通伎妾投於笈，亦不覺窄，須臾已失所在。後數年，見老翁携伎行，問之，皆笑不言，逼之，又失所在。

子陽桃皮，田鸞柏葉。

《真誥》：黃子陽，魏人也，少知長生之妙，入博落山中學道九十餘年，但食桃皮，飲石中黃水。後遇司馬季主，遂得度世。

《廣記》：田鸞入華山，遇異人指柏木示之曰：此長生藥也，何求於遠。鸞歸服柏葉數年，自覺身輕。一夕夢神仙持節相引入洞，衆仙皆曰：服柏仙人來，勒名上清玉策金字。復告之曰：爾且止於人間，候有位即召。遂悟。自後隱於嵩陽，百二十三歲少容。

三洞羣仙錄卷之九

①「擔」字原作「檐」，據《重刊道藏輯要》（下簡稱《輯要》本）改。

②「飢」字原作「肌」，據《輯要》本改。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郭無四壁，劉有二困。

《真境錄》：郭文字文舉，嘗於華陰山石室中得神虎內真紫元丹章，值晋室衰，乃負笈入餘杭大滌山，伐木倚林苦覆為舍，不置四壁，葛裘鹿巾，區種菽麥，及採箬以買鹽酪。或餘食，即施貧者。乾符中，封靈曜真君，山中遺跡甚多。

《晋逸史》：劉麟之字子驥，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知之。好遊山澤，志在遯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困，一困閉，一困開，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薪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麟之欲更尋索，終不知處也。

孝成束帶，自然綸巾。

《丹臺新錄》：梁諶字孝成。諶好樂仙道，年十七為道士，即持齋誦經，

廣建功德，濟諸苦厄，視地而履，恐傷含氣，有鳥獸當衢，每下路避之，見人卑恭泊然虛靜。一旦謂弟子王子年曰：吾屬良友待我於南津，當往彼，爾可知之。乃束帶南出。子年隨之，惟覺雲氣鬱鬱，紘覆林谷。良久，謔忽躡身騰雲，倏已不見，遙聞鼓吹之音而已。

《本朝蒙求》：趙自然，太平州人，夢一人綸巾素袍，鬚髮斑白，自云姓陰，引之登山，曰：汝有道氣。教以辟穀法，乃出青柏枝令啗。夢中食之，及覺遂不食。

青巾佳客，白衣老人。

《神仙傳》：陳希夷先生一日謂門人賈昇曰：今日有佳客至，速報。少頃一人衣褐青巾扣門，賈走報，其人已行。賈逐之，見一老人衣鹿皮，賈問：前老人去遠否。老人曰：此是神仙李八百，動則八百里。而鹿皮老人亦不見。先生曰：老人者，乃太清得道白鹿先生也，今既不見，鹿皮者又去，吾不可久留。乃返真。

《漢武傳》：武帝出遊岱山，遇一白衣老人耳聳於頂，髮垂於肩，頭有數尺之光，帝異而問之，老人曰：予聞嵩山有菖蒲一寸九節，服之長生。遂不見。帝曰：此乃岳神也。時王興聞之，服菖蒲得仙。

鄴丹一斗，翁藥千緡。

《續仙傳》：處州松陽乃張天師修真之所，鄴去奢慕前人之迹，結菴以居，朝夕焚修。山南有一巨石，嘗坐其上，感神人告之曰：天師丹劍在此石下，可以取之，師曰：此石天設，非人力可加。神人曰：勤修不怠，丹劍可致。師如其言，不三年神人送丹一斗，劍一口，師後施丹治病，功成上昇。

又賣藥翁，莫知其姓名，常提一大葫蘆賣藥，人以疾苦求藥，得錢不得錢悉與之，無不神驗。或戲問之：有大還丹否。曰：有一粒，厥直千緡。人皆笑之，以為風狂。後於長安賣藥，抖擻其葫蘆已空，只餘一粒安於掌中，曰：百年賣藥，無一人買者，

深可哀哉，今當自喫。藥方入口，足下五色雲生，騰空而去。

銅牌誌鹿，金盆射鵲。

《高道傳》：明皇狩于咸陽，獲大鹿，命庖人欲烹之，張果奏曰：此仙鹿也，已滿千歲。昔漢武元狩五年，臣曾侍從畋之，于上林獲此鹿，乃放之，時以銅牌誌於左角。遂命驗之，果然有銅牌二寸許，但文字彫暗耳。又軒轅集，宣宗嘗召入，問長生可致乎，集曰：絕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雖堯舜禹湯之道自可致，況長生久視乎。及退，又以金盆覆白鵲試之，時集方休於館，謂中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人不諭其意。上復令速至，集纔及玉陛，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放之。上大

笑。

李明合丹，伯真採藥。
《茅山記》：李明長官避世不仕，隱句曲鬱岡山，合丹丹成而昇玄洲，除大卿之任，至今舊迹壇井存焉。

《真誥》：姜伯真入猛山中行道採藥，奄遇仙人，令伯真平倚日中，其影偏，仙人曰：子知道之貴而篤志學之，不知不正為失，君欲使心正，常以日出時錯手著兩肩上，以日當心，覺腹煖則心正矣，常行之為佳。

葛氏蛟帳，女媧雲幕。

《徂異志》：九夷山樵者婦諸葛氏，感時疾數日，起白舅姑曰：新婦不唯疾平，復且得仙矣。俄出門，乘雲而去。又數日復回，云天上樓觀皆碧玉碾成，窗戶悉以珠密綴蛟絲帳幔，五色相照，行空明中，燃不死之香。我今暫來相看。俄有五色車駕，雙龍力士御之，女童為從，婦乘之冉冉而去。

《事始》云：女媧氏作雲幕，又煉五色石以補天。

劉安雞犬，靜之龜鶴。

《續仙傳》：劉安即漢高祖之孫也。安好神仙，煉大丹，丹成乃去。時人傳云：安臨去時有餘藥在器內，置於庭中，雞犬舐啄，盡得昇天。故人

云：雞鳴天上，犬吠雲中。

《列仙傳》：蕭靜之絕粒學道，一日掘地得一物似人手，即時食之，遇一畢人告之曰：子必餌仙藥矣，子所食者肉芝也，得肉芝食者壽齊龜鶴，宜隱山林以期至道。遂遁去。

德休霹靂，王興雲車。

《神仙傳》：曹德休自言從東海青嶼山來，遊於江西，人見之三十餘年，顏貌不改，有疾者以符藥救之無不愈。有一女年二十餘，將聘於人，忽有邪物所魅，百方治之益甚。其父詣德休，具陳病狀，德休曰：汝家居近山溪有潭穴，汝女春月閑步溪側，為蛟所窺，以拘攝精魂入其穴矣，可將吾一符投於潭中，少頃有驗。投符後，忽見潭水翻涌，水中霹靂聲，須臾有一物浮出，長二丈餘，形如烏蛇，頭若大杓，已劈死矣。女病亦尋愈。

《王氏神仙傳》：王興，蜀人，昔為蒲江主簿，而境有靈迹，興喜之，遂去官，隱於山中九年。忽見洞中瓊花

吐艷，金蟾跳躍，遂入洞中，得仙丹服之，即時乘雲車上昇。今人以洞號主簿治，自此始也。

浮胡白豹，雷公黃蛇。

《神仙傳》：施存真人號浮胡先生，師黃蘆子，得《三皇內文》驅策虎豹之術，隱衡嶽石室山，每跨白豹出入，晉元康間白日騰昇。

《廣異記》：武勝之嘗於江灘見雷公逐一黃蛇，或以石投之，鏗然有聲，雷公飛去，得一銅劍，有文云：許旌陽真君斬蛟第三劍。

無競懷果，孫鍾設瓜。

《青瑣》：李無競入都調官，至朱遷鎮，有丐者喧爭於路，一嫗曰：我終身乞丐聚得少金，此子貸去不償。無競取金如所逋數與丐者，謝曰：吾實逋其錢，君行路人能償之，又解其鬮，何以報德，吾家在隆和，曲筠柵青簾乃所居也，子能訪我否。無競異之，即往焉。入門見數丐者擁鑪共火，喜見於色，命坐，具小酌。無競頗疑其人，終不飲，但濡脣而

已。時大寒，盤中皆夏果，取小御桃三枚懷歸。丐者以詩送曰：君子多疑即多誤，世人無信即無誠。吾家路徑平如砥，何事夫君不肯行。無競至邸取桃視之，乃紫金也。後琢其金為酒器，年七十面色紅潤，豈酒濡脣之力乎。

《幽冥錄》：孫鍾少時家貧，種瓜瓜熟，府三人來乞瓜，鍾為設瓜，曰：我司命也。化白鶴飛去。

陵陽沆瀣，曼卿流霞。

《列仙傳》：陵陽子春食朝霞，夏食沆瀣。是夜半天地玄黃之氣也，霞日初出，青黃氣即朝霞也。

《抱朴子》：項曼卿，河東蒲坂人，入山修道，一日有仙人來迎，到天上見紫府金牀玉几，仙人飲以流霞一杯，輒不饑渴。忽思家，為帝所斥，遂還河東，呼為斥仙人。

明皇紫雲，元之絳雪。

《宣室志》：唐明皇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下，列於庭，各執樂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殆非人世也。及樂闋，

有一仙子前而言曰：階下知此樂乎，此神仙紫雲曲也，今傳授陛下，為唐正始音。明皇甚喜，即傳教焉。及寤，以玉笛吹，令習之，盡得其節奏。

《仙傳拾遺》：申元之，不知何許人，開元中詔至上都開元觀，恩渥愈厚。明皇與論道，動移晷刻。嘗命趙雲容侍元之茶藥，意甚恭恪。乘閑乞藥少許以延其生，元之曰：我無所惜，但爾不久處世耳。愈切懇告，乃與絳雪丹一粒，曰：服此丹死必不壞，但能大其棺，廣其穴，含以珠玉，疏而有風，魂不蕩空，魄不淪翳，百年外可以復生。此為太陰煉形之道。後雲容從幸東洛，病於蘭宮，得以此事白於貴妃，如其所謂。

道元觀燈，知微翫月。

《仙傳拾遺》：葉法善天師字道元，開元初正月望夜，明皇移仗上陽宮以觀燈焉，尚方匠毛順心結綵樓三十餘間，金翠珠玉間廁其內，樓高百五十尺，微風所動，鏗然成韻。以燈

為龍鳳螭豹騰擲之狀，似非人力。上見大悅，師曰：影燈之盛固無比矣，然西京今夕之燈亦以如此，適自彼來。上異其語：今欲一往，得乎。曰：此易爾。於是令上閉目，俄而至焉。上稱其盛者，久之請迴，復閉目，頃之已在樓下，而歌舞之曲未終。上於涼州以鐵如意貫酒，翌日命中使託以他事求如意以還，驗之非謬。

《三水小牘》：道士趙知微有道術，中秋積陰不解，衆惜良辰，知微曰：可備酒肴登天柱峰翫月。既出門，天色開晴，及登峰，月如晝，至月落方歸，下山則淒風苦雨，陰晦如前。禦寇剖心，道君剪舌。

《雲溪友議》：列禦寇墓在鄭郊，有胡生者家貧，少為洗鑿鍍釘之業，號胡釘鉸。有美酒茶果輒祭禦寇祠，以求聰明。夢一人刀劃其腹，以一卷書致于心臟，及覺，乃能詩。嘗贈韓少府云：忽聞梅福來相訪，笑著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爭

入蘆花深處藏。

《廣畢記》：夔州有道士王洪明，舌長，呼字不正，乃曰：誦《道德經》。忽夢道君為剪其舌，既覺，語遂正。

灰袋佯狂，麻襦卓越。

《神仙傳》：蜀有道士佯狂，俗號為灰袋，翟天師之弟子也。翟每戒其徒勿輕此人，吾所不及。嘗大雪中布衣褐入青城山，暮投蘭若求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矣，天寒如此，奈何。灰袋曰：一牀足矣。夜半，風雪益甚，僧意其卒，往視之，去牀數尺，氣如蒸炊，流汗袒寢。未曉，不辭而去。曾病口瘡數月，狀若將死，村人素神之，因為設齋。齋散，忽謂衆曰：試窺吾口中何物。乃張口如箕，五臟悉露，莫不驚異，後不知所終。

《晉逸史》：麻襦者莫得其姓名，石季龍時在魏乞丐，常著麻襦布衣，故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之，頗顯神異。與高僧圖澄極為交友。

蘇驢蟲流，王屍泉涌。

《神仙傳》：薊子訓嘗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

《茆亭客話》：王客者，失其名及鄉里，常携筇挈籃，引一斑犬往來邛，焚間，以採藥為事。天禧戊午歲遊，青城山，迴臨邛。宰師仲冉召之與語，曰：吾野人也，久居城市，頗思歸鄉，誠有奉託。宰亦莫諭其意，一日獨携笈往國寧寺，於寺門下坐卒。鄉耆聞官，瘞之道左。師宰聞之曰：曩所言，斯之謂乎。遣吏往彼焚之，發其屍，顏貌如生，四肢皆軟，若熟寐焉。頃之，屍下清泉涌出，浮屍而起，遂就更衣，沐浴以殮之。

方遠辯慧，道華愚懵。

《高道傳》：閭丘方遠字大方，幼辯慧，通經史。昭宗累詔不起，就錫命服，賜號玄同先生。羅隱每詣受書，

先生輒閉目授之，曰：隱才高識下，蓋正容悟物。故隱卒保終吉。先生一日忽沐浴焚香，端坐返真，顏色不變，異香三日不散。時錢武肅夢先生騎鶴訪別，明日訃至，及就壙，但空棺而已。

又，侯道華常如風狂人，人多侮之，未嘗有愠色。好讀丹經子史，或問誦此奚為，曰：天上無愚懵神仙。

楊雄墟墓，周暢義塚。

《仙傳拾遺》：楊雄字子雲，口吃，善屬文。王莽篡位，聞理獄使者欲來收雄，雄恐不免，時校書於天祿閣上，自投幾死。天鳳中，辭疾還蜀，卒於家。乾符中，進士趙郁卧疾於嘉州開元觀，稍愈，於殿上見一少年弊蓋鶉衣白潔，與郁並坐，郁因言此觀巨功製作，國力興創，何乃俯逼殿後而有墟墓也，嘗問郡人，皆不知。少年笑曰：此漢相留侯之後，辟強之孫，天師之祖也，為南安太守，歿於郡而葬於此。乃說兩漢魏晉間事，皆若目擊。郁問以姓氏，答曰：

子雲，姓楊。迺強力隨之，遂出門而去。至今往往有見者。

《真誥》：周暢好行陰德，功不在覺。時歲大旱，客死者數萬，而暢收骸骨萬餘，具立義塚，時或祭祀之，應時大雨。今在洞中為明晨侍郎。

自然雷鳴，法樂霞擁。

《雲笈七籤》：馬湘字自然，狀若風狂，能治病。有告之者，湘無藥，但以竹杖打病處，或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或遊官觀巖洞，多留詩句，其登杭州秦望山詩曰：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夕，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舍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江海茫茫轉更深。

《高道傳》：道士張法樂居耿谷之西，抱元守一，凡三十餘年。雲生梁棟，霞擁窗扉，自號為雲居觀。久而道成，猛虎馴伏侍側。後屍解蟬蛻焉。

李預餐玉，王捷燒金。

《感應錄》：後魏李預得古人餐玉

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枚，預乃椎七十枚為屑食之。及疾篤，謂妻曰：吾死，體必當有異，勿速殯，令後人知餐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之四宿未殮，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含之，口閉，妻謂曰：君自云餐玉有神驗，何不受珠。言訖，啓齒納珠。因噓其口，都無穢氣。舉殮，屍不傾委。

《澠水燕談》：江州王捷少商江、淮間，咸平中遇一人於南康逆旅，衣道士服，儀狀甚偉，授捷黃金術，仍付以神劍，且戒之曰：非遇人君，不可妄泄。後佯狂叫呼上饒市中，配流嶺南，逃歸京師，搗登聞鼓自陳，宋真宗皇帝召與語，悅之，更名中正。寓居中官劉承珪家，數聞中正與人語，聲如童子，云：我司命君也，嘗以藥金銀獻上以助國，世謂之燒金王先生。

賀瑒女筮，秋夫鬼針。

《南史》：賀瑒字伯祖，道養工卜筮

經，遇工歌女子病死，為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土塊加心上，俄頃而蘇。

《感應錄》：宋徐文伯，東海人，濮陽太守熙曾孫也。好黃老，隱居秦望山，遇道士過求飲，留一瓠瓢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鑑經》一卷，因精學之，遂名震海內。其後秋夫彌攻其術，仕至社陽令。嘗夜有鬼呻吟聲恹悽，秋夫問何人，頃答曰：某東陽人，患腰痛死，為鬼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措法。曰：請為芻人按穴針之。秋夫如言，乃為灸針，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

慮度應鹿，龜年辨禽。

《賢己集》：盧度有道術，少時阻淮水，不得渡過，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渡。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

魚，皆名呼之，次第來飲食而去。

《翰府名談》：白龜年乃白居易之孫，於嵩山遇李太白，招之與語曰：吾自水解之後，放遁山水間，因思故鄉，西歸嵩峰。中帝飛章上奏，見辟掌牋奏，於此今已百年矣。近過潼關，有詞曰：曾宴桃源深洞，一曲歌鸞舞鳳，常記欲別時，明月落，花煙重，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乃出書一卷遺之曰：讀此可辨九天大地禽獸語言，汝更修陰德，可作地仙也。

上竈延頸，老夫正心。

《括異志》：郭上竈天禧中嘗備於東京州橋，滌器于茶肆，有青巾布袍者，神彩凜然，疑其呂公也，即走拜于前曰：際遇先生，願為僕廝。先生曰：若真欲事我，可受吾一劍。郭唯唯延頸以俟，引劍將擊，郭大呼，已失公矣。郭後尸解，視其棺，敗絮而已。

《廣記》：唐末有一老人携壺賣藥於益州，得錢則散與貧者，常謂人曰：

夫欲人之無病，必先正其心，心無亂求，無狂思，無嗜欲，無迷惑，則心無病而內之六腑，雖有病，不難治也。老夫賣藥，嘗以此告人矣。一日詣錦江沐浴，探囊取丹吞之，遂化白鶴飛去。

金闕帝君，玉仙聖母。

《三洞珠囊》云：金闕帝君上相青童乘碧霞九雲流景雲輿飛青羽蓋，上詣太上靈都宮，朝三天靈錄之文也。

《玉仙傳》：聖母生於炎帝之代，推其鄉里，即武陽郡人也，有絕世之容，其親所配瑯琊家，將以適矣，聞鄰人曰：瑯琊好惑之士也。聖母聞之，遂泣而辭親，登一小舟，恣泛於大溟，任風所送。至仙都山，在高麗國中也，其山上有峰曰玉仙峰，中有洞曰玉仙洞，下有溪曰玉仙溪，聖母泊於此山，守志固節，後半年，遇女華聖母口傳飛神入鼎之道、中源主神之法、丹火養神之術，得之而成道。玉仙號者，蓋因山洞而賜名。玉仙祠前有方池，嘗取玉仙溪水貯

之，後人投紙以占灾福。張忠安車，董京環堵。

《晉逸史》：道士張忠永嘉之初隱于泰山，服氣食芝，穴地窟為室，弟子亦穴居，其教以形不以言。朝廷累召，所賜不受，上曰：欲屈先生仕尚父可乎。忠曰：昔避地與鳥獸為侶，年衰志謝，不堪展效，乞還故山。從之。以安車送還，謚安道先生。又，董京時至洛陽，披髮而行，逍遙吟詠。嘗宿於社中，乞索於市，結網自覆。或有所與，金帛不肯受。時太守就社與語曰：方今堯舜之時，胡為懷道迷邦耶。答曰：萬物皆賤，惟人為貴，動以九州為狹，靜以環堵為大。遂遁去，不知所在。冲素精素，道全勤苦。

《真境錄》：精思院蓋冲素先生鄭元章所居，先生常齋居危坐，纖介不入，南華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者。其所以感動天上仙人時降芝駢，屬雲霽月白之夕，惟弟子闚闔得聽其論，則世莫得聞也。精思院在杭州

洞霄宮。

《神仙傳》：尹道全真人隱於衡嶽，感上真降謂之曰：白日昇騰者，當有其材而後成其道，汝受其一事而有沖舉之望，斯乃勤苦所得，爾宿分所值矣。遂授以《五嶽真形圖》。取其山之向背，泉液之所出，金寶之所藏，通而為之圖，告曰：汝能自修奉而獲感應，乃知文始之裔、太和之族，世有神仙矣，言訖而去。道全於晉永嘉中上昇。

貧士抱龍，稚川除虎。

《野人閑話》：灌口白沙有泰山府君廟，每至春三月，蜀人輒集。忽一人鶉衣百結，顏貌憔悴，亦往廟所，衆人輕之。行次江際，乃坐於石上，逡巡謂人曰：此水中有睡龍。衆不之應。遂解衣入水，抱一龍出，腥穢頗甚，深閉兩目，而爪牙鱗角悉備。雲霧旋合，風起水涌，衆皆驚走，貧士亦瞥然不見。

《神仙傳》：葛洪字稚川。洪嘗養牛，數為虎所暴，乃書符劾之。見一

人自稱高山君，白洪曰：虎狼為害，當已除之矣。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一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處回旌節，元卿琅玕。

《野人閑話》：王處回侍中延接布素之士，一日有道士於竹葉上大書道士朱桃枝奉謁，公出見，從容致酒，談論豐豐，雍容可觀。處回曰：久存志於道，常欲於青城山致一道院以遂閑適。道士曰：未也。即於囊中取花子二粒種之，以盆覆於上，逡巡去盆，花已生矣，頃刻長四五尺，層層生花。道士曰：此仙家旌節花。後公果建節兩鎮。

《廣記》：謝元卿遇神仙，見丹柯碧葉，微風時扣五音相節，云此琅玕木也。

炭婦許遜，木仙魯般。

《西山記》：許真君遜門下學者數百人，一日欲以事試之，因化炭為婦人，散詣諸弟子，其不為所染纔十人耳，即他日上昇諸真君是也。今有

炭婦市、炭婦坊，在建昌縣界。

《酉陽雜俎》：魯般，燉煌人，莫詳年代，功侔造化，於涼州造浮圖，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無何，其妻有妊，父母詰之，妻具說其故。其父後因得鳶，擊楔十餘下，乘之遂至吳會。吳人以為妖，遂殺之。般又為木鳶乘之，遂獲父屍。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後知般所作也，齋物具牛謝之，般為斷其兩手，其月吳中大雨。國初，吳人尚祈禱其木仙。

法善寶函，王喬玉棺。

《集異記》：葉法善字道元，嘗於洪州西山養神修道，一日括蒼三神人降傳太上之命：汝當輔我睿宗及開元聖帝，未可隱跡山巖以曠委任。言訖而去。時二帝未立，而廟號、年號皆已先知，其後果有命詔入京。後乃平韋后，立相王睿宗，明皇承祚繼續，師於上京左右聖主，凡吉凶動靜必預奏聞。會土蕃遣使進寶，函

封曰：請陛下自開，無令他人知機密。朝廷默然，唯法善曰：此是凶函，令蕃使自開。上從之。及令蕃使自開，及函中弩發中蕃使死，果如法善言。

《王氏神仙傳》：王喬，後漢顯宗時為葉縣令。一日天降玉棺，喬曰：天帝召我耶。乃沐浴入棺，遂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馬皆流汗喘乏，人莫知之。後人為立廟，號葉君祠。

王母靈鳳，文妻彩鸞。

《唐隱逸傳》：道士王遠知，梁揚州刺史曇選之子。母丁氏嘗晝寢夢靈鳳集其身，因而有娠，又聞腹中啼聲，沙門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為神仙之宗伯。煬帝為晉王時，亦遣使召之，遠知來謁，見斯須而鬚髮變白，王懼而遣之。

《仙傳拾遺》：文蕭寓洪州許真君宅遊帷觀，八月十五上昇之辰，士女雲集，連袂踏歌，謂之酬願。忽見一妓歌詞潛合其名姓，復是神仙之語，詞

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蕭駕彩鸞。自有綉襦并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蕭異之，歌罷，蕭徐行隨入大松徑中，所居肅然，侍衛環列，有几案簿書若官府，亦有案牘斷割，多為江湖沒溺之事。肅再三詰之，乃曰：此不可輕泄，吾當為子受禍矣。果有黃衣使曰：吳彩鸞為私欲泄天機，謫為民妻一紀。乃與蕭歸金陵僦居，其後乘虎俱入越王山，不知所之。

劉照青藜，穆敬黃竹。

《仙傳拾遺》：劉向，成帝之末校書於天祿閣，夜遇一老人，黃衣，植青藜杖叩門而進，問姓名，我即太一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之才，而下觀之。遂出懷中所牒，有天文地圖之書，授向而去。

《穆天子傳》：天子南遊黃臺之丘，以觀夏啓之所居獵平澤，大寒雨雪，作詩三章以哀民曰：我徂黃竹，口員閔寒，帝牧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忘。

赤松明囊白雲仙錄。

《齊諧志》：鄧紹八月旦入華山，見童子執五色囊，盛栢葉上露，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今人八月旦作明囊是也。

《列仙傳》：劉白雲，江都人也，多陰德，遇樂子長曰：子有仙籍天骨而流浪塵土中，何也。因授以錄，且告之曰：子先得變化而後可授道。白雲依而行之，變化萬端，日行七百里。再遇子長，服丹千日上昇。

侯楷同塵，幽棲混俗。

《高道傳》：侯楷字法先，十四，師正懿先生學道，先生曰：汝束心勵節，於道不懈，苟非棲隱山樊，不易得也。楷曰：道在方寸，何必山樊。先生曰：吾固知之，然神仙多託巖藪，及成真之後，出而同塵。

又薛幽棲，開元中登進士第，勇退不仕，入鶴鳴山訪漢天師治所，修行僅一紀，道氣愈充。天寶初，遊南嶽，卜棲真之地，遊心於自得之場，曠然無所係，而能和光混俗，毀方瓦合。

於三洞經教，靡不該覽，故幽人逸客，嚮風稟受。嘗進《元微論》及注解《度人經》，行於世。

王生桑田，麻姑陵陸。

《宣室志》：王先生有道術，晦跡烏江，人皆不識之。洪農史晦之聞其名，謁之。抵暮，先生以杖劃庭下，則雷霆震動，巖谷重疊，湖水極目，先生曰：陵陸遽遷而有桑田之變。坐客惶恐，先生曰：所以為娛耳。即以帚掃庭，寂靜如故。

《神仙傳》：麻姑時降蔡經之家，入見王方平，遂拜之，姑曰：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見蓬萊又淺於往時，至復還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云海復揚塵也。

玉壇風冷，瑤臺露清。

《稽神錄》：建鄴市有卜者，忽於紫微宮題壁云：昨日朝天過紫微，玉壇風冷杏花稀。碧桃泥我傳消息，何事人間更不歸。自是絕跡，人皆言其上昇。

《逸史》：唐開成初進士許瀧遊河

中，忽得重病，不知人，至三日蹶然而起，取筆大書於壁曰：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悟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書訖復寐。及明旦，又驚起，改其第二句曰：天風吹下步虛聲。言訖，兀然如醉，醒不復寐矣。良久漸言曰：昨夢到瑤臺，有女仙三百餘人，內一人云是許飛瓊，遣賦詩。及成，復令改，曰：不欲世間人知有我也。既畢，甚被賞，令諸仙皆和，曰：君終當至此，且歸，若有人導引者，遂得回耳。

李賀樓記，方朔甕銘。

《書法苑》：李賀將死時，有緋衣人駕赤虬，持一板書若太古篆，如霹靂古文，云召賀。了不能讀，下榻叩頭，言阿彌老且病，不願去，緋衣人曰：帝成白玉樓，立召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少頃氣絕。賀學語時，呼太夫人為阿彌。

《拾遺記》：黃帝時碼碯甕，至堯時猶存，甘露尚在其中，盈而不竭，謂

之寶露，以班賜群臣。至舜時，露漸減，隨世之汗隆，時淳則露滿，時澆則露竭。秦始皇通汨羅之流，掘地得赤玉甕，可容八斗，置於舜廟。漢東方朔識之，乃作甕銘曰：寶雲生於露壇，祥風起於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縈帶。

李通丹臺，子微赤城。

《六帖》：紫陽真人周季通入蒙山中，遇寓門子，再拜乞長生訣，寓門子曰：名在丹臺玉室中，何憂不仙。

《神仙傳》：司馬天師名承禎，字子微。女真謝自然汎海詣蓬萊求師，至一山，見道士謂曰：天台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真良師也。自然遂還，求之得度，有弟子七十餘人。一旦曰：吾於玉霄峰東望蓬萊，常有真仙降駕，今為青童君所召，須往矣。俄頃蛻去，詔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正一先生，帝親文其碑，有集行于世。

彭蛇盤躡，王鶴飛騰。

《丹臺新錄》：彭宗字法先，年二十

服業於杜沖真人，深蒙賞接，栖真味道，精貫神人。山中有毒蛇猛虎，宗每以氣禁之，潛伏盤躡，雖摩觸終不得動，宗解之方去。

《王氏神仙傳》：丞相王徽女幼年慕道，持經撫琴，嘗曰：洞宮有召命，當補仙職。題詩曰：翫水登山無足時，諸仙頻下聽琴詩。此心不戀居人世，唯見天邊雙鶴飛。是夕奄然而卒。及明，有雙鶴飛騰於庭木，音樂異香滿野。舉形就木，空衣而已。

空洞靈瓜，嵯洲甜雪。

《拾遺記》：後漢明帝陰貴人夢食瓜甚美，帝使求諸方國，時燉煌獻異瓜種，恒山獻巨桃核瓜，名穹隆，長三尺，而形屈曲，味美如飴，昔道士從蓬萊山得此瓜，云是空洞靈瓜，四劫一實，西王母遺於此地，世代遐絕，其實頗在。又說巨桃霜下結花，隆暑方熟，亦云仙人所食。

又，穆王東遊大騎之谷，指春霄宮，集諸方士仙術之要。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前導以文虎文豹，後列雕

麟紫麀，曳丹玉之履，敷碧蒲之席，黃菅之薦共玉帳高會，薦清澄琬琰之膏以為酒，又進洞淵紅藕、嵯洲甜雪。

伯微金鈞，仁本玉屑。

《丹臺新錄》：莊伯微少好道，常以日入時正西北向，閉目握固，想見崑崙，積二十一年。後服食入山學道，猶存此法，當復十許年。後閉目乃奄見崑崙，存之不止，遂見仙人授以金鈞之方，因而得道。猶是精感道應使之然也，非此術之妙矣。

《西陽雜俎》：鄭仁本與其中表遊山迷路，見一人枕一樸物而坐，問之，乃云：君知有七寶城乎，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我其一也。因開樸視之，有斤斧數事，玉屑飯兩裹，分遺鄭曰：食此可以畢世無病矣。

李封道德，嚴議優劣。

《高道傳》：道士李含光者，晉陵人，年十三篤好道學，雖處暗室，如對君父，人見之情色皆斂。明皇召見問理化，對曰：《道德經》者，君王師

也，昔漢文行而躋民於仁壽。又問金鼎，曰：道德者公也，輕舉者公中之私也，雖時見其私，亦聖人存教爾。若求生徇欲，類於繫風，不亦難乎。帝甚嘉之。

又，嚴達者，字道通。始髻鬣已有方外志，周武建德中，詔法師於便殿，是時已沙汰浮屠氏，又下議公卿復欲去道家流，上問法師道與釋孰優，曰：主優而客劣。上曰：主客奚辯。曰：釋出西方，得非客乎。道出中夏，得非主乎。上曰：客既西歸，主無送耶。曰：客歸則有益胡土，主在則無損中華，去者不追，居者自保，又何送乎。上嘉其對。

葛呼錢飛，宋指燈滅。

《丹臺新錄》：葛仙翁嘗取錢使人投於井中，公往井上以器呼錢，人見其錢一一飛從井中出，入公器中。

《續仙傳》：宋知白為道士，眉目如畫，言談秀麗。夏則衣綿，冬則卧於雪中，去身一丈餘，周匝氣如蒸出，而雪不凝。又指燈即滅，指人則如隙

風所吹。或食彘肉五斤，蒜薤一盆，飲酒三斗，到處住則以金帛求置一二美女，行則捨之，人以為得補腦還元之術。後之撫州南城縣，白日上昇。

陶挂朝服，夏懸辟書。

《丹臺新錄》：陶隱居除奉朝請，頗快快，與從兄書曰：昔仕宦意以體中打斷，必期四十五左右作尚書郎，出為浙東一好古縣，粗得山水便投簪高邁。宿昔之志，謂言指掌，今年三十六矣，方除奉朝請，不如早去，無自勞辱。欲脫朝服挂神虎門，襲鹿巾，徑出東亭。因與王晏別，語及此事，晏曰：主上性存嚴治，不許人作高奇事，脫致忤旨，便恐違卿高志，如何。先生嘿思良久曰：吾本為身非為名，若有此慮，亦奚如此。於是不詣省，直表辭而已。

《真誥》：明晨侍郎夏馥字子治，陳留人也，服木餌和雲母。少時被公府辟召，懸辟書著桑樹乃去，其用懷高邁如此。

月支獻獸，麻村射猪。

《列仙傳》：漢武帝幸安定、月支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又獻猛獸一頭，形如狸，其毛黃色，帝曰：此小物，何謂猛獸？使者對云：夫威於百禽者，不必計其大小，是以神麟為巨象之王，鳳凰為大鵬之宗，亦不在其巨細也。臣國去此三千萬里，常占東風入律，青雲干呂，謂中國將有好道之君，故以二物來獻，豈圖陛下乃不知真乎。帝恨使者言不遜，欲罪之，明日遂失使者、猛獸所在。

《廣記》：麻陽村人見一野猪，射之，至一石室中，見一老人曰：此非真猪，速宜出去。童子送出門，村人曰：老人誰耶。曰：河上公也，上帝令為諸仙講《易》。又問童子：汝誰耶。曰：我王輔嗣也，未能精通於《易》，被罰守門。童子以石塞門，四顧茫然，不知所在。

揚君問龍，葛公借魚。

《真誥》：楊羲夢登高山，四面皆大

水，見一白龍身長數丈，東向飛行，空中光彩耀天。又見白衣女子入口

中，須臾三入三出乃止。又還義右邊而立，又覺義左邊有一老公，著繡

裳芙蓉冠，柱赤九節杖而立，俱視白龍，某問：何等女子徑入龍口耶。

公對曰：此太素玉女蕭子夫取龍氣以煉形也。又問：公何人來登此

宇。公答曰：我蓬萊仙公洛廣休，此蓬萊山吾治此立府君故來乃得相

見我耳。某又問：此龍可乘否。答曰：此龍真人張誘世、石慶安、許玉

斧、丁瑋寧也。又問：一龍而四人乘耶。公曰：此侍晨官龍，如世之

輶車。

《神仙傳》：葛仙公出行，於路見人賣魚，謂魚主曰：欲借此魚到河伯

所，可乎。主曰：魚已死。公即書符內魚口中，投之於水，魚即跳起。

襲祖輕舉，自真昇虛。

《高道傳》：道士雙襲祖栖白馬巖，誦《黃庭經》，功成，閉室七日不出，弟子驚異，視之忽然輕舉而昇，遺仙

帔於木杪及崑中，卧蓆後百餘年皆不壞。

又，道士賀自真有學，趣嚮高邁，居嵩山修道。一日雲鶴音樂雜滿空

際，自真遂昇虛而去。處士陳陶與洛人贍之，因賦詩曰：子晉鸞飛古

洛川，金桃再熟賀郎仙。三清樂奏嵩山下，五色雲屯御苑前。朱頂舞

迎低絳節，青鬟歌引駐香輶。誰能白書相悲泣，太極光陰億萬年。

劉翊陰德，韓崇仁政。

《真誥》：劉翊家巨富，周給困窮，好行陰德，累遷陳留太守，損已分人。

遇馬皇先生告之曰：子仁感天地，德動鬼神，太上嘉子之用情，使我來

携子以長生。吾仙官爾，能隨吾去否。翊從之而行，遂授以服五星之

華法。今在華陽洞中為右理監。

又韓崇，毗陵人，遇神人王偉元授以流珠丹元法，語之曰：子行此道，可

以仕宦，功成之日，無妨仙舉。崇初為宛陵令，行仁政以撫民，蝗不集界。後遷太守，視民如傷，政化洽

普。復遇偉元，再授隱遁解形法，遂入大霍山以度世。今在華陽為左理

監。

蕭文補履，負肩磨鏡。

《神仙傳》：蕭文常在市中為人補履十數年，人皆不知其神仙也，只見其

不老。好事者欽之，就求道術，不能得之，惟梁母得其作火之法。一日

上三亮山，與梁母相別，列數大火而昇。

《列仙傳》：有一磨鏡叟常負一鑑肩於市中，不識姓名，皆不知其神仙，

只以負肩呼之。或時貨藥，服之者皆愈。

顧和執蓋，淳于典柄。

《真誥》：顧和，吳人也，少孤，有志操，仕晉為中丞，遷尚書僕射，永和

元年尸解，太上迎補為執蓋郎，今在華陽洞中。

《列仙傳》：淳于，上虞人也，自少好道，長於十筮，入天目山隱居，遇仙人惠車子授丹經，功成。今在洞中為典柄郎，主試有道之士。

韓康避名，戴孟改姓。

《後漢逸史》：韓康字伯休，常採藥名山，賣藥長安路，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康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我本為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焉用藥為。乃遯入霸陵山中，公車連召，不至。

《高道傳》：道士戴孟本姓燕名濟，漢末人，以謂養生者，隱其名字，藏其所生之時，改姓戴，託仕於武帝之朝。孟少好道，事母以孝。母服除，入華山服術，遇裴真人授以《玉珮金璫經》，遂能輕身周遊名山，日行七百里。

黃符療疫，蘇香返魂。

《搜神祕覽》：長安有黃公者，嘗售得一僕，負擔相從幾一二歲。家貧窘，夫婦悲嘆，僕聆之，問曰：主人所須得幾何。曰：得五百千。僕云：某有小術，可以致之。因市好紙并筆、硯、瓦缶、葛苳各一，明晨與俱往市中，僕乃疊紙數百重，持筆謂

人曰：今書一符在紙面，使皆津透，來年長安大疫，此符可療，每道當焉五十金。後日果五百千矣，遂行氣吹噓草生火，光焰相燭，以瓦缶覆其首，入坐於火中，乃不知所在。來年長安果火疫，有符者免焉。

《洞微志》：有蘇德哥者，善合返魂香，但殂經八十一年已上者，即不可返。時司天主簿徐肇嘗泣告之曰：父母曾祖皆欲一拜之。蘇唯唯，乃懷中取一貼如白檀香撮於爐中，煙氣裊裊直上，其香甚於龍腦，蘇微吟曰：徐肇欲見先靈，願此香煙用為追引。食頃，忽然驚風拂幕，見其祖曾父母俱至，肇泣拜。熟視之，其衣冠裝著悉如平時，曰：今日嘉會，誠亦難得。飲訖，徐徐出幕，為煙霧而散。德哥後亦不知所之。

玉卮娘子，金華仙人。

《幽怪錄》：有崔書生於東周邏谷口見一女郎，具聘娶之，崔母曰：新婦妖美，必是狐媚，傷害於汝。女曰：本侍箕箒，便望終天，尊夫人待以狐

媚，明日便行矣。明日入山，遂失所在。後有胡僧曰：君所納妻，乃仙女玉卮娘子，若住一年，舉家必仙矣。崔生歎恨而已。

《大洞玉訣》：太初天有流汨之池，池中有玉樹，周回蓮華十丈，池廣千里，水乃香美。金華仙人恒處蓮華之中，飲流汨之水則五臟明徹，面生紫雲。

張誤食厭，應不如葷。

《括異志》：龍圖張公燾，即樞密直學士奎之子也，樞直為殿中丞，日奉朝請，在京稅宅子，居常閉關。一日有人叩門頗急，大呼曰：小師入去，何故便不放出。張起視之，乃一老道士也，疑其狂且醉，不復與之較量，良久乃去。邑君先妊娠，是夕生燾，景祐元年第甲科，後嘗誤食犬肉，夢黃衣使者追至一府，見一道士謂曰：何故食厭物。張自辯曰：非敢故食，誤耳。道士曰：若然者，且止此，吾為若言。少選復出，呼張曰：可謝恩。乃引至一殿前，通

曰：張燾誤食厭物。謝既再拜而悟，汗流浹體。公神骨清粹，衿懷夷曠，豈非仙曹被謫者歟。

《高道傳》：道士應夷節母夢流星入牖，驚寤，室有光，因而孕焉。既生，不喜葷茹，授正一、紫虛等籙，師行之精謹。嘗謂弟子曰：吾以維持教法，不能滅迹匿端，能道不違人而勤行方至，然玉京金闕、泉曲艷都相去幾何，唯心自兆耳，爾等勉之。

子晉窺井，士則叩門。

《拾遺記》：大始元年，魏帝為陳留王之歲，有頻斯國中有丹石井，非人之所鑿，下及漏泉，水常沸湧。仙欲飲之，時以長綆引汲也。其國人皆多力，不食五穀，日中無影，飲桂漿雲霧，羽毛為衣，髮大如縷，堅韌如筋，伸之幾至一丈，置之自縮，如蠶續人髮，以為繩汲丹井之水，水中有白蛙，兩翅，常來去井上，仙者食之。王子晉臨井而窺，有青雀銜玉杓以授子晉，子晉取而視之，乃有雲起雪飛。子晉以袖揮之，則雲雪自止，白

蛙化為雙鳩，入雲遂滅。

《劇談錄》：嚴士則，穆宗朝為尚衣奉御，因入山採藥，賭一茅舍煙蘿四合，見一人偃卧石上，士則問候，答曰：予自安史犯順，居此避世，不知年代，仍無煙火，念君遠來，無以療飢。乃取紙囊中如褊豆形者，取一粒，汲泉煮之，良久香熟，令啗之，即覺豐飽。曰：汝得至此，亦宿有分，汝他時位至方伯，儻能脫去塵華，長生必得矣。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一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二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何侯灑酒，道子潑墨。

《總仙記》：何侯，堯時隱蒼梧山。舜南狩，止何侯家，大帝五老來謁舜曰：昇舉有期。翌日，五帝下迎舜，白日昇天。五帝以藥一器與何侯，使投酒中，一家三百餘口飲不竭。以餘酒灑屋宇，拔宅上昇，位為太極真人。今九嶷山有何侯廟，在舜廟側。

《小仙傳》：吳道子得神仙術，畫妙入神，唐太宗聞之，詔入宮庭，有粉牆數尋，俾畫山水。道子即命帳幕蒙苾其牆，以墨漿潑於牆上，復以幕覆之，良久曰：請陛下觀畫。其山林草木，人煙鳥獸，無不具備。上顧盼久之，見巖石之下有一小洞，道子指曰：此洞多有神仙，扣之必有應者。於是以手擊之，洞門岩開，有童子，子在側，道子曰：洞中甚有佳致，請

陛下一觀。道子乃躍入洞中，以手招上，上不敢入，洞門復閉。道子自此不知所在。

兼瓊酒星，張魯米賊。

《逸史》：章仇兼瓊尚書鎮西川，嘗令左右搜訪道術之士，有一鬻酒者酒勝其黨，又不急於利，賒貸甚衆，每有紗帽杖藜四人來飲酒，皆至數斗，積債十餘石，即併還之，談諧笑謔，酣暢而去。或報章公，公遂專令探伺，自後月餘不至。忽一日又來，章乃潛駕往詣，公服至前，躍出再拜，相顧徐起，遂失四人所在。時明皇好道，章公奏其事，詔召孫公問之，公曰：此太白酒星耳。

《天師傳》：張魯字公期，漢中、南鄭二郡太守，每行法治疾，立復康愈。每授法治病者，令致米一斛，遂積鉅萬。魏王輔政，謂之米賊，遣將統兵來討，時諸弟子見兵馬至，驚懼走告師，師以手板畫地，河流湍急，兵不得渡，遂用水軍。師又以手板畫空，即九重峰嶺直接重霄，兵不得前。

遂聞魏王遣使追謝，就拜梁、益二州刺史、鎮南將軍，封關中侯。後飛昇。

歸真示書，伯醜譚易。

《湘山野錄》：熙寧丙辰歲，交賊寇邕郡倅唐著作子正盡室遇害。唐，桂州人，治平中赴京調舉，至全州中途，欲僦一僕，乃遊袁州，日所役舊奴也，挈重擔勁若健羽，雖鞭馬疾追，長先百步之外，恐他逸，遂遣去。其僕當日自全州行至唐州，凡二千七百餘里，日午已到，留書祝驛吏曰：候桂州唐秀才至即付之。君後月餘方抵。唐下馬於驛，驛吏前曰：君非唐秀才否，一月前有人留一書在此。因出書示之，曰：歸真子謹封。唐因起封，惟一詩曰：袁山相見又之全，不遇先生道未圓。大抵有心求富貴，到頭無分學神仙。篋中靈藥宜頻施，鼎內丹砂莫妄傳。待得角龍為燕會，好求黃壁卧林泉。問其形貌，乃全州黜僕。及唐遇害，當丙辰，正合詩中所謂角龍也。

《仙傳拾遺》：楊伯醜好讀《易》，隱華山，何妥嘗問《易》之所學，曰：太華下金天洞中，我羲皇所教之《易》，與大道元同，理窮衆妙，豈可與世儒常譚而測神仙之旨乎。

葛符上下，鄭風南北。

《丹臺新錄》：葛仙翁嘗船行，弟子見公箱中有十許符，因問曰：此符之驗盡何事，可得見否。公曰：神符亦無所不為。弟子欲願見之，公乃取一符投水中，水迅急，符逐水而流下，公曰：如何。客曰：今凡人投之亦當爾。復投一符，即迎水逆上，公曰：如何。客曰：異矣。復取一符投水中，符亭亭不上不下，須臾上符下，下符上，會中央，三符同聚而不流。

《鄭洪傳》：《會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為仙人取箭，漢太尉鄭洪採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洪，洪還之，問何所欲，洪識其神人也，常患若耶溪載薪為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耶溪風至今猶然。

呼為鄭公風。

戴洋短陋，李阿貧窮。

《晉史》：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年十二病死，五日而甦，說死時天使其為酒藏吏，授符籙，結吏從旛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既而遣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為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妙占候卜數，無風望，好道術，為人短陋。

《神仙傳》：李阿，蜀人，常乞於成都，而所得復以散貧窮，夜去朝還，人莫知其止宿。後一日語人云：予被召崑崙，當往。遂不復見。

劉寬長者，夏啓明公。

《真誥》：後漢劉寬，靈帝時為太尉。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之，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①恚，伺當朝會麗服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汗朝衣，婢遽收之，寬色不異，乃徐言

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為長者。

《闡幽微篇》云：夏啓、文王、邵公奭、吳季札、夏啓為東明公，此四明公，後並當昇仙階也，主領四方鬼事。

李羸蛟室，思邈龍宮。

《樹萱記》：李羸遇神女，遺以匹素，云蛟室所織。後遇胡人以三百萬易之，云：此龍領小髻織成，三十小劫方斷一綜。

《續仙傳》：孫思邈見人殺蛇，解衣而贖，用藥以封，投於草中。去數月，忽有人邀至一城郭，若王者之居，見一絳衣人相謝曰：前者小兒蒙救。孫潛問左右此何所，答曰：涇陽水府。留飲，問所須，孫曰：山居樂道，故無所欲。君取龍官方三十首，此方可以濟世救人。孫歸，歷試諸方，救人不計數。著《千金方》，散龍官方於其內。唐高宗聞名，除諫議，不受。後尸解空衣，今為孫真人。

葛期致雨，趙炳呼風。

《神仙傳》：黃盧子姓葛名期，治病，千里寄姓名為治，治皆愈，年二百八十歲，禁水，水為逆流，力舉千斤，行及走馬，頭上常有五色光氣，高丈餘。天大旱時，到淵中召龍出，使催促昇天，便雨數日。一旦乘龍而去，皆與親辭別，遂不復還。

《總仙記》：趙炳字公阿，東陽人。曾遠行，遇舊交，炳乃酌東流水為酒，削桑皮為舖，皆極醉飽。曾至河欲渡，岸傍求船，船人不應，炳乃鋪蓋水上而坐，呼風亂流而濟，悉無沾濕，時人神異之。

阮丘貨葱，文寶餌菊。

《列仙傳》：黃阮丘者，睦山道士也，衣裘披髮，耳長六七寸，口中無齒，日行四五百里，每止於山上，種葱貨藥以度世，百有餘年，人皆不識之。及朱璜指出，方知其神人，候之已不見矣。

又，文寶者，太丘人也，賣草履為業。一日棄妻入山，餌菊不出，妻老入山

尋夫，見賓更少，亦不肯下山，賓曰：汝亦好道。遂令妻餌菊養氣，夫妻俱得道。

謝敷少微，李至亢宿。

《晉逸史》：謝敷字慶緒，會稽人也，入太白山十餘年，鎮軍郗愔召為主簿，臺召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既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玉壺清話》：李至南宮嘗作《亢宿賦》，其賦序曰：子少多疾，羸不勝衣。庚寅歲，忽夢遊一道宮，金碧明煥，一巨殿，一寶牀，巋巋然於中，一金龍盤于牀上，碧髯金鬣，光射天地，旁有綠鬢道士，轉盼若崑電，謂予曰：此亢宿宮也，大象無停輪，宜速拜之，汝將事此龍，積疾亦消。予將拜龍，輒先拜至道。初，太宗皇帝立，真宗皇帝為皇太子，命公與李亢相並為賓客，太宗皇帝戒真宗：二臣皆宿儒重德，不可輕待，吾選正人

輔導於汝，宗基國本，吾無慮矣。真宗恭稟皇訓，見必先拜，符亢宮之兆也。

玉畫瓦龜，黃折草鹿。

《酉陽雜俎》：王瓊有道術，取一瓦片畫作龜甲懷之，少頃取出置地，則成真龜，循行庭下，經數日成瓦。

《西山記》：黃真君名仁賢，字紫庭，一日受玉皇詔上昇，而二弟尚在獵所，紫庭遽往召之，乃曰：我等受性遊逸，不堪作仙，但願舉家昇騰，我等未欲去世。亦恐捕鹿冥數未足，致此迷執。紫庭以其分然，乃付地仙之術，教其修化。復折草化鹿，止其妄心。二弟後隱於西山。

觀香脫網，許映解束。

《真誥》：王觀香，靈王之女，喬之妹也，得喬飛解脫網之道，與喬入山，積三十九年道成，授書為紫青官妃，主領東宮。

《丹臺新錄》：許映，長史之兄也。映絕志山林，勤心味道，遇王世龍受解束之道，修返行之法，服玉液朝腦

精，二三年中面有光華，還顏反少，但恨其所稟不饒，不得其高品之通耳。司命勅吾舉之，使奏聞上官，移名東渚，立為地仙。

周驅邪魅，劉役鬼神。

《西山記》：周真君諱廣，字惠常。入蜀得驅邪逐魅之術，以拯救疾苦。聞許真君在旌陽以符咒療疾，遠近赴遯，乃自蜀雲臺山至旌陽求見，願事門下。許君從之，盡得其妙要，後從許君上昇。

《神仙傳》：劉根，漢武帝時棄官學道，入嵩山石室中，廟掾王珍因請問根學仙時本末，根曰：吾昔入山精思，無所不到，後於華陰山，見一人乘白鹿車，從者十餘人，左右玉女執采旌之節，余再拜稽首，求乞一言，神人告曰：爾聞有韓衆否。答曰：實聞之。神人曰：我是也。遂授以道要。夫道有昇天躡雲者，有遊行五嶽者，有不死者，有尸解者。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太一金液，服之皆立登天，不積日月矣。其次有雲母、

雄黃之屬，雖不即乘雲駕龍，亦可役使鬼神，變化長生。其次草木諸藥能治百病，補虛駐顏，斷穀益氣，不能使人不死也。

李臻晦迹，張皓登真。

《高道傳》：李臻家甚貧，一日有道士張齊物謁臻求寓泊之地，臻待之甚厚，張每醉，或罵詈，嘔汗卧具，奴僕皆惡之，而臻未嘗介意，張因謂臻曰：蒙君厚顧如此，今別去，能相送數里乎。遂與之偕行，張曰：余周遊人間五十年，未嘗見仁厚如君者。遂以黃白術授臻。辭以命薄，不敢受。張茫然自失曰：君之道非某所及也。於是抽簪引以為劍，乃劃地，隨手而裂，曰：自此為別。乃投身入地而沒，臻異之。

張皓，漢永初中嘗詔逸人為道士，皓年二十歲，與其選。一日封衡忽至，皓望風伏膺，求啓未悟，衡因觀其心，遣涉于深淵則遇鮫鯨迫之，而貌不變，誘之以色，試之以財，而心不動，衡曰：可教也。於是付《青腰紫

書》、《金根上經》及神丹半兩，而誡之曰：勤則得之，替則失之。皓俯伏受命，遂入赤城山服丹行道，至魏太初登真。

安妃貴客，孫登奇人。

《真誥》：興寧二年，紫微夫人與安妃同降楊真人室，紫微曰：今日有貴客來相詣，安妃神女乃李夫人之女，昔往龜山學上清道成，受太上書，補為九華真妃，賜姓安氏，以遊行於太清也。

《抱朴子》云：孫登，奇人也，無家屬，每於山間穴地而處，冬則單衣，大寒，披髮自覆其身。而《真誥》亦云：孫登獨弦而成八音，真奇士。道者櫻帚，先生布巾。

《茅亭記》：雍法志嘗供養一石老君，每誦天蓬呪不輟。一夕夢神人於石像前取一櫻帚與之曰：但有患者，以帚掃之。言訖而覺。自後有疾者來，以帚拂之，應手而愈，時人為頌曰：雍道者掃盲能視，拂跛能履。患者雲集。

《丹臺新錄》：軒轅集居羅浮山，自號羅浮先生，人傳數百歲。每入山採藥，而龍虎隨侍而行。師能分形化影，無所不至，每出入持一布巾，見有疾病以布拂之，應時而愈。後不知所在。

天台劉阮，合浦元柳。

《神仙傳》：劉晨、阮肇嘗往天台山採藥，迷失道路，因過溪，見二女子顏色殊絕，邀至家，設甘酒，下胡麻飯、山羊脯，食之甚美。館于山中半年許，泊歸，鄉邑零落已七百年矣。《傳奇》：元和中，有元徹、柳實居于衡山，欲越海，舣舟合浦，忽颶風飄入大海，莫知所適。俄至孤島而風止，二子登岸，忽見雙鬟女子二人，因叩頭求哀，乞返人世。二女憫之，乃引謁南溟夫人，告以姓名，夫人笑曰：昔有劉、阮，今有元、柳，豈非天也。命二女送客，以玉壺一枚贈之，題詩曰：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俄有橋長數百步，欄檻上

皆有異花，二子登橋，遂抵合浦，回視已無橋矣。將歸衡山，中塗以手扣玉壺，果有鴛鴦語曰：當欲飲食，前行自遇耳。忽道左有盤饍，飲食豐備，二子食之不飢。後遇一叟曰：太極先生，以壺告之，先生曰：吾貯玉液壺也，亡來已久。後二子隨叟隱祝融峰，疑自此得道也。

少君眉目，子榮鼻口。

《神仙傳》：李少君，齊人也，聞漢武帝好神仙，少君以神方干武帝云：丹砂可作黃金，服之能昇天。時見武帝御座有銅器，曰：此齊威公之器也。帝驗其刻鏤之文，果是，乃知少君數百歲。肌膚光澤，其眉目口齒如童子焉。

《丹臺新錄》：趙瞿字子榮，時患癩疾垂死，自厭入山，以身投虎狼，不歸。忽遇異人授以服食法，而疾除，身體輕強，年一百七十歲有少容。臨卧時見二美女出入口鼻之間，耳聞琴瑟之聲，在人間三百餘年，色如童子。

真多朝元，可居占斗。

《列仙傳》：李真多者，神仙李脫之妹也，隨兄修煉而兄授之以朝元之要，行僅百年，狀如二十許，遇太上降授以飛昇之道。今蜀中有真多治是也。

《高道傳》：道士任可居者，不知何許人，年四十，木訥愿慤，負囊事道士向道榮。道榮憐其志，以鎮元策、靈寶訣付之，戒曰：十八年後方可以示人，灾福之驗，勿窺榮利，無妄傳授，此道得之者神仙，泄之者夭枉。可居自後漸言人休咎，或為人禳醮，每占，先令每人齋戒向壁，列斗魁之像，坐其前，則禍福吉凶歷歷如見。

李泌潑蒜，叔茂種韭。

《鄴侯家傳》：李泌少時身極輕，能於屏風上立，有異人云：此兒十五必昇騰。父母惡之，忽聞空中異香，作蒜汁潑之，恐其飛騰也。既長，辟穀，每道引，骨節珊珊，人謂之鑠子骨。嘗作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

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

《真誥》：秦時巴陵侯姜叔茂來住句曲山下，種五果并五辛菜，常賣以市丹砂而用之。今山間猶有韭薤，即其遺種耶。秦孝王時封侯，今名此地為姜巴者是矣。

龍君橘社，漁父杏壇。

《仙傳拾遺》：柳毅家于江、湘，儀鳳中下第，將還鄉里，其故人客寓涇陽者往別之，未至六七里，見美婦人牧羊於野，心甚易之，問其故，云：洞庭龍君小女也，嫁于涇川小龍，為夫所薄，愬於舅姑，舅愛其子，黜之以至于此。因託毅寓書于洞庭之北有巨橘謂之橘社，鄉里祠之，至其所，以物擊木三五聲，書可達矣。毅如其言。有武夫出波間，引毅入波中，其官闕如王者之居。於是留毅官中，歡宴累日。既還，贈遺珍怪，不可名述。

《南華真經》：孔子遊乎緇帷之林，

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鬢眉交白，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上，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

張灊飲水，伯陽餌丹。

《仙傳拾遺》：張灊，武陵人，幼而好學，常注念於桃源觀，願遇靈仙以希度世，亦髣髴通感，祕而不言。乾符中，鄭洵出牧武陵，因述詞文虔誠禱祝，以灊牙將之中素勤道法，令齋其詞致齋。法事未畢，有仙樂五雲之異，良久垂一瑠璃瓶，自空而下。灊捧接之，及一瓶水耳，盡飲之，甘美無比，忽然騰躍昇天而去。

《神仙傳》：魏伯陽入山作神丹，將弟子三人。丹成，知弟子心未盡，乃試之曰：丹雖成，當試之以犬，犬飛者可服之，若犬死不可服也。乃以丹餌犬，犬食即死。伯陽曰：吾輩違世俗，委家入山，不得仙道，亦恥歸，死之與生，吾當服之。丹入口又死。徐二弟子相顧曰：作丹以求長

生，今服却死，何如不服。乃出山營棺木。二^③人去後，伯陽即起，與服丹弟子姓虞及白犬而出，逢其入山伐薪人，作手書與鄉里，寄二弟子。二弟爾時乃醒，悔恨而已。

驟客排闥，胡琮啓關。

《神仙傳》：茅山黃尊師學行甚高，開講之次，衆方雲集，忽有一人排闥而呼曰：道士奴，天正熱，聚衆何為，何不入深山學道，敢漫語耶。師不對，良久色稍和。曰：豈非要錢修造乎，可盡取破釜雜鐵來。師如其旨。即命掘地為鑪，以熾火銷鎔，取少藥攪之，少頃去火，已成白金矣。師感謝，笑而出門，不知所之。後有人見於京師，腰插一鞭，逐一驟，其去如飛，或目之為驟客。

《搜神覽》：江州太平觀道正胡用琮，雙目失明，罷職，嘗令人引行觀中，至門時天大雪，人言有貧者口銜一筋，坐堦砌上，貨墨一金一寸，人稀售之。琮問其故，曰：今日大雪，不能入城，遂憩此，而人少顧者。琮憫

焉，丐之五十金，日以為常。忽一日，叩門告辭，關鍵不開，相隔而語曰：我贈君墨一寸，請自保之，隨意而用，若有患，磨服之，不復有苦。琮謝之，問其姓，曰：我賣墨牌榜即姓氏也。乃置墨而去，漸聞聲遠，啓關無及矣。琮因磨墨飲之，即覺兩目明徹。或曰以筋界口乃呂字，疑其洞賓也。

沈彬石槨，袁玘銅棺。

《賈氏錄談》：沈彬郎中少好道，將卒，戒其子云：吾所居堂中正是吉地，即葬之。子孫不敢違。既兆其穴，開之見石槨一所，甚寬廣，及有青石蓮燈三枚，鏤刻甚妙，又有石記云：開成二年，開雖開，亦不埋，漆燈猶未照，留待沈彬來。後人見棲於西山天寶洞。

《袁府君祠堂記》云：府君，後漢人也。按北齊《修文御覽》云：陽羨初立縣時，會稽袁玘生有神異，而君始為令於此，逆知水旱，自言死當為神，或寢息繼日，夢與神宴會。一旦

無疾暴亡，殯後風雨晦冥，忽失柩所在。有民夜聞荆南山若數千人聲，晨往視之，而柩在焉，亟抵縣白之，吏民馳至，柩已神藏，止見石壇石家而已。於是改荆南山為君山，至今俗呼為銅棺山，以謂府君亡時天降銅棺，如王喬為葉令天降玉棺類也。紫雲乘風，黃梅墮井。

《紀聞錄》：唐開元二十四年春二月，駕在東京，以李適之為河南尹。其日大風，有女冠乘風至玉真觀，集于鍾樓，人觀者如堵，以聞於尹。尹，率略人也，怒其聚衆，袒而笞之，而乘風者既不哀祈，亦無傷損，顏色不變。適之大駭，方禮謁。奏聞，勅召入內殿，訪其故，乃蒲州紫雲觀女道士也，辟穀久輕，因風遂飛至此。後因大風，復飛去不返。

《廣異記》：黃梅縣女道士張連翹年八九歲，常持瓶汲水，忽見井中有蓮花如小盤漸漸出井口，往取便縮，不取又出，如是數四，遂墮井。家人怪久不還，往視，見連翹立井水上。自

後不食，父母命出家為道士。年十八，晝日於觀中獨坐，見天上雨錢，又雨黃藥，吞二粒，覺神情倍於常日。

魯聰致雷，王向分影。

《續仙傳》：葉千韶字魯聰，有道術。嘗遇歲旱，人請祈禱，師即焚香啓祝，須臾降雨。人有請致雷者，以足擦地，便鳴從地底轆轤聲。一日於城市忽驅叱以振威，人詰之，曰：我見某處火災，故救之耳。驗之信然。

《列仙傳》：王向生而秀異，日望終南山高峰，謂父母曰：兒長大必居此山。人甚器之。既冠，不願仕，以坐忘遺照為事，遇神仙孟先生授以道法，能變化分形化影。

謝雲一川，王濤萬頃。

《集仙錄》：果州謝自然，絕粒，多言道家事，詞氣高異。刺史韓侑至郡，疑其妄，延入州，閉之累月。率長幼開籥出之，膚體儼然，侑即使女自明師事之。又於大方山置壇請道士程太虛具三洞錄，遷自然居於州郭。

正元九年，刺史李堅致任，自然告云：居城郭非便，願依泉石。堅即築室於金泉山。一日詣州與李堅別，即於金泉山白日上昇，士女數千人咸共瞻仰，須臾五色雲遮亘一川。

《墨客揮犀》：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館，夢有人邀之至海上，見中央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題其宮曰靈芝宮。平甫欲與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謂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當迎之。至此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鍾鳴矣。為詩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鍾聲夢斷時。

秀川鐵扇，觀福金餅。

《野人閑話》：祠部員外郎彭曉字秀川，自號真一子，常謂人曰：我錢鏐之後，世有得道者，余雖披朱紫，食祿利，未嘗懈怠於修煉，去作一代之高人，終不為下鬼者矣。宰金堂縣，則恒騎一白牛於昌利山往來，似有會真之所，往往有白鶴飛鳴前後。

曉注《陰符經》，解《參同契》。每篆符，謂之鐵扇子，有疾者餌之輒愈。

《集仙錄》：黃觀福家貧，每以栢葉為香焚之，食栢不嗜五穀。既笄欲嫁之，忽謂父母曰：門前井中極有異物。往看之，水果洶湧，乃自投水中，良久不出。漉之，得一古像天尊，狀貌與女無異，水即澄靜，便以木像置路側，號泣而歸。其母時來視之，懷念不已，忽有綵雲仙樂導衛甚多，與女子三人下其庭中，為父母曰：女本上清仙人也，有小過，謫在人間，年限既畢，復歸天上，無致憂念也。又曰：此今年疾疫死者甚多，移家益州以避凶年。即留金數餅，昇天而去。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二

- ①「令」字原作「今」，據《輯要》本改。
- ②「俎」字原作「殂」，據《輯要》本改。
- ③「二」字原作「一」，據《輯要》本改。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三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沙苑矯翅，華陽養翮。

《高道傳》：益州城西有道觀，非修習者莫之居。徐佐卿嘗自稱青城道士，一歲三四至。天寶中重陽日，明皇獵于沙苑，見雲間一孤鶴翔飛，上射中之，帶箭而墜，悠然矯翅翫于東南。是日佐卿携箭而來，神采不怡，謂人曰：吾行山中，偶為此物所加，已無恙矣。此箭非人間所有，越明年，箭主到此，當付之。遂留於後壁，復題其時云十三載九月九日也。明皇狩蜀，至觀，因幸道院，見前箭，命取閱之，即御箭爾。上驚異，詢之，道士以實對，即知前歲沙苑中所射之鶴乃徐佐卿也。復覽其題，則又知當日自沙苑一翫而至于斯也。今有飛仙嶺，傳佐卿帶箭飛泊之所，下有飛仙觀存焉。

《真誥》：姜叔茂為巴陵侯，棄官入

句曲山修煉道成，寄書與僚友云：我昔學道於鬼谷，道成於少室，養翮於華陽，待舉於逸城。時乘鸞輪，宴我句曲，悟我永嘆代謝之速。馮長回黃，世京守白。

《真誥》：馮長字延壽，年十五通陰陽占候之術，感鄧真人授書，能回黃轉赤，而面生玉澤。道成，今為西嶽真人。

又，陳世京守玄白之道，常旦旦坐卧，任意存泥丸黑氣、心中白氣、臍中黃氣，三氣俱生，如雲以覆其身，因變成火，火燒於身，洞徹內外。如此旦旦行之，服氣二十過，畢乃止。所謂知白守黑，欲死不得，知黑守白，萬邪消却。世京後得仙。

裴雲盤旋，戚霞煥赫。

《續仙傳》：裴元靜幼而恬淡，及笄願入道，父母曰：女生有歸。遂逼之以適李言為妻，夫妻如賓幾月，乃告於夫曰：神人不許為君妻，請絕之獨居一室。中夜嘗聞談笑之聲，夫疑而潛窺之，光明滿室。及旦，與

夫別去，而雲霞盤旋，仙女奏樂，而元靜上昇。

戚氏號逍遙，好道，誦經不輟。及笄，父母強適，尋為妻，而逍遙獨處一室，絕粒靜坐，而人莫得而測。一夕聞屋裂如雷聲，但見衣裳在室，仰視雲霞煥赫，而逍遙上昇。

正節野人，含光清客。

《高道傳》：吳筠天師字正節，天寶初至京師，係道士籍，入嵩山依潘師正究其術。明皇聞名，召與語甚悅。上復問道，對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言。復問神仙治鍊法，對曰：此野人之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

道士李含光工篆隸，或稱過其父，一聞之，終身不書。後師正一先生，雲篆寶書，傾囊相付，且曰：李含光真玉清之客也。

隱柱羅遠，入圖柳成。

《逸史》：道士羅公遠，時明皇一日召見，問隱形術，對曰：陛下以玉書

金格簡於九清矣，豈以社稷之重而輕徇小術耶。上怒，公辱罵之，走入殿柱中，數上過。上愈怒，劈柱追之。既見入玉碣中，又碎碣為十數塊，皆有公遠之形。上謝之，乃如故。上復強之不已，因教焉，然不肯盡其術。試自隱，常露衣帶，或見影迹。上怒，遂斬之。有中使輔仙玉自蜀還，逢公遠駕與語，袖出一書及蜀當歸為寄。仙玉具以奏，上頗加悔恨。天寶末，果西蜀之幸，當歸不誣矣。

《酉陽雜俎》：正元末有畫人寧采圖為竹林會甚工，坐客郭萱、柳成二秀才每以氣相軋，柳忽盼圖謂曰：今欲為公設薄伎，不施五色，令其精采殊勝，如何。郭殊不信，柳曰：當入彼畫中治之。乃騰身起，入圖而滅。坐客大駭，圖表於壁，衆摸索不獲，久之忽語曰：郭子信矣。聲若出畫中也。食頃，瞥目圖上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抵及此。衆視之，覺阮籍圖像獨異，脣若方嘯。寧采睹之，

不復認，意其得道，與郭俱謝之，數日遂遁去。

子虛學古，桃俊明經。

《真境錄》：暨天師名齊物，字子虛，學古通經傳。時有浮屠梵臻問道釋所起之由，師為分其同異曰：道無前後，杳不可稱論也。且老子即長生仙道，屬太上左官，故老子生左腋，手舉於左，故貴左法，教服其黃，黃者陽也，得其道則存亡在己，出入無間，大劫有窮而吾道不泯。太子即輪轉生死之道，滅度之法，屬太上右官，故太子生右腋，手舉於右，故貴右法，教服其緇，緇者陰也，命盡而有死。其二法殊途同歸，於太上非至人莫見其奧也。聽者嘆服。

《真誥》：桃俊字翁仲，少為郡幹，佐明經術，晚為交阯太守，遇東郭幼平，服九精，鍊氣輔星在心之術。後修之得道，今在洞中。

滕公火鈴，許君燈檠。

《澠水醮談》：滕宗諒待制守歷陽，聞山中有逸人隱居，窮僻滕訪之，會

其方眠，呼覺，揖滕偶坐，言極有理。滕詢其山居幾許年月，始避兵寇，獨處於此，但見花卉滿中即知為春，草木搖落即知為秋，大寒大暑即知冬夏。坐久，顧滕曰：日向夕，當亦必飢，有山芋野栗可以充餐。乃撥松卉火炮芋栗遺滕，食訖，語以手掬火得無苦耶，欲致一火鈐可否，笑曰：久處山中，安於恬淡，不欲以物役心，鈐無用。日暮，滕悽然而歸。後再遣人致問，已不復知所止矣。

《西山記》：許真君與吳君還豫章，因歸逍遙山，日與弟子講論，教戒鄉里，人皆遷善遠罪，仁孝興行。嘗有以鐵燈檠詣山售者，真君買之，夜為燈照漆剝處，細視之，乃黃金也，遽訪其人還之。

伯慈疾愈，禮正身輕。

《真誥》：范伯慈有邪勞之疾，頓臥經年，費用家財而疾不除，於是發心入道棄俗，務靜坐修養，五十日而疾愈。於是入天目山，服食精思十九年，感真仙降授丹藥，服食，白日昇

天，補為元一真人。

衡山有學道者張禮正，初遇西城王君授丹方服食，自後目明身輕，日行五百里。東華帝君遣迎白日乘雲上昇。

漢武四多，黃帝七昧。

《仙傳拾遺》：月支使者謂武帝曰：眼多視則貪恣，口多言則犯難，心多動則淫賊，身多飭則奢侈，未有用此四多而天下成治者也。

《黃帝內傳》：王母授帝七昧之術，帝曰：何謂七昧。王母曰：目昧即不明，耳昧即不聰，口昧即不爽，鼻昧即不通，手昧即不固，足昧即不正，心昧即不真。但心不亂即真矣，目不昧即明矣，耳不昧即聰矣，口不昧即爽矣，鼻不昧即通矣，手不昧即固矣，足不昧即正矣。是知七昧其要在一，一之稍昧，六昧俱塞，則一身不治，近於死也。

黃覺錢客，仙鳳赴會。

劉貢父《詩話》：黃覺善詩，嘗錢客都門外，至則客已遠不及，旅舍中見

一羽士在側，因取所携酒肴呼道士共飲食。既罷，道士舉皿撫水寫呂字，覺始悟其為洞賓也。道士曰：明年江南見君。覺果得江南官，及期，見道士出懷中大錢七，其次又三小錢，曰：數不可益也，予藥可數寸許。告曰：歲旦以酒磨服之，可保一歲之疾。覺如其言，至七十藥亦垂盡，作詩曰：牀頭曆日無多子，屈指來年七十三。果以是歲終。

《仙傳拾遺》：劉仙鳳者，九隴道士也，因入白鹿山，見神人授隱秘之術。朔口山有大雪寺，方衆會，仙鳳與道流十餘人赴其會，既不為之禮，鳳與道流纔出，忽聞齋處衆人驚徹，連聲不已，云籬外籬中有虎三十餘頭，縱橫出入，衆不暇食，憂懼莫知所為。僧知其術也，命衆人與衆僧望仙鳳焚香致禮悔謝，虎乃息。

元卿麟脂，介象鯨膾。

《續仙傳》：謝元卿遇神仙，設鳳冠粟、龍精稻、麟脂、班螭髓、玄洲白棕、空洞靈瓜、扶桑丹椹、清河文藻，

又有瓊粉酒、桂腦、芸英，又彈八琅之璈、叢霄之笙、洞陰之磬，奏元鈞之歌，回鸞轉鳳之舞。

《廣記》：介象字元則，與吳王論膾何者最美，象曰：海中鯢魚為上。請於殿前作方坎，汲水滿之，象垂綸於坎中，食頃得鯢魚作膾。

章后折爪，守一破塊。

《感應錄》：陳武帝章皇后母蘇氏，嘗遇一道士以一小龜遺之，光彩五色，曰：三年有應。及期后生，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后少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有期功之服，則一爪先折。

《王氏神仙傳》：王守一，貞觀初自號終南山人王布衣，賣藥於洛陽。富人柳信生一子，眉上一肉塊，布衣壺中抔藥一粒傳之，須臾肉破，有小蛇突出，五色爛然，漸及一丈許。布衣叱之，蛇躍起，雲霧昏暗，布衣乘蛇而去。

王倪飛步，許鵠上昇。

《王氏神仙傳》：王倪即齧缺師也，

得道於羲農之間。黃帝遇之，以傳道要。歷少昊、顓帝世，常遊人間，行飛步之道。堯舜之時猶見者，後一日昇天。

《郡閣雅談》：許鵠真人唐末遊南嶽招仙觀，壁上題歌一首云：洪鑪烹鍊人性命，器用不同分皆定。妖精鬼魅鬥神通，只自干邪不干正。黃口小兒初學行，唯知日月東西生。還為萬靈威聖力，移月在南日在北。玉是玉兮石是石，蘊棄深泥終不易。鄧通餓死嚴陵貧，帝王豈是無人力。丈夫未達莫相侵，攀龍附鳳損精神。題後數日上昇。

子長德合，圖南道成。

《真誥》：太上真人告長史云：我見南陽樂子長淳朴之人，不師不受，順天任命，亦不知修生之方，行不犯惡，德合自然，雖不得延年度世，死登福堂，煉神受氣，名賓帝錄，今補脩文郎。天資有分，亦由先世積德流慶所及。若使有攝生之理，兼行太上之訣，以此求道，無往不舉矣。

《高道傳》：陳搏字圖南，舉進士不第，肆志山水間，凡二十餘年。夜於庭間見一金甲神人持劍曰：子道成矣，當有歸成之地。先生曰：何謂歸成。金人云：歸成之地者，蓋秋為萬寶之所斂而歸者也。吾其隱於西方乎。遂遷入華山居。

淳風占日，薛蹟諫星。

《國史異纂》：唐太史李淳風校新曆日，太陽合朔當蝕，既於占不吉，太宗不悅曰：日或不食，卿將何以自處。曰：如有不蝕，臣請死之。及期，帝使人於庭謂淳風曰：吾放汝與妻子別。對以尚早一刻，指表影曰：至此則蝕。如言而蝕，不差毫髮。又嘗奏曰：北斗七星當化為人，明日至西市飲酒，宜令候取。太宗從之，乃使人候，有婆羅門僧七人入自金光門，至西市酒肆登樓而飲，使者登樓宣勅曰：今請師等至宮。胡僧相顧而笑曰：必李淳風小兒言我也。飲畢下樓，已失胡僧所在。

《仙傳拾遺》：薛蹟，河東汾陰人，後

居渭州，去俗為道士，明於天文律曆。太宗將封禪，有慧見，蹟諫而止之。每奏灾祥，與李淳風符契。後無疾而卒，有異香雲鶴天樂之異，山下及觀中咸聞見之。及葬，空棺而已。

子華太霄，遠遊上清。

《真誥》：山陽呂子華，陰君之弟子也，服虹丹之液，未讀內經，來從太君授太霄隱書而誦之，常以幽館方臺為樂，而不願造仙位。許先生邁改名遠遊，乃長史之兄也，君清虛懷道，幽棲野外，遇異人授返行之法，服玉液朝腦精，而面光華，還顏返少。晉永和中，嘉遁不返，後棲大滌中峰。丹成，天降玉童、白鹿下迎，今南陵院乃其遺跡。

公房舐瘡，張蒼吮乳。

《神仙傳》：李八百，蜀人也，年八百歲，因以為號。或隱山林，或出市里，唐公房有至心而不遇明師，李欲試之，為作偏客，公房不知是仙人八百，驅使用意過於他客，公房甚愛

之。後八百偽作病困欲死，公房為迎醫合藥，價數十萬，不以為損，憂念之意形於顏色。八百轉作惡瘡遍身，臭不可近，八百曰：吾瘡若得君舐之當愈。公房即為舐，八百曰：君舐復不能愈，君婦舐之當愈。公房乃使婦舐，八百曰：然三十斛美酒浴當即愈。公房乃為具酒浴瘡，體如凝脂，亦無餘痕，乃告公房曰：吾是仙人，子至心，故相試爾，子可教也。以丹經一函授之。公房入雲臺山中合丹，丹成而白日昇天。

《抱朴子》：漢丞相張蒼偶得小術吮婦人乳汁，得一百八十歲，此蓋道薄者耳，而蒼為之猶得中壽之三倍，況於備術行諸祕妙，何為不得長生乎。

沙海石蕖，唐昌玉蘂。

《拾遺記》：黃帝使風后負書，常伯荷劍，旦遊洹沙，夕歸陰浦，萬里一息。洹沙有石蕖一莖，百葉，千年一花，其地一名沙瀾，沙湧起成波瀾也，中有神龍魚鼈，皆能飛翔。仙人寧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寧

先生遊沙海頌云：青蕖的皪千載舒，百齡暫死食飛魚。

《劇談錄》：長安唐昌觀有玉蘂花，車馬尋翫者相繼。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衣，垂鬟，容色婉婉，從以二女冠，三小僕，僕皆巾髻，容彩端麗無比，異香馥郁。佇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曰：曩有玉峰之期，此可以行矣，舉轡，須臾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遊也。

道士振衣，將軍舉塵。

《括異志》：方道士失其名，隱於滄陽之西山。磁州有護國靈應公祠，每歲二三月，天下所獻奇禽異獸、巧工妙伎、珍肴異果，無所不有，人多會於祠下，遊覽宴聚，以至夏初，社人罷去。及期，方道士無歲不來，常以九蒸黃精以遺交舊。一歲忽不至，皆謂徙居他山，或以為物故。春城隍廟神座後有死人，塵埃厚且寸餘，官吏將檢視，忽振衣而起，乃方道士也。復陪諸君酣飲，月餘乃去，自是不復來。

《真誥》：保命君語楊真人曰：許子能委形冥化，從張鎮南受夜解法。云許子即許掾是也，係師為鎮南將軍，尸解葬鄰東，後四十四年至魏時遇大風，木棺開，見尸如生，舉塵尾覆面而大笑。

使者迎茅，天王問許。

《茅山記》：三天使者乘紫雲，擎玉板，披繡衣，齋命至大茅山迎大茅君，君授命而赴赤城之任。今茅山有繡衣亭，是當時受九錫之處也。

《真誥》：仙人王子登位為小有天王東卿，知許長史之慈肅，而子登問此人今何在，東卿曰：是我鄉人也，內明真正，外混世業，乃良才也，今脩上道。

插花飲酒，擊竹和歌。

《郡閣雅談》：李夢符，梁開平初鍾傅鎮洪州，日與布衣飲酒，狂吟放逸，四時常插花，以釣竿掛一魚，向市肆蹈漁父引，賣其辭。好事者爭買，得錢便入酒家。其辭有千餘首，傳於江表，略其一兩首云：村寺鍾

聲渡遠灘，半輪殘月落前山，徐徐撥棹却歸灣，浪疊朝霞碎錦翻。又曰：漁弟漁兄喜到來，婆官賽却坐江隈，椰榆杓子木瘤杯，爛煮鱸魚滿案堆。鍾傅以其狂妄惑眾，將罪之，夢符於獄中獻詩十餘首，其略曰：插花飲酒無妨事，樵唱漁歌不礙時。鍾不之罪，遣之，後不知所在。

《神仙傳》：擊竹子，不知其姓氏，在成都酒肆中，手持一竹節相擊，鏗然有聲，歌以和之，所歌辭旨，皆合道意。如此十餘年，一日東市藥肆語黃氏子曰：余知長者好道，令欲以誠奉託，可乎。黃曰：願聞其所須。曰：我乞士也，在七里亭橋下，今病甚且死，死之日幸火焚之，然慎勿觸我心。翌日至橋下見之，擊竹子欣然感謝，言訖而逝。黃為置衣衾，具棺斂，焚於郊外，即聞異香馥郁，鳥鳴至晚，其心不化，且如斗大。黃氏子以日暮欲歸，誤以杖觸其心，忽炮聲如雷，人馬驚駭，見有人長尺餘，自煙焰中，即擊竹子也，手擊其竹，

嘹然有聲，杳杳入雲中而去。厲畫一鷄，董歎二鵝。

《高道傳》：道士厲歸真，唐末遊洪州信果觀，見三官殿功德塑像乃明皇詔以夾紵製作甚妙，然主者不甚嚴護，常有雀鴿糞點汗，歸真遂於壁畫一鷄，自此雀鴿無復栖止。後有人見歸真於羅浮山登真。

《晉逸史》：董養字仲通，陳留浚儀人，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榮。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嘆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機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德誠蛇劍，陶侃龍梭。

《仙傳拾遺》：鄧德誠者，撫州臨川人，世崇於道，每焚香，常誓佐國扶教，入道於麻姑山。親友聞其志，或謂曰：夫佐國之功非文武不可也，

吾子退為道士，何以遂斯志邪。笑曰：此志非世人所知也。忽一日自山中還私第，中道逢巨蛇橫路，掬水以噴之曰：汝若龍也，當隨水飛騰，勿障行徑。蛇忽化為劍，持之以歸。

一旦有道士見之，曰：此神劍也。乃教以所用之法。明皇耽味至道，博訪道術，詔至京師，暇日因謂德誠曰：石堡之城頗為邊患。德誠曰：臣以草野之賤，荷非次之恩，敢不效用以安聖慮。乃燃七燈以象斗形，焚香冥祝，乃有一燈飛去，勢若流星，石堡之城為灰燼矣。

《真誥》云：陶侃為西河侯。侃嘗捕魚得一梭，因掛著壁間，有風雷，梭成赤龍，從屋而躍出，事見劉欽《異苑》。

玉源寶馬，芙蓉素驪。

《青瑣》：劉丞相赴舉京師，過獨木鎮，有老叟贈詩曰：今年且跨窮驪去，異日當乘寶馬歸。又曰：公自是羅浮山玉源道君。

《歐陽詩話》：石曼卿死後，人有恍

惚見之者，云：我今為仙，主芙蓉城，騎一素驪如飛。後又降於舉子家，留詩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移。

煙蘿三友，竹溪六逸。

《真誥》：鄭遨字雲叟，舉進士不第，唐末振衣遠去，入少室山為道士，有二青童、一鶴一琴從之遊處，與梁室權臣李振友善，振欲祿之，拒而不諾。既而振得罪南遷，遨徒步千里往省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地千年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山，與道士李道盛、羅隱之三人為煙蘿友，世目之為三高士。

唐李白善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客任城，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來山，日沉飲酣歌，號竹溪六逸。

王探投簪，韋節還紱。

《丹臺新錄》：王探字養伯，太原人也，神標穎秀，幽樞潛密，靈規洞洽，絳精凝皓，景粲霄衢，誠凝玉陛，所

以瑤林翳蒼，仙浪濛濛，故能驤首拔藻，延頸入素。初因呂后攝政，權任中常之職，至文帝龍飛，乃投簪鳳闕。天子禮賢以道，稱為逸人。

《神仙傳》：法師韋節，後魏莊帝時為陽夏守，師道士趙通法師，遂還簪紱於朝，受三洞靈文、神方秘訣。後卜居華山之陽，人因號為華陽子。澤民燕堂，杜冲寢室。

《翰林名談》：張澤民，元豐中死而復生，云至一處若瓊瑤世界，有堂榜曰五相清燕之堂，詢門吏可得入乎，吏曰：此神仙所聚，爾不可入。問五相姓名，曰：呂夷簡、李迪、劉寵、龐籍、富弼也。俄呵道自中出，其乘馬者貌類劉夔侍郎，呼澤民與語，張曰：公今去世為仙乎。劉曰：吾今為土地主，比人間守令，功行未至，何敢望仙。被會督役，令方畢工，軒窗階砌皆明王也，已命王元澤作記，邵疏篆矣。張曰：富相當安，何故先有此堂。劉曰：更三年至矣。

《丹臺新錄》：杜冲師文始先生，經

上十年，感展真人降於寢室，授冲丹方，謂冲曰：地司舉子之功，老君遣我授子仙經。冲依奉修煉，行之有驗，能驅策虎豹，役使鬼神，為通幽洞冥，莫測其端矣。

于吉療病，法滿寢疾。

《江表傳》：吳孫策時有道士于吉，讀道書，制作符水以療病，吳會多事之。策常會客郡樓，吉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拜之，止之不能，策即收之。策母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不從。俄見吉卒，後葬之，失尸所在。

《真境錄》：法師朱君緒字法滿，居玉清觀，即解紛異俗，尚行全真，閉戶閑庭，下帷虛室，器宇宏雅，泰定發乎天光，情性淵默，雷聲洊乎江表。爰以玉清本觀地迫誼煩，天柱古壇境遠閑靜，乃拂衣不駐，策杖攸往。數年之間，諸業未就，忽寢微疾，一朝倏起，命水澡浴，具冠服，焚香端坐，語弟子曰：吾於彭殤存亡

齊之久矣，然道妙寂寂，感者通焉，神理冥冥，契者昭焉，吾言之矣，汝知之矣，經法戒行，爾其勉諸。言訖奄然而逝。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三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四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清虛小有，寒華大茅。

《王氏神仙傳》：王褒字子登，鹿巾披褐，遍遊名山，精感昊穹，夜半忽聞林中人馬之聲，簫鼓亂音，須臾千乘萬騎浮空而至，神人乘三雲之輦，手把虎符，停駕而告言曰：子玄錄上清，金書東華，名編清虛，位登小有，必當掌括寶籍，為天王之任耳。

《茅山記》：孫寒華即吳帝之孫女，於茅山修道，道成冲虛而去，因號其山為華姥山。《真誥》曰：寒華乃神仙杜契之弟子，行元白法而得少容，今在大茅之間，時或出入，有見之者。

王錫甘露，田生神膠。

《總仙祕錄》：真人王錫嘗因大疫，入息山採藥，散施活人無數。忽遇一道士，謂曰：子有風骨而又積德多矣，因授以餐風飲露之術。一日，

天降甘露於所居之側竹木枝葉上，真人得以飲之，遂昇天。

《仙傳拾遺》：田先生隱於鄱亭，作小學時饒守齊推有女嫁李生者數月而孕，李生赴舉長安，其婦將產，忽為鬼所害而卒，李生下第歸饒於野中，見其妻訴鬼所害之事，曰：可於鄱亭告田先生，或可再生。李如其言即往村學見先生哀祈之。先生曰：但屋舍已壞矣，先生即從舍出，乃呼地界而問曰：刺史女因產為鬼所殺，屋舍已壞如何？一吏曰：只追李妻魂魄合為一體，以神膠塗之即生矣，李妻乃活，遂失先生所在。

遐周詩讖，忠恕字朝

《高道傳》：李遐周有道術，開元中召入禁掖久之。天寶末，一旦遁去，但於所居壁上題詩讖祿山僭竊及幸蜀之事，人莫能曉，而後皆有所驗，其末篇云：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者，假幽薊之衆而起也。函關馬不歸者，哥翰翰潼關之敗，疋馬

不還也。若逢山下鬼者，即鬼字，馬嵬驛名也。環上繫羅衣者，貴妃小字玉環，馬嵬時高力士以羅巾縊之。其所先見，皆此類也。

《玉壺清話》：郭忠恕惟縱無檢，多突忤於人。聶崇義建隆初拜學官，河洛之師儒也，趙翰王嘗拜之，郭使酒詠其姓玩之曰：近貴全為贖，攀龍即是聶，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應聲反以忠恕二字解其嘲曰：勿笑有三耳，全勝蓄二心。郭大慚，終以此敗。後坐謗時政，擅質官物，流登州，中途卒，藁葬於官道之傍。他日，親友殮葬，發土視之，若蟬蛻，殆非區中之物也。

脫空王老，詐死馬郊

神仙有王老者，莫知年歲，自言姓王，不知何許人。或示死於此，即生於彼，屢於人間蟬蛻，時人謂之脫空王老。

《江淮異人錄》：司馬郊一名疑，躡履而行，一日可千里。性粗暴，人無敢近之者。能詐死，以至青腫臭腐，

俄而復活。嘗止宣城逆旅，召主人與飲，因而凌辱而更繫之，既而互相搏擊，郊忽掙地，視之已死，體冷色變。一市皆聚觀，乃召鄉里縛其主人，將送於官。時已向夕，欲明旦乃行，至夜復聞店中喧然曰：失司馬尊師矣。而人方悟郊詐死也。

文侯布穀，郭璞散豆

《高道傳》：道士牛文侯性識穎拔，學洞古今，多誨人為善。每冬凜則布穀于地，使禽蟲有所食，陰功密惠，大以及於人，小以及於物，脩身積德，久而愈篤。

《方術傳》：郭璞至廬江太守胡孟康家，將趣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升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其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存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買此婢，復為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悅。

王纂飛章，張殖易奏。

《王氏神仙傳》：王纂當晉室擾攘之時，憫斯民之苦，每夜飛章以告上帝，俄感太上自空而下，告之曰：子憫生民，形于章奏，吾得鑒聽于子。遂命侍童取三五齋訣授於纂曰：勉而行之，真仙可冀。

《廣記》：張殖者，彭州道江人，遇道士姜真辨授以六丁駮役之術。大曆中，西川節度使崔宓常有密切之事，差人走馬入奏，發已三日，忽於案上文籍中見所奏淨本猶在，其函中所封乃表草耳，計人馬之力不可復追，憂惶不已，莫知為計。知殖有術，召而語之，殖曰：此奏可易，不足憂耳。乃炷香一爐，以所寫淨表置香烟上，忽然飛去，食頃得所封草墜於殖前。及使回問之，並不知覺，進表之時，封印如舊，崔公深異之。

師皇龍針，崔煒蛇灸。

《列仙傳》：馬師皇即黃帝馬醫也，識馬生死之診，治之無不愈者。忽見一龍下向之，垂耳張口，師皇曰：

此龍有疾，知我能治。遂取針以針其脣，其龍乃去。後數年，數數有龍見負師皇去。

《廣記》：崔煒於正元間遇一老嫗，自稱鮑姑，授艾少許，云每遇疣贅，不過一炷。言訖不見，煒莫之曉。一夕忽墮於枯井中，無計而出，旁見一白蛇蟠屈數丈，煒視其脣，亦有疣，偶因野燒延火飄入井中，煒取火依鮑姑之言以灸之，其疣應手而墜。煒知龍也，遂跨其背。而蛇身光燭相照，昇騰行至一洞中，見一青衣童子曰：玉京子也，已送崔君來。煗至問童子：鮑姑何人。曰：鮑靚女，葛洪之妻也，多行灸道於南海。煗方駭之，又問：玉京子何人。曰：安期生常跨斯龍朝玉京，號玉京子也。

賀乞鑑湖，葛求句漏。

《高道傳》：賀知章字季真，越州永興人，性曠夷。初擢進士第，累遷賓客，授秘書監，晚節尤誕放。天寶初，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為道

士還鄉里，詔許宅為千秋觀。又乞官湖為放生池，又詔賜鑑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賜詩寵行，人比之為二疏。

《神仙傳》：葛洪字稚川，本姓諸葛，遠祖征江漢，次丹陽之句容，因止而嘆曰：獨我在此，何諸之有。遂去諸字。葛姓之興，始於此也。究覽典籍，尤好神仙，親友薦洪才器宜長國史，選為散騎常侍。洪固辭不受，加以年老，欲合丹藥，聞交趾出丹砂，乃求為句漏令，遂將子姪俱行焉。

公昉仙酒，法先神燈。

《摭遺》：唐公昉，興元府人。興元有斗山觀。自平川內聳出一山，四面壁立，其上方如斗底，故以名之。薛蘿杉栢，景象奇妙。昔公昉飲李八百仙酒，舉家拔宅上昇。故後人題云：霞盃欲舉醉陶陶，不覺全家住絳霄。泂宅只知雞犬在，上天誰信路岐遙。三清寥廓拋塵夢，八景雲霓事早朝。惟有故林蒼栢在，露

華烟靄鎖驚飈。今有故基存焉。
《丹臺新錄》：彭宗字法先，嘗服業於杜冲真人，栖真味道，精貫人神。一日夜間行道，有神燈數枝浮空映席，凝輝流耀，人皆異之。

君賢易姓，拱壽塗名。

《馬君內傳》：馬明生本姓和，字君賢，少為縣吏捕賊，為賊所傷，當時殆死，忽道傍見一女人年可十六七，衣服奇麗，姿容絕世，行步於其間，明生知是神仙，因叩頭乞治，女人即與藥一粒，大如小豆，與服之，於是即愈。明生乃棄職易姓名，隨神女還岱宗。神女知其可教，乃令安期生授金液丹方，明生後服丹上昇。

《括異志》：范公仲淹倅陳州時，郡守母病，召道士奏章，公笑曰：庸人安能達章帝所耶。道士秉簡伏壇，終夜不動，試捫其軀，則僵矣。五更，手足微動，良久謂守曰：夫人壽有六年，所苦勿慮。守問：今夕拜章何其久也。曰：方出天門，遇放明年進士春榜，觀者駢道，以故稽

留。公問：狀元何姓。曰：姓王，二名下一字墨塗，旁注一字遠不可辨。既而郡守母病愈，明春狀元乃王拱壽，御筆改為拱辰，公始歎道士之通神。

鬼谷犬履，山陰鵝經。

《仙傳拾遺》：鬼谷，晉平公時人，隱居嵩陽鬼谷，因以為號。先生姓王名蒯，蘇秦、張儀從之學縱橫術，智謀相傾奪，不可化以至道，臨別去，先生與一隻履，化為犬以引二子，即日到秦矣。先生在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

《真誥注》：王逸少即王廙兄曠之子，有風味，善書，後為會稽太守。永和十一年，去郡不復仕，先與許先生周旋，頗亦慕道。又《晉書》：羲之愛鵝，時山陰道士好養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因求市之，道士云：為我寫《黃庭》，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

《列仙傳》：偃佺，槐山採藥人也，好

食松實，形體生毛，行走如飛，年三百歲。劉向為之頌曰：偃佺餌松，體逸眸方，足躡鸞鳳，走超騰驄。

《仙傳拾遺》：葛永瓚常居蜀之上清山，志希度世。巨松之下時有夜光，因得茯苓，其狀如人形，鍊而食之，能飛行變化，丹成服之，白日昇天，因號上清山為葛瓚山。

天師鬼降，真君牛鬥

《高道傳》：天師張道陵昔成都與鬼戰，奪二十四獄，俱為福庭，降二十八宿以通正氣，時有鬼帥尚居青城山下，為人鬼貿易之所，謂之鬼市，天師至則化為寶座以居之，兵固不能刃，火亦不能焚，於是鬼帥降焉。

《西山記》：許真人遜還豫章，周覽城邑，忽遇一美少年自稱姓慎來謁，禮貌勤厚，詞語辨捷，欲少留之，遽告去。真君謂門人曰：此非人，乃蜃精耳，得非聞吾有除害之意，來見試耶，若不誅之，終為大患。遂乘高迹其所之，乃往江澣化為黃牛，戲龍沙上。真人遂剪紙化黑牛往鬥之，

令弟子施岑持劍至其所，且戒之曰：俟牛鬥酣，即以劍揮其黃者。施君如命，一揮中其左股，遂奔入城西門外橫泉井中，而黑牛復化為紙矣。

王授琵琶，集獻荳蔻。

《祕閣閑談》：王保義為荆南高從誨行軍司馬，生女不食葷血，五歲能誦《黃庭經》。及長，夢流水登山，見金銀宮闕，云是方丈山，女仙數十人，曰：麻姑相結姊妹，授以琵琶數曲。自是數夜一遇，歲餘得百餘曲，其尤妙者有獨指商，以一指彈一曲。後夢麻姑曰：即當相邀。明日庭中有雲鶴音樂，奄然而卒。

《高道傳》：道士軒轅集居羅浮山，宣宗嘗召入內，時京師素無荳蔻、荔枝，上因語及，俄頃二花皆至，枝葉芳茂，如裁剪者。

道源推步，虛中章奏。

本傳：丘濬字道源，能通陰陽太極數。早歲欲遊華陽洞天，求為句容令，任滿，以詩寄茅山道友云：鳴鳳

相邀覽德輝，松蘿從此與心違。孤峰萬仞月正照，古屋數間人未歸。欲助唐虞開有道，深慚茅許勸忘機。明朝又引輕帆去，紫朮年年空自肥。濬嘗語家人曰：吾壽終九九。一日朝起盥沐罷，索筆作春草詩一章，詩畢端坐而逝，是年八十一。及殮空然，衆謂尸解，池守光祿滕公甫元發記其事，葬於九華。後數年有黃衣急足持濬書抵于滁陽，家人啓封，黃衣忽不知所在。書中云：吾本預仙籍，以推步象數謫為泰山主宰。

《獨異志》：唐正元中，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皆黜落，甚愧憤，乃詣茅山道士葉虛中求奏章以問吉凶，虛中為奏，其章隨香烟飛上，縹緲不見，食頃復墜地，有朱書批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枉殺二人，死後處分。後一歲，瓊無疾暴終。

可交酒斟，文祥栗嗅。

《續仙傳》：王可交，秀州華亭人，以耕釣為業。一日鼓柁江行，忽見一綵畫花舫中有道士七人，呼可交姓

名，可交驚異，有侍從鬚角者引交上舫，七人面前各有青玉盤酒器，果實瑩徹，一人曰：好骨相，今生於凡賤間，已多破矣。一人曰：與酒喫。侍者瀉酒罇中，酒再三斟不出，一人曰：與栗。其栗青光如棗，長二寸許，肉脆而甘。命一黃衣人送之，瞑目間忽坐於天台山瀑布寺前，離家已半年矣。

《雲笈七籤》：殷文祥名道笏，自號七七，嘗預官僚公宴，一日有酒倡優者侮之，七七語主人曰：以二栗為令，可乎。衆皆忻然，乃以栗巡行，嗅之皆聞異香，惟佐酒笑七七者二人嗅之化作石綴於鼻，掣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優伶輩一時亂舞，鼓樂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主人祈謝之，有頃石自鼻落，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焉。

元女華幄，太真霓裳。

《拾遺記》：燕昭王時廣延國來獻二

女，一名旋波，二名捉琰。王好神仙之道，故二女託形下降，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王處以單綃華幄，飲以珉瑗之膏。二女皆善舞，其所至之處，香風歛起，徘徊翔轉，殆不自支。王以纓拂之，皆舞，容冶妖麗，綺靡鸞翔。王復以袖麾之，舞者皆止。王知其神異，乃處以崇霞之臺，及設麟文之席，散荼毒之香，香出波弋國。

《逸史》：天寶初中秋夜，羅公遠曰：陛下能從臣月中遊乎。取桂枝擲空為大橋，色如白金。上行至月宮，女仙數百，素衣飄然，舞於廣庭。上問何曲，曰：霓裳羽衣也。又天寶四載，冊太真宮女真楊氏為貴妃，后服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云：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恨當時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太子服液，長胡獻霜。

《丹臺新錄》：釋道微、竺法蘭問葛仙翁曰：道起無先無後，不可稱論，不審老子、太子孰為先後。公答曰：微乎子之所問，乃合正真，道素無先無後，無左無右，存亡高下貴賤，無形無像，所以字之曰道，不可稱言也。太子生老子後，前世有功德，得服太上金液一升，身若紫金光聚，故號金仙氏爾。

《真誥》：北戎長胡大王獻帝舜以白琅之霜、十轉紫華，服之使人長生飛仙，與天地相傾。舜即服之，陟方死葬蒼梧之野。蓋龍奏靈阿，鳳鼓雲池，而猶尸解託死，欲斷生死之情，示民有終始之限耳。

隱仙白石，盧生黃糧。

《神仙傳》：白石先生不肯修昇仙之法，但取不死而已，不失人間之樂。彭祖問之，答曰：天上多至尊相奉，苦於人間。時呼為隱仙。

《枕中記》：開元中道者呂公經邯鄲道上，邸舍中有邑少年盧生同止於邸，主人方蒸黃糧，共待其熟。盧不

覺長嘆，翁問之，具言生世困厄。翁取囊中枕以授盧曰：枕此當榮適如願。生俛首，但記身入枕穴中，遂至其家，未幾登高第，歷臺閣，出入將相五十年，子孫皆列顯仕，榮盛無比，上疏曰：臣年逾八十，位歷三台，空負深恩，永辭聖代。其夕卒。盧生欠伸而寤，呂翁在旁，黃糧尚未熟。生謝曰：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

魯公尸解，顏回坐忘。

《紀異錄》：真卿問罪李希烈，內外知公不還，親族餞於長樂坡，公醉，跳躑前楹曰：吾早遇道士陶八八，受刀圭碧霞丹，至今不衰。又曰：七十有厄即吉，他日待我於羅浮山，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太梁，希烈命縊殺之，瘞于城南。希烈敗，家人啓樞，見狀貌如生，遍身金色，爪甲出手背，鬚髮長數尺，歸葬偃師北山。後有商人至於羅浮山，有二道士圍棋，一曰：何人至此。對曰：小客洛陽人。道士笑曰：幸寄一書

達吾家。遣童取紙筆作書。至北山顏家，子孫得書大驚曰：先太師親翰也。發塚開棺，已空矣。

《丹臺新錄》：顏回為明泉侍郎三天司直，嘗謂仲尼曰：回益矣，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此之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請從其後也。見《莊子》。

趙高懷雀，陶淡養鹿。

《拾遺記》：秦王子嬰沉趙高於井，七日不死，以鑊湯煮七日不沸，乃戮之。獄吏曰：高初囚時，懷中有一青圓大如雀卵。方士云：高先世受韓衆丹法，冬卧堅冰，夏卧爐上，不覺寒熱。高死，一青雀從屍中飛入雲中，九轉之驗也。

《晉隱逸》：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淡幼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期。年十五六，便服氣絕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書，善卜筮。

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聞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反，莫知所終。

王母瑤池，老君玉局。

《列子》：周穆王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貽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又《穆天子傳》：吉日甲子，天子執白珪玄璧見西王母，獻錦組百純，白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理脩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曰：子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天師傳》：永壽元年，老君降蜀都，地神湧出一玉局座。於是老君昇玉局坐，授與天師南北二斗經訣，令天師普濟衆生，以救下民。

梁妻更衣，袁女改服。

《漢隱逸傳》：梁鴻同縣孟氏有女，狀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

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媵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令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爾，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後共入霸陵山中。

《真誥》：張激子者，亦少名發，袁隗歎其高操，妻以女。女服飾奢麗，激子不顧，婦改服乃成室家也。入剡山，遇山圖公子，周襄王時大夫，仙人也，授激子以九雲水強梁棟柱法，激子脩得此道。

子雲養神，昭素寡欲。

《真境錄》：夏侯天師名子雲，親植芝蘭於藥圃，自言古聖以上藥養神，中藥養性，下藥遣病，可使人神靈，可使人性明，可使人病愈，故常施藥於鄆市，皆隨人淺深而遇之。其藥圃詩云：綠葉紅英遍，仙經自討論，偶移崑下菊，鋤斷白雲根。師羽化

一日，有樵者窺園中，見師鞭乘一獸，似虎非虎，不可識，入東山去，其疾如風矣。

《玉壺清話》：王昭素，酸棗縣人，學古純直，行高於世，市物隨所索價償其直。李穆薦於太宗，召至便殿。年七十七，顏如渥丹，目若點漆，鰥居絕欲四十年，家無女侍。賜國子博士致仕，留禁中月餘，詢治世養身之術，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無如寡欲，此外無他。上愛其語，書屏几中。年八十九終。

麻姑鳥爪，羲皇蛇身。

《集仙錄》云：麻姑，孝明帝時與神仙王遠降於蔡經家，將至，一時頃聞蕭鼓人馬之聲，姑年十八九許，於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皆世所無。姑爪如鳥爪，蔡經見之，心中默念言背大痒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遠已知經心念，使牽經鞭之。

《拾遺記》：禹鑿龍門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巖，深數十里，幽暗不

可復行，禹乃負火而行，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青犬行吠於前。禹計可十里，迷於晝夜。既覺，漸明，向者豕犬變為人形。又見一神蛇身人面，禹因語，神即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側，禹曰：華胥生聖子，是汝邪。答曰：華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授禹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數，使度量天地。禹即執持此簡以治定水土，蛇身之神即羲皇也。

成子五石，葛起千斤。

《仙傳拾遺》：崔成子者，脩五石雲腴之道，於岬山洞室中服之十年，解神而去，藏形於洞中。有遊者見其形骨不散，而芳香逾甚，細視藏有五物，白如雞子，因採取而歸。忽自震懼，已失五石所在。明日却入洞中，見成子踞坐室內，奮髯而言曰：道在積功累行，德及含識，地司所舉，名簡帝君，然後神丹可成，真師可遇。子無毫分之善，懷殘毒之行，竊

我雲腴神薤之藥，而欲度世，不亦難乎。此固神明所貴，吾以愍物為心，不欲加罪，恐山神不赦，爾可速去。自是尋獲惡疾，歲餘，成子夜降其家，教以洗心悔過之訣，所疾復愈。

《抱朴子》：葛起力舉千斤，頭有五色之氣，高丈餘，一日乘龍上昇。自在掬水，劉政興雲。

《野人閑話》：利州郾中有一人，被髮跣足，衣布短襦，人與語，縱答，皆說天上事，人多不曉會。夜則於神廟中立睡，盛暑凝嚴則莫我知也，人謂之天自在。州之南門外有市，則商賈交易之所也，人甚闐咽。一夕火起亘天，燒熱屋宇，城內人皆登高望之，見天自在吁歎獨語云：此方之人縱意奢淫，莫知善道，為惡既久，天將殺之。遂以手掬堦前石盆中水望空澆灑，逡巡有黑氣自廟門出，變為大雨，盡滅其火。天自在遂潛遁去。

《神仙傳》：劉政有道術，能以一人作千人，千人作萬人。又能噓水興

雲，聚壤成山，刺地成淵。

李竦閑客，龜蒙散人。

《指元圖序》：李竦自稱三仙門弟子，天下都閑客，嘗作《指元序》云：欲叩玄關，須憑匠手，不遇真仙，難曉大道。僕遊江南，於南京應天遇華陰施真人，肩吾希聖者，青巾紫履，皂帶寬衣，光彩射人，望之儼然可畏。及其談論，指喻天機，開陳大道，古今不特見有矣。遂授僕《修真元圖》一十五式，顯然明白，可謂真仙之祕本矣。

《本傳》：唐陸龜蒙少高放，舉進士一不中，居松江甫里，往從張博，不喜與遊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蓬席，賫束書茶竈、筆床釣具往來，時號江湖散人。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四

①「主」字原作「王」，據《輯要》本改。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五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河公道尊，元君仙最。

《神仙傳》云：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文帝時結草為庵于河上，常讀《老子》經。文帝好《老子》之言，遣人齎不解之義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即駕乘而從之，乃下車稽首問其奧義，公曰：常以百姓心為心也。

《雲笈七籤》：任生隱於嵩山讀書，一夕見黃衣人執手牒追去曰：子命已盡。約行數十里，幢節旛蓋地邈不絕，有女子乘翠輦，侍衛數十人，黃衣者與生辟易隱於墻下，女子遙見，問何人，黃衣具以實對。女子取牒視之曰：今既相遇，不能無情。索筆判云：更與三年。生再拜謝之，因問使者，黃衣云：此三素元君，仙之最貴也。生果再甦，後三年乃卒。

麟伯屋穿，紫霄石碎。

《天師內傳》：張子祥字麟伯，博通羣經，仕歷洛陽尉。棄官與妻退隱龍虎山，志在脩煉，能吐腹中丹置掌上玩弄，或投器中，光芒穿屋，復吞之。年百有餘歲。後卒葬之，空棺而已。

《神仙傳》：五代時江南道士譚紫霄有道德，能醮星象，禹步魁罡，禁制鬼魅，住廬山棲隱洞。時鄴僧於溪澗創亭宇，有為頑石所礙，雖致工百倍，不能平之，師往見曰：斯固易矣。以指捻訣，以水噴之，命鎚之，其石應手粉碎矣，一旦平焉。

月娥竊藥，江妃解佩。

《神仙傳》：羿有不死之藥，妻竊服之奔月為姮娥。

《集仙錄》：江妃二女出遊江濱，皆麗服華裝，佩十兩明珠，大如荆雞之卵。鄭交甫見而與語求之，解其佩與交甫。交甫懷之，去數十步，俱無見焉。又《韓詩內傳》云：昔鄭交甫將之南楚，適彼漢高臺下，乃遇二女

佩二珠，大如鷄卵，交甫與言曰：欲子之佩兮。二女解佩與之。交甫既行，二女忽不見，佩亦失之。

武夷設席，祝融召會。

《武夷山記》：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會鄉人於幔亭峰上，男女千餘人，東西各設地席，施紅雲之茵，紫霞之褥，奏寶雲左仙之曲，酒行令歌師彭今昭唱人間會別之曲，詞曰：天上人間兮會合幾稀，日落西山兮夕鳥歸飛，百年一餉兮志與願違，天宮咫尺兮恨不相隨。歌罷，忽綵雲四合，鄉人與仙人相別，乃下山回顧，峰頂無復一物矣。

《高道傳》：薛季昌居衡山，研真窮妙。明皇嘗召入禁掖，問以道德，而談極精微，上喜，恩寵優異。一日忽謂弟子曰：祝融峰今夕天真之會，予被召，當往。遂凌空而去。

寶聖白犬，萬祐青猪。

《高道傳》：杜光庭字賓聖，一日忽謂門人曰：昨夢朝上帝，以吾為岷峨主司，今青城已創真宮，恐不久於

世矣。光庭嘗畜一白犬，目之曰吠雲，令以胡麻油塗足，繒布裹之，曰：吾聞油塗犬足，可日行萬里。及真宮成，遂披法服，升堂集門弟子，囑別而化，異香滿室，吠雲亦號叫而斃。

《廣記》：萬祐脩道於黔南無人之境，每三二十年出城都市藥。蜀王建迎入宮，盡禮事之，問其服餌，皆祕而不言，曰：吾非神仙，亦非服餌之士，但虚心養氣，仁其行，勘其過。問其齒，則曰：吾只記夜郎王蜀之歲，蠶叢氏都郫之年，時被請出，但見烏兔交馳，花開木落，不記其甲子矣。後堅辭歸山，建泣留不住，問其後事，皆不言之。既去，於所居壁間見題字曰：莫教牽動青猪足，動即炎炎不可撲。鷲獸不欲兩頭黃，色即其年天不哭。智者不能詳之。至乙亥年，起師東取秦鳳，乙亥是為青猪，為焚爇之期也。後三年歲在戊寅，土而建殂，方知寅為鷲獸，干與納音俱是土，土黃色，是以言鷲獸兩

頭黃，此言不差毫髮。桓闓執爨，柳浩掌厨。

《神仙傳》：宋桓闓字清遠，事陶隱居於茅山華陽館十餘年，立性端謹，寂默若無所為。一日有二青童、一白鶴自空而下，集于庭，隱居忻然而接，為己當之，青童曰：太上所命者，桓先生也。隱居默計門人皆無姓桓者，索之唯得執爨闓焉。詰其所致，則曰：常脩默朝之道，已九年矣，故有今日之召。闓服天衣，駕白鶴升天。

《仙傳拾遺》：柳浩者，家世奉道，焚修精恪，年八十餘，身嘗無疾，鄉里疑道力之所及也。忽一旦謂其家曰：吾昨奉天符，太上有勅，使我於九仙寶室洞掌仙官厨膳百年，來日當行。至期無疾而終，異香盈庭，數日始絕。

柳融粉龜，張果紙驢。

《神仙傳》：南極子柳融取粉塗盃，呪之成龜，煮取其肉食之，呪其殼，復為酒盃。又能含粉成雞子，吐之

數十枚，煮而啖之。雞子中黃皆有少許粉，又取水呪之，即成美酒，飲之皆醉。

《高道傳》：張果常乘一白驢，日行數百里，休則疊之，其厚如紙，置於巾箱中，乘則以水噴之，復成驢矣。

魯逢修舍，奚山造車。

《仙傳拾遺》：魯逢者，善於木工，往來齊岱之間。壽張令別業舍壞二十餘間，使吏召匠以修之，吏執逢駢行，逢邀吏就肆飲酒，去莊三十餘里，日暮而逢已醉卧，令頗剛躁，吏甚為憂。洎明日，又酒飲，吏促之使行，逢曰：本為脩莊舍，舍已正矣，何見促之甚。吏不能解其意，良久村童自莊所至，云昨夜似有風雨，舍已修整矣。吏以事白令，召而謝之，唯唯而已。

又奚樂山，不知何許人。大和中，長安大雪月餘，負販小民求食無路，樂山因冒雪往車之家，謂之曰：我善作車輻，可立致百所，計功三百文。其家使為之。燃燈運斤，日昃而作，

未逾三鼓，百所成矣。凌晨錢三千，歸以拯飢貧者。雪霽告發，不知所之。

列子御風，可雲卧雪。

《南華真經》：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續仙傳》：杜子昇字可雲，自言杜陵人，莫測其年壽。飲酒三斗不醉，能沙書，冬卧雪中三兩日，人以為僵死，或撥看之，徐起，抖擻雪而行，如醉睡醒。唐杜孺休為蘇州刺史，忽聞可雲在 cities，乃延入州，拜呼道翁，賓僚訝之，孺休曰：先君出鎮西川日，與道翁相善，別來四十年，而裝飾顏貌一如當時。後入杭越間去。

夸父追日，太白捉月。

《大荒經》云：有人珥兩黃蛇，名曰夸父。又《列子》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嵎谷之際，渴欲得

飲，赴飲渭河，渭河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摭遺》：子美後說李太白宿江上，於時高秋澄流，若萬頃寒玉。太白見水月，即日吾入水捉月矣。尋不得尸，說者云水解，此神仙之事也。

雲漿元道，石髓王烈。

《高道傳》：葉法善字元道，括蒼人，世為道士。母留氏晝夢流星入口，吞之有娠，十五月而生。七歲溺大江，三年而還，父母詢其故，曰：青童引我飲以雲漿，復朝太上，故少留耳。

《王氏神仙傳》：王烈字長休，中散大夫嵇叔夜甚欽愛之，數數就學，共入山遊戲採藥。後烈獨之太行山中，忽聞山東北有聲如雷，烈不知何等，往視之，乃見山破石裂，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食之。即與叔夜往視之，則斷山已復如故，按仙經云：神仙五百年輒一開，其中石髓出，得

而服之，壽與天相畢。烈前得者，必是也。

沈彬三舉，董威百結。

《郡閣雅談》：沈彬字子文，好神仙。少孤，西遊以三舉為約。初一舉作夢仙謠云：玉殿大開從容入，金桃爛熟没人偷。鳳驚寶扇頻翻翅，龍懼金鞭迴轉頭。第二舉憶仙謠曰：榆風颯，九天秋，王母朝回宴玉樓。日月漸長雙鳳睡，桑田欲變六鼇愁。雲迷蕭管相隨去，星觸旌幢各自流。詩酒近來狂不得，騎龍却憶上清遊。第三舉納省卷贈劉象為首云：曾應太中天子舉，四朝風月鬢蕭疏。不隨世祖重携劍，却為文皇再讀書。十載戰塵消舊業，滿城春雨壞貧居。一枝何事於君惜，仙桂年年幸有餘。主司覽彬詩，是年特放象及第。彬後南遊湖外，亦有道者也。

《逸士傳》：董威在洛陽居白社，以殘絮縷帛為衣，號為百結。

脩通行者，袁滋士流。

《雲笈》：道士聶師道聞梅真人、蕭

侍郎皆隱玉笥山，時人多見之，師道乃至玉笥，寓清虛觀，三遊郁木坑，或冀一見，堅心以去，山行極深。忽見一人布衣烏紗帽，自稱行者，問師道何往，聶以尋梅、蕭為答，行者曰：聞爾精勤慕道，遍訪名山，情亦非易，爾宿業甚靜，已應玉籍有名，雖未便飛昇，亦當度世，我謝修通。又，袁相公滋未達時，因暇日登復州青溪，有一人儒服，與語甚狎，袁公曰：此境山泉奇異，當有靈仙之所都府。儒生曰：有道士五六人，間或一來，亦不知所居處，彼惡人知，然得美酒庶或一見也。公後得美酒而往，歷數宿，道流果來。儒生為列席致酒。儒生乃引袁公出拜，道士相顧失色，乃怒儒曰：此人誠志，況是士流。良久遂意解，因目袁生曰：此人似西華坐禪僧，去來已四十七年矣。問袁公之歲，適四十七矣，撫掌曰：公福祿已至。公後果拜相焉。

左慈眇目，許畫偏頭。

《三洞神仙記》：魏左慈能變化，後入東吳。吳有徐墮者，居丹徒，慈過之，墮門下有宿客，誑云：徐公不在，慈知客狂已，便即去。客見牛在楊木杪行，適上木則不知所在，下木即得牛，在木上又車轂皆生荆棘，長一二尺，斫之不斷，推之不動也。客大懼，即報徐公，說有一眇目老翁，吾欺之，言公不在，及去車牛如此。徐曰：此左慈也，汝曹那得欺之。諸客分布逐慈，叩頭謝之，慈意解，即遣去，還見車牛如故。

《括異志》成都畫師姓許，善傳神，一日有貧人弊衣憔悴來求傳神，許笑曰：君容壯若此，而求傳寫何也。其人解布囊出黃道服、鹿皮冠、白玉簪，頂冠易衣，危坐以手摩面，則童顏矣。引其鬚，應手而黑，乃一美丈夫也。許驚曰：不知神仙降臨。道士曰：君傳吾象置肆中，有求售止取千錢。後有識者曰：此靈泉朱真人也。求者輻輳，許貪畫直，每象輒取二千，夢道士曰：汝福有限，不可

妄取，安得忽吾言，將促其壽也。因批其頰。既寤，頭遂偏，乃號許偏頭。

子推黃雀，君達青牛。

《神仙傳》：介子推，晉人也，隱而無名，趙成子與之遊。旦有黃雀在門上，晉重耳異之，與出居外十餘年，勞而不辭。及還介山，有伯子者常來呼推曰：可去矣。推乃從伯子遊。後文公遣人以玉帛徵，禮之而不去。

《高道傳》：封衡字君達，常駕一青牛，因號青牛道士。人有病，不問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之，或下針，應手立愈。魏武帝問養性大略，師曰：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勿過極，少勿過虛，去肥濃，節酸鹹，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慎房室，春夏施寫，秋冬閉藏，則幾於道矣。

上林獻棗，河陰市榴。

《東方朔傳》曰：武帝時上林獻棗，上以杖擊未央前殿檻，呼朔曰：叱來，叱來，先生知篋中何物。朔曰：

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也，以杖擊檻兩大林也，朔來，來來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上大笑，賜帛十疋。

《高道傳》：道士張元化，不知密修何道，鄉人一旦皆夢元化來別云：且暫遠遊。是夕果羽化。達旦，人有疑而來訪者，大小皆同。既葬之後，塚上有一竅可容臂，識者云：此蟬蛻矣。未幾，有客自河陰來貨石榴於汝墳，中途遇一道士自云：我乃汝墳張觀主，託附一書。仍市石榴數十顆，獻于北極殿客。諾之。既至，其徒曰：此書乃師之墨迹也。引客至影堂，客曰：向所見者，與此略無異焉。

携琴負壺，浮家泛宅。

《高道傳》：道士李真隱華山。岐州之西王祐者，家巨萬計，常設館以待四方，嘉肴旨酒無不備具。真携琴負藥壺謁祐，遂延于館。真曰：我聞人之好樂皆有以師，縱橫者必有游說之志，讀韜略者必有戰敵之心，

吾携一張琴、一壺藥，豈無旨哉。携琴者，我知琴有古風，欲使人還淳朴，省澆浮也。負藥壺者，我知人之多病，欲使人少疾苦，常安平。且我之琴非止自化也，化人也。我之藥非止自保也，保人也。君雖能以有餘濟於人，固與不義而誅剝以富者則異矣，比古之豪貴待士則未也，要在賢不肖有別，則君之身名可保無累矣。真乃命酒自酌，達曉遽辭去。祐潛伺之，見真化一大鹿西走，不知所之。

《唐史屬辭》：張志和字子同，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弊陋，請更之，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禮以敬。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五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六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志和水戲，夏統耦耕。

《續仙傳》：張志和，會稽山陰人也。時顏真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為水戲，鋪席於水上，獨酌嘯詠，其席往來，後有雲鶴隨其上。真卿親賓寮佐，觀者莫不驚異。尋水上揮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

《晉隱逸》：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幼孤貧，養親以孝聞，每採杞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拾蠅螿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海濱也。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平議出處，遇濁代當與屈生同汗共泥，若汗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

季平可活，隱瑤再生。

《宣室志》：上黨程逸人有符術，唐劉悟為澤潞節使，臨洛縣民蕭季平家甚富，一日暴卒，逸人嘗受季平厚惠，聞其死，馳傳視之，語其子曰：爾父未嘗死，蓋為山神所召治之，尚可活。乃朱書一符，向空擲之，食頃果甦，曰：初見一綠衣人云：霍山神召。約行五十餘里，適遇一丈夫朱衣杖策，怒目從空而至，謂季平曰：程斬邪召，可疾去。於是綠衣者懼而走。朱衣人牽其袂偕來，遂醒。其家驚異，因問逸人斬邪謂誰，曰：吾學於師氏，歸依龍虎斬邪錄。因解其所佩錄囊示之。後遊閩越，不知所在。

《仙傳拾遺》：周隱瑤，洞庭道士也，居焦山，學太陰煉形之道，死於崖窟，夢謂其弟子曰：檢視其尸，勿令他犯，六年後再生，當以衣裳迎我。弟子視之，則臭穢虫壞，唯五藏不變，依閉護。至六年往看，乃身全却坐，弟子備湯沐以新衣迎之，髮鬚而

黑，粗而直，若獸鬣焉。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此三度，狀貌益壯。煬帝召至東都，懇乞歸山，尋亦遂其意。

肩吾三住，墨狄五行。

《西山會真記》：施肩吾字希聖，嘗作《三住銘》云：太《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凡在萬形之中，其所保者莫先於元氣，元氣若住則形住，形住則神住。此三者既住，則我命在我不在於天也。大理昭然，玄居者不信之矣。

《神仙傳》：墨子名狄，仕宋為大夫，年八十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長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遊耳。乃入周狄山精思，忽見一人，乃問之曰：君豈非山岳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且少留，誨以道教。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來相候爾。於是授以素書未央圓方。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集其要以為《五行記》。後得地仙，隱以避戰國。邢公丹竈，周貫藥鑿。

《談選》：九嶷山中絕頂，人迹所不及，舊傳有仙隱於其上，近有本郡監兵子曹雄因獵山間，遂深入至峰頂，見結茆三兩間，中一人隱几而坐，雄再拜問之，答曰：吾邢仙翁也，自唐僖宗時隱此。因延雄訪以世間事。雄視其所居，唯一書閣及丹竈，几案有所著詩。雄求錄其詩，得十數篇，今錄出一篇云：虛皇天詔下仙家，不久星潢借客槎。壁上風雲三尺劍，床前龍虎一鑪砂。行乘海嶼千年鶴，坐折壺宮四序花。為愛《陰符》問元義，更隨綵仗入烟霞。雄後追復舊遊，幾月方到，環視居室雖存，而仙已去矣。

《冷齋夜話》：周貫不知何許人，自號木鴈子，治平間嘗往來西山，又至袁州，見市井李生者有秀韻，欲携以歸林下，而李嗜酒色，意欲無行，貫指煮藥鐺作偈示之：頑鈍天教合作鐺，縱生三脚豈能行。雖然有耳不聽法，只愛人間戀火坑。尋死於西山，方將化，人問其幾何歲，貫曰：

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孔斷布衣穿。相逢甲子君休問，太極光陰不記年。後有人見於京師州橋，附書與袁州李生云：我明年中秋夕當上謁也。至時果造李生，生時以事出，乃以白土大書其門而去，曰：今年中秋夕，來赴去年約，不見折足鐺，彈指空剝。李果墮馬折一足。

童子錦帷，尚父綉幄。

《西山記》：孝武寧康二年八月一日，許真君晨起，忽有雲物自天而下，仙降於真君之庭，乃宣上帝詔：賜學仙童子許遜紫綵羽袍、瓊旌寶節、玉膏金丹各一合，詔至奉行。是月十五日中，忽聞音樂來自天際，青童綵仗、龍車羽蓋來迎，許君與家屬四十二口及雞犬皆乘雲上昇。頃之有錦帷自空飛下，復有鷄栖墜於宅東南。

《神仙感遇傳》：郭子儀初從軍沙塞間，因入軍催軍食，至銀州十數里，日暮，忽風沙陡暗，行李不得，遂入道傍空屋中，藉地將宿。既夜，忽見

左右皆有赤光，仰視空中，見駟輜車繡幄中有一美女坐床垂足，自天而降。子儀拜祝云：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長壽富貴。女笑曰：大富貴，亦壽考。言訖，冉冉昇天。後子儀立功貴盛，拜太尉、中書、尚父，年九十而薨。

王賈玉符，天寵金鑰。

《廣記》：婺州參軍王賈舉孝廉擢第，授婺州參軍。時杜暹為婺州參軍，與賈同列，相得甚懽。與暹同部領使洛陽，過錢唐江，登羅剎山觀潮，謂暹曰：大禹真聖者，當理水時，所有金匱玉符以鎮川瀆，此杭州城不鎮壓，尋當壞矣。暹曰：何以知之。賈曰：此石下是相與觀焉。因令暹閉目執其手，令暹跳下。暹忽開目，已至水底，其空處如堂，有石匱高丈餘，鑰之，賈手開其鑰，去其蓋，引暹手登之，因入匱中。又有金匱可高三尺，金鑰之，賈曰：玉符在中，非有緣不能見也。因引手復出，則已至岸矣。仍告暹曰：君有

宰相祿，當自保愛。因示其拜官歷仕及於年壽，周細語之。遲後遷拜，一如其說。

《閑中雜記》：崇寧間南康軍進士彭天寵者，初未嘗學道，忽自言天人降其家，且得天書，一日沐浴語人曰：我昇天矣。閉戶不出，有頃失所在。後四十二日，忽渡江歸，且曰：我初去時泛一金船載雲中，如在綿上，迤邐昇天，見一道士曰：子在晉時為彭澤令，有功及民，故係仙籍。因指白氣示之曰：此父母思汝之愁氣，盍歸爾，九十年當復來。及遺金銀鑰匙各一，使復泛舟下至蔡州，以金鑰賣之，得錢歸。至江將渡，錢盡，又賣銀鑰匙，得錢買舟，至其家錢盡。父母驚喜，他日令娶婦，亦無他異。

洛下痴羊，山中病鶴。

《鷄跖集》：洛下有洞穴，有人悞墮其中，見宮殿人物非凡處。又有大羊，羊鬣有珠，人取食之，不知所以。問張華，華曰：此乃地仙九館也，大

羊乃痴龍也。

《雲笈》：唐相李石未達時頗好道，嘗遊嵩山，荒草中聞有人呻吟聲，視之乃病鶴，鶴乃人語曰：某已為仙，厄運所鍾，為樵者見傷，一足將折，須得三世人血數合方能愈也。李公解衣即欲刺血，鶴曰：世上人少，公且非純人。乃授一眼睫曰：持往東都，但映照之即知矣。李公中路自視，乃馬首也。至洛陽，所遇頗衆，悉非全人，或犬彘驢馬首。偶於橋上見一老翁騎驢，以睫照之乃人也，李公拜揖，具言病鶴之事，老翁忻然下驢，宣臂刺血，李公以小瓶盛之，持往鶴所，濡其傷處，裂帛裹鶴，謝曰：公即為明時宰相，後當輕舉，相見非遙，慎勿墮志。李公拜之，鶴冲天而去。

景翼邪正，興明苦樂。

《道學傳》：孟景翼字輔明，軻之後也，性至孝，齊竟陵王盛洪釋典，廣集羣僧，與景翼對辨二教邪正，景翼隨事剖析，辭理無滯，雖蘭生拒羸，

來公折隗，蔑以加焉。

《仙傳拾遺》：陳興明遊名山，遇神人告之曰：世人修道多不能勤久，故罕睹其成功。汝之積功亦可佳也，如無退志，何慮不列于玉籍。然前苦後樂，苦即有窮，樂即無極。夫林谷幽棲，禽獸為伍，飢渴必至，寒暑辛勤，割世辭榮，離親捨愛，可謂苦矣，壽同天地，變化無方，策空駕虛，坐生雲翼，可謂樂矣，得不勉於修礪乎。興明拜曰：永佩聖言，畢志於道，不敢怠慢。修之十八年，晉大始元年三月一日於衡岳昇天。歸真馴兔，顏闔飯牛。

《橫山觀記》：國朝大中中，有宋歸真者棄官服道，結廬山側，茹芝絕粒三十餘年，晨昏諷誦，輒有白蛇白兔馴伏如聽。太守趙需目其廬曰廣寒室，嘗留詩以贈焉。

《南華經》：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間，苴布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

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

茂實乘虎，太白跨虬。

《廣記》：王夔，南陽張茂實之僕也，一日辭去，謂茂實曰：感君恩遇，深欲奉報，夔家甚近，其中景趣可觀，能一遊乎。茂實曰：可，然不欲家人知，潛一遊可乎。夔曰：甚易。乃截竹枝，其上書符，曰：君仗此入室稱疾，潛置於衾中，抽身即出。乃相與南行數里餘，有黃頭執青麒麟一，赤文虎二，俟於道。茂實驚欲回，夔曰：無苦，但前行。夔即乘麟，茂實乘虎，上仙掌，越壑凌山，殊不覺峻嶮。至一山下，物象仙媚，樓臺松石非世所有，紫衣吏數百人迎於道側。既入，青衣數十人容色皆殊，執樂拜引，宴於中堂，歌鸞舞鳳及諸聲樂，皆所未聞，情意高逸，不復思人寰間事。因教以至道，贈金百鎰，令送之到家。家人方環泣，云卒已七日矣，以心間尚煖，未殮也。

茂實遂棄官遊名山，不知所終。

《異人錄》：元和初有人海上見李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笑語，久之道士於碧霧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健步追及，共乘之東去。

高士善卷，仙官馬周。

《高士傳》：善卷舜時高士，舜欲以天下遜之，卷曰：冬衣皮毛，夏為葛絺，春耕足以肆力，秋斂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遂不受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列仙傳》：馬周少時多困於酒，一日出城遇一老人揖坐林間，與語曰：太上命汝輔佐聖孫，何為沉困於酒，自掇困餓，五神已散，旦夕將死，何不省悟。復曰：汝本華山素靈宮仙官，今召汝入宮。周同行，果見其宮室，姓字存焉。遂啓戶而入，見爐火鼎器備具，忽見五人立於前曰：向先生酒酣而我奔散，今請閉目，復入神室。明日謁天崗，崗曰：子有所遇，位至丞相，宜自勉之。周

果歷臺輔數年，真仙下降其室曰：佐國功成，太一徵召，無復留也。遂解化。

伯元冥視，梁謚夢遊。

《真誥》：霍山有學道者鄧伯元同王元甫，授神人吞日丹景之法，積三十四年乃能冥視夜書。道成，太帝遣羽車同元甫白日上昇。

《高道傳》：道士梁謚字考成，一日相者見之曰：此子目流白光，貌集真氣，非常人也。後果樂仙道。咸熙初，事鄭法師於樓觀，常夢與仙人遊，或登名山，或飲石髓，由是自有所悟。欽奉者多，謚厭之，乃深入崑谷。目能視地中物，耳能聽數里聲。一旦忽謂門人曰：有朋待吾於南峰，今須往矣。乃冠服而出，則雲氣迷繞，不見其形，唯聞鼓吹音隱隱于空。時太興元年戊寅歲也。

山甫吉凶，守信禍福。

《神仙傳》：伯山甫，雍州人也，居華山，常服食黃精，二百餘歲。每至人家，則知人先世善惡，有如臨見，吉

凶言之皆效。

《東齋筆錄》：秦州徐二翁名守信，日持一筭以掃堂殿，未嘗與人言，有問則不對而走，忽發一言則應禍福。呂參政惠卿既除喪，將赴闕，便道訪二翁，拜而問之，翁驚走。呂追之，忽回顧曰：善守善守。呂意謂善守富貴，及還朝，除知建州。徐禧、沈括新敗，懇辭不行，又乞與兩府同上殿，神宗怒，落職知單州，即單守之應也。二翁崇觀間眷遇優厚，賜號冲和先生，建仙源萬壽宮以居焉。

陳絢市鮓，棲真啖肉。

《江南野錄》：陳絢善天文，長於雅誦，嘗吟曰：一鼎雌雄文武火，十年寒暑鹿麕皮。寄語東流任斑鬢，向隅終守鐵蓑衣。又：乾坤見了文章嫩，龍虎成時印綬疏。晚絕縉紳之望，以修養為事，隱居西山種藥。開寶中，嘗與一鍊師昇藥入城鬻之，獲貲則求鮓，就鑪對飲，傍若無人。歌曰：藍采和，塵事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空崑拍手歌。疑

其為夫婦也，或云得仙矣。

本朝《蒙求》：賀蘭棲真，不知何許人，為道士，自言百餘歲，善服氣，不憚寒暑，往往不食，或時縱酒，遊市廛，啖腐肉數斤。後召至闕下，真宗賜之以詩。

爾朱浮石，鮑焦抱木。

《五代史補》：爾朱先生功行甚至，遇異人與藥一粒，曰：若見浮石而後服之，則仙道成矣。先生如教，每遇一石必投諸水。後峽山將渡江，有叟艤舟相待，問其姓，曰：石氏。問地所屬，曰：涪州。先生豁然而悟，遂服藥，即時輕舉。

《隱逸傳》：鮑焦，不知何許人，不食五穀，不衣絲麻，居深山，食木實，衣木皮，人或問之：木實木皮亦天所生，何異五穀絲麻哉。焦遂更不食，抱枯木枝而死。

嚴東一瓢，道徽百斛。

《高道傳》：道士嚴東，不知何許人，齊建元中詣晉陵，依道士李景游。東自晦若愚，或與之談論，則所造精

微。每齋一瓢隨行，在晉陵五六年，一日將別，援筆注《度人經》，辭不停翰，窮日而終。後入溧陽山中，不知所之。

《賢己集》：孔道徽守志業不仕。父祐，至行通神明，隱於四明山，嘗見谷中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採樵者競取入手，即成沙礫。有鹿中箭投祐，祐為之養瘡愈然後去。

仙君橘井，神女竹壇。

《郴江集》：蘇仙君，一日太上有召將補真官，臨別告其母曰：明年此郡當有疾疫，可取庭前井水一盃，橘葉一枝以救人疾苦，必有奇驗，亦少資甘旨。言畢出門，眾仙擁衛，幢節羽儀森列左右，冉冉昇天而去。明年果大疫，母以井水橘葉救之，無不立愈。至今橘井存焉。

《集仙錄》：雲華夫人名瑤姬，西王母女也，能飛騰變化。禹遇之，疑其怪誕非真仙也，問諸童律，曰：天地之本者道也，運道之用者聖也。聖之品次，真人、仙人矣。其有稟氣成

真，不修而得道者，木公、金母是也，雲華夫人乃金母之女也。其後禹遂禮之，乃得理水疏決之道、策鬼召神之書。神女乃化為石，今巫山有神女石，即其所化也。又有神壇，壇側有竹垂之若簞，或飛物著壇上者，竹則因風而掃之，終歲常瑩潔焉。

劉商囊藥，樂天鑪丹。

《神仙傳》：劉商每歎光景甚促，筋骸漸衰，朝馳暮止，但自勞苦，浮榮世宦，何益於己，於是託病免官入道。遊及廣陵，於城街逢一道士賣藥，見商目之甚相異，乃罷藥，携手登樓，以酒為歡。道士出一小藥囊贈商，並戲吟曰：無事到揚州，相携上酒樓。藥囊為賜別，千載更何求。乃別去。商開囊視之，紙裹一葫蘆，得藥九粒如麻子，依訣服之，頓覺神爽不飢。後往義興，愛晝畫溪之景，乃入湖漁隱於山中，人多見之，曰：我劉郎中也。有胡笳十八拍行於世。

《仇池筆記》：樂天作廬山草堂，燒

丹而鑪鼎敗，明日忠州刺史除書到，乃知世間事不兩立也。

張碩羽帔，原憲華冠。

《列仙傳》：張碩，洞庭人，遇女仙杜蘭香降其室，授以舉形飛化之道，留玉簡以為登真之信。命玉女齎羽帔絳履玄冠以授於碩，且曰：此上仙之服，非洞天所有也。碩乃白日飛昇。

《南華真經》：原憲居魯，桑樞而甕牖，子貢乘大馬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屣履，杖藜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憲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遊嶽却粒，仲都禦寒。

《高道傳》：孫遊嶽字穎達，嘗茹芝却粒，又專服穀仙丸，顏采精爽，老而愈少。

《王氏神仙傳》：王仲都遇太白真人

授以虹丹，能禦寒暑，已二百許年，冬月單衣，乘駟馬車從帝於昆明池，環水馳走。帝御孤裘而猶覺寒，仲都貌無變色，背上氣蒸然。然又當盛夏，曝之日中，圍以十鑪火，口不稱熱，身亦不汗。後亦仙去。

孫博成火，譚峭入水。

《神仙傳》：孫博，河東人，有清才，能屬文，著詩百篇，誦經數十萬言。晚學道，治墨子之術，能使草木金石皆為火光，照數里中，亦能使身成火。行見中使，從者數百人，皆不燒，病者指之皆愈。後合神丹得仙。

《續仙傳》：譚峭字升叔，博文強記，遊歷名山，辟穀養氣，以酒為樂。後入南嶽煉丹得成，入水不濡，入火不灼，變化隱形。

定辭瀾腸，鮑助拍齒。

《高道傳》：塗定辭每到中春人服疏藥，時渠即臨流於小灘下裸露，使水自七竅入，謂之瀾腸。一日平坐而化，家人環哭，却活曰：坐去難為葬。具言訖卧化，數夕，顏色如生。

及就壙，棺甚輕，識者以為尸解。

《真誥》：鮑助不知學道法術，年四十得面風氣，口目不正，兩齒上下正相切拍有聲，晝夜不止，得壽年百二十七歲。後遇寒，過大水，墮長壽河中死。北帝中間比遣煞鬼及日遊神地殃使取之，而終不敢近。鬼官問其故，天煞荅云：此人乃多方術以制於我，常叩齒鳴天鼓以警身中諸神，神不得散，鬼氣不敢入，是以無緣取得。若助不行水渡河，亦可出千歲壽不啻也。當是遇大寒，步行冰上，口噤不能叩齒，是故鬼因溺著河中，患風病而齒自動叩者，猶能辟死却煞鬼，況道士真叩齒鳴天鼓集神耶。

靈膠續弦，神芝活死。

《仙傳拾遺》：漢武帝巡北海，祠恒山，王母遣使獻靈膠四兩，帝以付外庫，不知靈膠之妙也。一日射虎於華林苑，而弩弦斷，使者請以膠一分，口濡其膠以續弩弦。續訖，乃使武士數人牽之，終日不脫，帝驚異

焉。膠出鳳麟洲，蓋鳳喙麟角合煎之，名曰集弦膠。

《廣異記》：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處人。時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烏銜草覆死人面，皆登時活。有司奏聞始皇，帝即遣使齎此草以問鬼谷先生，先生曰：此是東海祖洲上不死之草，生瓊田中，一名養神芝，葉似菰，一株可活千人。帝乃遣徐福及童男童女各三千人乘樓船入海，尋祖洲採芝草，後不返。

徐登婦人，丘曾男子。

《晉史》：徐登，閩人也，本是婦人，化為丈夫，有道術，能禁人令坐而不起，禁水不流，虎狼伏地。與趙丙為方外友，同行其道，道成登仙。

《靈寶本行經》云：北室有精進賢者王福度，有女名阿丘曾，年十六，在密室香湯自洗，見金光曲照，疑有非常，遂出淨室，登高望見道真神仙精光輝燦，丘曾乃作禮稱名：今睹天尊，願轉身為男子。俄頃之間，已見其身形化為男子。元始天尊即命南

極尊神為丘曾之師，授其真文，給金童玉女。道語丘曾曰：汝得師南極，豈不高乎，功滿德備，自當令汝位及至真，超身三界，迅足九霞，朝宴太上也。

蔡經狗寶，宋卿雞窠。

《王氏神仙傳》：總真王君名遠，字方平，遊括蒼山，過道民蔡經家，君知其骨相合道，往而度之，謂經曰：汝應得度世以補仙官，但汝少不知道，氣少肉多，唯可尸解，此法須臾如過狗寶中耳。言訖而去。經忽身熱如火，欲得水灌之，舉家撻水如沃焦狀，三日之中消瘦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因失其尸。視被中之身，頭足俱全，如蟬蛻耳。

《洞微志》：李守中為承旨，奉使南方。至瓊州界，道逢一翁，自稱楊遐舉，年八十一，邀守中詣其居，見其父曰叔連，年一百二十二，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語次，見雞窠中有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也，相傳數世，不語不食，不

知其年多少，朔望取下，子孫列拜而已。

梁須徹視，李元餐和。

《抱朴子》：道士梁須不知何許人，聞檸檟赤者却老還少，令人夜間徹視見鬼，須年七十乃服之，轉更少壯。年至一百四十，行及走馬，後隱青雲山。

《仙傳拾遺》：李子元居隸上山石室中，習讀丹經，專精念道。忽有神仙乘羊而降，授其食氣餐和之訣，修之數年，白日昇天。今所居山即第十化也，下有綿水，山中石上多有神羊之跡在焉。

荀環駕鶴，阮瓊碎鼉。

《遂異記》：荀環遊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而來，乃駕鶴之客也，羽衣虹裳，賓主歡對。已而辭去，跨鶴騰空，眇然而滅。

《野人閑話》：趙尊師善飛符救人，百姓阮瓊家有女為精怪所惑，父母召人醫療必先知其姓名，瓊乃請師垂救，師曰：不消吾親去，但將吾符

貼於戶牖間，自有所驗。瓊得符貼於門上，其夜一更，聞有巨物似中擊之聲，遂攢燭照之，迺一巨鼉宛轉在地，逡巡即死，其符遂不見。瓊遂碎鼉之首，棄於溝壑，女亦尋愈。

俠士舞劍，廉貞持戈。

《北夢瑣言》：道士羅少微頃在茅山紫陽觀寄泊，有丁秀才同寓藥官，冬之夜霰雪方甚，一二道友圍爐，有肥豕美醞之羨，丁曰：致之何難。遂闢戶奮袂而去，至夜分蒙雪而回，提一銀榼酒，熟羊一足，云：浙帥厨中物。由是驚訝歡笑，擲劍而舞，騰躍而去，迨曉，莫知所往。道士後以銀榼納於本邑也。

《逸史》：裴令公少時，術士^①云：命屬廉貞將軍，宜祭以清酒，當為助。裴自此不懈。及為相，事繁乃遺忘，後有女巫云：廉貞將軍遣某傳語：大無情，却不相知也。將軍怒甚，相公何不謝之。公沐浴祭奠，見一人金甲持戈，長三丈餘，向北，而公驚悚，自此復遵奉也。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六

①「士」字原文作「十」，據《輯要》本改。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七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田宣塊石，羊愔片竹。

《神仙傳》：田宣隱居鶴鳴山，遇一白衣神人將一塊石與之曰：吞此可以不飢。宣食之，自此得道，入山不出。

《續仙傳》：羊愔擢進士第，除台州樂安令，棄官入山，遇一絳衣人自稱靈英，引入洞中，得靈芝服食，曰：爾有仙分。復引見茅君，君曰：愔有仙骨，未得飛升，宜地上修煉。遂引出。愔自後絕食身輕，抖擻骨節如片竹叩板之聲，飲酒三升，日行三百里。

剛稱天門，誦號鬼谷。

《王氏神仙傳》：王剛自稱天門子，明補養之法，著經云：陽生於寅，純木之精，陰生於申，純金之精。以木投金，無往不傷。陰人用脂粉者，法金之白也。是以真人留心玄妙，審

其盛衰，我行青龍，彼行白虎也。彼前朱雀，我後玄武，不死之道也。天門子行此道，壽一百八十歲，顏如童子，今升入玄洲為真人。

又，王誦學道於老君，入石梁山藥服食，顏如童子。後遷鬼谷山，自號鬼谷子。時蘇秦、張儀問學於先生，誦曰：聞道易，修道難。二子就學三年，辭去，君曰：足下勤勞四馬，功名赫然。子不見河邊之木乎，僕馬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所居者然也。子不見嵩山之栢乎，華陰之桂乎，葉干青雲而無斧鋸之患，玄狐赤豹隱其下，文鳥丹鳳棲其嶺，比所居者然也。悲夫，二子輕喬、松之永壽，而貴一旦之浮華，可惜哉。

南昌免官，元瑜逃祿。

《真誥》：鄒南昌公先為北帝南朱陽天門靈關侯，後又轉為高明司直。昔坐與劉慶孫事免官，今始當復職也。

《晉隱逸傳》：郭瑀字元瑜，少有超俗之操，隱于臨松薤谷，鑿石窟而

居，服栢實以輕身。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召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公明拘其門人，瑀嘆曰：吾逃祿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召。

山叟書符，道人畫簇。

《傳奇》：高昱艤舟昭潭，夜窺潭上三大芙蓉，有三美女倨其上，相謂曰：昭潭無底橘洲浮，信不虛語。各謂言所好，一曰習釋，次曰習道，次曰習儒。又曰各算明日得食何物，曰：各從所好。平旦果有一僧渡至中流而溺，又有道士、一儒生溺死，不逾時而溺三子。俄有舟載一叟，云是祁陽山叟。昱遂述其事，叟怒曰：焉敢如此。取丹筆書符，命弟子捧入潭底，若履平地，睹大石穴有三白猪卧石上，見符至，化三白衣女曰：啓天師，容三日搬去。叟怒曰：明日須離此，不然使六丁仗劍斬之。明日黑雲風雨，有三大魚泐

流而去。

《搜神記》：許懋，吳人，好黃白術。一日遇一道人將一畫扇簇挂於壁上，有藥爐，童子在上，道人呼童子，而童子跪於爐前，畫扇頻動，鑪火光炎，少頃藥成。道人曰：黃白之術役天地之數，非積功累行不可求之。遂告懋曰：五十年後當於茅山相尋。遂不知所在。

吳剛斫月，蔡誕鋤芝。

《酉陽雜俎》：舊傳月中有桂，高百丈，其下有斫之創痕即合，其人姓吳名剛，學仙有過。或言月中桂即地影也，空處即水影也，本無物，此理差近。

《抱朴子》：蔡誕好道，棄家入山，不堪其苦而還，欺其家人曰：吾為地仙，位卑，為老君牧龍。因羣仙博戲，輸一五色班龍，緣此被謫崑崙山芸鋤芝草。

君平卜筮，望之巫醫。

《仙傳拾遺》：嚴遵字君平，蜀郡成都人也，留情黃老，博覽羣書，常以

卜筮為業，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悌，與人臣言依于忠。遵之善屬文，依老子、莊生之旨，著書十餘萬言，名曰《指歸》。後舉家昇天，宅舍亭臺亦隨飛去。

《高士傳》：漢安丘望之字仲都，長陵人，少治《老子》，恬靜不求進，時號安丘丈人。成帝聞名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為巫醫於人間。

接輿木實，仇公松脂。

《列仙傳》：接輿，楚人也，好養生，食草木之實，遊峨嵋山，世世人見之，歷數百年。劉向為之頌曰：接輿樂道，養性潛輝。見諷仲尼，諭以鳳衰。納元以和，存心以微。高步靈岳，長嘯峨嵋。

又，仇生不知何許人，嘗湯時為木匠，已三百年矣，而色更壯，人皆知其壽也，咸共師之，只見常食松脂而已。

噲參療鶴，靈瓚乘龜。

《述異記》：噲參養母至孝，有仙鶴中箭，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

雌雄雙至，夜銜明月珠為謝。

《高道傳》：俞靈瓚居衡山十餘年，遇神人授以回風之術，行之，坐見天下事如視諸掌，自晦不為異以驚俗，而人莫知之。常養一大龜，謂之元龜，廣四五尺，見者懼之。師一日乘此龜入九嶷山不出，採樵者時或見之。

從善借馬，朱沖還犢。

《高道傳》：劉從善字順天，祥符中師道士王太和於建隆觀。至和三年正月，仁宗不豫，召從善於大慶殿奏章，命執政代拜伏章訖，執政問曰：章達否。曰：章已達。時仁宗仙仗已行數刻，忽復精神明爽，傳宣問葛將軍何神也，從善對曰：三天門下有神曰葛將軍。復傳宣速令設位供養。翌日，聖體遂康，諭左右曰：朕昨夜至天門，有葛將軍者云皇帝未合來，急借馬遣回，遂寤。

《晉逸史》：朱沖字巨容，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為事。鄰人失犢，認沖犢以歸，後得犢

於林下，大慚，以犢還沖，沖不受。每聞詔書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為梁、管之流。

董道畫床，王遙作獄。

《仙傳拾遺》：董仙道乞酒踏歌，周遊天下，大中年多在河中府，市肆之人，或董生醉宿其門傍者，即賈市頓售，人皆欽異仙道，或佯狂自歌：藕絲織得萬重羅，仙道用心多。或遇大雪，以杖畫為床，即寢於雪中，人或問其寒否，答曰：深山松柏木，不畏雪漫漫。發言成章，率多此類。

《王氏神仙傳》：王遙字伯遼，鄱陽人也，頗能治病，病無不愈，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針藥，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敷地坐，不飲不食，須臾病愈便起去。其有邪鬼作禍者，遙畫地作獄，因招呼之，皆見其形物在獄中。或狐狸鼯蛇之類也，乃斬之，或燔燒，病者即愈。

王果厭塵，元鑒絕俗。

《王氏神仙傳》：王果，楚之賢人也，厭穢風塵，臊羶名利，隱遁山林，靜

退諸行，一旦乘雲而去。

《真境錄》：唐威儀白先生名元鑒，不詳其字，西川成都人。明皇幸蜀之年，別制得度，住上皇觀，志在絕俗，逍遙遐舉，隨風冷然，綿歷星紀，相川陸所宜，得前賢高蹈之躅，至餘杭天柱觀止焉。元和間遁化。

子明瓦金，李脫石玉。

《天師傳》：張慈字子明，天師十六代孫也，襲真人之法，歲以三元傳度諸階祕錄，有道術，點瓦為金，或投於水中而火起，或化為瓦。後解化，而空中聞仙樂之聲。

《野人閑話》：漢州昌利山李真人諱脫，自西周之初於此山中煉水玉及九華丹，三往三反，八百餘年，人謂之李八百，丹成，塗石成玉，變砂為珠，至今因雨，往往拾得五色真珠者。後漢建武中，餌藥騎龍上昇，煉丹之處依然存在，其石壁藥氣所逼盡成金玉之色，光彩異常，有一方長尺餘，似人腳跡。後於是處起佛寺，僧徒誕言是迦葉之迹，年代深遠，人

皆傳之，其實李脫真^①人煉水玉之處也。

元化叱鬼，仙翁鞭巫。

《高道傳》：道士張元化，不知何許人，一日有客召入酒肆，元化辭以不飲，與之茹葷，又辭以佩法錄，客稍怒，元化熟視之，知其非人也，謂曰：暫請歸，願子少待。即以劍而誘出郊，叱使坐而戮之，即鬼也，朱髮藍面，如五六歲小兒，携其首以示人，且曰：此鬼輒欺吾，故戮之以去民害。

《丹臺新錄》：仙翁葛元行過武康主人，主人病劇，令女巫下神，神令公飲酒，公不飲，輒言語不遜，公曰：何敢爾。即叱五伯捉曳出鞭脊，不見人，如有引之去。至中庭，已見抱木解衣，但聞鞭聲，舉身流血。主人疾亦愈。

祖龍驅石，玉女投壺。

《述異記》：始皇作石橋海上，欲觀日出，有人驅石去不速，神人鞭之流血，今石橋色猶赤。又《真境錄》：

臨安洞霄宮路側石崖之上，按記云：秦始皇駢山嶽擬塞東海，常役鬼兵來移此山，山勢欲動，忽有仙人來叱鬼，直以身靠定，使不前去，至今崖上有肩帔簪冠印，成深迹焉。

《列仙傳》：東王父與玉女投壺，每一投千二百島，設有不入者，天為嚙呼監切噓。笑也。

穆王八駿，鄴令雙鳧。

本傳：周穆王好神仙之道，駕八駿之馬造于崑崙之山，食王木之實，謁西王母而得昇天之訣，後托身解化，示民有終。

《王氏神仙傳》：王喬，漢明帝時為鄴縣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詣京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之，言臨至必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俟鳧至，舉網得之，乃一對鳥也，蓋四年時所賜尚書履也。

太虛受印，道全佩符。

《仙傳拾遺》：程太虛者，果州西充人，潛心高靜，居南岷山，絕粒坐忘，一夕迅風拔木，雷電大雨，庭前坎培

之地水猶沸涌，以杖攪之，得碧玉印兩紐，用之頗驗。每歲遠近祈求，或受符籙者詣其門，以印印籙則受者愈加豐盛，所得財利拯貧救乏，無不稱嘆。

又尹道全者，於衡山修洞真還神徹視之道，兼佩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天真降焉，謂之曰：夫白日昇騰者，當有其才而後成其道者，漢武帝劉徹感降天真授五岳真形、靈飛十二事，纔得尸解之道，而不得形骨俱飛，汝受其一而明沖舉之望，斯乃勤苦所資，亦宿分所稟矣。因問靈飛十二事，曰：靈飛昔金母所授，欲使武帝安五岳，福萬民，而卒不究無為之至化，黷武窮兵，殺傷流血，自敗其福，故不得如軒皇、夏禹乘虬駕龍，解形隱景，斯為失矣。

周撫亭長，丁度館主。

《真誥》：南門亭長今用周撫代，郗鑒一門有二亭長，輒有四脩門郎，一天門凡八脩門郎。

《括異志》：慶曆中，有朝士冒晨赴

起居，至通衢，見美婦三十餘人，靚粧麗服，兩兩並馬而行，若前導。俄見丁觀文度擁徒按轡繼之而去，朝士驚曰：丁素儉約，何姬侍之衆多邪。有一人最後行，朝士問曰：觀文泊宅眷，將遊何處。對曰：非也，諸女仙迎芙蓉館主耳。時丁已在告，頃之聞丁卒。

南極老人，西河少女。

《真誥注》：七聖元紀中，赤君下教，變迹作沙門，與六弟子俱顯名姓者也。又云：在元氣為元君，在元宮為元帥，在南辰為南極老人，在太虛為太虛真人，在南岳為赤松子。此乃天帝四真人之師，太一之友。

《女仙傳》：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也，學道精思，服食二百餘年，容貌益少。見其外甥年少多病，與之藥，時年已七十，稍稍還少，色如嬰兒。漢遣使行經西河，於城東見一女子答一老翁，頭髮皓白，跪而受杖，使者怪而問之，答曰：此妾兒也，昔妾舅伯山甫得神仙之道，愍妾

多病，以神藥授妾，漸復少壯。今此兒，妾令服藥不肯，致此衰老，妾怒之，故杖之爾。使者問女及兒各年幾許，女子荅曰：妾年二百三十歲矣。

姚坦銀花，叩疏石乳。

《丹臺新錄》：姚坦字元泰，晉襄公嘗屈膝北面稱師，冷風味道，彌歷年載。一日，弟子出見天雨銀花，繽紛委地，良久方消，其日太素元君遣仙人下迎，受書為玄洲真人，蒞白水宮。

《列仙傳》：叩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鍊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至數百年。往來太室中，室中卧石床枕焉。

夏統風至，劉慶雲舉。

《晉逸史》：夏統字仲御，會稽人。時上已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橋，士女駢闐，車服燭路，統坐舟中不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徐應之曰：會稽夏仲御也。充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和之可乎。統

曰：先公朝會，萬國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於是以足扣船，引聲喉嚨，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叱吒則雷電冥集，長嘯則沙塵煙起，諸公相顧曰：若不遊洛，安得見是人。統歸會稽，後不知所終。

吳天師《玄綱論》云：或問古有神仙，今胡為而不見。荅曰：清濁殊流，真凡異境，安可得而見也。又曰：令威千載而暫歸混元，至今而屢降，何謂不復見乎。又曰：今仙者為誰乎。荅曰：自唐已來，可略而言之，劉慶雲舉於蜀土，韋俊龍騰于嵩陽，道合蟬蛻于太一，洞元骨飛于異方。

皇化却老，齊一反真。

《抱朴子》：皇化號靈子，得還元却老之術，其經云：此術可以辟兵，營衛家門，保子宜孫，人見則喜，不見則思，仰神明之心，得百姓之意。在人間五百餘年，顏色愈少。

《高道傳》：道士張契真字齊一，錢塘人。時忠懿王精崇道法，每三八

錄齋，俾綜其事。太平興國中，太宗建太一宮，詔天下戒潔士以居之，而契真與選，召對禁中，復稱旨。已而上以道書魚魯未定，詔兩街優學者刊正，而師復與焉。一日因就寢，彷彿有朱衣吏持符而至，曰：奉命張某宜速淨穢，往彼執事。遲明，召門人諭之曰：吾且行矣，子其志之。泊然返真。

孟生魂魄，王老精神。

《真誥》：山世遠受孟先生法，暮卧先讀《黃庭經》一過，乃瞑使人魂魄自制練，但行此道二十一年，亦仙矣，是為合萬過也，得三過四過乃佳。北岳蔣夫人讀此經，亦使人無病，是不死之道也。

《王氏神仙傳》：王老者不知何許人，與封君達為友，訪道名山，遇神人告之曰：子精神動天，太上遣我來授子度世之訣，然仙道不遠，近取諸身，無思無慮，不吐不納，真一充於內而長生飛昇矣。思慮營營，勞汝之形，太上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是真道矣。言訖昇天。

將符救友，奉先會親。

《仙傳拾遺》：穆將符好道，不慕聲利，與長安東肆姚生友善，時往其家則飲酒話道，彌日累夕。忽姚生暴卒，舉家蒼惶，使人奔訪將符，際夜方至家，號告之，笑曰：可救也。遂解衣與姚同衾而卧，戒令勿得驚呼，待喚即應。撤燭而寢，中夜燭之，姚已起坐矣，曰：適為黃衣使者追去，頃間聞傳呼云：太一有勅使追回。自是姚生平復如初，將符遁去，不知所適。

又，黃奉先，濛陽人，嘗入葛瓚山，遇道士教以變化之術，同縣富人宋氏以女妻之。宋親屬甚廣，為奉先宴饌者逾月而未周。一旦諸親戲謂奉先曰：不知黃郎會親之席何如爾。奉先遽荅曰：明日聊備酒饌，望諸親皆至。於是鄰觀賓客八十餘人來，日詣其家。奉先素未預備，其日忽見庭宇嚴潔，筵饌精豐，陳設圖繪皆非西蜀所有，無非珍異，觀者駭

目，音樂徐張，衆賓醉飫。有欲逃席者，出門見柱上二蛇，賓客驚懼皆不敢出。已而既為衆人所知，不安栖止，後移家入東川太華山。

微子合氣，道真乘雲。

《真誥》：微子乃張慶之女也。微子在易遷宮中，常服霧氣，自云霧氣是山澤水火之精華，金石之盈氣，久服能散形影入空，與雲氣合體也。

《王氏神仙傳》：王道真，漢時人，得道居鬼谷山東古栢臺，常有白雲出於臺中，遠望如百尺樓。道真常乘此雲遊戲山頂，暮歸臺中，白雲亦斂入此臺內，即荊州北清溪鬼谷山也。或謂此為陽臺，非也。

尹失恃怙，吳闕甘旨。

《高道傳》：道士尹通字靈鑒，博通經史，常嗟幻化非固，每仰天而嘆。父母未之信，迫以婚宦，乃跪伏曰：竊聞張真昇天，鎮南嗣美，茅君得道，太守投誠，況高祖太極真人之遺德，可無隆紹，願從所志。父母許之，遂飄然而去。及恃怙已失，孝履

既盡，其希真守一之心與日俱往。魏太武聞名，尤欽奉焉。

《古今詩話》：吳仁壁遊羅浮，學老莊於張先生，得其大旨。辭歸，謀入京取應，先生曰：觀子氣法可住此，吾授子長生之道。仁壁辭以老母闕甘旨，俟名遂身退，學亦未晚。是年中第，入浙謁錢武肅，殊禮之，辟入幕，不就，以詩謝之。其略云：弊貂不稱芙蓉幕，衰朽仍慚玳瑁簪。十里溪光一山月，可堪從此負歸心。武肅令撰羅城記，不從。武肅怒，沉之於江，吳人惜之。建隆初，寧昱等就羅浮設醮，醮畢遊諸崑洞，至山頂見一石門有老叟衣孽蘿，據門而坐，昱問其由，云是羅浮先生宅。再問叟為誰，云：吳先生也，名仁壁。言訖戶闔，了無所見。

王廓酒醇，允升橘美。

《王氏神仙傳》：王廓，咸通中自荆渚隨船將過洞庭，風甚，泊舟君山下，與數人登岸而行。忽聞酒香，問諸同行者，皆無所聞。忽路側有洞

穴，遂入穴行數步，窪穴中有酒味極醇美，掬而飲之，醺然似醉。自此充悅無疾，漸厭五穀，乃入名山學道。後看仙經云：君山有天酒，飲者昇仙廓。所遇即此酒也。

《異人錄》：陳允升入龍虎山，天祐中，人見於麻姑山，計去家七十年矣，顏貌如初。刺史迎置郡中夜坐，嘗曰：豐城橘美，頗思之。允升少選携百枚至。

鄧郁觀烏，商丘牧豕。

《本傳》：鄧郁隱居衡山，斷穀三十餘年，夜誦太洞經，上感南嶽魏夫人降告之曰：君有仙分，特來相訪。一日忽見三青鳥如鶴，鼓舞飛鳴，移時方去。郁觀之，謂弟子曰：青鳥既來，朝會至矣。遂解化。

《神仙傳》：商丘子胥好牧豕，常吹鐵笛，年七十無妻子，顏色不老，邑人奇異之有道術，人或問其要，只曰：食菖蒲飲水，自然不飢，如此年三百餘歲矣。

服閭黃瓜，展公白李。

《神仙傳》：服閭者，不知何許人，常止菖，往來海邊諸祠中。忽有三仙人於祠中博戲賭瓜，雇閭擔黃白瓜數十顆，教令瞑目，及覺，乃在方丈山，蓬萊之南。

《真誥》：昔高辛時有仙人展上公者，於茅山伏龍地植李，彌滿其地。展公今為九宮內右司保，其常向人說昔住華陽下食白李味甚美，憶之未久，而忽已三千年矣。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七

①「真」字原文作「具」，據《輯要》本改。

②「宦」字《輯要》本作「宦」。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八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陸生掘瓮，屈氏埋錢。

《廣記》：廬山人者有道術，一日過復州界，維舟於陸秀才莊門，或語廬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謁之以決休咎，廬曰：君今年不動，憂旦夕禍作，君所居堂後有錢一甌，覆以板，非君有也，錢主今始三歲，君慎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矍然謝之。及廬生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其妻曰：廬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乎。乃命家童掘地深數尺，果遇板，徹之有巨瓮，散錢滿焉。陸喜，其妻亦裙運紉草貫之，將及一萬，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廬生言將驗乎。因奔馬追及，且謝違戒，廬生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與利輕重自度也。棹舟去之不顧，陸馳歸，醮而瘞焉。

《真誥》云：良常山，漢時其山下有屈氏，家大富，財有巨億，埋銅器於

此，于今在也。亦有錢，錢在西北小山上向也。

賢安紫椽，伯兒紅蓮。

本傳：南魏夫人名華存，字賢安。季冬夜半，太極真人降夫人之室，設酒肴，陳元雲紫椽。

《仙傳拾遺》：張伯兒，西晉時修道於蜀石斛山，精思感神仙，忽降謂之曰：此山有長生夜光之芝，得食一枚，白日冲天。其芝生於水側，夜視如紅蓮者是也。苦求數年，得而食之，能飛行徹視。後乘赤虎而去，莫知其所。

歸舜鸚鵡，文祥杜鵑。

《幽怪錄》：柳歸舜自巴陵泛舟，遇風，至君山登岸，行數里，有鸚鵡數千相呼姓字曰：柳十二，遭風得臻異境，所謂因病致妍耳。忽有二道士曰：君舡風便，何不急回。授一尺綺曰：以此掩眼即去矣。歸舜忽飛達舟所。

《續仙傳》：商文祥自號七七。周寶鎮浙西，遇之甚厚，寶謂曰：鶴林寺

杜鵑花，天下稱奇，嘗聞汝醉歌云：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子能開此花赴重九乎。商曰：諾。乃前一日往鶴林寺宿，中夜有女子來語曰：妾為上蒼所命，下司此花，此花亦非久歸闔苑矣，今為道者開之。至重九日，其花果爛熳。後遭兵火，信歸闔苑矣。

筠卿三笛，太真一絃。

《廣異記》：呂筠卿月夜泊君山，飲酒吹笛，忽一漁舟來相並，有老人持一笛，大如合拱，示呂曰：此天樂也，不可吹。次出一笛如世所用，曰：此洞府仙樂也。又一小者如筆管，曰：此人間笛也。遂吹其小者一兩聲，波濤汹涌，又三五聲，舟楫掀舞。呂大恐，老人止笛吟曰：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籥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抱朴子》：太真乃西王母之女也，與東嶽夫人往來於岱山，重崑深隱，人所不到，去地千餘丈，中有玉几金寶之物，每彈一絃之琴，則百鳥翔

集，鼓舞而至。

崔君破鎖，零子發匱。

《宣室志》：捷為郡東十餘里深崑中有一觀，有顏道士居之，有石函三尺緘鎖甚固，相傳尹真人上昇時，以石品付門弟子，戒約慎不得啓之，必有大禍。有崔守者至郡聞之，命破其鎖，開函視之，但有符籙而已。崔忽暴卒，三日而悟曰：吾為冥官所攝，何為開真人石函，今上帝令削吾壽祿，又奪五任官，今獨有二年在矣。崔果得二年乃卒。

《丹臺新錄》：范零子少好仙道，如此積年，後遇司馬季主，季主將入常山中，積七年石室中，東北角有石牖，季主出行則語之曰：慎勿開之。如此數數非一，零子忽發視之，下見其家，父母大小近而不遠，零子悲思。季主還，乃遣歸。後復取之使守一銅匱，季主出則叮嚀勿發，零子復發之，如前見其家。季主遣之，遂不得道。

綠華絕整，少元端麗。

《真誥》：萼綠華者，自云是南山人，不知是何仙也，女子，年可二十上下，青衣，顏色絕整。以升平三年十一月十日夜降羊權家，贈詩一篇，并致火浣布手巾、金玉條脫各一枚，訪問此人，曰：是九嶷山得道女羅郁也，此女已九百歲矣。

《廣記》：崔少元者，唐汾州刺史崔恭之小女也，其母夢神人絳綃衣，駕虬龍，持紫函授於碧雲之際，乃孕十月四月而生少元。既生而異香襲人，紺髮覆目，耳璫及頤，端麗殊絕。昔居無欲天為玉皇左侍書耳。

丘公鶴跡，方平蟬蛻。

《神仙傳》：浮丘公昔接王喬遊王屋山，歇鶴於路。王屋山有憩鶴臺，臺上鶴跡存焉，有浮丘公隱處，今南峰號為南嶺是也。

《列仙傳》：道士王遠知字方平，舉賢良方正，累遷中散。明天文，隱居山林。至漢帝累召不出，令郡守辟詣京師，而方平閉口不言。謂弟子曰：吾數將盡，明日當行。及期解

化無尸，如蟬蛻耳。
蒯京練精，錢鏗閉氣。

《修真祕訣》云：道人蒯京年一百七十八，甚丁壯，朝朝服玉泉琢齒。玉泉者，口中津液也。朝旦未起，早漱津令滿口，吞之。琢齒二七過，名曰練精。

《神仙傳》：錢鏗即彭祖也，有道引術，每有疾則閉氣以攻所患。其氣雲行體中，下達指末，尋即體和。嘗云：上士別牀，中士異被，下士服藥。服藥百裹，不如獨卧。後人集其採納之術為《彭祖經》，行於世。

脉望何諷，狻子袁晁。

《原化記》：唐末書生何諷嘗買得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髮捲規四寸，如環無端，斷絕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諷常言於道者，道者曰：吁，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白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為此物，名曰脉望，夜以規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而服之，即換骨上昇。因取古書閱

之，數處蠹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方歎伏。

《廣異記》：唐廣德二年，臨海縣賊袁晁寇永嘉，其舡遇風飄去數千里，遙望一山，青翠森然，有城壁，五色照耀。回妃就泊，見精舍無人，房中唯有胡狻子二十餘枚，及蜀錦、黃金器物甚多。賊既不見人，乃競取物。忽有一婦人從金城中出，謂曰：汝非袁晁黨耶，何得至此。此器預爾何事，輒然取之。回視狻子，汝謂此為狗乎，非也，是龍耳，宜速還之。賊等各送物歸還，因問此是何處，曰：此是鑑湖慈心仙人修道處也。

陶侃鶴弔，道合蝗消。

《賢己集》：陶侃居母憂，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為靈鶴冲天而去，時人異之。

《高道傳》：道士劉道合遇神人告之曰：聞子好道，志節不屈。以盟威攝召符與之，道合授而吞之，自是道法所施無不驗。高宗將封泰山，雨不止，帝令道合禳祝，俄霽，得寵賜

輒散貧乏。洛陽苦飛蝗，道合以符示官吏，俾散帖境內，則蝗立消滅。岐暉返室，慧虛渡橋。

《高道傳》：道士岐暉事蘇法師，得三洞法卧斗之術，師行之歷年之久，湛然自得。嘗以仙經云欲為仙客入太白，於是擇門人志道者俱往。既至而返，則室中嘗有神仙談笑。

《廣記》：慧虛即天台國清寺之僧也，時與同侶遊行至一石橋，慧虛渡過，徑上石壁，見一老人問曰：世傳過橋見羅漢，不知羅漢何在。老人曰：此處乃神仙之福地，天帝之下府，金庭不死之鄉，桐栢上真王君主之，列仙三萬人，上真三百，太上一年三降此宮，較定天下學道之人功行，非羅漢所居也。僧曰：神仙可學否。老人曰：積功累行，白日昇天。遂引數步，老人不見。忽在國清寺前。慧虛自後易道家服，好丹藥修鍊。終南山遇老人得丹服，乃獲昇舉。人云老人乃張果老耳。聶遇彭、蔡，謝會梅、蕭。

《高道傳》：聶師道居南嶽招真觀，一日入山尋蔡真人，行抵暮，見一樵者問之：子何往。聞蔡真人隱此，願一禮謁。樵曰：今暮矣，不可到，前有人家可宿。師前行，見一草舍，有一農者問：子何往。曰：尋蔡真人。農者曰：前所見樵者，乃蔡真人也。師嘆曰：遇仙聖而不識，命耶。農者留宿，遂就寢。日高，主人未興，師乃潛行，逢一老人邀坐石上，問何往，具前以對，老人曰：夜宿農舍，即真人之子也。老人曰：子道氣甚濃，但仙骨未就。折草與食，舉目而老人不見。歸以告道衆，衆曰：子一入山逢三仙，老人者必彭真人也。既見蔡真人父子，又見彭真人，豈非修真之至者。

《續仙傳》：謝修通詣衡山，感神人告之曰：廬陵玉笥山乃司命之別府，宜往彼修鍊。修通從之。一日深入溪源，忽遇一大館舍，見一青童出，問：子非謝修通乎，蕭、梅二真人待子久矣。即引見二真人。修通

再拜曰：塵世螻蟻，貪慕生道，枯骨重生，獲期元會。真人乃賜松葉并嘉禾五穗與食，修通後得道尸解。天活無恙，常擬有疾。

《高道傳》：陶天活者，南安人，居海濱，海水忽溢，家人悉驚走避難。天活始生，其母挈去不能得，舉家皆泣之。洎水落而歸，其子在桑之交枝無恙，因名之曰天活。及長，慧悟而真氣內足。自唐憲、穆、恭、文四宗朝，充內供奉道士，時公卿大夫無不欽尚。後歸海濱不復出。

《談苑》：常擬有疾，老子問曰：先生疾甚，無遺教以語弟子乎。擬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耶。擬曰：嘻，是已。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擬曰：是矣。張口曰：吾舌存乎。曰：然。吾齒存乎。曰：亡，舌存以柔，齒亡以剛。擬曰：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章僕金硯，謝仙鐵筆。

《廣記》：吳郡蔣生隱居四明，好鍊丹藥，積年不成。一日於貧子中雇得一僕，名章全素，所談神丹之事，蔣叱之曰：汝傭人，無妄言。章就出一瓢子取藥一粒，謂蔣曰：此丹藥能化土為金，借先生之石硯以傳之，可乎。蔣未之信。是夕章忽卒，未殮，已不見尸，唯衣帶存焉，而石硯已化紫金矣。

《摭遺》：何仙姑居永州零陵邑，滕子京謫守岳陽，一夕大雷雨，既霽，華容西峰石壁上有三字存焉，曰：謝仙火，字跡怪異。公命模字，詢之，皆莫有知者，或曰零陵何仙姑必知之，乃遣使往問之，仙姑曰：此雷部中一鬼耳，兄弟二人好以鐵筆書字，其人長三尺。公遣人往西峰驗之，果然。

張寬對星，善勝吞日。

《六帖》：漢武時有女子浴於渭水中，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曰：第七車者知我所來。時蜀人張寬為侍中，寬對曰：天星主祭祀也，

齋戒不潔，則女人星現。

《真武經》：昔善勝皇后夢吞日光而生真武，生而神靈，長而勇猛，不統王位，惟務修行，輔助玉帝，誓斷天下妖魔，救護群品。日夜於王宮中發此誓願，父王不能禁制。遂捨家辭父母，入武當山中修道四十二年，功成果滿，白日登天。

屈原見斥，賈誼被黜。

《拾遺記》：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採栢實以和桂骨，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於天洞，精靈降於湘浦，楚人為立祠，至漢末猶在。其山中有靈洞採藥之人入之，迴然天清霞輝，花芳柳暗，丹樓瓊宇，宮殿異常，衆女霓裳，冰顏艷質，與世殊別。飲以瓊漿，贈以丹醴之訣，遂絕飢渴。洎歸里邑，各非故鄉鄰。尋得九代孫問之，云：遠祖入洞庭山採藥不還，今經三百年也。

《真誥》：西明都禁郎賈誼昔為治馬

融事不當，被黜，守泰山。泰山君近請為司馬，已被可。

少君石像，太真金釵。

《拾遺記》：漢武帝詔李少君謂曰：朕思李夫人，可得見乎。君曰：可遙見，不可同於幃幄。閩海有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羽毛，寒盛則石溫，暑盛則石冷，刻之為像，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真人至矣。帝後得石，即命工圖刻作夫人形像。刻成，乃置於輕紗幕裏，宛若生時，帝大悅。

《仙傳拾遺》：楊幽通本名什伍，幼遇道士教以考召之術。明皇幸蜀馬嵬之後，屬念妃子不已，乃召什伍至行朝，上問其事，對曰：雖天上地下冥冥之中，鬼神之內，皆可歷而求之。上即命什伍遍加求訪，然莫知其所，後於蓬萊山南宮西廡有群仙所居，上元女仙張太真即貴妃也，什伍往見之，曰：我太上侍女，隸上元宮。聖上即太陽朱宮真人，偶以宿緣，世念頗重，謫於人間，此後一紀，

自當相見。乃取開元中所賜金釵鈿合各半、玉龜子寄以為信。聖上見此，自當省憶。言訖流涕而別。什伍以此物進之，上潜然良久。

元子奉戒，季偉長齋。

《真誥》：元子少好道，遵奉戒法，至心苦行，日中菜食，鍊形守精，不接外物，州府辟聘，一無降就。或遊山林，屏棄風塵，志願憑子晉於緱岑，侶陵陽於步元，故改名為元子，自字為延期矣。

《登真隱訣》云：季偉昔長齋三年，謁誠單思，乃能服日月光芒之氣，於是神光映身也。

曾子納履，何娘織鞋。

《南華真經》云：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蹤而歌商頌，其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廣記》：廣州何二娘者，以織為業，

年二十與母居，素不修仙術，忽謂曰：住此悶，意欲行遊。後一日便飛去，上羅浮山，亦往來蕭寺山北。循州去南海四百里，有楊梅木大數十圍，何氏每採其實，及齋而返。開元中，勅令遣使召，至途中，使者悅其色而未言，忽云：使者有此心，不可留矣。言訖湧身而去，不知所之。

關卒抱石，江叟遇槐。

《見聞錄》：鄂州黃鶴樓下有石光徹名曰石照，其石世傳以為仙人洞也，有守關老卒每晨起必拜洞下。一夕，月如畫，見三道人自洞中出，吟笑久之，將復入洞，卒即從之，道士曰：汝何人耶。卒具言其所以，且乞富貴。道士曰：此洞間石速抱一塊去。卒持而出，明視石乃金也。

傳記：有江叟者，善吹笛，能作龍吟，後適閩鄉，至盤豆館道傍大槐下醉寢，夜見一人數丈，曰：荆山館中一郎來看大兄。便聞槐上有人下來與語。及明，至荆山館中見庭槐十圍，疑附神物，乃曰：某好道不逢

師，木神有靈，乞與指教。神曰：但入荆山求鮑仙姑，必獲度世。叟入山，果遇仙師曰：子有琴高之相矣，今贈子美玉笛，吹三年可致洞中龍持水丹來，吞之便為水仙。叟後三年，岳陽寺樓吹笛，果有龍化為人持丹而來，餌之，遂變童顏，入水不濡。古忘宦情，韓謹臣節。

《神仙傳》：古元之因飲酒而卒，三日再生，云遊和神國，異花珍果，四時不凋，田疇盡長大瓠，瓠中實皆五穀，甘香珍美，非中國稻粱之比。四時之氣常熙熙和淑，如二三月，國人日携遊覽之，歌詠陶然，暮夜而散。元之既蘇，疏放人事，都忘宦情，遊行山水，自號知和子。後不知所終。

《神仙感遇傳》：唐宰相韓滉廉問浙西，强悍自負，常有不軌之志。有適客李順者，泊舟於京口，夜思燈斷，忽飄至一山下，上岸尋求，行五六里，見官闕華麗，有烏巾岸幘者語之曰：欲寓金陵韓公一書，無辭勞也。因問此何處也，荅曰：此東海廣桑

山，是魯公宣父仲尼得道為真官，理於此山，韓公即仲由也，性強自恃，夫子恐其掇刑綱，致書以諭之。順得書即還舟中，逡巡則達舊所。既而投所得之書，公發書視之，古文九字了不可識，乃拘繫順以為妖妄。有一客厖眉古服，言善識古文，公出書示之，客曰：此孔子書，乃夏禹科斗文也，文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公異之，韓自是拱默，克保終始。

巽二起風，葛三避雪。

《幽怪錄》：晉州刺史蕭至忠將以臘日畋游，有樵者於霍山見一長人，俄有虎兕鹿豕狐兔駢匝，長人曰：余元冥使者，奉北帝命，臘日蕭使君獵汝等，若干合鷹死，若干合箭死。有老麋屈膝求救，使者曰：東谷巖四善謀。群獸從行。薪者隨覘之，茆堂中有黃冠一人，老麋哀請，黃冠曰：若令滕六降雪，巽二起風，則蕭使者不復獵矣。薪者回，未明風雪彌日，蕭使君不出。

《廣記》：崔希真善攻畫，好修養，一日大雪中見一老人蓑衣避雪門下，崔邀之家，與老人同入至幃幄前，老人顧望，倏忽不見，覓之無蹤。遂歸幃中，有畫松木一株，仙人藥笈在下，崔未之曉，請問李含光先生，先生曰：此葛仙公第三子之所畫也，意謂得道者壽若松栢之謂也。抱一嘯傲，盧鴻磬折。

《武仙童碑》云：抱一嘯傲，昇平輕欺富貴。扶疏丹桂，難藏明月之光，峭絕青山，莫滯白雲之迹，言之不足，道在其中。詞多不錄。又詩一首云：聖主搜羅物外人，總求金闕見虛真。餘余不願彰名姓，別得田元道可親。仙童昔持此書與茅山朱自英先生，先生得書而使者忽不見，疑即仙童自至也。仙童姓武名抱一，人呼為武仙童。

《北夢瑣言》：明皇召嵩山隱士盧鴻，三詔乃至。及謁見不拜，但磬折而已，問其故，鴻對曰：《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可不足依，山臣鴻敢

以忠信奉見。帝異之。潘老肴饌，玉仙麴蘖。

《原化記》：唐崧山少林寺，元和間嘗因風雨後有一老人策杖叩門求宿，寺人以閉門訖，指寺外空屋令宿，亦無床蓆。入更後，僧人見寺外燈火怪而問之，見其屋內設茵幕華盛，陳列肴饌，老人飲噉自若。及曉，老人睡起漱盥訖，取床蓆帳幕內葫蘆中，空屋如故。問其姓名，云姓潘氏，從南嶽北游太原。後時有見之者。

《青瑣》：太原府助教張世寧暴疾將終，吟曰：翠羽旌幢仙子宅，紫雲樓閣玉皇家。人間風物易分散，回首武陵空落花。既卒，神降其妹曰：我籍係上天第十八洞玉仙人也，因會瑤池，考視塵中地仙功行簿，聞人間麴蘖香，徘徊不進，遂犯後至之罰，西王母啓其事，為我有人間酒分，宜謫償之，寓迹浮生，今還本籍。因歌曰：休休休，偷得休時便好休，歡喜冤家無徹頭。

仙宗赤鯉，公遠白魚。

《高道傳》：傅仙宗隱資陽山，明皇召見。時利州江舡多溺，津人告苦，師投符於江，翌日果有二鯉魚死於灘上，肚上有丹書字云：赤鯉赤鯉，生於河水，不避仙官，宜得其死。刺史奏聞，詔立生祠於江側。

又，羅公遠在唐時已數百歲，乍老乍少，人莫識之。時太守醮屬吏于郡之園亭，士庶競至，忽一白衣來，有一小童叱之曰：汝擅離本處。白衣人去，吏執小童以白太守，問名，答曰：羅公遠，適見龍王，為公逐之。刺史未之信，曰：可見本形否。曰：不難。遂穿一穴，以水引之，一白魚隨流而躍，青煙如線，頃之黑氣橫天，雷電而雨，化白龍飛去。

赤須墮髮，紫霞生鬚。

《神仙傳》：赤須子者，豐人，云秦穆公時主魚吏也，食松實、天門冬，齒落復生，髮墮更出。後去上吳山七十餘年，莫知所之。

《酉陽雜俎》：東陵聖母廟主女道士

康紫霞，自言少時夢中被人錄於一處，言天符令攝將軍巡南嶽，遂以金鎖甲令騎，導從千餘人，馬蹠向南去。須臾至，嶽神拜迎馬前。夢中如有處分，嶽中峰、蠻溪谷無不歷也。恍惚而返，鷄鳴驚覺，自是生鬚數十莖。

鮑靚兄弟，積薪婦姑。

《真誥》：司命君曰：女真鮑靚，其七世祖李湛、張慮本在渭橋為客舍，積行陰德，好道希生，故令福逮於靚。使人易世變煉更生，合為兄弟，根胄雖異，德蔭者同，故當生氏族，今在洞天中仙矣。

《廣異記》：翰林棋者，王積薪從明皇西幸蜀，宿深溪之家，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暝，闔戶。積薪夜聞如謂婦曰：良宵無以為適，與子圍棋可乎。堂內無燭，婦姑各在東西室，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九南十置子矣。姑曰：夜及四更。其下止三十六，姑曰：子已北矣，吾止勝五

枰耳。達明，請問於姥，姥顧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甚略，姥曰：止此已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行去數步，回顧已失向室廬矣。

周寶改葬，騎生結廬。

《稽神錄》：周寶為浙西節度使，治城隍。至鶴林門，得古冢棺槨將腐，發之，有女子面如生，衣服皆不敗。掌役者以告，寶親視之，曰：此當是嘗餌靈藥，待時而發，發則解化之期矣。即命改葬之，具車輦聲樂以送。寶與僚屬登望之，行數里，有紫雲覆輦車之上，衆咸見一女子出自車中，坐紫雲冉冉而上，久之乃沒，開棺則空矣。

《列仙傳》：騎龍鳴年少時，於地中得一龍子，狀如守宮，騎生結廬以養之。及龍大，壞廬而去，不知所在。至五十年許，忽見龍鳴騎龍而至，曰：今年五百里有水災。人以為妖，及期果大水，死者萬計。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八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九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①「畫」字原作「畫」，據《輯要》本改。

德休魚饗，子騫脯祭。

《續仙傳》：曹德休常謂人曰：若家有疾苦，就求德休符藥，不必惠以財帛，但以江魚為膾一盤，并美酒一壺饗吾，則疾自痊。鄉人欽之如神。一日告人曰：我捨此入天寶洞去，然來年牛疫頗甚，我留姓名與汝傳道，牛疫之時以膾饗書其字帖牛角上，自當無苦。其後牛果大疫，一境之內帖其字者免災，不帖者皆斃。

《武夷山記》：玄靈老君華真仙師遣弟子名屬仁乘雲駕鶴，游歷此山，人多呼為控鶴仙人。昔魏王名子騫，與張湛、孫綽等同在此山修道，會天亢旱，魏王置酒脯祭仙人祈雨，感控鶴仙人乘雲跨白馬從空中而下，遂霈雨澤。張湛等既獲見，即獻詩一絕云：武夷山上武夷君，白馬垂鞭入紫雲。空裏只聞三奠酒，龍潭波

上雨雰雰。仙人得詩甚喜。

蘇林吐納，先賢服餌。

《神仙傳》：蘇林遇涓子告之曰：欲作地上真人，必先服食，當去三尸，殺滅穀蟲。不去三尸而服食者，穀雖斷而蟲不死者，徒絕五穀，勤勞吐納而蟲生，求不死不可得也。遂授之以三元真一之道，乃曰：非有仙籙者不得授，此書祕密，非人勿傳。

《仙傳拾遺》：楊先賢歷訪名山，周遊洞府，從葛永瓚得道，因其化跡處築室居之。逾年，忽一夜見光明如晝，羣仙降焉，問所修之道，先賢稽首曰：糞壤之質，見歲月易遷，常恐奄謝，志期度世耳。羣仙憫之，遂賜丹華，服餌白日上昇。

通微清爽，李根奇異。

《續仙傳》：道士鄔通微，不知何許人，神氣清爽，多遊名山，人多識之。或時不見，莫知能測。及丹成服食，即於酒樓上飛昇去。

《抱朴子》：李根，許昌人，能變化隱形，入水火中，人皆奇異之。有女弟

子竊根素書以觀，得根記其學道之年，日計已七百年矣。或云根兩目方瞳，按仙經云：年八百歲者童子乃方。根常與弟子云：我雖未得與天地齊，亦不為下土之士矣。

弱翁黃犢，自然丹哥。

《西清詩話》：鍾弱翁傳帥平涼有方士通謁，從牧童牽黃犢立庭下，弱翁異之，指牧童曰：道人頗能賦此乎。笑曰：不煩我語，是兒能之。乃大書曰：草鋪橫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卧月明。既去，郡人見方士檐兩大甕長歌出郭，迹之不見。甕乃二口，豈呂洞賓耶。

《祕閣閑談》：池州鳳凰山道士趙自然，夢陰真君與栢葉一枝食之，因而不食，神氣異常，為詩曰：嘗欲棲山島，閑眠玉洞寒。丹哥時引舞，來去跨雲鸞。或問何名丹哥，曰：鶴也。

允當愍虎，君平牧鵝。

《道學傳》：歷陽謝允當見餓虎閉在檻窳，允當愍虎之窮，開而出之，虎

伏地良久乃去。

《幽閑鼓吹》：鵝羊山在長沙縣北二十里，本名東華山，亦謂之石寶山，上有仙壇丹竈。《湘中別記》云：昔郡人成君平年十五，兄使牧鵝、羊，忽遇一仙翁將入此山，兄後尋至山中，見君平，因問牧鵝羊何在，指白石曰：此是也。遂駢起，隨兄去，旬日却還山下，復化為石，今猶存焉。畢田詩云：羽客何年此煉丹，尚留空竈鎮孱顏。雲中鷄犬仙應遠，山下鵝羊石髓頑。湘渚幾因滄海變，遼城無復令威還。何年仙馭重來此，盡遣飛昇上九關。

金訪蓬子，針寄田婆。

《神仙傳》：唐王處士者，洛陽尉王琚之姪四郎也。琚赴調入京，過天津橋，四郎布衣草履，形貌山野，琚初不之識，四郎曰：叔今赴選，姪少物奉獻。即出金五兩，色如雞冠，可訪金市張蓬子計之，當領錢二百千。某比居王屋小有洞，今將家往峨嵋山。琚訪之，則已行矣。金市果有

蓬子，出金示之，驚喜，此道者王四郎所化金也，且無定價，因如其數酬之。

《傳奇》：許栖巖八蜀登危棧，忽與馬俱墜于崖穴中，因遇太一元君，君曰：子所乘馬乃吾洞中之龍也，以作怒傷稼，謫在人間。貧荷子有仙骨，故得值之。子歸放之涓曲，勿復駕也。有一玉女曰：龍子回日，號縣田婆針與寄少許來。遂跨馬如飛，食頃已達號縣之莊，詢訪田婆市針百枚，繫于馬鬣，放之涓濱，果化為龍去。田婆者，蓋亦仙人也。

夏侯美睡，禮和善歌。

《仙傳拾遺》：夏侯隱者，大中末遊茅山、天台間，常携布囊竹杖而已，或露宿於壇中林下，人覘之但見雲氣蒼鬱，不見其身。每登山渡水而閉目美睡。同行者聞其鼻鼾之聲，而步不蹉跌，足無蹶礙，至所止即覺，時號為睡仙。

《真誥》：傳禮和常服五星氣而得道，禮和善歌，歌則鳥獸飛聚而聽聲

焉。

欽真力勤，合靈睡嬾。

《女仙傳》：唐楊欽真本田家女也，適王渭為妻。夫貧力田，楊氏婦職甚謹，夫族目之為勤力新婦。一日忽沐浴著新衣逝去，是夜鄰人皆聞有天樂異香自西北來，次日夜復聞音樂之聲，異香酷烈。縣令李邯聞之，率衆來看，則婦宛在床矣。邯問去來之由，荅曰：向仙仗來迎至華山雲臺峰，峰上有四女真先在，彼與語甚洽，曰：同生濁世，共是凡身，一旦倏然遂與塵隔，今夕何夕，歡會于斯，宜各賦詩以道其意。於是更相唱和。欽真詩曰：人世徒紛擾，其生似舜華。誰言今夕裏，俛首視煙霞。欽真後復仙去。

《郡閣雅談》：吳合靈為道士，居南岳，俗呼為吳猱，好睡，經旬不食，嘗言：人若要閑即須嬾，如勤即不閑也。素不攻文，忽作上昇歌云：玉皇有詔登仙職，龍吐雲兮鳳著力。眼前驀地見樓臺，異草奇花不可識。

我向大羅觀世界，世界只如指掌大。當時不為上昇忙，一時提向瀛洲賣。

劉遁同舟，公垂共簡。

《名賢詩話》：晉公舊有園在京師保康門外，園內有仙游洞景最瀟灑，道士劉遁作仙遊亭詩贈公云：屢上仙遊亭上醉，仙游洞裏杳無人。他時鶴駕遊滄海，同看蓬萊島上春。公莫曉其詩，泊南遷，遁往見公於崖，公方思其詩，乃知遁異人也，與之同泛舟海上而飲，公曰：今日之謫，子之詩意也。

《續元怪錄》：故淮海節度李紳嘗見一老父曰：年少識我否。曰：我唐若山也，子非李紳乎。對曰：某姓李，不名紳。對曰：子合名紳字公垂，在仙籍矣，今夕羅浮羣仙有會，能隨我一遊乎。乃袖出一簡若笏形，縱橫曳之，覺長闊數尺，宛若舟船。父與紳俱登其中，戒令閉目，但覺風濤汹涌似泛江海，逡巡俄抵一山，樓殿參差，蕭管寥亮，端雅士十餘人來迎曰：公垂果能來，人世凡

濁，苦海非淺，自非名繫仙籍，何路得來。曰：子能留此乎。紳曰：身未立家不獲辭，恐若黃初平貽憂於兄弟。曰：子既念歸，雖仙錄有名而俗緣尚重，然美名崇宦亦皆得矣，宜勉之。乃遣歸。自是改名紳字公垂，果登甲科，歷任將相之重。

盧娘綠眉，阮籍青眼。

《杜陽編》：唐永貞年，南海貢盧眉娘年十四，眉綠且長，故有是名。眉娘幼而惠，工巧無比，能於一尺絹上綉《靈寶經》八卷，字如粟粒，而點畫分明。又善作飛雲蓋，以絲一絢分為三段，染成五色，結為金蓋，其中有十洲三島臺殿麟鳳之像，而執幢捧節童子亦不啻千數。順宗歎其工，謂之神人，度為道士。歸南岳，仍號逍遙。

晉阮籍字嗣宗，為步兵校尉，不拘禮節，能為青白眼。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不應，籍因是長嘯而退。至半嶺間，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崑谷，乃登之

嘯也。

昭武銀鼎，士良玉版。

《洞微志》：封昭武者，餘杭酒徒也，因乘船舶為暴風漂至島上，俄聞異香，遠望有道士坐於西岸，昭武急趨作禮。道士坐石下，有一銀鼎，鼎面浮一大珠，道士曰：汝何來。武對以窮困，欲投新羅。道士曰：視君之面無外夷祿，可却乘舟，吾與好風送還明州。昭武祈之曰：生平為酒所泥，飲食微虧，支體瘦瘠。道士笑曰：但飲此湯。遂於鼎中以銀瓢取半瓢與飲之，真甘露液也。又告以理生之計曰：但販馬，當自給。因問先生姓，曰：我陰真人也。逡巡風起，道士催登小舟，又飄一夕，日出已在明州矣。

《唐逸史》：元和初，萬年縣所由馬士良犯事，王爽為京尹，嚴酷必殺之，士良亡命太白山，至於炭谷湫岸，藏於大柳木下。纔曉，有五色雲自空降，仙女在中，水濱有金槌玉版，連扣數下，青蓮湧出，每葉旋開。

開畢，仙女取擘三四食之，却乘雲而去。士良見槌板尚在，扣之，少頃復出，士良食七八枚，頓覺身輕。

郭憲喫酒，斑孟漱墨。

《賢己集》：郭憲，武德七年為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回向東北，含酒三喫。詔問其故，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果然。

《三洞珠囊》：班孟，或云女子也，能飛行終日，又能坐虛空中與人語，又能入地中去，初時沒足至胸，漸漸但餘冠幘，良久而盡沒不見。又能含墨著口中，舒紙著前，嚼墨漱之皆成字，竟紙各有意義。服丹，年四百歲更少，入大冶山去。

道榮虎坑，龍威鳥跡。

《感應錄》：北齊由吾道榮少為道士，因遇南嶽仙人，符水禁呪，陰陽歷數、天文、藥性無不悉解。嘗至遼陽，有虎去馬止十餘步，人皆驚走，道榮徐以杖劃地成大坑，虎遽去矣。《仙傳拾遺》：龍威丈人隱居包山，亡其姓氏。吳王闔閭十二年觀兵於

敵國，途由包山，山有洞穴，吳王欲知其深淺，請隱居窮究之，遂秉燭晝夜行一百七十四日而還。見金城玉宇，有光如晝，紫玉流黃間為窗牖。其城門榜曰天后別宮，藻錦甚盛，玉房中得素書一卷，皆鳥跡篆籀之文。歸以書奏吳王，王後使賈其文以問孔子曰：寡君昔遊包山，有赤鳥銜此書於車前，使下臣賈靈文奉謁，願告休戚。孔子發函遽曰：昔夏禹理水功畢，乃遊於鍾山之阿，得黃帝、帝嚳等所受太上靈寶真經，藏一通於名山石銜中，一通付於水神，當有得道之士以獻於王。若云赤鳥所銜，丘未聞也。

崇嶽拜松，姚光燔荻。

《名賢小說》：道士吳崇嶽辟穀，嘗登松梢禮拜福建轉運使周渭，因請隨行，抵于德化縣。縣東有古松一株，高八九十尺，上有鶴巢，乃命岳登之，宛若猿猱，容易直上，出鶴巢之外，端身飛步，手無攀緣，就纖枝拜如平地。其松枝柔軟，隨步低昂，

了無損處。渭贈詩云：楮皮冠子布為裳，吞得丹霞壽最長。混俗性靈常樂道，出塵風格早休糧。枕中經妙誰傳與，肘後方新自寫將。百尺松頭幾飛步，鶴棲枝上禮虛皇。

《感應錄》：吳姚光善火術，吳王積荻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數千束裹之，因猛風燔之，燔訖，謂光已化為燼，而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

得一寶符，伯威仙籍。

《仙傳拾遺》：史得一者，自言咸通中因秋雨浹旬，山水泛溢，一旦微霽，見江濱一物隨水橫流，以杖引之，得焉。開視，乃老君三部符也，浮水中而不濕，心甚異之，收還家，其夜有光，彷彿二童隨之，與語云：我侍符童子也，太上寶符久傳人間，繕寫訛謬，迨失宗旨，文字既誤，鬼神無所稟伏，由是行之少效。今此正文以付得道之子，救民疾苦，無不應驗。後數年，童子告白太上降駕太白山，可往朝拜，因入太白不還。

《真誥》：趙伯威少學邯鄲張先生得

道，晚在中岳授《玉佩金璫經》於苑丘林子，今亦得道，入華陽洞天，主管仙籍并記學者之姓名焉。

漢兒劃地，秦婦築城。

《丹臺新錄》：漢初有四五小兒路上劃地戲，一兒歌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知之，唯張子房知之，乃往再拜，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所謂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東王公也。仙人拜王公，揖王母。

《廣記》：唐開元中，代州都督以五臺多客僧，恐妖偽事起，非住持者悉逐之。客僧懼逐，多竄山谷。有法明者，深入鴈門山幽澗之中，有石洞容人出入，涉水渡岸，行二里至草屋中，有婦人並衣草衣，容色端麗，見僧愕然問云：汝是何輩。僧曰：我也。婦人笑曰：寧有人形骸如此。僧曰：我事佛弟子，佛須擯落鬚髮故爾。僧問此何處，婦云：我是秦人，隨蒙恬築長城，被其苦，乃逃至此，食草根以得不死。僧辭出，

它日備糧更去，則迷不知其所矣。伯庸鶴唳，藏質雞鳴。

《皇朝類苑》：王參政伯庸得疾，既委頓，是夕有靈鶴十餘隻空中嘹唳。八月二十夜，月甚明，時其弟純臣差知亳州，公吏來接，皆以為怪訝。須臾公薨，羣鶴遂散，時人以為伯庸當作仙官爾。

《高道傳》：道士葉藏質字含象，精於符術。婺州牧為邪物所撓，詣請符。至中路犯穢，忽失之。牧親造，見案上有筒，封簽甚固，乃前請之符也，因焚香致匣捧歸，邪物遂絕。牧表其賢，懿宗優詔石門山居為玉霄觀。一日命酒召其友人，語及平生事，然後告以行日。及期，竊題於門曰：雞鳴時去。門人遂聞環佩雜蕭管聲于空中，須臾雞唱，視之已化，年七十四矣。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九

①「永」字原作「未」，據《輯要》本改。

三洞羣仙錄卷之二十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青丘元老，紫微小星。

《異人錄》：台州道士王遠知善《易》，知人死生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一日雷雨雲霧中，一老人叱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遠知惶懼據地，旁有六人青衣已捧書至，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衛，祕藏元都，汝是何者，輒藏緇袂。遠智對曰：青丘元老傳授。老人曰：上帝勅下，汝仙品已及，授度期展四年二已數也。師後於光宅中尸解。

《湘中野錄》：太祖居潛日，與趙韓王普遊長安市，忽逢陳希夷曰：可市飲乎。太祖曰：可。與趙學究同之，希夷睥睨韓王曰：也得也得。既入酒舍，韓王足痺偶坐席左，陳怒曰：紫微垣一小星，輒據上次，可乎。斥之便居席右。

李虞《論語》，顧歡《孝經》。

《逸史》：信州李虞員外與楊稜遊華山，俄至一小洞，見川巖草木不似人間，有紫衣人邀入居處，若公府，多竹屋，堂室甚潔，自言姓杜名子華，因避世，便遇仙侶，居此已數百年矣。因留宿，飲饌皆甚精豐，肉有駝羊，其狀如牛，書有《論語》。留連累日，各遺銀器數事，遣使者導之而返，曰：此可住否。二子色難。子華笑執手而別。後尋其洞穴，不可見矣。

《道學傳》：宋顧歡善道術，弟子鮑雲綬門前有一株木，大十餘圍，上有精魅，歡印木，木即枯死。又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唯有《孝經》。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禮之，自差。而後病者果愈。

王遠題門，隱容潛井。

《王氏神仙傳》：王遠字方平，明天文圖讖，逆知吉凶。漢武帝問灾祥，不答，乃題官門四百餘字，預說方

來。帝惡之，令人削除，外字雖滅，內字復見，墨迹徹入板裏。

《廣記》：房州竹山縣陰隱容家潛井，千餘尺而無水，工人捫壁見別一天地日月世界，榜曰：天柱山。門內兩童皓齒鬢髮，問：汝胡為至此。工人具陳本末。須臾有緋衣傳勅曰：以禮遣之。引至清泉洗浴，白泉漱飲，甘美似酒。行半日，見宮室皆金玉，題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如何。答曰：諸仙初得仙者，關送此國修行。

王皎破腦，楊公擊頂。

《酉陽雜俎》：王皎先生善伎術，天寶中偶與客夜中露坐，指星月曰：時將否矣。為鄰人所傳，時上春秋高，頗拘忌，為人所奏，上令殺之。刑者鑿其頭數十方死，因破其腦，骨厚一寸八分。皎先與達奚侍郎還往，及安史平，皎杖屨至達奚家，方知異人也。

《北夢瑣言》：淄齊間有道士楊仙公者，莫知其年壽，耆老自童稚見之。

每出間巷，兒童聚而觀之，或就鐵鋪借鐵椎自擊其頂，或令人極力擊之，一無所損，唯言甚快。入山林與虎豹為戲，以手擊之，猛獸為之偃仆。多勸人行陰德。長興中入蜀，居峨嵋去也。

祈嘉呼遁，仲甫吸景。

《晉逸史》：祈嘉字孔賓，年二十許，好學經史。夜靜，忽於窗間聞有聲呼之曰：祈孔賓，隱去來，修飾人間事，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毫銖，所喪已山崖。嘉遂遁去，西遊海渚，教授門生三千餘人。

《王氏神仙傳》：王仲甫少好道術，得吸景餐霞之法，行之四十餘年，一夕夢神人告之曰：子所以不得升度者，謂其腦官虧減，靈津未溢。遂授以服食之法，方得上昇，今在玄洲矣。

成師挈囊，伊尹負鼎。

《高道傳》：成道士，不知何許人，明皇聞其名，召入館，于蓬萊院問道術所修，皆不對。未幾乞歸山，上允。

乃挈布囊而去，人皆笑之。而後因撤幕，壁上有題詩曰：蜀路西行，燕師北至，本擬白日昇天，且看黑龍飲渭。其字刮洗愈明。不數月，祿山起，明皇乃入蜀。

《仙傳拾遺》：伊尹，商人也，其先佐夏為諸侯，母將孕，遊於西川之上，大水遽至，母驚奔避水，乃拱而立化為枯桑。水退，父來求之，謂已溺死，忽見枯桑非昔所有，疑妻所化，以石扣之，聞空桑中有兒聲，取養之，遂以伊為姓。及長，明緯候聲律陰陽，探幽察微，志救天下。負鼎干湯，湯大悅，用之為相。年八十，棄位絕粒，示死於家。太上命太和真人蒙谷希授以解形之法，入蒙秦山石室修之，白日上昇。

元達夢鳥，文子擊蛻。

《三洞珠囊》：鄧郁之字元達，南陽新野人，嘗夢一鳥吐印以與之，自是民間有疾，輒以印治救，求為符章，病者自愈。

《漢郊祀志》注《列仙傳》曰：崔文子

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白蛻，文子驚，引戈擊之，俯而見之王子喬之尸也，須臾化大鳥飛去。

玉蘭躡腹，上仙蛻皮。

《集仙錄》：張玉蘭，天師之孫也，幼不如輩，年十七夢赤光自天而下，光中金字篆文隨光入口中，因而有孕。母氏責之，終不言所夢，唯侍婢知之，一旦謂曰：吾不能忍恥而生，死後當剖腹以明我心。其夕無疾而卒，見一物如蓮花躡腹而出，視之乃素書金字《本際經》十卷，傳於世間。遂葬玉蘭，忽大風雲雨棺飛在木上，失經及玉蘭所在。今墓在益州溫江縣女郎觀是也。

又，董上仙，遂州方義女也，年十七，神姿艷雅，故號上仙。一旦紫雲垂布，天樂下於其庭，二青童引之昇天。父母素愚，號哭呼之不已。去地十數丈，復下還家居數月，又復如是。後因蛻其皮於地，形衣不解，乃飛而去。

杜瓊作賦，許堅能詩。

《真誥》：酆都山上林木水澤如世間，但稻米粒幾大，味如芡，其餘四穀不爾，但稻為重思耳。杜瓊作《重思賦》曰：霏霏春茂，翠矣重思，靈氣交被，嘉穀應時。四節既享，祝人以祀。神禾鬱乎浩京，巨穗橫我元臺。爰有明祥，帝者以熙。此之謂矣。

《雅言雜載》：許堅，江左人，多居三茅，不知其年歲，形容不變，多談神仙事。能詩，如題茅山觀云：常恨清風千載郁，洞天今得恣遊遨。松楸古色玉壇靜，鸞鶴不來青帝高。茅氏井寒丹已化，明皇碑斷夢仍勞。分明有箇長生路，休向紅塵嘆二毛。又一絕寄舍人徐鉉云：幾霄煙月鎖樓臺，欲寄侯門薦禰才。滿面天埃人不識，謾隨流水出山來。

丘伯相鶴，桐君碎雞。
《相鶴經》云：浮丘伯昔授之於王子晉，後崔文子學道於子晉，得其文，藏之嵩山石室，淮南公採藥得之，遂傳于世。經云：鶴，陽鳥也，稟金火

之氣以生，三年頂赤，七年善飛，又七年十二時鳴，六十年茸毛生，泥不能汗，一百六十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不食而胎生。其相以長頸脩竦則善鳴，龜背鼈腹則能舞，乃仙人騏驎也。

《卓異記》：建安三年，昇圖國獻鳴石雞，色如丹，大如燕，常在地上，應時而鳴，能遠徹其國，聞其鳴乃殺牲以祀之，當聲處掘則得此雞。若天下太平，翔飛頡頏以為嘉瑞，亦謂之寶雞。又聽地中以候晷刻，道士云：仙人桐君採石入穴數里，得丹石鷄，舂碎為藥服，令人有聲氣，後天而死。寶鼎元年，四方貢異珍，有琥珀，燕置之靜室則鳴翔，此之類也。

員外穢夫，屯田役卒。

《逸史》：唐大曆中，有王員外郎者好道術，雖在朝列，布衣山客日與周旋。一日會除穢，裴老與語，王君異之，其妻呼罵曰：身為朝官，與穢夫交結。遣人逐之而去。居一日，復

來，布袍曳杖，頗有隱逸之風，曰：員外非真好道，乃是愛藥耳。因取王君一鐵合可二斤許，解小藥裹兩粒如麻粟，撚散合上，却堆火燒之，食頃取出，乃上金，色如雞冠，王君驚嘆。乃別去，後不知所之。

《括異志》：屯田郎曾公奉先，嘉祐中知惠州，居有蔬圃，役老卒守之，灌蒔尤力，凡所欲之物，必先致之。曾問曰：汝常逆知吾意，何也。卒曰：偶然耳。曾自此亦待之善。一日白曾曰：荷使君厚顧，某非碌碌者，今夜三鼓請乞一到園中，有祕術上聞。公忻然許諾，將具公裳詣之，家人皆曰：豈有郡守夜半公裳謁一老卒哉。遂止。黎明，報園子物故，仍於腰下得白金數兩，曾為買棺殯于野。數月有人自廣州來，卒附書為謝。發其塚，但布袍巾履存焉。

毛女食松，何娘採橘。

《神仙傳》：毛女字正美，隱華山，形體生毛，自言秦時宮人，後流亡入山，道士教食松葉，遂不飢寒，身輕

如飛。陳搏常與遊華山，樵人多見之。有詩贈曰：藥苗不滿筍，又更上危巔。回首歸去路，相將入翠煙。其二曰：曾折松枝為寶櫛，又編栗葉代羅襦。有時問著秦官事，笑撚仙花望太虛。

《續仙傳》：何阿六者，徐州女也，華陰雲臺觀為諸女冠採薪汲水數年。諸女冠因話江吳間有柑橘美果，而秦川難求，阿六笑曰：此不難致，近亦有之。言訖出門，食頃袖出柑橘五六枚與諸女冠，因曰：廣訓柑子甚美。又致十餘枚，分食之。後三年，有崔鍊師自羅浮山遊華陰，因話及前年廣州官園內有婦人盜採柑子，擒之忽失，衆乃驗阿六非常人也。

元放乞骸，竇峙藏骨。

《丹臺新錄》：左慈字元放，得九丹變化之術，曹公求之不與，公欲殺之，求乞骸骨。公為設酒，慈曰：今當遠曠，乞分盃飲酒。公曰：善。慈拔簪以畫盃酒，酒中斷，慈即飲

半，半送與公，公不喜，未即飲，慈乞盡自飲，飲畢以盃擲屋棟，動搖如飛鳥狀。衆舉目矚視，已失慈所在。《真誥》：茅君云：女仙竇瓊英，其七世祖峙每以藏枯骨活死為事，其陰德有及於瓊英之身，而得進於華陽洞府。

宋江鬼堆，衡山仙窟。

《天師符記》：益昌之東有縣曰嘉川，又東北二十里有水曰宋江，江中有聚石曰天師殯鬼堆，江傍巨石有文突起曰天師符，如刃如刻，如鈎如勒，如籀篆而尊雄勁毅，如甲冑猛士仗劍而立，兇邪視之，孰不股慄，士人以紙墨印用，能辟邪。元和七年仲春，安行罷官叩南，道由益昌，華人張當世時知綿谷縣，輒以天師符見贈曰：非吾鄉屬，不可得也。於是置其符書篋中以歸，半年發篋而鼠碎群書，獨符無毫髮傷。吁，其異也。宣德郎知鳳翔府扶風縣，李安行記其事。

《王氏神仙傳》：王道長，不知何許

人，居利景谷縣楊謨鄉，直縣西二十里，渡嘉陵江沂安樂溪，抵其山下，峰巒峭拔，溪之東曰仙窟，長於此修道，舉家得仙。其宅基瓴甃猶存焉。尹君飲葶，杜巫吐丹。

《仙傳拾遺》：尹君者，不知何許人，嘗隱晉山，不食五穀。時尚書李說鎮北門，馮翊嚴綬為從事。嚴尚奇好異，雅重神仙，迎致尹君於官舍，日與同席，常有異香自肌中出，嚴益重之。嚴有女弟為尼，常怒其兄與尹君同遊處，忽一日密以葶斟使尹飲之，既飲，驚起曰：酒非佳。俄吐一物，堅而有香。嚴剖視之，即真麝臍也。尹其夕卒，嚴即瘞之。明年秋，有朱太虛遇尹君於晉山曰：吾頃於北門遇鳩酒，示之以死，然鳩安能敗吾真邪。太虛異其事，歸以告嚴公，曰：吾誠知其尸解矣。

《元怪錄》：杜巫尚書年少未達時，曾於長白山遇道士貽丹一粒，即令服訖，不欲食，容色悅澤，輕健無疾。後任商州刺史，自知既登郡守，班位

已崇而不食，恐驚於衆，於是欲去其丹。歲餘，一道士至，教食猪血肉，巫從之，食訖，須臾即吐丹出。

裴氏盤石，韋翁古壇。

《廣記》：裴氏子事親以孝，雖貧而好救人。一日行遇一老人相拉入太白山，見一大盤石，老人以杖擊之，石開，引裴入洞。洞中森羅萬象，仙童玉女。老人復引裴出，且告之曰：此去二十年，可來此避世。及期果有安史之禍，裴氏一族隱于西崑，遂皆得免焉。

《異聞集》：代宗時，韋侍御奉使華山，拜黃帝壇，至山下邸中，見一老父，問壇所在，老人曰：蓮華中峰西南上有一古壇，髣髴餘址，此當是也。問何姓，答云：姓韋。自述世系，乃侍御之高祖也。相與入山，老人策杖先行，韋鞭馬追之不及。至石室，見二老嫗曰：爾之祖母、祖姑也。俱雙鬢，以木葉為衣，喜曰：年代遷變，一朝遂見玄孫。尋與老父上山拜壇畢，辭歸。後再尋求，忘失

舊路。山下人云：此老二三年一來，不知其所。

子玉白首，昌容紅顏。

《續仙傳》：蘇子玉幼而敏惠，博覽群書，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煉丹得昇天之事，乃拾卷而歎曰：先儒之書，五常之要，拘以禮樂，束以名教，區區未幾，忽成白首，身苟逝矣，虛名何益。因仰挹霞津，內融真寂，呼吸道氣，欲及其和。後遇正一真人授以瓊文紫字天真上訣，勤行佩服，遂通神明，忽爾騰昇。

《廣記》：昌容入恒山修煉，自號昌容子，二百餘歲其顏愈紅，如二十許。一云商王女食蓬萊根，往來上下，世世人見之。

通元望闕，徐則還山。

《墨客揮犀》：真廟時，有道士紫通元者，居陝州承天觀，壽百餘歲，耐寒暑，日縱酒，往往不食。祀汾陰，隨輦自羅山至太一洞。一日臨終，召官寮士庶言死生之要，夜分盥濯，望闕而逝，舉體甚輕，若蟬蛻焉。

《仇池筆記》：東海徐則隱居天台，絕粒養性，太極真人徐君降曰：汝年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晉王廣聞名召之，則曰：吾今年八十三，來召我，徐君之言驗矣。遂詣揚州。王請授道，辭以時日不利。後數日死，道路皆見其徒步還山，云得放還。乃得經書分遺弟子而去。

左徹朝像，高遠辭帝。

《仙傳拾遺》：左徹，黃帝臣也。黃帝升天，徹刻木為黃帝之像，率諸侯而朝之。七年，黃帝不還。徹，顓帝時亦登仙而去。人間刻木為象自此始也。

《仙傳拾遺》：蒲高遠者，巴西人，黃籙先生王普進之弟子也，言意詭譎，持操無準，皆謂之狂。大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於南峰絕頂乘雲徑詣金陵辭謁。梁武帝方宴坐，忽集其殿，帝問其故，對曰：復居巴西，得道上清，將歸天，來辭帝耳。言畢飛去。時益州刺史王蕭紀以事上奏，帝亦詔問，命郎中劉孝先撰碑旌其

事跡，今尚存焉。

韓泳策蹇，子真乘驥。

《采異記》：古成之自廣次于湘潭，聞有韓泳者高人，乃謁之。韓一見若故人，謂曰：君有道氣，可罷此行否。古以干祿為辭，韓曰：子此行必成名，他日可於京師闔闔門外相見。乃別去。至次春，成之果登第。暇日有故出闔闔門，見一人策蹇，目之，乃泳也。成之記前約，乃大神之，相與市飲，韓乃贈詩云：德行文章已出群，的將仙道付於君。浮名若乃真休得，占取閑中一片雲。復別去，自此絕無音問。古其後不食，亦頗有奇異焉。

《高道傳》：潘師正奉母至孝，母喪，乃廬于墓側。道士劉愛道見而奇之，云：三清之驥，非汝誰乘之邪。

景度玉冠，紫元錦帔。

《王氏神仙傳》：王司王君諱景度，衣絳章單衣九色鳳章，頭戴太天飛神玉冠，手執九色之節，治南朱陽之臺，主人生死之籍。知其名，存其

神，修行九年，致神草不死之藥，丹霞飛雲下迎，兆身上昇玉清宮矣。又南極王夫人，王母第四女也，號紫元夫人，著錦帔青羽裙，漢平帝時常降於陽洛山石室中。

道成始珍，屬文可記。

《高道傳》：張始珍居南嶽，遇神人授以明鑑之道，使修之曰：夫照物理者天也，照物形者鑑也。天之道以清，鑑之道以明，人能存天清鑑明，澄心靜神，而內外調暢，至道成矣。若以內役其志，外勞其形，心不澄，神不清，則至道遠矣。古人所謂虛其室白自生，定其心道自至。始珍修之，九年道成，上補真人，於梁天監中，白日上昇。

《續仙傳》：金可記，新羅人，博學善屬文，入終南山，務行陰德。唐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上表言：臣奉玉皇詔為英文臺侍郎，二月二十五日當上昇。宣宗遣使召入內，固辭不就。又求見玉皇詔，辭以別仙所掌，不留人間。遂賜宮女四人，香藥金

綵，又遣中使二人看待。至二月二十五日，春景明媚，花卉爛熳，天有五雲，啖鶴翔鸞，白鶴笙簫，金石羽蓋，瓊輪幡幢，滿空仙仗，昇天而去，入聖超凡。積功所致，筆此仙蹤，永昭盛世。

三洞羣仙錄卷之二十

（盧國龍點校）

011 續仙傳

經名：續仙傳。三卷。五代沈汾撰。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記傳類。

續仙傳序

朝請郎前行溧水縣令沈汾撰

古今神仙，舉世知之。然飛騰隱化，俗稀可睹。先賢有言：人間得仙之人，猶千不得聞其一。況史書不長，神仙之事，故多不傳於世。詳其史意，以君臣父子理亂忠孝之道激勵終古也。若敦尚虛無自然之迹，則人無所拘制矣。《史記》言：三神山在海中，仙人居金銀宮闕，不死之藥生其上，人有欲近山者，則風引船而去，終莫能到。斯亦激勵之意也。大哉神仙之事，靈異罕測。初之修也，守一鍊氣，

拘謹法度，孜孜辛勤，恐失於纖微。及其成也，千變萬化，混於人間，或藏山林，或遊城市。其飛昇者，多往海上諸山，積功已高，便為仙官。卑者猶為仙民。十洲間動有仙家數十萬，耕植芝田，課計頃畝，如種稻焉。是有仙官，分理仙民及人間仙凡也。其隱化者，如蟬留皮換骨，保氣固形於巖洞，然後飛昇，成於真仙，信非虛矣。汾生而慕道，尤愧積習。自幼及長，凡接高尚所說，兼復積年之間聞見，皆銘於心。又以國史不書，事散于野，矧當中和年兵火之後，墳籍猶缺，詎有秉筆紀而述作，處世斯久，人漸稀傳，惜哉。他時寂無遺聲。今故編錄其事，分為三卷，冀資好事君子，學道之人談柄，用顯真仙者哉。

續仙傳卷上

朝請郎前行溧水縣令沈汾編

飛升一十六人內女真三人

玄真子

玄真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博學能文，進士擢第。善畫。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卧雪不冷，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魯國公顏真卿與之友善。真卿為湖州刺史，日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為《漁父詞》。其首唱即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餘首，遞相誇賞，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寫景夾詞。須臾五本，花木禽魚，山水景象，奇絕蹤跡，古今無比。而真卿與諸客傳翫，歎伏不已。其後真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為水戲，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嘯詠。其席來去遲速，如刺

舟聲。復有雲鶴隨覆其上。真卿親賓參佐，觀者莫不驚異。於水上揮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今猶有傳寶其畫在於人間。

藍采和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常衣破藍衫六鈐，黑木腰帶，闊三寸餘，一脚着靴，一脚跣行。夏則衫內加絮，冬則卧於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常醉踏歌，老少皆隨看之。機捷諧謔，人問，應聲答之，笑皆絕倒。似狂非狂。行則振靴言曰：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椿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峨。歌極多，率皆仙意，人莫之測。但將錢與之，以長繩穿，拖地行。或散失，亦不迴顧。或見貧人，却與之，或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爲兒童時至，及斑白見之，顏狀如故。後踏歌濠、梁間，於酒樓乘醉，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於雲

中，擲下靴、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

朱孺子

朱孺子，永嘉安固人也。幼而師事道士王元正，居大若巖，巖即陶隱居修《真誥》於此，亦謂之真誥巖。巖之西有陶山存焉。

勤苦事於元正。深慕仙道，常登山嶺採黃精服餌，歷十餘年。一日就溪濯蔬，忽見岸側有二花犬相趨。孺子異之，乃尋逐，入苟杞叢下，歸語元正，訝之，遂與孺子俱往伺之。復見二犬戲躍，逼之，又入苟杞下。元正與孺子共尋掘，乃得二苟杞根，形狀如花犬，堅若石。洗澤挈歸，煮之。而孺子益薪著火，三晝夜不離竈側。試嘗其汁，味最甘美，喫不已。及見根爛，以告元正，來共取食之。俄頃，孺子忽然飛昇在峰上。元正驚異。久之，孺子謝別元正，昇雲而去。至今俗呼其峰爲童子峰。元正後餌其根盡，不知其年壽，亦隱巖之西。陶山有採樵者，時或見之。

宜君王老

王老，坊州宜君縣人也。居于村

墅，頗好道，務行陰德爲善。其妻亦同心不倦。一旦有縊縷老道士造其門，王老與妻俱延禮之。居月餘間，日與王老言談杯酌，甚相歡洽。俄忽患遍身惡瘡，王老乃求醫藥看療，益加勤切。而瘡日甚一日，迨將逾年。道士謂王老曰：此瘡不煩以凡藥治療，但得數斛酒浸之自愈。於是王老爲之精潔釀酒。及熟，道士言以大瓮盛酒，吾自加藥寢之。遂入瓮，三日方出，鬚髮俱黑，顏復少年，肌若凝脂。王老合家視之，驚異。道士謂王老曰：此酒可飲，能令人飛上天。王老信之。初，瓮酒五斛餘，及窺，存三二升耳。清泠香美，異於常醪。其時方持麥，王老與妻子並持麥人共飲，皆大醉。道士亦飲，云：可上天否？王老曰：願隨師所適。於是祥風忽起，綠雲如蒸，屋舍草樹、全家人物、雞犬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麥聲，數村人共觀望驚歎。惟貓鼠棄而不去。風定，其傭力持麥人乃遺在別村樹下，後亦不食，皆得長生。宜君縣西三十里有昇仙村在焉。

侯道華

侯道華，自言峨嵋山來，泊於河中永樂觀中。風狂，衆道士皆輕易之。而道華能斤斧，觀舍有所損，悉自修葺。登危歷險，人所難及處皆到。又爲事賤劣，有客到，不問道俗凡庶，悉爲提汲湯水濯足浣衣。又陶涵灌園，辛苦備歷，以資於衆。衆益賤之，驅叱比於傭隸，而道華愈欣然。又常好子史，手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衆或問之：要此何爲？答曰：天上無愚懵仙人。咸大笑之。經十餘年，殿梁上忽有異光，人每見之。相傳言：開元中劉天師嘗鍊丹成，試犬死，人不敢服，藏之於殿梁。皆謂爲妄言。忽暴風雨，殿微損。道華乃登梁，復見光於梁上陷中。鑿起木，得一合，三重，內小金合中有丹，遂吞之，擲下其合。吞丹遽無變動，衆謂之虛誑。忽一日入市醉歸，及觀前，素有松樹偃蓋，甚爲勝景，乃著木屐上樹，悉斫去松枝。衆道士屢止之，不可，但斫曰：他日礙我上昇。衆人常謂風狂，怒之且甚。適

永樂縣官入觀，見斫松，深訝之，衆具白於縣官。縣官於是責辱之，道華亦欣然。後七日，道華晨起沐浴裝飾，焚香曰：我當有仙使來迎。但望空拜不已。衆猶未信，須臾，人言觀前松上有雲鶴盤旋，簫笙響亮。道華忽飛在松頂坐，久之，衆甚驚忙。永樂縣官吏道俗奔馳瞻禮，其責辱道華縣官叩磕流血。道華揮手以謝道俗：我受玉皇詔授仙臺郎，知上清宮善信院，今去矣。俄頃，雲中仙衆作樂，幡幢隱隱，凌空而去。

馬自然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縣人也。世爲縣之小吏，而湘獨好經史文學，乃隨道士天下遍遊，後歸江南。而嘗醉於湖州，墮雪溪，經日而出，衣不濕，坐於水上而來，言：適爲項羽相召，飲酒欲醉。方返溪濱，觀者如堵。酒氣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及出，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良久。指柳樹，令隨溪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適

值馬植出相，任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延湘，甚異之。植問：道兄幸同姓，欲爲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植曰：扶風。湘戲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馬風牛。但且相知，無徵同姓意。言與植風馬牛不相及也。然植留之郡齋，益異之。或飲會次，相請見小術。乃於席上以瓷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食，衆賓皆稱香美異於常瓜。又於徧身及襪上摸錢，所出錢不知多少，擲之皆稱銅錢，撮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收取者，須臾復失。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書符，令人貼於南壁下，以筋擊盤長嘯，鼠成羣而來，走就符下俯伏。湘乃呼鼠，有大者近階前，湘曰：汝天生微物，天與粒食，何得穿穴屋室，晝夜擾於相公？且以慈憫爲心，未能盡殺，汝宜便相率離此。大鼠乃迴，羣鼠前，皆皆叩磕謝罪。遂作羣，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後城內鼠便絕迹。後南遊越州，經洞巖禪院，僧三百方齋，而湘與婺州永康縣牧馬巖

道士王知微及弟子王延叟同行，僧見湘、知微到，踞而食，略無揖者，但資以飯。湘不食，促知微延叟速食而去。僧齋未畢，及出門，又促速行。到諸暨縣南店中，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聞尋道士聲。主人遽應：此有三人。外面極喜，請於主人，願見道士。及入，乃二僧，但禮拜哀鳴：衆僧不識道者，昨失迎奉，致貽責怒，二百僧^①到今下床不得。某二僧主事不坐，所以特來，固乞捨之。湘唯睡而不对，知微延叟但笑。僧愈哀乞，湘乃曰：此後無以輕慢爲意。迴去入門坐，僧必能下床。僧迴，果如其言。湘翌日又南行。時方春，見一家好菘菜，求之不得，仍聞惡言。命延叟取紙筆，知微遂言：求菜見阻，誠無訟理。況在道門，詎宜勉之？湘笑曰：我非訟者也，作小戲耳。於是延叟捧紙筆，湘畫一白鷺，以水噴之，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趁起，又飛下，再三。湘又畫一獅子，走趁捉白鷺，共踐其菜，碎盡不已。其主見道士戲笑，曾求菜致此，慮復爲他

術，遂哀求。湘曰：非求菜也，故相戲耳。於是呼鷺及犬皆飛走，投入湘懷中。視菜悉無所損。又南遊霍桐山長溪縣界，夜投旅店，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戲曰：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已逼日暮，知微、延叟切於宿止，湘曰：汝但於俗旅中睡，我坐可到明。衆皆睡，湘躍身梁上，以一脚挂梁倒睡。適主人夜起，燭光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俄又入壁，久之不出。主人祈謝，移知微、延叟入家內淨處，方出。及旦，主人留連，忽失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數里尋求，已在路傍。自霍桐迴永康縣東天寶觀安泊。觀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餘年，即化爲石。自後松果化爲石。忽大風雷震石列側^②，作數截。楊發自廣州節度責授婺州刺史，發性尚奇異，乃徙兩截就郡齋，兩截致之龍興寺九松院，各高六七尺，徑三尺餘。其石松皮鱗皴，今猶存焉。或人有告疾者，湘無藥，但以竹拄杖打痛處，取腹內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指

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其患脚膝腰背馳曲，拄杖而來者，亦以竹杖打之，令放拄杖，應手便伸展。時有以財帛與湘者，再三阻讓不得，遂即留之，復散與貧人。所遊行之處，或宮觀洞巖，多題詩句。其《登秦望山》詩曰：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河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徼，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後歸故鄉省兄，適兄遠出，嫂姪喜歸。湘告曰：我與兄共此宅，歸來要分此地，我唯愛東園耳。嫂姪異之：小叔久離家歸來，兄猶未見面，何言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駐留三日，嫂姪訝不食，但飲酒而已。待兄不歸，及夜遽卒。明日兄歸。兄問妻子其故，具以實對。兄感慟，乃曰：我弟學道多年，非歸要分宅，是歸託化於我，以絕思望耳。乃棺斂。其夕棺窆然有聲，一家驚異。乃窆於園中。時大中十年也。明年，東川奏劍州梓桐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湘於東川謂人

曰：湘新羽化於浙西，今又爲玉皇所詔，於此日上昇。以其事奏之。帝遂勅浙西道杭州覆之。發塚視棺，果一竹杖而已。

鄔通微

鄔通微，不知何許人，爲道士，神氣清爽，靜坐默之^⑥，或吟或醉，多遊於洪州名山。人見之多年，忽十數年不見，則顏狀益少於當時。如此，識者不測耳。其服鍊丹藥，遊行無定。後於酒樓乘醉飛昇而去。

許碯

許碯，自稱高陽人也。少爲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王屋山，周遊五嶽名山洞府。後從峨嵋山經兩京，復自荆襄汴宋抵江淮，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桐、羅浮，無不徧歷。到處皆於^⑦石崖屋壁人不及處題云：許碯自峨嵋山尋偃月子到此。睹筆蹤者矣^⑧，莫不歎其神異，竟莫詳偃月子也。後多遊廬江間。嘗醉吟曰：閨苑花前是醉鄉，掄翻王母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

好事者或詰之，曰：我天仙也，方在崑崙就宴，失儀見謫。人皆笑之，以爲風狂。後當春景，插花滿頭，把花作舞，上酒家樓醉歌，昇雲飛去。

金可記

金可記，新羅人也。寶貢進士。性沉靜好道，不尚華侈。或服氣鍊形，自以爲藥。博學強記，屬文清麗。美容，舉動言談，迥有中華之風。俄擢第，遁^⑨居終南山子午谷中，懷隱逸之趣。手植奇花異果極多。嘗焚香靜坐，若有思念。又誦《道德》及諸仙經不輟。後三年，思歸本國，航海而去。復來，衣道服，却入終南，務行陰德。人有所求，無阻者。精勤爲事，人不可諧也。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上表言：臣奉玉皇詔，爲英文臺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當上昇。時宣宗極以爲異，遣中使徵入內，固辭不就。又求見玉皇詔，辭以爲別仙所掌，不留人間。遂賜宮女四人、香藥、金綵。又遣中使二人專看待。然可記獨居靜室，宮女、中使多不接近。每夜聞室內常有人談

笑聲，中使竊窺之，但見仙官仙女各坐龍鳳之上，儼然相對。復有侍衛非少。而宮女、中使不敢輒驚。二月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爛熳，果有五雲、唳鶴、白鶴、簫笙、金石、羽蓋、瓊輪、幡幢滿空，仙仗極衆，昇天而去。朝列士庶觀者填隘山谷，莫不瞻禮嘆異。

宋玄白

宋玄白，不知何許人。爲道士。身長七尺餘，眉目如畫，端美肥白，言談秀麗，人見皆愛之。有道術，夏則衣綿，冬則單衣卧雪中，去身一丈餘，周匝氣出如蒸，而雪不凝。又指燈即滅，指人若隙風所吹，颼颼然。指庭間草木，颼颼而動。多遊名山，自茅山出潤州希玄觀，後遊括蒼仙都。辟穀養氣，然嗜酒。或食彘肉，必五斤，以蒜齏一盆，手撮肉畢，即飲酒二斗，用一白梅。人有求得一片蒜食之者，言不作蒜味，有如異香，終日在齒舌間，香不歇。人間得蒜食者頗多，而畢身無病，壽皆八九十。玄白到處，住則以金帛求置二三美妾，行則捨之。人皆以爲得補腦

還元之術。又遊越州，遇大旱，方曝尪樂龍以祈雨。涉旬亢陽愈甚。玄白見之，以爲凡所降雨，須俟天命，非上奏無以致之。於是止於玄真觀，焚香上祝，經夕大雨澍告足，越人極神異之。

復南遊到信州，又逢大旱祈禱。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州乃請之。遽作術，飛釘城隍神雙目。刺史韋德璘怪其貯婦女，復釘城隍，此妖狂也，將加責辱。健步輩欲向之，手脚皆不能動，悉仆倒，枷杖亦自摧折。玄白笑謂德璘曰：使君不悟劉根欲見誅，罰祖禰耶？德璘方懼。祈禱須臾，致雨。禮而遣之。其靈術屢施，不可備錄。後之撫州南城縣，白日上昇而去。

賀自真

賀自真，莫究其來也。爲道士，居嵩山。有文學，爲事高古，常焚修精勤。年少，人亦不知其甲子，然道俗相傳，見之多年矣，皆不甚爲異。一日雲鶴滿空，聲樂清響，自真忽飛昇而去。時有處士陳陶在東都，見洛城人觀望瞻禮，驚歎不已，遂爲詩曰：子晉鸞飛

古洛川，金桃再熟賀郎仙。三清樂奏嵩丘下，五色雲屯御苑前。朱頂舞低迎絳節，青鬢歌對駐香輶。誰能白晝相悲哭，太極光陰一萬年。

賣藥翁

賣藥翁，不知其姓名，人或詰之，稱祗此是真姓名也。有自童稚見之，迨于暮齒，復見其顏狀不改。常提一大葫蘆賣藥，人告疾苦求藥，得錢不得錢，悉與之無阻。藥皆稱神效。或無疾，戲而求藥者，得必失之。由是人不致妄求藥，敬之如神明。常醉於城市間，得錢亦與貧人。或戲問之：有大還丹賣否？曰：有一粒，一千貫錢。人皆笑之，以爲風狂。多於城市笑罵人曰：有錢不買藥喫，盡作土饅頭去。人莫曉其意，益笑之。後於長安賣藥，抖擻葫蘆已空，內只有一丸，出極大，有光明，安在掌中，謂人曰：百年人間賣藥，過却億兆人，無一人肯把錢買藥喫，深可哀哉。今須自喫却。藥饒入口，足下五色雲生，風起飄飄，飛騰而去。

鄩去奢

鄩去奢，衢州龍丘人也，家於九峰山下。少入道，遊學道術，精思忘疲。

年三十餘，便居處州松陽縣安和觀，即葉靜能故鄉學道之所。而觀北五里有茅山，高五十餘丈，相傳云漢張天師及葉靜能皆居此山修道。去奢慕前事，登其山，遂結菴以居。後觀中道士相率山下居，人爲之構屋及造堂宇，設老君，寫張天師像及葉靜能真景，朝夕焚修朝禮。山東南有一方石，闊二丈餘，平若砥，蓋天生也。去奢常坐其上，拱默靜想。一旦感神人謂之曰：張天師有斬邪劍二口，並瓶盛丹，在此石下，可以取之。去奢謝神人曰：此石天設，非人力可加。自惟荒謬，守真而已，託以山棲獲安，久蒙靈祐。劍之與丹，詎敢輒取？神人曰：但勤修無怠，劍丹自可立致。後三年神人遂以劍丹送於去奢。劍乃張天師七星劍，丹以石匣藏一瓶盛之。傾藥得斗餘，如麻子，紅色光明。去奢自服，及施人有疾者，皆愈。時麗水縣人華造承中和年荒亂之後，擁土人，據巖險。浙東

帥具以上朝廷，議欲息兵，授造以爲刺史。而造兇險，聞去奢得丹劍，而囚鑱去奢於空屋中。時方盛暑，一月不與飲食，造謂去奢已斃矣。及開屋，見神色儼然，顏狀光白，愈於來時。造極驚異，却送去奢歸山，劍丹留之。一夜風雷飛鳴，失所。去奢聞神仙告，却歸石下。爾後去奢居山十五年，每言常見龍虎異鳥行於庭際。安和觀道士多寄山頂燒奏，見龍虎鳥跡，咸驚異。去奢不食多年。他人忽穢觸其山，春冬則猛獸來驚，夏秋則毒蛇所螫。去奢又言：每見雷雨在山半，龍行雨，及雷公電母，鬼神甚衆。或至此山相見，甚有禮焉。又寄宿道士夜皆聞去奢居靜室內，到曉與人談話。竊窺之，乃聞異香滿山，及環珮聲。去奢儼坐，有戴遠遊冠、絳服、螺髻垂髮、碧綃衣男女四人對坐，侍從皆玉童玉女，光明照身。復有神人遠遊於側。而道士皆不敢驚。旦歸觀中，傳說以爲異耳。却後十五年，去奢告道士曰：恐當離此山去，不長相見也。他日忽有綵雲鸞鶴，聲樂滿空，

徘徊山頂。復有輿駟幢幡，靈官駕龍鹿，皆五色，亦騎鸞鳳，迎去奢上昇而去。山下道俗觀望甚衆。後野火焚其屋舍，而靈跡尚存。今有道士醮祭焉。

謝自然

謝自然，蜀華陽女真也。幼而入道。其師以黃老仙經示之，一覽皆如舊讀，再覽誦之不忘。及長，神情清爽，言談迴高。好琴阮，善筆扎，能屬文。常鄙卓文君之爲人，每焚修瞻禱王母、麻姑，慕南嶽魏夫人之節操。及年四十，出遠遊往青城、大面、峨嵋、三十六靖廬、二十四治直犁切。尋離蜀，歷京洛，抵江淮，凡有名山洞府靈跡之所，無不辛勤歷覽。後聞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居玉霄峰，有道孤高，遂詣焉。師事承禎三年，別居山野，但日採樵，爲承禎執爨而歸。又持香果，專切問道。承禎訝其堅苦，曰：我無道德，何以勝此？然爾竟何所欲？自然曰：萬里之外，嚮師得度世之道，故來求受上法以度耳，非他求也。承禎以女真罕傳上法，恐泄慢大道，但唯諾而已。

復經逾歲月，自然乃歎曰：明師未錄，無乃命也。每登玉霄峰，即見滄海蓬萊，亦應非遠，人間恐無可師者。於是告別承禎，言去遊蓬萊。罄捨資裝，布衣絕粒，挈一席以投於海，泛於波上。適新羅船見之，就載。及登船數日，但見海水碧色，日落則遠浪相蹙，陰火連天，船在火焰中行。逾年，船爲風飄入一色水如墨，又一色水如粉，又一色水如朱，又一色水黃若硫黃氣。忽風轉，船乃投易澳中，有山，日照如金色，亦有草樹、香霧，走獸與禽皆黃色。船人俱上山，見石無大小，悉是硫黃。賈客遽棄別貨，盡載其石。凡經四色水，每過一水，皆三虔敬，終五晝夜。風帆所適，莫知遠近。復行月餘，又爲橫風所飄，海人惶惑，舟人恐懼。遙見水上湧出大山，上列紅旗千餘面。海師言是鯨魚揚鬣。又晴天忽見氣直上，高百餘里，傍若暴風雨。此魚腦有井，噓吸則氣出如此。復見海人怪獸鬼神，千態萬狀。自然乃焚香想蓬萊，禱祝須臾，俄到一山，見林木花鳥，煙嵐若

春。海師登山，望有屋舍人家甚衆。自然謂曰：豈非仙山也？而海師言：船人可登山歇泊，以候風便。俄而人皆登山散遊，而自然獨遊一處，有道士數人，侍者皆青衣。有樹，風動如金石聲。花草香薰人徹骨。綵鸞、霜鶴、碧雞、五色犬遊於庭際。中有一人，花冠霞帔，狀貌端美。青衣引自然入，虔懇禮謁。道士問：欲何往？自然曰：蓬萊尋師，求度世去。道士笑曰：蓬萊隔弱水，此去三十萬里，非舟楫智可行，非飛仙莫到。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此乃良師也，可以迴去。俄頃風起，聞海師促人登船，言風已便。及揚帆，又爲橫風飄三日，却到台州岸。自然欣然復往天台，具言其實，以告承禎，並謝前過。承禎曰：俟擇日昇壇以度。於是傳授上清法。後却歸蜀，至貞元年中，白日上昇而去。節度使韋臯奏之。

裴玄靜

裴氏道名玄靜，緱氏縣令昇之女，鄆縣尉李言妻也。幼而聰慧，母以詩

書示之，覽皆誦之不忘。及笄，以婦功容自飾，而情迥然好道。請於父母，置於一靜室披戴。父母亦崇道，深念許之，日以香火瞻禮道像。以女使伴之，必逐於外處。獨居，若別有女伴言語。父母窺之，復不見人。詰之，堅不言。潔思閑淡，雖骨肉常而拘之以禮，無慢容。及年二十，父母欲歸於李言。聞之，深以爲不可，唯願入道修真，以求度世。父母抑之曰：女生有歸，是爲禮婦。時不可失，禮不可虧。儻入道，是畢世無所歸也。南嶽魏夫人亦從人，棄嗣後爲上仙。遂逼之以適李言，婦禮臻備。未一月間，告於李言：以素修道，神人不許爲君妻，請絕俗。李言亦早慕道，聞妻之言，甚異。乃獨居靜室焚修，夜中聞言笑聲。李言稍疑之，未敢驚，乃壁隙窺之，見光明滿室，聞異香芬馥，有二女子，年可十七八，鳳髻霓裳，姿態宛麗，侍女數人，皆雲鬢綃服，綽約在側。玄靜與二女子言談。李言異之而退。及旦問於玄靜，曰：有之，此崑崙仙侶相省。上仙

已知君窺，以術止之，而君未覺。更來，慎勿窺也，恐君爲靈官所責。然玄靜與君宿緣甚薄，非久在人間。道君念君後嗣未立，候上仙來，當爲言之。後一夕有天女降李言之室。經年，復降送一兒與李言，曰：此君之子也，玄靜即當去矣。三日，有五雲盤旋，仙女奏樂，白鳳載玄靜昇天，向西北而去。

戚逍遙

戚氏道名逍遙，冀州南宮人也。父教授生徒以自資。而逍遙十餘歲，情頗清澹，不爲兒戲，有好道心。父母亦知之，常行陰德於人。而父以女誠授於逍遙，覽之曰：此常人之事耳。遂取《老子》、《仙經》誦之不輟。及笄，媒氏詣其家，聞之以爲不祥。迨二十歲，父母以適同邑薊潯，耕織之家，而舅姑嚴酷，責之以蠶農怠情。而逍遙晨暮以齋潔修淨爲事，殊不以生計在意。薊潯亦屢責之，逍遙白舅姑，請退返於父母家。及父母家，亦逼迴。於是以不能爲塵俗事，願獨居靜室修道，以資

舅姑。薊溥與父母俱有他疑，乃棄之於一室。而逍遙但以^⑩香水，爲絕食靜想，自歌曰：笑看滄海欲成塵，王母花前別衆真。千載却歸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間人。薊溥家及鄰里悉以爲妖狂。夜聞室內有人言語聲，及曉，見獨坐，亦不驚。又三日，晨起，舉家聞屋裂如雷，但見所服衣履在室內，仰視半天，有雲霞煙靄煥赫，鸞鶴飛鳴，復有仙樂，香輶綵仗羅列。逍遙與衆仙俱在雲中，歷歷言分別言語。薊溥馳報逍遙父母，到猶見之。邑郭之人咸奔觀望，無不驚歎。

續仙傳卷上

- ①「成」字《四庫全書》本《續仙傳》（下簡稱《四庫》本）作「列」字。
- ②「衆」字據《四庫》本補。
- ③「受」原作「授」，據《四庫》本改。
- ④「二百僧」，《四庫》本作「三百僧」。
- ⑤此句《四庫》本作「忽大風雷震石倒山側」。
- ⑥「默之」，《四庫》本作「默然」。
- ⑦「於」字據《四庫》本補。

- ⑧《四庫》本無「矣」字。
- ⑨「遁」字原文作「進」，據《四庫》本改。
- ⑩此句《四庫》本作「失所在」。
- ⑪「爲」字據《四庫》本補。
- ⑫「至」字原文作「止」，據《四庫》本改。
- ⑬《四庫》本「常」后有一「見」字。
- ⑭「曰」字據《四庫》本補。
- ⑮「子」字原文作「女」，據《四庫》本改。
- ⑯「以」字《四庫》本作「資」。

續仙傳卷中

朝請郎前行溧水縣令沈汾編

隱化一十二人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及長，盛談莊老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事，隱於太白山學道，鍊氣養形，求度世之術。洞曉天文推步，精究醫藥，審察聲色，迴蘊仁慈。凡所舉動，務行陰德，用心自固，濟物爲功。偶出路行，見人欲殺小青蛇，已傷血出，思邈求其人，脫衣贖而救之。以藥封裹，放於草間。後月餘復出行，見一白衣少年，僕馬甚盛，下馬迎拜思邈，謝言：小弟蒙道者所救，父母欲相見。而思邈每以藥救人極廣，聞之不以爲意。少年復懇拜請，以別馬載思邈，偕行如飛。到一城郭，花木正春，景色和媚，門庭煥赫，人物繁盛，儼若王者之居。少年延思邈入，

見一人端美，白蛤帽，絳衣，侍從甚衆，欣喜相接，謝思邈曰：深思道者，固遣兒子相迎。前者小兒偶出，忽爲愚人所傷，賴脫衣贖救，獲全其命。此中血屬非少，共感再生之恩。今面道者，榮幸足矣。俄頃，延思邈入，若宮闈內，見中年女子領一青衣小兒出，再三拜謝思邈言：此兒癡騃，爲人傷損，賴救免害。思邈省記嘗救殺青蛇，即訝此何所也。又見左右皆闈人宮妓，呼蛤帽爲君王，呼女子爲妃子，思邈心異之，潛問左右，曰：此涇陽水府也。蛤帽乃命賓寮設酒饌妓樂以宴思邈，辭以辟穀服氣，唯飲酒耳。留連三日，問思邈所欲。對曰：居山樂道，思真鍊神，目雖所窺，心固無欲。乃以輕綃珠金贈於思邈，堅辭不受。曰：道者不以此爲意耶？何以相報？遂命其子取龍宮所頒藥方三十首與思邈，謂曰：此真道者，可以濟世救人。俄復命僕馬送思邈歸山，深自爲異。歷試諸方，皆若神效。後著《千金方》三十卷，散龍宮之方在其內。又以聲色診人之

疾，著《脉經》一卷，皆盛行於世。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不就。嘗謂人曰：過此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人。唐太宗召詣京師，訝其容貌甚少，歎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之徒，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初，召拜諫議大夫，復固辭不受。時年九十餘，視聽不衰。范陽盧照鄰有盛名而染惡疾，嗟稟受之不同，昧遐天之殊致，問於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而爲霜雪，張而爲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支五藏，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瀆而爲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疣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爲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則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失

度，日月錯行，彗孛流飛，此天之危疾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木踴，此天地之疣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時，川原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道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銷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仁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其文學也穎出，其義術也不可勝紀。高宗後無可，制授承務郎，致之尚藥局，不就。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儼其衣冠，端然而坐，謂子孫曰：我爲世人所逼，隱於洞府修鍊，將昇無何之鄉，臣於金闕，不能應召來往。俄氣絕。遺令薄葬，不設盟器牲牢之奠。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入棺，如空衣焉，已尸解矣。

張果

張果隱於常州條山，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有長年祕術。耆老云：爲兒童時見之，自言數百歲矣。唐太宗、高宗累徵之不起，則天召之出山，佯死於妬女廟前。時方盛暑，須臾鼻爛生蟲，聞於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常州山中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玄宗召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常州迎果，對晤氣絕而死。晤乃焚香啓請，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命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齎璽書迎之，果隨嶠到東都，於集賢院安置，肩輿入宮，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或問以方外之事，皆詭對。每云：余是堯時丙子年人。時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爲侍中。善於胎息，累日不食，時進美酒及三黃元^①。玄宗留之內殿，賜之酒，辭以山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飲一斗。玄宗聞之喜，令召之。俄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澹，應對言詞清爽，禮貌臻謹。明皇命坐，果曰：

弟子常侍立於側，未宜賜坐。明皇目之愈喜，遂賜之酒。飲及一斗不醉。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必有所失，致龍顏一笑耳。明皇又逼賜之，酒忽從頂湧出，冠子爆地，化爲一榼。明皇及嬪御皆笑。驚視之，但見一金榼在地。覆之，榼盛一斗。驗之，乃集賢院中榼也。累試仙術，不可窮紀。遂下詔曰：常州張果先生，遊方之外者也。跡仙高尚，心入杳冥，是混光塵，應召城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閱以道樞，盡會玄極。今則將命鶴書之禮，爰旌蟬蛻之流。可銀青光祿大夫，仍賜號通玄先生。果陳老病，乞歸常州。賜絹三百疋，並隨侍弟子二人，兼給驛舁。到常州，弟子一人相隨入山。天寶初，明皇又遣特詔，果聞之，忽卒。弟子葬之。後發棺，空棺而已。

許宣平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睿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菴以居。不知其服餌，但見不食。顏若四十許人，行疾奔馬。時或負薪以賣。常掛一花瓢

及曲竹杖，每醉，騰騰以歸，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處，穿白雲，行入翠微。爾來三十餘年，或濟人艱危，或救人疾苦。城市之人多訪之，不見，但睹菴壁題詩云：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閑朝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多詠其詩。抵長安者，於驛路洛陽同華間傳舍是處題之。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東遊，經傳舍，覽詩，吟之嗟歎：此仙人詩也。乃詰之於人，得宣平之實。白於是遊及新安，涉溪登山，累訪之不得，乃題其菴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真人居。煙嶺迷高跡，雲崖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載餘。是冬野火燎其菴，莫知宣平蹤跡。百餘年後，咸通七年，郡人許明奴家嫗常逐伴入山採樵，獨於南山中見一人獨坐石上，方食桃，甚大，問嫗曰：汝許明奴家人也？我明奴之祖宣平也。嫗言：常聞已得仙多年。曰^②：汝歸爲我語明奴，

言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食之，不可將出，山中虎狼甚多，山神惜此桃。媼乃食桃，甚美，頃之而盡。宣平遣媼隨樵人歸家，言之明奴之族，甚異，傳聞於郡人。其後媼憎食，日漸童顏，輕健愈常。中和年以來，兵荒相繼，居人不安，明奴徙家避難，媼入山不歸。今人採樵，或有見其媼，身衣藤，行疾如飛。逐之，昇林木而去。

劉商

劉商，彭城人也。家於長安。少好學強記，精思攻文。有《胡笳十八拍》盛行於世。兒童婦女咸悉誦之。進士擢第，歷臺省爲郎。性耽道術，逢道士即師資之。鍊丹服氣，靡不勤功。每歎光景甚促，筋骸漸衰，朝馳暮止，但自勞苦，浮榮世宦，何益於己。古賢皆隨官以求道，多得度世。幸畢婚嫁，不爲欲累，豈劣於許遠遊哉。於是以病免官，入道東遊。及廣陵，於城街逢一道士賣藥，聚衆極多，所買藥，人言頗有靈效。衆中見商，目之甚相異，乃罷賣藥，携手登樓，以酒爲勸。道士所

談，自秦漢歷代事，皆如目睹。商驚異，師敬之。復言，神仙道術不可得也。及暮，商歸僑止，道士下樓，閃然不見。商益訝之。商翌日又於街中訪之，道士仍賣藥，見商愈喜，復挈上酒樓，劇談歡醉。出一小藥囊贈商，並戲吟曰：無事到揚州，相携上酒樓。藥囊爲贈別，千載更何求。商記其吟，暮乃別去。後商累尋之，不復見也。商乃開囊視之，重重紙裹一葫蘆，得九粒藥，如麻粟大。依道士口訣吞之，頓覺神爽不飢，身輕醒然。過江遊茅山，久之復往義興張公洞。當春之時，愛罨畫溪之景，遂於胡父渚葺居，隱於山中。近樵者猶有見之，我劉郎中也。而莫知其所止。已爲地仙矣。

劉瞻

劉瞻，音潛小字宜哥，瞻兄也。瞻家貧好道，常有道士經其家，見瞻異之。問：知道否？曰：知之。性饒俗氣，業應未淨，遽可疆學？道士曰：能相師乎？瞻曰：何敢？於是師事之。道士命瞻山棲求道，無必巾裹。瞻遂

丫角布衣，隨道士入羅浮山。瞻與瞻俱讀書爲文，而瞻性唯高尚，瞻情慕榮達。瞻嘗謂瞻曰：鄙必不第，則逸於山野，爾得第，則勞於塵俗，意不及於鄙也。然慎於富貴，四十年後當驗矣。瞻曰：神仙遐遠難求，秦皇、漢武非不區區也，廊廟咫尺易致，馬周、張嘉貞可以繼踵矣。自後瞻愈精思於道，乃隱於羅浮。瞻以進士登科，會昌七年及第，屢歷清顯。及昇輔相，頗著燮調之稱。俄被謫，南行，次廣州朝臺，泊舟江濱。忽有丫角布衣少年衝暴雨而來，衣履不濕，欲見瞻。左右皆訝，乃語之，但言宜哥來也。以白瞻，問形狀，具以對。瞻驚歎，乃迎入見之。瞻顏貌可二十來，瞻已皤然衰朽。方爲逐臣，悲喜不勝。瞻後勉之：與爾爲兄弟，手足所痛。曩日之言，今四十年矣。瞻益感歎，謂瞻曰：可復修之否？瞻曰：身邀榮寵，職和陰陽，用心動靜，能無損乎？自非弟家阿兄已昇天仙，詎能救爾？今惟來相別，非來相救也。遂同舟行，話平生隔闊之事。

一夕，失瞞所在。今羅浮山中時有見者。瞻遂南適，歿於貶所矣。

羅萬象

羅萬象，不知何許人。有文學，明天文，洞精於《易》。節操奇特，布衣遊行天下。居王屋山久之，後南遊羅浮山，歎曰：此朱明洞天，葛稚川曾棲此以鍊丹。今雖無鄧嶽相留，聊自駐泊矣。於是愛石樓之景，乃於山下結菴以居。常餌黃精，服氣數十年。或出遊曾城泉山，布水下採藥，及入福廣城市賣藥飲酒，來往無定。忽一食，則十數人之食不足。或不食，則莫知歲月。光悅輕健，日行三四百里。緩行，奔馬莫及。後却歸石樓菴中，竟不復出，隱於山中。後不知其所往矣。

李珏

李珏，廣陵江陽人也。世居城市，販糴自業。而珏性迥端謹，異於常輩。年十五，隨父販糴。父適他行，以珏專其事。人有糴之，與糴，珏即授之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斗只求兩文利，以資父母。歲月既深，衣物

甚豐，父怪而問之，具以實對。父曰：吾之所業，同流者衆，無不用出入升斗，出輕入重，以窺厚利。雖官司以春秋較推，然終莫斷其弊。吾早悟之，但一升斗，出入皆用之，自以爲無偏久矣。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吾不可及也。然衣食豐給，豈非神明之助也？後父母歿世，及珏年八十餘，不改其業。適李珏出相，節制淮南，而珏以新節使同姓名，極以自驚，乃改名寬。李珏下車後，數月修道。齋次，夜夢入洞府中，見景色正春，煙花爛熳，翔鸞舞鶴，彩雲瑞霞，樓閣連延。珏獨步其下，見石壁光瑩，填金書字，列人姓名，內有李珏，字長二尺餘。珏視之極喜，自謂生於明代，久歷顯官，又昇宰輔，能無功德及於天下？今洞府有名，我仙人也。再三爲喜。方喜之際，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珏問：此何所也？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珏驚復問：非珏，何人也？仙童曰：此相公江陽部民也。珏及曉，歷記前事，益自驚歎。問於道士，無有知

者。復思試召江陽官屬詰之，亦莫知也。乃令府城內外求訪同姓名者。數日經營，里巷相推，乃得李寬舊名珏。及聞於珏，乃以車輦迎之入府，致淨室齋沐，拜爲道兄，一家敬事，朝夕參禮。李寬情素恬澹，道貌秀異，鬚長尺餘，皓然可愛。年六十時，曾有道者教其胎息，亦久不食。珏愈敬之。及月餘，乃問：道兄平生得何道術，服鍊何藥？珏曾夢入洞府，見石壁姓名，仙童所指，是以迎請師事，願以相授。辭以不知道術服鍊之事。珏復虔拜，以問寬所修如何。寬以愚民不知所修，遂具販糴以對。珏再三審問，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復曰：乃知世之富貴，動靜有損。雖在貧賤，用心獲祐。名書仙籍，以警塵俗。又問胎息不食之由，亦以實對。珏日師其胎息。後李寬一百餘歲，輕健異常，忽告子孫曰：吾寄世多年，雖然養氣，亦無益汝輩。一夕而卒。三日棺裂，啓視之，衣帶不解，如蟬蛻焉，已尸解矣。

王可交

王可交，蘇州崑山人也。以耕釣自業，居於松江南趙屯村。年三十餘，莫知其道。常取大魚自喜，以槌擊殺，煮之，搗蒜齏以食。常謂樂無以及。一旦棹漁舟，方鼓柁高歌入江，行數里間，忽見一綵畫花舫漾於中流，有道士七人，皆少年，玉冠霞帔，服色各異。侍從十餘人，鬚角雲鬢。又四人，黃冠乘舫。一人呼可交姓名，方驚異，不覺漁舟已近舫側。一道士令鬚角引可交上舫，見七人面前各有青玉盤，酒器果子皆瑩徹有光，可交莫識。有女妓十餘人悉持樂器。可交遠立於筵之末，徧拜七人。共視可交，一人曰：好骨相，合有仙分。生於凡賤間，已炙破矣。一與酒喫，侍者瀉酒於樽中，酒再三瀉之不出。侍者具以告。道士曰：瀉酒之靈物，必若得入口，當換其骨。瀉之不出，亦乃命也。一人曰：與栗喫。俄有一人於筵中取二栗，侍者送與可交，令喫。視之，其栗青赤，光如棗，長二寸許。齧之有核，非人間之栗，內脆

而甘。久之，食方盡。一人曰：王可交已見之矣，可令去。命一黃衣送上岸，乃於舫邊覓所乘漁舟，不見。黃衣曰：不必漁舟，但合眼自到。於是合眼，若風水林木浩浩之聲。令開眼，已到。及開眼，失黃衣所在，但見峰巒重疊，松栢參天。坐於路中石上，及望見有門樓，人出入。俄頃，採樵者並僧十餘人到，問可交何人。可交具以前事對。又問：何日離家？可交曰：今日早離家。又問：今日是何日？是三月三日。樵者與僧驚曰：今日是九月九日，去二月三日已半年餘。可交問：此地是何所？僧曰：此是天台山瀑布寺前也。又問：此去華亭多少地？僧曰：水陸千餘里。可交自訝不已。為僧邀歸寺，設食。可交但言飽，不喜聞食氣，唯飲水耳。衆僧審問，極異之，乃以狀白唐興縣，以達台州，聞於廉使王颯。颯素奉道，召見，極以為非常之事，神仙變化不可測也。可交身長七尺餘，儀貌殊異，言語清爽。颯歎曰：此誠真人也。又以同姓，益敬之，飾以

道服，而遣人往蘇州以詰所貫。具言可交三月三日乘漁舟入江不歸，家人尋得漁舟，謂恐墮水而死，妻子已招魂葬矣。王颯具以奏聞，詔稱其異。後可交却歸鄉里，備話歷歷。及與鄉人到江上，指所逢花舫之處依然。可交食粟之後已絕穀，動靜若有神助，不復耕釣，乃挈妻子往四明山。二十餘年，復出明州賣藥，使人沽酒。得錢但施於人。時言藥則壺公所授，酒則餘杭阿母相傳。藥極祛疾，酒甚醉人。明州里巷皆言王仙人藥酒，世間不及。道俗多圖其形像，有患疔及邪魅者，圖於其側即愈。後三十餘年，却入四明山不復出。今人時見者。

李昇

李昇，字雲舉，自言江夏人，唐德宗甲午年生。幼而聰悟。及長，博通羣書，能文，機捷，出口成章。為性高古，師於少室山道士，學鍊氣養形之術。常布衣遊行天下。時元稹廉察浙東，白居易出牧錢塘，以昇舊友，皆暮昇之文學道術，邀至。於賓席間，問

昇：生當太平之世，何不就榮祿而久爲布衣？對曰：不爲世徵，徵亦不就。乃徐吟曰：生在儒家遇太平，玄纁重滯布衣輕。誰能世路趨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元與白奇之，以詩酒延留歲餘，復去他遊，莫知所之。僖宗庚子歲，黃巢犯闕之後，天下騷然，唯江左稍安。宛陵主帥田頴常好道術，而昇五十年前，宛陵有耆老爲童稚時識之，言狀貌不改於當時，人甚異之。田頴乃延之，師敬益厚。光澤輕健，若四十餘許人。鬚髮甚黑，目瞳且方，牙齒尖銳，如排棗核。好喫石蓮，須臾咬一升，皆作兩截，人不可學。飲酒二斗不醉。絕穀養氣，雪中單衣而顏益紅白。時引中指指燈，丈餘若聞風所吹。不知其服餌，人問其道術長生之事，皆矯詞以對。忽告人曰：我厭此世兵革紛紛，不如去矣。時昭宗爲朱全忠所篡，昇聞而不平。翌日俄氣絕，顏色不變。舉之就棺，空衣耳。已年一百四十七歲矣。未月餘間，田頴兵敗，禍及昇，已先覺而去。亦嘗言之於人，咸思之，

聖人也。後累有人於蜀中見之。

葉千韶

葉千韶，字魯聰，洪州建昌人。少師事西山道士許吳二真君道術，辟穀服氣。嘗獨居山中，忽大風雷雨雷電，有一白衣人拜千韶，言君道德臻備，仙籍褒昇，當在人間役使鬼神，更顯功績。今神人將降，君可以見之，無所畏也。於是千韶焚香拱默以坐。俄頃，雲中有遠遊朱衣真官一人降，又神將十餘人，皆帶劍，佩龍虎符，部從鬼神甚衆。有二黃衣綠衣吏，各執簿一卷，神將皆列拜千韶。真官謂千韶曰：天命授君此簿，神將吏兵幸備役使，以救世人。千韶拜受。天書，捧其簿閱之，若人間兵籍也。吏掌其簿書，請召即應命。自後長嘯則風生林壑，噴水則雨流原野，捺地則雷鳴輾轉，手畫空則電光爍人。乃遊行天下，若佯狂，常醉騰騰於城市間。忽驅叱似振威，人問之：何爲如此？應之曰：我見某處火災，某處亢旱，使雨救之耳。人皆覆之，實有其驗。或經過郡縣，逢旱皆請救之。

千韶乃備香案啓祝，須臾降雨。人有請致雷者，脚捺地便鳴，從地底發輾轉聲。或苦雨祈晴不應，乃請千韶止之。遂作術，便晴霽。冬中或旱祈雪，千韶乃單衣跣足，立於日中嘯詠。俄頃，風雲會合，降雪連宵。又以符救人疾苦，不俟人之求請，見疾者，無不憫而救之。有邪魅者，聞千韶之名自愈。得符者，終身不復更發。咸通十一年遊及濠州，聞刺史劉昉忽中風垂死，名醫莫療。千韶策杖入州曰：感我此來，使君再生矣。於是書符三道，貼於肩脇腿，曰：驅風從脚出，三日當愈。風果颼颼從脚心出，三日平復如故。昉博通文學，素好道術，歷官得郡，善政及人。乃謂賓吏曰：昉平生師道，忽中暴風，遽感聖人，以相救療。董奉還士燮之魂，庶可侔矣，實道力之所報也。郡人皆神於千韶。昉乃迎之於郡齋，欲師事，厚以金帛謝之。千韶遽捨昉而去，尋之無蹤。後荆襄間人見，話濠州事而笑。十餘年却隱於西山。今人時有見之者。

徐鈞者

徐鈞者，不知其名，自稱東海蓬萊鄉人也。言談清爽，皆引子史。捷而能文，每自吟曰：曾見秦皇架石橋，海神忙迫漲驚潮。蓬萊隔海雖難到，直上三清却不遙。常腰懸一葫蘆，棹扁舟泛於鄂渚，上及三湘，下經五湖。每將魚就沿江市井博酒，與人吟話而去。垂白好事者言識之數十年矣，而顏貌不改。人或戲留之，約名目斤數釣魚，須臾得魚如其約，人皆異之。及見之有疾，即葫蘆內取藥救之。其藥如麻粟大，不許人服食，唯以酒研塗心腹間，其疾便愈，無不神驗。人有問之：藥可服食否？曰：可，祇是入口便憎飯去。好道者服其藥一粒，十年絕食，而常須飲酒喫水暢之。顏益紅白，齒髮不衰。得其藥者甚多，壽皆八九十。廬山錢朗累服其藥，極得長年。今江湖漁人時有見者，逐之，舟去如飛，不可近，乃是水仙也。

錢朗

錢朗，字內光，洪州南昌人也。少

居西山讀書，迴為精儒。勤苦節操，五經登科。累歷世宦，清直著稱。所履皆有遺愛，時論美之。唐文宗朝為南安都副使，後為光祿卿，歸隱廬山。情深好道，師於東嶽道士，得補腦還元服鍊長生之術。昭宗世，錢塘彭城王錢鏐慕朗得道長年，乃迎就錢塘，師敬之勤切。時朗已一百五十餘歲，童顏輕健，玄孫數人，皆以明經進身，仕為宰輔，已皓首矣，而朗猶如襁褓之子。錢鏐逼傳祕術。朗駐泊錢塘二十餘年，忽一日告別，言：我處世多年，適為上清所召，今須去矣。俄氣絕。數日顏色怡暢如生，異香滿室。舉之就棺，已為尸解。玄孫謂人曰：吾之高祖年一百七十歲矣。

續仙傳卷中

①「元」字《四庫》本作「丸」。

②「日」字據《四庫》本補。

③「見」字原作「是」，據《四庫》本改。

④「謫」字原作「請」，據《四庫》本改。

⑤「啓」字原作「聲」，據《四庫》本改。

⑥「師事」原作「事師」，據《四庫》本改。

⑦「受」字原作「授」，據《四庫》本改。

續仙傳卷下

朝請郎前行溧水縣令沈汾編

隱化八人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博學能文，

攻篆，迴爲一體，號曰金剪刀書。隱於天台山玉霄峰，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唐則天累徵不起。睿宗雅尚道教，屢加尊異，承禎方赴召。睿宗問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老子經》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且心目所見知，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睿宗曰：理身無爲，則清高矣。理國無爲，如之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云：留心於澹，氣合於漠，順物自然，乃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下言而信，不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要也。睿宗深賞異，留之，欲加寵位，固辭。無何，告歸山。

乃賜賚寶琴花帔以遣之。公卿多賦詩送之。常侍徐彥伯撮其美者二十餘篇，爲製序，名曰《白雲記》，見傳於世。盧藏用早隱終南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禎將還天台，藏用指終南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徐對曰：以僕所觀，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有慚色。明皇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之。承禎善篆隸，金剪刀書自成一體。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嘗鑄含象鑑、震景劍進之。命光祿卿韋滔至所居，按金錄設祠，厚錫。上封泰山回，問承禎：五嶽何神主之？對曰：嶽者，山之巨鎮，而能出雲降雨，爲國之望。然靈仙所隱，別有仙官主之。於是詔五嶽別立仙官廟。時女真焦靜真泛海詣蓬萊求師，至一山，見道者，指言曰：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真良師也。靜真既還，詣承禎求度，未幾昇天。嘗降謂薛季昌曰：先生得道，高於陶都水之任，當爲東華上真人。開元中，文靖天師與承禎赴長生殿千秋節齋直，中夜

行道畢，隔雲屏各就枕。斯須忽聞小兒誦經聲，玲瓏如金玉響。天師乃蹇裳躡步而窺之，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耀一席。逼而聽之，乃承禎腦中之聲也。天師退，謂其徒曰：《黃庭經》云：泥丸九真皆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又云：左神公子發神語。先生之謂。有弟子七十餘人。忽曰：吾玉霄峰東望蓬萊，有靈真降駕，今爲東海一青童君東華君所召，必須往。俄頃化去，如蟬蛻。弟子葬其衣冠焉。時年八十有九。詔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正一先生。帝親文其碑，韋渠牟作傳。嘗撰《修真祕旨》、《天地官府圖》、《坐忘論》、《登真系》等行於世。

曹德休

曹德休，自言從東海青嶼山來遊江西。人見之三十餘年，顏貌不改。常行民間，有疾者以符藥救之，無不愈。人有一女子，年二十餘，將聘於人，忽有邪物爲魅，百方治之，益甚。其父詣德休，具陳病狀。德休曰：汝家居近山溪，有潭穴否？父言有之。

德休又曰：女子春時閑步溪側，爲蛟所窺，已拘攝精魂在其穴矣。汝可將吾一符往彼，投於潭中，少頃有驗。投符之後，忽見潭水翻涌，水作霹靂聲。須臾一物浮出，長二丈餘，形如烏蛇，頭若大杓，已劈裂腦，流血斃矣。其父還家，見女精神明爽，全失其病。乃以財帛往謝。德休曰：本以救病，何以此爲？終不肯受。德休常謂人曰：若家有疾苦，不必財帛，就德休求符藥，以江魚爲鱠一盤，並美酒一壺饗吾告之，其疾自痊。如其言，鄉里爲之，無不應驗。人皆神事之。後忽告人曰：我捨此入西山天寶洞去，然來春牛疫頗甚，我留一姓名與汝傳寫。牛疫之時，以鱠饗吾，書其字帖牛角上，自當無苦。其後牛果大疫，一境之內，帖其字者免災，不帖者斃。人咸思之，無復見者。王元芝傳云：曹德休，西晉大史官，後梁尚書郎，得不死之道。

閻丘方遠

閻丘方遠，子大方，舒州宿松人也。幼而辯慧。年十六，通經史。學

《易》於廬山陳元晤。二十九，問大丹於香林左元澤。元澤奇之，謂方遠曰：子不聞老子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蓋身從無爲而生有爲，今却反本，是曰無爲。夫無爲者，言無即著空，言有則成礙。執有無即成滯。但於有無一致，泯然無心，則庶幾乎道。且釋氏以此爲禪宗，顏子以此爲坐忘。《易》云：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歸一揆。又《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是何物也？子若默契神證，又何求焉？所惜者，子之才器高邁，直可爲真門之標表也。方遠稽首致謝而去。復詣仙都山隱真巖，事劉處靜，學修真出世之術。三十四歲，受法錄於天臺山玉霄宮葉藏質，真文祕訣盡蒙付授。而方遠守一行氣之暇，篤好子史羣書，每披卷，必一覽之，不遺於心。常自言：葛稚川、陶貞白，吾之師友也。銓《太平經》爲三十篇，備盡樞要，其聲名愈播於江淮間。唐昭宗景福二年，錢塘彭城王錢鏐深慕方遠道德，訪於餘

杭大滌洞，築室宇以安之。昭宗累徵之，方遠以天文推尋，秦地將欲荆榛，唐祚必當革易，佯之園綺，不出山林，竟不赴召。乃降詔褒異，就頒命服，俾耀玄風，賜號妙有大師、玄同先生。闡揚聖化，啓發蒙昧，真靈事跡，顯聞吳楚。由是從而學者，無遠不至。弟子二百餘人，會稽夏隱言、譙國戴隱虞、滎陽鄭隱瑤、吳郡凌隱周、廣陵盛隱林、武都章隱之，皆傳道要而陞堂奧者也。廣平程紫霄應召於秦宮，新安聶師道行教於吳國，安定胡謙光、魯國孔宗魯十人皆受思真鍊神之妙旨。其餘遊於聖迹，藏於名山，不復得而記矣。天復二年二月十四，沐浴焚香，端拱而坐，俟停午而化。顏色怡暢，屈伸自遂，異香芬馥，三日不散。弟子以從俗葬，舉以就棺，但空衣而尸解矣。葬於大滌洞之傍白鹿山。復有道俗於仙都山及廬山累見之，自言：我捨大滌洞，歸隱灤山天柱源也。

聶師道

聶師道，字通微，新安歙人也。性

聰淳直，言行謙謹，養親以孝聞，深爲鄉里所敬。少師事于方外郎德誨之從兄也。德誨自省郎出牧新安，乃於郡之東山選胜地，構室宇以居之，日爲問政山房。而師道事之辛勤。年十三，披戴冠裳。十五，傳法錄修真之要。後出遊績溪山。自言嘗覽《內傳》，見服松脂法，乃與道侶上百丈山採松脂。崖石迴聳百丈，遂以名之。其四望高千餘仞。夜宿於崖頂松下，天清月朗，忽聞仙樂起自東南紫雲上，遙遙而來，遲緩過於石金山。石金與百丈，其高相等，雖平地隔三十餘里，山頂相望咫尺間，乃聞仙樂到彼輟。少時，擊小鼓三通，復通奏金石笙簫，絲匏響亮，擊鼓而拍，莫審其曲調。聲揭而清，特異人間之樂。自三更及雞鳴而止。後問於山下人，是夜皆聞之。其同侶嘆曰：方採靈藥，遽聞仙樂，豈非有感？此亦君得道之嘉兆矣。其後遊行歸南岳，禮玉清及光天、碧玉二壇。後泊招仙觀，入洞靈源。時當春景，聞蔡真人舊隱處不遠，有花木甚異，採樵者時或

見蔡真人在其間。師道喜之，乃辟穀七日，晨起獨往山中。徐行，聞花有異香，不覺日晚。忽到大溪傍，見一樵人臨水坐於沙上。師道驟欲親近，方乃負樵將下溪，回顧師道，却駐樵檐問：獨此何往？應之曰：學道尋仙，深心自切。聞蔡真人隱此山，願一禮謁爾。樵人曰：蔡君所居極深，人不可到。師道曰：攀蘿登崖，已及於此。有山通行，豈憚遠近。樵人又曰：日將暮矣，且行。過此山東，有人家可宿。師道欲隨樵人去，樵人遽入溪，水甚淺。及師道入，水極深而急，不敢涉。樵人曰：汝五十年後方過得此溪。目送樵人涉水面而去，不見。師道回山東十餘里，遙望見草舍三間，有籬落雞犬。漸近，見一人青白色，似農人，年可三十，獨居。見師道到，甚訝師道深山自行。主人又問師道：此來何之？應曰：尋蔡真人居。主人曰：路上見樵人否？曰：見。主人曰：此蔡道者適過也。師道聞之，禮祝曰：凡愚見仙聖不識，亦命也已。逼夜，山林深黑，

投宿無地。又問曰：從何來？具以發迹新安尋真之由以對。乃許入其舍。復指師道，令近火爐邊床上坐，曰：山中偶食盡，求之未歸。師道曰：絕粒多時，却不以食爲念。見火側有湯鼎，復有數箇黃磁合。主人曰：合內物可喫，任意取之。乃揭一合，是茶。主人曰：以湯潑喫。及喫，氣味頗異於常茶。久之，復思茶。更揭之，合不可開。徧揭諸合，皆不能開。師道心訝不似村人家，而不敢言。主人別屋睡，日高不起。又無火燭，睡中曰：此孤寂之處，忽病，無以相待。前村人家甚多，可以往彼。師道遂行數里，不見人家，悉是崖險，乃回，已迷向宿之處。復行約三十餘里，忽逢見一老人，欣喜，邀於石上坐。問入山之意，具以前事對之。老人曰：蔡君父子俱隱此山，昨夜所宿之處，即其子也。又曰：爾道氣甚濃，仙骨未就，入山飢渴，曷能久留此哉。俄折草一莖與師道，形若薑苗，而長尺餘。嚼味甘美。復令取泉水。喫次，舉頭已失老人所在。

師道悲嘆不已，而覺食茶草之後，氣力輕健，愈於來時。却欲沿山路尋宿處，其路已爲棘蔓蔽塞，前去不通，却回招仙觀。衆道士驚異曰：此觀雖靈岳，側近虫獸甚多，人罕能獨行，何忽去月餘日，實久憂望。師道曰：昨日方去，始經一宿。具言見樵人及宿處，又逢老人。道士皆嘆曰：吾輩雖同居此觀，徒爲學道，知有蔡真人，無緣一見。吾子夙有仙分，已見蔡君父子。其老人者，昔聞彭真人亦隱此山，豈非彭君乎？子一入山，遽逢三仙人，一日一宿，人間月餘矣。其實積習之命也。師道深自嘆異。駐招仙觀修鍊餘年後，以親老思歸，却回問政山。每入諸山拾薪斲藥，或逢虎豹，見師道則垂耳搖尾，俯伏於地。師道以手撫而呼之，乃起隨行。或以薪藥附於背上，負之送歸而去。昔郭文學居大滌洞，伏虎亦如之。歎之近山頗有猛獸，而不爲人之害者，自師道之感也。其親時問師道遊學所益，具陳其事。親聞之而喜曰：汝以孝養，我以道資，亦幸爲汝

母矣。此蓋宿慶之及也。後又出遊，復思往南岳九嶷山。早聞梅真人、蕭侍郎皆隱玉笥山，時人多見之。梅即南昌尉梅福也。蕭即梁之公子蕭子雲也，自東陽太守避侯景之亂，全家入山。二人俱得道於此。師道且止玉笥清虛觀，思慕梅、蕭，三遊郁木坑，或冀一見，堅心而去。山行極深，忽見一人，布衣烏紗帽，顏若五十許人。師道禮敬問之。初自稱行者，問師道何往，乃以尋梅、蕭爲答。行者曰：聞爾精勤慕道，徧訪名山，誠亦非易。欲見二君，行者可以相引。爾宿業甚淨，已應玉籍有名。雖未便飛昇，當亦度世爾。行者又曰：我謝通修也，恐爾未識，故以自言。本居南嶽，與彭、蔡同隱已三百年，知爾嘗遊洞靈源，我適爲東華君命主玉笥山林地仙，兼掌清虛觀境土社令。爾與我素有道緣，是得相見。然梅、蕭日中爲小有洞王所召，恐未便還，未可俟也。師道於是虔拜曰：凡世肉人，謬探大道，凝神注想，以朝繼夕，未知要妙。若浮于海，詎識其涯。

不期今日獲見道君，實曠劫之幸也。通修曰：丹心懇苦，深可憫哉。爾世事未了，且當送爾出山，路往我所止。隨行數里，忽見草舍兩間，甚新潔。有床席、小鐺，然火煎湯，儼若書生所居，而無人。通修命師道入坐於木馬上，通修自坐於白石鹿上。俄有一鬚角童以湯一盃與師道，呷之神氣爽然。又指令架上取書一卷，通修曰：此《素書》也，但習之無怠，當得真旨。師道意欲求住，師學之。未啓言而通修已知，曰：爾有親老，雖有兄能養，若欲更南遊，此未可言住。我有弟子曰紫芝，在九嶷山。若往彼，見之，爲我傳語，兼出《素書》示之，得盡其旨矣。或不見，但投《素書》於毛如溪上洞中，仍題石壁，記我傳語之意，紫芝當自授爾要道。言訖，乃發遣師道迴。俄不見通修。已在郁木坑外，到清虛觀矣。衆道士皆驚曰：何一去七日而返？師道具以對之。有道士二人欣躍，與師道共入郁木坑，到舊處，巖石草樹歷歷宛然，但失其草舍。竟日悵望而迴。

師道得《素書》，文字可識，皆說龜山王母理化衆仙祕要真訣。地仙習此，當得昇天。世人授之，跡參洞府。其間疑義，不可究也。後南遊到九嶷山湘真觀，月餘尋問紫芝蹤跡，咸言毛如溪有一隱士，莫知姓名，人或有見者。師道累入山，尋之不見，遂如通修言，投書題石。後嘗夢神仙稱紫芝，教之以疑義意，乃醒焉。經歲餘，後還問政，居三十餘年。每焚化，即以二蔡、彭、謝真形像貌瞻禮，仍自以管幅編異傳於道俗。其後吳太祖霸有江淮，聞師道名跡，冀其道德獲於軍庶，繼發徵召。及至廣陵，建玄元宮以居之。每昇壇祈恩，禱福水旱，無不致天地感動，煙雲呈祥。是以人情咸依道化，境若華胥，俗皆可封。雖古今異時，實大帝之介君也。遂降褒美爲逍遙大師、問政先生，以顯國之師也。弟子鄒德匡、王處訥、楊匡翼、汪用真、程守朴、曾景霄、王可儒、崔繹然、杜崇真、鄧啓遐、吳知古皆得妙理，傳上清法，散於諸州府，襲真風而行教，朝廷皆命以紫

衣，光其玄門。道中有秦、吳、齊、荆、燕、梁、閩、蜀之士，咸來逾紀，勤苦奉事。師道常謂之曰：我無道術，何以遠來若此？弟子皆曰：昔張君居蜀，天下之人悉往事之。隨其所修，各授以道焉。羣弟子執奴僕之役，久而不去者，方得成仙。今悉是枯骨子孫，日逼朽腐，思避短景，希度長生，願無却懇切也。然師以仁慈接衆，言不阻違，隨其性適，指以道要，若久行霧露，餘潤漬衣，近蘿沉檀，輕香襲體。由是居廣陵三十年，有弟子五百餘人。而師道胎息已久，鍊丹有成，一旦告弟子曰：我適爲黑幘朱衣一符吏告我爲仙官所召，必須去矣。頃之，異香滿室，雲鶴近庭，若有真靈所集，爽然言別而化。弟子歛之，棺忽有聲，視之若蟬蛻，尸解矣。弟子葬其衣冠爾。後數十人自豫章來，見之領一丫童行。道俗多識之，咸問：何爲遠遊？曰：離南嶽多年，今暫往耳。所在多宿泊舊遊宮觀而去。半年後，人自長沙來，亦如豫章所見。復見衡陽路，見歸洞靈

源去。樵人言五十年後過溪，適足驗矣。詳其由來，是二蔡、彭、謝之儔侶也。隱化而往，絕世思望，神仙皆然。其後將二十年，問政山屢有雲鶴呈祥盤旋，竟之歛之鄉里，親族以爲師道之還故鄉，若令威華表之驗也。弟子范可保數十人復發所藏衣冠，遷歸于問政山之陽，狀列羣情，罄以上聞。乃降詔曰：詢諸贈典，繫乃彝章。啓有厥由，于何不舉。淮浙宣歙管内道門威儀、逍遙大師、問政先生、爲國焚修大德、賜紫聶師道，早通玄理，夙契真風。野鶴不羣，孤雲自在。昔太祖創基之際，已命焚修。及元勳匡國之初，早曾瞻敬。眷言道行，寔冠玄關。雖昇遐屢歷於光陰，而遺懿益隆於寰宇。况教門一請，台輔奏陳，且將啓玄墟，即迴故里。是用加之峻秩，錫以崇階，式表休息，庶昭往行。可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問政先生自王畿歸歛，涉江山千有餘里，朝行暮止，皆有雲彩映野，鶴聲響空，若迎引隨覆。及問政山，三日而散。

殷文祥

殷七七，名文祥，又名道筌，常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也。遊行天下，人久見之，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或易其姓名，不定。曾於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病俱甚，得藥者入口即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却施於人。而嘗醉於城市間，周寶舊於長安識之。尋爲涇源節度延之禮重，慕之道術還元之事。及寶移鎮浙西，後數年，七七忽到，復賣藥。寶聞之驚喜，召之，師敬益甚。每自醉歌曰：琴彈碧玉調，藥鍊白玉砂。解醞逡巡酒，能開頃刻花。寶常試之，悉有驗。復求種瓜釣魚，若葛仙公也。鶴林寺杜鵑高丈餘，每春末，花爛熳。寺僧相傳言：貞元年中有外國僧自天台鉢盂中以藥養其根，來種之，自後構飾花院鑰閉。人或窺見女子，紅裳艷麗，遊於樹下。有輒採花折枝者，必爲所祟。俗傳女子花神也。是以人共保惜，故繁盛異於常花。其花欲開，探報分數節，使賓僚官屬繼日賞翫。其後

一城士庶，四方之人，無不酒樂遊從，連春入夏，自旦及昏，閭里之間，殆于廢業。寶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花。常聞能開頃刻花，此花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乎？七七乃前二日往鶴林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耶？七七乃問：女子何人，深夜到此？女子曰：妾爲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久即開闔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非道者，無以感妾。於是女子瞥然不見。來日晨起，寺僧忽訝花漸拆藥。及九日，爛熳如春，乃以聞寶。一城士庶驚異之，遊賞復如春夏間。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花落在地。七七偶到官僚家，適值賓會次，主與賓趨而迎奉之。有佐酒倡優，共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粟爲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資於歡笑。乃以栗巡行，接者皆聞異香，驚歎。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化作石，綴在於鼻，掣拽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聞。二人共起

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亂舞，鼓樂皆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祈謝於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爲栗。傳之，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略無所損。咸敬事之。七七酌水爲酒，削木爲脯，使人退行，指船即駐，呼鳥自墜，唾魚却活，撮土畫地，狀山川形勢，折茅聚蟻，變城市人物。有曾經行處，見之，言歷歷皆似，但小狹耳。凡諸術不可勝紀。後二年，薛朗、劉浩作亂，寶南奔杭州。而寶總戎爲政，刑及無辜。前上饒牧陳全裕經其境，構之以禍，斥其盡族。寶八十三，筋力尤壯，女妓百數，蓋得七七之術。後爲無辜及全裕作厲，一旦忽殂。七七，劉浩軍變之時，在甘露寺爲衆僧推落北崖，墮江死矣。其後人見在江西。十餘年，賣藥入蜀，莫知所在。鶴林寺花，兵火焚寺，樹失根株，信歸闔苑矣。

譚峭

譚峭，字景昇，國子司業洙之子。

幼而聰明，及長，頗涉經史，強記，問無不知。屬文清麗，洙訓以進士業，而峭不然。迴好黃老、諸子，及周穆、漢武、茅君、列仙內傳，靡不精究。一旦告父

出遊終南山，父以終南山近京都，許之。自終南遊太白、太行、王屋、嵩、華、泰嶽，迤邐遊歷名山，不復歸寧。父馳書委曲責之，復謝曰：茅君昔爲人子，亦辭父學仙。今峭慕之，冀其有益。父以其堅心求道，豈以世事拘之，乃聽其所從。而峭師於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唯以酒爲樂，常醉騰騰周遊，無所不之。夏服烏裘，冬則綠布衫。或卧於風霜雪中經日，人謂其已斃，視之氣出休休然。父常念之，每遣家童尋訪，春冬必寄之以衣及錢帛。捧之且喜，復書，遽厚遣家童迴。纔去，便以父所寄衣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於酒家，一無所留。人或問之：何爲知此？曰：何能看得？盜之所竊，必累於人。不衣不食，固無憂矣。常欣欣如也。或謂風狂。行吟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鞞鞋拋向海東

邊。蓬萊信道無多地，祇在譚生拄杖前。爾後居南嶽，鍊丹成，服之，入水不濡，入火不灼，亦能隱形變化。復入青城山而不出矣。

杜昇

杜昇，字可雲，自言京兆杜陵人也。莫測其年壽。不食，常飲酒三斗不醉。顏甚悅澤，若三十許人。裹方巾破幘頭，冬則常着綠布衫。而言談甚高，有文學。人或有換新布衫，必受之，舊者堅不脫，新者出門逢人便與之，常遊城市間，醉行。能沙書，好於水碗及盆中以沙書龍字，浮而左右轉。或叱之飛起，高丈餘，隱隱若雲霧，作小龍形。呼之，復下水中。頃刻之間，得錢甚多，便散與貧人及酒家。如此，到處日日爲之，人皆不厭，無錢與之人疑以術惑於衆也。冬則卧於雪中三兩日，人以爲僵斃矣。或撥看之，徐起抖擻雪而行，猶醉酣而醒爾，氣出如夏，醉睡醒也。杜孺休，邠國公琮之子，爲蘇州牧，忽聞可雲在城市，極喜，乃延入州拜之，呼爲道翁。賓客寮屬

皆訝之。孺休曰：先君出鎮西川日，與此道翁深相善，常來去書齋中。時孺休纔十餘歲，今五十餘，別道翁四十年，而裝飾顏貌，一如常時。遂留之郡齋，咨以道術。可雲曰：但以政化及人，慈愛爲意。況今多事，由在保身，未能脫屣塵世，委家林野，宜遠於兵傷。道術詎可問也？時入郡中，則孺休必以錢帛與之，阻讓不可，出城便散與人。孺休敬之愈甚。可雲或與孺休賓寮聚飲，有唱和者，而可雲出口成章，意思深遠，多神仙旨趣，人無以繼之。後軍亂，孺休果爲兵傷而斃。可雲人見亦被傷，但有舊布衫一領，作三四段破痕在地。後數日，人多見過松江、浙江，經杭，越衢，信，入江西市中，醉吟沙書如舊。又一年，人於湖南見之，問蘇州事，歷歷話如目擊。復笑而言曰：吾曾居南嶽，今在人世已久，即當歸矣。其後更不復見。詳其由，是得隱形解化之道，世人莫可知也。

羊愔

羊愔者，泰山人也。以世緣官，家

於縉雲。明經擢第，解褐嘉州夾江尉，罷歸縉雲。兄忱，爲台州樂安令。而愔幽棲括蒼山，性唯沉靜，薄於世榮，雅尚逍遙，常慕道術。一旦妻暴亡，曰：莊生鼓盆，深爲達者。今樂矣，葬之不亦宜乎。男且有業，女以有歸，永無累也。後遊阮郎亭崖上，去地十餘丈，有篆書刻石，字極大，世傳云漢阮肇題詩。入石模塌驗之，乃是李陽冰嘗爲縉雲令，遊此亭，題詩曰：阮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愔於亭側與縉雲觀道士數人花時飲酒，日午忽仆地若斃，氣息猶煖，乃昇還家，七日方醒。鄉里之人與道士俱往問之，愔曰：初爲一人青幘絳服，自稱靈英，邀入洞府中，見樓觀宏麗，鸞鶴迴翔，天清景暖，異於人間。須臾，一石穴中有物飛出，狀如蒼青色，柄長。靈英曰指之曰：此青雲芝也，可食之得仙。愔覺饑方甚，取坐於石上食之，味甘美，俄而都盡。靈英曰：爾宿有仙分，今日遽得見仙官。乃引見遠遊冠、雲霞帔三人，文武侍從

極多。靈英曰：一人小有天王君，一人華陽大茅君，一人隱玄天佐命君。愔歷階遍拜之，咸曰：有仙骨，未得飛昇，猶宜地上修鍊。俄頃靈英送出，乃括蒼洞西門也。愔方悟此身。後不喜穀氣，但飲水三升，日食百合一盞。身輕，骨節皆動，抖擻如竹片拍板聲。又多言語吟詠，若與人談話相詰，晝夜不停。或以紙三二百張書之，頃刻皆徧文字，人莫之識。愔讀之，悉是文章。道俗好事者依口錄之，實亦清詞麗句，多神仙瀛洲閬苑之意。如此經一年，清瘦輕健。有不信者，謂之妖物所魅。又二年，不喜百合，唯飲水與酒。三年後，鬢髮如漆，面有童顏。行輕似飛，飲酒三斗不醉。始衣布褐。人或問之：三年無師，何似學？愔曰：凡所爲者，非自能，皆神人教之。後乃往樂安省兄，一日而別。又往天台，亦一日而到，日行三四百里。復歸仙都，餌藥養氣二十餘年。後南入委羽山而去。

續仙傳卷下

①「攻」字原作「政」，據《四庫》本改。
②「房」字原缺，據《道藏》中《太上黃庭內景玉經》原文補。
③「作」字據《四庫》本補。

（尹志華點校）

012 疑仙傳

經名：疑仙傳。三卷。題隱夫玉簡撰。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記傳類。

疑仙傳卷上

隱夫玉簡撰

夫神仙之事，自古有之。其間混迹，固不可容易而測也。僕偶於朋友中錄得此事，輒非潤色，不敢便以神仙為名。今以諸傳構成三卷，目之為《疑仙傳》爾。

明皇時李元者，常遊華山下，唯採諸藥食之。性復好酒，山下人多以酒飲之。忽一日騎一白鹿，舉手謂山下人曰：我今去遊天台。有老父三人遮道，欲留之，乃問之曰：君方與山下之人相親，又何遽別？元曰：老父輩殊

不知，相親必離也。我今不敢背時而固離耳。老父曰：君方食華山之藥，又遊天台，何所食也？元曰：我在華山即食華山之藥，在天台即食天台之藥也。老父知不可留，遂命之藉草，酌以濃醪，以叙別。元臨歧而留藥三丸與老父三人，謂曰：當速食之。乃上白鹿而去。尋不知所之。後二老父即食其藥，一老父不食之，經數月果死。其二老父後皆一百五十歲方卒。故人皆疑李元是仙矣。

蒲洲賣藥翁者，於蒲州手携一藥囊賣藥，不顯其姓名，人皆呼為賣藥翁。人買藥不得，則其疾必不愈。蒲州富人王諭者，性恬靜，好善，復長於醫術。見此翁賣藥有異常流，因具殮炙命之，欲問焉。賣藥翁既至諭家，不揖諭而反揖一蒼頭。諭以為山野性，不怪訝之。因酌一杯酒，自起獻之，賣藥翁大笑而接飲之。訖，乃謂諭曰：君欲問我夫？便問，勿待多禮也。諭因問翁曰：翁不顯姓名，何人也？翁曰：天覆地載之人也。既稟天地之氣

為人，即姓人也，名人也，又何妄為姓名也？諭曰：携一囊藥而治眾病，何藥也？賣藥翁曰：人之病一也，何眾病也？人假氣託體而生，氣和即體和，和即無病。氣不和即體不和，體不和即有病。病本唯一也，世人強名之，是不達也。我藥一也，蓋達人之病由一也，故但以一治之。諭曰：有買藥不得者，何也？翁曰：人之生實難，死實易。常救之即生，待病而救已難矣。復又病久方救，焉得生也。我每人買藥不與之者，蓋救之不及也。夫我之藥者，人間之藥也，生發於人間，而欲餌之長生久視，即不可不察也。知生死以治人之病，即亦有功矣。亦我自幼好餌藥，固頗識藥之性。藥之性識，即可使，不識即必反害人。諭知其異，因復問曰：適者翁不揖我而揖蒼頭，何也？翁曰：蒼頭是我輩之人也。我見我輩，固不覺揖也。諭曰：今便以此蒼頭奉君為一弟子，可乎？翁曰：若能捨之與我，我亦與君一卷書。諭因授此書，令蒼頭隨賣藥。翁去，蒼頭

忻然而去，尋皆不知所在。諭讀此書，大達醫術。後有一道人詣之，堅求此書一觀，諭既與觀之，道人與此書忽然俱滅。

張鬱者，燕人也，客於京洛，多與京洛豪貴子弟遊，狂歌醉舞近十載。忽因獨步沿洛川，鬱既睹是時也，風景恬和，花卉芬馥，幽鳥翔集於喬木，佳魚踴躍於長波。因高吟曰：浮生如夢能幾何，浮生復更憂患多。無人與我長生術，洛川春日且狂歌。吟纔罷，忽舉目見一翠幄臨水，絃管清亮。鬱驚歎曰：是何人之遊春也？言未絕，有一女郎自幄中而出，緩步水濱，獨吟獨歎。鬱性放蕩，不可羈束，不覺徑至女郎前問之曰：是何神仙之女，下陽臺邪？來蓬瀛邪？獨吟而又獨歎邪？女郎駭然變色，良久乃斂容而言曰：兒自獨吟獨歎，何少年疏狂不拘之甚也，安得容易來問？鬱曰：我天地間不羈之流也。少耽詩酒，適披麗質詠歎，固願聞一言耳。女郎微笑，指翠幄而言曰：可同詣此也。鬱因同至翠幄內。

女郎乃命張綺席，復舉絃管，與鬱談笑，共酌芳樽。及日之夕也，女郎曰：人世信短促邪。春未足，秋又來。纔紅顏，遽白髮。設或知人世之不可居而好道之者，實可與言也。鬱低頭不對。女郎乃歌曰：彩雲入帝鄉，白鶴又徊翔。久留深不可，蓬島路遐長。又歌曰：空愛長生術，不是長生人。今日洛川別，可惜洞中春。俄與鬱別，乘洛波而去。鬱大驚，亦疑是水仙矣。

負琴生者，遊長安數年，日在酒肆乞酒飲之。常負一琴，人不問即不語。人亦以爲狂。或臨水，或月下，即援琴撫弄，必淒切感人。李太白聞焉，就酒肆携手同出垌野，臨水竹藉草，命之對飲。因請撫琴。生乃作一調弄，太白不覺愴然。生及謂太白曰：人間絲竹之音盡樂於人心，唯琴之音而傷人心。我本謂爾不傷心，不知爾亦傷心邪。足知爾放曠拔俗是身也，非心之放曠拔俗也。太白本疑是異人，復聞此語，乃拜而問之曰：丈者奚落魄之甚也？心落魄也，身落魄也？生曰：我心不

落魄，身亦不落魄。但世人以此爲落魄，故我有落魄之迹。太白曰：丈者知世人惡此落魄，何不知而改之？生曰：我惡之即當改之，世人惡之我奚改邪？太白又曰：丈者負此琴，祇欲自撫之以爲樂也？欲人樂之也？生曰：我此琴，古琴也，負之者，我自好古之音也，又孰欲人之樂也。我琴中之音雅而純，直而哀，知音之者聞之即爲樂，不知音者聞之但傷耳。亦猶君之爲文也，輕浮若蝶舞花飄，豔冶如處子佳人，王孫公子以爲麗詞，達士即不以爲文也。太白曰：我之文即輕浮豔冶不足觀，我之風骨氣槩豈不肯仙才邪？生曰：君骨凡肉異，非真仙也，止一貴人爾。復況體穢氣卑，亦貴不久。但愛惜其身，無以虛名爲累。言罷與太白同醉而回。明日太白復欲引之於酒肆共飲，不復見。後數日太白於長安南大樹下見之，方忻喜，欲就問之，忽然而滅。

葛用者，常牽一黃犬遊歧隴間。人或以酒飲之，即飲而不食。好與僧

徒道流談，每至夜即宿於郊野。道士王奉敬仰焉。忽謂奉曰：可共乘此犬一遊也。奉曰：此犬可乘也？用曰：此犬能行也。因共乘之，此犬忽然躍身有如飛翥，頃刻之間出中華之外約餘萬里。至一山，峰巒奇秀，風景澄靜，有殊人間也。俄共下犬，携手入一洞中，見奇樹交陰，名花爛然，峻閣高臺，多臨綠水。俄又入一朱戶，有三女子出迎之，韶玉麗質，實世希有，皆宛若舊識。既延之登一樓，俯翠欄，寒朱簾，設碧玉牀，命以瓊漿共酌，仍三女子雜坐。須臾之間，彈箏吹簫，盡去形迹。及將日暮，皆已半醉。用乃謂奉曰：此三女子者，皆神仙之家也，偶會於此山。我知之，故與爾一詣。今既共權飲，當復歸。此若久留，不可不慮妨他女伴自遊戲也。遂與奉俱出洞，其三女子亦送之於洞門。用顧謂女子曰：明年今日再相見。既與女子別，復共乘犬回。至歧隴間，已三載矣。用又謂奉曰：我一東遊耳，君當住此。言訖而不見。爾後不復至矣。

西川彭知微者，卓鄭之流也，家累千金。唯生一女，自幼好道。嘗白知微求讀道書，仍欲奉道之教。知微不聽。至年十六，忽有一童兒乘一白鶴飛入知微家，謂其女曰：我是道家人，聞爾好道，故來教爾。女驚喜見之，且又聞欲教焉，乃密藏此童兒及白鶴。後數日一侍婢知其事，問女曰：何妖也，爭可密藏？設或父知其事，得不以爲私乎？女曰：但勿泄，我當速問道後遣之。因至深夜齋戒捧香，以禮童兒。童兒謂曰：爾好道之心不退，必當得道。女謂童兒曰：夫人學道必先讀道書、授法錄，我且處閨闈間，父不容，如何也？童兒曰：爾能以心好道，自然與好道之迹不殊也。至於自古白日昇清天者，又豈關讀道書、授法錄也？夫神仙之道本必在自然之神性，亦在自然之骨氣，故昔西王母言漢武非仙骨而神慢也。女又問曰：處人之世，衣人之衣，食人之食，欲歸神仙之道，不亦難也？童兒曰：不然。但能以心慕神仙之道，其心一，則已感動神

仙也。既感動而必錄之，錄之者神仙錄其名氏焉。知此則必潛有命，故有餌木却粒而得之者。苟修仙之侶深入空山，遠離人寰，草爲衣裳，日夜勤苦於焚修，而其心乍進而乍退不一焉，又雖餌術却粒，亦何望哉？女復禮而言曰：然如是當以何教我？童兒曰：爾之神性已達神仙也，爾之骨氣又非凡俗也，爾今心若誓死而一，必不久昇仙。童兒言訖，乃起辭曰：神仙之道盡在此言也，恭敬修之，我今却去。乃乘鶴飛去。其女謂侍婢曰：我達道也，當得道耳。尋絕滋味，去鮮華，常默然而坐，忽一日失之，不知所在。劉簡者，齊人也，家富而好道。每聞天下名山有神仙之迹，必自策杖以一遊。至於山中之藥，無不服餌。開元初遊八公山觀其異迹，忽逢一人自稱虛無子，謂簡曰：我亦好道之流也，偶此相遇，當與君遊此，後別遊一名山。簡得其侶，深喜，乃曰：我好遊神仙之山，不期逢君，迹如是邪？虛無子乃謂簡曰：自此東不遠一名山，甚有

神仙之迹，去遊乎？簡因曰：願隨之一遊。尋與簡東行數日，但見山川，杳絕人迹。及至一大山，息之於山下，虛無子謂簡曰：已出塵世萬餘里也。今

與君俱入此山，君至此山必知與人間之山有殊也。乃同前行，遽見一大橋，甚高峻，及登陟之，見兩邊欄檻並飾以珠翠。俄至一宅，四面皆山峰如畫，門上有牌，題之曰：虛無子宅。簡愕然謂虛無子曰：何題吾子之名也？虛無子笑曰：但且入此宅。及同入其門，見樓閣臺榭非世間所有。遽又引簡臨一流水閣內共坐。須臾有青衣童子數人侍立，樽俎間唯珠果香醪而已。虛無子指水次一草謂簡曰：只此草，食之已與人間諸山之藥不同矣。簡乃切求之。虛無子令侍童撥一小艇過其水，就水次取此草子以賜簡。簡因藏於懷中，起謂虛無子曰：吾子必此住，我當回。虛無子起別，謂簡曰：君休遊名山訪神仙之迹，但以此草子種之，而以其苗食之，當得長生，不必須待作神仙也。虛無子仍曰：君其訪來路以

歸，庶不迷悞。簡乃依其言訪舊路，得還其鄉。乃以此草子臨水種之，自採其苗服餌。後百餘歲，髮不白。一日忽與家人及鄉黨別而去，不知所之。

疑仙傳卷上

疑仙傳卷中

隱夫玉簡撰

東方玄者，荊州人也，結一茅廬於南山下居之。與其妻范氏俱好道。忽因一道流過於山中，玄與妻俱請至茅廬中。玄乃削竹爲脯，汲水爲酒，以禮待道流。道流甚驚之。范氏又叱一竹杖爲一大飛禽，乘之而飛，俄頃間復至，携一碁局來，謂道流曰：我欲與玄對碁。道流大怪，因問曰：何處去取此碁局邪？范氏曰：我往南海邊女伴家取此碁局來。道流曰：女伴何人也？范氏曰：此女伴亦有小術，往往來與我戲。吾師能暫伺之，即當至矣。道流因又問玄曰：此皆何術也？君與妻何得此事？玄曰：我昔偶娶得此范氏爲妻，傳我以其術，即終不知此范氏始自何傳之也。道流方與玄語，空中有絲竹之聲，須臾見一女子容質佳麗，自空而下，笑謂范氏曰：何又招他俗流也。范氏曰：此道流過於山前，我

偶命之，不似東方玄也。其女子曰：何未對碁也？玄乃曰：女伴但自去遊戲，我且與此道流談論。其女子即便於面前以手畫地，變爲一大池，周回皆長松翠竹隈，其岸即芰荷芬郁，中有一畫舸，其女子即自登之。范氏遽以一隻履投於池中，又變爲一畫舸，各自游泳，仍自鼓棹而歌。其歌聲清切，甚傷感人。道流乃泣下而歎曰：我學道來十五餘年，遊山訪藥，未嘗敢怠，終不遇人。豈知此女郎皆有此神仙之事邪？女子與范氏見之，俱出畫舸而登岸，似有不悅之色。相顧良久，其女子乃叱其池，其池與松竹芰荷及畫舸皆應聲不見。便仍與范氏俱各乘一竹昇空而去。玄笑謂道流曰：吾師且歸，勿久住此。道流乃謝而去之。及來年，道流又過此，因訪焉。山下人皆曰：東方玄已移家入遠山也。

李陽者，蜀人也，學道十餘年，志不退。嘗於江邊見一大龜白色如玉，異之，收養焉。後三載，此龜忽乘虛而去。七日復來，陽乃祝之曰：神仙之道玄之又玄，固不可鑽仰也。余一自聞三清之景，覽十洲之事，知塵世不可以依倚，已十餘年，苦心於虔禱也，其如無髣髴之迹以堅我心。忽一日江邊見爾龜，其色潔白如玉，本異之收養，何今日忽昇空去，又復來？爾是仙家之龜也，當每去而復來。若不然，其永去勿復住。其龜遽又昇空而去，經七日又復至。陽深疑是神仙變化，因引之徐行於江邊遊賞。忽有一老叟遽問陽曰：此龜我所失也，君何得？陽曰：我昔年於此水濱收得養之。老叟曰：此龜能乘虛空而遊，又能入水底而不濡濕。人若乘之，可以遊萬里之外，入四海之內也。君既收養已久，我今與君，君當試乘之，但自訪神仙，乘此即可周游八極矣。陽拜謝之，其老叟忽然不見。陽乃以一足試踏龜背，龜乃漸漸變身，大如一牛。陽因乘之。龜負陽走入江中，陽見水皆自分流，略不濡濕。乘之數日，或入水，或乘空，約行萬里。陽懼，乃祝龜曰：爾當負我歸。須臾之間，舉目已見却復舊隱

也。陽既知此龜有異，因乘虛西邁。又數日，至一山上，有瓊林瑤樹，仍見一玉池，聞山頂上有人歌聲。陽不測其事，又祝龜而回。後又思仙境，因乘此龜東邁，倏忽間，至一大川，四望無際，中有山，山上有樓閣入雲。陽又懼，不敢入水，而祝龜回。蜀人頗怪陽去而復來，有訪之以問者，陽曰：我多在山中取藥耳。人又問其龜者，陽曰：此龜長生之物也，我昔日在江邊見之，收得以養，雖色奇，而別無它異。其問者又因至夜竊此龜去。陽乃遠遊，不知所之。

長安樂人鄭文家生一女，生而能言，及年七歲，容貌端莊，而善於方響，其親族皆呼爲方響女。貴妃知之，因欲取焉。父母問之，方響女曰：我豈是宮人邪？楊妃自與我同輩也，那得如此。其夜忽失之。父母哀憫，無以求尋。後三年復至家，父母驚問其由，謂父母曰：我暫到上清宮中，人言我父母悲號不止而憶念我，我故再來耳。父母因曰：爾若是仙家之人，何來我

家爲我女也？女曰：我上清方響妓女也，因竊觀下界而罰我，必不久住此人間，父母當勿憶念。父母曰：爾仙家何樂？我人間亦有富貴之樂爾，奚不且住人間，以慰我心？女曰：人間憂惱多而又奚樂邪？我在上清，無俗事以累我也，無俗心以惱我也，侍立之外，即每乘雲御氣駕鸞鳳嬉遊天外，時酌瓊漿，亦有時詣蓬島，上天台，揖嫦娥於月宮，戲織女於銀河。人間何樂也？若以富貴爲樂，殊不知富與貴但多事也。況纔見生，俄見死邪？父母乃曰：當且住以慰我心，無優劣人間天上之事，且以生爾之父母爲念。女謂父母曰：我若且住，必不得還上清之宮闕也。父母悲言之次，忽不見其女，不知所之。

管革者，趙人也，少好道，不事耕鑿，多遊趙魏之間。性不好謙恭而復辯恚。忽因遊，偶遇張果先生。先生招之曰：來，管革。革謂張果曰：爾誰邪？張果曰：我張果先生也。革乃曰：張果何呼我也？果因謂曰：爾非

不知人間之禮，人間帝王尚敬我也，爾奚不敬我也？革曰：我且非人間帝王，又焉能敬爾也？果因命之同遊恒山，革從之。果乃令革閉目，革曰：閉目即可去遊，不閉目即不可去遊也？果曰：奈爾凡體邪。革曰：爾凡體尚可去，我又豈不能去？果擲所策之杖變一青牛，令革乘之。革既乘之，與果同入恒山。果因引革登絕頂，坐而問之曰：人間之囂雜，塵中之苦惱，春秋之榮謝，少老之逼促，爾盡察之也，何久遊趙魏，不遠遊四極？趙魏戎馬之郊也，非道人宜遊。若夫滌慮蕩煩，欲先潔其形，趙魏之地不可。革對曰：爾何爲出於趙魏之間也？唯道人也，不可隨土地而化，我遊趙魏之間，與遊玉清、蓬瀛不殊矣。若其以他帝王而爲尊，以我匹夫而爲賤，呼我之名氏，談帝王之敬待，即朝在玉清、蓬瀛，夕屆趙魏，亦俗之情生矣。我又奚遠遊？爾當遠遊以蟬蛻俗事，苟不遠遊，必死人間，必不能同我也。果笑而不對。革又曰：爾命我遊恒山者，止欲

一示我策杖爲青牛邪？爾豈不知何物不可變化？物之變化不可奇，自人而化仙者，尚世世有之。遽起，不辭果而下絕頂，因便結草於山中居之。後不知其終，人或有見之於嵇山。

草衣兒者，自稱魯人也，美容儀，年可十四五，冬夏常披一草衣，故人號爲草衣兒。於泗水邊垂釣數年，人未嘗見其得魚，尤異之。或問曰：魚可充食乎？對曰：我不食魚，但釣之也。又或問其姓氏，即對曰：我自幼不識父，亦猶方朔也，故亦不能作一姓氏也。泗水邊皆潛察其舉止，草衣兒知之，逃往漢江濱，又垂釣江濱。人初以爲漁者，及又不見獲魚，雖炎燠凜冽，但一草衣，數年不易，亦甚疑之。又有問之者，曰：爾何姓名也？爲釣在江濱已數年，寒暄但一草衣，又不見得魚，何也？草衣兒曰：我是草衣兒。曰：人呼我爲草衣兒。來垂釣也，釣不必在魚也。況我自得之，又焉知我不得也。我既號爲草衣兒，又安能更須姓名也。江濱人亦潛察之，草衣兒

知之，又逃往渭水垂釣。水濱人見其容貌美，又唯披一草衣，深以爲隱者。後見其不獲魚，乃疑之。又有問之者，曰：君何隱也？來渭水何也？欲繼呂望之名邪？草衣兒對曰：我性好釣魚，自幼便以垂釣爲樂。嘗亦釣於數水，皆不可釣，故來此水。人亦見我披草衣，呼我爲草衣兒。呂望者，是他見紂不可諫，欲佐西伯，來此而待，非釣魚也。方今明主有天下，無西伯可待，又何繼呂望之名也？問者曰：爾不待西伯，待何人也？草衣兒曰：我待一片石耳。其人笑而不復問。後數日，有一片白石可長丈餘，隨渭水流至。草衣兒見之，忻喜踴躍，謂水邊人曰：我本不釣魚，待釣此石也。數年間一身無所容，今日可容此身也。乃上此石，乘流而去，不知所之。

朱子真者，長安南山下有別墅焉。家甚富，松檜成陰，花竹雜植，小橋架流水，高閣齊岫雲。子真常戴一葛巾，衣輕縠，手携一青竹杖，自邀自遊，以繡衣女子數人隨之。遇興而便酌香醪

獨醉，人罕得見其面。長安有少年趙穎者，不羈之人也，既聞之，遂造謁焉。及叩其門，有一女僕出命之。子真見穎，問曰：君何人也，何遠來此相訪？穎曰：我愛歌喜酒之人也，每恨天地不容花卉長春，常恐平生有幽景不得一遊，此外即雖貴列鼎鍾，不關我心也。子真喜，乃延之於一小臺共酌金罍。仍謂之曰：君子遊狎之徒也，多遊賞耳，今欲不用絃管，出一小妓共觀之。乃令二侍女取一對木刻翫鳳，飾之珠翠，宛若其生。仍有一女子金冠羅衣，便舉聲而歌，其鳳即舞，故流風回雪之態未及。須臾金冠女子歌罷，鳳亦止舞。子真乃自歌，曰：人間幾日變桑田，誰識神仙洞裏天。短促共知有殊異，且須懽醉在生前。穎聞之，不覺長歎。子真乃令侍女於玉壺中取一丸丹以賜穎，曰：服此且更遊人間二百年。穎拜謝之，仍辭而回。及鑾輿將幸蜀山下，忽失其子真家。穎服此藥，果得二百餘歲矣。

丁寔者，多遊洛陽，自稱嵩山隱

人。髮白如絲，而貌若桃華色。或問之曰：君應百歲也，何時隱嵩山？寔曰：我本秦始皇時儒士也，李斯勸始皇坑儒焚書以愚黔首，我即逃入嵩山，遇一老叟，謂我曰：可令爾長生。因授我一丸藥，我吞之，至於今雖髮白而容顏不變，故不記多少歲也。亦嘗識漢武時東方朔也。方朔是仙家一小兒，性顛狂，仙家惡之，令出於人世。我曾拜王母，王母有是言，我故訪方朔以問，方朔亦笑而不諱。我亦識劉晨、阮肇之輩。此皆俗人耳，偶然誤入他桃源洞，終亦有俗心，故不得仙也。爾後好仙者多白日昇天，皆不復回。我亦本非神仙，故多不遇之人。或又問曰：君既得靈丹，何不爲仙也？寔曰：我雖得長生之道，而且不得乘虛御氣之道，固不能昇仙也。寔每歲至春和，即必至洛陽城。如此數十年，人皆識焉。祿山將起兵，寔謂人曰：我又須逃胡，與儒異也。言訖而去，不復至。人皆疑是地仙耳。

疑仙傳卷中

疑仙傳卷下

隱夫玉簡撰

姜澄者，不知何鄉人也，常策一杖，杖頭唯有一卷書。客長安近一年，每與輕薄之流遊處，自稱得道人。葉靜先生知之，訪而責曰：君何自稱得道人？既不潔其身，滌其神，而又塵雜其遊處焉，何哉？澄曰：我身無穢，又奚潔也？我神無撓，又奚滌也？不得道稱之即非，得道，稱之又何非也？葉靜曰：何謂身無穢？何謂神無撓？何謂得道邪？澄曰：夫荆玉溫潤，自然也，雖與衆石同處，故不穢。又何異我身也？濟水澄清，本異也，雖與濁河共流，亦不撓。又何異我神也？大道也，固無欺詐。我既得道，言之即達大道也。葉靜又曰：何謂達大道？澄曰：可道之道非常道也，常道即大道也。我若以貴者爲貴，以富者爲富，以賤者爲賤，以貧者爲貧，即非道也。我知天地間人自區別，殊不識道之本也。道

之本而生一氣，一氣而生天地人及萬物，今三才備，萬物睹，其由道也。我達之，是以狎富貴不以爲尊，處塵雜不以爲卑，但兀然混同而在人間，此豈不謂達也？葉靜笑曰：我以爲君久在人間，不復能論道矣。君其出塵寰，塵寰不出，墮君之迹。澄曰：我出塵寰，非待君之言，我已出之三百年也。葉靜曰：君既出塵寰，何在塵寰也？澄曰：我暫來塵寰，非不出也。葉靜揖而退，澄牽其衣而謂曰：君與今天子友也，而友爲人主，君不教人主之道，而反以仙家之事誘之，必欲使不治人而好仙也，君之非。故不得以我之爲非也。葉靜復笑曰：休飾狂詞。澄曰：君休信狂迹，我當休飾狂詞焉。言罷，俱笑而分手。後數日不知所在，人有見之乘鶴度關而去者。

沈敬，浙右人也，自幼學道。後遊鍾山，遇一老姥，謂之曰：爾骨秀神清，心復正，後十年當得道，但修鍊之。仍與一塊白石，教之曰：但以山泉煮此石，不停火，待軟如藥劑，即食之。

若未軟，不得停火。言訖而不見老姥。敬奇之，因於山中結茅而居，汲泉以煮此石，不停火十載，此石不軟。敬乃不煮。忽一夜此老姥復來，謂敬曰：始教爾以山泉煮此石，今何不煮之？敬曰：我自奉教，十載煮此石，而不可食。老姥曰：此石非常石，不可得也。君既得之，何不虔誠息慮以煮，即不待十載而可食。若信之與疑交生於心，雖煮之十載，亦不可食也。敬曰：此石何石也？如非人間之石，自然有異，可食。既有異，又何必煮之，然後可食也？老姥曰：此石是瓊樹之實也，不知誰得，遺於此山，被人間深毒之風吹之，故堅硬。若以山泉虔誠煮之，即復軟，軟而食，即得道矣。敬乃拜謝之，遽又不見其老姥。敬遂齋戒，汲山泉以煮之，至明日，其石忽軟，仍香馥滿山。敬沐浴而盡食之，頓變童顏，髭髮如漆，仍心清體輕。山中人皆怪焉。後數日不見所之。

蕭寅，吳人也，儀貌環偉，常遊天下之名山。自幼食松柏，仍餌生朮，不

交世人，性復孤子。忽因遊終南山，山中有一少女來問之曰：我亦學道之人也，今欲少問道中之事，君其爲我一剖析焉。寅曰：奚問邪？少女曰：我聞之自古修道之輩，皆言去聲色，而獨彭祖述陰陽交接之事，何是何非邪？寅

曰：我平生未嘗接一女子言論，何逢女子此間也？少女曰：昔彭祖得道之人，猶容媠女之間，今君何不容我一問邪？寅乃曰：昔黃帝令媠女以問彭祖陰陽交會之道，彭祖之對亦不非也，蓋知黃帝未能去聲色，故因而對之，亦實非彭祖有九妻也。自古學道者，未有不云上士別床，中士別被，服藥百裹，不如獨卧也。如此則豈獨彭祖之一言可信也？夫神聖尚待至一而感，況神仙之道，未捨世慾而欲求也？少女曰：古之有全家昇青天者，有與妻俱之仙者，又豈無世慾也？寅曰：此即是神仙之家降於世，而復歸神仙也，非是百世修之而昇天之仙也。少女曰：知其然也。我一女子，可修習而得道乎？寅曰：可。爾之身稟陰之氣而

生，託陰之氣而活，如自守陰之道而不犯陽，自然得其道也。少女謝而去之。寅遽出終南山，以入蜀山。山中人見其儀貌有異，多來問之。寅又惡之，而出以遠遊，終不知所在。

韓業者，常遊天下，性好流水，每止於流水邊。秦淮內有一魚，約長三尺，其鱗五采，每浮於波上，見人即復沒。業既來，水邊人有謂之曰：此水中有一異魚，君識之邪？業笑而謂曰：非魚也。須臾之間，此魚浮出於波上，五色燦爛。其人復問曰：此既非魚，何物也？業曰：此即是琴高之所乘白龍也。琴高以此龍來命友也。人又謂曰：琴高何人也？業曰：琴高者，神仙也。昔曾暫出於人世，或乘此龍於水中。琴高恐世人見龍懼，故變此龍爲魚，由是世人以爲琴高控魚也。我今見此識之。人又曰：知琴高命友者，何也？業曰：琴高好流水，又遊於水，今既出此龍於波上，足知命友也。業乃入水於波中，抱得此魚，便於岸上結草以覆之。至其夜，人復來觀之，業

與魚俱不見焉。

吹笙女者，常遊漢水邊，容貌美麗，年約十七八，著碧衣，手常捧一笙。或凌晨、薄暮，即自吹之，聲調感人。但維一小艇於漢水，人或就之，即遽入小艇而去。在漢水邊數年，或去之經歲而返，或月餘而復來。水邊人呼爲吹笙女。天寶初，王懿者，放蕩之子也。自長安聞，專往訪焉。及至水邊，數日不睹，乃悵恨而歎曰：我於長安中聞有神仙之女吹笙於此水，故遠來，欲一覲玉容，少聽鳳笙，不期水邊寂寂，杳無人迹，何今日不出蓬島而暫來此邪？方欲盡興而回，俄見此女獨乘小艇吹笙自遠而至。俄又出小艇遊於水邊，懿乃漸前而言曰：神仙女數年此遊，何待也？吹笙女回顧懿，微笑而言曰：待君也。懿因謂之曰：我常多憂患，不喜人間，欲遊物外，又不知爾數年待我也。吹笙女曰：人間何足戀，少年樂未極，已老矣，老又有終，爭如他仙家僻在蓬萊，處金銀宮闕之內，駕鶴乘鸞以自嬉遊，息芝田，會瑤池，

而又本不老，亦無終，何憂患之能關慮也？懿因戲之曰：爾能容我爲一携笙之奴乎？吹笙女笑曰：君猶未省爲老奴已多年也。吹笙女即命懿同入小艇去之。後經數日，吹笙女與懿復同來此水邊遊。水邊人有見之者，懿謂人曰：寄語長安中少年，我今被吹笙女携挈而遠遊，不復遊長安也。言訖，與吹笙女復共入小艇，吹笙而去。自後不復來，故不知所之也。

景仲者，鄭人也，幼好道，但遊諸山，以採藥服之，未嘗寧處。後過陝州，欲西訪藥焉。陝州有一老父問之曰：君何遊也？仲曰：我平生好服餌神仙之藥，常遊名山以採藥，今亦欲西訪藥也。老父曰：君不知神仙之藥在十洲也，非人間之山內有之也，奚訪之？仲曰：老父自不知古昔有餌朮、餌黃精而得道者。朮與黃精，豈自十洲採得也？夫人間諸山之內，神仙之藥無限，但人自不識，復又不能一其志而服之。且十洲之地，爭如中華也。中華在天地之中，有天地中正之氣，故

萬物華而人不蠻夷。中華之人得道，世世有之，且不聞蠻夷世世有得道之人也。足以知十洲之事，是漢武之時人妄說也，又何信哉？我誓於中華諸山內採藥餌之耳。遂西行訪藥，後二十年復東過陝州，仲已鬢髮斑白，未獲靈藥。又有一老父問之，仲曰：我前西行過此，一老父問我採藥之事，今復有老父欲問我邪？老父曰：前老父問爾之藥，今老父欲問爾鬢髮斑白，又何怪？仲曰：我自幼好道，爲天地間人四十九年矣。訪山尋藥，力倦心疲，未能出人間，故鬢髮斑白。老父又奚問邪？乃不顧而東行，入秦山，餌茯苓十餘年，不出。一夜忽鬢髮俱黑，又體輕殊常，因出山西行，不覺一日至陝州，乃復訪二老父，尋皆偶之。二老父俱笑曰：訪藥老人已復少也。仲方欲言，遽不見二老父。仲亦遠遊，不知所之也。

何寧者，西蜀富人之子也。少好道，棄家遠訪天台山，學道十餘年，復來。家人問曰：學得道邪？何復來

邪？寧曰：我自入天台山，方悟道，故不學而得之。家人曰：道可悟邪？寧曰：道不可學，我今知之。道止在悟，我今亦知之矣。道本在人之性也，人之性有道，即終得道。人之性無道，即終不得道。我性有道，固得之也。既復在家，唯食鮮果、飲酒焉。其後每至木葉落，塞鴈來，風悲日慘，即歎曰：人間須有此時以傷悽人也。乃策杖而去。及其春至景和，紅花綠葉，堆林積叢，即又復來。後因鄰人有死者，聞哭之哀，以問家人。家人白之。寧遽起，於杖頭取一藥囊，出一丸丹，急使家人令納在死者口中。鄰人死者得藥，尋復蘇。寧乃辭家人曰：我今復遊天台，不來矣。爾各當自愛。又出囊中藥，普與家人，謂之曰：且可百歲。既去，人有郊野見之，乘一虎去者。果不復還。得藥者後皆及百歲焉。

姚基者，魏人也，性奢逸不拘。少好道，因遊洞庭，逢一道人，謂之曰：爾奢逸不自檢束，又好神仙之道，何也？基拜而言曰：我好奢逸者身，好

道者心。我終求奢逸之事以樂我身，亦求神仙之道以副我心。道人曰：我今俱授之與爾，爾當俱勿授人。基再拜之。道人因袖中取一小玉匣，內有書一卷，以授基。曰：讀此盡得之也。基因跪受以讀，見九轉神丹之法，復有燒金之術。基問道人道：神丹服之得道，信有之。變銅鐵爲金，有之邪？道人曰：銅鐵皆可爲金者，亦猶人之賢與不肖皆可爲仙，況銅鐵純一之物也。君但鍊藥服餌以燒金焉。基因復魏以居，鍊藥燒金，數年間家大富，仍却老而少。每至花時月夜，即以旨酒佳餚命賓侶，狂歌醉舞。或選幽景以出遊，即乘駿駟，以女妓絃管後隨，盡興而方返。至於家人，亦被輕暖，厭百味矣。後忽因出遊，復遇昔洞庭之道人。基遽拜而問之曰：吾師何久不來邪？道人曰：爾之奢逸未息，固不來。適過此，偶覲君之面。基曰：我奢逸，不見吾師來，固未息。道人曰：今當息之。基笑而與道人俱至家，廣陳錦繡，出珍寶，命酒，有絲竹，盡其懽醉。明日道

人與基皆不知所在，家人無以求尋焉。

疑仙傳卷下

（尹志華點校）

013 玄品錄

經名：玄品錄。五卷。元張天雨編。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譜錄類。

玄品錄序

太史公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予嘗感激以爲豈無其人，隱約而不可見，使太史之論不得信於後世。乃發憤求之於古人，由老子而下，若老子徒者，采其道德文藝而類次之，蓋彷彿得其人矣。昔南華之叙天下道術，尊孔子而不與。今倣其意，於是集，老子不與，尊之至也。楊子雲曰：孔子文足

者也，老子玄足者也。因命題曰：《玄史》。寔道家之權輿博大，真人之軌轍興世立教之法則也。太史公之論定，雨願學焉。乙亥歲秋九月十四日句曲外史張天雨序。

玄品錄卷之一

句曲外史吳郡海昌張天雨集

周

道德品

尹喜，周大夫也。善內學，常服精華。隱德修行，時人莫之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炁，知有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道德上下篇授之。後與老子俱之流沙，服巨勝實，莫知其終。喜亦著書九篇，號曰《關尹子》。劉向稱其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泠泠輕輕，不使人狂。莊子亦載其語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先。未嘗先人，而嘗隨人。稱爲古之博大真人，本號文始先生。

尹軌，字公度，太原人。文始先生從弟也。博學五經，尤明天文圖緯。

及授諸道經凡百餘篇，常服黃精餌。初文始遇老子函谷關，以周康王昭王時，於終南作草樓以居，至穆王修其草樓改爲樓觀，以待有道之士。公度遂與隱士杜冲修習其處，得道爲太和真人。杜冲，字玄逸，鎬京人。以周昭王丁巳年聞文始登真，乃於靈宅栖玄學道。于時幽人逸士，自遠而至者有五人焉，並沉默虛遠，方雅高素，道術相忘，共弘不伐之則也。穆王所以爲修觀立祠，置冲爲道士焉。年一百二十餘得道昇舉，號太極真人。辛汧，一名計然，葵丘濮上人也。師事老子，博學無所不通。楚平王問曰：聞子得道於老子，可得聞乎。對曰：道德匡邪以爲正，振亂以爲治，醇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亡。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殃。王曰：敬聞命矣。後南遊吳越，范蠡師之。越欲伐吳，蠡諫曰：臣聞之師曰：兵，凶器。戰，逆德。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不可。勾踐不聽，敗於夫椒。後位

以上大夫弗就，隱吳興餘不之禺山，著書一十二卷，自號文子。其辭旨皆本之老子。柳子厚嘗爲刊削，頗發其意，有曰：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又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又曰：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受。又曰：人性欲平，嗜欲害之。亦文子之一鱗也。天寶中號文子通玄真人，書曰《通玄真經》。

陸通，楚狂接輿也。好養生，採食棗盧木實及蕪菁子。遊諸名山歷數百年，人猶見之。孔子將之楚，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

庚桑楚，陳人。爲老子之役，偏得老子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壤。後遊吳，隱毗陵孟峰，沽洞靈

觀其處也。著書九篇，號庚桑子，一名亢倉子，其書亡，至唐開元王褒獻其書，因封洞靈真人，書曰《洞靈真經》。

南榮趯見老子，老子曰：何與人偕來之衆也。趯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趯俛而慙仰而嘆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老子曰：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儵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福亦不至，禍亦不來。福禍無有，惡有人灾。初趯師庚桑子，子曰：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故趯見老子曰：願因楚而問之。

尹文，學老子之道，作華山之冠以自表，其爲道不累於俗，不飾於物。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見侮不辱救民之門，禁攻寢兵

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不忘天下者也。書二篇，曰《尹文子》。

士成綺，周隱君子也。百舍重趺而見老子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敢問修身。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夫至人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困也。士成綺有得焉。

崔瞿，周之賢大夫也。問於老子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子曰：汝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頽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憤驕而不可繫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心，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不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斲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撓人心。蓋老子憤德下衰，因崔瞿之問而驚世云。

柏矩，周之卿士。學於老子，遊齊見辜人焉，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睹所病。貨財聚，然後睹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天下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物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柏矩之言，得於老子為多。

列禦寇，鄭人，與鄭繻公同時。其學以黃帝老子為宗。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初事壺丘子，後師老商氏，而友伯昏無人，進二子之道九年，而後能御風而行。弟子嚴恢問曰：所有問道者為富乎。列子曰：桀紂唯輕道而重利是以亡。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

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饋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且又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著書舊二十篇，劉向去重複，存者八篇，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務崇不競，合於六經云。唐開元號其書曰《沖虛至德真經》，宋宣和加列子號沖虛觀妙真君。

莊周，字子休。梁惠王時為蒙漆園吏。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楚威王聞其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周笑謂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重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綉，以入太廟，當是之時，欲為孤豚，其可得乎。

子亟去，毋污我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其書以《莊子》名，其自叙曰：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茫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開其風而悅之，以繆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縱恣而不儻不以簡見之也。以天下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遣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環瑋，而連犴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諛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閔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茫乎，昧乎，未之盡者。按《真誥》莊周師長桑公子，授其微言，謂之《莊子》。隱於抱犢山。上補太極闡編郎，世號其書曰《南華真經》，宋宣和加號微妙元通真君。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

公望，好服飲水。後師計然，爲越大夫。嘗謂人事必與天地相參，然後可以成功。既佐勾踐破吳，乃嘆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乃乘扁舟浮五湖，變姓名，適齊爲鴟夷子皮更。後百餘年見於陶，爲朱君，財累億萬，號陶朱公。振散貧友昆弟，復之蘭陵賣藥，後人世識見之云。

鬼谷子，周時隱者，居鬼谷因以自號。無鄉黨族姓名字，所著書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易》、《老》、《陰符》所不能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其言有曰：世無常責，士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爲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蹟者，不亦幾乎。郭璞《遊仙詩》云：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爲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註其書者皇甫謐、陶隱居、尹知章。知章，唐人，鸚冠

子，楚人，當春秋戰國時隱居，衣弊履穿，以鸚爲冠，莫測其名氏。著書言道家事，蓋其學出於黃老。然其經營馳騁天下之志，未始一日忘，亦足窺其萬一。其書有曰：小人事其君，務蔽其明，塞其聰，乘其威，以灼熱天下。天高而難追，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違。其言若此是，蓋未能忘情於斯世者。至曰：鳳鳥陽之精，麒麟陰之精，萬民者德之精。嗚呼，亦神矣。賈誼作《鵬賦》多竊其語云。

秦

道品

郭四朝，燕國人。兄弟四人並得道。四朝是長兄，居華陽雷平山，於其處種五果。又此地可種柰，所謂福鄉之柰，以除灾厲。舍前有塘，乃四朝所造也。四朝嘗乘小船遊戲其中，每叩舷而歌曰：清池帶靈岫，長林鬱青葱。玄鳥翔幽野，晤言出從容。鼓枻乘神波，稽首希晨風。未獲解脫期，逍遙立

林中。其一。浪神九垓外，研道遂金真。戢此靈鳳羽，藏我華龍鱗。高舉方寸物，萬吹皆垢塵。顧哀朝生螻，孰盡汝車輪。其二。遊空落飛鷗，靈步無形方。圓景煥明霞，九鳳唱朝陽。暉翮扇天津，奄靄慶雲翔。遂造太微宇，挹此金黎漿。逍遙玄垓表，不存亦不亡。其三。駕欵舞神霄，披霞帶九日。高皇齊龍輪，遂造北華室。神虎洞瓊林，風雲合成一。開闢幽冥戶，靈變玄滅跡。其四。得道後，上補九宮左仙公，領玉臺執蓋郎。宋宣和勅書曰：三炁隱靈，固匪名言之測。萬神凝化，莫容擬議之求。凡褒序於上真，實恢張於至道。玉臺侍郎郭真人功參十極，位列九宮，含景玉璫。已飛行於太極，扶華晨蓋，爰總侍於虛皇，方丕闡於元綱，宜邈隆於顯號。尚期冲格，永祐昌圖。可特封太微葆光真人。

姜叔茂，秦時封巴陵侯。隱於句曲山，種五果并五辛菜，貨之以市丹砂而用之。今山間猶有韭薤，即其遺種耶。得仙後，嘗作書與太極官僚云：

昔學道於鬼谷，得道於少室，養翮於華陽，待舉於逸域。時乘鸞車，宴吁句曲。悟言永嘆代謝之速，物存人亡，我勞如何。

西漢

道權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良常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槌百二十斤。秦王東遊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王，誤中副車。秦王怒，求賊急甚，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良嘗從容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為其老，迺疆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先在，怒曰：後何也。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後五日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

曰：當如是。出一篇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二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嘗習讀。居下邳為任俠，以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卒以取天下。及從高帝都關中，以性多疾，即導引不食穀，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謀於良，因致商雒山，四老人從太子侍酒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策招四人之力也。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乃學道，欲輕舉，薨謚文成侯良。始見邳上老父，後十三載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塚伏臘祠黃石。陳留縣天授觀為奉祠之所，宋政和封凌虛真人。

曹參，沛人也。秦時為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為沛

公，參以中涓從。孝惠元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齊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已而相國何薨，代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以寬厚清靜爲天下師。爲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

道品

司馬季主，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說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嘆。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上醫之中。二人即同輿而之市，遊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閑

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辨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季主視其狀貌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季主復理前語，忠與誼瞿然而悟，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污乎。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何言之陋、而辭之野也。今天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污長者，而君云云無非尊爵祿，而賤卜筮之語。季主敷暢數百言，出入老莊，皆深明道德，以謂卜筮之有益於人也。忠誼忽而自失悵然，嚙口不能言。再拜而辭，出市門僅能上車，伏軾低頭，不能出氣。三日宋見賈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自嘆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不審，不見奪精，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

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宋忠後以使凶奴不至，而還抵罪。賈誼爲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按真誥：季主後入委羽山石室，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法於西靈子都。臨去之際，託形枕席，爲代己之像。墓在蜀郡成都盤山之南，諸葛武侯昔建碑，銘德於季主墓前，碑讚末曰：玄漠太寂，混合陰陽。天地交泮，萬品滋彰。先生理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又季主一男一女，俱得道，男名法育，女名濟華，皆在委羽山中。季主讀玉經，服明丹之華，挹扶晨之暉，今顏色如二十之女子，鬚長三尺，黑如墨也。東卿君道如此，真奇事也。

道化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久在吳中爲書師，數十年，武帝上書說便宜，拜爲郎。至昭王時，時人或謂聖人，或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言，或戲語，莫知其旨。至宣帝初，棄郎以避亂世，置幘官舍風飄之而去。

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知者，疑其歲星精也。夏侯湛贊其像曰：開濟明豁，包含弘大。凌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踏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楊雄亦以爲朔恢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狂。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顏魯公有畫贊碑陰記，並在德州。

道儒

司馬談，其先周室之太史也。談爲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詩，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切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時

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者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欵。欵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曜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

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子遷世，其家著其語云。

道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成帝時，委任大將軍王鳳。王氏專勢擅朝，數見災異，群下莫敢正言。福三上書，劇言秦漢所以得失，陳十月之歌備亡逸之戒。刺后族太盛。其辭懇切，而上不見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復上書推跡故文，以左氏穀梁禮記相明，宜以孔子世爲湯後，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是時福居家，常讀書養性爲事。元始中王莽顛政，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有人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云。洪州豐城縣大江北岸有祠，號昇仙觀。宋紹興封壽春吏隱真人。

道儒

班嗣，與從弟彪共學，家有賜書。

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桓譚欲借其書，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結聖人之網，不覲驕君之餌。莫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義之羈絆，繫聲名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既繫攀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彷彿，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嗣之行已持論如此，莊避漢諱，故時稱嚴子。

道術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雅性澹泊，學業加妙。專精大易，耽於老莊。常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

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垂簾而授老子，博覽無不通。依老子莊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游學，得君平之道爲多。蜀有富人羅冲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爲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繆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床而錢自至。猶有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冲大慙，君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竟不仕，年九十餘，遂以業終。蜀人敬愛，至今稱焉。有祠在漢州綿竹縣，宋紹興封君平爲妙通真人。

本姓莊氏，東漢章和之間班固作《漢書》。避明帝諱，更之爲嚴。莊嚴亦古今之通語，故老莊亦稱老嚴云。

谷神子曰：君平生西漢中葉，王莽篡位，遂隱遁惕和，蓋上世之真人也。

玄品錄卷之一

玄品錄卷之二

句曲外史吳郡海昌張天雨集

西漢

道隱

鄭樸，字子真。隱居谷口，玄靜守道，履至德之行。與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竟不訕而終。楊子法言稱其耕於巖石之下，不訕其志，而名震京師。云漢中有祠。

道儒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少貧好道，博覽無所不見。默而好深湛之思，清淨無爲少嗜慾。不汲汲於富貴，不寂寂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作《太玄法言》等書，皆極天人之指歸，爲漢名儒。蓋其學本於老氏，蹟其書可見也。如唯寂唯寞，守德之宅。爰清爰靜，遊神之

廷。《太玄》中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皆入老氏之室者。

道品

三茅君，大君諱盈，字叔申。中君諱固，字季偉。小君諱衷，字思和。咸陽南關人也。大君生于景帝中元五年丙申歲，二弟於戊戌庚子歲生。大君年十八棄家辭親，入恒山中，讀《道德經》、《周易傳》，精思求道。復造西城，感遇總真王君，使主衣書圖籙，遂得道爲總真弟子。還家時年四十九，能起死回生，父母心異之。事父母至終喪，停家凡五十三年。中君景帝時察孝廉，元朔元年舉賢良，拜五官郎。政和二年轉太子太傅，元鳳元年拜破胡校尉武威太守。小君少以節行著名，隱華陰山。武帝建元三年舉方正不就，徙梁國爲孝王上賓。宣帝地節二年遷洛陽令，轉西城校尉，上郡太守，元帝即位，拜五更大夫，轉西河太守。中君時爲執金吾並當之官。鄉里祖送者數百人。大君對賓曰：吾雖不作二千石

卿相，亦當有神靈之職。天帝見，選補東嶽上卿霍林司命君，領拔學道，總吳越生死之籍。此亦上真宗師神官之要位也。來年四月三日，當昇舉。諸君能來顧如今日否，若見省者，亦不須有所損費，自當有以相供待也。至期果有迎官來下，乃與宗族辭決民。謂鄉里子弟曰：我今此去，權停江水之東句曲之山。季偉思和雖見事晚，必能自悔釋官委祿，以來求我。言畢，謝時人而去。蓋元帝初元五年丁丑，君年一百二歲矣。二弟在官，聞兄白日神仙，各棄官還家，以永光五年壬午三月六日渡江求兄於東山。既見，悲忻流涕，君告二弟曰：悟何晚矣。遂授以神散靈方濟度，俱成真人，而治句曲山之洞，金壇華陽之天。遂號中君爲定錄神君，小君爲保命仙君，皆天職也。大君至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年一百四十五，以是歲八月十八日己酉，受九錫玉册文，遷任赤城玉洞之府，位爲司命上真東嶽上卿太元真人。君告二弟曰：吾今去便有局任，不得數相往來，要當

一年再過來於此山。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期要，吾師總真君及南嶽太虛赤真人遊盼於二弟之處也。將可記識之有好道者，待我於是日自當料理之，有以相教訓於未悟。於是二君留治茅山，洞內立宮結構，於外將道著萬物，流潤蒼生，德加鳥獸，各獲其情。神驗禍福，罪惡必明。內法既融，外教坦平。爾乃風雨以時，五禾熟成。疾癘不起，暴害不行。境無灾眚，邑無賊兵。時父老謳歌曰：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鶴，各治一山頭。召雨灌旱稻，陸田亦復柔。妻子咸保室，使我百無憂。白鶴翔青天，何時復來遊。三君往，曾各乘白鶴集山之三處，時人互有見者，是以發於歌詠矣。乃復因鶴集之處，分句曲之山爲大茅君、中茅君、小茅君三山焉，統而言之，盡是句曲之一山耳，無異名也。

東漢

道品

張陵，道書諱道陵，字輔漢，沛國封縣人。生於餘杭天目山。本太學諸生，博採五經，晚乃嘆曰：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黃帝九鼎丹經，丹成於繁陽山。又得隱書於嵩山石室。時值中國紛亂，漢致陵遲，知文道凋喪，不足拯危佐世，退隱於餘杭者十年。乃與弟子入蜀，蜀之百姓翕然奉事以師之。專以廉恥慈愍化民，不喜用刑罰。有疾病者，皆令自疏平生罪過，與神盟以身死爲約。故皆改惡從善，開鹽泉以利百姓。驅逐大蛇，戰鬼二十四敗，爲二十四治，爲蜀人除害。蓋備修制命，山嶽衆神之術，而功德並著，號爲天師。偏得其道者，弟子王長。趙昇。

道隱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潛隱於家，性尚中和。好道《老》、《易》嘗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

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貧無資，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建武中男女嫁娶。既畢，勅斷家事，肆意遊於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道化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聞王莽殺其子宇，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絰束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陰陽，知莽將敗。乃首戴瓦盎，哭於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瑯琊勞山養志修道。人皆化其德，連徵不起，以壽終。

道隱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色物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比軍，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

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虞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其答司徒侯霸書有曰：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

道隱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家貧，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願以身居作。後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郡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年至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

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床下請曰：竊聞夫子高誼，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褐裘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着布衣，摻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共入

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令相近。鴻友人高恢。

道隱

灞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陡彼北荒兮噫，願見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顯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曜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又去適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按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疾且苦，告主人曰：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塚傍，咸

高恢，字伯通，京兆人。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與梁鴻友善。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道品

魏伯陽，吳人也。本高門之子，性好道術，不肯仕宦。閒居養性。時人莫知其所從來，謂之治民養身而已。入山作神丹，既成服之，死而復生。與其弟子姓虞者，皆仙去。道逢伐木者，乃作手書，寄謝鄉里人及二弟子。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似《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大丹之意。而世人者，不考丹事，多作陰陽釋之，殊失其旨。按《參同契》一書，大儒朱元晦、蔡元定皆深取其義，議論多及之，非洞明《易》、《老》淵旨者，弗能窺也。

魏伯陽，吳人也。本高門之子，性好道術，不肯仕宦。閒居養性。時人莫知其所從來，謂之治民養身而已。入山作神丹，既成服之，死而復生。與其弟子姓虞者，皆仙去。道逢伐木者，乃作手書，寄謝鄉里人及二弟子。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似《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大丹之意。而世人者，不考丹事，多作陰陽釋之，殊失其旨。按《參同契》一書，大儒朱元晦、蔡元定皆深取其義，議論多及之，非洞明《易》、《老》淵旨者，弗能窺也。

道隱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鑿穴為居，採藥自業。刺史行部及使律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耶。遂去，隱逸終不見。

道隱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灃陵人，家世著姓。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康嘆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為。乃遯入霸陵山中。

道默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好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為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皆推先於慎。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樓宿不同。每有西風，何

嘗不嘆。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至如登山絕跡，神不著其證，人知睹其驗。吾從先生欲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

道隱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好學而無常，家傳通內外圖典，為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乃幅巾詣謁，太守欲以功曹相屈。真曰：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賔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同郡田弱薦真體兼四業，幽居恬泊。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為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袞職，必能奏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也。帝虚心欲致，前後四徵，真

曰：吾既不能遯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玄德先生。

道化

劉寬，字文饒，弘農人，年七十三。一旦遇青谷先生降之寢室，授其杖解法，將去入華山行九息服炁。又授以爐火丹方，修之道成。後來華陽洞中，主始學道者。寬仕漢位至司徒太尉，好行陰德，拯寒困。萬民悅而附之，如父母焉。

道隱

龐公，南郡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龜龜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取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所樓宿而已。因釋耕於壠上，

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返。

道儒

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嘗數百人。父坐事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身，憚爲吏，及服終而嘆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爲名乎。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扶知歲荒，聚穀數千斛，悉用給宗族姻親。又歛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時人號爲北郭先生。年八十終於家。

道言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於壺山之陽，州郡前後禮請不應，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稱疾篤。乃詔切

責郡縣駕載上道，英及京，稱病不肯起，乃強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非禮之祿，雖萬鐘弗受也。申其志，雖簞瓢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帝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朝廷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年七十餘卒于家。

道品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至中散大夫。博學五經，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術，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觀諸掌握。後棄官，入山修道。道成，孝桓帝連徵不出。

使郡牧逼載以詣京師，遠低頭閉口不肯答。詔乃題宮門扇版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事。帝惡之，使人削之，外字始去，內字復見，墨皆徹版裏。方平無復，子孫里人累世相傳，共事之。同郡故太尉公陳耽爲方平駕道室，朝夕朝拜之，但乞福消災，不從學道。方平住耽家四十餘年，後與耽云：吾期運將盡，當去不得復，停明日日中當發也。至時方平死，耽知其化去，不敢下著地，但悲涕嘆息曰：先生捨我去耶，我將何如。具棺器燒香，就床上衣裝之。至三日三夜忽失其尸，衣帶不解，如蛇蛻耳。方平去後百餘日，耽亦死。或謂耽得方平之道化去，或謂方平知耽將終，委之而去也。其後方平欲東之栢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經者小民也，骨相當仙。方平故往其家，因語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然汝少不聞道，今氣少肉多，當從尸解耳。尸解一劇，須臾如狗竇中過耳。告以要言，乃委經去。後經果蟬蛻，失所在。去十餘年忽然還家，語其家云：七月七日

王君當來過，到其日可作數百斛飲食以供從官。乃去，到期日，方平果來。麾節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要麻姑會於經家。比舍有陳尉者，叩頭乞拜。願得驅使比於蔡經。方平曰：君且起，可向日立。方平從後視之曰：噫，君心不正，影不端，終不可教以仙道也。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臨去以一符一傳著小箱中，與陳尉云：可以消灾治鬼。陳尉後年一百十歲，嘗得方平賜書，真書廓落，大而工。先是無人知方平名，遠者乃因陳尉傳之。

道化

韓崇，字長季，吳郡毗陵人也。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緯作瑋玄曾授之以流珠丹一法。崇奉而修之，大有驗。瑋玄語之：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宦，無妨仙舉也。崇遂仕，稍至宛陵令，行仁以為政，用道以撫民。虎狼深避，蝗不集界。遷汝南太守，拔書佐袁安安。後位至司徒，時人通以崇有識物之鑒也。陰皇后葬京師，近郡二千石。妻

當會園陵，而崇獨居清素。妻忿崇哭泣，詔問其故，太常馮夷答曰：汝南太守韓崇，清苦遠尚，味道忘形。身享重官，而妻自紡。績政化仁，簡視民如傷。深達奇博，有君子之鑒。斯則昏夕之夜光，陛下之子產也。妻不通寒儉之節，哭怨無衣將足以顯，崇明德耳。上奇之，加崇俸祿，秩中二千石。後孝明皇帝巡狩汝南，上治崇府。崇使妻出，住孤獨老嫗家。上聞之嘆曰：韓崇所謂百鍊不銷也。賜縑五十疋。崇在郡積十四年，政化著洽，舉天下最。年七十四，瑋玄乃授以隱解法，得去入大霍山。復授以遁化泥丸紫戶術以度世。後來華陽洞中為左理中監。陶隱居云：《漢書》所傳事跡略同，而置辭小異耳。

道術

夏馥，字子治，陳留人也。少好道，服術餌和雲母。後入吳山，從赤鬚先生受鍊魂法。在華陽洞中為明晨侍郎。馥少時被公車辟召，懸辟書著桑樹乃去。其用懷高邁如此。隱居云

《後漢》及《高士傳》並言，馥陳留圉人，桓帝時舉，直言不就。

道化

劉翊，字子翔，漢書作字子相。翊本潁川人，少好道德。而家世大富，常能周施而不以為惠，恤死救貧非一人矣。舉上計掾拜郎中，遷陳留太守。出長安五百里中，斂死恤窮，損己分人。行達陽平，遂遇馬皇先生告翊曰：子仁感天地，陰德神鬼，太上將嘉子之用情矣，使我來携汝以長生之道。翊叩頭自搏，願乞侍給。因將入桐柏山中，授以隱地八術，服五星之華法。得度名東華，入華陽洞中為定錄府右理中監。

三國

道儒

張琦，字子明。少遊太學，學兼內外。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太祖為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郡累

上珩，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珩。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此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卒年一百五歲。是歲太守王肅至官，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來。

道默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漢末關中亂，先失家屬，獨竄於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時太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爲亡士，欲遣船捕取，同郡侯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註其籍，給廩日五升，人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逕，必循阡陌。及其拮拾，不取太穗。飢不苟食，寒不苟衣。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

營木爲床，而草褥其上。至天寒時，篝火以自炙，呻吟獨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河水泛漲，輒獨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不狂，所言多驗，僉謂之隱者也。年八十九終。

道默

石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十六年，關中亂，南入漢中。初不治產業，不畜妻孥。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詠不絕口。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人。問其姓名，口不肯言。時人號之曰寒貧，蓋專志玄默者。

道品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明五經，兼通星緯。見漢祚將盡，天下亂起，乃嘆曰：值此衰運，官高者危，財多者死。當世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術，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丹經，修之能變化萬端。曹公召試之，欲從學道。慈曰：學道當得清淨無爲，非尊貴所宜。曹性猜忌，屢欲殺之，不能也。慈在荊州劉表作牧，以爲惑衆，復欲殺慈。慈先知，委表東去。及見吳

主孫權，權素知慈有道，禮重之。按《真誥》：慈今在小括山常行來，數在此下尋更受職也。慈顏色甚少，正得爐火九華之益，隱居括蒼。在建安末，慈嘗渡江尋茅山，仍得入洞。又乞丹砂合九華丹，即李仲甫弟子葛玄之師也。

道品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經法，嘗餌術，尤長於治病救劾鬼魅之術，能分形變化。吳大帝要與相見，欲加榮位。玄不聽，求去不得，待以客禮。一日語弟子張恭言：吾爲世主所逼留，不遑作大藥，今當以八月十三日中時去矣。至期，玄衣冠入室，卧而氣絕，顏色不變。弟子燒香守之三日。三夜夜半忽大風起，發屋折木聲如雷，燭滅。良久燃燭，失其所在，但見委衣床上，帶無解者。明旦問鄰人，鄰人云：了無大風。風止在一宅內，籬落樹木並敗折也。按《真誥》：玄初在長山，近入蓋竹，亦能乘虎使鬼，無所不至，但幾於未得受職耳。隱居註云：是抱

朴從祖，即鄭思遠之師也。少入山得仙，時人咸莫測所在。傳言東海中仙人寄書，呼爲仙公。故抱朴亦同然之。

道品

鮑靚，字太玄，東海陳留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仕至南陽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後遇真人陰君授道訣，復師左元放受中部法，《三皇內文》。能役使鬼神，封山制魔。百餘歲卒。按《真誥》靚及妹並是七世祖積行陰德，故令福逮靚等。今並作地下主者，在華陽中。隱居云：靚用泰清尸解法，當是主者之最高品矣。靚女鮑姑，散騎常侍葛洪之妻也。

道言

張玄賓，定襄人也。魏武帝時舉茂才，歸鄉里師事西河蘇公。受服木餌，兼行洞房白元之事。後遇真人樊子明，於少室山授以遁變隱景之道。昔在天柱山，後來華陽內爲理禁伯。

理禁伯者，主雨水官也，亦保命之監國也。玄賓善談空無，乃談士常論無者大有之宅，小有所以生焉。積小有以養小無，見大有以本大無。有有亦無焉，無無亦有焉。所以我目都不見物，物亦不見無。寄有以成無，寄無以得無。於是無則無宅也，太空亦宅無矣。我未生時，天下皆無無也。自云：昔曾詣蓬萊左公宋晨生，與其論無，粗得人意。桐柏諸真亦不能折之。過此以往尚不能本有，安能本無耶。其高氣秉理如此。

道儒

王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察慧，十餘歲便好老莊。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曰：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晏註《老子》始成詣弼，見其所注精奇，因以所註爲道德二論，復條向者勝理，謂之曰：此僕以爲極可得，復難否。弼便作難一坐，便以爲屈。嘗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无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

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爵而貴矣。弼又作《易傳》，先儒宗之。

晉

道然

孫登，字公和，汲郡人。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穴居之。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生。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後作《幽憤詩》云：昔慚柳下，今愧孫登。竟莫知所終。

道質

郭文，字文學，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遁。每遊山水，彌旬忘返。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遊名山，恒著鹿裘葛巾，採竹葉木實質鹽以自供食，有餘穀輒恤窮匱。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既至，置之西園。溫嶠嘗聞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嶠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或爲烏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導嘗衆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于時坐者，咸有鈎深味遠之言。文常稱得達來語、天機鏗宏，莫有窺其門者。一旦忽求還山，及蘇峻反入，皆以爲知幾卒。葛洪庾闡並爲作傳，讚頌其德云：梁乾化封靈曜真君。

道質

嵇康，字叔夜，譙國鉅人。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辭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

學無師授，博覽無不該通。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嘗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有足於懷，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向秀劉伶。籍兄子咸，王戎遂爲竹林之遊。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愠喜。康嘗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返，時有譙蘇遇之，謂爲神人。至汲郡山中見孫登，遂從之遊。登沉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乞一言，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自服半，餘與康，皆凝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略曰：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此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南海太守鮑靚，通靈者也。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靚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靚曰：嵇叔夜。寧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示形有終，而實尸解耳。見顧凱之《嵇康贊》。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貌環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情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山臨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嘗著《達莊論》，叙無爲之貴，文多不錄。作《詠懷詩》八千餘篇，爲世所重。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爲癡。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嘗於蘇門山中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間有聲若鸞凰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歸著《大人先生

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群蝨之處棍中。逃乎深縫，匿乎壤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蝨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以異，夫此亦籍之本趣也。每率意獨駕，不由逕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景元四年卒。

道儒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清悟有遠識，雅好老莊之學。少爲山濤所知。莊周所著內外篇，秀於舊註外而爲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惠帝之世，郭象，字子玄者，述而廣之。秀與嵇康、呂安爲友，趣舍不同。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書。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咸曰：此書詎復須注。徒

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否。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復註《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康又善鍛，秀每爲之佐，相對怡然，傍若無人。後應本郡計掾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爲巢許狷分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其後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嘹唳。追想曩昔嵇生遊宴之好，感音而嘆，作《思舊賦》云。位至散騎常侍卒。

道儒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年二十，不好學。晚就鄉人席坦受書，居貧帶經而農，遂博綜經籍百家之言。沉靜寡慾，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玄宴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修名廣交，謐作《守玄論》以答之：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遂不仕，耽玩墳典忘疾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

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脩短分定懸天乎。舉孝廉相國辟，又舉賢良方正俱不應。自表就武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雖羸疾，而披閱弗怠。累徵竟不仕，大康二年卒。所著帝王世紀、高士逸士烈女等傳，並重于世。

玄品錄卷之二

玄品錄卷之三

句曲外史吳郡海昌張天雨集

道品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貨紙墨。夜輒寫書習誦，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玩，不知棋局幾道樗蒲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遊。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鍊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後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皆固辭不就。晚欲鍊丹，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以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行至廣州，刺史鄧岳留，不聽去，乃止羅浮山鍊丹。在山積年，優遊閒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之進趨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舊翹，則能凌

厲霄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翻於尺鷃之群，藏逸迹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上，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鱉而追飛兔之軌哉，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華有藻稅之樂也。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笑之，又將毀謗真正。故予所著《抱朴子·內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之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蓋以自號名其書云，洪博問學識，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玄蹟，析理入微。一日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入棺甚輕如空衣，蓋尸解仙去矣。

道權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謂其筆勢，以爲飄若遊雲，矯若驚龍。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草猶當

鴈行也。深爲從伯敦導所器重，起家祕書郎，後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羲之推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嘗與同志宴集於山陰蘭亭，羲之自爲序，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之，王羲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性愛鵝，山陰有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因求市之。道士云：能爲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其任率如此。後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爲文，自誓不復出仕。既去官，與東上人士盡山水遊之，又與許先生邁共修服食採藥。卒年五十九。

道品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總角好道，潛致幽契。曾從郭璞筮卦，遇大壯之大有，上六爻發，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輕舉之道。初師鮑靚，受中部法及《三皇內文》。一旦辭家，謂餘杭懸雷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

偉所嘗遊處。於是立精舍於懸雷，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散髮去累，改名玄字。遠遊與王右軍父子周旋，子猷乃修在三之敬。嘗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永和四年秋，絕跡於臨安西山，又入在臨海赤山，遇良友王世龍趙道玄傅太初者，遂師世龍。授解束之道，修反行之法，服玉液朝腦精。二三年中，面有光華，還顏反少，極爲成道。於是茅司命勅定錄君舉之，使奏聞上官，移名東方，署爲地仙。時三官都禁左郎遣典柄侯周魴，主非使者嚴白虎來於赤山中，即欲執之以去，且詰其罪狀。出丹簡罪簿，各執一通，而問映云：夫欲學道慕生、上隸真人，玄心栖邈、恭誠高靈者，當得世功相及、禍惡不遭，陰德流根、仁心上逮，乃可步真索仙、度名洞府耳。云何父手殺謝弓，且亂逆三光。又許朝斬李玘之頭以代蔡扶之級，又走斬射潘綦等，支

解鈴下曹表等，水沉湯雲之尸，火燒徐昂之骸。絞殺桓整，剗割振噲，酷害虐暴，刑濫四十有三。張皇 冤事在天帝禍戾山，積善功無一。又汝本屬事帛家之道，血食生民，逋愆宿責，列在三官。而越幸網脫，奉隸真氣。父子一家，各事師主。同生乖戾，不共祭酒。罪咎之大，陰考方加。有如此積罪，亦無仙者，當可得欺太上之曹使，汝得名刊不死之紫錄耶。汝其無對者，有司必執也。映自強長嘯，振褐撫髮，爾乃整氣扉口，叱咤而答曰：大道無親，惟善是與。天地無心，隨德乃矜。是以坂泉流血，無違龍髯之舉。三苗丹野，涿鹿絳草，豈妨大聖靈化，高通上達耶。吾七世父許子阿者，積仁著德，陰加鳥獸，遇凶荒之年，人民飢饉，加之疫癘，百遺一口。阿乃施散家財，拯其衆庶，親營方藥，勤勞外舍。臨人之喪，如失其親。救人之患，如己之疾。已死之命懸子，阿手垂窮之身，撫之如子。度脫凶年，賴阿而全者四百八人。仁德不墜，後當鍾我等。是

以功書上帝，德刊靈閣，使我祖根流宗澤，蔭光後緒。故使垂條結華，生而好仙，應得度世者五人，登升者三人，錄名太上策簡青宮，豈是爾輩所可豫乎。言畢，魴等豁然而笑。時司命君即遣中候李遵握火鈴而來呵攝之，於是魴及白虎乃走去耳。李遵未來之時，映懼怖失膽亦喪氣矣。亦賴其師王世龍助映爲答到，亦幾至敗也。於是即得度名東宮，當爲仙之中者。云梁乾化三年七月，封歸一真君司命君大茅君也。

道權

謝安，字安石，陳郡陽夏人。世儒學，行少，有重名。寓居會稽，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咏屬文。無處世意，坐石室，臨濬谷悠然，嘆曰：此亦伯夷何遠。安善談莊老，一日與支許共集王濛家。安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咏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否，正得《漁父》一篇。謝看題，便各請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叙致

精麗才，藻奇拔衆，咸稱善。於是各言懷畢，安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安後粗難，因自叙其意，作萬餘言，才峰秀逸。既自難千

終則挫強敵并吞之銳，其功偉矣。然安石初心未嘗爲功名計也。其高情雅度，庶幾乎孔明、子房之風。

道品

楊羲，字義和，吳郡人，徙家句容。

加，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簡文帝時爲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弟萬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然有公輔之望。年四十餘，始有仕進志，征西大將軍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後爲相，值晋室多故，而能以雅量鎮物，從容談笑。折桓温不軌之氣，舉用群才，破符堅百萬之師。其功烈不在王導、温嶠之下。安雖受朝，寄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及出鎮新城，盡室造泛海之裝，欲領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而薨，詔贈太傅，謚文靖，西山真德秀，謂安石秉政十有六年，始則遏強臣篡竊之謀，

晋咸和五年庚寅歲九月生。幼而通靈，美姿容，善言笑。工書畫，與王右軍並名海內。許先生邁長史穆年並懸殊，而早結神明之交。簡文帝爲瑯琊王，進位承相用，長史薦爲公府舍人。及帝即位，乃不求遷。叙高蹈遺榮，精思致感。永和五年受中黃子制虎豹法，六年從魏夫人長子劉璞傳靈寶五符，時年二十一。興寧三年六月感紫虛元君紫微夫人、九華安妃降于家，或降長史山廨，廨在茅山。所傳經誥轉使錄示許君父子，至是遂爲長史傳經之師。九華安妃應運爲儷，嘗告之曰：明君夷質虛閒，祕構玉朗蘭淵，高流清響金宮。所謂能珍寶藏奇，幽真內煥。標拂靈篇，乘數順生。素德神園，丹金玉清。興煙拔景，冥鼓遐聲也。必三事大夫，侍宸帝躬。高佐四

輔，承制聖君。理生斷死，賞罰鬼神。攝命千靈，封山召雲。主察陰陽之和氣，而加爲吳越鬼神之君也。三官中常有諺謠云：楊安大君，董真命神。正我等之謂耳。君將乘龍駕雲，白日昇天。若其不耐風火之煙，欲抱真形於幽林者，且可尋劍解之道，作告終之術乎。自盡出默之會，隱顯之迹。臨時分處，有任於明君矣。西城總真王君又教服日月之華法。簡文帝從而師之，以太元十一年丙戌歲解駕，年五十七。宋宣和勅書曰：朕存嬰霄府，盼景龍臺。瞻秀之神鄉，企九華之妙誨。欽厥列仙之躅，昭茲闡化之功。東華上佐司命揚真人，積學洞微，研心合漠。得中黃之隱訣，受南真之祕傳。董司吳越之疆關，總神靈之要方。詡揚於至道，宜褒極於隆名。庶期冲鑒之臨，永侈蕃祺之錫。可特封洞靈顯化真人之號。

道品

許穆，字思玄，一名謚，汝南平輿人。六世沮光，徙居丹陽。以永興二

年乙丑歲生。起家太學博士，出於餘姚令，徵爲尚書郎，遷郡中正護軍長史，給事中散騎常侍。外混世業，內修真學。嘗慕兄遠遊之高軌，值簡文晏駕專靜山廬。與楊君深結神明之契，興寧中衆真降楊備傳經誥。太元元年解化，年七十二。子姪禮寔虛樞於郭西大墓。真誥云：君挺命所基緣業已久，乃周武王九宮上相長里薛公之弟。兼許肇遺功，復應垂祉後胤。故乘運託生，因資成道。玉劄所授爲上清真人，爵登侯伯，位編卿司。理仙撫治，佐聖牧民矣。宣和勅書曰：朕降總真之玉境，陟耀景之龍臺。爰授曆於无扃，以濟生於下土。凡著功於道品，咸進位於仙宗。上清真人許長史，清素外融，神明內得。靈音斐暢，密參群聖之遊。歛駕超遙，高佐上清之理。方流羅於大梵，宜崇配於德名。庶昭丕佑之臨，益廣无爲之化。可特封太元廣德真人。

道品

許翺，字道翔，小字玉斧，長史第

三子也。清穎瑩潔，特絕世倫。生成康七年辛丑歲正月。郡舉上計掾主簿祖司徒府，辟掾並不赴，立宅句曲之雷平山前，密修上道。興寧三年七月，紫微夫人降教。自是與衆真酬接書疏，備修迴无飛步二景、儀璘之法。嘗願早遊洞室，不欲久停人世。以太和五年庚午歲，詣北洞告終。北洞良常洞也。時年三十。耆舊相傳云：掾在北洞石壇上燒香禮拜，因伏而不起，明日視形如生。茅小君噉言，許子乃能委形冥化，從張鎮南之夜解。鎮南即天師第三代系師魯也。自此居方隅洞館，常來四平方臺。真誥云：後十六年當度東華爲上清仙公，隱居稱爲玄中真師者也。宣和封混化元一真人。誥詞曰：紫極涵元，雖鴻濛於一氣。丹臺列籍，實綜第於萬真。凡褒位於仙宗，蓋恢功於道甫。東華侍晨、上清仙公許真人，研三神以觀妙，凝九緯以挺生。北洞告終，自適幽人之介。東華躡景，獨超上相之遊。雖高謝於世名，其敢志於仁蔭。尚期冲佑，益闡元綱。

道隱

劉麟之，字子驥，一字遺民，南陽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知。好遊山澤，志在遯逸。嘗採藥衡山中，深入忘返。見一澗水，水南有二大菌。一菌閉，一菌開。水深廣不得過。或說困中皆仙方靈藥諸雜物，麟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凡人致贈，一無所受。去麟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嘆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麟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營棺殯送之。其仁愛惻隱如此。一日聞武陵溪漁人得入桃花源，忻然欲往。未果，尋而卒。《陶徵士記》中稱爲高尚士，固可想其人矣。

道術

索襲，敦煌人也。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遊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啓發。張茂時與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日忘返，會病卒，年七十九。澹素服會葬，贈錢二萬。澹

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栖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蔑以過也。乃謚玄居先生。

真隱

張忠，字臣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泰山。恬靜寡欲，清虛服氣。餐松餌朮，修導引之法。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爲宗。其居依重巖深谷，鑿地爲穴室。弟子亦以穴居。

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于穴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爲釜。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無所受。好事者頗或問以水火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知，其遺諸外物類如此，在期頤而視聽無。爽符堅遣使召之，賜以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見。堅謂之曰：先

生考槃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年衰志謝，不堪展效。尚父之況，非敢竊擬。山栖之性情存巖竇，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嘆曰：我東嶽道士，歿於西嶽，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關而卒。使者馳駟白之，堅遣黃門郎韋華持節策吊，賜命服，謚曰：安道先生。

道儒

宋纖，字令文，敦煌效穀人也。少有遠操沉靖，不與世交。隱居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酒泉太守馬岌，高尚士也。具威儀，鳴鑿鼓造焉。纖重樓深閣，距而不見。岌嘆曰：先生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睹。吾而今而後，知先生人中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惟國之琛。室邇人遠，實勞我心。卒時年八十三，謚曰：玄虛先

生。

道默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幼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期。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昏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度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矣。

道隱

陶潛，字淵明，侃曾孫也。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忻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其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

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暢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其自序如此，時人以爲實錄。自以曾祖晉氏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嘗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顏延年誄之，謚曰：靖節徵士。

道品

陸脩靜，字元寂，吳興東遷人。父琳九徵不起，謚高道處士先生。蹠有重輪，足有雙踝，掌有大字，背有斗文。篤好文籍，旁究象緯。及長好方外遊。南詣衡湘九嶷，訪南真之遺跡。西至峨眉西城，尋清虛之高躅。宋元嘉末市藥京邑，文帝召不往，因還廬山。明帝泰始三年，詔江州刺史王景宗禮聘來朝，勅住後堂，又勅會于華林園之延

賢館，王公畢集。先生鹿巾謁帝而升，帝肅然加敬，遂以爰季真取到楊許真人上清經法勅付。先生總括三洞，爲世宗師。仍勅北郊天印山立崇虛館，爲傳經宗壇。明年帝疾，即其館修金籙齋。一夕有黃氣如寶蓋狀，彌覆壇宇。帝復感異夢，疾良愈。元徽五年正月，忽若趨裝，將還舊山，弟子皆訝之。乃三月二日儻然解化。勅送冠履，藏簡寂觀。謚曰：簡寂先生宣和贈丹元真人。

道言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常宿白社中。孫楚時爲著作，數就社中與語。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寢處，唯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芒芒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事，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道化

單道開，敦煌人。常衣羸褐，或贈以繒服，皆不著。不畏寒暑，晝夜不卧。恒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林諸神見異形試之，無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百里。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鄴中大亂。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以居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登羅浮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嘆曰：法師行業殊群政，當如蟬蛻耳。乃爲之贊云。

南史

道隱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宋武帝既誅劉毅領荊州，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

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孽，倍其惠澤，貫叙門次，顯擢才能而已。武帝納之，乃辟炳爲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豈能折腰爲趨走吏耶。帝善其對而止。炳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兄臧爲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閒居無事。召爲太尉行參軍，驃騎道憐命爲記室，並不就。衡陽王義季爲荊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爲諮議參軍，終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睹，唯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壁，謂人曰：鼓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炳傳焉。文帝遣樂師楊歡就受之。

道儒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弘深敬之，州凡十二命，皆

不就。有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仍自逃隱，待竊去乃出。又有拔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得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遣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慚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鄉里少年相率受業道虔，常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忻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文帝聞之，遣使存問。道虔年老蔬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爲樂，孜孜不倦。卒，子慧鋒修其業，不就州辟。

道隱

劉凝之，字隱安，南郡枝江人也。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拒其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辟召並不就。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修百姓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荊州年飢，義季慮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携妻子

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跡，爲小屋居之。採藥服食，以終其身。

道隱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唐人。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母爲婚，娶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中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虔爲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高帝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重違其志，勅於剡縣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卒年八十六。伯玉常居一樓，上仍葬樓所。孔珪從其受道法，爲於館側立碑。

道儒

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年，吳郡鹽官人。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將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

照。及長篤志不倦，聞吳興東遷邵玄之能傳五經文句，假爲書師，從之受業。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于墓次。遂隱居不仕，於剡中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常近百人。性好黃老，修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禽集其掌取食。兼解陰陽書爲術數，多效驗。山陰白石村往往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於歡，歡乃往村中爲講老子，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唯有《孝經》。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瘥也。病者果愈，人問其故，答曰：善讓惡，正勝邪，病所以瘥。孔珪嘗登嶺尋歡，共談四本，歡曰：夫中理唯一，豈容有二，四本無正，失中故也。於是著《三名論》以正之。歡口不辯，長於著論。又註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齊高帝輔政後爲揚州主簿，及踐祚乃至，稱山谷臣。進《政綱》一卷，優詔稱美，東歸賜塵尾素琴。知將終，賦詩言志，曰：五塗無恒宅，三清有恒舍。精

氣因天行，遊魂隨物化。鷗鵬適大海，蜩鳩之桑柘，達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自剋死日，自擇葬時，卒於剡山，時年六十四。身體香軟，蓋尸解仙化焉。還葬舊墓，木連理生於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

道儒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唐人也。少恬靜閉意榮宦，博涉文義，專修黃老。與同郡顧歡同契，於始寧東山開舍授學。建武初徵爲員外散騎侍郎之職，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屋所回。竟辭疾不就，卒。

道質

宗測，字敬微，宋徵士炳之孫也。測少靜退，不樂人間。常嘆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重祿，憂人重事乎。驃騎豫章王嶷辟爲參軍，測答府召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豫王復遣書請之，測答

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髮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慕哉。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作《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賓官在京師，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爲南郡丞，測遂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唯齋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唯與同志庾易劉虬，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建武二年徵爲司徒主簿，不就卒。測善畫，自圖阮籍遇孫登於行鄆，坐卧對之。兼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又嘗著《衡山廬山志》云。

道儒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幼而俊敏，年七歲聽叔父岳言玄寶，散言

無所遺失，岳撫其肩曰：若斯文不絕，其在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晦于邑之餘，不溪家貧，以織簾爲業。誦書口不息，鄉人號爲織簾先生。

刺史顏真卿撰《沈氏述祖德記》，表慶樹于祖碑以旌其美焉。墓在金鵝山。

道質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志性恬

精於禮傳，嘗自話訓鄉曲。或勸之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曰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之。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屋宇居止其側，時人爲之語曰：吳羌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城市。宗人吏部郎中淵、中書郎約等並表薦麟士義行，徵爲著作郎不就。乃與約等書曰：名者實之賓，本所不庶中央，無心空勤，南北爲惠，反兇將在於斯。年過八十猶手鈔，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時人以爲養身靜默所致。製《黑螻賦》以寄意，註《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老子要略》與他經數十卷。卒于家，年八十五。臨終遺教依皇甫玄晏棺中貯《孝經》一卷，穿墳二尺置棺，不設几位，四時他席玄酒而奠，子彝奉而行之。吳郡陸惠曉、張融皆爲之誄，唐

靜，不交外物。臨川王映臨州表薦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走樵採麋鹿之伍，終身毛褐。馳騁日月之車，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固辭不受。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研、白象牙筆，並贈詩曰：白日清明，青天寥亮。昔聞巢許，今睹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三年詔徵爲司空主簿，不就卒。

道儒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鄆陵人也。

沉靜有志，是非不涉於言，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玄經祕典靡不該綜，九流七略咸所精練。乃與道士王僧鎮同遊衡嶽，鄱陽忠烈王欽其風味，要與遊處，令講《老子》。遠近名士，咸來赴集。論難鋒起，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荆

州，承先與之有舊往，從之荆峽學徒，因請講《老子》。湘東王命駕臨聽，還山王親祖道並贈篇什。

道品

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也。十歲

得葛洪《神仙傳》，讀之謂人曰：仰青雲睹白日，不覺爲遠矣。神儀明秀，朗目疏眉，細形長額聳耳，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耻。善琴棋，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侍讀。除奉朝，請先生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勅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乃山中立館，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劄即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孫遊嶽，受符圖經法，徧歷江左諸名山，訪求楊許諸真跡。嘗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正，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

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安得爲今日之事。先生爲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弟子賓客居其下，與物遂絕。特愛松風，欣然聞其響。有時獨遊泉領，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本草。帝代歷年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會，云修道所須也。深慕張良爲人，云：古賢無比。齊末爲讖曰：水刃木爲梁。及梁武兵至薪城，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聞議禪，代先生授引圖讖，數家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帝既早與之遊，即位恩禮逾篤。先生已得神符祕訣，神丹屢成而輟。帝每給藥物，又服所製飛丹有驗，益敬重之。得所上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曆至己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勅招之，錫以鹿皮巾。唯畫兩牛以答，一牛散放水草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

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數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以修上道，自隱處四十許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先生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既妙解術數，逆知梁祚將覆。預製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應昭陽殿，化作單于宮。祕詩在篋，化去。後門人方稍出之。太同末士人競談玄理，不習武事，比侯景篡果在昭陽殿。逆期先知去日，爲告逝篇。大同二年卒，年八十一。贈中散大夫，謚貞白先生。所著山世書數百卷，弟子受法者三千餘人。從子栩撰《華陽隱居陶先生本起錄》，《吳興謝淪撰》，《陶先生小傳》，《李渤撰梁》，《茅山貞白先生傳》，賈嵩撰《蓬萊都水監陶真人內傳》。宣和封宗元翊教真人誥，誥詞曰：朕膺琅霄之景命，握龍漢之寶符。蓋將敷暢靈音，恢崇道化。闡微言於至教，薦休命於列真。蓬萊都水監陶隱居振跡榮羅，濯

精華，闕神交，無累跡，雖相於山中，誠感夙通。賦已仙於海上，顧德名之莫擬，豈妙蔭之敢忘，尚都顯號之榮，永介涵生之祉。

玄品錄卷之三

玄品錄卷之四

句曲外史吳郡海昌張天雨集

南史

道品

周子良，字元和，茅山陶隱居之弟子也。本豫州汝南縣人，寓居丹陽建康西鄉清化里。祖文朗宋江夏王國左常侍所生，父耀宗文朗第五子，郡五官掾，早卒。繼父耀旭，揚州議曹從事。母永嘉徐淨光懷娠五月，夢室中仙聖皆起行四面來遶己身，以建武四年丁丑歲正月二日人定時生。十歲隨母還永嘉，天監七年隱居東遊海嶽度嶠，至永嘉憩于天師治堂，而子良始已寄治內住，時年十二。因求入山服節爲弟子，始受《仙靈錄》、《老子五千文》、《西嶽公禁虎豹符》，便專心於香燈之務。凡好書畫，人間雜伎經心則能。後隨往南霍及反木溜，十一年從還茅嶺，進受《五嶽圖》、《三皇內文》。十二年秋

其家中表親族來投山居，乃出，就西阿別解住。子良密受靈旨、降真接仙。而隱居未嘗有疑。蓋自十四年乙未歲五月二十三夏至日，忽爾寢卧彌綸，良久乃起，是爲感降之始。其年十月二十七日，日跌後平卧尸解，時年二十。隱居料理篋蘊而永無遺記，十一月甲

子旦因往燕口洞，果得一大函書。遂登崎嶽鉤取，拜請將還，即是從來受旨所封。函中皆散紙雜糅，乃依日月次第類爲《周氏冥通記》四卷。隱居又撰《周玄人傳》於記前，進之武皇帝。子良蓋三生學道，初生周達家，次生劉偉家。其學道精勤之福方流今身，已經三過上仙籍。其中或犯非法而復落去，故經生死乃遂始得保命府，改名太玄，字虛靈，爲保籍丞。後更奏東華爲保晨司，而刻名紫玉之簡者矣。衆真降教玄旨，具于本記中也。

道術

孫文韜，一名韜，字文藏，會稽剡縣人。入茅山師隱居，參受真法。及見楊許三真手書上經，稍學模寫，遂大

巧妙。後學大王書，殊有深分，當時稱之。華陽南洞九錫文碑，許長史舊館壇碑，並韜之跡也。南洞碑陰云：文韜心柔容毅，跡方智圓，既業不群物，故異簡刊焉。所謂異簡之刊，山中絕考矣。

道儒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博極經史，尤精《周易》、《老子》義。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引爲學士。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徧乃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筦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高。翫清虛，則糝糠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途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於茅山，有終焉之志。樞少屬離亂，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陳元嘉元年文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晚年目精洞黃，能視閭中物。有白燕一雙，巢其庭樹。馴狎闌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

十年。大業十三年卒。撰《道覺論》行于世。

道品

薛彪之，晉陵人。少不狎俗，無羨榮秩。齊建武二年，停東川採訪真祕，三年乃反。啓勅於句曲大茅東嶺洞天館行道，松餐澗飲，彌歷年歲也。館即晉真人任敦成道之所，壇竈猶存，殊有靈驗。先生是以訪古求真，而即地焉。

隋

道術

徐則，東海剡人也。幼沉靜寡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精於論議，聲擅都邑。則嘆曰：名者實之寶，吾其爲寶乎。遂懷栖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從學者數百人。陳太建中，應召來憩至真觀，期月辭入天台山。因絕粒養性，所資惟松朮而已。雖隆冬沍寒，不衣綿絮。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而謂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時晉王廣鎮揚州，

聞其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有一，王來召我，徐君之言信而有徵矣。遂詣王，王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五更而死。肢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無變。王遣使送還天台藏之。時自江都至于天台，在道人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具分遺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柩至，方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王聞而益異之，遣畫工圖其像，柳詵爲之贊云。

張羨初仕後周，爲司成中大夫，撰老子莊子議凡五十二篇，名曰《道言》。

唐

道品

王遠知，瑯琊人。祖景賢，梁江州刺史，父曇選，陳揚州刺史，母駕部郎中丁超女也。嘗晝寢，夢靈鳳集其身，因

而有娠，又聞腹中啼聲。沙門實誌謂曇選，日生子當爲神仙宗伯。遠知生於梁大通二年，少聰敏，博綜群書。初師宗道先生臧矜，後入茅山嗣修陶隱居經法。陳主聞其名，召入重陽殿令講論，甚見嗟賞。及隋煬帝爲晉王鎮揚州，使王子相柳顧言相次召之，遠知乃來謁見，斯須而鬚髮變白，王懼而遣之，頃復其舊。煬帝幸涿郡，員外郎崔鳳舉就邀之，見於臨朔宮，帝躬執弟子禮，勅都城起玉清玄壇以處之。及幸揚州，諫不宜遠去京國，帝不能從。唐高祖之龍潛也。遠知嘗密傳符命。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與房玄齡微服以謁之，迎謂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實告，遠知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愛。太宗登極，將加重位，固請歸山。貞觀九年，勅潤州於茅山置太平觀，並度道士，降璽書曰：先生操履夷簡，德業冲粹。屏棄塵雜，栖志玄虛。吐故納新，食芝餌朮。念衆妙於三清之表，返華髮於百齡之外。道邁前列，聲高自古。非夫得祕訣於

金壇，受幽文於玉笈者，孰能與於此乎。朕昔在藩朝早獲問道，眷言夙範，無忘寤寐，近覽來奏請歸舊山，已有別勅。不遺高志，並許置觀，用表夙心。未知先生早晚以屆，江外所營棟宇，何當就功。佇聞委曲副茲引領，近已令太史令薛頤等往詣，令宣朕意。其年八月十四日謂弟子潘師正曰：吾見仙格，以吾小時誤傷一童子吻，不得自白日昇天，見署少室伯。將行在即，至十六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寢，顧問侍者曰：日時早晚。對曰：辰時。曰：好。即整冠而化，年一百二十六歲。調露二年，贈太中大夫，謚曰：昇真先生。則天嗣聖，加贈金紫光祿大夫，天授二年改謚曰：昇玄先生，時稱王法主云。

道言

徐洪客，泰山道士也。隋亂貽李密書曰：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以成功。宜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

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致堂胡君曰：洪客之謀奇而正，非惟李密不及，唐諸人皆不及也。天下未嘗無才，或隱屠販寄於盜賊。洪客魏徵優遊黃冠中，而抱匡時之略，懷濟世之具，而人不知也。隋煬無道，民怨可也，軍叛可也，士大夫去之可也。爲道士栖身煙霞，脫跡塵垢。人君得失，天下理亂，何預己事。而慷慨發言，深達要領，勸人決策，直取獨夫。詩云：人之秉彝，好是懿德。其此之謂矣。然李密不足與言，洪客無乃未知。晉陽興師，或無路自達，聊於蒲城公發之耶。以此一言，觀其人胸中之奇固多矣。而迄不自見，雖太宗得天下，亦寂無所傳聞，豈已死歟，抑如黃石公魯仲連之流歟。嗚呼，可謂高士矣。

道權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棄貨產不營，有大志。隋亂隱爲道士。後佐太宗，以直諫勸行仁義。致貞觀太平，爲一代宗臣。《唐書》本傳不備錄。

道術

薛頤，河東汾陰人。少好玄言。大業中去俗爲道士，解天文律曆。煬帝時引入玉清觀內道場，亟令章醮。武德初遣直秦府，頤嘗密謂秦王曰：德星守秦分，王當有天下，願王自惜也。累遷至太史令。貞觀中將封禪泰山，有彗星見，頤因言考諸玄象，恐未可東封。會褚遂良亦言其事，於是乃止。頤後上表請復爲道士，太宗爲置紫府觀於九變山，拜頤中大夫，行紫府觀主事。又勅於觀中建一清臺，候玄象，有灾祥、薄蝕謫見等事，隨狀上聞。前後所奏與京臺李淳風多相符契，淳風在隋亦嘗爲道士，號黃冠子，以論撰自見云。

道隱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隋末大儒也。績累應孝悌廉潔舉，授祕書正字不樂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大亂，遂解去，嘆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

間有隱士仲長子光者，服食養性。績慕其真素，徙與相近，子光瘖未嘗交語。嘗與對酌，悠然歡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床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輒渡河還家，愛遊北山東皋，因號東皋子。乘牛經酒肆，或留數日。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答曰：良醞可戀耳。貞觀十八年卒。

道品

葉法善，括蒼人也。自曾祖三代爲道士，皆傳卜筮、攝養之術。少受符籙，能厭劾鬼神。顯慶中高宗聞其名，徵詣京師，將加爵位，固辭之。留內道場供待特異，高宗時廣徵方士，合鍊黃白。法善上言金丹難就，徒費財物，有虧政理，請柬其真僞。帝然其言，因令法善試之，出者九十餘人，遂一切罷之。法善自高宗、則天、中宗歷五十年，常往來名山，數召入禁中，盡禮問道。睿宗即位，稱其有冥助之功，先天

二年拜鴻臚卿，封越國公。仍依舊爲道士，止於京師之景隆觀。贈其父慧明銀青光祿大夫，歙州刺史李邕撰碑。當時尊寵莫與爲比。法善生於隋大業之丙子，卒於開元之庚子，凡百七歲。八年詔曰：故道士鴻臚卿員外置越國公葉法善，天真精密，妙理玄暢。包括祕要，發揮靈奇。固以冥默難源，希夷罔測。而情栖蓬閭，跡混朝伍。保黃冠而不杖，加紫綬而非榮。卓爾孤秀，泠然獨往。勝氣絕欲，貞風無塵。金骨外聳，珠光內耀。斯乃體應中仙，名昇上德。朕嘗聽政之暇，屢詢至道。公以理國之法，數陳昌言。謀參隱諷，事宣弘益。嘆徽音之未泯，悲形解之俄留。曾莫整遺殲，良奄及水。惟平昔感愴于懷，宜申禮命，式旌泉壤，可贈越州都督。

道品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嘆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適小難爲用

耳。周宣帝時以王室多故，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嘗謂所親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即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廣成，豈虛言哉。將加以爵位，固辭不受。顯慶四年高宗拜諫議大夫，又固辭。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知名之士宗令文、孟詵、盧照鄰等執師資之禮以事焉。思邈嘗從幸九成宮，照鄰留在其宅。時庭前有病黎樹，照鄰爲之賦，其叙曰：癸酉歲余臥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孫思邈處士居之。孫君道合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耳。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閎安期先生之儔也。照鄰有末疾，醫所不能愈，乃問其道何如。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

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而爲霜雪，張而爲虹霓，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爲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孛彗飛流，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瀆涸竭，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弭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犀犀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行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復問養性

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逆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爲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如此則人事畢矣。思邈自云：開皇辛酉歲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話周齊，問事歷歷如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然又視聽不衰，神采甚茂，可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魏徵等受詔修齊、梁、周、陳、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思邈口以傳授，有如目睹。太子詹事盧齊卿，童幼時請問人倫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孫當爲屬使，可自保也。後齊卿爲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爲徐州蕭縣丞。蓋初謂齊卿之時，溥尚未生而預知其事。凡諸異跡多類

此。永淳九年卒，遺令薄葬，不藏冥器，祭祀無牲牢。經月餘顏貌不改，舉尸就木，猶若空衣，時人異之。註《老子》《莊子》，撰《千金方》三十卷，《攝生真錄》、《枕中素書》、《三教會》各一卷，並行于代。

道術

周隱遙，字息元，居洞庭苞山。自云角里先生之後，山有其祖用。里村言其世數人得道，隱遙精修太陰鍊形之術，不以晝夜更動息，不以寒暑易纖厚，不食而甚力，雖飲而無漏。貞觀中召至長安館，於內殿問修息之道，對曰：臣所修者，匹夫之事，功不及物。帝王一言之利，萬方蒙福，得道之效速於臣。人區區所學，非萬乘所宜留意。懇求歸山，詔遂其所適。他日贊皇李德裕聞其有道，建寶曆崇元聖祖院爲供養之所，院在句曲山華陽南洞前，令狐楚有記。

道隱

田遊巖，京兆三原人。初補太學生，後罷歸，遊於太白山。每遇林泉，

會意輒留不能去。其母及妻子並有方外之志，與遊巖俱遊山水。二十餘年後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由東鄰。調露中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問勞其母。遊巖山衣田冠出拜，帝令左右人扶止之，謂曰：先生養道山中，比得佳否。遊巖曰：臣泉石膏肓，煙霞痼疾。既逢聖代，得遂逍遙。帝曰：朕今得卿，何異漢獲四皓乎。元超曰：漢高欲廢嫡立庶黃綺方來，豈如陛下崇重隱淪，親問巖穴。帝於是甚歡，因將遊巖就行宮并家口給傳，赴都授崇文館學士，令與太子少傅劉仁軌談論。帝後將營奉天宮幸嵩山，遊巖舊宅先在宮側，特令不毀，親書題額懸其門，曰：隱士田遊巖宅。

道質

盧鴻一，字顥然，本范陽人，徙家洛陽。少有學業，頗工篆籀楷隸。隱於嵩山，開元初遣使備禮，再徵不至。五年下詔曰：朕以寡薄忝膺大位，嘗恨玄風久替，淳化未昇，每用翹想遺賢，冀聞上皇之訓。以卿黃中通理，鈞

深詣微，窮太一之道，踐中庸之德，確乎高尚，足侔古人。故比下徵書，仁諧善績。而每輒託辭，拒違不至。使朕虚心引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滋恭之命。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趣耶，將縱欲山林不能反乎。禮有大倫，君臣之迹不可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為難，便勅齎束帛之貺，重宣斯旨，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鴻一赴徵，六年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子言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

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上別召昇內殿，賜之酒食，詔曰：盧鴻一應辟而至，訪之至道，有會淳風，爰舉逸人，用勸天下，特授諫議大夫。鴻一固辭，又制曰：昔在帝堯全許由之節，緬惟大禹聽伯成之高，則知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遯之時義大矣哉。嵩山隱士盧鴻一抗迹幽遠，凝情篆素，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雲卧林壑，多歷年載，傳不云乎。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是乃飛書巖穴，備禮徵聘，

方佇獻替，式弘理政，而矯然不群，確乎難拔。靜己以鎮其操，洗心以激其流，固辭榮寵，厚風俗不降其志。用保厥躬，會稽延陵，未可名屈。太原王霸終以病歸，宜以諫議大夫放還山，歲給米百石，絹五十疋，充其藥物。仍令府縣送隱居之所，若知朝廷得失，具狀以聞。將還山又賜隱居之服，並及草堂一所，恩禮特厚。鴻一有草堂圖十志，好事者傳寶之。

道儒

白履忠，陳留浚儀人也。博涉文史，嘗隱居于古大梁城，人號為梁丘子。景雲中徵拜校書郎，尋棄官去。開元十七年刑部尚書王志愔表薦履忠，隱居讀書，貞苦守操，有古人之風，堪為入閣侍讀。及徵至京師，履忠辭以老病。詔曰：處士前祕書省校書郎白履忠，學優細簡，道賁丘園，探蹟以見其微，隱居能達其志。故以汲引洙泗，物色夷門，素風自高，玄冕非貴，几杖云暮，章秩宜加。俾承禮命之優，式副寵賢之美，可朝散大夫。履忠尋表

請還鄉，手詔曰：孝悌立身，靜退勵俗，年過耆耄，不雜風塵。盛德與聞，通班是錫，豈惟旌賁山藪，實欲獎勸人倫。且遊上京，徐還故里。乃停留數月而歸。著《三玄精辯論》一卷，註《老子》及《黃庭內景經》，有文集十卷。

道品

潘師正，字子真，貝丘宗城人。少喪母，廬於墓側，以至孝聞。大業中度爲道士，師事王法主，盡以道家隱訣及符籙授之。師正清靜寡欲，居於嵩山之逍遙谷積二十餘年，唯服青餽飯松葉飲水而已。高宗幸東都，因至谷中，見其蕭然獨處，惟一薜荔繩床將朽，惻然問師正：山中何所須。對曰：所須茂松清泉，此山中不乏。又命作符書，辭曰：不解符書。帝與天后嘆異之而去，明日步輦載至行宮，與語留連，信宿乃還。尋勅所司於其所居造崇唐觀，嶺上別立精思院以處之。復改置奉天宮，又勅所司於逍遙谷口特開一門，號曰：仙遊門。又於苑北面置尋真門，皆爲師正立名焉。數步輦迎至

之時，太常奏新造樂曲，帝令以祈仙、望仙、翹仙爲名，前後賜詩凡數十首，甚見尊禮。永淳元年將卒，謂弟子曰：吾默遯於此，乃復過勞世主驚擾靈嶽，誠罪人也。汝等學道，不厭深眇。卒時年九十有八。帝與天后追思不已，贈太中大夫，謚體玄先生，詔司功王適撰碑文。

道術

劉道合，陳州宛丘人。初與潘尊師同隱嵩山。高宗聞其名，令於隱所置太一觀以居焉，數召入宮。及將封泰山，屬久雨，帝命於儀鸞殿作止雨之術，俄而霽朗。帝大悅，即令馳傳先登太山以祈福祐。前後賜賚，皆散與貧乏。高宗嘗命其合還丹，丹成而上之。咸亨中卒。及帝營奉天宮，遷道合之殯室。弟子開棺，將易衣改葬，其尸唯空皮，而背上開折，有似蟬蛻，盡失其齒骨，衆謂尸解。高宗聞之，嘆曰：劉尊師爲朕合丹，乃自服仙去矣。其所上者卒無異焉。

道品

司馬子微，一名承禎，字子微，河內溫人。周晉州刺史瑯琊公裔孫。少好學，薄於爲吏，遂爲道士，事潘師正，傳其符籙及辟穀、導引、服餌之術。師正特賞異之，謂曰：我自陶隱居傳正一之法，至汝四葉矣。子微嘗徧遊名山，乃止於天台山。則天聞其名，召至都，降手勅贊美之，及將還，勅麟臺監李嶠餞之於洛橋之東。景雲二年睿宗遣其兄承禕就天台山迎之京師，入宮中首問陰陽術數之事，對曰：《道德經》言爲道日損，損之又損，至於無爲。且心目所知見者，每損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增其智慮哉。帝曰：理身無爲則清高矣，理國無爲如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曰遊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道也。帝嘆息曰：廣成之言，卽斯是也。子微固辭還山，仍賜寶琴一張及霞文帔而遣之，朝中名士贈詩，

李適爲倡屬和三百餘人題曰白雲記。盧藏用因指終南山謂先生曰：是中最佳，何必天台。答曰：以余觀之，仕宦之捷徑也。藏用有慚色，蓋其初隱於終南云。開元九年玄宗遣使迎入京，親受法籙，前後賚賜甚厚，十年駕還西都，子微又請還天台，玄宗賦詩贈行。十五年復召至都，勅於王屋山自選形勝，置壇室以居焉。子微因上言五嶽洞府各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從神仙皆有名數，更請立齋祠之所以別山林之神。玄宗從其言，因勅五嶽各置真君祠一所，其像設制度依按道經創意爲之。子微工篆隸書，玄宗命以三體寫《老子經》，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爲真本而奏上之。勅所居爲陽臺觀，上自題其額，賜絹三百疋以充藥餌之用。年八十九卒於王屋，其弟子表稱解去之日有雙鶴遶壇，及白雲從壇中涌出，上連于天。而師容色如生，玄宗深嘆之，乃下制曰：司馬子微心依道勝，理會玄遠。徧遊名山，

密契仙洞。存觀其妙，逍遙自得之場。歸復其根，宴息無何之境。固以名登真格，位在靈官。林壑未改，遐霄已曠。言念高烈，有愴于懷。宜贈徽章用光丹籙，可贈銀青光祿大夫，謚貞一。仍御製碑文，韋渠牟作傳。

道華

吳筠，字貞節，華州華陰縣人。少通經，善屬文，舉進士不第。性高潔，不奈流俗。入嵩山，依潘尊師爲道士，傳正一之法。苦心鑽仰，乃盡通其術。開元中南遊金陵，訪道茅山，久之遊天台觀滄海，與有名士相娛樂。文辭傳京師，玄宗聞其名，遣使徵之。既至，召入大同殿，與語甚悅，令待詔翰林。一日問以道術，對曰：道術之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文辭蔓語徒費紙劄耳。又問神仙修鍊之事，對曰：此野人事，當以歲月功行求之，非人主所宜問。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重之。賜號宗元先生。天寶中李林甫楊國忠用事，綱紀日紊，筠堅求還嵩山，累表不許，乃詔於嶽觀別立道院。

祿山將亂，求還茅山。許之。既而中原大變，江淮多盜，乃東遊天台剡中。與李白、孔巢父爲方外交。有文集二十卷，權德輿爲序，其《玄綱三篇》、《神仙可學論》等，爲達識之士所稱。筠之在翰林特承恩寵，高力士好佛，故嘗短筠於上前，乃堅求放外。然其辭理宏深，文彩煥發，每製一篇，人爭傳寫。雖李白之高放，杜甫之雄雅，能兼之者，其唯筠乎。

道權

李泌，字長源，本居鬼谷。七歲知爲文。開元十六年以奇童召對，張九齡尤所獎愛，呼爲小友。及長博學，善治《易》。常遊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黃帝九鼎議，帝憶其蚤慧，召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已謁見，陳天下成敗事。帝悅，將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衆指曰：黃衣者聖人，白衣者山人。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侍上皇，中

爲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是朕父子資。卿道義云：崔圓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治室廬山中。泌嘗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以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初泌不肉食，因賜第詔強食肉。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饟漕，以勞進禮部尚書。三年同平章事，帝嘗從容言：盧杞清分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奸，朕初不覺也。對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置建中之禍，李揆和蕃顏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又楊炎羅不致死，杞擠陷之，而相關播懷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卿言誠有之，然建中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俄加崇文館學士，修國史。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因賜大臣戚

里尺謂之裁度，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爲三令節，皆賜緡錢。燕會四年八月日蝕東壁，泌口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明年果卒。泌出入禁中，事四帝，數爲權倖所嫉，嘗以智免。且時時儻議能寤人主，亦自有建。明柳玘稱兩京之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云。

道品

李含光，廣陵江都人。本姓弘，避則天諱易焉。家世業儒，父孝威，號貞隱先生，精黃老之術。神龍初含光以清行度爲道士，居龍興觀。開元十七年，從司馬子微於王屋山，一見目之曰：真玉清之容也。居嵩陽二十餘年。司馬仙去，玄宗召詣闕，與語嘆曰：吾見含光，知司馬真人猶然在世。一日問及金鼎，對曰：道德公也，輕舉公中之私耳，時見其私，聖人存教，若求生詢欲，則似繫風。玄宗深感異之，召居陽臺觀。歲餘稱疾，乞歸茅山，纂修經法。天寶四年十二月命中使齎璽

書徵之，既至館，於禁中每欲咨稟，必先齋沐，請傳道法。辭以疾，復求還山。乃特勅楊許故宅紫陽觀以居之，御製詩餞別，禁山中採捕魚獵，食葷血者不得入。時經誥真跡已多散逸，奉詔搜訪，備得寶書進上之復召。山人王旻請含光楷書上經十三紙以補闕，若曰：欲得神仙，手筆代代相續耳。七年三月十八日玄宗受三洞經錄于大同殿，遙禮度師，賜號玄靜先生，法衣一襲以伸師資之禮。大曆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坐蛻于紫陽別院，執簡如生，時年八十有七。以左玄大夫贈，正議大夫顏真卿柳識撰碑，並刻開元手詔二十四通于石。

道華

張志和，字子同，初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父遊朝好道，通莊列二子書，著《象罔》、《白馬》證諸篇佐其說。母留夢楓生腹上產志和。年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得待詔翰林，授右金吾衛錄事參軍。後以親喪不復仕，居江湖，自謂煙波釣徒。著《玄真子》十二卷，

因以爲稱。又述《大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有五。兄浦陽尉鶴齡恐其遁世不返，爲築室會稽東郭。茨以生葛，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櫻屨，閉門十年。浙江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少遊往見，爲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巷曰迴軒巷。又爲創橋以達其居，行者謂之大夫橋，遂作告大夫橋文以謝之。鳴根杖拏，隨意所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肅宗嘗錫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名夫曰魚僮，婦曰樵青。人問其故，魚僮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柁，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脩問：孰爲往來者。答曰：太虛

作室而共居，明月爲燈以同照，與四海諸公未嘗離別，何有往來。顏真卿爲吳興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舴艋既敝，請爲更之。志和曰：儻惠漁舟，願爲浮家，泛宅沿沂江湖之上，往來蒼雪之間，即野夫之幸矣。其談諧辯捷，皆此類也。好畫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舞筆、飛墨，應節而成。憲宗圖其漁歌，求之不能致。爲御史李萼寫圖

幃，千變萬化，觀者愕眙。在坐六十餘人，各署姓名爵里于其下，志和悉以兩言，目之潛皆屬對，舉席嘆駭。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疏，故顏公作浪跡先生碑云：視軒裳如草芥，屏嗜慾若泥沙。希跡乎道丈夫，同符乎古作者。李德裕亦稱其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道華

賀知章，會稽永興人。少以文辭知名，舉進士用。陸象先薦以國子四門博士，轉太常博士，累遷至禮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又充皇太子侍讀十三年。玄宗封東嶽，召知章講定儀註。因奏名昊天上帝君位，五方五帝臣位，帝號雖殊，君臣異位。陛下享君位于壇上，群臣祀臣位於壇下，誠足垂表來葉爲變禮之大者也。然禮成於三獻，亞終合於一處。上曰：朕正欲如是，故問卿耳。於是勅三獻於行事五方帝及諸神座於下壇。行事後，遷太子賓客銀青光祿大夫兼祕書監。知章性放曠，善談笑，當時賢達皆傾慕之。

天寶三載，因病夢遊帝居，乃上疏請爲道士，求還鄉里，捨本鄉宅爲觀。先是表乞永周湖數頃爲放生池，詔許之，復賜鑑湖剡中一曲。勅其觀爲千秋觀，命其子典設郎曾爲會稽郡司馬，以便奉養。御製詩贈行，並序曰：天寶三載太子賓客賀知章鑒於止足，抗歸老之疏，解組辭榮，志期入道。朕以其夙存微尚，年在遲莫，用脩掛冠之事，俾遂赤松之遊。正月五日將歸稽山，遂餞東路，乃命六卿庶尹三事大夫供帳青門，寵行邁也。豈惟崇德尚齒，亦將勵俗勸人。毋令二疏，獨光漢冊，乃賦詩贈行。凡預茲宴，皆宜屬和。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環中得祕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群公悵望深。皇太子已下，咸就餞別。因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祕書外監。晚尤縱逸，遨遊里巷。每醉後屬詞文不加點，尤善草隸書，與吳郡張旭齊名。還鄉壽養，卒年八十有六。肅宗以侍讀之舊，乾元元年十一月詔曰：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器

識夷澹，襟懷和雅，神清志逸，學富才雄。挺會稽之美箭，蘊崑崗之良玉。故飛名仙省，侍講龍樓。常靜默以養閒，因譚諧而諷諫。以莫齒辭祿再見欵，誠願追二老之蹤，竟遂四明之客。允叶初志脫落朝衣，駕青牛而不還，狎白鷗而長往。舟壑非昔，人琴兩亡。惟舊之懷有深，追悼宜加縟禮，式表哀榮，可贈禮部尚書。

玄品錄卷之四

①「弟」原爲「帝」，據文義改。
②「生」原爲「主」，據文義改。

玄品錄卷之五

句曲外史吳郡海昌張天雨集

唐

道華

李白，字太白，山東人。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父爲任城尉，因家焉，白有知鑒客并州，識汾陽王郭子儀於行伍間，稱爲人傑。而志尚道術，謂神仙可致，不讀非聖之書，恥爲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李陽冰所謂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驅馳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少與魯中儒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等隱於徂徠山，酣歌縱飲，時號六逸。天寶中客遊會稽，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既而玄宗召筠赴京師，筠薦之於上，遣使召白入見，與語以七寶床，賜食與筠俱待詔翰林。白既嗜酒，玄宗欲製新樂，府亟召白，已醉卧酒肆。召入以水灑面，即令秉

筆，頃成清平調詞三章，帝嘉之。嘗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鞵，由是被讒放去。乃浪跡江湖，終日沉飲。時侍御史崔宗之謫金陵，與白詩酒倡和。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嘯傲，傍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天台司馬子微亦謂：白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後因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于齊州紫極宮，製青綺冠帔一副，將東歸蓬萊，仍羽人駕丹丘耳。世以爲太白之精，一號上清鑒逸真人。

道術

孟詵，汝州梁人也。舉進士，垂拱初，累遷鳳閣舍人。詵好方術。睿宗在藩召，充侍讀長安中，爲同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神龍初歸伊陽之山第，以藥餌爲事。詵年雖晚，莫志力加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者，常須善言莫辭口，良藥莫離手。睿宗即位召赴京師，將加大用，固辭衰老。景雲中優詔賜物百段，勅令每春秋二時

給羊酒糜粥。開元初河南尹畢構以詵有古人之風，改其所居爲子平里。卒年九十三，撰《家》、《祭》、《禮》各一卷，《補養方》三卷。

張果，不知何許人也。嘗著《陰符經玄解》，盡其玄理。後授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

道默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人莫能測其所爲。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鹿鞞，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緝木葉自蔽，贈遺一無所受。嘗織芒屨置道上，見者曰：此朱居士屨也。爲鬻求茗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爲屨草柔細，環促結密，人爭躡之。高士廉爲長史，脩禮迎致之，降階與之語，不答瞪視而出。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臣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薄賦歛，州大治。屢遣人存問，見輒走林草自匿云。

道術

王希夷，徐州滕縣人也。孤貧好

道。父母終，爲人牧羊收傭以供葬。葬畢，隱於嵩山。師道士黃頤向四十年，盡傳其閉氣導養之術。頤卒，更居兗州徂徠山中，與道士劉玄博爲棲遁之友。好《易》及《老子》，嘗餌松柏葉及雜花散。景龍中七十餘歲，氣力益壯。刺史盧齊卿就謁致禮，因訪以治人之術，希夷曰：孔子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終身行之矣。及玄宗東巡，勅州縣以禮徵至駕前，年已九十六。上令中書令張說訪以道義，宦官扶入宮中，與語甚悅。開元十四年下制曰：徐州處士王希夷絕學棄智，抱一居貞，久謝囂塵，獨往林壑。朕爲封巒展禮，側席旌賢，賁然來思，克應嘉召。雖迂綺季之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於尚齒。可朝散大夫，守國子博士。聽致仕還山，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賜衣一副絹百疋。

道默

武攸緒，則天后兄惟良子也。恬澹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

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固辭，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爲。攸緒廬巖下，如素遁者。后遣其兄攸宜敦喻，卒不起，后乃異之。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錙高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幃癭栝諸物，塵皆流積不御也。暮年肌肉消眚，瞳有紫光，晝能見星。開元十一年無疾卒。攸緒當諸武赫焰，未嘗輒出，卒不蹈其禍云。

道隱

秦系，字公緒，越州會稽人。天寶避亂剡中，後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相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下穴石，爲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刺史薛播數往見之，歲時致羊酒，而系未嘗至城門。其後東度秣陵，隱於茅山。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爲立亭，號其山爲高士峰云。

道品

張蘊，字藏真，晉陽人。所居洪州山中，因號洪崖子。身長七尺五寸，鬚眉秀異。工琴書，善長嘯。開元中明

皇召見于湛露殿，授太常卿，累加至司徒，辭曰：陛下何惜一丘一壑，不令臣追跡巢由。還山服氣絕粒，好畜古物。嘗乘雪精騾，侍者五人。橘栗葛柎木常所服者，垂雲笠、六角扇、方木鏡、葛木如意、魏惠壺諸物，朱衣席帽出入人間，望之真神人焉。所著書有《老子》、《周易》、《三禮》、《穀梁註》、《河東記》三十卷，《大周昌言》十卷。《豫章記》曰：隋開皇間改豫章爲洪州先生，蓋上古有道之士復見於隋唐間云。按《真誥》洪崖先生今爲青城真人，墓在武威姑臧縣。

五代

道言

張薦明，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晉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者妙，萬物以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薦明聞

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祖益善之，賜號通玄先生。

道華

鄭遨，字雲叟，滑州人。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拂衣遠去，乃入少室山爲道士。聞華山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鉤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世自爲三高士。節度使劉凝以寶貨遺之，一無所受。唐明宗召以左拾遺，晉高祖召以諫議大夫，皆不應。賜號逍遙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遨好飲酒奕棋，爲詩章，寫縑素。人間傳爲寶玩，或圖其形于屋壁，瞻禮之。跡雖遠而名愈彰，與夫石門荷蓀之徒異矣。

道質

閻丘方遠，字大方，舒州宿松人。幼慧辯，學《易》於廬山陳玄悟，問大旨於香林左玄澤，澤奇之。後居仙都山隱真巖，從劉處靖修出世之術，而子史群書不忘披覽，嘗自言葛稚川陶貞白，吾之師友也。註《太平經》爲三十篇，備盡樞要。唐景福二年錢鏐謁于餘杭大滌洞，築室以安之，表上其行業，昭宗累徵之。方遠以天文推尋秦地將欲荆棘，唐祚當革侔之，園綺無出，山林竟不起。乃降詔褒異就頒命服，賜號妙有大師玄同先生。由是真靈事跡顯聞吳楚，門下弟子二百餘人。廣平程紫霄應召於秦宮，新安聶師道行教於吳國，安定胡謙光魯國孔宗魯皆得其奧者。天復二年二月十四日，沐浴端坐而化。葬于大滌之白鹿洞，錢武肅王夢騎鶴訪別。

道質

聶師道，字宗微，新安歙人也。性穎悟真淳，言行謙謹，養親以孝聞。師閻丘大方，即郡之東山建問政山房。

嘗覽《內傳》，見服松脂法，入百丈山採松脂，遇蔡真人父子及彭真人。一入山遽逢三仙人一日夜，人間月餘矣。其寔精習之命也，師道深自嘆異。每林中拾薪斲藥，虎豹弭尾從之，或以薪藥負其背上，送歸而去。歛之近山獸不傷人，皆師道有以感之也。母問師道遊學所益，具陳其事，喜而曰：汝以孝養我，以道資我，何幸爲汝母矣，此蓋宿慶所及。出遊南嶽九嶷，擬尋梅真人、蕭侍郎於玉笥，梅即南昌尉福，蕭即子雲，字景喬，梁之公子。自東陽太守避侯景亂，全家入山，二君俱得道此山。一日遊郁木坑，乃遇謝通脩，自言本居南嶽，與彭蔡同隱。携至所居，授以《素書》一通。復還問政三十餘年，每焚修，即以彭、蔡、謝真形瞻禮。吳太帝霸江淮，聞其名，徵至廣陵，建玄元宮爲所居，賜號逍遙大師問政先生。居廣陵又三十年，弟子五百餘人。後乃隱化而往，絕世思望，而問政山屢有雲鶴見。歛之鄉里親族以爲師道之還故鄉，若令威之歸華表也。有詔褒

贈曰：詢諸贈典，繫乃彝章，啓有厥由，子何不舉。故淮浙宣歙管內，道門威儀。逍遙大師，問政先生，爲國焚修，大德賜紫。聶師道早通玄理，夙契真風，野鶴不群，孤雲自在。昔太祖創基之際，已命焚修，及元勳匡國之初，早曾瞻敬眷言，素業實冠玄關。雖昇遐屢歷於光陰，而遺懿益隆於寰宇。況教門上請，台輔奏陳，且將啓玄墟，即回故里，是用加之峻秩，錫以崇階式表，休恩庶昭往行，可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問政先生。

宋

道品

陳搏^①，字圖南，譙郡人。小時戲渦水，上有青衣嫗抱乳之曰：令汝永無嗜欲，聰明過人。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去隱武當山，辟穀鍊氣。作詩八十一章，號《指玄篇》。後唐明宗封爲清虛處士，俄徙華山雲臺觀，常閉門卧，累月不起。周世宗召至禁中，驗之

信然。顯德末乘白驪將入東都，聞宋太祖即位，大笑曰：天下定矣。太宗時召之，圖南疏辭曰：臣性同猿鳥，心若死灰，不曉仁義之淺深，安識禮儀之去就。敗荷作服，脫簪爲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履。苟臨軒陛，貽笑聖明。太宗再遣中謁者，必起之，且賜詩曰：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召，盡把三峰乞與君。

圖南不得已詣闕，冠華陽巾，躡草履，羽服垂紳，以賓禮見，賜號希夷先生。遣詣中書堂，使謂宰相宋琪等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入華山已四十年，計近百歲，以天下治安，故來朝覲，亦可念也。琪等遂問修養之道，答曰：聖上有天日之表正君臣，合德圖治之時勤行修鍊，何以加此。士大夫日往乞善言，皆答曰：優遊之所，勿久戀。得志之處，勿再往。識者韙之。圖南淹通群經，而尤精《易》學。蓋以授弟子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康節先生邵雍。又以太極圖授種放，放傳穆脩，穆脩傳濂溪先生周茂叔。圖南

以故數發機，先語後所以然者，世傳其有人倫風鑒。始太祖居潛曰：與趙忠獻公遊長安市，圖南遇諸途，曰：可飲乎。太祖曰：願與趙學究俱。圖南睥睨之曰：亦可也。既至酒家，忠獻苦足痺亟就右坐，圖南詬曰：紫微垣一小星，敢上次乎。引而下之其召也。太宗令見壽王，圖南及門而還曰：王門廝役，皆將相具，何必見王。由是太宗屬意真宗矣。端拱二年，豫知其終，以表來上曰：大數有終，聖時難戀。命弟子賈德昇於張超谷鑿石室，室成而逝，彌月五色雲蔽山谷不散。

道儒

王昭素，酸棗人也。早學道，尤邃於易，嘗曰：坤為十月卦，十月純陰，用事猶有陽氣在內。故齊麥先生直至坤卦之末，尚有龍戰之象，龍亦陽也，則知陽無剥盡之理。蓋陰陽者，剛柔迭用，變化日新，生生所資，而無盡者也。其於道深矣。鄉人尊其行，有訟不之官府，而獨詣決焉。開寶二年，召至講《易》，踰月求歸。特授國子博士，

以禮餞之，時已耄矣。至九十餘乃卒，其首縮入腹中，世言其能龜息云。

道言

澄隱，字棲真，常山人。通內外學，太祖征太原還，幸其居，棲真時年八十，容色甚少。太祖問其養生者，對曰：臣養生則精思鍊氣耳，帝王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清靜而民自正，無為無欲，凝神太和。黃帝陶唐享國永年，得此道也。帝大悅。其亦孫思邈之流乎。

道言

張無夢，字靈隱，鳳翔盤屋人也。與种放劉海蟾為方外交。遊天台赤城，廬於瓊臺。嘗曰：一者道之用也，其要則無方、無體、無用、無為、無為無不為矣。飛蠕蠢類皆含道性，得其道者，無所不變。小則糞蟲變蜩，大則人可變仙矣。於是觀天地變化，草木盛衰，風雲捲舒，日月還轉，水火相激，陰陽相摩之理，著《還元》百篇。真宗召見，問以長生久視之旨，對曰：臣居山中，但誦《易經》、《老子》書而已，不知

其他。因命講《易》，即說謙卦。上曰：獨說謙，何也。對曰：方當大有之時，宜守之以謙。上深然之，復命講《還元》篇，曰：國猶心耳，心無為則氣和，氣和則萬寶結矣。心有為則氣亂，氣亂則英華散矣。此還源之大綱也。真宗嗟異之，賜秩著作郎，辭不受，力丐還山。後卒於金陵，年九十九。碧虛子陳景元，其弟子也。

道言

劉烈，九江人。幼好道，遇異人，建隆中得道者。因結廬廬山，密修其道，自號虛谷子。往有譚景昇者作《化書》，烈提其要曰：太虛茫茫而有涯，太上浩浩而有家。得灑氣之門所以收其根，知元神之囊所以韜其光。若蚌內守而石內藏，藏之為元精，用之為萬靈，含之為太一，放之為太清。大率以柱下漆園黃庭為宗。嘗謂學道者，萬物不能遷其性，一心湛然而無思。時導其氣，則百骸皆適。抱純白養太玄，然後不入其機，則知神之所守，氣之所生，精之所復，何行而不至哉。

道言

張乾曜，漢天師二十四代孫也。天聖八年召至闕下，仁宗問以白日冲舉事，對曰：此非所以輔政教也，陛下苟能返古之朴，行以簡易，志盧清明，神氣完和矣，奚事冲舉。上嘉之，賜號澄素先生。

道質

傅霖，青州人。少與張忠定公詠同學，忠定既貴，求之三十年不可得。嘗慨思其人，作詩以志其意。晚年守宛丘，有被褐跨驢叩戟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霖來。閹吏走白其言，忠定怒曰：傅先生天下名士，汝何人敢斥名氏乎。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童心，是豈知世間有我哉。忠定問曰：何昔隱今出耶。曰：子將去矣，來報子耳。忠定曰：詠亦自知之。曰：知復何言。遂別去，不告所往。踰月忠定卒。

道默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衆謂之率牛。晚入南嶽觀爲道士。觀

西南七里，有紫虛閣，故魏夫人壇也。

道士以其荒寂莫肯居者，唯子廉樂居之，端默而已。人莫見其所爲，然頗嗜酒，往往醉卧山林間，雖大風雨不知，虎狼過其前不害也。故禮部侍郎王公枯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謁魏夫人壇。子廉方醉卧不能起，直視公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得輒徑醉，官人怒之。王公察其異，載與歸，月餘落莫無所言。復送還山，曰：尊師輜光内映，老夫所不測也。當以詩奉贈，既而忘之。一日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版置閣上，衆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太平興國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忽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閣不可無人，當速遣繼我者。衆益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狼狽視之，則死矣，始大異之曰：率牛乃知死日耶。即葬嶽下，未幾南臺寺僧守澄自東都還，遇子廉南薰門外，神氣清舉，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閑遊耳，寄書與山中人。澄歸乃知其死，驗其書則死日也。發其塚，杖屨而已。

道術

趙吉，代州人。既得道，行丐高安城中，故爲不潔清者。元豐三年蘇轍子由謫高安，忽過子由曰：吾知君好道，而未識其要，陽不降陰不昇。肉多而浮，面赤而瘍。教君挽水溉百骸，浹日，諸疾除矣。苟不怠，度世可也。子由用其言驗，他日問及養性，告曰：亦嘗夢乎，方其夢也，亦有存歿憂樂之知乎。曰：是，不可常也。吉笑曰：有夢覺之異，則性不全矣。子由矍然異焉，知其誠有道者。吉自言往在廣陵，爲同學蔣生毒，其兩目遂翳，然時能脫翳見童子碧子炯炯。其臍以上骨如龜，心以下如鏹，兩骨相值，其間不合如指。時蓋百二十七歲矣。後至興國軍太守楊繪元素留之，居無幾，俄爲所畜驟蹠而死，元素爲葬之。元祐元年，蜀沙門法震來見大蘇公東都曰：法震至雲安酒家，見丐者云吾姓趙，頃識蘇公，黃州幸爲我多問。子由聞之，驚問其狀，知爲吉也。興國軍太守朱彥博子時在坐，歸告其父，發其藏，唯一杖

兩脛在耳。道書稱尸解之下者，留足一骨，豈謂是耶。

道言

李昊，劍州人。善符禁，陳述古知陳州官舍多鬼，因空所舍堂，致昊鬼即止。蘇轍子由詰曰：何能爾耶。昊曰：彼多欲，故鬼侮之。吾斷欲久，非有他也。間從問所以養生者，答曰：人稟天地五行以生，與天地均五行之運。於天地無窮，而人壽不過百年者，自戕之耳。夫生而知物我之辯，內而在我，外而在物。物我之情，不忘於心。我與物爲二，則所受五行之氣判然。與五行大分不通，因其所受厚薄各盡所有而止。故或壽，或夭。今誠忘物我之異，使是身與天地相通如一，則五行之氣中外流注而不竭，安有不長生者哉。

道華

朱自英，字隱芝，句曲朱陽里人。生於太平興國元年。八九歲從牧兒郭干村，能吹笛致鶴，父母以爲不祥，棄之。乃從茅山朱元吉著道士服，時年

十二，端拱之初也。繼與明真張鍊師居積金山頂，試辟穀術。人稍趨之，遂思遠遊。至襄陽，遇異人陳鐵脚，挾往青城山。復過瀨鄉校讎太清宮古藏經，遇水星童子武仙，童名抱一挾往河中府，謂此行已抵太陰鍊形，一度行止神變。景德元年，嗣茅山經籙二十三代。真宗遣使，祈胤山中，明年生仁宗。事具《宋史》。奉旨住持玉清昭應宮，勅建乾元天聖兩觀，賜號國師。明肅太后傳大洞畢法，加號觀妙先生。還山因得抱一蜀中所寄書，意警責姓名顯耀，暴露天機。先生對之，泣數行下，弟子莫測也。天聖七年十一月坐蛻于乾元，手執祥符所賜玉如意，汗流浹體，額有凝珠，尸解之上者。

道品

劉混康，字混康，晉陵人。嘉祐五年試經爲道士，一夕夢神人告曰：汝欲學道，當擇名山。嘗患世無良師，每散髮登壇，以天爲宗。已而聞茅山毛宗師有道，一見授以經籙。庵居積金峰，一日三羽士造其廬，指庵之東隅

曰：汝即此以居，抱神守中，德惠及人，當無愧古人也。又顧其額間曰：此無作之地，道之所尚，不可以有疵。手爲捫之，明日癩滅。元祐元年哲宗聞其名，以高道召，勅住上清儲祥宮。紹聖四年，勅江寧府即所居潛神庵爲元符觀，別勅三茅山宗壇與信州龍虎山、臨江軍閻皂山爲經籙三山云。徽宗益大其觀，加號元符萬寧宮，賜九老仙都君玉印玉欄，具景震劍御書畫寶，賜不一先生。累表災變，上雖加嘆而不能言其言。大觀二年再召出山，群鹿遮道，一鹿觸車而斃，命瘞之道左。先是所蓄鶴聞召飛去，先生曰：鶴去鹿斃，吾無還期。四月至京，館于新作元符之別觀，夜夢天帝召詰，朝駕幸，進上所誦《大洞經》。十七日丁酉倏然解化，年七十二。勅建藏真觀於葬所，累加至葆真觀妙冲和先生，贈太中大夫，謚靜一。

道言

查淨之，字清遠，金陵人。父携入茅山，劉先生見而奇之，曰：此子他日

人天師也。師喜躍，誓不復歸，遂爲入室弟子。元祐間從劉先生入朝，先生被旨住儲祥宮，以師歸主元符宮事。政和三年七月三日召門弟子曰：吾今年四十六歲，昔先師授記以爲過叨朝廷厚恩，壽當不逾於此。遂命脩遺表，捉筆親題表後云：陛下天縱聖哲，尊道崇德。自古帝王，未有過者。然念帝王奉道與臣庶不同，一言一動，上合天心，則萬方蒙恩。《太上五千言》以去奢去泰，慈儉爲先，乃陛下之師寶，致道之津梁也。伏願陛下清心寡欲，以保聖躬，節財儉用以固邦本，聽納忠良以廣言路，天下幸甚。如臣下愚固，不當冒死陳詞，實念先師付託之重，嘗令臣以盡忠報國爲先。當今之際，不進一言以裨聖德，則臣違天負師，抱恨泉壤矣。操筆陳情，伏增感愴，臣淨之再言。押書畢而逝。表聞徽宗，嗟悼不已。以其表降付藏真觀，刻石山中。

道化

徐守信，海陵人。爲天慶觀傭役，服弊布衣曳繩屨，或跣行。終日無所

爲，惟執帚掃除，且誦《度人經》不絕口。有道士徐元吉他方來，病癩甚。衆厭惡，弗肯與處，斥居觀後茅廬中。守信獨事之謹，元吉已而死，丐錢爲斂葬。既已歸茅廬哭三日，出而佯狂。稍稍有異事，人皆神之，稱爲神翁，始知得道於癩道士也。自是四方多來問灾祥。哲宗不豫，遣香至神翁所，翁書吉人以進。未幾，徽宗嗣位。崇寧初召之，不肯起，強輿至東都，復不可留。乃禮歸之，即海陵爲建仙源萬壽宮使居焉。大觀二年，召赴闕。四月十七日聞茅山劉先生化于儲祥之別觀，乃曰：劉先生去，我亦去矣。即二十日庚子解去。故降詔語有云：誠意感通，異人杳至。了然委化，不約而同。贈太中大夫，與劉先生誥無異詞也。

道品

張繼先，漢天師三十代孫。先生九歲得其法，淵默寡言，清癯白哲眉目，真天人也。徽宗遣使召之，既至，秩以碧虛大夫。先生方十三歲，辭不受。崇寧四年再召，命弭解州鹽池怪

事，甚神異，賜號虛靖先生。政和中大內灾，命醮攘之，因奏紅羊赤馬之厄，其語祕。靖康初虜引去出塞，朝廷再遣使與郡太守詣先生廬，致召必起之。先生行至餘杭，而色憂不怡，人莫之測。已而乃聞虜復入寇，急召入朝，至泗州天慶觀端坐化去，年三十六，實丁未歲也。後薩道人守堅復遇先生青城山，高宗命設像於內中觀堂，所著《大道歌》、《心說》傳于世。

道言

劉高尚，濱州安定人。家世爲農，九歲不茹葷，後稍稍不語，問以事則書而對。其語初若不可曉，已而輒驗。家人爲築別室以居，久之言皆響應，遠近以爲神。徽宗三使往聘之，辭疾不奉詔，賜號高尚處士，建觀以居，其徒因以其號名之。靖康之亂虜人見高尚，皆下馬羅拜，不敢入其里。高尚嘗有言曰：世之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識者，以爲名言。周少隱既爲之傳，又推廣其言，而爲之說。以爲此古

博大真人，所以救溺、起死、還真之論，豈世俗工言語文章者所能至哉。先生農家子，未嘗讀書事師而有是言，豈神仙中之深知道者乎。蓋又與夫熊經鳥伸，吐故納新，區區積歲月之功而欲著名於仙籍者，固有間矣。

道言

王道堅，龍虎山道士。政和間徵赴闕，館于太一宮。徽宗問以修鍊延年之術，奏曰：清靜無爲，軒黃所以致治。多欲求仙，漢武所以罔功。夫修鍊，非天子事也。時方校定《道藏》經，制授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同校定道經。徽宗豫知國當有厄，命道堅禳之，奏曰：修德可以回天，禳禳之事，不敢誤國。力請還山。紹興初高宗復遣使召，先一日道堅鳴鼓集大眾舉頌，有爲報長安，使休尋海上山，比使至，已化去矣。

道術

留用光，信州貴溪人。貌奇古而黔，既壯無所聞。往遊南嶽，至撫州臨川縣，路逢一道人，自言是張輔元，與

用光偕行。用光行爲張負，止爲張炊。次長沙，張謂曰：子事吾勤亦至矣，向吾慢子，觀子之變，子益加敬吾。今入蜀，有一篇授子，子其祕之。遂去，啓視乃《五雷書》。慶元間衢州旱，郡守沈作礪夜夢黑龍蟠于城隍廟門，旦視之，乃用光醉卧也。即延命禱雨而雨，郡上其事，復禱雨于朝亦雨。用光年幾四十，未得度爲道士，至是即御前賜冠服，賜號冲靖先生。寧宗爲出內帑錢，撤上清宮新而大之。理宗立復召，用光謂使者曰：歸奏天子治天下者，道德五千言足矣，山林野人來將奚益。竟解化龍虎山中。向之所遇張輔元，或謂爲漢天師也。

玄品錄卷之五

①「搏」原爲「搏」，據文義改。

（王書獻點校）

014 消搖墟經

經名：消搖墟經。明洪自誠撰。
二卷。底本出處《萬曆續道藏》。

消搖墟經卷第一

夫人生墮落世網，彼蠅爭蟻逐輩
無論已。即古稱長心逸節，亦往往鍛
羽羈足，若轅駒檻鳥。然夫，誰能蟬蛻
鳳舉，而消搖物外也者，緬惟羽客仙
翁。吸雲英，餐石髓，駕紫鳳以翩躚，
馭青牛而遊遨。一條藜杖，泛雲水之
三千。半片衲衣，訪洞天之十二。蒙
莊氏所稱消搖遊者，意在斯乎。予性
寡諧，謝絕一切世氛，獨紫芝白石，有
夙癖焉。洪生自誠氏，新都弟子也。
一日携仙紀一編，徵言於予。予披閱
之，青霞紫氣，映發左右。宛若遊海上
而揖羣真，令人飄然欲仙，真欲界丹

丘，塵世蓬島也，雖仙有靈根，道有夙
契。得皮忘髓，終非升舉向上事。顧
塵勞象劫中，定喘拭眵，黷名香，啜苦
茗，時一露盥玩之，不猶吞火而飲之以
冰哉。他日倘逸樊籠而步碧虛，請執
是以作玉杵，或不謂無因云。

消搖墟目

列仙姓氏

老子	東王公
西王母	赤松子
廣成子	青鳥公
彭祖	鐵拐先生
王子喬	尹喜
李八百	丁令威
鬼谷子	劉越
太上老父	白石生
安期生	東方朔
鍾離權	馬成子
劉海蟾	黃安
劉晨	浮丘伯
魏伯陽	張道陵
梅福	蕭史
費長房	黃初平
藍采和	麻衣子
麻姑	呂純陽
孫登	左慈

韓湘子 曹國舅

許真君 葛仙翁

何仙姑 張果老

王質 黃野人

陶弘景 司馬真人

裴航 孫思邈

譚峭 許宣平

玄真子 軒轅集

陳希夷 雷隱翁

馬自然 張紫陽

李鼻涕 歸元子

白玉蟾 陳泥丸

莫月鼎 馬丹陽

張三丰

老君

老子者，太上老君也，累世化身，而未有誕生之迹。迨商陽甲時，分神化氣，始寄胎玄妙玉女八十一年。暨武丁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時，降誕於楚之苦縣，瀨鄉曲仁里，從母左腋而生於李樹下。指樹曰：此吾姓也。生時白首面黃，長耳矩目。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美鬚廣額，疏齒方口，足蹈三

五，手把十文。姓李名耳，字伯陽，號曰老子，又號曰老聃。周文王為西伯，召為守藏史。武王時，遷為柱下史。

乃遊西極、大秦、竺乾等國，號古先生，化導其國。康王時，還歸于周。復為柱下史。昭王二十三年，駕青牛車過函谷關，度關令尹喜，知之求得其道。

二十五年，降於蜀青羊肆。會尹喜同度流沙胡域。至穆王時，復還中夏。敬王十七年，孔子問道於老聃，退而有猶龍之嘆。赧王九年，復出散關，飛昇崑崙。秦時，降浹河之濱，號河上公，授道安期生。漢文帝時，號廣成子。

文帝遣使詔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帝即命駕詣之。帝曰：域中有四大，王居一也。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屈，何乃高乎。朕足使貧賤富貴。公乃拊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中，如雲之昇。去地百餘丈，而止於玄虛。良久俛答曰：今上不至天，中不類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令富貴貧賤乎。帝悟，方下輦禮謝。授帝道德二經。蓋無世不出，先塵劫

而行化，後無極而常存。隱顯莫測，變化無窮。普度天人，莫可具述云。

東王公

東王公，諱倪，字君明。天下未有民物時，鍾化而生於碧海之上，蒼靈之墟。道性凝寂，湛體無為。贊迪玄功，育化萬物。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東王公。凡上天下地，男子登仙得道者，悉所掌焉。嘗以丁卯日，登臺觀望，轉劫昇天之仙，凡有九品。然始昇之時，先拜太公，后謁金母。受事既畢，方得昇九天，入三清。禮太上，而觀元始。漢初，有群兒戲謠於道曰：着青裙，上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之知，唯子房往拜焉。乃語人曰：此東王公玉童。

西王母

西王母，即龜臺金母也。得西華至妙之氣，化生於伊川，姓緱，諱回，字婉妗。配位西方，與東王公共理二氣。調成天地，陶鈞萬品。凡上天下地，女子之登仙者，咸所隸焉。居崑崙之圃，閩風之苑。玉樓玄臺九層，左帶瑤池，

右環翠水。女五華林，媚蘭青娥，瑤姬玉卮。周穆王八駿西巡，乃執白圭玄璧，謁見王母，復觴母于瑤池之上。母爲王謠曰：白雲在天，山林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求。後漢元封元年，降武帝殿，進蟠桃七枚於帝。欲欲留核。母曰：此桃非世間所有，三千年一實耳。偶東方朔於牖開窺之。母指曰：此兒已二偷吾桃矣。是日，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笛，王子登彈八琅之璈，許飛瓊鼓靈虛之簧，安法興歌玄靈之曲，爲武帝壽焉。

赤松子

赤松子，神農時雨師，煉神服氣，能入水不濡，入火不焚，至崑崙山，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高辛時爲雨師，間遊人間。

廣成子

廣成子，軒轅時人，隱居崆峒山石室中。黃帝造焉，問以至道之要。答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

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爾形，毋搖爾精，毋俾爾思慮營營，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智多敗。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

青鳥公

青鳥公，彭祖弟子也。受明師指示，審真仙妙理，乃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後服金液而昇天。

彭祖

彭祖錢鏗，帝顓頊玄孫。至殷末世，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好恬靜，善於補導之術。并服水晶雲母麋角，常有少容。穆王聞之，以爲大夫，稱疾不與政事。采女乘輜軒往，問道於彭祖。具受諸要，因以教王。王試爲之，有驗。彭祖知之，乃去，不知所往。其后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西見之。

鐵拐先生

鐵拐先生，姓李，質本魁梧，早歲聞道，修真巖穴。時李老君與宛丘先生，嘗降山齋，誨以道教。一日，先生將赴老君之約於華山，囑其徒曰：吾

魄在此，儻游魂七日而不返，若甫可化吾魄也。徒以母疾迅歸，六日化之。先生至七日果歸，失魄無依。乃附一餓孳之尸而起。故形跛惡非其質矣。

王子喬

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晉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見栢良，謂曰：可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山頭。至期，果乘白鶴駐山頭，可望不可到，俯首謝時人，數日方去。後立祠緱氏山下。

尹喜

尹喜，字公文，天水人。初母氏嘗晝寢，夢天下絳霄流繞其身。及喜生時，陸地自生蓮花。及長眼有日精，姿形長雅，垂臂下膝，堂堂有天人面貌。少好學《墳》、《索》、德行仁，不修俗禮。損身濟物，不求聞達。周康王時，爲大夫，仰觀乾象，見東方有紫氣西邁，知有聖人，當度關而西，乃求爲函谷關令。預敕關吏孫景曰：若有形容殊俗，車服異常者，勿聽過。時昭王二十

三年七月，老君果乘白輿，駕青牛，欲度關。關吏入白喜，喜曰：「今我得見聖人矣。」即具朝服，出迎，跪伏邀之。曰：「願暫留神駕。」老君謝曰：「吾貧賤老叟，居在關東，田在關西，今暫往取薪，何故見留。」喜復稽首曰：「久知大聖當來西遊，暴露有日，願少憩神駕。」老君曰：「聞開道竺乾，有古先生，是以身就道，經歷子關，何過留耶。」喜曰：「觀大聖神姿超絕。乃天上至尊，邊夷何足往觀。」老君曰：「子何所見而知。」喜曰：「去冬十月，天理星西行過昴。自今月朔，融風三至。東方真氣，狀如龍蛇而西變，此大聖人之徵。」老君乃怡然咲曰：「善哉，子之知吾，吾亦已知子矣。」喜再拜曰：「敢問大聖姓字。」老君曰：「吾姓字渺渺，從劫至劫，非可盡說。吾今姓李，字伯陽，號曰老聃。」喜於是就官舍設座供養，行弟子禮。老君乃爲喜留關下百餘日，盡傳以內外修煉之法。時老君之御者徐甲，少賃於老君，約日顧百錢，至關時，當七百三十萬錢。甲見老君去官遠適，亟來

索錢。老君謂曰：「吾往西海諸國還，當以黃金什直償爾。」甲如約及至問，遂青牛於野。老君欲試之，乃以吉祥草化爲一美女，行至牧牛之所，能以言戲甲。甲惑之欲問，遂負前約，乃詣關令，訟老君索傭錢。老君謂甲曰：「汝隨我二百餘年，汝久應死，吾以太玄生符與汝，所以得至今日，汝何不念此，而乃訟吾。」言訖。符自口中飛出，甲自成一白骨。喜乃爲甲叩頭，請赦其罪，以賜更生。老君復以太玄生符投之，甲即立生。喜乃以錢償甲。而禮遣之。一日。老君謂喜曰：「古先生者，即吾之身。嘗化乎竺乾，今將返神，還乎無名，吾今逝矣。」喜叩首請侍行。老君曰：「吾遊乎天地之表，嬉乎玄冥之間。四維八極，上下無邊。子欲隨吾，烏可得焉。」喜曰：「入火赴淵，下地上天，灰身沒命，願隨大仙。」老君曰：「汝雖骨相合道。然受道日淺，安得行化諸國也。」於是復以《道德五千言》授之，期曰：「千日之外，可尋吾於屬青羊之肆也。」言訖，身坐雲華，冉冉

昇空。光燭館舍，五色玄黃，良久乃歿。喜目斷雲霄，涕泣扳戀，名之曰：《西昇經》。喜乃屏絕人事，自著書九篇，號《關尹子》。至丁巳歲，即往西屬尋訪青羊之肆。老君以甲寅年昇天，至乙卯歲，復從太微宮分身，降生於蜀國，太官李氏之家。已先敕青龍化生爲羊，色如青金，常在所生嬰兒之側，愛玩無斃。忽一日失羊，童子尋覓得於市肆。喜至蜀，徧問居人無青肆者。忽見童子牽羊，因問此誰家羊？牽欲何往？童子答曰：「我家夫人生一兒，愛玩此羊，失來兩日，兒啼不止，今卻尋得，欲還家。」喜即囑曰：「願爲告夫人之子云：尹喜至矣。」童子入告，兒即賑衣而起曰：「令喜前來。」喜既入其家，庭宇忽然高大，涌出蓮花之座，兒化數丈白金之身，光明如日，項有圓光，坐於蓮花座上。舉家驚怪。兒曰：「吾老君也。」太微是宅，真一爲身。主客相因，何乃怪耶。喜將慰無量，稽首言曰：「不謂復奉天顏。」老君曰：「吾向留子者，以子初受經訣，未克成功，

是以待子於此。今子保形煉色，已造真妙。心結紫絡，面有神光。金名表於玄圃，玉扎繫於紫房也。即命五老上帝，四極鑑真，授喜玉冊金文，號文始先生。位爲無上真人，居二十四天王之上，統領八萬仙士。自此方得飛騰虛空，參得龍駕。

李八百

李八百，蜀人，名真。居筠陽五龍岡，歷夏、商周。年八百歲。動行則八百里，時人因號爲李八百。或隱山林，或居塵市。又修煉於華林山石室，丹成還蜀中。周穆王時，居金堂山，蜀人歷代見之，號紫陽真君。

丁令威

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集華表而吟，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未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纍纍。

鬼谷子

鬼谷子，春秋時人。姓王，名詡。嘗入雲夢山採藥得道，顏如少童，居青溪之鬼谷。蘇秦，張儀往問道，三年辭

去。子遺之書曰：一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一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哉。鬼谷處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有《餘符》、《鬼谷子》二書行於世。

劉越

劉越，周時有匡先生，名續，修於南嶂山。時有一少年，數來相訪，言論奇偉，先生異之。問曰：睹子風，猷有日矣。僭問鄉邦姓字。答曰：姓劉，名越，居在山之左。山下有石，高二丈許，叩之，即當相延。先生如其語訪之，叩石，石忽自開，雙戶洞啓。一小鬢迎先生，行數十步，繼有二青衣絳節前導。漸見臺榭參差，金碧掩映。珍禽奇獸，草木殊異。真人冠玉冠，朱綬劍佩來迎。先生意欲留居之，真人謂先生曰：子陰功未滿，後會可期，他日相從未晚也。飲玉酒三爵，延齡保命湯一啜而出。先生返顧所叩之石，宛然如初。他日復叩，無所應矣。

太山老父

太山老父者，莫知其姓名。漢武帝東巡狩，見老父鋤于道間，狀如五十許人，而面若童子。頭上白光高數尺，怪而問之。老父答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頭白齒落。有道士教臣絕穀，服木飲水，并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二十四物，以象二十四氣，其八物以應八風。臣導行之，轉老爲少。髮白更黑，齒落更生，日行三百里。臣今年八十矣。武帝愛其方，賜之金帛。老父後入太山中，或十年五年一還鄉里，三百餘年乃不復還也。

白石生

白石生，中黃丈人弟子。彭祖時，已二千餘歲。不愛飛昇，但以長生爲貴而已，以金液爲上藥，家貧不能得。養猪牧羊十數年，致富萬金，乃買藥服之。嘗煮白石爲糧，因就白石山居，遂號白石生。亦時食脯，亦時辟穀。曰：能行三四百里，顏色如三十許人。或問何以不愛飛昇，答曰：天上未必樂於人間也。

安期生

安期生，琅琊阜鄉人。賣藥海邊，時人皆呼千歲公。秦始皇請見，與語三夜，賜金帛數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并赤玉舄一量爲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始皇遣使者數輩入海求之，未至蓬萊山輒遇風波而還。乃立祠阜鄉亭並海邊十處。

東方朔

東方朔，字曼倩。嘗出經年，兄曰：汝經年一歸，何以慰我。對曰：朔暫之紫泥海，有紫水污水，乃過虞淵湔洗，朝發中還，何云經年。漢武帝時，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今年二十一，長九尺三寸。口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臣矣。臣朔冒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又遷待詔金馬門。賜之食於前，食盡，懷其餘肉，衣盡汗。數賜縑帛，擔耒而去。嘗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一歲即棄去。更取所賜物，盡

填之女子，人皆笑之。朔曰：如朔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時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宮殿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朔將死，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惟大伍公耳。朔亡後，武帝召大伍公問之，答以不知。帝曰：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具在度否。曰：諸星皆在，獨不見歲星四十年，今復見耳。帝仰天嘆曰：東方朔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爲歲星。因慘然不樂。

鍾離權

鍾離權，燕臺人，後改名覺，字寂，道號王陽子，又號雲房先生。父爲列侯宦雲中，誕生真人時，異光數丈，侍衛皆驚。真人頂圓額廣，耳厚眉長，目深鼻聳，口方頰大，唇臉如丹，乳遠臂長，如三歲兒，晝夜不聲，第七日躍然而言，曰：身遊紫府，名書玉京。及壯，仕漢爲大將，征吐蕃失利，獨騎奔逃，山谷迷路，夜入深林，遇一胡僧，蓬頭拂額，體掛草衣，引行數里，見一村莊。曰：此東華先生成道處，將軍可

以歇息矣。揖別而去。真人未敢驚動莊中，良久聞人語云：此必碧眼胡人饒舌也。一老人披白鹿裘，扶青藜杖。抗聲前曰：來者非漢大將軍鍾離權耶，汝何不寄宿山僧之所。真人聞而大驚，知爲異人。是時方脫虎狼之穴，遽有鸞鶴之思，乃回心向道，哀求度世之方。於是老人授長生真訣及金丹火候，青龍劍法。真人辭去，回顧莊居，不見其處。後再遇華陽真人，傳以太乙刀圭，火符內丹。雲游至魯，居鄒城，入崆峒於紫金四皓峰居之。得玉匣秘訣，遂仙去。

馬成子

馬成子，秦扶風人。性喜恬退，不樂紛榮。嘗自嘆曰：人生若流電爾，奈何久戀塵寰中。於是棄家訪道，入蜀之鶴鳴山石室中，修煉二十餘年。後遇異人授以神丹，曰：氣爲內丹，藥爲外丹，子得此服之，當列爲一仙矣。言訖而去。成子遵其術行之，遂白日昇天。

黃安

黃安，代群人。年萬歲餘，貌若童子。常服硃砂，舉身皆赤，不著衣，坐一神龜，龜廣二尺。時人問安坐龜幾年。曰：三千歲乃一出頭，我得龜以來已五出頭矣。行則負龜而趨。漢武帝聞其異，乃與論虛無神仙之事，帝每屈禮焉。及封泰山，詔董謁，李克，孟岐，郭瓊，黃安五人同輦，謂之仙臣。帝崩，後不知所之。

劉海蟾

劉玄英，號海蟾子。明經，事燕主劉守光爲相。雅喜性命，欽崇黃老。一日，忽有道人自稱正陽子來謁，海蟾邀坐堂上，待以賓禮。道人爲演清靜無爲之宗，金液還丹之要，既竟，乃索鷄卵十枚，金錢十文，以一文置之几上，累十卵於金錢，若浮圖之狀。海蟾警異之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祿之場，履憂患之地，其危殆甚。復盡以其錢劈破擲之，遂辭去。海蟾繇此大悟，遂解印辭朝，易服從道，遁迹終南山下。丹成尸解，有白氣自頂門出，化

鶴冲天。

浮丘伯

浮丘伯，姓李，隱居嵩山。服黃精二十年，髮自返黑，齒落更生，久之道成，白日飛升。嘗作原道歌云：虎伏龍亦藏，龍藏先伏虎。但畢河車功，不用提防拒。諸子學飛仙，狂迷不得住。左右得君臣，四物相念護。乾坤法象成，自有真人顧。

劉晨

劉晨，剡縣人。漢永平中，與阮肇入天台採藥，路迷不得返，經十三日，饑渴甚，望山上有桃實，共取食之，下山取澗水飲，見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焉。二人喜曰：此近人家矣。遂度山出一大溪，溪邊有二女，色甚美，顧笑曰：劉、阮二郎捉杯來耶。劉、阮異之，二女懼然如舊。曰：來何晚耶。即邀還家，南壁東壁各有羅帷絳帳。命侍女具饌，有胡麻飯，山羊脯，甚甘美。食畢行酒，俄有羣女待桃，笑曰：賀汝婿來。酒酣作樂，夜半各就一帳宿，婉態殊絕。至十日求還，苦留半

年。氣候草木常似春，百鳥啼啣，歸思更勿。二女曰：罪根未滅，使若等圭此。遂指示還路，及歸，鄉邑零落，已七世矣。再往女家，尋覓不獲，晉太康八年，失二人所在。

魏伯陽

魏伯陽，吳人。性好道術，不樂仕，自乃入山作神丹。時三弟子丹，兩弟子心不盡誠。丹成，試之。曰：金丹雖成，當先試之大犬，無患方可服，若犬死，不可服也。伯陽即以丹與犬食之，犬即死。伯陽曰：作丹未成，無乃未得神明意耶，服之恐復如犬，奈何。弟子曰：先生服之不。伯陽曰：吾皆違世路，委家于此，不得仙吾亦恥歸，死與生同，吾當服之。伯陽服丹入口即死。一弟子曰：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得無有意乎。亦服之，入口亦死。二弟子乃相謂曰：作丹求長生，爾今服丹即死，不如不服。乃共出山，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殯具。伯陽即起，將煉成妙丹，納死弟子及犬口中，須臾皆活，於是將服丹弟子姓虞者同犬仙

去。逢入山伐薪人作手書寄謝二弟子。嘗作《參同契》凡二卷，其說似解《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寓作丹之旨。

張道陵

張道陵，字輔漢。子房八世孫。

身長九尺二寸，龐眉廣額，朱頂綠睛，隆準方頤，目有三角，伏犀貫頂，垂手過膝。龍蹲虎步，望之儼然。漢光武建武十年，生於天目山。母初夢大人自北魁星中降至地，以薔薇香授之。既覺，滿室異香，經月不散，感而有孕。及生日黃雲籠室，紫氣盈庭，室中光氣如日月。七歲通《道德經》、《河洛圖緝》之書，皆極其奧。舉賢良方正，身雖仕而志在修煉。入蜀，愛蜀中溪嶺深秀，遂隱於鶴鳴山。弟子有王長者，習天文，通黃老，相與煉龍虎大丹。三年丹成，真人年六十餘，餌之，若三十許人。與王長入北嵩山，遇繡衣使者，告曰：中峰石室藏《上三皇內文》，《黃帝九鼎太清丹經》得而修之，乃昇天也。於是真人齋戒七日，入石室，趺然有聲，掘地取之，果得丹書。精思修煉，能分形

散影。每泛舟池中，誦經堂上，隱几對客，杖藜行吟，一時並起，人皆莫測。西城房陵間有白虎神，好飲人血，每歲其鄉殺人祭之，真人召其神戒之，遂滅。又梓州有大蛇，時吐毒霧，行人中毒輒死，真人以法禁之，不復爲害。順帝壬午歲正月十五夜，真人在鶴鳴山夢覺，惟聞鑾佩珊珊，天樂隱隱。瞪目東瞻，見紫雲中素車一乘，車中一神人，容若冰玉，神光照人，不可正視。車前一人勅真人，曰：子勿驚怖，即太上老君也。真人禮拜。老君曰：近蜀中有六大鬼神，枉暴生民，深可痛惜。子其代吾治之，以福生靈。則子功無量，而名錄丹臺矣。乃授以正一盟威秘籙，三清衆經九百三十卷。符籙，丹竈，秘訣七十二卷。雌雄劍二把，都功印一枚。且曰：與子千日爲期，後會閬苑。真人乃叩頭，領訖。日味秘文，按法遵修。時有八部鬼帥，各領鬼兵動億萬數，周行人間，暴殺萬民，枉天無數。真人奉老君誥命，佩盟威秘籙，往青城山置琉璃高座，左供大道元始

天尊，右置三十六部真經。立十絕靈幡，周匝法席。鳴鍾扣磬，布龍虎神兵。衆鬼即挾兵刃矢石來害真人，真人舉手一指，化爲一大蓮花拒之。鬼衆復持火千餘炬來，真人舉手一指鬼反自燒，遙謂真人曰：師自住峨嵋山，何爲來侵奪我居處。真人曰：汝等殘害衆生，所以來伐汝，擯之西方不毛之地，奉老君命也。自今速當遠避，勿復行病人間，如違即當誅戮無留種。鬼王不服，次日復會六大魔王，率鬼兵百萬環攻，真人乃以丹筆一畫，衆鬼盡死，惟六魔王仆地不能起，扣頭求生。真人不顧，復以丹筆一裁，此山遂分爲二。六魔王欲度不能，始大聲哀求，願往西方娑羅國居止焉。真人乃許之，倒筆再畫，六魔群鬼悉起，真人命王長肩一大石爲橋度之。真人猶欲服其心，謂之曰：試與爾各盡法力。六魔曰：惟命真人投身入火，即足履青蓮而出。鬼帥投火，爲火所燒。真人入水，乘黃龍而出。鬼帥入水，爲水所溺。真人以身入石，透石而出。鬼帥

投石，纔入一寸，真人呪神符一道，左手指之，鬼斃。右手指之，復生，鬼帥左右指無生無死。鬼帥化八大虎犇攫而來，真人化一獅子逐之。鬼帥化八大龍欲來擒師，真人化金翅鳥啄龍目睛。鬼帥作五色雲昏暗天地，真人化五色日炎光輝灼，雲即流散。鬼帥變化技窮，真人乃化一大石，可重萬餘斤，以藕絲懸之鬼帥營上。令二鼠爭齧其絲欲墮，鬼帥同聲哀告，再不虐害生民。真人遂命六大鬼王歸於北酆，八部鬼帥竄於西域。鬼衆猶躊躇不去，真人乃口勅神符一道，飛上層霄，須臾風雨雷電，刀兵畢至，群鬼滅影而遁。真人至蒼溪縣雲臺山，謂王長曰：此山乃吾成功飛騰之地也。遂卜居修九還七返之功。一日復聆鸞珮天樂之音，真人整衣叩伏，見老君千乘萬騎來集，雲際徘徊不下。真人再拜，老君乃命使者告曰：子之功業，合得九真上仙。吾昔使子入蜀，但區別人鬼以布清淨之化，而子殺鬼過多，又擅興風雨、役使鬼神，陰景翳晝，殺氣穢空。

殊非大道好生之意，上帝正責子過，所以吾不得近子也。子且退居，勤行修謝。吾待子於無何有鄉，上清八景宮中。言訖，聖駕昇去。真人遂依告文，與王長遷鶴鳴山。謂弟子趙昇曰：彼處有妖，當往除之。及至，值十二神女笑迎於山前，因問曰：此地有鹹泉何在。神女曰：前大湫是毒龍處之。真人遂書一符，化爲金翅鳥，向湫上盤旋。毒龍驚，舍湫而去，遂得鹹泉，後居民煮之有鹽。十二神女各出一玉環來獻。曰：妾等願事箕箒。真人受其環，以手緝之，十二環合而爲一。謂曰：吾投此環于井中能得之者，應吾夙命也。神女競解衣入井，爭取玉環。真人遂掩之盟曰：令作井神，無得復出。彼方之民，至今不罹神女之害，而獲鹹井之利。真人重修二十年，乃復領趙昇、王長往鶴鳴山。一日午時，忽見一人黑幘絹衣佩劍，捧一王函進曰：奉上清真符召真人遊閬苑。須臾有黑龍駕一紫輦，玉女二人引真人登車，旋踵至闕，群仙禮謁。良久忽二青

童朱衣絳節前導，曰：老君至矣。乃相與騰空而上，至一殿，金塔玉砌。或謂真人曰：將朝太上元始天尊也。真人整衣趨進殿上，移時，殿上勅青童，諭真人以正一盟威之法，使世世宣布爲人間天師，勸度未悟，仍密諭飛昇之期。真人受命，乃復還鶴鳴山。桓帝永壽元年正月七日五更初，長、昇見空中老君駕龍輿，命真人乘白鶴同往成都，重演正一盟威之旨，說《北斗南斗經》畢，老君復去。真人欲留其神跡，乃於雲臺西北半崖間，舉身躍入石壁中，自崖頂而出，其山因成二洞。九月九日，在巴西赤城渠亭山中，上帝遣使者持玉冊授真人正一真人之號，諭以行當飛昇。真人乃以盟威都功等諸品秘錄，斬邪二劍，玉冊玉印以授其長子衡。日謂長、昇曰：尚有餘丹，二子可分餌之，今日當隨吾上昇矣。亭午群仙儀從畢至，天樂擁道於雲臺峰，白日昇天。時真人年一百二十三歲也。

蕭史

蕭史，得道好吹簫。奉穆公以女

弄玉妻之，遂教弄玉吹簫作鳳鳴。有鳳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后弄玉乘鳳，蕭史乘龍，其昇天去。

梅福

梅福，字子真，壽春人。仕漢爲南昌尉，見王莽專政，嘆曰：生爲我酷，形爲我辱。知爲我毒，身爲我桎梏。遂棄家求仙，遍遊雁蕩，南閩諸山。至仙霞山，遇空同仙君，授以內外丹法。謂福曰：汝緣在飛鴻山。福遂往結庵修煉，丹成，復遠壽春。一日紫霧浮空，金童玉女捧詔控鸞下，福拜詔辭家，乘鸞而去。人見福於宋元豐間，封壽春真人。

黃初平

黃初平，晉丹谿人。年十五收羊遇道士，引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其兄初起尋之不獲，後遇道士善卜，起問之。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初起即往見初平，問羊安在。曰：在山東。往視之，但見白石磊磊。初平叱之，石皆成羊。初起亦亦棄妻子學道，後亦成仙。

費長房

費長房，汝南人。曾爲市掾，有老翁賣藥于市，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睹之異焉。因往再拜。翁曰：子明日更來。長房旦日果往，翁乃與俱入壺中，但見玉堂殿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囑不可與人言。後乃就長房樓上曰：我仙人也，以過見責人間。我今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爲別。長房使十人扛之猶不能舉，翁笑而以一指提上。視器如有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心欲求道，而念家人爲憂。翁知，乃斷一青竹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長房也，以爲縊死，大小驚號，遂殯殮之。長房立其傍，而衆莫之見。於是隨翁入山，踐荆棘於群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亦不恐。又卧長房於空室，以朽索懸斤石於其上，衆蛇競來齧索欲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

道，恨於此不成，奈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駟此任所之，頃刻至矣，至當以杖投葛陂中。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請其死久，驚訝不信。長房曰：往日所葬竹杖耳。乃發塚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又嘗食客而使使至宋市鮓，須臾還乃飯。桓景嘗學于長房，一日謂景曰：九月九日，汝家有大災，可作絳囊盛茱萸繫臂上，登高山，飲菊花酒，禍可消。景如其言，舉家登山，夕還，見牛羊鷄犬皆暴死焉。

藍采和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常衣破襪衫，六跨黑木腰帶闊三寸餘。一脚着靴，一脚跣足。夏則衫內加絮，冬嘗卧雪中，氣出加絨。每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醉而踏歌，老少皆隨看之，似狂非狂。歌詞率爾而作，皆神仙意，人莫之測。得錢則用繩穿拖之而行，或散失亦不顧，或贈貧者，或

與酒，遂周遊天下。人有洎兒童時見之者，及班白見之，顏狀如故。後於濠梁酒樓上飲酒，聞有笙簫聲，忽然乘鶴而上，擲下靴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

麻衣子

麻衣子，姓李，名和。生而紺髮美姿，稍長厭世穢腐，遂入終南山，忽遇一道者，授以道秘。戒之曰：南陽之間，湍水之陽，有山靈堂岩洞，其旁神開汝鄉，汝則往之，可以翕神于蒼茫。麻衣往求之，遇樵者導其處，居洞中十有九年。晉義熙間大旱，居民張爽率衆請雨，麻衣以無術答之，請者不輟。是夕有少年十二人謂麻衣曰：若再請，但許之，麻衣怪而諾之。翌日果大雨。十二人復來拜曰：吾屬龍也，上帝以師道業成，令輔師行化耳。劉宋大明初年，百有一歲，儼坐而尸解。

麻姑

麻姑，仙人王方平之妹。漢桓帝時，方平降蔡經之家，曰：汝當得度世，故來教汝。但汝氣少肉多，未能即

上天，當作尸解。乃告以要言而去。經後忽身發熱如火，三日肉消骨直，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在，視其被中但有形如蛇蛻。後十餘年忽還家，語家人曰：七月十日王君復來，當作酒數百斛以待。其日方平果著遠游冠，乘五龍車，前后麾節，旌旗導衛，如大將軍。侍從既至，從官皆隱。經父兄參畢，方平乃遣人迎麻姑。少頃麻姑至，經舉家見之，年可十八許，頂中作髻，餘髮散垂至腰。錦衣綉裳，光彩耀目。坐定，自進行厨，擗麟脯，器皆金玉。時經婦新產，麻姑見之，乃曰：噫，且止勿前。索少許米來擲地皆成丹砂。方平笑曰：麻姑猶作少年戲也。姑云：接待以來，東海三爲桑田，蓬萊水又淺矣。方平亦曰：聖人皆言海中將復揚塵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私念背痒，時得此爪搔之佳。方平即知，乃鞭經背曰：麻姑神人也，汝謂其爪可搔背痒耶。方平去，麻姑亦辭去。

消搖墟經卷第一

①「珍禽奇獸」原爲「珍珍禽奇獸」，據文義刪「珍」字。

②「使」原爲「便」，據文義改。

消搖墟經卷第二

呂純陽

呂巖，字洞賓，唐蒲州永樂縣人，號純陽子。初母就蓐時，異香滿室，天樂浮空，一白鶴自天而下，飛入帳中不見。生而金形木質，鶴頂龜背。鳳眼朝天，雙眉入鬢。少聰明，日記萬言，矢口成文。身長八尺二寸，狀類張子房，二十不娶。始在襁褓，馬祖見曰：此兒骨相不凡，自是風塵物外。他時遇廬則居，見鍾則扣，留心記取。後遊廬山遇火龍真人，傳天遁劍法。唐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時年六十四歲，遊長安酒肆，見一羽士，青巾白袍，偶書絕句於壁曰：坐卧常携酒一壺，不教雙眼識星都。乾坤許太無名姓，疏散人間一丈夫。洞賓訝其狀貌奇古，詩意飄逸，因揖問姓氏。羽士曰：吾雲房先生也，居在終南鶴嶺，子能從遊乎。洞賓未應，雲房因與同憩肆中。雲房自爲執炊，洞賓忽就枕昏睡，夢以

舉子赴京狀元及第，始自郎署擢臺諫翰苑秘閣，及諸清要無不備歷。兩娶富貴家女，生子婚嫁蚤畢，幾四十年。又獨相十年，權勢薰炙，偶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妻孥，流于嶺表，一身子然，立馬風雪中，方興浩嘆。恍然夢覺，炊尚未熟。雲房笑吟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先生知我夢耶。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悴千端。五十年間一瞬耳，得不足喜，喪不足悲。世有大覺而後知，人世一大夢也。洞賓感悟，遂拜雲房求度世術。雲房試之曰：子骨節尚未完，欲求度世，須更數世可也。翩然別去，洞賓即棄儒歸隱，雲房自是十試洞賓。第一試，洞賓自外遠歸，忽見家人皆病死，洞賓心無悔恨。但厚備葬具而已，須臾死者皆起無恙。第二試，洞賓鬻貨於市，議定其值，市者翻然止酬其真之半，洞賓無所爭，委貨而去。第三試，洞賓元日出門遇丐者，倚門求施，洞賓即與錢物，而丐者索取不厭且加辭詈，洞賓惟再三笑謝。第四試，洞

賓牧羊山中，遇一餓虎，奔逐羣羊，洞賓獨以身當之，虎迺釋去。第五試，洞賓居山中草舍讀書，一女容華絕世，光艷照人。自言歸寧迷路，借此少憩，既而調弄百端，洞賓竟不爲動。第六試，洞賓一日郊出及歸，則家貲爲盜劫盡，洞賓了無愠色，躬耕自給，忽鋤下見金數十片，速掩之，一無所取。第七試，洞賓遇賣銅器者，市之以歸，皆金也，即訪賣主還之。第八試，有風狂道士陌上市藥，自言服者立死，再世得道，洞賓買之，道士曰：子速備後事可也。輒服無恙。第九試，春潦泛溢，洞賓與衆共涉至中流，風濤掀湧，衆皆危懼，洞賓端坐不動。第十試，洞賓獨坐一室，忽見奇形怪狀鬼魅無數，有欲擊者，有欲殺者，洞賓絕無所懼，忽聞空中一叱聲，鬼神皆不復見。一人撫掌大笑而下，即雲房也。曰：吾十試子皆無所動，得道必矣。吾今授子黃白之術，濟世利物，使三千功滿，八百行圓，方來度子。洞賓曰：所作庚辛有變異乎。曰：三千年後還本質耳。洞

賓愀然曰：誤三千年後人，不願爲也。雲房笑曰：子推心如此，三千八百悉在是矣。乃携洞賓至鶴嶺，悉傳以上真秘訣，又以《靈寶畢法》，及靈丹數粒示洞賓。授受間，有二仙捧金簡、寶符語雲房曰：上帝詔汝爲九天金闕選仙。雲房謂洞賓曰：吾赴帝召，汝好住人間修功立德，他時亦當如我。洞賓再拜曰：巖之志異於先生，必須度盡天下衆生方願上昇也。於是雲房乘雲冉冉而去。洞賓既得雲房之道，兼火龍真人天遁劍法，始遊江淮。試靈劍遂除蛟害，隱顯變化，四百餘年。常遊湘潭岳鄂，及兩浙汴譙間，人莫知識，自稱回道人。宋政和中，宮中有崇，白晝見形盜金寶。妃嬪上精齋，虔禱奏詞，凡六十日，晝寢見東華門外有一道士，碧蓮冠，紫鶴氅，手持水晶如意。揖上曰：臣奉上帝命，來治此崇。即召一金甲丈夫，捉崇劈而啗之且盡。上問丈夫何人，道士曰：此仍陛下所封崇寧真君關羽也。上勉勞再四，因問張飛何在。羽曰：張飛爲臣累劫，

世世作男子身。今已爲陛下生於相州岳家矣。上問道士姓名。道士曰：臣姓陽，四月十四日生。夢覺錄之，知其爲洞賓也。自是宮禁帖然，遂詔天下有洞賓香火處，皆正妙通真人之號，其神通妙用不能盡述。後岳穆武父果夢張飛託世，故以飛命名云。

孫登

孫登，字公和。於汲郡北山上窟中住，夏則編草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善長嘯，好讀易。鼓一絃琴，性無喜怒，嵇康從之遊，三年間其所圖終不答。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康又請學琴，登不教之曰：子才多識寡，難免于今之世矣。後康果遭呂安事，在獄爲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登竟白日昇天。

左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於天柱山

中精思學道，得石室中丹經。尤明六甲，能使鬼神。坐致行厨，變化萬象。曹操召見，閉一室，斷穀期年出之，顏色如故。操嘗宴賓曰：今日高會，所少松江鱸耳。慈因求銅盆貯水以竿釣之，即得鱸。操曰：恨無蜀薑。慈曰：易得。操恐近取，即曰：前使買錦可報增二十段。慈曰：諾。乃擲盃空中，化鶴而去，須臾袖中出薑。後買錦者回，果云是日得報增錦。操出郊從者百許，慈爲齋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行視諸壚，悉亡其酒脯矣。操惡其怪，因收慈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或見於市，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辨誰是。或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奔入羊群，操知不可得，乃令使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使欲取之。而群羊數百皆變爲羝，竝人立云：遽如許亦莫知取焉。

韓湘子

韓湘子，字清夫，韓文公猶子也。落魄不羈，遇純陽先生因從游，登桃樹墮死而尸解，來見文公，文公勉之學。湘曰：湘之學與公異。因作詩見志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子夜餐瓊使，寅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煉白珠砂。寶鼎存金虎，芝田養白鴉。一瓢藏造化，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其看仙葩。公覽曰：子豈能奪造化耶。公即爲開樽，果成佳醞。復聚土無何，開碧花一朵，花間擁出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讀之不解其意。湘曰：他日自驗。未幾公以極諫佛骨事，謫官潮州，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曰：公能憶花間句乎。公詢其地即藍關。嗟嘆久之，曰：吾爲汝足此詩。即韓集中一封朝奉九重天云云。遂與湘宿藍關傳舍，公方信湘之不誣也。湘辭去，出藥一瓢與公。曰：服一粒可以去，出藥一瓢與公。曰：公不久即西，不禦瘴，公愴然。湘曰：公不久即西，不

惟無恙且當復用。公曰：此後復有相見之期乎。湘曰：前期未可知也。

曹國舅

曹國舅，宋太后弟也。因其弟每不法殺人，深以爲耻，遂隱跡山巖，精思玄理，野服葛巾，經旬不食。一日遇鍾離、純陽二仙，問曰：聞子修養，所養何物。對曰：養道。曰：道何在。舅指天。曰：天何在。舅指心。二仙笑謂曰：心即天，天即道，子親見本來面目矣。遂授以還真秘術，引入仙班。

許真君

許遜，字敬之，號真君，南昌人。吳赤烏二年，母夢金鳳銜珠墜於掌上，翫而吞之，因是有娠而生真君。少小疏通，與物無忤。嘗從獵射一鹿，鹿中之而斃，鹿母皇顧舐之。因感悟，折棄弓矢。尅意爲學，博通經史，尤嗜神仙修煉之術。聞西安吳猛得丁義神方，乃往師之，悉受其秘，日以修煉爲事。時買一鐵燈檠，因夜然燈，見漆剝處有光，視之金也，明日訪售主還之。晉武帝太康元年，舉孝廉，辟爲旌陽縣令，

吏民悅服。歲饑民無以輸，真君乃以靈丹點瓦礫成金，令人潛瘞於縣圃。一日藉民之未輸者，使服力於圃，民鋤地得金，用以輸納，遂悉安堵。又歲大疫，死者十七八，真君以所得神方極治之，他郡病民相繼而至，於是標竹於郭外，置符水於其中，使就竹下飲之皆瘥。久之，知晉室將亂，乃棄官東歸，嘗憩於栢林，有女童五人，各持寶劍來獻，真君異而受之，既而偕至真君之家，惟日擊劍自娛，真君知其劍仙也，卒獲神劍之用。既而大吳君遊於丹陽黃堂，聞謔姆多道術，遂同往叩以道妙。姆曰：昔孝悌王下降曲阜蘭公家，謂蘭公曰：後晉代當有神仙許遜，傳吾此道，留下金丹寶經，銅符鐵券，扣吾掌之，以俟子，積有年矣，今當授子。乃擇日登壇，出孝悌王諸秘悉傳之。真君方心期，每歲必來謁姆。姆即覺之曰：子勿來，吾即還帝鄉矣。因取香茅一根，南望擲之曰：子歸，茅落處立吾祠，歲秋一至足矣。二君還，覓訪飛茅之迹，遂建祠宇，每歲仲秋之

三日必朝謁焉。初真君往訪飛茅，偶憩真靖，見鄉民盛烹宰以祀神，且相戒曰：祭不腆則神怒降禍。真君曰：怪崇敢爾。乃召風雷伐之，拔其林木。明日告其里人曰：妖社已驅，毋用祭也。又見人苦遠汲，乃以杖刺社前澗澤，出泉以濟之，雖旱不竭，渡小蜀江，感江干主人朱氏，迎接甚勤，乃戲畫一松於其壁，其家因之得利加倍。後江漲潰堤，市舍俱漂，惟松壁不壞。真君往西安縣行過一小廟，廟神迎告曰：此有蛟害民，知仙君來逃往鄂渚矣。真君至鄂堵路逢三老人指曰：蛟伏前橋下。真君至橋，仗劍叱之，妖蛟驚奔入大江，匿于深淵，乃勅吏兵驅出，遂誅之。時海昏之上繚，有巨蛇據山爲穴，吐氣成雲，亘四十里。人畜在其氣中者俱被吞吸，人爲民害。真君聞之，乃其弟子遂前至蛇所，仗劍布炁，蛇懼入穴，乃飛符召海昏社伯驅之，蛇始入穴，舉首高十餘丈，目若火炬，吐毒衝天。真君嘯命風雷，呼指神兵。以攝伏之，使不得動。乃飛步踏其首，以劍

劈其額。弟子施岑、甘戟等引兵揮之，蛇腹裂，有小蛇自腹中出，長數丈。甘君欲斬之，真君曰：彼未爲害，不可妄誅。一千二百五十餘年後爲民害，吾當復出誅之。以吾壇前植栢爲驗，其枝指壇掃地是其時也。只預識云：吾仙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之內，當出地仙八百人。此時小蛇若爲害，彼八百人自當誅之。蛇子遂得入江。真君曰：大蛇雖滅，蛟精未誅，恐其俟隙潰郡城，吾歸郡乎。乃與甘、施二君歸郡，周覽城邑，遇一少年，通謁，自稱姓慎，禮貌勤恪，應對敏給。遽告。真君謂弟子曰：適來者非人，即老校，故來見試也。迹其所之，乃在郡城江澚，化黃牛卧沙磧之上。真君剪紙化黑牛往鬪之，令施岑潛持劍往，俟其鬥酣即揮之。施君一揮中其左股，牛奔入城南，真至長沙化爲人，入賈玉似君之家。先是蛟精嘗暮玉之美女，化爲一美少年謁之。玉愛其才，乃妻以女。居數載，生二子。常以春夏之交，孑然而出，至秋則乘巨艦

重載而歸，蓋乘春夏大水覆舟所獲也。是秋空還，給玉云：財貨爲盜所劫，且傷左股，玉求醫療之，真君即爲醫士謁玉。玉喜召壻出，蛟精覺懼不敢出。真君隨至其堂，厲聲叱曰：江湖蛟精，害物不淺，吾尋蹤至此，豈容復藏，速出。蛟精計窮，遂見本形，蛇蜒堂下，爲吏兵所誅。真君以法水噴其二子，亦皆爲小蛟，併誅之。真君謂玉曰：蛟精所居，其下深不踰尺皆洪波，九可速徙居。玉乃還高原，其地果陷爲淵。真君復還豫章，而蛟之餘黨甚盛，慮真君誅之，皆化爲人。詭言曰：僕家長安，積世崇善。遠聞賢師許君有神劍，願聞其功。弟子語之曰：吾師神劍指天天裂，指地地折。萬邪不敢當，神聖之寶也。蛟黨曰：亦有不能傷者。于弟子戲之曰：惟不能傷冬瓜葫蘆爾。蛟黨以壹誠然，盡化爲葫蘆冬瓜，浮泛滿江。真君知不蛟黨所化，以劍授施岑履水斬之悉無唯武，由是水妖屏迹，城邑無虞。明帝太寧二年，大將軍王敦舉兵內向次慈湖。真君與吳君同往

謁，敦異說止之。時郭璞在幕府，固璞與俱見。敦喜延之，飲而問曰：子夢一木破天君等以爲何如。真君曰：非佳兆也。吳君曰：木上破天未字也，公宜未可妄動。敦色變，令璞筮之。璞曰：無成。敦怒令武士擒璞斬之。

父族侍從，盱烈與其母部侍從。仙眷四十二口同時白日拔宅昇天，雞犬亦隨。百里之內異香芬馥，經月不散。

葛仙公

真君乃舉杯擲地化爲白鵠，飛繞梁棟，敦一舉目已失二君所在。後敦敗。二君還至金陵，欲買舟至豫章。而舟人告以乏刺舟者。真君曰：爾但瞑目安坐，切勿胡視，吾自爲汝駕之。默召二龍挾舟而行，舟漸凌空，俄過廬山頂，至紫霄峰金闕洞。舟人拜求濟度。真君教以服餌靈草，遂得辟穀不死，隱於此山。二君各乘一龍以歸舊隱，數十年間不復以時事關意，惟精修至道。孝武寧康二年，真君二百三十六歲，八月朔旦，有二仙自天而下，云：奉玉皇命，授真人以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之職，並告以冲舉之日。遂乘雲車而去。是月望日，遙聞天樂之音，祥雲冉冉，羽蓋龍車。從宮兵衛，仙童玉女前後導從，乃揖真君昇龍車。真君與其

葛玄，字孝先，丹陽句容人，號曰葛仙公，從左慈受丹液仙經。嘗與客食言及變化之事。客曰：願先生作一事爲戲。玄曰：君得無促，促欲有所見乎。乃嗽口中飯盡成大蜾數百集客身，有間玄張口蜂皆飛入，嚼之，是舊飯也。能指石人使行。指蝦蟆及諸昆蟲燕雀之屬，歌舞絃節，皆如人狀。或宴客冬設生瓜棗，夏致冰雪。無人傳杯杯自至前，如酒不盡，杯不去也。晉武帝召問曰：百姓思雨，可致乎。玄曰：易耳。乃書符著社中，俄頃大雨。偶行遇一神廟，凡過一禮百步下車，否則有警。仙公乃命車直投，輒大風驟起，塵埃蔽天。仙公怒曰：小邪敢爾。乃書一符，令徒者投廟中，廟屋自焚。過武康，見一人家病作，請巫祀妖邪，邪附巫者與仙公飲，仙公故不飲，而妖邪出語不遜，仙公厲聲叱曰：奸鬼敢

爾。敕五伯拽妖邪頭附柱鞭背，出血流地，妖邪伏罪，乃止。過華陰見一士人溺于蛇精，仙公化作一田夫，驅黃犢而耕。因說士人曰：汝婦蛇精也，前後啖人不計其數。士人不之信，乃引士人看古井，井中白骨盈積。士人恐，遂教士人容窺其跡，士人乃窺之，果蛇也。仙公禁而斬之，即以一符與士人服，即瀉下蚯蚓蝦蟆之類無數，遂得全生。嘗在荊門軍紫蓋山修煉，值天寒大凍，仙公跣足，衣衫襤縷。時有屈家二女偶見，憐之，夤夜促成雙履，次日獻之。仙公已去，但存爐灰尚溫，二女撥灰得丹一粒，姊妹分而服之。自後神氣冲冲，不饑不渴，時人咸謂得仙矣。嘗從吳王各船行至三江口，過風，船多漂沒。仙公船亦不知所在，吳主嘆曰：葛仙公有道，何不能免此踰宿。忽見仙公水上步來，既至尚有酒態。謝曰：昨伍子胥強邀留飲，是以淹屈陛下。嘗于西峰石壁上，石臼之中搗藥，遺墜一粟許，有飛禽遇而食之，遂得不死。至今月白風清之夜，其禽猶

作丁當杵臼之聲，名曰：搗藥鳥。仙人琴高聞仙公得道，自東海跨雙鯉來訪，仙公與之酣飲既醉，高四白雲間酒醒，雙鯉化爲石矣。仙公贈以雙鶴跨之而還，石至今存。嘗有客從仙公泛舟，見囊中有十數符。客曰：此符驗可見不。仙公即取一符投水中，逐水而下，客曰：常人投之亦然。仙公復取一符投之，逆水而上。客曰：異矣。仙公復取一符投之，即不上不下，須臾上符下符會于中流，良久收之。又于水濱見鬻大魚者，謂魚主曰：欲假此魚到河伯。魚者曰：已死矣。曰：亦可以丹書紙納魚口中投於水，躍然而去。如此神異，不能盡述。後仙去。

何仙姑

何仙姑，廣州增城縣何泰女也。生而頂有六毫，年十四五夢神人教曰：食雲母粉，當輕身不死。因餌之，遂誓不嫁，常往來山谷，其行如飛。每朝去，暮則持山果歸遺其母，後漸辟穀。武后遣使召赴闕中，路復失去。景龍中，白日昇仙。天寶九載，見于麻

姑壇，立五色雲中。大曆中，又現身于廣州小石樓。

張果

張果，隱於恒州中條山，往來汾晉間，得長生秘術。常乘一白驢，日行數萬里，休息時折疊之，其厚如紙，置于巾箱中，乘則以水噴之，復成驢。唐太宗高宗徵之下起。武后召之出山，佯死於妬女廟前，時方炎暑，須臾臭爛生蟲，於是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明皇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恒州迎之，果至東京於集賢院安置，備加禮敬。帝問神仙。不答。善息氣，累日不食，數飲酒，上賜之酒辭曰：小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飲一斗。明皇喜，令召之。俄頃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五六，美姿容，步趣閑雅。明皇命坐，果曰：弟子當侍直。明皇愈喜，賜酒飲及一小斗。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明皇因逼賜之，醉酒從頂上湧出，冠衝落地。忽化爲金榼，上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失道士矣。但金榼在地，

驗之，乃集賢院中榼也，榼僅貯一斗酒。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堊而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頹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焦縮頤在右，取如意擊墮之，藏帶中出藥傅之。良久齒復出，粲然如玉。上狩咸陽，獲一大鹿，將令大官烹之。果曰：此仙鹿也，已滿千歲。昔漢武帝元狩五年，臣曾侍從畋于上林，獲此鹿乃放之。上曰：鹿多矣，時遷代變，豈常存乎。果曰：武帝放之時，以銅牌誌於左角下。遂命驗之，果有銅牌二寸許，但文字凋落耳。上問葉法善曰：果何人也。答曰：臣知之，然臣言之即死，故不敢言。若陛下能免冠跣足救臣，臣方敢言。上許之，法善曰：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未絕，七竅流血，僵仆於地。上遽詣果所，免冠跣足，自稱其罪。果徐曰：此兒多口過，不罰之，恐泄天地之機耳。上復哀懇，久之果以水噴其面，法善即時復生。帝益重之，詔圖形集賢院，號通玄先生。果屢陳老病乞歸恒州。天寶初

明皇遺^①使徵果，果聞輒卒，弟子葬之，後發棺，但空棺而已。帝立棲霞觀祀之。

黃野人

黃野人，葛洪弟子。洪棲山煉丹，野人常隨之。洪既仙去，留丹于羅浮山柱石之間，野人得一粒服之，爲地行仙。後有人遊羅浮，宿石巖間中，夜見一人無衣而紺毛覆體，意必仙也，乃再拜問道，其人了不顧，但長笑數聲，聲振林木。復歌曰：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笑兩三聲，空山秋月白。其人歸道，其形容即野人也。

司馬真人

司馬承禎，字子微。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之術，遍遊名山。唐睿宗迎至京，帝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身猶國也。游心爲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則天下治。帝嘆詠曰：廣成子之言，何以加此。辭歸天台，廬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

對曰：以僕觀之，是仕宦之捷徑爾。廬初隱終南，後登庸。聞言，殊有慚色。開元中，文靖天師與承禎赴千秋節齋，直長生殿中夜行道畢，隔雲屏各就枕，微聞若小兒誦經，聲聲玲玲如玉。天師乃褰裳躡步聽之，見承禎額上有一小日如錢，光耀一席。逼而視之，乃承禎腦中之聲也。天師還謂其徒曰：《黃庭經》云：泥丸九真皆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先生之謂乎。一日，謂弟子曰：吾令爲東華君所召，必須往。俄頃化去，如蟬脫。弟子葬其衣冠焉，時年八十有九，有修真秘旨之志論等書行於世。

王質

王質，晉衢州人。入山伐木，至石室山，見石室中有數老人圍棋，質置斧觀之。老人以物如棗核與質，令含咽其汁，便不覺饑渴。且告云：汝來已久可還。質取斧柯已盡爛矣。質亟歸家已數百年，親舊無復存者，復入山得道。人往往見之。

陶弘景

陶弘景，字道明，秣陵人。初母夢青龍自懷而出，已而有娠。生而幼有異操。十歲見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謂人曰：仰青雲，睹白日，不覺爲遠矣。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疏眉。耳各有七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卷，善琴棋，工草隸。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惟以披閱爲務。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乃止于句容之茅山，立館號曰：華陽隱居。徧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沈約爲東陽守，高其志節，累書邀之，竟不至。弘景爲人員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永元初，架三層樓，弘景處其上與物遂絕。惟一家僮得至其所。元善騎射，晚皆不爲，雅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咸以爲仙人。及梁武禪代，

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

進之，武帝恩禮愈篤。及得神符秘訣，

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

金朱砂等物，乃合飛丹，色如霜雪，服

之體輕。帝服亦驗，益敬重之，屢加禮

聘並不就。惟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

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袍以策驅

之。武帝笑曰：此人欲學曳尾之龜，

豈可復致。國家每有大事無不咨之，

時謂山中宰相。年逾八十無異壯容。

後簡文帝臨南徐州，欽其風素，退居後

堂召之。弘景葛巾進見，與談數日而

去，帝甚爲敬異。其弟子桓闓得道將

昇天，弘景問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

矣，得非有過，尚淹延在世，我乃托闓

探之。闓昇天後，還謂弘景曰：師之

陰功極著，但所修本草多用□虫水蛭

之類，功雖及人，亦傷命物。以此一紀

後，方解形拂世，爲蓬萊都水監耳。弘

景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

本草三卷，以贖其過。一日，無疾自知

應逝，逆尅亡日，仍作告逝詩。大同二

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

常，香氣累日，氤氳滿山。

裴航

裴航，唐長慶中書生，因下第遊千

鄂渚，謁故舊崔相國，相國贈錢二十

萬，遂挈歸于京。因傭巨舟載於襄漢，

聞同載有樊夫人，國色也。航無由睹

面，因侍婢裊烟而達詩一章，曰：向爲

胡越猶懷想，況遇天仙隔錦屏，儻若玉

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數日後，

夫人亦使裊烟答詩一章云：一飯瓊漿

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

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航覽之，空

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達詩之旨意。

及抵襄漢，夫人使婢挈粧奩不辭而去，

航遍求訪竟無蹤兆。後經藍橋驛因渴

甚，下道求飲，見茅屋三四間，有老嫗

緝麻其下。航揖嫗求漿，嫗咄曰：雲

英携一甌漿來郎君飲。航憶夫人詩有

雲英之句，正訝之俄，葦簿之下，雙手

如玉，捧出瓷甌。航接飲之，不啻玉液

也。因還甌遽揭簿，見一女子，光彩照

人，航愛慕不已。因白嫗曰：某僕馬

甚乏，願少憩於此。嫗曰：任郎君自

便耳。良久告嫗曰：向睹小娘子，艷

麗驚人，姿容耀世。所以躊躇而不能

去，願納厚禮而娶之，可乎。嫗曰：老

病，只有此孫女，昨有神仙與靈藥一刀

圭，但須玉杵臼擣之百日。方可就吞。

若欲娶此女者，須得玉杵臼，其餘金

帛，吾無用處耳。航拜謝曰：願以百

日爲期，必携杵臼至幸，無復許人。嫗

曰：如約。航至京遍訪玉杵臼，忽遇

一貨玉翁曰：近有一玉杵臼，非二百

緡不可得。航乃傾囊兼賣僕馬，方及

其值，輒步驟獨携而抵藍橋。嫗見大

笑曰：世間有如此信士乎。遂許以爲

婚。女亦微笑曰：雖然更爲，擣藥百

日方議婚好。嫗於襟帶間解藥付航，

航即擣之。每夜獨聞搗藥聲，航窺之，

見玉兔持杵而舂。百日足，嫗持藥而

吞之，曰：吾當入洞而告姻戚，爲裴郎

具幃帳。遂挈女入山，謂航曰：但少

留此。逡巡車馬隸人迎航，見一大第，

連雲朱扉。晁日，仙童侍女引航入帳，

就禮訖，航拜嫗，不任感荷。及引見諸

姻戚，皆神仙中人。一女仙鬢髻霓衣，

云是妻之姊。航拜訖，女仙曰：裴郎不意鄂渚同舟而抵襄漢乎。航愧謝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雲翹夫人，劉綱仙君之妻也。已列高真，爲玉皇之女史。嫗遂將航夫妻入玉峰洞中，瓊樓珠室而居之。餌以絳雪瓊英之丹，體漸清虛。毛髮紺綠，神化自在，超爲上仙。至太和中，友人盧顥遇之於藍橋驛之西，備說得道之事。乃贈藍田美玉十斤，紫府雲丹一粒。顥稽顙請曰：兄既得道，乞一言惠教。航曰：老子云：虛其心，實其腹。顥猶懵然，復語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液，虛實可知也。言訖，忽不見。

孫思邈

孫思邈，華原人。七歲日誦千言，獨孤信見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耳。及長好談老莊，隱於太白山學道，鍊氣養神，求度世之術。洞曉天文，精究醫藥，務行陰德。偶見牧童傷小蛇血出，思邈脫衣贖而救之。旬餘出遊，見一白衣少年下馬拜謝曰：吾弟蒙道者所救。復邀思邈至家，易以

己馬，偕行如飛，至一城廓，花木盛開，金碧炳耀，儼若王者居。見一人袷帽絳衣，侍從甚衆，忻喜趨接謝曰：深蒙厚恩，故遣兒子相迎。因指一青衣小兒云：前者此兒獨出，爲牧豎所傷，賴道者脫衣贖救，得有今日。乃令青衣小兒拜謝，思邈始省昔日救蛇事。潛問左右，此爲何所。對曰：此涇陽水府也。絳衣王者命設酒饌，妓樂宴思邈。思邈辭以辟穀服氣，惟飲酒耳，留連三日，乃以輕銷金珠相贈，思邈堅辭不受，乃命其子取龍宮奇方三十首與思邈。曰：此可以助道者濟世救人。

思邈歸，以是方歷試皆效，乃編入《千金方》中。隋文帝徵爲國子博士，不就。至唐太宗召，始詣京師。永徽三年，已百餘歲。一日，沐浴衣冠，端坐謂子孫曰：吾今將遊無何有之鄉矣。俄而氣絕，月餘色不變，及入棺唯空衣焉。後皇幸蜀，夢思邈乞武都雄黃，即命中使齎十斤送於峨眉頂上，見一人幅巾被褐，鬚眉皓白。指大盤石曰：可置藥於此。召上有表錄謝。使視石

上大書百餘字，遂錄之，隨寫隨滅，須臾白氣漫起，因忽不見。成都有一僧，誦《法華經》甚專，忽一日，有僕人至云：先生請師誦經。經過烟嵐中入一山居。先生野服杖藜，兩耳垂肩，焚香，出聽誦經。遂供僧以藤盤竹著秫飯一盂，杞菊數甌，僧食之，美若甘露。復贈錢一緡，僕送出路口。僧因問曰：先生何姓。曰：姓孫。曰：何名。僕於掌中手書思邈二字。僧大駭，視僕遽失不見，視錢皆金錢也。僧自此身輕無疾，後莫知所之。

譚峭

譚峭，字景升。幼而聰敏，文史涉目無遺，獨好《黃老仙傳》。一旦，告父母出遊終南山，師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常醉遊，夏則服烏裘，冬則衣布衫。或卧風雪中，人謂已斃，視之氣休休。然頗似風狂，每行吟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鞞鞋拋在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後居南嶽煉丹，丹成服之，後遂仙去。

許宣平

許宣平，新安歙縣人。唐睿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庵以居，不修服餌，顏若四十許人。時負薪賣於市，擔上常掛一花瓢，携曲竹杖，每醉吟騰騰以歸。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往來三十餘年，或施人危急，或救人疾苦。士人多訪之不得見，但見庵壁題詩曰：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閑朝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天寶中，李白知宣平爲仙，於是遊新安訪之，亦不得見。乃題詩於庵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烟嶺迷高迹，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宣平歸，見壁詩。乃自題曰：一池荷葉衣無盡，兩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着，移庵不免更深居。其庵輒爲野火所燒，莫知踪跡，後百餘歲，至懿宗咸通十二年，許明恕婢入山採樵，一日，獨於南山中見一人坐石上食桃，

問婢曰：汝許明恕家婢耶。婢曰：是。曰：我即明恕之祖，宣平也。汝歸爲我何明恕，道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即食之，不得將出山，山神惜此桃，且虎狼甚多也。婢食之甚美，須臾而盡。乃遣婢隨樵人歸，婢覺樵擔甚輕。到家具言，入山逢祖翁宣平。明恕怒婢呼祖諱，取杖擊之，其婢隨杖身起，不知所逝。後有人入山見婢復童顏，遍身衣樹皮，行疾如飛，入深林不見。

玄真子

張志和，字不同，唐金華人。母夢楓生腹上而生。肅宗擢明經賜名志和，命待詔翰林。後親喪不復仕，遨遊江湖，自號煙霞釣徒，又號玄真子。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卧雪不寒，入水不濡。每酒酣鋪席水上，獨坐而酌。席來去如舟，俄有雲鶴旋後其止，遂跨鶴而昇。

軒轅集

軒轅集，不知何許人，相傳數百歲，顏色不老，坐暗室目光長數丈。每採

藥於岩谷，則毒龍猛獸隨之，至爲衛護。居常人家請齋者，雖百處皆分身。而若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纔容二升，賓客滿座，傾之彌日不竭，自飲百升不醉。遇病者，以布巾拂之，應手而愈。宣宗召入問長生可致不。答曰：絕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況長生久視乎。及退，上以金盆覆白鵲，令中使試之。集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盆下白鵲宜早放之。上笑曰：先生早知矣。命坐御榻前，令宮人侍茶湯。集貌古而布素，宮人有笑之者，元鬢髮朱唇，年方二八，須臾變爲老嫗，鬢髮皤然，因涕泣不已。上令謝之，即復故步。京師素無荳蔻荔枝花，上因語及，頃刻一花並至，枝葉如新。時坐有相子，集曰：臣山中亦有味更佳。上曰：無緣得矣。集乃取御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頃徹盤，相子幾滿。上食之，嘆曰：美無比。又問曰：朕得幾年天子。集取筆書四十年，但十字一起。上笑曰：朕安敢望

四十年乎。久之，辭還山，命中使送之。每見其於一布囊內探錢施人，比至江陵已施數十萬，取之不竭。未及至山，忽亡所在。不日南海奏，先生已歸羅浮矣。及宴駕只四十年也。

陳希夷

陳搏，字圖南，號扶搖子，亳州真源人。初生不能言，至四五歲戲渦水濱，有青衣媪引置懷中乳之，即能言，敏悟過人，及長，經史一覽無遺。先生曰：向所學，但足記姓名而已。吾將遊泰山，與安期、黃石輩論出世法，安能與世脂韋，汨沒出入生死輪迴間哉。乃盡散家業，惟携一石鐺而去。梁唐士大夫挹其清風，得識其面而睹景星慶雲，然先生皆莫與交。唐明宗親爲手詔召之，先生至，長揖不拜。明宗待之愈謹，以宮女三人賜先生。先生賦詩謝曰：雪爲肌體玉爲腮，多謝君王送得來。處士不興巫峽夢，空煩雲雨下陽臺。遂遯去。隱武當山九石巖，服氣辟穀，凡二十餘年。復移居華山，時年已七十餘矣。常閉門卧，累月

不起。周世宗顯德中，有樵於山麓，見遺骸生塵，迫而視之，乃先生也。良久起曰：睡酣奚爲擾我。後世宗召見，賜號白雲先生。一日乘驢遊華陰，聞宋太祖登極，拍掌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太祖召不至，再召，辭曰：九重仙詔，休教丹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太宗初年始赴召，惟求一靜室，乃賜居於建隆觀。肩肩熟寐，月餘方起。辭去，賜號希夷先生。一日遺門人鑿石室於張超谷，既成，先生往造之。曰：吾其歸於此乎。遂以左手支頤而終。七日容色不變，肢體尚溫。有五色雲封谷口，彌月不散，年一百一十八歲。初兵紛時，太祖之母挑太祖太宗於藍以避亂，先生遇之，即吟曰：莫道當今無天子，却將天子上擔挑。又遇太祖太宗與趙普遊長安市，入酒肆普坐太祖太宗之右。先生曰：汝紫微垣一小星爾，輒處上次可乎。種放初從先生，先生曰：汝當逢明主，名馳海內。但惜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可戒也。放晚年竟喪清

節，皆如其言。有郭沆者，少居華陰，嘗宿觀下，中夜先生呼令速歸，且與之俱往一二里許，有人號呼報其母卒，先生因遺以藥，使急去可救。既至灌其藥遂甦。華陰令王睦謂先生曰：先生居溪巖復止何室。先生且笑且吟曰：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即凌空跨曉風。臺榭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一日，有一客過訪先生，適值其睡，見傍有一異人聽其息聲以黑筆記之，滿紙糊塗莫辨。客怪而問之，其人曰：此先生華胥調，混沌譜也。先生嘗遇毛女。毛女贈之詩。詩云：藥苗不滿筍，又更上危顛。回指歸去路，相將入翠烟。太宗聞先生善相人，遣詣南衙，見真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厮役皆將相也。何必見王，於是建儲之議遂定。先生以易數授穆伯長，穆授李挺之。李授邵康節。以象學授種放，授廬江許堅，堅授範諤，至今糟粕猶存也。

雷隱翁

雷隱翁，名本。少磊落不群，既長

業進士，再試即棄去。默坐終日，或謂其癡翁。咲曰：終不以吾癡易汝黠。一日，以術授其子，遂出遊不返。宋元祐間，有朝士遊羅浮山，見翁坐於樹下，自吟一絕云：往往來來三十年，更無踪跡落人間。功成行滿昇天去，回首山頭月正圓。

馬自然

馬湘，字自然。獨好經史，工文學。嘗與道侶徧游方外，至湖州醉墮雪溪，經日而出衣不沾濕，言爲項羽相召飲。指溪水令逆流，指柳樹令隨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一切小術無所不爲，人或有疾告者，自然無藥，但以竹拄杖打患處。或以杖指之，口吹杖頭作雷鳴便愈。有以所帛謝者，固讓不取。強與之，輒散與貧人。登杭州泰望山作詩曰：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自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徼，兩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後歸省兄，兄適出，謂嫂曰：特歸與兄分此宅，我惟愛東

園耳。待兄三日不歸，遽卒。明日兄歸，感慟曰：弟學道多年，是歸託化以絕望耳。乃棺歛遂窆之東園。明年東川奏，梓潼縣道士馬自然，曰：白日上昇。詔杭州發其棺，只一竹杖而已。

張紫陽

張栢端，天台人。少好學，晚傳混元之道而未備，孜孜訪問，徧歷四方。宋熙寧二年，遊蜀遇劉海蟾，授金液還丹，火候之訣。乃改名用成，字平叔，號紫陽。嘗有一僧修戒定慧，能入定出神，數百里間頃刻即到，與紫陽雅志契合。一日，紫陽曰：禪師今日能與遠遊乎。僧曰：可願同往揚州觀瓊花。紫陽於是與僧處一靜室，相對瞑目跌坐出神。紫陽至時，僧以先至遶花三匝。紫陽曰：可折一花爲記，少頃欠伸而覺。紫陽曰：禪師瓊花何在。禪師神手皆空，紫陽乃拈出瓊花與僧把翫。弟子因問紫陽曰：同一神遊，何以有有無之異。紫陽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修，是故聚則成形，散則成氣，所至之地真神見形，謂之陽

神。彼之所修，欲速見功，不復修命，直修性宗，故所至之地，無復形影，謂之陰神。陰神不能動物也。英宗治平中，訪扶風馬默處厚於河東，乃以所著《悟真篇》授處厚曰：平生所學盡在是矣，願公流布此書，當有因書而會意者。元豐五年夏，跌坐而化，住世九十有九歲。弟子因火燒化得舍利千百，大者如芡實，色皆紺碧。識者謂曰：此道書所謂舍利耀金姿也。後七年，劉奉真遇紫陽於王^③屋山，留詩一張而去。

李鼻涕

李鼻涕，宋紹聖初，劉延仲寓秀州，嘗有道人過門，或從求藥，則以鼻涕和垢膩爲丸與之，病立效，因自號李鼻涕。延仲延之坐曰：今日適無酒爲禮。道人笑曰：床頭珍珠泉一尊，何不出以待客。劉大慚，呼童取尊。道人曰：不必取，但將空尊來。尊至，索紙覆之，少焉香溢於外，成美酒矣，坐者皆醉。明日劉有他客，出所謂珍珠泉者，而尊中無涓滴矣。一日，詣劉別

云：後二十年某月某日當於真州相見，至期劉卒於真州。

歸元子

爾朱洞，字微通，少遇異人，傳還元抱一之道，因自號歸元子。初隱蓬山，後賣藥蜀漢間，行動如飛。逆旅主人每夕怪其屋有聲。因窺之，見其身自榻而升，觸棟而止。或於枯骸中得物如雀卵。持以問洞，洞曰：繇服神丹而不能修煉，故純陰剝消，無陽與俱，獨就丹田成此耳。唐末王建圍成都，洞亦在城中，城久不下，建約城陷日，誅夷無噍類。洞乃施席作法，籠攝建與三軍，皆得神人乘黑雲叱建曰：敢有禍吾民者，禍即反汝。建等怖伏，後入成都戒兵勿殺，民不改肆。洞賣丹藥，每一粒要錢十二萬，時有某太守欲買之，曰：太守金多，非一百二十萬不可。太守以爲移言惑衆，命納之竹籠，沉於江中。至涪陵上流，二漁人乘舟而漁，舉網^①出之，乃洞也。漁曰：此必異人入定乎。扣銅缶寤之，少頃洞開目問漁人曰：此去銅梁幾何，有

三都乎。漁人曰：我白石江人，此去銅梁四百里自是，而東即豐都縣，平都山仙都觀也。洞曰：吾師謂吾，遇三都白石浮水，乃仙去，殆此地耶。洞既登岸，語二漁人曰：視子類有道者，亦有所傳乎。二漁曰：我昔從海上仙人，得三一之旨，煉陽修陰亦有年矣。洞於是索酒與劇飲，取丹分餌之。至荔枝園中，三人昇雲而去。二漁人附

白玉蟾

葛長庚，宋瓊人。母以白玉蟾名之，應夢也。年二十二應童子科，后隱居于武夷山，號東瓊子，事陳翠虛。九年始得其道，蓬頭跣足，一衲弊。甚喜飲酒，未見其醉。博洽儒書，出言成章。嘗自讚云：千古蓬頭跣足，一生服氣餐霞。笑指武夷山下，白雲深處吾家。雷印常佩肘間，祈禳則有異應。時言休咎，驚省輿俗。嘗在京都遊西湖至暮墮水，舟人驚尋不見，達旦則玉蟾在水上猶醺然也。一日，有持刀追脅者，玉蟾叱其人，刀自墮而走。玉蟾招之曰：汝來勿驚。以刀還之。時稱

玉蟾入水不濡，逢兵不害。宋嘉定中，詔徵赴闕，對玉稱旨，命館太一宮，一日不知所往。後每往來名山，神異莫測。

陳泥丸

陳楠，字南木，號翠虛，博羅人。以盤龍箍桶爲生，後得太一刀圭金丹法於毗陵禪師。得景霄大雷琅書於黎姥山神人。能以符分捻土愈病，時人呼之爲陳泥丸。時披髮日行四五百里，鶉衣百結，塵垢滿身。善食大肉，終日爛醉。嘗之蒼梧遇郡禱旱，翠虛執鐵鞭下潭驅龍，須臾雷雨交作，過三山大義渡洪流，舟不敢行，翠虛浮笠而濟。行欽管道中，遇群盜拉殺之，瘞三日盜散，復甦。遊長沙衝帥節，執拘送邕州獄，數夕又回長沙矣。中夜坐或含水銀，越宿成白金。以丹法授白玉蟾。寧宗嘉定間，於漳入水而解去。

莫月鼎

莫月鼎，諱洞一，字起炎，湖州人。生而秀朗，肌膚如玉雪，雙目有光射人。入青城山丈人觀，見徐無極，受五

雷之法，於是月鼎自名雷師，驅使鬼魅，動與天合。時嬉笑怒罵，皆若有神物從之者。元世祖召見，時天色爽霽，帝曰：可聞雷否。月鼎曰：可。即取胡桃擲地，雷應聲而發，元主爲之改容。復命請雨，立至。元主大悅，賜以金繒，月鼎碎截之，以濟寒窶者。性愛酒，無日不醉。醉輒白眼望天，陰飈翛翛起衣袖間。嘗與客飲西湖舟中。當赤日如火，客請借片雲覆之，月鼎笑拾果殼浮觴而項之，雲自湖濱起翳于日下。蕃釐觀道士，中秋方會飲，有雲蔽月久不解，月鼎時遇觀中，道士知其所爲，急請赴筵，月鼎以手指之，雲散如洗，賣餅師積餅於筐，時被精怪竊去。月鼎召雷轟雲中，斬猢猻首于市。一人要婦，半路爲白髮精所攝，至門但空車焉。月鼎禹步如有指麾狀，狂風忽作，飄婦還舍。婦云適在北高峰，何以忽然至此。七十三歲，一日，屬其徒王繼華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將化於汝家。及期，風雷雷雨電交作，索筆作偈，書畢，泊然而逝，顏面如丹。

馬鈺陽

馬鈺，寧海人，孫仙姑其妻也，號丹陽子。母初孕時，夢麻姑賜丹一粒吞之，覺而分瑞，時金太宗天會五年也。兒時常誦乘雲駕鶴之詩。李無夢見而奇之曰：額有三山，手垂過膝，真大仙之材。孫君以女妻之，生三子。嘗題詩云：抱元守一是工夫，懶漢如今一也無。終日銜杯暢神思，醉中却有那人扶。從皆不曉其意。一日，王重陽祖師自終南來訪之，云：宿有仙契，既食瓜從蒂食起。鈺問其故曰：甘向苦中來。又問從何方來。曰：不遠千里特來扶醉人。鈺默念與前所作詩合，異之，遂師事焉。重陽欲挽西遊，鈺未能輒棄家業。重陽多方點化，鈺念始決，遂以貲產付三子，從居崑崙之煙霞洞，孫仙姑在家結庵修煉二十餘年。一日，鈺謂門人曰：今日當有非之喜。輒歌舞自娛，俄聞空中樂聲，仰見仙姑乘雲而過，仙童玉女，旌節儀仗，擁導前後。俯而告鈺曰：先歸蓬島待君也。於是夜坐談，將二鼓，風雷

大雨震動，遂東首枕肱而逝。是夜鈺扣酒監郭復中門，索筆書頌云：喪年六十一，在世無人識。烈雷吼一聲，浩浩隨風逸。以須人云：師已逝矣。方悟所見者，皆其陽神也。

張三丰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名居寶，字玄玄。生有異香，龜形鶴骨，大耳圓目。身長七尺。鬚髯如戟。頂作一髻，手持刀尺。一笠一衲，寒暑御之。不飾邊幅，人目爲張獵獺。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日所啖，斗升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元末居寶雞金臺觀，留頌辭世而逝。上人楊斬山置棺殮訖，臨窆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洪武初，至太和山修煉，結庵於玉虛宮。庵前古木五株，嘗栖其下。久則猛獸不距鷲鳥不搏，人益異之。後入武當，當語鄉人云：茲山異日當大顯於時。居二十三年，拂神遊方而去。

消搖墟經第二

- ①「遺」原爲「貴」，據文義改。
- ②「叔」原爲「叙」，據文義改。
- ③「王」原爲「玉」，據文義改。
- ④「網」原爲「綱」，據文義改。
- ⑤「張」原爲「帳」，據文義改。

(陳信一點校)

015 搜神記

經名：搜神記。六卷。約出于明代。底本出處：《萬曆續道藏》。

引搜神記首

神何昉乎？百物之精乎？法施民，勞定國，歿勤事，禦菑捍患，及山林川谷丘陵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其氣發揚于上，爲照明焄蒿悽愴。祭法有天下者祭百神，重之也。昔新蔡于常侍著《搜神記》三十卷，劉惔見謂曰：鬼之董狐夫于晋人也，迄今日千百年，于斯善本已就圯，雖間刻間有之，而存什一，于千伯不免貽漏萬之譏。登不肖，走衣食嘗遡燕闕探鄒魯，遊齊梁，下吳楚歐越之區，中間靈疆神界磅礴豁衍靡不領略，而悉數之。歲

萬曆記元之癸巳，來止陪京爲披閱書記，得《搜神記》于三山富春堂。讀之，見其刻呂卷別以類，且繪呂像，質之不肖。前日所周覽者，而一墨蓋不襲于舊，能得于意發于未明，增于所未備卓哉，神也。要在造民福而同拱，翼我皇圖于億萬。斯水者不肖，媿非劉君能無董狐之賞于心耶。嗟又幽明也，神唯靈而後傳紀，記傳而神之靈益傳世，有峨大冠拖長紳呼可擁衛，既自赫然稱神矣。迺復身世與草木同朽腐，而令史冊間無聞述可乎。

搜神記卷之一

目錄

儒氏源流 釋氏源流 道教源流 聖母附
玉皇上帝 聖祖尊號 附聖母尊號 后土皇
地祇 東華帝君 即東王公 西王母 上
元一品大帝 中元二品大帝 下元三
品大帝 東嶽 南嶽 西嶽 北嶽
中嶽 四瀆之神 五方之神 太乙之
精 肩吾 燭陰 雷神 電神 風伯雨師
附

儒氏源流 九月十五日聖誕

至聖文宣王，魯曲阜昌平鄉闕里，其先宋人也。先聖曾大父曰孔防叔，避宋華督之難，徙居於魯，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長子曰孟皮，字伯尼，有疾不任繼嗣，次子則先聖是也。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日，先聖生，是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

星之精也。母顏氏房聞奏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主而首上項頂，故因名丘，字仲尼。幼而喪父，葬於防山。先聖身長九尺二寸，腰大十圍，凡四十九衣，反首注面，月角日準，坐如龍蹲，立如鳳峙，望之如朴，就之如昇，耳垂珠庭，龜脊，龍形，虎掌，胼脇，參膺，河目，海口，山臍，林背，翼臂，蚪唇，注頭，龜鼻，阜腴，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昌顏，的頤，輔以驥齒，眉有一十二彩，目有六十四理，其頭似堯，其額似舜，其頁須皋洵，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有大聖之德，學極天人，道窮秘奧。龜龍御負之書，七政五緯之事，包犧黃帝之能，堯舜周公之羨。魯定公以先聖爲中都宰，一年四方諸侯皆則焉，九年始爲邑宰，十年爲司空，十一年爲大司寇，攝行相事。十四年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豚羔者弗節，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于之以歸。去魯

十四年，魯哀公十一年，先聖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成六藝。晚而喜《易》，讀之窮天地之奧，爲《彖》、《象》、《文言》、《繫辭》，以發其秘。告弟子於洙南泗北，門徒三千，博徒六萬，達者七十二人。昔先聖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係，周衰而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角，經宿而麟去。至哀公十四年西狩太野，叔孫氏車子鋤商獲獸，以爲不祥。先聖視之曰：麟也，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衿。叔孫聞之，然後取之，而繫角之紱尚存。先聖曰：吾道窮矣。乃因魯史而作《春秋》，又加褒貶而修中興之告，麟見而天告，先聖之亡徵也。先聖病夢在兩楹之間，子貢請見，曰：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何來晚也。先聖因嘆曰：太山頽乎，梁木壞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後七日沒，年七十三。至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葬於魯城壯。哀公十一年立廟於舊宅，守陵廟百戶。弟子皆

服心喪三年畢，相訣而去，則哭各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側六年然後去。弟子於廟藏先聖衣冠琴瑟車書，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冢百有餘室，因命曰孔氏魯世世相傳，歲時奉祀於冢，子孫世襲不絕。聖朝崇奉，追封尊號大成至聖文宣王，聖室鄆國夫人，聖父封齊國公，聖母封魯國太夫人。

釋氏源流

四月初八日聖誕

釋迦牟尼佛，姓刹利，父淨飯天，母清淨妙，位登補處生兜率天上，名曰勝善天人，亦名護明大士，度諸天衆，說補處行亦於十方界中，現身說法。《普耀經》云：佛初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湧金蓮華，自然捧雙足，東西及南北各行於七步，分千指天地作獅子吼聲，上下及四維無能尊我者，即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也。至四十二年三月八日年十九歲，欲求出家而自念言當復可遇。即於四門遊觀，見四等事心有悲喜，而

作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有一天人名曰淨居，於窗牖中叉手白太子言，出家時至可去矣。太子聞之心歡喜，即逾城而去，於檀特山中修道。始於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其非便捨去。復至鬱頭藍佛處學三年不用處定，知其非，亦捨去。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於六年，故經云以無心意無授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故《普集經》云，菩薩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佛，號天人師，時年三十矣。即穆王三年癸未歲也。既而於鹿野苑中爲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而論道果，說法住世四十九年。後告弟子摩訶迦葉，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並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言：

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摩阿迦葉，吾將金縷僧伽黎衣傳付於汝，轉授

補處至慈世佛出世，勿令朽壞。摩訶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我當依勅恭順佛。故爾時，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大眾，吾今背痛欲入涅槃，即往熙連河側娑羅雙樹下。右脇累足泊然宴寂，復從棺起爲母說法，特示雙足化婆耆，并說無常偈曰：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寂滅爲樂。

時諸弟子即以香薪兢茶毗之燼後，金棺如故，爾時大眾即於佛前以偈讚曰：

凡俗諸猛熾，何能致火熱。

諸尊三昧火，闍羅金色身。

爾時金棺從坐而舉高，七多羅樹往反空中化火三昧，須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即穆王五十二年壬辰歲二月十五日也。自世尊滅後一千一十七年，教至中夏，即後漢明帝夜夢金人，身長大，頂有日月光。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到天竺問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沙門云佛長一丈六尺，

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大無所不通，故能通萬物而大濟群生云。

道教源流 二月十五日聖生

金闕玄元太上老君聖紀，按《洞玄靈寶元始上帝貞教九符經》道君造皇帝曰：昔天地未分，陰陽未判，濛洪杳溟，溟滓大梵，廖廓無光，結聖自然，中有百千萬重正氣而化生妙無聖君。歷尊號曰妙無上帝自然元始天尊，一號天寶丈人。經九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億萬劫，次結百千萬重真氣而化生妙有聖君，自稱妙有大帝虛無玉晨大道君，一號靈寶丈人。經八億八千八百八十億劫，次結百千萬道氣化生混沌聖君，紀號至真大帝萬變混沌玄元老君，一號神寶丈人。又按《老君聖紀經》，太上老君居太清境，乃元氣之祖宗，天地之根本。於至寐至虛之內，太初太始之先，惟數御運布氣，融精開化，天地所歷成壤三儀不可量計。其化身周遍塵沙世界，亦非筭數紀極。

開闢之後，觀世代之澆流，隨時立教代爲帝師，達立法度。或流九天，或傳四海，自三皇而上，歷代帝王咸宗奉焉。是知天上天下道氣之內皆老君之化也。垂億萬之法無不濟度，蓋百姓日用而不知也。老子曰：吾乃生乎無形之先，起於太初之前，行乎太素之元，立於太渺之端，浮游幽虛之中，出入杳冥之門。故葛玄序《道德經》云：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始終不可稱載。又云，世人謂老子降於殷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劫，甚杳杳冥冥渺邈久遠矣。開闢已前，復下爲帝師，代代不絕，人莫能知之。按老子傳記，自開闢之前下至殷湯，代代爲王者師，皆化身降世。當殷湯四十七年庚申，始示誕生之跡，自太清常道境乘太陽日精化五色玄黃大如彈丸，時玉女晝寂流入口中，吞之有孕，懷八十一歲至武丁九年庚辰剖玉女左腋而生。生而色白，號曰老子。生於李樹之下，指樹曰：此吾姓也。名耳，字伯陽。自殷武丁九年庚辰，下

至秦昭王九年西昇昆崙，計九百九十六年矣。

按李石《續博物志》云：唐高祖武德三年，晉州人吉善行於羊角山見白衣父老呼善行曰：爲吾語唐天子，吾爲老君，即汝祖也。高祖因立廟，高宗追尊玄元皇帝，明皇註《道德真經》。今學者約之，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京師號玄元宮，諸州號紫極宮，尋改西京爲太清宮，東京爲太微宮，皆置學生。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帝。宋《國朝會要》曰：宋真宗太平祥符六年八月十一日制，謹奉上尊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聖母尊號

唐武后光宅三年九月甲寅，追尊聖母曰：先天太后。

祖殿在亳州太清宮是也。

玉皇上帝 正月初九日聖生

按聖紀所載云，往昔去世有國，名

號光嚴妙藥，其國王者名曰淨德。時王有后名寶月光，王乃無嗣，常因一日作是思，惟我今將老而無太子，身或崩滅社稷九廟委付何人。作是念已，即便勅下詔諸道衆於諸宮殿依諸科教懸諸幡蓋，清淨嚴潔廣陳供養，六時行道偏禱真聖，已經半載不退初心。忽夜寶月光皇后夢太上道君與諸至真，金姿玉質清淨之儔，駕五色龍輿，擁不景旌蔭明霞蓋。是時太上道君安坐龍輿抱一嬰兒，身諸毛孔放百億光，照諸宮殿作百寶色，幢節前道，浮空而來。是時皇后心生歡喜，恭敬接禮長跪道前，白道君言令王無嗣，願乞此子爲社稷主，伏願慈悲哀愍聽許。爾時道君答皇后言，願特賜汝。是時皇后禮謝道君而乃收之，皇后收已便從夢歸覺而有孕，懷一年，於丙午歲正月九日午時誕於王宮。當生之時，身寶光穆充滿王國，色相妙好，觀者無厭。幼而敏慧，長而願善，於其國中所有庫藏一切則寶盡皆散施，窮之困苦，鰥寡孤獨，無所依怙，飢饉癯殘，一切衆生，亡愛

和遜，歌謠有□，化及遐方，天下仰從歸仁，太子父王加慶。當爾之後，王忽告崩，太子治政俯金浮生告敕大臣，嗣位有道逐捨其國，於普明秀岩山中修道，功成超度過是劫已歷八百劫。身常捨其國爲郡生，故割愛學道於此，後經八百劫行藥治病拯救衆生，令其安樂，此劫盡已又歷八百劫。廣行方便，啓諸道藏，演說靈章，恢宣正化，敷揚神功，助國救人，自幽及顯，過此已後再歷八百劫亡身殞命，行忍辱故捨己血肉。如是修行三千二百劫始證金仙，號曰清淨自然覺王如來。

《宋真宗實錄》曰：大中祥符七年九月，上對侍臣曰：自元符之降，朕欲與天下臣庶同上王皇聖號。至天禧元年正月辛丑朔，帝詣大初殿，恭上玉皇大天帝聖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玉皇大天帝。

聖祖尊號

御製《靈遇記》曰：景德初，王中正遇司命真君傳藥金法，上之四年十一月降劉承規之真舍，五年始奉上徽

號曰：九天司命天尊。《宋真宗實錄》曰：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十七日，上景德四年先降神人傳玉皇命云，今汝祖趙有名此月二十四日降，如庚真元事。至日，天尊降延恩殿，閏十月己巳加號：聖祖上靈高道九天赦命保生天尊

聖母尊號

《國朝會要》曰：天禧元年三月六日册上聖母尊號曰：元天大聖后。先是大中祥符五年制加上聖祖母號，候兗州太極觀成，擇日奉上至是詔王旦等行册禮。

后土皇地祇

三月十八日聖生

天地未分，混而爲一，二儀憂判，陰陽定位，故清氣騰而爲陽天，濁氣降而爲陰地。爲陽天者五太相傳，五夫定位，上施日月，參著玄象。爲陰地者五行相乘，五氣凝結，負載江海山林屋宇，故曰天陽地陰天公地母也。世界曰后土者，乃天地初判黃土也，故謂土母。正廟在分陰，宋真宗朝大中祥符

其年七月二十三日，詔封后土皇地祇。其年駕幸華陰親祀之，今揚州蕃釐觀后土祠也，殿前瓊花一株，香色柯葉絕異，非世之常品。

東華帝君

東華帝君絕習在道氣，疑寂湛體無爲將欲，殷迪玄功生化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於碧海之上蒼靈之墟，以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王公焉。與金母皆挺質太元毓神玄奧，於東方溟滓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氣而成形，與王母共理二氣，而育養天地陶鈞萬物。凡天上天下三界十方男子之登仙得道者，悉所掌焉。居方諸之上，按《塵外記》方諸山在東海之內，其諸司命三十五所，以隸天上人間罪福，帝君爲大司命，總統之山有東華臺，帝君常以丁卯日登臺四望。學道之人凡仙有九品，一曰九天真王，二曰三天真皇，三曰太上真人，四曰飛天真人，五曰靈仙，六曰真人，七曰靈人，

八曰飛仙，九曰仙人。凡此品次昇天之時，先拜木公後謁金母，受事既訖，方得昇九天入三清拜太上而觀元始。故漢初有四五小兒戲於路中，一兒詩曰：着青裙，上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皆莫之知，唯子房往拜焉。曰：此東王公之玉童也。昔元始告十方天人曰：吾自造言混沌化生，二儀役御陰陽始封。皇上元君與東華扶桑大帝等，校量水火定平劫數。中皇元年，太上於玉清瓊房金闕上官授帝寶經花圖玉訣，使傳後學，玉名合真之人。故玄綱云：東華不秘於真訣是也。紫府者，帝君校功行之所，夫海內有三島，而十洲列其中。上島三洲謂蓬萊、方丈、瀛洲也，中島三洲謂芙蓉、閩苑、瑤池也，下島三洲謂赤城、玄關、桃源也。三島九州鼎峙混一之中，又有洲曰紫府，踞三島之間，乃帝君之別理，遷轉靈官職位，較量群仙功行，自地仙而至神仙，神仙而至天仙，天仙而轉真聖入虛無洞天，凡三遷也，皆帝君主之。釋之名也，東華者，以帝君東華

至真之氣化而生也。分治東極，居東華之上也。紫府者，職居紫府，統三五司命，遷轉虛官較品真仙也。陽者主東方，少陽九氣生化萬彙也。帝君者位東方，諸天之尊，君牧衆聖爲生物之王。《易》曰：帝出乎震是也。故曰東華紫府少陽帝君。又《真教元符經》云：昔二儀未分溟滓濛洪，如鷄子玄黃之中也。自然有盤古真人，移古就今是曰盤古，乃是天地之精，自號元始天王，游行虛空之中。又有太元聖母化生天脊脉中，經一劫天王行施聖母遂生，天皇號上皇元年始世主萬六千歲，受元始上帝符命爲東宮大帝扶桑大君。東皇公號曰元陽父，考之仙經或號東王公，或號青童君，或號方諸君，或號青提君，名號雖殊，即一東華也。聖朝至元六年正月日上尊號曰：東華紫府少陽帝君。

西王母 七月十八日生

西王母者，乃九靈大妙龜山金母

也，號太虛九光龜臺金母焉。吾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在昔道氣凝寂湛體無爲，將欲贊助玄功生化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焉，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蒼靈之墟，以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曰東王公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焉，金母生神於伊川厥姓縱氏，生而飛翔，以主元毓玄奧於眇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氣結而成形，與東王公共理二氣，而養育天地陶鈞萬物矣。柔順之本爲極陰之元，位配西方，母養群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咸所隸焉。所居崑崙之圃，閩風之苑，玉揚玄臺九層，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女五，華林、娟蘭、青娥、瑤姬、玉卮。周穆王三十五年，命八駿使西巡狩至崑崙賓謁祠見之，持白璧重錦以爲王母壽焉。時王母以瑤池珍饗，紫府瓊漿，九天仙藥於穆王燕於瑤池。七月七日降漢武帝殿，母進蟠桃七，校於帝自食其一，帝欲留校，母曰：此桃非世間所有，三千年一實。忽東方朔於牖間窺之，母指

之曰：此兒已三偷吾桃矣。是日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笛，王子登彈入琅之璈，許飛瓊鼓靈虛之簧，安法興歌玄，以爲武帝壽焉。

東王公

相傳東王公與玉女投壺，裊而脫誤不接者，天爲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

上元一品帝

上元一品九氣天宮紫薇大帝，即延生之符始陽之氣結成，至真處玄都元陽七寶紫薇上宮，總主上宮諸天帝王上聖高真參羅萬象星君。每至正月十五日上元月日，天官考籍大千世界之內，十方國土之中，上至諸大神仙升臨之籍，星宿照臨國土分野之薄，中至人品考限之期，下至魚龍變化飛走潛動生化之期，並俟天官集聖之日錄奏，分別隨業改形，隨福受報，隨劫轉輪，

隨業生死，善惡隨緣，無復差別。

中元二品大帝

七月十五日聖生

中元二品七氣地官清虛大帝，九土無極世界洞空清虛之宮，總主五岳帝君並二十四治山九地土皇四維八極神。每至十月十五日中元月日，地官考籍大千世界之內十方國土之中，上至諸大神仙升臨之籍，星宿照臨國土分野之薄，中至人品考限之期，下至魚龍變化飛走潛動生化之期，並俟地官集聖之日錄奏，分別隨業改形，隨福受報，隨劫轉輪，隨業生死，善惡隨緣，無復差別。

下元三品大帝

下元三品五氣水官洞陰大帝，洞元風澤之炁，晨潔之精，金靈長樂之宮。總主九江水帝四瀆神君十二溪真三河四海神君，每至十月十五日下元月日，水官考籍大千世界之內，十方國

土之中，上至諸大神仙升臨之籍，星宿照臨國土分野之薄，中至人品孝限之期，下至魚龍變化飛走潛動生化之期，並俟水官集聖之日錄奏，分別隨生改形隨福受報隨劫轉輪，隨業生死善惡隨緣無復差別，宜悉知之。

東嶽

三月二十八日生

泰山者，乃群山之祖，五嶽之宗，天地之神，神靈之府也。在兗州奉符縣，今太安州是也。以梁父山爲儲副。東方朔《神異經》曰：昔盤古氏五世之苗裔曰赫天氏，赫天氏曰胥勃氏，胥勃氏曰玄英氏，玄英氏子曰金輪王，金輪王弟曰少海氏，少海氏妻曰彌輪仙女也。彌輪仙女夜夢吞二日，覺而有娠生二子，長曰金蟬氏，次曰金虹氏。金虹氏者，即東岳帝君也，金蟬氏即東華帝君也。金虹氏有功在長白山中，至伏羲氏封爲古歲，爲太華真人掌天仙六籍，遂以歲爲姓，諱崇。其古歲者，乃五岳之前無上天尊所都之地，今之

奉高是也。其后乃水一天尊之女也。至神農朝賜天符都官，號名府君。至漢明帝封太山元帥，掌人世居民貴賤高下之分，祿料長短之事，十八地獄六案簿籍，七十五司生死之期。聖帝自堯、舜、禹、湯、周、秦、漢、魏之世，只有

天都府君之較，按《唐會要》曰：武后垂拱二年七月初一日封東岳為神岳天中王，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四月初一日尊為天齊君。玄宗開元十三年加封天齊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十五日詔封東岳天齊仁聖王，至祥符四年五月日尊為帝號：東岳天齊仁聖帝。淑明皇后，聖朝加封大生二字，餘封如故。帝五子，宣靈侯，惠靈侯，和惠夫人，至聖炳靈王，永泰夫人，居仁盡鑒尊師，佑靈侯，淑惠夫人。帝一女，玉女大仙。即岱岳太平頂玉女娘娘是也。

南嶽

南嶽衡山，衡州衡山縣是也，以霍山為儲副。東方朔《神異經》云：姓

崇，諱覃。南嶽主於世界星辰分野之地，兼麟甲水族龍魚之事。大中祥符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追尊帝號：司天昭聖帝，景明皇后。聖朝加封大化二字，餘封如故。

西嶽

西嶽華山，在華州華陰縣是也，以太白山為儲副。東方朔《神異經》云：神姓善，諱望。西岳者主管世界金銀銅鐵五金之屬，陶鑄坑冶，兼羽毛飛鳥之事。大中祥符四年五月日追尊帝號：金天順聖帝，肅明皇后。聖朝加封大利二字，餘封如故。

北嶽

北嶽恒山，在定州曲陽縣是也。以崞峒山為儲副。東方朔《神異經》云：神姓晨，諱嶠。北嶽者主於世界江河淮濟，兼虎豹走獸之類，蛇虺昆蟲等屬。大中祥符四年五月日追尊帝

號：安天玄聖帝。靜明皇后。聖朝加封大貞二字，餘封如故。

中嶽

中嶽嵩山，在西京河南府登封縣是也。以少室山為儲副。東方朔《神異經》云：神姓憚，諱善。中岳者主於世界地澤川谷溝渠山林樹木之屬。大中祥符四年五月日追尊帝號：中天崇聖帝。正明皇后。聖朝加封大寧二字，餘封如故。

四瀆神

江瀆神，即楚屈原大夫也。唐始封二字公，宋加四字公。本朝加封四字王，號廣源順濟王。

河瀆神，即漢陳平也。唐始封二字公，宋加四字公。本朝加封四字王，號靈源弘濟王。

淮瀆神，即唐裴度也。唐始封二字公，宋加四字公。本朝加封四字王，

號長源候濟王。

濟瀆神，即楚作大夫也。唐始封一字公，宋加四字公。本朝加封四字王，號清源漢濟王。

五方之神

武王伐紂都洛邑，天大雨雪，甲子朔五神車騎止王門之外，欲謁武王。王曰：諸神各有名乎？師尚父曰：南海神名祝融，北海神名玄冥，東海神名勾芒，西海神名蓐收，河泊名馮修。使謁者以名召之，神皆警而見武王。王曰：何以教之？神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各奉其使。武王曰：子歲時無廢禮焉。按傳共工氏子曰龍主社爲后土神，少昊子曰重主木爲勾芒神，顓頊子黎喜火爲祝融神，少昊第二子該主金爲蓐收神，少昊第三子熙主水爲玄冥神。

太乙

天神也，按《漢書》：劉向校書天祿閣，有老人着黃衣植青藜而進見，向在暗中，遂出杖端火照向讀書。向問其姓名，答曰：我太乙之精。

肩吾

按《山海經》：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人面虎身虎爪九尾，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莊子所謂肩吾得之以處太山是也。

燭陰

海外鍾山之神名曰燭陰，即燭龍也。其神視爲書暝，爲夜吹，爲冬呼，爲夏不飲，不食不息，氣息爲風，身長千里，人面蛇身，一足赤色，在無脊之國。

雷神 六月二十四日生

廟在雷州之西南八里，昔鄉人嘗造雷鼓雷車置廟中。有以魚彘肉同食者，立爲霆震。舊記云：陳天建初州民，陳氏者因獵獲一卵，圍及尺餘，携歸家。忽一日霹靂而開，生一子，有文在手，曰雷州，後養成，名文玉，鄉俗呼爲雷種。後爲本州刺史，歿而有靈，鄉人廟祀之，陰雨則有電光吼聲自廟而出。宋元累封王爵，廟號顯震，德祐中更名威化。《國史補》：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則伏地中，其狀如彘，人取而食之。又雅州瓦屋山有雷洞，投以瓦石應手電震。

電神

相傳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暴而脫誤不接者，天爲之笑，開口流光，今之閃電是也。

風伯

飛廉是也，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身似鹿，頭似爵，有角，尾似蛇，大如豹。

雨師

商羊是也。商羊神鳥，一足能大能小，吸則溟渤可枯。

搜神記卷之一

搜神記卷之二^①

目錄

- | | |
|-------|-----------|
| 玄天上帝 | 北極驅邪院左判官 |
| 梓潼帝君 | 吳客三真君 許真君 |
| 張天師 | 三茅真君 |
| 祠山張大帝 | 五聖 至聖炳靈王 |
| 佑聖真君 | 王侍宸 袁千里 |
| 張果老 | 西嶽真人 太素真人 |
| 薩真人 | 壽春真人 負局先生 |
| 律呂神 | 劉師 |

玄天上帝 三月初三日生

按《混洞赤文》所載，玄帝乃元始化身，太極別體。上三皇時下降為太始真人，中三皇時下降為太朴真人^②，下三皇時下降為太素真人。至黃帝時下降為當上天，開皇初劫下世，紫雲元年建甲午，三月甲寅庚午時符太陽之精，托胎化生淨樂國王善勝夫人之腹，

孕秀一十四月，則太上八十二化也。淨樂國者，乃奎婁之下海外國，上應龍變梵度天。玄帝產母左脇，當生之時瑞雲覆國異香芬然，地上變金玉瑞應之祥。生而神靈，舉措隱顯，年及十歲，經典一覽悉皆默會，仰觀俯察靡所不通，潛心念道志氣太虛，願輔上帝普福兆民。父王不能抑志，年十五，辭父母欲尋幽谷內煉元真，遂感玉清聖祖紫虛元君傳授無極上道。元君告玄帝曰：子可越海東遊，歷於翼軫之下，有山自乾兌起跡，盤旋五萬里，水出震宮，自有太極便生是山，應顯定極風天太安皇崖二天。子可入是山，擇衆峰之中冲高紫霄者居之。當契太和昇舉之後五百歲，當龍漢二劫中，披髮跣足攝離坎真精歸根復位，上為三境輔臣，下作十方大聖，方得顯名億劫，與天地日月齊並，是其果滿也。告畢，元君昇雲而去。玄帝乃如師語，越東海遊，步至翼軫之下，果見師告之山，山水藏沒，皆符師言。乃入觀覽，果有七十二峰，中有一峰聳翠上凌紫霄，下有一岳

①「卷之二」原無，據體例補。
 ②「黃」原為「皇」，據文義改。
 ③「常」原為「當」，據文義改。
 ④「木」原為「人」，據文義改。

當陽虛寂，於是玄帝採師之誠，目山曰太和山，峰曰紫霄峰，岳曰紫霄岳，因卜居焉。潛虛玄一，默會萬真。四十九年，大得上道，於黃帝紫雲。五十七年，歲次甲子九月初九日丙寅清晨，忽有祥雲天花自空而下，迷漫山谷，去山四方各三百里林巒震響，自作步虛仙樂之音，是時玄帝身長九尺，面如滿月，龍眉鳳目，紺髮美髯，顏如冰清，頂九氣玉冠，身披松羅之服，跣足拱手，立於紫霄峰上。須臾雲散，有五真群仙降於玄帝之前，導從甚盛，非凡見聞。玄帝稽首，祇奉迎拜，五真曰：予奉三清王帝詔，以子功滿道備昇舉，今聞子之聖父聖母已在九霄矣。玄帝跪伏恭詔，五真乃宣詔畢，可特拜太玄元帥，領元和遷校府公事，賜九德偃月金晨玉冠，瓊華玉簪，碧瑤寶圭，素銷飛雲金霞之帔，紫銷龍充丹裳羽屬絳綵之裙，七寶銖衣，元光朱履，飛紅雲鳥，佩太玄元帥玉冊，乾元寶印，南北二斗、三台龍劍，飛雲玉輅，丹舉綠輦，羽益瓊輪九色之節，十絕靈旛，前踞九

鳳，後次八鸞，天下玉女億乘萬騎，上赴九清詔至奉行。玄帝再拜授詔，易服訖，飛昇金闕。按《元洞玉曆記》云：殷紂日造罪愆惡毒自橫，遂感六大魔王，引諸鬼衆傷害衆生。元始乃命玉皇上帝降詔紫薇，陽則以周武伐紂，陰以玄帝收魔。斯時，上賜玄帝披髮跣足金甲玄袍皂纛玄旗，統領丁甲下降凡世。與六天魔王戰於洞陰之野，魔王以坎離二氣化蒼龜巨蛇，變現方成，玄帝神力攝於足下，鎖鬼衆於酆都大洞。宇宙肅清，玄帝凱還，特賜尊號，拜玉虛師相玄天上帝，領九天採訪使。聖父曰：淨樂天君明真大帝，聖母曰：善勝太后瓊真上仙。下蔭天關曰：太玄火精命陰將軍赤靈尊神。地軸曰：太玄水精育陽將軍魚靈尊神，並居天一。

北極驅邪院左判官

左判官者，唐顏真卿。德宗命真卿問罪李希烈親族餞於長樂坡，公醉

跳躑前楹曰：吾早遇道士云陶八，八授以刀圭碧霞丹，至今不衰。又曰：七十有厄即吉，他日待我於羅浮山，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大梁，希烈命縊殺之，葬於城南。希烈敗家，人殷柩見貌狀如生遍身金色，爪甲出手背鬚髮長數尺，歸葬偃師北山。後有商人至羅浮山。有二道士弈棋樹下，一曰何人至此？答曰：小客洛陽人。道士笑曰：願寄一書達吾家。遣童子取紙筆作書，客還至北山，顏家子孫得書驚曰：先太師親筆。發塚開棺已空矣。後白玉蟾云：顏真卿爲北極驅邪左判官。

梓潼帝君二月初三日生

按《清河內傳》：余本吳會間人，

生於周初，後七十三化爲士大夫，未嘗酷民虐吏，性烈而行察，同秋霜白日之不可犯。後西晉末，降生於越之西，隼之南，兩郡之間。是時丁未年二月三日誕生，祥光罩戶黃雲迷野。居處地

俯近海里，人請清河叟曰：君令六十而獲貴嗣，童稚時不喜嬉戲，每慕山澤，往往語言若有隱顯，盡誦群書，喪避衆子，自笑自樂，身體光射，居民祈禱則余嗤訕，長嘯曰：土木而能衣人之衣，食人之食，享之而有應，謗之而有禍，我爲人而焉無靈乎。自後夜夢或爲龍，或爲王者天符，或爲水符，漕自怪而不甚信爲吉兆。三農愆旱嘉禾無甦，舞雩祝神括然無驗，余思曰：寐中夢治水府，今夕當驗。夜往水際，以夢中官函牒河伯，而驚魂尤恐忸怩不能，忽爾之間陰雲四合風飛雷震。一吏稽首余前曰：運判徒居。余曰：非我也，我乃張戶老之子，名亞。緣水府得達，故字需美。吏曰：奉命從子。余曰：家人如何。吏曰：先到治所。余惶懼未決，吏揖上一白驢而去。俛首里聞風雨聲中頓失鄉地，到一山，連劍嶺而撐參宮星也，若鳳凰之偃，下有舌湫引余入一巨穴。門有一石，荀吏曰：民之禱雨祝此石而有應，名曰雷柱。吾方褰衣入穴，吏又曰：君記周

室爲人七十三化，陰德傳家而迄今否？余方大悟，若夢覺也。吏曰：君在天譜得神之品，於人世界有知之者。晋不日有中興之兆，君可尋方而顯化。余曰：謝天使響報也。入穴則若墮千仞之壑，近地而足不沾，若騰身虛空。有王者之宮中有禁衛，余入遂見家人，悉都其間。改日作儒士往咸陽，講姚萇之故事。廟在劍州梓潼縣九曲之北，其殿有降筆亭，中以金索懸一五色飛鸞，鸞口銜筆用金花牋數百番，常留筆下，筆墨皆具亭門，本府差官封鎖甚嚴，以防欺僞之弊。降等訖，其亭內有銅鍾自鳴，廟吏聞於本府，本府差官啓鑰取書以觀報應，其降筆多勸人以忠孝爲本。昨逆曦僭爲蜀王，具犧牲設姐豆潔粢盛親詣帝君廟設祭，甫欲行禮，黑風驟起滅燭撒香，逆曦震懼俯伏殿下，須臾開明，視祝板已碎作兩片矣。帝君奉唐玄宗追封左丞相。僖宗加封順濟王。宋太祖加封聖號忠烈仁武孝德聖烈王，聖后協應德惠妃，聖父顯慶慈祐仁裕王，聖母昭德積慶慈淑

妃，聖子嗣德王，聖子婦善助顯懿夫人，聖子昌德王，聖子婦順助惠懿夫人，聖孫紹應昭靈侯，聖孫婦淑應夫人，聖孫承應宣靈侯，聖孫婦惠應夫人。

佐神英惠忠烈翼濟福安王卿報喜太尉也，左右桂祿二籍仙官。延祐三月七日加封聖號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

吳客三真君

昔周厲王有三諫官，唐、葛、周也。王好畋獵失政，三官諫曰：先王以仁義守國，以道德化民，而天下咸服，未聞禽荒也。豐諫弗聽，三官棄職南遊於吳，吳王大悅。會楚兵侵吳，王甚憂之，三官進曰：臣等致身以死事大王自有安邦之謀，大王無慮。三官迎敵各用神策，楚降，吳王遷賞三官，拜辭奏曰：臣等客臣也，不敢受賜。後知厲王薨，宣王立，復歸周國。宣王錫賚甚厚，仍其爵位。後救太子靖王降五

方使者，及非灾橫禍，宣王遷三官於東
袞，撫治安慰民受其賜，商請其資所至
無乏，其國大治，三官既昇加封侯號。

唐宏字文明孚靈侯，七月二十一日誕。

葛雍字文度威靈侯，二月十三日誕。

周武^③字文剛浹靈侯，十月初二日誕。

宋祥符元年真宗東封岱岳，至天門忽

見三仙自空而下，帝敬問之。三仙

曰：臣奉天命護衛聖駕。帝封三仙

曰：上元道化真君，中元護正真君，下

元定志真君，同判岱岳冥司。讚曰：

應變之聖，道德之君。辭周寄吳，濟世

救民。周而烈極，吳封客臣。宋遇真

宗，天門顯身。帝親問之，方得其因。

唐葛周氏，天地水神。上奉王詔，保駕

聖明。御製妙讚，敕載姓名。祠封太

頂，號建三靈。

許真君 八月初一日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汝南人也。

祖父世慕至道，真君弱冠師大洞真君

吳猛傳三清法。舉孝廉，拜蜀旌陽令。

以晉亂棄官，與吳君問遊江左。會王
敦作亂，二君乃假符咒謁敦，欲止敦而
存晉也。一日同郭璞候敦，敦蓄怒而

見，曰：孤昨夢將一木上破其天，禪帝

位果十全乎？請先生圓之。許曰：此

夢非吉矣。曰木上破天是宋字，明公

未可妄動。又令璞筮之，曰事無成。問

壽，曰：若起事禍將不久，若住武昌壽

不可測。敦怒曰：卿壽幾何？曰：予

壽盡今日。敦令武士執璞赴刑，二君

同敦飲席間乃隱形去。至盧江口召舟

過鍾陵，舟師以無人力駕舡。二君

曰：但載我，我自行舡。仍戒舟師

曰：汝宜堅閉戶隱，若聞舟行聲慎勿

潛窺，於是入舟，頃刻間舟師聞舟搖撼

木葉聲，遂潛窺。見二龍駕舟在紫霄

峰頂。龍知其窺，委舟而去。二君

曰：汝不信吾教，今至此，奈何。遂令

舟師舟隱此峰頂，教服靈草，授以神仙

術，舟之遺跡今尚存。真君後在豫章

遇一少年，客儀修整自稱慎郎，真君與

之話知非人類。既去謂門人曰：適少

年即蛟蜃精，吾念江西累遭洪水爲害，

若不剪除恐致逃遁。遂舉道眼一覷，

見蜃精化一黃牛於洲壯，真君謂弟子

施太玉曰：彼黃牛，我今化黑牛，仍以

白巾與鬥，汝訊之當以劍截彼。俄頃

二牛奔逐，大玉以劍中黃牛之左股。

因投入城西井中，黑牛亦入井，蜃精徑

走。蜃精先在潭州化一聰明少年人，

多珍寶，娶刺史賈玉女，常旅遊江湖必

多獲寶貨而歸，至是空歸，且云被盜所

傷。須臾典客報云：有道流許敬之見

使君，賈出接坐。真君曰：聞君得佳

婿^①，略請見之。慎即托疾不出。真君

厲聲曰：蛟精老魅焉敢遁形。蛟乃化

本形至堂下^②，命空中神殺之。又令將

二兒來真君，以水噴之，即成小屋。妻

賈氏幾變，父母力懇乃止。令穿屋下

丈餘，地皆無水際，又令急移，俄頃官

舍沉沒。爲渾踪跡皆宛然旨蜃。後於

東晉太康二年八月一日於洪洲西山舉

家白日上昇，真君自飛昇之後，里人與

真君族人就其地立祠。以所遺詩一百

二十首寫竹簡之上，載之竹簡，令人探

取以決休咎，名曰聖籤。宋徽宗政和

二年五月十七日上尊號曰：神功妙濟真君。改觀爲宮，賜額曰玉隆萬壽。帝因看書於崇政，恍然似夢見東華門北有一道士，戴九華冠披絳童服，導從者甚衆，至丹墀起簡揖帝。帝因問曰：卿是何人，不詔而至。對曰：吾爲許旌陽，權掌九天司職，上帝詔往按察西瞿耶國，經由故國。復問曰：朕患安息瘡，諸藥不能愈，真君有藥否？即取小瓢子傾藥一粒，如綠豆大，呵咒抹於瘡上，覺如流酥灌體，入骨清涼。遂揖而去，行數步隨迴顧曰：吾弊舍已久寥落，願聖皇舉眼一看爲幸。帝豁然而覺，詔畫像如夢中所見，祥賜上清儲祥宮崇奉，詔真君遺迹去處，未有宮觀即取本屬官職建造，如宮觀只因損壞如法修換，無常住即撥近便官田供辦。聖朝崇奉加至道玄應四字，餘封如故。

张天师

天師者，漢張道陵也。子房八世

孫，光武建武間生於吳天目山，學長生之術隱北邙山，章帝和帝累召不起，久之徧遊名山。東抵興安雲錦溪，升高而望曰：是有異境。遂沂流而之雲錦洞，有岩焉，煉丹其中。三年青龍白虎旋遶於上，丹成餌之。時年六十，容貌益少。又得秘書，通神變化驅除妖鬼。後於蜀之雲臺峰升天，所遺經籙符章並印劍以授子孫。其四代曰盛，復居此山，歷代重之。今其子孫世襲真人居於江西廣信府貴溪縣之龍虎山。

三茅真君三月十八日生

茅盈字叔申，濛玄孫。弟固，字季偉。次弟衷，字思和。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少秉異操獨味清虛，年十八遂棄家入恒山修道餌術。後師王君，因西至龜山得見王母，授以太極玄真之經，歸入恒山北谷，時年四十九也。盈父母尚存，父惡其久出遠遊欲杖之，盈長跪曰：盈已受聖師符籙常有天兵侍

衛，杖盈恐天兵相阻，盈罪愈加重也。父欲驗其語，故杖之，杖輒折成數十段。如弓矢之發，中壁則壁穿，中柱則柱陷。父母始知其道成，乃止。盈曰：向所啓正慮如此。後二弟俱貴，衷爲西河太守，固爲執金吾。當並之官，鄉里送者數百人。時盈亦在座，笑謂賓曰：吾雖不作二千石，來年四月三日送僕登仙，當亦不減於今日也。衆皆不之許，時宣帝初元四年也。至期門前數頃地，忽自平治無寸草，皆施青縑幄屋，下盡鋪白氈，可容數百人。衆賓並集，大作宴會，杳無使從，但見金盤玉杯自至筵前，美酒奇馥異果不可名狀，復有妓樂絲竹金石之音滿耳，蘭麝之香達數里外。少頃迎官來至，朱衣玉帶者數百人，旌旗甲仗光彩耀日。盈乃與家人親友辭別，登車乘雲冉冉而去。時二弟在官，聞盈飛昇皆棄，還家求兄於東山。盈乃與相見，謂二弟曰：悟何晚矣。今年已俱老難可補復，縱得真訣但可成地仙耳。於是初教二弟延年不死之法，令長齋三年，

授以上道，使存明堂玄真之氣，又各贈九轉還丹一劑，並神方一首。各佩服之，遂亦成仙。後人謂之三茅真君，令祠廟鼎列於句容之茅山三峰，靈應奇驗禮拜者傾江以南云。

祠山張大帝

大帝姓張，諱渤，字伯奇。武陵龍陽人也。父龍陽君，母曰張媪。龍陽君與媪遊於太湖之陂，忽風雨晦冥雷電並起失媪處，俄頃開霽，媪言見天神賜以金丹，已而有娠。西漢神爵三年二月十一日夜半生，長而奇偉隆準修髯有神，告以地荒僻不足建家。命行有獸前導，遂與李夫人東遊吳會，渡浙江至苕雲山白鶴山，山有四水會流其下，公止而居焉。於白鶴得柳氏，於烏程桑圻得趙氏爲侍人。王九弟五子一女八孫，始於吳與郡長興縣順靈鄉，役陰兵自長興荆溪疏鑿聖瀆長三十里，志欲通津於廣德也。王□鼓壇爲鳥所誤，王見夫人變形未及遂不與夫人相

見，化於廣德縣西五里橫山之頂，居民思之立廟祀焉。夫人亦至縣東二里而化，時人亦爲立廟。聖瀆之河湮爲民田，即浴兵池，爲湖灌溉，瀕湖之田僅萬頃，掛鼓之壇，禽不敢栖，蟻不敢聚。云唐大寶中禱雨感應，初贈水部員外郎，橫山改爲祠山。昭宗贈司農少卿，賜金紫。景宗封廣德侯。南唐封爲司徒，封廣德公。後晉封爲廣德王。宋仁宗封爲靈濟王。至寧宗朝累加至八字王，至理宗淳祐五年改封正祐聖烈真君。至感淳二年加封正祐聖烈昭德昌福真君。二月十一日誕生。

封正寧昭助靈惠順聖妃。李氏二月初二日誕生。

封協應濟惠慈昭廣懿夫人。趙氏。

封協順承濟慈佑廣助夫人。

王祖顯慶垂休昭遠靈惠侯。

祖母顯應起家昭靈夫人。

王父慈應潛光儲祉衍靈侯。

王母慈惠嗣徽聖善夫人。

九弟

靈貺普濟昭助侯，靈德昭惠嘉懿夫人。

善利通貺靈助侯，善德助惠正懿夫人。順成孚應顯助侯，順德衍惠昭懿夫人。康衛昭應廣助侯，康德順惠顯懿夫人。靖鎮豐利宏助侯，靖德淑惠靈懿夫人。休應曹澤孚助侯，休德敷惠靖懿夫人。明濟福謙善助侯，濟德緩惠昌懿夫人。昭祐通濟信助侯，昭德靖惠明懿夫人。嘉惠予直順助侯，嘉德柔惠光懿夫人。

王子

承烈顯濟啓佑王，五月十五日生。

承祀贊福元穆協應夫人。

嗣應昭佑公，正月初四日誕生。嗣嬪翊福

昭穆夫人。

濟美崇佑公，三月十五日誕生。濟順保福

恭穆夫人。

紹休廣佑公十二月十二日誕生。紹妣崇福

交穆夫人

善繼孚佑公，正月十一日誕生。善行敷福

瑞穆夫人。

王女

淑顯柔嘉令儀夫人。

王婿李夫人本廣無像位醮筵及祠祭呼

云。

王孫

第一位永福侯。第二位衍社侯。第三位衍佑侯。第四位衍澤侯。第五位衍瑞侯。第六位衍渥侯。第七位衍慶侯。第八位衍惠侯。佐神丁壬三聖者，打供方使者，封協靈住。

五聖始末 九月二十八生

按《祖殿靈應集》云：五顯公之神在天地間相與爲本始，至唐光啓中乃降於茲邑，圖籍莫有登載，故後來者無所考據。惟邑耆耄口以相傳，言邑民王瑜有園在城北偏，一夕園中紅光燭天，邑人麋王觀之，見神五人自天而下，道從威儀如王侯狀，黃衣皂縑坐胡床，呼瑜而言曰：吾授天命當食此方，福佑斯人，什勝尋幽而來至止，我廟食此則佑汝亦無窮。瑜拜首曰：惟命。言訖，祥雲四合，神昇天矣。明日邑人來相宅，方山在其東，佩山在其西，左環杏墩，右繞蛇城，南壯兩潭，而前坐

後大溪，北來縈紆，西下兩峰，特秀巉然，水口良然，佳處也。乃相與子來斬竹蕘草作爲華屋，立像肖貌揭虔安靈，四遠聞之鱗集輻輳。自是神降，格有功於國，福佑斯民，無時不顯。先是廟號止名五通，大中中始賜廟額曰靈順，宣和年間封兩字侯，紹興中加四字侯，乾道中加八字侯，淳熙初封兩字公，甲辰間封四字公，十一年加六字公，慶元六年加八字公，喜泰二年封兩字王，嘉定元年封四字王，累有陰助于江左，封六字王，六年十一月誥下封八字王，理宗改封八字王號：

打供胡百二檢察。
都打供胡靖一總管。
打供黃太保。打供王太保。
金吾二大使。掌善罰惡判官。

《周禮小宗伯》祀五帝於四郊，漢儀祠五祀，宋朝明堂圖五方帝位於昊天

天之側，從之以五人帝，五官神皆五行直氣也。蓋五行爲天地間至大，化必有爲之主宰者，故曰玄冥，曰祝融，曰勾芒，曰神蓐，曰后土，皆指水

火金木土而言之。則今五神之降於此，豈非默助五行之造化，以福生民乎。或以五聖爲五通，謂其非正神，名實不辨甚矣。每歲四月八日本縣啓建大齋，士民輻湊。

本朝有褒封勅誥：

第一位顯聰昭應靈格廣濟王，顯慶協惠昭助夫人。

第二位顯明昭列靈護廣祐王，顯惠協慶善助夫人。

第三位顯正昭順靈衛廣惠王，顯齊協佑正助夫人。

第四位顯直昭佑靈貺廣澤王，顯佑協齊喜助夫人。

第五位顯德昭利靈助廣成王，顯福協愛靜助夫人。

王祖父啓佑喜應敷澤侯，祖母衍慶助順慈貺夫人。

王父廣惠慈濟方義侯，母崇福慈齊慶善夫人。

長妹喜應贊惠淑顯夫人，次妹懿順福淑靖顯夫人。

至有吏下二神者，蓋五公，既貴不欲以

禍福驚動人之耳目，而委是二神司之歟。

黃衣道士，紫衣員覺大帥。

輔靈翊善史侯，輔順翊惠下侯。

翊應助順周侯，令狐寺丞。

王念二元師，打供高太保。

至聖炳靈王五月十二日生

至聖炳靈王者，即東嶽天齊仁聖帝第三子也。唐太宗加威雄將軍，至宋太宗封上吳炳靈公，大中祥符元年二月十五日封至聖炳靈王。

佑聖真君

佑聖真君者，真君姓茅，諱盈，本長安咸陽人也。自幼出家，參訪名山洞府，遇王君賜長生之術，得道稱爲天仙。至漢明帝朝儀朔三年，天書忽降，皆玉篆龍文，云大帝保命真君與東岳天齊仁聖帝同鑒死生共管陰府之事。宋太宗封佑聖真君，至真宗加封九天

司命上卿賜福佑聖真君。

王侍宸

侍宸姓王，名文卿，宋時臨川人。侍宸，其官也。主有骨相，有道者器之。長而遊四方，履歷幾遍宇宙，嘗遇異人授以道法，能召風雷。宋徽宗號爲金門羽客凝神殿侍宸，寵冠當時，賜賚一無所受。時揚州大旱，詔求雨，侍宸爲父劍嘔水曰：借黃河水三尺。後數日揚州奏得雨水皆黃濁。屢見顯異。元時始建祠，今祠在建昌之府城內是也。靈應益者，執牲帛而乞靈者絡繹於道。

袁千里

袁勝，字千里，南豐人，王侍宸甥生氏子也。有斬勘雷法髣髴舅氏，端平間寓戴顛家，一日謂戴顛曰：吾逝矣，可焚我。言畢而卒，戴焚之及及屍煙焰中有旗，現金字曰：雷雲第二判

官袁千里也。

張果老

姓張，名果，隱於恒州中條山，往來汾晉。聞得長生秘術，耆老云：爲兒童時見之，已言數百歲。嘗騎一白驢日行數萬里，休息時乃折疊之，其厚如紙，置於巾箱中。乘則以水異之，復成一驢。唐太宗高宗徵之不出，則天皇后召之出山，佯死於妬女廟前。後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明皇齎璽書迎里隨至，安置於集賢院。問以神仙，不答，累試仙術不可窮紀。

西嶽真人

西岳真人姓馮，名長，驪山人。周宣王時爲柱下史，睹天文之變乃退隱攝生，遇鄧真人授以靈書，功行垂成，復遇彭真人授以太上隱書，遂得仙用術活人。平王二十年春昇化而去。

太素真人 九月二十三日生

太素真人姓周，名亮，字太真，太原人。母宵寢見五色流霞覆其宅，因感有孕，經十五月而生。長而師事姚坦，授《五千文》及《八素真經》，能治鬼怪，各復真形。周靈王太子晉聞之，召與相見，賜以九光七明芝。亮修服之，遂能變化，或如七十髮白齒落，經宿不出，復爲少年姿容如花，或被兇人侮之，其人不覺自縛，困於拷擊，叫號口中流血，求哀乃釋之。年一百九十餘歲，威烈王十四年，上帝遣天官下迎，授爲秦隴真人，出入太清。

薩真人

薩真人名守堅，蜀西河人也。嘗學醫，誤用藥殺人，遂棄醫。聞虛靖張天師，及建昌王侍宸、福州林靈素三人道法高，遂來學法。至蜀中，其行囊已盡，坐於石大憂。忽見三道人來，真人

問此去信州遠近，道人問所欲。真人曰：欲訪虛靖天師學法。道人曰：天師死矣。復問王侍宸，曰亦死矣。復問林靈素，曰亦死矣。真人方悵恨，一道人曰：今天師道法亦高，吾與之有舊，當爲作字，可往訪之。吾有一法相授，日間可以自給。遂授以呪棗之術，曰：呪一棗可取七文，一日但呪十棗得七十文，則有一日之資矣。一道人曰：吾亦有一法相授，與之棕扇一柄，曰：有病者則扇之即愈。一道人曰：吾亦有一法相授，乃雷法也。真人受之，辭去。用之皆驗。一日凡呪百餘棗，止授七十文爲日用，餘者復以濟貧。及至信州見天師，投書，舉家皆哭，乃虛靖天師親筆也。書中言，吾與王侍宸、林天師遇薩君，各以一法授之矣。可爲參錄奏名真人，後法愈大顯。嘗經潭州，人聞神語曰：真人提刑來日。次日，人同之，只見真人携甕笠至，有提點刑獄之牌，人異之。繼至湘陰縣浮梁，見人用童男童女生祀本處廟神，真人曰：此等淫神，好焚其廟。

言訖雷火飛空，廟立焚矣。真人至龍興府江邊濯足，見水有神影，方面黃巾金甲，左手拽袖右手執鞭，真人曰：爾何神也？答曰：吾乃湘陰廟神王善，被真人焚吾廟後，今相隨一十二載，只候有過則復前讎。今真人功行已高，職隸天樞，望保奏以爲部將。真人曰：汝凶惡之神，坐吾法中必損吾法。廟神即立誓不敢背盟，真人遂奏帝授職。至漳州，忽一日諸將現形環侍，天詔召真人君天樞領位，真人方起身而即立化。

壽春真人

真人姓梅，名福，字子真，壽春人。仕漢爲南昌尉，見王莽專政乃棄家求仙。遍遊鴈蕩南閩諸山，後入仙霞山，遇空同仙君授以內外丹法。入鷄籠山修煉不成，乃至劍江西嶺。再遇空同仙君。謂福曰：汝之緣在飛鴻山也。福遂往飛鴻山結菴修煉，丹成趣裝復還壽春。一日，紫雲浮空，仙樂紛紛，金

童玉女捧詔控鸞從空而下，福拜詔辭家乘青鸞飛昇而去。宋元豐間，封壽春真人。今廟在金陵聚寶門外，靈應神異，俗呼曰梅將軍廟。

負局先生

負局先生，語似燕代間人，因磨鏡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否，若有輒出紫丸赤藥與之，莫不愈。時大疫，每列戶與藥愈者萬計，不取一錢。後止吳山絕崖，世世懸藥與人。曰：吾欲還蓬萊山爲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從石崖流下，服者多所愈。鄉人乃立祠祀之。

律呂神

祠在大同府渾源州之北五里神谿狐石上，建於元魏，元重修。相傳泰初元年六月，弘州人有張珪者，晚憩於狐石之上，忽一神人丰姿飄灑清瑩絕塵自空而下，顧珪謂曰：律呂律呂，上天

勅汝，此月二十日行硬雨。語畢即騰空而去，珪會其意，歸家遍以語鄰村人使速收麥，未及收者至日爲雨所傷盡空。事聞朝廷，遣使祭焉。

劉師

《寰宇記》師姓劉，字摩訶，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無有不驗，沮渠蒙遜時曰：求仙學道經肅州衛止治南小草菴。上合掌皈依而入涅槃，其徒茶毗之骨化爲珠，血化爲丹，更爲立祠於示寂之所。相傳祈禱者，往往獲珠丹焉。自是禳火火滅，祈雨雨霑，禱病病瘥，遠近爭崇奉之。

搜神記卷之二

- ①「卷之二」原無，據體例補。
- ②「真」原爲「直」，據文義改。
- ③「周」原爲「同」，據文義改。
- ④「佳」原爲「住」，據文義改。
- ⑤「下」原爲「不」，據文義改。

- ⑥「容」原爲「客」，據文義改。
- ⑦「爵」原爲「雀」，據文義改。
- ⑧「及」原爲「乃」，據文義改。

搜神記卷之三^①

目錄

觀世音 天王 地藏王

金剛 十大明王 十地閻君

十八羅漢 寶誌公 盧六祖

達磨 普庵 泗州大聖

傅大士 二郎神 蕭公

晏公 宗三舍人 楊四將軍

水府 沿江遊奕神 洞庭君

湘君 巢湖太姥 宮亭湖神

海神 潮神水神波神泉神俱附 廬山神

蘇嶺山神 新羅山神 射木山神

南無觀世音菩薩 二月十九日生

昔有一國王號曰妙莊王，三女，長妙音，次妙緣，又次妙善，善即菩薩也。王令其贅，不從，逐之後花園，居之白雀寺，尼僧苦以搬茶運水，鬼使之。王怒，命焚寺，寺僧俱毀於燄，而菩薩

無恙如初。命斬之，刀三折。命縊以白練帶，忽黑霧遮天，一白虎背之而去屍多林。青衣童子侍立，遂歷地府過柰河橋，救諸苦難，還魂再至屍多林。太白星君化一老人，指與香山脩行。後莊王病惡，剜目斷臂救王，王往禮之。爾時道成，空中現千手千眼靈感觀世音菩薩奇妙之相，永為香山顯跡云。

天王

按《釋氏源流》有毗留勒義天王，有毗留博義天王。有提頭賴吒天王，有毗沙門天王，昔唐太宗從高祖起義兵，有神降於前，自稱毗沙門天王，願同力定亂。其手將有猪首象鼻者，故所向成功。及即位，詔天下公府皆祀之。天聖初詔諸郡置祠，仍建佛寺，俱以天王為額，此天王之所由普建也。

地藏王菩薩 七月三十日生

職掌幽冥，教主十地，閻君率朝，賀成禮相。傳王舍城傳羅卜法，名目捷連。嘗師事如來，救母於餓鬼群叢，作孟蘭勝會，歿而為地藏王。以七月三十日為所生之辰，士人禮拜。或曰今青陽之九華山地藏是也。按傳新羅國僧，唐時渡海居九華山，年九十九，忽召徒眾告別，但聞山鳴石隕，俄分跌坐於亟中，泊三稔開將入塔，顏貌如生，昇之動骨節若金鎖焉。故曰金地藏，以是知傳者之誤。

金剛

金剛密跡是也。按《三昧經》，如來到那乾訶羅國降五羅魔時，金剛神手把大杵，杵頭出火，燒諸惡龍，龍王驚怖走入佛影。又嘗揮大利劍擬鬼王額，鬼王驚怖抱持小兒，長跪上佛。又嘗白佛垂意小食化鬼神眾。及世尊滅

度，金剛悲哀懊惱作如是言，如來捨我入於寂滅，我從今日無歸無依無覆無護，哀惱灾患一旦頓集，憂愁毒箭深入我心。此金剛杵當用護誰，即便棄擲自今以往當奉侍誰，說種種言，戀慕如來，此金剛之所自顯化也。

十大明王

一焰鬘得迦忿怒大明王。二無能勝大忿怒明王。三鉢訥鬘得迦大忿怒明王。四尾觀難得迦大忿怒明王。五不動尊大忿怒明王。六吒枳大忿怒明王。七你羅難拏忿怒明王。八大力大忿怒明王。九送婆大忿怒明王。十轉日羅播多羅大忿怒明王。

此十大忿怒明王，各有三面，面各三目，皆頭上頂佛，以虎皮爲衣，髑髏爲冠，髮髻豎立。

十地閻君

一殿閻君秦廣王蕭。二殿閻君楚

江王曹。三殿閻君宋帝王廉。四殿閻君五官王黃。五殿閻君閻羅王韓，六殿閻君變成王石。七殿閻君泰山王畢。八殿閻君平等王子。九殿閻君都市王薛。十殿閻君轉輪王薛。

十八尊阿羅漢

第一賓度羅跋羅墮闍尊者。第二迦諾迦跋蹉尊者。第三迦諾跋釐墮闍尊者。第四蘇頻陀尊者。第五諾距羅尊者。第六跋陀羅尊者，第七迦哩迦尊者。第八伐闍弗多羅尊者。第九戍博迦尊者。第十半託迦尊者。第十一羅怛羅尊者。第十二那伽牟那羅尊者。第十三因竭陀尊者。第十四代那跋斯尊者。第十五阿氏多尊者。第十六注茶半託尊者。第十七慶友尊者。第十八賓頭盧尊者。

寶誌禪師

寶誌禪師朱元嘉中見形於東陽鎮

古木鷹巢中，朱氏聞巢中兒啼，遂收育之。因以朱爲姓，施宅爲寺焉。公自少出家，依於鍾山道林寺。常持一錫杖，懸刀尺及鏡拂之類，或掛一兩尺帛，數日不食無饑容。時或歌吟，詞多識記，士庶皆共事之，齊建元中，武帝謂師惑衆收付建康獄。既旦，人見其入市，及檢獄如故。建康尹以事聞帝，延於宮中之後堂，師在華林園，忽一日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所得之。俄豫章王文惠太子相繼薨，齊亦以此貴矣，由是禁師出入。梁高祖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遜仙高著，豈以俗士常情空相拘枳，何其愚陋，至於此自今勿得復禁。師或一日對帝食鱸，帝曰：一人知味二十餘年，師何爲爾？師乃吐出小魚，鱗尾依然。今建康尚有鱸殘魚是也。皇后郗氏崩，數月帝常追悼之，晝則忽忽不樂，宵則耿耿不寐。居寢殿聞外騷窅聲，視之乃見一鱗盤甃上殿，啖晴呀口以向於帝。帝

大驚駭無所逃遁，不得已噉然而起，謂蛇曰：朕宮殿嚴警，非爾蛇類所生之處，必其妖孽，欲崇朕耶。蛇爲人語啓帝曰：蟒則昔之郗氏也，妾以生存嫉妬六宮，其性慘毒，怨一叢則火熾矢射損物害人死，以是罪陷爲蟒耳。無飲食可實口，無窟穴可庇身，飢窘困迫力不自勝。又麟申有蟲咬噬肌肉，痛若其劇若加錐刀焉。蟒非常蛇，亦復變化而至，不以皇居深重爲阻耳。感帝平昔眷戀之厚，故托醜形骸陳露於帝，祈一功德以見拯救也。帝聞之，嗚呼感激，既而求蟒不復見。帝明日大集妙門於殿庭，宣其由，問善之最，以贖其言。師對曰：非禮佛懺滌愆款不可。帝乃然其言，搜索佛經錄其名號，兼親杼睿思洒聖翰撰悔文，共成十卷。皆採摭佛語削法閑詞爲其懺禮，又一日，聞宮室內異香馥郁，良久轉美。初不知所來，帝因仰視，乃見一天人容儀端麗，謂帝曰：此則蟒后身也，蒙帝功德已得生忉利天，今呈本身以爲明驗也。慇懃致謝，言訖而去。此見梁武

懺序。師於梁天監十三年冬將卒，忽告衆僧令移寺金剛神像出置於外，乃密謂人曰：菩薩將去矣。未及旬日無疾而終，舉體香而化，在世九十七年。帝以錢二十萬易定林寺前岡獨龍阜以葬師，永定公主以湯沐之資造浮圖七級於其上，帝命陸倕製銘，賜玻璃珠以飾塔表。南唐保太七年加號妙覺，塔名應世。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舒民柯萼遇老僧往萬歲山，指古松下掘之得石篆，乃《寶公記》聖祚綿遠之文。於是遣使致謝，謚曰寶公妙覺。治平初，更謚道林真覺大師。按《建康寶錄》開善寺有誌公履，唐神龍初鄭克俊取之以歸。長安今洗鉢池尚在，塔西二里法雲寺基方池是也。

盧六祖

盧六祖，名能，廣東新州人。唐宣宗朝學佛見曹溪水香，遂於其地擇一道場，求之地主，但云：只得一袈裟地足矣。地主從之，遂以袈裟鋪設，方圓

八十里，今南華山六祖道場是也。肉身俱存，香烟薰其面如漆。至元丙子年，漢軍以利刃鑽其腹，見心肝如生人，於是不敢犯。衣鉢盡載之，有宣宗御賜袈裟織成淡山水，有西天鉢，非銅鐵非木石，有西天履，非革非木，有《其華經》十六七葉，有佛齒，以利銀合載之，元有一孽龍，據深潭爲民害，六祖曰：只怕爾變小。其龍果小，遂以鉢孟載之，在寺中乾枯歸附。

達磨十月初五日生

二十八祖達磨，自天竺國泛海見梁帝不契，潛上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端居而逝葬熊耳山。魏宋雲奉使西域迴，過師子葱嶺，見手携隻履翩翩而逝。雲問，師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王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還，暨復命，則明帝已登遐矣。迨孝莊即位，雲具奏其事，帝令起墳，惟空棺一隻，革履存焉。

普庵禪師十一月二十七日生

普庵禪師名印，肅袁州宜春縣余氏子也。當宋徽宗政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辰時生，年六歲，夢一僧點其心曰：汝他日當自省。既覺以意白母，視之當心有一點紅瑩，大似世之櫻珠。父母因此許從壽隆院賢和尚出家，年二十七歲落髮，越明年受戒。師容貌魁奇，智性巧慧。賢師器之，勉令誦經。師曰：嘗聞佛祖元旨，必貴了悟於心，數墨巡行無益於事。遂辭師，遊湖湘，謁牧庵忠公。因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忠公豎起佛子，師遂有悟。后歸受業院。癸酉歲，有鄰寺慈化者，衆請住持，寺無常住。師衣衾紙衣，晨粥暮食，禪定外，唯閱《華嚴經》論。一日大悟，遍體汗流，喜曰：我今親契華嚴境，遂述頌曰：

搵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岳又天台。
六根門首無人到，惹得胡僧特地來。
一日，忽有僧名道存冒雪至，師目擊而

喜曰：此乃吾不請友矣。遂相與寂坐，交相問答，師乃庵隱南嶺，號曰：普庵。後營募重爲慈化，修建佛殿，慕道向風者衆，師乃隨宜爲說，或書頌與之。有病患者，折草爲藥與之，或有疫毒，人跡不相往來者，師與之頌。咸得十全，至於祈晴伐怪、木毀淫祠，靈應非一。由是工投大興，富者施財，貧者施力，巧者施藝，寺宇鼎新，延以數千里之間，關路建橋，樂爲善事，皆師之化。忽一日索筆書頌於方丈西壁云：

乍雨乍晴寶象明，東西南北亂雲深。
失珠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爲汝清。

頌畢，示衆曰：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入吾室者必能元契矣。善自護持無令退失，索浴更衣踣跌而寂，時則乾道五年者七月二十一日。勅封普庵寂感妙濟真覺昭貺禪師。

泗州大聖

泗州僧伽大師者，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間，手執楊枝，混

於緇流，或問師何姓。答曰：我姓何。又問師是何國人，曰：我何國人。尋於泗上欲構伽藍，因宿州民賀跋氏捨所居。師曰：此本爲佛宇。令掘地，果得古牌。云香積寺即齊禁龍建所創，又獲金像，衆謂燃燈如來。師曰：普光王佛也。因以爲寺額，景龍二年中宗遣使迎大師至，輦轂深加禮異，命住大薦福寺。三月三日大師示滅，敕令就薦福寺漆身起塔，忽臭氣滿城。帝祝送師歸臨淮，言訖異香騰沸。帝問方迴曰：僧伽大師是何人邪？曰：觀音化身耳。乾符中謚證聖大師。

傅大士

傅大士名翕，婺州義烏人也。自幼聰慧，通三教之書，自號善慧八士。梁普通元年，遇天竺僧嵩頭陀語曰：爾彌勒化身。遂令自鑿於水，乃見圓光寶蓋，即悟前因。因問修道之地，頭陀指松山下雙擣木曰：此可矣。大士於此創庵，大通三年置寺，雙擣間即今

雙林寺。有《法華經》，梁武帝所賜鐵犁餅鉢水晶數珠七佛銅冠至今尚存。初大士學道難，不家者流而不髡，世以爲先知先覺，可免釋子冠服云。時有餘虎岩在義烏之南二十五里，又雲黃山頂多猛獸搏害居民，大士齋竟每持餘飯飼之，自茲虎獸伏匿。又化石成青紫色，瑩然可愛，堪琢以爲數珠。有陶姓者，居嘗資給大士，大士因指石祝之曰：此石青紫可琢數珠。且戒之曰：不汝商相傳到今，惟此一家能之。他家倣效石輒碎裂，後忠獻王往婺州發大士之塔，取骨殖丕龍山，舉之不動，即其地建龍華寺，以骨殖塑大士像於塔。《一統志》稱，傅大士墓在雲黃山石，晉開運初吳越錢元佐遣使取其遺骨歸葬錢唐，啓瘞之日有兩虎據墻而吼，是夕大雨雷電震動山谷，及行虎隨至，蝦蟇江阻水而返。

灌口二郎神 六月二十六日生

二郎神者，姓趙，名昱，從道士李

珏隱青城山，隋煬帝知其賢，起爲嘉州太守。郡左有冷源二河，內有老蛟爲害，春夏水漲漂滄傷民。昱大怒，特設舟船率壯士及居民夾江鼓譟，昱持刃入水，有頃其水赤，石崖奔吼如雷。昱右手持刃，左手持蛟首，奮波而出。時有佐昱入水者七人，即七聖是也。隋末世亂，棄官隱去，不知所終。後江水漲溢，蜀人見昱於青霧中，感其德立廟於灌江口奉祀焉。唐太宗封爲神舅大將軍，明皇加封赤城王，宋真宗封清源妙道真君。

蕭公

公姓蕭，諱伯軒，龐眉蛟髮美髭髯面如童少年，爲人剛正自持言笑不苟，善善惡惡里閭咸爲之質平。歿於宋咸

淳間，遂爲神，附童子先事言禍福中若發機，鄉民相率爲立廟于新淦縣之太洋洲，福澤一方。元時以其子祥叔死而有靈，合祀於廟。本朝洪武初，嘗遣官諭祭，永樂十七年其孫天任卒，屢著

靈異，亦祀于此。詔封爲水府靈通廣濟顯應英佑俠，大著威靈于九江入河之上。

晏公

公姓晏，名戍仔，臨江府之清江鎮人也。濃眉虬髯面如黑漆，平生疾惡如探湯，人少有不善必曰，晏公得無知乎。其爲人敬憚如此。元初以人材應選入官爲文錦局堂長，因病歸登舟，即奄然而逝。從人斂具一如禮，未抵家里人先見其暢騶導於曠野之間，衣冠如故，咸重稱之。月余以死至，且駭且愕，語見之日則即其死之日也。啓棺視之，一無所有，蓋尸解云。父老知其爲神，立廟祀之，有靈顯于江湖。本朝詔封平浪侯。

洋子江三水府

《五代史》楊氏據江封馬當爲上水府，廟在山之陽。采石爲中水府，廟在

采石山下，封王，宋加顯靈順聖忠佐平江王。金山爲下水府，廟在金山寺內。三廟本朝俱稱水府之神，水面江心一呼即應，舟人過者必具牲帛以禱，今有司歲時致祭。

沿江遊奕神

陳堯咨泊舟三山磯，有老叟曰：來日午時有大風，舟行必覆，宜避之。來日天晴萬里無片雲，舟人請解繚，公曰：更待之。同行舟一時離岸，忽然黑雲起於西北，大風暴至，折木飛沙，怒濤若山，同行舟多沉溺。公驚嘆，又見前叟曰：某乃江之遊奕神也。以公他日當位宰相，故奉告。公曰：何以報德？叟曰：吾不求報。貴人所至，龍神禮當護衛，願得《金光明經》一部，乘其力稍可遷職。公許之，至京以《金光明經》三部遣人詣三山磯投之。叟曰：本祈一，公賜三，連陞數秩。拜去。

洞庭君

君洞庭湖神也，有廟在龍堆。按傳有柳生者，名毅，唐中宗時下第歸至涇陽，見一婦人牧羊，謂生曰：妾洞庭君小女，嫁涇川次子，爲婢所惑，毀黜至此，敢煩寄尺牘歸。生謝不知所向，婦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擊樹三當有應者。生如其言，有武大揭水引入，至靈虛殿取書以進。洞君泣曰：老夫之罪，使孺弱罹害。須之有赤龍飛去，俄紅粧擁一人回，即寄書女也。宴生碧雲宮，君第號錢塘君，謂生曰：涇陽嫠婦欲託高義爲親。生不敢當，辭而去。後再娶盧氏，即龍女也，協同歸洞庭。

湘君

按《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蓋舜南巡崩葬於蒼梧之野，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人爲立廟，

世稱湘君。湖口及君山俱有廟，昔秦始皇南遊浮江遇大風，因問湘君何神。博士對曰：堯女舜妃。始皇怒，命赭其山，即此。唐韓愈有碑。李白詩：帝子瀟湘去不還，空餘秋草洞庭間。淡掃明湖開玉鏡，丹青畫出是君山。劉禹錫詩：

湖光秋水兩相和，潭面無風鏡乍磨。遙望洞庭山擁翠，白銀堆裏一青螺。

巢湖太姥

按青瑣高談云，古巢一日江水暴漲，尋復故道，溝有巨魚萬斤，三日乃死。合郡皆食之，獨一姥好善不食。忽有老叟告之曰：此吾子也，不幸罹此禍，汝不食其肉，吾將厚報之。東門石龜目赤，城當陷。姥日往視，有稚子欺之以朱傳龜目，姥見急走，登山而城陷爲湖，是爲巢湖。後人立廟於湖之姑山上，以祀太姥。舟行者罔不祭焉。羅隱詩有借問當年沉水事，已經秦漢幾千年之句。

宮亭湖神

神無姓名，顯應於南康府東之宮亭湖上，神來則陰霾蔽日其聲澎湃，若潮汐奔騰，能分風令一南一北上下各不順帆，能擘浪如持靈犀而入海。守郡者重其神，且防其爲舟行之硬也，立祠宮亭湖上，歲時享祀。有呼必應，遠近行者賴之。宋秦觀宿湖邊惜竹軒，夢湖神贈詩曰：

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似秋眠惜竹軒。
聞道文章妙天下，廬山封面可無言。

九鯉湖仙

何氏，莫詳其世代，兄弟九人修道於仙遊縣東北山中，故山名九仙。又居湖側煉丹，丹成各乘赤鯉而去，故湖名九鯉。廟在湖上，最靈驗。每大比歲，郡中士子祈夢於此，信若著蔡。本朝黃孟良感其事，賦詩一律以紀之云：人已登仙鯉化龍，伊誰湖上構仙

宮。石遺丹竈潺湲裏，雲鎖瓊樓縹緲中。青鳥去來猶夜月，碧桃開落自春風。此行不爲邯鄲夢，擬向邳橋遇石公。

海神

即海若是也，相傳秦始皇造石橋欲渡海觀日，海神爲驅石。始皇求神相見，神曰莫圖我形。始皇從之，及見，左右巧者描盡神形，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今廟在文登縣。

潮神。即子胥，人見其素車白馬乘潮而出。

水神。謂禹強河伯。

波神。謂川后。

廬山匡阜先生

先生者，姓匡，名續，字君平，南楚人，號匡阜先生。生而神靈，兒時便有物外志。周武王時師老聃，得長生之道，結茅南障山虎溪之上隱焉。室中無所有，惟置一榻簡書數篇而已。武

王屢徵不起，遇少年傳以仙訣得道。漢武帝南巡狩，登祀天柱，嘗望秩焉。繼而射蛟潯陽江中，復封先生爲南極大明公，更命立祠於虎溪舊隱。郡守恒伊遷先生祠於山口，凡水旱癘疫，禱之皆應焉。

蘇嶺山神

廟在襄陽府之東南鹿門山。按漢光武幸犁丘，夢一神人縞衣羽裳素巾皂帶來謁。帝問曰：汝何神？斯神曰：臣蘇嶺山神也。更條數事，語竟而去。時習郁以侍中從行，明日帝以語郁，郁夢亦如之，毫髮不爽。后光武封郁襄陽侯，使立蘇山神祠，刻二石鹿夾祠前神道。百姓謂之鹿門廟，靈異顯著。唐孟浩然詩：

漸至鹿門山，山明翠微淺。
昔聞龐德公，采藥遂不返。
隱跡今尚存，高風邈以遠。

新羅山神

廟在福之汀州，蓋汀本晉之新羅縣，唐始有汀名。按《寰宇記》：開元末，新羅縣令孫奉先晝坐所事，見神曰：吾新羅山神也，今從府主求一牛爲食，奉先請以羊豕代牛，神怒，於是疫癘大起。奉先亦病亡。后人有詩云：

卓絕新羅百尺崖，神魔相倚洞天開。
窪樽相伴先羊豕，不惜浮雲入夢來。

射木山神

肇慶府之陽春縣有射木山，山有雲靈，雲罩其上必雨，開則霽。山南有祠曰射木山祠，漢封其神曰儲休侯，靈顯最著。廟食一方，水旱疾疫有禱必應。舊傳江南有李氏者無子，一夕夢神託生爲嗣，因名符，後登第，歷官知春州。啓行辭其母曰：兒往必不歸矣。逮抵官來射木山謁祠下，顧瞻門

廡若舊所睹，未几卒。自符之生而廟食廢，及其卒而廟復靈，以是知符之生祠神之現世也。按唐之春州，即今之陽春縣是已。

搜神記卷之三

①「卷之三」原無，據體例補。

搜神記卷之四

目錄

蔣莊武帝	常州武烈帝	揚州五司徒
西楚霸王	義勇武安王關公	零陵王 ^①
惠應王	威惠顯聖王伍子胥	金山大王
萬迴虢國公	趙元帥	彭元帥
潤澤侯	威濟侯	靈派侯
崔府君	伏波將軍	密都統
宋刺史	甘大夫	陸大夫
杭州蔣相公	蒿里相公	祖將軍
花卿	華山之神	聶家香火

蔣莊武帝

建康府將莊武帝，諱子文，揚州人也。漢末時爲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擊傷額而死焉。及吳先生之初，其故吏見子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扇，侍從如平生，故吏見而驚走。子文追謂之曰：我當爲土地神，以福爾下民爲吾

立廟，不爾使虫入人耳爲災。吳主以爲妖言，後果有虫入人耳，死者甚衆，醫巫不能治。又云，不祀我當有大火。是歲數有火災。又云，不祀我當有大疫。吳主患之，封中都侯，加印綬，立廟於鍾山下，更名山曰蔣山，表其靈異。晉蘇峻之難，帝夢蔣侯曰：蘇峻爲逆，當助共誅之。後果斬峻，加封相國。大元中符堅入寇，望見王師部陣齊整，又見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憚然有懼色。初會稽王道堅入寇，以威儀鼓吹求助於蔣山神，及堅望之若有助焉。宋高帝永初二年，詔禁淫祠，自蔣子文以下皆絕之，加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封蔣王。齊永明中，崔彗景之難，迎神還臺以求福助，事平乃進帝號。復新□宇以廟門爲靈光門，中門爲興善門，外殿曰帝山，內殿曰神居。梁武帝常祠而不應，遣使以焚其廟，未及中途忽風雨大作振動宮殿。帝懼，祠之乃止。南唐謚曰莊武帝，更修廟宇。徐鉉奉勅撰碑，備成其事。因朱朝會妻曰，開寶八年廟火，雍熙四

年重建，景祐二年陳公執中增修，請於朝賜廟額曰惠烈。本朝洪武二十年改建於鷄鳴山之陽，劉三吾奉勅撰記，土人曰十廟此其一也。

常州武烈帝

忠祐武烈大帝，姓陳，諱果仁，字芷威，常州晉陵人也。聖祖嵩，仕陳爲羽林郎，父季明，拜給事中。帝於梁太清二年己巳三月望日午時誕生，英姿照人，有鼎角匿犀之異，衆皆奇之。八歲能屬文，十三徧讀諸史。陳太帝天康元年舉進士第，對策玉階，年甫十有八，授監察御史，遷江西道巡察大使。帝智勇絕人，精深韜略，仕陳二十有五載，以孝以忠德惠萬民，威名滿天下。入隋不仕，煬帝南遊江都，群盜並起，帝聞其名詔令討盜。俾除民害，義不可辭，奉命而起。大業五年授秉義尉，平長白叛寇，進朝請大夫，平江寧樂伯通叛徒十萬，授銀青光祿大夫，平東陽婁世幹賊衆二十萬，召入拜大司徒。

大業末，沈法興起兵吳興，謀據常郡，包藏禍心。陽爲依附。時賊帥李子通集衆數萬屯江北，與法興陰爲應援，懼帝威勇不敢渡。至唐高祖武德二年庚辰五月十八日，法興詐稱疾，亟走告於帝。不得已往問疾，飲酒中毒，馳歸時有高僧凜禪師以醫名，亟召之治療。其法當於《間寂》無人處水滌腸去毒，帝室沈氏至池上潛窺而觸之，帝知不可爲，遂囑附凜禪師及軫張二妃，俾施所居第並南帑爲精舍，東第爲崇釋觀。言訖而薨，享年七十有二。法興聞之，自謂得志，豈知帝英爽如在忠節愈勵，一日黑雲蔽空風雨晦冥，忽見形威發一神矢射薨法興，寇衆四清。其護國威靈有如此者，唐天子《封忠烈公碑》封福順武烈王，后周加以帝號，宋宣和四年賜廟額曰福順。

武烈顯靈昭德大帝。武烈沈后。軫后贊幽張夫人。神父啓靈侯。神母懿德段夫人。神繼母嘉德伊夫人。神子贊惠濟美侯。次子協應濟順侯。神孫處士。

佐神紫大尉，名克宏，封翊靈將軍。

揚州五司徒

揚州英顯司徒茅、許、祝、蔣、吳五神，居揚州日結爲兄弟，好畋獵。其地舊多虎狼，人罹其害。山溪畔遇一老婦，五神詢問，孑然無親，饑食溪泉。五神請於所居之廬，拜呼爲母。侍養未久，或出獵而歸不見其母，五神曰多被虎噉。俱奮身逐捕山間有虎迎前伏地就降，由此虎患始息。後人思其德義，立廟祀之，凡所祈禱隨求隨應。廟今在江都縣東興鄉金匱山之東。至隋煬帝時曾護駕有功，封號司徒。唐加侯號。宋至紹定辛卯逆賊李全數來寇境，禱於神，不吉。以神像割破之，不三日，全被戮於新塘，肢體散落，猶全之施於神者。賊平，帥守趙公范親率僚屬致享祠下，以答神貺。撤其廟而增廣之，錄其陰助之功奏請於朝，賜廟額曰英顯，加封至八字侯。後平章賈

公似道來守是邦，有禱於神者，遇旱暵則飛雨，憂霖潦則返照，救焚則焰滅，欲雪則瑞應。其獲國祐民無時不顯，復爲奏請加封王號：第一位靈威忠惠翊順王。第二位靈應忠利輔順王。第三位靈助忠衛佐順王。第四位靈佑忠濟助順王。第五位靈勇忠烈楚項王。

西楚霸王

西楚霸王，項王羽也。廟在和州東北四十里，即其所不渡之烏江也。山不高而草木蓊鬱冷然殺氣奪人，雖守者結茅山之麓不敢近焉。舊傳廟面江，覆舟爲梗。有過客以漢家今已屬他人之句慰之，廟爲易向。宋紹興金主亮欲渡江，乞杯玦不從，亮怒令焚廟。俄有大蛇遶出，屋梁殿後林木鼓噪發聲若數千兵，亮大驚，左右駭散去。許表詩：

千載興亡莫浪愁，漢家功業亦荒丘。
空餘原上虞姬草，舞盡春風未肯休。

義勇武安王

五月十三日生

義勇武安王，姓關，名羽，字雲長，蒲州解良人也。當漢末，與瑒郡張飛，佐劉先主起義兵。後於南陽卧龍岡三謁茅廬，聘諸葛孔明，宰割山河三分天下，國號爲蜀。先主命關公爲荊州牧，不幸呂蒙設計，公乃不屈節而亡。追贈大將軍，葬於玉泉山，土人感其德歲時奉祀焉。護國祚民，廟額曰義勇武安王。宋徽宗加封尊號曰崇寧至道真君。

零陵王

王姓唐，諱世旻，字昌圖，本零陵人也。世居永州府西南之龍洞，唐昭宗時盜起，世旻結鄉兵保里閭。劉建鋒舉爲永州刺史，光化初馬復攻之，不屈而死。後或聞鉦鼓聲且數晝見，嘗有一木自洞流出止於石荆峰，人送之中流，誥旦復還，如是者數四。適天旱

禱而雨，遂取其木像而祀之。今府城南及石荆岸俱有廟，甚靈應，湖南馬氏享以王爵，後宋亦累封焉。

惠應王

王姓歐陽，名祐，溫陵太守也。舟次邵武之大乾河溺死，後人立廟大乾，祀之極為神異。水旱祈禱，其應如響。按《謁夢錄》宋李綱嘗謁廟，夢神延接，讓以主位，綱固辭，神曰：他日更仗主盟。及為相，值神加封，果與署名葉祖洽赴省試，夢神將犬肉一片置几上，命食之。又指殿下竹一束示之。莫曉其義。明年作大魁，方悟一片犬肉置几上乃狀元二字，前者廷對皆出賦題，至是始問策竹一束者策字也，如此類者不可勝紀。今廟曰惠應。

威惠顯聖王

神姓伍，名員，字子胥，楚大夫奢之子也。平王听讒殺員父奢兄尚，子

胥奔吳，言伐楚之利。吳與楚戰果勝焉，吳遂入郢，員掘平王屍鞭之三百。吳伐越，勾踐棲于會稽，求為臣妾。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嚭讚員，王使賜之屬鏹以死，將死曰：吳其亡乎。吳王聞之怒，乃取員屍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江上，廟號曰威惠顯聖王。

金山大王

大王姓霍，諱光，即漢之大將軍也。《耆舊傳》云：吳主皓染病，甚煩燥，不自禁，勅百官遍禮靈祠顯廟，罔應。忽一日五更，夜色將闌晨光欲燦，有神附小黃門云：病愈病愈。司巫者曰：汝何神，執何事，而報是吉凶也。神曰：臣漢之霍光也，金山鹹海風潮為害，當統部屬鎮之，來為陛下報吉。翌日，皓疾果愈，遂為立廟於嘉興之海鹹縣治東，賜廟額曰顯忠，俗呼曰金山大王。

萬迴號國公

萬迴公者，號州閩鄉人也。姓張氏，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生，生而癡愚，至八九歲方能語。嘯傲如狂，鄉黨莫測。一日令家人洒掃，云有勝客至。是日三藏玄奘自西國還訪之，公問印度風境，了如所見。壯作禮稱是。菩薩有兄萬年，父征遼左，母程氏思其音信。公曰：此甚易爾。乃告母而往，至暮而還。及持書，鄰里驚異，左右神兵侍衛崇儼。咸亨四年，高宗召不應，武后賜錦袍玉帶。景雲二年十二月八日，師卒於長安，壽年八十，時異香氤氳。宋贈司徒號國公。

趙元帥

三月十五日生

姓趙，諱公明，中南山人也。自秦時避世山中，精修至道，功成奉玉帝旨召為神霄副帥。按元帥乃皓廷霄度天慧覺昏梵炁化生，其位在乾，金水合炁

之象也。其服色，頭戴鐵冠手執鐵鞭者，金邁水炁也。面色黑而鬚鬚者，北炁也。跨虎者，金象也。故此水中金之兼體，則爲道用，則爲法法則，非雷霆無以彰其威，泰華西臺其府，乃元帥之主掌，而帥以金輪稱，亦西方金象也。元帥士奉天門之令，束役三界，巡察五方，提點九州，爲直殿大將軍，爲北極將御史一。漢祖天師修煉大丹，龍神奏帝請元猛神吏爲之守護，由是元帥士奉玉旨授正一玄壇趙元帥。正

則萬邪不干，一則純一不二。是職至重，天師飛昇之後，永鎮龍虎名山，厥今三元開壇傳度其趨善建功謝過之人，及頑冥不化者，皆元帥掌之。故有龍虎玄壇實賞罰之一司，部下有八王猛將者，以應八卦也。有六毒大神者，以應天煞地煞年煞月煞日煞時煞也。五方雷神，五方猖兵，以應五行。二十八將，以應二十八宿。天和地合二將，所以象天門地戶之闔闢。水火二營，將所以象春生秋殺之往來。驅雷役雷，致雨呼風，除瘟剪祟，保病攘災，元

帥之功莫大焉。至如公訟寬抑，神能使之解釋。公平買賣求財，公能使之宜利和合。但有公平之事，可以對神禱，無不如意。一士天聖號，一高上神霄玉府大都督，五方之巡察使，九州社令都大提點，直殿大將軍。主領雷霆，副元帥北極侍御史，三界大都督，應元昭烈侯，掌士定命，帳設使二十八宿都總管，上清正一玄壇，飛虎金輪勅法趙元帥。

彭元帥

元帥姓彭氏，諱廷堅。嘗尹崇安縣，平詣寇盜如摧枯拉朽。有功，元至正中累官福建宣慰司副都元帥，時群寇竊發，彭一一削平。後以馬蹶遇害，群盜創之，屍僵立不仆，雙目上指鬚髮偃動，如風颺颺，盜不敢近逼者。移時事息，故吏奉其柩還崇安，民哀慕如喪父母，立祠肖像以永其祀，歲時祭享。凡水旱疾疫趨走祈禱，神爲降靈如響。俗呼之曰彭元帥。延及傍邑祠像，靈

應兩如之。

潤濟侯

侯神，後魏賀虜將軍也，諱原。嘗師行屯汾州之白彪山，苦燥渴不得水，軍心恟恟。侯爲舁處下馬禮天顛神，以死自誓，忽馬跑地出泉。自是靈源融液灌溉者，資之功利及物，久而不磨。邑人爲立廟於白彪山之前，靈應特異。宋賜廟額曰水澤，封神爲潤濟侯。本朝洪武十一年號曰白彪山馬跑泉之神，有司春秋致祭。

威濟侯

侯姓李，諱祿安，吉州長興縣童莊人也。於宋徽宗崇寧三年正月十八日甲申生，長而異稟，性質顛重，語不妄發。鄉社之人遇有休咎禍福之將至，輒能前知而告戒之。年十八，當宣和三年三月忽預告鄰里鄉社云，吾將往山東膠西爲國家幹事，恐須數年方歸。

遂端坐而逝，其後數有靈跡見於本鄉，如年穀之豐凶，蚕麥之得失，皆以傳之巫覡，殆若印卷契鑰不差毫厘。於是父老相率爲立香火之地，而祠祭之，寧宗賜廟額曰顯應，理宗封威濟侯。

靈派侯

李琚，本衛州三用人也。周世宗朝爲將，善騎射，於國有功。後因病至重，有問疾者甚衆，公無別語，告衆曰：我授山東漆河將軍也。言訖，公卒焉。後人立祠於此，至唐玄宗開元年封爲靈派將軍。至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封爲靈派侯。

崔府君

崔府君者，乃祁州鼓城人也。父讓，與妻虔誠禱於往岳祈嗣。是夜，夫妻夢一仙童手擎一合，崔讓問之，童曰：帝賜合中之物，令君夫妻吞之。言訖舉合蓋視之，見美玉二枚。夫妻

各吞其一。覺后有娠，十月滿足，於隋大業二年六月六日降生一子，神彩秀異於常人。幼而從學，日誦千言不窺群子之戲，因名子玉。時唐太宗貞觀七年，詔舉天下賢良赴都，朝廷任用。府君亦在內焉，各賜縣令出身，府君除潞州長子縣令。正直無私，察同秋毫，郡人皆言知縣晝理陽間，夜斷陰府。時五月初間知縣示諭邑人，此月望日及望後一日無得殺生及獵射，如犯者官中決折陰府理問。時有潛出廓外射得兔一隻，入城門吏搜住，執於庭下。問之曰：爾等故犯，欲以縣庭受罰，陰府受罰？其人云：乞於陰府受罰。以爲陰理將遠。言訖，各放還家。是夜方就枕，俄有一黃衣吏喚二人，至於公庭一所廳上。却見崔知縣王者冠服，檢諸人罪狀，或促其壽，或墮其子孫，或減其食祿。汝輩善惡自當裁之，令還本家，遂驚而覺。其人乃異之，忽一日門吏報曰：鷓黃嶺有猛虎攔路傷人。公遣首吏孟完齎符牒至山廟勾虎，其虎出，自啣符牒隨吏而至公所。

崔公責之曰：汝乃異類，食啖人命，罪當如何？其虎聞之觸階而死。邑人立生祠祀之。貞觀十七年遷磁州滏陽縣令，整太宗陰府君在之事，決楊叟二子負債之冤。後遷衛州衛縣令，與弈碁人楊叟同赴任所。西南五里有河，時夏月水汎漂澆民田，公於河上設壇，以詞奏於上帝，少頃間有一巨蛇浮於水面而卒。水漸散去，郡人亦立生祠祀焉。一日公與楊叟弈碁，忽有黃衣數輩執符而言曰：吾奉上帝命云云，次有玉珪玉帶紫服冠簪秀衣五岳衛旗。又有百餘人，皆拜畢而立，奏簫韶絲竹之音樂，復有一神取白馬至，府君曰：汝輩少待。遂呼二子曰：吾將去世，無得大慟。取紙筆寫百字銘以訓其子，二子泣拜而授命。言訖而卒，在世六十四年。后玄有功，拜豫章太守，察民所欲惡而聚之去之，政通民和，大著治績。後領兵萍鄉東，死於王敦之難。廟食於萍鄉縣之東五十里，蓋即其死所也。靈應顯著，赫耀一方。宋時嘗苦旱魃屢月不雨，有司遍禱無驗。父

老有以甘大夫爲言者，時郡守祖無擇從之。沐浴齋戒，往謁祠下，大雨如淫，賴以有秋。代加封號，本朝重建祠宇，有司春秋祭祀。

陸大夫

廟在德慶州之綿石山下，有靈應，爲鄉民福區。按《夷堅志》漢陸賈使南越，尉陀與之泛舟，至此賈嘿禱曰：我若說越王肯稱臣，當以錦裹石爲山靈報。使還，遂暮人植花卉以代錦，後人因立廟祀之。宋故道間梁竝入都，艤舟石下，夜夢一客，自稱陸大夫云：我抑鬱於此千餘歲矣。君幸見臨，願留一詩。竝覺異之，遂禮其廟，題詩於壁上而去。父老相傳錦石山因陸賈使南越時，設錦繡帳於此而得名，姑記此以附。

杭州蔣相公

神姓蔣，世爲杭州人。生宋建炎

間^⑤，樂振^⑥施，每秋成耀穀預儲，貴則賤糶如元價，歲歉或損以予饑者。死時祝其二弟曰：須存仁心，力行好事。里人相與塑其像，以報仁心所趨，靈應如響。祈卜者，肩相摩。咸淳初，賜廟額曰廣福。六年安撫潛說友請於朝，封神及二弟皆列侯，曰第一位孚順侯，第二位孚應侯，第三位孚祐侯。

蒿里相公

蒿里趙相公者，乃長安蒿里村人也。世本農乘耕鋤爲公業，習科舉登第。爲人鯁直無私，累陳諫事不聽，公乃觸階而死。郡人立其祠，今在長安西二十里，有墳亦在左道。睿宗延和年封公爲直列侯，俗呼爲相公也。

祖將軍

將軍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字，廟獨立於九江之景星湖，塑像儼然，代著靈驗，居民及舟行者禮拜必慎。按

唐《歐陽詹集》云：魯國顏公頃爲湖州牧州產碑材，公載石還次江州，蛟奔螭引直至湖心，則茂林峭石勢環氣勝，有神祠曰：祖將軍廟。公捐舍遷亭，名曰祖亭。製文勒碑以紀其事。昔人過其廟有詩云：

青山出沒無還有，綠水浮沉去亦來。
爲問將軍當月事，却憐埋骨洞庭隈。

花卿

卿姓花，名敬定，本長安人也。廟在眉州之東館鎮。按傳花敬定唐至德間從崔光遠入蜀，討段子璋有功，封嘉祥縣公。後又與巨寇相特^⑦力，戰疾呼，從辰入西部伍已潰落殆盡，單騎鏖戰已喪其元，猶騎馬荷戈。至鎮下馬沃盥，適浣紗女語曰：無頭何以盥爲？遂僵仆，居民葬之溪上。歷代廟祀之，靈跡顯赫。杜甫歌：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
用如鷹鷂風火生，見賊惟多身始輕。

華山之神

神有三，一晉浮丘翁，一其徒王褒，一其徒郭姒，時稱華蓋三仙。道場在撫州之崇仁仙華山，傑構為祠，高聳雲表，大著靈迹，士庶之灾異疾疫咸趨禱祠下。禱者先期齋戒，至期執香帛行如胃珠，來則馳道，去者但拱立道左，無敢僭越，阿彌之聲連聞四野，頗類泰岳太和山之禱謁者然。昔人有詩云：

蹋翻碧澗泉中石，水透丹霞洞裏天。
更問浮丘何所事，好來東去看蒼田。

聶家香火

香火姓聶，族于南昌之王家渡。相傳聶上甘一老媪甚賢，時有精風鑑者往來止宿其家，媪禮之，始終不倦怠。其人嘗謂媪曰：當厚報汝家。後果指點一穴授之葬，且祝曰：願代代陰官。自是聶家每代出一靈神顯化感

應，鄉人爭祀之。有聶大官，冠服如生，聶二官聶三官聶四官聶五官聶六官俱戎裝擐甲。又有聶九舍人，最幼小為神，時人槩呼曰聶家香火。

搜神記卷之四

- ①「王」原為「土」，據文義改。
- ②「英」原為「壯」，據文義改。
- ③「師」原為「帥」，據文義改。
- ④「真」原為「直」，據文義改。
- ⑤「問」原為「聞」，據文義改。
- ⑥「振」疑應為「賑」。
- ⑦「特」原文為「詩」，據文義改。

搜神記卷之五^①

目錄

廣平呂神翁	黃陵神	黃仙師
江東靈籤	協濟公	靈義侯
張昭烈	張七相公	耿七公
孫將軍	張將軍	順濟王
橫浦龍君	道州五龍神	昭靈侯龍神
仰山龍神	黃石公	石神
楚雄神石	石龜	鍾神
馬神	青蛇神	金馬碧雞
金精	火精	陳寶雞神
黑水將軍	木居士	磨嵯神
黃魔神	向王	竹王
槃瓠		
目錄畢		

廣平呂神翁

唐開元中有道士呂翁，嘗息于邯鄲縣北之農家，遇少年盧生自嘆貧困。

時主人方炊黃梁，翁以枕授生曰：枕吾枕當令榮適如意。生枕之，夢自枕竅中入，至其家娶崔氏女甚麗。明年舉進士，歷官中書令，年八十卒。及寤顧翁在傍，主人炊黃梁猶未熟，生起而謝曰：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後人爲立廟祀之，水旱疾疫有禱必應。

黃陵神

廟在荊州府夷陵州之西黃牛峽，相傳神嘗佐禹治水有功屢有靈驗。至蜀漢諸葛亮治蜀，老父以其事請亮重其功，且異其有神應福庇之及斯民也。爲建祠于此，一名黃牛廟。宋蘇軾詩：

江邊石壁高無路，上有黃牛不服箱。
廟前行客拜且舞，擊鼓吹簫屠白羊。
山下耕牛苦磽确，兩角磨崖四蹄脫。
青芻半束長苦飢，仰看黃牛邈難及。

黃仙師

仙師姓黃，行七，上杭人也。業巫術，能鞭撻鬼魔驅逐妖怪。師廟在上杭縣治之西南，舊在鍾寮場石峽中，後遷於此。相傳昔有山精石妖爲害，巫者黃七公以符法治之，因隱身入於其石不出，石壁隱映有人影，望之儼若仙師像。昔人有詩云：

非是神刑非鬼劃，解生烟霧解生雲。
仙師一入山頭石，草木蒙茸度幾春。

江東靈籤

正月初八生

籤神姓石，名固，秦時贛縣人也。歿而爲神，或陰雨霾霧，或夜深淡月微明，鄉人往往見其出入騶從如達官長者。蓋受職陰司而有事於綜理云。人爲立廟，設以玳瑁，往問吉凶受命如嚮，人益驗其靈應，爲著韻語百首第以爲籤。神乘之以應，人卜愈益無不切中。廟在贛州府城外貢水東五里，因

名曰江東靈籤，世傳以爲美名云。本朝宋濂爲文以記其事。

協濟公

協濟者，二神也。神姓曾氏，兄弟二人，平生重氣節輕財樂施，至於友愛尤篤。當三國時兵戈擾攘，相與隱迹於青陽之九子山，即今之九華山是也。既歿，顯靈發聖爲民災。灾捍患，大著功績。邑人異而德之，爲立二廟分祀二神，一在九華山之東，一在九華山之西。宋大觀間賜額曰協濟祠。至今祀之益虔祈禱累應。

靈義侯

侯姓苟氏，未詳其名，鳳翔府之隴州人也。有祠在隴州治左，其碑刻云，唐大曆二年故郡壘艱，於得水苟氏獻地爲城，因遷其城於此，軍吏稱便故立祠祀之。神益著靈顯，凡有禱輒應驗如嚮。宋封靈義侯，賜廟額曰安佑。

本朝益新其制而充拓之，執祀者愈至。

張昭烈

昭烈姓張氏，五代時滑臺人也。

歿而爲神，有顯應，廟在浪州府之黔陽縣。宋時有賊潘宗岩領衆來攻城，未及至濠望見出城諸軍，或青臉獠牙，或紅鬚絳績，或牛頸馬面四手雙叉，長者丈餘，矮者不滿二三尺，跳叫蜂湧噴火騰烟，千態萬狀鬼魅妖魔。賊驚急走，自相踐踏，遂解散遠去。後黃安俊曹成俱來攻城，竟不失守，皆神之力也。詔封爲王，廟號昭烈。本朝益崇祀之。

張七相公

相公姓張，行七，宋時麻城縣人也。嘗就異人學道術，得其要領，能呼役鬼神知幽冥事，故以毀沿江諸廟繫獄。適城東南隅有火災蔓延什百家，一城騷動，相公出自獄中騎白馬執短棍，指東東滅，指西西滅，南北各然，火

患立息。遂長行至城西北五腦山，人馬俱化。聞於官，檢獄吏視之，則獄戶密扃如故咸驚異之，乃即其化所爲建廟。相傳禮拜士人衣物隨委於道無敢拾之者，間有奸頑則迷道不知所出，顯應一方爲最云。

耿七公

公廟在揚州府高郵州之西北十五里，耆相傳，公爲東平梁山泊之里人，生負俠氣撫劍一呼髮直上指，有古賁育風。泊里最號英雄藪澤，而公衝擲其間，渠魁且下風而北面之矣。按戎馬南下，病歿於州境，大著靈異，凡有禱輒應。宋賜號曰康澤俠，迄今居民暨舟行者皆致祭。

孫將軍

將軍姓孫氏，名山，五代時人也。廟在寧化之縣治西，凡遇疾旱禱之即應。相傳昔有盜民首飾若干者，慮無

以自揜，乃匿其物於神之座下。尋往視之，首飾忽不見。往復者再四，杳無所覓，疑其爲他人之所得也。浹旬失主之家互相維併，乃質誓於神，甫稽顙見磚縫有黃白色，開視之則故物也。多著靈蹟，宋李綱詩：

不愁芒履長南謫，滿願靈旗助北征。

酌徹一杯揩淚眼，烟雲何處是二京。

張將軍

將軍姓張，名孝忠，淮士也。廟在饒州府安仁縣之玉真山。按元兵至安仁，提刑謝枋得調忠孝禦之，陣於團湖坪，相持數日，大戰者屢矢盡，忠孝揮雙刀擊殺百余人，尋中流矢死。賊入安仁，忽夜半城東南角鼓角齊喧喊哮騰湧，若千軍萬馬狀，賊將急起視之，時微月淡星，見將軍騎白馬舞雙刀雲霧中往來衝突，賊將拜而謝焉。事定，土人時見其持刀走馬長恨不平，乃爲立祠於死所祀之，數著靈異。元歐陽言有記。

順濟王

廟在新建縣之吳城山，世號小龍云，相傳即吳、許二真人所誅大蛇子。宋封順濟王，有真宗御製戒蛟石刻熙寧中遣太常林希逸致祭，即有異蛇墜祝上。翌旦行禮，蛇引首望。禮畢出循几案，俄循入帳中。及希逸還，蛇復尾軸轡送至彭蠡而沒。後蘇軾自儋耳北歸，艤舟祠下，忽得古石弩矢於岸側，傳觀左右，失手墜江中。乃禱於神，許留廟中，使人沒水求之，一探而獲，因爲之記。

橫浦龍君

龍君姓字未祥，廟在江西之南安府治。稱橫浦者，古郡名也。按《言行錄》橫浦，災方，雖窮冬無雪，故疫癘爲多，有龍君廟，所祈必應。張九成曰：吾無職隸而歲耗廩祿。盍思所以惠之，因禱焉。朝暾杲然而陰雲倏起，晡

時雪已寸積，邦人咸駭異之。時九成爲禮部侍郎，秦檜惡其言事，謫守郡州。又諷言者論其謗訕朝廷，再謫南安軍，故其致祝於龍君者如此云。本朝重建其廟，祀事益崇。

道州五龍神

廟在道州五龍井側，按晏殊《類要》云，唐陽城出守道州，至襄陽有五老人來迓，自云舂陵人。城與之帛，問其所居，曰：居城西北五里。至則訪焉，惟有五龍井帛猶存。因爲立廟，屢顯靈異。廟額曰崇應，昔人嘗題其壁云：

山寒蟄龍眠忽醒，黃衣老人岩下行。
手持屈曲千歲藤，慮驚世人藏姓名。

昭靈侯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初家於頻上縣百社村，年十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爲宣城令，以才能稱。夫人

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於焦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一朝體寒溫，夫人問之，公曰：我龍也，蓼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占，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絳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爲谿谷，以達於淮，而青綃者投於合淝之西山以死，曰龍穴山。九子皆化爲龍，而石氏葬關洲。公之兄爲馬步使者，子孫散居頻山，其墓皆存焉。事見於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於淮頻間父老之口。載於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錄》云。自景龍以來，頻人世祀之於焦氏臺。乾寧^②中，刺史王敬堯始大其廟。有宋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超聞公之靈，築祠於蔡。既雨，翰林學士承昔陶穀爲記其事。蓋自淮南至於陳蔡許汝皆奔走奉祀。景德中諫議大夫張秉奉詔益新頻上祠宇，而熙寧中司封郎中張徽奏乞爵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廟有穴五，往往見靈異，出雲

雨，或投器穴中則見於地，而近歲有得蛻骨於池者，金聲王質輕重不常，今藏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蘇軾，迎致其骨於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如響。乃益治其廟。

仰山龍神

神二龍也，廟在袁州府之仰山。相傳昔有邑人徐璠舟行過大孤山，有二蕭生云居宜春仰山，遂同載而歸。至浦東告別，期至石橋相訪。後徐至其處見二龍，乃知為仰山神。唐會昌中，一夕雷雨，移廟於郡南文明卿。宋賜祠額曰孚惠。元重修，表人事二神至謹禱無不應。本朝封大仰山之神，春秋祀之。又分宜之鈴岡亦有行祠，相傳即神維舟處。

黃石公

神祠在東阿縣穀城山之陽。昔漢

張良於下邳圯橋遇老父箕踞，令良進履，良強事之。老父喜曰：孺子可教，授良書一編，且謂曰：後十三年齊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後良讀其書用其略，佐漢高帝誅秦滅項，天下大定，封留侯。果於穀城山而得之，良寶而立祠以禮焉。本朝益充拓其廟，令有司歲以三月十八日致祭。

石神

神廟在廉州之府城東，相傳昔人有漁于海者，見一磐石浮潮而至，心知其為神，因祝曰：若得魚副所祈，當立祠以報。果如所祝，遂昇石而歸，議立廟所。至楊梅山繩忽斷，石亦不可復移。即其繩斷處誅茅立柱，壯以祠焉。丸水旱札瘥禱之輒應。昔人過其廟，題詩於壁間云：

巨鼇手擘混沌開，靈石屹向蒼溟立。
太陰六月飛雪寒，蛟螭夜舞波濤泣。

楚雄神石

在楚雄者有二，一在南安州西五里，巨石高十余丈。蒙氏號為南嶽社靈安邊之神，土人每歲以金貽其頂，有禱輒應。一在楚雄縣西南三十里碌摩山頂，屹立似人，高八尺許，頂突出如斜戴笠之狀，土人以金貼其面，事之甚謹。昔人有詩云：

安知金馬碧雞外，別有鬱鬱盤荒陬。
陰崖猶遺太古雪，神石一立千萬秋。

石龜

在興國縣之儒林鄉，石圓如龜，項背俱備，彷彿八卦形，象逐月隨，斗杓旋轉。土人疑其怪，移置他所，翌日復歸其處，累驗皆然，因時祀之。

鍾神

廉州之城南七里有水飛激成深

廣，接江通海，歲旱鄉人多祈雨於此。相傳宋政和間靈覺寺鍾一夕飛去，寺僧舉知雷雨聲震，不知鍾之所之。詰旦鍾忽懸空而下，視之鍾猶溼，自是灣傍居民言灣中每夜有鍾聲，知其必與龍戰。寺僧爲鑿去頂上龍角乃止，後人遂名其灣曰鍾灣。至今灣中颶風迅疾，則有一物大如車輪藍黑色湧出波心亭，亭自在，識者謂其爲鍾神云。

馬神

神名步，主爲災害馬，人爲立廟祀之。按《周禮》，校人冬祭馬步，即此。故其註云：馬步，神之爲災害馬者，有廟在武昌縣南之梁子湖上，舊俗以仲月祭於大澤用剛日，今縣人率以五月五日競渡時祭享於廟，蓋亦吳之故俗云。昔人有詩：

吳王宮殿作飛塵，野鳥幽花各自春。
梁子湖邊餘戰馬，也曾咆哮武昌人。

青蛇神

有祠在慶陽府之環縣，初廟志云，唐節度使楊朝晟下次方渠築城，合道木波以遏吐蕃路，苦乏水，有青蛇降險下走，視其蹟水從而流。朝晟因命築防環之，遂爲停淵，士飲仰足。吐蕃果悉衆引去，朝晟大異之，上其事於朝。詔立祠以祀之，仍命泉曰應聖。神著顯應，士民爭奉牲帛，遠近水旱疾疫多賴之。

金馬碧雞

二神也，金馬神廟在金馬山西，碧雞神廟在碧雞山東。按漢宣帝時，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可祭祀而致，遣王裒往祀之，至蜀而卒。顏師古謂金形如馬，碧形如雞，蓋金馬碧雞二山對峙，中隔滇池，蒼崖萬丈綠水千尋，月印波澄雲橫絕頂，雲南一佳景也。故二神依之，以靈化顯應。元張雄飛

詩：

北闕辭丹鳳，南雲看碧雞。
紫台移玉座，瑤草濕金泥。
雨霽龍歸洞，風生虎渡溪。
尋梅穿竹徑，採藥躡松梯。

金精

金精，金星之精也。相傳漢時寧都縣張姓者，名金華，生女曰麗英。生稟瑞相，能先事言民間休咎。去縣之西北十五里有山峯嶽然一方，年十五入山修煉遂得道。長沙王吳芮聞而聘焉，麗英弗許，乃昇山之高處，始曰：山有石室中通洞天，若能鑿之當相見也。芮大發兵攻鑿既通，見女乘紫雲在半空語曰：吾爲金星之精，特降治此山耳。言訖而去，後人因名其山曰金精山。道家以是山爲第三十五福地。

火精 六月二十三日生

神姓宋，名無忌，漢時人也。生有神異，反而為火精。唐牛僧孺立廟祀之，以禳火災。廟在武昌府之城東七里，本曰宋大夫，楊吳避諱改稱大憲。按唐韋建除武昌軍節度使，將行，夢一朱衣達者導從數十輩，叩叩然諸韋，曰：公將鎮鄂渚，僕所居頑毀，非公不能葺治。及至，訪無忌廟，其像即夢中所見，遂撤而新之。宋紹興中，知州王信復充拓其制。本朝重建，俗云火星堂，今江東各所之火星廟皆其神也。

陳寶

有祠在鳳翔府寶雞縣之東二十里。史記秦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雊，祀以一山牛，命曰陳寶。唐人有詩云：

一水悠悠去似紆，兩山如畫翠眉橫。
扶風野渡歸吳嶽，陳寶斜陽入渭城。

黑水將軍

鳳陽府城之北門外，逼近淮河，數崩決，為民患。宋嘉定間，郡守柴將軍者，鑄鐵將軍像，刻云：濠州之北淮河之邊，干汝鎮守億千萬年。自是河患寧息，於是立廟覆其上，居民爭先祀之，有禱必應。

木居士

神無姓名，不記其朝，伐刻木為像，廟在來陽縣之東二十里。相傳昔有火穿木類人形，圻水而來。寺僧遂祠以奉之。唐韓愈詩：

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幹如身。
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
宋時縣令因祈雨無應，議欲折而薪之，不移時大雨霑足，賴之有年。令為重其祀而新其廟，神益感應如嚮。

本朝重建。

磨嵯神

廟在施州衛之西。按衛城西南與洛浦蠻接壤，洛浦蠻猶桀驁數為邊患。有將孟蜀者，率兵討之，累戰弗捷。蜀抱煩悶，從中軍枕戈而寢，忽夢一神人自陳我磨嵯大王是也，知公戰未利，願效一臂之勞。蜀亦朦朧禮謝，既覺急視之，猶聞有刀馬聲。明日臨陣，洛浦蠻東披西靡如前後受敵狀，遂解散稽首降附。神自是靈跡顯著，施民所在祀之無不感應。

黃魔神

神亦未詳朝代姓字，廟在荊州府之歸州峽，靈通顯應一方，瞻依攸係。按《寰宇記》，唐咸通中，蕭遘自右史竄黔南，沂三峽秭歸，夢神人曰：我黃魔神也，居紫極宮西北隅，將佑助公出此境。又廟記載李吉甫自忠州除替峽漲

汹怒，忽有神人湧出水上爲之扶舟，李問是何神。答曰：我黃魔神也。又宋寇準經從叱灘亦有神扶船而下，準問之，神自號黃魔，蓋其神通顯化屢有著績，不能具舉，姑記其大者如此云云。

向王

王姓向，名輔，歸州之東陽人也。

王母依氏夜夢一巨星入手，燁燁有光口而吞之，覺後有孕，懷二十六月而生。王初生不能言，七八週見一道士書符，即攀其衣疾呼之曰我我我。自是語言如成人，長益有道術，咒水符法不襲人舊，而自無不驗。歿而爲神於所生之地，穿山鑿石，或沒入于山之東即出于山之西，無問其高與厚之若何。或時而擘石隱身其內，顯著靈異不可枚舉，鄉人立祠祀之，有禱即應。

竹王

王，即夜郎侯也，廟在施州衛城東

南之東間山下，按《華陽國志》，初有女子浣于遯水，有三節竹流入足間，中有嬰兒聲，剖竹得男，收養之。及長材武自立爲夜郎王，以竹爲姓，漢武平西南夷，王被夷獠請立，後天子乃封其三子爲侯。死後配食於父之廟。宋崇寧中，賜廟額曰：靈惠。後其子孫蔓延，崇祀益謹。本朝正祀典止稱曰夜郎王之神。

槃瓠

槃瓠，狗神。今長沙武陵蠻之祖，

廟在盧溪縣^①之武山。按高辛氏有犬戎患，募能得犬戎吳將軍頭者，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名曰槃瓠，遂入山銜人首赴闕下，果吳將軍頭也。帝大喜，然槃瓠畜類不可妻，敬他報之。女聞以爲信不可失，請行。帝不得已，從之，槃瓠得女負入南山石室中，逾三年生六男六女。槃瓠死，男女自相婚配，母歸以狀白帝，使迎置諸子，衣裳爛斑言語侏儻付後滋蔓，今武陵蠻是也。

至今土俗不食犬肉，廟有威靈。

搜神記卷之五

- ①「卷之五」原無，據體例補。
- ②「寧」原「寧」，據文義改。
- ③「項」原爲「頂」，據文義改。
- ④「峙」原爲「時」，據文義改。
- ⑤「縣」原爲「孫」，據文義改。

搜神記卷之六^①

目錄

天妃	蚕女	青衣神
神女	白水素女	馬大仙
聖母	温孝通	孝烈將軍
靈澤夫人 <small>俗呼為蠓磯娘娘</small>		順懿夫人
寨將夫人	誠敬夫人	姚娘
曹娥	二孝女	五瘟使者
五盜將軍	掠刷使	增福相公
福祿財門	門神	神荼鬱壘
鍾馗	司命竈神	廁神
開路神 <small>律令附</small>	翁仲二神	
目錄畢		

天妃 三月二十三日生

妃，莆人，宋都巡檢林愿之女。生而神靈，能言人禍福，歿後鄉人立廟于湄州之嶼，嶼有興化之東南海中與琉球國相望。宋宣和中，路允迪浮海使

高麗中流風大作，諸船皆溺，獨充迪所乘舟，神降於檣遂獲安濟。歷代累封至天妃。本朝洪武永樂中，几兩加封號今府城中有行祠，有司春秋祭焉。昔人詩：

星斗斜連北，蓬瀛直指東。
秋高洲嶼白，日出海波紅。

蚕女

高辛時，蜀有蚕女，不知姓氏。父為人所掠，惟所乘焉在。女念父不食，其母因誓於眾曰：有得父還者以女嫁之。馬聞其言驚躍絕繩而去，數日父乃乘馬而歸。自此馬嘶不止，母以誓眾之言告父。父曰：誓於人不誓於馬，脫我之難固大功，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馬跑，父怒欲殺之，馬愈跑，父射殺之。曝其皮於庭，皮蹶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皮棲於桑上，女化為蚕，食桑葉吐絲成茧，以衣被於人。一日蚕女乘雲駕此馬，謂父母曰：上帝以我心不忘義，授以天仙嬪。

青衣神

青衣神，即蠶叢氏也。按傳蠶叢氏初為蜀侯，後稱蜀王，嘗服青衣巡行郊野，教氏蠶事，鄉人感其德，因為立祠祀之。祠廟遍於西土，罔不靈驗，俗槩呼之曰青衣神。青神縣亦以此得名云。宋謝枋得蠶詩：

養口資身賴以桑，終成王道澤流長。
吐絲不羨蜘蛛巧，飼葉頻催織女忙。
三起三眠時化運，一生一死命天常。
待看獻繭盆纒后，先與君王作袞裳。

白水素女

素女，天神也。昔閩人謝端有淑行居室寒素，一日出江邊見一大螺偃仰狀如斗，異而愛之，因載之以歸，畜且珍焉。每外肩鑰嚴蜜，返則盤飧羅具如寶筵。端甚疑懼，偵諸長老，或告之曰：此必若而有異畜也。端乃悟其為螺，為密伺見一姝麗甚，端前禮問其

故，神亦不隱，遂應之曰：我天漢中白水素女也。天帝遣我爲君具食，今限滿當去，故爲君所窺。我去留殼與君。端用以居糧，其米常溢。今福州西北三十里有螺江，其得名由此云。

馬大仙

大仙姓馬氏，衢州府景陵縣人也。家貧養姑孝備身以資薪米，恒苦不給艱險備嘗略無倦怠。一日遇異人授以仙術，祝之曰：感汝孝養，持此代菽水之權母輕語。大仙如其術，日給膳養不勞餘力，自是姑得所養善所終。未幾而大仙亦隨之以示寂矣。鄉人重之，爲立祠以永其祀，凡禱多應，水旱疾疫如轉圜然。有李陽冰所撰碑記，及本朝誠意伯劉基重脩馬大仙廟記

聖母

聖母海陵人，長適杜氏子，性好善，師劉綱學仙術，道成，杜氏子不之

信，告官拘以囚圜，頃之聖母已從窻隙中出去，高入雲中。人爲立廟奉祭，每表靈驗，當有一青鳥在祭所，人有所祭鳥爲飛遶鳴，鳴若鑿受狀。有所失問其所在，鳥即集盜物之處。以此道不拾遺，元大德初更立廟於揚州江都縣之東六十里，應嚮愈著。本朝加勅封焉。

溫孝通

孝通，姓溫氏，秦女也。廟在臨江府之新淦縣南八十里峽江鎮，相傳秦時有溫媪，經程溪得巨死藏於家，生七龍放之江。媪或時至江口，龍輒獻嘉魚若祭養然。後媪死，葬於程溪之側，將圮，一夕雷電風雨交作走石飛沙。詰旦，人見墓遷於岸北之高岡，鄉人異之，爲立祠堂。唐賜廟額孝通，元揭斯有記，又云溫媪閩城人。唐太和間盧嶠嘗夢媪謂曰：君將爲江西縣令。後果宰分宜更爲立廟，盧肇記。

孝烈將軍

將軍名木蘭，楚朱氏女也。代父西征，頗著勞勩，既歿人爲立廟。唐封孝烈將軍，今黃陂縣之木蘭山，及保定完縣俱有廟在，靈應如嚮，蓋黃本桑梓而完即其西征所云。按古樂府詞：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杵聲，唯聞女嘆息。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二十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

靈澤夫人

夫人姓孫氏，吳王權之妹，蜀漢昭烈帝之后也。相傳權用周瑜，詐計迎后於荊州，舟次荻港，后乃識其詐，遂自沉江。又云聞昭烈帝崩，哀毀投江自盡。後人立廟於蠓磯山之上，蓋其藏所即今蕪湖縣西是也。歷著靈異，

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渡江陰兵冥助，既登極勅封靈澤夫人，益新廟貌，有御製律詩刻於廟額。騷人墨客遞有吟咏，至今爲大江中一奇跡，而神逾應響云。

順懿夫人

按《楓涇雜錄》云，唐大曆中，閩古田縣有陳氏女者，生而穎異，能先事言有無輒驗。嬉戲每剪鳶蝶之類，噴之以水即飛舞上下。嚙木爲尺許牛馬，呼呵以令其行止，一如其令。飲食遇喜升斗輒盡，或辟穀數日自若也。人咸異之，父母亦不能禁，未字而歿，附童子言事。鄉人以水旱禍福叩之，言無不驗，遂立廟祀焉。宋封順懿夫人，代多靈跡，今八閩人多祀之者。

寨將夫人

夫人姓虞，有廟在英德縣之麻寨岡。舊傳唐末黃巢破西衡州，虞氏躬披甲胄率兄弟及鄉兵戰禦，巢賊遂北，

虞氏亦死。鄉人即其死所立廟祀之，大有靈應。宋嘉泰間有賊將統衆道經麻寨岡，忽有風雷雨雹自廟而出，賊大懼，棄甲曳兵而去，鄉里賴以無恐，事聞賜廟額曰冥助。嘉定間又小有警，鄉兵禱于廟而與戰，一日三捷，賊爲解散。加封正順顯佑夫人，林子升作記。及宋末之亂，元兵殘破惟英德遠近安堵，說者謂皆神之功。

誠敬夫人

夫人洗氏，高涼人，陳高州太守馮寶妻。隋初平陳嶺南共推洗氏爲主，保境拒守既而降隋。厥后高州刺史李遷仕及番禺夷王仲宣等反，夫人又皆討平之。累封至譙國夫人，卒謚誠敬，廟在今電白之縣治東，旁邑俱有行祠，無不嚮應。宋蘇軾詩：

馮洗古烈婦，翁媪國于茲。
策勳梁武后，開府隋文時。
三世更險夷，一心無磷緇。
錦繖平積亂，犀渠破余疑。

本朝洪武初封爲高涼郡夫人，歲以仲冬月祭之。

姚娘

姚氏名貞淑，漢河平間居民女也。廟在博羅縣東莫村，歿而有神，故祠於此。宋陳堯佐權守惠州，携潮士許申偕行，艤舟於岸俄有介冑百輩指呼甚嚴，云：今夕丞相漕使會宿於此。少有疏虞不肩，堯佐異之。明日訪其地，有姚娘神廟在焉。后堯佐拜相，申任本路轉運使，一如其言。又博羅之西，梁時陳氏女父應志年八十卒，獨一女，女哀毀過甚亦卒。鄉人像而祠之，漢封昌福夫人，其神頗靈，禱雨有應。

曹娥

娥，上虞人，父名盱，能弦歌爲巫祝。漢安初五月五日於縣江浙潮迎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

元嘉中立廟於紹興之府城東，邯鄲子作碑文，蔡邕題云：黃絹幼婦外孫齏白，即此廟。著靈應鄉，人崇祀之，不置。

又邑有朱娥者，育於祖媪，里人有欲殺媪者，娥年十歲突前持救，被刀十餘以死，肖像配享曹娥云。

二孝女

孝女，唐時人，金谿葛祐女也。邑有銀場典其事者，即祐銀耗竭產不能償，二女不忍其父荼毒，赴冶而死，父得釋，場亦爲罷。後有一少年讀書於邑之翠雲寺，時漏下三更月明雲淡，聞有笙鏞聲來自西北，推戶視之，見祥雲瑞靄掩映迴環，道從旌蓋一一如昭儀然，有二女仙端坐其上。少年急避之，二女呼謂之曰：毋恐，我葛氏女也。上帝嘉我孝行，授以玉清宮正乙之職，今將歷十洲謁王母，善爲我語家人。少年異之，人爲立廟，最靈應云。

五瘟使者

九月初三日生

隋文帝見五力士凌空三五丈長，身披五方袍，一人執杓子，一人執皮袋並劍，一人執扇，一人執鎚，一人執火壺。帝問太史居仁曰：此何神？注何灾福？張居仁奏曰：此五方力士，乃天之五鬼，名曰五瘟使者。現之則民有瘟疫。帝曰：可治而免乎？居仁曰：無法可治。於是國人病死者衆，帝乃立祠，詔青袍力士封顯聖將軍，紅袍力士封顯應將軍，白袍力士封感應將軍，黑袍力士封感成將軍，黃袍力士封感威將軍。隋唐皆用五月五日祭之。

五盜將軍

五盜將軍者，即宋廢帝永光年間五盜寇也。於本地方作亂爲盜，後景和三年帝遣大將張洪破而殺之於新封縣之北，後五人又作怪降崇於死之鄉。

祭之者皆呼爲五盜將軍，即今時之所謂賊神是也。一杜平，二李思，三任安，四孫立，五耿彥正。

掠刷使

掠刷使者姓裴，名璞，杜陵韋元方外兄也。璞任邠州新平縣尉，元和五年璞卒於官。長慶初元方下第，將客於隴右，出開遠門數十里抵偏店將甜。見前武吏躍馬而來，騎從數十而貌似璞，見元方若識而急下馬避之。入茶邸垂簾於小室中，其徒御散坐簾外，元方疑之，亦入其邸，及褰簾入見，真裴璞也。元方驚喜拜之曰：兄去人間，復效武職何也？陰吏之犀犀如此乎。璞曰：吾爲陰官，職掌武士，故武飾耳。元方曰：何官？曰隴右西川掠刷使耳。曰：何所典耶？曰：吾職司人剩財而掠之。元方曰：何謂剩財？璞曰：人之轉貨求丐也，命當得此忽遇物之稍稀，或主人深顧所得，乃踰數外，數外之財即謂之剩，故掠之焉。元

方曰：安知其剩而掠之？璞曰：主人一飲一酌無非前定，况財寶乎？陰司所籍其獲有限，獲而踰數陰吏乃刷而掠之也。元方曰：所謂掠者，奪之於囊耶，竊之於懷耶？璞曰：非也，當數而得一一有成數外之財爲吾所運，或令虛耗，或索橫事，或買賣不及常价，殊不關身爾，始吾之生也。嘗謂商勤得財，農勤得穀，士勤得祿，只歎其不勤而不得也。然則覆舟之商，早歲之農，屢空之士，豈不勤乎？而今乃知勤者德之基，學者善之本，德與善乃理身之道耳。亦未足以邀財而求祿也。子之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二斤，遇此遺子又當復掠，故不敢厚子之是行也。故甚厚而分甚薄於涇，殊無所得諸鎮平平爾。人生有命，時不參差，以道靜觀無復躁撓，勉之哉。璞以公事須入城中，陰冥幽密不及多言，乃冉冉而別。

增福相公九月十七日生

李相公諱詭祖，在魏文帝朝治相府事。白日管陽間決斷邦國冤滯不平之事，夜判陰府是非狂錯文案，兼管隨朝三品以上官人衣飲祿料，及在世居民每歲分定合有衣食之祿。至後唐明宗朝天成元年贈爲油號增福相公。

福祿財門

福祿者，本道州刺史楊公，諱成，字昔。漢武帝愛道州矮民以爲宮奴玩戲，其道州民生男選揀侏儒好者，每歲不下數百人，使公孫父母與子生別。自刺史楊公守郡以表奏聞天子云：臣按部典，本土只有矮民，無矮奴也。武帝感悟省之，自後更不復選。郡人德之，立祠繪像供養，以爲本州福神。後天下士庶皆繪像敬之，以爲福祿財門之神。

門神

神即唐之秦叔保、胡敬德二將軍也。按傳唐太宗不豫寢門外拋磚弄瓦、鬼魅號呼，六院三宮夜無寧刻。太宗懼，以告群臣。叔保奏曰：臣平生殺人如摧枯，積屍如聚蟻，何懼小鬼乎，願同敬德戎裝以伺。太宗可其奏，夜果無警。太宗嘉之，謂二人守夜無眠，因命畫工圖二人之像全裝怒髮一如平時，懸于宮掖之左右門，邪祟以息。後世沿襲遂永爲門神云。《西遊記》小詞有本是英雄豪傑舊勳臣，只落得千年稱戶尉，萬古作門神之句。

神荼 鬱壘

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向東北曰鬼門，萬鬼出入也。有二神，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衆鬼之出入者，執以飼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因立桃板之制也。蓋

其起自黃帝，故後世盡神像於枝上，猶於其下書左神茶右鬱壘，以元日置之門戶。

鍾馗

唐明皇開元中，講武驪山，還宮疾作。晝夢一小鬼，絳衣犢鼻跣一足履一足，盜大直繡香囊及上玉笛，繞殿奔戲。上叱問之，小鬼曰：臣乃虛耗也。上曰何謂虛耗？小鬼曰：望空虛中盜人物，耗人家喜事。上怒欲呼武士，忽一大鬼破帽藍袍角帶朝靴，先劊小鬼目，後擘而啖之。上問何人，奏曰：臣終南山進士鍾馗，應舉不捷羞歸故里觸殿階而死，奉旨賜綠袍葬我，感恩祭祀，與王除天下虛耗妖孽。言訖。夢覺疾瘳，詔吳道子圖其像。

司命竈神

八月初三日生

神姓張，名單，字子郭，狀如美女。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即六癸

女也。白人罪狀，大者奪紀二三百日，小者奪筭一二百日，故為天地督使。凡治竈於屋中央，口向西，竈四邊令去釜九寸，以博及細土搆之，勿令穿折。竈神以壬子日死，不可用此日治竈。五月辰日，豬頭祭竈，令人治生萬倍利益。雞毛入竈有非禍，犬骨入竈出狂子。正月己巳日，白雞祭竈宜蚕。五月己丑祭竈，吉。四月丁巳日祭竈，吉。神衣黃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云。

廁神

廁神者，萊陽縣何氏女，名嫿，字麗卿，自幼讀書辨利。唐垂拱三年，壽陽刺史李景納為妾，其妻妬之，遂陰殺之，置其屍於廁中。魂遠不散，如廁每聞啼哭聲，時隱隱出現，且有兵力呵喝狀。自是大著靈異，人為屍祝之，懸箕而降，能知禍福。神死於正月十五，故獨顯靈於正月也。

開路神

神即《周禮》之方相氏是也，相傳軒轅皇帝周遊九垓，元妃螺祖死於道，令次妃好好如監護，因買相以防夜，蓋其始也。俗名險道神，一名阡陌將軍，一名開路神。

律令

令平聲

雷部健兒，善走，與雷相疾速，故符咒云急急如律令，謂此。

翁仲二神

魏明帝鑄銅為二神人，號翁仲，置司馬門外。按古長人見為國亡，長秋見臨洮為秦亡之禍，始皇反以為祥，鑄銅象之。

大明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上元吉日，正一嗣教凝誠至道闡玄弘教大

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張國祥，奉旨校梓。

搜神記卷之六

- ①「卷之六」原無，據體例補。
- ②「訖」原爲「記」，據文義改。
- ③「央」原爲「夫」，據文義改。

(范恩君點校)

016 廣黃帝本行記

唐閬州晉安縣主簿王瓘進

經名：廣黃帝本行記。一卷。
唐代王瓘撰。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記傳類。

修行道德

黃帝以天下既理，物用具備，乃尋真訪隱，問道求仙，冀獲長生久視，所謂先理代而登仙者也。時有甯封子爲陶正，有神人過，爲其掌火，能出入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隨煙氣上下。一旦飛去，往流沙食飛魚暫死，二百年更生。黃帝師其道，從封子遊於蘭沙，使風后負書，常伯荷劍。旦往洹流，夕歸蒲晉，行萬里而一息。洹流如沙塵，足踐則陷，其深難測。大風吹沙如霧，霧中多神龍魚鼈，

皆能飛翔。有石藍青色，堅而甚輕，從風靡靡，覆於流沙之上。一莖百葉，千年一花。故甯封遊海詩曰：青藍灼爍千載舒，百齡暫死食飛魚。有務光子，身長八尺七寸，神仙者也。務光，自黃帝至夏時，常遊民間，餌藥養性，好鼓琴自娛。有赤將子輿者，不食五穀，啗百草花而長年。至堯時爲木正，能隨風雨上下，已二千歲矣。有容成公，善補導之術，守生養氣，谷神不死。能使白髮復黑，齒落復生。帝慕其道，乃造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即訪道遊華山、首山，東之泰山。時致怪物而與神會通，接神人於蓬萊，迴乃接萬靈於明庭京兆仲山寒門甘泉谷口在長安北甘泉雲陽。黃帝於是祭天圓丘，將求至道，即師事九元子。以地皇元年正月上寅日齋於首山在河東蒲坂。復周遊以訪其道。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謬彥前導，謬音習，彥舒氏切，或作朋昆。閻滑稽後。從至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遇牧馬童子，問途焉：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莊子》以大隗喻大道，具茨喻人身，言道在人身，不在遠求

也。具茨山在滎陽密縣。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獨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乎？牧馬童子，喻體道之人。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是而已矣，又奚事焉？牧馬者，恣其水草，量力乘之。治天下者，耕而食，織而衣，處以無爲，亦何事耳？余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余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余曰：爾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余病少痊。余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又奚事焉？六合外者，異於世也。六合內者，同於世也。瞽病，風疾也。長者，體道之人也。日車者，日新也。童子言：未悟道之時，與物不羣，潔身明汗，以遭風疾，心緒荒狂。及遇體道之人，聞乎至理，乘日新之道，與時推移，和光同塵，波流頽靡，外無物累，內盡虛忘，如此真心，瞽病尋愈。帝王理天下，何異於斯，我無爲而人自化。帝曰：夫爲天下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哉？亦去其害馬而已。牧馬者，不傷其性也。理天下者，無爲而無不爲。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帝曾省天皇真一之經，而不解三一真氣之

要，是以周流四方，求其釋解。乃至圓丘之上，其國有不死之樹，食其實與葉，人皆不死。丹巒之泉，飲之長生。有巨蛇害人，帝以雄黃逐之，留一時而返。《外國記》云留九年。帝令三子習服之，皆壽三百歲。東到青丘，見紫府先生，登於風山，受《三皇內文》天文大字，抱朴云三卷。以劾召萬神，役使羣靈。南到五芝玄澗，登玄隴，蔭建木，觀百靈所登降，採若乾之芝一云輩，飲丹巒之水。西見中黃子，受九茹之方。北到鴻隄，上具茨，見大隗君，密縣有大隗神、黃蓋童子，受《神仙芝圖》十二卷。登稽山，陟王屋，開石函，發玉笈，得《金鼎九丹》之經，復受九轉之訣於玄女。南至江，登熊湘，熊山在邵陵，湘山在長沙益陽縣。往天台，受金液神丹之方。聞廣成子有道在空同山，在梁國虞城東三十里，見之，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汝欲問者，物之質也。汝欲官者，物之殘也。自汝理天下，雲氣

不待簇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汝佞人之心，剪剪者奚足以語至道哉。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閑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神將守形，乃可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我爲汝入於杳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也。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又曰：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

返於土，故將與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黃帝得道之要，復周遊四海，車轍馬跡，丹井遺墟往往而有。蜀之天社山有丹井，昌利山、青城山、縉雲山皆有轍跡，永嘉山有丹泉，青城山、羅浮山有古壇。越玄闕，見中黃丈人，登雲臺，入青城天國之都，見甯先生，受龍躡之經，築壇于山上，封甯先生爲五嶽丈人，使嶽神一月再朝，嶽神灑六時之泉以代晷漏。帝問先生真一之道。先生曰：吾得道始仙耳，非是三皇天真之官，實不解此真一之文。近皇人爲扶桑君所使，領峨嵋山仙官，今猶未去，可往問之。帝乃到峨嵋之山，清齋三月，得與皇人相見。皇人者，不知何世人也，身長九尺，玄毛被體，皆長尺餘，髮纔長數寸。其居乃在山北絕巖之下，中以蒼玉爲屋，黃金爲牀，然千和之香，侍者皆衆仙玉女，座賓三人，皆稱太清仙王。方見皇人，飲以丹華之英，漱以玉井之漿。黃帝匍匐既至，再拜稽首而立，請問長生

之道。皇人曰：子既官四海，復欲不死，不亦貪乎？帝曰：萬兆無主則相凌暴，今爲制法，足以傳後。私心好道，遠涉四海，幸遇道君，願垂哀告。竊見真人食精之經，徒省其文，而弗綜其意，看其辭而不釋其事，乞得教誨。皇人大驚，良久乃答曰：汝安得聞見？此乃金籙之首篇，上天之靈符，太上之寶文矣。白日昇天，飛步虛空，身生水火，變化無常，此天仙之真，唯有龍胎金液九轉之丹。守形絕粒，辟除萬邪，役使鬼神，長生久視，乃血脉流宣，腸化爲筋，百災不能傷，延期至億千，則唯有真一食五牙之文。此二事但使南斗君領錄，參於太帝樞籙，自非仙人四千年一出之約，皆不得背科而妄泄也。又西王母祕此書於五城之內，其外衛備，有仙樓十二，藏以紫玉之匱，刻以黃金之札，封以丹芝光華，印以太上中章，其無仙籍者，不得聞知也。子未可聽天音於地耳矣，便可去也。帝答曰：昔已受神丹於玄女，唯未受五牙食真之經。幸今運會，得見

道君，既不以授生道，是臣相命不得度世耳。因叩頭流血，唯乞愍濟。太清三仙王復愍助之曰：此子先世有功德及鳥獸，故芳氣之流光于帝位，何爲隱其真牙之經乎？可教而成之也。皇人命帝坐而告之曰：汝向所道之經，蓋上天之氣歸於一身，一身分明，了可長存耳。夫人，有生之最靈也，不能自守其神而却衆惡。若知之者，不求祐於天，止於其身，則足矣。且一身猶一國也：胸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理身則知理國，愛其民所以安其國，吝其氣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則身死。亡者不可存，死者不可生。所以至人消未起之患，理未病之疾，堅守之於無事之前，不追之於既逝之後。民難養而易散，氣難保而易失。審威德所以固其理，割嗜欲所以成其真，然後真一存焉，三一守焉。泥丸、絳宮、丹田，三一之宅也。子勤守之，萬毒不傷。漱華池，食五牙，便爲真仙矣。吾

受此經於九天真王，今以相付，存之於口，名曰朱鳥之丹，取之於身，名曰真一。勤乎祕哉，大有旨。曰：五穀爲刳命之鑿，五牙爲長生之根也。帝受道畢，東過廬山，署九天使者，秩次青城丈人，比御史主總仙官之籍，爲五嶽之監司也。帝又封灊山君爲九天司命，主生死之錄。復以四嶽皆有佐命之山，而南嶽孤峙無輔，乃章祠三天太上道君，命霍山爲南嶽儲君，灊山爲南嶽之副以貳其政，以輔佐之。乃寫九州山川百物之形，又作五嶽之圖，用傳於世。帝鍊石於縉雲之山，有縉雲之瑞，立縉雲之堂，丹丘存焉。帝藏兵法勝負之圖、六甲陰陽之書於苗山。今在越州，亦名玉壺山。禹集羣臣言功之所，故曰會稽山。帝又合符瑞於釜山，奉事太一元君，受易形變化，藏於空同之巖。帝考推步之術於太山，稽力牧著體診之訣於岐伯、雷公，講氣候於風后，窮律度於容成，救殘傷，綴金冶之事，畢該祕要，窮究道真，傳陰符，則內合天機，外合人事。理天下，南洎交阯，北至幽

陵，西極流沙，東界蟠桃。蟠桃在度索山，出《山海經》。帝曰：吾聞在宥天下，不聞理於天下。我勞天下久矣，息駕玄圃，以反余真也。玄圃在崑崙上，有黃帝宮。脩封禪禮畢，乃採首山之銅，鑄鼎象物。鼎成，以象太一於雍州。號州湖城縣，舊名鼎州。馮翊懷德縣荆山，今日皇天原是也。其鼎知吉知凶，知存知亡，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汲而盈，自生五味，真神鼎也。遂鍊九鼎之丹，服之以丹法，傳於玄子，重盟而付之。丹經藏於九疑之東委羽之山，承以文玉，覆以盤石，金簡玉字刻其文。夏禹得其書，合丹成道，藏於會稽之山。張道陵得其書，合丹昇天，藏於雲臺之山也。帝又以《靈寶五符真文》金簡書之一通藏於鍾山，一通藏宛委之山。帝所鑄劍、鏡、鼎器，皆以天文古字題銘其上，或有祕識之詞焉。時薰風至，神人集，成厭代之志，留冠珮劍寫於鼎湖極峻處昆臺之上，立館於其下。有馬師皇者，善醫馬，通神明。忽有龍下于庭，張口閉目。師皇視之，此龍有病，乃引鍼以鍼龍口中，以牛乳煎

甘草灌之，龍病即愈。師皇乘龍而去。黃帝聞之，自擇以戊午日昇天。果有黃龍垂胡髯迎帝。帝乘龍登天，與無爲子及臣僚昇天者七十二人。其小臣不得去者，攀斷龍髯，及墮帝弓，小臣抱弓而號，因曰烏號弓。萬姓仰天而呼，因名其地爲皇天原，亦名鼎湖。今湖城縣。其後有臣左徹削木爲黃帝像，率諸侯而朝奉之。臣僚追慕，取几杖立廟而祭之，取衣冠置墓而守之，於是有喬山之冢。在上郡周陽縣有橋山。又膚施縣有黃帝祠，坊州橋山有黃帝冢。黃帝曾遊處，皆有祠焉。五百年後，喬山墓崩，空室唯劍與赤舄在。一旦亦失去。《荆山經》、《龍首記》具載。黃帝居代總二百一十年，在位一百年。昇天爲太一君，又爲軒轅之星。備黃龍之體，在南宮之中。大禮祭天神，軒轅□也。後代享之，列爲五帝，居中配天。蓋黃帝土德，中央之位，兼總四方也。東方青帝太昊，南方赤帝神農，西方白帝少昊，北方黑帝顓頊，爲五方人帝。以鎮星爲子，上配五老，下配五帝。黃帝之子昌意居弱水，昌意之弟少昊，帝妃女節所生

也。帝之女溺於東海，化爲鳥，名曰精衛，常銜西山木石以堙東海焉。少昊名摯，字青陽，即帝位，號金天氏，黃帝之子也。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也。有聖德，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歲。母蜀山氏，都商丘濮陽。禹強，黃帝之胤，顓頊之子，與顓頊俱得道。顓頊爲玄冥，禹強爲北方水神。顓頊以來，以興之地爲號。帝譽高辛氏，黃帝之孫。蟠極所生也。帝生而神靈，自言其名，都偃師今在河南。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堯陶唐氏，黃帝玄孫，姓伊祁，名放勛。興於定陶，以唐侯爲帝。濟陰有定陶，定州有唐縣。都於平陽。在晉州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八十八歲。帝舜有虞氏，姓姚名重華，黃帝八代孫梁國有虞城，今蔡州，都蒲坂。年百歲，得道登遐於九疑之山。夏禹號夏后氏，黃帝玄孫，姓姁名文命。舜已八代，禹居舜後，而禹爲玄孫，何也？按《遁甲開山圖》曰：禹得道仙人。古有大禹，女媧十九代孫，年三百六十歲，入九疑山。後三千六百歲，堯理天下，洪水既甚，人民墊溺。大禹念之，化生於石紐山泉中。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愛而吞之，有娠，十四月而生子。長大能知泉源，乃賜號爲

禹。代父鯀理水三年。功成，舜以其功爲司徒。後禪帝位。以此推之，黃帝玄孫也。殷湯，黃帝十七代孫。黃帝子少昊，少昊生蟠極，蟠極生高辛，十四世後天乙爲殷王也。黃帝子孫各得姓於事，帝吹律定姓者十二在中卷。少昊有子姓曼，顓頊姓姬。以黃帝居姬水，帝譽子遂后稷姓姬也。堯姓伊祁，舜姓姚，禹姓姁，湯姓子。又張鄧軒路，黃寇宋酈，白薛虔資，伊祁申屠，黃公托跋，昌意之子封北土，以黃帝土德，北俗以土爲托，以君爲跋，乃以托跋爲姓。黃帝有子，各封一國，具中卷，總三十三氏，出黃帝之後。子孫相承，凡一千二百五十年。自黃帝己酉歲至今大唐廣明二年辛丑歲，計三千四百七十二年矣。

廣黃帝本行記

①『湘山』原作『相山』，據前文改。

（尹志華點校）

017 穆天子傳

經名：穆天子傳。六卷。題晉郭璞註。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記傳類。參校本：《四庫全書》本。

穆天子傳序

《穆天子傳》出汲冢，晉荀勗校定爲六卷。有序，言其事雖不典，其文甚古，頗可觀覽。子攷書序稱穆王享國百年，耄荒，太史公記穆王賓西王母事，與諸傳說所載多合，則此書蓋備記一時之詳，不可厚誣也。春秋之時，諸侯各有國史，多龐雜之言。下逮戰國，王迹熄而聖言湮，處士橫議而異端起，人人家自爲說，求其欲不龐雜，其可得乎？其書紀王與七萃之士巡行天下，然則徒衛簡而徵求寡矣。非有如秦漢

之千騎萬乘，空國而出也。王之自數其過，及七萃之規，未聞以爲迂也。登羣玉山，命邢侯攻玉，而不受其牢，是先王恤民之法，未嘗不行。至遇雨雪，士皆使休，獨王之八駿超騰以先待，輒旬日然後復發去，是非督令致期也。其承成康熙洽之餘，百姓晏然，雖以徐偃王之力行仁義，不足以爲倡而搖天下，以知非有暴行虐政。而君子猶以王爲獲沒於祗宮爲深幸，足以見人心之危之如此也。是豈可效哉，是豈可效哉。存其書者，固可以覽其古，徵其事者，又安可不攷其是非歟？南臺都事海岱劉貞庭幹舊藏是書，懼其無傳，暇日稍加讎校訛舛，命金陵學官重刊，與博雅之士共之，諗予題其篇端云。時至正十年歲在庚寅，春二月二十七日壬子，北岳王漸玄翰序。

穆天子傳序

侍中中書監光祿大夫濟北侯臣荀勗撰

序：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准盜發古塚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勗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案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塚也，於世本蓋襄王也。案《史記·六國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其書言周穆王遊行之事。《春秋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於天下，將皆使有車輻馬迹焉。此書所載，則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盜驪騶耳之乘，造父爲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昆侖，見西王母，與太史公記同。汲郡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雖其言不典，皆是古書，頗可觀覽。謹以二尺黃紙寫上，請事平

以本簡書及所新寫並付祕書繕寫，藏之中經，副在三閣。謹序。

穆天子傳卷之一

晉郭璞注

古文

飲天子蠲音涓山之上，戊寅，天子北征，乃絕漳水。絕猶截也，漳水今在鄴縣。庚辰，至于□，觴天子于盤石之上。觴者，所以進酒，因云觴耳。天子乃奏廣樂，《史記》云：趙簡子疾不知人，七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廣樂義見此。載立不舍，言在車上立，不下也。至于鉞山之下。即鉞山，今在常山石邑縣。鉞音邢。癸未，雨雪，天子獵于鉞山之西阿阿山陂也。於是得絕鉞山之隊，隊謂谷中險阻道也。音遂。北循虜沱之陽。虜沱河，今在鴈門鹵城縣陽水北。沱者囊駝之駝乙酉，天子北升于□，天子北征于犬戎。《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從，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不至。《紀年》又曰：取其五王以東。犬戎□胡觴天子于當水之陽，天子乃樂，□賜七萃之士戰。萃，集也，聚也，亦猶《傳》有輿大夫，皆聚集有智力者，為王之爪牙也。庚寅，北風雨

雪，《詩》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霧。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屬休。令王之徒屬休息也。甲午，天子西征，乃絕隴之關隘。隘，阪也。疑北謂北陵，西隴西己亥。隴屬門山也。音俞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疑皆國名。辛丑，天子西征，至于鄴人。鄴，國名，音叵肯切。河宗之子孫鄴栢絮，伯爵絮名，古伯字多以木。且逆天子于智之□先，豹皮十，良馬二六，古者為禮皆有以先之，《傳》曰：先進乘韋。天子使井利受之。井利，穆王之嬖臣。癸酉，天子舍于漆澤，一宿為舍乃西釣于河，以觀□智之□。甲辰，天子獵于滲澤，於是得白狐、玄貉焉，以祭於河宗。以將有事于河，奇此獲，故用之。漢武帝郊祀，得一角白鹿以為祥瑞，亦將燎祭之類。丙午，天子飲于河水之阿，阿，水峰也。天子屬六師之人于鄴邦之南，滲澤之上。屬猶會也。戊寅，天子西征。鷲行，至于陽紆之山。鷲，猶馳也。紆音嘔。河伯無夷之所都居，無夷，馮夷也。《山海經》云水夷。是惟河宗氏。河，四瀆之宗主。河者，目以為氏。河宗栢天逆天子燕然之山伯天，字也。勞用束帛加璧，勞，郊勞也。五兩為一束，兩今之一丈。先

白□天子使鄒父受之。鄒父，鄒公謀父，作祈招之詩者。癸丑，天子大朝于燕□之山，河水之阿。蓋朝會郡官，告將禮河也。乃命井利梁固梁門大夫，聿將六師聿猶日也。天子命吉日戊午，《詩》曰：吉日庚午。天子大服冕褱，冕冠。褱，衣。蓋王后之上服。今帝服之，所未詳。褱，音暉。帔帶、帔，韞也，天子赤帔，音弗。摺習、習，長三尺，杼上椎頭，一名瑛，亦謂之大圭。摺猶帶也。習音忽。夾佩，左右兩佩。奉璧南面立于寒下，寒下未詳。曾祝佐之。曾，重也，傳曰曾臣偃。官人陳牲全五□具。牛羊之品曰生，體完曰全牲，或曰全色，純也。傳曰：牲全肥臄。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天受璧，西向沉璧于河。河位載崑崙。再拜稽首，稽首，首至地也。祝沉牛馬豕羊。河宗□命于皇天子。加皇者，尊上之。河伯號之。呼穆王。帝曰：穆滿，以名應謙也。言謚，蓋後記事者之辭。女當永致用崑事。語穆王當長幹理世事也哉。南向再拜。穆王拜。河宗又號之。帝曰：穆滿，示女春山之瑶，《山海經》春字作鑪，音同耳。言此山多珍寶奇怪。詔女昆侖□舍四平泉七十。疑皆說崑崙山上事物。乃至於崑崙之

丘，以觀春山之瑶。皆河伯與穆王詞語。賜語晦。月終為晦，言賜女受終福。天子受命，南向再拜。受河伯命。己未，天子大朝于黃之山，將禮河而去。乃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瑶器。省河所，視禮圖。曰：天子之瑶，曰，河圖辭也。玉果、石似美玉，所謂女果者也。璿珠、璿，玉類也，音旋。燭銀、銀有精光如燭。黃金之膏，金膏亦猶玉膏，皆其精洵也。天子之瑶萬金，□瑶百金，士之瑶五十金，鹿人之瑶十金。自萬金以下，宜次言諸侯之瑶千金，大夫之瑶百金，此書殘缺，集錄者不續，以見闕文耳。天子之弓、射人、步劍、牛馬、犀□器千金，步劍疑步先之劍也。犀似水牛、庫脚，脚為三角，黑色。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言悉勢傑騎也。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言勐力壯猛也。栢夭曰：征鳥使翼。曰：□鳥鳶，音緣，鴉也。鶴雞飛八百里。即鷓鴣，鷓屬也。名獸使足，□走千里，狡狴□野馬走五百里，狡狴，師子，亦食虎豹。野馬，亦如馬而小。狡音俊，狴音倪，叩距虛走百里亦馬屬。《尸子》曰：距虛不擇地而走。《山海經》云：望望距虛。并言之耳。麋□二十里，自塵已上，似次第獸能走里數遠近。曰：栢夭皆致河典。典，禮也。自此以

上事物，皆河圖數載河伯以為禮，禮穆王也。乃乘渠黃之乘，為天子先，先驅導路也。以極西土。極竟。乙丑，天子西濟于河，□爰有温谷樂都，温谷，言冬暖也。燕有寒谷，不生五穀。河宗氏之所遊居。伯天之別州邑。丙寅，天子屬官效器，會官司，閱所得瑶物。乃命正公郊父正公，謂三上公。天子所取正者，郊父為之。受勅憲，憲，教令也。《管子》曰：皆受惠。用伸□八駿之乘，八駿，名在下。以飲于枝詩之中，水岐成詩。詩，小渚也。音止。積石之南河。積石，山名。今在金城河間縣。南河，出北山而東南流。天子之駿駿者，馬之美稱。赤驥、世所謂騏驎。盜驪為馬，細頸。驪，黑色也。白義、踰輪、山子、渠黃、華騮、色如華而赤，今名馬標。赤者為棗騮。棗騮，赤也。綠耳，綠耳，曰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騮馬，是生綠耳。魏時鮮卑獻千里馬，白色而兩耳。黃名曰黃耳，即此類也。八駿皆因其毛色以為名號耳。案《史記》造父為穆王得盜驪、華騮、綠耳之馬，御以西巡遊，見西王母，樂而忘歸，皆與此同，若合符契。狗重工、徹山、翟猴、□黃、南□、來白，皆陵狗之名，亦猶宋鵠之類。天子之御造父、三百、下云三百為御者。耿脩、芍及。造父善御，穆王封之於趙城，餘未聞也。曰：天子是與

出□入藪田獵釣弋。弋，繳射也。天子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盈，猶充也。而辨於樂，辨，作遊樂之事。後世亦追數吾過乎？穆王遊放過度，行輒忘歸，故作此言，以自警也。七萃之士□天子曰：後世所望，無失天常。奉六時也。農工既得，歲豐登也。男女衣食，無飢寒也。百姓瑤富，富者，安也。官人執事，各視職事。故天有崑四時，民□氏響□音國，何謀於樂？言不規樂而樂自及。何意之忘？常慎德也。與民共利，世以爲常也。天子嘉之，善其有辭。賜以左佩華也。玉華之佩，佩之精也。乃再拜頓首。

穆天子傳卷之一

穆天子傳卷之二

晉郭璞注

古文

□栢夭曰：□封膜晝于河水之陽，膜晝，人名疑音莫。以爲殷人主。主謂主某祭祀，言同姓也。丁巳，天子西南升□之所主居。以說古之賢聖以居。爰有大木碩艸，碩，大也，爰有野獸，可以畋獵。戊午，帝□之人居慮，古疇字。居慮，名。獻酒百□于天子。百下脫盛酒器名。天子已飲而行，遂宿于昆侖之阿、赤水之陽。昆侖山有五色水，赤水出東南隅，而東北流。皆見《山海經》。爰有鸚鳥之山。鸚音甄，一名梅。天子三日舍于鸚鳥之山。□吉日辛酉，天子升于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黃帝巡遊四海，登崑崙山，起宮室於其上。見《新語》。而豐□隆之葬，隆上字疑作豐。豐隆，筮御雲符《大壯》卦，遂爲雷師，亦猶黃帝橋山有墓。封謂增高其上土也，以標顯之耳。以詔後世。詔謂語之。癸亥，天子具蠲齊牲全以禋□昆侖之丘。蠲者，潔也。齊，祭神曰禋。《書》：天子禋于六宗。蠲音圭。甲子，天子北征，舍于珠

澤，此澤出珠，因名之云。今越嶠平澤出青珠是。以釣于流水。曰珠澤之藪方三十里。澤中有草者爲藪。爰有萑葦、莞蒲、莞，菘蒲。或曰：莞蒲，齊名耳，關西云莞。音丸。芋萑、萑，今苦字，音倍。萑、萑荷也，似萑而細，音萑。萑，莠屬，《詩》曰：四月秀要。乃獻白玉□隻，□角之一□三可以□沐，乃進食□酒十□、姑劓九□，亦味中麋胃而滑。中猶合也。因獻食馬三百，可以供厨膳者。牛羊三千。天子□崑崙，此以上似說封人於昆侖山旁。以守黃帝之宮，南司赤水，而北守春山之寶。欲以崇表聖德，因用顯其功迹。天子乃□之人□吾黃金之環三五、空邊等爲環。朱帶貝飾三十，《淮南子》曰：其貝帶駿翻是也。工布之四□，吾乃膜拜而受。今之胡人禮佛，舉手加頭，稱南謨拜者，即此類也。音模。天子又與之黃牛二六，以爲犧牲種。以三十□人于昆侖丘。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孳木□華畏雪，天子於是取孳木華之寶，持歸種之。孳音滋。曰：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温和無風，烝條適也。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

王所謂縣圃。《淮南子》曰：昆侖去地一萬一千里，上有曾城九重。或上倍之，是謂閼風。或上倍之，是謂玄圃。以次相及。《山海經》云：明明、昆侖、京圃各一山，但相近耳。又曰：實唯帝之平圃也。天子於是得玉策枝斯之英。英，玉之精華也。《尸子》曰：龍泉有玉英。《山海經》曰：黃帝乃取密山之玉策而投之鍾山之陽是也。曰：

春山，百獸之所聚也，飛鳥之所棲也。

爰有□獸，食虎豹，如麋而載骨盤□始如麋，小頭大鼻。麋，麋是也。爰有赤豹、

白虎、《詩》云：赤豹黃熊。熊、豺狼、野

馬、野牛、山羊、野豕，今華陰山有野牛，山羊，肉皆千斤。爰有白鳥、青鵬、執犬羊、

食豕鹿。今之鵬赤，能食獐鹿。曰：天子五

日觀于春山之上。乃為銘迹於縣圃之上，以詔後世。謂勒石錄功德也。秦始皇、漢

武帝巡守，登名山所在，刻石立表，此之類也。壬

申，天子西征。甲戌，至子赤烏之人，

其獻酒千斛于天子，食馬九百，羊牛三千，稌麥百載。稌，似黍而不粘。天子使祭

父受之，曰：赤烏氏先出自周宗，與周同始祖。大王亶父即古公亶父字也。之始作

西土，言作輿於岐山之下，今邑在扶風美陽是也。

封其元子吳太伯于東吳，太伯讓國入吳，因

即封之於吳。詔以金刃之刑，南金精利，故語其刑法也。賄用周室之璧，賄，贈賄也。封

丌璧臣長季綽于春山之虱，妻以元女，詔以玉石之刑，昆侖山出美玉石處，故以語之。

以為周室主。天子乃賜赤烏之人□其墨乘四、周禮大夫乘墨車。黃金四十鎰、二

十兩為鎰。貝帶五十、朱三百裹，丌乃膜拜而受，裹，晉罪過之過。丌名，赤烏人名也。

曰：□山是唯天下之良山也，寶玉之所在，嘉穀生之，草木碩美。天子於是

取嘉禾以歸，樹于中國。漢武帝取外國香草、美菜，種之中國。曰：天子五日休于□

山之下，乃奏廣樂。赤烏之人丌好獻女于天子，所以結恩好也。女聽、女列為嬖

人。一名聽名，失一女名，下文。曰：赤烏氏，美人之地也，寶玉之所在也。己

卯，天子北征，趙行□舍。趙猶超騰，舍三十里。庚辰，濟于洋水。洋水出崑崙山西北

隅而東流。洋音詳。辛巳，入于曹奴之人，戲觴天子于洋水之上，戲，國名也。乃獻

食馬九百、牛羊七千、稌米百車。天子使逢固受之。逢固，周大夫。天子乃賜曹

奴之人戲□黃金之鹿、銀□、今所在地中

得玉肫金狗之類，此皆古者以賂夷狄之奇貨也。貝帶四十、朱四百裹，戲乃膜拜而受。

壬午，天子北征，東還。從東頭而旋歸。甲申，至於黑水，水亦出崑崙山西北隅而東南流。

西膜之所謂鴻鷺。西膜，沙膜之鄉，以言外域，人名物與中華不同。《春秋》：叔弓敗莒師于潰

水。《穀梁傳》曰：狄人謂潰泉，失名號，以中國名，從主人之類也。於是降雨七日。天子留骨

六師之屬。穆王馬駿而御良，故行輒出從衆前。天子乃封長肱于黑水之西河。即長臂人

也，身如中國，臂長三丈。魏時在赤海中得此人裾也。長脚人國，又在赤海東。皆見《山海經》。是

惟鴻鷺之上，以為周室主，是曰留骨之邦。因以名之。辛卯，天子北征，東還，乃

循黑水。癸巳，至于羣玉之山，即《山海經》云羣玉山，西王母所居者。容□氏之所守，

曰羣玉田。山□知阿平無險，言邊無險阻也。四徹中繩，言皆平直。先王之所謂策

府。言往古帝王以●以為藏書冊之府，所謂藏之名山者也。寡草木而無鳥獸。言純玉石也。

爰有□木，西膜之所謂□。天子於是取玉三乘，玉器服物。環佩之屬。於是載

玉萬隻。隻玉為數，見《左氏傳》。天子四日休羣玉之山，休，遊息也。乃命邢侯待攻

玉者。待，留之也，邢，今廣平襄邑縣。孟秋丁酉，天子北征，□之人潛時潛時，名也。觴天子于羽陵之上，乃獻良馬牛羊。天子以其邦之攻玉石也，不^②受其牢。重慎費其牢，牲禮也。栢天曰：□氏，檻□之後也。天子乃賜之黃金之罌三六，即孟也，徐州謂之罌。朱三百裹。潛時乃膜而受。戊戌，天子西征。辛丑，至于劓閭氏。音倚。天子乃命劓閭氏供食六師之人天子六軍，《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于鐵山之下。壬寅，天子登于鐵山，乃徹祭器于劓閭之人，以祭餘胙賜之。溫歸乃膜拜而受。溫歸，名也。天子已祭而行，乃遂西征。丙午，至于鸚韓氏，爰有樂野溫和，稌麥之所草，此字作草下阜，疑古茂字。犬馬牛羊之所昌，昌，猶盛也。寶玉之所□。丁未，天子大朝于平衍之中，衍，墳之下者，見《周禮》。乃命六師之屬休。己酉，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吏七萃之士于平衍之中。鸚韓之人無鳧乃獻良馬百匹、用牛三百、可服用者。良犬七千、調習者。牝牛二百、野馬三百、牛羊二千、稌麥三百車。天子乃賜之黃金銀罌四

七、貝帶五十、朱三百裹、變□雕官，無鳧上下乃膜拜而受。疑古上下字，今夷狄官，多復名。庚戌，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藥池。因改名為廣樂池，猶漢武改祠鄉為聞喜之類。天子乃樹之竹，種竹池邊。是曰竹林。竹木盛者為林。癸丑，天子乃遂西征。丙辰，至于苦山，西膜之所謂茂苑。天子於是休獵，於是食苦苦，山名，可食。丁巳，天子西征。己未，宿于黃鼠之山西□，乃遂西征。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

穆天子傳卷之二

① 疑衍「以」字。
② 「不」字原缺，據《四庫全書》本《穆天子傳》（下簡稱《四庫》本）補。

穆天子傳卷之三

晉郭璞注

古文

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若嘯。《紀年》：穆王十七年西征崑崙丘，見西王母。其年來見賓于昭公。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執贄者，致敬也。好獻錦組百純、□組三百純。純，正端名也。《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組，綬屬，音祖。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徒歌曰謠曰：白雲在天，山隰陵字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間音諫。將子無死，將，請也。尚能復來。尚，庶幾也。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顧，還也。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復反此野而見汝也。天子遂驅升于弇山，弇，弇茲山，日入所也。乃紀丌跡于弇山之石，銘題之。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言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之山還歸丌□，世民作憂以吟曰：比徂西土，徂，往也。爰居其野，虎豹為羣，於鵲

與處。於，讀曰鳥。嘉命不遷，言守此一方。我惟帝。帝，天帝也。天子大命，而不可稱。顧世民之恩，流涕崑隕。吹笙鼓簧，簧在箏中。中心翔翔。憂無薄也。世民之子，唯天之望。所瞻望也。丁未，天子飲于温山，□考鳥。《紀年》曰：穆王見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鳥鴝人。疑說此鳥，脫落不可知也。己酉，天子飲于滹水之上。滹，音淑。乃發憲命，憲，謂法令。詔六師之人□其羽。爰有□藪水澤，爰有陵衍平陸，大阜曰陵，高平曰陸。碩鳥物羽。六師之人畢至于曠原，言將獵也。下云北至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山海經》云：大澤方千里，羣鳥之所生，及所解。《紀年》曰：穆王北征，行積羽千里。皆謂此野耳。曰：天子三月舍于曠原。□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勒七萃之士勒，猶勞也。于羽琤之上。下有羽陵，疑亦同。乃奏廣樂，□六師之人翔毘于曠原，翔，循遊也。得獲無疆，無疆，無限也。鳥獸絕羣。言取盡也。六師之人大畋九日，乃駐于羽之□，收皮效物，物，謂毛色也。《詩》云：九十維物。債車受載。債，猶借也。天子於是載羽百車。十羽為箴，百羽為縛。千縛為繹。見《周官》。己亥，天子東歸，六師

□起。庚子，至于□之山而休，以待六師之人。庚辰，天子東征。癸未，至于戊□之山，智氏之所處。□智□往天子于戊□之山，勞用白驂二疋、驂，驂馬也。野馬野牛四十、守犬七十，任守備者。乃獻食馬四百、牛羊三千，曰智氏□。天子北遊于緄子之澤，智氏之夫獻酒百□于天子。天子賜之狗瓏采，疑玉名。黃金之罌二九、貝帶四十、朱丹三百裹、桂薑百□，乃膜拜而受。乙酉，天子南征，東還。己丑，至于獻水，乃遂東征，飲而行，乃遂東南。己亥，至于瓜纒之山，三周若城，言山周匝三重，狀如城疊。闕氏胡氏闕，音遇。之所保。天子乃遂東征，南絕沙衍。沙衍，水中有沙者。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沙中無水泉。求飲未至。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青血，以飲天子。今西方羌胡刺馬咽取血飲渴，亦愈。天子美之，乃賜奔戎佩玉一隻，奔戎再拜詣首。古稽字。天子乃遂南征。甲辰，至于積山之□。爰有募^①栢日鬲余之人命懷，命懷，人名。獻酒于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罌、貝帶、朱丹七十

裹，命懷乃膜拜而受。乙巳，□諸釭獻酒于天子，諸釭，亦人名。音健牛之釭。天子賜之黃金之罌、貝帶、朱丹七十裹，諸釭乃膜拜而受之。

穆天子傳卷之三

①此字原文不清，疑為「募」字。

穆天子傳卷之四

晉郭璞注

古文

庚辰，至于滔水，濁繇氏之所食。

《山海經》曰：有川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亦此類。

辛巳，天子東征。癸未，至于蘇名、骨

釭氏之所衣被。言谷中有草木，皮可以為衣

被。乃遂南征，東還。丙戌，至于長淡，

重鎰氏之西疆。疆，界也。丁亥，天子升

于長淡，乃遂東征。庚寅，至于重鎰氏

黑水之阿，爰有野麥，自然生也。爰有答

堇，祇謹兩音。西膜之所謂木禾，木禾，粟類

也，長五尋，大五圍，見《山海經》云。重鎰氏之

所食。爰有采石之山，出文采之石也。重

鎰氏之所守，曰枝斯、璿瑰、璿瑰，玉名。

《左傳》曰：贈我以璿瑰。旋回兩音。玃瑤、亦玉

名。瑤音遙。琅玕、石似珠也。琅干兩音。玲

瓏、允瓚、皆玉名字，皆無聞。玲瓏，音玲瓏。玃

琪、玉屬也。于其二者。徼尾。無聞焉。凡好

石之器，于是也。盡出此山。孟秋癸巳，

天子命重鎰氏共食天子之屬。音共，言不

及六師也。五日丁酉，天子升于采石之

山，於是取采石焉。天子使重鎰之民

鑄以成器于黑水之上，今外國人所鑄作器

者，亦皆石類也。器服物佩好無疆，曰天子

一月休。秋癸亥，天子觴重鎰之人鰥

蠶，乃賜之黃金之罌二九、銀鳥一隻、

貝帶五十、朱七百裹、笥箭桂薑百崗、

絲絢雕官，鰥蠶乃膜拜而受。乙丑，天

子東征，鰥蠶送天子至于長沙之山，□

雙，天子使栢夭受之。栢夭曰：重鎰

氏之先，三苗氏之□處，以黃木躡銀采

□，乃膜拜而受。三苗，舜所竄於三危山者。

丙寅，天子東征，南還。己巳，至于文

山，西膜之所謂□，觴天子于文山。西

膜之人乃獻食馬三百、牛羊二千、稌米

千車，天子使畢矩受之。曰：□天子

三日遊于文山。於是取采石。以有采石，

故號文山。壬寅，天子飲于文山之下。文

山之人歸遺歸遺，名也。乃獻良馬十駟、

四馬為駟。用牛三百、守狗九十、牝牛二

百，以行流沙。此牛能行流沙中，如橐駝。天

子之豪馬、豪牛、豪猶髭也。《山海經》云：髭

馬如馬，足四節，皆有毛。虬狗、虬，虬茸，謂猛狗。

或曰：虬亦狗名。豪羊，似髦牛。以三十祭

文山。又賜之黃金之罌二九、貝帶三

十、朱三百裹、桂薑百崗，歸遺乃膜拜

而受。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

馱騶，疑驂騶字。而左綠耳，右驂赤龍，古

驥字，而左白儀。古義字天子主車，造父

為御，啣啣為右。次車之乘，次車，副車。

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盜驪，而左山

子。栢夭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

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一舉轡千

里，行如飛翔。至于臣蒐之人獮奴。乃獻

白鵠之血，以飲天子。所以飲血，益人炁力。

因具牛羊之漣，漣，乳也。今江南人亦呼乳為

漣。音寒凍反。以洗天子之足令肌膚滑，及

二乘之人。謂主天子車及副車者也。甲戌，

巨蒐之獮奴觴天子于焚留之山，乃獻

馬三百、牛羊五千、秋麥千車、秋麥，禾也。

膜稷三十車。稷，粟也。膜，未聞。天子使

栢夭受之。好獻枝斯之石四十，精者為

英倬韶、甕鎰、秘佩百隻，琅玕四十，黠

選十篋，疑此紵葛之一屬天子使造父受之。

□乃賜之銀木、璫采、黃金之罌二九、

貝帶四十，朱三百裹、桂薑百崗，獮奴

乃膜拜而受。乙亥，天子南征陽紆之東尾，尾，山後也。乃遂絕慈晉之谷，已至于繆瑒河之水北阿。爰有繆洩之□，河伯之孫今西有渠搜國，疑繆渠字。事皇天子之山，有模莖，其葉是食明后。模莖，木名。后，君也。莖，音謹。天子嘉之，賜以佩玉一隻，栢夭再拜稽首。癸丑，天子東征，栢夭送天子至于蒯人，蒯伯絮觴天子于澡澤之上。斲多之汭，汭，水涯。河水之所南還還，回也。音旋。曰：天子五日休于澡澤之上，以待六師之人。戊午，天子東征，顧命栢夭歸子丁邦。天子曰：河宗正也。栢夭再拜稽首。辭去也。天子南還，升于長松之陞坂有長松。孟冬壬戌，至于雷首。雷首，山名，今在河東蕭坂縣南也。犬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乃獻食馬四六，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寒，寡人具犬馬羊牛，爰有黑牛白角，爰有黑羊白血。記異也。癸亥，天子南征，升于髡之陞。音訾。丙寅，天子至于鉞山之隊，東升于二道之陞，乃宿于二邊，命毛班、毛班，毛伯，衛之先也。逢固先至于周，以待天之命。癸

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駟，造父為御，□南征翔行，逕絕翟道，翟道，在隴西，謂截隴坂遇。升于太行，南濟于河，馳驅千里，遂入于宗周。官人進白鵠之血，以飲天子，以洗天子之足。亦謂乳也。造父乃具羊之血，以飲四馬之乘一。與王同車，御右之屬。《左傳》所謂四乘是也。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廟，乃里西土之數。里謂計其道里也。《紀年》曰：穆王西征還，里天下，億有九萬里。曰：自宗周灑水以西，灑水，今在洛西。洛即成周也。音纏。至于河宗之邦、陽于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春山珠澤昆侖之丘，七百里。自春山以西，至于赤烏氏，春山三百里。東北還至于群玉之山，截春山以北。截，由沮也。自群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所謂解毛之處千有九百里。□宗周至于西北大曠原，案《山海經》云：群鳥所集澤有兩處，一方百里，一方千

里，即此大曠原也。萬四千里，乃還。東南復至于陽紆，七千里，還歸于周，三千里。各行兼數三萬有五千里。吉日甲申，天子祭于宗周之廟。告行反也。《書大傳》曰：反必告廟也。乙酉，天子□六師之人于洛水之上。丁亥，天子北濟于河。□羗之隊，以西北升于盟門九河之陞。盟門山，今在河北。《尸子》曰：河出于盟門之上。乃遂西南。仲冬壬辰，至彙山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吉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鄭。今京兆鄭縣也。《紀年》穆王元年築祗宮于南鄭，《傳》所謂王是以獲没于祗宮者。

穆天子傳卷之四

穆天子傳卷之五

晉郭璞注

古文

寶處曰：天子四日休于濩澤，今平陽濩澤縣是也。音濩特。於是射鳥獵獸。丁丑，天子□兩，乃至。祭父自圃鄭來謁，鄭有圃田，因云圃鄭。謁，告也。留昆歸玉百枚，留昆國，見《紀年》。陵翟致賂，陵翟，隗姓國也。音峻。良馬百駟，《傳》曰：文馬百駟。歸畢之寶，畢，國名。言翟前取此寶也。以詰其成。成，謂平也。詰，猶責也。陵子聶胡□東牡，夷狄有德者稱子。疇，胡名。見許男于洧上。男，爵也。許國，今許昌縣，洧水之所在。音羽美反。祭父以天子命辭曰：去茲羔，用玉帛見。禮，男執蒲璧，許男欲崇謙，故執羔也。許男不敢辭，奉王命。還取束帛加璧，□毛公舉幣玉。毛公即毛班也。是日也，天子飲許男于洧上。天子曰：朕非許邦，而恤百姓□也。咎氏宴飲母有禮，禮，天子稱異姓，諸侯為伯舅。燕者私會，不欲崇禮教也。《管子》曰：伯舅無下拜。字亦作舅，

咎猶舅也。許男不敢辭，升坐于出尊，《禮記》曰：反玷出尊，唯兩君為好。既獻反爵，玷上出尊，蓋此之類也。坐之於尊邊，使為酒魁，欲以盡歡酣也。乃用宴樂。言曲宴也。天子賜許男駿馬十六，稱駿者，名馬也。許男降，再拜空首，空首，頭至于地。《周禮》：三日空拜。乃升平坐。及暮，天子遣許男歸。癸亥，天子乘鳥舟龍卒浮于大沼。沼，池。龍下有舟字。舟皆以龍鳥為形制，今具之青雀舫，此其遺制者。夏庚午，天子飲于洧上，乃遣祭父如圃鄭，用□諸侯。辛未，天子北還，釣于漸澤，食魚于桑野。丁丑，天

所。庚寅，天子西遊，乃宿于祭。祭，祭公邑。壬辰，祭公飲天子酒，乃歌闕天之詩。《詩頌》有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疑祭公以此規諫也。天子命歌南山有犍，《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以答祭公之言。然皆古字，難曉所以未詳。乃紹宴樂。紹，繼也。丁酉，天子作臺，以為西居。壬寅，天子東至于雀梁。甲辰，浮于滎水，今滎陽滎澤是。乃奏廣樂。季夏庚□，休于範宮。仲秋丁巳，天子射鹿于林中，乃飲于孟氏，爰舞白鶴二八，今之畜鶴、孔雀，馴者亦能應節鼓舞。還宿于雀梁。季秋辛巳，天子司戎于□來，虞人次御。以次侍御，備有所問。孟冬鳥至，鳴來翔也。王臣□弋。下云王臣諸侯姬姓，姓女，疑是婦官也。仲冬丁酉，天子射獸，休于深翟，翟，韋之藁。得麋麕豕鹿四百有二十，得二虎九狼，乃祭于先王，命庖人熟之。庖人，主飲食者。戊戌，天子西遊，射于中□，方落草木鮮，命虞人掠林除藪，以為百姓材。以供人之材用。掠，謂割伐之。是日也，天子北入于邴，邴，鄭邑也。音丙。與井公博三日而決。疑井公賢人而

子里圃田之路，盡規度以為苑圃地，而虞守之也。東至于房，房，房子，屬趙國也，有嶺山。西至于□丘，南至于桑野，北盡經林煮□之藪，南北五十□十虞。東虞曰兔臺，西虞曰櫟丘，櫟，今河南陽翟縣。音櫟。南虞曰□富丘，北虞曰相其御。虞曰：□來十虞所。□辰，天子次于軍丘，以畋于藪□。甲寅，天子作居範宮，範，離宮之名也。以觀桑者，桑，採桑也。《詩》曰：桑者間間兮。乃飲于桑中桑林之中。天子命桑虞主桑者也。出□桑者，用禁暴人。不得令妄割犯桑木。仲夏甲申，天子□

人。不得令妄割犯桑木。仲夏甲申，天子□

隱枋，故穆王就之遊戲也。辛丑，塞，戒不如故，進為塞也。至于臺，乃大暑除。天子居于臺，以聽天下之因以避暑。遠方□之數，而衆從之。是以選拗音勒，乃載之神人□之能數也，有道數也。乃左右望之，占候也。天子樂之，愛其術也。命為□而時□焉，□其名曰□公去乘人□猶□有虎在乎葭中葭也。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詩》所謂袒褐暴虎，獻于公所。此之謂也。天子命之為柙，柙檻也，論語曰虎兕出於柙，而畜之東虞，是為虎牢。因以名其地也。今滎陽咸臯縣是。天子賜奔戎駉馬十駟，《爾雅》曰：駉獵齊足，尚疾也。歸之太牢，牛羊豕為太牢。奔戎再拜詣首。丙辰，天子北遊于林中，乃大受命而歸。仲秋甲戌，天子東遊，次于雀梁，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蠹書于羽林。謂暴書中蠹虫，因云蠹書也。季秋□乃宿于所，畢人告戎，告戎難也。曰所翟來侵。天子使孟念如畢討戎，念，音豫。霍侯舊告薨。霍國今在平陽永安縣西南，有城。天子臨于軍丘，狩于藪。季冬甲戌，天子東遊，飲于留祈，射于

麗虎，讀書于荔丘。君舉必書。荔音犁。□獻酒于天子，乃奏廣樂。天子遺其靈鼓，乃化為黃蛇。《周禮》曰：靈鼓四面。《洪範》所謂鼓妖也。是日，天子鼓道其下而鳴，從失鼓而擊鼓也。鼓在地下鳥道從也。韓非曰：道南方來也。乃樹之桐，因以樹梧桐，桐亦響木也。以為鼓則神且鳴，則利於戎，宜以攻戎。以為琴則利。□于黃澤，東遊於黃澤，宿于曲洛。洛水之回曲，地名也。廢□，使宮樂謠宮樂，典樂者。曰：黃之池，其馬歎沙。歎，輪也。善問切。皇人威儀。威長也。黃之澤，其馬歎玉，皆詣謠辭。皇人受穀。穀生也。丙辰，天子南遊于黃□室之丘，以觀夏后啓之所居。疑此言太室之丘嵩高山。啓母在此山化為石，而夫啓亦登仙，故其上有啓室也。皆見《歸藏》及《淮南子》。乃□于啓室，似謂入啓室中，天子筮獵華澤音餅，其卦遇訟。坎下乾上。逢公占之曰：訟之繇：繇，爻辭。音冑。藪澤蒼蒼，其中□，宜其正公，戎事則從，水性平而天無私，央不曲撓則戎事集也。祭祀則熹，改獵則獲。□飲逢公酒，賜之駿馬十六，絺紵三十篋。絺，葛精者。逢公再拜稽首，

賜筮史。狐□有陰雨，夢神有事，有事祭也。是謂重陰。因以紀也。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哀，猶愍也。曰：我徂黃竹，□員闕寒。帝收九行，行道也。言收羅九域之道里也。《左傳》曰：經啓九道。嗟我公侯，百辟冢卿，辟，君冢。卿，冢宰。皇我萬民，皇，正也。旦夕勿忘。恒念之也。我徂黃竹，□員闕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窮。令無困也。有皎者駱，駱，鳥名。皎，白兒。音路。翩翩其飛，言得意也。嗟我公侯，□勿則選。自侯以下，似當云百辟冢師，皇我萬民，□勿則選。居樂甚寡，言守一居少樂不如選土居無求安，禮樂其民。言當以禮樂化其人也。天子曰：余一人則淫，淫于遊樂。不皇萬民。□登乃宿于黃竹。天子夢羿射于塗山，羿有窮氏帝，善射者。祭公占之，疏□之□。乃宿于曲山。壬申，天子西升于曲山。□，天子西征，升九阿，疑今西安縣十里九坂也。南宿于丹黃。戊寅，天子西升于陽□，過于靈□井公博，穆王往反輒從井公博遊，明其有道德人也。乃駕鹿以

遊于山上，爲之石主而□寘軫。即軫坂也。今杜河東大陽縣。《傳》曰：入于寘嶺。寘嶺，巔嶺二音。乃次于涇水之陽。今之涇津也，在河東河北縣。音項脰之脰。吉日丁亥，天子入于南鄭。

穆天子傳卷之五

穆天子傳卷之六

晉郭璞注

古文

之虛，皇帝之間，乃□先生九觀，以詔後世。此復是登名山，有所銘勒封建也。殘缺字多，不可推考耳。己巳，天子□征，舍于菹臺。辛未，紐菹之獸，《管子》曰：菹，菜之壤。今吳人呼田獵茸草地爲菹者置。於是白鹿一牾，棄逸出走。言突圍出。牾，觸地。或曰所駕鹿迕，猶驚也。天子乘渠黃之乘□焉。自此已上疑說逐得鹿之狀。天子丘之，丘謂爲之名號，方言耳。是曰五鹿官人之□是丘。□其皮，是曰□皮，□其脯，是曰□脯。天子飲于漈水之上，漈水，今濟陰漈陰縣。音沓。官人膳鹿獻之天子，天子美之，是曰甘。自此以上，皆因鹿以名所在地，用紀之也。今元城縣東郭有五鹿墟，晉文公所乞食於野人處者也。癸酉，天子南祭白鹿于漈□，乃西飲于草中，草野之中。大奏廣樂，大謂盛作之也。是曰樂人。亦以紀之。甲戌，天子西北□姬姓也，盛栢之子也。

盛，國名。疑上說姬事。《公羊傳》曰：成者何盛也者，爲諱之，盛諱戚，同姓者。天子賜之上姬之長，今盛栢爲姬姓之長，位位在上也。是曰盛門。天子乃爲之臺，爲盛姬築臺也。是曰重璧之臺。言臺狀如壘璧。戊寅，天子東狩于澤中，逢寒疾。言盛姬在此遇風寒得疾。天子舍于澤中，盛姬告病，天子憐之，□澤曰寒氏以名澤也。盛姬求飲，天子命人取漿而給，得之速也。《傳》曰：何其給也。是曰壺輻。壺，器名。輻，音邁，速也，與速同。天子西至于重璧之臺，盛姬告病，□天子哀之，上疑說盛姬死也。是曰哀次。哭泣之位次。天子乃殯盛姬于穀丘之廟。先王之廟有在此者。漢氏亦所在有廟焉。壬寅，天子命哭，令羣臣大臨也。啓爲主，爲之喪主，即下伊扈也。上啓疑爲開殯出棺也。祭父賓喪，饋贊禮儀。天子王女叔姪爲主。叔姓，穆王之女也。音癰。天子□賓之命終哀禮，令持喪終禮也。於是殤祀而哭。殤，未成喪，盛姬年小也。內史執策，所以書贈賵之事，內史主刪命者。官人□丌職曾祝，敷筵席設几，敷猶鋪也。《周禮》曰：喪事仍凡。盛饋具，饋具奠也。肺鹽羹、肉也，當以音行。載、

大饗脯棗醢、粥清也，音移。醢肉醬也、魚臘乾魚、糗寒粥也、韭韭菹。百物，言備有也。乃陳腥俎十二、乾豆九十、鼎敦壺尊四十、敦似盤，音堆。器，雜器皿也。曾祝祭食。禮雖喪祭，皆祭食，示有所先也。進肺鹽祭酒，以肺換鹽，中以祭所，謂振祭也。禮以肺見少牢饋食也。乃獻喪主伊扈，伊扈拜受。□祭女又獻女主叔姪，叔姪拜受。祭□祝報祭觴大師，樂官。乃哭即位。就喪位也。畢哭，內史□策而哭，策上宜作讀，既夕禮，曰主人之史讀贈是也。曾祝捧饋而哭，捧，兩手持也。御者□祈而哭。侍御者禮，曰御者入浴。抗者觴夕而哭，抗猶舉也。《禮記》曰：小臣四人抗衾也。佐者承斗而哭，佐斂者也。斗，斟水杓也。佐者佐飲食者。衣裳佩□而哭，樂□人陳琴瑟□竽疑竽上宜作笙，笙亦等屬。籥如笛，三孔。荻令載吏所吹者。筦筦如併兩笛，音管。而哭，百□衆官人各□其職事以哭，百衆，猶百族也。曰：士女錯踊，九□乃終。錯，互也。哭則三踊，三哭而九踊，所謂成踊者也。喪主伊扈，哭出造舍倚也廬，父兄宗姓及在位者從之，佐者哭，佐斂者也。且徹饋及壺鼎俎豆，皆佐者主爲

之。衆官人各□其職，皆哭而出。事畢。井利□事後出而收。井利所以獨後出者，典喪祭器物，收斂之也。或曰井利稽慢，出不及輩，故收縛之。癸卯大哭，殤祀而載。載，祖載也。甲辰，天子南葬盛姬於樂池之南。即玄池也。天子乃命盛姬□之喪視皇后之葬法，視猶比也。亦不邦後于諸侯。疑字錯誤，所未詳也。河濟之間共事供給事也，韋穀黃城三邦之士輦喪，輦謂挽輻車，發三國之衆以示榮侈。七萃之士抗者即車，舉棺以就車。曾祝先喪，導也。大匠御棺，爲棺御也。《周禮》曰：喪祝爲御。《禮記》曰：諸侯御柩以羽保。謂在前爲行止之節。日月之旗，七星之文，言旗上畫日月及北斗星也。《禮記》曰：日月爲旗，常亦通名。鼓鍾以葬。龍旗以□，鳥以建鼓，獸以建鍾，龍以建旗，曰喪之先後及哭踊者之間，畢有鍾旗□百物喪器，井利典之，列于喪行，靡有不備。行，行伍。擊鼓以行喪，舉旗以勸之，令盡衰也。擊鍾以止哭，彌旗以節之。爲節音節。彌猶低也。曰□祀大哭九而終喪。出于門，喪主即位，就哭位也。周室父兄子孫倍之，倍，倍列位也。諸侯屬子宗屬羣

子。王吏倍之，外官王屬七萃之士倍之，外官，所主在外者。姬姓子弟倍之，盛姬之族屬也。執職之人倍之，執職猶執事也。百官衆人倍之，哭者七倍之。列七重。踊者三十行，行萃百人。百人爲一倍。萃，聚也。女主即位，嬖人羣女倍之，嬖人，王所幸愛者。王臣姬姓之女倍之，疑同姓之女爲大夫士妻者，所謂內宗也。宮官人倍之，宮官爲內。宮賢庶妾倍之。庶妾，衆散妾也。哭者五倍，踊者次從。以次相從。曰天子命喪一里，而擊鍾止哭。曰臣人哭于車上，御棺不得下也。曾祝哭于喪前，七萃之士哭于喪所。曰小哭錯踊，三踴而行，五里而次。次，猶止也。曰喪三舍，至于哀次，五舍，至于重璧之臺。三十里爲舍也。《傳》曰：避君三舍。乃休。休，駐也。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圍喪車，決水周繞之也。繇音遙，圍音員。是曰囿車。以號水也。曰殤祀之。於此復祭。孟冬辛亥，邢侯、曹侯來弔，曹國，今濟陰定陶縣是也。內史將之以見天子。天子告不豫而辭焉。不豫，辭病也。《尚書》曰：武王不豫。邢侯、曹侯乃吊太子，太子哭出廟門以迎邢侯，曹侯不

進。再拜勞之。問勞之也。侯不答拜。謙不敢與太子抗禮。邢侯謁哭于廟，謁，告也。太子先哭而入，西向即位，內史賓侯賓相。北向而立，大哭九。邢侯厝踊三而止。與太子拾踊。太子送邢侯至廟門之外，邢侯遂出。太子再拜送之。曹侯廟弔入哭，太子送之，亦如邢侯之禮。雖弔異而禮同。壬子，天子具官見邢侯、曹侯。具官，備禮相見。天子還返，將歸。邢侯、曹侯執見拜天子之武一。義所未聞。天子見之，乃遣邢侯、曹侯歸于其邦，王官執禮共于一侯如故。言不以喪廢禮。曰天子出憲，憲命。以或襪贈。此以上以說贈贈事。衣物曰襪。音遂。癸丑，大哭而□。甲寅，殤祀，大哭而行，喪五舍于大次，曰喪三日于大次，停三日也。殤祀如初。辛酉，大成，百物皆備。送葬之物俱備。壬戌，葬史錄繇鼓鍾以亦下棺。空也。七萃之士□士女錯踊九□喪下。工謂入上。味爽，天子使嬖人所愛幸者。贈用文錦明衣九領，謂之明衣，言神明之衣。喪宗伊扈贈用變裳，宗亦主。變裳，裳名也。女主叔姪贈用茵組，茵褥。百嬖人官師

畢贈，言畫有襪贈也。官師，羣士號也。《禮記》曰：官師一廟。井利乃藏。藏之於墓所報哭于大次，報，猶反也。大次，有次神次也。祥祠□祝喪，罷哭，辭于遠人。辭謝遣歸。為盛姬謚曰哀淑人。恭人短折曰哀。天子丘人為丘作名是曰淑人之丘。乙丑，天子東征，舍于五鹿，叔姓思哭，思哭盛姬。是曰女姪之丘。因以名五鹿也。丁卯，天子東征，釣于漯水，以祭淑人，是曰祭丘。己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漯水之上，乃鼓之棘，是曰馬主。未詳所云。大木西，天子南征，至于蒞臺。仲冬甲戌，天子西征，至於因氏。國名。天子乃釣于河，以觀姑繇之木。姑繇，大木也。《山海經》云：尋木長千里，生海邊。謂此木類。丁丑，天子北征。戊寅，舍于河上，乃致父兄子弟王臣姬□祥祠畢哭，上云王臣姬姓之女，疑此亦同也。終喪于鬻氏。服闕。己卯，天子西濟于河，鬻氏之遂。庚辰，舍于茅尺地名，於是禋祀除喪，始樂，素服而歸，哀未忘也。是曰素氏。天子遂西南。癸未，至於野王。今河內縣。甲申，天子北升于大北之陞，疑此太行山也。而降休于

兩栢之下。有兩栢也。天子永念傷心，乃思淑人盛姬，於是流涕。七萃之士萋豫上諫于天子曰：自古有死有生，豈獨淑人。天子不樂，出於永思。永思有益，莫忘其新。言思之有益者，莫忘更求新人。天子哀之，乃又流涕。聞此言，念更曾盛也。是日輟。己未，乙酉，天子西絕鉞陞，即鉞山之坂，一云癸巳遊于井鉞之山，吉日癸巳。乃遂西南。戊子，至于鹽。鹽，音古。己丑，天子南登于薄山寘軫之陞，今軫橋西南，懸絕，中央有兩道。乃宿于虞。虞，國名，今太陽縣。庚申，天子南征。吉日辛卯，天子入于南鄭。

穆天子傳卷之六

（尹志華點校）

018 猶龍傳

經名：猶龍傳。六卷。宋賈善翔撰。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譜錄類。參校本：《重刊道藏輯要》本。

猶龍傳序

司馬子長唱始作史書，而帝紀、世家、列傳，叙前古聖哲之云爲，燦然若當年目擊，故班固而下，皆以爲則焉。聘聖降世之迹，雖預其列，大率簡約，學者莫能究始末^①。愚不揆淺陋，紬繹內外書而廣之，庶其詳也。然涉世之外，其間不能無耳目不相接之論，蓋著于傳記，無敢略之，且不以辭害意者，其是之謂歟。老氏姓李諱耳，字伯陽，謚曰聃。當商十八王陽甲之十七年，歲在庚申，其母晝寢，夢太陽化流珠入

口，因吞而有娠，凡八十一年，極太陽九九之數。母氏因逍遙于李下，由左腋而生。既生，皓首而能言，指李曰：此吾姓也。一云：父姓李名靈飛，母尹氏名益壽，即商二十二王武丁之九年，歲在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時生于楚國苦縣萬鄉一作瀨曲仁里渦水之陰。至紂王時，居岐山之陽，西伯命爲守藏史。武王克商，詔爲柱下史。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歲五月，乘青牛薄傘車，徐甲爲御，而去周。因度函谷關，關令尹喜善天文，知有聖人之來，乃齋戒迎伺。王七月十二日，老君至，授《道德》二經。約千日後，會蜀郡青羊肆，而俱適流沙。至幽王時，却還諸夏。故孔子適周而問禮。後於渦水故居，乘白鹿，登檜而昇天。或曰老萊子，或曰太史儋。或曰百有六十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或曰受學於容成，問道於常縱。士恭切。《說文》：松，葉栢身也。古本文子作松字，讀俗，作櫛非是。世莫知其然不，而謂之隱君子也。其子名宗，仕魏爲將軍，有功，封於段干。宗

之子注，注之子宮，宮之遠孫假。假仕漢孝文帝。假之子解，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自書契之作而至今，世世有之。且老氏本亦人靈，蓋得道之大者也。所以能通神達見而爲道主，故萬靈所奉，三界所歸。至若九丹八石，玉醴金液，存真守元，思神歷藏，行炁鍊形，消災辟惡，治鬼養性，絕穀變化，役使魑魅，皆老氏常所經歷救世之術，非至至者。惟其虛無恬淡，寂寞無爲，清靜簡易，動與道合，故在周歷年之多而名位不遷者，蓋欲和光同塵而不自異。故著書稱：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以其當世之士，鄙純素，尚奇變，所以世與道交相喪也。而不知聖人起於無始，稟於自然，現真身而啓師資，歷劫運而造天地。至于登位統，典靈篇，撰仙圖，傳寶蘊，爲帝師，示降生，皆聖人恢鴻妙本，匠成一切。逮夫涉世，則有宗緒之鴻源，歷官之華也。久之辭榮去周，青牛命駕，東離魏闕，西度函關，以吉祥草而試徐

生，以上下篇而授尹喜。復昇紫府，宿約青羊。西入流沙，化于獷俗。却還諸夏，屢接宣尼。在孝文時，號河上公。在孝成時，授于吉《太平經》。在東漢時，授輔漢天師經錄。嘉禾中，葛孝先居天台山，而獲冲科祕典。至後魏道士寇謙之，繼有所受焉。有唐推真鴻源，尊爲聖祖。聖宋有天下，至真宗命駕朝謁。所謂無始者，子太極，孫三才，族萬物者，道也。聖人以道爲身，故無乎不在。推五太之先，則爲無始。逮夫以三炁氤氳，流乎混茫，則爲元炁之祖也。稟自然者，前起於無始，後見於真身，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故謂之自然。聖人體道之自然，則有所稟。由混元之泮而論之，生者性也。有賢愚焉，有壽夭焉，合其體則自然，離其用則非自然也。見真身者，妙本無形，至真非像，結氣凝形，強爲之容。靈寶經云：上無復祖，唯道爲身。道之身即真身也，降此則爲法身。所謂法身，具足微妙，三界特尊。故九聖、九真、九仙，位業昇降，申茲始也。

啓師資者，聖人運茲興感，接物振人，故立于教。教既立矣，而師資之法行焉。經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始於學而日益，則有所得也。終於道而日損，則有所忘也。不得不足以爲學，不忘不足以造道，故聖人遺其學相而無大迷。要妙之異，則貴愛兩忘，師資雙泯也。歷劫運者，三界九地，有成壞之期，自種人四天至三清大羅，不干陽九百六之災，而亡拂石芥城之數。所以三境慈尊，四天種人，劫運終而無終，諸聖盡而無盡也。造天地者，太上降真元始之三炁，而成三十六天，三十六地，每天立一天帝，每地立一地皇，以司百靈，以御萬有。《救苦經》云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謂此也。登位統者，天地無爲也，而歲功歸焉，聖人無爲也，而位業成焉。三界十方，既廣且大，非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則亂矣。《易》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世之以貴賤知其卑高，以黜陟明其昇降。而聖人則不然，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無不覆也，無不載也。典靈篇者，

太上道君以《大洞真經》、《智慧消魔經》、《神虎寶章》，以《金簡玉書》，命老君典領，以付上學之士也。撰仙圖者，凡二十四階，上清大洞登真上法慈尊，以洞陽之炁化生此圖，按而修之，能自致三部八景二十四神之現也。傳寶蘊者，開闢之初，天尊命天真皇人裁雲作篆，字方一丈，八角垂芒，爲天書之始也。聖人欲詮妙本，故著之以爲經錄符圖，所以有三洞四輔，凡三十六部，爲大教之樞錘也。爲帝師者，在伏羲時號鬱華子，神農時號大成子，祝融時號廣壽子，黃帝時號廣成子，顓帝時號赤精子，帝嚳時號錄圖子，帝堯時號務成子，帝舜時號君臣子，夏禹時號真行子，商王時號錫則子，皆以經術授帝，俾行化于世。降生者，以商第十八王陽甲十七年庚申歲，託孕於玄妙王女九十一年，誕於亳之苦縣，即武丁九年庚辰歲二月十五日也。明宗緒者，靈飛之先，起於顓帝之後，至靈飛凡數十世。靈飛娶天水尹氏，尹氏即玄妙玉女也。爲柱史者，聖人隱聖同凡，潛

龍卑秩，以示臣子之道也。去周者，聖人委質以同塵，涉世以伸道，所以進非于時，退非匿迹，豈窮通得喪之所係哉。試徐甲者，孔子曰：如有所譽，必有所試。聖人雖目擊而道存，猶且試之，又况徐甲乎。故仙道有二十五試，以財色爲先。而徐甲試之以色，則有所不過也。試關令者，以其道緣深重，故有斯遇，所以凡試之皆過也。次授經者，蓋試之過則其行實，其心堅。聖人格量，中有主焉，故以上下經而授之，庶傳洪大道也。青羊肆者，太上與尹真宿約之所，千日之期，一時之遇，忻躍稽首，命從雲駕，而後化八十一胡王。九十六種外道者，流沙異俗，聲教不聞，狸面狼心，惟知殺戮。其次或男或女，若人非人，斷髮爾須，烏衣蹠足，作種種魔事，以亂其土。太上乃命尹真，攝以正法也。孔子問禮者，孔子問老氏之言，而起猶龍之歎。然以聖問聖，豈不玄同，蓋聖人尊道之大，爲起教之端也。號河上公者，孝文時應跡河濱，洎授微言，復昇雲漢。授《太平

經》者，孝成時，北海人干吉，於琅琊遇太上授之。至後漢順帝時，琅琊人宮崇，詣闕投進。其表云：臣親受於干吉，吉言親受于太上，凡一百七十卷也。度漢天師者，天師，留侯之後，本大儒士。抑干祿之志，修出世之法。乃於維岳遇神人，授以丹訣，遂往西蜀修鍊。太上降駕，爲說《南北二斗經》，授二十四階法籙。已而戒五瘟八部六天故氣，化地作鹹泉，又建齋醮之法。久之，於雲臺化白日登真。葛仙公者，修行於天台山，又降授以六齋之法。道士寇謙之隱于嵩岳，亦降授以經籙及太平真君之號，具以聞太武帝，遂改太延爲太平真君之年者，爲此耳。大唐聖祖者，自神堯御曆之初示現，自稱帝祖。至僖宗朝，每降迹，皆載之國史也。本朝真宗，具法駕，詣景亳，朝謁以旌欽崇之意。

猶龍傳卷之一

左衛都監同僉書教門公事
崇德悟真大師賈善翔編

起無始

渾淪之未判，神靈之未植，而爲冥妙之本者，道也。所謂道，莫窮其根本，莫測其津涯，而有太聖人稟之，而生于其間，故謂之無始者，即太上也。太上生乎無始，起乎無因，爲萬道之先，元炁之祖，蓋無光無象，無色無聲，無宗無緒，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彌綸無外，故稱大道焉。夫道，自然之妙本也。於微妙之中而生空洞者，真一也。真一者，不有不無也。從此一炁而生上三炁，三合成德，共生無上也。自無上而生中三炁，三合成德，共生真老也。自真老而生下三炁，三合成德，共生太上也。自太上迺生前三炁，三合成德，共生老君也。自老君化成後三炁，三炁又化生真妙玉女，自

玉女稟三炁，混沌凝結，變化五色玄黃，大如彈丸，流入玄妙口中，吞之有身，凡八十一年，乃從左腋而生。生而白首，故號老子，老子即老君也，乃大道之身，元炁之祖，天地之根也。夫^⑤大道微妙，出於自然，生於無生，先於無先，挺於空洞，陶育乾坤，號曰無上。變化無常，不可得名，故曰：吾生於無形之先，起乎太初之前，長乎太始之端，行乎太素之元，浮游幽虛，出入杳冥。觀混沌之未判，清濁之未分，三景之未光，萬物之未形。獨能寓惚恍之庭，游曠浪之野，卓然獨立，大而無配，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所謂混元，由茲而始矣。

稟自然

老君乃元氣之真，造化自然。自然者，道也。強爲之容，即老君也。以虛無爲道，自然爲性，莫能使之然，莫能使之不然，亦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不然，故曰自然而然也。至若乘

地爲輿，操天爲蓋，馳騫擴蕩，翱翔八表，不足比其大也。窮幽極微，至纖無際，析毫剖釐，至小無內，不足言其細也。八音交奏，五聲迭和，烈風迅雷，海潮夔鼓，不足言其聲也。玄黃煥爛，丹青燦艷，焜煌煒曄，綺靡華麗，不足言其色也。光耀熠燿，神明恍惚，風行電逝，震霆流矢，不足言其疾也。結根九地，沉嶠八海，水凝藪澤，泉渟嶽峙，不足言其止也。陰陽不測，變現無常，進退造化，鼓舞萬物，不足言其神也。光燭靄昧，洞鑒無形，仰觀至陽之原，俛察至陰之本，不足言其明也。影離響絕，雲斂霧散，歸根返本，寂然不動，不足言其無也。滌宇宙之塵滓，掃雲漢之昏蒙，下際無根，上通寥廓，并包六合，控馭三界，不足言其虛也。且道本無形，真非有相，蓋託虛假有，體用互陳，不足以盡其妙，故歸之自然。自然者，理之極致也。合之爲自然，離之爲道德，故衆聖所共尊，今古不能泯。經云：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此之謂矣。

見真身

老君乃無生之至精，兆形之至靈也。昔於大空之中，結炁凝真，強爲之容。體大無邊，相好衆備，上無所攀，下无所躡。或在雲華之上，身如金色，面放五光，自然化出神王力士，青龍白獸，麒麟獅子，列于前後。或作千葉蓮華，光明如日，頭建七耀雲霞之冠，身披九色離羅之帔，項負圓光，手執五明，或乘八景玉輿，駕五色神龍，建流霄丹節，陰九光鶴蓋。或乘玉轅之車，金剛之輪，驂駕九龍，輔翼萬仙，飛雲寶蓋，流煥上下，燒香散華，浮空而來，天鈞妙樂，前導後從。或坐金殿七寶之帳，珠幡寶網，羅覆其上，仙真列侍，神丁衛軒，種種儀衛，充滿太空。或金容玉質，黃裳繡帔，凭几振拂，朝會仙真。或玄冠素服，白馬朱駮，仙童夾侍，神光洞明。巍巍勝相，不可名狀。然上善之士，澄心結念，注想尊容，則隨感而應。應而獲福，故能周流三界，

救度無窮。且大道處於無形，無形則非凡所見。應念通感，通感則非在一端。或示仙姿妙體，爰及肉身。或飛或步，或尊或卑，或山或世，或夷或夏，不可測量，隨感精羸，應己則隱。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洞有洞無，周徧一切。悟者此心通達，迷者永劫沈淪。欲識道之真身，不出于此。夫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聞，聞而非也。蓋示理教俱淵，寂然不動。於不動中，亦能使未見者見，未聞者聞。此明境智相發，感而遂通。然通寂雖殊，其致一也，故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無爲者體也，無不爲者用也。《本際經》云：心之念道，凡有二種。一念法身，七十二相，八十一好，具足微妙，三界特尊。二念真身，猶如虛空，圓滿清靜，不生不滅。若於此相未能明審，須憑圖像，係錄其心。當鑄紫金，寫此真形，泥木銅綵，稱力所爲，殿堂帳座，幡華燈燭，隨心供養。如事真身，想念丹倒，功德齊等。若能洞觀非身之身，圖像真形，理亦無二。是以敬像隨心，獲

福報之。輕重唯其在心，念念增進，自然成道。所謂人能念道，道亦念人。是也。沿此法身，即法號以應羣情。老君挺生空洞，變化自然，智慧無窮，聖德周備，形既莫測，號亦無邊。在天爲萬天之主，在聖爲萬聖之君，在仙爲萬仙之總，在真爲萬真之先，在星爲天皇大帝，在教爲太上老君。或垂千二百號，或顯百八十名，或號無爲父，或號萬物母，與大道而輪化，爲天地之根原，浩浩蕩蕩，不可名也。約而言之，凡有十號，即降生之後，空中十方諸聖讚十號者是也。一號無名君，二號無上元老，三號太上老君，四號高上老子，五號天皇大帝，六號玄中大法師，七號有古先生，八號金闕帝君，九號太上高皇，十號虛無大真人。推此言之，由法身以歸真身，由真身以合妙本，皆出處通感之迹也。

啟師資

夫道之妙，非形色聲味之所可求，

而必資于師授也。古之聖賢，有生知之性，以一悟萬，然後至於無所修，無所證。無所修，修之至也。無所證，證之至也。夫如是，猶假師之以發明，又况非聖賢者邪。故聖人垂世立教，而有授受之法，中人以下，以之爲繩墨，去之則無以加其意也。如三洞四輔之所載，《上清經錄》以金龍玉魚盟天而傳，故傳授者之謂師，確受者之謂資，所以結志誠戒漏慢，而免輕泄陰考之咎。推此則道不可無師尊，教不可無宗主。故老君師太上玉晨大道君焉，大道君即元始天尊之弟子也。天尊生億劫之前，爲道炁之祖，所以道君爲天尊之弟子，老君之師。二聖既立，即老君嗣焉。而曰老者，何也。老者處長之稱，君者君宗之號。以老君天上天下，歷化無窮，先億劫而生，後億劫而長，天天宗奉，帝帝師承，故賜以太上老君之號。三聖相承，千古垂範，欲旌授受，故著尊畢。此師法之本也。《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以爲義，澤及萬世而不以爲仁，長於上

古而不以爲老，覆載天地，彫刻衆形而不以爲巧，在太極之先而不以爲高，居六極之下而不以爲深，先天地生而不以爲久是也。且道君、老君，具至聖之德，動息合道，豈假師承邪。蓋以聖傳聖，理自玄同。然起教之端，必資授受，爲今昔之筌蹄，人天之鴻範也。

歷劫運

《靈寶經》云：保制劫運，使天長存。且劫有大小，運有脩短。拂石芥城，劫之小也。陽九百六，劫之大也。金木水火土，運之主也。一成一虧，運之交也。劫盡而運未交，運交而劫未盡，非所以爲劫運也。惟其二者會合，然後見其成虧。大率聖人與天地並生，與萬物爲一，故能造天地，植神靈，保而制之，則無天闕。蓋歷劫運而長存者，老君是也。生於無始，起乎無因，獨立於溟滓之前，周行於開關之後，經歷劫運，甚爲久遠。劫者天地成壞之名，陰陽窮盡之數。陽盡即生陰，

故爲大水。陰盡即主陽，故爲大火。陽極於九，故云陽九。陰極爲六，故云陰六。小則三千三百年，次則九千九百年，大則九九八十一萬年，爲劫終也。老君降生行化，經此劫運，不知其數。《赤書》云：劫運者，三十日爲一交，十二交爲一度，三千三百度爲小劫，九千九百度爲大劫。又陽九百六之數極而爲劫運者，以夫陽極於九，陰極於六，凡陰陽之數極於九六者，則三界蕩然。所以湯湯之水，炎炎之火，皆陰陽窮極之數，理使之然也。且夫大道既分，離爲五行，流於五劫。每至劫之初終，太上垂世立教，以度天人。所謂五劫者，龍漢之爲木劫，赤明之爲火劫，延康之爲土劫，開皇之爲金劫，上皇之爲水劫。所以五劫之開，則五行爲之主，一起一伏，周而復始。《西昇經》云：上世始以來，所更如沙塵，動則有載劫，自惟甚苦辛是也。

猶龍傳卷之一

①「末」字原作「未」，據《重刊道藏輯要》尾集五《猶龍傳》（下簡稱《輯要》本）改。

②「謂之自然」原作「謂之日然」，據《輯要》本改。

③「三境」原作「三竟」，據《輯要》本改。

④「帝馨時」原作「帝學待」，據《輯要》本改。

⑤「夫」字原作「失」，據《輯要》本改。

猶龍傳卷之二

左衛都監同僉書教門公事

崇德悟真大師賈善翔編

造天地

混元之判而爲三才，輕清者上而爲天，重濁者下而爲地。有天焉，有地焉，陰陽之質具矣，然後以冲和之炁爲人。經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謂此也。或曰：以一聖而造天地，可乎。答曰：天地有形中之大者也，而有形生於无形。惟無形故能造天地，蓋無形者道也，聖人亦未嘗出于是。所以裁雲作篆，流布諸天，銓聖注真，掌握幽顯，以聖傳聖，奚異夫古初。推此言之，故無疑矣。蓋老君乃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故立乎不疾之途，遊於逍遙之墟，御空洞以昇降，乘陰陽以陶埏，分布清濁，闔闢乾坤，懸三光，育羣品，天地得之以分判，日月因之以運行，四時得之以代謝，五行得之以相

生。故於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億萬炁之初，運真元始之三炁而爲天，上爲三清三境，即始炁爲玉清境，真炁爲上清境，元炁爲太清境是也。又以三清之炁各生三炁，合成九炁，而爲九天。第一鬱單無量天，第二上上禪善無量壽天，第三梵監須延天，第四寂然兜術天，第五波羅尼密不驕樂天，第六洞玄化應聲天，第七靈化梵輔天，第八高虛清明天，第九無想無結無愛天。此之九天，各生三炁，每炁爲一天，合二十七天。通此九天，爲二十六天，則三界四民，上極三清是其數也。初下六天爲欲界，一太黃天，二太明天，三清明天，四元胎天，五元明天，六七曜天是也。次十八天爲色界，一虛無天，二太極天，三赤明天，四恭華天，五曜明天，六皇笏天，七虛明天，八端靖天，九元明天，十極搖天，十一元載天，十二太安天，十三極風天，十四始皇天，十五太黃天，十六無思天，十七上揲阮樂天，十八無極曇誓天是也。次四天爲無色界，一霄度天，二元洞天，三妙成

天，四禁上天是也。此二十八天，名爲三界，劫運所及，陰陽所陶，炁有窮極，人有壽數。初第一太黃皇曾天，人壽九百萬歲。一天加一倍，凡二十八天，年壽之數，極於一千二百七萬九千七百七十五萬五千二百萬歲。下至日月所交，四千四百四萬四千四百四十四億炁，一炁三千里也。此上又四天，名爲種人天，一常融天，二玉隆天，三梵度天，四賈奕天。此四天超出三界，日月之光所不及，其天人皆以身光相照，故不生不滅，無年壽之數，無淪壞之期，雖大劫之交，灾所不至。而下諸天諸地，隨劫淪滅，劫運再開，混沌復判。則此天之人，承太上所初下化人間，垂法立教，一如昆劫之初，三皇繼理矣。又上三天爲三清境，一曰太赤天，二曰禹餘天，三曰清微天。最上曰大羅天，包羅諸天，極高無上，玄都玉京，鎮於其巔，三尊所處，萬聖朝軒，爲極道之域，變化之根也。既分諸天，即以純陽之炁上爲三十六天，次以純陰之炁下爲三十六地，每天立一天帝，每地立一

地皇，七十二君同稟命於老君矣。所謂三十六地者，始於九壘，第一壘潤色地，第二壘剛色地，第三壘脂色澤地，第四壘潤澤地，第五壘金粟澤地，第六壘金剛鐵澤地，第七壘水制地，第八壘大風澤地，第九壘洞淵無色綱維地。九壘之地，每壘徒上第一一重土，次一重水，次一重風，合二十七重也。九地者，九壘也。每地有一重土，一重水，一重風，更相擎持。下極九壘之下，號曰洞淵綱維之地。其下浩蕩，頑空凝滯，不可極也。《洞真經》云：九地各有四，土皇分掌東西南北之域，官寮曹屬亦皆萬衆。復每洞有一仙王，合三十六仙王，統下界羣仙官屬亦然。即九地合有三十六土皇，三十六仙王，上應三十六天，中應三十六洞，下有三十六地也。儒家所云九天九地，此乃天地之大數耳。天以清浮之炁凝而成形，地以濁滓之質積而成象。天地之間，別有靈府洞宮，處於名山，潛通地下，蓋以通九地之炁，爲空濛之穴，日月分精，燭於其內，仙聖分位，理於其

中。《列子》所云：地積塊也，無處無塊。此亦言其大體耳。自日地之下，幽暗冥昧，無復光華，積陰之炁使之然也。宗元先生云：九天之上無陰也，九地之下无陽也。陰陽混蒸以生死萬物者，正者天地之間。其言信矣。《洞真外國放品經》云：第一壘去天，九十萬七千二百里。九壘之上，去天一千二百一十八萬里。《曆象書》云：八極之闊，共一百八十一萬四千四百里。天地相去，半八極之數。此與經文相符也。九地之下，太空之根，經圖不載，難更詳測。《列子》云：天地之外，無極無盡。則無無極，無無盡也。其諸天境域分布，凡有五億之殊，皆三十六天之炁所生也。故清浮謂之天，濁滓謂之地，陽光謂之日，陰精謂之月，日生謂之星，殞墜謂之石，方謂之珥，圓謂之暈，向日謂之蜺，背日謂之虹，上浮謂之雲，下屯謂之霧，鼓謂之雷，激爲之霆，輕爲之雪，重爲之雹，霑爲之雨，散爲之風，炎爲之火，凝爲之冰，堅爲之金，脆爲之木，液爲之水，壅爲

之土，通爲之川，迴爲之泉，平爲之陸，積爲之山，在天爲之文，在地爲之理，月生爲之朔，月終爲之晦，朝爲之晝，夕爲之夜，靈炁爲之神，精炁爲之人，休炁爲之鬼，煩炁爲之蟲，雜炁爲之禽獸，姦炁爲之精邪，別爲之陰陽，雜爲之四時。四時變化，萬物生焉。其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受無形，舒之覆於六合，卷之不盈一握，小而能大，昧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舍陰吐陽，無所不爲也。地中有三十六洞天，亦與上天相應，日月分精，燭于其間。則天文地理，六甲五行，陰陽變化，皆老君開衆妙之門，運百靈之力，生之成之，行之化之矣。故曰：道者萬化之宗，重玄之本，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物得之以生，神得之以靈，海嶽得之以安鎮，王侯得之以太平，道士得之以神仙，枯朽得之以發榮也。老君即陰陽之主宰，萬神之帝君，元炁之父母，先王之師匠，品物之橐籥，陶冶虛無，造化萬有，衿帶八極，載地懸天，遊馳日月，運斡星辰，呼吸六

甲，制御乾坤，推移寒暑，驅役風雲，奮赫雷電，主水旱之進退，定曆數之虛盈，一出于此。

登位經

道無先後，悟之者一也。位有升降，證之者殊也。故三界浩渺，百靈紛錯，非其道則離，非其主則亂。所以在夫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則無其極矣。以人間世觀之，貴賤有其位，卑高有其等。先王御天下之法尚或然，而況開明三景之後，天地不增不損，幽明有降有升，詎非真聖以位業統之者，其孰能與於斯。然老君以大聖之功，生化天地，運育萬物，豈復有品位名稱者哉。然上有元始之尊，次有道君之聖，老君次道君之位，演化立功，既以三炁運行萬天，周布衆法，元功克著，乃證極道之果，三尊之位，嗣太上之任，爲法王之尊也。所以上總羣聖，中理衆真，下制諸仙，而統攝三十六天，三十六地，七十二君，星辰日月，嶽瀆萬靈，陰陽

變化，一切神明。至于天上天下，地上地下，五億天界，有情無情，有識無識，有形無形，皆老君之所制御焉。而常處太清境太極宮丹臺紫闕玉堂之中，有三大仙，九太帝，二十七天君，八十一卿大夫，千二百仙官，二萬四千靈司，七萬仙童玉女，五億天丁神王，並列侍雲衢。至于臣虬獅子，金翅孔雀，鳳凰靈獸，天馬麒麟，備衛左右。老君時亦上朝元始，疏奏罪福，中謁玉晨。賞校九宮下統三界生死之簿，一切神官鬼僚考察之司，及十大洞，三十六小洞，七十二福地，三十六靖廬，二十四化，仙宮靈洞，福食之曹，無幽無隱，莫不仰隸焉。或下理九天，在太微、鈞陳六星，中號天皇大帝曜魄寶，所以乘三使六，把九樞機，統攝萬一千五百二十名件，秉持仙籙，主領神人、真人、仙人、聖人、賢人，但見百億天王拜手于前，懇求風雨水旱，豐儉逆順，死生善惡之事，遊行萬方，以洪道化。而一老君常在太清太極之宮也。

典靈篇

夫琅函寶笈，玉字金書，始裁雲之後，皆演道之法言，爲衆妙之鈴鍵。《靈寶經》云：無文不光，無文不明，無文不立，無文不成。正謂是也。昔老君於太上道君泊虛皇太微，凡所得者，以自護度，故能掌握天地，制御神祇，濟死度生，登真證道。故太上典領神虎符圖，智慧素經，於協晨靈陵嶒之臺，下薦九玄於紫霄，上總羣真於青簡。於是太妙真人玉清神女，執朱陵之香華，捧要妙之幽章。太上道君漱碧水，吐絳炁，虚心靜躬，安神注妙，左帶神虎，右佩金真，說《智慧上經》及《靈藥消魔上章》焉。或云金闕帝君曾侍座而問之，此即老君之別號也。或詣虛皇天尊，或謁太微帝君，凡是《上清大洞真經》、《召靈滅魔神符寶章》，並掌錄焉。此經皆結飛玄自然之炁，以成靈文。其道高妙，衆經之尊，總統萬真，制御羣仙。祕於九天之上，大有

之宮，金暉紫殿，玉映瑤房，鑄金爲簡，以刻靈文。或云白玉丹書，以明其篇。或藏太微靈都，琳宮玉房，衛以巨獸，毒龍神虎凡七千。備于玉闕，金晨玉童，素靈玉女，各三千人，侍衛靈文。衆真典領，萬聖朝軒，玉陛虧蓋于霄庭，太帝屈節於几前，玉皇改度以推運，璇璣命斗以迴神。大道君乃登陵嶒之臺，九曲之房，引後聖九元金闕帝君，對齋三月，依盟啓授。至大劫之周，三道虧盈，二炁離合，終則有始，運度無差。承唐之世，陽九之灾，翦除凶悖，搜羅上賢。方是時也，有修行《大洞真經》，精雌一之幽關，施八道以招真，研金華於三元，誦素靈於靜室，策五行以招魂，佩金神之虎文，移七星於天關，掌玄名於帝圖，建青籙於上清，胞玉秀以結絡，含瑤胎以內靈，絕世好於長阜，獨守默於自然，可以真授于八景，告妙訣於金章，施招靈於曲字，置豁落以御神，拔七祖於幽宮，俾五苦八難，應時消落。有得此文，超騰九天，洞見三精。自無其人，永劫不傳。未

學之夫，安知其道浩博，而悟在精思也。功累塵沙，徒自疲薻，竟不通感內外，蔽蒙一失，茲生輪迴退墮。今故鈔集上皇玉文以相告，當擇賢而傳。其法寶祕，爲萬道之宗也。依按明科，則衆真監度。輕洩漏慢，則殃延祖禰。可不慎邪。

撰仙圖

圖籙經像，出於師承，乃上聖之祕言，即修行之要指。故三部八景二十四神，具于人身，各有圖像，按而行之，立致通感。在昔元始而授之於後聖君，俾流布於人天。後聖君者，即老君也。以上皇元年九月十日，上皇，上天號也，人間之號泐此而生。寡聞者不知所從，常多排此號。出遊西河，歷觀八方，遇元始天王，乘八景玉輿，駕九色玄龍，三素飛雲，導從羣仙，手執華幡，獅子白鶴，嘯歌邕邕，浮空而來，降西河之上。後聖君稽首請問曰：昔蒙訓授天書玉字二十四圖，雖得其文，未得其妙，雖有圖

讚，而無其像，修之菴藹，莫測津涯。今遇天尊，喜慶難言，願垂成就，示以道真。於是天王口吐洞元內觀玉符以授君，使清齋千日，靈香薰體，東向服符，即形神備見，自當洞達，諸疑頓了。君稽首奉承，依天儀長齋千日，東向服符，三部八景神並見，金書玉字，二十四圖，空中煥明，洞徹無礙。是時，即命主圖上仙而篆圖焉。金書紫字，玉文丹章，於此成音。而後南極上元九光太真王夫人，東西二華，南北真公，五嶽神仙，清虛真人，所受真文圖像，皆由後聖君所傳焉。後聖君，《三天列紀》中自有傳。二十四圖者，上一沐浴東井圖，上二神仙五嶽真形圖，上三通靈決精八史圖，上四神仙六甲通靈圖，上五神仙九官紫房圖，上六神仙元始太清圖，上七神仙真道混成圖，上八神仙西昇保籙圖。中一神仙通微靈化圖，中二神仙躡虛九靈圖，中三神仙九變天圖，中四神仙常存圖，中五神仙守一養身圖，中六神仙守神舍景圖，中七神仙寂默養精守志圖，中八神仙芝英玉女圖。

下一神仙六陰玉女圖，下二神仙九元導仙圖，下三神仙導引圖，下四神仙洞中皇寶圖，下五神仙變化隱側圖，下六神仙採芝開山圖，下七神仙明鏡圖，下八神仙無極太一圖。右二十四圖，以洞天元始之炁化生，因撰施行，仍以諸聖妙旨更相發明。所謂應物無擇者，道也。赴感隨機者，聖也。常以經圖戒律，廣化一切，分形應感，無量無邊。而太上之體，端寂無爲，無生無滅也。

傳經蘊

三十六部尊經，肇自劫初雲篆之作而有之也。皆大梵隱語，諸聖格言，故爲妙道之筌蹄，人天之藥石矣。總之則三十六部，析之則萬八千篇。寶蘊金書，聖真珍護，乃文字之根本，萬法之紀綱。故後聖君云：上皇寶經皆結自然之章，以行長生之道，不死之方，符章玉訣，起於九天王，傳於歷劫之真。至三五改運，九靈應期，吾推校本元，以歷九萬億九千劫。上皇典格，

多不相參，吾以中皇元年三月一日，於玉清天金闕之中，命東海青童君，尋俯仰之格，考校天文，撰集靈篇，爲寶經三百卷，符圖七千章，玉訣九千篇，以付上相青童君，俾傳未學合真之人也。上清者，老君於上三皇時，人尚淳樸，以龍漢元年，號玄中法師，以上清聖教一十二部，開度天人也。靈寶者，中三皇時，老君以赤明元年，號有古先生，降《靈寶真經》一十二部，開化一切，救度兆人也。洞神者，下三皇時，人心樸散，老君以開皇元年，號金闕帝君，出《洞神經》一十二部，開度萬品，謂之三十六部尊經也。又，一曰洞真，二曰洞玄，三曰洞神，各有一十二開，合爲三十六部尊經，上應三清三十六天，中應三界三十六帝，下應九壘三十六土皇，內通人身三十六宮。故人頭有九宮，心有九孔，臍有九神，形有九戶，凡三十六所，外合三十六音也。

為帝師

《南華經》云：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以爲戾，澤及萬世而不以爲仁。此莊周以道爲師也。老氏在天以玉晨大道君爲師，在人間世以常縱爲師。雖老氏之聖，猶不能無授受之迹，又況非老氏者邪。《書》云：事不師古，以克永世。且先覺者博古而知今，適足以爲楷模，以之修身與夫治天下，則能長且久。故老氏自三皇五帝，變名易號，皆所以扶世立教，以授天下之人。在伏羲氏時，人已澆漓，而未有法度，老君號鬱華子，下爲師，說《元陽經》，教以畫八卦，造書契，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爲文教之始也。在神農時，人捕禽獸，茹毛飲血，老君號大成子，下爲師，說《元精經》，教以化生之道。播百穀以代烹殺，和百藥以救百病，嘗桑得禾，嘗柳得稻，嘗榆得黍，嘗槐得豆，嘗桃得小麥，嘗杏得大麥，嘗

荆得麻。既登五穀，以活民命。止殺禽獸，羣分類聚。長善遏惡，以全其生。不食血肉，故無業累。示好生之道，由茲始也。在祝融時，人食生冷，未知火化，故多疾苦，老君號廣壽子，下爲師，說《按摩通精經》，教以安神之。道。乃鑽木出火，陶鑄爲器，以變生冷，人保其壽，故陶鑄之法自茲始也。自伏羲之後，老君示以世法，制禮樂以叙尊卑，造衣裳以明貴賤，作宮室以代巢穴，爲舟車以濟不通，置棺槨以免衣薪，造弧矢以威不順，立刑獄以戒兇暴，造書契以代結繩，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日中爲市，交易而退，耒耜杵臼之利，重門擊柝之規，皆出於此矣。在黃帝時，老君號廣成子，《南華經》云：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

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邪。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

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緝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帝行之，天下大治。久之，帝詣青丘，見紫府先生、中黃真人、大隗君、黃蓋童子、青城甯先生、峨嵋山天真皇人，皆得真訣。鑄鼎荆山，乘龍白日昇天，羣臣同昇者七十人。混元又爲說《道戒經》，復傳道與天老、力牧、風后三人，皆得道。又西王母授帝玉像五軀，曰：此則元始天尊之像也。又傳二儀真形圖與帝，帝受訖，乃置像於高觀，以異香名花，千珍萬寶，晨夕供養，雖后妃宰輔，莫得睹焉。觀之上常有異色雲氣，加之天香芬郁，謂之道觀。道觀之號，自茲始也。帝有離宮別館，在名山洞府者三百餘所，並捨爲道觀。每觀度道士七人，以焚修。在顓帝時，老君下爲師，號赤精子，居衡山，授帝《微言經》，教以忠順之道。在帝嚳時，老君下爲師，號錄圖子，居江濱，授帝《黃庭經》，

教以清和之道。在帝堯時，老君下爲師，號務成子，居姑射山，授帝《政事離合經》，教以廉謹之道。在帝舜時，老

君下爲師，號尹壽子，居河陽，授舜《道德經》，教以無爲清靜之道。此上下二

經出於茲焉。在夏禹時，老君下爲師，

號真行子，居商山，授禹《德戒經》，教

以勤儉之道。又授《靈寶五符》檄召神

鬼之法，然後能濬九江，決百川，通湯

海矣。在商湯時，老君下爲師，號錫則

子，居瀟山，授《長生經》，教以恭愛之

道。湯行之，視人如己，恩及昆蟲。而

後太上以商王陽甲十八年庚申之歲，

馭九龍，分身下降於楚亳之地苦縣瀨

鄉曲仁里，寄胎於玄妙玉女，凡八十

一年，以武丁九年庚辰歲二月十五日降

生，因指李而爲姓。既生，能行復能

言，而又白首，故號老子。因爲侍者說

百病之源，授百藥之要，使世人知之，

以保其壽。兼示三光三元之術，五行

五牙之法，保神固形、內外還丹金液之

道，以致長生。然後出三界，昇九清，

上躋聖位，下滅死根，不終不始，綿綿

長存。故邊韶作《聖母碑》云：於惟真德，抱虛守清。樂居下位，祿勢不營是也。

猶龍傳卷之二

①「巨」字原作「臣」，據《輯要》本改。

猶龍傳卷之三

左衛都監同僉書教門公事

崇德悟真大師賈善翔編

降生年代

電繞于樞，龍戲于門，皆聖人誕世之時也。非其時而不誕，非其聖而不異。故叔梁禱尼丘而有感，斯其時也。姜嫄棄后稷而無損，斯其異也。歷觀前聖，大率皆此類。然其間歲時之差，先後之別，往往無一定之論，固亦有之矣。唯老氏降世之迹，昭昭然載之藏室，與夫先儒傳記，有可考。因而次之，庶無惑于來世也。老君啓時凋弊，欲反神降生，以商第十八王陽甲十七年庚申之歲，託孕於玄妙玉女，至降生，凡有二十一事。第一，大道應化，託孕人間，化日精爲五色之珠，此明陽德也。第二，駕九龍之車，凝結變化，五色交輝，流入玄妙玉女口中，此明九龍陽清之華也。今有流星壇在亳之城

父縣天靜宮也。第三，託胎寄惠，與前聖不同，八十一年極太陽九九之數，然後降生。第四，玄妙玉女以晝寢，夢吞五色流珠，因而有娠，容顏益少，神炁安閑，八十一年，悅豫無比，此明聖人降跡之異也。第五，玄妙所居之室，四時和暢，六炁調平，冬無凝寒，夏無煩暑，祥光照室，靈風滿庭，衆惡不侵，萬靈潛衛，八十一年不覺爲久，當商二十二王武丁九年庚辰歲降生也。第六，降生迥異前聖，雖依聖母之孕乃剖左腋而生也。第七，降生之時，登行九步，步生蓮花，陸地芬芳，大彰神異。第八，降生日童揚輝，月妃散華，七元流景，祥云陰庭，四靈翊衛，玉女捧接，聖母因攀李枝，忽爾降生矣。第九，降生萬鶴翔空，九龍吐水，以浴聖姿。龍出之地，因成九井，于今在亳州衛真縣太清宮也。每汲一井，則九井皆動。第十，老君降生之後，左手指天，右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道爲尊，世間之苦，何足樂聞。第十一，老君愍時澆薄，大道不行，委迹生神，以救於世。

第十二，以愚迷難化，正道難宣，降生之時，故顯殊祥，令人信悟。第十三，欲明妙道悟即長生，故鍊金丹以勸修習。今宮中有鍊丹井并檜存焉。第十四，老君教人學道，內外俱修，既鍊金丹，又習真炁。今有虛無堂，歷代完治，尚存，即老君習炁之所也。第十五，明此妙道，修之必得昇天，示彼功成，乘鹿輕舉而去。今宮中有鹿跡檜，即老君乘白鹿昇天之所，其檜見存焉。第十六，老君降生年代，即商武丁九年庚辰歲二月十五日是也。第十七，降生郡國，即古之楚國苦縣。苦縣因城爲名，瀨鄉以水爲號，曲仁里在九井之西，靈溪之側。其縣本名苦縣，漢魏以來，名穀陽縣，乾封元年改爲真源縣，中和二年昇爲赤縣，今爲衛真縣。第十八，老君降生之後，九日之中，身長九尺，七十二相，八十一好，如蹈五把十，美眉方口，雙柱三漏，日角月淵之類，此大聖之相也。第十九，聖母誕生老君之後，乘八景玉輿，羣仙侍衛，白日昇天。大唐追尊爲先天太后，今有

宮曰洞霄，在衛真縣太清宮之北，一宮在樓觀昇天臺上。第二十，老君昇天後，歷代帝王欽慕真跡，周穆王、秦始皇、漢桓帝、隋文帝，皆崇修宮廟，命文臣刊碑，以旌聖迹。故漢有邊詔碑，隋有薛道衡碑，于今並在。第二十一，彰聖號者，老君仙胎，寄惠八十一年，誕聖之辰，生而白首，聖母爲之立號，以示世人。於此門中，又分五事。第一，聖人降迹與俗不同，聖母欲謂之老，又是初生，欲謂之子，又乃白首，兩字兼稱，因立第子之號。第二，明道與俗反。夫老者長年之稱，子者幼稚之號，世人先幼而後老，老君先老而後幼，欲明攝迹還本也。第三，老者以考校衆聖爲名，子者以孳生萬物爲義，所以老君爲萬物之父母，衆聖之師法，故有考校孳生之名，以爲老子之號。老子二字，起於此時，老君之名，先於億劫也。第四，聖人垂名，反終歸始，老者終也。子者始也，世人先始而後終，老君先終而後始，欲令世人修道，反老還嬰，故號老子也。第五，委迹和光，以徇於

世。老者，以生而白首故號爲老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亦如孔子、孟子、莊子、列子等，以姓爲號，如老子、鸚冠子、抱樸子、淮南子，因事爲號。《序訣》云：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其杳杳冥冥，眇邈久遠，非以降生老而爲號也。長於人億劫之前，故以老爲號。示夫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故號老子。老子之號，因元而出，在天地之前，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此《序訣》之證如此。今詳衆說，既不以因生立號，即是老君歷劫垂教，應世表形，常現老容，故有老子之號爾。後之人有謂生於周時，此蓋秦始皇焚書之後，史書紀其大槩。世人以其當文武、平、敬、幽、厲之時，行化於周，妄云周時生耳，其實在商也。若生於平、敬、幽、厲之日，又安得與文王、武王爲史官邪。故薛道衡《太清碑》云：真元當文王、武王之時，居藏史、柱史之職。此乃實錄也。今按關尹《老君本紀》、太和真人《樓觀內傳》、劉向《列仙傳》，皆云商武丁庚辰生，是也。

明宗緒

《史記》之有帝紀、世家，即此所謂宗緒者同也。皆推究其先，或以封，或以官，而得其氏，故其嗣分枝別派，各有根源。所以涉千萬祀猶視諸掌，其可置邪。謹按《老君內傳》及諸史，皆云生於李木之下，自指李以爲姓，斯爲定矣。今按《大唐天潢玉牒》云：顓帝之後生大業，大業生媧。媧娶有喬氏之女，感月光貫昴而生咎繇，咎繇生伯翳。伯翳之後，世爲士師。至里成避桀之亂，遁居伊侯之墟，食李實，乃改爲李氏。此言咎繇之後，以理獄爲功，遂姓理氏。其後子孫或改里氏，至伊侯之墟避難，遂改里爲李也。成生利正，當商湯之時。利正生昌祖，昌祖仕陳爲大夫，因居苦縣。昌祖生明，明爲陳相，葬瀨鄉之北，立廟，因有相城。明生慶賓，慶賓生靈飛，一名虔會。慶賓、靈飛皆白日昇天。所言陳國，乃古之陳國，非周時所封胡公滿之國也。

今按湯至陽甲，一十八王，二百五十餘年，自李成至虔會，五世相承，年代相類。當此之時，大皞之後，已爲陳國，及周封舜後，當是此陳。既滅，乃封胡公而王其地也。靈飛之妻玄妙玉女，感日精之夢而生老君，此一說也。又按《本記》云：老君生而能言，指李木曰：此我姓也。隋內史舍人薛道衡《老君祠庭碑》云：感日載誕，莫測受炁之由。指李爲姓，未詳吹律之本是也。又《樓觀先生傳》云：老君因聖母攀李木而生，謂曰：此汝姓也。三家之說，經傳備載，今並明之，以彰聖人宗緒矣。聖母者，按《玄中記》云：李靈飛當商之時，父子相承，得修生之道。父慶賓，年百餘歲，常有少容。周遊五嶽諸山，一旦於所居，雲龍下迎，白日昇天。靈飛感父飛昇之異，深隱不仕，內修大道。以天水尹氏之女爲妻，居於瀨鄉。其妻嘗因晝寢，夢天開數丈，衆仙捧日出。良久，見日漸小，從天而墜，化爲五色之珠，大如彈丸。夢中得而吞之，因而有孕，八十一年。

容色益少，常若處女。靈飛亦百餘歲而昇天。既誕。生老君之後，即有五色雲輿，迎之昇天。然李姓所起，又按《玄妙玉女元君內傳》云：老君在天爲衆聖之尊，在世爲萬教之主，先億劫而行化，後無爲而常存，故天尊道君賜其真號曰老君，即在五太之前，至于歷劫未有降世誕生之跡。乃於九清之上，命玄妙玉女降於人間，爲天水尹氏之女，嫁李靈飛爲妻。玄妙晝寢，老君乃乘日精，駕九龍，化爲五色流珠，下入口中，託孕而生。既生，乃指李曰：此吾姓也。在世凡有九名，一名耳字伯陽，一名雅字伯宗，三名忠字伯光，四名石字孟公，五名重字子文，六名定字元陽，七名元字伯始，八名顯字元生，九名德字伯文。或云三十六號，或云七十二名，或云姓字眇眇，從劫至劫，非可悉記。老君有九變，以法太陽變化生育之功，有七十二相，八十一好，故爲聖中之聖，真中之真矣。聖母在天即號玄妙玉女，既誕育大聖即爲太

一元君。元君乃授老君化世行教之旨，內修九室三一之門，萬善萬惡之戒，百病百藥之訣，虛無清靜之規，九井餌鍊之品，將以示世人有師資授受之法。然太上大聖爲萬化之主，豈假稟學乎。此聖聖相承，表有所自也。受道既畢，即有天樂駭空，流雲靄野，千乘萬騎，五帝上真，擁九光八景之輿，迎聖母元君歸于玉清之上，至今爲太一元君。唐朝尊爲先天太后。詳諸家所載聖母本起，即玄妙玉女，爲老君之母，證太一元君，事跡爲勝也。所言降生年代，以商武丁時爲是。自餘諸說，舛誤不同，前後差謬，今載而不取也。

七十二相八十一好

伏羲蛇身，神農牛首，堯眉八彩，舜眉重瞳，皆大聖之勝相，所以爲異也。故老氏挺生妙玄，奇特希有，古今列聖莫之敢擬，所以爲非常也。古人有言曰：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

事。故能出杳入冥，變化不測。推其勝相，而具九九之數也。謹按《法輪經》云：老君頭圓法天，頂象崑崙，伏晨盤鬱，玉枕隆起，皓髮如鶴，長七尺餘，虎髭龍鬚，素潔如絲，眉如北斗，色如翠綠。其間紫毛長五寸餘，耳無輪郭，中有三漏，高平於頂，厚而且堅。河目鏡徹，日精紫光，方童秀明，規中綠筋。鼻有雙柱，形如截筒。口方如海，脣如激丹。炁有紫色，其香若蘭。齒如含貝，其堅若銀。數有六八，上下均平。舌長且廣，形如錦文。玉泉克溢，其味甘香。生發妙言，聲如金玉。頰似橫隴，頤若平丘，籠籠日角，隱隱月淵，犀文直理，龍顏神變，金容黃色，玉波潤顏。額有三理，參午上達。天庭平填，兌面壽臉。腹有白誌，頤有玉丸，項有三約，鶴素昂昂。垂臂過膝，手把十文。指有玉甲，身有綠毛，背有河魁，胸有偃骨。心有九孔，外有錦文。臍深一寸，腹軟如綿，脚方如矩，雙躡法輪。足蹈二五，指有乾坤。內滋白血，外示老容。身長丈二，徧體芬

郁。行如虎步，動若龍趨。右此七十二相也。左扶青龍，右衛白虎，頭生朱雀，足履玄武，身若金堅，貌同紅玉，圓光五明，頭上紫炁，胸前真字。右此九好，兼前七十二相，合八十一好也。

為柱史

司馬季主云：道高益安，勢高益危。誠哉是言也。且孔子之作大夫，漢祖之為亭長，其志存乎康濟與夫行道，豈擇事而進之者邪。苟有耻位之卑、祿之薄，而與崇高者抗行，則適足以自遺其咎，奚能成聖德而垂之來世，與天地齊其長久也。故老氏之降迹，亦若此而已矣。文王為西伯時，號燮邑子，時帝辛荒虐，天下塗炭，乃乘飛颿之輪，以風伯前驅，彭祖驂乘，降岐山之陽。西伯聞之，拜為守藏史，作《赤精經》，教以仁信之道。周行之，禮賢好義，麟鳳交集。武王克商，號育成子，遷柱下史，作《璇璣經》。又以道授周公也。成王時為師，號經成子。康

王時為師，號郭叔子，復為柱下史。潛龍卑秩，以綏周道。昭王時，太上復命老君開化西極，因而退官，又以上下二篇授關尹。自三皇五帝以來，帝帝為師，方方設化，布七十二炁，傳其要經，修之皆延年益壽。然自開闢之始，劫數之終，或出或處，不可以一端窮也。

去周

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古今聖賢之所同也。推其去就治亂，隱則山世，進則致君撫運，退則高飛深潛。而况博大真人，一死生，並天地，同荒芴，混神明，遊逍遙之墟，握造化之柄邪。其入也，并兼六合，無內外焉。其出也，酬酢萬物，無小大焉。或曰：老氏聖人，官不過乎柱史而已。斯世俗之見也。南華真人曰：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為國家，土苴以治天下。聖人知其所以治身，故以形骸為逆旅，而緒餘土苴安足以慊其情，故進退得失皆我也。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而豈

固有之邪。太上以紂王二十一年丁卯歲，居岐山之陽，因為守藏史。武王克商，遷為柱下史。歷成康之世，乃託疾退官。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歲五月二十九日壬午，乘青牛，薄傘車，徐甲為御而去周。《青羊宮記》云：歷藏史以同塵，弃柱史而隱迹，東離魏闕，西度函關，乘青牛宛轉之車，駕白鳳逍遙之輦，徐甲執御，從仙帝以爰來，尹喜瞻風，知道君之必至者是也。

試徐甲

聖人運慈興感，以度人濟物為心，而豈擇卑高貴賤，遠近幽顯，皆一而已矣。故受其賜者，紛紛然莫知其紀。且古之人，一飣之恩必報，又况濟以生而負其約，人情固且不容，豈神明之所可容哉。昔有御太上車者，姓徐名甲，老君謂曰：吾欲往西海大秦、罽賓、天竺、安息諸國。今汝御車，與汝顧直，日百錢，侯諸國還，以黃金頓償。甲如約，御車至函谷關。老君欲試之，乃令

甲牧青牛于野，以吉祥草化一女子，姿容絕整。行及牧牛之所，輒戲以言。甲惑之，以老君欲遠適流沙，必不反，遂廢約。矯辭詣關令，訟老君，索顧金。老君曰：汝隨吾已二百餘歲，當還汝七百二十萬錢。且汝昔已命盡，吾以太玄生符投之，即再活，汝奚不念此。言訖，符自口中飛出，至老君前，文篆如新。甲復化爲白骨。關令憫甲違心復死，復欲觀老君起死之術，因稽首于前，曰：甲之顧直，喜輒代還，願大聖哀矜，赦其罪戾，賜以更生。老君納關令之言，即再以符投枯骨中，復如故。老君曰：吾不責汝，汝負本約，而道自去，汝故死。遂給顧直，欲遣之。甲伏地搏頰，曰：已沐聖慈，曲赦罪戾，令此枯骨復見光明，刻骨銘心，願從雲駕。太上竟弗許。

度關試關令

險於山川，難於知天者，人心也。故善之與惡，莫能彷彿其萬分之一。

所以古之授道術者，凡二十五試，將以格量其可否。大率雖有行業之至，而心或非，故假試以定其內外，然後而授之可矣。至于老莊之道亦然，徒知其言，而心實無所得，亦非所謂造見獨之妙。故孔子之於門人，曰：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况夫冥妙之道，神仙之術邪。謹按《內傳》云：老君以昭王二十五年癸丑五月壬午，去周隱居。尋欲西之流沙，以化異俗。乃有紫炁西度函谷關，昭王大夫尹喜，善觀乾象，知有聖人將度關，乞出爲關令。乃齋戒夾道，焚香掃洒以候焉。七月十二日，老君駕青牛之車，徐甲爲御，無極先生、鬼谷先生、太極先生從焉。西度關時，關令先諭關卒孫景云：若有車服異常，形容殊俗者，勿聽過。至七月十二日甲子，果有一老人皓首聃耳，乘薄傘，駕青牛而至。關卒曰：明府有教，願翁少留。於是入白曰：有一老翁，乘青牛車，從東來求度。喜曰：聖人來矣，我當見之。即加朝服出迎，具弟子禮而邀之，曰：願聖人暫留神駕。

老君謝曰：吾貧賤老翁，家在關東，田在關西，今暫往，何故見留。幸相聽度，吾無所取。勞子懇倒若斯，有悞展敬耳。老君如此謙辭，此一試也。喜復稽首曰：竊謂非往西莊，願暫留神駕。老君又曰：吾開導竺乾，有古先生，善人無爲，不終不始，永劫綿綿，是以昇就。道經歷關，子何妄留邪。此二試也。喜又曰：今睹聖人真姿超絕，乃天上至尊，何邊夷可往觀乎。願不託言，少垂哀愍。老君又曰：子以何所見而知之。喜答曰：去冬十月，天理星西行過昴。今又自秋朔，融風三至，加之東南真炁狀如龍蛇而西度，此真人之驗也。喜少好天文祕緯，凡仰觀俯察，未嘗不驗。昨乾象如此，當有聖人度關。自爾已來，夙夜存思，未嘗暫懈。今似有道緣，果遇神駕，願垂慈誨，開濟沈冥。老君以其三試之皆過，乃怡然含笑，曰：吾知子與道有緣，故來相試。且子之知吾，吾亦知子矣。如此三反覆，然後聽喜而前。故四皓云：觀老氏與尹生，豈不冥悟先

機邪。而執謙辭者，欲教世耳。關令於是設座官舍，行弟子禮，北面而事焉。老君曰：汝欲爲世傳洪大道乎。喜曰：大聖將隱，乞爲喜著書。於是遂授喜《道德》二篇，故《史記》云五千餘言是也。司馬遷言爲陰陽者繁而致惑，爲儒者博而多慮，爲墨者苦而傷性，爲名者華而少實，爲法者酷而薄恩。唯老氏之教，稱爲大道焉，清虛無爲，使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其實易行，其辭難知。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救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之主。是以先黃老而後六經，獨歎道家爲清尚。函谷關，今陝州桃林縣南十二里是也。天寶初，因獲靈符，改爲靈寶縣。真宗御製《度關銘并序》：夫聖達之心無適無莫，神化之迹或暗或彰。儻遺烈之昭然，即生民之仰止。函谷關者，老子西昇之塗也。若夫含真上德，闡教強名，居藏室以棲真，涉

流沙而匿影，仲尼問禮既吐於微言，尹喜授經復占於真炁，斯並存之前載，播厥方來。若乃萬壽之年，至神之道，臻乎妙有，豈易殫云。踐華之郊，疏河之境，仙馭所歷，車轍如存。揭以關梁，見崑函之阻。紀斯縣邑，彰靈寶之休。所謂人往而教存，世殊而地久。朕恭祠坤載，因舉時巡，淵默之風，永懷於瞻。望清靜之治，靡捨於宗師。將振清塵，俾刊翠琰。銘曰：教父潛真，神龍比德。方事神遊，爰符默識。聖言聿昭，生民爲則。載望函關，永存輒迹。玄妙無疆，清輝罔極。齋輅云經，真珉乃刻。是歲大中祥符三年也。

授關令道德二經

聖人之立教，形于竹帛，得其人則授《繫辭》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是也。黃石公以《素書》授子房，而致大漢之有天下，况老氏之教，清虛無爲，瞻足萬物，而治身治國之道而盡於斯。蓋關令宿有道緣，而獲躬受也。關令，周

大夫也，姓尹名喜，字陽公，一云字公文。母晝寢，夢天降電繞其身，須臾入口，因而有娠，遂生喜。既生，有雙光若日，飛遊其側。目有日精，姿形端偉。博通墳典之外，善天文祕緯，仰觀俯察，莫不洞寤，雖鬼神之變，無以匿其情。而大度恢傑，不修俗禮，慈儉博愛，損身濟物。入爲東宮賓友，出補函谷關令。每望霄漢，而有昇虛之思。老君未至，關喜結草爲樓，登臨四望，見東方有紫雲西邁，知有真人度關，乃戒嚴門吏，掃洒焚香，以俟感應。至七月十二日甲子，老君至關，喜擊跽曲拳，邀就舍，進巾櫛盥漱，齋戒問道。至十二月二十五日，挂冠不仕。二十八日，授《道德》二篇。太上欲西徂流沙，喜叩頭請侍行。老君曰：汝未得道，惡能隨吾。夫流沙異域，獷俗難化，汝何術可御。唯生道入腹，則神明皆存。汝能除垢止念，靜心守一，千日清齋，鍊形入妙，則可尋吾於蜀郡青羊肆。喜唯唯而謝，老君忽然冉冉昇入太微。蓋太上下化於世，上居太微宮

勾陳中，號曰天皇大帝輝魄寶是也。喜候光景斯散，影響蕭寂，迺清齋，屏絕童隸，研味真經。精思千日，存三一於三宮，洞九思於九室，心凝形釋，骨肉都融。已而窮數達變之微，因形移易之妙，無不盡之矣。仍授喜金液九丹之術，又授《太清八符》、《觀天九都神丹金液》等經，形一神萬食氣之旨、五牙真氣之要。歸終南之陰，結草爲樓。今在鳳翔終南山盤屋縣神龍鄉聞仙里，有草樓，即尹真之故宅，謂之樓觀者，尚存焉。周穆王再加修飾，秦始皇建祠宇於其前，漢武帝立宮館于其北。晉魏以來，謁板猶在。今有始皇御製，云：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老君去則西遊，返則東顧，朕方有事蓬瀛，望垂影嚮。貞觀二年，勅改賜宗聖觀。尹喜遂飄然往青羊肆，復遇太上。

猶龍傳卷之三

猶龍傳卷之四

左衛都監同僉書教門公事

崇德悟真大師賈善翔編

青羊

按《混元本紀》云：太上以甲寅年昇天，至乙卯，分身潛降於蜀，託孕大官之家。丁巳，尹喜方至，蜀本無青羊肆，太上在太微時，先勅青帝之青童降成都，化爲青羊。尹喜於市肆見人牽之，自解云：既有青羊，復在其肆。老君所約，此當是也。因問云：此羊乃誰家者。答曰：我家夫人誕一子，啼聲不止，投於水火，皆不能害。有道人言，得青羊乳與之，啼即止，故市此羊。喜囑曰：爲我告夫人之子，云關令尹喜至。於是具以白，即從懷抱振衣而起，言曰：令喜來前。既入，太上或長丈餘，身作金色，項負圓光，建七曜之冠，披九色之帔。舉家見之，皆惶恐。太上曰：吾太微是宅，真一爲身，太和

降粹，耀魄爲人，主容相因，何乃怪也。尹喜稽首而言曰：不謂慶幸，復奉天顏。未審慈尊，出無入有，起居安不。老君怡然告曰：與子別後，何得何喪。汝存道守一，還有益邪。喜曰：自奉祕要，粗得其妙，濟度之恩，遠過天地。老君曰：吾昔留子以居世，清齋千日，故待子於此。今子保形鍊炁，已造冥妙，而心結紫絡，面有圓明，金名表於真圖，玉札係於紫房，炁參太微，解形合真矣。言訖，三界聖真，千乘萬騎，浮空而至。因授喜紫芙蓉冠，飛青羽裙，丹襪綠袖，交帶霓裳，羅文黃綬，拜爲文始先生，賜任無上真人。從此乃得參侍龍車，遠遊天下。《青羊記》云：勅青帝之青童，化羊蜀郡，乘紫雲於紫府，降瑞氣於王宮，將停不嘔之聲，須及來斯之乳。俄聞喜至，頓止嬰啼。爰從赤子之身，却變白頭之士。頃刻而身逾數丈，須臾而面放五光。頭建七曜玲瓏之冠，肩垂九色離羅之帔，衛士踰億，從仙成羣者，正謂此耳。太上昇座，爲其母說《元陽經》。今肆

在成都西南數百步。中和二年，獲靈
塼之所，詔建青羊宮是也。又有降生
臺、元陽臺，遺址存焉。又化身與喜遊
天水靈山，重演道要，即今秦州啓靈山
是也。有西昇臺及聖容殿，在巖下。

又輿喜潛遊四海。先到東海、日窟、常
陽之山，扶桑、碧海、東井、湯谷、祖州、
芝田、蓬萊、方丈之宮。次南登鳳山、
青丘、長離、赤津、太丹之宮，絳山、朱
陵、炎崗之鄉。次西入龜山、玉闕、人
鳥、鳳山、騫林、麟洲、金門、玉池、昆
吾、白帝之城。次北入空濛、洞陰、元
丘、廣寒、鍾山、無間之野。又昇中嶽、
崑崙、真圃、瓊華之宮。仙人禮侍，天
衆來迎，傳道叙德，隨問授之。次遊九
天。初至第一天，見波利天帝，乘九靈
玄雲之輿，蔭七元交晨之蓋，建五色攝
魔之節，從官及玉童、玉女九萬人，迎
老君入大有宮，請問自然之道。次遊
第二天，見摩夷天帝，駕碧霞飛雲之
輿，蔭五色鳳文之蓋，建七映命龍之
節，從官及玉童、玉女五萬人，迎老君
入鳳城玉臺，請問無上之道。次遊第

三天，見梵寶天帝，乘泰靈流雲之輿，
蔭七光飛晨之蓋，建五色招靈之節，從
官及玉童、玉女八萬人，迎老君入陽明
朱宮，請問虛無之道。次遊第四天，見
化應天帝，駕黃雲七映之輿，蔭五明錦
文之蓋，建七色命靈之節，從官及玉
童、玉女六萬人，迎君入七寶上宮，請
問玄妙之道。次遊第五天，見不驕樂
天帝，控青雲九靈之輿，蔭飛光霜精之
蓋，建五色制魔之節，從官及玉童、玉
女七萬人，迎第老君入九層玉臺，請問
太玄之道。次遊第六天，見兜術天帝，
御流精丹雲之輿，蔭七映飛霄之蓋，建
五色命神之節，從官及玉童、玉女六萬
人，迎老君入朱靈之宮，請問至真之
道。次遊第七天，見須延天帝，乘飛景
紫雲之輿，蔭五色羅文之蓋，建七色招
真之節，從官及仙童、玉女九萬人，迎
老君入太玄都，請問真一之道。次遊
第八天，見禪善天帝，駕綠霞飛雲之
輿，蔭八色瓊暉之蓋，建九光洞靈之
節，從官及仙童、玉女七萬人，迎老君
入珠林玉圃，請問帝一之道。次遊第

九天，見鬱單天帝，榮蒼霞流雲之輿，
蔭九光寶耀之蓋，建飛龍通神之節，從
官及仙童、玉女九萬人，迎老君入玄臺
紫房，請問希微之道。所到天宫，皆設
瓊英玉實，月液雲漿，碧醴流薰，蘭羞
八徹，靈芝妙果，光華映席。于時天樂
繁會，靈唱妙絕，不可勝言。見諸天帝
真仙，皆項負圓明，各禮拜老君，請問
妙道。多論天地否泰，劫運延促，行業
善惡，先後宿命，報應之理，大道之原
也。

流沙化八十一國九十六種外道

老氏立清靜無爲謙冲之教在諸
夏，而後西入流沙。以夷狄之人恃犬
馬之輕捷，而侈好殺之心，於是不辭異
欲之狠戾，道路之修阻，區區而至彼，
化之以慈愛，庶幾遠惡而趨善，故無擇
焉。孔子所謂有教無類者是也。爾
時，老君行化至于闐國，即放九色神
光，徧照西方塵沙國界，光所及處，無
有遠近。俄頃之間，毗摩城中，自然以

諸金寶布宮闕，地建大法座，莊嚴暉
曄，三界聖真及諸龍神，乘雲控鶴而
至。于闐國王與諸胡王，凡八十一國，
睹茲光相，妙麗希有，晝夜瞻仰，懽悅
讚歎。太上運妙有神通，悉皆攝受。
彼國王於一念中，雲集道前。老君迺
升寶座，相好端嚴，燒香散花，奏鈞天
樂。時于闐國王與所來者朱俱半王、
渴叛陀王、護蜜多王、大月氏王、骨咄
陀王、俱蜜國王、解蘇國王、枝汗那王、
久越得健王、悒恒國王、烏拉喝王、失
範延王、護時健王、多勒建王、罽賓國
王、訶達羅支王、波斯國王、疏勒國王、
碎葉國王、龜茲國王、拂林國王、大石
國王、殖賦國王、數漫國王、怛沒國王、
俱藥國王、嵯骨國王、曇陵國王、高昌
國王、焉耆國王、弓月國王、瑟匿國、王
康國王、史國王、米國王、似沒盤國王、
曹國王、何國王、大小安國王、穆國王、
烏那葛國王、尋勿國王、火尋國王、西
女國王、大秦國王、舍衛國王、波羅奈
國王、帝那忽國王、伽摩路國王、乾陀
羅國王、烏菴國王、迦葉彌羅國王、迦

羅國王、不路羅國王、泥婆羅國王、熱
吒國王、師子國王、拘尸那揭羅國王、
毗舍離國王、劫比他國王、室羅伐國
王、瞻波羅國王、三摩詛吒國王、鳴茶
國王、蘇刺吒國王、信度國王、烏刺尸
國王、扈利國王、狗頭國王、伽栗國王、
漫吐漫國王、泥拔國王、越底延國王、
奢彌國王、小人國王、軒渠國王、陀羅
伊羅王、狼揭羅王、石國王、五天竺國
王，如是八十餘國王，及其妃后與諸眷
屬，圍遶瞻仰，願聽法音。老君告諸胡
王：汝等肆五毒心，唯嗜血肉。殺害
無厭，斷衆生命。我今爲汝說《浮屠
經》。所謂浮屠，即佛也。於汝言
之，浮者一切萬有非實，屠者勿復割害
生靈。不能戒者，可食自死肉。而汝
須髮拳鞠，身體羶腥，至于氈裘，積諸
垢穢。當祝須髮，洗滌身心，常習慈
悲，以滅煩惱。依我立齋月日及所說
戒律，常須持齋奉戒，絕諸邪想，歸依
大道。今隨我化妝者，是我第一弟子，
無上真人尹喜，與汝爲師，身作金色，
備諸相好，演說浮屠，善巧方便，面常

東嚮，示不忘本。以我東來，故顯斯
狀。令有見者，發慈悲心。汝等國王，
禮拜供養，不得退轉，自獲成果。又有
外道九十六種，亦皆化之，使入正道。
所言九十六種者：鬱遮羅外道，差法
智男富外道，倮形外道，熱灰身外道，
少子騫外道，賓頭廬外道，遮護神外
道，到見外道，信行外道，邊見外道，見
到外道，空見外道，虛空外道，不遮護
外道，首羅外道，空亂音外道，梵鉢賒
外道，洪照外道，普安外道，張世外道，
無相外道，真諦外道，梵音外道，宗明
外道，大拔外道，廣學外道，清修外道，
講論外道，顯極外道，阿修羅外道，舍
依師子王外道，神憩駕女外道，慧意外
道，鳩摩毘那外道，梵摩闍羅外道，綱
旃陀羅外道，那羅延外道，千炭外道，
毘拔摩外道，啖摩外道，摩醯首羅外
道，跋折羅科外道，拔闍羅外道，遮文
茶外道，尼藍外道，商揭羅外道，央拘
施外道，摩利支外道，阿吒薄俱外道，
施訶外道，摩底外道，那俱跋羅外道，
趙神鬼外道，鉢健提外道，鳩留伽闍外

道，光照外道，威嚴外道，洪廣外道，迴向外道，毗曇修多羅外道，振威外道，葳揚自外道，自在廣博嚴淨外道，伎毘道外道，求那拔那外道，依真外道，得爽外道，明鍊外道，葛壞衣外道，尼利外道，高望提外道，阿求那外道，騰空道畏外道，佛沙莫沙外道，那健陀外道，婆摩智那外道，尼連旃外道，頗梨頗外道，道利道外道，阿扇旃帝外道，空解大道外道，妬神外道，道堅外道，到行外道，梵意外道，大豐外道，超空外道，善女天外道，元通太虛外道，我角外道，曠賢外道，燈分化外道，阿羅囉吒外道，阿慮至外道，照明五瞿外道，殷阿旃陀利外道。此諸外道，凡九十六種，或男或女，若人非人，能為魔事。亦祝須髮，烏衣跣足，說種種三昧，種種觀法，等不等法。作諸變怪，種種形像，令人墮落邪道，無有休息。老君謂尹真人及諸弟子曰：吾去之後，此外道徧行於世，至于東夏。所行之法，亦復如前。轉更干人利養，甚同邪淫，使人捨身命財及諸男女，云過去

未來得諸果報。復令國王帝主傾心信向，迷悞政事，不歸清靜。著此外道，則生我慢，矯誑百端，惑亂大道。汝宜於此化以浮屠，令人不二法門，斷除邪障。而後外道悉來，稽首懇請真訓，不復為幻術。其始末自有經傳，文繁不具錄。

孔子問禮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且夫有生知之性，非聖人其誰宜當之。老聃之與孔子，其為聖一也。然孔子涉世之道，靡不盡之矣，至于離名數，超遙乎獨見之妙，必期於參同。故自魯而適周，見聃而退，有猶龍之歎。斯聖人推崇於道，而有授受之迹，起教之端，莫大于此。而況世之學者，涉獵剽竊以自多，不亦媿歟。《孔子家語》云：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臣受

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受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慈益恭。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偻，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其口。其恭儉也若此。臧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若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屬臣：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期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疋，童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制，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宏達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為人子者，為以惡己，為人臣者。孔子曰：

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史記》云：孔子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其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南華真經》云：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守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也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

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植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夫子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懸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枝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與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生，死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蟲嚙膚，則通夕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

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云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嚙，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

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慳於履蠶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矻矻然立不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鵝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

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冲虛經》云：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所謂聖者，老聃是也。

號河上公

聖人神變之迹，或出或處，故無常也。世傳河上公，太上之化身，莫知其然否。逮考之載籍，而得其詳。雖怪力亂神孔子所不語，然其不至于譎怪，則無害於政教也。傳云：孝文帝及竇

太后好黃老之術，勅天下如不通《老子》者，不注官。帝讀五千言而有所未曉，混元乃化身示跡，號河上公，居陝河之濱，常諷《道德》二經。帝遣使問其義，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帝即命駕詣之。公踞菴中，不起。帝謂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朕能使人富貴貧賤在須臾耳。公拊掌跳躍，冉冉升虛，去地數丈而止於太虛，俛而答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令余富貴貧賤乎。帝乃悟，以其神人，方下輦稽首禮謝。因授帝上下章句希微之旨。今河上公所居，建廟于陝州之北，並文帝望仙臺並存焉。至孝武帝好神仙之道，太上遣九天侍郎東方朔以輔之，又遣西王母、上元夫人賜帝白銀像五軀，謂帝曰：此則太上老君之像也。及《上清經》、《五嶽真形圖》。帝拜而受之。後帝登封中嶽，聞呼萬歲者三，乃以行宮爲萬歲觀，并前後別館三十餘所，悉捨爲道

觀。每觀度道士七人，一如周穆王故事。延熹八年，桓帝夢太上降帝庭，詔於渦水再新祠宇，勅邊韶撰碑，至今猶存。

授干吉太平經

大丞相蘇公嘗謂蓬丘子曰：凡述作文章不用故事，人之所難也。余讀《太平經》而觀其命意布辭，未嘗採摘前聖之陳迹，而自成一體，此其難也。按此經有云干吉撰，或云得之於水上。而內傳所載，即在孝成帝河平年，混元分身下遊琅邪郡曲陽泉，授北海人干吉《太平經》一百七十卷。其要曰：且人之生也，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精，中付之以炁。人能保精、愛神、護炁，內則致身長生，外則致國太平。孝章帝元和二年，太上復過琅邪，授吉一百八十戒，以助諸祭酒保身修真。謂吉曰：往古聖賢皆從此戒得道。道本無戒，從師得成，道不可廢，師不可輕。吉稽首作禮，謹受命。至順帝時，

琅邪人宮崇詣闕進《太平經》，表云：親受於干吉。言吉親受於太上也。今於正經外，又有複文一卷，稱後聖君撰，凡二千一百二十三字，似篆而非篆，有序冠于篇首，其文隱而難解。又有《太平鈔》十卷，不著撰人名氏，大略發明本經篇目。又有《太平祕旨》一卷，稱上相青童君受，論守一之法。又有《宗師傳》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載西城王君、帛和、干吉三傳，合爲一卷。至大唐之季，有閭丘方遠者，宿松人，通經史，頗辯惠，嘗師香林左元澤。一日謂方遠曰：子不聞老氏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蓋身從無爲而生有爲，今却反本，是曰無爲。夫無爲者，言無即著空，言有即成礙，執有無即成滯。但能有無一致，泯然無心，則庶幾乎道。且釋氏以之爲禪宗，孔子以之爲坐忘。《易》云：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歸一揆。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是何物也，子若默契神證，又何求焉。此生不悟，即浩劫茫然。若得之，豈有

迷悟之異哉，何須空山之中，長松之下。所惜者，子之才器高邈，足可爲真門之標表也。方遠稽首致謝而去。居常慕葛稚川、陶正白之爲人。食炁鍊形之外，尤精此《太平經》，因詮爲三十篇，而盡樞要也。

猶龍傳卷之四

猶龍傳卷之五

左衛都監同僉書教門公事
崇德悟真大師賈善翔編

度漢天師

雲篆之作，以強名諸天聖真與夫道域仙宮、日月星宿，所以爲諸天隱名也。故諸聖詮之，小則爲靈符，大則爲真籙，以示三界及幽明鬼神，莫不稽首欽敬，猶天子之寶璽以示天下也。禹治洪水，始獲《靈寶五符》。其次太上以授天師者，凡二十四階。其上清法中符圖經籙，繼而降世。推此天師以符籙治病馘、滅精邪而及物之功，傳之來世，爲不淺耳。至于經籍齋法，亦從而授之。故請福謝罪科教，由茲始矣。謹按《南斗經序》云：太上降蜀之臨邛，往大邑，至鶴鳴山，初授天師《正一盟威祕籙》二十四階品次、朝拜日月高奔鬱儀結璘之訣，并三元八節、謝罪滅黑簿超度七祖之文。此即三籙齋也。

天師先於中嶽已獲《黃帝九鼎丹書》，而後在鶴鳴隱居，遂備藥物，依法修鍊。三年丹成，未敢服之，謂弟子王長曰：神丹已成，若服之，當冲天爲真人。然未有大功，宜須爲國家除害興利以濟民，庶所謂先施勤勞，然後服丹即輕舉，臣事三境，則吾無愧焉。由是果蒙太上親降法駕，薦授真文。修行千日，忽於一時能內顧五臟，外集萬神。太上復遣清和玉女教以吐納清和之氣，行三步九跡，交乾履斗，呼召九元，以齊七政，隨岡所指，以攝精邪。方始服丹，道法益勝。乃與六天鬼魔戰奪二十四治，改爲福庭，名之化宇。降其帥爲陰官，擇道者令焚修。於是幽明異職，人鬼殊途。又於仁壽縣降十二天遊玉女，化地作鹹泉，烹以爲鹽，因名其地曰隆郡。至第三度，太上又降，授經籍千軸，皆修行之要旨，俾傳付有道者，令生身受度，永劫長存。即與天師同遊成都，太上駕龍車，天師乘白鶴，頓下五雲，至太昊玉女修大丹之所。感地祇，湧玉局，座高丈餘。太

上登座，天師稽首于前，爲說《北斗七元經》削死延生之法。是歲漢桓帝永壽元年乙未正月七日也。至上元之辰，老君復爲天師說《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已而老君謂天師曰：吾命駕與汝俱行，至崑崙閼風金墉七寶臺，因朝禮太上。又有一切天真乘空而來，皆金車寶蓋，千乘萬騎，三日三夜，大會臺上。陳鈞天廣樂，欣樂難勝。道君謂天師曰：從三皇五帝以來，有陽九百六之數，天圯地裂。又自三代之末，涉乎五霸，君臣悖德，四封無道，真靈匿景，俗烝縱橫，妖訛鬼語，號曰六天，烹殺衆生，擾亂天下。而無知之民，咸共遵奉，遂有歌謠鼓舞之巫，妄託鬼神以誑良善。今出真科付汝，悉爲除蕩六天故炁，清化天下，名《太真之科》。末勅青童等：付汝印綬，使按千二百官章并符籙、契令、經戒、法律，助國扶命，養生制惡，爲功德事，咸使入道而合正真。然四方羌、胡、氏、夷浸盛中國，種人將微，若欲消此灾，却此害，國家當於洛陽北邙山立化館，行

道請福，即國泰民安。不爾，恐毒流中華，即非好生意。天師受事畢，禮謝而退。老君又以二十四化應二十四炁付陵，更出四化名，合前二十八化，以應二十八宿。又立三十六靖廬，分符爲盟，悉承正一之道。老君又授天師歲六齋、月十齋大法，皆披《靈寶五篇經》，自然天書大字爲《旨要妙經》，一卷，令宣教天下。其要曰：正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十一月者，歲六齋也。上三天令天帝太一使者與三官，司察天下人之罪福，若能修此六大齋，令除十苦，得免厄會，朝拜太上，可得長生矣。月十齋者，月一日北斗下，八日北斗司殺下，十四日太一使者下，十五日天帝及三官俱下，十八日天一，二十三日太一八神使者下，二十四日北辰下，二十八日下太一下，二十九日中太一下，三十日上太一下。自下、中、上三太一下日，皆及地水，一切尊神俱下，周行天界，檢察善惡。又甲子日太一簡閱神祇，庚申日三尸言人罪過，本命日計人功行。又八節日，有八

神記人善惡。又有三元齋日者，正月十五日上元，七月十五日中元，十月十五日下元。此三元日，天地水三官考校罪福，皆當沐浴齋戒，作元都大獻，祈恩謝過。又三會日，以正月七日名舉遷賞會，七月七日名慶生中會，十月十五日名建功大會。此三會日，三官考覈功過，受符籙、契令、經法者，宜依日齋戒，呈章賞會，以祈景福。又五臘日者，正月一日名天臘，五月五日名地臘，七月七日名道德臘，十月一日名民歲臘，十二月臘日名王侯臘。此五臘日，常當祭祀先亡，薦福追念，名爲孝子，得福無量。餘日名淫祀，有罪。通前三元，名爲八解日，皆可設淨供奉福焉。夫齋法要絕甘、肥、辛、薰、酒、色、陰、賊、嫉妬及一切惡事，唯宜燒香燃燈，誦經禮懺，願諸一切，悉免灾厄，乃爲齋矣。然齋直之福，功德無量，護生度死，無以加焉。天師以永壽三年九月九日，於閩州雲臺化，日中時有飛天仙人、五色雲龍、神鵠仙鹿來迎，前後導從，與弟子王長、趙昇同昇天。嗣

師，天師子，諱衡，字靈真，隱習先業，以光和二年正月十五日，於陽平化昇天。係師魯，字公期，嗣師子也，大魏持節鎮南將軍，梁、益二州刺史。後隱修遺訓，以正始六年八月亦於陽平化昇天。天師嘗撰《太清金液神丹經》序其略曰：神化之趣，要妙之言，無理之至理，不然之大然，已備載於淵宗，非一毫之所宣也。老子者亦復暢其冲虛，紀道者也。其神德之狀，感興所由，所以制經設教，紀載異聞，彌綸道俗，剖判三極，先大明逆順，然後蕩以兼忘，盛稱有德。然統之以無待，利用出入，羣生莫見其端，百姓日用常善，不知所以，此其權見於清明而為萬物津梁者也。其《道經》焉，其《德經》焉，推宗明本，窮淵極妙，總衆華以真根，攝萬條於一要，緬然而不絕矣。至于金丹之功，真神洞高冥，體幽變龍化，靈照其舍，枯絕者反生，抱生炁者年遼，登景漢以凌邁，遊雲嶺以逍遙。至迺面生玉光，身育奇毛，吐水漱火，無翻而飛，分形萬變，恣意所為，塞江川

不以覆篋，破山梁不煩斲鋸，其神難紀，其妙叵遺。大哉靈要，不可具述。《仙傳經》列真稱歎此序文。又著《老君內傳》，序《靈寶五符》。序載之藏室，文如海嘗誚之曰：輔漢不能談老莊之道，而檀符錄于當時。斯偏見者也。愚竊以謂不然。考之于金丹序文，乃曰無理之至理，不然之大然。又云蕩以兼忘，統之無待。斯深造老莊見獨之妙，奚輒以為偏見邪。如海於斯文，應未之見也。苟見之，其肯離為兩端焉。且見獨之妙，惟自得而已矣，雖父子兄弟子之至愛，莫得而傳之。至于天書雲篆、琅函藥簡，而有靈符寶籙降迹者，其大安鎮國祚，保天無窮。其次檄召龍神，消穰水旱。又其次滅滅精邪，擁佑疾苦。而天師獨唱始隆于千世之後，其本末大備，又何疑。况夫受之于太上，以罄其妙焉。

授葛仙公齋法

天下之事，耳目不相接者有矣，是

之則致天下之惑，非之則速神明之譴，去聖之遠，又非己之耳目所聞見，唯質之于竹帛而已。故老氏在漢天師時，所降者非一，所傳者甚衆，而世之人以信史所不載，故惑之。且漢明之夢金人，而天下歸之者如市，况夫聃聖隱顯之迹，以為不然而欲以一己之耳目所不聞見而致後世之疑，斯一曲之士也。大率不示降迹之異，安能取信於人，然非太極仙公，其孰宜當之。本傳云：孝靈帝光和二年己未正月七日，混元與太極真人降於天台山，授仙人葛孝先《靈寶》等經三十六卷。久之，混元又與三真人項負圓光，乘八景玉輿，寶蓋幢節，煥耀空中，從官千萬。命侍經仙郎王思真，披九光玉韞，出《洞元大洞》等經三十六卷，以授于孝先。及上清齋有二法：一絕羣獨宴，靜氣遺形，冥心之齋也。二清壇肅，侶依太真之儀，先拔九祖，次及家門，後謝己身也。靈寶齋者，有六法。一者金籙，調和陰陽，保鎮國祚。二者玉籙，保祐后妃、公侯、貴族。三者黃籙，卿相牧伯

拔度九祖罪原。四者盟真，超度祖先，解諸冤對。五者三元，自謝犯戒之罪。六者八節，謝七祖及己身之過。又自然齋者，普爲億姓，爰及己身，請福謝罪也。洞神齋者以精簡爲上，太一齋者以恭肅爲首，旨教齋者以清素爲貴，塗炭齋者以苦節爲功。又授孝先《勸戒法輪妙經》、《三塗五苦生死命根勸戒真經》四十五卷，《無量通妙轉神入定妙經》，以行化於世。混元又以吳赤烏元年戊午歲，十月一日甲子，命九天真君持簡冊書賜孝先爲太極左仙公。至七年甲子八月十五日，羣仙執節導從，乘白鹿車而昇天。

賜大魏太平真君之號

動天地者德也，通杳冥者神也。神宅于心，德出于道，故無幽冥、遠邇、巨細、仙凡，其所感則一也。昔寇天師之於嵩高而遇太上降駕，授以經籙，泊真君之號，通感之應昭昭然，豈非德之與神邪。而魏武特以所錫真君之號以

號其年，乃示天下，彰冲蔭而福生靈，其敬信也如此。謹按後魏明元帝神瑞二年乙卯四月一日，真元分身降於嵩山，道士寇謙之修道于此，其日有二神人衣翠羽之衣，冠紫金之冠，乘龍持節，告謙之曰：太上老君至矣。須臾，聞音樂之聲，老君驂駕九龍，威儀赫奕，神仙導從，徧滿虛空，集止山頂，仙官五人侍立於前。謙之見五宮門赫然而開，妙樂交奏，老君坐白銀花之下，勅仙伯王方平引謙之前立，告曰：吾得集仙宮主趙洪政等表舉以卿才，欲自代佐國度，人令不墮惡道。乃賜謙之經戒九卷。停駕空中，斯須而沒。太常二年丁巳正月十五日，真元又賜謙之新科符籙十餘卷。八年癸亥十月十五日，又遣元孫上師真人李普文，降授天宮四籙、仙冕天衣及太平真君之號，并天果六枚。謙之食之，遂絕煙火食。真元又令玉女長容等一十二人，教謙之導引服炁之法。至甲子年正月改號始光，謙之奉經入國行化，具以聞。太武帝命有司莫弊帛以祭告，降

詔曰：我今聖師太上老君親降，授我太平真君之號并冠服符籙，可改元爲太平真君元年，大赦天下。太武受符籙，旌旗並用青，以從道家之色。而後中外官凡上表，並云太平真君皇帝陛下。又勅道教宜在西教之上。泊太武之後，每帝登極，皆受籙焉，是年五月二十五日，謙之隱化於靜輪宮，青炁出口，若煙昇於天。時年八十四矣。七月十五日，東郡沈猷興於嵩山見謙之，身作白銀色，光明如日，冉冉昇天。此蓋得奔月之道也。後周武帝置通玄館以安道像，又召諸方士而講上下一經。隋文帝建都於龍首，原號大興城。勅將作大匠宇文愷，選爽塏之地，置道觀三十六所，改號曰仙壇。清虛壯麗，過乎前世也。

大唐聖祖

大唐之有天下，推尊太上爲聖祖，而欽崇之禮，前古莫之比，亦若聖宋推宗緒而繹仙源於黃帝爲聖祖。在真宗

時，降真游殿，其語具《降臨記》。然太上在唐，始神堯，到僖宗，迹者非一，皆載之國史。謹按隋大業十三年，老君遣霍山神告唐公云：汝將來必得天下。言多不載。高祖武德元年，老君見晉州浮山縣羊角山，告吉善行。善行即絳州曲沃縣人也，稟性真朴，言無詐佞。時逆賊劉武周遣將宋金剛南侵晉、絳，秦王擁旄絳州。善行避地於晉之臨汾縣大通堡，二月二十三日，衆令行往羊角山，候賊於西北嶺上柳柿兩窠間，立望見北坡上有一人乘白馬來。善行異之，遂北走到甘棠窠下。其人已至，鬚髮皓白，上下素衣，烏冠，白馬，駿尾及蹄皆赤。小兒年可十三四，裹頭，著赤鞞青衣，侍立左右。一人執巾，一人執紅拂子，謂善行曰：與我語大唐天子：汝今得聖理，社稷延長。宜於長安城東置一安化宮而設道像，即天下太平。言訖，乃騰空而去。其年四月二十七日夜，善行在家，復令人召善行。翊日至前所立處，見乘馬如前，著白衣，戴金冠，謂善行曰：吾前

語汝，記得不。答曰：記得。老人曰：汝即入奏天子，道我所語。善行訴貧，又無文字，如何敢奏。老人曰：前程自有。善行曰：見天子乃非細故，未審到京將何爲信。曰：汝到京，有獻石龜者可爲信。言訖不見。善行以五月五日見晉州總管府長史賀若孝義言此事，即留善行。五月十一日，引善行見秦王，具言神人所現事，羣官拜慶。尋差左親衛帥都督杜昂與善行於所見處設祭，以五月十三日祭拜欲起，忽見老人現於紫雲之中，一如善行所言，舉鞭指昂曰：汝是何人。對曰：秦王使者杜昂，故來奉祭。老人曰：不飲不食，何用祭焉。又指善行云：所有委曲，此人知之。昂還，具言神人復現，奉命寫表，令昂與善行馳驛入奏。五月十九日至京，於朝堂門立未定，果有邛州張達獻石似龜，其上立未定，果有邛州張達獻石似龜，其上有文曰：天下安，子孫興，千萬葉，千萬歲。乃同入奏，高祖大悅。至六月十一日，詔授善行朝散大夫，并賜物一百段。七月六日，勅通事舍人柳獻於

羊角山所現處立廟，改浮山縣爲神山縣。其年八月二十五日，老人復遣人召善行，明日往廟所，復見老人在二木間，張大帳，坐牙床，憑曲几，朱花羅網垂覆其上，二青衣童子夾侍，後有一黃衣人捉馬。謂善行曰：天子喜歡不。曰：大喜。又曰：疑惑何事。答曰：爲不知聖者姓名。老人曰：我是無上神仙，姓李字伯陽，號曰老君，即帝祖也。《史記》中有傳，亳州谷陽縣有枯檜，可以再生爲驗。今平賊後，天下太平，享國延永。言訖忽然不見。善行即以告賀若孝義，孝義差襄陵縣主簿席通與善行馳驛入奏。十月五日見高祖，大喜，賜善行御袍一領，絹四十疋，百官拜賀。其年十二月七日，善行因到廟所，又見老君坐方座，凭玉几，仙人童子十餘人，左右侍衛。善行拜訖，忽然不見。五年三月十七日，善行往廟所，見坐堂內真仙列侍，神兵衛從，皆乘青龍白獸，幡幢旌節，騎吏翳空。老君謂善行曰：我亳州廟中枯檜已更生也，唐得聖理，我子孫當王。我遣周

公旦將神兵百萬，助國家討劉黑闥，得四月節即破。賀若孝義差司兵參軍敬卿與善行馳驛入奏，勅令善行乘傳往洛州軍所，送勅書示諭。至四月二十一日，果平黑闥。於是天下大定，而枯檜亦再生焉。開元中，詔改羊角山爲龍角山，因改廟爲慶唐觀，明皇御製碑及列聖真容而悉在焉。其年六月八日，善行到廟所，見老君如前時，拜訖，尋亦不見。高祖武德三年，詔晉陽道士王遠知，授朝請大夫，并賜金縷冠子、紫絲霞帔，以預言神堯受命之驗也。太宗又加遠知銀青光祿大夫。至天后仍追贈金紫光祿大夫，以遠知有先識，示冥合太上之言，故有是命。賜羽人紫衣，自茲始也。太宗正觀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詔曰：原夫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跡殊途。窮其宗也，洪益之風齊致。然則大道之行，肇於邃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理，返朴還淳。至於佛教之興，基

於西域，爰自東漢，方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洎乎近代，崇信茲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幽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鬱爲衆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遞忘返，于茲累歲。朕夙夜寅畏，緬惟至道，思革前弊，納諸軌物。況朕之本系出自柱下，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爲之功，宜有改張，闡茲真化。自今已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其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庶敦末俗暢於九土，尊祖之風貽諸萬葉。告報天下，主者施行。高宗龍朔二年二月，在洛陽宮，忽然有感，問側近有何古跡。老臣奏曰：皇城之北山有老子祠，每祈請，立有靈感。乃勅洛州長史譙國公許力士特建清廟，掘得石案故碑，題云：真人帛君之表。文字殘缺不可詳，此仙人帛仲理之所立也。石案長四尺，廣二尺，厚二寸，高八寸，兩頭各有四脚，上鑄太上老君之字。立

殿畢，勅內侍監宮闈令權大方監，道士郭行真、黃元頤、劉道合等，以其年二月二十七日夜建道場，慶讚設醮。纔訖，有白光徧殿，兼照層壇。老君現於光中，鬚髮皆白，身著白衣，夾侍二人，良久乃隱。洛州錄事參軍陽護師等一十三人同見。以狀奏聞，有旨令依狀圖寫，號爲老君瑞像。百官上表賀曰：老君越在皇世，驟表休祥。皇帝陛下垂裳多暇，鍾想妙門，遂乃申摸聖像，託構崇椒，騫鳳薨於鳥路，抗蚪簷於雲表。茲焉鑿牖，爰申上祥，俾夫柱下靈姿，散奇光於壇宇，棟間仙侍，流異景於階庭。允應至誠，宜符睿德，揚七廟之遐慶，保億載之宏規，豈可與虞致榮光，漢延嘉氣，靈禽降祀，膚葉興封者同年而語哉。又詔於廟門之左造清宮，爲皇帝更衣之所。勅每年內出香盤、幡蓋、太常樂，往來導從。尊祖之慶，古今莫比。乾封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帝自東封岱嶽禮畢，迴駕亳州朝謁，謹上尊號爲真元皇帝。其文曰：大道混成，先二儀以立稱。至人虛己，

妙萬物以爲言。粵若老君，朕之本系，爰自伏羲之始，暨乎姬周之末，靈應無象，變化多方，遊元氣以上昇，感日精而下降。或從容宇宙，吐納風雲。或師友帝王，丹青妙化。譬陰陽而不測，與日月而俱懸。屬交喪在辰，晦跡柱下，大洪雅訓，垂範將來，雖心齊於太虛，而理歸於真宰。若夫絕聖棄智，安神寡欲，寂爾無爲，宛然自得，酌之不竭，用之不盈，執大象以還淳，滌元覽而遣累，邈乾坤以長久，跨陶鈞而亭育。至矣哉，固無得而名也。况復大聖所資，克昌寶祚，上德所履，允屬休期。朕嗣應靈命，俯臨億兆，仰三光之明而夙宵寅畏，居四大之重而寢興祇惕，盡孝敬於宗祧，罄懷柔於幽顯，行清靜之道，承太平之化，登介丘而展禮，坐明堂而受祉，飛煙結慶，重輪降祥，鶴應九歌，山呼萬歲，振越古而會休，冠帝先而稱首。大禮云畢，迴輿上京，迂駕瀨鄉，躬奠椒醕。仰瑞栢以延佇，挹神泉而永嘆。如在之思既深，敬始之情彌切。宜昭原本之奧，以彰大

聖之功。可上真號爲真元皇帝，聖母爲先天太后，仍改谷陽縣爲真源縣，當家宗姓特給復一年。冀展敦遠之情，用申尊祖之義。告報天下，主者施行。帝爲太宗皇宗文德皇后造東明觀，極土木之妙，盡金碧之飾，宏壯輪奐，未之有也。帝與后親幸設齋，慶讚左右，咸呼萬歲。儀鳳四年四月四日，勅遣道士鄭元隱於北邙山廟所，與道士羅務光等二十四人行道。至五月一日丑時，殿東門道士寇義侍於壇西，見老君乘朱駿白馬，并青衣童子，空中降下壇上，祥光映照，洞徹內外。謂義曰：我孫享祚長久。言訖不見。宮苑北面監孫瑞奏聞，百官表賀曰：臣聞混元皇帝現於廟所，金相玉毫，光奪夜明之景。白駒丹鬣，跡流天駟之衢。青童曉引，應瑤鐘而降節。紫雲宵布，籠銀漢而高昇。固以克昌厥緒，惟新景命，恢我皇度，冠乎兆人，自非聖敬冥通，其孰能與於此耶。所謂道冠百王，慶隆萬葉，永綏寶祚，克享無期者也。帝覽表大悅。又勅：道士自今後宜隸宗

正寺，所有行立，可在諸王之次。文明元年甲申，天后臨朝，欲王諸武，老君以其年二月十八日，降現於虢州闕鄉縣龍臺鄉方興里皇天原，遣洪州豫章縣人鄔元崇，令傳言於天后，說國家祚永而享太平。元崇初見六仙人從西北上彩雲中來，乘赤色之龍，身著雜彩之衣，一人各執珠幡，四人各執霓旌錦傘，見元崇謂曰：太上老君來。言訖便過。須臾聞有異香芬郁，又見三青衣童子，手執香爐，從西北雲中來，亦自元崇前過。又有一青衣手執紅拂如意，微笑而過。次有四仙人各乘青龍，手持幡節，謂元崇曰：太上老君來，欲共君語。言訖便過。須臾，於五色雲中見一道士，乘白獸，似驪，驥尾皆赤。道士著淺黃衣，鬚髮皆白，頭戴花冠而作金色。謂元崇曰：我是太上老君，汝帝之元祖。元崇即再拜。喚元崇曰：汝遂我來，我與汝語。元崇即隨老君昇雲而行，去地數丈。見老君後有六仙人，並乘龍，腰佩七星寶劍，手執別物，皆不識之，仍戴花冠，大幘雜

彩之衣，光明粲粲，六人分侍左右。後有雲車一乘，雜彩莊嚴。車上有大寶蓋，幡花垂下，有五色雲圍繞。又有乘龍仙人執節持幡，侍從無數，人皆長大。亦有音樂導從。是時，有關外來往人及闕鄉百姓官吏五百餘人，同見祥異，莫不遙禮。斯須，元崇不覺已在。具以奏聞。天后初雖不悅，竟不加害，乃捨闕鄉行宮爲奉仙觀，后亦漸息妄意之謀。未幾，有山涌出新豐縣，高三百尺，勅置慶山縣。其諸祥瑞，具載於《天后實錄》，即垂拱二年丙戌九月五日，豈非誠天后以示國家土德中興之兆歟。竟傳位於中宗。帝踐祚，改元景龍，勅令天下諸州各置一觀，並以景龍爲額。二年改中興觀，三年改爲龍興觀，其度人依故事。明皇開元三年，勅天下置開元觀。御製《混元讚》曰：爰有上德，生而長年。白髮垂相，紫氣浮天。函谷關右，經留五千。道非常道，玄之又玄。帝親於紅粉板上以八分書之，挂於大聖祖殿寶帳額上。至十一年又勅五嶽各置真君廟，

又勅諸道置紫極宮。十三年，又勅上都置太清宮，東都置太微宮，北都神堯舊宅置紫微宮，潞州潛龍故宮置啓聖宮，並給袞冕、絳紗、帷帳，交龍門戟，一如宮闕之狀。蒲州掘地獲玉石，狀如半月，復有仙人搗藥之像，叩之有聲，頗清越。帝令懸於太原真元廟庭，號爲偃月磬。東都留守張琦奏：汝州魯山因修仙居古觀，獲玉瑛，叩之聲聞數里。帝令懸於太清宮聖祖廟庭。衢州建觀，穿地得一魚，可長三尺，其狀似鐵，微帶紫碧色，又如青石，光瑩雕鏤，殆非人功所能也。叩之甚響，其魚亦不能名。遣使進貢，帝令宣示百寮，亦不能辯。帝乃呼爲瑞魚磬，仍令懸於太微宮，非講經設齋，不得擊之。於是諸宮觀競以木石模之，以代集衆。又詔諸宮悉以宰臣及本路節度使領之，永爲常式。帝又製霓裳羽衣曲，紫極八卦舞，以薦太清宮，貴有異於九廟也。帝東封禮畢，迴謁聖祖於亳州本宮，親札《道德經》於石，作大幢，造八角樓覆之於虛無殿之前。又幸懷州開

元觀及闕鄉奉仙觀，爲王公萬民祈請，亦親札二經，以大石對峙之，一如太清之製。於今並在。時詔授元崇棣州刺史。開元九年辛酉，亳州老君舊宅枯檜在虛無殿前，歲月已久，道士將欲斫去之，隨所斫木枋上，有朱書乾元亨利貞五字，點畫精妙，片片有之。具事上奏。詔曰：瑞木表靈，奇文自現，用彰大慶，以福洪圖。配五德於《易經》，迎萬葉於休運。宜先誠告謝，仍編付史官者。其枋所獲文字，藏於內庫。兼賜諸王、宰輔及道衆焉。開元十七年己巳四月十五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張敬忠奏，大聖祖真元皇帝應現於當管蜀州新津縣新興尼寺佛殿柱上，自然隱起木文，爲一老君聖像，當頂上有華蓋，足下前後左右各有雲葉天花一十三處。謹差判官益州功曹參軍王大鍾檢覆狀，與蜀州刺史李忠綯、別駕盧昉、縣令李韶、道士僧尼等一百三十人同狀云：自然木文，真容隱起，神跡殊妙，灑洗愈明，非攻刻所能成，非雕鏤所能及。伏以太上老君，先天大聖，越

古垂休，變化不常，潛現難測。軒轅時應廣成之號，周文日居柱史之秩。武德初親現於羊角，今開元歲降瑞於新興。兆此嘉祥，掩映三五者也。所以縣有新津之名，寺有新興之號。瑞花旁繞，知芳輝之不歇。華蓋上淳，明魄寶之常貴。現於殿柱，杳疑柱下之年。照彼佛祠，緬若化胡之日。雖鳳巢軒閣，麟伏周庭，豈若仙祖降靈，聖孫膺運。伏望冊歡九廟，昭配兩儀，詳依古典，加議尊號。然後編付史官，布告天下。五月二十四日，差內侍林昭隱宣取像柱入內，於大同殿供養。又令兩街諸宮觀各供養七日，却進入內。勅曰：道體無方，幽宗有應。形標柱史，名叶新興。宗廟垂休，生靈蒙福。宜付史館，宣示四方。其月十七日癸卯，帝將幸渭北，忽夢真元曰：汝享國久矣，今北神不在，汝不可行，宜速罷之，尋當有慶。中夜，宣罷渭北之行。及明，大雨注涇渭，泛溢旬餘方止。二十一年癸酉，御注《道德經》及製序，詔士庶家藏一本。兩街競列幢幡音樂，自

禁中迎歸太清宮。香花之盛，近古未有。又勅置道舉，一同禮部之制。二十九年正月七日，陳王府參軍田同秀於丹鳳門外忽見紫雲自西北映樓，又見混元乘白馬，侍從二人，童子一人，謂同秀曰：我昔與尹喜將入流沙之日，藏一金匱靈符，在桃林故關尹喜舊宅，汝可請帝取之。同秀具事聞奏。勅差內使李志忠監同秀往陝州桃林縣南十二里故函谷關墟求訪之。俄有紫雲白兔現於枯桑之下，遂穿掘，下至水際，得石函，金匱玉版，朱書細篆。帝聞奏大悅，即令京師列十部樂，歌舞鼓吹，自通化門迎入其文。於寶輿中，五色放光，洞照天地。帝於丹鳳樓上，身披龍袞，手執金爐，六宮嬪采競於樓上焚香散花，遙自作禮。帝令散金錢於樓下，縱士庶分取以爲歡樂。斯須，山呼之聲，震動京邑。於是置寶符於靈昌殿。是夜，樓閣林木之上皆有神燈，遂改開元三十年爲天寶元年。其後三年，帝見靈符有天寶千載之字，已應改元之號，遂改年爲載。乃於其地長樂

亭置天寶觀，御製書靈符銘立於所現之處。又於大內靈符殿賜同秀五品正員官，宰臣請加尊號爲開元天寶神武之字，制可之，乃大赦天下。其年閏四月庚子，帝夢混元謂曰：我在城之西南久矣，當與汝於興慶相見，可速迎我。帝謂宰相李林甫、牛仙客曰：朕臨御海內，向三十年，未嘗不五更而起，具朝服禮謁真容，爲蒼生祈福。近因假寐，夢見混元。遂差內使與道門威儀肅元裕，於城西南尋訪數日，忽於樓觀山谷間有紫雲現，白光屬天，於其下穿得玉像老君，高二尺餘，以進。其日上在興慶宮大同殿，躬自迎謁，果符興慶之言，置於內殿供養。仍令所司寫真容，分送諸道宮觀，遂大赦天下。其年九月，崇元館大學士陳希烈與道士蕭從一等一十四人，於太清門忽見光如月，中有紫色雲氣，二青衣童子冉冉而來，老君通身白衣，立於雲中，左手執拂，謂希烈等曰：我是混元皇帝，可報吾孫汝是上界真人。吾於左右，長衛護汝壽命無疆，灾害自除，天下安

樂。言託，便隨雲炁入殿門。具事上奏，乞編付史官，詔可。五載，帝夢混元言：我有靈應，尋當自至。遂於太白山獲靈符玉冊。及迎到京，置于靈符殿，躬自供養。仍封太白山神爲靈應公，改獲符洞爲嘉□洞，於山下置真符縣，乃令諸道置真符觀，仍編入史館。其年十二月戊戌，帝幸華清宮。其月四日，日未出，忽見驪山頂祥雲擁蔽，須臾漸散，見混元聖祖現於朝元閣上。帝與內人瞻謁，良久乃隱。詔改會昌縣爲昭應縣，其新豐縣隸入昭應。又封會昌山爲昭應山，封山神爲元德公，改朝元閣爲降聖閣，內出圖本，頒示天下，宣付史官。八載乙丑，明皇獲二十七仙玉像於寧州羅川縣，勅令迎像入京，一如天寶初迎靈寶符儀注故事，御製讚。尋改羅川縣爲真寧縣，於所獲處造通聖觀，帝製碑文，於今並在。其年六月，大同殿產玉芝一莖。又太白山人李渾上言見混元，言金星洞有玉版石，記聖皇福壽之符。勅御史中丞王鉷入仙遊谷，行四十餘里，求

而得之。勅以殊祥頒示中外。閏六月丙寅，帝謁太清宮，加五聖尊號，作仲尼四子像，侍立於混元之前。又勅十道大郡置玉芝觀，大赦天下。九載庚寅，大白山人王元翼上言混元大帝降現，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勅刑部尚書張均、工部尚書王倓往取，得之，並付史館。

猶龍傳卷之五

①「老」原作「古」，據《輯要》本改。

猶龍傳卷之六

右衛都監同僉書教門公事
崇德悟真大師賈善翔編

大唐聖祖下

十三載甲午正月八日，混元現太清宮，乘紫炁，召學士李琪與語，告國祚延昌。有白鶴彩雲之瑞，來於朝庭。二月癸酉，帝朝太清宮，又上混元尊號爲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混元天皇大帝，五聖各加謚號，帝加開元天地大寶聖文武證道孝德皇帝，大赦天下。十載，帝幸蜀，混元現於漢中郡三泉黑水之側，帝禮謁，遂命刻石像真容於所現之處。又於利州益昌縣嶺上見混元騎白衛而過，示收祿山之兆。詔封其山號白衛嶺，於現處置自然觀。三泉現處在望秦驛南六里。肅宗至德二載丁酉三月十八日，混元現於通化郡雲龍巖。初因郡人爲國祈福，建大齋會。十八日，忽有煙霧異香，氤氳不散，至

辰時，漸漸開霽，神光照天。因見混元真像立於山前，自地接天，通身白衣，左手垂下，右手執五明之扇，儀相炳然。衆盡瞻禮。其山雖高，亦不及肘，良久乃隱。遂具奏，內出圖本，太上皇製讚并序，編付史臣，仍示天下。序曰：我大聖祖誕敷衆妙，光宅上清，貽厥孫謀，屢彰幽贊。今載三月十八日，復現於通化郡雲龍巖，晝現殊相，空浮瑞色，七耀五光之服，玉童金媛之儀，道釋人天，作禮瞻奉。昔真告傳於羊角，寶祚無疆。今宸儀炳於龍巖，妖氛將殄。豈惟歷代師授，前王得一。斯乃宗社降祥，後昆惟萬。申命藻繪，示諸郡國。若對陽寥之宇，如臨太極之庭。讚曰：猗我列祖，闡教乘時，理身理國，曰希曰夷。上開仙洞，俯現靈姿，昭融至道，叶贊無爲。巖谷增麗，丹青罔遺，神光灼灼，淑景遲遲。當朝稱慶，列郡來思，福祚流衍，千齡在茲。是歲六月二十六日壬寅宣下。乾元二年己亥，帝夜夢二青童導從至一宮闕，謁見混元，衣雲霞之衣，冠九鳳之冠，

坐方席寶蓋，凭玉几，執白拂，侍衛、真人、玉女、神仙、童子、五天力士，羅列極衆。帝衣絳衣，乘珪立侍於混元之後。遊涉山海，經歷甚遠。帝一一潛記。又見混元鬢髮皆黑。及明，宣下兩街訪諸瑞像，於務本坊光天觀聖祖院果有黑髭老君之像，圖寫以進。帝見大悅，一如夢中所睹。乃出帝真容，令侍立於混元之後。仍頒示天下，普令供養。代宗初，於楚州安宜縣獲八寶，因改安宜縣爲寶應縣，勅於所獲處造寶應觀，遂改元爲寶應元年，大赦天下。德宗貞元十年，混元潛使金母累降於果州金泉山，授鍊炁之術，付女冠謝自然，修習功成，以其年十月十六日白日上昇。後三月乃歸，謂刺史李堅曰：天上有玉堂，最高老君居焉。壁上皆題神仙之名，注脚下云：在人間或爲帝王，或爲宰輔，神仙入謁老君，皆四拜焉。自然言訖，遂却昇天。敬宗寶歷二年丙午正月，有事于南郊，恭謝太清宫。御駕將至，長安縣主簿鄭翦忽見老君衣白衣，容狀異常，謂翦

曰：當此有腕井，可速實之。不然，禍在不測。翦驚惶，顧其地已微陷，遂併力實之。因失老君所在。駕至，具以聞，百官稱賀。詔兵部侍郎韋處厚撰碑，起居郎柳公權書，立于實井之側，乃編付史官。其年十二月十八日，柳公權書碑，忽有勁風颯然而作，迴旋不已，乃見混元著紫衣，金冠、金履，立於白蓮花之上，右手執五明扇，左手垂下，空中光明如金色。權與鏤碑人瞻睹良久，因以物畫地，記形像。及畫畢，混元忽以扇指空中，流光四散，乃騰虛而去。衆皆側身仰視，漸遠小，沒於雲中。遂上聞，詔編事跡入碑。文宗開成二年丁巳五月，中書舍人高元裕爲閬州刺史，於州北八九里嘉陵江上小山之前，忽見崖壁間光彩有異，近而觀之，石上有自然石文，成老君真像，眉髮衣冠，巾履服飾，無不周備。旁有一人，寬衣大袖，持爐薦香。後一人童子，雙髻高束，謹若聽命。皆非人力圖繪鏤刻所及。元裕每有祈禱，即紫炁上浮，又有靈泉自涌，士民請福，

無不驗。遂刻石建宇，以旌其瑞。乃畫圖進呈。訖編入史，詔可。武宗會昌元年，勅以二月十五大聖祖降誕之日爲降聖節，仍令兩京及天下諸州府設齋行道，作樂，賜大酺三日，軍期急速，亦不在此限，永爲常式。懿宗感通十年己丑九月十日，徐州逆寇龐勛領徒黨三千餘人寇亳州太清宮，其日宮北百姓三百餘人，見老君自宮中乘空而南，須臾黑霧遍南川中，羣賊迷路，自相殺戮，龐勛溺水而死。汴州節度使太清宮使李蔚具以聞。詔曰：我國家系承混元，教遵清靜。苦縣舊里，聖祖故鄉，宮宇具嚴，廟貌斯設。昨者餘妖奔突，縱火焚燒，陰霧覆閉於晴空，狂寇顛迷於道路，散逸原野，遂至夷平。緬惟元功，申茲靈貺。內出青辭，又委李蔚虔申告謝，布示中外，仍付史官。十三年壬辰三月，台州刺史姚鵠奏於天台山修老君殿，於其地穿獲石函，得冊文以進。詔曰：上天降祉，厚地呈祥。爰有白簡靈書出於混元寶殿，告國祚延洪之兆，示坤珍啓迪之

符。顧此殊休，宜爲上瑞，宣付史館，頒示四方。廣明二年辛丑三月，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奏，據晉州申龍角山慶唐觀老君殿側栢木上瑞葛，枯死重生。先是，武德中，混元應現，後於二木間立殿宇，逾年栢木上忽自生葛，蔓長十餘丈榮茂於常。而後齊王奪嫡，此蔓枯死。旬月之後，自其末青翠再生，齊王遂敗。後至中宗復位，安、史叛逆，朱泚謀亂，皆忽枯落。久而復生。廣明元年，黃巢犯關，其年秋，葛蔓枯死。二年，春枝葉重茂，又於傍木土別生一枝，旬日之中，長五十餘尺，相對繁茂，有異於常。奏詔褒美，編付史官。其前後祥異，皆有詔勅，蓋美乎葛藟，慶其孫謀瓜瓞，昭其遠祚，混元流貺，奕葉無窮者也。僖宗駐驛西蜀，中和二年八月甲辰進到，帝令宣示內外。三月壬辰，亳州刺史潘稠差道士馬含章、孫栖梧等奏：太清宮自乾寧四年已後，累有逆寇侵犯真源，少或逾千，多惑數萬，皆窺伺清宮，欲爲焚劫，或來攻城邑，或旁犯縣城。老君皆密垂神

化，忽起以濃雲。或驅以陰風，或擊以雷雹，率皆顛沛，尋至敗亡。靈貺益彰，神功罔測。尋詔昇真源縣爲畿縣，仍內出青詞，修崇告謝，帝即稽首東拜。八月十二日，勅：亳州太清宮是混元降聖之里，名高道祖，福蔭皇基，九龍之瑞井涵空，一鹿之仙蹤在木，累代之祺祥可紀，近年之感應尤彰。所宜嚴盛於福庭，安可荒涼於靜宇。潘稠能施善政，久染真風，廣出俸錢，備修宮觀，垣墉棟桶，無不精新，像設丹奇，彌加煥麗。觀圖考事，深可慰嘉。其住宮威儀道士吳重元可賜紫，仍號凝真先生。道士馬含章、孫栖梧並賜紫。潘稠加金紫光祿大夫工部尚書，餘並如故。其年八月二十九日戊辰夜，宗室李特立與道士李無爲，於成都府青羊肆元中觀混元降生舊地設醮祈真，忽見紅光如彈丸許，漸漸明大，出於殿基東南竹林中，跳躑入殿西梅窠下。遂穿地三尺許，得寶磚一口，長一尺一寸五分，闊七寸四分，一邊厚一寸三分，有花文，一邊厚一寸八分，重一

十二斤，有古篆六字，各方二寸，深三分，鑄刻瑩潔，迨非人工。文曰：太上平中和災。九月庚辰，西川節度使侍中陳敬瑄奏曰：皇帝陛下稽古順天，膺國撫運，凝懷至道，屬想大同，是用省方，以明罪己，深仁旁達於下土，至德昇聞於上天。符讖允臻，祺祥間出，降太上維持之命，靖中和寇孽之災。迺示明文，爰形古篆，足表祆氛即殄，聖祚無疆，克知收復之期，便是清寧之日。即宣示百官。中書侍郎平章事韋昭度、戶部侍郎平章事蕭邁、門下侍郎平章事鄭畋、御史中丞張瀆、宗正卿嗣曹王龜年表賀曰：伏以萑薄嘯聚，車駕省方，天災流行，國家代有。陛下降成湯罪己之詔，驗王者有征之師，顧彼兇妖，即當殄滅。清平既彰於兆朕，幽贊爰睹其祕文。赤雀銜書，既豈同於太上。玄龜負卦，慶難比於平災。况因宗室齋醮之辰，仍有祥光跳躑之瑞，其爲感現，可謂丁寧。又樞密使李順融、十軍十二衛都指揮使田令孜表賀曰：今者又有維城來於仙觀，至誠纔

發，嘉兆俄呈，現此時在地之赤光，是昔日度關之紫炁。及穿積土，果獲古文。驗逸勢於龍蛇，即知平其梟獍，來於冲邃，理頗昭明。既太上今與平災，知中和永昌寶祚。所現全因聖祖，掘得又自皇枝，捧此靈蹤，可明天意。且混元聖祖，每逢多難皆有殊祥，唯彼明驗，備書正史。昔於丹鳳門上，告田同秀與天寶復國之期。今又青羊肆中示李特立，以陛下還宮之慶。莫不天下幸甚乞付史館。詔可。十五日，李特立受太子校書，李無爲賜紫，仍各賜縑帛二百疋。二十一日又詔曰：太上混元大帝與弟子文始先生，講真經於樓觀之臺，約後會於青羊之肆。便承靈駕，俱入流沙。仙記傳聞，地圖標載。自周昭至于此日，歷數約二千餘年，景象寂寥，其蹤牢落。今因巡幸，靈貺昭彰，殊光跳躍於庭前，靈篆申明於林下，博含古色，字驗休祥，中和之災害欲平，厚地之靈符乃現。足表圖穹降祐，聖祖垂休，將殲大盜之兵戈，永耀中興之事業。須傳簡冊，兼示寰區。

已付史官，備令編錄。仍模勒文字，告示諸道及軍前。其觀可入號爲青羊宮，仍置殿堂屋宇。側近屬觀田地，約有兩頃，已來散屬黎甿，多植葱蒜。清虛之地，難使薰蒸。已賜錢三百貫，便令收贖，仍給公驗，永歸淨廬。宗子特立已加官，道士李無爲已賜紫，所宜昇獎，用荷慶靈，敬瑄位冠，公台風行。郡國效節於延洪之代，修心於道德之鄉，遂令境內銷兵，地中呈寶。其爲休美，倍可嘉稱。十月七日，勅高品郭遵泰監建青羊宮土木，工用並使內庫宣賜。自獲靈瑞之後，至是月癸丑，近屬羣寇相次擒戮，旬月之內，遂致清平。駕幸青羊宮，頒賜有差。李特立賜緋。授龍州錄事參軍。又下詔曰：太上垂祥，青羊應現，禮宜崇飾，用答殊休。諸道州府紫極宮，宜委長吏量事修飾，仍選有科儀道士祭醮。是月乙卯，奏收復京城，有以見大道垂休，聖祖昭祐，洪圖延永，唐祚無疆者也。又勅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兵部侍郎知制誥樂朋龜撰碑。

真宗皇帝朝謁

古之治天下者，不同而同之，不仁而仁之，所以一也。且周之有天下，以稷配享于圓丘。漢之有天下，以竹宮致祠于太一。故後之世襲以爲典常，斯皆報本之意也。臣聞真宗皇帝承太祖、太宗應天順人開拓烈業之迹，天下晏然，以搢紳之士爲股肱，而偃武修文，安民富國，興禮樂，舉賢良，故成康、文景之世未足多也。所謂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者，豈虛言哉。故能遏堯軼舜，持盈守成，爲太平清靜之真主也。天下財豐物阜，安居樂俗，九譯有梯航之貢，四封無金革之擾，適合大易之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夫兵革所以靖亂，刑罰所以禁暴。且秦之時，亂既定矣，暴既熄矣，詎可任於兵革者邪。《下繫》曰：物相雜故曰文。然秦之時，當以文明以止之。何則蓋陰處于外，陽守于內，而不相雜，不相雜則否矣。故聖

人變九二爲柔，以雜其剛。變上六爲剛，以雜其柔，然後文之象著矣。故賁之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此之謂也。且安不忘危，泰不忘否，聖人所以由泰以變賁，賁即文明之象也。教化爲之本，禮樂爲之用，故能文於家，文于國，文于天下。所以人文化成者，由斯道也。而聖人不忘三靈之助，期於報本，故東封岱宗，西祠汾陰，以昭格于神祇，以懷來萬國。又以治天下之法簡易清靜無爲者，莫尚乎聘聖之道，於是命駕詣景毫澗水之濱，朝謁于祠下，列郡牧長今佐奔走在，如覲四嶽禮。人士家瞻天表者，憧憧車馬，有摩轂擊。至于行商坐賈，農夫野婦，扶老挈幼，山呼于道左，而懽聲和炁，洋溢遠邇，車駕抵衛真，宿於行宮，登觀妙亭，遙望太清致禱。翊日，駕幸宮，朝謁禮畢，詣真君殿，而真君現于香案上。是夕，御製記刊于翠珉。又

虛無堂之北有大檜一株，引柯插簷楹下。嘗因修此堂，議斫去。一夕迅雷烈風，達旦，此檜柯轉指北也。真皇駐

驛，觀之移時。所謂御愛檜者，謂此耳。福唐林迴題詩云：人間斤斧不容手，天下風雷與轉枝。人皆以爲紀實而體也。又有安陸人進白鹿爲一時之瑞，乃厚賜以遣之。是歲祥符七年也。御製朝謁太清宮頌并序

若夫先二儀，生庶物，是謂之至道。首三神，敷元命，是謂之高天。若乃居道之大，侔天之崇，迹處於範圍，可思而莫可測，功逾於陶冶，可知而莫可言。其應期也，無爲而無不爲。其隱景也，無往而無不往。是以存靈躅，運神遊，或惚恍而來同，或杳冥而高蹈。九清宴處，與元始而均尊。億世仰瞻，稱太上而垂裕。洪惟老氏，實曰其人。所以綿區靡不攸賴，况復昭昭福地，寔載誕之鄉。奕奕仙祠，蓋炳靈之域。宜乎積精之所屬，丕祐之所祈，徇輿誦以來思，揆元辰而祇若者也。

太清官者，介譙都之列壤。濱澗水之鴻淵，因降聖之名區，成集真之靜館。成湯之國，疆理相望，太昊之墟，次舍密邇，土風純固，地利膏腴。高阜

層岡，總形勢於千里。茂林嘉樹，呈葱鬱於四時。足以爲曲密之庭，靈仙之宇者焉。

矧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稟混茫之炁，含杳冥之精，挺元化而無垠，冠懷生而資始，故能先太極而有從太極而生，先來禊而終，後來禊而在。若乃感星而受娠，指李而辨宗，始育而能言，未孩而皓首，此至靈之兆也。晦迹於柱下，遠涉於流沙，答禮於仲尼，授經於尹喜，此垂教之迹也。肇自羲、昊，以迄商、周，代爲至人，世存奇蹟，此神變之德也。言乘飄馭，往陟清都，總治羣仙，宣布和炁，此裁成之功也。至于希夷之指，清靜之宗，本於自然，臻於至妙，用之爲政，政協於大中，用之治身，身躋於難老，施於天下，天下可以還淳，漸於生民，生民由其介福，所謂萬物之祖，衆教之先。漢尚其言，措於刑辟。唐宗其道，致乎昇平。宜餘迹之誕敷，傳億年而靡絕。國家膺延洪之寶命，啓累盛之璿圖，惟醇治之攸基，自妙道而斯始。太祖皇帝神

武不殺，舞干戚而賓九圍。太宗皇帝清明在躬，垂衣裳而宣五教。增修俊德，冠列辟之丕聲。茂著鴻靈，詒冲人之纘服。敢不寶慈儉，持恭默，遵五千之訓，安億兆之民。書軌所通，期登於仁壽。日月所照，庶洽穆清。由至誠之感通，果祥徵之昭格。暨乎神期告，瑞謀頒，大禮成，純禧集。九霄之馭俯降於宸闈，百世之祥縷聞於帝緒，欽承於錫類，祇答於降康。故將擇吉壤於神臯，伸大報於春序。載念至教之父，始妙用於三才。景亳之郊，峙靈區於九井。躬修款謁，方在於詢謀。旅貢輿言，遽形於僊望。顧茲協契，深尉予衷。乃議省巡用，諧人欲，由是發明詔戒，攸司擇元辰於攝提，詣殊庭於譙左爾。乃千車萬騎，九旂八鑾，按轡乎皇衢，彌蓋乎真館，奪執措事，萬國充庭。先時洗心，徇乃齋之訓。質明酌獻，勵如在之恭。鐘磬以諧簠簋斯潔。預奉寶冊所以增崇名也，次被壇墀所以待靈遊也。若乃星漢杳杳，宮殿沈沈，期颯歛之來思，想蓬壺而則邇，盛節無

數，介祉有孚。復將格太室，就陽位，奠圭幣，奉牲牲，昇侑於祖宗，合祭於穹厚，以成邦家之純懿，以答神祇之鴻祐。載惟眇質，獲纘睿圖，恭佩聖言，肅遵道祕，非敢溺方術，求神仙，蓋以宗希夷，化區宇，緬追於淳古，大庇於蒸人。而六廟降衷，三靈流貺，故能膺天錫，交神歡，曠代之儀以之屢舉，景鑠之事罔不章明。上合宮之齋居，成峒山之順拜。既遵道而闡化，復尚德而教人。警蹕言旋，顧體容而斯備琬琰攸庶刻，庶風聲而靡渝。頌曰：

譙都之壤，渦水之濱，是爲福地。寔誕聖真，含茲衆妙，祐彼蒸民。藏室問道，尼父依仁，函谷望氣。尹喜知神，颯駕雖往，鴻應常新。福壤斯在，風烈無垠，緬瞻恭館。俯徇輿人，羽旄欲謁，舊典遐遵，蕭薌肅薦，清意虔伸。考聲明兮大備，期昭感兮交臻。祝威靈兮不昧，冀介福兮相因。將述宣兮茂則，聊刻鏤兮貞珉。序凝楨兮三檜，昭邁德兮萬春。

猶龍傳卷之六

（尹志華點校）

『十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主編 張繼禹

本冊主編 張繼禹

華夏出版社

中華道藏

第四五冊

目錄

001 列仙傳	一
002 神仙傳	一六
003 歷代崇道記	六一
004 道教靈驗記	六八
005 錄異記	一三三
006 神仙感遇傳	一六一
007 墉城集仙錄	一九三
008 江淮異人錄	二三二
009 仙苑編珠	二四二
010 三洞羣仙錄	二六八
011 續仙傳	四〇九
012 疑仙傳	四三三
013 玄品錄	四四四
014 消搖墟經	四九一
015 搜神記	五一七
016 廣黃帝本行記	五六五
017 穆天子傳	五七〇
018 猶龍傳	五八四